

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

上册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

下 册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农村人民公社調查汇编

上册

(内部资料)

新华通讯社编印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

农村人民公社調查汇编

下 册

(内部資料)

新华通訊社編印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

前 言

一九五九年秋冬，各省、市和自治区党委，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典型调查，经与有关方面研究，除选出四十五篇，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外，根据中央指示，汇编了一百七十二篇，随“内部参考”发行，供领导同志参考。

编者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

目 录

前 言

广 东

人民公社有十好.....	(1)
南海明珠.....	(6)
公社一年 变化万千.....	(11)
一个最贫困地区的改变.....	(20)
抗洪救灾创奇迹.....	(26)
一个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公社.....	(31)

广 西

三十年前的理想实现了.....	(39)
人民公社就是比高级农业社好.....	(44)
征服石山 降伏旱魔.....	(52)
探索增产的途径.....	(57)
一朵盛开的科学试验之花.....	(61)
一颗茁壮旺盛的幼芽.....	(66)

上 海

谁说公社是“早产儿”？.....	(71)
城乡关系更好了.....	(76)
物华天宝取不尽.....	(81)
一亩地有了一个小化肥厂.....	(85)
“并起来烧就是好”.....	(91)

山 东

千年荒山变绿山 万年恶水变清泉.....	(99)
松柏长青 五业兴盛.....	(109)
银浪滚滚 红旗飘飘.....	(117)
郊区生产发展的道路.....	(123)
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大门.....	(128)

山 西

塞上高原变水乡.....	(133)
公社化促进了机械化.....	(138)
山乡牧业展翅飞.....	(143)
社办工业 前途无量.....	(150)

云 南

-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55)
“特殊論”彻底破产了.....(160)
作佤山上新火把.....(168)
誰說人多沒好湯?.....(174)

內 蒙 古

- 阴山紅日.....(181)
达賽湖畔的新面貌.....(186)
蒙汉协作的强大威力.....(191)
人民公社命令“風沙住”.....(198)
英雄鎮“黄龙”沙漠变綠洲.....(203)
过六关 种蔬菜.....(208)

宁 夏

- 政治挂帅 威力无穷.....(215)
工农业比翼高飞.....(222)

甘 肃

- 全面繁荣的道路.....(233)
不褪色的紅旗.....(238)
同舟飞渡.....(243)
山川結合 一年变富.....(247)
巧綉山河.....(252)
羊肥牛壮四季欢.....(256)
不落的太阳.....(260)
引水上高山 水电大发展.....(264)
社办工业一日千里.....(268)
一朵花开滿城香.....(272)

辽 宁

- “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279)
路越走越寬 理越辯越明.....(286)
沙荒上的米肉魚之乡.....(294)
苹果之乡的奇迹.....(300)
疾風知勁草 烈火炼真金.....(307)

北 京

- 一顆光芒万丈的紅星.....(315)
不可阻擋的历史洪流.....(325)
玉泉山下紅旗飄.....(330)

公社力量大无边 山区面貌大改观·····	(335)
公社花开万年紅·····	(341)
十三陵的巨变·····	(347)
从“蛤蟆洼”到魚米之乡·····	(354)

四 川

工农并举 全面跃进·····	(361)
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65)
水流千里归大海·····	(369)
千家万户插紅旗·····	(375)
三百多年来的常规被打破了·····	(384)
经营管理满堂紅 各项生产大跃进·····	(387)
勤俭办公社·····	(393)
人民公社送来了“紅旗堰”·····	(397)
清溪河畔笑声高·····	(401)
贫瘠山区的变迁·····	(405)
创造了棉花大面积高产的奇迹·····	(409)
公共食堂万年紅·····	(413)
蓬莱仙境在人间·····	(418)

江 西

搬动鄱阳湖 搬来黄金山·····	(423)
只因有公社 工业开紅花·····	(427)
江洲变成“万宝洲”·····	(434)
巧煮千家飯 飽暖万人心·····	(439)

江 苏

大公社能够办大事·····	(445)
公社更比大社强·····	(451)
工具改革紅花开·····	(457)
大鹏展翅 一日千里·····	(462)
千年万年不如一年·····	(468)
金山一年变江南·····	(473)
盐碱地上紅旗飄·····	(478)
万紫千紅香滿湖·····	(483)
农业科学在公社生根开花·····	(489)
揚子江心一支花·····	(495)

安 徽

吃甘蔗节节甜 上楼梯步步高·····	(501)
富有光荣革命历史傳統的公社·····	(507)

十万人之大公社.....	(512)
大别山的英雄公社.....	(517)
公社化后湖阳的三大变化.....	(522)
高山飞出金凤凰.....	(526)
“三八”公社的三朵花.....	(531)
自力更生发展机械化.....	(535)
心雄志壮 猪满田肥.....	(540)
变沙碱地为良田.....	(545)
黄泥岗上喜收双季稻.....	(549)
岗地上长出了好棉花.....	(554)
沼气之花.....	(559)
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	(563)

吉 林

根深叶茂历风霜.....	(567)
辽河湾的巨变.....	(572)
多种经营遍地开花.....	(577)
一个商品大豆基地的成长.....	(583)
松花江畔四季青.....	(588)

河 北

大跃进“逼”出来的公社.....	(593)
太阳升起的地方.....	(599)
清漳河畔红花开.....	(603)
丰产方的诞生.....	(609)
洼地百里稻花香.....	(613)
太行山上引巨龙.....	(618)
窟窿山变成万宝山.....	(623)
向公社工业化迈进.....	(627)
机械化、电气化的好处说不完.....	(631)
公社办电的丰花硕果.....	(637)
渔村新貌.....	(640)

河 南

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道路.....	(645)
大兵团大协作威力无边.....	(648)
谁说澎河水不能倒流.....	(653)
红光万丈照白河.....	(657)
公社花开幸福来.....	(663)
人民公社为农业技术改造开辟了广阔道路.....	(668)
以猪为首 畜粮双飞.....	(675)

在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上前进·····	(683)
满天星斗落人間·····	(689)
人民公社力能回天·····	(694)
春風宜人百花开·····	(700)

青 海

幸福的鑰匙 天堂的門·····	(707)
万綠丛中紅花开·····	(713)
大协作的丰功偉績·····	(717)
在光輝大道上飞奔前进·····	(722)

浙 江

公社鮮花艳西湖·····	(729)
錦上添紅花 粮橘比翼飞·····	(734)
三喜临門 五业兴旺·····	(739)
普通一社·····	(746)
光輝燦烂的一年·····	(750)

陝 西

看吧！还要向前轉的·····	(755)
沙漠中的革命·····	(760)
巴山紅浪·····	(769)

湖 北

一跃跨九年·····	(775)
李大貴和水·····	(779)
治水治山 由穷变富·····	(784)
公社力量大 穷山变宝山·····	(789)
“大”字万岁·····	(792)

湖 南

沱山的偉大变化·····	(795)
魚儿滿船谷滿仓·····	(803)
多年的願望变成事实·····	(807)

黑 龙 江

公社化加速了电气化·····	(811)
城市人民的副食品仓库·····	(816)
一环解开环环开·····	(821)
新升的太阳照耀兴安岭 鄂倫春人笑颜开·····	(825)

貴 州

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山区的胜利.....	(831)
公社大办工业的成果.....	(836)
走上了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841)
养猪事业在飞跃.....	(845)
高原林海红旗飘.....	(851)
公社带来苗家乐.....	(855)
干群关系新面貌.....	(860)
人民公社的业余学校前程万里.....	(865)
公共食堂无限好.....	(870)

新 疆

攀上了黄金的梯子.....	(875)
高速度的开始.....	(880)
风驰电掣两年间.....	(886)
喜看碱滩变良田.....	(891)
亲如一家.....	(895)

福 建

炮火下诞生 战斗中成长.....	(899)
云霄一巨龙.....	(905)
红日冉冉升 灾岛变乐园.....	(910)
公社光芒照海洋.....	(917)
向天要水 向水要鱼.....	(922)
铁桶江山.....	(925)

人民公社有十好

——广东顺德杏坛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中共顺德县杏坛公社
委员会第一書記 呂 根

我們公社，最近正在进行大辯論。辯一辯公社成立后，是坏还是好。大家摆出好多事实，說明人民公社好得很。

杏坛是一个盛产塘魚、甘蔗、蚕桑的經濟作物地区。从外面来的人，都說这里是好地方，富庶得很。不錯，这里是經營經濟作物的好地方。解放以后，生产不断发展。可是，在大跃进运动和公社化前，生产增長的幅度比較小。公社成立以后就不同了，生产大跃进，全公社的面貌迅速改变。以历年生产总值的遞增幅度來說，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十八，一九五八年却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三点一，預計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又可增長百分之五十六左右。

为什么一年来生产能跃进这样大呢？这件事，道理也許可以講得很多；可是，归根到底，还是毛主席所講的一句話：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有那些好处呢？

第一好：大規模改造自然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設

杏坛地区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河網地带，四周环河，中間河涌縱橫，是經營經濟作物的好地方。但是，这里历来都是遇洪受浸，洪后受旱。解放以后，情况不同了。堤圍加高培厚，修建涵閘和水閘，并将原来品字形的南、北、西三条大圍联結成为齐杏联圍，一般的洪水威胁，可以解除了。可是，全面控制水利排灌和蓄水抗旱的問題，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过去曾想在新涌口（杏坛地区灌溉的总动脉）修建一座大水閘，并在內圍修建一些中小型水閘，因为人心不齐，資金困难，无法办到。公社化以后，原来杏坛地区四十四個农业合作社，合成一个公社，全社有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一戶、六万五千零六十五人，共有田十三万多亩，人力、財力和物力，不成問題了，水利建設高潮一来，新涌口的大水閘兴建了，龙潭、馬齐、高贊等处的內圍也修建了十一个中小型水閘，原有的大小涵閘也进行了維修。这一下子，加上开河疏涌，堤圍加高培厚，共做了五十万个土方工程。

在农田基本建設方面，公社組織了一万八千个劳动力，分十三个“作战区”，大規模地平整土地，改造魚塘，改造低产田，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經過一个冬春，完成了三百多万土方，把一千五百多个小塘并成一百多个大塘，并增加深度，其中最大的达三百亩。低产塘变高产塘，产量一般增加二、三倍。另有五千多亩河涌，也拦起来养魚。有三万六千亩蔗地和桑地进行了深翻、施肥、改良土壤，有一千七百多亩高地和窄地变成寬闊平坦的好地。这样不但使地利大增，而且“塘大好管理，水深好大魚”，可以节省許多人力。

第二好：抗灾力强大

公社組織規模大，可以統一調度全社劳动力和物資，組織大协作，即使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如一九五九年的大洪水，也能够依靠公社的巨大力量，战胜灾害；或者使天灾的危害程度，縮得很小很小。

一九五九年的洪水来势極猛，很快就超过过去最高水位一尺半，危險極了！公社党委迅速動員了二万多个青壯年，分守堤圍，加固加高，与洪水搏斗，奋战三天，完成了十二万个土方工程，保證了一百多里長的齐杏联圍的安全。水退了以后，全公社队队协作，團團协作，很快排除了圍內积水，并利用水滿多屨了一次肥泥，搶救了浸坏發黄变枯的二万多亩蔗、桑。現在，各項作物还比一九五八年生長得好。預計，一九五九年的甘蔗亩产将达到二万五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

公社抗击自然灾害的好处，麦村大队的社員体会更深。这个大队的九百亩桑地，历来受桑龟虫危害，造成歉收。一九五八年春天每日出动四百多劳动力除虫，还不能解决问题，桑叶失收，每亩只产茧一百斤。一九五九年春天，这个大队同样遭受桑虫危害，但公社組織了大协作，从各大队抽調三千多人日夜圍剿，藥杀捕捉一齐来，三天的時間，就将桑虫消灭干净。春蚕平均每亩产茧一百六十斤。

第三好：在更大範圍內統一調整耕地、劳动力和安排种植計劃

过去的农业合作社，不能在更大範圍內統籌兼顧，合理地利用土地，安排种植計劃，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各合作社間有許多插花地，加上生产管理和水利排灌都各自打算，土地潛力就不能充分發揮，又浪費人力物力。如麦南、麦北两个合作社，共有“吊耕地”四百亩，最远的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但因双方土地肥瘦不一，几次协商就近調換，也沒結果。

公社成立以后，从有利于生产出發，根据各自然村人力、物力等条件，全面調整了耕地，划分为十六个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單位）的耕作区，土地連片耕作，作物归片管理；各大队又按照每个社員的熟練程度和特長，分別組織了魚塘、蚕桑、甘蔗、蔬菜、畜牧、工业等专业生产队。这就把生产組織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經濟作物地区技术性高，工种复杂，花人工多，又要赶季节，如果不将土地、劳动力加以合理調整和使用，生产就难以搞好。过去就常常出現顧得魚塘丢了蚕，顧得养蚕丢了桑，以及社員不能發揮自己專長的現象。古朗大队由于土地連片和技术人員归队，社員出勤不用跑远路，各工种間也不致脫节，十个月来共节省了八百多个劳动日，加上公社化以后妇女劳动力的进一步解放，一九五九年各种作物不但管理得比往年細致，而且扩大了种植面积。据統計，一九五九年共扩大各种作物和魚塘面积三万六千亩。这些扩大的面积，除魚塘是靠堵塞荒涌和挖大原有魚塘以外，其它都是利用塘边、路边、圍边、河边、屋边的荒地。

公社在更大範圍內实行統籌兼顧，就使經濟作物有可能合理輪植。在合作社时，很多干部就曾提出輪植的建議，但受土地和人力的限制，无法实现。在农田基本建設中，公社对各种經濟作物的輪植作了全面规划，統籌安排。一九五九年甘蔗、桑和其它杂收作物的輪植面积，达到一万二千亩。作物生長良好。社員們都說：“只有公社才能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

第四好：生产建設大跃进

公社的成立，使杏壇地区魚、蔗、絲、菜和畜牧等农副业全面跃进。自一九五八年十月

公社成立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的十个月中，塘魚上市量达八百二十五万多斤，比上年度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蚕茧产量达一百零三万斤，增加百分之十；瓜菜薯葛等产量达一千二百五十万斤，增加一点七倍；水果产量达七百五十四万斤，增加百分之三十。畜牧业也發展很快。牛从一九五八年的二十二头增加到三百一十六头；“三鳥”（鷄鴨鵝）从一万五千多只增加到三万多只；家兔从六千头增加到八千多头；毛猪一九五八年沒有上調，一九五九年則上調了二千四百多头。农业多种經營的發展，主要是因为公社能更合理地安排劳动力，挖掘生产潜力，解决了資金問題。

公社的工业也有迅速發展。这是生产發展的需要，也是公社的經濟力量能够做到的。据統計，一九五九年公社的公共积累可达二百四十万元。公社有了这笔相当大的資金，自然就可以办很多事了，不但清償了合作社历年来拖欠国家的貸款二百一十万元，还建立或扩建了十五个較大的工厂，共有职工六百三十九人，每月平均产值十万七千多元。除公社工业外，各大队也有小的农具厂、石灰厂、农藥厂、磚瓦厂等九十多个，一九五九年产值可达八十四万一千元。

此外，全社还新建了大蚕房十八座，蚕亭八間，猪舍四十一座，飯堂十八間，礼堂七間，購置各种机器八十八部，水車一千三百三十二部，小艇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六只，蚕具二十二万二千多件。

第五好：社員普遍增加收入，購買力迅速提高

一九五八年的特大丰收，和一九五九年的繼續跃进，使得我們公社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同时又使社員的生活很快提高。根据核实的数字，我們公社一九五八年全年的农付业总收入是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除了当年生产費用开支和扣除积累以外，平均每戶收入五百九十一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一。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水灾，但是預計全年农副业总收入也会有二千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五十左右。这就可以保証社員增加收入。据光輝大队北头生产队的調查，全队一百四十八戶，六百三十二人，公社成立以前，从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实际分配数为二万零三百四十三元，平均每戶純收入为一百三十七元；公社化以后，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实际分配数为四万四千七百八十六元，平均每戶純收入为三百零二元。沒有一戶不增加收入。这真是“滿堂紅”！

社員收入普遍增加，購買力也就随着上升。据公社供銷部門的統計，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与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較，商品銷售總額增長百分之三十八点四。其中副食品的銷售量增加百分之三十；棉布增加八倍；汗衫增加三倍多；毛巾增加百分之五十一；胶鞋增加九倍多。这些事实，充分說明公社化后农民收入多了，吃的用的也多了。

社員参加儲蓄的数字也有很大增長。据統計，在公社成立前的一九五八年，全齐杏区的农民群众的存款額是九万八千六百四十八元，有三千四百八十戶参加，而在一九五九年八月，銀行存款数已上升到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元，有四千八百二十八戶参加。前后对比，存款数增加百分之八十六点九；儲蓄戶数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七。其中有一千七百五十戶原是超支戶，現在因为生活改善，已有余錢存在銀行了。

第六好：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

我們公社，从成立的时候起，一直执行着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实行伙食供給制，工資部分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伙食供給部分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社員們熱烈擁護這種分配制度。特別是貧農和下中農中的困難戶，伙食供給制使他們不愁吃喝。合作社時期的超支戶，從此也沒有了。全公社一九五七年超支戶共有六千八百九十五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五八年也還不少於百分之三十；而實行伙食供給制後，就不再存在所謂超支戶了。“吃飯不要錢”，這是極為重要而又可靠的社會保險。社員們談起這件事，高興極了。

根據目前生產發展水平，我們公社伙食供給制，平均每人每月四元五角，每個勞動力每月平均工資二十三元。在塘魚、甘蔗年終大量收穫以前，暫時按每月十元九角預發工資。十個月來，以生產隊為單位共發放了工資九次，金額二百七十萬元，每個勞動力平均得到一百零九元。這種預發工資，在合作社時期是做不到的。因為那時沒有這麼多錢。

勞動力特別強的家庭在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以後，會不會減少收入？只要沒有特殊的原因，這些家庭也是可以增加收入的。這是因為一來公社的生產比高級社好得多；二來現階段公社的分配以按勞分配為主，多勞多得。比如，麥村大隊有一個下中農，叫麥順繼，全家十人，有九個勞動力，其中主要勞動力六人，附帶勞動力三人，沒有勞動能力的只有一人。這是全大隊勞動力最強的一戶。公社成立以前，從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九月的一年中，全家純收入八百五十三元；公社化後的同一時期，全家純收入達一千一百六十六元，增加收入三百一十三元，增長百分之三十六點七。

第七好：發展集體福利事業

我們公社建立後，舉行了公共食堂一百一十五個，參加食堂人數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幼兒園六十個，托兒所一百二十個，入園入托兒童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三人，全部免費；敬老院六十七個，共安排了二千零一名老人的晚年生活。全社還擴建了中心醫院一所，增設了衛生所十六所，保健站三十六個，兒童醫院十六所，婦產院八十多所，做到每個大隊都有衛生所，每個生產隊都有保健站、留產院。此外，全社還組織了四十個縫紉組，一百多個補衣組。從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七月，公社從公共積累中撥出了九十多萬元作為辦集體福利事業的經費。

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後，口糧分配到戶，公共食堂採取“積極办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辦得比以前更好。有的大隊的食堂，憑票吃飯，隨到隨有，菜式多樣，自由選擇，吃多吃少，聽從自便。社員都很樂意到公共食堂吃飯。

這些集體福利和醫療保健事業的迅速發展，對於改善社員生活，增進社員健康，特別是進一步解放婦女勞動力，促使生產進一步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年初，我們公社有四千二百多名糾纏在繁瑣的家務中的婦女，投入到生產勞動中來，為生產躍進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巨鎮大隊的三百個留在家的勞動力中，婦女占了六成。過去由於婦女多忙於家務事，以致勞動力嚴重不足，往往延誤生產季節。一九五九年所有婦女都和男人一樣，參加生產，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就解決了。現在，全公社婦女中已涌現了大批積極分子、技術員和生產能手。像屎泥、養蠶、煨炭、燒磚瓦等這些原來由男人做的事，如今婦女都學會了。

第八好：文化大發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化後已普及了小學教育，新辦初級中學一所，農業中學也由三所發展到五所。全社有公立小學二十三所，民办小學二十三所，還有各種業餘學校五十九所。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經在我們公社出現了。公社化以後生產的大發展，生活的穩定，使社員們心情舒暢，很自然地注意提高文化。同時，經濟作物技術性較高，也迫切要求社員具有最

基本的文化知識。所以，公社黨委很重視文化教育工作，這是公社文化教育事業能夠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公社設有廣播站，有長達四十公里的廣播專線和一千二百個喇叭，社員每天可以收聽到廣播，明白國內外大事，還可以欣賞娛樂節目。公社還成立了兩個流動電影隊，大約每隔十天，社員就可以看到一次電影。此外，還有俱樂部、業餘文工團和劇團。這些，使得社員的生活豐富多采，社員們都很高興。

第九好：政社合一，領導加強

建立了公社，實行了政社合一，一方面使領導工作更加深入了；另一方面也更便於統籌兼顧，組織協作。這樣一來，領導就加強了。

我們公社的領導幹部，大部分是原來的區、鄉幹部。過去，區鄉政權要領導分散着的幾十個高級社，層次較多，日常事務也很繁雜，難以做到深入領導生產。公社建立以後，原來幾十個高級社成了統一的經濟政治組織，減少了層次，公社黨委和管理委員會直接領導生產，下放了二十五名黨委委員和大隊長一級的幹部到生產隊，還有二十多個幹部下放當農民，這就加強了生產戰線，工作也就較前深入，與群眾的聯繫也就更緊密了。同時，既然是同一個公社，原來各高級社也就成了“一家人”，要組織協作，也就容易得多。不象過去那樣，區、鄉政權只是作為“中間人”，碰到要組織協作或解決與幾個社有關的事，往往要東奔西跑，花費許多唇舌，才能办好；有時還白費氣力，無法解決。

第十好：社員覺悟提高，意氣風發， 和睦團結，同心同德

在經濟作物地區，資本主義成分在解放前就有較嚴重的發展。直到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思想在部分社員中仍然相當嚴重地存在着。一九五六年，杏壇地區曾鬧了一次退社風潮，就是以少數上中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所煽動的。他們認為自己有本錢，有技術，可以販賣魚花，瞧不起當時經濟力量還較單薄的初級社。但是他們失敗了。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提高了覺悟，擊潰了他們的進攻；合作社也日益發展和鞏固。特別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公社化，使生產突飛猛進地發展，公社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群眾的覺悟也大大提高，這就最後堵死了農村的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形勢好極了。這次當少數人放出“公社搞糟了”、“公社不如高級社”的謬論時，絕大多數社員都能馬上給予批駁。公社的鞏固和強大，對於提高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有很大的作用。

同時，一年來公社生產大躍進和社員生活迅速提高的事實，也使社員們打開了眼界，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大大發揚。而且他們也知道，只有依靠公社，生產的躍進和生活的改善才有根本的保證，因而一種和睦團結、同心同德的新風氣，已在農村中開始形成。長期以來存在的各鄉、村、社間一些矛盾，從此得到根本的解決。

人民公社無限好。經過前一段時間的整社工作，公社更加鞏固了。我們公社六萬五千名社員，決心循着黨所指引的方向，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繼續努力，把我們的公社辦得更好。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

南海明珠

——肥广东阳江海陵人民公社——

何城 林文山

海陵島，这个屹立在广东阳江县南部、方圆九十里、居住着四万一千二百多人的小島，过去曾經是个充滿灾难和穷困的地方，现在却象一颗晶莹的明珠閃爍着引人注目的光芒。

解放前，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剝削，旱魔的猖獗，台风、海潮的狂襲，使海陵島的历史充滿灾歎、飢餓、死亡的記載。烈日把禾苗晒成枯草，台风将播在地里的种子連同泥沙一起刮走，海濤卷沒了庄稼和村落。……

现在的海陵島，經過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粮食亩产量就达到了五百三十六斤，办起人民公社之后，一九五八年晚造一造便获得亩产六百多斤的大丰收；一九五九年早造，虽然有过几次强風暴雨的襲击，亩产仍达四百多斤，把早造同晚造加起来，大大超过千斤了。

四面被海水包围着的海陵島上，沒有一条河流或一个湖泊。过去，全島四万二千亩耕地中，百分之八十經常遭到旱灾的威胁。旱情严重的时候，吃水也成問題。解放后，一九五六年，党领导全島农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解放了地下水，在田垌里挖了一千六百多口平塘，这才开始制服了为害最烈的旱魔；同时又修了好些圍堤，擋住了海潮的冲襲，于是全島农业生产的面貌为之一新。

可是，經過两年的發展，一些过去沒有出現过的矛盾却逐渐冒头了；一些过去虽然存在，但是还挨得过去的矛盾，现在也逐渐显得尖銳起来了。

在这些矛盾当中，最突出的問題仍然是水。虽然各个合作社从一九五六年以来都挖了不少平塘和筑了一些山塘，但是，在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間，水源并不是很平衡的。有的水源多得用不完，有的却不够用。拿望天垌來說，在那里，有着双丰、那广、丹南三个合作社的田。他們都挖有平塘，但是，水源却数那广丰富，双丰的田仍然有部分沒有解除旱灾的威胁。在那广和双丰的水田交界的地方，那广挖有一口平塘。这口塘，对那广來說，主要是起后备作用，对双丰來說，用处却大得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比之小农經濟已經大大地开拓了人們的眼界，但是，它畢竟有一定的限度。規模比較狭小的合作社所有制的局限性，开始暴露出来了。

以前沒有水，收成无保証，人們很少感到需要积肥。现在，人們对积肥的兴趣提高了，可是，矛盾也跟着来了。这里最好的肥料是海肥。以前，只有观堂社有积海肥的習慣和經驗，现在，别的社也想积海肥，于是，干部發現海肥，悄悄地發动本社社員出海去采集，甚至要社員晚上出动。

此外，在良科的互通有无、插花地的合理調整等等問題上，由于小集体的局限性而产生

的矛盾也都逐漸突出起來。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海陵人民公社成立了。這樣，所有由於小集體的局限性而產生的種種矛盾，都迎刃而解了。在全公社十個農業大隊（原來的高級農業社）之間，原來用水、使用土地方面的矛盾，很快就經過合理的調整得到解決。而且，許多大隊還合作修了一些新的、過去修不成的水利工程。還是以那廣和雙豐為例，它們交界處的那口平塘得到合理使用不必說了，而且，還是在那廣的土地上，在公社化後的冬季里，又築起了一口還是只對雙豐二千多畝田非常有利、而對那廣益處不大的新的大山塘。在築塘工程中，那廣也和雙豐一樣賣力。

同樣，種苗、肥料等方面的矛盾也解決了。石塘大隊的花生種很好，過去是不肯換給別人的，現在按等價交換的原則支援了觀堂大隊。石塘過去苦於缺乏稻穀良種，現在也得到了別人的幫助。白蒲大隊缺乏鵝苗、鴨苗，從雙豐、那廣、北極等大隊得到了支援。此外，各大隊也以借貸方式在資金方面互相支援。前些時，觀堂大隊發現海里有大量肥效很高的“馬屎泥”，他們不再象過去那樣“保密”了，立刻報告了公社，公社不失時機地動員了一萬人下海，三天內便採集了馬屎泥二萬五千担。

二

在海陵島，有一個有名的漁港——開坡，因此漁業生產的發展和漁、農的關係問題，也就成了特殊的重大問題。人民公社在解決漁業內部的矛盾，促進漁業生產的發展方面，以及改進漁、農關係，組織漁、農大協作方面，同樣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

開坡港在海陵島的西端，住着占全島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一萬二千多居民，主要以漁業為生。在合作化初期，不論從事深海作業的大型漁船還是從事淺海作業的小型漁船，組織規模都是很小的。一九五六年，由於生產上的迫切需要，一百多隻大船以原來七個初級漁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吸收了單戶，聯合起來組織了“海鷗”高級漁業生產合作社。這對促進深海漁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獲得了年勝一年的大豐收。但是小船的組織規模仍然很小，四、五隻或十來隻就是一個社，力量單薄。大小船之間不同類型作業的協作，更難談得上。大小船之間經濟上的差別也就越來越大。一九五八年初，在大躍進中，幾百隻小船便全部合併成為一個大型的“小海鷗社”。這個大社一經建立，就建造了一批中型漁船，到原來小船不能去、而大船則很少到那里活動的“中海”（深海和淺海之間的海面）去進行生產，開發那一地帶的豐富資源。這是漁業生產上的一大進步。可是，新的困難、新的矛盾也隨着出現了。

“小海鷗社”在中海作業方面，經驗缺乏，技術力量薄弱，設備和工具也不足，因此產量很低。而且當時陸地上只有“大海鷗”的漁民家屬定居，“小海鷗”的漁民家屬則大都住在船上，因而不能在陸地上來進行修補工具等活動。這些都要求“大海鷗”給以有力的支援。當然，“大海鷗”在許多方面也要“小海鷗”的協助。在捕撈作業上，如果能夠組織大、中、小船之間的協作，生產效率當然會大大提高起來。但是由於大小“海鷗”是完全獨立的兩個經濟單位，種種互助協作的活動，做起來就不那麼順利。

公社化一下子把這些難題都解開了。由於是統一的經濟單位，大小“海鷗”兩個漁業大隊之間迅速解決了互相支援和協作方面存在的問題。工具、流動資金等方面的互相支援，使雙方都得到很大的利益。不同作業間的勞動協作，也開始發展起來。在“大海鷗”的支援下，“小海鷗”的家屬也在陸地上陸續定居下來了。這就可以大大加強中海和淺海作業的後勤工作。“大海鷗”抽調了一批技工去加強中船，使“小海鷗”的八個生產隊每隊都有了一

名技工，这就使各个生产队迅速地掌握了中海漁場的情况和捕撈技术，中海作业的效率便迅速提高起来。

大小“海鷗”的大联合，是同漁业与农业之間的更大的联合同时进行的。全海陵島的十一个农业社和两个漁业社合并成为一个人民公社。一年来的經驗表明，把农业和漁业共同組織在統一的公社之內，有着异常显著的优越性。

解放前，島上的农民同漁民，都受反动統治階級的压迫和剝削，不幸的命运是相同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控制，設在这里的“党部”、特务和反动武装特別多，他們勾結了当地封建势力，使得农民和漁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同时，他們在农民和漁民之間进行的挑撥、分裂，因而造成了农民和漁民之間、閘坡港和农业区之間严重的不和。农民不卖柴草給漁民烘船，漁民也不卖魚給农民吃。解放以后，人們的覺悟提高了，关系有了改善。合作化后，相互間也有一些支援。漁民和漁民家屬在农忙时帮农民插秧、抗旱，农民也时常帮漁民打綫、結網、晒魚、冻魚。但是，由于大家不是一个統一的行政單位，彼此之間的关系还不够密切。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家不是統一的經濟單位，在生产上也就存在許多矛盾；加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盲目宗派情緒还没有彻底肃清，使双方在处理問題时，往往不够那么理智，有时便引起一些糾紛。在党委和各合作社的領導干部中，已經有許多人逐漸感觉到这种矛盾同經濟單位过于狭小，漁、农之間的經濟利益缺少直接联系有关。因而有人开始議論：“除非閘坡和海陵合成一大合作社，矛盾就沒法解决！”

大跃进的形势逼使人們进一步考虑怎样解决这些問題。出路在哪里呢？恰好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公社化的号召，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全島合办一个大社，并不是什么空想，而正是唯一的现实的出路，是一条光明大道。于是党委会領導全島四万一千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統一的人民公社，同时，还大規模地組織了漁民和农民互相訪問，进行“漁农一家亲”的教育。从此以后，农民說：現在我們是同一个公社，同一家人了。漁民表示要在生产上學習农民兄弟的干劲，支援农业生产。农民也在訪問漁民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漁民和农民經常在生产上、生活上互相照顧，互助协作，这就使得許多过去做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生产上，漁民在許多方面給农民以巨大的支援。过去，漁民捕到不能吃或者不值錢的魚类，都是倒回海里去的。公社化后，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他們将这些魚类都收集起来。每次由海里回来，一只船就带着四、五十担魚肥。漁船积肥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漁船出海一次長达几十天，为了留作肥料而没有盐腌着的魚类放在船里是会烂臭的。只是由于对农业生产的关怀，他們才克服种种困难，使公社的肥料厂得到源源不断的原料。公社化后不久，他們在一次运动中就为农民下海积了螺仔肥及海泥肥二十八万多担。一九五八年冬天深翻改土和一九五九年夏收夏种中，漁民、漁民家屬支援了农业生产两万多个劳动日。一九五九年春耕时，正是漁业生产的旺季，漁业大队借給农业大队十九万多元的开耕費。

漁民还給半漁农以設備和工具方面的支援。捕魚是有季节性的，可以到深海捕魚的季节，大漁船就不会到淺海去捕魚。而半漁农則較多地在淺海生产。过去，半漁农資金不足，装备殘缺。現在，漁民可以将自己暂时用不上的工具借給半漁农使用。公社化后，閘坡就曾借給半漁农一千一百多張胶絲刺網、三十七条漁船和大批其他工具，这就大大增强了半漁农的生产力量。

农民也同样給漁民以支援。一九五八年閘坡大搞漁业的基本建設，需要許多材料。当他們缺乏木材装船和修船的时候，公社組織了四百多农民，到阳春县圭崗山区采伐运回了杉材二千多立方米，在本島伐运了杂木一百五十立方米。这不仅满足了新建船只的需要，而且还保

証了原有漁船的修理工作及时完成，不誤季节地出海生产。每次漁船从海里回来，农民馬上就挑山草給他們烘船。夏收时，漁民正好需要資金修船和購买下海用的生产資料，各农业大队便将卖余粮所得的六万三千多元借給他們。一九五九年七月，閘坡修筑避風塘，农业区調了三百多个有打石技术的农民去支援。

农民还从生活方面来关怀漁民。漁民每次出海总得好几十天，生活非常艰苦。他們回来后，公社党委很注意照顧他們的生活。农民宁可自己少吃一些，將大批副食品如“三鳥”（鷄、鴨、鵝）、猪、花生以及酒和杂粮等支援漁民。

此外，原来农业社不答应漁业社在沿島海面进行水产养殖，現在有了公社这个統一的經濟單位以后，一个初具規模的水产养殖场也由公社举办起来了。

三

农业和漁业的發展，对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海陵島的农业和漁业部門，都日益感到了自己直接掌握某些工业的必要。这在漁业方面尤其迫切。因为漁业生产的工具和设备，需要經常地大規模地修理和补充。原来的一些工厂和工場，規模小，而且太分散，领导不便，对漁业和农业生产的配合不够紧密，支援不够有力。在大跃进中，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在交通方面，海陵島沒有一条公路，甚至沒有象样的、能走自行車的大路，交通很不方便。从对外联系來說，海水又把它同大陆隔开，交通更加不便。这已經成为海陵島經濟进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碍。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大办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对全島各种經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漁业、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从公社成立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公社共新建了建筑材料厂、农副产品加工厂、肥料厂各一个。修建了一条長达五十里、橫貫全島的公路，正在修建一条長达四千六百多米、連接大陆的海堤（并有附屬的引漠阳江水渡海灌溉工程），組織了运输大队、搬运組各一个，接管和扩建了造船厂、魚網厂、繩纜厂、机械修理厂、农具厂、五金修理厂、縫紉厂各一个，建筑大队、搬运站、駁船队、縫紉組各一个。此外，各生产大队还办有磚瓦厂、农具修配站、化肥厂、酒厂等等。

工业在支援和促进农业、漁业生产的發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底，公社直屬的工厂就生产了細菌肥二万五千二百担，优質土化肥十四万四千四百担，厂肥八万六千多担，船釘五万六千多斤，各种漁網二千九百多張，麻纜笏纜四十一万多斤，漁圈、漁鈎六十四万八千多只，載重量共达一百六十吨的新船四只，另修船一百四十只，等等。

沒有公社化，这个島上的工业、交通运输事业就不能有这样快的發展。办工业、交通运输事业，得解决資金問題，原料、材料問題，劳动力問題。沒有公社化，这些都不好办。

造船的主要原料是木材。往年，造船修船用的木材是漁业供銷社負責由外地調来的。由于运输力量的关系，几年来供应总是不够及时。一九五九年，木材的需要量增加了，仅仅由供銷社供应，不但慢，而且不足。如果不是公社組織社員到阳春县圭崗伐运木材，造船材料就会成問題，最少也会耽誤待修船只的出海時間。办工业另一个主要的原料是鉄。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他們利用自己一九五八年煉出的土鋼和土鉄，光是白蒲的农具厂就生产了各种鉄制农具七千三百九十六件。

解决劳动力的問題也是这样。光公社一級的工业和交通运输生产單位的工人，一年来便已由四百九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人。如果沒有公社的統一领导，統一調配，如果沒有和公社化一同誕生的公共食堂、托兒所所带来的妇女劳动力的解放，想要抽出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业，是不可能的。

四

海陵公社就是这样地解决了一系列的矛盾，給生产力的發展創造了一系列新的有利条件。于是，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方面，最突出的是稻谷的增产。一九五八年晚造，經公社党委核实，稻谷总产量是一千二百三十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同期的七百六十三万斤增長百分之六十一；平均亩产六百一十五斤，比一九五七年同期的三百零三斤增長百分之一百零二。大丰收使得海陵島的粮食情况起了重大的变化。农业区再也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一九五九年早造，自然条件不大好，碰到过五次暴雨，两次强風，一次虫灾，但是，由于有了人民公社，仍然大大增产。全公社总产量八百三十万余斤，平均亩产四百二十五斤，同一九五八年同期相比，总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七，平均亩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点八。

在公社化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冬季的漁业生产也有了飞跃的發展。一九五九年，又在一九五八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再次大跃进。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底，全島漁业（包括半漁农，下同）总产量为十四万五千五百六十二担，比一九五七年同期的九万二千一百二十八担增長百分之五十八，产值一百五十九万余元，比一九五七年同期的一百零七万余元增長百分之五十一。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总产量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余担，总产值二百二十二万六千八百九十元，同一九五八年同期对比，总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一，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总产值的增加速度比总产量慢，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在漁产淡季仍积极生产，捕了一些产值不高的鱼类，而这些魚过去都是不要的）

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为止，社办工业的总产值就已经达到一百六十七万元，与一九五八年同期的七十八万元相比，增長了一倍多。

此外，畜牧业、林业及其他副业，也有了相当大的發展。

公社在产品分配和組織社員生活方面，同样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公社在生产大大發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資制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集体生产和劳动力大协作的發展，要求生活方式上有相适应的变化，于是，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普遍地兴办起来了。

在生产發展的基础上，全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飞跃的發展。过去，海陵島只有小学，而且在学的兒童也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和公社化以后，公社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学校，并增設了四十三个民办小学，这就使学生从一千多人增加到五千六百人，占适龄兒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另外，公社还办了水产学校、农业中学、普通中学、衛生学校各一所，新建医院一所，扩建医院二所，書店、文化館、妇产院、保健站、戏院、电影放映队、业余剧团等也有了一定的規模。

公社一年 变化万千

——广东五指山腹地黎族地区一个人民公社的成就——

黄向青

一 跃 跨 千 年

在海南島五指山上，居住着曾經飽受历代封建皇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压迫殘杀的四十万勤劳的黎族人民。而在山区心腹地带的崇山峻岭間，有約二万人口的地区，三年前，在生产关系上，还保留着带有原始公社色彩的“合亩制”①，据中国科学院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的調查，初步認為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东西。直到解放时，在“合亩”的头子和成員之間，还有一部分保持着“龙公”和“龙子”的关系②。其中又有一部分“龙子”带有农奴的性質，存在着比一般地主对农民更殘酷的剝削关系。一九五四年，这个地区完成了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的土地改革以后，海南区党委就在这个“合亩制”地区試办了黎族人民第一个初級农业社——番茅农业社。这个社第一年就以增产粮食百分之一百一十的事实，象一声雷响震动了五指山区。一九五六年春季，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發表几个月之后，“合亩制”地区同其他黎族、苗族地区一样，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此，“合亩制”就成为历史名詞了，人們迈开一跃千年的闊步，向社会主义前进。两年多以后，一九五八年九月，毛主席說的“还是人民公社好”这句话，鼓舞人們把已經合并扩大的农业社，进一步建成了人民公社，到現在，剛好一年了。这次，我們进行調查訪問的，正是原来“合亩制”地区的一个有三千三百零四戶、一万四千多人的崖县通什紅旗人民公社。

更重大的成就 更深刻的变化

通什紅旗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因为历史的原因，在事业發展上，比其他地区的公社，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到風俗習慣、精神面貌，都有着較多的不利条件。但是，他們同样迅速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从原有基础来看，則成就更为重大，变化更为深刻。比如，工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發展，在紅旗人民公社，就應該說是完成了手工业从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历史發展过程，而这一点，汉族地区早在一、两千年前就实现了。也有些事情，在别的地区，早在合作化前后就做到了，但在这兒，如果不是公社，也不能完成，或者还得拖若干年。比如，如果不是公社办了农械厂，粗陋的犁头和木制的耙，就不会被全部换掉得这么快。而丢掉原始的犁头和木耙，是一次生产工具的革命。又比如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这里，危害人們健康最严重的瘧疾、霍乱、天花和初生兒破伤風等几个“瘟神”，都是在公社成立后被送上天的。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紅旗公社一年來在生產上的變化吧：

從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八月的一年裡，全社各業生產的總值達到一百九十六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元，比上一年度同期的一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四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按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共八千五百九十九人計算，平均每個勞動力一年所創造的價值達到二百二十八點四元，比原來增加了八十七點六元。

在分配方面，公社的公共積累除增加了近兩倍以外，還擁有一千多亩已開始收穫或即將大量收穫的、價值很高的咖啡、香茅、胡椒、丁香羅勒等熱帶作物和菠蘿、香蕉等果木。同時，由於原來底子是一窮二白，所以一年來把收入用於投資擴大再生產的數目也很大。如公社辦的沖山農場，一年來全場資產已從初辦時的二萬七千多元增加到十萬一千多元，還有價值約達一萬五千元的各種作物可在一個月內收穫。又如建築材料廠，初辦時固定財產總值二萬三千多元，現在又增加了一萬七千多元。這些廠所增加的資產，基本上都是以當年的收益用來擴大再生產的。在不斷增加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同時，直接分配給社員的部分也增加了，因而社員生活水平也上升了。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開始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以後，一年來每戶平均收入二百三十一元七角，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五十四元四角。

在糧食生產方面，一九五八年晚稻獲得特大豐收，一九五九年早造雖然種植面積縮小了，但及時補種了大批中稻（從一九五八年的三十畝增加到二千五百五十畝），而且成倍地增加了薯類和雜糧的種植面積，因此，一九五八年晚造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糧食總產量都比上一年度的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六，其中稻谷增長百分之三十四，薯類和雜糧增加了一倍到一點二倍。從此，糧食生產不但達到完全自給，並且吃得豐足。據統計：一九五八年秋收到一九五九年夏收的七個月裡，全社老幼平均每人口糧六百七十斤谷，平均每月六十七斤，比公社化前的口糧標準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我們訪問過的一些黎族老人，都感激地說：“活了几十年，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日子。”

除了食用糧充足外，一年來繳給國家的公糧和賣給國家的余糧也大增，達三百九十九萬斤。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同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比較，增加了二點六倍，平均每個勞動力提供給國家的糧食從四十七點六斤增加到一百六十二斤。

發展多種經濟有着特殊意義

從紅旗公社一年來的經濟發展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農業取得很大成就外，公社發展了多種經濟和在滿足自給的同時發展了商品性的生產，是構成公社收入增加的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這個民族地區公社一個最突出的變化。而在這個地區，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顯得更加光彩奪目，原因也正在這裡。

這個公社因為深處山區腹地，過去交通梗塞，經濟上受漢族地區的影響較少，而歷代反动統治的壓迫摧殘，更增加了這裡經濟發展的困難。因此，直到解放初期，在經濟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原始公社和封建社會初期的許多特色。在農業上，不但生產水平低，而且生產項目很單純，一般只有水旱稻、木薯等幾種；花生、豆類、玉米、甘蔗等，是合作化以後近一兩年間才陸續引種的；園藝也還未發展，蔬菜、瓜類到一九五六年才由潮汕農民從大陸帶進來。其它生產部門的發展也不多或極不完善。例如畜牧業，富裕農民雖然歷來有養牛習慣，但主要是因為迷信鬼神，需要大量犧牲，而且大都是“記號野牧”，用時才上山找回，死亡多，影響繁殖。又如本民族的手工業很落后，僅僅有制陶、編織、釀酒等幾種，產品也僅供家庭自用，技術很原始。制陶，只用泥捏成器皿形狀，掛在火上燒成；織布工具極簡單，只有几塊竹片木片之類構成；因為麻的種植未發達，故從上山採集野麻到織成麻布、麻桶（民

族裙子)都是妇女一手包办,一年劳动不够一家衣着。总之,可以说手工业没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还未完成。因此,产品除了维持水平很低的自给外,多余下来用于交换的就很少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些,正是表明这个民族地区过去经济落后程度的最主要的标志和最大的特点。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公社化的一年来,更是以一日千里之势向前发展,出现了全新的经济面貌。

一年来,不但农业经营日益改善,作物品种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办了工业,副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蔬菜生产也在迅速发展。公社有三百多人的副业队,拥有一千多亩的热带作物农场,以及畜牧场、鱼苗繁殖场、蔬菜队(专供市场需要)等各一个;公社的各个大队也建立了小型的农场、畜牧场、养鸡场。家禽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牛增加了百分之九。公社办的畜牧场已取得一套经验,初办时仅有小猪和母猪一百九十四头,现在已有一千零三头,发展很快。

下面的生产数字,不仅反映了全面发展多种经济的规模,而且反映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于公社的经济发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在一年(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八月)生产总值的一百九十多万元中,农业部分(包括经济作物)是一百二十九万多元,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一.三,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多种经济部分(包括工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畜牧部分因只计算头数,未计产值,所以没有算在有关产值数内)是六十七万多元,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增产的绝对数字上,多种经济的发展就更为明显了。农业部分比上年度增加三十七万八千零四元,多种经济部分增加三十七万五千一百零五元,相当于农业增产的数字。

多种经济的全面大发展,除满足了公社内部消费的需要,使各生产部门间互相促进,并且有许多产品作为商品上调或供应当地市场。一年来,据对木材、砖瓦、陶器、农具、香茅油、茶叶、蔬菜、水果、牲畜、奶品等十五项工、农业产品和副产品(红藤、白藤、竹子等山货)的统计,直接作为商品外调和供应市场的,总值有三十一万多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如果加上商品粮(购粮),总值则有四十四万五千五百多元,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二。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社,一下子能够替原来的各农业社偿还了六万多元的贷款,并且能够按月发给社员工资。

农业社办不到的 人民公社办到了

五指山区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这儿土质肥沃,处于热带而海拔较高,四季如春,雨量充沛,几乎长年可以种植水稻、花生、甘蔗、番薯以至玉米、高粱等作物,还可大规模发展各种名贵的热带作物和果木,真是南北杂陈,百花盛放。在深山大岭间,还蕴藏着大量木材、红藤、白藤、竹子、木棉、茶树和药材,山林间有贵重的山鹿和大量山羊、猴子等野兽出没。山间牧草常青,溪涧河流很多,容易找到优良的天然牧场。红旗公社的一万四千多人,正是散居在五指山主峰西南麓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样富饶的山区,本来就具备全面发展多种经济的优良自然条件。但是,为什么这里的多种经济,直到公社化以后,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呢?主要是以前农业生产水平还未提高到足以使粮食达到完全自给的程度。而这一点,又是因为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直到解放初期,仍然保留着不少原始公社和封建社会初期的特色。例如:在农业经营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还很落后,铁质农具虽然早已从汉族地区输入,但以小农具为多,犁耙大多还是木制的,甚至还有用耕牛踩田代替犁田耙田。直到合作化前,还没有积肥、施肥的习惯,插秧后也不除草。水田大多没有排灌的设备。

由于水田面积和产量都不能满足需要，人们都在山地上，运用刀耕火种的办法，种植一种叫“山兰”的旱稻。收获时，没有镰刀；用手逐株捻或用小刀割下稻穗，又因缺乏脱粒工具和贮存设备，收了的稻穗都用竹架放置户外檐前，以致“鸟吃一半，人吃一半”。此外，这里的许多迷信的风俗习惯，也严重地妨碍生产，浪费劳动力。如每月有七、八天所谓牛、虫、鸡、龙、马等禁忌日，全村不下田生产；男女之间还保留着按性别划分工种的简单自然分工，如男子负担犁田、挑稻，妇女插秧、刈稻，不能混合调换，妇女刈了稻放在田头，一定要让男子来挑，自己宁愿空手回家。就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农业发展很缓慢，生产水平很低，水稻每亩只有八十斤到一百二十斤，而杂粮的种类、产量又很少，一般每年缺粮四、五个月，少数地方还达到六、七个月，靠野菜、野果、山薯维持。农忙一过，男子即纷纷组合上山狩猎，以取得兽肉度荒。一方面是生产水平低，另一方面阶级分化又已经形成，剥削很严重，这就造成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夏无蚊帐、靠火过冬的痛苦生活。

解放以后，经过党和政府大力帮助，人民生活已大有好转，特别是改变了“合亩制”的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尽管原来基础很差，生产上所发生的变化却是很迅速、很重大的，人民生活也随着大为改善和不断上升了。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两年多，已陆续购进了大批铁质农具，牛踩田大部分都改为犁田耙田，开始施肥和中耕除草，收割也全部改用镰刀并使用打谷机脱粒。妨碍生产、浪费劳动力的迷信风俗习惯也有一部分改变，最突出的是破除了禁忌日不下田的习惯。由于发挥了农业社土地统一经营、劳动力统一调配的优越性，陆续兴修了大批中小型引水工程，减低了山区梯田受旱的程度，并使大片旱田变成水田。一九五六年水田只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亩，一九五七年增加到一万二千八百亩，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协作、大搞水利，更增加到一万六千亩。到一九五八年，水稻每亩平均产量已从合作化前最高的一百二十斤左右激增到二百四十四斤，少数先进的社比这更高。因此，历史上严重的缺粮问题获得解决。在这一基础上，加上公路的修通，民族市镇的形成，商业部门收购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了合作社的组织领导，多种经营也随之发展起来，已办了一个小牧场和两个小农场；副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显著，曾组织专业的和临时的队伍四百人上山采集红藤、白藤、木材等山货。所以，在公社化前的一年度，全公社范围除有七十八万多元农业收入外，并有八万七千五百元的副业收入了。

但是，比起当地如此丰富的资源来说，这一发展还是很不够的，收入也还是少的，副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一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农业社虽然在农业生产上已显示了优越性，使粮食产量倍增，但因原来底子太差，农业社不得不全力以赴发展粮食生产，这样，在短时期内，便不可能用较大的力量发展多种经营。

另外，这里地广人稀，一万四千多人分散在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上，自然村多至一百一十多个，农业社规模也小，共三十七个，最大的一百八十二户，小的三十一户，一般是四、五十户。许多农业社虽然急于发展多种经济以增加收入，却因劳动力、资金限制而无法办到。例如番茅高级社，是各种条件都最好的，曾计划发展热带作物，需要培育种苗一百亩，干了三个多月，才完成三亩，计划不得不放弃。人们迫切要改革农具，但单靠从山外输入，无法满足，而且有些不适合山区使用；要办农具厂，又没有资金，也缺乏人力和技术。象番茅社虽已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闹半天，才搞了个“五人小组”修理农具。因而，一听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好，比汉族地区农民更加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人们，就马上办起来了。

公社成立后，立即发挥了优越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产量大为提高，迅速解决了粮食问题，就有力量大抓多种经营。公社经过统一规划，把较充足的资金和人力陆续投入其他

部門的生產事業中去，不斷地大量地增加和擴大過去沒有或者很少的生產項目。結果，僅僅一年時間，就出現了工農業並舉，農、林、牧、副、漁五業興旺的蓬勃局面。如社辦工業，由於各業的發展，公社積累激增，就能不斷地增加投資，興辦或擴大各種生產、生活急需的工廠。一年來，工業部門的流動資金，已在原來的四千一百元的基础上增長了十三倍多。又如早在農業社時就發現了的二萬多亩天然茶樹，當時各社一下子無法抽出勞動力經營，加上無資金建廠揉製，以致貨棄于地；公社成立後，解決了這些困難，由農械廠自制揉茶機把加工廠辦起來了，第一批已生產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斤，達到二級紅茶標準，全部由商業部門收購，價值五千多元。副業生產的規模也擴大了，如山貨採集除有一個三百多人的專業隊伍經常上山外，還利用農閑組織更大的隊伍突擊採集。過去番茅高級社發展熱帶作物的計劃沒有實現，公社成立後立即抽調了四百個勞動力辦了兩個農場，共培育種苗四百九十一畝（另椰子苗九千個），並定植了一千九百零五畝。

公社辦工業也是有歷史意義的變化

用“平地青雲”、“一日千里”來形容這個公社的工業發展速度，是很恰當的。一年以前，這裡在工業上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絕大部分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工業品，都從外地運來。建社初期，也只有自治州下放的幾個小廠，除農具廠具有一定規模外，其他如食品廠只能製造醬油。現在，經過整理、擴建、新建，已有農械廠、副食品加工廠、建築材料廠、茶葉廠等四個規模較大的工廠和下屬三十個車間了（這些車間實際上就是廠，如建築材料廠下屬有磚瓦、陶器、水泥三車間和建築工程、採伐二隊）。全社工人數目，從一百人增加到三百七十五人。另外，全社十二個大隊都分別辦了農具修理廠，共有工人六十人，辦得較好的，已經做到農具修理不出隊，並能制鐮刀、中耕器等小農具和牛車了。一年來，公社工業生產的總產值已經從上一年度的十五萬多元（主要是原由自治州經營時的產值），增加到四十三萬多元。

如果我們追溯一下不太遙遠的歷史，就會看出紅旗公社舉辦這些工業的歷史意義。在解放前，黎族人民要買一根針或者一個犁頭，來回至少也得跑兩三天的路程，翻山涉水，還得背着沉重的山貨或趕着牲畜前去交換。狡猾的商人欺騙他們說：“養只雞容易得很，可要把一根鐵柱磨成針呀，得花多大的功夫，還得在針上打個小眼，非神仙巧手怎能行？”於是，一只雞換一根針，一头豬換一把刀，一头牛換一、兩張犁。就是在一年前，在本社的範圍內，懂得最簡單技術的本民族的鐵、木工人也寥寥無幾。現在，已經有二百三十三名技術工人。工業產品不但裝備本公社的農業和工業，和滿足本社社員部分的生活消費需要，還成批調出支援其他公社，一年來調出的農具有一萬二千多件，價值一萬四千多元。他們不但能生產從犁、耙到打谷機全套農業生產工具，還能製造大件產品來裝備工業。一年來生產了十二部木製水輪機，可以用來帶動發電機發電或碾米。他們還製造出三十部每天碾米三千斤的碾米機。公社新辦的茶葉廠，六部揉茶機都是本社農械廠製造的。從“一只雞換一根針”到輸出農具、製造機器，這是多么巨大的變化啊！

關鍵在於打開了勞動力的源泉

紅旗公社能夠在一年里使生產全面發展，取得重大成就，是同一開始就抓緊了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分不開的。在發展農業生產上，公社顯示了無限的生命力，使農業社時期不能迅速辦到的事情辦到了，使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的一些特有的障礙消除了，從而實現了人們長期希望，大量提高糧食產量，徹底解決糧食自給問題。

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收获——一九五八年的秋收成果是非常动人的，水稻从原来亩产二百五十斤跃到三百九十七斤，增产百分之四十二；总产量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全社大小人口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七人，平均每人增加二百零六斤，达到五百九十多斤。一造收成，就超过了农业社时期全年的收获数量。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人心，更重要的是，有了粮食，公社一切工作都变得主动了。

产量提高的原因，是实施了下列措施的结果。（一）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首先，是兴修了水利工程。这里绝大部分是梯田，一下雨，山洪漫流，对田地冲刷很严重。过去农业社因劳动力缺乏，一时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公社一成立，立即发挥了大协作的优越性，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三千多劳动力，苦战了十多天，挖沟八千六百零七条，全部水田有了排灌沟，消灭了山洪冲刷的灾害，还使受旱田地得到灌溉。其次，田土酸性重是山区的大害，全社一万六千多亩水田，就有九千亩是这样的，过去农业社无法大规模迅速整治。公社成立后，组织了专业队伍，迅速整治了五千多亩。仅毛道大队就组织了二百二十八人，苦战十天，建起土窑一百九十八个，大搞火烧土，把百分之九十的酸性田改造过来了。（二）实行了深耕细作，过去由于新式农具不足，每小队一般只有两部“五一犁”，有些还因不适合山区特点，弃置不用。旧式犁只犁二寸深，木制耙更无法把泥土整细，距离深耕细作的要求很远。公社成立后，实现了工具革命，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般都深犁五寸至八寸。除草、施肥等工作也都有了很大进步。一切生产措施，都同汉族地区一样了。

以上种种改革，都牵涉到劳动力问题，还是那么多人，为什么过去干不了，现在就能干得了？公社运用“大兵团作战”和大兴苦战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黎族人民的公社来说，这还不是解决劳动力的根本办法，主要的和经常起作用的，还是公社建立后所开辟的劳动力的源泉：

一是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条跟汉族地区人民公社的情况一样而又不一样，因为黎族妇女担负着的家务劳动更其繁重。过去，由于工具的原始落后，家家户户都要天天舂米，甚至顿顿舂米；过去，由于园艺不发达，不懂种菜，长年靠野菜、小动物作副食，因此妇女除要烧饭外，还要找寻野菜，花去不少时间；过去，由于收入不多，很大一部分衣着得靠自给，花去妇女很多时间。据一个四口之家的调查，光花在上面几项事情上的劳动，每年就需要二百一十五个工作日。照此推算，全社三千三百零四户，总共就需要七十一万零三百六十个工作日。现在公社办了食堂，每个食堂又都种了足够的蔬菜和养了猪、鸡、鸭、鹅，舂米、找野菜、烧饭这三项劳动不再要那么多妇女负担了；社员收入增加，都有钱买布做衣服。妇女穿的民族襦裙，也渐渐改为穿袜子。这是因为，公社成立后生产项目大量增加，许多男子劳动力被调去支援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有些农业劳动就得妇女劳动力补上。这样一来，又捎带冲破了过去浪费劳动力很大的、按性别实行的简单自然分工，如妇女只担负插秧、割稻，男子只担负犁田、挑稻的做法；现在，妇女也干起犁田耙田等工作来了，狭窄的民族襦裙，行动不便，所以许多妇女都做了袜，家庭编织化费的劳动很少了。仅仅这几项的变化，就解放了大量妇女劳动力。

二是破除了迷信。忌日不下田，在农业社的时候就破除了，但那时，人病了要杀牛祭鬼，新建房子也要杀牛等迷信活动，还没有改变。每杀牲一次，全村大嚼大吃两、三天，不下田劳动，死了个人，也是全村大哭一、两天不劳动，认为不哭，鬼就会降临自己身上。公社成立后，由于大跃进浪潮的冲击，生产大发展局势的影响，医药卫生工作的大发展等，把迷信风习扫除了，这也为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例如番空生产小队，一九五七年浪费在杀牲、祭鬼等上面的时间，就有一千五百五十四个工作日，而这个队全部只有一百一十一个劳动力。

現在，把原來這些迷信活動浪費的人工，用到生產上，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此外，實行工具改革，提高了工效。如番空小隊，過去種田三百一十三畝，用舊農具犁田、耙田、除草、收穫等項作業的勞動，共需要八千九百八十八個勞動日，現在使用新農具，只需要一千二百四十個勞動日，工效提高了六倍多。從這一情況來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過去農業社那麼急於改革工具，急於辦農具廠，而現在公社辦成了象樣的農械廠以後，人們說它是“命根廠”了。

把大量非生產性的勞動變為生產性的勞動，和實行技術改革提高勞動效率，是能夠進行深耕細作、迅速改變農業生產面貌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能夠既使農業增產而又能調出大批勞動力經營多種生產、取得全面發展的根本原因。對於黎族人民經濟生活來說，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化，是農業社時期不能辦到的或者無法以這樣的速度辦到的。

旭日東升 欣欣向榮

紅旗公社成立後，在生產上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對於社員生活，特別是對於這個社會發展曾經落后了一千幾百年、處在五指山腹地裡的黎族山鄉的面貌，又有了什麼樣的影響和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呢？這裡，讓我們先回溯一下過去的日子吧！

解放以前，黎族人民的生活狀況就不必贅述了。總括一句話，就是重重的黑暗和無盡的災難。解放初期，“合畝制”還沒有改變以前，政治上所受的民族內外統治階級的壓迫欺凌是清除了，但生產水平低下，經濟上還受到剝削，生活仍然是很苦的。人們居住的是船形的茅棚，兩邊沒有牆，關起門，黑洞洞，密不透氣。裡面用竹子編成架，是地板，也是一家人的床，竹架下面，經年累月累積的垃圾、髒土發出霉臭的氣味。人們穿的是自織的麻布，大都破破爛爛。貧困的人家，女子衣不蔽體，男子只有一塊遮羞布，孩子們長年光身。雖然有政府對少數民族特別優惠的幫助救濟，大大減輕了當地人民的痛苦，但在五指山公路打通之前，這種幫助也還受到自然條件的很大限制。

真正發生較大變化的是實現了合作化以後。合作化最終消滅了“合畝制”的剝削關係，使生產力獲得發展，糧食也逐年多起來了。勞動力強、疾病少的人家，生活改善尤為顯著，雖然吃的並不富裕，但農業社收入增加，政府大量收購土特產，因此他們也有了副業收入，購買力大為提高。許多人有了蚊帳、被子，新添了不少衣服。過去用自制的粗陋的陶罐燒飯，現在已換上了鐵鍋。因為收入增加，生活進一步安定下來，狩獵增加了副業的成份，不單純是為了度荒。同時，也有較大的能力來改善居住條件，許多人住上了經過改建的比較高大寬敞、仿效漢族樣式的茅屋。至於因勞動力少、人口多或有疾病而致收入少的人家，因有政府的貸款、救濟和農業社的周轉（借支），生活也有保證。

建立公社以後，情況又怎樣？

我們在番茅大隊毛總生產隊進行了較全面的調查，又在其他生產隊進行了個別的調查訪問以後，不禁發生了“公社一年，變化萬千”的贊嘆。

“毛總”兩字在黎語裡是帶有侮謾意味的，意譯是“土著”“土佬”的意思。事實是，居住在這裡的二十九戶人家當中，有二十五戶在舊社會曾被地主惡霸逼迫，“剝箭為約”^③當“龍子”的，而他們又是由於被掠奪了土地、洗劫了全村，幾經流離，才聚居到這個比其他鄉村更偏僻的山縫裡來的。故毛總村又名“龍子村”。過去的生活比任何村莊都苦，一九五八年建立公社前，全村除一戶外，都欠了國家貸款。現在，他們不但把貸款全部還清了，而且戶戶都在信用社存了款，共有六百七十三元，平均每戶二十三元多。一年來，全村人人都添了新衣裳，少的一套，多的三套以上，除原來民族服裝不算，現在全村共有衣裳三百

套，平均每人有三套以上，冬天都有衛生衣或棉衣。二十九戶有二十二戶买了蚊帳和棉被，毛毯、棉毯全村共有八十床。过去除七个复員軍人外，人們全光脚，現在有二十多个青年买了新鞋。他們的食堂办得很好，炊事員黃玉良有很大功劳，这位姑娘一个人管全村九十多人的伙食，不但頓頓飯热菜香，开水常备，飯厅打扫的溜光清亮，还替食堂养了四头猪、一群“三鳥”（鷄、鴨、鵝）。

下面是几个家庭經濟概况的調查：

一、黃老阮（毛总村），是个老缺粮戶，公社成立后，劳动积极，在食堂吃飯，还有工資，夫妻子女全家四人，共买衣服十一套，存款三十元。

二、黃老關（毛总村），因子女多，病痛多，是老超支戶。一九五七年还买不起衣服，欠貸款十五元。公社成立后，免費治好了老病，实行粮食供給，使全家五口不愁吃喝，領到工資，除还了貸款外，还买了七套衣服，三床毯被，存款三十一元。

三、王大興（番茅村人），解放前从琼中县流浪到这里当“龙子”的，每年有八、九个月吃野菜。合作化后，夫妻两人劳动，一个小孩，到一九五八年存款达到九十元，三年来买衣服六套，棉毯二床，棉被一床，蚊帳一頂。是公社成立前生活已显著上升的农戶。公社成立后，又买衣服三套，已准备二十元再买蚊帳一頂，存款增到一百一十九元。

另外，我們在牙畜村还了解到，三十二戶当中有三十一戶改建了房子，有十二戶买了公社工厂造的西式木床，每張二十五元到三十元，其中六張是公社成立后买的。其他的也有較簡單的板床、架床，地板和床不分的現象已經不再存在。

看了“龙子村”的变化，看了老超支戶、老缺粮戶的变化和原来生活已上升戶的繼續上升的情形，以及牙畜村的購買力提高的情况，現在，再补上全公社的一些統計材料，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信用社存款戶已有三千七百三十一戶（比全社戶数多，是因有些夫妻或父子各立一戶），其中新增的九百一十戶，平均每戶存款十六元。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六月（公社成立前），存款余額是三万八千二百二十元；一九五九年同期（公社成立后）存款余額增至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元。福安大队一九五八年底有存款余額四千元，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已增到二万多元。同一时期，番茅大队存款戶从六百六十戶增到八百六十五戶，存款从八千三百二十二元增到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一元。以前，全社有超支戶八百四十戶（占百分之二十六），現在一戶也沒有了。

四位“瘟神”上了天

公社化后的一年間，黎族人民在生活中發生的变化，还有一件比較突出而且对少数民族又特別要紧的事是：医疗衛生工作的大跃进。这是民族地区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历年来，人民政府都动員了不少人力和财力，設立許多医疗机构，在治疗和防止流行病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績。公社成立后，由于政社合一，公社把衛生工作抓起来，不再象过去單靠衛生部門了，一年来更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發展。过去沒有一个衛生院（通什衛生院屬自治州），只有四个衛生所，衛生站和接生站各十四个；現在，已有四个衛生院，十九个衛生所，衛生站和接生站已激增到各六十八个，另新增十三个留产院，九个兒童医院，实现了大队有所、小队有站。由于公社成立后抽調了一批青年和草藥医生受訓練，医务人員已达二百多人。更重要的是：因生产發展，技术改革，从不施肥到大量施肥，这就同时改变了長期未解决的环境衛生和防疫問題。一年来建立了大批廁所和牛栏猪舍，过去村前村后、路头路尾到处是人畜糞便的現象，如今再也看不到了。因为生活改善，衛生条件非常恶劣的船形草房的大批改建。据統計，拆除了船形草房一千零四十四間，挖出屋里垃圾三百多万斤。因为办了公共食堂，不

再象过去煮一顿吃一天、喝冷吃冻了，用小动物馊烂的“喃什”酱再也没人吃了，新鲜瓜菜代替了野菜。所有这些，把疫病、疾病的根源斩除了。再加上开展了几次“除四害”运动，普遍喷了几次D.D.T，流行疫病大大减少了。破除了迷信，不信鬼神，治病也自然不靠鬼神了。不信鬼神，又有了钱，有病就求医。过去初生儿破伤风，死亡率极大，严重危害民族繁衍。黎族人民历史上就流传一句话：“只见女人怀孩子，不见村里小兒跑。”解放前，几乎每一家都是生一半死一半。现在，遍设了接生站、留产院，把破伤风基本上消灭了。一年来已有四位瘟神(瘧疾、天花、霍乱和初生兒破伤風)上了天。

× × ×

五谷丰登，百业兴旺；飢寒不憂，消灾除难；人人幸福，家家乐和；旭日东升，欣欣向荣。这就是五指山区黎族乡村的新面貌，这就是人民公社一年来开的花结的果。

一九五九年九月

①“合亩制”——“合亩”是意译，不尽恰当，但这名词已流行。“合亩制”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目前仍未作最后结论。据科学院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初步提出的意见，认为虽然还保存着原始家族公社的残余，但已经属于封建社会。据调查，到解放时，“合亩制”已出现三种类型：(一)由直、旁系亲属组成并有个别外来户的“合亩”，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公有制，产品平均分配，有较明显的家族公社的因素。这种“合亩”占少数，并产生了剥削，“亩头”少劳动或不劳动，所收“稻公”“稻母”已不少。所谓“稻公”“稻母”，是收获时留出一部分谷子，名义由“亩头”保管，实则是归自己，原有宗教色彩，已变成剥削。(二)仅仅保留“合亩”形式，内容已经完全是剥削性质，生产资料完全私有，“亩头”依靠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剥削“亩众”。

(三)由父子、兄弟组成的“合亩”，户数只有三、五户，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有的甚至不分配产品，各户按需要分别消费。这种“合亩”已日益分化，有的已成单干户。

②“龙公”、“龙子”黎语原意是“主”和“奴”或“富”和“贫”。在群众观念中，“龙子”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龙子”有几种情况：具有家长奴隶性质的；具有封建剥削性质的；具有雇工性质的；相当于“义子”性质的。有一部分“龙子”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龙公”是世袭的，有的“龙子”几代不能翻身。除“义子”性质的以外，都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且比普通“亩众”受剥削的程度还要深重。

③“刻箭为约”——“龙公”收“龙子”时，在箭上刻记号为约，各执一支，以示永不变心，世代相承，否则死于箭下，带有迷信色彩。

一个最貧困地区的改变

——記广东罗定素龙人民公社——

路 光 章 国 栋 王 志

素龙人民公社过去是广东省罗定县的一个历史性的重灾区。这个地区，只是在合作化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但仍没法完全摆脱十分貧穷落后的境地。可是一出现了人民公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灾难貧穷的面貌就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一切已是欣欣向荣、焕然一新了。

生产、生活水平显著地提高了

素龙人民公社是由四个大乡的三十四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的。全社有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七户，六万零八十二人。这个公社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丘陵起伏，地势高亢，水源奇缺，“三天不雨一小旱，五天不雨一大旱”。在全社七万二千七百多亩耕地中，解放前只有五百亩是有水利设施的，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田都是“望天田”，有二万四千三百多亩是崗頂田和坡田，这些田有时旱得連青蛙喝的水都没有，不是荒蕪就是失收。

这里过去水土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到处是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黄土山和石子地。土地瘦瘠，土層一般只有二、三寸厚，好一点的塌田也只有四、五寸厚。大水一来，山上的黄泥水就滾滾而下，成片的稻田便被黄泥淤积，大雨过后又干旱龟裂。“下雨滿田糟，天晴一塊鉄”。几年来全社地区因山洪冲刷而形成的黄泥田，就有一万七千五百多亩。全社还有一万五千五百多亩旱地，这些旱地更是瘦得可怜，一些社員說：这些地是拉屎都不長蛆的。

在这个地区，不論是解放以前或是解放以后，几乎是年年要鬧灾，生产、生活水平之低真是使人难以想象。解放以前，稻谷亩产量平均只有一百八十斤。广大群众通年喝粥，群众描述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說：“喝粥管水飽，一天三渡太平洋。”在一九四六年遇到大旱时，情况就更严重了。那时因飢餓而死亡的，现在所知的就有三千零二十九人，上杜、巽令等七个自然村，那时全村都逃亡了。人們想起那种“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千村薜蘿人遺矢，万户蕭疏鬼唱歌”的悲惨景况，依然心惊肉跳。

解放以后，特别是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群众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合作社的規模小、范围窄、人少势弱，因而灾区的面貌依然沒有能够根本改变，生产、生活的水平依然是很低的。一九五七年稻谷的产量提高到平均亩产三百五十六斤，但口粮仍然不能自給，每年还要国家供应四、五百万斤粮食；直到一九五八年的上半年，国家还供应了三百八十多万斤。一九五七年由合作社分配給社員的口粮，平均每人只有二百五十五斤（包括杂粮折谷二十斤），由国家供应的口粮平均每人七十七斤。每年都有百分之五、六十的戶要超支，国家每年也要拿出大批的生活貸款和救济款。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这两年，国家發放的生活貸款就有十六万八千多元，發放的救济款有十一万一千多元，全社地区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戶要依靠国家救济来維持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男劳动力大批外流。多少年来

就流傳着“沒有羅定老，碼頭開不了”，“沒有外來錢，養不活素龍人，沒有外來米，素龍人就沒飯吃”，“山上不長草，黃泥往下倒，肚子吃不飽，兩腳向外跑”這樣一些說法，這是對過去生活的真實寫照。據調查，在一九五三年（合作化以前），外流的勞動力有八千五百多人，占了主要男勞動力的百分之八十多。這種情況到合作化以後仍然沒有完全改變。當時社員的收入中，還有一半是靠外出收入的。

在這樣一種災難重重、貧窮落后的地區，能不能辦好人民公社呢？這是曾經有人懷疑過的。在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運動展開的時候，就有人懷疑說：“龍是天上飛的，泥鰍是泥里鑽的，怎么也上不了天！”可是人民公社一出現，就以它的無比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使災難貧窮的面貌起了飛躍的變化。

全社一九五九年早造各項生產的總值共達一百三十七萬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相當於一九五七年全年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五。稻穀的產量，全社一九五九年早造的總產量達到一千三百八十多萬斤，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三，有十個大隊翻了一番到兩番多。全社一九五九年早造畝產量平均達到了三百二十一斤，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二點五，有十個大隊翻了一番到二番多，全社沒有一個大隊是減產的。如大甲大隊一九五八年早造每畝只收了九十八斤，而一九五九年早造每畝收了三百斤。雜糧的產量提高得更快，全社一九五九年早造雜糧總產量達到了一百二十萬斤（折穀），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四倍多。這裡的產量數字同那些先進地區相比較，當然还是很低的，但這裡却是亘古未有的。由於糧食生產的迅速增長，現在不僅不再要國家供應口糧，而且一九五九年早造還為國家提供了商品糧三百八十四萬多斤。社員的口糧數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九五九年早造平均每人分得口糧一百四十四斤，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相當於一九五七年全年口糧的百分之六十一。如果以一九五八年晚造和一九五九年早造作為一個年度計算，同一九五七年相比較，稻穀的平均畝產量則翻了一番多，總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七十四，分配給社員的口糧數量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八，比一九五六年提高了一倍，實際為國家提供的商品糧食有六百一十三萬多斤，比公社化前翻了一番。社員歌頌說：“沒有共產黨，難得建家鄉；沒有人民公社，難得有余糧。”

公社化以前，在糧食生產上還不能滿足最低口糧需要的情況下，多種經濟的發展是根本談不到的。過去這裡只是有一些小量的畜牧業、小的魚塘和一些零星的副業生產。這些生產的收入，一九五六年只占農副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一點五，一九五七年占百分之十二。而在公社化以後，由於公社的規模大、範圍廣，糧食生產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小型工業生產和多種經濟也開始有了發展。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多種經營的生產收入，即已達到了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發展特別快的是小型工業生產。這個公社原有的四個大鄉，過去只有國營的一個榨油廠，而在公社化之後，公社和生產大隊就已經辦起了農械廠、化肥廠、水泥廠、車針廠、制藥廠、鐵木廠、磚瓦廠共二十五個，正在興建和即將投入生產的還有三個。這些工廠的建立，有力地支援了農業生產，特別是解決了過去當地農民修理、購置農具的困難，從建廠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底止，修理各種農具有五萬三千多件，制出禾鏟六萬九千多張，鋤頭四百多件，犁八百八十多件，鏟六百七十多件，糞箕五千八百多担。

由於生產的迅速發展，社員的生活也有了十分顯著的改善和提高，長年累月奔波而連最低生活需要都不能維持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雖然生活水平還不高，但開始有了一個穩定的生活，而且正在走向更加美滿的未來。人們已經看到的第一個顯著的變化是社員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依靠國家貸款和救濟過活了。一九五九年早造每人平均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生產隊經營的收入分配部分，還未計算在內），相當於一九五

七年全年的收入，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戶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收入，全社沒有一戶收入減少的。第二个显著的变化是超支戶減少。一九五九年早造分配后，全社只剩下百分之八的超支戶，这些戶一部分是家中有劳动力外出，一部分是困难戶，都已經得到了安置。現在向社借支的人几乎沒有了，而且有九千八百多戶开始有了存款。借錢排長龙、拦路借錢的現象，已經成为人們对比今昔生活的历史資料了。第三个显著的变化是生活消費水平大大提高了。如潭井大队，据对二百二十二戶的調查，公社化以后到現在共做了新衣服九百四十件，每戶購置了平均价值十二元七角的日用品，每戶平均吃的“三鳥”(鷄、鴨、鵝)有七点五只。而在过去吃不飽飯的情况下，是很少有人添置新衣服、購置日用品、杀鷄买肉吃的。也正是由于人們的生活改善了，稳定了，因而外出的劳动力有三千五百多人已自动回来了，沒有回来的还有一千六百人，这些人的家屬已紛紛写信，日夜在盼望着他們回来。現在是人人一心向社，安心生产，沒有人再願意出去了。这个变化，在这里可以說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呀！

人民公社所带来的变化，当然不止这些，而且这些变化也仅仅是开始，但它已經使广大群众享受到了人民公社給他們带来的显著的巨大利益。“办公社，上天堂，缺粮地方有余粮；想过去，餓断腸，看現在，魚米乡；毛主席，象爹娘，为民造福万年長！”这是广大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亲切的歌頌。

制服了旱灾和水土流失

旱灾和水土流失，是这个地区的两大致命敌人。过去多少年来，人們受着它的危害而无法制服它。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把这两大敌人基本上制服了。

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在党与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这个地区也曾經修建了一批山塘和水庫，使这个地区的生产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終究由于合作社的規模太小，力所不及，一些带有关键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搞不了，而且不能統一合理地使用水源，因此，仍然不能解除旱灾的威胁。在一九五七年冬季大兴水利之前，在全社七万二千七百多亩耕地面积中，有水利設施的有二万五千八百亩，但水源充足、能基本上战胜旱灾威胁的（抗旱能力在三十天以上）只有二万零五百亩。真正制服这个地区的旱灾的危害，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季打破社界、乡界，組織大协作，大兴水利开始的。大干了一个冬春，共做了二百八十八万个土方和五十万个石方，开了二百零一条大小渠道，新筑了三百七十六个大小山塘，接通了全县性的大型水利引太工程，引来了相隔八十多里的太平河水，并与金銀河联合水庫联結起来，采用“長藤結瓜”的办法，将一千一百八十九个山塘、水庫互相串联起来，組成了一个“塘联庫(河)，庫(河)联塘”的农田水利灌溉網。公社化以后，又由公社投資六千六百元，用二十五万个工，建成了白泥坑和水升平两个能灌溉九千五百多亩耕地的水庫，和一个能灌溉四千多亩耕地的双东排灌站。所有这些水利工程，都是規模小的高級社所难以举办的。現在全公社能灌溉的面积已有六万三千四百四十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其中能自流灌溉的面积有五万零五百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而且有了充足的水源。公社化以后，在公社的統一规划和领导下，还解决了历史上难以解决的搶水、爭水的糾紛和矛盾，做到了統一合理地使用水源。潭井大队一个田間管理員說：“过去合作社規模太小，象是床底下使斧头，有力沒法使，現在你不開水，人家也給你放水来了！”多少年的干旱地区，現在变成了“吊死雷公不怕旱，村前村后水唱歌”了。

水土流失現在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治(也只是今后二、三年的事情)，但已經基本上控制住。公社化以前，各小社也曾經开了一些黄泥圳、环山沟和谷坊(小的拦沙壩)，以控制黃

泥水对农田的冲刷。但因为沒有统一的计划和领导，小社与小社之間，經常因为双方利害关系而發生糾紛和矛盾，你开我不开，我开你不开，沟、圳不能貫通起来，以致不能有效地發作用。如原来的崗咀小社，有五百多亩田在上宁小社的下游，經常受到黄泥水的冲刷，要求和上宁小社联合开圳，但因上宁小社的田不受浸，所以他們不願开；崗咀小社要自己开，上宁小社又不讓出他們的地。这样，双方就經常鬧糾紛，几年来也沒有开成，以致几百亩田每年每亩只收百把斤粮食。而在公社化之后，这些矛盾便迎刃而解了。在公社的統一計劃领导下，又新开了万余条沟，把上田与下田的沟完全貫通起来，原来受黄泥水冲刷的一万七千五百多亩田，已有一万五千多亩基本上解除了威胁。这也是这个公社一九五九年获得迅速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三和、大攬等六个大队，原来有一千一百四十九亩田，被黄泥水淤积成一个大草塘，三年两收，亩产不到百斤，而一九五九年一造每亩就收了二百六十八斤，大草塘变成了大谷倉。現在公社党委又計劃在一九六零年的春季，大开梯田，綠化荒山。这样，不用很久的時間，就可以从根本上制服水土流失的危害了。

协作带来了生产、思想双丰收

相互协作，是这个公社所以能够迅速改变灾区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协作之風，現在已不仅限于生产上，而且进一步發展到生活上；它不仅在生产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而且也带来了人們精神面貌的变化。現在，它已經成为人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东西。

究竟协作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远的不說，只拿公社化以后的一些协作的事实，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社化以后，在公社的統一計劃、领导和相互間的协作下，調整了大队与大队之間的二千八百九十七亩插花地，使远田变成近田。看来这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在合作社时是寸土不換的。只是有了公社，有了协作，这問題才解决了。这对改变低产落后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赤泥大队过去有四百六十亩插花田在其他六个大队，远隔五、六里路。社員說：“过去耕这些田，插下就不管了。”有的說是“两到田”，就是插秧和收割时才到田里去一趟。現在社員說：“一出大門就是田了。”調整之后，这些田施肥多了，耕作也細致了，这些田一九五八年早造每亩只收一百多斤或二百多斤，一九五九年早造就收了二百多斤或三百多斤，有三百五十多亩产量翻了将近一番。一九五八年晚造，公社組織了一次消灭三类禾的万人大协作，使三类禾迅速改变，因而获得了大面积的平衡大丰收。六梨大队，人少田多，在九百亩晚稻田中，就有八百亩因缺肥而生長不好。但这个队在其他大队的支援协作下，平均每亩收到四百零五斤，比一九五七年晚造亩产一百五十斤，翻了将近两番。潭井大队在一九五八年晚稻剛剛灌漿时，突然發生刺枝虫害，几天之內蔓延到一千一百多亩，来势甚凶。当时公社立即組織了六千多人进行支援，在两天內捉到了二万多斤虫，扑灭了虫灾。現在社員回忆起来还十分感动。他們說：“不是人民公社，半年的辛苦就算完了。”在一九五九年的晚造插秧时，公社又組織了八个大队、一万零三百人和一千二百九十六条耕牛进行了相互协作，使插秧落后的队赶了上来，全社在立秋前十天就全部插完了秧。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在公社的领导下，按照等价交換的原則，又組織进行了口粮、谷种、畜牧种苗的相互协作。全社有十二个大队，調出谷种八万四千斤，支援了六个缺种的大队；有七个大队調出了口粮十七万一千斤，支援了七个缺粮的大队；有五个大队調出鷄、鴨、鵝苗四万三千只，支援了十七个缺乏种苗的大队。从而使一些在生产上和生活中有困难的大队，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生产。如古响大队，当他們正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其他大队給他們調来六万三千斤口粮和谷种，还有几百只畜牧种苗，公社农械厂又日夜加工，給他們赶制了一批农具，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因而早造稻谷亩产量翻了一番多。一九五九年全社二十

四个大队中，除了六个大队的早造稻谷总产量增加幅度较小(但也在百分之十六以上)以外，其余大队比一九五八年同期都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五九年生产的平衡發展，是和相互协作分不开的。

通过协作，不仅在生产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增强了社员的集体观念，密切了相互间的关系。一九五九年素龙大队支援六梨大队晚造插秧时，社员们说：“六梨和我们是一个公社，他们的生产搞不好，也就是我们的生产搞不好。”涌表大队，原来计划抽三百人支援赤泥大队插一天秧，当时有些干部还怕社员不愿去，但第二天却去了一千二百多人，一直插了两天秧。这两个大队过去曾经因为争水而打过架，长期以来，两个队的一些社员见面不說話。但通过协作，双方都亲如一家了。赤泥大队的一些社员自动邀请涌表大队的社员吃饭，涌表大队的社员表示：“你们以后生产上有什么困难，讲一声就行了，我们一定来帮忙。”社员普遍反映：“过去相邻争吵多，公社一家和睦多。”

可以肯定，这种协作之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将会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会显示出它的更大的作用。

生活有保证 人心向公社

公社化之后，素龙人民公社就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很低、很贫穷的地区，有没有可能在贯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供给制成分呢？结论是：越是生产、生活不稳定，越是贫穷的地区，就越需要有一定的供给制成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群众是衷心拥护供给制的，而且在改变这个地区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这里，过去男劳动力大部分是长年外出谋生的，可是现在他们自动地回来了。为什么呢？现在有得做，有得吃，生活安定，不愁超支。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发展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供给制，基本上消灭了超支户，使得所有社员都有了可靠的生活保证。双东大队的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员说：“要是没有供给制，生活不能解决，绑也绑不住我，一定还要出去。”过去劳动力所以大批外流，根本原因是这个地区的生产落后，不能吃饱饭。同时，也正是由于男劳动力大批外流，很少人从事农业生产，因而生产也就长期不能发展。而生产越不发展，劳动力也就越向外跑，以致形成了这个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劳动力大批地回来了，这就进一步促使这个地区更迅速地改变它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四福大队胜洋岗生产队（原来是一个合作社），全队八十九户，过去就有七十四个男劳动力外出，使这个社变成了“妇女社”。因为没有男劳动力，耕作十分粗糙，产量很低，一亩只收几十斤。一九五九年的情况就不同了。外出的七十四人，回来了七十三人，由于人手多，耕作细致了，因而每亩一造就收了三百斤。

那些人少、劳力多、劳力强的社员，会不会赞成保持一定的供给制成分呢？这个社一九五九年早造分配，没有人比以前减少收入。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如果不实行这种分配制度，劳动力还是要大批外流，许多人不安心在这里积极生产，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增产，自己的收入也就不会增加。正如有的社员所说：“塘里鱼多我也多，塘里鱼少我也少。”

公共食堂、托儿所好处大

公社化以后，素龙公社的各个生产队，普遍地办起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但是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究竟能不能办得好呢？事实证明，可以办得好。

从赤泥大队的松朗生产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共食堂、托儿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

抗洪救灾創奇迹

——記广东增城石滩人民公社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新华社广东分社

增城县的石滩公社，地处广东省东江下游。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公社化以来，由于大兴水利，多施肥，实行合理密植，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單位面积产量逐年遞增。晚稻由解放前最高平均亩产量一百八十斤左右，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二百八十五斤；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的第一次晚稻，更跃进到三百六十斤，比解放前的最高纪录增产約一倍，較一九五七年也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一九五八年晚造，农、林、牧、副、漁各項生产和社办工业，都有很大發展。由于生产急速發展，社員富了，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純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五成以上；公社也富了，到一九五九年五月底，积累資金近三十五万元；卖給国家的余粮也多了，一九五八年晚稻收获后，整个公社除留足口粮、种子以外，卖給国家的余粮（包括小部分公粮）达到一千几百万斤。

一九五九年石滩公社的早稻，經過深翻、密植，辛勤經營，到六月上旬黄熟的时候，公社党委估計每亩至少可收三百斤，农民欢天喜地，磨镰刀，騰倉庫，准备丰收。想不到天有不測風云，这里和整个东江流域一样，从六月十一日起，日夜暴雨，江河泛濫，山洪齐發，洪水漫过所有堤圍，象千万只脱籠的猛兽，扑向村庄、田野。三、四日内，石滩公社一带洪水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一点八米，絕大部分地方洪水深达五米至七、八米，淺处也有二、三米。全公社五万七千七百八十多亩早稻，浸死五万零二百九十多亩；一百五十八个村庄，被淹浸了一百四十八个；全公社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間房屋，倒塌了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六間。石滩公社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人們都記得，一九四五年七月一場稍大点的洪水，农民死的死，逃的逃，卖兒卖女，家破人亡的不知道多少。麻車村灾后短短两、三个月，就有木村农民二十六人，外村农民一百五十七人被餓死。田厦村一百多戶，除六戶外，都逃荒去了。石厦村卖兒女的有一百多戶。一九五九年这样大的洪水灾害，要是在旧社会，簡直就是到了“世界末日”。但是在今天，有党的領導，有公社，洪水就不能为所欲为。石滩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發揮了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圍广，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等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現有人力、物力的潜力，在国家和解放軍的大力援助下，有效地抗击了洪水，大大縮小了灾害。而且在灾后很短的时间內，就消灭了灾情，恢复了生产，安定了群众生活。这不仅在旧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在新社会，也不能不說是一个奇迹。

护堤保衛战

石滩公社的地势，象一个向南敞开的簸箕，三面环以高亢的丘陵，中心和南面低洼，东江、增江、西福河在这里匯合，形成水網。解放前，不修水利，防澇防洪的堤圍又少又小（一村一堤或几村一堤），殘破不堪。低洼地区一片汪洋，一年有八个月浸在水中。一九四九

年底解放后，党就领导人民动手解决水利问题，年年修建几十万土方的水利工程。到一九五五年春天，完成了所有旧堤圈的加固、加高、加厚工程，更以大力新建成了增博、西福两条大堤圈。增博大堤圈底宽三十米、高七米、长二十八公里，将石滩公社东部地区绝大部分分散的矮小旧堤圈包起来。西福大堤圈底宽二十五米、高五米、长十八公里，将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分散的矮小旧堤圈包起来。两条大堤象两道城墙，威风凛凛地护卫着石滩公社的绝大部分耕地，使它们不再受一般洪水的威胁。但是，一九五九年这样超过历史上最高洪水位一点八米的特大洪水，却使它们遭受到严重的考验。随着水情的恶化，石滩公社展开了一场万分紧张的保卫堤圈的战斗。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这场战斗中看得最清楚。

洪水来得这么凶猛，各个生产大队各自独立地护守本大队的小型的小的较矮、较薄的堤圈是无望的，各个生产大队分兵把守增博大堤圈、西福大堤圈也有问题，因为大堤各个堤段碰到的水情不同，堤圈坚固程度不同，必须按水情、按堤圈坚固情况，合理地安排和调配劳动力，才能有效地保住堤圈。不然，即使九十九个堤段守的好，一个堤段溃决，洪水就会冲进堤圈，使整个大堤的守卫工作全盘失效。石滩公社适应客观需要，那时就像指挥军队作战一样，将全公社二万二千多个劳动力（包括半劳动力）中的一万七千个劳动力，按原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一般为原来的一个高级农业社，下同）的编制，编组成前线、机动、后勤等战斗单位，分别隶属在临时设立的各个指挥部下。公社统筹全局，重兵把守水情最紧张、最易出险的堤段。如增博大堤圈的塘口堤段（在塘口生产大队辖区内）和沙塘堤段（在金兰寺生产大队辖区内）连在一起，长不到六里，受到增江洪水的最大压力，最容易出险。这六里堤段，按当时需要，摆三千人在堤上才能守得住。可是把塘口、金兰寺两个生产大队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开上堤圈，还不到需要数的三分之一。这时，公社便从其他八个生产大队抽来二千一百人，帮助坚守这两个险段。在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的率领下，人们冒着狂风暴雨，日夜奋战，洪水长一寸，堤段高两寸，与洪水争高。守到十四日下午四时，塘口、沙塘险段六里长六米高的堤圈全部漫顶，党发出“人在堤在”的号召，又从增博大堤圈水情较稳的元尾段抽来五百个劳动力，在一两小时内，将塘口、沙塘险段及其附近的八里堤圈顶一律加高半米到一米，将漫顶的洪水挡住。

石滩公社增博大堤圈其他堤段，和西福大堤圈以及其他几个独立的中小堤圈，也象塘口、沙塘堤段一样，都是由于有公社合理地利用了现有的劳动力和物资，组织了卓有成效的护堤战斗，从六月十一日夜間一直守到十四日。多少缺口都是依靠人多势众，依靠灵活的调度，依靠革命热情，用两只手堵住的，堵而复缺，缺而复堵，不知多少次。

守到最后，除一条中型堤圈和三个大水库以外，增博、西福两条大堤圈，和其他六条中小堤圈虽然都没有守住，都漫顶了，但却争取了时间，推迟了洪水的袭击，因而使公社的领导，特别是人民群众有可能更好地动员起来，抢救人命财产，减轻损失。

沒有死一个人

石滩公社充分利用了争取到的每一分钟，到十四日堤圈漫顶溃决以前，不但把留在村庄里的大部分老弱妇孺，按计划从容地转移到安全地区，而且把绝大部分耕牛、贵重财产、部分粮食、一千多亩旱稻抢了出来。到堤圈漫顶，洪水冲进村庄的时候，只有那些从堤圈撤退下来的部分民工，和少数自恃有经验，熟水性，动员几次不肯转移的人，才被洪水围困在残堤、屋顶、树梢和危楼上。这样的人，每村有几十个，多至几百个。随着水情的恶化，抢救人命便成为最紧急的战斗。

当时石滩公社方圆几十里，一片汪洋狂澜，只有船只才能将这些人抢救出来。但是有的

生产大队船很多，有的沒有船。搶救出来以后，到哪里安身也是个問題。这时，公社把全社二十九个生产大队的一千多只小艇全部組織起来，又把省、县、广州市和駐軍、广（州）深（圳）铁路局派来支援的人、船只、車輛、物資、器材，和公社內部工、农、商、学、兵各部門的人力物力，共同組成一个战斗的整体。編在运输队搶救人命的船只，就有电动船十二只，登陸艇三只，軍用橡皮船十二只，大木船一百二十只。有了这样的运输力量，还怕救不出人来么？搶救被困社員的时候，正是房屋大片大片崩塌的时候，党员和干部，不顧性命，出生入死，日夜救人，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党员、干部舍身救人的英雄事迹。許多灾民是从窗口、屋頂、树上，甚至在几丈深的洪水急流中被搶救出来的。到十六日，被困灾民全部搶救出来，全公社五万多人，沒有淹死一个。被洪水圍困的近千头耕牛，也絕大部分被搶救出来，只損失一百二十八头。十六日起，公社已可能用主要力量突击搶救一般公私財物。全公社两万三千多头猪，搶救出一万七千多头；鷄、鴨、鵝五万只，搶救出三万三千多只。

搶救出的人，大部分由本生产大队就近安置到本大队所屬的安全地方，本大队沒有安全地点的，由公社統一安排到邻近的生产大队。对搶救出来的社員的生活，公社派了大批船只，先后送去十几万斤大米，很多小菜、油脂，无偿地及时地供应。国家还派飞机空投了大批餅干、熟米。就这样，在洪水期間的困难条件下，石滩公社五万多灾民，除一个三十多人的生产小队，因逃到孤山上，同生产大队与公社失掉联络，断粮两餐之外，再沒有一个人餓过一餐飯。衛生工作也紧紧跟了上去，病号極少。

堵 口

二十五日左右，洪水繼續退去，公社將社員全部迁回自己的家乡。大部分人的房屋冲毀了，金黄色的稻子浸成一片烂泥巴。但是，石滩公社的党組織和英雄的人民，並沒有被吓倒，並沒有喪失信心。房子塌光了的村，利用旧料搭了一批簡單的瓦棚；房子沒有塌光的，大家挤一挤，几天之內消灭了露宿現象；口粮，由国家包了下来。社員生活做了簡單的安排以后，就立即組織了热火朝天的复堤堵口工作。

中共石滩公社党委的口号是“早稻損失三石谷（三百斤），晚稻要打十二籬（每籬五十斤，共六百斤）”。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晚稻身上。晚稻丰收，靠密植，靠肥料，靠水利。这“三靠”中，水利又具有决定性。但是水利工程，在此次洪水中遭到了極大破坏，晚稻插秧以前，至少要做二十八万土方的工程，才能保証晚稻插秧工作的順利进行。不然，即使先插下晚稻秧苗，下一場大雨，会将晚稻秧苗冲跑，两天不下雨，又会将秧苗旱死。而且为了赶插秧季节，这一工程必須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前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做完。

这二十八万土方工程，主要是增博、西福两条大堤圍，和六条中小堤圍的堵口复堤工程。这八項工程中，絕大部分是几个生产大队共同受益的，有的工程如增博大圍沙塘、塘口段的十几万方的堵口工程，更是十几个生产大队共同受益的。因此，工程的指揮、計劃、动工，都不是任何一个生产大队能够单独决定单独負担得了的。同时，各个大队的工程数量也不平衡。只有在公社統一领导下，統一行动，才能完成这样紧急而繁重的任务。

石滩公社就是利用了公社統一安排、統一組織的优越性，發掘了現有人力、物力的潜力，使水利工程按計劃全部完成了。公社先集中人力、物力修复增博大圍上游的沙塘、塘口两段堤圍，共十三万土方。为了迅速完成这一工程，公社不仅动員了共同受益的上、下游十几个生产大队的四千个劳动力，还从非受益区几个靠山的大队动員了一千八百个劳动力来支援，并且展开了高工效运动，使工程提前完成。然后，公社又将主要人力、物力轉移到下游的紧水河段复堤工地。紧水河复堤工程受益的四个大队中，只能抽出一千零三十个劳动力，但是

要在插秧前完成这一工程，至少需要三千人突击半个月到二十天。这絕非受益的四个生产大队所能完成的。于是公社从非受益区的八个生产大队調来一千八百多个劳动力，支援了半个多月，使工程于七月二十五日按期完成。

复 原

石滩公社，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依靠人們的干劲，按期完成了堤圍修复工程，保证了晚稻按季节插秧。插秧中，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群众自动起早贪黑，做夜工没有煤油，就“跟着月亮走”。插秧工效日日提高，开始全公社每人每日插四、五分田，最后平均提高到七、八分田。石滩公社妇女历来从不下田，近几年开了風气，也只有少数人下田，这回下田的达到三千二百人，还出现了三个每人每天插二亩半田的能手。石滩公社各个生产大队的插秧进度都比一九五八年快一倍左右。不过各个大队每个劳动力負担的插秧亩数，悬殊很大，桥头、上下圍两个大队每个劳动力負担四点四亩，而塘口、元崗两个大队每个劳力才負担一亩到一点二亩，田少人多的大队早插完了，田多人少的才插下三、四成。这时，公社从田少人多已經完成插秧的五个生产大队，先后抽調一千个劳动力，又开动了公社的三部拖拉机，去支援田多人少、插秧进度緩慢的五个大队，使各个生产大队的插秧进度一齐加快，使整个公社比一九五八年提前一个季节插完九万六千亩晚稻秧苗，插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还多几千亩。

石滩公社的晚稻秧苗，因为做到季节早，規格好，地又肥（洪水退去后，留下了一公寸多的油泥，早稻又都烂在田里，土地肥得很），秧苗返青極快，五天到七天，便綠茵茵、活潑潑的了。到八月底，稻苗已長到五公寸，根莖粗壮，叶子又厚又綠，公社党委估計，收割前如再能战胜可能的內涝灾害和倒伏危險，每亩产量可达到四百五十斤左右。另外，据九月一日石滩公社党委的統計材料，現在牛、猪、鷄、鴨、鵝的养殖数，全超过了水灾以前。

現在，石滩公社社員的生活，已經很安定了。居住方面，搬进了稍微高大些的木牆瓦頂房；吃食方面，因为国家取消了水利、插秧的粮食补助，口粮比前一个时期略少些，主要劳动力一天仍能吃到十四、五两大米，蔬菜吃多少有多少，絕大部分社員餐餐有魚吃，全部人口每人每月能吃到四两油、半斤糖。随着公社工业、副业生产的完全恢复，大部分生产大队在水灾以后已給社員發了一次到两次工資，社員家庭副业也發展了，因此社員購買力提高極快。六月份受灾的时候，全体社員的購買力曾从四月份的二十万零四千四百六十多元，下降到十二万八千一百一十多元；但到八月份已恢复和提高到二十六万八千多元，其中棉布一項，七月份比四月份多購了三倍。社員在銀行的儲蓄額，曾由四月份的四万一千一百多元，下降到六月份的二万九千一百多元，八月份也上升到三万零九百多元。灾后一度出現的几种病，已經基本消灭。中、小学，衛生所，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差不多全部恢复了。現在只差房屋沒有恢复。八月底起，公社白天固定三成的劳动力，晚上全部劳动力，用来重建房屋，部分新屋已經建成，春节前将全部重建起来。

互助互利 共同前进

統一調度劳动力，是石滩公社抗洪救灾活动中的基本特点之一。但是，在統一調度劳动力中，如何既照顧公社的統一，又照顧各个生产大队的特点和要求；如何正确处理統一調度中的报酬，都是很重要的問題。石滩公社对这些問題基本上是处理得好的。它尊重生产大队对劳动力的基本所有权利，不到必需的时候，决不調度各个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但是，象抗洪、复堤、插秧这样的工作，不由公社統一調度就不能完成、不能做好的时候，它又坚决地要求各个大队服从整体，照顧別人，按人按时抽調劳动力給公社。当抽調劳动力的时候，公

社党委一般是同被抽調劳动力的生产大队商量的，也照顧到了被抽調劳动力的大队的生产要求和利益。劳动力抽到公社做工，或由公社派往别个生产大队劳动的时候，基本上执行了等价交换原則。譬如六月十一日到十四日各个大队統一抗洪，公社用的办法是，每个生产大队出多少工，由公社統一計算，然后按受益面积分摊到各个生产大队名下，多退少补。七月份复堤的时候，复堤用的工具費，由受益大队支出。非受益大队社員調来劳动时，由国家發給日工資（堵口复堤的所有工資都由国家支出），工資比受益大队高两成。非受益大队社員得到的工資，交給本生产大队，作为本生产大队的生产收入。八月初插秧的时候，前来支援插秧的人，插一亩由受益大队付現金工資一元，犁田一亩七角，耙田一亩五角。这些办法，發揮了公社的積極性，也發揮了大队的積極性；照顧了受益大队的利益，也照顧了非受益大队的利益。执行这些办法的时候，还对社員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原則，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注意到从物質利益上照顧社員。这些办法的效果很好，复堤挑土、插秧的工效普遍提高一倍左右，和这些办法有很大关系。

石滩公社这次碰到百年不遇的毁灭性的水灾，能够把損失減輕到这么小的程度；洪水过后，又能在两个月中把生产恢复成这个样子，这是大家想不到的。石滩公社的人民体会到公社的好处，体会到大集体的好处。在石滩公社，公社的好处从来不曾象今日这样深得民心。經過这次抗洪救灾的鍛煉，公社变得更巩固、更坚强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一个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公社

——广东花县花山人民公社的一年——

張 根 生

花山人民公社是广东省唯一的試驗性質的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公社。

提到这一点，还得稍为交代两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整社中，公社召开社員代表大会，討論如何貫徹执行中央关于目前阶段公社的生产資料实行三級所有制，以及实行分級管理、分級核算的指示，經過三、四次的反复研究，社員們都一致主張实行以公社为基础的三級所有制。中共广东省委知道了这件事，經過考虑，决定批准花山公社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作为試驗，研究一下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半年多来的事实証明：花山公社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对于促进生产的發展有巨大的作用。

三級經濟如何划分

在花山公社，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級的經濟划分大致是这样的：公社所有制部分，主要是公社直接經營的各項企业，如工厂、拖拉机站、运输队、茶山、魚苗場、畜牧場等。如果以一九五九年全年計算，預計由公社直接經營的生产的純收入約占全社工农业純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如果以公社建立以来的一年計算（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公社直接經營的工业企业和临时工业原料生产由于在头几个月里的收入比較多，一年的純收入共达到二百五十六万元，占全社工农业純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七。农业生产和大部分畜牧业生产以及分散的副业生产，主要由各生产大队經營，收入也主要是归大队所有。但是，公社可以統一調撥和分配一部分产品，具体办法是，公社根据各大队的劳动力和土地情况，規定水稻、花生、甘蔗、黄烟、生豬、“三鳥”（鷄、鴨、鵝）等六項农业和副业产品的包干上調任务（不另上繳公積金）。一九五九年由大队上調的产品預計共折合人民幣一百一十万元，約占全社工农业純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占各大队农业和牧业純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公社負責撥付上述六項生产項目的生产成本，一九五九年应撥給各大队的生产費用达到五十九万三千元（占上調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九）。公社还負責統一發放基本工資，每月每个劳动力平均二元到三元，一九五九年全年公社应發放工資六十多万元（一月到九月，已撥下五十二万多元）。公社下撥給大队的錢比大队上調給公社的錢还要多十五万多元。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是否会削弱公社的集体經濟呢？事实說明这样做的好处很大：第一，公社可以根据各大队的土地和劳动力負擔情况，在不影响农业的原則下，抽調一批劳动力，發展公社的工业、畜牧业等，为公社創造更多的財富，促进公社集体經濟向前發展。一年来，公社的公共积累已經达到一百七十八万元，占全社工农业純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其中公社的固定資產就达到八十四万元。第二，公社保証按月發工資，保証农业生产的資金需要，

不但迅速帮助了穷队，而且使富队也增加了收入。第三，生产大队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發揮。公社分配給大队的上調产品任务，是根据各大队土地、劳动力、作物安排等情况，采用包干办法分配的，大队在完成上調产品任务后，其余部分产品和其它不屬上調范围的产品，全归大队所有。大队負責供給社員口粮，补充一部分工資，兴办队內小規模的基本建設和福利設施。因此，各大队之間收入水平的差別还是予以承認和保留的。

大队对生产小队則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額奖励制度。大队經營以外的零星小量的生产項目，由生产小队經營，如充分利用小塊零星土地，种植杂粮，瓜菜和經營一定的畜牧业等等。

一年来的实践証明，花山公社所实行的这种制度，是适合这里的具体情况，符合生产發展的需要，因此干部和群众人人滿意，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發展。

盼望了好久的公社建立了

花山公社是由花县的平山、两龙、花城三个乡、八十八个高級农业社共同組織的，共有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三戶，六万零二十人。

解放前，平山、两龙、花城等乡基本上都是土地瘦瘠、干旱缺水、人多田少的地区，十年九旱，生产極不稳定。加上地主阶级的殘酷剝削，造成灾荒連年，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外出謀生。解放以后，这里逐步修建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挖井抗旱，生产得到了發展，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結束了解放前那种顛沛流离、飢寒交迫的苦難岁月。然而，由于高級社的經濟力量仍然有限，一个乡里边有几十个农业社，各立門戶，分散經營，不能在較大的范围內統一組織人力、物力，兴办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徹底解决这一带广闊农田的用水問題。各乡各社虽然也修了一些山塘和灌溉渠道，但是水源都集中在山区的花城乡，很不充足。一遇到天旱，上游有水也不願意放到下边来，上、下游經常發生用水矛盾和爭執，而且，三个乡还有两万多亩稻田的用水根本无法解决。因此，生产不稳定的状况仍然不能徹底改变。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年，这里又連續遭受了旱灾和虫灾，使生产和群众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三个乡虽有較为丰富的地下資源，但是，农业社沒有力量全面發展各种副业和充分利用这些地下資源，兴办工业。如原花城乡的石灰石很多，但是缺乏劳动力、技术和煤；两龙乡有煤矿，但是缺乏劳动力和技术；平山乡則有劳动力和技术，但是沒有矿藏，也不能發揮作用。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三个乡的干部和群众都深深地感觉到，要修好水利，根除旱患，開發資源，發展工业，使工农业生产全面大發展，不断提高农民生活，仅靠农业社的力量就不够了，必須在更大的范围內联合起来。

一九五七年冬天，这三个乡的农民开始冲破社界、乡界，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修建了芙蓉嶂等几个較大型的水庫。在这个互相协作、大搞水利的高潮中，又掀起了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这一大跃进的形势，又要求各乡和各社更好地組織大协作，否則，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發展，影响生产的全面跃进。于是，这三个乡的干部开始考虑并大社的問題。党中央發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以后，这里便成立了人民公社。

作为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花山公社，在建立后的一年当中，情况是怎样的呢？

面貌改觀，农、林、牧、副、漁五业大發展

花山公社一建立，集体經濟的發展便非常迅速，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公社經濟，因此这个公社在公社、大队、小队三級所有制中，公社所有部分所占比例較一般公社要大。这样就更能 在較大的范围內实行統一領導，統一經營，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可以更多地

兴办以前高级社时期所不能办的各种事业。结果，这个原来干旱贫瘠的地区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面貌，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大发展。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的一年中，工农业纯收入共达到六百一十六万元，比前一年的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如果只从一九五九年算起，一月到九月全社工农业的纯收入达到三百二十一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纯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粮食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从一个长期缺粮区，一变而为余粮区，还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企业，奠定了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为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实现农业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为什么成立了人民公社，花山的生产就能够全面大发展呢？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公社成立以后，大兴水利，彻底消灭了旱患。公社一成立，马上就组织了全社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劳动力，约七、八千人，与其它公社合作，经过三个多月日以继日的战斗，完成了一条长达二百里的流溪河引灌工程。同时，公社把原有的山塘、水库和新修的引灌渠道联结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并且由公社直接管理几个大水库，统一分配和调节用水，彻底解决了上、下游用水的矛盾。现在，花山公社已经是什么时候用水，什么时候有水。全部耕地都有六十天以上的抗旱能力，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稻田做到了自流灌溉。

水利问题的解决，保证了生产的稳定，同时又可把过去每年用在抗旱车水方面的大批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解放出来，转移到改良土壤、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和投入工业、副业生产上去。

公社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安排，对合理利用土地，充分发挥土地潜力，也有很大作用。在公社化以前，这里的土地的利用是不够合理的。由于合作社的规模较小等条件的限制，水稻区（土质较好）的水田没有充分用来种水稻，而经济作物区（多是沙质土）又不能多种一些经济作物，因此，使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从一九五九年早造开始，公社即根据各大队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适应各地区的特点，对土地作了初步规划和较为合理的安排。例如对水稻区适当增加粮食任务，多发展粮食；对经济作物区则适当减少其粮食任务，多发展一些经济作物。适宜于发展畜牧业的安民大队，则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设成为公社的畜牧业基地。公社根据生产队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在生产费用、劳动力、物资分配、上调任务等方面都作了统一的合理的安排。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进行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有可能逐步划定不同作物的耕作区，充分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

公社成立后的大协作，也是需要着重提到的。人民公社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在农业合作社之间，由于生产上的分散经营而造成的互不协调，甚至遇事互相牵扯的现象。在公社统一的经济组织内，大家利益一致了，加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密切了。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互相协作、共同前进、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大大发扬。在这个基础上，有了公社的统一领导，就可以更好地、更有计划地组织人力、物力的大协作，及时解决生产中碰到的困难，推动生产的发展。除了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大修水利、大搞深翻和改良土壤运动中普遍组织了大协作之外，在一九五九年经常的生产中，也不断地发挥了互相协作的精神。例如一九五九年早造插秧，大珠管理区有五个大队插秧较晚，后来由其它管理区抽出五、六百人支援，保证了全社的秧苗都能提早插下。夏收时，永乐大队的禾苗成熟早，因为雨水影响倒伏多，急需抢割，公社就从早稻成熟较迟的平山和两龙抽调三百多个劳动力去支援，使那里的早稻能够及时收起来，减少了损失。晚造播种时，两龙管理区缺少良种，就由花城管理区给他们调剂了一万八千斤优良种子。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早造受到洪水袭击期间，这种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共产

主义風格表現得更为突出。六月間，鉄山大队沙河堤曾有好几次發生崩塌，洪水直往大珠地区冲击。过去遇到这种情况，鉄山地区的农民是不願意出动搶修的，因为洪水对他們并无損害，可是現在的情况就不相同了，他們曾多次出动大批人力同大珠地区社員合力搶險复堤，及时制止了洪水灾害。洪水退后，受灾戶又受到非灾戶的热情关怀和支援，有很多社員自动讓出房子，献出衣服、被子、蚊帳等帮助受灾戶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这种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是十分宝贵的。

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集体經濟的强大力量，为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創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高级社时期，許多农民对实现机械化是半信半疑的。有的社員甚至說：“实现机械化不是我們这一辈子的事！”公社成立以后，集体經濟發展很快，不到几个月就从自己积累的資金中拿出十五万多元購置了十三台拖拉机，建成了公社拖拉机站，同时还購置了七部大汽車、三十二輛馬車，組成了一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相結合的运输队，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公社的拖拉机站，在一九五九年的夏耕中已开始發揮作用。拖拉机为各生产队耕的土地达到九千多亩，节省了大批劳动力，縮短了备耕時間，而且質量很好。

花山公社的社員現在所希望的是如何进一步实现机械化。他們计划在冬耕中要使一半的耕地用拖拉机来深翻，还计划在二九五九年冬天和二九六零年春天，再增添一批拖拉机和运输汽車，修建几个小型水力发电站，进一步增加机械厂的設備。毫无疑问，随着公社經濟的不断發展和壮大，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也将不断增大。花山公社有了这样强大的經濟基础，只要国家能够供应拖拉机和發电机等，在二、三年內全部实现机械化，是完全可能的。

正是由于公社的无比优越性，而在花山公社來說，又由于它的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巨大作用，一年来，这个公社各項事业都蒸蒸日上。公社不但首先保证了粮食生产的高速度增产，而且使經濟作物、畜牧业、漁业、副业等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發展。在粮食生产上，不但一九五八年的晚造获得了大丰收，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晚造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每亩單位面积产量达到四百八十九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四；而且，一九五九年早稻在遭受了水灾的情况下，总产量仍然比一九五八年早造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單位面积产量每亩达到三百五十二斤，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三个乡完成公粮任务后，要由国家統銷回一百四十万斤谷；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开始做到粮食自給；一九五九年早稻收获后，不但完成了上半年公粮任务（三百二十四万斤谷），而且除了留足种子、口粮和必需的飼料粮外，还出售了余粮二百四十一万斤谷，平均每亩早稻（全社五万多亩早稻）提供給國家的商品粮就有一百斤。此外，一九五九年夏收中花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五点五，提供了商品花生一百万斤；黄麻亩产量增長了百分之八点二；黄烟亩产量增長了百分之五。特别是茶叶生产，比高级社时期有了更大的發展，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公社恢复和增辟茶山九千多亩，茶叶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收入达到一万二千元。

畜牧业生产的發展也很快。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畜牧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养猪已达到一万七千八百头，比公社成立时增長百分之七十五，鷄、鴨、鵝平均每户十只以上，比公社成立时增長一倍以上。公社建立了一个畜牧基地和三处种苗孵化房，解决了社內猪、鷄、鴨、鵝的种苗問題，并且用拖拉机开垦了四千亩荒地种植飼料，解决了飼料的困难，推动了畜牧业的大發展。在这一时期社員家庭飼养业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漁业生产也在人民公社推动下發展起来了。过去这里一向要到外地購買魚苗，往往因为缺魚苗而丢荒魚塘或减少养魚量，因而魚的产量不高，收入不多。公社成立以后，开辟了一个魚苗場，自己培育魚苗。現在，公社所需要的魚苗全部都靠自己解决了，不但把所有的魚塘

都放足了魚，而且把大小山塘、水庫也都变成了魚塘。全社的魚塘已經达到九百八十多亩，預計一九五九年全年可产魚五十万斤左右。

大办工业

农村办工业，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这在高級社时还不能大搞。公社成立以后，很快就过去分散在各乡而不能利用的原料、燃料、技术等集中了起来；同时，由于水利問題得到解决，公社就从农业方面組織了一千六百个劳动力（包括墟鎮上的少数手工业工人）轉移到工业方面来，作为厂矿和專業队的固定工人（占全社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用土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仅投資五千三百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内，便兴建和扩建了四十三个厂矿，包括肥料厂、农具机械厂、小农具制造厂、农藥厂、石灰厂、磚瓦厂、酒精厂、火藥厂、山貨加工厂、陶器厂和煉油、榨糖、造紙、制茶、釀酒、采煤、副食品加工厂等等。另外，各生产大队还兴办了一部分小型的工厂，主要是孵化場、小肥料厂、編制小組、农具修理厂等。

公社工业一年来發展得很快，这首先表現在工业收入和固定資产的增加上。一年来，工业的純收入达到二百五十六万元（包括临时性工业原料收入九十万元），比公社化前一年的純收入增加十几倍。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在一般生产情况下，工业的純收入仍然达到九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六倍以上（另外还有临时性工业原料收入三十万元）。現在，公社直接管理的工业的固定资产已經达到八十四万元。如农具机械厂，建立公社时只有固定资产四万元，現在增加到二十五万元。其次，公社工业的發展还表現在公社工业的技术进步上。农具机械厂生产过程，已經由完全手工业操作进到半机械化了。这个厂已經有刨床一部、鑽床二部、車床五部、螺絲机一部、蒸汽机一部、風車鋸一部，这些机械設備，除了一部車床是县里獎給的以外，其余全部都是自己制造和修配起来的。这个机械厂現在可以制造或修配汽車拖斗、拖拉機下水田的鉄輪、拖耙，以及切薯机和打禾机等，还可以为自行車、汽車、抽水机、畜力車等制造七十多种零件。由于公社工业有了这样迅速的發展，就为进一步發展公社的集体經濟，实现公社的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公社工业的發展，直接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除了为农业提供了将近一百万元生产資金以外，一年来，石灰厂出产的石灰共达到二万一千二百五十吨，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三倍，全部滿足了本公社农田的需要；肥料厂也为农业制造和供应了顆粒肥、混合肥等優質肥料一万四千吨；农藥厂配制出来的大批土农藥，对防治病虫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年来都要从外地組織貨源的竹箕、谷籬、蓑衣、打禾机、镰刀、犁头、鋤头、雨帽等各种小农具和物品，現在由自己的农具厂制造了十多万件，不但做到了全部自給，而且有余。公社和各大队修建厂房、畜牧場和社員修建住房所用的磚瓦，也都是公社磚瓦窑供应的。

公社工业的發展，还支援了国家的經濟建設，供应国营企业大量磚瓦和煤炭等。

改变穷队落后面貌

由于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公社手中又有了强大的集体經濟力量，因此就能够大力帮助穷队發展生产，使穷队逐渐赶上富队。

花山公社全社七十二个生产大队中，原来有二十四个是穷队。这些穷队的生产条件比較差，經濟基础單薄，农业和副业生产發展速度很慢，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比較低，年年要靠貸款来进行生产和維持生活，年年还不清到期貸款，負債較多，总是赶不上富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公社建立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公社集体經濟力量的壮大，为改变穷队落后面貌提供

了物質条件。一年来，公社代各生产大队清还了到期貸款六十七万元；一九五九年几項主要的农业和副业生产，由公社統一發給各大队一定的生产資金，并且根据各大队的生产需要，調撥种子、肥料等生产資料。这样，穷队就不再为生产資金發愁了。一九五八年早造，各大队（原来的农业社）的生产貸款达到四十一万元，而一九五九年早造則完全不需要貸款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社二十四個穷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迅速地赶上或者接近了富队，不同程度地摆脱了經濟落后的状态。原来最穷的西坦大队，全队三百戶，一千一百零三人，每人只有八分田，田又瘦又旱，向来生活貧困。在一九五七年农业社的时候，算是好些了，但是全年还要由国家供应十七万斤稻谷和一万四千多元貸款，平均每戶收入只有八、九十元，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戶超支，超支款达到八千多元。公社化以后，公社和国家大力扶持他們，除了由国家补助二千五百元以外，公社替他們清还了七千三百六十元到期貸款，还为他們解决了生产和生活費七千六百元，并且帮助他們修好了水利，使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五九年这个队的早稻田产量达到三百七十三斤，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产百分之三十一，粮食除了可以自給以外，还出售稻谷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斤；生猪比过去增加八成多，鷄、鴨、鵝增加一倍多。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队平均每戶就分到一百一十多元，沒有一戶超支，沒有一塊錢貸款，社員的生活过得很好，除了吃飽飯外，每个月还可以領到工資。許多社員都感嘆地說：“想不到变得这么快！”

社員生活欣欣向荣

随着生产的巨大發展，花山公社广大社員的生活也呈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花山公社成立以来，一直实行着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則下的“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的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大队每月无偿地供給每人三十斤谷做为基本口粮，其余的口粮部分和工資部分，都是按劳动日分配。大多数生产大队的供給部分約占分配總額的百分之三十，按劳分配部分約占百分之七十。公社每个月發給每个社員的工資，多的时候有五元，少的时候也有二元，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人們几千年来愁吃愁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开始过着无憂无慮的生活。

从公社实行上述的分配制度到現在，只不过一年的時間，农民的生活状况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社員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極其显著的提高。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这一年中，全社每人平均分到七十六元，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五十。全社百分之百的社員增加了收入，而且都是超过过去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無論是穷队或富队，劳动力少的或是劳动力多的，沒有一戶社員减少收入。演澄大队第一生产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队种的經濟作物比較多，原来是一个比較富裕的队，全队四十戶，一百五十一人，一百零一个劳动力，仅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平均每戶就分得一百四十二元，每个劳动力分得五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一倍多。全队社員都增加了收入，有百分之六十的戶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生活的第二个变化是过去高級社所不能解决的困难戶超支問題，現在彻底解决了，使广大貧农、下中农的生活已經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在公社化以前，一般每个大队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超支戶，比較穷的队里超支戶达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五月，全社便有五千多戶农民（占全社总戶数的三分之一）貸款十八万元。“年年为超支發愁”，这是超支戶的共同的心情。公社化以后，由于实行了“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的分配制度，現在全社不仅沒有一戶超支，而且有不少原来的超支戶开始存起款来了。第三个变化是社員的消費水平大大提高。据公社商业部門統計，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日用百貨的銷售額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特別是棉布、毛巾、汗衫、背心、衛生衫褲

的銷售量都增加了一倍到几倍。許多原来的貧农、下中农，特别是困难戶，在公社化以前由于經濟困难，是很少做新衣服穿的。現在情况不同了。無論原来是中农或貧农，富裕戶或困难戶，都普遍購買新衣服穿了。如永乐大队社員紹鳳，全家七口人，有两个劳动力，过去年年超支，七八年来沒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公社化以后，他不再为吃飯操心了，用每月領到的工資，买了六套新衣服，三件衛生衣，三双鞋，一个热水壺。农民的衣着也开始講究起来了，購買花布、花床單、綢緞等等，已不再成为奇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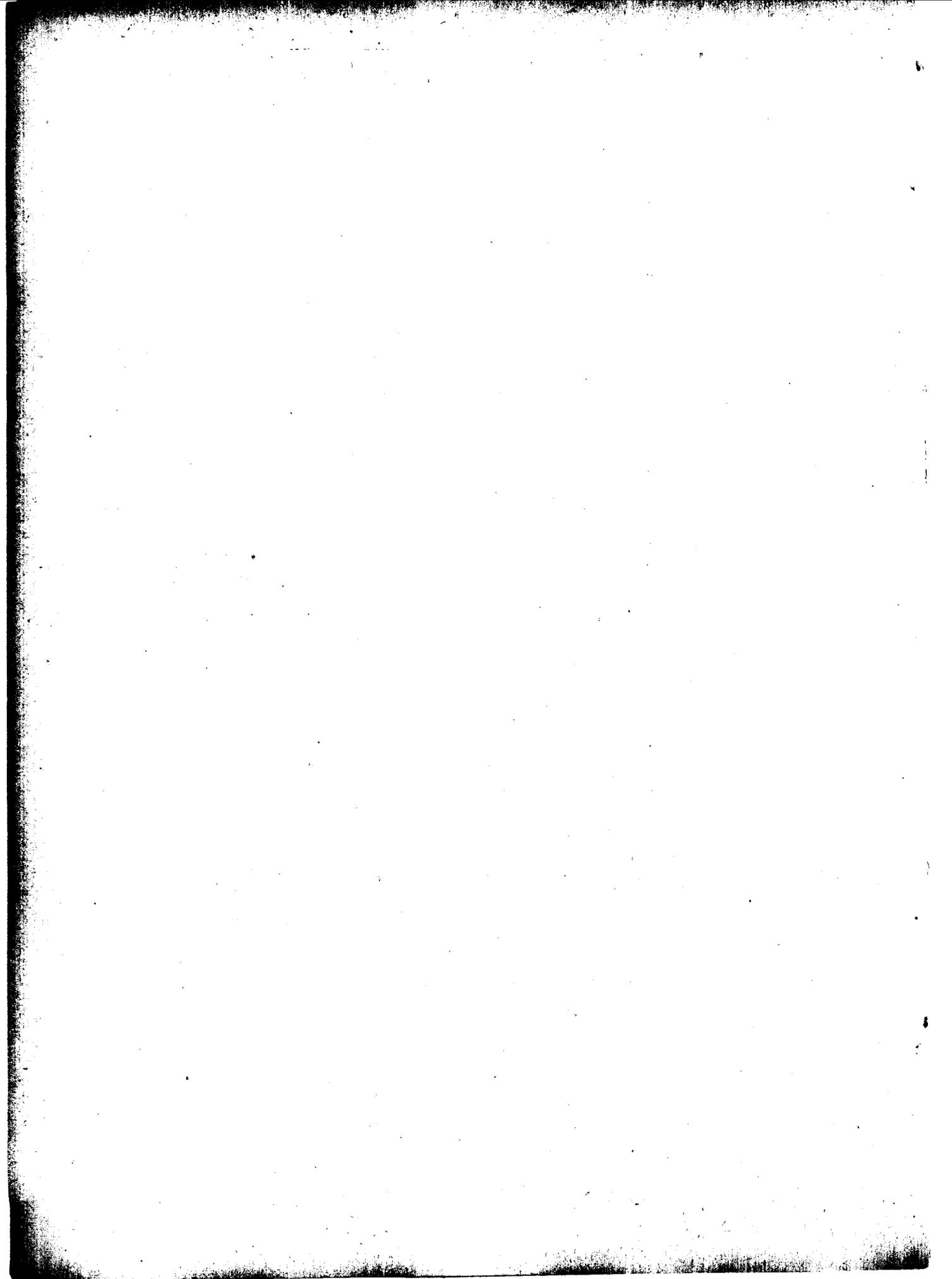
花山公社成立以后，根据有利于生产和便利群众的原則，建立了二百八十一個公共食堂，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在公共食堂里吃飯；建立了四十五个幼兒园和二百八十一個托兒所，农忙时入园入托兒童达到一万一千多人。食堂、幼兒园、托兒所的普遍建立，使广大妇女摆脱了繁重的家庭事务，无牵无挂、輕松愉快地参加了工农业生产，为农村的經濟建設增添了大批的劳动力。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之所以获得全面的大發展，是和成千上万的妇女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因此，公共食堂、幼兒园、托兒所受到广大社員特别是广大妇女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花山公社由于拥有比較雄厚的集体經濟力量，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因而为文化教育和衛生事业的大發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

此外，农民的居住状况也正在迅速地改善着。过去祖祖輩輩遗留下来的旧房破屋，現在开始逐步为一幢幢明亮通風的新屋所代替。公社化以后，全社已經建筑起来的新屋有三百二十九幢，正在动工兴建的有二百零四幢，一九五九年冬天和一九六零年春天还計劃建筑一千多幢。这批房屋建成后，全社就将有二千多戶(占总戶数百分之十以上)社員搬进新房子住。預計再过四、五年，随着一批一批新房子的建成，全体社員，都将可以住上新房子。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花山公社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对生产的發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这个試驗是成功的。当然，花山公社能够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是有其特殊的条件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公社一級經濟的力量比較强大。强大的公社經濟的威力使得社員思想面貌迅速改变，觉悟水平日益提高，他們主动要求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因此，虽然在相当时期內全省的公社还不能够都象花山那样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可是，从花山公社一年来的实践中，无疑地是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經驗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



三十年前的理想實現了

——广西东兰中和人民公社的过去和現在——

中共百色地委 調查組
中共东兰县委

广西僑族自治区东兰县中和人民公社，是著名的革命烈士韦拔群的故乡。这里居住着僮、汉、瑶三个民族，共三千六百七十六戶，一万八千零四十四人，耕种着一万八千八百多亩土地。一九五八年秋天，在这个老革命根据地，高高地升起了人民公社的紅旗。

三十年前的願望

中和公社是由原来十五个乡的二十五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这个公社的成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是这里的各族人民几十年来的革命願望。

早在三十年前，这里的各族人民就有着組織起来爭取幸福日子的强烈願望。一九二九年，在党和韦拔群同志的领导下，这里建立了乡苏維埃政府，掀起了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热潮。怒火遍地燃燒，土地革命蓬勃开展。农民們分到了田地后，就紛紛要求組織起来，集体劳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五日，右江苏維埃政府頒布了共耕条例，并以韦拔群烈士的故乡东里屯作为試点，建立了一个拥有一百二十戶，共七百二十人的共耕社。共耕社建立后，实行了共耕共营，全社土地、耕牛、农具、肥料等生产資料，全部集中使用。共耕社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下設財務委員、生产委員、保管委員、會計等进行具体工作。农民第一次共同耕种着自己的土地，表现出高漲的劳动热情，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全社每人分到了三百八十斤稻谷，还有玉米、杂粮，及养猪等各种副业收入。共耕社除了滿足社員們的生活食用外，还儲备了一万斤粮食，支援革命队伍和建設公共福利事业。这一年，出現了“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人們过着自由、幸福生活，在田間，在练武場，在集会上，到处歌唱新生活：“共产党領導，生活好，同搞共耕社，虽然工具缺，沒消极，积极搞生产。”

这是当时无数支歌中的一支，当年的共耕社主任、現在那烈大队社員陈继保如今还經常唱着这支歌。

革命繼續向前发展，一九三零年紅七軍奉党中央命令北上，到中央苏区集中。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右江，瘋狂燒杀搶劫，企图毁灭革命根据地。当时，这块紅色的土地盖上了烏云，村庄变成一片灰烬，田园荒蕪，滿目疮痍。以巴学、那烈两村为例，一九三一年巴学村被敌人燒杀搶劫三次，一个早上就被敌人杀死三十八人。被劫后，人們无粮充饥，到处檢匪軍丢的臭牛骨、牛皮同树叶野菜煮来吃，因无耕牛耕作，只能以人代替牛去犁地耙田，衣服烂得不成样了，只得剥下芭蕉叶来东补西补。

但是，在这艰苦的岁月里，英雄的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並沒有在敌人面前屈服，他們深信总有一天，革命一定胜利，美好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他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化悲憤为力量，

用拙劣的武器，不屈不撓地堅持着革命鬥爭。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消滅了萬惡的敵人，推翻了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政權。從此，革命紅旗又插在蘇維埃政府舊址的魁星樓上。革命老根據地人民重新開始了幸福的生活，結束了災難深重的歷史。

農村經濟大發展的必然趨勢

解放後，經過清剿土匪和反惡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等鬥爭，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在黨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扶植之下，革命老根據地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辛勤的勞動，重建起家園。

中和各族人民分得土地後，迫切要求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在土地改革後即組織了互助組，一九五四年起建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六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又轉為高級社。

高級社建立後，雖然有力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社員生活一天天提高。然而，革命老根據地人民並不滿足於此，他們高舉不斷革命的紅旗，奮勇前進。特別是經過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派鬥爭、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一九五八年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教育，廣大社員和干部的社會主義覺悟和勞動熱情空前高漲，決心迅速改變革命老根據地一窮二白的面貌，並且提出了“苦戰三年，改變中和面貌”的戰鬥口號。

這裡是個“三天無雨鬧大旱，一場大雨又受澇”的地方。本來社員們有着興修水利戰勝旱澇災害的強烈願望，但由於原來高級社規模比較小，人力、財力、物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雖然修了一些小型水利，取得一些成就，可是無足夠力量興修較大的水利工程，干旱面貌仍未能根本改變。

為了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早在三十年前，住在這個村的革命先烈陳洪濤同志（紅七軍二十一師政治委員），當年領導這裡群眾進行革命時，就曾規劃過要在上屯興建一個水庫，解除人民受干旱的痛苦。可是這個願望，在當時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無法實現。合作化後，人們雖然迫切要求興建這個水庫，但因水庫規模較大，需要人工五萬多個和一万多元投資，而原上壩高級社只有三百多個勞動力，即使全部勞動力投入修水利工程，不搞其他生產，也要搞半年，這是辦不到的；同時錢也不夠，因而沒有興建。

從很多的事實中，廣大群眾深深体会到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必須提高組織形式。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找到一條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更大規模地發展生產的前進道路。從一九五七年冬開始，各族人民便開展大協作，展開了大興農田水利的運動。如原來高級社無法興建的上壩水庫，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各高級社抽調了幾千個勞動力來協作，終於在一九五八年春建成。江平水利工程也在江平與色故兩個高級社的通力協作下，很快地修起來了，使灌溉面積由原來的一百多畝擴大到一千八百畝。在大協作的威力啓示下，一九五八年一月，這裡有六百多個代表聯名寫申請書，要求縣委批准建立大社；同時，他們自動地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等集體福利組織，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增強了農業生產的力量。這些，都為公社化作了重要的準備工作。

找到了繼續前進的道路

各族人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贊揚人民公社好的消息，象一陣春風傳到了中和地區，廣大群眾歡欣鼓舞，紛紛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定桃、江平、中和等三個高級社黨支部書記，分別代表本社社員，到區委請求把三個鄉合併為一個公社。接着，其他社也紛紛向區委申請。區委根據群眾的要求，立即召開各鄉黨支部書記會議，一致通過了全區成立中和人民公社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是中和區人民劃時代的日子，也是最難忘的一天。這天下午，

各大隊的社員們，男女老少，敲鑼打鼓，從四面八方涌向區委會，參加慶祝公社成立大會。人們的心情非常激動，六十多歲的老紅軍侯年壽（當時任定桃大隊黨支部書記）帶領着幾千名男女老幼，趕了三十里路來參加大會。在魁星樓下，紅旗遮天，鞭炮不斷，歡樂的歌聲，此起彼伏。人們縱情歌唱“社會主義好！”。高聲歡呼“人民公社萬歲！”。來自韋拔群烈士的故鄉那烈大隊的社員們，更是激動萬分。有一位五十六歲的老紅軍女戰士回憶起三十年前的情景說：“韋拔群烈士在時，我們就搞共耕社了，以後雖然遭受了挫折，但我們堅信總有一天我們的理想會實現，今天成立人民公社，我們的前途更寬廣了。”韋拔群烈士的妹妹韋珍倫激動得流着熱淚說：“拔哥的血沒有白流，今天建立人民公社，烈士的共產主義理想可以更快地實現了。”

這天散會時，雖然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了，但人們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散會後，五千多個社員在火把照耀下，舉行了山歌大會。許多人開口成章，不知編了多少山歌。光是韋珍倫、陳錫忠、潘宗林和黃東平等四人，一晚就順口唱出二十多首。

人民公社好得很 工商學兵齊躍進

中和人民公社建立僅一周年，它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發出燦爛的光輝，工商學兵各項事業都獲得史無前例的全面大躍進。

公社化後，由於組織規模大，能夠比高級社更有效地動員和合理使用勞動力，大興農田水利建設，戰勝各種自然災害，使一九五九年糧食總產量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又獲得了大丰收。

一九五八年雖然耕地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四千一百多畝（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興修水利、公路占用了一部分田地），但總產量仍然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四十六點五，單位面積產量也比一九五七年大大提高了，平均畝產增加二百七十三斤。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積雖比一九五八年又減少一千零八十六畝（因撥給外社），但糧食總產量仍然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增長百分之三十四點一，單位面積產量提高更快，平均每畝比一九五八年增產二百三十六斤。還需要說明的是：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連續遭受四次大水災，但是夏糧總產量仍達到二百四十二萬六千多斤，比公社化前一九五七年同期總產量增加十一萬七千多斤。從單位面積產量來看，一九五九年夏糧平均畝產二百六十四斤，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平均畝產一百五十八斤，增長百分之六十七，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平均畝產一百四十五斤，增產百分之八十二。這樣的糧食增產速度是史無前例的，沒有人民公社是不可能辦到的。

公社化後，由於活動範圍廣，更便於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公社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造林四千五百九十四畝，相當於公社化前一九五七年全年造林的總和。公社社員們還加強了對茶油、桐油林的護理，使漫山遍野的茶、桐油林結果累累，枝兒彎彎，取得了一九五九年茶油、桐油大丰收。僅定桃大隊，一九五九年就收入茶果七萬斤、桐果三萬斤。豬、雞、鴨等家畜、家禽的發展速度也很快。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社副業收入六萬九千零八十四元，平均每戶收入十八點五元。過去，這個公社除靠近江河的江平、色故、那論等大隊打魚外，其餘地方從來沒有養過魚。公社化後，由於修建了水庫，各大隊都養了魚，魚苗上了山，山鄉也變成了魚米之鄉了。

公社化前，農村雖然有一些零星的打鐵、榨油等手工業生產，但因分散經營，財力有限，技術又差，連一架獸力車也製造不出來。一九五八年公社剛建成，就展開了全民大辦鋼鐵運動，全社動員了六千五百多個勞動力參加，煉出生鐵一百零五點七噸，並且調運了四十噸支援上海煉鋼，在中和地區的工業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在這個運動中，還培養了廣大群

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锻炼出许多又红又专的人材。公社党委书记、当年的老红军侯年寿同志，全家父子五人都参加了大办钢铁运动，个个都被评上模范，成为满堂红家庭。韦拔群烈士的妹妹韦珍伦，带头献出自己的砖瓦、木料，带动了全屯五十多户也自觉地献出自己的砖瓦、木料，顺利地克服了修建土高炉材料不足困难。

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始，社办、队办工业也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起来了。现在全社社办工厂七个，队办工厂一百一十二个，已经制造、修理各种农具达五千二百一十件。这些农具，都是根据当地特点制造的，价廉适用，很受群众欢迎，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单公社农械厂的产值就达一万零九十九元，各大队的工业产值共达五万三千六百九十八元。这不但增加了社员收入，也为公社工业的发展和扩大社有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交通运输方面，从东兰到中和修了一条长达五十三公里的公路。这对一九五九年大办钢铁和发展城乡经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社化后的商业也更加繁荣起来了。这个公社除中和、兰木、江平三个墟场设有商店之外，每个大队都建立了供销社。各商店和供销社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营业额增长很大。据中和商店的统计，公社化以后收购额成倍增长。一九五七年为四万四千三百五十五元，一九五八年为九万五千七百二十六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为四万二千七百三十二元，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年的总和，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八点六。零售额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一九五七年为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元，一九五八年为三十八万三千五百六十二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为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六。

在这个革命老根据地，公社化后，不仅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文化教育事业也增添异彩。公社化前，一九五七年全社有中学一所，学生二百二十人；小学五所，学生共二千九百五十七人。公社化后，一九五八年有中学一所，学生二百八十八人；小学二十四所，民办小学二十三所，学生增加到四千八百一十九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适龄儿童入了学。如中和小学，韦拔群烈士曾在这里读过书，当时是一个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庙宇，学生人数也极少。刚解放到一九五零年，这个小学还只有三个班，学生一百一十七人，一九五七年就增至十一个班，学生四百九十五人；公社化后增加到十三个班，学生五百四十五人。公社化后，不仅学生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而且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江平小学一九五八年毕业学生七十人，考取初中的有三十六人，一九五九年毕业的五十四人，有四十五人考取初中。

公社化前，参加扫盲学习的有一千八百多人，现在经常坚持学习的有四千三百五十多人，已脱盲的有六百八十三人，其中有四百三十六人，已经达到高小文化程度了。

公社化前，这里就有“诗歌之乡”之称，优美的中和民谣，每次参加县、专区、自治区举办的文艺会演，都受到观众的好评。公社化后，公社党委发动全社社员创作民歌，还特别出了一个定期的山歌刊物。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旬，全公社十五个大队就组织了一百零四个山歌队，拥有一千六百多名山歌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风起云涌。一年来共创作出山歌达三万五千多首。同时还组织了业余文工队，培养出来三个优秀演员，输送到自治区话剧团当演员。

那烈大队四十八岁的韦珍伦，是当年闹革命的红色宣传员，公社化后，她想到几十年的宿愿实现了，唱得更欢了。她唱道：“山歌越唱心越开，建立公社幸福来；生死战斗几十年，美好愿望今实现。”

这个公社的体育运动，解放以来就是有名的。一九五七年这里有男子篮球队二十四队，女子篮球队四队，经常参加运动的有二百五十人。公社化后，体育运动更蓬勃地开展起来了，一九五八年全公社有男子篮球队三十二队，女子篮球队五队，经常参加运动的八百五十人。一九五九年达到劳卫制标准的有二百八十四人，三级运动员二人。

这个公社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史无前例的。过去这里不仅是个瘧疾流行地区，而且是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解放前，年年出现“稻谷黄、病满床”的悲惨景况。血吸虫病曾在现在的七个大队所属地区流行，约有六千五百人受到感染的威胁，患病的有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钉螺分布面积达四十三万一千八百零一平方米。那论大队板爱屯原有二十四户，因患血吸虫病灭绝人口的就有九户，逃往外乡的八户，只剩下七户，壮年男子三人，其他都是老太婆，因而有一千亩田地丢荒没人耕种。

解放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书记挂帅，各高级社互相协作，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复扫荡，已基本消灭了钉螺分布区，治好一千零一十二个血吸虫患者。除消灭了血吸虫病外，瘧疾、丝虫、钩虫等疾病也基本消灭了。现在，人人身体健康，喜笑颜开，生龙活虎地投入了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五谷丰登、人畜两旺”的新气象。板爱屯原有五百亩丢荒的“鬼田”（钉螺分布地区），现在都种上了作物，变成了高产田。

公社化前，这里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个医生，没有病床。公社化后，民办卫生所、妇医院、制药厂相继建立起来了。原有的卫生所已扩大为医院，有固定病床七张，还有一个制药厂。全社十五个大队，队队都有了民办卫生所。全社各队共有妇医院十三个，制药厂十二个。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各大队卫生所医治病人二千二百八十九人次，社员看病都是免费治疗；妇医院接生婴六十六个，母子都平安。

民兵组织经过一九五九年春整顿后，现在全公社有一个团，十五个营，基干民兵八个连。民兵们在生产中都发挥了突击作用，那里工作最艰苦，那里就有他们在英勇地劳动着。

中和地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办共耕社起，经过了三十年的奋斗，经过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以来，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实现了。现在，他们正继续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人民公社的红旗和大跃进的红旗，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一九五九年九月

人民公社就是比高級农业社好

——广西睦边那坡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工作组

在中越两国的国境綫北边，在广西僮族自治区西边同云南省相邻的群山中，有一个睦边县。睦边县有一个那坡人民公社。那里山峦起伏，溪澗縱橫。全公社土地总面积約四十五万亩（其中耕地二万七千多亩），有僮、汉、侬、瑶四个民族的四千三百九十三戶，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人。

那坡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八月由睦边县城廂区的十八个高級农业社合并建成的。原来的城廂区，在公社建立后已改为那坡乡。原来的县城有四百多戶、一千九百多人（不包括县、乡机关的工作人员），现在是那坡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名叫城廂大队。那坡公社共划分为十五个生产大队，一百九十四个生产小队。全社除县城外，还有二百二十一个自然屯，这些自然屯大的有八十多戶居民，小的只有两戶居民。

解放前，这里的封建剥削异常严重，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都很低，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一九四七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四十七斤，許多农民每年有好几个月靠挖野菜山薯充飢，有的小孩从生下来到十三、四岁都还没有衣服穿。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这里的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一九五七年，城廂区的粮食已达到平均亩产六百八十斤，那坡高級社的中稻平均亩产量达到八百八十二斤。为了进一步增产，一九五八年春天，各高級社已經打破社界，进行大协作，修了一条二十多里長的水渠，使一千多亩旱田和畚地^①得到灌溉，变成水田。当时，人們就感觉到，高級农业社已經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这个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全区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当中，这里的人民公社也就迅速建立起来了。

那坡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在短短的一年多当中，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比原来十八个高級社大得多的成績，而且在林业、畜牧业、副业、漁业、工业、商业、文教衛生事业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高級社望塵莫及的成績；社員們的生活，各族人民的关系，也都起了巨大而美好的变化。那坡人民公社的社員根据自己親身的經歷，得出了跟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們完全相反的結論。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認為：人民公社不如高級农业社好。那坡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員認為：人民公社就是比高級农业社好。現在将那坡人民公社的一些主要情况分述如下。

粮食生产更上一層楼

一九五七年，那坡公社成立以前的十八个高級社，粮食总产量是一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六十三斤，平均亩产六百八十斤。到一九五八年，那坡公社成立的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千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一百零八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平均亩产八百一十二斤，單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五九年，那坡公社的粮食总产

量是三千四百零二万零二百六十二斤，比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五，比一九五七年的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九十二点六；平均每亩产量一千三百零九斤，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点二，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三。

那坡人民公社成立了只一年多，就能够在粮食生产方面比高级社取得更大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人民公社能够更好地采取各项增产措施，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高级社时期，大部分田没有深耕，深耕的少数田，深度也只有四寸至五寸，公社化后，大部分田进行了深耕，深度一般都达到六寸至八寸。公社化后，田地的施肥量也比过去多了，一九五九年全社的中稻田普遍比一九五八年多追一次肥；一向增产较高的那坡大队，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施了六千斤化肥，二万斤茶麸。一九五九年在全社范围内普遍推广了当地良种——糯芒谷，实行了合理密植（中稻插秧规格由过去七乘八、九乘九、一尺乘一尺，改为六乘五、六乘六、六乘七）。全社还对二千九百七十八亩中稻田实行了园田化管理。在田间管理方面，全社大部分田都做到了三耘三追（肥），勤排浅灌，并及时预防和战胜了各种虫害、兽害。由于公社化后全面检修了原有的水利工程，又新修了水坝十七条、水库九处、水塘二十六处、水沟三十二条，消灭旱田四千五百七十四亩，变畜地为水田二百七十三亩。一九五九年生产工具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多了，除了各大队自己创制以外，公社办的农具厂还支援各大队锄头、刮子共五百多把。所有这些，保证了一九五九年粮食生产的迅速增长。

人民公社又为什么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呢？这是因为人民公社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使用畜力、物力、工具，便于组织大协作。过去高级社的深耕和改良土壤工作搞不开，主要是受了人力、畜力和工具的限制。公社成立后，规模大了，又有了统一领导，就能够组织一支五千多人的劳动大军，集中使用畜力、工具，在大片的田地上进行深耕和改良土壤。有了公社的统一领导，修水利、调剂良种等工作也就顺利得多了。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兴办了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解放了大批的妇女劳动力，由于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公社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有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精耕细作、加工加肥、推广合理密植等技术措施。一九五九年那坡公社的各项工作不仅比往年做得多、做得好，而且，春播、春插、夏收、夏种也比往年提早了半个月。

在山区，野兽对农作物特别是对粮食作物的危害是很严重的。过去，有的高级社的玉米有时竟因此损失一两成。但是，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皆兵，这种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坡公社近半数的劳动力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并且建立了一千四百多人的民兵基干队。民兵们，特别是基干民兵们，不仅在练文习武当中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在生产当中，在组织大协作和抢季节的时候成为一支突击力量，在种丰产田方面起了模范作用，尤其是在与兽害作斗争、保卫生产果实方面立下了不小的功绩。民兵们在作物结实前后就站岗放哨，防止鸟兽糟蹋粮食，基干民兵还组织了七个巡山捕兽队，发现野兽的踪迹就进行追捕。据不完全统计，那坡人民公社成立一年以来，民兵们捕获的野兽有：野狸七十五只，野猪三十八只，黄獐五十五只，松鼠二千五百八十二只。捕杀其他害兽和害鸟共二千五百九十五只。这就有力地保卫了丰收果实。民兵们自豪地说：“如果帝国主义敢于象野兽一样来盗取我国人民的劳动果实，那我们就象打野兽一样去打帝国主义。”

人民公社能够比高级社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调配和使用劳动力，能够更合理地进行生产，从那坡公社来看，还表现在下面两件事情上：

一九五八年秋冬两季，那坡公社抽调了六千多个劳动力到本县和外县伐木、挖煤、采矿

煉鉄，还能組織后方的人胜利地完成了田間管理和秋收的任务，把增产果实拿到手。

过去，各个高級社之間都有一部分插花田、地，这些田、地既分散，又很远，社員去耕作的时候一般要走一、二十里路，因而对这些田、地的經營管理就比較差，往往不上肥料，所以产量較低。过去曾有人提議調整一下，但社与社之間又嫌別人占了便宜，又怕自己吃亏，所以沒有結果。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調整了耕作区，把三千七百一十三亩插花田、地分別划給了比較近的生产队，这样，原来的远田远地变成近田近地，經營管理加强了，也注意施肥了，产量就大大提高了。例如，原来属于中强农业社的、公社化后划归那坡大队的三十二亩田，中稻亩产量一九五九年将由过去的五、六百斤提高到一千斤以上。

这些，都显示了人民公社比高級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那坡公社除了抓粮食生产而外，在农业方面，一九五九年还試种了四百九十四亩棉花、五十四亩甘蔗，准备在一九六零年大力推广。

林、牧、副、漁欣欣向荣

在粮食生产向前跃进的同时，那坡公社的林、牧、副、漁等各方面的生产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其中尤以林业和副业的發展更快。

那坡公社有大片的土山区适合發展油茶、油桐、八角等經濟林。由于大片經濟林的种、管、收等工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力，这在一九五五年以前規模小得多的互助組和初級社來說，是力所不及的，那时人們只能維持四千多亩老林。轉高級社后，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年中，也只扩种了五千多亩油茶、油桐。公社化后，在一九五八年冬天，便統一规划土山地，統一調配劳动力，組織了五千多人，突击一周，种植了油茶、油桐六万多亩。据一九五九年夏檢查，成活的共有二万六千多亩（油茶按二百四十株折合一亩，油桐一百六十株折合一亩）。經濟林的面积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一点八倍。公社不仅有力量进行大面积的扩种，而且有力量管理、收好。往年有茶果、桐果的农业社，由于劳动力調配不过来，管理工作很差，茶果、桐果也收得很不干净，每年損失十多万斤。公社化后，全面安排劳动力，組織大协作，不仅对經濟林及时进行了护理工作，而且还在一九五八年冬天把全部茶果、桐果干净地收了回来。光是茶果一項就收了一百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二十三斤，比一九五七年的收成（四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三斤）增長百分之一百九十六。另外，公社还派專人种了名貴藥材——田七，种植面积由一九五八年的八十四亩，增至一九五九年的一百二十四亩。

副业方面，一九五八年公私养猪九千一百头，养鷄鴨共二万五千只。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止，养猪数已超过一九五八年，达到九千一百九十头（卖给国家一千四百六十头，超过派購任务九十七头）；养鷄鴨共四万三千一百零五只，比一九五八年多了一万八千一百零五只。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止，公社和生产队的副业收入共五万四千七百六十六点八七元，比一九五八年全年增多一千九百三十七点八七元。

在畜牧业方面，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有耕牛五千五百三十五头，比一九五八年底多八十三头；有馬八百六十九匹，連一九五九年二月出賣支援外区的四百五十二匹，共为一千三百二十一匹，比一九五八年底多三百七十六匹。現有羊八十五只，一九五九年底計劃發展到二百二十五只。

漁业方面，这里从前不大注意养魚，一九五九年已經在九个魚塘里养了三万多尾魚。

工业、交通、商业蓬勃發展

在高级农业社的时候，各社曾建立过一些磚瓦窑、石灰窑、农具修理站等，但規模不大，

一般是季节性或临时性的，而且属于副业范围。那坡人民公社成立后，在搞好农业的同时，也兴办了工业。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的时候，那坡公社除了抽调大批劳动力支援全县炼铁以外，自己还建了二十六个小土高炉，炼出生铁一万五千多斤，支援了炼钢的需要。目前，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有农具、竹器、五金修理、缝纫、制酒等六个小工厂和作坊，共有固定工人八十二人。由各大队经营的有：农具修理、炼铁、铸犁、木工、砖瓦、陶器、石灰、碾米、造纸、熬硝、制药等小型工厂和作坊一百一十五个，共有固定工人四百八十九人。公社和大队经营的工厂和作坊共一百二十一个，固定工人五百七十一人。另外各大队还有榨糖、炼茴油、榨油（茶油或桐油）、红薯加工、制颗粒肥料等季节性的小型工厂和作坊三十二个。从公社成立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这些工厂和作坊共生产出犁头、锄头、斧头、刮子、中耕器、播种器等农具一万九千六百多件；还生产了石灰、砖瓦等建筑材料；生产了饭盅、家具等大批生活日用品；还加工了大量的农产品。从公社成立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公社和大队办的工业的纯收入是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一元七角。

那坡人民公社能够建立这样一批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社员生活服务的小型工厂和作坊，有了一批固定工人，生产了这么多产品，获得了这么多工业收入，这是组织规模小和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的高级农业社办不到的事。正因为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大，可以统一筹划生产，筹集资金和原料材料，合理调配劳动力，并且能在比高级社更大的范围内去选拔和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所以就兴办了这么多的小型工业。

那坡人民公社的干部兴奋地说：这些小型工厂和作坊，这一批固定工人，现在已成为公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后将会成为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前哨和尖兵；公社直接经营的这一部分工厂和作坊，是公社一级所有的，今后，随着这一部分工厂和作坊的积累的不断增长，随着公社从各大队得到的公积金的不断加多，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的规模必然越来越大，公社一级所有制的比重也就必然越来越大了。他们表示要认真地办好公社的工业。

那坡公社的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有了发展。这里山路崎岖，运输主要靠马驮人搬。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全社有十二个马驮运输组，有七十一人，三百二十六匹马参加运输。公社化以后，把三条乡道改修为公路，共长二十四里；把三条小路改为大路，共长二十一里。

公社化前，城厢区有十六部电话机。公社化以后，有三十二部电话机。现已做到每个大队都通电话，每个大队都有兼职的邮递员。

商业方面，除城厢、那坡两个大队离县的商店近，重农大队有县的供销分店，没有设立供销部以外，其他十二个大队都设立了供销部。一九五七年，十八个高级社商品性的生产共收入现金二十三万七千四百八十六元三角五分；一九五八年，全公社商品性的生产共收入现金三十四万三千七百六十六元二角，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一九五九年八月底，那坡公社的夏粮统购计划已超额完成，全年生猪的派购任务也提前超额完成。

社员的收入普遍增加

由于生产的发展，那坡公社社员的收入比在高级农业社的时候普遍有了增加。一九五七年，十八个高级农业社社员纯收入（包括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和社员家庭的副业收入，下同）的总和是一百零九万零六百一十六元，按当时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四十六元八角；一九五九年那坡公社社员纯收入的总和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元，按现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五十四元四角，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四。

在高级农业社的时候，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是实行劳动工分制，有一些劳动力少

人口多的戶，工分收入还不够开支口粮。一九五七年，那坡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三十戶社員的工分收入不够开支口粮，他們还要貼上一些家庭副业收入，有的还需要国家救济，才能解决口粮問題。那坡公社成立以后，由于生产的發展，加上公社分配給社員个人消費的部分实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办法（后来更具体化为工資加口粮半供給的办法），社員的收入普遍增加了，社員的工分收入不够开支口粮的現象几乎沒有了。至于劳动力多的戶，平均每人的收入增長得就更多了。

据人民銀行那坡公社营业所的同同志說，在一九五八年七月，那坡农业社虽然已經有不少社員在銀行存款，但并未作到戶戶有存款；公社化以来，那坡公社那坡大队的三百九十戶社員，每戶都在銀行存了款。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全大队各戶的存款余額是二千五百六十元二角二分，比一九五八年同期的存款余額二千零三十九元零六角六分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另据銀行工作人員的調查，加上他們根据那坡公社發工資的数字和商业、銀行等部門貨幣回籠的数字估算，那坡公社的社員們，平均每戶手里还掌握着二十元左右的現款，准备随时向市場上購買东西。公社化后一年来，社員家里都買了不少东西，許多人都添置了新衣服，青年們更是普遍買了衛生衣和帆布胶底鞋。

公共食堂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初級和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那坡等地的社員們曾經自發地举办过农忙食堂。那坡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根据大規模进行生产的需要，他們學習了外地的經驗，在較大或較适中的自然屯里，共办了一百三十五个公共食堂。絕大部分的党支部和生产大队，都按照上級党委关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指示，加强了对食堂工作的领导，挑选了最好的党、团员和積極分子去当食堂管理員和炊事員，并且提出了積極办好食堂的一些要求。

絕大部分社員，特别是妇女們，对于公共食堂是举双手拥护的。她們的普遍反映是：公共食堂好得很！在食堂吃飯比在家里方便，比在家里吃得好。过去在家里开飯，經常要打柴草，挑水，要半夜磨米，要起早摸黑去煮飯；这样，白天耽誤出工，晚上耽誤休息，开会也不能全去；为吃飯的事，两口子之間、婆媳之間，常常吵咀鬧架。現在，有了公共食堂，自己可以不去操心油盐柴米的事了，每次收工到食堂就有飯吃；农忙时还有人送飯下地，自己可以全心全意搞生产；出工、开会一点兒也不耽誤；两口子之間、婆媳之間也很少再为吃飯的事吵咀鬧架了。

公共食堂开办初期，普遍存在的缺点是用粮沒有計劃，大人小孩平均每天每人用米一斤以上。有的食堂开罢飯还安着大鍋用茶油炸紅薯給社員吃；有的食堂有时吃肉多了一些。一九五九年四月，公社普遍进行了節約的教育，并且实行了“口粮按人分等定量，粮食指标分配到戶，节余归自己支配”的办法，吃肉、油、盐、菜要进行核算，于是，浪費粮食等現象就迅速克服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公社指示公共食堂要进一步貫徹执行“積極办好，自願参加”的方針。各大队对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頓：根据社員的意見，把較大的食堂分小；有不願参加公共食堂的，允許随时退出，退出后願意参加的也可以随时参加。食堂存在的其他問題可能解决的也積極解决了。經過这次整頓，除了一小部分人退出公共食堂以外，广大社員对于公共食堂是更加滿意了。全社現有的公共食堂是一百九十九个，这些食堂进一步巩固下来了。

在者仲大队，一部分富裕农民搜集了一些所謂缺点来攻击公共食堂，主張散伙。有的食堂工作人員不安心于食堂工作，也主張散伙。这个大队的党支部書記陆怀德，不听取广大的貧农、下中农要坚持办好公共食堂的意見，却強調办好食堂的困难，支持了散伙的意見。結

果,全队的七个公共食堂便散伙了。这七个公共食堂散伙以后,有三个屯的社員立即重新成立了三个較小的公共食堂;其他几个屯的一些貧农、下中农成份社員,也利用工余時間找材料,盖厨房,盖餐厅,砌灶头,制家具,种蔬菜,并且要求公社帮助他們买大鍋,积极准备重新办起公共食堂来。公社党委对者仲大队支部書記陆怀德的右傾行为进行了批評,陆怀德竟采取十分恶劣的手段抗拒批評,支部大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重新换了新的支部書記。者仲大队随即撥了二百元錢,派人买回十五只大鍋,积极支持广大社員們重办公共食堂。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不是一陣邪風能够吹掉的。七个公共食堂散伙了,更多的公共食堂都陆續建立起来了。

由于大批的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巩固,加上幼兒園、托兒所的建立(全社共有五十九个幼兒園和幼兒班,入园入班的兒童二千零八十二人;一百一十三个托兒所和托兒組,入托兒童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使全社数以千計的妇女劳动力,能够从煩瑣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参加了生产,促使生产事业得到飞跃的發展。

文教衛生事业大發展

基本上消灭了瘧疾病

在高级农业社时期的一九五七年,城廂区有县立中学一所,完全小学四所,初級小学三十所。当时,城廂区入中学的有二十五人,入小学的有二千八百三十六人,在学的学齡兒童占学齡兒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那坡人民公社成立,城廂区改为那坡乡以后,虽然中学和完全小学的学校数目沒有增加,初級小学合并为二十七所,但随着社員生活的改善,入学人数却显著增加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入中学的增加为九十二人,入小学的增加为三千三百四十三人,在学的学齡兒童达到学齡兒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六,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九。

在业余教育方面,这里的主要工作是用僮文或汉文扫盲。十年来,全乡已有百分之六十强的扫盲对象共八千六百八十人脫了盲。其中公社化以后脫盲的有三千四百七十二人,扫盲进度比以前加快了。

那坡公社成立以后,还設置了有綫广播,全社总共安装了四十三个广播喇叭,使社員們每天都能够收听到广播站轉播的消息和音乐。

从前,十八个高级农业社沒有一个有医疗机构的。那坡公社成立以后,吸收了几个原来是私人开业的医生,又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購置了一批簡單的医疗设备和藥品,开办了一个小医院。这个医院有医务人员十人,病床五張,产床二張。全社十五个大队中,除城廂大队因靠近公社的医院,沒有建立衛生所以外,其他十四个大队都各建立了一个衛生所,每个衛生所至少有中医一人,衛生員一人,接生員一人;有的衛生所还設有簡易病床。医务人员不仅給留医的病人治病,給住院住所的产妇接生,还定期到各屯巡迴治病和接生。現在,社員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就可以及时得到治疗,产妇、嬰兒的安全和健康有了可靠的保障。

公社化以前,桂边县城廂区是瘧疾流行地区,每年八、九月間,更是瘧疾流行的高峰。由于瘧疾流行严重,有的屯瘧疾病患者死亡率相当高,谷精屯曾因此發生过十戶居民丢荒地搬走避瘟的事。据衛生部門調查,在一九五七年,有些屯的瘧疾病患者达到全屯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瘧疾病患者最少的屯也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

那坡公社成立后,在过去除害灭病工作的基础上,經過一九五八年秋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夏的几次突击工作,現在已基本上消灭了瘧疾病。他們消灭瘧疾病的办法是:(一)党委領

导，大張旗鼓地宣傳瘧疾對人体的危害性和對生產的影響，号召消滅蚊蟲和瘧疾。（二）訓練了二百二十九個不脫高生產的抗瘧滅蚊指導員，每屯都有抗瘧滅蚊指導員一至三人。（三）由抗瘧滅蚊指導員負責，動員全體幹部協助，定期在全鄉範圍內進行普查，登記所有的瘧疾病患者，並免費發給適量的“百樂君”或“阿的平”，教育患者或指定專人監督患者按時按量服藥。這樣的普查和突擊治療工作，一九五八年秋天進行了第一次，冬天又進行了一次，一九五九年春天進行了第三次，夏天進行了第四次。第四次普查的結果，瘧疾病患者只占全鄉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三了。（四）在瘧疾病流行的最高峰，還在全鄉範圍內對所有的流動人口一律勸服“百樂君”或“阿的平”。一九五八年秋季大辦鋼鐵的時候，正是瘧疾流行的高峰，他們曾對全社的流動人口三千五百人勸服了“百樂君”或“阿的平”。（五）在突擊治療瘧疾的同時，廣泛動員群眾，用六六六粉和水噴灑室內和牛欄豬圈，以毒殺蚊蟲；採集艾葉、紅色浮萍，晒干後和谷糠燒烟熏殺蚊蟲；填污水坑，疏通溝渠溪流，鏟除宅旁雜草，……以消滅蚊蟲孳生地帶。

另外，那坡公社在採用草藥防治鉤蟲病和動員群眾實行人畜分居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績。

這些衛生工作，在保證社員們的身體健康，提高社員們在生產中的出勤率等方面，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民族團結更加親密

那坡人民公社是個多民族的公社。全社四千三百九十三戶，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其中僮族三千七百一十六戶，二萬零五百八十七人；漢族五百一十九戶，三千零七十一人；傣族一百一十八戶，六百二十三人；瑤族四十戶，二百一十八人。各民族分布的情況是：四個民族聚居的有隆平大隊，僮、漢、傣三個民族聚居的有重農大隊，僮、漢、瑤三個民族聚居的有百林、永安大隊，僮、漢族聚居的有八個大隊，完全是僮族聚居的有三個大隊。

解放前，由於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挑撥和離間，各民族之間互相猜疑、歧視，關係很不好。解放以後，經過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各族農民的階級覺悟有了很大提高，懂得過去民族之間不團結是反動統治階級造成的，懂得在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各族人民應該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因而各民族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改善。然而，在高級農業社的時候，在一個社里基本上是按民族分別編隊、編組進行生產的，各族人民彼此接觸還不太多，協作也還較少。在公社化的過程中和公社化以後，由於在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各族人民的關係更加親密和更加團結了。

四個民族聚居的隆平大隊，在公社化以前原來是兩個高級農業社：一個是傣、僮、漢三個民族組成的達腊民族聯合社；一個是僮、漢、瑤三個民族組成的聯香高級社。兩個高級社的條件不同，聯香社在山下，以經營水田為主，土地多，副業門路廣，但勞動力少；達腊社在山上，土地少，副業門路少，勞動力却有剩餘。要是把兩個社合并起來，那麼，土地、人力、物力的潛力都會進一步得到發揮，生產就會有更大的發展。

公社化以後，兩個高級社合并成了那坡公社的隆平大隊。在一九五八年大辦鋼鐵的時候，這個大隊抽了五百五十個勞動力參加了縣的“鋼鐵野戰軍”，“後方”剩下四百五十個勞動力，擔負着收割中稻和支援鋼鐵前線的任务。在公社的統一計劃和大隊的指揮下，住在田灣、規磨等屯的漢族社員們，帶着工具到念畢屯跟傣族社員一起參加搶收中稻；念畢屯的傣族社員象接待親人一樣，騰房子給漢族社員住，讓涼席給他們睡，拿食具炊具給他們用。達腊屯的傣族社員和果迈屯的瑤族社員，也帶着行李、農具到香街參加搶收中稻；香街的僮、

汉族社員也亲热地接待了傣族和瑶族的社員。这样相互支援，共同协作，中稻很快就收割完畢，而且支援鋼鉄前綫的工作也作得不錯。一九五八年冬天大鬧深耕和搶种小麦，一九五九年春天搶插中稻，各民族的社員們也是这样互利互助，共同协作的。

达腊屯的傣族社員要修建公共食堂和学校，但屯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木匠，完成任务很困难。大队部就從别的屯調了四个汉族木匠来帮助他們，不仅修建了公共食堂和学校，而且修建了幼兒園，还做了七十多件农具和家具。

傣族妇女不会做布鞋，僮、汉族妇女便教她們做布鞋；傣族妇女会刺綉花边，她們便教僮、汉族妇女刺綉花边。

各族人民还相互学习語言。在达腊屯，許多社員都会說傣、僮、汉三种話；在香街，許多社員都会說僮、汉、瑶三种話。現在，各民族的社員們見面都彼此称呼为“同志”或“老同”。

住在达腊屯的傣族和僮族社員，成立了一个民族团结食堂。夏历四月初十，是傣族的“跳公”节，食堂設宴給傣族社員过节，傣族社員邀請僮族社員一起聚餐，欢度“跳公”节。中元节是僮族祭祖先的盛大节日，僮族社員也邀請傣族社員一起聚餐过节。住在香街的民兵基干队打猎打得一只大野猪，分了一部分野猪肉給达腊屯的傣族社員們加菜。傣族一个老年社員吃着野猪肉，端着酒杯对青年們說：“从前傣族人跟別族是冤家；現在啊，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人民公社把各族人民团结得象一家人一样，山下的僮、汉族社員打得野猪，我們也有肉吃。这真是太好了！”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四日

- ① 旱田，基本上是旱地，但雨水多了，可以种水稻的便称为旱田；畝地即旱地，广西把不能种水稻的田都称为旱地或畝地。

征服石山 降伏旱魔

——广西全县东山人民公社調查——

盘国堤

东山人民公社建立才一年，就使过去是“旱死蚂蚱（即青蛙，下同），饿死老鼠”的贫瘠山区，发生了扭转乾坤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广大社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公社好得很！”“人民公社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基本矛盾

东山是广西僮族自治区全县最高的一个山区，海拔一千四百米。居住在这里的有瑶、汉两个民族，共六千五百六十二户，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一人，其中瑶族占一半。

登上东山的最高峰——六字界，便可鸟瞰整个东山人民公社。在三百八十一平方公里方圆内，石山重重叠叠，到处是波澜起伏的大小山头，五万二千三百零三亩水田和旱地，就分布在这些山的山脚和山腰上，只有一条长流水的小沟，从公社的东北角流往湖南省。因为这里是石山区，存不住水，许多山沟即使大雨积了点水，也很快就渗漏地下，形成三天不雨就干旱，十天无雨就成灾。早上一月，泉水也干了，不仅无水灌溉，连人畜吃水也发生困难。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干旱时，这里的二百三十八个村庄，就有四十五个村庄缺水吃，人们被迫钻进石洞里一滴一滴地接水，或者翻山越岭到五、六里外去排队挑水吃。因此，旱灾一直是这里最大的敌人。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连续受旱七个年头了，每年抗旱的时间多的七十天以上，少的也有一个月。

交通闭塞，运输困难，是这里的第二个大问题。在这山高岭多的石山区，来往交通全靠羊肠小道，一切外出内调的物资，都要靠人用两肩挑。一头肥猪，就要八个劳动力轮换着象抬轿子一样，把它运送到县城。因此，山里的土特产运不出，当地人民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难及时运进来，群众常常连食盐都吃不上。这里每年为了挑运粮食、食盐等最必需的物资，花费了大量劳动力，劳动力不足，严重地妨碍山区生产的发展。

东山公社之所以如此“一穷二白”，不仅仅是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历史原因。在旧中国的时代，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瑶族人民在民族歧视政策下，被迫潜居于偏僻的高山区，他们得不到外援，长期保持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当然无法战胜自然灾害，只能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可怜怜，可怜怜，十八妹仔无裤穿，蓑衣拿来当被盖，半年难吃一斤盐。”这首民歌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解放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东山地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扶持下，全力发展生产，虽然连年受旱，生产仍逐年有所发展。一九五六年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又开始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高级社规模小，力量单薄，干旱、闭塞的山区面貌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亘古未有的創舉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东山人民公社誕生了。人民公社建立后的这一年，是东山历史飞跃前进的一年。誰要敢說人民公社的坏話，这里的任何一个公社社員都会憤怒地指斥他，“睜开眼睛看一看！沒有人民公社，我們东山的‘天湖’、公路、工厂，难道能吹得起来的么？”

在都龐岭山脉的頂端，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空，有三个“海”：东方紅水庫、上坪水庫和大塘水庫。对于終年渴望着有一条溪流的人來說，这一两千亩，甚至只有三百亩面积的水庫，也可以称得上“海”了。共計二百多里長的大小渠道，象数十支血管脉絡，从水庫伸展出去，盘旋于山脊崗峦之間，又奔向远处的田野和山庄。

在这个乱石鑽天的山区，一条寬闊的公路，从县城爬升五百四十米，直达东山腹地。这条全長四十三公里的公路，踏平了二十八个山头，跨过四个山谷，穿过几处“兽不落脚，鳥不下蛋”的高山陡岭，把幸福帶給了山里的瑶、汉两族人民。

在这偏僻的山区里，还有三十四处农具、鉄木、水泥、釀酒、硫磺、鉛鋅等厂（場）矿。这些厂（場）矿一年来的生产总値就有二十三万元。从前一鋤一耙都靠外地供应的山村，如今有了自己的工业。一九五九年春季生产中新添的二万多件大小农具和一万五千多件竹器，都是公社自己生产的。一談起搞工业，特别是大办鋼鉄，人們会以十分自豪的神色向你說：“从前資本家請洋人来煉过鉄，一年才煉出了一个秤錘，不信你去小和平村看看，还在那里哩！”可是，人民公社却煉出了四十五吨标准鉄，其中还有三十五吨調到了上海煉鋼。

这三件亘古未有的創舉，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的貧困落后的面貌。历年干旱最严重的白泉、宅闌、子背冲、屋泥井等村庄，現在已是村前村后流水潺潺，滌尽了千年干旱的痕迹。往年，人們为了等雨犁田，披蓑衣，睡田头，点火催牛。即使这样，一遇大旱，百日辛苦仍然只落得一場空，只好拜神、哭天，听憑命运的摆布。一九五九年夏天，虽然又受旱一个多月，受旱面积达一万五千亩，但由于有了几处較大的水利工程和公社化前后所修的四百二十二处塘井沟渠，組成了一个長藤結瓜的水網雛型，在抗旱中發揮了效用，因此救出了一万三千亩禾苗，減輕了灾情，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仍然获得大丰收。

交通阻塞，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一九五九年用在抗旱上的劳动力，比沒有修大水庫以前减少很多。特别是公路通車以后，加上运输的便利，每年至少可以一共节省六十多万个劳动日。过去挑一百斤貨物到山外，至少是三天：去一天，回一天，还得歇一天。公路通車以后，积压了三年的八千斤蜂蜜，运出去了；价值三十六万八千多元的一百二十种土特产品（比一九五八年全年收購价值多三倍以上），运出去了；四百八十八点九吨矿砂（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八），运出去了。往年遇上雨雪或农忙，經常十天半月吃不上盐，买不到灯油。現在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

象这样惊天动地的奇迹，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內，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山区內，是前人想也不敢想的。甚至在這些工程进行当中，也还有人怀疑譏笑。就拿修公路來說，开始，有的怀疑派說：“哼，修公路，国民党时也唱过十几年，只听雷响，那見過雨点？”結果呢，六千多个公社社員用自己的双手，在三十四天时间內，把路修成了。

为什么人民公社举办了前人不設想的、高級社也难于兴办的事业呢？就是由于它是工农商学兵紧密結合、政社合一的新型的社会組織，具有比高級社更强大无比的优越性。

一、人民公社統一筹划，解决了高級社时期，在共同举办規模較大的生产建設中，各社受益大小或有无的矛盾。象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公路工程 and 全民煉鉄、大办工业，沒有統

一的筹划，是无法办到的。过去修水利，由于受益的有无或多少，各个农业社之間常是人心不齐。人民公社成立后，根据發展生产的需要，对全社的水利和受益，作了全盘规划，从而鼓舞了全体社员的积极性，他们为了大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二、人民公社能够充分地、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大办钢铁的时候，白泉大队有铁矿而缺少木柴，竹坞、东方红等大队有木柴而无铁矿，由于合理地利用资源，共同完成了光荣的炼铁任务。上坪水库是一个面积达二千亩宽的大型水利工程，修成后能灌溉一万五千亩田，可满足全公社的用水需要，但需占用水田一千二百多亩，其中一千一百亩是属于东方红大队的，占这个大队全部水田的三分之一。在高级社时，要东方红大队放弃这一千一百亩水田是很难办到的。公社化后，在全社一盘棋、合理利用资源的思想指导下，上坪水库顺利地动工兴建了。

三、人民公社能够高度地动员和调配劳动力，发扬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劳动潜力。三件大事，都是全民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晶。一九五六年，区人民政府就想修一条公路，但那时全区只有十三个农业社，一半以上的农户还是单干户，当然无能为力。原黄龙农业社和东方红农业社，也都自己挖过铅、锌矿，由于人力有限，效率很低，搞了几天，还是停下来。人民公社一建立，社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六千多人在严寒隆冬，登山越岭，餐风宿露，修水利、炼钢铁、筑公路。在筑路中，他们苦干加巧干，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与此同时，留守在后方农业战线上的社员，在这个冬天，完成了抢收旱地作物、深耕、改土、积肥等繁重的任务。所有木工、铁工、石工和学校、商业、粮食、卫生等部门，也都发挥了各自的特定作用。结果前后方的任务都完成了。

四、由于公社“一大二公”，就更便于解决物资困难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修公路时，原来计划要水泥五吨半，石灰二十五吨，铁十吨半，木料九十一·五立方米。如果全部由国家投资，需要六十四万元。人民公社贯彻民办、自力更生的方针，石头自己打，工具自己做，材料自己筹，石匠自己当，社员共献出大小工具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八件，火药五千一百五十八斤，木材七十立方米，为国家节约了五十八万元。另外，采用师傅带徒弟、边做边学的办法，培养了一千四百五十四名石匠，四百八十二名爆破手。为了办工业，公社先后派送十八个人到外县、外省学习翻砂、炼铁、探矿、炼硫磺等技术，奠定了公社技术队伍的基础。

以粮为纲 五业并茂

随着干旱和劳动力两大问题的逐步解决，东山公社就有条件更好地改革农业生产技术。

首先是根据干旱的规律性，提早播种季节。此地干旱历年都发生在大暑前后，这时正是禾苗含胎灌浆的紧要关头，往年谷雨播种，一九五八年提早到春分，一九五九年又提早到惊蛰。按照禾苗的生长过程，提早播种之后，就避开了“胎头旱”，收成可以基本定局。提早播种时间，在往年只可想而不能行，因为往年春耕，一要靠天下雨，二要轮流借用农具，有时到端午节才犁完田。公社修了水利，办了工厂之后，解决了这方面的困难。同时公社人多力量大，未旱时多犁多耙，提高土壤保水能力；已旱时通力合作，战胜旱魔。

其次，修了公路和水利后，每年可节省出约六十多万个工作日，这样，就可能改变以往粗放的耕作方式，做到精耕细作。过去人粪牛粪无人捡，草灰石灰无人烧，少追肥，不耘田。农民说：“怕田地吃惯了上瘾，那有力气侍候它。”一九五八年县里开春耕动员大会时，号召每亩下肥四十担，东山的干部个个摇头。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亩下肥一百一十多担（标准肥）。三月份公社间互相评比时，一致公认东山公社施肥第一名。一九五九年水田普遍做到六犁七耙，少数还做到八犁八耙。一改过去不耘田少追肥的传统，普遍做到耘田两三次。据

挂魚山大队的典型調查，一九五九年每畝水田的平均劳动量，由过去的十七个工增加到三十二个工，几乎多一倍。

因此，公社化后，粮食产量却显著上升，一九五九年虽然也遇到了干旱，却出现了村村倉滿廩盈、戶戶增收的新局面。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是二千零七十四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八点三八；單位面积产量平均每畝四百零二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七。一九五九年粮食种植面积虽比一九五八年縮減了七千六百六十畝(修水利占用二千三百畝，改种經濟作物五千三百六十畝)，但根据已收的实际产量和未收的可靠估計，总产量还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成，亩产量可增加三成三。解放以来，年年依靠国家救济和統銷的东山公社，一九五八年不仅达到粮食自給，而且一跃而为余粮公社。一九五七年全公社統銷三百一十七万斤粮食，一九五八年則卖出余粮一百零四万斤，一九五九年又增加到四百六十万斤。

在粮食丰收的同时，东山公社本着因地制宜和国家市場需要的原則，抽出劳动力，建立了专业队伍，同时采取农闲大干、农忙小干的办法，使副业、林业、牧业、漁业全面发展。

公社根据全社土壤情况进行了规划，把白宝、五一、大良、岩口、莫大、北山等十九个大队适合种經濟作物的軟沙土，改种花生、青麻、生烟，其他大队多种粮食作物，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土地的潜力。一九五九年的經濟作物扩大到七千一百八十畝，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十四点三二，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三倍。一九五九年，这里不仅不再需要国家供应食油，而且除了自用外，还将卖出大批食油給国家。

养猪發展也很快，現在存栏数达二万一千二百四十八头，平均每戶三点二四头；养牛九千四百九十四头；养家禽十万零二千五百四十三只，平均每戶十五点六只；养蜂九百六十四箱。很少养过魚的东山，一九五九年在大小塘庫里养魚三百二十万尾。一九五九年一至八月份，外調的种猪有五千头，肉猪一千一百八十一头，年底以前还要外調肉猪二千一百一十九头，仅外調肉猪就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倍。已卖给国家的耕牛、菜牛共有八百八十头。一九五九年年头八个月的集体副业收入共三十三万元，平均每戶五十点三元。

一九五九年春季造林七万五千六百五十三畝，相当于一九五六一—一九五八年三年造林面积总和的二点二倍。一九五九年可卖给国家桐油四万斤，加上林木的收入共十一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一百四十四。

蒸蒸日上的生活

在东山这个自然条件下，人民生活的些微改善都是極不容易的。可是在人民公社化后短短的一年間，随着工农业的大跃进和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人民生活也飞跃上升。全公社三十个大队，队队增产增收。全公社六千五百六十二戶，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加的有六千一百五十七戶，占总戶数百分之九十三点八二；收入不增不減的一百三十戶，占百分之一点九八；減收的仅有二百七十五戶，占百分之四点二。有些大队戶戶增收，而且收入增長更多。如穷队挂魚山大队，一九五九年平均每戶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九十(根据上半年預分和下半年的估收計算)。全公社的困难戶已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减少到百分之八。新的分配制度，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則，而且有一定成份的供給制。因此，这种比高級社时先进的分配制度，就更能調动全体社員的積極性。东山公社根据目前的生产水平，实行基本口粮半供給制。腊梅口生产队有六十四戶，一九五七年有三十二戶超支，一九五九年社員的收入除买回口粮外，戶戶都有余款。唐成德家，有两个强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总收入一百三十七元，一九五九年总收入二百三十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六十八，除买回口粮外，淨余現金一百五十七元。

由于社員收入空前增加，社会購買力大大提高。全公社消費总金额一九五七年是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二十二元，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三，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元，比一九五七年全年增長百分之十一。

集体福利事业也有很大發展，全公社已有衛生所、衛生站、联合診所、保健站等共十三个，其中有九个是公社化后新建的。此外还有食堂八十个及各种形式的托兒組織。这些福利事业受到社員的極大欢迎。

随着物質生活的改善和各項建設事业的發展，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發展。东山公社的群众原有文化水平極低。一九五七年县里决定在东山地区調一个初中文化程度青年學習小型水电站的安装、操作等技术，当时虽然有極少数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但都到外面讀書或工作去了，因此跑遍了全东山也选不到一个，最后只得送一个高小程度的轉业軍人去學習。經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文化教育有了飞跃的發展，除初小增加十五所外，还建立了一所初級中学，在外讀書和工作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增加到五十人。

在这个偏僻的山区，还設立了广播網、俱乐部和电影放映队。晚飯后，社員們可以坐在广播器下听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广播。社員群众从公社无比的优越性，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再也沒有偏僻孤独之感和想离开山区的念头了。相反，他們对这个山区的感情更加深厚，充滿了建設山区的热情。

風吹不倒 雷打不散

东山公社正以巨人的步伐奋勇前进，它象都龐岭大山一样，聳立于大地之上。瑶族社員是这样的欢呼它：“日出东山放光芒，公社好比紅太阳，阳光普照百花放，幸福生活万年長。”社員們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公社的命运联結在一起。人民公社不用說風吹草动，就是台风也吹不倒，雷也打不散。前不久，在竹塢村的公共食堂里，曾刮过一陣小小的歪風，但是广大社員把它挡住了。事情經過是这样：生产隊長俸华流和两个富裕中农想要回家开小灶，便假傳“聖旨”解散食堂，把飯罐退还給各戶，共青团員俸秀連和妇女俸珍桂捧着飯罐當場痛哭起来，很多社員对生产隊長的这种作法表示憤慨。他們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違反农民的意願的，便找了很多报纸，反复翻閱，結果找到一篇社論，上面說，对公共食堂的方針是“積極領導，自願参加”，目的是把食堂办好。于是他們便找隊長評理，經過大家的揭發，这个隊長承認了錯誤，全村社員紛紛報名恢复了食堂。經過这一場小風波，食堂办得更好，社員更加热爱食堂了。正如他們在食堂門前写的：“食堂烹調千般味，人民公社万年長。”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

探索增产的途径

——广西贵县覃塘人民公社科学研究形成群众运动——

崇 国

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覃塘公社是个五万多人、纵横百余里、拥有一十一万七千多亩田地的大公社。这里从前是个苦旱地区，耕作技术落后，粮食产量很低。解放以来，产量逐年提高，但单糙亩产量平均还是在两百斤以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基本实现水利化，改变了干旱的面貌，使粮食得到了增产，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但是，全年平均亩产量也不过四百八十六斤，仍然是属于低产地区。

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增产途径

许多年来，覃塘人民就渴望着能找到一条粮食增产的途径，迅速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一九五四年，刚建初级农业社的时候，六村农业社的社长韦绍佳就在一小块田里试验过水稻密植，可是，由于没有科学知识和缺乏技术指导，试验失败了。一九五六年，新朱农业社和其他农业社也曾经提早播种，企图把插秧季节提前，结果由于同样原因，发生烂秧、死秧现象，浪费了大量的种子。姚山大队社员陈克希多次试验设计抽水机，覃塘大队一生产队长曹子球多少年来在想着试制各种农业器械……，这些零星的、个人的试验，都遭到了失败。公社化前，党和政府为改变这里的低产状况，采用了许多的先进技术措施，但因农业社家底薄和经营范围狭小，不能圆满实现。如在一九五六年农业技术推广站曾经从县里领回油菜种给各农业社去种植推广，结果被各农业社以无种植习惯为借口拒绝了。一九五七年区委生产办公室要在龙岭搞块高产试验田，也因农民怕试验减产，不愿抽出土地而未能进行。

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由于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能统一使用与调配劳力、物力和财力，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它一经成立，就显示了强大无穷的威力。公社党委为了加强对生产的领导，进一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生产经验，掌握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具体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为增产找到一条途径，决定在公社和各大队成立青年示范场，进行各种与粮食增产有关的科学试验，解决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上的关键问题。这一决定，正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青年示范场就在公社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热烈支持下成立了。

一九五九年年初，公社党委从各大队抽调了九十八名青年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来到了青年示范场；又从龙岭大队搬了一百九十亩成片的土地，从各大队搬了十七头耕牛和许多农具给青年示范场。从此，青年示范场就成为公社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基地。十个月来，青年示范场在公社的各项生产中一直走在前面，举着科学技术的胜利红旗，鼓舞着全体社员在粮食增产的道路上前进。

圍繞生产大搞科学試驗

公社党委以青年示范場为基地，密切地結合着各个生产运动和各个时期的生产内容，进行了二十多项科学試驗。在試驗过程中，自始至終与广大群众相結合，针对群众与干部在贯彻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上所存在的分歧意見进行对比試驗。通过試驗研究，不仅为党委领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也是对各种保守思想一个有力的批判，在生产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春耕前，公社党委决定当年要提前播种，把提早播种的試驗工作交給青年示范場去做。青年示范場在大寒后的十天就播下了第一次谷种。为了便利群众参观，特地在公路旁选了两块秧地。有些老农看着这些播下的种子，搖着头說道：“还穿棉衣就下种，誰敢做这样冒险的事？”有人搭訕：“他們的谷种多呢！”真的能提前播种嗎？群众抱着怀疑的态度。

种子播下了。場里对秧苗的护理采取了一系列的科学措施。在地面、地里，都插上了溫度計，每天观察地里、地面的溫度变化，并进行气候預測。每当寒潮来临和降霜之前，他們就在秧田上盖上了稻草，放上干牛粪，使秧苗不致受冻。不到半个月，幼秧长得綠油油的，完全没有烂秧、死秧現象。当秧苗长到一寸多高的时候，公社在这里召开了一个早播的現場會議。青嫩的秧苗，吸引着許多农民，他們要求学习示范場护理秧苗的經驗。在会上，龙岭大队第五生产队长陆均祥說：“往年早浸种害我們損失了一万多斤谷种，現在学了示范場的早播經驗，再也不怕了。”他还保証当晚回去就浸五千斤谷种。两天之内，全公社浸种达八万斤；一周内，全公社完成了播种任务，比往年提前了二十五天。“一季早，季季早”，一九五九年早稻提前播种插秧，早稻收割、晚稻插秧都随着提早了。往年，覃塘是清明才播种，大暑才大割的，俗話說“小暑小割，大暑大割”；而一九五九年，却是“小暑大割，大暑大插”了，早稻收割和晚稻播种提前了一个季节。由于一九五九年提早耕作季节，使全公社有可能推广了生长期較长的“矮仔粘”良种，为早稻丰产創造了条件。

采取那一种插秧規格才能增产？这是在公社中爭論得最激烈的問題。公社也把密植規格的試驗任务交給青年示范場。

一九五九年春插时，公社决定采用五乘三寸、五乘四寸的密植規格。許多人贯彻执行了，但是心里很不服气。少数人沒有认真执行密植規格，背着干部按七乘八寸、八乘八寸的規格插。在討論密植規格时，許多老农坚持着要采用七乘八寸、八乘八寸的規格。他們說，植得疏些，禾兜大，禾穗长，增产大。干部和青年則主張合理密植，认为合理密植株数多，穗多谷子多。就是在主張疏植、密植的人中，也有主張用各种不同規格的。到底那一种規格最能增产？誰也不能肯定地作出答复。公社党委根据群众的分歧意見，本着“一切經過試驗”的原則，并为了晚稻采用較合理的密植規格，发动了干部、群众在青年示范場和在各大队进行密植規格的对比試驗。

七十多个干部、老农、青年、技术員参加了青年示范場的密植規格試驗。在同一块田里，同时采用了五乘三寸、五乘四寸、六乘五寸、八乘八寸等八种不同規格进行試驗。在青年示范場的带动下，黄练、龙岭等大队也开展了同样的試驗。密植規格試驗在全社范围内进行。禾穗黄熟了，大家对試驗的田亩进行了估产，有的老农看着疏植的禾苗高大，兜大，禾穗也很长，满怀信心地說：“看吧，还是疏植的产量高！”收割时，谷子一过秤，合理密植的六乘四寸、六乘五寸、五乘三寸普遍比七乘八寸、八乘八寸的产量高一百多斤。許多坚持疏植的农民在事实面前自动认輸了。黄练大队的老农覃先主动地找到了比賽对手的示范場干部說：“还是你們行，我要向你們学习。”采用八乘八寸規格的妇女覃桂珍也写了一首山歌送給

示范场的青年：“青年示范觉悟高，敢想敢做实英明，我们同他来对比，甘心输给示范场，要拿示范去介绍，以后共同上北京。”

早稻密植规格的对比试验，给群众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也给公社晚稻采用密植规格提供了根据。公社党委根据对比试验的结果，决定了晚稻采用六乘四寸、六乘五寸的密植规格。老农们对这一规格欣然接受了，插秧时再也没有偷偷搞疏植的现象了。

青年示范场在水利灌溉、深耕改土的科学试验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这个场就进行了浅中浅、间歇、前浅后湿、前湿后浅、润灌、浅中、不同禾向中浅、前浅后歇等八种对比试验（注）。经过试验和分析，证明十至三十毫米的浅灌比习惯上用的三十至五十毫米的深灌好。用这样的浅灌方法，禾苗转青快，粗壮，分蘖早又多，抗病力强，不易倒伏。这个成功的试验，在全公社里推广了，使许多三类禾苗很快就升了级。青年示范场还对二十多亩鸭屎土冷底低产田作了深耕、改土的试验。这些一向亩产不到一百斤的低产田，经过青年示范场改用暖水灌溉、翻耕、合理施用肥料等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措施，亩产量提高到五百斤以上。社员们看着低产变高产，不禁赞叹地说：“相信科学真有办法！”

气象观测和病虫害预报，已经成为青年示范场经常性的工作，在气象站里，每天都进行着天气预报。站里按晴、阴、雨的天气，分别显示红、蓝、黑色的旗子。场里的病虫害预报，及时把稻禾从虫灾中挽救过来。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病虫害预报站根据汽灯灭螟的观测，在三天晚上，螟蛾由十只增至五十只、一百只，确定了这是三代螟成虫发展的最高阶段。公社接到这一预报后，立即组织了全社社员在同一时间里开始了大规模的灭螟运动。经过一连三个晚上的突击，螟蛾基本上被扑灭了。

科学试验开花结果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和青年示范场的带动下，全社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各大队、生产队都掀起了大搞科学试验的热潮，形成了以青年示范场为基点的科学试验网。公社有科学工作委员会领导整个科学研究工作，有直属的青年示范场，全社示范场（队）共二十一个，试验土地一千零八十八亩，参加活动的达一千零六十二人。各生产小队共组织了试验小组二百三十个，参加试验的达三千多人。在这些试验场地上，社员们进行了二百多种农、林、副业生产的科学试验。此外，还有各大队的三万二千多亩社员自搞的丰产田和丰产片。在科学试验与技术改革中，掀起了竞赛的热潮。父子竞赛、夫妻竞赛、青年与老农竞赛、生产队与示范场竞赛的故事各队都有。春耕以来，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活动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公社青年示范场一九五九年的十四亩早稻得到了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达五百零六斤，比各大队平均亩产三百零一斤高出二百多斤，还创造了亩产一千零七十六斤的高产纪录。其他各示范场的早稻平均亩产四百三十斤，比全社早稻平均亩产量增产百分之四十一。

由于示范场的带动，由于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的开展，全社提早了季节，采用了合理密植，进行了深翻改土、合理灌溉，百分之百采用了水稻良种，等等。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早稻平均亩产三百零一斤，比一九五八年早稻平均亩产一百九十八斤增产百分之五十二。已收晚稻二千九百多亩，平均亩产达六百一十斤。预计晚稻平均亩产在五百五十斤以上，将比一九五八年晚稻翻一番。

在进行各种试验的同时，青年示范场还在全公社推广了猪、牛人工授精的技术，基本消灭了母猪、母牛空怀现象。一九五九年一至七月，全社有一千零五十头猪是人工催情、授精的，占母猪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受胎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一般下仔十头至二十头，比自然受精的大大增产。此外，还研究了医治各种猪病的中药，有效地扑灭了猪瘟的流行。

通过青年示范场的科学试验，举办了各种技术人员训练班，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社共培养了三千多名插秧能手，一百多名水文气象、病虫害预报人员和从事牲畜人工授精的技术人员。

公社为科学试验提供了优越条件

科学试验在覃塘公社放了异彩，开始为覃塘人民找到了增产的途径。覃塘人民深深地感到，这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胜利，因为只有公社化以后，才有可能调整土地、物资和人力，根据公社的规划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科学研究。

同时，公社成立以后，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有了更大的保证，又有了食堂、托儿所，把许多劳动力解放了出来，这才使广大社员有参加科学试验活动的可能。以覃塘大队来说，一九五七年全队七百多户就有两百多户是工分换不够口粮的，不够吃的人数占百分之三十；而一九五九年，除了百分之五的人家因为疾病及其他特殊原因缺粮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缺粮户的生活，也得到了公社和大队的照顾。一九五七年，这个大队全队发给社员的工资总额为八万九千多元，而一九五九年发给社员的工资共达十五万二千多元。社员的工资收入增加将近一倍。公社化后，生产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为科学技术的普及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然，覃塘公社从科学上摸索增产途径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许多新的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尚待人们不断研究、创造。公社党委为了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已经订出了一个初步发展规划：

一九六零年，全公社二十一个社、队的示范场每个都将建有科学研究室、化验室、实物试验场、气象观测站等，定期对各种作物的生产、良种培育、气候等进行研究。在各个示范场、试验小组开辟一个六至十亩各种作物对比试验地。公社办的示范场的作物对比试验地将扩大为二十五亩。试验项目将由现在的十八项、二百一十八种扩展到四十八项、六百种。一九六零年，全社将培养一百六十名能掌握农作物生长规律、观测气象变化、会分析土壤肥料性能的土专家，以便指导社内的生产。

一个万亩园艺场、万头养猪场将建设起来。各个场里都将配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成立科学研究的机构，从事各种与生产有关的科学研究与科学试验工作。各大队也将在一九六零年开辟百亩园艺场与千头猪场，使全社的农、林、牧、副、渔得到更大的发展。

一九五九年十月

注：水利灌溉试验内容是：

(一) 浅中浅：是把水稻生长过程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来灌溉，前期是浅水灌，中期为中灌，后期又是浅水灌溉。所谓前期是由插秧至分蘖后期；中期是由水稻拔节至抽穗开花期；后期是由水稻乳熟至黄熟期。灌溉水层十至三十毫米为浅灌，水层三十至六十毫米为中灌。

(二) 间歇：是水稻生长过程中每次灌水二十毫米，至消耗到无水时，又灌水到二十毫米，如此周而复始。

(三) 前浅后湿：是把水稻生长过程分为前期浅水灌溉，后期湿润灌溉两个阶段来灌溉，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由插秧至分蘖后为前期，由禾苗拔节至黄熟为后期。所谓湿润灌溉是指水稻田里没有水层至十毫米以下者。

(四) 前湿后浅：是前期湿润灌溉，后期浅水灌溉。

(五) 润灌：是从头到尾都是湿润灌溉，即没有水层到十毫米以下。

(六) 浅中：是前期浅水灌溉，后期是中灌。

(七) 不同禾向中浅：就是前期中灌，后期浅水灌溉。灌水相同，但禾苗的行方向不同，即东西向和南北向。目的是考察在灌水方法相同、禾行方向不同的情况下，看那一种禾向增产。

(八) 前浅后歇：是前期浅水灌溉，后期间歇灌溉。

一朵盛开的科学試驗之花

——記广西河池六壩人民公社試驗場——

于 斐

广西僮族自治区河池县六壩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就涌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公社农具厂、公社发电站、农业綜合試驗場、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等等。经过一年来的努力，这些新兴事业机构和企业单位，普遍得到巩固和越办越好了，业务蒸蒸日上，群众交口称赞。其中特别惹人喜爱的，是拥有六十四名职工、一百亩土地和五十三亩魚塘的农业綜合試驗場。

光輝的特色 强大的生命力

在六壩人民公社农业綜合試驗場里，沒有漂亮的房舍，沒有高貴的科学仪器，也沒有名流学者，看起来，似乎并无出色之处。可是，这个場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却有力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

六壩人民公社农业綜合試驗場的新風格，首先在于它异常出色地把科学研究工作和公社的生产紧密結合起来，真正做到了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成为为生产服务的先进榜样。

在試驗場里，沒有为科学而科学、为試驗而試驗的習气，它的每一項工作，都有着明确的目的——为公社生产服务。試驗場一年来所作的五十多項試驗，全部是由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公社的生产规划和各季生产中的具体問題提出的。公社目前經營的各种項目，試驗場里都有相应的試驗，不仅农、林、牧、副、漁行行俱全，而且安排了关于“肥”、“密”、“种”、“管”以及从种到收的一系列增产措施的对比試驗。整个試驗場，实际上变成了整个公社生产的縮影和推行技术改革的基地。为了防止試驗田和普通田生产脱节，使群众跟得上来，試驗場在设计一般試驗的时候，采用稍高于普通田的耕作水平，他們用作試驗的，是中等田而不是上等田，群众深耕五寸，試驗田深耕六寸，群众每亩施肥五十担左右，試驗田施六十担左右，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但不相差太远，而且一有經驗，便馬上召开現場会，組織参观，或者举办实物展覽大力推广，使它立即回到生产中去，提高生产。

这些富有革新意义的措施，使試驗場的科学研究工作同公社的生产运动紧密地联在一起，相成相長，亦步亦趋。在科学試驗工作的有力促进之下，整个公社的生产运动越發浪濤汹涌，势不可当。一九五九年春播的时候，由于寒潮侵襲，全公社十二万斤种子的稻秧岌岌可危。試驗場根据自己的經驗建議采用施牛粪和撒草木灰的办法，以提高地温，抵御寒潮。公社党委推广了这一条經驗，胜利地挽救了全部濒于冻死的稻秧。插秧前，試驗場組織群众参观了密植对比試驗区。在那里，社員們亲眼看了行距六寸、株距三寸和行距六寸、株距四寸的早梗，長得非常茁壮。他們說：“稀植产量低，太密長不好，六乘三，六乘四有把握！”一贯反对密植的人至此也紛紛服輸認錯，学习了这一做法，各个生产大队一九五九年的插秧規格

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在耘田追肥运动中，全公社各大队都發現試种的早粳長得很不好，說它“好比观音菩薩，年年十八”；有人索性建議“槍斃早粳，改种中稻”。公社党委及时总结推广試驗場護理早粳的成功經驗，使一千二百亩三类早粳很快变了样。在夏收时节，試驗場协同公社农具厂制造了每小时打谷一千七百五十斤的水力打谷机，順利地解决了粳稻脫粒困难的問題，大大提高了收割的速度。九月中旬，試驗場首先發現了稻苞虫、三化螟和稻瘦蝇，及时作了解剖分析，准确地掌握了害虫的生活动态，建議公社抓住害虫盛發之前的有利时机，大力組織扑杀。根据試驗場这条妙計，全公社两天突击便消灭了八百亩晚稻的虫害，从而保證了晚稻的丰收。

一年来，为了推广試驗場的各方面的經驗，公社党委先后在场里召开了十五次現場會議，每一次會議都使人耳聰目明，茅塞頓开。社員們滿口贊揚說：“和自然作战，陣陣离不了試驗場！”“試驗場帶我們走高产的路，今年大丰收，試驗場要記头功！”

对于今后的生产，試驗場作了更多的貢獻。公社党委計劃一九六零年半数以上的晚粳种粳糯，試驗場就为实现这一目的做了准备，不仅从品种試驗中找出了适于本地种植的鉄路粳、圓头粳、黑粳、光头糯等五、六种粳糯良种，而且培育了三万多斤良种，积累了栽培粳糯的經驗，掌握了防治稻苞虫、螟虫和稻瘦蝇的有效办法，解决了發展粳糯的最大难题。公社計劃在一九六零年發展黃麻、青麻、馬鈴薯等当地沒有种过的作物。为了在大量种植以前取得經驗，先由試驗場預先試种，仔細作了观察記錄，从而使公社在很短時間內掌握了这几种作物的栽培技术，社員对于發展这些作物充滿了信心，人們說：“有了試驗場，大跃进就好比籠里捉鷄，穩得！”

試驗場的另一个新風格，是它在全部工作中，貫穿着党的群众路綫的精神。

試驗場里固定的工作人員虽然只有六十四名，但是，試驗場組織的科学試驗活动却是吸收多数社員参加的大規模群众运动，而不是少数人的、学院式的研究活动。到試驗場工作的社員，除去少数骨干長期留場工作以外，大部分在场工作半年以后，仍回本队工作，由大队另外选送一批社員来輪換遞补，每年到場工作的社員，实际上有一百多人。試驗場举办的短期訓練班已經培訓了二百多名生产小队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公社試驗場的领导下，还有八个大队的試驗站和几百个分散的試驗小組，参加站和小組工作的社員共計一千五百多人，占社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不仅青壯年社員在作各种各样的試驗，連老公公、老婆婆和少年兒童也卷进了科学試驗的浪潮。六墟四十五个兒童成立了六个“米丘林小組”，进行了果树嫁接的試驗。六十多岁的托兒所保姆藍老奶，組織了两个同伴抽出业余时间种了三分試驗田，足直大队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試种了几亩苧麻，准备明春开始試养苧麻蚕。

試驗場放手發动群众，大搞科学試驗的結果，使社員們迅速地摆脱了历史上遺留下来的科学技术落后状态，逐步用科学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通过展覽和組織參觀，試驗場不断地把科学知识介紹給社員。过去，这里的农民把十三星瓢虫当作甘蔗棉蚜虫的成虫，除虫时总是把它和棉蚜虫一同捻死，技术員告訴他們，十三星瓢虫是消灭棉蚜虫的“天敌”，可是誰也不相信。于是，由試驗場作了一个簡單的实验：将两个十三星瓢虫和三十个棉蚜虫放进养虫罩里，仅隔十多分鐘，瓢虫就把棉蚜虫吃光了。群众这才恍然大悟，从此，十三星瓢虫的作用在这里才得应有的重視。又如，人們不相信生猪双重配种的作用，試驗場的畜禽試驗組就先用一对純白的約克夏种猪交配，十五分鐘后，再用一头黑色的宁乡公猪与同一个約克夏母猪交配，結果，一胎生出来的十三头仔猪，其中九头是雪白的約克夏純种猪，四头是黑花的杂种猪。这样，社員就相信了这种科学方法的作用。当地群众都特別爱到試驗場去串門，只

要是来六墟，有事无事都得进场看一看，他们说：“我们的试验场是一所技术大学，多看一回就多懂几样！”

进步更加显著的是试验场的工作人员。在“人人当先生，人人当学生”的口号下，参加试验工作的青年农民、老农、技术员和公社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边生产，边研究，每个人都进步很快。最先进场工作的十二位青年农民，原来一般是高小文化水平，只有一两年的劳动生产经验，经过试验场一年来的培养教育，他们不仅了解了试验场几种主要作物的生物原理，懂得了由种到收的一套先进的操作技术，而且学会了布置一般的试验，作试验记录，分析资料 and 提出结论，学会了检查和解答生产中的一般问题。其中余炳程、章耀光等六人全面钻研了水稻、旱地作物、园艺和动物饲养等四个专业组的业务，提高更快。在县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帮助下，这一批青年作了“向千粒稻进军”的出色试验，用籼稻“河农三号”与玉米、小米、高粱和稗草杂交，初步培育成了茎秆粗硬、不倒伏、谷穗特别长（最多的一穗一千零九粒，一般七百到八百粒）的第一代新品种。第一批进场的三位老农，在试验场的帮助下，整理了过去的经验，学习了许多新的知识。试验场的小麦、水稻的试验结论，一般是由老农黄茂祥负责草拟的，经过专区和县的技术人员审查鉴定，他所拟的这些结论，绝大部分是准确合格的。定期参加试验活动的五个公社干部，提高也很快，大队干部和社员们说，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莫如田在参加试验以后，变成了“农民书记”，领导生产，样样在行。公社生产干事章健柏，原来是商业干部，由于没有生产经验，群众笑他外行，背地喊他“学生哥”，在试验场老老实实地钻研了半年多，变成了试验的主要骨干，群众不再把他喊成外行，而给他另安了一个外号，叫做“章技术员”。

试验场的第三个特色是：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且是一个生产单位和经济核算单位。

这个试验场在建场的头半年是靠公社拨款进行工作的，夏收以后，试验场不但用自己出售的良种和鱼苗的收入支付职工工资，还添置了价值二千六百多元的工具、图书和仪器，而且上交公社二万八千多元。预计到一九五九年年底，试验场的总收入可达到十万多元，全场职工平均每人产值可达到一千六百三十多元，比全公社每个劳动力创造的平均产值高出四倍以上；上交公社的企业利润将要达到六万一千多元，比八个生产大队上交的积累总数还多三倍多。

这种独创一格的做法，给试验场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所有参观过试验场的人都认为：试验不只成绩大，而且粮食自给，经费自筹，一不用国家贷款，二不用公社贴钱，仿效六墟试验场这条经验，人民公社都有条件把试验场建立起来。事实正是这样，由于六墟公社的推动，河池县十八个公社、一百一十九个生产大队，目前全部建成了自己的试验场和试验站。参加中共柳州地委四级干部会议的一千四百名代表，来这里参观之后，全专区的科学园地内，立即呈现一片百花竞开的新气象，大搞试验场的群众性的运动已经普及到整个专区，并且正在向全广西僮族自治区扩大发展。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六墟人民公社试验场是一面鲜明的红旗，它代表着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科学试验的方向，代表着千百万群众向科学进军的迫切的愿望。

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

建立试验场的主张，早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六墟的群众就已经提出来了，然而，只有在建成了人民公社以后，人们多年的愿望才变成了事实。

一九五七年春天，六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曾经划出六亩耕地，交给蓝树培和黄茂祥两个

社員，办了一个小小的試驗小組，作了“馬房粘”、“南特十六号”等六个水稻良种的对比試驗。依靠这个小組，六墟高級农业社順利地推广了“馬房粘”。藍树培、黃茂祥和其他一些社員，觉得搞試驗对生产很有帮助，建議高級社管委會扩充試驗組，扩大試驗。当时党支書和社主任，也觉得扩大試驗大有好处，采納了藍树培等建議。但是，着手筹办不久，他們發覺以高級社的力量来举办一个稍大一点的試驗場，还有不少困难：第一、技术力量不足。全社十二个生产小队，只有八个技术員，把他們調进試驗場，勢必要影响八个小队的工作；而且，这个地方过去專种水稻，根本找不到管理园艺、漁业和种植經濟作物方面的技术人材。第二、生产小队不願意划出土地給試驗場。他們担心搞大面积試驗失敗，賠不起，更担心抽走了耕地，本队的包工工分减少，隊員的收入沒有保証，因此要求劳动力随田地一同調走。这一部分劳动力試驗場当然不能全部容納，而高級社举办的工业企业、副业單位很少，也无法往別处安插。第三、领导一个略具規模的試驗場，需要配备較强的领导干部，高級社管委會人手不足，工作很忙，派不出人，也无法兼顧。第四，高級社的公積金太少，建場的开办費用沒法筹措。这些問題，一时解决不了，合作社干部們只好十分惋惜地放弃了建立試驗場的計劃。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在生产大跃进中，深切地感到领导經驗不足，因此根据党中央“放手發动群众，一切通过試驗”的指示，决定發展干部試驗田的經驗，举办公社試驗場，进行农、林、牧、副、漁多种作物的綜合試驗。这一次建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公社党委在十一月一日作出决定，当天就撥了第一批投資，抽調了一百余名社員，突击修成了猪舍、牛舍、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不出五天，便划好土地，調齐人馬，一鼓作气地干了起来。公社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是由六墟乡九个高級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力量雄厚，共有技术員七十多个，基本上可以满足試驗場的需要。公社知道六墟大队的黃茂祥曾經做过多多次水稻品种試驗，就調他来领导“水稻試驗組”；知道凌霄大队的章永祥有二十多年种植旱地作物的經驗，老街大队的陈盛擅長种菜，就分別指名把他們調来领导旱地作物試驗組和园艺作物試驗組。由于人民公社举办了十多个社办企业，又实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每个社員的生活都有了保障，撥田和調配劳动力的問題，也解决得很順利。六墟大队两个生产小队撥出一百亩耕地，这两个小队留下一百二十五人坚持本队生产，十九人参加試驗場以外，其余三十二人調到公社农具厂及其它厂矿工作。这样做，生产小队表示滿意，社員們个个欢喜，他們說：“有了鉄飯碗，調到那里都乐意！”由于人民公社运用“一大二公”的优越条件，貫徹执行了工农并举的方針，在建社初期就發展了工业生产，所以当建立試驗場的时候，公社直接举办的二十一个厂、矿已經积累了十六万多元的公積金，使公社有力量撥款办試驗場。

在六墟，人人都把試驗場看作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看作人民公社优越性的結晶。他們說：“小沟撈小虾，大河捉大魚，沒有人民公社，决沒有这样出色的試驗場。”一九五九年春天，正当六墟人民公社进行整頓工作的时候，个别思想右傾的干部提議把試驗場“下放”到大队去經營，广大干部和社員群众严正地斥責了这种錯誤的主張，坚持要由公社来办，因为大家知道，离开了人民公社肥沃的土壤，試驗場这朵美丽的科学之花，便不会开得同現在一样鮮艳夺目。

要在三年內将全体社員培养成为新型农民

六墟公社的干部和群众，从自己的切身体驗中，深刻認識到实现生产更大的跃进，必須使科学試驗工作同时跃进起来，必須使全体社員成为具有科学知識的新型的农民。基于这种認識

和要求，他們積極地擬訂了試驗場的擴建計劃。這個計劃確定在一九六零年建立五百畝園藝場、一萬只雞的雞場、兩千只鴨的鴨場、二十頭牛的奶牛場各一個和養豬場三個，養豬一千五百頭，新建一個農業機械研究組，增辟二十畝魚塘養殖成魚。一九六零年的試驗項目預定為一百五十個，以進一步研究徹底消滅病蟲害、灌溉用水、合理施肥與密植等問題為主，以創造高產多收的經驗。繼續培育“千粒稻”和其它新品種，要求在一九六零年內生產水稻良種十萬斤、玉米良種一萬六千斤，為一九六一年實現全公社的良種化打下基礎。同時，要求在一九六零年培養出相當於高級農業學校畢業生水平的生產隊技術員一百人，做到每一個生產小隊和農場、養魚場、園藝場、養豬場、養禽場都有一個出色的技術員，力爭在一九六二年使每個青壯年社員都能受到公社試驗場或大隊試驗站的培養和訓練，人人掌握農業科學基本知識，成為一代有科學文化知識的社會主義新型農民。企業利潤要求一九六零年增到二十四萬元，以便為加強公社的經濟實力，消滅窮富隊的差別，為逐步地實現向公社基本所有制過渡作出更大的貢獻。最近，社員們以六天時間為試驗場突擊建成了展覽室、化驗室、人工孵化室和溫室，以五天時間突擊新建了奶牛場，這種日新月異的進展，再一次顯示了人民公社巨大的優越性。同時表明了公社黨委和全體社員建設試驗場的堅強決心和沖天的干劲。這一切預示着，六墟人民公社試驗場正在向新的勝利邁進，不要多久時間，它就一定會在自己的發展歷史上，寫下更加美麗的一頁。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

一顆茁壯旺盛的幼芽

——从广西柳城鳳山人民公社看公社所有制的强大生命力——

文 众 成

和其他的人民公社一样，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广西柳城县鳳山人民公社就出現了一件有着旺盛青春活力的新事物——一部分的公社所有制。

鳳山公社的公社所有制成分还只是一棵幼芽，它和生产大队所有制、生产小队所有制同时存在着，而且在最近期間內，生产大队所有制还是基本的。目前，属于公社所有的只有这样三个部分：社办企业、社办事业和由公社掌握使用的一部分公积金、公益金。社員們通常把这些叫做“公社的家底”。他們說：“人民公社的好处，能够装满十万八千个籬筐，其中最好的，要算公社有了家底。”

社員們的这句话不是沒有来由的。

公社制度开辟的新道路

原来，鳳山公社的公社所有制成分，从一露头兒，就給人們带来了好处。

这件事要从公社兴办园艺場的經過說起。

在鳳山一带，旧县村以盛产沙梨聞名，因此生活比較富裕。公社化以前，附近的許多高級社都想照样多發展一些果树。但是，正如社員們当时說的：“果园是座万宝山，宝山好上，难闖‘三关’。”哪“三关”？第一是高級社积累的資金很有限，沒有錢买果苗；第二是不会育苗，缺乏种果园的技术人材；第三，果园是需要專人經常管理的，但高級社的範圍小，劳动力有限，抽不出这样一批劳动力，等等。有一回，几个高級社商量办个“联营果园队”，可是誰也調不出許多劳动力来，更不願把技术高的“老內行”派出来，也抽不出一整塊足够作苗圃的地，“三关”仍然闖不过。

一九五八年秋天，公社成立了。社員們說：“这回有了新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报告，要求公社成立一个苗圃。公社的組織規模大，活动範圍广，园艺場的架子很快搭起来了。从南丹大队附近划出了十四里方圓的荒岭，从十个大队調来了八十四名男女青年，从旧县村調来了老果农謝福田，还派党支部書記文錦林担任場長。然而，困难仍然很多。荒岭上的草長得比人高，老虎出沒无常；沒有果苗，也沒有錢去买，当时公社只能撥給六百元的开办費。看到这些，場外的一些富裕农民說开閑話了：“一缺人材二缺錢，看你們办得成？”“手上沒有四兩鉄，莫想动手打大刀！”公社党委和社員們沒有被困难吓倒，他們仔細地作了筹划，研究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各个生产大队的社員們也十分热情，說：“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大一个公社，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众人抓上一把土，也能塞死一条江。”調到园艺場工作的青年們更是干劲十足。岭上草多，他們割了几百担，卖了，有了办場的資金；一鼓作气，开出了几百亩荒地，燒得成千担草木灰，老虎也吓跑了。他們又种了几十亩蔬菜，卖得几千

元，办场的资金绰绰有余了。有三十个青年，走遍了附近三个县的荒山野岭，采集了二百多万株野梨树苗，买了一些和向生产大队收集了一些果树枝条，截成小段，用“单芽嫁接法”，栽下了二百多万株果苗，加上用直播和接枝办法，共栽种了六百四十六万三千多株。护理时，早了，青年社员们便一桶一桶地担水来淋；草高，不能锄，就用手拔，早起晚睡，辛勤经营。结果，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有一些果苗已经出圃，除去本场移植了六千六百株，供应公社各大队四万五千五百株以外，还卖给外地五万九千九百株。预计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又可以出圃一百八十七万株。不到一年工夫，这个只用了六百元现金办起来的场，用卖果苗和卖菜的錢，向公社交了一万七千三百五十元的企业利润，自己还置办了价值六千六百二十一元的各种工具和简易机械，并且买了几百本技术参考书。少数反对派在事实面前低头认输了，他们也改口说：“料不到，草丛里真的杀出了赵子龙。”

兴办园艺场这件事，既教育了社员，又教育了公社领导干部。公社党委在这期间逐步明确了这样三条道理：第一条，发展人民公社所有制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希望多发展公社所有制，来举办在高级社时代试了多次都办不成的事业。第二条，由于公社的“一大二公”的特点，生产关系比高级社有了新的發展，兴办属于公社所有的企业、事业，很能“得心应手”。第三条，发展公社所有制，虽然也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是，不能单单依靠这些，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全体社员的志气和两只手。

一年来，公社党委按照这几条去办事，果然使公社迈开了“工农业并举”的第一步，把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办得越来越兴旺了。现在，全公社已经有了十二项社办企业和七项社办事业。社办企业包括有园艺场、鱼种场、农具厂、硝药厂、化肥厂、农药厂、竹器厂、被服厂、造纸厂、粮食加工厂、建筑材料厂和孵鸭房。由于这些企业是依靠群众勤俭经营办起来的，所以投资很少，收益很多。十二个企业的基建投资和生产品投资，总共才用了三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元，而现在的资产总值，却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四万八千一百零七元，增加了将近六倍。这就为公社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公社的积累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增长了十万零一千七百二十七元。其中，从社办企业利润里提取的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五点四一，从各个生产大队里提取的部分，占百分之四点五九。公社所有制的成分在全公社里日益增长着。现在，全公社的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的资金总值，加上由公社掌握使用的公积金、公益金，已经相当于建社一年里十个生产大队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一。

生产大队的生产有了靠山

公社所有制成分发展起来以后，建立的第一功，就是促进了各个生产大队集体经济“百业齐昌”。社员们的评论是：公社有了家底，大队的生产就有了靠山。

这一切，主要表现在三件大事上。

第一件，用公社的积累，投资解决了修建小山水库的资金不足的困难。凤山一带，一向酷旱。旧县志记载：从清末到一九三四年，大约每隔三几年就有一次“大旱”，“旱魃为灾”，“汝源干涸”，或“由端阳至重阳不雨”，每次灾后，都是“大飢”、“大疫”。这种情况，到解放前，毫无改善。有些村，实在旱得不行，就放弃水稻，改种甘蔗。然而，一旦雨水偏多，产量又是大减。群众说：“旱不得，雨不得，真是扁担没钉，两头担心。”人们生活困苦，有时唱歌自嘲：“有女莫要嫁我村，旱时车水到五更，三年难见猪肉面，捡个螺蛳开大荤。”解放后，实现了合作化，群众在一社之内，经营了些小型水利，松了一口气，但一遇上大旱，还是不行。有个山坳叫“小山”，筑坝成库，可以使全社半数的稻田成为饱水田，因为需工量大，高级社办不起，公社组织大协作，动员了一半多的劳动力去修，并且发

动社員投資，筹集資金。但是还不够。党委便从公社积累里拿出九千元，才解决了困难。壩修成了，旱灾威胁基本消除。

有了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一九五九年的夏粮，在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百分之三十一·六八的基础上，又增产了百分之五十七·三九。公社化前，这里一年要从外地調进一百二十六万三千斤粮食；一九五八年由缺粮变余粮，調出五十四万五千斤；一九五九年只是一个夏季，就調出了二百零三万四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全年还增加二·七倍。

第二件，在几次生产上的关键时刻，用物质、技术和资金，帮助生产大队闢过了难关。

一九五九年春天，早稻追肥需要的石灰缺得很多。烧石灰要炸石头，炸石头要硝藥。当时十个生产大队都没有硝藥，公社的硝藥厂赶忙生产了三、四千斤。石头炸开了，全公社烧成了六百一十多万斤石灰，每亩田平均放了二百零六斤。社員們說：“夏粮丰收多亏了硝藥。”

春末，公社种的九千三百多亩甘蔗生了“棉蚜虫”，眼看着就要减收，十分紧急。生产大队的干部給公社打电话請求帮助。公社便把自己农藥厂制造的五十一万斤土农藥和化肥厂生产的七十万斤土化肥撥出来，先噴藥，后追肥，甘蔗才得救。社員們說：“單干时，有一年甘蔗生虫大减收，那一家不哭？入了高級社，又鬧虫害，人手多的旧县（村）高級社保住了丰收，人手少的大弯高級社就失收了五百三十亩。还是公社好，没有一个大队受損失。”

夏初，正要大搞副业，公社办的孵鴨房孵出了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三只仔鴨，供应給各个生产大队，每人平均得了六只，一下子就促成了一次养鴨的高潮。以后，公社魚苗場又供应了一百二十四万尾魚苗，又促成了养魚的高潮。

在一九五九年的前八个月里，农具厂和竹器厂制成了三万二千八百八十六件簡易农械、新式步犁、各种車子和鉄制竹制的农具。这些农具都是供应得恰逢其时。另外，所有的場，都对生产大队进行了专业性的技术輔導，并且为生产大队訓練了一百二、三十名专业的技术工人。还支援給生产大队两万元的周轉資金。

以上种种，都使生产大队的集体生产得到了有力的推动。公社所有制和生产大队所有制相輔相成，結果促成了整个公社各项生产的高漲：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工业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三·零九，农业产值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二·四五，林业产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三·八七，畜禽产值增長了百分之十，副业产值增長了百分之三十，漁业产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三·八九。

第三件，公社的积累，促进了集体福利事业的飞跃發展。公社建立以后，共从公社积累里抽出了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五元作基金，举办了一所敬老院、一所妇产院、一所衛生院、一所制藥厂、藥圃和五所民办学校。并且扶持各生产大队开办了七十四个食堂、八十六处托兒所和幼兒園，十間診所。

由于有了托兒所、幼兒園和公共食堂，一千五百一十四个妇女摆脱了家务和孩子的拖累，全部能够經常参加集体生产了。

由于有了衛生院、妇产院、制藥厂和藥圃，就在全公社范圍内实行了“治疗不收費，草藥不要錢，西藥收成本，照顧困难戶”的半公費医疗制度。这一条，社員深受感动。七、八十岁的老人們說：“我們年青时，壬寅年發人瘟，鳳山街家家关門，圩不成圩，死人无数。現在可好啦！砸了香爐赶瘟神，小病早治，再也不会有人瘟了。”由于及时进行了全民性的防治，一九五九年在历年衛生条件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已經完全消灭了瘧疾和天花。山区沒有瘧疾，社員們說是“除了一害”。

由于公社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学齡兒童都上了学。全公社原有一千九百零一个文盲，現在，其中的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已經粗通文字了。

“腰粗三圍”和“共同跃进”

公社所有制在鳳山公社建立的第二功，是促使各生产大队的經濟發展迅速地趋向平衡——穷队赶富队，“共同跃进”。

二塘和龙田，是两个被公認的穷队（过去是高級社）。公社建立以前，附近的高級社每人平均收入是六十八元五角七分，而龙田只有四十七元四角四分，二塘更少，才三十七元。

二塘最穷。全大队二百三十七戶。解放前的生活是：“一日憂来一日愁，米筒挂在扁担头，早晨找米晚餐煮，餐餐鍋里不見油。”解放后，生活步步提高，成立了高級社，大有改善。但是，由于土瘦水缺，粮食亩产才一百四、五十斤，和其他大队比較起来，仍然是比較貧困的。

二塘之所以穷，是穷在三个問題上：一个是旱，粮食产量低；一个是沒种經濟作物，收入高的糖蔗，一亩也种不上；再一个是副业經營的少，果园沒有一处，鴨子沒有一帮。在高級社时代，二塘的群众也想解决这些問題。但是，修个小山水庫要几万个工，而二塘劳动力又少，哪里办得了？水庫修不成，就要在插完秧后抗旱，一直抗到收，哪里还抽得出人来搞副业、种甘蔗？因此，問題沒有解决。

公社化后，人多力量大，小山水庫修成了，二塘大队的社員們心里也亮堂了，就开始盘算起赶富队的問題来。他們找到公社党委会，告訴党委書記說：“过去我們那里旱，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现在有了水，立志要赶富队。”說要“山穷水尽志不穷，快馬加鞭赶富队”。一九七九年春深耕时，全社百分之百的劳动力出工苦战，把稻田深耕七寸。天寒地冻，社員們扶犁的手冻麻了，烘一会火扶一会犁，也不停工。六十五岁的韋振更要求下到齐陶的水里去开水閘，还整天忙着修农具，給社員們送柴火，說：“为了赶富队，我老人也要出些力量。”这种精神，从种到收，始終如一。

穷队畢竟底子薄。要赶上富队，还得全面發展多种經營。其中的一个大头是甘蔗。如果再种上几百亩甘蔗，就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左右的收入。可是，二塘大队的社員們过去从来没有种过，蔗种、“糖榨”也沒有。买吧，蔗种要二千四百元，“糖榨”要三千三百元，錢不够。队里、队外的富裕农民又說起閑話来了：“看吧，用了油灯不亮，白費勁！”“蠢人扳牛角，枉費一身力，还赶富队？”社員們沒有气餒，馬上有一百多人上山砍柴燒炭，得了差不多一千元。公社也从公共积累里提出了五千二百五十四元支援他們。这是一次有力的支援。社員們日夜筹划，精打細算，湊足了錢，买了蔗种和“糖榨”，把甘蔗种上了。有了“糖榨”又不会安裝，也不懂榨法，正想派人去学，別的生产大队却主动地来支援了。新維大队派人来协助砌熬糖灶，头塘大队送了竹子来盖厂房，旧县村大队派来了技术工。人們說：“高級社跟高級社是叔伯兄弟，生产大队跟生产大队就成为亲兄弟了，为什么不援助？”随后，公社的园艺場又送来了二千株果苗，鴨房送来了一千只仔鴨，魚場送来了一万尾魚苗，农藥厂送来了一批农藥，不仅种上了甘蔗，副业生产也搞得蓬蓬勃勃。结果是：公社建立才一年，二塘大队就超过了一般队的水平，接近富队。

全公社的十个生产大队里，三个富队每人平均年收入是一百零六元一角，五个一般队每人平均年收入是九十元二角，二塘大队却达到了九十一元一角。龙田大队的增長速度稍慢，每人平均年收入六十二元，还没赶上一般队，但是比公社化前却增加了十四元五角六分。社員們說：“自从公社有了家底，我們的腰好象粗了三圍。”

事情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公社所有制的推动，公社內各个生产大队的經濟發展，正在“富队越富，穷队赶富队”的情况下，迅速趋向平衡。公社化前一年，富队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九元七角，一般队六十元，穷队四十三元；公社化后成为，富队每人平均收入一

百零六元一角，一般队九十元二角，穷队八十一元。这就是說，富队社員的收入有所增加，每人平均增加了六元四角，一般队的速度比較快，每人平均增加了三十元二角，穷队的速度更快，每人平均增加了三十八元。

各个生产大队之間在发展生产上的这种你追我赶的發展，就使社員們的生活获得了普遍的改善。一九五九年夏收，全公社参加分配的二千六百六十八戶社員，有二千四百八十二戶的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其余的戶收入也沒有减少。增收戶里，增收了六十元以內的有二千三百三十八戶，增收六十元到一百元的有九十三戶，增收了一百元以上的有五十一戶。公社化前的超支戶，如今已經全部变成了有余戶。鳳山商店的日用品銷售總額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點零三。鳳山銀行社員存款額也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點五三。和解放前对比，社員們說：过去“穿衣破烂披魚鱗”，現在“季季月月件件新”；过去“为了米飯日夜愁”，現在“米筒放在社里头”；过去“貧穷夫妻百事哀”，現在“一家和睦笑顏开”。現在是青年人理想宏远，老年人盼望長寿。

各个生产大队的經濟發展迅速趋向平衡，穷队迅速赶上富队，社員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这些，就为将来在人民公社里实行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逐步地創造着条件。

光輝燦爛的發展前途

公社所有制在鳳山人民公社立下的这些汗馬功劳，是高級社所办不到的。社員們認識到这一点以后，就越發热爱公社，越發把自己的命运跟公社連結在一起。旧县村大队有一位九十六岁的覃二奶，常常把九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叫到床前，囑咐他們說：“我死之后，你們千千万万要依靠公社。”社員們“上船望船高”，热情地盼望着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快快發展，公社积累快快增長。現在，几乎天天有人到公社提意見：“园艺場再扩大一些多好”，“把孵鴨場改成家畜家禽良种繁殖場就好了”，“粮食加工厂應該多安装一套碾米机”，“农具厂應該增加一些工人”，“鑄工車間要加鼓風机，鍛工車間要加机床”，等等。公社党委按照社員們的意見，已經制訂了一个發展公社所有制成分的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人民公社所有制成分的發展將是很快的，只用三年時間，即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的資金总產值就可以积累到一百七十二万九千零七元，加上各生产大队上繳的公積金、公益金，共計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九百零八元，相当于全公社一九六一年工、农业生产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點八九，全公社二千六百八十八戶，每戶平均有七百四十三元多。

看到这个规划，确实使人們激动！从部分公社所有制轉为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的条件已經逐步成長。

最近，这些规划的一部分項目已經付諸行动。例如园艺場的苗圃和园地已經由六百多亩扩充到二千四百亩，孵鴨場已經改成家畜家禽良种繁殖場，粮食加工厂已經安上了煤气机和碾米机，公社还从公共积累里撥出二万一千零二十五元准备买拖拉机，小型水力发电站也正在筹建。

誰說公社是“早產兒”？

——上海宝山彭浦人民公社誕生和成長的概述——

魏克明 吉景峰 刘振貴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是上海市宝山县塘南乡彭浦人民公社成立的日子。这个初生的“嬰兒”，在几个月以前就开始了它的孕育时期，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不过是孕育成熟，呱呱墜地罢了。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相反，人民公社不是什么“早產兒”；而是怀胎十月，瓜熟蒂落。

孕 育 期

經過一九五六年合作化的高潮和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人們对改变生产上、生活上落后状态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上海郊区农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斗口号：“爭取亩产百斤棉（皮棉），千斤粮，万斤菜。”他們决心加快生产發展的速度，并更好地貫徹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針。

宝山县塘南乡是蔬菜地区，“亩产万斤菜”就成为他們奋斗的主要目标。可是，这个乡一九五七年蔬菜的亩产量只有七千斤，要达到亩产万斤，就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产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是一个“跳一跳才能摘下的果子”。要摘下这个“亩产万斤”的跃进果子，就需要举办較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設，特别是大兴水利，需要購置必要的农业机械和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需要兴办规模較大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但是，当时的高級社無論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地担负起这些迫切的任务，一系列的矛盾从此展开。

蔬菜是“嬌生”作物，需要更多的水分。为了滿足蔬菜对水分的需要和便利肥料、蔬菜的运输，当时塘南乡有两条河流亟待疏浚，一条叫“彭越浦”，一条叫“罗涇浦”。这两条河修通了，全乡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可以得到更好的灌溉。可是，这两条河都是“跨社河”，前者横跨先鋒社、二社两个高級社的地区，后者穿过先鋒社、三社、四社三个高級社的土地，沒有統一的领导和规划，任何一个高級社都不可能越出社界把这两条河修通。何况疏浚的工程較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任何一个高級社所能負担得起的。怎样办？是讓高級社的社界限制死人們的活动范围，听任蔬菜缺水吃，安于低产的状况；还是冲破社界，修通河流，讓蔬菜喝足，力爭亩产万斤？

对这个問題，在高級社里展开了热烈的辯論。在先鋒一社，以陈談根为代表的某些富裕中农提出，这两条河是“官河”，應該讓政府来修。广大农民不同意这种意見，和他們展开了爭論。貧农程林祥批評陈談根說，你不要“鱉魚掉在湯鍋里——心里不舒直”。人們一致要求冲破思想束縛，冲破社界，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修通这两条“官河”。于是，由先鋒一社發起，在塘南乡党委統一领导下，于春节前夕举行了开河的誓师大会。会上，各高級社之

間，提倡議，比先進，熱氣騰騰，決定“過了臘月二十九，吃了湯團就動手”。大年初一的早晨，天還未亮，三千多名水利大軍就來到工地，回家過節的工人、城鎮居民、學生和附近駐軍也自動趕來參加，工、農、商、學、兵齊出動，十個高級社大協作，工程的進展異常迅速，原計劃兩星期完工的“彭越浦”，只有七天就流水行舟；原計劃七天疏通的“羅涇浦”，也提前四天正式完工。

兩條“官河”修通了，灌溉面積擴大了，人們的思想也起了新的變化，感到高級社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大躍進的要求。為了大躍進，不能讓高級社的界綫束縛住自己的手脚，不能變成“湯鍋里鱖魚”，需要放開眼界，尋找新的出路。

這時，有五個範圍較小、困難較多的高級社，受到沖破社界、大興水利的影響，正在為尋找新的出路而積極活動。

這五個高級社各有各的長處，也各有各的短處。如泰山社副業很發達，以養豬著名，但資金缺乏，買不起豬苗，蓋不起豬棚。花園社主要是種花草，盈餘較多，資金較足，但勞動力很缺乏，平均每個勞動力要經營三畝多地，照顧不來。朱巷社勞動力有餘，而土地不足。總之，各有各的苦處，都感到社小不能辦大事。

早在一九五六年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時候，這五個社就曾聯名要求聯合起來辦大社，當時鄉政府以他們“缺乏辦大社的經驗”，沒有批准。後來這五個社主任自動組織了一個“研究小組”，經常碰頭交流經驗，他們常常議論：“總有一天，要合併起來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塘南鄉舉行躍進誓師大會時，這五個高級社的幹部又碰在一起了。

“一只手掌拍不響，一個小社難辦大事情，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聯合起來辦大社。”在大躍進形勢的鼓舞下，花園社社主任又提出了老問題。

這次的倡議，不僅得到其他幾個社主任的贊同，而且通過他們在廣大社員中也引起了熱烈的反應。從家中到田頭，到處紛紛議論，社員們越議論越明確。正像社員陶金桃所說的：“要大躍進，只有聯合起來這一條路。”可是，當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泰山社的許多社員心中却七上八下，他們想：人家花園社有幾萬元存在銀行里，自己的社卻欠了幾千元的債，窮的窮，富的富，談什麼“聯合起來”？花園社聽說泰山社社員們心中不安，就派代表去和他們談心，說明辦大社可以互相支援，共同發展，對大家都有好處。泰山社的社員們听了，更是喜出望外。在得到鄉政府批准以後，六月一日，五個社聯合起來，正式成立了“花園聯社”。聯社成立後，各社之間取長補短，互相幫助，並根據各社的具體情況和互利的原則，集中了一部分資金，統一使用，辦了一個農具修理站，建了一所食堂。不僅社的範圍擴大了，而且“公”的成分也有所增長，人民公社的胚胎正在逐步形成。

類似公社集體所有制的成分，在全鄉範圍內也是存在的。原來全鄉各高級社的幹部和社員，早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總有一天，要全鄉聯合起來辦大社。”為了便于聯系和進一步培養大集體的觀念，全鄉各社集資辦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奶牛場，有四十多头奶牛，作為各社集體所有，並確定暫時不分紅，以便加速發展。他們稱這個奶牛場為“種子”，為“引綫”。當時農民們雖然還不知道“人民公社”這個名稱，但人民公社的種子確實已經萌芽，把各高級社聯合起來的“引綫”已經存在了。

然而，當這類“種子”尚未發育成長、開花結果的時候，原高級社和大躍進形勢不相適應的矛盾，是無法求得根本解決的。

隨着大躍進的高潮一浪推一浪地向前發展，在蔬菜地區，不僅要實現“畝產萬斤”的指標，而且要增加蔬菜的品種，滿足人民各種不同的需要；不僅要完成全年的躍進指標，而且要保證均衡的供應，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不僅要增產蔬菜，而且要農、林、牧、

副、漁全面發展。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不足，就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

当时，国家拖拉机站和抽水站派了几台拖拉机和抽水机来到塘南乡，帮助耕地、抽水，农民们看到“耕地不用牛”，非常兴奋，感到这是节省劳动力、实现大跃进的最好的办法。于是纷纷要求高级社购买农业机械，有的生产队还写了大字报送到社里。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要求都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的社小，经济力量不够，现在还买不起。”

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迫切要求社里兴办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特别是农具厂，来添置急需的农具和随时修理用坏了的农具。一九五八年五、六月，先锋二社的菜地，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全社一百多只喷雾器由于日夜不停地使用，损坏很多，亟待修理，早修好一小时，就可以多从虫嘴里夺回一部分蔬菜，真是急如星火。可是这个高级社只有一所设备非常简陋。由三个人组成的小厂，能起什么作用呢？社员只好把喷雾器拿到七甲以外的江湾农具修理厂去请人修理，但是这个厂当时的任务也很重。社员眼看蔬菜被害虫吃掉，非常痛心，纷纷议论。甘思福、徐金弟、张金林等在一块商谈长远的办法，他们一致的结论是：“各社联合起来就好办了。”乡政府也曾考虑把各社力量组织起来，办个大的农具修理厂，并已借来两部车床，但是几经磋商，由于各社意见不一，特别是“由谁来领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作罢。是的，当时要办一个规模较大的工厂或其他集体事业，迫切需要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

随着蔬菜产量的增长，运输量也大大增加了。负责运输的社员，从午夜十二点开始，一直运到早晨八点钟，来回四十多里，只能运一次，劳动强度高，还不能完成任务。一次，社员朱小弟在路上看到运输汽车，心想：“用汽车运菜，该多好。”可是当他一打听，知道买一部运输汽车需要三万多元的时候，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因为他们社的经济力量，是买不起运输汽车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集中使用。和自然界斗争，象打仗一样，有时需要集中优势的兵力，来解决某些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否则就要遭受严重的损失。蔬菜是“娇生”作物，这种需要更为迫切。这个乡在合作化以前，在一次寒流的袭击下，一夜之间，蔬菜被冻死了十分之七，许多农民抱头大哭，深感个体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痛苦。高级社建立以后，这种情况虽有很大改变，但还没有求得根本的解决，社员们经常为此提心吊胆，他们感到没有更大范围内的协作，要战胜自然灾害，实现“亩产万斤”的指标，困难是很多的。

为了生产的大发展，广大农民对冲破高级社的界线，“联合起来办大社”，是朝夕盼望，充满了迫不及待的情绪。他们用很形象化的口语说：“小社好比小衣衫，人长大了要把衣衫换。”他们迫切希望解决“人大衣衫小”的矛盾。

瓜熟蒂落

这时候，各高级社的干部和社员到处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到浦东，到常熟，到湖北的孝感 and 麻城，为了大跃进，到处去“取经”。

一九五八年七月，上海郊区各县有一批基层干部到河南遂平、新乡等地参观。先锋一社主任陈长根，也代表塘南乡一同前往。刚到目的地，他们就听到一个新鲜的名词：人民公社，他们听了和看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好处。陈长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深深感到人民公社威力无穷，正是他们寻找了好久而没有找到的出路。

就象获得了“宝贝”一样，陈长根一回上海，马上到处宣传，社里传达，队里介绍，河南建立公社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塘南乡。社员听了，兴高采烈，感到大有奔头。从这以后，

干部走到哪里，社員們就追問到哪里。“我們啥时候办人民公社？”干部們差不多每天都要听到这样迫切的追問。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公布了，塘南乡的社員們更加心花怒放，各社、各队普遍进行討論，紛紛要求早日成立公社。社員們白天鬧深翻，晚上写申請書，写大字报，申請入社。几天之內，就有近万張大字报和决心書送到了乡里。广大貧农和下中农要求入社的心情特別迫切，大部分上中农由于得到集体化的好处，也写了申請入社的大字报。有一个叫姚姐舍的老媽媽，从互助組开始，一直單干到現在，这次听說公社成立后“吃飯不要錢”，也申請加入了公社。只有个别满足于现状的人妄想擋住这个汹涌澎湃的潮流，富裕中农陈全根就是一个代表，他在討論办人民公社时說：“高級社滿好的，为什么要办人民公社？我看还是不办的好。”但是这种意見馬上被大家駁倒了。在旧社会当过多年長工的楊根兴說：“不錯，初級社比互助組好，高級社比初級社好，但人民公社又比高級社好，象走路一样，我們不能在半路上停下来。”同时，群众一再說明，参加公社是自願的，对不願参加的人絕不勉强。陈全根等受到大家的啓發和教育，也取消了“在半路上停下来”的打算，要求加入公社。經過暢所欲言的辯論，广大社員办人民公社的積極性更加高漲，精神更加振奋。九月二十七日，彭浦人民公社象一个成熟的嬰兒一样，正式誕生了。这一天，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成立大会和庆祝游行，有一万多人参加，他們敲着鑼鼓，高举紅旗，揮舞龙灯，抬着成績牌，上面画着、写着自已为迎接进公社而創造的成績。队伍中有一支由十多个五、六十岁的老媽媽組成的秧歌队，有的穿上几十年前結婚时的花衣服，有的穿着新制的服装，扭个不停。一路上，社員們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无比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一建立，立即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高級社时期許多无法解决的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或者开始得到了解决。

为了大跃进，广大社員要求兴办农业机械和現代化运输工具的願望，开始实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得到了較好的解决。由于人民公社發揮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拥有較多的資金，他們正向着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迈进。現在，彭浦公社已有大小拖拉机二十台，抽水机四十五台（包括人工降雨站一座），运输汽車九輛，还有現代化的电动噴霧器和电气孵卵机。当这些机器开始使用的时候，社員們非常兴奋，欢呼“耕田不用牛，灌水自动流”，爭着为拖拉机手送茶水，送夜餐。这些农业机械的使用，对促进农业生产的發展和改善人們的劳动条件，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据一九五九年的統計：拖拉机已耕地五千余亩，汽車每天平均运菜一千八百多担。仅这两項，就节省了九万多个人工。一九五九年夏天，上海市郊遇到了几十年来少有的天旱和奇热，有十几天溫度都在三十六度以上。塘南生产队有五亩卷心菜地，因地势太高，不能用机器澆水，虽然花了三十多个人工，搶澆了六次水，最后还是全部旱死了。其他全部菜地，由于有抽水机日夜灌溉，都获得了丰收。社員們看到在如火的烈日下菜蔬一片葱綠，都說“人民公社立了一大功”。

为了大跃进，社員們要求举办規模較大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的願望，也实现了。公社化以后，他們貫徹了工农业并举的方針，積極發展社办工业。一年来，他們新办了大小十个工厂，把原来的四个农具修配站合并扩大，成立了拥有一百多工人的先鋒农业机械厂。这个厂現在已有四台鑽床、两台金屬刨床、一台木工鋸床、一台木工刨床、一套造型設備和一个化鉄爐，工厂面貌煥然一新，鑄、鍛、焊、車、鉗、刨、电等工种一应俱全，不仅能修理和装配抽水机、汽車等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还能制造飼料粉碎机、手提电焊机，最近又試

制成功了飼料切割机。在城市工人的積極支援和帮助下，他們已培养了一批“土專家”和技术工人。

为了大跃进，社員們要求在更大範圍內实行协作的願望，也实现了。大协作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战胜了过去所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十年来少有的寒流襲击上海市郊。經過檢查，發現塘南生产队因为人手不够，稻草不足，还有一千多亩蔬菜沒有复盖好，眼看就有冻死的危險。人民公社即發出緊急動員令，強調互相支援，战胜寒流。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下，工、农、商、学、兵全面总動員，調动了社內外三十多部汽車和拖拉机，連夜赶运稻草，各队的許多社員紛紛提前吃飯，从十里、八里以外，跑步赶来支援。塘南队的社員們在这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鼓舞下，更是勁上加勁。不到六个小时，在寒流到来以前，他們已搶收蔬菜二万多担，用稻草复盖蔬菜一千多亩。这种情景正如社員形容的那样：“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黄。”蔬菜披盖上了黄色的“棉被”，所以尽管冷空气达到零下八度；但是这里的蔬菜却是安然无恙。

由于人民公社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一系列的矛盾，显示了比高級社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农业生产获得了高速度的發展。公社的蔬菜的亩产量已突破了万斤大关，超额实现了自己的跃进指标。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量达到一万一千多斤，一九五九年达到了一万五千三百斤。而且做到了“四季常青、均衡供应”。蔬菜的品种已由原来的一百五十七种扩大到二百五十四种，其中包括一些耐寒、耐旱和稀有的品种，并新建了溫室一百四十一間，即使到了寒冬腊月，室內仍然溫暖如春，長滿了紅的蕃茄，綠的黃瓜，紫的茄子，白的麻菇……。

一年来，多种經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公社一建立，各生产队就大造猪棚，發展养猪，目前平均每亩地有猪一点六头，全公社一九五九年上市的肉猪，等于一九五八年的二倍半。一九五九年飼养的鷄鴨，也等于一九五八年的二倍半。养魚翻了一番。正象社員們所形容的，現在到处是“蔬菜滿园，猪羊滿圈，鷄鴨成群，塘塘魚滿”。

随着生产的發展，社員生活也有显著的提高。一九五九年，除集体福利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以外，每个农民平均分配到一百四十八三角，比一九五八年增加近二十元。

公社的积累也日益增多，現在已經达到二百九十九万元，其中屬於公社所有制的部分有九十六万元（其余屬生产队所有），它是人民更大幸福的种子。

这个公社所屬的六个生产队，已有两个队实行了伙食供給制，四个队实行了粮食供給制。一九五九年秋季兴建了八千七百平方米的农民新村，其中包括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百貨商店、保健站和广播室。社員陆春林搬进新村居住的时候，越想越兴奋。他說：“我住了四十三年草屋，头上沒有一片瓦，想不到公社成立才一年，就搬进了这样嶄新的瓦房。”他看到孩子們高兴地在地板上打滾，对前往參觀的人不知說什么是好，千言万語并做一句話：“人民公社就是好。”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才剛剛發揮，这里就起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如果說人民公社是“早产兒”，那么，請問：一个“先天不足”的組織，怎么能够發揮这样大的力量呢？

一九六零年一月

城乡关系更好了

——上海馬桥人民公社一年——

赵棣生 杜述古 楊 瑛 張家熾 徐寿鏗

上海市西南郊，毗邻着新建的閔行工业区，有一个規模很大的馬桥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是由三十三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共有一万零六百五十戶，四万八千五百零九人，有可耕土地七万二千零九十六亩。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公社成立以来，它象插上了翅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閔行工业区并肩携手，飞跃前进。一年之間，它由單一的水稻区，变成了农、林、牧、副、漁和工业全面發展的农村。生产中已开始采用电力、机械等等先进技术。短短一年中，公社不但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和工业建設，也为农村无限美好的未来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公社化带来了城乡关系的新变化

从公社办公室窗口向南望去，隔着一片平坦的田野，对面就是閔行工业区成片的新厂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閔行除了原有的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輪机厂扩建之外，同时兴建了鍋爐厂、重型机器厂、发电厂等等。閔行的人口由原来不到三万增加到十多万。入夜，閔行上空一片白光，公社社員們高兴地说：这是我們的“小上海”。閔行工业区的迅速发展，使附近农民感到極大振奋。农民董海根說：“过去国民党办资源（汽輪机厂前身），造了几年，象坑棚（毛廁）一样大。現在几天不上閔行，路也認不出了，亲戚家的門也摸不着了。我們还能象老牛拉車一样慢慢赶嗎？”有的农民說：“閔行工人老大哥吃的蔬菜，还要从三十公里外的上海市区运来，这象話嗎？”閔行工业区的飞跃發展，使当地的城乡关系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轉变。这个“小上海”向农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需要：除了粮食、棉花，还要大量的蔬菜、水果、牛奶、猪、鷄、魚等各种副食品，同时还要求迅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便騰出大批人力来支援新工业区的建設。

公社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的發展。这一年，馬桥人民公社的播种面积因为閔行工业区建設的需要减少近一万亩，但是，公社根据城乡經濟共同發展的需要，統一规划，使生产經營的領域大大开闊了。原来馬桥地区三十三个高級社，只有邻近閔行鎮的新閔社和三友社等社种蔬菜。一九五九年公社社員們提出了“工厂造到那里，蔬菜种到那里！”的行动口号，在三十三个生产队里实行全面规划，根据土地高爽、管理方便、运输便利三个条件，每队划出一个或几个蔬菜区。公社西南部邻松大队，地势低洼，不适宜种一般蔬菜，就因地制宜大量种植茭白、荸薺等水生作物。公社还开办了訓練班，培养了四百多个蔬菜技术指导員，以他們为骨干，組成了蔬菜专业生产队，从事专业經營。一年之内改种了近万亩蔬菜田，亩产量已达到了一万斤，除少数品种外，已經滿足了閔行工业区的需要。此外，公社还新辟了苗圃和果园，种植西瓜、水果、香料作物和观赏花木等等。

畜牧、水产和其他副食品生产的發展，也和蔬菜相似。一年来公社飼养的奶牛已由二十四头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头；养猪三万七千二百零三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一点零七倍；公社还办了猪种場和大規模的飼鴨場、养鷄場，放养了四百万尾魚，比一九五八年多了十四倍半。

馬桥公社在扩大副食品生产的同时，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也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水平。过去由于人力、資金的限制，这一带的农业生产主要靠晚稻、棉花等大熟作物，小熟作物向来无足輕重，收入仅占全年农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但是一九五九年情况大变，小熟赶上了大熟。早稻、小麦、油菜全部获得丰收。油菜籽平均亩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一点二一倍。因为国家建設需要用地和扩大了蔬菜、飼料作物的种植，一九五九年馬桥公社晚稻的耕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些。但是由于做到深耕、密植，种得早，基肥足，管理得好，單位面积产量提高得很快，常年产量（麦稻二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四十五斤，亩产量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一百一十五斤，成为上海县余粮最多的一个公社。

公社成立后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結束了农村基本上沒有工业的历史。馬桥公社一年来办了二十四四个工厂。过去只能制造鉄錘、鋤头的工人，現在进了工厂，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已能制造噴霧器、深耕犁、脫粒机等。生产队可以就近买到各种农具或者委托修配廢旧的农具。公社办的蘑菇菌种厂出产的菌种不但满足了全公社的十七个蘑菇房的需要，而且还成批供应市場。其他还有农产品加工厂、草包草繩厂、釀酒厂等。一九五九年的工业产值达到四百七十七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三点七倍。

取得城市支援 实行技术改造

广泛采用新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根本途徑。否則，要兴办这么多生产事业，人力不足将成为一个严重的困难。馬桥公社由于得到城市工业的积极支援，發揮了公社的优越性，在灌溉、运输、耕作、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已开始采用机器，大力进行工具改革，提高了劳动效率，減輕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公社成立后，对电力灌溉網作了統一調整，又增建了两个电力灌溉站。这样，整个馬桥公社七万多亩土地，除絕少数“枕头地”之外，全部采用电力灌溉了。农民說得好：“电力灌溉象条龙，再也不怕老天凶。”一九五九年晚稻發育孕穗时节，足足有四十三天沒有下雨，稻苗却長得比一九五八年更好。公社的党委書記告訴我們，往年逢到这样大旱天，起碼要有一万个农民日夜戽水抗旱。而一九五九年尽管久旱不雨，全公社只用三百多人管理机器和放水，就讓全部稻苗和蔬菜喝飽了水。

电，不仅用来灌溉、照明，現在，連粮食和飼料加工、农具厂和鋸木厂的土机器，也都用电力来带动。猪种場的电动青飼料切割机，四小时内便能切好八百多头猪一天吃的飼料。一九五九年四月公社还购买了四部电气解化机，建立了一个电气化解坊，二十五天一次，就能解出一万多只小鷄、小鴨。此外，奶牛場也兴建了电气化的冷藏庫。

据公社农业部估算，單是采用电力灌溉一項，每年至少可以节省六十万个劳动日。全社运输現在都用車和船。这一項技术改进，等于一年增加了二千五百多个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此外，公社举办了二百五十一个托兒所，四十四个幼兒園，三百二十六个公共食堂，把大批妇女从繁瑣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估計相当于增加約一千六百多个人力。这就使公社有可能抽出人力从事种蔬菜和發展多种經營，保證了农、林、牧、副、漁全面跃进。

馬桥公社在生产中广泛采用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生产了更多的农产品、副食品供应城市，而且还抽出人力直接参加了閔行新工业区的建設，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十一月，一共支援了閔行工业区十八万个劳动日。

馬桥公社所以能够在短短一年內广泛地运用电力、机器，是發揮了公社的优越性和城市工业大力支援的結果。馬桥公社成立后，由于社有經濟迅速发展，和集中了三十三個高級社的部分公共积累，有了一笔雄厚的資金，一年內归还了高級社时期举办电力灌溉站积欠国家的六十一万元貸款，还买进了一批动力设备和农业机械。到现在为止，公社拥有电动机四十三台，柴油机十五台，电动脫粒机十四台，拖拉机二十一台，輕便汽車一部，广播机六部。

上海的发电厂直接把强大的电流輸送到馬桥公社，为馬桥公社發展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馬桥公社的农业、工业和民用用电量，平均每月达到十五万度。

馬桥公社办的二十四個工厂，几乎每个工厂都直接得到上海有关工厂和部門的热情支援，有的工厂派了技术工人到公社指导社員生产，有的农民还到上海工厂去作短期学习。上海的标准机件厂、制綫一厂和公社的颛桥农具厂、电器修配厂还建立了經常的联系，休息日，工厂的老师傅常常到公社工厂去探望他們的青年徒弟，帮助他們解决生产中的一些困难問題。农民对工人和城市的支援十分感激。

多少年来农民渴望着“車水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日子，这样快地到了眼前，农民的喜悅的心情是难于形容的。他們的干劲更足了，党号召什么，就干什么。

商品率迅速提高 生活不断改善

一个商品生产能力很小的落后的农村，要在經濟上适应城市工业發展的需要，这在旧社会是一个較長的历史过程，而它的結局則是广大农民丧失生产資料，陷于贫困破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城乡关系已經起了根本变化，城乡对立的状况消除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得到了共同高涨。农村因为有了人民公社，有了社会主义工业的支援，上述的历史發展过程極大地縮短了。馬桥公社成立一年来，对城市提供的商品已經大大丰富起来。一九五九年除粮食、棉花之外，共出售了油菜籽二百四十三万多斤，蔬菜有一百二十多个品种，平均每天上市量在一千五百担左右，基本上满足了閔行工业区的需要。一九五九年畜牧水产方面提供的商品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大大增加。列表如下：

馬桥公社1957—1959年出售商品比較表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油 菜 (斤)	1,024,620	1,386,922	30,246,96
猪 (头)	2,100	7,340	14,731
鷄 鴨 (只)	11,605	8,200	25,800
蔬 菜 (担)	57,560	120,000	553,000
牛 奶 (磅)	24,090	37,230	134,202
蛋 (担)	36	37	696
魚 (担)	210	300	1,868

馬桥公社近年来商品性生产和自給性生产發展比較表

單位：元

		农 业	副 业	畜 牧	工 业	合 計
1957年	商品性生产	2,732,776	110,000	66,000	—	2,908,776
	自給性生产	2,695,200	259,844	44,676	—	2,999,720
1958年	商品性生产	4,182,282	140,824	192,400	460,000	4,975,506
	自給性生产	3,218,780	280,678	82,000	550,000	4,131,458
1959年	商品性生产	5,184,435	1,505,000	1,033,273	2,440,000	10,162,708
	自給性生产	3,450,000	1,508,335	442,830	2,330,000	7,731,165

馬桥公社成立一年来，在生产發展的基础上，商品率提高得極快。一九五七年，馬桥地区农民生产的产品，从产值来看，約有一半以上是供自己消費的；公社成立之后第一年，就改变了这种情况。虽然农民自己消費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是商品产值增長更快，已經超过了农民自己消費的部分。一九五九年的商品产值达到了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五。其中畜牧业的商品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五倍以上。这种發展速度是过去的农村不可想象的。

馬桥公社商品性生产的發展，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一些投資期較長的事业，如栽培果树、飼养奶牛等，目前收益較少，但是一、二年后，奶牛成群产奶，果树结实滿枝，那时供应城市的副食品将更加丰富了。

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解放时，馬桥地区貧农、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貧苦农民，現在絕大多数达到了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收入八十二元五角，比一九五七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一九五九年每人的收入增加到一百零二元一角。又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

公社成立之后，兴办了不少集体福利事业，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公社实行了粮食半供給制，生孩子的妇女照發一个月工資。从参加儲蓄情况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正在走向富裕。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全公社农民在国家銀行的存款，比一九五八年年底增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五，平均每户有三十元以上的存款。

为了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一九五九年公社开始在馬桥、邻松、俞塘、北桥、颛桥等地新建了五个居民点。其中馬桥居民点，規模較大，这个居民点除了有十七幢兩層和三層楼的农民住宅外，还有幼兒园、托兒所、小学、商店、医院和公共食堂等公共建筑。不久前搬到新居的老媽媽顧全珍逢人便說：“农民住楼房，用电灯，全是托毛主席、人民公社的福呀！”顧全珍年輕时死了丈夫，有一年腊月三十，天空飄着鵝毛大雪，債主来逼債，顧全珍走头无路，狠了心，把怀里的小兒子抱进育嬰堂，自己到松江去覓奶媽。十岁的大兒子何書林孤苦伶仃，在家里靠挑野菜过日子。誰想到穷人还有天开日，解放后，顧全珍一家分得十四亩地，从此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現在大兒子何書林当了生产小队長，媳妇在工厂做工，六个孙子，大的进了公社办的工厂，有的在上学，有的在托兒所。顧全珍因为积极劳动，一九五八年公社奖給她一張奖状，还到市里开了会，顧老媽媽說：“生活过得这样好，再不出勁生产，怎么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人民公社？”

鵬程万里

人民公社的成立，农村各項事业的举办，給农民开拓了極其广闊的活动領域。馬桥公社成立虽仅一年，而这方面的深刻变化已經显示出来了。七百多个农民进入了公社的工厂、建筑工程队、电力灌溉站，另外有二百多人到了公社的畜牧場、家禽飼养場、果园、苗圃从事專業經營。大批农民出身的基層保健人員、畜牧兽医干部培养出来了。公社成立了农业試驗場，有的生产队在公社帮助下，划出土地建立起农业試驗区，一批农民結合生产活动在作蔬菜、水稻、棉花等作物的生長規律的研究。新型的农民正从各个方面涌现出来。

农村的这一变化标志着农民的智慧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發展。二十五岁的張洪濤現在是胡家塘电力灌溉站的負責人。这个青年人十二岁死了父亲，那年，他姊弟二人和母亲日夜踏水車，灌溉水稻，脚底磨出血泡，連三亩地也沒有灌上。母亲外出帮佣，姊姊給人做童养媳，張洪濤到富农家当小長年，勉强糊口。解放以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他年輕，肯鑽研，公社成立后管理抽水机和附屬粮食加工組，負担着三千亩地的灌溉工作。公社給社員們創造了多么优越的施展才能的条件。公社蘑菇菌种制造厂的接种技术員赵国兴，是一个初中畢業生，他离开学校回到农村，曾經种过蘑菇。他不滿足于購買現成的菌种来种植，想自己来研究接种技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以極大的热情鼓励他大胆尝试，特地派他到上海市农业試驗站学习，又派两个下放干部具体帮助他試驗。初步成功以后，公社又購置了培菌需要的显微镜，高压消毒器，保温箱以及一批研究器皿。这是一个高級社所不可能办到的。过去有一些农村知識青年“眼睛望着城市的烟囱”，不安心农业崗位，赵国兴也曾經是这样。但是現在他們已經改变了想头，深深地感到在农村里同样大有可为。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也在人們的精神領域中反映出来，馬桥公社成立一年中，社員們共产主义精神大大發揚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間，强台风襲击上海。馬桥公社濒临黄浦江的几个生产队受到江水的威胁。这时，远距黄浦江的其他生产队刹时都組織了支援的队伍，前去防护和加固江堤，人們爭着去守护“公社的江堤”，各不相讓，报名的大大超过了預定的数目。新生生产队正在用抽水机抽干魚塘捕魚，接到十几里外江堤告急、江水倒灌的電話，社員們說：“民主生产队更需要抽水机，應該讓他們使用”，宁願自己用牛車、脚踏車車水，立刻把一台流动抽水机連同技工和裝抽水机的船抽去支援搶救被江水淹沒的庄稼。在日常生产活动中，生产队之間的相互协作，彼此支援也已成为風尚。同心生产队是一个較穷的队，但他們今年决心不向銀行貸款，免得国家增加負担。邻近的民主生产队和彭渡生产队在他們缺乏生产資金的时候，就主动精打細算，一次再一次借出資金，不取分文利息。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物华天宝取不尽

——記上海南匯惠南人民公社城北生产队多种經營的發展——

張耀祥 乐 靜 陈听濤

上海市南匯县惠南人民公社城北生产队，高級社时期在全县属于中等水平。公社化以后，充分發揮了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地跃进，使农、林、牧、副、漁各項事业蓬勃發展起来。一九五九年除粮、棉、油料作物增产以外，队里还办起了畜牧場、孵坊、蘑菇場、果园，养了魚，养了蚕，种了蔬菜、西瓜、花草、藥材、香料、水生作物，發展了打草繩、編草籃等多种手工业，多种經營出現了一片兴旺景象。

农业好来副业多

这个生产队共有六百二十九戶，二千二百零九人，耕田三千零五十六亩，地少人多。在公社化以前，基本上沒有搞什么多种經營，只是曾經和别的农业社合养过二百多只猪，因为飼养管理不善，賠掉了六千三百多元。生产队中有些干部和社員就因此認為养猪不合算，說这是“农业里来，副业里去”。个别社員更怪两个飼养員是“敗家精”。公社化以后，公社根据广大社員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决定在增产粮棉的同时，大力發展多种經營。经过一九五九年一年来的努力，这个生产队飼养的猪已經达到二千六百二十多头，平均每戶四头；队里飼养的家禽从十二只發展到四千三百多只；放养的魚从五万多尾發展到八万八千尾；蔬菜从十五亩發展到四百五十亩；此外，公社还决定在这个生产队大力發展水果生产，从原有的一亩果树，發展到一千三百五十亩果园。

农、林、牧、副、漁业全面發展，在开始时是不可能不發生一些困难的。当公社决定要这个生产队大力發展多种經營时，一部分干部和社員曾認為农业和多种經營有矛盾。發展多种經營，增加收入，这是大家都贊成的；但是有人說：“果园占地那么多，国家統購十万斤粮食一定要完成，粮食又要自給，全队二千多人吃飯，每人四百八十斤粮食，哪里来？”

但党支部思想上很坚定，既要增产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又要發展多种經營，增加生产队和社員的收入。支部召集干部开会，算了三天三夜細賬。一算粮食賬；二算收入賬。会上特別着重討論了举办果园問題，認為果园办起来以后，队里种植粮食的土地是比原来减少了一些，但是可以用精耕細作，提高粮食的單位面积产量，以及广种“十边”（包括田边、路边、塘边、坎边、河边、树边、圩边、籬边、宅前、屋后，下同）等办法来解决。一千三百五十亩果园，除每株果树周圍留出四米見方的空地保証果树生長外，在最近几年內，有八百多亩土地可以种粮食和經濟作物。队里原有二百多亩种瓜的土地，在办了果园以后，可以改种稻子，把瓜夹种入果园，瓜收起再种麦，稻收起再种菜，輪种套作。这样，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可以保証完成国家統購任务外，还可以保証每人有五百斤口粮，全队还有一、二万斤儲备粮。算了收入賬以后，大家对于發展多种經營后可以大大增加公社、生产队和社員的收

入，就看得十分清楚了。特別是办果园，初办时果树尚未長大，在果園內夾种經濟作物，每年可有約十多万元的收入；三年后果树長大，經濟收入就更加可觀了。农业和多种經營还可以互相促进。多养猪，多积肥，可以促使农业增产；农业生产發展了，人有粮吃，猪有飼料，就可以进一步發展飼养业；广种“十边”，既可增产粮食和經濟作物，又可改善社員生活；飼养家禽家畜，可以供应市場需要，增加公社、生产队和社員的收入……真是好处說不完。

賬一算清，干部思想通了，于是又推向群众。社員們听說發展多种經營以后仍能增产粮食，更可增加收入，都十分高兴。信心一足，办法也就多了，劲头也就大了。果园要栽种苹果、梨树，种子要八元錢一斤，还买不到；社員們就到食品厂去拾，拾不到，就花一元四角一担的价錢买回了烂苹果和烂生梨，揀出了六十斤种子。現在果园中树苗長得很好，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为了养好猪，九个飼养員都睡在猪棚里，一心一意伺候猪，把猪养得又大又壮，产仔率很高。其他社員知道了养猪积肥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好处后，都下劲支持畜牧場。四个女社員帮助畜牧場挑青飼料，遇到刮風下雨也从不叫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挑猪粪（糞），社員叶进泉說：“挑猪粪，就是挑粮食。現在一担挑下去，将来一担挑上来。”

党支部算的賬現在都兌現了。一九五九年这个队的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都获得了丰收。全年的粮食总产量預計可以达到一百三十九万斤，比一九五八年一百二十万斤增長百分之十五；平均單位面积产量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六。除留作口粮和种子外，超額三万斤完成了国家的統購任务，集体还有一万斤貯备粮，社員有一万五千斤貯备粮。一九五九年油料作物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三；棉花总产量也比一九五八年提高，平均單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七。社員們也确实感受到农业和多种經營互相促进的好处。一九五九年在“十边”和果园里种的經濟作物，不但花样多，产量也很高，供应畜牧場的猪飼料就很充足，因此猪也养得肥，养得多。一九五九年这个生产队共卖给国家肉猪一千二百六十七只、仔苗二百六十六只，收入四万零六百元；社員自己也吃到了不少猪肉。猪多肥多，粮食产量就高。四小队三十亩早稻平均亩产达到七百五十斤，比別的生产队收得多；十一小队五十多亩綠豆平均亩产二百多斤，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因此，社員們都說：“現在真是农业好来副业多！”

广种“十边”“向海、陆、空进军”

千方百計，力爭地尽其利，是这个生产队解决地少困难的主要办法。他們除了多方輪种套作，提高复种指数外，还广种“十边”，“向海、陆、空进军”。

对于广种“十边”，有的社員开始时也有些顧慮。社員朱財根說：“把这些零星土地都种上了，牛草也沒了，几只牛难道燒飯給它吃嗎？”有些人則担心“拾了芝麻，丢了西瓜（指种了‘十边’，丢了大田生产）”。党支部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說服动員，并且發动大家去看社員唐金伯管理的蔬菜田。唐金伯种的四亩蔬菜田，全部秧苗是利用田中間的一个小坟墩四边土地种的。他还在路边土地上种了一些玉米，也長得不錯。大家看了，都說唐金伯的做法好。于是就在河边、路边、田边、坟边、宅前、屋后种起了杂粮和經濟作物二百五十九点九亩。他們在“十边”上也进行套种，大熟作物收了种晚秋作物，高粱收了种綠豆，綠豆收起再种蚕豆，蚕豆里还夹种蔬菜，一年四熟。利用“十边”种植粮食和經濟作物，花工省，成本低，花色品种多，产量也很高。單粮食一項就收到十三万三千多斤。社員們說：“一九五九年吃的花样真多，紅的赤豆飯，綠的綠豆粥，甜的南瓜餅，咸的咸酸飯（菜飯）；老人对

胃口，小人很开心。”一九五九年除留下种子和吃掉的以外，全队因为广种“十边”，收入了一万多元。柴草也多了，队里缺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他们不仅利用零星土地，还向空间发展。譬如利用屋顶，使南瓜爬藤上屋。家家户户都种。南瓜长大了，再使扁豆爬在南瓜藤上。南瓜收掉，扁豆也长大了。五小队四十七户，单南瓜就收到一百担，以每担五元计算，值五百元。除了屋面，他们还在河边空地上面搭棚，上种丝瓜，下种杂粮。八小队种的丝瓜，除吃掉的外，还收到老丝瓜八百多只，晒干成丝瓜络，是一种中药药材，卖给了国家。

不仅屋顶，还有水面。水面种菱，菱本身可以出卖，菱头可以作饲料，菱根和塘泥是很好的肥料。这个队一九五九年种了八十亩水面的菱，收入二千多元。水塘中间种菱，边上种茭白，水边野生的蘆葦，又可用在副业生产上，水中则养鱼，水底还能割到面条草。面条草上带有小螺蛳、小虾子，有矿物质，草质软，有粘性，是很好的饲料。社员们说，这种饲料比水浮莲好，而且割了就长，一年四季长生不老。一年内有十个月时间（除冰冻天外）的猪青饲料可以靠此解决。社员们说：“我们的饲料仓库在‘十边’里，在河滨里，即使一九六零年发展到万头猪，青饲料也保证没问题。”

广种“十边”的好处一九五九年还只是初露苗头，但社员们已是心花怒放，他们说：“到底是多种多收，使我们比以前大两样了，现在缸满、瓮满、仓库满！”

不 做 伸 手 派

队里劳动力够不够，这是一开始发展多种经营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担心的又一个问题。起先这个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的一次干部会上，生产队里管农业、蘑菇场、畜牧场、孵坊和蔬菜的干部，一下子都伸手向支部书记姚琴声要人。这时候农业上要突击积肥，蘑菇场要造房使蘑菇进床，畜牧场要盖猪棚，孵坊要盖鸡棚，蔬菜地要盖暖棚，负责搞多种经营的干部，都想要从农业方面抽劳动力。会上大家争人争得很热闹，问题没法解决。支部书记姚琴声思想斗争得很厉害：搞好农业，其他要落后；把其他搞好了，农业就要脱季节；农业不搞好，没得吃；其他不搞好，收入要减少。但他心里有数，向上伸手，也一定要不到；而且大家生产都紧张，也不该向上伸手要。想来想去，只有自力更生。第二天开会时，他就要求干部去和群众一起算账，挖潜力，不够的话，再由生产队调剂解决。

一和群众商量，事情就好办多了。畜牧场的饲养员劲头很足，他们利用晚上时间，搬运砖头。孵坊的女社员积极性也很高，她们三班轮换，帮助饲养员把砖头运到场地。公社从别的生产队抽了三十个劳动力来支援，大家都说不要。砌猪棚的砖头有了，生产队统一调拨了一部分劳动力和他们一起突击三天，造起了四十八间猪棚。蘑菇场因为只有三个人，劳动力不够，生产队就抽了二十个人力，突击半天，完成了任务。至于暖棚，根本可以缓办，当时就搁了下来。

除上面所说以外，这个生产队还想了很多办法挖掘劳动潜力。第一个办法是，技术归队，充分发挥各人特长。有个老年农民龔祥云会种花，但是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生产队就请他作顾问，带徒弟，在苗圃里种起了花草。有三个外来落户的妇女会养蚕，不会种田，就让她们养起了二张蚕。有季节性的（如捉蟹）、技术性强的（如捉黄鼠狼）副业，生产队就组织短期专业队伍。第二个办法是，利用农业生产空隙时间，抽一部分人力突击搞多种经营。象抢种“十边”、突击搞青饲料等。第三个办法是，组织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忙里“偷”闲，“顺手牵羊”（附带着做的意思），养兔、养鸡、养鸭。有的社员到田里除草，就把草拿

回去喂了兔。五小队社員朱秋桃，一戶六口，两个男劳动力，一九五九年比別家同等劳动力的社員多做了一千多工分，还抽空养了三只母兔，十只母鷄。第四个办法是，利用輔助劳动力，把一些年紀大的社員組織起来从事打草繩、編草籃等副业生产。七小队有一个十二岁的学生陆林娟，从書本上懂得了一些野生藥材，如野薄荷、野佩兰等，上学时就順便带上个袋，拾了卖给藥店，一年的書費学費都自己解决了。其他如改进工具，提高工效，节省劳动力，潜力就更大了。

越想越有奔头

城北生产队一九五九年因为农、林、牧、副、漁业全面跃进，全年的总产值預計可以达到五十二万一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其中多种經營产值为三十五万一千多元，占全部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七。一至十月，这个生产队向国家出售的农副产品（总值达到二十六万四千多元（其中粮食只占一万九千多元）。預計一九五九年队里分給社員的收入，平均每人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六（社員自己經營的各項副业收入平均每人約在二十元左右，尚不計算在內）。

一九五九年，这个生产队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績，但正如队內的干部和社員說的：“这还只是开了个头。”現在，他們已經在规划一九六零年的發展規模了。一九六零年，这个生产队准备养万头猪，十万只鷄鴨，四十头奶牛，三十万尾魚，种一万平方尺蘑菇，“十边”作物的产量要翻一番。面对这样的美好前景，干部和社員都說：“一九五九年吃到了甜头，一九六零年更有劲头，越想越有奔头。”六十六岁的老社員姚小妹說：“一年中看到人民公社那么多‘花头’（新东西），我一定要再活三十年，看看到家（共产主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

一亩地有了一个小化肥厂

——上海华漕人民公社养猪事业大发展——

桂世杭 浦承銓 楊 瑛

一亩一猪，能不能实现？上海已经有七个人民公社作了肯定的答复。它们不但实现了，而且超过了这个指标。这七个人民公社是：上海县的华漕、新泾、纪王，宝山县的彭浦、江湾、五角场和南汇县的祝桥。现在单表华漕人民公社。

这个公社一年来由于发挥了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和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大搞特搞集体养猪，创造了一套符合于“多快好省”精神的养猪经验，贯彻了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促进了公社畜牧业的高速度大发展。根据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统计，公社畜牧场和各个生产队已经集体养猪三万零八百五十七头（不包括私养猪数字），比一九五八年十月公社成立时猪的饲养总数一万二千三百零四头，翻了一番还多。全公社共有三千零七十六户，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二人，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亩耕地（扣除社员自留田一千二百零六点五亩，因为这些土地都靠社员私养畜的粪肥施肥），平均每户养猪十点三头，每人二头多，每亩土地有一点二七头。

人靠饭饱 田靠肥足

养猪大发展，好处大得很。特别是猪多肥多，起了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巨大作用。俗话说得好：“人靠饭饱，田靠肥足。”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一年来，全公社共积猪粪肥近一百万担（全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平均圈存猪数为一万四千头。其中百分之五十是硬棚饲养的，一头一年可积粪尿五十担，百分之五十是软棚饲养的，粪尿加上垫草和草皮土一头一年可积圈肥八十担），以一担猪粪肥平均含氮素、磷酸、氧化钾一点二四斤左右，一担圈肥平均含氮素、磷酸、氧化钾一点五斤左右计算，这就如同新建了一座年产化肥一百万斤的化肥厂。一九五八年每亩田平均施肥一百担，其中猪粪肥占百分之五十，其余多数是垃圾、杂肥，一九五九年每亩田的施肥数虽仍在百多担，但水稻、油菜、蔬菜等主要作物所施猪粪肥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华漕公社一九五九年夏季作物得到了全面丰收，油菜平均亩产二百零三斤，比一九五八年亩产八十八斤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一，小麦平均亩产二百七十一斤，比一九五八年亩产一百五十一斤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九点五。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蔬菜上市量十八万九千六百多担，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三万七千八百六十七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当然，增产的原因很多，但是猪粪肥增多了，肥的质量高，是主要原因之一。

猪粪肥是一种有机肥料，比起无机化学肥料，不但肥效高，而且可改良土壤，变贫地为肥壤。这个公社的红星生产队原来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属于“干沟泥”（中粘土）和“铁锈干沟泥”（重粘土）。经过这两年来大量施用猪肥，绝大部分已经改良成为肥沃的黄泥土，

土質差的土地已經減少到二百多亩，仅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一点四。

由于猪肥增加和購買的商品肥料减少，农业成本也相应降低了。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农业生产費用只有八十万零七千七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九，其中屬商品肥料的支出比一九五八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养猪較多的紅星生产队購買商品性肥料的支出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华漕公社的社員們說得好：“公社猪棚千百間，間間都是化肥厂，一年造肥无其数，墾在田里肥又壯。”他們还認為养猪积肥比办一个无机化肥厂容易見效。

由于畜牧业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公社、生产队和社員的收入。根据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的統計，全公社农业收入为一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三十二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九点九六；而畜牧业收入为五十四万六千四百三十五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七点三四。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畜牧业收入，在公社农牧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五八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六。

有一些穷队，由于养猪多，农业增产了，收入增加了，土壤肥沃了，就迅速地摘下了穷队的帽子，赶上富队的水平。前面說的紅星生产队，由于田脚瘦、产量低，是一个出名的穷队。一九五八年，大力發展养猪，达到平均每戶养十五头多（全队一百四十二戶）。这一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三，一年就赶上了邻近两个富队的收入水平。一九五九年他們养的猪更多了，从一月到十月，已經达到平均每戶十九头，每亩一点五五头（全队一千七百五十一亩）。由于施肥量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也有了更大的提高，一九五九年油菜亩产二百零四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二；蔬菜亩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这个队的社員看到了大办养猪事业带来的好处，莫不从心底里感到无比的喜悦。

由于集体养猪事业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商品率比一家一戶私养高得多，就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肉食品。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全公社卖给国家的肉猪达九千六百四十二头，仔猪达三千九百五十二头，平均每戶出售肉猪三点一三头，仔猪一点二头。

一个口号 两种态度

华漕人民公社在一年之内，养猪事业就取得了这样高速度的發展，这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中，彻底战胜了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果，是坚决貫徹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依靠人民公社、大搞群众运动取得的輝煌胜利。

华漕地区在合作化时期，集体养猪事业就有相当的發展。公社化以后，公社党委提出了“生猪翻一番”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群众特别是貧农和下中农迅速摆脫“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强烈願望和迫切要求，立刻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当时在养猪最多的紅星生产队里，就有不少貧农和下中农說：“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讀書，公社党委这个决定真英明。”“若要生产好，养猪少不了。”“农业生产要大跃进，养猪一定也要大跃进。”大多数社員对于养猪事业真是意气風發，干劲十足。他們說：“这样大規模养猪，我們已經想了几年了，公社的話說到我們心里来了。”“叫我們走大家富裕的路，我們为什么不走？”但是，富裕中农中一部分人却風言風語地說：“养猪要翻一番，真是閉着眼睛講瞎話，別的不說，仔猪先就不够。”“有了仔猪，沒有精飼料也是白搭。”他們还挑撥說：“生产队集体养猪，会不会把我們私养的猪挤掉了？”

公社党委認真地分析了这种情况，認為这不是一般的思想問題，而正是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費、自力更生用“穷办法勤养猪、巧养猪”和大手大脚的“富办法”的两条路綫、两种方法

的斗争，在發展公社养猪事业上的集中反映。因此，公社党委就在各种会议、各级干部中间反复地宣传大办养猪事业对于發展农业生产、增加集体和个人收入、巩固人民公社以及供应城市副食品的重大意义，坚定了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的信念，抵制了各种右倾思想的侵袭。同时，有重点地在生产队中展开了辩论，辩论的结果，赞成养猪事业大发展的社员占了绝大多数。

鼓足干劲 大闢三关

在统一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党委又抓住了当时存在的三大关键问题，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用“穷办法勤养猪、巧养猪”和用“富办法”养猪之争。

“缺少仔猪怎么办？”贫农、下中农说：“自繁自养，自力更生，见雌必留，先留后选。这样越生越多，仔猪不成问题。”有些富裕中农却说：“一窝小猪中间只能留一只母猪，才能养得好。”党委采纳了贫农、下中农的意见，留下了许多母猪，大量繁殖仔猪，结果不但全部满足了公社二万多头仔猪的需要，而且还有大量多余，支援了周围的兄弟公社。这就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發展养猪的信心和决心。

“缺少饲料怎么办？”贫农和下中农说：“猪吃百样草，见青就吃，办法有的是。”有些富裕中农却冷言冷语地说：“这样养猪一定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原来过去华漕一带养猪主要是依靠城市供应精饲料，猪的食料绝大部分是糠、豆饼和豆粕，故名“糠饼猪”。公社化之后，城市供应的精饲料总数虽然没有减少，但是因为猪多了，每头猪分到的精饲料便大大减少了。如果坐等精饲料，便不能使养猪事业大发展。因此，公社党委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坚决支持穷养猪、勤养猪、巧养猪，动员群众大搞饲料基地，大种水生作物，充分利用水面河岸，密密层层地种上水浮莲、水葫芦和野花生等等，在“十边”（包括田边、路边、塘边、坟边、河边、树边、圩边、篱边、宅前、屋后，下同）土地上大种南瓜、山芋，把农作物的副产品也充分地利用起来。有了充分的青饲料，精饲料的需要量便由过去占猪饲料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减少到百分之十左右，保证了短期内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养猪的成本也大大降低。过去吃的精饲料多，一头猪一天要吃二角五分钱的饲料，现在精饲料减少，只花六、七分钱就够了。“养猪亏本”论也就不攻而破。

“缺少猪棚怎么办？”贫农和下中农说：“人多力量大，我们自己动手造猪棚。”有的富裕中农却说：“饲料可以拿青草来代替，猪棚总不能拿青草来盖呀！”党委又决定支持贫农和下中农的办法，号召大家：“拿出勇气来，白地造猪棚。”这样一来，群众的劲头可大了。光华生产队有三十多头母猪就要下小猪，想新建一批猪棚，干部们两次和富裕中农施文标、施金林商量，希望他们把家里堆着不用的砖头卖给生产队，这两个富裕中农一口拒绝了。但是群众一点也不气馁，说：“好！不要你们一块砖头，看我们照样把猪棚造起来。”说干就干，七十多人立即四出找寻旧砖头，积少成多，弄来了一大堆，二十天功夫，就建成了二十二间新猪棚。侯家角生产队南陈巷生产小队的饲养员还找到了一个窍门，他们利用旧料把猪棚改建了一下，这些猪棚就由原来只能容纳三十头增加到可以容纳九十五头，而且管理便利，大大地节省了饲养员打扫的时间。这个办法经过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后，各生产队普遍这样做了。不少社员还积极主动地让出多余房屋，给生产队养猪。公社只新建了一百五十多间猪棚，便解决了问题。

仔猪、猪料、猪棚三大关键问题获得解决，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一次最实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黎明生产队的老饲养员孙全英说：“过去我总是担心发展了这许多猪会养不大，真想不到‘穷办法’的力量这样大，共产党真是我们农民的亲人。”有一些富裕中农也服帖了，说：“我们的老脑筋不行时了。”

选拔骨干 建立队伍

在集中精力闖过仔猪、飼料、棚舍三大关之后，建立一支忠实于集体飼养事业的队伍就成为一个迫切的問題了。原来在飼养員中，富裕中农还占相当的比例。他們之中有少数人自称为“有丰富經驗的人”，根本看不起貧农和下中农飼养員，諷刺他們是“笨东西”，而且不願意执行党提出的“見雌必留”、“自力更生”、“自筹自建”的一系列方針。公社对于这种錯誤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評和教育，說服他們轉变自己的錯誤观点，繼續做好飼养工作，并且从基本群众中挑选了一批積極分子当飼养員。这批来自貧农、下中农的飼养員，虽然养猪的經驗不多，但是干劲大，热气高，肯鑽研，一年不到，已学会了飼料搭配、分棚管理、修理猪棚、防疫打針等各項主要技术，成为飼养队伍的骨干，其中有許多人既是指导員，又是战斗員、防疫員、闖割員的全能飼养員，群众称他們为全能手，选举他們为优秀工作者。

这些骨干分子，全心全意地整天呆在猪棚里，对猪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刘家桥飼养員周金英对母猪和小仔猪的管理工作做得特別出色。母猪生产期間，她就到猪棚里来通宵看护。当母猪生不出小猪的时候，她就用手从母猪肚子里把小猪一只一只地摸出来。一天，她去猪棚外面工作，忽然一只小猪尖叫，她一听便知道是小猪被母猪压住了，就冲进猪棚里去，把小猪从母猪身体下面救了出来，放在怀里，不断地撫摸着它，好象爱护受伤的小孩一样。这时，恰巧兄弟公社的同志来参观，看了十分感动，都說：“有这样好的飼养員，猪一定养得好。”

正是因为有了这許多和党完全一条心的畜牧干部、飼养員，使畜牧业生产大發展有了可靠的保証。

管理防疫 两条栏杆

接着，这个公社的党委又狠狠地抓住了飼养管理和防疫衛生两条战綫。社員們說得好：“發展养猪是座大洋桥，如果没有管理和防疫两条栏杆，汽車开过去是危險的。”在飼养管理方面，他們以做好搭配飼料为中心，对母猪、隔奶猪、肉猪、公猪都采取了分类分棚、分工專人負責的管理方法。这样就使飼养員能够摸索到每种猪、每棚猪甚至每一头猪的特性，根据不同的特性，用不同的方法管理。如什么种的猪、哪一只猪需要什么食料、喂多少分量，老母猪發情一天半后交配、一百二十天左右生育、怀孕期間精飼料逐漸增加等等方面的規律，都被飼养員摸熟了。飼料方面一般也都能做到洗得淨、切得細、煮得熟、喂得足。猪棚則要求四面不漏風，上面不漏雨，硬棚天天冲洗，軟棚保干燥。在侯家角生产队一百二十多間硬棚里还做了“猪床”，床里垫了干稻草，保証了猪能够吃飽、睡好、長肉快。在防疫方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防疫員队伍，按照不同类型的猪，月月由生产队兽医、小队防疫員負責打預防針，基本上做到了“五无”：无瘟疫、无丹毒、无气喘、无白痢、无副伤寒，解除了群众中怕因为“猪瘟”而連本帶利一淘光的思想顧慮。这个公社的猪苗成活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較好的紅星、侯家角、黎明、华漕生产队，母猪的繁殖率平均每胎达到十二头，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基本上消灭了因病死亡的事故。这样就使养猪事业得到健康發展。

土洋結合 改革工具

养猪事业大大發展，人手显得格外緊張。这里两条办法，一条是增加大量飼养人員，但是由于公社各項事业都在發展，抽不出人来；而且人多了，成本也要增加。另一条就是大

搞工具改革。这一条办法好处很多，既可节省劳动力，又可降低饲养员的劳动强度。因此，公社党委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但是，有保守思想的人说：“革新，革新，我喂了十多年猪了，还是肩膀上搁根扁担，照样可以把猪养大。”“造新工具要花钱，花时间，净费些空劲头。”可是他们这种意见，并没有能够阻挡技术革命的进行。侯家角生产队南陈巷生产小队养了四百多只猪，派一个饲养员专门挑水，一天挑一百担，弄得精疲力尽，到第五天便吃不消了，只好请假休息。小队队长韩富祥看到这种情形，就和饲养员、下放干部一起商量，终于试制成一部脚踏式抽水机。用这部水车，把河水抽到土制的贮水塔里，再用管子通到饲料间和猪舍，随时取用，非常便当，减轻了饲养员的劳动强度。而且踏一小时车，可以用上一天，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工具改革的第一步就尝到了甜头，社员们敢想敢说的劲头更大了。不久，他们又从饲料间铺了一条木轨道通到猪棚，把猪饲料用车子运过去，一车能运三个人挑的饲料。接着他们又买了一部饲料切割机。这样一来，这个饲养场基本上实现了切料机械化、运料车子化、运水管子化。公社就在这个生产队召开现场会议，大力推广这种做法。现在许多生产队都已经行动起来，用各种办法大闹技术革新。光华生产队的饲养员们在新造的几十间猪棚周围装了一部牛车，用畜力取水冲洗猪棚，节省了劳动力。红星队的冯家浪村在饲料间外面造了一个水塔，经常用水车踏得水满满的，用水非常方便。

现在华漕公社的饲养员已经立下大志，一定要在畜牧业生产中完全实现切料机械化、运料车子化、运水管子化，提高工效，力争每个饲养员养猪一百头。

养猪六宝 红旗先导

· 华漕人民公社养猪事业的巨大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归结起来是六个字：种（良种）、圈（猪圈）、料（饲料）、喂（喂养）、管（管理）、防（防疫卫生）。这六条经验是养猪的法宝，所以社员们称为“养猪六宝”。

但是，要贯彻这六条经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基本经验是：

- 一、阶级路线一定要鲜明，紧紧地依靠贫农、下中农，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大干特干，大挖潜力，自力更生地用“穷办法”大搞养猪事业。
- 二、要贯彻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政策，但一定要明确两者的关系，是公养为主，私养为辅。
- 三、要不断地克服落后保守思想，大大发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
- 四、永远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立下壮志雄心，一定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力争七万头 每亩两头半

在集体养猪事业获得了巨大胜利的时候，有少数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他们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亩田一头猪，可以歇一歇了。工、农、牧都要大发展，哪能照顾得过来，单是安排劳动力也够你受的了。”甚至有个畜牧干部偷偷地把母猪充当肉猪出售，有的见到母猪发情，故意不及时交配。公社党委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在紧张的“三秋”工作期间，特别挤出时间，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和畜牧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指出了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意义、有利条件和若干困难，在干部中进行了反透右倾、鼓足干劲的教育。全体干部由于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于是订出了一九六零年畜牧生产特大跃进的规划。一九六零年在养猪方面的要求是：

保证完成六万头，力争达到七万头；

每亩平均两头半，每人超过四头猪。

能不能实现这个特大跃进的规划呢？大家算了一笔细账，

一、仔猪大体不成問題。根据自繁自养的原則，一九五九年冬可以留足六千头母猪，其中二千六百头老母猪，每头每年生二胎，每胎十只，共計五万二千头；三千头小母猪，一年生一胎，每胎七头，共計二万一千头。这样仔猪就有可能达到八万头。

二、飼料問題比較困难，但是潜力很大。如果水、陆、空全面利用，大量种植飼料，做到“河不見水，地不見土，屋不見瓦”，家家戶戶齐动手，充分利用水面，大种水生作物，从内河扩大到潮水河，从水面到河岸全部利用起来，利用面积可以从原来的八百亩扩大到二千亩，預計可产飼料四千万斤，基本上可以解决六月到十一月五个月的青料；七千亩飼料地种上大麦、蕎麦、南瓜、胡蘿卜、大头菜、卷心菜、蕪藕等作物，一年四熟預計可产一亿零五百万斤；七千六百亩蔬菜的菜皮，可收二千二百八十万斤；一万亩的水稻、棉花等作物的副产品，可收二百万斤；“十边”的南瓜等作物，可产四百万斤；共計可能有飼料一亿七千三百八十万斤。此外，还可以买一部分城市飯館和食堂的飯菜渣子。如果以全年平均圈存猪四万头，每头猪每年平均吃八十斤精料（以豆粨、酒糟、酱糟等六斤折合原粮一斤算）、三百六十斤粗料、三千六百斤青料計算，全年共需要一亿六千一百六十万斤綜合飼料。可能爭取到的飼料和需要的数量相抵，还可能有多余，关键是要有極大的干劲，要認真地去做。

三、猪棚問題，只要坚持勤儉办事业的原則，也能够解决。办法是动員全民建猪棚，充分利用現有的二千間猪棚，并加以扩建，再造一批猪舍，稻草、磚头、小竹头等主要材料可以基本自給，大竹头需要数量不大，国家帮助一下，就可以很快地建造起来。

四、工具改革，大有可为。以南陈巷村为榜样，采取土洋結合的办法，鉄、竹、木三者結合，大搞运输、送食、运水、切料四个方面的工具改革，实现切料机械化、运料車子化、运水管子化、管理科学化。在大大提高工效的基础上，力爭做到增猪不增人。

五、在党的农、副业生产并举的原則下，公社党委已决定抽調一批骨干，从公社大集体到各小队，層層加强对畜牧业的一条綫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进一步發揚和总结畜牧业生产上的經驗。

經過这样一算賬，全体干部热气騰騰，信心十足。群众听到这个规划以后，反应也非常热烈。貧农、下中农当然欢天喜地，他們說：“干部进一尺，我們一定进一丈，干部乘飞机，我們一定上月宮。”有些富裕中农看到了集体养猪的好处，也轉变了，他們对貧农和下中农說：“你們在前面走，我們一定跟上，不掉队。”

华漕公社的干部和社員經過公社化后一年来的实践，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养猪推动农业、农业带动养猪这种互相促进的道理，他們养猪的劲头更足了，信心更高了，决心大干特干，力爭提前超额完成一九六零年大跃进的养猪规划。社員們說得好：“一九六零年养猪七万头，可积肥料二百万（担），上市超过三万头，經濟收入大增加，养猪好处說不尽，于国于民都有利。”現在，他們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爭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做到一亩地有两个半小型化学肥料厂。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并起来烧就是好”

——記上海浦东严桥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乐 静 陈念云 江曾培

“并起来烧就是好！”这是上海市浦东县严桥人民公社的社員对公共食堂的評价。一年多来，这个公社共办起了五十九个食堂，一个也沒有垮过。目前，全社百分之九十九的农业人口都参加食堂用膳，他們同食堂已經建立起極為深厚的感情。誰要問起他們願不願意参加公共食堂，“用棍子也打我不出来！”就是他們共同的回答。

一个突出的矛盾

严桥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是怎样發展起来，又怎样巩固下来的呢？这得从开头說起。

严桥人民公社在上海近郊，是一个产蔬菜的地区。全社九千八百多亩可耕地，八千亩种蔬菜。随着上海工业建設的發展、就业人数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市区对于蔬菜的需要不断增長，这个公社的前身——同心、幸福等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任务也就愈来愈繁重。当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到来的时候，这十个高級社就面临着許多新的問題。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劳动力不足。因为蔬菜生产季节性強，田間管理要求細致，費工特別多。但这些高級社地处大城市近郊，社員中工人家屬多，妇女多，男劳动力缺乏；全社只有四千六百多个劳动力，女劳动力就占了三千零九十九个。一方面是劳动力不足，一方面劳动力又存在着浪費的現象。在三千零九十九个女劳动力中，有家务牽累的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們“梳头燒飯当一工”，不但出勤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而且劳动效率低，技术經驗也不足。这就使生产大跃进和劳动力不足形成了一个尖銳的矛盾。当时在几个高級社里，都出現了劳动力严重緊張的情况：有的抓了播种影响了大田管理；有的抓了大田管理影响了收割上市的工作。在十个高級社的範圍內，有二千到三千亩空白地沒有人耕种，有些茭白田里茭白長老了来不及收，有些芋艿田里草長高了来不及鋤。高潮社的一个队只有三百多个劳动力，只能忙于卷心菜、黄芽菜的下种工作，其他土地深翻、收割等工作經常要靠机关干部和部队的义务劳动来解决。至于各个高級社当时迫切要办农具工厂，迫切希望开展蔬菜新品种的試驗研究等工作，就更缺人搞了。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农民們从实际情况出發，找到的一条重要的途徑，就是解放妇女劳动力，讓占全社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五的妇女們从繁瑣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專心投入生产战綫。

六戶貧农播下的种子

一九五八年六月，同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四生产队就开始进行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嘗試了。一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組長以上干部會議，討論大搞高額丰产試驗田等問題。当討論到劳

动力安排的問題时，左分配，右分配，总是安排不过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全队三十多户人家几乎都有一个妇女被燒飯等家务捆住了手脚，不能專心参加生产。这时，队长陆金龙忽然想起下放干部談到过城市机关里的公共食堂，就說：“一个草团燒热一只鑊子，（即鍋子）十个草团燒热十只鑊子，我佢（們）何不并起来燒，讓一个草团燒热十只鑊子。”这一講，就象一堆干柴碰上了烈火，大家的热情立刻燃燒起来了。妇女同志尤其热烈贊成。姚龙珍說：“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但我还要为一家老小七口燒飯，有时既要忙田里，又要忙开会，抽不出時間燒飯，全家就只好吃頓冷的，假使大家能并起来燒，那太好了。”陆杏花也說：“自己燒飯，飯在喉嚨头就要上工，一点休息時間都沒有，上了工也沒有精神；并起来燒，真是又一次解放。”朱林妹接着陆杏花的話說：“你还能把飯送到喉嚨头，我孩子多，家务重，有时候連喉嚨头还没送到就要出工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語，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在場共八、九戶人家，當場就有六戶貧农自願并起来燒。

說干就干。这六戶人家回去征求了各自家屬的意見，个个贊成。姚龙珍的媽媽还自願把家里空着的堂屋作为大伙吃飯的地方。第二天，这六戶人家就拿出自己的粮食、油醬、炊具、碗筷，象“小搬場”一样搬到姚龙珍家。一位下放劳动的机关干部帮助他們花上一角五分錢，买来三張白报纸，做了一套飯票菜票，严桥人民公社范围内的第一个农民公共食堂——虽然当时他們还只是叫它“并起来燒”——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一天之内就建立起来了。

“并起来燒”破天荒第一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戶燒飯的習慣，这样的新鮮事兒，自然免不了要引起一些議論。有的說：“兄弟妯娌还要分家，这样鬧不出好結果。”有的說：“婆媳之間也要分开吃，并起来燒，一定会‘吵場子’”当这六戶人家头几天集中起来吃飯的时候，姚龙珍家的堂屋里围满了人，大家都想来看看个究竟。可是，这六戶貧农既沒有吵，也沒有鬧。六家老小团团坐了好几桌，热飯热菜，吃得很香。菜的花样天天換，品种也多，第三天还做了包子吃，价錢却比单独燒的时候要便宜。更令人羨慕的是，当他們吃飯的时候，别的人家还在忙着淘米，小孩餓得哇哇哭，当别的人家急匆匆吃好飯才放下碗筷，他們却已經午睡了一觉，在田里精神奋發地干活了。这就不能不使这个食堂对大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第四天开始，那些最初站在旁边“看”的人，也紛紛要求参加食堂了。他們說：“你們真开心，鋤头鉄鍬一放就吃飯，讓我佢（們）大家都开心开心吧！”这样，在一星期以后，由六戶貧农创办起来的食堂，一下就發展到十二戶、十八戶，以至二十多戶。摊子大了，这个“自發食堂”感到管理上吃力了，就向社里作了匯报。社給了他們支持和帮助，这个食堂就很快地巩固下来了。

六戶貧农办食堂的事情很快地傳开去了，許多农民都跃跃欲試，都說“并起来燒就是好”。真是順乎天理，应乎人情，十个高級社不久就共办起了二十五个公共食堂。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生产进一步出現了全面跃进的局面，六戶貧农播下的种子就更为迅速地遍地开花結果了。不久以后，公社的每个生产小队都办起了自己的食堂。

“有了食堂更自由”

严桥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生气勃勃地發展起来了。但是，它是一个嶄新的事物，对一向按照老習慣生活着的农民來說，畢竟还是陌生的。开始时，他們对此不可能沒有一些疑慮，甚至有一些耽憂。……

自由不自由，方便不方便？就是大家疑慮較多的第一个問題。

幸福生产队副队长奚小妹参加食堂，就經過一段观察的过程。她是生产队里專管集体福利工作的干部。当生产队在第三小队办起第一个食堂时，她虽然也在口头上說食堂好，心里却有顧慮；她的父母亲也不贊成参加食堂。所以到食堂正式开办，許多干部和社員都报名參

加的时候，她仍旧“縮在后头”，不肯报名。她的父亲当时曾对她说：“我伢（們）自己有灶头，自燒自吃，自由便当，为啥要去吃食堂？”她的母亲也说：“无家婆郎才吃食堂，我伢（們）有老有小自家燒，自由点有啥不好？”她自己的主要顧慮，也是怕参加食堂后不方便，不自由。譬如食堂在第三小队，家住在第四小队，来去跑路不方便；又如自己燒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耽心办食堂后飯量会有限制；自燒时可經常做些面条、餛飩吃，耽心办食堂后不再有面条、餛飩吃，等等。食堂办起来以后，她听说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心里有些动。但仍不肯参加。半个月以后，她同两个堂姊妹特地接連跑到食堂去看了三次；第二次还先由她一个堂姊妹試吃了一頓，第三次自己也去試吃了一頓，才觉得吃食堂飯“很灵光”，没有什么不自由，不方便；不但菜有多种，随便挑选，飯也尽你吃飽，并无限制；而且食堂常常做面条、餛飩，調換大家的口味；又想到原来从田里跑到家里也有好長一段路，現在从田里跑到食堂就可“端起碗来吃”，路远不方便的問題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奚小妹的思想就豁然通了，并說服父母亲全家参加了食堂。后来还積極领导第三小队自己又办起了一个食堂。

同奚小妹的情况相类似，有些社員在食堂创办之初和开始参加的时候，对这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疑慮。由于严桥人民公社在食堂的發展过程中尽量給群众以便利，这些疑慮不久也就消除了。現在，这里一般都由一个生产小队办一个公共食堂，一个生产小队通常由一个自然村組成，三、四十戶人家，方圓不超过一里路，最远的走几分鐘就可到达食堂。这里的食堂普遍貫徹了“口粮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憑票吃飯，节余归己”的原則；有的食堂还把国家計划供应的猪肉、食糖和一部分食油也分配到戶，讓参加食堂的社員自由处理。社員入伙退伙也都貫徹自願原則；而且一家可以聚在食堂里一桌吃，也可向食堂买了飯菜拿回家去一桌吃；可以向食堂买飯自燒菜，也可向食堂买菜自燒飯；亲友来往和病号产妇，都可得到适当的照顧。食堂的供应時間也比較長，社員歇工、干部下班、学生散學的時間尽管有早有晚，都可随时吃到热飯热菜热湯。公社还經常把田間收起来的番茄藤、毛豆荚、玉蜀黍荚等柴火，按成本分售給社員，讓社員可以在家里照常燒“小鍋灶”、燒茶水或点心。此外，食堂还都实行了民主管理，由社員推选代表組成食堂管理委员会，經常收集社員的意見改进工作，賬目也按月公布，接受群众的監督。由于食堂逐步建立了这一整套便利群众的經營管理制度，社員們参加食堂自然就没有不自由或不方便的感觉了。

事实上，妇女社員們对参加食堂的体会更要深刻些。她們过去被家务劳动“捆”住了，“天黑起床，日高下地”，是公共食堂使她們“从此不繞鍋台轉”，“从此吃飯不用燒”，早上眼睛一張开“灶君老爷（指公共食堂）早就給我伢（們）燒好了”。妇女們真正从鍋灶旁边解放出来以后，她們的生活比过去更方便，而且得到了更多的劳动、休息、學習的自由。高潮生产队第三小队的女社員奚大妹有次同食堂工作人員鬧了些小意見，不願工作人員怎样劝說，坚持要退出食堂，說：“投了白旗，不投紅旗”，“好馬不吃回头草”，退出了就永不再参加。第二天，她一早上市鎮买小菜，回来后就忙着洗菜生煤爐，早飯还没有燒好，邻舍人家已經做了几个工分的早工，回家舒舒泰泰地在喝食堂的热粥了；中午也是如此，人家还没有歇工，她就急着回家燒午飯，不但不再有休息時間，而且滿头大汗燒了一陣子，还被孩子埋怨小鍋飯不及大鍋飯香，菜也没有食堂里的油水足。第三天，奚大妹深深感到退出食堂給自己招来了多大的麻煩，終于要求重新参加，并說今后“你們不散，我永远不退”。許多妇女社員都反映：“有了食堂更自由”，“小自由不能把食堂散掉，使我伢（們）又不能出来做生活”。——妇女們就是这样把解放自己同参加公共食堂联系在一起的，并把参加食堂同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由，看成是統一的。这就是这里的公共食堂得以發展巩固的思想基础。

飯香菜也香

好吃不好吃？是初办食堂时社員們疑慮的第二个問題。

幸福生产队的妇女社員倪秀金談起这个問題时很有体会。她一方面参加田間劳动，一方面又要带三个孩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自己燒飯的时候，因为時間局促，往往来不及等米漲开燒熟就盛起来吃，孩子吃了不舒服，每个月还要多用粮食十多斤。因为爭取多出工，多掙工分，过去她也很少花時間上市鎮去买小菜，經常連續三、四天吃一只蘿卜干下飯，两个小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身体都很衰弱。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曾怀疑食堂飯究竟好吃不好吃，担心食堂飯吃不慣，所以沒有立即参加食堂。后来，她的丈夫参加食堂吃了一些时候，知道食堂的飯燒得又松又香，菜也有葷有素，丰富多样，才决定全家吃食堂飯。現在她不但摆脱了繁重的燒飯劳动，而且粮食也节约了，孩子也長胖長結实了。用她自己的話說：“現在想想，吃食堂飯真是再好也沒有。”

一般社員的感受和倪秀金也差不多。过去，这里的一般社員家里燒上一只菜，往往要吃上两天三天；家里沒有人，田里生活忙的时候，还只能隔夜預先燒好飯，早晨吃冷粥，中午吃冷飯或“茶淘飯”。現在，公共食堂大大改善了大家的伙食。这里的食堂每餐一般备有两种到三种菜。高潮生产队第三小队的食堂通常能維持三菜一湯一小葷，粥菜也有醬菜、腐乳等多种，听任社員挑选，还能天天換花样，几天不雷同。为了适应社員的不同口味，他們还备有洋葱、韭菜等“香头”和辣醬，免費供应。食堂的小菜不仅品种多，而且講究質量。許多生产小队都把过去一向替人家婚丧喜庆燒筵席的擅長燒菜的社員調到食堂担任炊事員，發揮他們的特長，使他們的炊事技术为社員群众服务，他們燒出来的菜油水足，口味好。特别是食堂都很注意衛生和炊具消毒，并保証供应热飯、热菜、热湯。高潮生产队第四小队有一个早年丧妻的社員徐金新，因为自己参加生产，无人料理家务，过去时常吃冷粥冷飯过日子，影响身体健康；近年来参加了食堂，頓頓热菜热飯，“和人家有家小（即妻子兒女）的一式一样”，心情舒暢，身体好了，生产的劲头也更高了。这里的食堂近来还大力發展了“小家底”，来更好地改善社員的伙食。据到十月中旬的統計，全社五十九个食堂共养了三百十五头猪、四百九十只家禽和三万三千多尾魚。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各个食堂共吃了一百零一头猪，从“小家底”中拿出来的就有七头。

凡此种种，都說明办了食堂，飯香菜也香，大家比过去一家一戶燒的时候吃得可口了，吃得清潔了，吃得丰富了，一句話：吃得好了。社員們的第二个疑慮自然也就消除了。

“橫算豎算都合算”

第三个为大家所疑慮的問題是：吃食堂飯在經濟上是否合算？

要对这个問題求得答案，就得算賬。

同心生产队第五小队的妇女社員朱林妹就算过一笔賬：过去自己整天不停地工作，由于带孩子、燒飯等家务繁重，一个月通常只能做一百七、八十个工分，最多做二百个工分；現在有了食堂、托兒所，家务劳动的重担大大減輕了，一个月能做到二百八、九十个工分；每月多做近百个工分，就能增加十元左右的收入。同时，吃食堂飯同自己燒飯比較起来，由于集体燒可以大大节省燃料和菜金，在伙食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每月全家又可节省伙食費七元。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节省支出，两下相加就达十七元，这就大大改善了朱林妹一家的生活。怪不得朱林妹肯定地說：“这都是参加食堂、托兒所的合算处。”

朱林妹算的是一家一戶的小賬。同心生产队第一小队还会算过一个小队的大賬。这个小

隊調查了七戶人家，發現每戶過去在自己燒飯時，每個月至少要有一個勞動力花費七十個小時去買菜和燒飯，如果以十個小時為一個勞動日計算，每戶每月就要花費七個勞動日。全小隊共有八十一戶，就要花費五百六十七個勞動日。辦起公共食堂以後，食堂六個炊事人員加上臨時要人幫忙的時間，共為一百九十八個勞動日。兩下相抵，辦了食堂，全小隊每月就可節約三百六十九個勞動日，全年可以節約四千四百二十八個勞動日，這是人力上的巨大節約。

人力上的節約，實際上就是社員勞動收入的增加。根據這個小隊對五戶人家的調查，辦起食堂以後，社員的工分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加情況如下表：

社員戶名	未辦食堂時的工分數			參加食堂後的工分數		
	1958年 4月	1958年 5月	1958年 6月	1959年 4月	1959年 5月	1959年 6月
徐大妹	201	194	204	241	272	278
朱根根	470	528	467	544	590	728
朱銀根	427	567	599	772	562	722
張新寶	210	213	235	238	250	177
胡根娣	184	182	238	233	131	258

(注：張新寶家和胡根娣家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都因為家中有人生病、出工少而減少了收入。)

這個小隊還算了物力上的節約賬。社員自己燒飯時，多數燒柴草，少數燒煤。社員陳富生家專門砌有燒煤灶，燒煤最省，一個月燒煤二元四角，一家三口每人每月合燒煤八角。現在食堂每月燒煤二百十五元，共三百六十五人參加用膳，每人每月只合五角九分，比陳富生家還省二角一分。全小隊一個月就省七十六元多，等於節約煤二噸。如果以燒柴草來計算，節約的數字更要大得多。

經過算賬，社員們的心里亮堂了。他們說：“橫算豎算都合算。”吃食堂飯不僅合算，而且還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三個疑慮問題相繼地解決了。社員們從自己親身的實踐中，真正体会到參加食堂的好處，他們就對食堂產生了濃厚的感情。食堂也就大步走上了鞏固發展的道路。

婦女勞動力的大解放

隨着公共食堂等集體福利事業的鞏固和發展，嚴橋人民公社的婦女勞動力獲得了大解放，婦女同男子一樣成了生產戰綫上的主力軍，公社原來存在的勞動力不足的矛盾大大地緩和了。

婦女勞動力的解放首先表現為婦女社員出勤率空前提高和勞動工時的大大增加。據同心生產隊第一小隊的調查，全小隊九十五個女勞動力中，原來八十個有燒飯的牽累，五十個有孩子的拖累，如果沒有食堂、托兒所，有十個根本沒法出工。儘管她們也熱愛勞動，但正如一位婦女說：“說什麼也仍難以大躍進。”食堂等集體福利事業的舉辦，給她們帶來了莫大的福音。本來不能出工的現在能夠出工了，本來不能出早工的現在也能出早工了，本來不能遲收工的現在也能遲收工了。同心生產隊第一小隊有勞動力的婦女現在個個投入了生

产前线。全社劳动妇女的出勤率也从原来的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据公社党委对社内典型户调查以后的测算，全公社共三千零九十九个妇女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五有家务牵累，计二千三百二十四人；有了食堂以后，以每人每天能增加两个劳动工时来计算，一天就可增加四千六百四十八个工时，等于增加了四百六十五个劳动日，一年就等于增加了十六万七千四百个劳动日。

这还是容易用数字来计算的收获。妇女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后，专心地投入了生产，还有难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巨大收获。譬如本来妇女们“三个小囡一个灶”，身在田里，心在家里，劳动效率不高。现在妇女社员摆脱了家务牵累，一门心思搞生产，生产效率就有很大的提高。有个民歌唱道：“过去起在前头，睡在后头；烧在前头，吃在后头；一天到夜，忙得走油。现在跳出灶前头，少跑水桥头，同吃又同憩，生产有劲头。”生产劲头的高涨就难以单纯用数字表达出来。又如妇女们的生产技能也提高了。幸福生产队第五小队四十个劳动力中有三十七个女劳动力，过去她们受家务牵累，出工少，技术不熟练，做起活来“僵哈哈”，种蔬菜的只会锄草，其它垒地、撩沟、匀秧、装篮筐都要依靠男劳动力，因为男劳动力缺乏，全小队的生产就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办起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以后，妇女们能专心从事生产了，劳动技能就显著提高，现在三十七个妇女大部分都基本上掌握了种蔬菜的技术，使产量比过去猛升百分之六十，全小队因此获得了超产奖。

广大妇女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以后，严桥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伍就空前地强大起来了，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全社蔬菜的上市量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在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大大缓和以后，全社已抽出近百个劳动力，兴办了公社经营的工厂、畜牧场和养鱼场，还加强了试验农场的科学研究工作，整个公社的生产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妇女们经历了“又一次解放”，人们的精神面貌随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社员们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常常是柴米油盐，妇女们更是成天“忙儿忙女忙烧饭”，现在生活内容丰富了，妇女们也不再只是“绕着锅台转”了，她们在中午和晚上有了一定的休息生活。有线广播在这里已基本普及到户，休息的时候，处处喇叭响，一家人团聚着可以收听到各种歌唱或者戏曲。这里还建立了五个电影放映点，购置了一架电视机，每逢放映电影或电视的晚上，一群群妇女在紧张的劳动之余，都能安闲地去欣赏一下名演员的演唱，或者看一场动人心弦的电影。妇女们也有时间学文化了。幸福生产队第二小队的五十多个中年妇女，每天能坚持扫盲学习一小时，现在大多数人已摘掉文盲帽子。过去在这里，为了烧饭、带孩子，夫妇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吵场子”是平常事。吃饭的时候争吵特别多，每个生产队的调解委员会都非常忙，有的调解委员吃一顿饭往往要丢下几次饭碗，到处调解纠纷。现在，妇女们摆脱了主要的家务劳累，同男子一样地参加了劳动，大家在集体生活中眼界日益开阔，思想不断进步，心情更加愉快，夫妇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家庭生活也就更加融洽了。许多妇女参加劳动以后，还担任了生产队或生产小队的干部，她们更加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尊重和关怀。

风吹草不动

公共食堂是群众自己创造的，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但它终究是个新事物，由于缺乏经验，不可能设想它一开始就是那么完美无缺的，办好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各个食堂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在严桥人民公社的食堂工作中，当然也会存在一些缺点。譬如有时候，有些食堂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够好，饭菜烧得不够好，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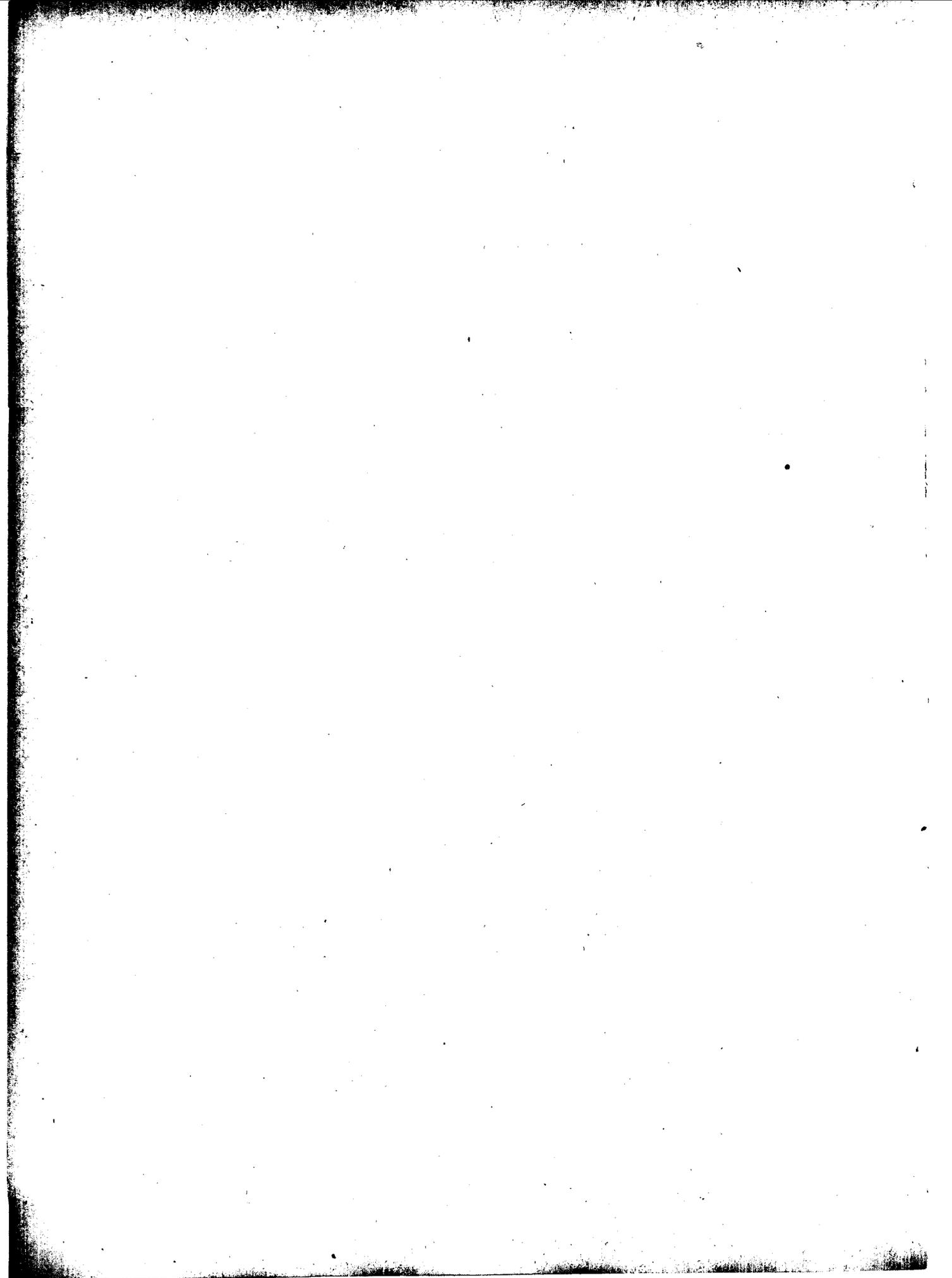
潔衛生不够好，群众还是有意見的。可是，群众的意見，絕大多数出自对于新事物的热爱。一次，同心生产队第五小队的社員在田边休息时，談起近来食堂的小菜燒得不好吃，在場的食堂管理委員說了一句：“食堂自願参加，你們嫌不好，可以退出去。”當場就有人听了表示不滿意，說：“我佢（們）吃食堂要吃到共产主义，誰也不能赶我佢（們）出去！有意見我佢（們）要提，提意見是要食堂‘改好’，不是要食堂‘改了’。”

但是，对于社員群众热爱食堂的这种心情，还不是我們所有的干部都有深刻体会的。在严桥人民公社的光輝生产队里，就有这样一些負責同志，他們看不到大多数群众迫切要求参加食堂的事实，听到少数社員对食堂有些意見，不加分析，就錯認為是多数群众的意見，就感到事情不好办，就丧失办好食堂的信心，甚至一有風吹草动，就想“丢包袱”散伙不干。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間，当党中央关于公共食堂“積極办好，自願参加”的方針貫徹到这个生产队的时候，有的同志对这个方針就作了錯誤的理解，他們根本沒有領会党中央关于食堂要“積極办好”的指示精神，却錯認為“自願参加”就是要大家自願退伙，自願散伙。有人更是“正中下怀”，以为这一下可以丢掉“包袱”了，“垮掉也不必大惊小怪”。于是，一陣阴風就在光輝生产队刮起来了。他們首先在第四小队召开會議，不講一句“積極办好”，只是一股勁地說：“有条件自己燒飯的，都回去自己燒吧。”会后大家說：“有食堂多方便，我佢（們）自願不退。”可是生产队負責同志有心散伙，因此接着又在第二次会上再次宣傳“可以自願退伙”。小队長还来一个带头退出。至此，群众感到“形勢逼人”，是“領導上硬要推我們出去”，有的人只好表示退出。之后，他們又在第三小队等召开了同样的动員退伙的會議。

可是，事实駁倒了右傾思想。这陣阴風到底沒有能刮垮一个食堂。第三小队的社員在会后就鬧开了。叶阿龙老媽媽說：“抽干筷、捏干碗，好不开心，食堂为啥要解散？”寡妇吳兰英說：“办了食堂我才能出工，說什么也不能叫食堂散掉。”大家都說食堂散了就要影响出工，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和生活的改善。直到小队長表示了“就是剩下三戶四戶，食堂还要燒”，这才安定了人心。第四小队当时虽然有許多人給“推了出去”，但也还有十几戶坚决不肯退，終于把这个食堂坚持办了下来。最近，那些退出了的社員感到自己燒飯实在不方便，紛紛重新要求参加。那个带头退伙的小隊長，一回家也就遭到妻子的指責和反对，說：“食堂是你退的，今后我不燒飯，你燒。”小队長自討苦吃，田里家里忙了一个月，也就不声不响地重新参加了食堂，現在他已立意要把食堂办好。

这是在光輝生产队，風吹，草动了一下。至于在別的生产队，却是風吹草不动。大家对办好食堂都是積極的，坚定的。社員們也說：“食堂的門关了，我也要把它敲开。”因此，一年多来，严桥人民公社的食堂一个也沒有垮。它們已經经历了時間的考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千年荒山变綠山 万年恶水变清泉

——記山东沂水夏蔚人民公社改造山区的事迹——

于少彬 坦天祝宏

山东省沂水县夏蔚人民公社，位于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的一个山沟里。这个山沟，在九百方里的总面积上，摆着大小山头二百十六个，較大的山沟河道三条，小河沟十条，小山沟一千多道，住着六千零三十二户，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人。

过去，到过这里的人，一定会联想到穷山恶水。如今，穷山恶水已經成为史話了。

一踏进夏蔚人民公社的境内，眼前是一片全新的景象。山坡上，陡坡是層層迭迭的魚鳞坑，緩坡有圍山連环的蓄水池，岩石裸露的地方，有象城牆一样的圍山拦沙牆。許多山头，都青草复盖，綠树成蔭。山沟里，上有沟头防护，中有谷坊、塘壩，下有小型水庫。过去的干沟现在是清水長流。河道里，是象阶梯一样的一層一層的拦河壩。許多梯田，已經深翻、整平、筑畦，一条一条的环山渠道，象血管一样由庫、壩通向田間。从山上到山下，从沟頂到沟底，从田間到河道，这数不尽的各种各样的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象动脉和心臟一样連結着，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保土保水工程体系。看了这一套完整的工程体系，就会相信“魚鳞（坑）、竹节（沟）、水平沟，喝令陡坡水橫流；庫壩、梯田、自流渠，干旱也能保丰收”的理想，在这个山沟里，已經开始成为现实。正如这个社朱家坪山腰上横挂着的一幅大字标語所說：“千年荒山变綠山，万年恶水变清泉。”

荒山复活了，洪水馴服了，呈现出生产跃进、六畜兴旺的繁荣景象。农业生产，以跃进的步伐，連續两年稳定上升。家畜家禽的数量迅速地增長着。山坡上，山沟旁，河道两岸草地上，到处是一群群体壮膘肥的牛、羊、猪。鹅、鴨庫中游，鷄、兔遍地跑。养魚、养藕、种稻，这些过去沒有过的事，也在这个山沟里开始举办了。社办工业，从无到有，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了。

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也迅速提高了。一九五八年每个社員平均实收入六十五元，一九五九年預計可达到七十六元，比解放前提高了三倍。全社九岁以下的小孩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无代价地分得自己的口粮，得到極可靠的社会保險。山沟里有了一所有二百六十名学生的初級中学。小学学生由公社成立以前的二千八百三十五名，發展到三千二百五十五名。送子女入学，已成为家家户户力所能及的事情。这里的人們，談起这些好事情，莫不笑逐顏开，說：“人民公社，把穷山沟变成了福園子。”

如果不了解这里的过去，怎能相信这就是几年以前还是荒山秃岭連人都缺水吃的夏蔚乡呢？这里过去山上的树木被敌伪伐尽，有一百五十个山头草木皆无，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稍有大雨就山洪暴發，砂石俱下，表土流失，耕地冲淤。坡地梯田，越冲越薄；河旁好地，越冲越少。全面治山治水以前十几年的時間，冲淤梯田約四千四百八十多亩，其中熟土全部冲光的有八百二十亩。三条較大的山沟河道，平均每条加寬了三十五米左右。沿河有

三千亩耕地变成沙漠荒滩。几天不下雨就干旱，水源特别缺的村，连人畜喝的水都没有。解放前，穷山恶水的摧残和封建统治的盘剥，使农业产量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粮食作物（地瓜折算在内，下同）在风调雨顺的条件下，平均亩产一百多斤，贫农、下中农平均每人每年实收入十八元左右。水冲河拉，土地搬家；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户村村都有。无怪当时群众有这样的慨叹：“雨前旱，雨后冲，年年整修白搭工；十年能有九年歉，不是逃荒，就是要饭。”

从穷山沟变成福园子，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斗争过程。

湯水不漏 蟠龙低头

这里，在党的领导下，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五年秋，建立了二十七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高级社的集体力量，不断地同穷山恶水作斗争。进行了开山沟、建水库、修塘坝、挖水池、打水井、整梯田和封山造林等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这对抗拒自然灾害，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起了显著作用。一九五六年，二十七个社，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二百二十斤，群众实收入平均每人三十六元。在这里，这样高的产量，这样多的收入，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治山治水使农业增产的事实，鼓舞起群众要求在更大的规模上，同穷山恶水作斗争。高级社在治山治水中，虽然比初级社发挥了更大的优越性，但仍然遇到许多矛盾不易解决。有的工程，人们想办，因各种原因不能办，有的工程办起来，又被山水冲垮了。对这些困难，群众集中的反映是：“治山治水好，就是拿不动。”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不深刻，特别是由于高级社的力量有限，“拿不动”。当时兴建的一些治山治水工程，还多是这里几畝，那里几畝，零零碎碎的，不可能根本改变穷山恶水的自然面貌，农业生产极不稳定。人们迫切要求有一个好办法，把高级社“拿不动”的事情拿起来。

办法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这个办法，是从上级党治山治水的指示和外地治山治水的先进经验中找到的。乡党委和社干部、积极分子一起研究了这一方针，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决心按照这个办法干起来。一九五八年一月中旬，他们便着手全面地发动和组织治山治水斗争。二十七个社，一万三千个整半劳动力，对付这样多的山头、河道、山沟，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当地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战胜穷山恶水的决心，和上级党治山治水的正确方针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实行政治挂帅，协作支援，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掀起了全民性的治山治水运动，首先在治山上取得胜利。

英雄首战牛角岭。这是向荒山进军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乡党委帮助夏蔚社，组成了一支一百零八人的治山治水基建队。这支队伍都是思想通、干劲足、身体强的青壮年。建队的第一天就立下誓言：“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第二天清早，乡党委书记王恒全就带领全体队员，踏着冰雪，冒着冷风，奔赴牛角岭，把“开山劈岭、改造自然”的大旗插在岭顶上。他们扫去了山坡上的积雪就干起来了。王恒全一面规划勘察，一面传授技术；队员们就边操作边学习。六天就挖了五百个鱼鳞坑，一道水平沟，一个蓄水池。牛角岭上打响第一炮，象春雷一样轟动了全乡。其他社的干部和社员有组织地或自动来参观学习的人絡繹不絕。基建队员也受到鼓舞，在冰天雪地中整日坚持战斗。共产党员赵文华，率领一个小队包治一个山坡，苦干了十八天，提前完成任务。当他看到别队分担的蓄水池工程不能如期完工，就带领队员突上去。在岩石上凿池没有炸药，他就领着队员用锤打钎头在岩石上起缝，再插上杠子掀；缺少抬石头的工具，他们就背。就这样轮流干了三晝夜，把蓄水池修成了。王恒全从

河南省禹县学来的魚鳞坑工程沒有溢洪口，遇到大雨，坑內的水漫溢，很容易坍塌。赵文华和几个队员研究，創造出魚鳞坑带溢洪口，不管落雨多大，坑內存水总不超过可能容量。他們依靠干劲和智慧，苦斗了二十五天，在牛角崗山挖成了七千个魚鳞坑、十一道水平沟、五个蓄水池，壘起七道圍山拦沙牆。这支英雄的基建队被群众誉为“一百單八将”。治山也鍛煉了人。經過治山战斗的考驗，有九个人光荣入党，二十四个人光荣入团。

决心队攻下大頂子。大頂子山是朱家坪社的。这座山，大頂連小頂，大小三十二个頂。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三十二个頂子都攻下了。治山的第一天，报名参加基建队的一百二十个人，只到了十三个人。天冷地冻，一天什么活沒干出来，还弄断了几張鏟。刘方連和张山厚說：“还是等过年暖和了再搞吧！”六十九岁的病殘老人張冠君說：“老一輩沒听說能叫泥沙不下山，要把水都蓄起来，得把东海搬来，看你們这些年輕人能的上天！”困难擋不住英雄的人們。第二天天还不亮，共产党员謝秀蓮（女）、公培华、張林山等三个社干部就到大頂子西坡搞样子。天亮时，三个人挖好了一道二米長的水平沟，一个截水槽，一个魚鳞坑。早飯后，三个人就分头动员基建队员上山，并告訴大家，已經做出样子了。謝秀蓮去动员張冠君的儿子和兒媳妇上山，并想順便和张冠君講講治山的道理，动员他到山上看看。張冠君說：“小妮子当水利（委员会）主任，你看能的！”他自己不肯上山，还故意把小孙子弄哭，扯住兒媳妇不上山。經過他們三个人的动员帶領，这一天上山六十个人。刺骨的寒風挟着雪花，棉衣單薄的队员受不了。謝秀蓮、公培华、張林山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給他們穿，感动得想回家的人不回家了，离开工地的又自动地回来了。干部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这一天干活勁头很大。第三天，一百二十名基建队员絕大多数上山了。張冠君的儿子对張冠君談了干部的模范行动和治山工程以后，說：“人家干部还不是为了咱，你到山上看看，就相信了。”听了兒子的話，張冠君还是半信半疑，想上山看看又上不去。于是兒子就扶着他到山上去看。張冠君看了治山工程，連声称贊：“好！好！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共产党真有办法，这就湯水不漏了。”他看了这段工程还想看那段，从此，他就自动照看孩子，替出兒媳妇去治山。去看过的老年人也都从不相信到心服口服。消極因素化为積極力量，全民性的治山斗争發動起来了。一百二十名基建队员，吃住在山，長年作业。农閑时，最多一天發動了六百多人上山。工程一直順利地迅速进展着。一个月以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必須在長四百米的一道石梁上，凿出几十个蓄水池。基建隊長謝成領着十几个队员，在石梁上干了三天，一个蓄水池也沒凿成。謝秀蓮、公培华、張林山共同研究，成立决心队，一定要劈开石梁。这个号召一提出，二十个青年小伙子就报名，从中挑选了十二个人，由共产党员謝玉来担任隊長。謝玉来是个石匠，干劲足，懂技术，他听好石音，看好石綫，抡起二十几斤重的大錘，一連几十錘，石头就裂縫了。接着大家就洋鎬、鑽子齐下手，石头被一層層地剝下来了。第一天，十二名决心队员，就在石梁上凿了两个蓄水池。基建队也向决心队學習并展开竞赛，劈石凿池的效率大大提高。决心队由每天鑿两个提高到六个，基建队五个人一天也能凿一个。結果，只用了三天，就把这道石梁征服了，在石梁上出現了一节一节的拦水的沟和槽。治山形成群众性的运动，人們的潜力就很难估計有多大。三十二个山头的治理工程，原計劃三年完成，后修改为一年，結果四个月零七天完成了。張冠君也对兒子說：“以后，凡是共产党号召的事，咱一定带头干，我这老脑筋，落后了。”

大联合群力胜“蟠龙”。蟠龙崗山，分屬下峪、黃連官庄、桃花坪三个社。这座山，又大又陡，不把群众的信心和干劲鼓足，是难以征服的。三个社的党支部都發動群众回忆了穷山恶水造成的灾难。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里的一次大水灾。这次水灾，把三个村二千八百亩耕地，冲毀了一千二百亩，河崖地变成了沙漠荒滩，梯田变成了陡

坡沟渠。三个村二百二十二户中，因这次大水灾，逃荒要饭当雇工的八十三户。痛苦的回忆，激起了人们战胜穷山恶水的决心。三个社的党支部书记和社主任，又在一起进行了统一规划，确定和解决了主要工程兴建的地点、衔接处、规格、输水等问题，在“泥沙不下山，混水不出沟”的总目标下，把各社的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了。这样，治山斗争一开始就形成高潮，男女老少齐动手，社与社展开了竞赛，都想按照统一规划的要求完成任务，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工程进度慢质量差影响整体。这个社的工程进度跑在前边了，那两个社就立即采取措施赶上去；这个社的工程质量好，那两个社就做得更好。三个社统一规划了一道水平沟。桃花坪社修水平沟，没有石头，到远处去搬，就要延缓工程进度。在水平沟的上边是一道几丈高的峭壁悬崖，从这里起下石头，正好滚在沟里，石头又好，还不用人搬。在基建队员林茂田的带动下，几个勇敢的小伙子，终于把陡崖上的石头劈下来了。三个社统一规划，联合作战，互相促进，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原计划五个月完成治山任务，结果四十天同时完成了。除了其他工程以外，他们共同围山挖了一条六百米长的水平沟，给“蟠龙”的腰捆上了一条带子。

搞协作下游援上游。上峪社在柴火山下修一座水库，人少力薄拿不动。下游的中峪等社要拦河蓄水，又必须上峪社修成水库才能办；否则柴火山的山水一冲，下游的拦河工程就会被冲垮。因此，上峪社修柴火山水库时，下游中峪、下峪等五个社便派来三百多人支援。来支援上峪的人都认为：“下游得要富，非得闹上峪”，干起活来都和干自己的活一样认真。上位社在家东修一座水库，原打算修一道高两米的坝，就这样一个小型蓄水工程，自己社五十个人干了半个月还没完成。汛期和农忙季节到来，干下去就要耽误农活，停下来，就可能前功尽弃。正在这干又干不得，停又停不下，左右为难的时候，邻近的五个社伸出了支援的手，派来一百五十六个人，干了半个月，就建成了一座坝高五米、蓄水四万立方米的水库。

全民一齐行动，各社协作支援，使人们的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治山运动一个浪潮高于一个浪潮。二十七社由二千名青壮年组成的治山治水基建队，吃住在山，常年作业，分片包干，包打山头。农事间隙就男女老少齐上山，实行短期突击，夫妻并肩竞赛，兄妹互比高低，叔侄争当模范，人人都想在治山中贡献力量。人们常常是出门鸡啼，回家星齐，干起活来就顾不得休息。在苦干中也增长了智慧，创造了围山连环蓄水池、鱼鳞坑带溢洪口、围山拦沙墙、育林穴等工程项目和省省劳力提高工效的施工方法。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工程质量，加快了工程进度。全乡原计划一年完成的治山任务，四个月就基本完成了。总共应治的一百八十多个山头基本上治完，还治支毛沟三百五十道，修水库二十一座。从此，荒山复活了。人们高兴地说：“协作支援力量大，穷山恶水都不怕。”

继续前进的新课题

治山的胜利，使人们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壮大了胆量，坚信人定胜天的真理，要求乘胜前进，彻底改变穷山恶水的贫困面貌；同时，自然条件的改变，也为发展山区的各种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舞着人们，要求以更快的步伐加速山区建设。但在前进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加快步伐，继续前进。

治山任务基本结束，进一步的任務就是治水了。治水是为了用水。这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兴建一些蓄水工程，把水合理地利用起来。蓄水工程规模较大，需要的人力、物力比较多，一、二百户或二、三百户的高级社，不可能修起一座大一点的水库。组织临时性的协作，终究不是一个整体，也常常遇到一些困难不好解决。例如甄家町社修马蹄泉水库，

虽然有五个社派人支援，但因为农忙季节到来，各社都把入抽回去了。结果，水库没修成，春天一场雨，就把坝冲开了一道八米的口子。水库修在什么地方，必须因地制宜。有时，这个社要修一座水库，必须占用另一个社的土地，而对另一个社却没有好处，这就产生了所有制与受益的矛盾。甄家町要修一座水库，必须占用石牛峪社的十多亩地；石牛峪社，不能受益，不愿意，甄家町社的水库就修不成。高级社把许多连片的耕地分割开了，还有许多插花地，规划用水，修建渠道，经营灌溉，都有困难。上位社有十八亩地在武台官庄社境内，到那里去耕种来回三十六里路。上位社多次要求和武台官庄社调换，但因这两个社之间隔着几个社，很难找到对等的土地，未能调换成。

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多种经济，也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实行分工分业。高级社不能统一使用自然资源，人力有限，发展多种经济有困难。松泉官庄社北山有一千多亩荒山，从一九五三年起三次造林，因为无专人管理，都未成林。东牛家坪社柞蚕发展很快，但蚕场不够，曾因为在一个蚕场放蚕太多，大大减产，而朱家坪社有一千多亩荒山适合种植椴木，却栽上了马尾松。朱位社三百多户，养牛、羊比较多，但自己牧场很少，常常因为在上里社的牧场上放牛放羊，两个社闹纠纷。

继续治山治水和发展生产都要求工业的支援。在这里感到特别明显的又是治山治水工具的制造和修配。常常因为工具不足，或原有的工具用坏了不能修配，拖长了完工的时间，甚至中途停工。松泉官庄社修一座水库，因为工具不足，延长了一个月才完工。上位社修家东水库，小胶轮车用坏了，得到七十里路远的沂水城修理。高级社的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有限，都不可能兴办这样的工业。

这些前进中的新问题，集中起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高级社的组织规模小，人力物力有限，不能适应更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跃进形势了。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代替高级社，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已经形成了。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什么，这里的先进分子们在试图寻找了。他们从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组织规模越大，办事力量越大的真理，一部分人在酝酿并小社，办大社。

“咱光闹山沟、修塘坝，连座小水库都没修成，必须办大社才能修水库。”

“现在是支援别人修水库，办起大社来，水库也有咱一份了。”

“咱邻近这六处社合成一处社，就人多力量大，能修水库了。”

“全乡办一处社，那就没有不能办的事了。”

一时，办大社，修水库，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正当这里的先进分子们在酝酿办大社的时候，毛主席提出的“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象明灯一样照亮了人们的心，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寻找了好久的新的组织形式找到了。人们纷纷递申请书，写大字报，要求办人民公社。真是：改造自然全民志，人民公社应运生。

水上山了 电灯亮了

人民公社刚产生，就面临着秋收秋种、大炼钢铁、治山治水“三面锣鼓一齐敲”的局面。夏蔚人民公社把“三面锣鼓”都敲得很响。在完成秋收秋种、大炼钢铁任务的同时，兴建了许多比较大型（与原有的比较）的蓄水工程，并把蓄起来的水，运用到生产生活各方面去。所以能把“三面锣鼓”一齐敲得很响，根本问题在于充分地动员与合理地安排了劳动力。全社建立了一百六十四公共食堂，又把季节性的托儿组改变为常年性的，这就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四千一百多个妇女劳动力；公社党委依靠社办工业的技术力量和发动群众献策献计，把一部分生产上和生活中的转动工具，用水作动力代替人力，又把能安装自来水的食堂安装

上自来水，这就省出一大批劳动力；公社組織了必要的大兵团作战，又利用生活集体化的有利条件，在最紧张的时候，实行田间吃饭，这就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公社分配制度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又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样，全社就发动到一万六千三百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参加生产。在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根据各方面的需要，对劳动力进行了全面安排。有六千人炼铁，八千三百人搞秋收秋种，两千人治山治水，并在治水方面创造了比过去更大的成绩。

治山和治支毛沟的任务基本完成了，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对主沟、河道的治理了。公社党委根据自然地势和有利于用水的原则，对蓄水工程的兴建，在全社范围内作了统一规划，开始了治水的行动。主沟、河道的蓄水工程，规模大、时间性强、技术要求高，因此也就更艰巨了。但是有了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有了一支干劲足、懂技术、坚毅顽强、无坚不摧的治山治水的骨干力量，就没有不敢办的工程。

挖了围山河，山脚下截住洪水。在河道里修水库，必须有个办法使拦河坝不被山洪冲垮。社党委书记王恒全和几个积极分子商量，办法想出来了，就是在山脚下挖围山河。基建队员也都说管用。于是，王恒全亲自设计，基建队全力以赴，挖围山河的战斗开始了。全体基建队员，劈岭凿石大战了一个月，就把南山的一道修成了。当转入北山的一道时，工程更艰巨了。几乎全部渠道都是火成岩，铁鎗掄下，火星四溅，强壮的小伙子一鎗头也只能拚下一指。在最困难的时候，王恒全来了。他站在队员头里，带领队员坚持干。他除了坚持日常工作外，每天都挤出时间到工地上来。早上他来在队员头里，晚上他走在队员后头。一天，他晚上回到社党委开会，散会后已经是早六点了，他立即回到工地，叫醒队员一起投入了战斗。结果原计划两个月完成的工程，提前一个月完成了。挖好的两道围山河，长二十里，宽三米，深一米半。能拦洪，能溢洪，能护梯田。同时，还利用挖围山河翻出来的土，在河道两岸的山根下，筑起了两条又宽又平的大路。

修起赛龙坝，河道里锁住蛟龙。这道拦河坝的建成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上位村还是初级社的时候就想过，但力量不足，不敢办。一九五五年全村几个初级社合并建成了一个高级社。这年七月，他们在这里修起了一道高一米的坝，引水浇地四十亩。浇的作物比没浇的增产几倍。干部和社员看到水浇的好处，都想把拦河坝加高加长，多蓄水多浇地。王恒全和他们商量，把拦河坝加高至十米，长一百米，就可以蓄十万立方米水，浇一千亩地。社干部一听，又惊又喜地说：“好是好，就是老婆孩子都动手，一年也修不起来，还是慢慢来吧！”结果，还是按照他们的打算，于一九五六年春，把河坝加高了一米半。一九五八年四月又第三次加修，因为农忙季节到来，又缺少工具，仍未能按照人们的心愿修好。这年十月第四次加修，社党委把这个拦河坝列入了公社直接掌握的工程项目。二百四十个基建队员集中突击，社办工业支援了石灰四千斤，三个月就把这多年没有办成的事情，按照人们的心愿办成了。同时还挖好了两道环山渠道，把蓄起来的水引到山上，灌溉梯田。两道围山河和两道环山渠道都与拦河坝相通，人们称之为“二龙吐鬚”。因之，这个拦河坝也就被命名为“赛龙坝”。阎仲镜的一家在尖山半腰住了几辈子了。顺尖山的一股渠道，正把水引到他的门前。他高兴地说：“万辈子做梦也不敢想，水从门口流，公社真能胜天。”

越干胆越大，山沟里人工造湖。公社在蕎麦山下的河道里，兴建了一座可蓄水一千万立方米的水库，这是全社的“水库之王”。这座水库的一条长三百四十五米、高二十米、底宽一百二十五米、顶宽五米的拦河坝，所用的土石全是依靠人们肩挑、车推搬来的。最艰巨的工程是在蕎麦山角下修输水洞。要修这一道长九十米的输水洞就要劈去长一百二十米、高十五米的山角。在劈山修输水洞工程中，以吴玉德为首的洋鎗连，用比石头还硬的决心和劲头和

山石硬拚。定額每人每天劈石半立方米，他們每人每天劈三立方米。以夏守俊为首的爆破連，找窍门、想办法，由一斤藥爆破一立方米石头，提高到五斤藥爆破五十立方米石头。結果一个月的任务，二十天就完成了。蕎麦山的一个角，被齐齐地切去了一块。这座水庫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动工，到現在已动用了二十五万个工日，投資十五万元。除外社支援工日四万个，国家投資十万元以外，其余二十一万个工日、五万元投資全是公社自己出的。

从人民公社成立到現在，总共兴建水庫五十二座（包括高級社时已开工未完成或已建成而蓄水量小由公社建成和加大的），蓄水量九百二十万立方米，占全社全部蓄水工程蓄水量的百分之六十七强。加上过去兴建的蓄水工程，全社共有庫、塘、池、泉一千零五十五个，能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米。如果坐上飞机在这个公社的上空俯視一番，就可以發現在这片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翠綠的丛中，摆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水潭，象无数的明亮的珠子串連在一起。

水上山了。在夏蔚公社佛庄东面陡峭的河岸上，建起了一座水利动力站，用水力把水送上山。夏蔚河流經佛庄一带时，进入一个开闊地带，而且大部分水都潛入地下，不大适宜修建拦河水庫。他們把河底扒开，投入乱石，把潜流逼到河面上来，又在河面上拦堆上乱石，截住水流，再在河旁順河岸修筑了长达五百米的引水渠，把河水引入动力站。引来的河水較河床提高了两米左右，但是仍然澆不了几亩地。怎样才能使水自己爬上山呢？新的办法出来了：利用水的落差，推动着水輪机，用水輪机带动水泵可以把水提高八米，这样就用水的力量把水送上山去。群众称之为“水打水泵”。水头提得这么高，但山坡离河岸还那么远怎么办？他們便架了一道八十米長的“天桥”，使水泵提出来的水順着“天桥”流到山坡上去。这样，三百多亩山坡梯田就可以常年喝足水了。为了把水运用到农业生产上，他們还从許多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把蓄起来的水全部利用起来，全社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共有耕地六万零九百三十亩）可以水利化。

电灯亮了。公社在夏蔚村兴建了一座五瓩的水力發电站。夏蔚村的部分农户、公共食堂，还有住在夏蔚村的工厂、商店、学校、公社机关，都用电灯照明了。电灯放光的第一天，有些人高兴得象过节一样，邀在一起喝酒庆賀。社員王克勤家里安了两盞电灯，王克勤的老母亲，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从她住的二兒家跑来看看电灯。王克勤的兒媳妇說：“在电灯底下做針綫，看得准，做得快，一晚上能頂大半天。”用水作动能的工业，还有水力鼓風机（煉鉄翻砂）、水力带动銑床、彈花机、軋花机和水拉鋸等。用水作动能的工具，有水力推磨、推碾，水力带动飼料粉碎机、地瓜粉碎机、地瓜切片机等。水能的运用，省出了一大批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一盘小型的水动磨，一天可以磨一百七十斤面粉，只用一个小姑娘看管着，还可以兼作其他活。一部水动鋸，二十四小时破料五立方米，相当于两个人一晝夜工作量的十倍。全社現有的水力工具，如果全面开动，它的能力相当于四千三百六十六个劳动力的工作量。

水流进食堂。上位村把离村二百米的一个小山泉，砌成九米長、六米寬、水深两米的大泉。利用地下水管使泉水流进食堂。只要打开自来水龙头，清徹的泉水，就嘩嘩地流进缸里。这个八十多戶的小村，光自来水这一項，一年就可以节省一千四百多个劳动日。全社有四个村吃上自来水，有三个村水流到家門口，有八个村生活用水近了。过去这个山沟里的人們，有时畏水如虎，有时却惜水如油。有八个村日常用水，一年里除汛期以外，都得爬山越岭，到几里路外的地方去担。取水这样艰难，用水也就十分珍貴。刷鍋刷碗的水要反复用几次，直到实在不能再用了，才給猪喝。洗臉要全家用一盆水。如牛家坪村，在方圓几十里、約四百米高的一个山頂上，不下大雨山上常年沒有水。日常生活用水，不是到山下“瓮

城”去担，就是到山下“庙峪”去担，不管到那里去，都要经过四、五十度的光崖陡坡，来回六、七里路。莫说是担着水，就是空着手走也能累得你上气不接下气。因为贫困和缺水，姑娘不愿嫁到这里，青年人找不到媳妇的事例很多。现在生活用水的困难解决了，再也不用到那么远的地方担水了。人们高兴的說：“往年吃水愁，今年水長流；免去爬山苦，吃水永不愁。”

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征服自然的初步胜利使人们开阔了眼界，这就更加敢想敢干了。夏蔚基建队的队员们在劳动中，你一言，他一語，无意中凑成了这样一首詩歌：“就憑咱們这双手，牵着高山鼻子走；双手一划河道开，嘩嘩清水順手流。就憑咱們这双肩，挺腰能担沂蒙山；太阳一見害了怕，請出月亮換夜班。”这首詩歌，正是表达了人们在思想解放之后，迸發出来的丰富的想象和不畏一切誓作自然主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跃进花朵处处开

人民公社利用治山治水創造的有利条件，加快了农、林、牧、副、漁的發展，还兴办了多种小型工业。

把蓄起来的水，用来灌溉农田，争取农业丰收。这就必須統一规划用水，搞好田間工程。公社結合规划用水，与生产队协商，調換了插花地三千六百五十亩，使远地变近地，小塊地变大塊地，一个生产队的地連在一起，便于經營灌溉。全社修筑渠道一百七十八里，初步形成渠道網，庫壩相通，自流灌溉。把耕地整平才能合理用水。全社共整地三万七千多亩，其中达到畦田标准的一万六千五百亩。治山治水初步解决了农业的命脉——水的问题，再加上农业“八字宪法”的全面貫徹，这就有力量抗拒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稳定上升。一九五八年全社粮食亩产量一跃而为五百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近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九五九年春水澆小麦一万一千亩，其中有五千八百亩澆两遍。小麦亩产一百六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五九年夏季，这里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五十天沒下雨，从六月初至十月底，只下雨十八毫米。往年遇到这样严重的干旱，只能望天兴嘆，坐看庄稼干枯。如一九四二年夏旱，四十几天沒下雨，早秋作物好的每亩只收二、三十斤，有的基本失收。一九五九年夏季的旱灾虽然比一九四二年严重，但結果却迥然不同。为抗御旱灾，广大社員动員起来，一个多月澆地三万一千五百亩，其中大部分澆两遍或者三遍，有的澆三遍以上。因此，除一部分山岭梯田离水源太远未澆的减产以外，凡水澆的仍然丰收（社党委估算，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亩产可达五百一十七斤）。治山治水还促进了农业經營范围的扩大。菜园，过去全社四十二个村不过二百亩，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三千多亩，吃菜自給，还出售了大批蔬菜。有十七个村过去种菜很少，甚至有的从来沒种过菜，现在每个食堂都有菜园了。

發展林业，是保持水土、改造自然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公社根据土質条件，在全社范围内，因地制宜地规划了造林，成立了一千五百人的專業林业队伍（还負責柞蚕的管理和果林內土地的经营）。现在全社已造林十万余亩。公社化以前造的林，因山水冲、土層薄，各社造各社的，不能因地制宜，沒有專人管理，成活率一般的只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现在水土保持住了，又因地制宜，專人管理，造林的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林木的生长也旺盛了，各种果树結果率也提高了，林业收入大大增加。一九五八年以来到一九五九年夏季，全社林业收入达四十万元，仅山草一項，一九五八年就比一九五七年多收八十万斤。

保持了水土，水草丰滿了，畜牧业的發展就有了更好的条件，公社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各方面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建立了示范养殖场，飼养了一批优种猪、羊、鷄、鴨、兔，

大量繁殖，供給生产队和社員飼养；統一規划了牧場牧道，更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由專人（公社和生产队共三百人）管理，提高了飼养的技术水平。現在，全社共养大家畜（馬、牛、驢）一千四百零八头，猪七千三百六十六头，羊四千九百一十只，兔一万九千五百二十只，鷄、鴨、鵝六万六千零五十四只。养猪發展最快的中峪村，由一九五八年的一百五十头增加到一九五九年九月的六百六十头。各种家畜都体壯膘肥，繁殖率大为提高。全社二百八十五头母牛，一九五九年沒有一个空怀的。猪的育肥期也縮短了，育肥数量迅速增加。一九五九年到九月底，这里已向国家出售了一千五百六十四头肥猪，比一九五八年全年出售数还增多了三百零四头，比一九五七年全年出售数增加了将近两倍。羊的繁殖率提高得更为显著。往年当地的綿羊，都是一年生一只小羊，而一九五九年，不少母羊一年生了两只，有的甚至生了三只。到九月底止，全社向国家出售羊一千零二十四只，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八倍以上。羊的飲食充足了，皮毛也長得更好了，往年这里一只羊一次最多剪一斤四两毛，一九五九年剪毛最少的是二斤。一九五八年一季全社羊毛收入两千八百元，一九五九年一季就收入了四千八百元。另外，养魚是这里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現在，也养了二百一十万尾。

公社举办了高級社不能举办的工业，支援了治山治水和农业生产，便利了群众生活。現在，除了基本核算單位各有小型的鉄木业以外，公社直接掌握的工业有木业、紅爐、修配、翻砂、銑床、农藥、造紙、食品、陶器、肥皂、縫紉等十多种，共有資金三十二万元。这样多的資金是这里任何一处高級社难以集中起来的。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止，社办工业产值已达十二万元。为生产服务的社办工业，已經制造了大小水利工具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七件，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两千九百三十件，工业本身用具两千二百四十七件。其中既包括普通的小工具，也包括旋桨式水輪机、十行播种机、深耕犁、密植耬等較大型的水利工具和农具，还有鼓風机、滾珠軸承等較高級产品。肥料厂則制成了質量較好的鉀肥，共約一万三千斤。此外，还制作了許多鍋、鏟子等生活用具。社办工业的收入已成為全社收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办工业，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現在，共有八十名职工，其中有七十五名生产工人。这里的任何一个高級社都不可能集中这样多的技术力量。在这七十五名工人中，有三十七人，是所謂“半路架子”，只是一般的木匠、鉄匠，另外三十八人，原来完全是农民，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新培养鍛煉出来的。过去只会錘錘打打的小爐匠，現在成了翻砂工人；过去从未見過机器的青年农民，現在成了旋床工人和电工；过去只会修修补补的木匠，現在制出了新式农具和水利工具；速成識字班出身的农民，也学会了設計水輪机。这就为农业机械化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

山高水長

人民公社使人們結成了一個整體，培养和提高了人們的集体主义思想。在这里，爱公社爱集体的模范事例广为流傳。人們說：“海水不干，公社化的道路永远走不完。”

一九五九年五月間的一天，上峪村的人們，正在水庫工地修溢洪口，突然来了暴風雨，这座壩高八米、長一百米、能蓄水二十万立方米的水庫，很快就灌滿了水。大雨傾盆，山水直冲，庫里的水在壩頂上兩米長的一个地方漫溢出来了。这个缺口越冲越大，如果讓它繼續冲下去，壩就有被冲垮的危險。如果冲垮壩，上峪、中峪、下峪三个村近五百戶人家就要冲去一半，沿河一千五百亩地就全部冲毀了。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王啓明、王啓福两个人，不約而同地跑上了壩頂，在庫水漫溢的地方躺下，用身体堵住了流水。接着人們就搬

土堵了缺口，把壩普遍加高了一米。事后人們談論起这件事說，那样危險，沒有点胆量真不敢上去。王啓明、王啓福說：“当时，只想到大家，沒想到自己。”

一九五九年七月間的一天，上位生产队的干部張大力，帶着几个社員用响水泉水庫的水澆地。收工时，因为水庫里水位低了，再加上第二天还要放水澆地，張大力只把出水口稍微堵了下。深夜，突然下起了大雨。張大力想，这样大的雨，响水泉水庫的出水口沒有全堵死，水不是就跑了嗎？自己队的地快澆完了，多蓄点水，别的队还得澆呢！他沒有犹豫，在漆黑的深夜，冒着大雨，来到响水泉水庫，一直把出水口堵好，才放心地回家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間，有一天下大雨，付家湾村五十六岁的帅德修，看見一个小学生在水沟里捉了条鯉魚。他想：一定是水庫里的水滿了，魚順水跑出来了。帅德修急忙回家挑了两个水桶跑到水庫边。一看，果然不錯。他把跑出来的魚一条一条地捉进水桶，又挑着两桶魚，找到了党支部書記。几个年青人和帅德修开玩笑說：“你真傻，怎么不把魚挑家去吃了？”帅德修一本正經地說：“現在才二、三两重，我吃了算什么？秋后，一条魚至少長一斤重，大家都能吃上魚。”从此，人們对庫里的魚更加爱护了。五十八岁的張王氏，白天自动到水庫边一面納鞋底，一面看守着不讓兒童到水庫里捉魚，不讓人們在水庫里瀝麻糟塌魚。七十六岁的張光菊还是不放心，晚上就到水庫边睡覺。人們把山沟里能养魚，也和人民公社联系起来。公方德編了一支快板：“历年缺水付家庄，老輩沒把鯉魚养；自从公社成立后，湖中鯉魚上山崗；生活丰富又多采，永远不忘共产党。”

現在，夏蔚公社的社員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人民公社的道路，乘胜前进。决心用勤劳的双手，在这个山乡里画下更美丽的圖画。

治山治水，要向山区园林化、坡地梯田化、沟壑川台化、耕地水利化的高标准前进。要把尚未植树或植树不合規格的山头，按規格因地制宜地栽种和补种上树木，使每一个山头都綠树成蔭，花果滿山。要把全部耕地都深翻、整平，筑成畦田。要在河道的中游和下游（現有的多在上游）兴建各种蓄水工程，把水基本上控制起来。要整修田間渠道，把全部蓄水引向农田，使五万亩耕地实行自流灌溉，作到无雨保丰收。

在繼續治山治水的同时，要全面發展公社經濟。粮食生产要在最近一、二年內达到亩产千斤的指标。林业方面，除了一大部分水源林和用材林以外，要大力發展山果生产。畜牧业、养蚕、养魚也要有一个大發展。社办工业，發展的重点是农业机械的制造、修配和土化肥的生产。要利用水庫建立更多的水利动力站，将有更多的村可以用电灯照明。在全面發展公社經濟中，要特別注意發展公社一級的所有制，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經濟力量薄弱的生产队赶上先进的生产队。那时，人民公社将有更雄厚的經濟力量，从生活的一切領域中提高社員的生活水平。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

松柏常青 五业兴盛

——山东五莲松柏林人民公社改造山区的事迹——

李新雨 吕延庆 朱波 贺炳忠

这里記述的是山东省五莲县松柏林山区人民开发山区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人民公社是打开宝山大门的一把鑰匙，农林牧互相結合，互相促进，是开发山区富源的一条正确方針。

松柏林人民公社，地处深山区。境内山多、山高、沟深、坡陡。海拔八百四十米的馬耳山雄据北部，高聳入云的鳳窩頂屹立南端，連綿不断的九仙山东与五蓮山相接；巍峨的分岭山横亘西部，二百六十多个大山头密布中間。在这重山峻岭之中，散落着七十二个山村。万山丛中，埋藏着量多質高的鉄矿，还有黄鉄矿、錳、鉛、石英、石棉、水晶、重晶石、五花石等宝藏。在茂密的山林中，生長着二百五十多种藥材，其中有外地少有的紫草、南松、高本，有名貴的太子参、小龙衣。至于万年松、地芋、苦参等藥材，几乎遍地都有。这里有十万亩山林、牧场，可以發展木材、畜牧、山果、养蚕事业；有四万三千多亩梯田，可种植各种作物，山澗丰富的溪水还可用作动力。

但是，这个富饒的山区，解放前呈現出一幅触目惊心的惨象。所有山林，被国民党軍队砍伐殆尽，山雨襲来，山洪驟起，居高临下，直泻奔流，剝掉山皮，冲垮地阡，冲走梯田的作物和土壤，把大量沙石撒在沟沿好地里。小沟年年扩大，大沟年年加寬，耕地年年减少，产量年年下降。当时这一带流傳着这样一首歌謠：馬耳山附近真凄惨，牆倒屋塌不冒烟，煎餅磨眼長青草，命染黄泉野兽餐。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路军解放了五蓮山区。从此，松柏林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开发山区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这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呈现出繁荣兴旺景象。晚秋时节，碧綠的馬尾松和絳黄色的柞嵐幼林，把所有山头打扮得十分秀丽。山間牧场上，羊群徐徐游动。近村的山坡和梯田里，苹果树成排成行，鮮紅的“国光”和綠黄色的“青香蕉”苹果，撩起綠叶，發出誘人的光彩和清香。山崗、村边，碩大的栗蓬裂开大口，山楂、柿子胜过三月的春花。苗圃里，茁壯的苹果、栗子、桑树幼苗，期待着人們为它們迁居。梯田里，滿畦小麦幼芽，呈現一片新綠。在綠林掩映中的村庄，則是另一番动人景象：牛成群，猪滿圈，鷄、鴨、鵝、兔鬧庄园。人人紅光滿面，喜笑顏开，忙着收打大丰收的晚秋庄稼。山谷中不时傳來雷鳴般的炮声，修水庫、盖田間猪圈的劳动大軍，正在高山深谷中奋勇作战。昔日凄惨景象，現在找不到一絲痕迹。五业丰收后，社員們的喜悅心情和建設美好山区的坚强信心，感染着来这里參觀的人們。

找到了开发山区富源的鑰匙

是什么力量，把松柏林山区变得如此繁荣兴旺？松柏林公社的社員会告訴你，是党领导

山区人民进行了長期艰苦的開發山区的斗争得来的，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則具有决定的意义。

松柏林公社总面积中，山岭河流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四万三千亩耕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土層薄、地塊小的梯田。全社五千四百二十戶，两万五千九百多人，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六分五厘瘠薄的梯田。解放前，“打粮不过斗（每斗四十斤），二斗是丰收”。农民吃的是：“地瓜秧，花生皮，平柳种子是好的”。解放后，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互助合作組織，开始了墾地、開山沟、封山造林的活动，农业产量步步高升。但是缺粮的問題仍未解决。一九五七年，光是二百九十七戶的葦場乡，国家就供应、救济了七万斤粮食。社員們明知道山区东西多，生产門路广，一直不服穷，可是沉重的缺粮包袱压在人們的心头。比方猪可以放牧，但缺乏精飼料。栽植苹果、葡萄等水果，要出劳动力，要占地，很多社員不同意。葦場紅星二社社員刘維忠說：“济南府趵突泉的水好是好，就是远水不解近渴，还是种地要紧。”农业社建立的林牧專業队，农忙时几乎抽光。解决缺粮問題，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大規模開發山区首先必須解决的一个問題。区、乡党委分析了这种情况，决定把開發山区的主要鋒芒，指向恢复与發展农业，同时相应地發展林、牧、副业。

一九五七年冬，正当人們准备大搞水肥土、为农业丰收創造条件的时候，一小部分人却起来反对合作化。葦場紅星一社的干部張茂功，带头把社里貸款买的猪分給社員宰杀，他还主張拆散农业社，走資本主义道路。他的这种行为，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坚决反对。他們說：“單干时啥也办不成，互助組时修地阡子，合作社时又開山沟、植树，眼看組織起来，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你拆散农业社，就是拆散咱們的命根子，就是不讓咱們山区富起来。”他們駁倒了張茂功，也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听党的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綱領。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消極畏难，反对大干。紅星二社的干部許衍洵就是一个典型人物。社員研究深翻地，他說：“天寒地冻，翻不动。”青年們說治山好，他說：“祖祖輩輩沒治过山，你們能治？你們是吃了灯草灰，說話輕快。”总之，他顧慮重重，困难多端，这也不行，那也办不到。在大辯論中，干部和群众說：“要把山区建設好，沒有个干劲那能行！全象許衍洵那样，什么事也办不了。”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了。县、区党委組織干部群众，參觀學習了沂水夏蔚社和莒南大山社治山治水、整平土地获得高产的經驗以后，人們不仅找到了開發山区富源的門路，更重要的是：眼界从此開闊，扔掉了“山区不能高产”这个金箍咒。一个大搞水肥土的冬季生产高潮掀起来了。

紅星二社李保平小队十个人和另外一个小队大战猪尾巴崖的事迹，傳遍松柏林山区。在宣王沟西山前沿名叫猪尾巴崖的十五塊梯田中，有十五个大石咀子。其中最大的四个，每个都有两丈多高，一丈五尺寬；最小的方圓也有七、八尺。时值数九寒天，地冻一尺多厚，天空飄洒着的雪花，随着五、六級的西北風，象針尖一样朝人們扑来。李保平小队里有人嫌冷，想等天好再干。共产党员李保平說：“冷天不冻出力人”，拿起大錘就打，大家也跟着干起来。大錘打上去，直冒火星，鋼鑽磨秃了，焐了再干。李保平越干越起勁，索性脫下棉衣。一塊塊石头被打下来了，十五个石咀子，二十天就被英雄們完全征服。英雄們还用打下来的石头，壘起了一百二十米長、一米半高的地阡子十五道，十三亩梯田的土層，由五寸加深到一尺，成了“深翻、整平、水倒流”的“三合一”梯田。大搞水肥土的斗争，在所有的山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刘家南山农业社有的社員怕冷不想去，党支部書記刘进賢拿起鍬头，高呼一声：“不怕冷的跟我来！”社員們看見支部委員們上了坡，在家里坐不住了，都跟了去。大干一冬，把五百八十亩瘠薄的梯田，深翻一尺半到二尺，整成了“二合一”、“三合一”的梯田。翻了地，肥不足，还是不行。刘进賢和群众一合計，找到了挖水灣、挖院子、挖廁所、挖圈底等十

多种肥源。过了春节，正月初二就动手。大挖肥源的结果，使全村五百三十亩春田，每亩施上了九千多斤基肥。

深翻地、大挖肥的胜利，鼓舞了人们大规模开发山区的信心。一九五八年春、夏季，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各农业社又开展了治山治水的活动。这个时期，县乡组织的大协作，跟农业社小规模的活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县委组织两万青年，绿化九仙山，一天造林一万一千亩。葦场红星一社拿出全社男劳动力的一半，共四十人，治高塚顶和挖一个蓄水四百立方米的小水池，干了一春没完成。协作人多力量大，能使“水听人唤，山从人愿”；农业社规模小，力量弱，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群众的结论。党中央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给一向不服穷的山区人民，指出了方向，增加了力量。群众敢于打破农业社的圈子，来寻找加速开发山区的门路了。葦场红星一、二社的干部和社员们，从单干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经历中，体会到：社大了就是好。两个社就酝酿合并的事。二社的社员们说：“一九五六年两个社打架，就是因为咱社山场少、牛羊多，一社山场多不给放引起的。要是两个社合起来，山林牧场统一规划使用，就可以多喂牛羊了。”一社的社员们说：“咱社太小，人馬不好摆布。五百亩好柞鼠，没劳动力放蚕，苹果也缺少专人管理，结的果了了。真是有人就有财，无人财不来。和二社合起来，他们的好地多，人多，这就好办事了。”松柏林山区山高沟深，搬运庄稼、肥料，全靠肩挑人抬，与外地来往极感不便。过去乡政府曾打算建公路、修大路，可是因为乡里没钱，有关农业社怕占地，不愿干。在酝酿并社的时候，许多干部社员又提起这件事来，说：“办起了大社，这件事就好办了。”总之，组织规模小、人少力量单薄的农业社，跟大跃进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群众加速开发山区的要求了。这时，许多小社纷纷合并。葦场红星一、二社合并以后，又酝酿跟店子社合并。两个社算计了一下，合并后王家口子水库还是修不起来。为了全面开发山区，全乡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成立了乡联社。八月间，当毛主席指示“还是人民公社好”以后，这里的干部和群众找到了开发山区富源的钥匙，欢欣若狂，三天之内，写了五千六百份决心书，要求参加人民公社。八月二十八日，原松柏乡和宋家乡的一部分共三十二个农业社的社员九千多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象过年一样，热烈庆祝了松柏林人民公社的诞生。

公社组织规模大，人多势众，成立不久，就办了一件大事情，这就是大炼钢铁。公社在秋收秋种的同时，集中全社五千二百多名劳力，开采了本社境内的铁矿、黄铁矿，炼出了五十六吨土钢，三百八十九吨土铁，一吨多硫磺。同时办起了农具修配厂等七个工厂。这个偏僻的深山区，从此开始自造各种农械、农具。工厂制造的五脚密植耩，在当年种小麦时，大显威风。根据大办钢铁的需要，公社还修通了从宋家到刘家南山长四十三里的公路，兴修和加宽了各村之间的大路。各队胶轮车、小车大量增加，肩挑人抬的局面开始改变。汽车、胶轮大车也不断来往山区。

公社化后的头一年，由于大搞水肥土和社员们精心管理农田，农业获得特大丰收。全社全年平均亩产量，达到五百三十二斤，比一九五七年亩产三百一十九斤，跃增二百一十三斤。从此，松柏林山区，结束了长期依靠国家供应、救济粮食的历史，并且破天荒地向国家出售了一百八十三万斤余粮。

叫穷山变成宝山

大规模治山治水绿化荒山，是松柏林人民公社在大办钢铁、农业大丰收后组织的又一次战役。

松柏林山区人民从长期与穷山恶水斗争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靠山不治山，不抗风雨

旱，吃山不养山，后患似深渊。的确，治山治水是开发山区富源的一项根本大計。公社成立以前，小規模的治山治水活动，一直沒停止过。一九五八年大搞水肥土之后展开的治山治水活动，使公社境内山头基本上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初步被人們制止。这对于夺取一九五八年农业的特大丰收，曾起过不小的作用。但因为高級社时期，有的山場所有权沒有确定，致使几个山头还未植树；已經栽树的山头，由于高級社力量小，多是零星地栽上了一些树，系統治理的不多；用材林、薪炭林、經濟林也沒作全面规划。幼林复盖度小，在連續降雨一百五十毫米的情况下，依然發生徑流；加之水庫很少，洪水灾害还不能完全控制。山場蓄水能力差，每逢干旱，还大大影响树木的生長。

公社为了把治山治水大大推进一步，实现治山高标准化，按經營方便、劳力条件、牲畜多少等情况，統一調整了各基本核算單位的經營范围；按發展林牧副业的需要，統一安排了林場牧場。接着，公社党委决定：依靠全公社力量，以县委在鳳凰山进行的高标准化試点为榜样，徹底治好鳳凰山，以便在全公社树立榜样，加速实现水土保持的高标准化。公社的这一决定受到社員們的热烈支持，各队很快派来了一千三百多名身强力壮的社員。但是领导治理鳳凰山的公社党委副書記牟玉境，竟代表小部分反对治山的老中农，說什么：“現在这么忙，哪能再治山，我看是想都干，都干不成，貪多嚼不烂，手大遮不过天。山不是一天能治好的，要治以后再說。”他勉强上了陣，又說什么“十冬腊月治山是活受罪”。早晨怕冷他不上山，工作不負責任，工程进度很慢。牟玉境和右傾保守分子的这些言行，受到了治山大軍的严肃批判。在大辯論中，通过算治山与不治山的收入对比賬，大家一致說：“山要治，天再冷也要治。”接着，公社党委調走了牟玉境，第一書記孔繁温亲自上阵，社員們的干劲更高了，提出了“大干实干加巧干，不怕地冻北風寒，开冻凿石把山治，决心馴服鳳凰山”的口号，苦战九天，大功告成。事实徹底粉碎了右傾分子的“山大治不了”的論調。在二千三百亩大的鳳凰山上，魚鳞坑、竹节沟、水平沟 密密層層。下雨二百毫米，雨水将被迫止步，滲入地下。雨量超过二百毫米，山腰两道连环水平渠，将把雨水导入塘壩、水庫。連續七至十天，降雨五百毫米，山根的环山河与水庫，将把水貯存起来，天旱时灌溉农田。治山大軍还在山上补植六千四百棵树，在山腰、山根，栽上了一万五千棵苹果树。群众贊美治理后的鳳凰山道：头戴綠花帽，身披魚鳞甲，腰束圍山河，脚踏花果園。公社还准备在山頂和山周圍，营造防护林带，除辟出一部分山場营造用材林以外，山腰将大量栽植苹果、葡萄等經濟林。环山河畔还要栽植芙蓉和楊柳。三年后这里将是：花果滿山庫养魚，荷花开在半山腰，垂柳輕拂游人头，江南風景比不了。光是多种經濟一項，每年将收入二万五千元。鳳凰山树起治山紅旗后，公社多次組織干部群众参观。各生产队以鳳凰山为榜样，利用农閑，展开了小型治山活动，并且补植各种树四百四十七万棵。

在治山的同时，公社又組織全社力量，修成了农业社时期沒能办到的王家口子等水庫，連同公社化前协作兴建的共有五十一座小型水庫。

在六个兄弟公社的支援下，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米的長城岭中型水庫，正在动工兴建。这个水庫在一九六零年一月底完工后，可灌溉一万五千亩地，發電六十瓩。松柏林公社北部三十一个村庄的社員，很快就要实现“点灯不用油”的理想了。

松柏林公社一系列的治山治水綠化荒山的斗争，为农、牧、副、漁业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公社增加了巨大財富。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公社境内八小时下了三百二十六毫米雨，这在过去，早已釀成巨大灾害了，但在这次，鳳凰山下五百多亩地，沒受損失。相反地，由于水土保持得好，得到灌溉，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五百三十斤提高到八百斤。全公社也只受輕微損失。过去下游屢受洪水浩劫的潮河等公社，这次潮河村河水沒漲到堤根，河床

刷深一米多。山头經過治理与补植树木后，树木、山草、藥材生長得格外旺盛。一九五九年預計可收获柴、草二千一百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倍半。一九五九年牲畜大量增加后，不仅飼草充盈，各生产队还都为牲畜备足冬春飼草。各种藥材收入十一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全社还在五十一个水庫里，放养了十七万尾魚，有的已經長到五、六斤重。

农林牧互相促进

松柏林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农业的特大丰收，解除了社員們日夜魚慮缺粮的思想包袱，并为牲畜准备下一部分精飼料。山林牧場的划分和治山后牧草的茂密生長，放牧牛羊猪更方便了，这就为大规模發展畜牧业創造了有利条件。公社兴办工业和交通事业的結果，农副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基本上得到保証。随着缺粮問題的初步解决，农业队的社員不再跟林牧專業队爭劳动力爭地了，相反地，要求大搞多种經濟增加收入。松柏林公社党委充分地分析了这个新情况，并根据县委提出的發展多种經濟的养、栽、开、采、編五个字的方針，决定在繼續加强农业生产領導的同时，把开发山区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充分利用山区富源發展多种經濟方面。

高級社时期，畜牧、山果、养蚕等事业已經大有發展，但因社小力量弱，人們只在一个小社範圍內考虑問題，因此多种經營是零零碎碎，不系統，不全面。山区富源还没有充分开发。公社憑借“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首先全面分析了山区富源，通过找門路、挖潜力，分类排队，提出了“十五养”、“三种”、“二十二栽”、“五打”、“三采”、“十一編”的一九五九年發展多种經濟规划。“十五养”是：养猪、牛、羊、駝、騾子、馬、兔、蚕、蜂、魚、鷄、鴨、鵝、狗、蝎子；“三种”是：种藥材、向日葵、蓖麻子；“二十二栽”是：栽苹果、栗子、梨、櫻桃、桃、李、杏、桑、柞、山楂、柿子、葡萄、核桃、条子、藕、蒲、菱角、藥材、小油料、花椒、黃花(菜)等；“五打”是：打黃鼠狼、野兔、獾、狼、狐狸；“三采”是：采各种山藥材、树种和野生的淀粉、纖維、油料等；“十一編”是：編席、葦、笠、筐篋、元斗、安全帽、蒲扇、草鞋、蓑衣等。公社还根据各生产队的自然、劳动力等条件，确定了各队的任务和發展重点。这就使山区富源的开发，由被动轉为主动，由單一轉为綜合，由零星轉为全面。为了加速發展多种經濟，公社举办了牲畜防疫、苹果栽培等訓練班，訓練了一千二百多名技术員。对于葦場等十三个穷队，公社从国家支援穷队的生产投資中，撥出七万四千元加以扶持。光是葦場一个大队，就用公社扶持的款买了二百一十二头牛，五十四只奶羊，并修盖了猪圈。缺資金的問題得到了解决。

高級社發展多种經濟缺乏劳动力的問題，公社化后也有显著改变。由于食堂、托兒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举办，全社解放出三千八百多名妇女劳动力。白庙生产队在农业社时期，只有七百五十人参加劳动。公社化后，猛增到一千零四十人，于是畜牧專業队由二十三人增加到五十六人，林业队由十五人增加到五十人。公社鉄木厂生产的大批农械的应用，也节约了劳动力。如一架地瓜切片機，三个人操作，一天可切地瓜两万五到三万斤，相当于八十五个人的工作量。工厂制造的三千八百輛“爬山虎”小車，每輛能节省出一个劳动力。各專業队技术的进步，也相对地节约了劳动力。农业队的劳动力也增加了。發展多种經濟特别是畜牧业的劳动力問題，基本上得到解决。

一九五八年各队共留了八十万斤精飼料，国家在預購肥猪时，支援了部分飼料，一九五九年春粗飼料不足，公社党委推广了猪吃一百二十多种草的經驗后，飼料問題也解决了。

多种經濟是一項多头多腦的工作，只有發动广大社員積極参加，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当公社和各队發展多种經濟计划在社員中鳴放辯論后，社員們看到了公社的力量，看到了山区

的前途，干劲鑽勁很足。在繁殖、飼养、放牧家畜家禽和管理山果的斗争中，出现了許多千方百計加快發展多种經濟的模范人物。白庙子生产大队社員王福成夫妻俩和七十一岁的老母亲，十三岁的兒子，負責喂九头母猪，五十头小猪。在一个雪花紛飞的夜里，一头老母猪要下小猪了，王福成夫妻俩怕把母猪冻坏，生了火伺候着。半夜母猪生产了，小猪剛生下来，立刻就被冻僵。王福成在棚里拾猪，他爱人往家里抱小猪，他母亲把小猪放到暖处。就这样，十五头小奶猪都暖活了。他四人喂的猪，头头肥胖，母猪只只不空怀，一九五九年發展到二百零四头，出賣了一百二十一头，現在还存养着八十三头。葦場大队社員刘發賢，憑着二十七年放羊的經驗，在母羊發情以前，他一天換一个新地方放牧，讓母羊吃到新鮮的、营养丰富的草，快上膘，早發情。一九五九年他放的三十九只母羊，已經生了五十只小羊。

为了突破加速發展牲畜的疫病关，白庙子飼养队的队员們，人人都鑽研治疗一般疫病的技术。在公社防疫訓練班學習过的郑明来刻苦鑽研技术，一月到現在已經治好了四十二头牛，一百三十头猪，他給牲畜治病，百看百好，成了全社最有名的兽医。白庙子飼养队的队员們还集中研究出一套預防猪肺癆的办法，編成这样一首歌：“要抱猪放好，莫把鞭兒搖，上午出东山，中午放水道，下午西山放，保証猪吃飽。冬天前崖放，順風放更好，回家头前挡，莫叫猪兒跑，到家先休息，莫把水来舀。猪圈莫干燥，太湿也不好。以上全作到，不出猪肺癆。”这首歌成了放猪队员的行動指南。家畜一旦得病，队员們便千方百計来搶救。有一次，王家口子生产小队的两头大青犍得了“臥蹄瘋”，郑明来不在家，五十五岁的共产党员、飼养队长王立元，沒顧得吃晚飯，跑了六里地，請来医生，給开了个藥方，接着摸黑跑了五十三里路，找了三家藥鋪，沒配到藥，天明到家一看，牛病的起不来了，他心焦好似滾油煎，又叫起两个社員，到寨山刨来一些草藥，亲自煎熬，給病牛灌下，两头大犍牛很快好了。在社員們細心管理下，家畜喂的肥胖、健壮，繁殖的很快。白庙子大队一九五九年生猪由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七十五头，發展到二千二百三十四头，达到一人一头半猪，大小家畜沒病死一头。

在發展山果养蚕事业的生产中，也是英雄輩出。葦場大队党员李桂福，一九五八年冬在全县土專家會議上，听韓立明介紹苹果无性繁殖的好处以后，心想：用这个办法，社里的苹果不是可以加快發展么？回队后就抓紧試驗。試驗过程中，社員刘端賢說：“我看你学的这个办法是瞎胡来，別白費勁了！”李桂福沒听那一套，最后他终于摸索出：只要把根的口割正，把苗的茎削平，再用稻草叶綁好，合茎就严，用黃泥把茬子包起来，下雨时苗子也死不了。他用这个办法嫁接的一万三千棵新果苗，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苗子一年長两米高，当年就能出圃。松柏林大队放柞蚕的社員卞永立，看到社員們敢想敢做，想出了加速發展生产的許多好办法，心想，过去放柞蚕，老規矩是一年两季，能不能放三季呢？他从八月份起，試驗了一万个蚕，到十月初，已經有二千个蚕做了茧。一九六零年只要早放，保証可以做到一年放三季。

依靠公社的无比优越性，依靠广大干部社員的冲天干劲和无穷智慧，加之貫徹了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和按劳分配、等价交換等各項政策，一九五九年松柏林公社出现了六畜兴旺、果品丰盛的新气象。到十月底，全公社生猪由一九五八年的五千五百头，跃增到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三头（社員私养四千二百多头），达到每户三头多；鷄增加到三万九千五百多只，每户平均将近七只。牛增加了三百多头，羊、馬、驢、兔、鵝、蜂等样样增加。各类干鮮果品已收五十四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桑蚕茧、柞蚕茧已收十二万六千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将近一倍。連同林副产品收入，多种經濟在全社总收入中的比例，在粮食增产二成的情况下，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十六点七六跃增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

多种經濟特别是畜牧业的大發展，有力地促进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的繼續大跃进。白庙子

生产大队,由于生猪和其他家畜家禽的大发展,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多积优质圈肥一千三百万斤。第一小队在东南坡种的十亩地,一九五八年小麦每亩施肥五千斤,亩产一百三十斤。一九五九年的小麦,做到了合理密植,每亩施基肥一万斤,追优质圈肥九千六百斤,亩产达到三百二十斤,麦后种的大豆,因为底子厚,又上了四千斤优质圈肥,大豆秸长五尺多,结荚累累,平均亩产三百斤,打破了当地大豆高产的历史记录。一九五九年公社从多种经济收入中,添置了胶轮小車一百零八輛,又买了水車五十部,双铧犁二十五部,还有其他大宗生产资料。从来没有机器的山村,如今也有了鍋駝机、發电机、抽水机,全公社由于优质圈肥大量增加,新式工具越来越多,治山治水后水土保持的好,灌溉面积扩大,因而,样样作物都长的比一九五八年强。在地瓜面积减少五千多亩的情况下,粮食亩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五百三十斤提高到六百五十斤,增长二成以上。农业的大丰收,又为畜牧业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九年留给牲畜的精饲料已由一九五八年的八十万斤增加到二百八十七万斤。

这只是开发山区的序幕

松柏林人民公社农业、林业的大跃进,为一九五九年多种经济特别是畜牧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九年多种经济特别是畜牧业的大发展,又保证了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因而获得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丰收的巨大胜利。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将达到二百七十多万元,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点三二。在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公共积累和生产费用以后,全社每人可以分到六十二元五角五分,加上社员家庭平均每人收入十五元五角,每人纯收入可达到七十八元零五分,这比解放前一九四二年增加两倍多,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期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点二二,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也增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七。一九五九年,每人除分得足够的口粮以外,公社、生产队还储备了一百多万斤粮食。

收入的大量增加,还彻底改变了解放前那种“没有棉,没有单,一件破袄辈辈传”的悲惨局面。现在社员们的穿戴焕然一新。老年人不禁感慨地说:“过去新媳妇的穿戴,也比不上如今姑娘们日常的穿戴。”解放前只有地主才能使用的蚊帐、暖水瓶、胶鞋、手电筒等日用品,现在普通社员家都有。仅就用布一项来说,一九五九年全社社员头十个月就买了五十万七千尺布,比一九五八年全年还多四万六千六百多尺。社员手头的零花钱,更是常年不断。董场生产队一九五七年还有经常需要救济的三十七户,经常欠款的一百一十二户,一九五九年救济户、欠款户一个也没有了,相反的储蓄户数由一九五七年的七户增加到二百三十六户,储蓄金额由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五十元增加到一万一千八百多元。

由于公社在分配方面,有了部分供给制的成分,许多过去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户,不再为吃饭发愁了。贫农社员张连喜,家有七口人,解放前一九四二年,每人平均口粮只有一百二十斤,连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也过不上。因为收入少,一家七口人,只有三个人能穿上破棉袄,一个人能穿上破棉裤,从来没有盖过被子。解放后,生活一步好过一步。到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他家每人分到三十一元,但还得政府救济十元左右。公社成立以后,一九五九年他家每人平均可收入七十七元。现在他家冬有棉,夏有单,被子、蚊帐样样全。所以他说:“人民公社真象天堂一样,一辈子也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

社员的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前,这里农民对自来水笔见都没见过。现在全村一百四十八户,就有一百二十人用上了自来水笔。解放前,这里只有三所私塾,三十八个学生。到高级社建立时,已有初小二十九处,高小两处,学生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公社建立以后,由于社员生活有了保障,上学的儿童增加很多,全社又新增加高小一处,初小七处,公社还办了四十一个初级班。一九五九年国家又在松柏林新办了一所中学。现在中、小

学生共有三千零七十三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学龄儿童已经入学。此外，公社还新建医院一处，保健站六处（连以前的共八处），公社广播网也已形成。群众高兴地说：“现在是大村有电话，小村有喇叭，党的指示，霎时开花。”

面对农、林、牧、副、渔全面大丰收和生活越过越好的兴旺局面，松柏林人民公社干部、社员的心情是又高兴又不满足。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埋藏的丰富矿藏，等待人们去勘探、开采；治山工程须继续向高标化前进；山间丰富的山草，没有足够的猪、牛、羊去放牧；特别是现有的梯田，只有百分之四十可以灌溉，如遇大旱，农业的继续跃进还将受到威胁。山区的交通状况，虽然大有改变，但是跟进一步开发山区富源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再进一步大规模开发建设山区，劳动力显然也不够，机械化电气化已提到大规模开发山区富源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开发山区富源的斗争，拿草场大队社员们的话来说，“公社化后才真正开了头”。更美好幸福的生活还在前面。甚至连一九五七年还认为“山穷水尽，干一辈子穷一辈子”的老人李保俊也说：“山变青了，我的思想也变新了。我如今才六十岁，我也要大干一场。”

继续大干，这是松柏林公社社员们一致的决心。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更给松柏林公社社员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公社党委已经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重新修订了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开发山区富源的规划。按照规划要求，农、林、牧、副、渔到一九六二年将有更大的发展。粮食亩产量将增加到一千斤以上；山林将有计划地补植各种树木三千万株。生猪在一九六零年就可以达到每亩地一头，牛、羊、马、驴、兔、蚕、鸡、鹅、鸭等家畜家禽，都将成倍、几倍地增长。鱼将放养到六百万尾。至于山果，到一九六二年，每人平均将有栗子树二十株，梨树五株，苹果树十株，胡桃树十株，葡萄两株。为农、林、牧、副、渔服务的社办工业和山区交通事业，也将大大发展。这个雄伟的规划，展示出松柏林人民公社的锦绣前程。现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开发山区的斗争，已经在秋收秋种之后蓬勃展开，六千五百名水利大军，正在兴修中小型水库、引河、开渠等工程。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要把灌溉面积扩大到三万五千亩，并加以综合利用。修田间猪圈的队伍，正在为年底就要出生的一万多头小猪，建设两千六百多间猪圈。收刨山草、山柴和药材的队伍，正在为年底全社每人再增加收入二十元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三十五里长的公路和大路的整修工程，不日即将动工。整个山区充满热烈的战斗气氛。社员们的干劲十足，雄心勃勃，他们的口号是：**三年内赶上并超过平原富裕公社！**

銀浪滾滾 紅旗飄飄

——記山東高唐姜店人民公社——

中共山東省委
中共高唐縣委 調查組

出山東省高唐縣城，沿着公路向南，十多里處就是棉花連年高產的姜店人民公社。它擁有五萬多人口，包括九十九個自然村，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原來三個鄉的十八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組成的。其中，姜店村的人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因植棉成績優異而獲得上級發給的紅旗。全公社耕地十三萬畝，近半數種棉花，簡直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棉海。從西南到東北，黃河位山工程的第四干渠流經其間，歷年來人們畏之如虎的滾滾黃水，現在通過全長四百里縱橫交錯的各級渠道，馴順地灌溉着農田。只一年，這裡就基本改變了春旱、秋澇、晚秋又旱的局面。一座占地四千八百畝（一半屬毗連的舊城公社）的人造湖——“幸福湖”，座落在西南角，第一次養了幾十萬尾魚和珍貴的海狸鼠。南邊，幾年前培植的桃、杏、梨、棗樹，已經開花結果。

隨着生產關係的改變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及一套“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貫徹，這裡的各項事業都獲得了高速度的發展。一九四四年這裡才畝產籽棉五十斤；互助組時期的一九五二年畝產籽棉一百零五斤；高級社時的一九五七年畝產籽棉一百七十五斤；大豐收的一九五八年畝產籽棉二百三十二斤；一九五九年雖然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旱災（正當棉鈴生產盛期八十天未下透雨），根據已經收穫和棉棵存桃情況預計，可畝產籽棉三百二十五斤，較一九四九年棉花畝產量增加了四倍半。一九五六年，這個社的姜店大隊姜店生產隊（當時是宏偉高級社的第九隊），就是全省第一個百斤皮棉隊，他們種的四百六十畝棉田創造畝產皮棉一百零七斤的豐產紀錄。一九五二年，這個大隊種棉花六千四百二十二畝，售給國家商品棉七十七萬八千七百一十斤；一九五九年，他們種棉八千五百五十五畝，售給國家商品棉三百二十萬六千二百五十斤，棉田僅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商品棉卻增加百分之三百一十九。不僅棉花躍進，糧食也同樣躍進。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這個公社在棉田面積逐年擴大、糧田面積逐年縮小的情況下，公社化後第一年，改變了歷年來需要國家供應糧食的局面，一九五八年還由國家供應糧食四百零八萬多斤，一九五九年不僅不需要國家供應糧食，還破天荒第一次出售一百零九萬斤余糧給國家。社辦工業從無到有，現在已實現了縫衣、納底、榨油、軋花、造紙、磨面的半機械化和機械化。一九五八年社辦工業產值二百七十二萬八千元，占工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二；一九五九年預計可達到三百六十二萬八千元，占工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四。畜牧業也有巨大發展，大家畜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二倍半，養豬增長七倍多，一九五九年光牲畜積攢的圈肥平均每畝可施三千斤。這個公社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兩年的公共積累已有三百零六萬九千零十四元。公社駐地姜店已建起新的居民點，一部分居民即將住上有着電燈設備和玻璃窗戶的新居。

這些成就是怎樣得來的呢？

公社化促进了农业科学研究

合作化給棉花增产曾經創造了許多优越条件，但在革新植棉技术上却常常受到保守分子的反抗，发生了尖锐的斗争。这里对棉花进行科学研究，虽然远在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但真正比较正规、广泛地进行研究，还是公社化以后的事。在公社化以前，广大社员进行的每一项试验，都遇到各种各样保守思想的抵抗。他们要实行密植，“稀植论”者就说：“棉花转弯，一棵长半斤。”他们从书本上看到棉花现蕾时需要磷肥，弄不到磷肥，就以鸡粪代替，可是社员杨凤彩的老婆说：“棉花上鸡粪，要开鸡屎头（象鸡粪一样的小朵棉花）。”他们浇水，有保守思想的人认为：“棉花是旱苗，浇水不结桃。”他们治虫，有人认为：“造桥虫是透风虫（指吃掉叶子可以通风透光）。”尽管当时遇到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的反对和抵抗，但绝大多数的人对党的号召是坚信无疑的。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他们在一亩路沟地（填了许多松土，等于深翻）种的棉花，长得象棉花树一样，一般长十七、八个果枝，亩产籽棉七百三十七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封住了右倾保守分子的嘴巴。以前，他们也是见了大棵植株就害怕，认为这种棉花不能结桃；认为棉田不能深耕，深翻了会疯长。这次事实的教育，解决了大棉株也能结桃、棉花地也可以深翻这两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主席视察了当时的宏伟高级社的丰产棉花试验场，他指示青年们：“对生产要细心要大胆。”领袖的指示给试验场全体人员以巨大的鼓舞，他们提出要用老虎胆、姑娘心，也就是要胆大心细地来搞好生产，争取创造更大的成绩。在刘主席视察的鼓舞下，试验场的青年日夜加工管理棉田，结果刘主席视察的七亩高额丰产棉田，每亩平均产籽棉一千一百斤，头喷花每亩就拾了五百多斤，超过了一九四四年棉花亩产量（五十斤）的十倍。

人民公社建立后，这个社的农业科学研究所也正式成立，棉花生产的科学研究工作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现在公社的气象站拥有收音机、百叶箱、维尔达风速机各一架，还有气温表、地温表、蒸发机、雨量筒、手提风速机等设备，并且有气温观测场地。气象站的五个青年，在省气象局下放干部的帮助下，已学会了大小气象观测，土壤水分测定，单站补充天气预报，中期天气预报，十天长期天气预报。地温、气温、风速、风向、阴雨等情况，天天都有记载，每天风雨无阻地将天气预报送给公社领导，预报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一九五九年，试验场的人员增到四十九人，其中高小毕业生占二十三人，他们开始了专业学习，如气象、植物保护、水文、栽培、农业机械等。同时，一九五九年七月开始，还结合技术研究创办了业余红专学校，设棉花、粮食、气象、植物保护、水利、机械等专业。试验项目分高额丰产间作、水土结合、水肥结合、品种、密植、病虫害防治、分期播种、整枝、青苗移栽、方形重播等十项，而且每次试验都有专门记载。光是品种试验就有四十二种（一九五八年才十多个品种），其中由外地引进的有三十五种，从埃及棉、苏联一零八夫棉到云南木棉，从纤维长的芙蓉棉到桃多的鸭棚棉。这一年，他们在党的总路线和刘主席视察的鼓舞下，在中共县委书记邢金岑的具体指导下，发扬了敢想敢干的精神，广泛地进行了棉花杂交。一九五九年种的棉花与玉米杂交的第一代棉桃大增，最多的一棵棉桃已达四百八十五个。此外，他们还把短果枝与大桃的、桃小的与桃大的、质量高与棉桃少的、棉桃大而纤维短的棉花互相间杂交了一百多种。一九五九年他们固定单株观察（隔一天观察一次）的棉花有三百五十三株。他们所有的试验都是根据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出“题目”，并根据题目和各人的专长，进行长期的观察记载，以便达到试验研究的目的，找出增产的规律。这是农民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发展。如一九五九年棉花播种时用“一零五九”农药拌种，他们考虑到，这种

农药是专治棉蚜的内吸杀虫剂，如果拌在棉花种上，一定能够控制棉蚜的发生。经过调查，用“一零九”拌种的棉花，棉蚜发生推迟到显著时节，前期生长正常，没受半点危害。社员们对这一成就反映良好，都说：单干时是见虫烧香烧纸（求神），高级社时是见虫再治，公社化后是不见虫就治。在田间管理上，也起了根本的变化，棉花由不整枝到粗整枝，由粗整枝又到细整枝。在保桃上，过去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庚桃难得早，伏桃最难保，秋桃保不了。”因此，单干时棉农只好听天由命，“老天爷”给多少就收多少；高级社时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这时是有桃就保，尽量多保；公社化后做到了早座庚桃，保住伏桃，多座秋桃。群众由于开始掌握科学技术，已经能够向棉花多要桃了。

特别是他们的丰产试验田，是和大面积棉田紧密结合的。公社的试验场也就是丰产基地，公社领导干部在试验场里种的试验田和指挥田，一有先进经验就开现场会议推广。一九五九年以来，公社到第一试验场开的现场会就有十多次。春天，棉苗出土后，病害严重，姜店大队姜店生产队跑到试验场找办法，经试验场研究，找出了深锄、开沟晒根是防止棉花炭疽病和立枯病的有效方法。这个办法立即在全社推广，恰巧县委书记曹子丹这时也在姜店公社，他立即号召在全县也推广这一做法。这对消灭一九五九年春天因地温不正常引起的棉花早期病虫害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自己还培植了棉花新品种——“宏伟大铃”。这个品种是一九五七年从地里发现的，一九五八年和岱子棉十五号杂交后，第一代就有铃大、果节短、产量高的优点，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全国知名的“临清大铃”棉种。他们已兴建了十九小间玻璃温室，就是在初冬，温室里的棉花仍然盛开。这个社的许多有文化的青年人，都十分热爱农业科学研究。一九五八年赵尊怀和鲁金利谈恋爱时，把婚后留在场里搞农业当成一个条件。全国植棉模范、姜店公社副社长魏振卿，可以说对棉花的科学研究到了“入迷”的程度，他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参观自然博物馆时，看到动植物的发展变化，就立即捉摸到了引进棉种的逐渐退化的原因。他当时想：“有些种子既然能逐渐变坏，也就能逐渐变好。自然退化，越退越坏，这是因为和当地不纯种子结合的缘故；用人工方法使其和优良种子结合，就可愈变愈好。”有时，他做梦也梦到搞良种试验。几年来，这些青年人就怀有两个美好的理想：一是通过试验把棉花的脾气摸透，在管理上，从种到收，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完备的经验；二是培养一个新的优良品种。现在他们决心吸取经过试验证明是优良品种的几种棉花的优点，即“芙蓉棉”的纤维长，“鸭朋棉”的果枝短，“宏伟大铃”和玉米杂交后结桃多，“宏伟大铃”的桃大等优点，创造一个“四优”俱全的新品种，为祖国生产更多更好的棉花。

从自行车修理铺起家

一九五八年春天，大力兴修水利、抗旱播种、治虫保苗，任务十分繁重，迫切需要解决劳动力缺乏、肥料不足、工具落后三大矛盾。第一次大办工业高潮，就是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出现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姜店乡从一个破自行车铺子起家开始办工业。这个自行车修理铺仅有的工具就是一个铁锤、两个搬子，第一个工人是自行车修理工杨朝友。不久以后，添了一盘红炉，工人增至五个人。有人讽刺说：“一个破洋车铺子，安上一盘红炉，这就叫什么办工业，不过是换换名称罢了！”有些干部和群众认为：农村就是种庄稼，祖祖辈辈没有工业，也照样种田，照样活着，办什么工业？

农村要不要办工业？乡社工业能不能很快办起来？事实是最有力的见证人。在办工业的初期，这个厂的五个人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旱治虫运动中就立下了功劳。修理工曹魁林首开

录，創造了竹杆提水器，使用起来很簡便。乡党委很重視这个創造，立即召开了現場會議，在全乡推广。以后，工人曹长发又改制了脚踏水車、双管水車、大車輪改的水車等等。紧接着，棉花发生蚜虫，当时全乡损坏的噴霧器有五百多架，在乡党委分管工业的書記胡洪岭的领导下，副厂长郝炳耀和五个工人一起座談，制定了計劃，經過一夜苦学，由曹魁林、張明东两人傳授焊接技术，第二天分头到五个高級社动手修理噴霧器。只一天一夜，损坏的噴霧器就大部分修理好了，有力地支援了灭虫大战，保住了棉苗。

鋼磨响，电灯亮。这是办工业初期轟动姜店全乡的大事。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县委撥給了一部发电机和一部六十馬力的柴油机，要求姜店乡在一周内鋼磨响、电灯亮，让全乡吃上机器磨的面。这个要求提出后，許多人认为办不到。

說干就干，县油棉一厂派十三个人来支援，加上社办工厂的工人等共有三十六人，第二天立即施工。为了加快速度，确定先安装机器，先生产，后盖簡易厂房。一些人說：“又安机器，又安鋼磨，別說七天完成，二十天也完不成！”

六月十日，工程順利完成了。电灯大放光明，鋼磨也轉动起来，群众个个笑逐顏开。一个五十多岁的常老太太激动得流出眼泪，她說：“咱們姜店現在点起电灯，开起电磨来了！”十里鋪七十多岁的郝士义老大爷仔細地端詳着机器，兴奋地說是共产党讓他們听到了机器响。

“棉花是个宝，啥也廢不了。”公社成立后，掀起了第二次办工业的高潮。这次，他們針对出产棉花的特点和棉花本身的广泛用途，举办了一系列的加工工厂，如压棉、棉籽榨油、棉餅造酒、棉皮脫胶（脫胶后的棉皮制繩經、制繩、織麻袋）、棉杆制火药、棉籽油加工、棉油渣制棉油皂。

一年多来，这个从一座自行車修理鋪起家的工厂，已办起包括鉄业、木业、机械、翻砂、榨油、制糖、造紙、棉花加工、面粉、食品、縫紉等十七个項目的联合工厂，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已拥有动力机七台（一百三十匹馬力）、电动机二台（三十馬力）、皮帶切削机床八部、钻床一部、牛头刨一部、軋花机二十部、螺旋軋油机十部、縫紉机二百八十八部、納鞋底机十九部、木制造紙机一台、鋼磨三十六部、磚窑一座。截止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的統計，这个联合厂已改制与創制了大批适合于本地区特点的各种改良工具一百二十五种，五十六万七千零七十件，制造了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套軸承，一千六百五十罗鋼珠，改造軸承車三千三百二十三辆，生产小推車一万九千零五十辆，实现了运输車子化。通过工具改革，一年多来，据粗略的計算，为农业生产节约了二十八万零八百个劳动日，这就有可能拿出更多的劳动力来进行棉粮的田間管理。这个社的菌肥厂一九五九年一至十一月十七日已生产菌肥一百八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斤，社的联合厂和各大队的工厂还生产土农药四万多斤。一九五九年棉花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四十，粮食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九，这是与工业的支援分不开的。

六 畜 兴 旺

公社化后，姜店地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繁荣景象。这个地区过去不仅大牲畜缺乏，养猪也很少。如姜店大队一千五百戶，耕地一万五千多亩，解放前仅有毛猪一百五十二头。解放后，养猪事业逐渐有了发展，現在已有毛猪八百四十头，比解放前增加四倍半。畜牧业发展最好的十五队，九十三戶，养大家畜三十六头、猪一百四十五头，每戶平均一头半强。三寨大队八百四十戶，三千八百五十人，公社化前只有三百头猪，公社成立后，已发展到一千九百三十头猪，其中母猪五百九十九头。公社化后，全社建立了六个大型养猪場和十三个小

型养猪場，一个良种猪繁殖場和一个大家畜繁殖配种站。据公社畜牧部統計，全社到一九五九年底生猪发展到一万四千八百七十头，每戶平均一头强；大家畜六千四百七十头，平均两戶一头。此外，羊、家禽、兔等也都有了較大的发展。

畜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据公社試驗場的試驗表明，一千斤圈肥，可增产三十斤籽棉，上圈肥的土地，土质松黑，不仅可以改变光上化肥的土地的板結現象，还可以增加棉花的纖維长度。姜店大队魯庄生产队历年棉花产量低，一九五九年由于靠近公社猪場和鸡場，上了猪粪和鸡粪，棉花产量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由大队的最末位上升到第三位。赵孟庄是多年的碱地，近年来增施了圈肥，加上土地平整，一九五八年得到亩产百斤皮棉的好收成。

生活步步高 农村变城市

“織布的光脊梁，編席的睡土炕；种棉的沒衣裳，种地的餓肚腸。”是这个地区解放前流行的民謠，它是广大劳动人民当时生活的写照。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生产步步提高，人民的生活也步步提高。据統計，解放前的一九四四年，这个社每人全年平均收入才二十元；一九五二年互助組时期为五十九元；一九五七年高級社时期提高到八十元；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收入八十九元一角五分；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一十九元。

社員王建志的家庭，解放前是这个地区最困难的家庭之一，他家現在住着四間大北屋，窗子鑲着玻璃，室内有桌有椅，桌上有热水瓶、細瓷茶具。儿子守俊、女儿守凤都已参加工作，一个在供銷社当會計，一个是菌肥厂工人。王建志的妻子張清兰高兴地说：“我們全家除两岁的小孙子不識字以外，都識字。我覺得我們的生活真像登天一样，步步高。”她家，原先有八亩半地，她結婚时，曾因盖了两間房子，拉了一身債，以后卖得只剩一亩半地，靠她丈夫种田和她白天黑夜紡綫織布，一家人才得勉强糊口。那时，尽管她自己日夜紡綫，她們的衣被还是补丁罗补丁，全家六口人才有三床破被，衣服是冬改棉，夏改单。現在她全家六口人，光大棉被就有十四床。公社化后一年来，她家置了四床被子、十四件棉衣、四十二单衣，还买了五件絨衣、四双胶鞋、四把伞。現在信用社里还存有九十元現款。这一家人的生活变化，反映了全公社一万多戶人家的生活变化。

解放前，姜店本来是一个破烂的八十戶的小村。解放后，到一九五四年以前，連一間瓦房也沒有。公社化前，只有为乡政府盖的一幢上下共二十間的楼房。打从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不过三个月工夫，就建成了一百七十多間磚木結構的新房屋，形成了一个新的居民点。現在，村的东边是公社的綜合医院，有三十五張病床、还有試驗場、农业科学研究所、气象站；北边是拥有一百一十多間的工厂厂房，包括十七个項目的公社联合工厂。沿着新开辟的第一条九米寬的东西大街，路北从东数起是公社展覽館、邮电所、社員食堂、幼儿园；街南是百貨商店、新华书店、敬老院、紅专学校教室等。在敬老院和紅专学校教室的南边又开辟了第二条东西大街。所有新建的房子都是公社燒的紅磚紅瓦，里面粉刷的雪白，玻璃門窗上漆着藍漆。供居民住的房屋，装有电灯，一套三大間，包括二間臥室、一間客厅和一間儲藏室。入夜，一排排整齐的路灯大放光明，公社的广播站开始一天的第二次播音，它通过总长二百八十里的綫路，将新聞、歌剧送到公社的各个角落。怪不得敬老院的老人高兴地说：“俺不出門也能听到梅兰芳的戏了！”

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公社化后，这里的中、小学教育已基本上普及，全社有小学八十六处，教师一百八十五人，学生八千六百八十五人；公立中学两处，十四个班，

教师三十五人，学生七百五十八人；民办中学三处，学生一百七十五人；业余中学二十一处，学生五百人。此外还有业余红专学校一处，学员九百九十七人。总计在各类学校学习的学生共有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占全社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

跃进再跃进 红旗永鲜艳

在庆祝建社一周年后不久，这个公社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制订了一九六零到一九六二年的跃进规划。在今后的三年中，他们将突出地发展粮食、棉花、生猪生产。一九六零年要求平均每人有一千斤粮食、四百斤皮棉、三头猪（合每亩一头猪），改变历来棉区粮食不宽裕的情况。他们深深认识到，粮食状况一改变，就为发展生猪和其它家畜提供了丰富的饲料；反过来，生猪和其它家畜家禽的大量繁殖，又可以为棉花、粮食丰产提供大量的有机质肥料。在棉区实行粮、棉、猪并举的规划，是使棉区人民各项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规划，是使他们生活更加美满幸福的蓝图。

根据这项规划，棉花将由亩产皮棉二百斤发展到三百斤，粮食由亩产一千斤发展到两千斤，生猪由每亩一头到每亩四头，其它如大牲畜、羊、家禽、蜜蜂、鱼等也将有很大发展。工业方面，着重制造半机械化农具，大搞工具改革，大搞棉花的综合利用，以便腾出更多劳动力加强田间管理，为国家及公社创造更多的财富。预计一九六零年工业产值将达到一千万，一九六二年将达到三千万。

现在，为实现一九六零年棉花大丰收规划所需要的三个万亩丰产方的渠道，已经全部修成。社员们从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实践中看到：要想夺取更大丰收，在田间必须搞大面积丰产，实行统一措施，统一计划，统一领导。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有大跃进的成功经验，有广大社员的革命干劲，有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他们定能坚决实现这项跃进规划，使他们保持十年之久的红旗永远鲜艳！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郊区生产发展的道路

——山东济南市东郊人民公社调查——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调查组

山东省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地处济南市近郊。人口集中，土地较少。全社共有两万户，九万二千人，十二万五千亩耕地，每人平均一亩三分半。这里虽然是一个城市郊区，但是在高级农业社时，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农业经营，除了种粮以外，其他经营很少。因此，既不能适应城市需要，又不能很快地发展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广大社员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公社成立之后，遵照党的指示，根据本社情况，决定建设成为一个以生产副食品为主的综合性的商品基地，更好地为城市服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有一个时期在这里当社员，也对这里的工作和生产给了很多的启示和鼓励。

一年来，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全社统一规划，全面开发，大兴山水之利，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从而迅速改变了这里的经济面貌。现在，这个社已经由单一的农业经营发展到全面的多种经营，不仅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而且生产出大量蔬菜和一部分猪肉、鸡、鸭、鱼、蛋、水果等，供应城市，开始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综合性的农产品商品基地了。

人民公社打开了东郊宝库

东郊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全社统一规划，全面开发山水林田，彻底改造大自然，为生产全面大发展，为建设商品基地，打开了第一关。

“水是农业的命脉”，公社以最大的决心，解决了水的问题。原来南部山岭地区，全部是旱地，有的村遇上天旱，人、畜吃水都有困难；北部平原，水利条件较好，但还没有充分利用。全社水浇地面积原有五万亩，一部分还不能浇丰产水，只能浇“救命水”。全社抽调大批劳动力，互相协作支援，经过一场大战，突破了水利关。共整修了七处黄河虹吸管道；新打电力井四十八眼，自流井十一眼；新建十三个电力、机械扬水站，水车一座，塘坝十一个，大小灌渠四百五十条。做到了库、河、塘、泉互相串连，渠道纵横，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全社实现了水利化。广大社员对公社大搞水利建设的成就，莫不欢欣鼓舞。曾到江南参观过水稻生产的全省劳动模范王树礼高兴地说：“咱百泉、滩头一带，有了这么多的水，扩大了稻田，栽上藕，养了鱼，变成小江南了。”有的社员说：“水是一宝，到处有水，地里象通上血管一样，还愁不多打粮食？”为了解决丘陵地区用水，公社建设了牛旺五级大型电力扬水站，从铁路以北分级提水七十米，把水送到那里。群众高兴地说：“咱这里过去穷就穷在缺水上，做梦也没想到，公社把水送来了。”“用那么多工，花那么多钱，要不是人民公社，光靠咱这些村，哪能办得到？”

在大搞水利的同时，公社大抓了“土”。十万亩土地深翻一遍，结合深翻，普遍整平土地，

整修道路，使地里的障碍物一扫而光，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改成了又直又平、宽度不等、整整齐齐的道路。山坡丘陵，进行里刷外屯，整修梯田，使山岭薄地变成良田。盐碱涝洼，经过挖沟排碱，大大改变了面貌。全社十一万亩粮田、菜田，达到了园田化的标准。大辛庄北一片五千亩的大洼，解放前草深及腰，不长庄稼，农业社时，每亩也不过收二百斤左右。经过深翻、平整，成为园田，一九五九年大辛生产队的两千亩小麦，亩产四百多斤。社员们把这当作一个奇迹，赞许不已，说：“北大荒变成了丰产方。”“蛙子湾变成了粮食园。”

与大搞水、土相结合，大搞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全社共植树二百五十万株（其中果树七十万株），达到初步绿化，荒山秃岭的面貌改变了。例如，刘智远大队五百五十户，二千五百人，过去是穷山薄岭，现在共栽果树七万五千株，桑树八万株，用材树十五万株。每人平均三十棵果树，三十二棵桑树，六十棵用材树。群众自豪地说：“现在有了‘三座山’（三个穷山变成宝山）、‘十五园’（十五个大果园）、两个千亩丰产方（旱地变水田），穷山薄岭变宝田。”

山、水、林、田面貌一新，自然条件大大改变，在东郊这片土地上，蕴藏着的潜力，在人们的面前清楚地展现出来了。群众说：“到处都是宝，就看谁来找。”“共产党领导强，人民公社办得好，东郊宝库打开了。”公社化将这里的潜力挖掘出来，不仅为发展生产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也为增加商品生产、建立商品生产基地打开了局面。

由单一经营到多种经营

这里，在高级农业社时，主要是种粮食，其他经营很少。公社成立后，扩大了经营范围，改变了自然条件，工、农、林、牧、副、渔全面地发展起来了。

这个公社，开展多种经营是围绕建设一个以生产副食品为主的综合性的商品基地来进行的。他们建设农产品商品基地，是以粮食增产为基础，粮、菜、猪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结合上升，有计划、按比例地全面发展多种经济。

发展多种经济，大搞副食品生产，在这里遇到的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粮食问题。人口多，土地少，原来粮食只能自给，稍微有余，现在要大量种菜还要占用一部分粮田，大量养猪又必须有大批饲料。怎么办呢？有的人对粮食生产兴趣不太大，而对收入多的蔬菜生产，兴趣较高，就主张多种蔬菜，由国家供应粮食和饲料。公社领导上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样做不对。决定在减少粮田面积增加菜园面积的同时，大力提高粮田单位面积产量，弥补粮田面积减少后的粮食产量。全社将九万亩粮田（其中有一万亩稻田）分别划为万亩、千亩丰产方，在大搞水、肥、土的基础上，开展了高额丰产运动。一九五九年，粮食亩产量达到了七百斤，比一九五八年的五百斤增长了百分之四十。粮田面积虽然因多种菜、植果树减少了两万多亩，但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粮食总产量仍然增加了一千万斤。这样既保证了口粮、饲料的需要（口粮比上年每人增加二十斤，饲料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还出售了余粮，留了部分储备粮，做到了两全其美，一举数得。那种认为要大量种菜、养猪就必须由国家供应口粮和饲料的观点，也就被铁的事实驳倒了。

种菜、养猪，是这个公社发展副食品生产的重点。一九五九年蔬菜种植面积由五千亩扩大到两万亩，总产量达到一亿二千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五倍。这里原来养猪很少，只有一万余头，一九五九年增加了两倍，达到了三万余头。为了发展养猪事业，公社和各生产队，分别建立了良种繁殖场、母猪场和肥猪场，第一批新建猪圈五千余间。此外，并发展了鸡、鸭、鹅、鱼、蜂和奶牛、菜羊等。鸡、鸭、鹅由两万只发展到八万只，新增奶牛三十二

头，菜羊两千五百只，家兔三千二百只，蜜蜂一百三十四箱，养鱼从无到有，养殖水面五百余亩，已养鱼二百万尾，还有虾、蟹、鳖等。

大量发展果树，在地少人多的东郊公社，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可是，他们也找到了好办法。他们在山坡、梯田上，在渠道、河流、道路两旁，在库塘、村庄周围，充分利用空闲地，栽上了大量的果树。公社化前这里只有两万株果树，现在跃增到七十万株（每人平均八株），发展了三十五倍。果树品种有烟台苹果、莱阳梨、肥城桃、大泽山葡萄、乐陵小枣、青州蜜桃等，还栽了十五万株核桃、花椒等树，以解决油料问题。栽了一百二十七万株桑树，以大量养蚕。此外，还栽植了一批牡丹、芍药、月季、玫瑰等名贵特产花木，试种了南方的竹子、油茶、家茶、桐油等。社员们看到这种情景，乐得说：“这样一搞，东郊人民公社就变成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了。”全国劳动模范王濯岩领导的原“七一”农业社，有四十亩苹果树，收入很大，那时他就想大量增种果树，但是没有办到。公社化后，一下子就种上了四万亩，他激动地说：“这些果树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一棵棵都是摇钱树，几年后，光果树的收入，一人一年就有一千元。”

社办工业是白手起家。全社共兴办各种工厂十六个，有农具制造修配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建筑材料制造厂、编织厂、缝纫厂等。一九五九年工业总产值达三百三十万元，占全年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八点三。社办工业直接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基地的建设。

为了适应多种经济全面大发展的需要，公社开始实行生产专业化，组织了工业、粮食、畜牧、蔬菜、林果、运输、基建等专业队。建立了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气象站、蔬菜试验场、林果试验场、畜牧良种繁殖场、粮食高产良种试验基地。建立了农业、林果、畜牧、水产等四处中等技术学校。全社现有中学生和大学生五千五百名，平均每四户有一名。这就为公社培养各项事业所需要的技术人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由自给不足到提供丰富商品

生产的全面大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地区长期以来自给不足的局面。现在，这个公社开始成为能够提供多种农产品的商品基地了。

这里，在合作化前，大部分村庄年年靠国家供应粮食。初级社时，一部分社达到了粮食自给，一部分社自给有余，而很大一部分社仍然不能自给。办了高级社，大部分社粮食自给有余，提供的商品粮食增多了，但是，还有部分社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其它农产品的商品量还很小。公社化后，不仅自给部分有了很大增长，而且商品量大大提高了。

一九五九年全社总产值达到一千八百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商品部分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粮食总产量为六千三百万斤，除留足社员口粮、牲畜饲料、种子以外，还有储备粮二百万斤，缴售粮食八百零五万斤（大豆除外），可供二十多万人一个月的口粮。蔬菜总产量达到一亿二千万斤，除去自给部分以外，出售八千万斤，可供济南市二十万人吃菜。商品猪肉六十五万斤，鲜蛋十三万斤，鸡、鸭两万多只，鱼类五万斤，水果一百多万斤，油料五十万斤，棉花六万九千斤，商品草四千万斤，还有牛奶、蜂蜜、粉丝以及其它一些农产品和加工品等。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商品量的增加，不仅增加了积累，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而且社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由一九五八年的七十元增加到九十元。公社实行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生活保了险”。许多群众高兴地说：“前些年我们这里，还是靠吃关东的‘红粮’（高粱）和‘大馬牙’（玉米），办起合作社，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粮食够吃了，还能卖点余粮；公社化以后，余的就更多了，不

光卖余粮，还能供应城市大量蔬菜、猪肉、鱼、蛋、水果，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变化。”原来有些人认为：“这里人多地少，每人只有一亩多地，能够保证自给就不错了，还想建成一个商品基地，真是异想天开，‘枕着扁担睡觉’（想的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办不到）。”事实和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反。公社化后，由于公社组织规模大，经营范围广，统一规划，全面开发，在每人平均一亩多的耕地上，既生产了大量的粮食，保证了自给有余，又生产出大量的蔬菜、猪肉等副食品供应城市，还栽上了大量果树。

随着生产的更大发展，今后，一方面自给部分将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商品部分也将更大地增长。一九六零年，商品部分占总产值的比重，将由现在的百分之四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所提供的商品将更加丰富多彩。到一九六二年，全社将提供商品粮一千五百万斤，蔬菜一亿五千万斤，猪肉一千万斤，鱼类一千万斤，鸡、鸭二十万只，鲜蛋三百万斤，水果二百万斤，以及大宗的牛奶、粉丝、蜂蜜等。

踏上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既要粮食高产，又要大量种菜，又要发展畜牧业、林果业、工业，还要大搞基本建设，各项事业全面跃进，到处都需要劳动力，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起来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公社采取以下的办法：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统一安排和合理组织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大量进行工具改革。但是根本的措施还是大搞机械、电力装备，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资金从哪里来呢？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依靠国家投资。他们解决资金问题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一年来，由于生产的大发展，出售了大量商品，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公共积累。一九五九年全社公共积累达二百五十万元。有了这么多的积累，就可以添置一大批农业机械。在一年内，拖拉机由八个标准台增加到二十八个标准台，电动机由二十一部增加到一百二十部，柴油机、锅驼机由二十三部增加到六十多部，电磨由五盘增加到三十八盘，胶轮大车由三百辆增加到五百多辆，缝纫机由九十七架增加到一百九十四架，此外，还添置了播种机三部，脱谷机三部，粉碎机二十部，以及大批小型农业机械。全社实现了半机械化和部分机械化。现有发电站两处，高压、低压线路两条，长达六十七公里，变电设备一千一百六十千伏安，供电能力达一千二百瓩，全社已有八万亩地实现了电力灌溉；电力磨面可以满足全社半数人口吃粮的需要；半数村庄有了电灯，有些村的社员家庭也安上了电灯。

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性生产，加速了机械、电力装备；机械、电力装备的加强，又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例如，大辛大队实现了农业耕作基本机械化，农田灌溉和粮食加工电力化，一九五九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斤，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腾出了大批劳动力，发展了蔬菜、养猪、林果等多种经营，全年总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二，总收入中的商品部分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群众说：“人民公社真是好样的，一年就置了这么多好东西，做梦也没想到变得这么快。”“现在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浇地不用轱辘头，一按电把嘩嘩流。”妇女们对于电磨和缝纫机尤感兴趣，有的说：“电磨转一天，顶上自己磨半年。”“十个巧媳妇也赶不上一台缝纫机。”连原来对人民公社优越性存有怀疑的大辛队的两个富裕中农“铁算盘”和“哼一哼”也信服了，看到了拖拉机耕地，电力井浇地，“铁算盘”就算：“一部拖拉机赶上一百头牛拉犁，一个电力井赛过二百个小伙子摇轱辘。”“哼一哼”以赞成的音调哼了：“哼！公社这股子力气，再不服气不行了。”群众说：“这一下铁算盘‘棉了瓜’，哼一哼‘晒了巴’。”

广大干部、群众从一年的实践中，深深地体验到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性生产和加速

机械、电力装备互相促进的关系。他們說：“咱們生产的東西越多，支援工人老大哥的力量越大，机械、电力来得就越快。”有的人认为搞机械化、电气化是遥远将来的事，搞机械、电力投資太大，公社办不起，要办就得国家大量投資。广大群众以一年来的事实駁斥了这种錯誤論調。这个社一九五九年提供了大量农产品，增添了大批机械和电力設備。今后，按照三年生产发展規划，逐步从农副业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公共积累，到一九六二年，全社公共积累总計将达到两千五百万元左右，加上社办工业利潤，共可达到三千万元左右。这样，可以保证实现机械化和初步电气化資金的需要。現在，这个社已經作出了一个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宏偉規划，要求在两、三年內分别达到耕作、排灌、加工、运输机械化，实现全社初步电气化。这个規划是和建設农产品商品基地的規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全社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

奔向光輝燦爛的前程

这里的人們，在胜利的鼓舞下，更加奋发图强，雄心勃勃，爭取更大的胜利。他們要在一九六零年达到亩产千斤粮，亩产万斤菜，亩产（飼料地）千斤肉（毛重）；工业产值增加两倍，达到一千万元；粮食总产九千二百万斤，蔬菜总产一亿五千万斤，养猪十二万头；其他多种經濟也要大大发展。为了实现这个計划，他們要在一九六零年大干一番，实现高标准的园田化和水利化；再植果树四十万株（連已有七十万株，每人平均十二株）和其他树七十万株，打下实现园林化的基础；做到每亩粮田、菜田一头猪，解决肥料問題；大搞技术革命，全社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灌溉、加工电气化。实现了这个計划，工农业总产值将要翻一番，达到三千六百万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长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商品率将由百分之四十四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公社直接經營的經濟事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其收入将在全社总收入中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社員的收入将进一步增加，物质、文化生活将进一步改善。所有穷队都将赶上富队，队与队之間的經濟发展水平基本上达到平衡。

东郊人民公社，正在党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紅旗，闊步前进，奔向光輝燦爛的前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大門

——介紹山东掖县西由人民公社的科学研究活动——

刘培仁 方家文 李建林 楊世欣

山东省掖县西由人民公社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六分地。解放前，粮食亩产量只有二百斤，农民每年得到的粮食不足半年食用。因此，人口大量外流，有三分之一出外謀生。解放后，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到公社化前一年——一九五七年，亩产量已达到四百四十斤，不仅解决了口粮問題，而且还向国家出售七百九十万余粮。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亩产量跃增到六百二十一斤，提前十年超额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規定的粮食指标。公社化后的第一年——一九五九年，增長速度更为惊人，全社六万三千亩土地，平均亩产八百五十斤以上，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又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七。

这里生产發展如此迅速，首先是生产关系方面不断革命的結果，同时，也是农业技术方面不断革新的結果。互助合作运动的發展，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广泛采用新技术打开了新的局面，而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又大大地加速了生产的發展。

从两个技术組到全民办科学

西由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这里的人们采用新技术也是在十年前建立了互助組以后才开始的。当时的互助組虽然采用了一些新技术，但由于人少力薄，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到一九五三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王賈农业社党总支書記的倡導下，建立了第一个技术組，进行新技术的學習、試驗和推广。随后，后呂农业社也成立了同样性質的技术組。这是当地农民进行科学研究的萌芽。这个萌芽一出生，就受到党組織和社委会的重視。农业社的党总支从各方面支持技术組的活动，鼓励他們冲破一切困难，同落后的習慣势力作斗争。当时很多社員不明白技术組的作用，看到他們經常跑到試驗田里进行观察，有人就諷刺說，这是“磨洋工”，既浪费人力，又糟蹋土地。年輕的姑娘張煥英在田里进行品种培育时，有人故意提出許多問題难她，張煥英因为試驗还无結果，只好回答說：“这个问题还得研究研究。”一些好說諷刺話的人，见了面就称她为“研究研究”。技术組的青年虽然不断地受到諷刺和挖苦，但由于受到党組織的重視和支持，沒有被这些冷諷热嘲压倒。技术組成立的第二年，从外地买来了“燕大八——”谷子良种，在試驗田里密植了七分作試驗，每亩合四万二千株，比当地一般谷子密一倍。定苗以后，老农張元才說：“走到地里就不能睜眼，一看这么密就气得慌，別看苗好，也不能秀穗。”后来秀了穗，他又固执地說：“秀穗也不能結粒。”到谷子成熟时，社員們去收割，張元才还認為收不到什么，不願去。大家把他捋了去，他連看也不看，只是搖頭嘆气。結果打出来一秤，每亩合八百二十三斤，比当地一般谷子产量高一倍以上。張元才这才說：“良种密植产量高，我老汉算服了。”

技術組就是這樣在黨的領導下，從不斷的鬥爭中成長起來。但是，科學技術真正普及到全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還是公社化以後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八月間，全鄉二十個高級社合并成立了一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和生產的大躍進，更加迫切地要求廣泛採用新技術；同時公社化運動，也為開展群眾性的科學研究、推廣新技術、培養技術人材創設了優越的條件，开辟了廣闊的道路。公社一成立，就在社黨委的領導下，在黨委委員、公社社長徐建春的具体指導下，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科學技術隊伍。公社成立了科學技術委員會、農業技術站、紅專學校以及拖拉機站、氣象站、畜牧獸醫站等；各大隊都建立了青年技術隊、農業機械隊、老農顧問委員會；各小隊都配備了技術員，有的還建立了技術小組。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技術網。這種群眾性的科學技術隊伍，是技術革命的强大力量，為農業科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從簡單的試驗到複雜的研究

公社化以後，科學研究活動，不但從兩個技術組的十幾個人普及到全社，而且使技術革新的內容和科學研究的領域更加廣闊，探討的問題更加深入。更高的產量，沒有更高的科學技術，就不能解決問題。西由人民公社的科學研究，正是根據這種新的需要，沿着步步深入、步步提高、由小到大、由初級到高級的道路前進的。公社化前，兩個技術組只種着幾畝試驗田，在水、肥、土、密、種等幾個主要方面作一些簡單的對比試驗。現在公社和生產大隊一下子拿出五百多畝土地，給紅專學校和青年技術隊作試驗田和示范田，並為他們添置了必要的科學研究儀器和設備，其中包括溫室、顯微鏡、標本室等。科學研究的規模更大了，項目更多了，也更系統、更完善了。他們根據生產的需要，以農業“八字憲法”為中心內容，研究各種農作物在各種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下的生長規律；研究各種農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和肥料；研究各種品種的優劣，並培育新品種；研究預防小麥倒伏、防治各種病蟲害的方法，以及耕作密植等各種技術；研究牲畜的飼養、管理、繁殖和防疫；對每日氣候變化作詳細的記錄。目前他們的試驗項目已達八十二項。試驗的方法也是越來越多樣，越來越複雜。一九五九年的小麥試驗中，光紅專學校就劃了三百多個試驗小區，對“八字憲法”的每一個字，都作了几次試驗、几十个處理。在試驗設計上，也更加科學了。田間觀察都有詳細記錄，並且建立了檔案資料，這大大提高了試驗的準確性。在試驗中，他們還引用了農業科學研究上的一些最先進的科學成就。如和省農業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合作，進行了同位素鈷六十處理玉米種、用X射綫處理小麥種的試驗；與安東製藥廠合作，進行了植物生長刺激素——萘乙酸鈉和萘氧乙酸鈉的效果試驗。紅專學校在一年中，試制成功了九種細菌肥料和三種農藥，其中固氮菌劑、矽酸鹽菌肥、根瘤菌肥和磷菌肥已經大量生產，除了滿足本社需要，還和县商業局訂了銷售合同，大批推銷。

除了紅專學校和青年技術隊大搞試驗外，各個生產小隊也都結合耕作，在大田里作了許多試驗。這種廣泛的試驗活動，大大加快了科學普及的進程。比如一種試驗，在一個單位試驗成功，還不敢肯定推廣，但同時在幾個單位一齊試驗，得出共同的結論，就能很快地推開，既增強了領導上推廣新技術的決心，也使群眾容易接受。

抓住關鍵 打開關鍵

從實際需要出發，解決生產中急需解決的問題，這是黨組織給科學研究工作規定的一个重要原則。麥子發生了谷長椿象蟲害，用六六六藥水噴打了好幾次都不見效。技術組長張寶吉在黨組織的指導下，和技術員們不分晝夜地在田間觀察，終於發現了這種蟲害的活動規律，找到

了藥治无效的原因。原来这种害虫在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气温达二十四度以后才出来活动，下午两点以后，气温下降，它就躲在地里不出来。它活动的范围在麦杆的第二三节。社里根据这个发现，指示各生产队改变了喷药时间和方法，很快地消灭了谷长椿象。技术组和技术队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细心观察，苦心钻研，完全掌握了当地三十多种虫害的习性和防治方法。历年来对玉米危害很大的钻心虫，由于一九五九年试验成功用毒沙药治，就被彻底消灭了。良种是增产的一个重要关键，党组织和社委会把搜集、试验、培育优良品种的任务交给了技术队和技术组。几年来他们搜集了大量的品种进行试验，只后吕一个技术队，就搜集了二百七十四种小麦品种、三十二种玉米品种，建立了“原始品种圈”。王贾一个技术队就培育成功了五种玉米新品种，而且还有一百四十九个小麦杂交组合正在分离。经过多次地反复地对比试验，红专学校和后吕、王贾、诸冯三个技术队得出了共同的结论：玉米品种在当地以“安东马牙十一号”、“金皇后”、“黄县二马牙”产量为最高，小麦品种以“钱交”、“早洋”、“碧蚂四号”、“蚰子麦”产量为最高。这些品种比当地品种，最低的增产百分之十五，最高的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现在全社普遍地使用了这些品种，全部实现了良种化。实行作物密植以后，通风透光和防止倒伏的问题，很快地排到科学研究的日程上了。现在他们已研究出一些很好的方法。例如，密植后的玉米双株留苗问题，有人说增产，有人说减产，技术队的试验结果证明：每亩四千株时，单株比双株增产百分之十六点六五；每亩四千五百株到五千株时，双株比单株增产百分之四点八到百分之十一点一；每亩七千株时，单、双株没有什么差异。根据他们的观察研究，玉米在四千株以下，密度不很大，单株留苗，株与株分布均匀，有利于根系的发展，如果双株留苗，就互相遮光，影响生长。但是，在四千株以上，随着密度的加大，田间通风透光的不良影响就要增多，双株留苗可以加大行距，改善通风透光的情况。到了七千株时，因为株距很小，单双株难以分出来，所以产量也没有差别。技术队进行这样的实际试验和科学分析，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人们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全面革新 普遍推广

新的科学技术和公社组织生产的强大力量一结合，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仅仅一年，就在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过去这里的庄稼绝大部分是两年三作，一年两作的土地到一九五七年只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十，公社化后的头一年就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根据一九五九年的产量计算，一年两作，每亩可收小麦三百零三斤，玉米六百斤，共计九百零三斤；如果按两年三作计算，每亩谷子五百斤，大豆一百五十斤，小麦三百零三斤，共计九百五十三斤。两年的产量比一年的产量只多五十斤。在改两年三作为一年两作的同时，还扩大了间种套作的面积，现在全公社除了小麦而外，几乎看不到一种单一的作物，就连白菜、萝卜地也套作了小麦。真是“地无空闲，四季常青”。耕种方法的改变更为突出，完全改变了浅耕稀植、管理粗放的习惯。拿一九五九年秋季种植的小麦来讲，除了社里的万亩丰产区、大队的千亩丰产方、小队的百亩丰产片的水平更高以外，全公社四万多亩普通麦田几乎一个规格：深耕六寸到八寸，施肥六千斤到八千斤，下种二十五斤到三十斤，播种期都在秋分到寒露期间，而且完全实现了大地畦田化。种完小麦，社员们高兴地说：“现在种的小麦是不早不晚，不深不浅，不稀不密，规格一致，三类苗从胎里就消灭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公社的力量，怎么也办不到。”再拿玉米的管理来讲，过去一般都是一次施肥，遇上旱天才浇水，现在则改为分期施肥，分期浇水，一般都是上两次肥，浇四次水；过去间苗一般都叫儿童去做，现在都由技术较高的人做，达到苗旺苗齐，有利通风透光和

充分授粉；中耕鋤草過去一般是一次，現在一般是二至三次；過去多是病蟲害發生了以後才治，現在是以防代治。

耕作方法的改變，給工具改革提出了新的課題，每一項新技術的推廣，都要有相應的生產工具。比如，密植就要有密植耩，深耕就要有深耕犁。一九五八年秋播時，把八寸寬的小腳耩都改成了六寸寬的大腳耩，一九五九年又創制了三百二十七部深耕犁。為了迅速地推廣畦田化，后鄧技術隊創造了整畦工具，帶在馬拉播種機的後面，連播帶整畦一遍完成，省去了專門整畦的工序。一九五八年冬打機井時買不到機井鑽，社辦機械廠就用馬掌大的碎鐵，連夜錘煉，打出二百八十斤重的機井鑽二十六個，保證了打井任務的完成。一九五九年治蟲時，又趕制了四十部大型噴霧器，支援除蟲工作。公社化後一年，全社共創造和仿制了新式工具一萬二千零六十七件，其中包括玉米脫粒機一百台，地瓜切片機一百五十台。工具的改革，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節省了大量勞動力，為進一步改革耕作方法創造了有利條件。

公社的參謀部 群眾的問事處

在進行科學研究和推廣新技術當中，青年技術隊和紅專學校是兩種很好的形式，也是技術革命中一支最活躍的力量。公社黨委和各大隊黨總支緊緊地抓住這兩種形式，作為自己的技術參謀部，進行科學技術的試驗和推廣。紅專學校是一種新型的農業技術學校，與一般的農校不同。它的學習方法是間日制，一天學習，一天勞動，理論聯繫實際，學用緊密結合。為了適應這種教學方法，公社撥給他們一百二十九畝地，學校自己建立了細菌肥料廠、牲畜飼養場、果園苗圃等，作為創高產、搞試驗和勞動實習的場所。因此，它既是培養技術人材的學校，又是進行科學研究的陣地，也是公社的技術參謀部。全校共有學生一百零六名，全是十七歲以下的高小畢業生。他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學校的生產所得實行供給制。他們的學制是三年。對一個十五、六歲的高小畢業生來說，三年的學習和勞動，實際上是一個正式參加勞動的準備過程。他們畢業以後，人長大了，勞動本領提高了，並且具有一定的科學技術水平，這就可以成為一個新型的農民。為了解決生產上的急需，一年中紅專學校還為各個生產隊訓練了各種技術人員一百二十四名。隨着農業機械的大量增加，他們還開辦了短期訓練班，訓練了三批機械手，共計一百七十多人。

青年技術隊，是在生產大隊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單位，一般有十來個人，種地二、三十畝。他們的經常任務是：學習、試驗、推廣新技術；創造高額豐產，為全隊樹立標兵；協助大隊制訂技術管理措施，負責各小隊大片豐產方的技術指導。這是一支技術傳播隊伍。他們的學習雖然不及紅專學校那樣系統，學習的時間不那麼長，但是通過實際試驗和生產勞動，也是大量培養技術人材的陣地。他們在生產中針對關鍵問題進行試驗研究，給生產隊作出樣子，受到廣大社員的普遍歡迎。社員們遇到了什麼難解決的問題，便跑去找青年技術隊幫忙。公社黨委和各大隊的黨總支也不斷地在紅專學校、各青年技術隊開現場會，傳播他們的新技术和先進經驗。社員們高興地說：“種地不會，問技術隊；要想高產，學習‘紅專’（學校）。”

科學武裝了群眾 群眾愛上了科學

群眾性的科學研究，開始使農業生產中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相結合，能勞動、有知識、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一代新人迅速成長起來。正如副社長張永茂所說，“飛機大炮，也不是天生有的，而是人一步一步研究出來的。別人能作，我們為什麼不能作？”他們就是抱着這樣的雄心大志，來攻克科學堡壘的。張永茂原是一個普通農民，經過幾年的苦心鑽研，創造了機器磨、飼料粉碎機、玉米點播器等許多新式農具，成為技術革新的能手。在作物栽培和

管理方面，他也进行了許多有成效的研究和試驗。現在他成了省农业科学院的兼职研究員。后呂技术隊長徐建民，是个育种能手。为了培育新品种，他和隊員們四处奔走，搜集优良品种。同时他还学会了运用植物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的育种方法，学会了玉米自交系双交种的先进育种方法。搞了六十三个組合。养猪場年輕的女場長王克英，高小畢業后三年，就学会了飼养、管理、繁殖、防疫的全套养猪技术。因为她給猪治病的技术很高，社員都称她是“猪先生”。各方面的出色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涌現出来。現在全公社已有技术員、机械員、兽医員五百五十四人。这种农业技术上的新人材，将随着人民公社的成長，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發生的巨大作用，大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打开了人們的脑筋。过去，凡是一种新技术的提出，新工具的改革，新制度的規定，总是遭到保守思想的抵制。有些人总爱拿“老輩沒见过”、“老輩沒这么做”的話，来反对新技术的推广。而現在，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利用，广大社員从亲身体驗中，認准了科学技术的好处，对科学發生了兴趣。“講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成了群众輿論的中心。“試驗 試驗”，“研究 研究”，成了人們的口头語。队队搞試驗，人人学科学，已成了普遍風气。从公社党委書記到一般社員，都参加了科学研究工作。年近七十岁的老社員李作坤，还进行了防治谷子白發病和高粱黑穗病的試驗。一九五九年麦收时，四百名小学生参加了田間选种和搜集“变异穗”的活动，共搜集了有培植試驗价值的“变异穗”十七种。科学神秘化的思想被打破了。社員們說：“能多打粮食，就有科学。”同时，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連續出現，对“增产到頂論”的思想，也是一个冲击。一九五九年紅專学校种的一百二十九亩試驗田，平均亩产一千六百三十二斤，比一般生产队的大田产量高一倍。这个事实，雄辯地告訴人們：土地还大有潛力。社員們說：“看看自己种的地覺得滿好了，和‘紅專’一比，我們还得使大勁才能赶上。”

科学技术大發展 沒有公社办不到

一年来社办科学的事实証明，科学事业的發展如此迅速，技术革新的成就如此之大，如果沒有人民公社，那是很难办到的。过去，农业社戶数少，規模小，力量單薄，不可能拿出这样的人力和土地，專門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小社由于組織規模、活动範圍的限制，新的技术也不易全面推开。公社化以后，政社合一，原来的高級社变成了公社的生产大队，这就可以按照公社的統一规划进行生产，执行統一的技术規格。同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也有充分的条件，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大規模的技术改革。例如，要将两年三作改为一年两作，增加一季作物，就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过去很多农业社不能进行这项改革，与社小劳动力不足有很大关系。但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劳动力能在更大範圍內统筹安排，挖掘了劳动潛力，由于举办了許多福利事业（托兒所、食堂、縫紉組等），解放了六千多名妇女劳动力；由于农业机械的增加，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这就使进行这项改革有了足够的条件。要全面貫徹农业“八字宪法”，就离不了“水”，公社成立只一年的時間，就新打机井七十二眼，新添抽水机六十二部，使水澆田扩大到三万八千余亩，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作物的用水問題。同时，社办工业的蓬勃發展，也給工具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农业上为适应新技术而改进的新式农具，可以在社办工厂內大量制造。

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的大門，为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西由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正沿着这条廣闊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塞上高原变水乡

——記山西左云灯塔人民公社的治水斗争——

赵正晶 姚文锦

雁門关外山西省左云县灯塔人民公社这一带，位处塞上高原，是全国出名的干旱地区。天旱时，河干、井枯、沟沒水，大地干巴巴的，什么庄稼、树木和花草都渴得沒法活。可是一下雨，河水大，沟水滿，洪水乱撞，灘地水刮，平地水淹，坡地冲成小沟。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带的自然界里就是干旱称王，洪水称霸，造成了十分荒凉穷困的景象。什么“干梁头，大灰沟，越思越想沒活头”，什么“黄土漫坡山，处处風沙滩，十年十場旱，年年沒吃穿”，这类話，不知傳了多少年代。

可是，現在就傳不下去了。为什么？变啦！怎变的？治水嘛！怎治水？办法挺多，不过頂了大事的是修了两个大水庫。一个是蓄水两千二百万立方米的滴水沿水庫，一个是蓄水五百五十万立方米的十里鋪水庫。加上高級社时期修的五个小水庫，灯塔公社現在就有了三千万立方米的水，規規矩矩地听人使喚。这样一来，就可抗住旱，抵住洪，地皮湿了压住風。

靠了什么才爭得这个大变化？大伙的說法是：“靠了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个法宝，才斗得过旱、洪、風三大灾害”；“要說开天辟地是盘古，那改天換地是公社”。話有几句，結論却是一个：靠了人民公社。这个結論一点不差。

要修大水庫就要办大社

就以滴水沿水庫來說，这个水庫的壩址，在滴水沿村东面的二道河的奶头山峡口。这个峡口只有八十米寬，这一带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象当过二十年长工的下堡村农业社主任边計等人，老早老早就看出这个地方是个修水庫的好地势。他們知道只要堵住这个口子，就可把二道河三百多平方公里流域內的雨季洪水拦住，留得旱时用，就可把称凶作恶的二道河制服，变水害为水利。而且除了蓄水，还可堵風。这样多、这样大的好处，誰也知道，但是在旧社会只能想想。解放后，一直到互助組时期，干部們也曾跟上县里的水利人員到奶头山峡轉过几次，思謀着修个水庫。可是要举办这样大的工程，非几十村、几千戶联合起来不行，这在土地私有和組織規模不大的当时，无法做到。所以每次都是轉一轉，說一說，就算完事。

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这一带实现合作化后，人們覺得可以举办这项工程了。省和专区的水利工程人員，还來給规划和設計了一番；各村各社的干部們，在一块儿开了个会，商議这件事情。可是商議來商議去，还是个干不成。为什么又被卡住了呢？从会上的意見看，当时屬于現在灯塔公社的七十一个村子，分別屬于梁家油房、馬連滩、郝家村、牛心堡、黄土坡等五个乡、三十六个高級社。当然，总的來說，修成这个大水庫，对各乡各社全都有利。但是利益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的直接、有的間接，还有的暂时要受点損失（如庫、渠要占耕地）。就是因为这种利益上的差别，一連串的問題都不好解决。

比如，水庫附近的野場村，總共有平地二千多亩，如果水庫修成一蓄水，就要占去一千多亩；這樣一來，當年的生活就過不去。就因為這點，野場村堅決不同意修，並說：“要修也只能修壩不准蓄水”。可是不蓄水還修那壩干啥？那麼，各村補償野場村的占地損失不就行了嗎？這倒是個好辦法，可是三十多個小集體所有制的社，該誰補償，誰又該補償多少呢？再說，還不知道水庫是個啥樣子，就先來鬧個補償，大家也是不樂意。這樣，水庫占地的問題就首先卡住過不去。

其實，水庫占地的問題解決了，直接受益村子和不直接受益村子的矛盾也還是不好處理。麻家灘、梁家油房、上堡、下堡、張家店、馬官屯等三十多個村子是在壩里，水庫修成後，不論防洪、灌溉，都是直接有利，因此這些村莊的幹部，象邊計等人，一說兩個願意。可是那些在梁上的郝家村、牛心堡、黃土坡等四十多個村子，因暫時直接受益不大，勁頭就不那麼足，有點“不吃油糕、不沾油手”的打算，主張“哪村直接受益哪村修”。問題就在這裡，要是只靠直接受益的村子來修，那麼這些村子的勞動力別的什麼也不干，在當年的汛期也築不起壩來。而且這些村子不光是派不出足夠的勞動力，就是在資金、器材和技術匠人上，也沒有那麼多。總之是直接受益的力量不足，不直接受益的直往後縮，商議不在一個點上。

問題還不只這些，就是直接受益的村子，各社相互意見也不一致。他們修水庫的要求雖然都很迫切，但是一接觸到出人、出錢、出東西，就你多啦我少啦地爭個不休。結果是社和社的意見紛紜，六個鄉的領導也扭不成一氣，連個統一的領導也形不成。

左卡，右卡，修水庫的會議沒有開出個結果。干不成！

不過，水庫雖然不能修，倒是把幹部們的思想“修”了一番，“修”起個“并大社”的念頭來。因為，在會議上雖然碰到了這個那個的問題，但他們一眼看透，主要就是“社小”這麼一個問題。

“要修大水庫，必先‘修’大社。”這就是在这次沒有結果的會議上得出的一个結論。

既然是這麼回事，那就往大鬧唄！一九五六年二月，并大社的活動開始了。帶頭的是邊計。一下就串連起梁家油房、石頭河、曹虎屯、張家店、段家山、饅頭庄、上堡、賈家窖等八個村子。這些村子的絕大部分幹部和貧農、下中農群眾，不用說，一致擁護。有少數富裕中農反對，可是也擋不住。經過鄉黨委和縣委批准，一個包括九個村、四百七十六戶、兩千多口人的大社成立起來了。邊計是大社主任，劉順是大社黨支部書記。

有了九村大社，力量大了。可是要修滴水沿水庫，還是辦不到。大的辦不成辦小的，一九五六年一春就修好“青年先鋒渠”、“婦女先鋒渠”，兩千多亩旱地變成了水澆地（洪水澆），當年畝產量就由四十多斤升到八十斤以上。畜牧業、副業同樣也是大發展。這樣干了兩年多，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又有許多小社要求并入他們这个大社。象郝家村那一片的九個社，也自動聯合起來辦水利。形勢就成了這個樣：越大躍進，就越想干點大事，要干大事就越覺得社小。看來，并大社的風是擋也擋不住。邊計和劉順他們心想，擋是不該擋，可是怎麼搞法又不明確。正在下不了決心的時候，黨中央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了“關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正合了大家的心思。原先規劃一個鄉辦一個人民公社，让群众討論，群众說是“太小不解渴”；第二次規劃是三個鄉辦一個，還是不滿意；第三次才干脆把這一片的五個鄉包括七十個自然村、三十六個高級社全扭在一起。共二千二百九十八戶，一萬一千多口人。

大規模的燈塔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誕生了。人們兩年來一直為辦大社而鬥爭，但沒想到能辦起這麼個比大社還大的人民公社。

治水全靠公社化

公社一成立，大家就急着上馬修水庫。搞設計，籌資金，弄器材，組織勞動力，大大忙了一陣子。國家也支援，縣里又派了副縣長王士英來領導。一切準備工作大體就緒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隆隆的開山炮便在奶頭山峽口響起來了。

可是沒隔幾天，由於遇到了一些困難，一些富裕中農又刮起一股歪風。看來，又得和這些人進行一場思想鬥爭，不然干不成。看吧，三萬多張大字報貼出來了，對於這些富裕中農破壞公社和阻礙修水庫的言行，進行了揭發和批判。一片正氣壓倒了邪氣。公社黨委，還有邊計、劉順那些幹部和廣大群眾，堅決得很。大家說：“年里盼，月里盼，好容易盼到了，哪能退縮？”“這樣大的工程哪能沒有困難，憑着公社就有辦法！”

不錯，憑着人民公社化，把許多矛盾和困難都給“化”了。

大家記得，兩年前的野場村，怕水庫占了他們的地，左說右道不讓修。公社化後，這個問題就好解決了。一九五九年公社首先免除了野場村的公糧和余糧的征購任務，由各管理區分擔起來；再嘛，又從各管理區抽出四千元款子進行了補貼，使野場村社員的收入不低於一般水平。這樣，事情就順順地通下去了。所以，野場村的人們說：“公社化前，你村我村，各是一村，得利受害，苦樂不均；公社化後，你村我村，都是一村，得利是咱七十一個村子共同得，有害還是咱七十一個村子一起担。占上俺村一千畝地，可是換來個改天換地的水利化，全公社多打的糧食多得的利，倒頂幾十幾百個一千畝。”野場村這樣，其它各村就更不用說了，兩年前各村在修水庫問題上存在的直接受益和間接受益、受益大和受益小的許多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

勞動力有困難嗎？有的。按原初計劃，得四十萬個工。這樣全公社兩千多男勞動力全部上陣，到汛期前也完不成大壩。怎末辦？辦法總是有的，縣里大力支持，從全縣各公社調了一批勞動力來支援。公社進一步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連公社化前，全公社一共辦起了一百三十八個公共食堂，一百零九個幼兒園和托兒所，安了五十七盤大磨，買了二十四架縫紉機，就這麼幾手，便使近兩千個婦女勞動力騰出手來，加入了各個生產戰綫。這當然是很大的一批力量。可是事情多，特別是有水庫工程這個大頭子，分來分去，還是緊。別的法子用盡了，大家的眼光就盯在了公社的農具修配廠。向工具要勞動力！這可要在子點上，比如給農業上創製了“三腿牛拉鋤”，工效提高十五倍；給水庫工地製造了幾百輛手推車，工效也提高五六倍。就這麼雜七雜八地改，有大有小地制，總共就要出二十多萬個工來。後來因修改了水庫設計和實行了其它一系列的新措施，少用了二十三萬工，實際上只用了十七萬個工。這樣，只向工具要出來的勞動力就夠了。所以，燈塔公社雖然修了這麼兩個大水庫，不但農業、畜牧業哪一項也沒耽誤了，而且項項還都是大躍進。就是國家要的二百個勞動力，也沒缺一個。

器材和資金有困難嗎？那也不怕。首先國家給了大力支持，因為他們工程大，便支援了十幾萬元款子。當然，主要還是靠自力更生。修水庫要二百立方米的木材，公社化前因成材樹木都在不直接受益的村，不好辦。現在好辦了，可以有計劃地砍伐。另外還掀起了個獻料運動。社員們的說法是：“先盡水庫用，修成水庫，啥也會有的。”修水庫需用三十萬塊磚、一萬塊瓦，這可有點難，人們從來認為這地方就不能燒這些東西。正在作難的時候，忽然想到梁家油坊有塊地名叫“瓦窑”，人們想，既然地名叫“瓦窑”，古代必定燒過磚瓦，那就試試看吧！可是又沒有燒磚瓦的人材。於是公社便從四百里外的廣靈縣請來個老師傅，辦起了磚瓦廠。修水庫需要三十萬斤石灰，張化村有人燒過，公社就抽調他們辦起了石灰廠。

水泥、炸药这些东西，想尽办法也不容易生产，公社就发动大家寻找代替的东西。炸药不够用，他们就采取了“石灰松动爆破法”，用石灰代替了炸药。水泥买不到，碰巧有个叫“水利迷”的李富荣，献计用“平子草”草皮砌坝面。过去他用这种草皮修过一条小渠，挺好，多少年来就是没有机会推行。这次他高兴得要显显能了。先把草皮切成一块一块的“草砖”，原样砌在坝面上。草皮一着水，就联成一片、长成一块，越着水长得越紧，越紧越能顶住水，外号叫“气死水泥”，结实得很。用自力更生的土办法解决器材困难，简直不用花什么钱，这样大的工程，满打满算才花了二十万元，平均每立方水才花七厘钱。

在这个解放前连半点水利工程也没有过、合作化后才开始搞了一点小型水利工程的地方，现在要搞这样个大水库，技术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兵上三千出韩信”，水库一开工，公社就把各村的“土专家”、“活鲁班”、“赛诸葛”、“水利迷”，还有木匠、铁匠、泥匠、石匠……，总之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进行了登记。就是靠这伙人，和省水利学校派来的几个学生结合在一起，什么工程设计、施工设计及冬季施工中的一系列的技术措施，都一一解决了。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比如，原先滴水沿水库的输水涵洞也和各地一样——开在大坝上。可是严冬砌涵洞要有保温设备，进度很慢，对大坝的施工速度影响很大。于是“土专家”们就大胆地把涵洞移到副坝上，这一移，不但保证了大坝在冬季的快速施工，而且使大坝和输水涵洞都更加结实了。就是这伙“土专家”搞的水库工程共十五项，经过一九五九年的“五十年一遇”的大洪峰考验，没有一项垮台、返工、报废。许多农民刚来工地的時候，对水库工程真是一窍不通。但是他们在干的过程中，增长了才干，有一百多人学会了采石爆破，三十多人学会了测量坡度、拉线、放线，懂了水利工程的许多技术问题，谈起来头头是道。

总之，在党的领导下，就是这样凭着人民公社的力量，群众的智慧，一个一个的困难都被征服了，那些富裕中农的嘴也被封住了。从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苦战了一冬一春，到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只不过一百五十五天，滴水沿水库的大坝便建成了（坝高十四米、长八十米至一百二十米）。再加三个月，到八月一日，连副坝、溢洪道、输水涵洞共十四个大小工程项目也宣告完工了。同时还在距离滴水沿水库七里路的十里铺，增建了十里铺水库（坝高七米、长三百四十米至三百八十米）。这就是说，在八个月内建成的不是原来设计的一个水库，而是两个。总共做了土方工程二十七万立方米，石方工程一万立方米。又再加两个月，在建国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滴水沿水库上的水力发电站便把公社照得通亮了。

人民公社带来了繁荣

有了库，存满了水，就象一个渴得皮干嘴裂的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肚子清甜的甘露，马上觉得清清爽爽，浑身是劲。说起来还觉得好笑，以前助马堡村外的一个一亩地大的水坑，就是全左云县最大的“内海”；而现在一个公社就有了这么几大库清澄澄的水，这对于受尽干旱之苦的人们来说，真不知如何珍贵、如何夸耀才好。所以，什么好名子也给水库安上了，比如“抗旱防洪的天将”、“养鱼发田的聚宝盆”、“山清水秀的塞上西湖”……等等。本来，公社不论哪项生产建设也是大跃进，可是往往提不在嘴上，一张口就是：“我们是万方水公社”，——就是说，全公社两千九百九十八户，每户平均有一万立方米的水。再张口又是：“我们是大地水利化，塞上高原变水乡”，——就是说，全公社五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六万立方米的水。反正是“水”字不离嘴，没个完。

前边说过，按照现在修起的库和渠，耕地用水，绰绰有余，不管它十年九旱还是十年十

旱。因为这地方的所谓“旱”，并不是旱年就一概不下雨，而是下不到“节骨眼”上，正要雨它不下，等庄稼旱死了，它偏偏下得挺多呢！有了水库，就由人作主。再说，水利化，也使这地方土壤的结构要发生变化，一块块“只起旋风不长庄稼”、“只养黄鼠不养人”的沙壤地，正要变为泥膏地；地湿土变，干燥的气候也要变得湿润，也就少起风了。再在二道河的小支流上，治水结合治山，下雨也再不会是洪水遍地流了。整算下来，滴水沿和十里铺两个水库就可控制住三百九十多平方公里内的水土流失，占全公社面积的三分之二。治住水，有了水，便脱了农业生产上的一项老“愁帽”。因水利化增产的粮食要年年上升，到一九六二年，预计一年就可增产粮食一千多万斤，总产量由一九五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万斤增为两千五百万斤，每人平均有粮食两千多斤。

水库周围是块三十多平方里大的荒山坡。以前人们认为是“狼嚎鬼叫”的地方。自有了水库，这块地方就成了宝地。看，造林的，开畜牧场的，热闹极了。林要造五千亩，各种果树要植十二万株；还要种一千亩芦苇、五百亩水稻、五百亩竹林、三百亩蔬菜。巨大的综合养殖场开工兴建了，要养一万五千只猪、五万只鸭和五万只鸡，还有三万只兔子。

水库里边呢，可养一千万尾鱼，年产鱼两千万斤；还要试种荷花，收获这地方从来没见过的莲子和藕根……。旁边呢，是发电八十四瓩的小型水电站，和二十多座农畜产品加工厂，现在一排一排的新房子已连连建成了。

用不了几年，水库周围将是一个湖光山色、鸟语花香的纵横十余里的大花园。看吧！春天花开如织锦，秋季果实赛繁星，一道梁头一翠屏，一湾流水一条琴，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塞上西湖”。什么“寒鸦枯木长城外，萧瑟秋风雁北群”，什么“平地有山皆走石，半空无海亦翻波”，什么“干梁头、大灰沟，越思越想没活头”……，这些古往今来一切有关“雁门关外野人家”的描述，除了人们在看到“古长城”“雁门关”“烽火台”时，偶尔引起一些回忆外，将要什么痕迹也找不到了。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灯塔人民公社一年来只修了两个水库吗？不是的。前面说过，它们样样都是大跃进。比如，公社化后的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成绩是，全公社每人平均有粮食一千三百多斤。畜牧业是每人平均一口猪，是个万头猪公社；骡、马、牛、羊等牲畜每户平均十二头。林业是每户平均有二十七亩林。工业是建成了各种小型工厂一百五十多座，还有个发八十四瓩电的水电站。另外还养着十九万尾鱼。现在就是这么个社大业大、红火兴旺的好光景。有人或者觉得这些成绩也平常，但是要知道，这个地区过去是穷困出名的晋西北，今天有了这么个好光景，能不使人惊讶吗？至于说到原因，还是那句话：靠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改天换地了！原来埋怨自己命苦，偏偏生在这无福之地的人，现在都热爱自己的家乡了。上堡村的耿米生，就是看到家乡实在没个熬头，在十五年前逃到了内蒙古一带谋生。一九五九年他叔叔给他写信，说家乡一切大变样，说家乡公社化后有了“四宝”：聚宝盆（水库）、黑财神（猪）、金马驹（大牲畜）、灵芝草（草木樨），快回来吧！他回来了，他说：“自回来，看到哪一点也和我走时都不一样了。”

公社化促进了机械化

——山西运城于乡人民公社調查——

郭 普 林 沫 任志浩 李碧天 樊化念

“公社化加快了机械化，一化連一化，越化越美！”山西省运城县于乡人民公社的社員談起农业机械化的大發展，都認為和公社化分不开。于乡公社是个一万零二百多戶的公社，公社强大的集体力量为农业机械化的發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这个公社已有二百一十多部动力机械、十五座綜合加工厂、十一台拖拉机、一百六十多部动力水車和五十八台大型水泵，全公社用水利机械灌溉的水地面积占現有水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拖拉机一年能耕一次的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棉花和粮食的加工，分別有百分之百和百分之八十五实现了机械化。

机械化必須依靠大集体

人民公社是怎样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大發展呢？为了更好地說明这个問題，必須先談談公社化以前使用机械的情况。于乡一带是晋南的产棉区，种棉花收入大，但用的劳动力也特別多。农民迫切需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随着植棉任务的增大和农业合作化的發展，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国家就有重点地分配一些机器，支援这个地区。到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前，于乡公社前身的十七个农业社，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机器。随着机器的到来，給农业社带来了一些新問題，也就是說，引起了办大社的要求。

是一些什么問題呢？有的农业社較小，或者較穷，买到的机器少，就想壮大力量，多买机器。比如罗村金星农业社，旱地多，井又深，迫切需要用机器抽水灌溉，因为社小，資金少，买到的机器少，他們就極力向周圍的社活动，要联合起来办大社。还有的农业社，有了小机器，还想买大机器，因为大机器不仅能抽水澆地，还可以用它軋花、磨面，进行农产品加工。为了使农产品加工机械化，紅星农业社从一九五七年就着手建立綜合加工厂，開了将近一年，只盖起了厂房，沒有必需的机器，只好把厂房当庫房用。不仅小社、穷社有困难，比較大的和富的社也同样有問題。十七个农业社中燎原农业社是个一千多戶的大社，种的棉花特別多，收入也最大。在公社化以前，他們已經有大小机器二十多部，还办了綜合加工厂，买了拖拉机和汽車。但机器多了，修理問題也就多起来了。机器坏了自己不能修，經常送到运城去修，很不方便，他們常为这事苦恼。自己建立修配厂嗎？一个社又沒有力量。当时他們还计划在机械化的基础上，修建火力發电厂，实现电气化。但这更不是一个农业社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于是他們就和緊邻的習苏农业社商量，准备两家合办修配厂。

农业社有人有少，有穷有富，机器有多有少，問題各有不同，但大家都覺得發展机械化必須有更大的集体力量，都感到农业社的狹小范围束縛了手脚。一九五八年的生产大跃进，更加

促使他們迫切要求扩大集体力量，發展农业机械。当时，有些农业社，在生产上經常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同时也在醞釀着联合买机器、建工厂。农业社的干部已經把自己的眼界放寬了，于乡公社主任高鳴鐘（前燎原农业社主任）說，那时他們就是以共产主义風格来建設社会主义的。当时習苏农业社修水利需要机器，燎原农业社不但派人带着机器去支援，还带去慰劳的紙烟和糖果。習苏农业社的社員們感动地說：“如今两个社真是比一家都亲！”

公社化加速了机械化

人民公社的建立滿足了大家的願望，各个农业社在發展农业机械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問題都迎刃而解，使机械化的發展向前大大跃进了一步。

在农业机械化的發展上，人民公社比过去的农业社在哪些地方作得更多、更快、更好、而且更省了呢？

先說买机器。于乡公社是一个一万多戶的社，不但公共积累多，而且可以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下，有計劃、有重点地集中使用資金。于乡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八月成立到現在，購買的主要农业机械有：拖拉机七台，动力机械三十八部，大型水泵二十台。这些机械，馬力大，用途广，全部共有八百四十六匹馬力，等于公社化以前十七个农业社在四年中所購買的机器馬力（共一千三百零四匹馬力）的百分之六十五。

不但机器增加得又多又快，而且分配使用更加合理了。新購買的机器中，有的是公社投資購買的（例如七台拖拉机），用它給全公社服务；有的机器是公社和管理区共同投資購買的；有的机器是管理区单独投資購買的，但公社分配时注意分布均匀。同时对各管理区原有的机器，也根据生产需要、合理使用和等价交換的原則，在全公社範圍內加以合理的調整。这样就充分發揮了这些机器的效力。这也是使各管理区的經濟發展逐渐趋于平衡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原来只有七部机器的罗村管理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經過自己購買和公社內部的調剂，就新增加了十部机器和三台水泵，这对他們一九五九年战胜旱灾，获得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过去大部分农业社只有小机器，現在各管理区都有了二十馬力以上的大机器。再加公社办起了十几座磚瓦厂和石灰厂，又有了建筑材料，也就有条件建立綜合加工厂了。在公社化以前，原来的十七个农业社，只有两个社建成了綜合加工厂；公社化以后，十五个管理区都办起了綜合加工厂。綜合加工厂在于乡公社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使全公社所产的一千多万斤籽棉，由人力改用机器軋花；全公社四万多人所吃的粮食，由畜力改用机器加工；棉籽榨油，也有一部分操作过程由手工改用机器。全公社的綜合加工厂全年可节省四十万个人工和三十万个畜工，分別等于全部农业机械所节省的人工和畜工的百分之三十和四十。

再說修机器。过去农业社时期，許多农业社都为修机器發愁。有了人民公社，情况就不同了。于乡公社成立不久，就投資八万元建立了一座机械修配厂，厂內現有五十多名职工，設有銑床、旋床、刨床、鑽床等八部机床，分为机工、鍛造和翻砂等三个車間。現在一般机器的小修、中修和个别机器的大修，都可以自己解决了，一年来共修理了二百多部机器。有时他們还派出檢修組，深入田間修机器。

修配厂的工人，还采用带徒弟的方式，帮助各管理区建立了机械修配組。經過一段時間的实际鍛煉，群众中間成長起来一批新的技术力量，他們能够作好机器的日常檢修和保养，机器出的毛病也就少了。为了支援农业机械化的發展，中共运城县委在于乡鎮建立了一座农业机械制造厂。公社的修配厂和他們密切配合，請他們担負一部分机器修配任务。公社有修

配厂，各管理区設立了修配組，再加上县办的机械制造厂，这样从上到下，从点到面就构成了一个机械修配網。上下分工协作，互相支援，机器的修理就有了基本的保証。

人民公社还可以自己制造机器。过去，农业社也搞工具改革，但那时技术力量分散，設備也比較簡陋。如今，公社有了机械修配厂，各管理区也建立了鉄工、木工厂，設備就比过去强多了。同时，全公社的四、五百名鉄匠、木匠、机器工人和各种能人巧手，組織起来，形成了一支技术力量。要改什么，作什么，大家集体研究，分工合作，成效显著。公社的集体力量进一步培育了群众的創造才能。他們不仅設法使洋机器适合农村的需要，而且自己制造土机器和洋机器結合，实行土洋并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时并进。管理区的綜合加工厂，除动力机械是从国家購買以外，其他如轧花、磨面、榨油等工具，絕大部分都是利用旧工具改造装配起来的。工具改革能手、公社机械修配厂副厂长湯玉成和一些老工人集体創造的小麦脫粒机，成本只要一千多塊錢，每天能打麦三万多斤。随着农业机械化的發展，于乡公社的改工具、造机器，已經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全公社一年来改革和創造的收割机、小麦脫粒机、搗風机、玉米脫粒机和剝棉杆皮机等工具，有五十多种，共計三千多件。

控制自然 改造自然

公社化加上机械化，犹如駿馬添翼，使許多过去人們不敢想、不能办的事，現在都能办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抗旱斗争就是最好的証明。

一九五九年夏天，运城地区在酷热的三伏前后百日无雨，田野干旱如火，挖地一尺不見湿土。群众說，如果庄稼澆不上水，一根火柴就能点着。这样严重的干旱，在历史上从来是不可抗拒的。現在既有了公社化，又有了机械化，全公社的上万名抗旱大軍，上千輛水車和几百部排灌机械，日夜不停地抽水澆地，水庫和机器的轟鳴声响徹四野。經過三个多月的奋战，完全把旱魔制服了。灾年不見灾，老年人都說这是“千古未有的奇事”。全公社的三万六千多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九十五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亩产八十八斤提高百分之七点九。四万一千多亩秋粮，亩产二百五十三斤，較一九五八年亩产二百三十斤提高百分之十。同时还出現了許多亩产二、三百斤皮棉的大面积丰产田。于乡管理区小农場的高額丰产田，亩产皮棉六百七十六斤；屯里管理区試种的三十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一千零五十斤的好收成。

建立不过一年的于乡人民公社，因为先进的工具武装了自己，在短短的时期里，不仅有巨大的力量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大規模地改造自然，多方面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設，为粮食大增产和多种經營的大發展，創造条件。他們兴修水利，搞园田化，綠化田野，改修道路，和一年前相比，真是山川大地都改变了面貌。

在这里，无论干起什么来，都显得規模大、速度快、質量高。譬如發展果树吧，公社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則，要在社的南部靠中条山边，建立一条果树林带。规划的果树林有多大面积呢？东西有五十里長，南北有三里寬。計划要在这一带栽培一百万株苹果树。說干就干，一九五八年秋后栽了十万株，一九五九年秋后栽了三十万株。由于植树組織有专业队，講究技术，質量要求严格，栽的树苗，都是由公社苗圃培育的优良品种，所以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原訂的是五年計划，照現在这种干劲，三年就可以完成。这项計划完成之后，全公社八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就果园化了，将来光苹果，每年就可以收一亿多斤。

再譬如改修道路，公社一經动員，各条路上都排滿了黑压压的人群。先修公社連接十五个管理区的巡迴公路，再修管理区通各村的大車路。在短短的时间內，条条路修得寬寬展展，路面上还鋪了沙子。几天工夫，連田間的七十二条机耕路也端端直直地修好了，而且公路两旁又突然出現了两排高高的箭杆楊。难怪人們說：“睡上一夜起来，大地就又变了一个样！”

但是变化最大的，也是社員們最为欢欣鼓舞的，还是那几百亩或上千亩一块、方方正正排在大田野里的九万多亩丰产园田方。于乡公社的园田方除三方亩是一九五八年春天修的外，大部分是在一九五九年的秋收、种麦、秋耕的季节搞起来的。产棉区的秋收是特别忙的，收摘一亩棉花要用四五个工，种麦还要抢墒抢天时，就在这样大忙的节骨眼上，于乡公社却能抽出大量的劳动力，填坑改道，清理各种障碍物，平整土地，大搞了六万亩园田方。麦子，因为土松、肥足，出苗又全又匀。望着大地上那一方方墨绿墨绿的麦苗，人人都说，一九五九年的麦子，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种的好。

于乡公社把许多活干得又快又好，而且一年来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还调出二千一百三十七个青壮年，到城市去当工人，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算一笔账：于乡公社由于在水利灌溉、田间耕作、农产品加工和家庭缝纫等方面使用了机器，机器所干的活，约等于给公社增加了一百万个人工和一百二十万个畜工。因此，参加劳动的人减少了，干的活和生产的東西却更多了。于乡公社的总产值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一，每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一九五九年为一千一百三十二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七百一十元，提高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公社生产的多了，供应城市的物资和工业原料也增加了。一九五九年，于乡公社的商品生产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而一九五八年的只作百分之六十四点四，提高了百分之十。

一支技术队伍在成长

农业机械化不仅使人有更大的力量去改造自然，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使用机器、修理机器、创造机器的技术队伍也正在成长中。于乡公社各工厂的工人和各种机器操作手共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些人既然丢掉了锄头，每天和机器打交道，集体主义思想、创造革新精神和追求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就自然地迅速增长起来。我们看看年青的机器修理工张玉林吧！两年前他还是一名机器操作手，当他最初摸到柴油机的时候，对这个“铁疙瘩”是啥也不懂。但他从学习开机器第一天起就懂得机器是大家最宝贵的东西，自己应全心全意地爱护和掌握它。当他每晚身上穿着油污的衣服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妻子总是埋怨他。他的回答是：“自己身上脏点不要紧，机器却干净了。”他由不懂机器到学会使用，进一步学会拆卸、保养和检修。公社化以后，他被调到综合加工厂当了修理工。他过去只上过一年小学，经过在工作中刻苦自学，现在能看“机械原理”和“修理手册”，并且买了一些电学书籍，和厂里的几个青年伙伴苦学苦练，准备为公社的电气化事业服务。

在这次调查中，于乡公社的社员常向我们夸耀他们有许多“能人巧手”，说这些人本来心灵手巧，爱动脑筋，自己作家具，修农具，修房盖屋，砌灶盘炕，真是见什么就会什么，干什么都干得好！只是因为过去他们一直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又没有机会学文化，所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就被埋没着，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当这些人接触到先进的生产工具——机器的时候，就变得大为不同了。他们一和机器打上交道之后，就整天摆弄它，钻研它，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他们从钻机器到进一步钻书本，学习科学理论知识。象孙常管理区机械修配小组的工人郭贞禧，过去原是挑着担子补锅钉碗的“小爐匠”，现在却成了有名的好修理工，坏机器送到他手里，总要想尽办法给修好，最后还要搬着书本，给人讲些如何使用和保养机器的科学道理。

不但“能人巧手”的才智得到了发挥，就是有些原来被人认为是“笨手笨脚”的人，在机械化运动中也变得聪明起来了。王村管理区综合加工厂轧花车间的工人刘金德就是其中的一个。刘金德在旧社会给地主扛过十几年长工，每年冬季给地主家蹬几个月轧花车。蹬车

子使两腿累成殘疾，每逢天阴下雨就腿疼。旧社会的压迫，使刘金德养成了一种只干活不說話的習慣，人們对他也就留下一个“笨”的印象。后来，他进了农业社加工厂的軋花車間，在他逐漸摸熟了机器之后，就一心思謀着要改造軋花車，減輕人們的体力劳动。起初旁人都在他“笨人还要吃巧食”。公社化以后，生产任务更加緊張，机械化的要求更加迫切，領導上知道了刘金德的雄心大志，就派他到外边的大工厂去參觀學習。刘金德經過一个时期的刻苦鑽研，終於和別人合作，利用廉价的材料，作出了木質大型鋸齒軋花机。使用这部机器，就能代替一百二十个人的体力劳动。現在刘金德成了管理这部机器的主人，車間的工人亲切的喊他“刘师傅”。

三年要实现农业現代化

最近，于乡人民公社又給自己訂出了更高的跃进目标。他們要大于三年，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現代化，即实现全公社的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到一九六二年，于乡公社将拥有拖拉机三十五台、汽車十五部，各种农业机械将由現在的二百多部發展到四百多部，各种农机具發展到一千一百多部。社办工业也要有更大發展。农业机械修配厂要增加装备，还要新建棉杆皮加工、織麻袋和造紙等各种工厂二十七座。这样，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加工与运输，就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在水利方面，他們計劃在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大搞水利建設，要新增水地四万亩，把全公社十三万九千一百零四亩耕地，全部变为水澆地，并且要实现耕地园田化。这样，农业生产受天时影响的不稳定性，将彻底改变，确保旱、涝丰收。在电气化方面，三年內要新建四座水力和火力发电厂，发电能力共六百瓩，使农产品加工、水利灌溉和家庭照明，全部实现电气化。在使用化学肥料方面，用土洋并举、自己建工厂生产和購買国家的化肥相結合的办法，平均每亩土地要施化肥一百斤。

随着农业現代化的实现，于乡公社的工农业生产将分別提高一倍到几倍。每人每年能生产五百斤皮棉、二千斤粮食、四百斤水果、五十斤魚。每戶平均达到四口猪、五只羊、十只鷄。社办工业占总收入的比例，将由現在的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同时，社办經濟也将迅速壮大起来，它的生产收入，預計将要达到全公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成为公社最主要的生产收入。

到那时，公社每年出售給国家的商品物资，将有一个飞跃的增加。預計粮食、工业原料和其它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将由現在的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生产这样大發展，社員的生活也要大大改善。平均計算，全公社每人每年的收入将由現在的九十四元，提高为一百五十元到一百八十元。在集体文化福利事业上，公社要新建电影院和文化宮，各管理区要区修澡塘，村村建立俱乐部。同时，还要逐步改善社員的居住条件。

在制訂这个规划时，他們既充分地估計了广大社員群众的革命干劲，又冷靜地考虑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經過反复多次的討論和計算，才最后肯定下来，社員們一致举手通过了这个规划。他們都說：“规划是扎扎实实的，一定能够提早实现。”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山乡牧业展翅飞

——山西五寨宋家沟人民公社的一年——

王林堂 張长珍 靳致中

山西省五寨县宋家沟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九月由原来的三十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全社二十个管理区，两千一百零八户。从人口上看，是个规模比較小的公社——八十二个自然村，一共才有七千人；論面积，則是个大公社——全境有四百多平方公里，繞着边界轉一圈，至少也得个把星期。

这个公社的位置，在晋西北有名的管涔山南麓，境内完全是山。眞个是“山連山，山套山，出了門子就爬山”。在这些連綿起伏的群山上，除近六万亩緩坡耕地和十余万亩森林之外，其余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牧坡，如茵的綠草生長得非常茂密，山下二十四条大小河沟，清水長流。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都說这地方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天然大牧场。

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們，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發展畜牧业了，但从来也沒有见过象如今这样六畜兴旺的盛景。这只要举几个数目字，就可以看出这种發展变化的情况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属于現在公社的这片地区里，只有一千二百来头牛、驢、騾、馬等大牲畜，四千余只羊，近一千口猪。自解放以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發展，到一九五八年，大牲畜增加到两千五百七十一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羊增加到一万六千二百只，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六；猪增加到两千一百口，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二点二。九年內，大小牲畜淨增的总数是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一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按說，这样的發展速度，已經很快了，可是，一九五九年年末，大小牲畜总数就又比一九五八年淨增百分之六十七点四，增加的絕對数为一万四千零八十五头，相当于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九年淨增总和的百分之九十六。各种牲畜的發展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九年每年的平均增長率。大牲畜达到三千五百二十五头，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羊达到两万六千七百三十只，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猪达到四千七百零一口，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二三倍。另外，鷄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二倍，达到三万一千二百四十只。按全社两千一百零八户社員計算，平均每戶已經有了十七头大小牲畜，十五只鷄。

宋家沟公社一九五九年畜牧业能够获得如此惊人的發展，正象社員們說的，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人民公社这个优越組織的緣故。要不，为什么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地方仍然是原来的那塊地方，自然条件也並沒有什么两样，而牲畜头数竟会这样激增呢？現在我們看看这个答案的具体情形吧。

統一规划共同使用草坡

广闊的草坡，是这里發展畜牧业最重要的物質基础。就先說草坡的变化吧。

宋家沟公社共有五十五万亩草坡，占全境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七。过去这些草坡是分

属于大大小小八十二个自然村所有的。一九五五年冬天，这八十二个村合并建成了三十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草坡就由村有制变成了社有制。所有制范围扩大了，畜牧业跟着也较快地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各个高级社占有草坡的多少不同，这几年来牲畜发展的快慢又不一样。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在原来的三十一个高级社中，有十四个社的大小牲畜只占三十一个社牲畜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而草坡却占草坡总面积的一半，牲畜少，草坡宽，使十五万多亩草坡闲在那里，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任凭山草自长自枯；可是另外的十七个社，虽然草坡也占草坡总面积的一半，而大小牲畜则占牲畜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牲畜多，草坡窄，不但在继续前进中感到路短迈不开步，就在当时，因为大牲畜和羊不得不同坡吃草，山羊和绵羊、羯羊和母羊、大羊和羊羔、壮羊和弱羊也只能混群放牧，带来很大损失。牲畜多的社，想到别的村空闲的草坡上去放牧，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打算：要在那些山上植树育林。那时候为这些事还曾闹过纠纷哩！可见，小集体的高级社所有制，逐渐地就又不适应畜牧业更大发展的需要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诞生以后，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公社不仅把原来的三十一个小型高级社从组织上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把人们的心也连在一起了。大家都认为，既然成了一个大家庭，就应当同舟共济，休戚相关。公社党委根据人们的这种意愿，一九五八年冬季就在全社进行了农、林、牧的综合规划，合理地安排了农田、林地和牧地。然后又把全部草坡划分成八个大片，每一片交给距离相近的两个或三个管理区共同使用。这样，不但使那些感到无地用武的管理区有了回旋的余地，能更多更快地发展牲畜，并且也有条件实行分群分坡放牧了。于是，他们在统一安排农田、林地和牧地的时候，又根据各种牲畜不同的生活习性和其它特点，确定了全部草坡的不同使用办法：十九万亩远坡、陡坡和圪针比较稠密的坡放山羊，二十三万亩近坡、缓坡、圪针较少的坡放绵羊，十三万亩最近的缓坡、阳坡和河流两旁的草滩放大牲畜和猪。按照这种划分，全社普遍实行了分群分坡放牧的办法。这对于一九五九年畜牧业的飞跃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就拿化岔管理区说吧，一九五八年近九百只羊分了三群，一九五九年一千二百三十只羊分成了十二群，有山羊群、绵羊群，这两类中又分为大羊群、羊羔群、羯羊群、母羊群、壮羊群、弱羊群等。过去混在一起放牧的时候，由于山羊不吃低头草，好走远坡、陡坡，喜欢在圪针丛中啃吃，结果绵羊也不得不跟上乱跑，吃不饱且不提，毛的损失就相当严重。绵羊在圪针稠密的坡上走过，简直变成“棉花坡”了，有些绵羊常常是“两肋空空”。一九五九年分群分坡放牧以后，平均每只绵羊的产毛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三斤增加到三斤半，提高百分之十六。此外，因为大羊和羊羔分离，羊羔单独放牧，走的路少，吃的又饱，死亡率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八降低到百分之一二。羯羊和母羊分群，羯羊能更多地探坡，长得膘满肉肥，普通的一只就屠肉五十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多三斤到五斤。特别是母羊，集中到野草最茂密的坡上去放牧，膘长得更好，一等膘的占百分之九十八，流产现象也基本上消灭了。管理区主任任子林指着羊群高兴地说：“看，无论哪一群，都是站着一般高，卧着一般平，一个样的匀溜，这可是人民公社带来的新变化啊！”

大兴土木盖畜圈

大兴土木盖畜圈，使牲畜得病、流产和死亡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这是宋家沟公社一九五九年六畜猛增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大规模地修建畜圈，就宋家沟这个山区来说，要不是建立了人民公社，是很难办到的。

这一带已经有很多年没盖畜圈了。合作化以前牲畜不多，依靠前辈留下来的旧畜圈，还能

馬馬虎虎湊合，可是近几年来牲畜大發展以后，就再也支撐不下去了。羊在戏台上过夜，牛在河灣里露宿，成了極平常的事情。那些旧畜圈也越来越东倒西歪，破爛不堪。冬季，徹骨的寒風从圈牆的裂縫中直穿而入。盛暑，大雨又从露天的圈頂直泻而下。这样，牲畜怎能不得病呢？仅現在的安子管理区所屬的地方，在一九五七年因雨淋得病就死了一百七十多只羊。由于圈少拥挤，母畜落胎的也不少。沒奈何，每年只好騰出一些人住的房子給牲畜占用。每当早晚牛羊出坡或回圈时，大街小巷到处是牛羊，街上院里遍地是牛尿羊糞，未雨泥濘，臭气熏天。社員們說：“人的房子牲畜占，村子成了大羊圈。”

盖畜圈成为这几年来人們最强烈的要求和最大的願望了。安子管理区一九五六年就曾想解决这个問題，可是，两年內只是砌成九間房的地基，一間畜圈也沒盖起来。其它管理区都有过盖畜圈的打算，同样是誰家也沒干成。为什么这样难呢？原因是这一帶風沙又大又猛，盖畜圈要象盖人住的房子一样，也得工料俱精；如果盖成簡陋的土房，一春天就会被大風刷得遍体鱗伤，圈頂露天。至于茅棚草舍就更不用說了。然而，要盖这样坚实的畜圈，的确也不容易。在过去的三十一个高級社里，就有二十五个社沒有木料；有七个社每社只有一个木匠；还有十三个社連一个木匠也沒有。有些社虽然有木料和木匠，可是又沒有磚瓦，有的社还缺乏資金。总之，沒有一个社样样俱备。

一九五八年秋天公社成立以后，首先从各个管理区抽調一些人新建起一座磚瓦厂和一座石灰厂，接着又把分散在各村的四十六个木匠和泥水匠組織起来，成立了一个畜圈基本建設队。同时还从六个有成林的管理区調剂了价值一万多元的木料，援助了缺少木材的管理区。另外又貸給旁管理区一千五百元資金，組織了一万二千多个工作日的劳动协作。这样，短短的一年就整修了旧圈一千三百五十七間，盖成了新圈五百二十六間。两年只砌成九間房地基的安子管理区，一九五九年一年就盖起三十六間新畜圈。化岔管理区新盖的六十五間畜圈，相当于他們在过去几十年間盖起的畜圈总数的一倍还多。由于修建了畜圈，牲畜因風吹、日晒、雨淋而得病、流产和死亡的現象，已經基本消灭。社員們带着无限欣喜而又感激的心情說：“这一下是人不发愁，牲畜也眉开眼笑了。要不是公社，明年把人住的房子都騰出来，还未必能放得下这么多牲畜呢！”

大規模修建畜圈这件事，所以成为这个山区里傳頌一时的佳話，不只因为人們多年的願望实现了，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未来畜牧事业的美好远景。这些新圈房都是离开原来的村庄盖在草坡附近，圈房寬大，阳光充足，并附設有配种室、医疗室、办公室和牧工宿舍，成为一种新型的畜牧場了。这种牧場，全社已經建成九处，不久的将来就会普遍开花的。有了这样的牧場，第一，便于講求衛生，消灭疾病，增进人的健康；第二，粪离耕地近，可以节省大量送粪的劳动力；第三，牲畜离草坡近，可以减少空跑路，延長放牧時間，并便于分群分坡放牧，充分利用远近草坡；第四，适应了牲畜大發展以后，必須以科学的方法进行飼养和管理的客观要求，能够迅速培育良种，实现“大面积丰产”，成为各类牲畜的繁殖基地。

繁殖改良双跃进

宋家沟公社在發展畜牧业生产中，一貫坚持了自繁自养的方針。一九五九年，他們不但繼續坚持了自繁自养的方針，而且牲畜的繁殖率也大大提高了。大牲畜的产仔头数由一九五八年占适龄母畜的百分之六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羊只产羔数更由一九五八年占适龄母羊的百分之七十剧增至百分之一百二十。而这也正是他們的畜牧业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跃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一年，牲畜繁殖率就提高了这么多呢？当然，前面说过的统一使用草坡，实行分群分坡放牧，以及大规模地修建畜圈等，都是重要的原因。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民公社把原来一部分高级社很低的牲畜繁殖率，提高到先进水平上来了。

过去，三十一个高级社的牲畜繁殖率，高低不齐，悬殊很大。最好的是化岔社，他们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创造了大牲畜“热配”（母畜产后七天或九天头上就配种，这样容易受胎）的经验，每年的产仔头数都占到适合母畜的百分之九十多；绝大部分母羊每年能保产一羔，还有一部分两年产三羔，并且用“双配”（采两只种羊的精液，分两次输给同一只母羊，中间相隔十五分钟左右）、“复配”（用一只种羊的精液，给同一只母羊输两次，中间也相隔十五分钟左右）的办法，使少数最健壮的母羊一胎就生双羔，除掉一些空怀、流产和死亡的以外，每年净产羔数都占适龄母羊的百分之一百以上。可是，别的高级社里，只有偏道沟、燕家村、安子等三个社牲畜繁殖率和化岔社的水平差不多，其余的就都很难比得上了。特别是和尚泉、马跑泉、牛碾沟等十四个社，牲畜繁殖率更低，直到一九五八年，他们大牲畜的产仔头数平均还只占适龄母畜的百分之四十多，羊只产羔数也只占适龄母羊的百分之五十二。就这样，高的高，低的低，高低一背拉，平均水平就降下来了。不过，就在那时候，这些牲畜繁殖率比较低的社也并不是不想学习先进经验，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问题是经济力量单薄，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因为要提高牲畜繁殖率，首先必须使母畜有良好的营养。而牲畜繁殖率最低的那十四个社，恰恰都是穷社，直到一九五七年，人的口粮每年还得国家供应一部分，饲料又怎能充裕呢？正是由于饲料不足，母畜比较瘦弱，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母畜根本就不发情，连年空怀，怀了胎的，流产的也不少。这是他们自己在当时很难解决的问题。乡里想援助他们一下，又“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候，政社不合一，乡政府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公社化以后的情形就不同了。不仅公社自己有了经济力量，能够援助这些穷管理区，而且由于这些穷管理区让出了原来属于他们所有的一部分空闲草坡，交给全社共同使用，穷富不同的管理区之间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些比较富裕的管理区的社员们也认识到：就是富的地方，离开别人的援助也不行，只有互相支援，才能共同富裕。因而他们也都乐意帮助穷管理区了。这样，就为改变这些穷管理区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公社党委抓住这些条件，很快就在全社发动了一个富帮穷、先进帮落后的运动。

穷管理区为什么穷？主要原因是牲畜少（粮食产量低，和牲畜少也有直接关系），尤其是母畜的比例小。如果只在他们原有那些牲畜的基础上提高繁殖率，还不能很快变富。再说，“母畜越多越起群”，母畜的比例大了，繁殖率才越高，增殖的也才越快。因此，在富帮穷的运动中，公社首先拿出一万六千多元国家无利贷款和近两万元公共积累，从牲畜多的管理区购买了一百二十多头母牛、母驴、母马和一千四百多只母羊，给了九个穷管理区（即原来的十四个穷高级社）。在公社的影响下，那些富管理区的社员们也感慨地说：“现在成了一家人，他们的草坡还让出来给我们使，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多调剂给他们一部分牲畜，好让他们扎下根基，快快发展，共同富裕呢？”于是，这家三十，那家五十，又卖给这九个穷管理区一千多只母羊。但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原来他们牲畜比较少的时候，饲料还不足哩，现在又给增添了这么一大批牲畜，饲料不就更缺的多了吗？而解决不了饲料问题，提高牲畜繁殖率，也还是一句空话。考虑到这一点，公社就又从粮食有富裕的管理区，调剂出七万斤饲料，借给了这九个穷管理区。同时为了借助这股富帮穷的“东风”，使这些穷管理区尽快地拔掉穷根，和富管理区并驾齐驱，公社还下发了七个原来乡一级的干部，到穷管理区

担任了党的支部書記或管理区主任，帮助他們推行了原来在化岔、偏道沟等管理区已經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經營管理制度，改善了飼养管理工作，建立起一支四百多人的畜牧專業队伍，組織了“紅勤巧”劳动竞赛，系統地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这样就大大激發了这些穷管理区社員們發奋圖强的意志，鼓舞了他們徹底摆脱穷困的信心。社員們的情緒沸騰起来了，許多人都激动地說：“公社这样扶植我們，我們自己更應該好好地站立起来，哪怕拚上命，也得給全社爭口气。”果然，紧跟着富帮穷、先进帮落后的“帮”的运动，一个穷赶富、落后赶先进的“赶”的运动，便又迅速开展起来。在大追大赶中，穷管理区社員們的苦战精神發揚到了空前的高度。特别是牧工們，不問寒暑，不避風雨，終年風塵仆仆，輾轉在崇山峻岭之間，辛勤劳动，苦心經營。結果，短短的一年，他們的牲畜繁殖率就都飞快地赶上了先进管理区的水平，有的甚至超过了先进管理区。比如吳家岔的羊群繁殖率就“大翻鍋底”，成了全社繁殖率最高的管理区。他們一九五九年的产羔数，由一九五八年占适龄母羊的百分之七十九猛增到百分之一百八十，有百分之四十五的适龄母羊年产两茬羔，有百分之二十六的适龄母羊一胎生了双羔，羊只总数由九百三十只，一年就翻到一千八百一十只，繁殖率提高一点二八倍，总头数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不仅如此，这些穷管理区的整个經濟面貌，也根本改觀了。它們的畜牧业产值平均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点三倍，农业也来了个大翻身，由缺粮变成余粮，社員的实际收入平均每人达到七十九元（富管理区平均九十元，都不包括社員家庭副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的四十八元增加了近百分之七十。过去最穷的和尙泉管理区，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的实际收入只有三十元，一九五九年一下就增加到七十六元，提高一倍以上。社員們高兴極了，特别是老年人更感动地說：“要不是公社，做梦也想不到几十里以外的化岔村、偏道沟村能赶上牲畜，馱上粮食来支援我們。人民公社，真是功德无量啊！”

公社化以后，宋家沟公社的牲畜品种改良工作，也进一步發展了。当然，这项工作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了，不过以往优良种畜（两匹古粗馬、六头荷兰牛、十三只細毛羊、四只瑞士奶羊）都集中在燕家村、宋家沟两个乡，另外两个乡（过去这里共有四个乡級政权組織）的高級社虽然也能去配种，但距离几十里，很不方便。象朱家湾村，过去每年生十余头馬駒，用良种交配的只有两三头，一九五八年的綿羊羔用本地种羊繁殖的还占百分之三十多。一九五九年，公社統一調剂了原有的种畜，設立了十个配种站，配备和訓練了二十一个配种技术員，把配种站分布到全社各个角落，并且采取了到各个管理区輪流配种的办法。因此，牲畜品种的改良工作迅速地普及开了。改良馬由一九五八年的六十七匹增加至一百零八匹，荷兰牛由八十四头發展到一百三十六头，并新繁殖了一百三十只瑞士奶羊。尤其是綿羊，全部用細毛羊配种了，現在改良的細毛羊共达九千五百四十五只，占綿羊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六。一九五九年全社出賣給国家羊毛四万二千余斤，其中細毛就占三万六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

畜牧业广开財源

大力發展畜牧业，給宋家沟公社带来了一片繁荣丰盛的景象。首先，它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历史上这里是个缺粮区，粮食亩产量只有六十斤左右，一九五七年也不过一百斤稍多一点，国家每年都得供应他們五、六十万斤粮食。但近两年来由于畜牧业的大發展，每头耕畜平均負担的土地由过去的一百多亩降低到五十来亩，耕地深度由过去的四寸加深到八寸左右，每亩农田的施肥量达到一百三十多担，全社每人五亩基本农田，平均每亩就有一头牲畜（羊、猪或大牲畜）积肥，因而粮食亩产量一九五八年提高到一百三十四斤，一九五九年更跨

过二百斤大关。总产量达到八百三十八万斤，每人平均一千一百多斤。粮食多了，饲料就充裕了。一九五七年饲料共五十二万斤，一九五八年是七十五万斤，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一百三十八万斤。人的口粮也增多了，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吃粮三百二十斤，一九五八年是三百八十斤，一九五九年达到四百五十斤。整个公社已由缺粮社变成余粮社，一九五八年卖给国家的粮食是一百万斤，一九五九年卖了一百三十五万斤，还储备下一百二十万斤。三年前，有些人还耽心牲畜多了要多吃粮，会成为人的“累赘”，现在就连这些人也说：“这样的累赘是越累赘越好了。”

畜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运输力，使林业和副业的收入也急剧地增加起来。这个公社山货很多，野生油料、野生纤维、各种药材、野生黄花菜、蘑菇等遍地都是，六个有成林的管理区也能间伐不少的木材。但除宋家沟村有一条通城的大路能走车外，别的村都是盘山小路，只能走牲畜。过去牲畜少的时候，这些山货就运输不出去。建立高级社以后，抽出百余头牲畜搞运输，开始有了副业收入。一九五八年搞运输的牲畜增加到二百来头，副业收入增加到八万零一百元。一九五九年全社组织了一支三百多头牲畜的专业运输队，山货和木材源源不断地大量运入城市，收入达到十九万一千六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又增加了一点四倍。

社员们特别引以自豪的，是由于畜牧业的大发展，能够以更多的畜产品支援国家轻工业作原料，供应城市人民肉食和蛋品。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全社出售给国家的猪、羊、牛共折合肉十六万七千二百斤，鸡蛋两万三千九百斤，羊毛四万六千五百斤，各种皮子两千九百七十五张，总值达十九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元，比一九五七年全年的出售总值增加了二点九一倍，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点五。

畜牧业的飞速发展，更大大增加了公社和社员的收入。一九五九年全社畜牧业的产值为三十九万五千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三倍多，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四六倍。它在全社农林牧副各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二，每人平均五十六元。加上畜牧业带动着山区经济的全面蓬勃发展，全社生产总值达到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三。收入增加，公社富了，一九五九年全社的公共积累达二十六万三千元。社员也富了，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八十八元，连社员家庭副业收入计算在内，共一百零三元，比一九五八年的每人平均六十二元增加百分之六十六。高级社时期，“超支户”占社员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九年因为收入猛增，公社又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一户超支的也没有了。全社两千户社员，就有一千七百多户在银行里存了款。供销社的生活日用百货零售总额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元，每人平均五十一元五角，比一九五八年的三十元提高百分之七十多。正如化岔管理区主任任子林说的，现在人们的生活，要跟解放前比起来，还不就是在天堂上吗？

灿烂的前景

如果以为宋家沟的社员对公社化第一年的光辉成就已经十分满足，那就完全错了。这里的人们和全国的人民一样，有着不断前进的愿望。他们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红旗，决心为更加美好的伟大未来继续奋勇前进。

就是本着这个精神，最近他们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又制订了一个更加宏伟的五年发展规划。按照这个规划的要求，到一九六四年，全社大牲畜将由一九五九年的三千五百多头发展到七千多头，增加一倍多。羊由两万六千只发展到八万五千只，增加二点二倍。猪由四千七百多口发展到一万五千口，增加二点二倍。养鸡、鸭、兔六万只，利用山湾池塘养鱼五十万

尾。到那时，每户就有三头多大牲畜，七口多猪，四十二只羊，共五十二头大小牲畜，三十只鷄鴨兔。这些指标是否太高了呢？不。因为这里的适龄母畜在牲畜总头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大牲畜約达百分之四十，羊达百分之六十。如果按大牲畜每年淘汰死亡百分之十，淨增百分之十八，羊每年淘汰屠宰死亡百分之二十五，淨增百分之二十九計算，那么，每百头适龄母畜每年只要生产成活幼畜七十头，每百只适龄母羊生产成活羊羔九十只，就可以超过这个指标。而这样的繁殖率，比起一九五九年已經达到的水平还低一些。至于猪和家禽的保險系数就更大。所以，这是一个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指标，完全可以实现。适应着牲畜头数的更大增長，五年內將繼續新盖畜圈三千五百間，总共建成三十五个大型畜牧場。

这样大規模地發展畜牧业，当然需要更多的粮食，而畜牧业的大發展也必然又为更快地增产粮食建立起雄厚的物質基础。以粮养畜，以畜养田，这已成为宋家沟公社广大社員从亲身实践中得到的寶貴經驗了。到一九六四年，粮食总产量要由一九五九年的八百三十八万斤增加到一千五百万斤，增長百分之八十，每人平均两千斤以上。此外，工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也要繼續全面大跃进。到一九六四年，全社的生产总值将达三百六十五万元，比一九五九年增加将近两倍，其中畜牧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大規模地發展畜牧业，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到一九六四年，全社两千三百多个劳动力中，就得有将近一半人專門在畜牧战綫上工作，留下一半人从事农业、工业、林业和副业生产，当然就很紧了，这样就必須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在今后五年內，全社要在畜牧业的剪毛、挤奶、鋤草以及农业的耕作、运输等主要作业方面，实现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要新建三座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达一百五十瓩。新修山間公路五十余公里，購買五輛汽車。建立一座机械修造厂和五座小型化肥厂、一座农藥厂，并且使凡是能够灌溉的山沟平地 and 水平梯田实现水利化。

在未来五年的大建設中，公社一級的經濟將得到最快的發展。現在，宋家沟公社已經有了一点“家当”，今后五年內，要大办社营的各种畜牧繁殖場，建立十余座奶品、肉食和皮毛加工厂。到一九六四年，社办企业和事业的收入，将达到一百七十余万元，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随着公社一級經濟的扩大，和各管理区經濟水平的逐漸趋于平衡，要逐步过渡为公社單一的大集体所有制，并为逐步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准备条件。

展示在宋家沟公社人們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宏偉燦爛的圖景啊！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社办工业 前途无量

——記山西長治蔭城人民公社社有經濟的發展——

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調查組

人民公社的公社部分所有制是公社化后产生的新事物，它代表着偉大希望和偉大前途。这个希望和前途，已經从山西省長治市蔭城公社最清楚地看到了。

蔭城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建立时，随即产生了公社部分所有制，兴建了一批社办企业和事业。那时候，这部分所有制还是一棵新生的幼芽，但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成長得非常快。到一九五九年底，社办企业的产值已达到五百一十五万元，占到了全公社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二。社办企业拥有的固定資產已积累到二百二十七万元，占到全公社固定資產总值的百分之六十。由于社有經濟的迅速发展，已經从經濟上把相当于原来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各个管理区融合成为一个統一的整体。

最初的萌芽

这个社的社有經濟是怎样發展起来的呢？为什么發展得这样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追溯一下原来高級社解决工农业矛盾和人民公社产生的經過。

蔭城一带，是一个半农半手工业的地区。据傳說，在战国时代就已經有了發达的鉄业手工业生产。两千年来，这里生产的鉄鍬、炒瓢、扳釘等十几种著名产品，行銷全国十二个省，因此被称为“万里蔭城”。可是，直至农业合作化以前，人們一向重工輕农，农业生产很落后。解放初期，每亩地平均产量只有九十斤。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业紧密結合，都获得了很大發展。但那时，工农結合还只限于工人和农民实行分工分业，合理使用劳动力。到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农村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后，这种結合关系就显得不够了。农田基本建設的开展，发生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但各高級社害怕减少社員收入，却不敢抽調手工业工人参加农业生产。为了克服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要求大力进行工具改革，生产新式农具、車輛、机械等，但分散的手工业却只能生产鍬、鏟、鋤头等古老工具，不能滿足这个要求。有些高級社合作購買了一部分鍋駝机、水車等新式机器、农具，但社員們使用时，一則以喜，一則以惧。惧就是害怕碰到机件失灵和磨損后，无人会修理。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各个高級社再三研究，必須实现手工业工厂化、机械化。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够节省手工业占用的劳动力，提高手工业技术，逐步生产新式机械、农具、化学肥料等，直接支援农业生产。当时，有十二个高級社建立了农具厂，开始进行工具改革。可是，在生产中又遇到了鋼鉄原料缺乏的困难。虽然当地蘊藏着丰富的鉄矿，但自己却很少煉鋼鉄，手工业用的鋼鉄大部分是从陵川、高平等地購買来的。在过去，只制造小型农具和生活用品，每年需用鋼鉄二千五百余吨，依靠購買还能勉强供得上。而現在要制造大型农具、机械，鋼鉄需要量数倍地增加。再說在大跃进的年头，到处都在大办工厂，从那里去購買这

样多的鋼鐵呢？出路只有一条：利用本地的矿山自己煉鋼鐵。但是，要办煉鐵厂却不是一村一社所能够办到的事。于是，各个高級社便很自然地要求联合起来。在他們的要求下，經原来的蔭城乡人民委员会倡議，在一九五八年七月間，全乡十二个高級社便联合为一个大社，举办了一个小煉鐵厂，煉出了生鐵和土鋼，解决了一部分工具改革和手工业生产中的原料問題。在他們的影响之下，周圍各乡有共同要求的高級社也紛紛要求与他們并社。到九月間，在全国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这个大社就象滾雪球一样，越滾越大，發展成为一个包括九个半乡，六十二个高級社，一万三千余戶的大型人民公社。

大搞社办工业

每一株大树都是嫩芽長成的。蔭城人民公社的煉鐵厂虽然还是一个幼芽，但它代表着生产力發展的要求。正是这座煉鐵厂的建立，成为促进人民公社誕生的重要因素；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它就茁壮地成長起来，結出了社办工业的丰硕的果实。

蔭城人民公社剛建立，正是全国掀起大战鋼鐵运动的时候。这个运动，正合广大干部和社員們的心願。他們清楚地知道，大煉鋼鐵不仅是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設，而且正是加速發展社办工业，促进农业大跃进，解决他們所面临的工农业矛盾的一把鑰匙。于是，經公社党委号召，全体干部和社員都踊跃地投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大家在“煉出鋼来造机器”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口号下，充分地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在大煉鋼鐵中，原来建成的那个煉鐵厂起了杠杆作用，依靠它訓練了煉鐵技术人才，傳播了煉鐵技术。人民公社規模大、資源丰富、能够統一調配劳动力，又保證了这个运动的胜利。仅两个月的時間，全社就煉出好鐵三万四千八百余吨，土鋼三千余吨。

大煉鋼鐵，給發展社办工业創造了極好的形势。大煉鋼鐵不仅是解决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鋼鐵原料，而且还积累了五十万元的资产，更重要的是煉出了九百二十余名技术人材。公社党委便抓住这个有利条件，乘胜前进，大搞社办工业。他們根据社办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并举的方針，很快就在大煉鋼鐵所建立起来的鋼鐵基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四个鉄业联合企业，使当地原有的鉄业手工业实现了工厂化，并且建立了翻砂厂、农具修造厂、化肥厂、农藥厂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

由分散的手工业到手工工厂，这是人民公社化后工业生产上的一个大革命。在这个基础上，紧接着向生产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进军。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又遇到了三个难关：資金、设备和技术人材不足。解决資金不足的办法是：各个管理区上繳了八万余元公共积累，工厂内部也积累了一些資金。解决设备和技术人才的困难，采取了与国营工厂协作的办法。公社以自己生产的生鐵，向国营工厂交換了几部已經“退休”的旧机床，自己也制造了一些“土机床”和改良工具，購買了一部分动力机械；派工人到国营工厂“留学”，学习技术，同时，請国营工厂工人到公社工厂傳授技术，很快就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这样，就把工业生产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仅可以生产多种新式农具和化学肥料、农藥等产品，而且可以修理柴油机等机器了。同时，当地傳統的手工业产品，如鍬、鍋、瓢、釘、剪等，也恢复和發展起来了，还学会制造多种医疗器械。公社工业产品的品种由过去的四百六十四种增加到一千九百余种。由于本地生产了鋼鐵，实现了手工业工厂化和半机械化，产品价格也比过去降低了，銷售地区則由过去的十二个省增加到十八个省。每日生产的鉄貨由过去平均五吨半增加到九吨。从而支援了农业大跃进，支援了社会主义市場，并且为公社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資金。

但是，工业的發展也提出一些新的問題。例如，开矿需要炸藥，修煉鉄爐需要耐火磚和

各种陶磁，包装产品需要葦席和篾子，利用鉄渣可以制造水泥，等等。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公社又建立了炸藥厂、陶磁厂、編織厂、水泥厂等。象这样厂带厂、厂套厂，連环發展，到一九五九年春耕前，就建成了以鉄业和农具机械业为中心，包括九十三个工厂、八千四百余工人的公社工业体系。农村中出现了“机器隆隆响，工厂遍村乡”的美好景象。社員們看到公社工业大發展的事实后，兴奋地說：“到底还是人民公社好，若还是高級社，無論如何也办不成这个样子。”

整頓和提高

社办工业虽然获得巨大發展，但一开始它的作用还不能充分显现出来；同时，在發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問題。主要是工业完全集中在公社一級，管理过分集中，再加上缺乏管理經驗，工业上占用的劳动力多了一点，在春耕快要开始时，农业用的劳动力有点緊張，这就使公社同管理区之間的关系一度显得緊張起来。

公社党委为正确地处理公社同管理区之間的关系，除了在管理区干部和社員中进行了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外，对發展社有經濟确定了“大”、“公”、“新”的方針。所謂“大”，就是办一些管理区无力举办的大型企业；所謂“公”，就是办全公社需要的企业；所謂“新”，就是办技术先进、發展前途远大的企业。这就是說，社有經濟要和管理区經濟相輔相成，而不是和管理区爭利。根据这个方針，公社党委对社办工业进行了分类排队，把符合“大”、“公”、“新”的方針，規模大、投資和用人多、服务范围广、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較高的二十个工厂，确定由公社直接經營；其余規模小、投資和用人少、服务范围窄、带有副业性的工厂，下放給管理区去經營。同时，对公社直接經營的工厂，参照国营工厂的管理經驗，进行了整頓，压縮了一部分多余的工人，实行了定設備、定任务、定劳动力、定原料、定質量、定時間、定报酬、定领导的“八定”責任制和成本核算制。在工厂内部开展了技术改革运动，大力改进生产工具，实行了操作过程合理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据統計，每个社办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于管理区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十倍。

向农业現代化前进

社办工业在整頓提高后，便以更加健壮的步伐向前迈进。一方面大力进行工具改革，生产化肥、农藥等，直接支援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大力發展商品性的生产，为公社积累資金。一九五九年春季，在社办工业积累了一部分資金后，經公社社員代表大会决定：公社資金（包括管理区上繳的公共积累），以百分之二十五用于繼續扩大工业生产，百分之四十用于發展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設，百分之二十五用于發展林业、畜牧业、副业、漁业等多种經營，百分之十用于發展全社性的文化、教育、衛生、福利事业。这样，就使社办工业对于促进农、林、牧、副、漁全綫大革命，加速农业現代化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一九五九年春耕开始时，农业生产上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問題是生产任务大，劳动力緊張。仅农家肥料一項，就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将近一半，可是运输还停留在人担、人抬、人背、牲口馱的落后状态，按当时的劳动力計算，肥料是不能全部运到地里的。针对当时运输緊張的情况，公社工厂便大造車輛，在很短的时间共制造小平車一千零三十四輛，三号馬車一百余輛，原有的車輛也經過改制，大部安装了滾珠軸承。在很短的时间內，全公社就基本上实现了运输車子化，車輛滾珠軸承化，从而保证了在春耕前把肥料全部送到地里。公共食堂普遍办起来以后，群众迫切要求改革碾米磨面工具，公社工厂便制造了电碾、电磨和頂針磨九十六盘，使磨面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公社还从社办工业收入中拿出一部現款，購

买了四台拖拉机，在春耕和夏耕中耕地一万五千余亩。初步计算，以上几项可以为农业上节省劳动力二千三百八十余人，等于从管理区抽调到社办工业上的劳动力的一点三六倍。这就缓和了劳动力紧张的情况。社员们看到拖拉机后，高兴地说：“铁牛遍地跑，耕地不用牛的理想实现了。”

蔭城地区是一个十年九旱的黄土丘陵区。解放前，除了少数菜园外，没有水地。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冬大兴水利以来，水地面积扩大到六千余亩。但由于水源缺乏，地高水低，进一步发展水利主要依靠蓄水、挖地下水和高地灌溉。这就需要很多劳动力和投资，这是高级社难以办到的事。公社化后，除了统一抽调劳动力开展劳动大协作外，从社办工业的收入中抽出一笔款子，投资于水利事业上。一九五九年，由公社直接投资修成的水利工程就有：水渠四条，水库五个，共扩大水浇地面积一万二千五百余亩，等于原有水地面积的二倍多。公社还投资兴建了一个有八部电动机的电力（用国营电厂的电）灌溉站，购买动力机械五十五部，各种提水工具一百九十五部，使全社有二千余亩土地实现了灌溉机械化。在夏天，这里遭受了百年来所没有遇到过的大旱灾，整整七十一天没有下过雨，但由于水利事业发展，有一万九千余亩土地浇到了三次至四次。再加社办工业制造了一千余吨土化肥，全公社每亩地平均施到二十斤，制造了十五吨土农药，及时扑灭了虫害。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由于公社统一规划和社办工业的支援，林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蔭城一带，适宜种植桑树、梨树、苹果树、葡萄树等，是一个发展经济林的好地方。公社有了资金后，投资兴建了四百八十四亩苗圃场，并且采取了社和管理区联营的办法，秋季发动了一个绿化战役，就营造了一个万亩桑树园、一个千亩苹果园、一个万株葡萄园。在几年后，这里就将变成一个养蚕基地和果品生产基地。

畜牧业生产上也来了一个大革命。蔭城地区牲畜数量不算少，主要是品种不好。公社化后，由于发展社办工业有了资金，一九五九年投资购买回晋南大黄牛一百头，建立了一个苏联古粗马、阿尔登马配种站，一个细毛羊、瑞士奶山羊配种站，使全社一千二百九十六头母畜全部配了种。其中用古粗马和阿尔登马配种的就有四百余头，细毛羊已配种六千七百余只。预计，有三年的工夫就可以把全社的大牲畜和羊全部改变为良种。此外，公社还建立了一个牧场、一个养猪场、一个养鸡场，一个养蜂场。到九月份，羊发展到五百余只，马发展到七十一匹，猪发展到一千二百余口，鸡发展到一千四百余只，蜂发展到七十箱。公社举办的这些畜牧场，不仅对改造畜牧业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大大发展了商品性生产。一九五九年年仅公社养猪场出卖肥猪就有三百口，等于一九五八年六十二个高级社出卖肥猪数量的一半。一九六零年公社养鸡场就可以产蛋两万斤，除留少数孵鸡外，大部卖给国家。这些企业还对管理区起着示范作用。

副业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了。特别是社办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农作物副产品和野生植物的利用范围扩大了。一些副业由于实现了生产工厂化，已经由分散经营变为集体经营。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副业产值达到一百六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倍还多。

在蔭城地区，过去根本没有养过鱼，有些人连看都没有看见过。一九五九年在几个水库建成后，已养鱼两万尾，一九六零年要计划养到一百万尾，干旱的山区将要变成鱼米之乡了。

公社直接举办的文化、福利事业也发展起来了。现在，有公社办的医院一所，诊疗所四个，农业中学一所，卫生学校一所，电影队一个，敬老院一个，澡塘两个。农业中学已经为公社培养了农业技术人材五十余名，他们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实现农业技术改造上，已初步发挥了作用。

偉大的希望就在这里

一年来，蔭城人民公社就是經過以上这样的一条道路，使社有經濟由新生的幼芽發展成爲公社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和領導力量。由于有了这个領導力量，就帶來了全公社各項生產事業的全面高漲。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到了百年来最大的干旱，粮食产量仍然接近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的产量，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九百九十一万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一百零一。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每人平均收入已由一九五八年的四十五元提高到八十一元，即提高了百分之八十。

由于社有經濟对管理区經濟作了巨大支援，不仅管理区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經濟性質也發生了重大变化。例如，蔭城管理区算了这样几笔賬：由于公社帮助他們修了一条地下缸管渠道，把水送到村，解决了过去到三里远的地方担水的困难問題，加上公社拖拉机为他們耕地，社办工业帮助他們改革工具、建立粮食加工厂等，节省的劳动日就可以折合二百个整劳动力，占到全管理区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过去，蔭城根本沒有一亩水地。一九五九年公社投資在这里修水渠一条，水庫一个，澆地一千亩，使他們多收粮食十万余斤。再加上公社帮助他們建立猪場，發展細毛羊、大牲畜等所得的利益，算总賬，在全管理区的总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公社帮助下取得的。这就是說，管理区經濟中实际上已經有了公社經濟成分。

社有經濟的發展，对改变穷管理区面貌起了更突出的作用。在公社的四十三个管理区中，原来有十一个是每人平均收入四十元以下的穷管理区。为使各个管理区經濟平衡發展，一九五九年公社从社办企业中拿出七万元无利貸款給穷管理区，帮助他們兴办了工厂，購買新式农具、化肥，發展了林业和畜牧业。結果，这些穷管理区的生产都發生了突变，有八个已摘去了穷管理区帽子。例如，东庄管理区由于生产条件差，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收入只有三十元。一九五九年公社給他們貸款六千元，帮助建立了一座缸窑，發展了畜牧业和副业生产，使全区每人平均收入增加到七十六元。在一九五九年分配后，全公社各个管理区的收入水平已大体接近平衡。由于社有經濟使公社利益和管理区利益連在了一体，就使社員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提高了。他們已脱离了一村一社的小集体思想，而树立了“以公社为家”的大集体主义思想。

为了充分發揮公社部分所有制的更大优越性，他們已經制訂了一九六零年的生产計劃。要求全公社总收入比一九五九年翻一番，这样，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元。現在，他們正在为超額完成一九六零年的生产計劃，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而斗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云南富民县富民人民公社调查——

中共富民县委
红旗杂志社工作组
创造杂志社

云南省富民县富民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三十四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全社共有一万一千五百零七户，四万九千二百七十六人，一万七千零九十二个劳动力，耕地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亩，平均海拔一千六百七十米。

一年来，富民人民公社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一九五九年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八亩小麦获得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二十一点一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七。三万六千多亩稻谷，预计平均亩产量也可以达到一千零二十斤。这样，全社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就可以提前八年超额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工业，是人民公社建立后新增加的生产项目，一年来发展更快，农产品加工、砖瓦、采矿、制酒等小型工厂相继建立起来了。拥有部分现代设备的机械厂，一年来已经制造了三千七百七十九件大农具，其中包括打谷机九百五十七部，大、小马车六百六十七辆，深耕犁和步犁一百六十张。更振奋人心的是，目前已经建成了十一个小型水电站，而且到一九五九年年末将增加到十六个。这些小型电站发出的电力，不仅可以代替生产上的某些人力，而且使一部分村庄有了电灯。由新添置的五百零二辆胶轮马车组成的运输队，改变了这里过去全靠人背马驮的运输方法。

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生产，也有了全面的发展。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这些方面生产的收益共达七十七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一。

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社员们的生活，一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到八月底止，除粮食供给部分外，社员的购买力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同时，集体福利、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富民人民公社在短短的一年间，所以能够取得上述伟大成就，是因为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形式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冲天干劲，并把这种干劲引向一个可以充分施展其威力的方向，使生产力得到了广阔的发展。

富民人民公社有着自己的不少特点。从地势上说，有山区、半山区和坝区（即山区中的平原地带），地势高低相差一千米以上；从气候上说，有比较温暖的地带，也有比较寒冷的地带，农业节气相差一个月左右；从民族构成上说，除汉族外，还有近百分之十的彝、苗、回等兄弟民族，他们的经济条件、生产方法，又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这种种情况，使得各管

理区（即原高級社）在生产上有着許多的差別。例如，山区牲畜多，水田少，資源丰富；而壩区正好相反，水田多，牲畜少，資源比較缺乏。在高級社时期，各社分別經營自己的生产，劳动力和畜力忙閑不一，自然資源有的沒有充分利用，有的利用得不合理，有的根本沒有利用，这就使生产的發展受到了限制。人民公社的成立，突破了这种限制，按照各地区不同的特点，对全社的生产进行統一的筹划和合理的安排，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利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因而也就把全社的經濟推向一个新的發展阶段。

在农业生产上，根据不同的地势、土質和气候条件，种植各种不同的作物，这是人民公社合理使用土地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級社时，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把某些作物播种在一些并不适合它生長的地方，或者在宜于种植产量高、經濟价值大的作物的土地上，种植了产量低、經濟价值較小的作物。拿富民壩区來說，这是全社最大的一个平原，很适宜种植小麦，但在高級社时，小麦播种面积沒有超过五千亩。这是因为当时秋收秋种农活忙，沒有力量种它，就是种了，也照管不过来，加上肥料不足，怕小麦拔肥瘦田，所以在应当种麦的田里，不得不种上蚕豆之类的“懶庄稼”。一九五八年秋种时，公社党委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提出的“小春大革命”的指示，切实地克服了劳动力和肥料不足的困难，把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到一万零三百五十二亩；結果使这个壩区的小麦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四百多万斤。

赤就管理区是全社海拔最低、气温較高的地方，很适合發展經濟作物。但是过去因为要生产粮食，加上缺乏資金，很少种經濟作物。一九五九年由于公社在粮食、資金方面給了很大的帮助，这个管理区的經濟作物面积，就从一九五八年的三十九亩增長到四百零四亩。

在高級社时，为了满足各社本身的多方面需要，不得不在較小的面积上，种上几种不同的作物。这种被群众叫做“八宝飯”式的耕种方法，施肥、灌溉、收割都很費工。公社化后改变了这种情况，連片种植一种作物。这样，單是永安一个管理区，每年就可以节省一千八百五十四个人工。

公社化以后，不仅能够更合理地利用耕地，而且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广开肥源和改良土壤，增进耕地的肥力。一九五九年全社耕地施肥量普遍增加，平均每亩达到了一万五千斤。同时，对低产田进行了改良。勤劳管理区經過改良的低产田，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

一九五九年三月間，公社組織了一个四十人的专业队，同时發动广大社員，用两个月的時間，对全社土地进行了土壤普查。这个工作，为今后进一步掌握全社的土壤情况，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打下了基础。

富民公社的水源是不不少的。除了流經十二个管理区的螳螂江外，还有清水河等九条小河，如果全部利用起来，全社水田的灌溉用水是很充足的。但是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有許多水源沒有被利用起来。例如，过去从罗免河引水灌溉的面积只有一千二百亩，一九五八年由二十五个管理区联合修成了一个蓄水一百五十万立方米的水庫，灌溉面积便扩大到四千亩。东元管理区地处东元河上游，水源不缺，而邻近的奎南、大营等管理区却常因缺水不能按时栽秧，很需要在东元管理区内修建一个水庫，但因为这个水庫对东元管理区益处不大，而且要占用它的一部分土地，所以長期沒有建成。黄坡高級社也是历年干旱，但由于人力少、財力薄，沒有建成水庫，勉强兴修的一个壩塘，只能灌田二百多亩，根本沒有解决干旱的問題。者北管理区也是一个可建中型水庫的地方，可是高級社时期只修建了一个壩高十三米的水庫，水源沒有得到合理利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打破了社界，集中了力量，分別兴修了水庫，把上述大量的水源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在公社統一筹划下，还把許多細小的、零星的水源引来为生产服务。一年来，全社兴建和整修的小型沟渠、塘壩計五百三十八处，灌溉面积达八千三百五十五亩。

在用水方面，公社化以后也有了統一的安排。过去用水时，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要水

沒有水，有的暫時不要水，水却很多，結果不僅使現有水源遭到浪費，而且不利于農作物的生長。現在公社成立了放水委員會，統一管理用水問題。這個委員會根據“上游照顧下游，溝頭支援溝尾”的原則，保證了每一塊水田栽秧和保苗時用水的需要。

一九五九年大春作物栽種以後，遭到了多年未有的大旱，兩個多月沒有下雨，但絕大部分稻穀並沒有缺水，而且得到畝產千斤以上的豐收。這是由於一九五八年興修的大批水利工程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

二

富民這個地方，過去可以說沒有什麼工業，一個設備簡陋的鐵器社和一個木器社，這就是社辦工業的起點。僅僅在一年的時間內，公社先後建成了機械、耐火材料、硫磺、磚瓦等六個規模較大的工廠，各管理區也擴建或新建了農具、釀酒、石灰、榨油等九十六個小型工廠。這些工廠在支援農業生產、改善群眾生活、為城市和大工業服務等方面，已經顯示出很大的作用。

富民公社的工業是根據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原則來舉行的。現在已擁有部分現代設備的社辦機械廠，幾乎是白手起家的。沒有廠房，就用公社自己生產的磚瓦、石灰和木材，並且由公社的建築隊建起了寬敞的廠房。缺少設備，工人們就用舊器材製成了土車床、手搖鋸木機、手搖鑽等。當生產迅速發展以後，才逐步添置了一些機器設備，使工廠由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工廠所用的原料，也主要依靠公社內部的資源。一九五八年煉出的土鋼一百二十三噸、鐵五十七噸、銅四點五噸，有一些正被用來製造農具。工廠所用的木料，也全部來自公社的山地。一年來，機械廠製造了幾千件農具，支援農業生產。據計算，僅八百四十九輛大小馬車，一天就可以節約五千個勞動力。

社辦工業，特別是管理區辦的工業，雖然規模很小，但是却充分做到了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且成本很低。公社的耐火材料廠和磚瓦廠，只用一些簡便的設備，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就生產了五百零六噸耐火材料和一百六十多萬塊磚瓦。社辦的硫磺廠，八個月來生產了一百七十九噸硫磺，質量很好。全社現有的二十八個小型制酒廠，採用四十多種野生植物制酒，最近又開始用包穀製成五十多度的酒，並可提煉成九十度以上的酒精。全社一九五九年可釀各種酒五十六噸左右。

富民公社已經落成投入生產和即將竣工投入生產的十六個水電站，是社辦工業中的一朵奇葩。在這個偏僻的山區，人們第一次看到了電的强大威力。一年多以前，雖然也有人想利用水來發電，可是，由於資金少、勞力缺，始終沒有實現。公社成立以後，撥出八萬元，抽調了五百名勞動力，從事電站的建設。在興建電站時也貫徹了自力更生的方針。挖基坑沒有炸藥，社員們就自己熬硝製造土火藥；不會做木製旋槳式水輪機，就到機械廠學習；水泥不夠，就自造一部分土水泥來代替。公社的其他工業也給了電站極大的幫助。一年來僅機械廠就為電站製造出木製水輪機五部，機械閘門六個，十八米木製壓力水管一個，其他零件三千多件。

電站的建立也推動了其他社辦工業的發展。社辦機械廠由於有了電力，節省了近三分之二的工人，大大提高了工效。過去三天才能製造一部打穀機，現在一天就可出產五部。電力在碾米、磨面、鋸木等方面也開始代替了人力。在農業生產方面，電動打穀機正在逐步推廣。隨着電站的建立，公社黨委準備再逐步建立農產品加工、打油等工廠，以便在較大的電站周圍形成一個工業區。電氣化、機械化這一鼓舞人心的理想，在富民公社正一步一步地變為現實。

社辦工業為農村培養的技術力量日益壯大，許多農民現在成了技術工人。目前水電站的建設，從設計、施工到安裝完全可以自己解決。社辦工業也積累了大量的資金。一九五九年一至八月，全社工業產值就達一百一十五萬元。

三

富民公社的多种經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社掀起了發展多种經營的群众运动，从那时起，許許多多以往很少有人过問的自然資源，逐步開發出来，得到有效的利用。

全社大片未經开垦的山区，是植树造林最好的地方。公社化以后在山区造林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亩，从山区采伐秋木、黄栗树等木材六百六十四点八立方米，同时砍伐杂木树燒炭一百一十七万斤，利用其中成材的做扁担、鋤头把八十八万根。全社还在近山坡上扩建和新建了十二个花果山，全年共嫁接果树一百多万棵，收摘石榴、梨子、桃子、板栗等水果二百三十一万斤，黄山藥(一种比較貴重的藥材)二十六万斤，茯苓二千斤，其他还有松子、山茶果等等。在深山地带，有不少野兽，在公社领导下，以擅長狩猎的苗族社員为主，組織了七个临时打猎队，一九五九年已猎得麂子、狐狸等許許多多野兽。在山区大片的草地上，公社还有計划地發展了畜牧业和其他养兔、养蜂等副业，現有黄牛五千二百七十头，羊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七只。

在平壩地区，公社利用許許多多壩塘、稻田和河流發展漁业。仅永定管理区一九五九年就有四十亩养魚水塘。新近組織的一支打魚队，到8月底，共打魚四千八百斤，采魚子卖了八千四百元。在壩区，蔬菜种植面积过去只有一百二十四亩，一九五九年仅三个商品蔬菜基地就种了五百亩蔬菜，供应城市的蔬菜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二万斤激增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多万斤。此外，在河堤塘边、房前屋后、大渠小沟，也都分別种上了竹子、茭瓜、茨菇等。至于副食品加工，如打粉絲、做豆腐以及編織席子、草帽、打草鞋等手工业，也比一九五八年大有發展。

無論在山区或平壩，猪和家禽的数目，都比一九五八年增多了。到八月底止，猪由年初的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七头，發展到二万零三百八十三头，鷄鴨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

为了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展多种經營，公社党委采取了統一安排、分級經營的办法。少数集中的、大宗的由公社經營，其余分別情况由管理区、生产队以至社員个人經營。

多种經營的發展，不仅在数量上和品种上增加了对城市的供应，支援了国家建設，而且也增加了社員的現金收入。多种經營的开展，也为社办工业提供了原料。

四

公社成立以后，不仅作到了“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而且也作到了“人尽其才”。在党的教育下，社員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干劲冲天，出勤率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八十提高到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九十五。由于农具、运输工具的改革，以及社办工业提供的大量新式农具，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自从有了公共食堂以后，全社一万一千多个妇女摆脱了繁重的家务劳动，成为生产战线上一支强大的生力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公社在劳动組織方面的改进，合理有效地使用了劳力資源，这主要表现在大协作和专业队这两种劳动組織形式上面。

公社根据互助互利的原則，有领导有計划地組織管理区与管理区、队与队之間的协作，这对于保証农业生产、节省劳力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公社各地区农业生产的节令有早有迟，在管理区、生产队之間，劳力、畜力有多有少，收种面积有大有小，水利灌溉有先有后，所以在同一时期，各管理区与生产队之間忙閑不一。根据这种情况，在春耕生产和秋收秋种两个季节，公社党委在原专业队的基础上大力組織了山区与壩区的协作。一九五九年春季收割栽种的时候，平壩地区小麦普遍成熟，栽秧迫在眉睫，但由于人力、畜力不够，大有貽誤农

时的危险。公社党委根据群众的要求，及时从山区调下一千二百七十三人、三百九十八头耕牛，进行了大协作。经过五天突击，就把全部小麦收割起来，栽秧日进度由百分之一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六，比一九五八年提前十三天完成了任务。

组织大协作能够在短时期内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这种作用在一九五九年防灾抗灾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富民公社遭到了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霜雪，这正是小麦拔节、抗寒能力减弱的时候。在这紧急的时刻，公社党委立刻组织了一万多个社员同心协力地扎了二千多条“火龙”，砌了三千多个防霜窖和无数烧火堆。每逢霜雪的夜晚，就在大片的麦田上熏烟防冻，结果使小麦没有受到灾害。

公社的大生产也要求劳动有更细致的分工。富民公社根据生产的需要建立了各种各样常年的专业队，并且把耕牛、农具、劳力和土地固定下来，以便加强责任制。同时又按照农业生产季节灵活地组织劳动力。譬如，在春耕生产的时候，就从各专业队抽调人，畜分别建立拔秧、栽秧、整田、运肥等专业组，突击完成生产上最主要的任务。这些分门别类的专业队（组），在公社统一领导下，保证了各项生产有秩序、有节奏地进行，使得整个田地里的农作物“丘丘有人管，苗苗有人查，事事有着落”。

专业队使每个社员都有中心任务，加强了社员的责任心，健全了田间管理制度。一九五九年，一支五千多人的小麦专业队始终战斗在麦田里。一开始出苗，就立刻逐块检查，发现缺苗断条的，随时移苗补种，保证了全苗；在麦苗生长阶段，全面展开捶苗、追肥，消灭三类苗；在小麦成长后期，又抓紧灌水、除害。专业队改变了过去耕作粗放的习惯，建立了责任制，实现了“加工加到麦子黄、管理管到粮进仓”，使得麦子的整个生长期，都得到了精心培植，顺利地成长。

专业队最便于发挥每个人的专长，使过去有些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得到了充分施展其才能的机会。专业队也最便于积累生产经验，推广先进技术，从而提高了工作的质量和劳动效率。

协作和专业队的劳动组织形式，正如社员所说，作到了“妇女顶男人，老年顶壮年，一人顶两人”，克服了农业大跃进中所感到的劳力不足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所以公社才能抽出一批劳动力组成一个一百八十九人的建筑工程队，五百人的电站建设工程队，一百七十人的运输队，大力发展工业和多种经营；此外还抽调了二千八百多人支援国家的建设。这样，从农业方面腾出手来，劳动力就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利用。

毛主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富民公社一年来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人民公社正是最便于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得到了更充分更合理的使用，生产力得到了最迅速的发展。公社党委已经拟定了今后生产发展规划，以便进一步利用人民公社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特殊論”彻底破产了

——云南元江紅河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元江县委
新华社云南分社 工作组

云南省的元江县，是一个万山环抱、地处亚热带的美丽的河谷盆地，离昆明五百多里。人們早晨从昆明出发，穿着毛綫衣还有寒意，但晚上到这里，又过着夏日炎炎的日子了。这里終年如夏，一年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天气在华氏九十度以上，四季作物常青，稻谷一年三熟。这里生长着甘蔗、咖啡、香蕉、檳榔、荔枝、芒果等热带作物，还有一丈多高的木棉树，和长在树上的树黄豆。地下有丰富的鉛、石棉等矿藏。因此，人們称这里是紅河岸边的“聚宝盆”。

这里是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杂居之处，有傣族、哈尼族、汉族、彝族（包括山苏族和卜拉族两个彝族支系）等民族。历史上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这里生产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各族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盖的鋼絲被（指棕衣），睡的銅鈴床（指树叶），吃的千家飯，穿的破衣裳”；“糠麸野菜当作粮，草根树皮撑破腸，十八岁的姑娘沒褲穿，六十岁的婆婆难过冬”。这就是当年人們贫困生活的写照。解放前，这里恶性虐疾严重流行，人口大量死亡，县城所在地的紅河街由二万人减少到二千人，人們称这里为“不毛之地”、“瘴气之区”，过路人都不敢在这里过夜。

解放后經過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照耀下，各族人民的政治热情高涨，在生产上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跃进，各民族之間的团结也空前加强。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中，多民族的人民公社办起来了。人民公社一建立，就进一步迅速改变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落后面貌，使各族人民携手走上了社会主义共同繁荣的大道。生产一直较为落后的紅河地区，一跃而为工、农、商和卫生都“滿堂紅”的人民公社。元江壩（壩即小盆地）变成了全省的先进地区。人們唱道：“人民公社幸福椿，各族人民喜爱它，落后面貌全改变，幸福生活全靠它！”

各族人民的变化是很深刻的。这里先讲公社里一个彝族山村的故事：

在元江壩西南边的高高的大明庵山上，有一个居住着三十二戶彝族人家的山村。山村非常奇特地站立在一个悬岩絕壁之上，四周連一亩耕地也沒有，出門两步就是三十多丈深的山谷。人們怎么会在这样的險地安家呢？原来是历史上的反动統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才把他們逼进了这个絕壁之上。

这个彝族山村，解放前的生活处于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妇女沒有衣服穿。土地改革时，山下傣族农民分給他們二百多亩田、五十多条牛和許多粮食，他們的生活才开始好起来。但是他們的田地山下，下一次山要跑二十多里，生产极不方便。山高路远，先进技术也不易傳入这个山村。因此，这个村里彝族人民的生产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早在土地改革时，党支部书记就上山动員他們搬下山来和傣族一起居住。那时民族隔閡

还比較深，他們都搖頭回答：“鶴鶩不上樹，彝族不下山。”

紅河地区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党支部書記又上山来，看到他們在山上喝水只有筷子細的一股水源，等半夜还滴不滿一桶，粮食也不够吃，就再次动員他們搬下山去。起初这里的群众好象同意了，后来不知怎么又变了卦，說他們住的地方原是一个“福地”，下边还有一个“万宝灯”呢！彝族人民离开了这个“万宝灯”，人都活不成，下不得山。

直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春天，他們才同意搬下来一部分，但也还只是試試看而已。

在大跃进中，各族人民扫除了千年旧俗，冲破了历代統治階級制造的民族隔閡，进行了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个山村的彝族农民不善于犁田耙田，傣族农民就把着手教；他們不懂得施肥种秧，傣族农民就給他們做样子……。终于最后消除了他們的顾虑。人民公社一成立，他們就要求全村搬下山去。傣族农民把最好的寨子让出給他們住，在每个房子里，鉄鍋、蒸籠、木桶、燒柴都給准备得齐齐全全的。

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有了各族人民的帮助，集体經濟的支持，这个原先还处在較原始状态的彝族生产队，在生产上一下就超越了几个世紀。一九五九年，早稻的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总收入也較公社化前增加了两倍，吃的、穿的、住的都比过去好。心情更好，日子越过越称心如意，因此他們說：“这回才是真正找到了我們彝家人的‘万宝灯’——人民公社；現在就是用棒来打，我們也再不能离开这个‘福地’了！”整个彝族山村借着公社的强大力量，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进入了先进民族的行列。

破“特殊論”

这个彝族生产队所在的紅河人民公社，包括了整个元江山谷平原，有六个民族，一万三千多人，三万四千多亩耕地。这里在大跃进和公社化前，与其他地区比較，被人們认为是工作和生产都比較落后的地区。

为什么这里的工作和生产比較落后呢？除了原来的基础比較差以外，主要是由于在一些干部中曾流行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論”和“落后論”的右傾观点。他們認為一切都必須“慢慢来”，而无法“快快来”。他們的根据是：这里是边疆少数民族杂居之处，“民族落后，基础薄弱，关系复杂，交通閉塞”，为了照顾这种落后的、特殊的情况，一切工作都必須慢慢来。当时，“特殊論”、“落后論”还占有相当地位，使人們的精神不能彻底解放，生产的劲头鼓不起来，先进的技术措施也无法貫徹。例如，有迷信思想的人說：“龙脉”上不能动土；“特殊論”者便認為水利修不得。迷信的人說：修厕所会得罪灶君；“特殊論”者又說：修厕所、积肥就是“破坏民族习惯”。迷信的人說：不祭“龙”（祭鬼），芒果树不开花，阳雀不叫，不能栽种；“特殊論”者也认为：提早在节令前耕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他們为了要照顾这些“民族特点”，就要全面否定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使这里的生产永远停留在不施肥、不修水利、不中耕，一年只干兩項活——种和收的原始落后状态。

由此看来，这里要实现大跃进，迅速改变少数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大破“特殊論”、“落后論”。于是，中共元江县委在整風中，便对这种右傾思想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并領導各族人民展开了全民性的大辯論。辯論中大家提出：应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怎样正确地認識各民族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辯証关系？經過討論后，大家指出：“特殊論”、“落后論”者的根本錯誤在于：他們只看到了少数民族貧困落后的一面，而看不到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建設社会主义的一面；他們強調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性的一面，忽視了少数民族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而这正是最本质的一面，他們不仅看不到少数民族和先进民族的共

同性，而且还看不到少数民族经过党的多年教育，社会主义觉悟逐渐提高，共同性已逐渐增多这一变化。他们不是把工作中要从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出发，看成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企图用“特殊性”来反对“共同性”，动摇边疆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积极性。因此关于共同性和特殊性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展开这一场斗争的同时，又辩论了要不要大兴水利、要不要积肥施肥、要不要贯彻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等问题。这场辩论，从现象上看是破除不利于生产发展的迷信习俗运动，但实质上是一场少数民族要不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辩论。在进行辩论的同时，中共元江县委第一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带头挑粪、积肥、盖厕所、修水利，以实际行动来破“特殊论”、“落后论”。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各族干部和先进分子也马上行动起来。红河街党支部书记李继（傣族），第一次进厕所挑粪，不小心沾了一点粪在衣服上，他妻子白秀珍就不给他洗衣服，叫他端着饭碗到屋外去吃饭，晚上也不让他回房睡觉。但在李继的积极教育下，后来白秀珍也成了积肥的积极分子，并出席了全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龙树”过去是摸都摸不得的，现在为了解决制造运输工具所需木料的问题，牛街哈尼族的团支书龙黑者带头去砍“龙树”，用这“龙树”做成了推车。过去少数民族妇女是不能犁田的，认为妇女犁田要“天旱三年”。这一次，一些先进的妇女带头出来破除迷信。大水平乡傣族妇女刀美珍第一次犁田时，一蹶跌湿了六条筒裙，她提出了“刀不快石上磨，人不会世上学”的口号，终于驯服了耕牛，在两天内学会了犁田耙田。随着就出现了一千二百多名妇女的犁田能手，在作业数量和质量上赶上了男人。从此，各族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干劲空前高涨，猛攻陈腐的迷信习俗，出现了一个万马奔腾、气象万新的革命局面。

在这种新形势下，原来规模较小的生产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于是，在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在破除“特殊论”、“落后论”的基础上，诞生了红河人民公社。

民族更加团结

公社成立以后，最突出的变化是民族团结有了很大的加强。在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民族之间的团结确是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

元江县经过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历史上民族不团结的阶级基础。但是过去处在合作社较小的经营范围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严重的水利纠纷仍不能彻底解决，对民族团结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大水平乡的大白田寨，是这里水利纠纷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个寨子居于水尾，在用水上总要吃些亏。解放前田里常常荒成白白一片，没有一年不闹旱灾，因此连寨名也叫作“大白田”。往年种上三亩，只能收一亩，而且也不过百把斤。大白田附近九个寨子虽都是傣族，但在历史上由于水利纠纷而成了“冤家对头”，彼此从不往来，甚至严重到不能通婚。直到解放后的合作化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其中七个寨子合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名叫“团结社”。

历史上民族之间长期的不团结，对生产发生了严重影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家都想增产，就发生抢水现象。“大白田”寨居在水尾，上游放了三天水，他们一天也放不着，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上游的稻子越长越好，他们的稻子又黄又稀。

人民公社成立后，水利纠纷问题就随着解决了，大白田寨子的生产就很快得到了翻身。过去这个寨子的生产所以落后，主要是在规模较小的合作社经营范围内，无力兴修较多较大的水利工程，因此水源不足；其次是由于一条水沟分辖于很多合作社，缺乏统一的管理，因此在用水上也不够合理，以至田地得不到充分灌溉。公社建立后，在公社统一调度之下，集中了大批力量修建了一条大沟，解决了水源不足的问题。公社建立了统一的配水站，哪里需

要水，水就放哪里，先放哪里，后放哪里，都由公社統一調度，克服了过去用水不合理和浪費的現象。公社还根据水源情况，合理調整了用水較多和較少的各种作物的分布状况，使水的供应和作物的需要相适应。因此，一九五九年的大白田寨，就不象往年那样无水灌溉了。这个寨子前的沟道里，水总是溪溪地流着，什么时候要水，什么时候有。人們再也不要为用水操心了，稻田里的水灌得飽飽的，晚稻长得很旺盛。在原来年年鬧旱沒有收成的“白田”里，也种上了甘蔗，长得又高又粗。水的問題解决了，人們的劲头就鼓上来了。他們把寨子里积了几十年的牛馬粪，翻出了好几百万斤，每亩田地仅人畜肥就施了七、八千斤，从来不施肥的“白田”，現在土质也开始轉黑了，加上深耕、密植、中耕也和往年大不一样，結果一九五九年早稻亩产六百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一倍，晚稻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两倍，平均每人生产粮食达二千二百斤。因此，一九五九年这个寨子一連得了三次奖金，扛回了紅旗。

由于公社彻底消除了水利糾紛，民族內部和民族之間的团結就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在公社統一組織大协作时，从来都是“冤家”的花腰傣、水傣、旱傣都搬在一起住，又在一個食堂吃飯，亲密得就像一家人。你有了困难，他就带着农具和牛車馬車来支援。团树寨（水傣）要消灭三类苗，大白田寨（花腰傣）就主动送去三万斤肥料；大白田寨缺犁、耙，团树寨的人手巧，就到山上砍树給他們赶制。过去不通婚的旧例也打破了。每到黄昏，就可以听到这个寨子的小伙子和那个寨子的姑娘，正在一間一答地对唱着情意綿綿的恋歌。

貧困的赶上来了

人民公社加强了民族团結，各民族之間互相支援，互相协作，使各民族之間在生产和生活水平上遗留下来的悬殊現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由于过去的基础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因此山区和平原区各民族間，虽然經過民主改革，但社会經济的发展仍然极不平衡，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在合作社較小的生产单位內，这种悬殊現象还不可能迅速改变。公社化前，山区大明庵彝族生产队，生产条件很差，耕作技术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平均亩产量仅三百多斤；山脚下沙沟头傣族生产队，自然条件較好，生产技术也較先进，粮食产量較高，平均亩产达七百多斤，比大明庵多一倍。居住在山区的施垭彝族生产队的田地較少，生产上困难較多，每人每年只有粮三百五十五斤；而平原区者夏傣族生产队，每人每年有粮一千三百二十三斤，比施垭多两倍。收入上也是如此，傣族新村生产队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七十元，而在附近的彝族三家社每人只有二十元，相差很多。

公社化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着公社强大的集体力量，先进地区和先进民族对落后地区和落后民族給予了很大的支援，大量的先进技术迅速輸进了地处边远的落后地区。特别是原来較落后的卜拉族、彝族等較落后的山区民族，一般增产幅度都远远超过了先进的平原区。一九五九年在原来生产条件很差山区——彝族施垭生产队，也出現了早稻高产纪录。这个彝族生产队居住在大山頂上，稻田都散在村外二、三十里的山腰間，过去早稻平均亩产不过二百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翻了一番，达到四百斤。而公社化后的第一年，就大放异彩，平均亩产一千多斤，其中有三亩丰产田达到亩产二千八百斤，一跃而超过了最先进的生产队。这种变化并不是个别的，从一九五九年早稻丰产来看，無論山区和平原区，平均亩产量都在六百至八百斤左右，相差已不很大。社員的收入也大致趋于平衡，每个劳动力每月平均工資在十元上下。非常悬殊的現象已不存在了。

前面提到的大明庵彝族山村，参加人民公社后，無論在生产和生活水平上，都赶上了平原区較先进的傣族。他們依靠了公社集体經济力量和傣族的帮助，生产水平跨越了几个世紀。过去，他們在山上，交通很不方便，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非常落后，因此田間草比庄稼

高。人們說：“大明庵的田，豹子進去也不見。”參加公社後，社里為他們送去了雙輪雙鏟犁、新式步犁、打谷機和牛車等新式農具。在耕作技術上，由於經常得到先進的傣族的幫助，也迅速地學到了技術。特別是由於他們的幹勁發揮出來了，一九五九年這個隊在生產上普遍做到犁三遍耙四遍，因而早稻比一九五八年增產一倍。擺脫了生產上的落後狀態以後，這個村彝族同胞也脫離了極端貧困的生活。過去，這裡人們的生活狀況是駭人聽聞的，直到解放那年，還有二十八個姑娘沒有褲子穿。土地改革時，幹部上山發動群眾，白天總開不起會來，原來婦女沒有衣服穿，白天害羞不敢出門，要到晚上才敢出來，站在離燈光較遠處聽幹部講話。土地改革後，生活漸漸有了改善，有了穿的，但很不富裕。成立公社後，月月發工資，生活才有了較大改善。這個村一個強勞動力公社化前每年全部收入還不超過五十元，一九五九年已達到一百六、七十元，增加了兩倍多。收入增加以後，人們添得最多的是衣服。一九五九年這個村共添置了二百零三件衣服和十匹土布。以彝族農民龔志民一家為例，龔志民本人到二十九歲時才穿上褲子，他妹妹龔阿明十八歲才穿上上衣，參加公社後，他家每月都能得到二十多元工資，他本人添了兩套新衣，他妹妹也有了五套衣服，他們的老媽媽也有了三套新土布衣服，被子、枕頭、布鞋、洗臉盆、口缸、電筒也添置齊全了，生活改善了，人們都健壯了，臉色紅潤了，也顯得漂亮了。

誰說幹部不會當家，

公社也幫助兄弟民族提高了當家的能力。“特殊論”者曾經以“少數民族幹部水平太低，不會當家”，作為少數民族地區不能辦公社的借口之一。但事實上，正由於有了人民公社，在黨的領導下，在集體的培育下，在先進的兄弟民族的支援下，少數民族幹部的水平就很快地得到了提高，把家當得更好了。以居住山區的卜拉族為主的南洒生產大隊的卜拉族為例，他們在公社化以前是比較落後的民族之一，解放前生產處於“刀耕火種”的狀態，因此人們窮得連小鐵鍋都要幾家合起來才買得起一口。民主改革後，他們的生產雖有了發展，但地處邊遠，領導薄弱，自然條件又不好，主要是缺水，因此生產的糧食往往還不夠吃。由於生產落後，他們遇到的困難也就多。過去，這裡的卜拉族農民大部是封建領主的農奴，連經營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的經驗也沒有。在辦合作社時期，甚至連一個能記賬的人也找不出來，只能採取刻木記事的方法，把勞分工刻在竹片上。而且那時他們只會種植谷子、高粱、稻子三種作物。

這種長期落後的狀況，在公社化後短短的一年中，就得到改變，使卜拉族一躍而趕上先進的兄弟民族。這是在公社的統一領導下，組織了各民族的大協作，沖破了各民族間的界綫，促進了民族之間的生產經驗大交流。現在卜拉族的幹部一般都學會了漢語、傣話和彝話等多種民族語言，這對民族的進步有很大的作用。原來的卜拉族合作社和彝族、傣族的兩個社合併為一個生產大隊後，從文化水平較高傣族中找到了會計和教員。公社為了幫助卜拉族學習先進民族的先進經驗，舉辦了許多訓練班和現場會議，同時又組織一百多名卜拉族幹部和黨員、團員、積極分子到傣族地區參觀學習，卜拉族黨支部書記還到昆明等地參觀學習過。這樣就大大打開了他們的眼界。特別是他們到較先進的者戛傣族生產大隊去參觀後，看了人家施了肥料的稻子，都長得綠油油的，非常羨慕，回去後每畝田也施了四萬斤肥料。本來黃飄飄的三類苗，施一次肥就變一次樣，都迅速趕上了一類苗。這樣，先進經驗就在這裡迅速推廣開來。同時在公社具體幫助之下，他們採用了划片包干、死級活評等辦法，克服了出工一窩蜂和分配上平均主義的混亂現象。此外，在小燕和者戛兩個傣族生產大隊支援下，卜拉族社員還開了二十多條水溝，把山上的泉水引到田里，解決了嚴重的缺水問題。因此，一九五九年早稻獲得了特大豐收，畝產量比一九五八年增產兩倍，總產量比一九五八年全年九季收

成的总产量还多八万斤。

人民公社培养了卜拉族干部当家的才能，使他們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出色。一九五九年，他們开了大片的荒地，耕地面积由一千一百多亩，增加到二千六百多亩；大量地扩大种植棉花、甘蔗、咖啡、树黄豆、荔枝、广柑等，其中仅咖啡即种了三百亩；伐木、挖药材、打铁、煮糖、造沙锅、编竹篮和养猪、养鸡、种菜等多种经营，也很有成绩，副业收入达七万元。一九五九年他們的农业和副业生产的总收入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两倍。

錦上添花

人民公社不仅使山区落后民族实现了大跃进，对原来生产较为发展、生活较为富裕的平原区民族也“锦上添花”，从而使元江的各兄弟民族和內地的先进民族并肩前进了。

这里平原地区的傣族，从土地改革以来，年年增产，收入较多，牛马成群，平均每亩田有一头牛，肥源很足。人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富裕。在公社刚建立时，他們之中曾有个别人顾虑：“山区的穷队要不要沾我們的光？自己会不会因此吃点亏？”但一年来的事实完全消除了他們的顾虑。一九五九年，他們的早稻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了百分之六十，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增长的幅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生产发展所以如此之快，主要应归功于公社的大集体经济的力量和大家的支援和协作。一九五九年能继续大跃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公社的大集体力量克服了干旱的问题。在发生严重干旱的时候，公社从其他管理区调来了三百多人，集中了五十六部水车和三百多个水桶来帮助他們抗旱，沙沟头等生产大队还主动地让出沟水来供应他們。这样，半个月內就消灭了干旱现象，不仅没有枯死一窝苗，而且全部得到了丰收。他們过去都种本地红谷，品质不好，换了几年都未换成，一九五九年有了公社，他們就全部种上了安定白谷等五种优良的新品种，对一九五九年大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合作社要大面积深翻土地是搞不起来的，一九五九年公社从其他大队调来了六百个劳动力支援他們，才把大部土地挖了一尺深。公社设有专门的农业技术指导人员，并举办了許多训练班，帮助他們大量采用外地的先进技术，改进了耕作方法，普遍做到三犁四耙，每亩施了五万斤肥料，耕作水平已和內地先进的汉族地区不相上下了。这些，都对一九五九年生产大跃进起了保证作用。

现在，这里是一片更加兴旺的景象。不少人家已盖起了高大宽敞的楼房，有的青年还买了皮箱、雨衣、手表和毛线衣，许多人家有了花布和绸料的被面。在信用社里存有二、三百元钱的人家，已不在少数。

民族工业大发展

人民公社也使元江地区的工业和付业从无到有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解放前，这里不仅没有工业，就是手工业生产也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连县城所在地也是一个打铁炉都没有。那时是“铁锤声音听不到，马掌马钉靠外调”。解放后，盖房子所需石工、铁工、木工、泥工都要从玉溪县招请，甚至连补鞋、缝衣服、理发的人也要靠外县支援。副业生产也是如此，连红河街上的腌菜都要从外地调来。这种情况，直到大跃进前还没有很大的改变。

公社化后，在公社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建立了工业和手工业，各民族社员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如山区的卜拉族接近森林，便组织他們办了一个伐木加工厂；彝族懂得烧炭技术，便办炭窑；傣族也办了个石灰窑。公社还把在水利工地上学会掌握了铁工、木工、石工技术的人集中起来，举办了铁工、木工、碾米、轧花等十一个工厂和水电站。这些厂办起来后，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新式步犁、耙、锄、播种器、碎土耙、颗粒肥料机等农具，已经能够全部自给，

連軋花厂的全部設備——十三部电动軋花机也是他們自己制造的。这些工厂还制造了两台六尺車床和五十种新产品。过去这里看不到馬車和牛車，运输全靠人背，“小小背籬二尺长，从小压在肩头上，小妹头髮黑油油，二年磨得光打光”。人背筐籬不仅劳累，而且效率很低。办了木工厂后，他們自制了三百多辆牛車和一百八十三辆馬車，使运输基本实现了車子化。此外，軋棉花、榨油、碾米、制紅糖等农产品加工，公社也都能够自己进行。

副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仅紅河街經營的副业就有二十七个項目。打席子、編麻袋、养猪、种香蕉和种蔬菜等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

元江地区工业和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也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商品，从而給公社带来了一大笔收入。一九五九年一至八月，紅河公社的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总产值已达成六十三万元，其中副业占三十九万元，預計全年可达一百九十七万元，占公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

“瘴气区”得了卫生紅旗

这里原是著名的“瘴气区”。解放前，卫生状况恶劣，蒼蝇、蚊子、臭虫、跳蚤、虱子多到惊人程度，因此人們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瘧病患者要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很少看到四十岁以上的人。解放后，經過历次爱国卫生运动，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大跃进前，这里的卫生工作仍比其他地区差一些。

原来，这里少数民族的迷信思想很深，沒有积肥和施肥的习惯。解放初期，全县找不到一个厕所，大跃进前也只是机关有厕所。大跃进冲破了人們的迷信思想和落后的习惯，公社化以后又大兴积肥之風，每个寨子都清除了几十年的积粪，家家都盖起了厕所，全公社共修了厕所三千多个。这大大改变了环境卫生，空气也变得新鲜了。公共食堂办起来后，飲食卫生有了很大改善。过去这里少数民族都习惯吃生冷食品和冷水，傣族还喜欢吃发酸、发臭的魚肉，因而患病的人較多，其中患痢疾腸胃病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公共食堂改善了人們的这种落后习惯，炊事員每天都送开水到田边，一九五九年已經基本上消灭了痢疾。过去这儿的人們生病，就“求神祭鬼”，不相信用药治病的道理。公社化后建立了医疗网，公社設医院，各管理区設医务室，吃药打針代替了“求神祭鬼”，保卫了人們的健康。

现在，外地人到这里訪問，已經很难和历史上的印象联系起来。紅河街解放初期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只有四百个，現在已增加到一千零三十八个了。中年妇女唐桂芳，解放前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日子在发瘧疾，体质瘦弱，走起路来要扶着牆，現在身体却变得非常健壮，已是一个强劳动力了。过去她十年沒有生过孩子，現在也有了个胖娃娃。紅河街象她这样的妇女很多。据調查，有六个解放前十年沒有生过孩子的妇女，現在都生了孩子，有二十六个解放前五年沒有生过孩子的，現在也有二十四个生了孩子。

过去这里山区的民族，不少人一辈子不洗澡，不洗衣服，很多姑娘从不梳洗辮子。前面曾提到的大明庵生产队，大跃进前的卫生情况就是如此。自从下山参加公社后，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人們也讲究卫生了，洗头、洗澡、洗衣服成了人們新的生活习惯，全队五十多个青壮年还买了毛巾、牙刷、牙膏，养成了洗脸、刷牙的习惯。过去姑娘們常年不洗澡，現在經常洗澡。

公社化使工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这个“瘴气区”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因而得到了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奖状。

今日的紅河兩岸

公社化加强了民族團結，迅速改变了落后民族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使他們共同携手走上了繁荣的社会主义大道。现在在这里到处看到生气蓬勃的动人景象。清晨，薄雾还籠罩在山腰，举眼望去河谷里全是一片綠油油的好庄稼。人們說，庄稼之好，真是：“长了眼睛都沒有看到过的！”“看了这样的好庄稼，連家都不想回去哩！”“真是越看越想干，越好越想好！”一九五九年，早稻亩产七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成，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晚稻平均亩产六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六成；主要經濟作物甘蔗，也长得特別好，丰产田亩产預計可达五、六万斤。甘蔗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較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公社化一年来的事实說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原来的基础比較差，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强大的集体的力量，同样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特殊論”者那种“慢慢来”的謬論，在事实面前已經完全站不住脚了。紅河公社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是一千三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七，增产的幅度超过了过去九年来的总和。同时，在粮食增产的基础上，經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了百分之五十，增加了棉花、咖啡、黄麻、香蕉等五千多亩。

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社員收入增加也很多。全社每个劳动力全年的收入是一百四十四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两倍。

这些令人鼓舞的成倍增长的数字，更加有力地說明了，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高举这三面紅旗，少数民族就会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很快赶上先进的行列。

佤佤山上新火把

——介紹云南滄源佤佤族人民建立的賀南人民公社——

許振國 張春虎 李紹文

佤佤山在云南省西南面的國境綫上，山上居住着二十多万佤佤族人民。這裡曾長期存在着比較濃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殘余。

佤佤山上流傳着一個美麗的傳說：古時候，這裡沒有白天，不長庄稼，遍地是魔鬼、猛獸，人們不得安身。後來，佤佤人凭借仙人給予的“火把”，燒死了猛獸，趕走了魔鬼。火把越燒越大，照亮了佤佤山。從此，佤佤山上才有了白天。一九五八年春天，佤佤山上的滄源縣賀南鄉，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建成了一個人民公社（當時叫大社）。佤佤族人民說：這是共產黨毛主席給我們的“新火把”，它給我們帶來了幸福，為我們佤佤族人民照亮了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一年多來，由於人民公社的建立，賀南鄉的佤佤族人民迅速改變了貧困落后的面貌，以跨世紀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

最窮最白的過去

賀南是一個佤佤族聚居的山區鄉，有大寨、新寨、英勇、公罕等四個自然村，共三百四十五戶、一千七百九十六人。解放前這四個村寨是一個小部落，還保留着一套頭人世襲的統治制度。最大的頭人是“布景”，下面有“管事”“百長”“朗家”和大小“伙頭”，他們協助布景管理村寨內部的一切事務，主管擇日、看卦、祭祀和組織對寨外的鬥爭。全鄉面積約有六十四平方公里，耕地達八千多亩，其中百分之八十三是輪歇耕作的山坡地；僅有四百八十三亩水田，每人平均還不到三分。耕作技術長期停留在原始的“刀耕火種”的殘余狀態，糧食產量極低，平均每人每年只能收兩、三百斤旱谷、包谷、小紅米等雜糧，因此大部分群眾都靠採集些山茅野菜度日。

解放前夕，滄源縣佤佤族地區已開始階級分化。據一九五二年在賀南鄉調查分析，全鄉約有百分之十的一類戶（相當於富農），占有百分之五十的水田和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可耕山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二類戶（相當於中農），占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水田、百分之十三的可耕山地和百分之八的林地；有百分之七十的三類戶（相當於貧農），占有百分之十八的水田和百分之十五的可耕山地，沒有林地。由於開始階級分化，高利貸和雇工剝削也開始出現。有三十五家放貸戶，放貸糧食五万多斤、“半開”（滇幣）兩万多元，債款的年利息高達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

佤佤山上的賀南鄉是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的山區，氣候溫和，雨量充沛，自然條件較好。這裡適合於生長水稻、包谷、高粱、小米、紅薯、小麥、蚕豆、黃豆等作物，經濟、油料作物有龍舌蘭、苧麻、木薯、甘蔗、花生、芝麻等。遍山都是干盛的牧草，放牧着牛群。南沼河經過數百米高的山頭，沿着數十條大溝，流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灌溉着田地。但在過去，這

里的佤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大多数贫苦农民只能在陡坡上烧火地，加上雨水冲刷，土地就越来越瘦，辛苦一年，一个人才收一二百斤粮食，因此不得不靠当雇工和借债过日子。日子越过越穷，贫苦农民只能吃山茅野菜，有的因误吃了毒草而惨遭死亡。国民党反动派还勾结当地的统治阶级、奸商一起进行种种盘剥，如一斤盐巴要用十斤谷子来换，因此很多佤族人穷得连盐巴都吃不起。更恶毒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还进行武装劫掠，挑拨和利用部落间的械斗，使佤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一九四一年部落之间发生械斗，岩帅部落将贺南部落大寨全部烧毁，并打死、打伤六人，把牛、马、猪、鸡全部抢掠一空。一九四八年，岩帅又攻打下班糯，将八十一户赶入岩洞。这八十一户白天躲在洞中，晚上才能偷偷出来种地，直到解放后，他们才从洞中搬出来。在那样昏天黑地的日子里，佤族人民长期都过着：“吃饭吃不饱，睡觉睡不好，珠米（头人）年年闹械斗，穷人家家山上跑，田地无人种，生产无人搞，留下孤儿把饭讨”的生活。他们描述当年的苦难生活道：

佤山哟！

大山连着大山望不断！

我们佤族的苦难哟！

一辈接一辈说不完。

南沼河的流水哟！

天天流不干。

我们累坏了腰，使尽了力气，

我们流了血和汗，

我们也祭了鬼，

为什么？

苦难还是没有一个尽头啊？！

迫切的要求

苦难终于有了尽头。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采取大力帮助发展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了社会改革，领导他们逐步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剿逃窜佤山的国民党残匪，解放了佤山。一九五二年党派工作队到贺南乡开展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生产、治病、办学校，通过交朋友、做好事，疏通民族关系，调解民族纠纷，开展了以团结生产为中心的经済工作和文教卫生工作。党和政府为了大力支持佤山区发展生产，发放了大量的山区改造费和救济款，国家银行也大量发放生产贷款，帮助佤族农民解决了农具、耕牛、籽种和口粮等困难。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沧源全县佤族农民共得到发放的上述款项七十二万七千多元，其中贺南乡就得到了四万四千多元。此外，党和政府还帮助佤族人民改进耕作技术，逐步固定耕地，并进行深耕和加强中耕等。同时，通过群众和头人的和平协商，废除了头人霸占荒山、荒地的特权制度，开出了大批水田。高利贷和投机商人的剥削被取缔了。因此，这里解放以来，历年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群众的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历史上的民族纠纷，由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消灭而得到了彻底解决，民族团结空前加强。这些事实都深刻地教育了佤族人民，他们认识到一定要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唱道：“一根木头人伙抬，一眼井水共同喝，民族团结是命脉，永远跟着共产党。”这个乡由于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一直是县委和区委的工作重点，是佤山区的一面红旗。这里在一九五五年

建立了以貧苦农民为领导的乡政权，一九五六年建立了党、团组织，成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因此在一九五六年，贺南乡实现了合作化，全乡建立了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合作社的力量，新开了许多水田水沟，使农业生产获得了更大增产。这一年，全乡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一倍以上，每人有粮食七百斤以上。但是，由于侬僮族人民的生产长期停留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家家户户都缺乏积累，因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工业上更是一張白紙。这种情况，促使迫切要求进一步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和赶上先进民族的侬僮族人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用最快速度发展生产。

一九五八年春天，党中央提出的“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偉大号召，給了侬僮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又給侬僮族人民指明了方向。于是，贺南乡十个农业社的社員，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了大跃进。他們說：“过去几年，虽然生产連年都有发展，就是脚步太短，現在可要放大脚步了。”于是，全乡人民提出：“要新修水沟十二条，每人要新开一亩水田，还要办工厂，建电站。”过去计划需要几年才能办完的事，他們都要在一年之内全部实现。

这个跃进计划确定之后，困难也就跟着来了：一、全乡十个农业社，平均每社只有三十四戶，最大的社也不超过五十戶，劳动力显然調动不开。而且山高、水远、插花地多，开沟开田的工程一般規模較大，单一个小社都无法进行。如受益面积最多的联合大沟，需要两万多个工才能修成，就是几个小社联合起来，全部劳动力上馬，也要修一年以上才能完成。二、土地虽已屬合作社集体所有，但是仍然受着社界、寨界的限制，互相不能越界开田开沟。特别是新寨的土地少，就不能开垦大寨占有的荒山荒地。三、办工厂、建电站，由于社小力量单薄，更难实现。

这时候，各社的干部和群众都問上級派来的工作队干部：“内地还有沒有更大的社？要是有的，我們一定照办！”工作队向他們介紹了内地办大社的經驗和办大社的好处，大家听了以后，都欢欣鼓舞地說：“听共产党的話不会錯，我們侬僮人也不能落后，汉族老大哥能办到，我們要向他們学习学习！”贺南乡党委根据絕大多数群众的意見，一面领导群众联合起来大修水利，一面积极向上級反映群众要办大社的要求。經過中共滄源县委的批准，一九五八年三月，全乡十个农业社正式合并建成一个政社合一的大社，在党中央发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后，便改名为贺南人民公社。

新开梯田布满山

贺南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成立后又进一步推动了大跃进。

过去，侬僮人的水田很少，生产技术比較落后，一般的生产方法是耕地輪歇，并且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殘余，不灌水，不施肥，因此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后，依靠多年来互助合作的力量，才开水田一千三百多亩，加上侬僮族人民祖輩遗留下来的四百多亩水田，每人平均还不到一亩，落后的生产方法也未完全改变。

公社一建立，就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兴修水利、开垦水田和积肥春耕运动。公社根据任务把人力和物力作了统一的安排，繼續兴修十二条大水沟和整修十七条旧水沟；从一千二百多个劳动力中，抽出一百多人組成专业队伍，修建联合大水沟；以六百多个青壮劳动力开沟开田，其余的劳动力都投入了积肥、春耕，摆开了四面作战的陣势。各路大軍經過苦战，克服了许多困难。过去，大多数侬僮人不懂得爆破技术，只会用火把岩石先燒热，然后潑上冷水让它自然开裂，所以工效极低。公社化以后，公社組織了許多人边学、边干，在不长的時間内就有五百三十多人学会了爆破技术，还出現了許多女爆破手。人多智慧高，技术水平不断上

升。侬僂族社員陈尼夏創造了干草燃燒爆破法，由每次只放五至八炮，增加到一百五十多炮，創造了最高紀錄。公社及时地把陈尼夏等許多人的經驗在整个水利工地上推广，工效又大为提高，提前十八天完成了修沟任务。这一年中，賀南人民公社兴修的水利工程量，不但比合作社时任何一年都多一至几倍，而且新开了一千六百八十多亩水田，超过了解放后七年新开水田的总和，为侬僂族人民祖祖輩輩所开水田四百八十三亩的三倍之多。现在平均每人已有将近两亩水田，比解放前增加了六倍多。这就实现了“水沟繞山轉，梯田布滿山”的水利計劃，改变了耕地輪歇的习惯，也消灭了“刀耕火种”的殘余。水利工程还未完工，侬僂山上又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干旱。公社及时地采取了坚决措施，从各个战线上抽回一批劳动力背水抗旱，保证栽插工作照常进行。后来，老天一直不下雨，水源日漸减少，已栽下的一千四百多亩作物又遭到旱灾威胁。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合理使用水沟的水，社員們又集体研究創造了竹籠、竹吊桶等提水工具，社員們昼夜苦战，背水抗旱栽插，背水抗旱保苗，保住了全部耕地沒有荒一亩，也保住了所有作物沒有一丘被旱死。侬僂人称赞道：“水沟犹如龙盘，蜿蜒遍于侬僂山，小型水利到处修建起来，战胜了几十年沒有的干旱。”这一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

一九五九年，是賀南乡的侬僂族人民在公社化后更大跃进的一年。公社利用新修农田水利的优越条件和原有的生产基础，将全社八千多亩耕地逐丘进行排队，在較好的田地上进行精耕細作，全面、細致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力争单产高额丰收。另一方面，根据土质、自然条件和各項作物的产量，确定扩种水稻、包谷等高产作物和油料、辣子等經濟作物，力争达到每人有近千斤粮食；經濟作物計劃扩种到九百亩，产值达两万元以上，比一九五八年增长四倍。

勤劳朴实的侬僂族人民，为了实现这个增产增收的計劃，坚决贯彻了公社党委的各种指示。春耕期間，党委叫大家赶快积肥，各生产队就一手进行春耕，一手掀起积肥高潮，学会了高温堆肥，一直苦战到六月，积下各种肥料七千多万斤，超额完成了公社党委的要求。栽插工作开始时，全社三千二百多亩稻田，普遍都经过三犁三耙，深耕六到八寸，每亩施有底肥約两万斤，土地全部按照党委的要求进行平整，基本上做到了新式秧田化。原来大部分群众不知道什么叫密植，公社党委先后召开过三次現場會議，培訓“双行、单行条栽密植”能手五十多人，通过他們将这种密植方法普遍推广到群众中去。初学水稻密植方法的侬僂族妇女，为了保证栽插质量，一般都用绳子拉起綫照着栽插。她們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学会水稻密植方法，最后不拉绳子也能栽得又快又好。苞谷也是侬僂山区主要作物之一，过去由于耕作粗放，产量很低。一九五九年对苞谷田也系統进行了精耕細作，并超额完成了扩种計劃，全社扩种了一千多亩。过去侬僂山区很少栽种經濟作物，公社化后，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证；一九五九年就大胆地扩种和試种了辣椒、油料、甘蔗等多种多样的經濟作物九百多亩。侬僂族农民已由經營单一作物发展到經營多种作物了，从而把农业生产推向了比較全面发展的道路。

电灯照亮了侬僂山

长期停留在半原始生活状态中的侬僂民族，不仅世代代都没有自己的工业，連手工业也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耕种田地时，有的甚至还沿用着简单的木棍、羊角和兽骨做的工具。人民公社建立前，賀南乡十个农业社内还没有一座工厂、一座手工作坊，工业品都靠外地运来。全乡仅有四、五个不熟练的铁匠，一面搞农业生产，一面搞手工业，而且分散在各个小社里，加上各个农业社都少工具、缺资金，根本无法建厂。建立公社后一年多以来，在国家的扶持和汉族的帮助下，侬僂族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兴办了大小

十多个工厂。从此，侬侬山没有工业的历史结束了，第一代侬侬族技术工人也正在成长起来。

在大跃进中，这里出现了五个季节性的颗粒肥料厂，一九五八年这些工厂生产了五万多斤颗粒肥料，及时地支援了农业大跃进。此外，公社还集中人力、物力建成了缝纫厂、碾米厂、芳香油厂、酿酒厂和石灰厂。在缝纫厂里，已有两个侬侬族青年妇女学会了使用机器，缝得又快又好，受到了侬侬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妇女们说：“机器也能缝衣服，今后再也不用愁穿了。”规模较大的铁木农具厂，建立初期只有十多个不熟练的侬侬族新工人，大部分木工都只会用斧，不会用凿、用锯，一棵大木料也只能劈做两块木板。公社党委为了培养侬侬族新工人，从内地祥云县请来了一个汉族师傅，人民政府还给厂里增添了许多新工具。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学习，侬侬族青年徒工已掌握了一些新技术，并能独立进行生产。一年多来，这个厂已制造锄头一千多把，铸犁头四百多个，薅秧耙、攢槽、打谷机、手推車、牛車等六百多件，完全解决了社内农具缺乏问题，并以一部分农具支援了邻近的几个社。

在全民大战钢铁时，这里的侬侬族社员也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都积极主动到山上找矿报矿，公社党委抽调一百多个强壮青年为钢铁而战。尽管他们对采矿、炼铁的技术一点也不懂得，但大家都有一股冲天干劲，他们说：“只要侬侬山上有矿，我们侬侬人也一定能够炼出铁来！”他们经过几天的苦战，就建成了两座土炉，社里的农具厂又为他们制造了两个大风箱。英勇寨生产队长赵三卡兼任炼铁厂厂长，他和一百多个小伙子试炼了多次都失败了，把炼铁炉重新改建了四、五次，还是炼不出铁来，有一些小伙子开始有点灰心了，赵三卡鼓励大家说：“什么困难也难不住侬侬人，这一回决心是下定了，炼不出铁来我们就不下山。”在他带动下，大家都苦战、苦钻、苦学，终于在十一月底，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到年底两座土炉就生产了一千六百多斤好铁。从此，贺南公社的侬侬族人民不仅结束了侬侬民族不会炼铁的历史，而且他们已系统地掌握了土法采矿、选矿、建炉、冶炼，直到加工成各种铁农具等一整套新技术。

大战钢铁的同时，贺南公社在国家的扶持下，还出动了一、两百个青年动工兴建一座二十六瓩的小型水电站。除电机安装和架线设计由政府给予技术帮助外，基建工程全由社员们自己完成。管理电站的李尼莫和赵俄不拉两个小伙子，也在汉族工人帮助下，学会了操纵和检修机器等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这个小型电站开始供电，全社四个村寨、三百多户侬侬人家和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全部都点上了电灯。夜里，辉煌的灯火照亮着古老的村寨，灯光下，青年人在专心学文化，孩子们载歌载舞，社员们到社里开会也不再摸黑了。社外岩帅村的侬侬族农民羡慕地说：“贺南公社的电灯亮得象小月亮一样。”而贺南公社的侬侬社员们想想过去，比比现在，都感激地说：“这都是毛主席给我们的。”

侬侬山上第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照亮了侬侬山，也照亮了侬侬族人民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

升起了红旗

解放前，贺南乡的侬侬族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建立公社以后，社员们不仅不愁吃的，还能领工资。社员们反映说：“吃的不愁了，还能领到零用钱，日子真是太好了！”据英勇寨调查，全村七十三户侬侬人家，解放前缺粮户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能吃上盐巴的只有四户，只有一户有一床被子，大部分人穿的只有破麻布，全村人没有一双鞋子。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全寨已有棉被七十九床，平均每户都有一床，最多的一户有三床，没有棉被的人家至少也有一、两床棉毯。这个寨子解放前除了“珠米”赵包夏（相当富农）有一间土木结构的小草房外，其他的人都住在竹子编、茅草盖的低矮的草棚里，进出都要弯着腰。而现在全寨

已新盖了十七間土木結構的新式草房，全部翻修了原有的旧草房。这些新式房屋的板壁上还有格子窗，牆脚刷得白生生的，又安上了明亮的电灯，人們笑着說：“日子真是越过越甜了。”生产队长赵三卡鼓励大家說：“再过几年，我們学会燒制磚瓦，大家都住上新式美观的大瓦房，点上电灯，才更好哩！”过去家貧如洗的李尼那，俩口子只有祖先留下的小盐田，长期靠当雇工度日，因此，人們都以“小盐田”代替了李尼那的名字。現在尼那家里，小盐田已不是他家唯一的财产了。他家已有一間寬大的新房屋，两床花被子、一条紅棉毯，家里五口人都有了吃和穿，最大的孩子已經上学了。公社第一次发工資时，尼那領到两元多的工資，感动得流着眼泪說：“要是过去給人帮工，一年也得了这么多。”

这些事实充分說明了，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迅速改变了侏侏族人民的生活面貌，饥餓貧困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在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的基础上，侏侏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宗教迷信和一些影响生产的陈規陋俗逐漸被淘汰，人們的新道德新風俗正在逐漸形成。

解放前由于生产落后，生活貧困，侏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是极端落后的。他們沒有文字，只好用木刻和实物来記事和表达意思，更沒有什么学校。賀南乡到一九五二年才破天荒地办起了第一所小学。公社化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小学已由一所发展到四所，教师也由四人增至九人。現在每个村寨都有了小学，入学儿童已占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八，完全普及了小学教育。老人們都感慨地說：“要不是办了公社，我們的孩子不知要到哪一年才能上学哩！”公罕村七十多岁的叶璋老大媽說：“过去我們侏侏人，世代代都沒有一个讀書人，現在公社派人来村里办了学校，我們的子孙后代再也不当睁眼瞎子了。”入学儿童之所以迅速大量增加，除了依靠公社的力量，寨寨都办了学校，以及侏侏族人民迫切要求掌握文化科学知識外，主要是公社化后更大規模的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使很大数量的少年儿童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他們不再需要繼續負担帮助父母照管弟妹和做找柴、洗菜、放牧等零星活計。因此公社建立不久，入学儿童由二百八十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公社还办起了四所扫盲学校。侏侏族的妇女由于減輕了家务負担，都能和男人一道参加扫盲学文化，大部分青年妇女已摘除了文盲帽子，不少人担任了社內卫生員、接生員和工厂女工。此外，公社还选派了十三个优秀青年到北京、重庆、昆明等中等学校学习。侏侏族人民正以豪迈的步伐，走向具有現代科学文化水平的先进的民族行列。

公社化后，侏侏族人民的生活有了保証，又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識，他們已逐漸从“怕神”、“怕鬼”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由自然界的奴隶变成了自然界的主人。过去擇日看卦、杀牲祭鬼、月亮不圓不出門、妇女不能开沟开田、家有病人全家休息等許多落后的习俗，都被大跃进的巨浪所淹沒。在大修水利、大战鋼鉄、积肥和除害灭病等各項运动中，都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許多前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如今他們都敢想敢做了，甚至过去任何人都不能触动一草一木的“神山鬼林”，如今妇女們都敢扛上鋤头进去鏟草积肥。生了病找医生，或吃藥，或打針，不能杀牲祭鬼的道理，已为广大的侏侏族群众普遍相信。公社化后，根据社員們的迫切要求，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逐步健全了卫生机构。現在社有医生，队有三員（接生員、卫生員、保健員），社員們有了大小疾病，都可以得到免費医疗。

賀南乡的侏侏族人民由于能够在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并且在人民公社建立一年多的時間里，就使这个民族的发展超越了几个世紀，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他們現在已成為侏侏山上的一面紅旗，一个新火把它吸引着周圍数百里的侏侏族人民。

誰說人多沒好湯？

——云南大姚倉街公社蔣家橋生產隊食堂調查——

中共大姚縣委
新華社雲南分社 工作組

婦女的困難哪個知？

大躍進當中，雲南省大姚縣蔣家橋鍾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長王福基心事重重，

秋收秋種的繁忙時刻眼看來到，縣委要求在一個月內完成這項工作，計算收割一畝需四個工，四百畝共需一千六百個工，秋種也需一千六百個工，加上種烤煙、蔬菜等一個月的活計，共需四千一百多個工。但是，全隊能出工的勞動力，一個月共計只有三千個工，比生產任務要求少四分之一。

怎麼辦？要挖勞動力潛力，主要靠那些婦女了。全隊七十四戶就有五十六戶的婦女不能經常出工，出工也是拖拖拉拉，一天干不了幾個小時。隊長給她們提了多少意見，開了多少次會，向她們進行教育，可是，出工還是稀稀拉拉的。

有一天，在挑糞回家的路上，隊長看到會計的妻子薛實英眼淚汪汪的，顯然，又是因為出工遲了，受到批評。

“哭有啥用？下次出工積極些，奪紅旗，不就不受批評了嗎？”

“婦女的困難哪個知？家中三個孩子，天不亮就起來了，喂奶、燒飯，屋裡忙到屋外，沒松一口氣。吃飯三咀兩口咽，舌頭燙得起泡，還是趕不上哨子響。”

王福基聽了心想：是呀！婦女拖兒帶女的也確實有困難。

要解放婦女勞動力，首先要幫助她們解決具體困難，減輕她們繁重的家務負擔。王福基想到一九五七年鄰近將軍農業社辦起“小賣鋪”，以糧食換熱飯，節約不少的煮飯時間，若採取這種辦法，全隊至少可以擠出幾十個人參加生產，完成生產任務的力量就綽綽有餘了。

食堂是命根子

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來到了。在醞釀期間，人們對公社這個新生事物有著不同的看法。貧農和下中農一聽到宣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好處，就紛紛說：“人民公社是由窮變富的幸福路。”“人民公社可以拔掉窮根，栽上富苗。”可是一部分富裕中農卻對公社進行誣蔑和攻擊，說什麼“彌勒佛牽孝子，笑的扯着哭的，還不是給老貧農墊腳丫子。”這兩種不同的態度，也反映到辦食堂問題上來了。當食堂剛開始醞釀時，貧農、下中農熱情歡迎，貼大字報表示決心；也有些人在觀望，他們表示隨大流，“大家吃什麼我也能吃什麼，你們過得了橋，我們也過得了河”。但是，有幾戶富裕中農極力反對。人民公社從根子上斬斷了資本主

义，实行生产和生活更大程度的集体化，办食堂是公社集体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富裕中农王其裔、王惠弟、王银春等公开说：“猪多没好糠，人多没好汤。”

他们就这样疯狂地企图动摇贫农和下中农办食堂的决心，把尚未成立的食堂从娘胎里扼死，从而也扼杀人民公社。积极要求办公社和食堂的王培仁、王仕惠等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立即向党组织反映了这些情况。

这时，党小组在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开基的领导下，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在办食堂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决定依靠和团结绝大多数热情要求办食堂的贫农、下中农坚决向少数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在辩论会上，那几户富裕中农被大家驳斥得哑口无言。贫农妇女王仕惠说：“食堂是我们的命根子，解放前我们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有食堂能一年四季饭不离口？过去连讨饭都讨不成，地主看见讨饭的就要打，说是‘败坏蒋家桥的名声’，全村因此活活饿死了七个人，现在能吃上‘保险饭’，咋个空口说白话，不愿意的只是你们少数富裕中农！”不少贫农都表示态度说：“我们一定要把食堂办好！”

接着讨论怎样入伙，首先是办食堂要大房子，可是，那里有能容纳几百人吃饭的空房子呢？

贫农王福基、王培荣等三户，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搬家，腾出在土地改革时分得的大房子来办食堂。他们说干就干，当夜搬了家。大家对他们关心集体的精神都非常感动，也连夜帮他们刷土墙，打扫迁移的新居。

第二天清早，一些人砌灶，打扫垃圾，一些人背着米，吆呼着猪，借出家中的桌子、板凳、锅等前来入伙。当时入伙的就有粮食五千八百斤，肥猪二十六头，柴两万多斤，菜两万多斤，另外还有七十五张桌子和炊事用具。

七月五日这一天，公共食堂成立了。人们欢聚一堂，喜在眉头笑在心，“讨媳妇，办事也没有这样高兴”，孩子们捧着饭碗边吃边逛，顺口就有一首新儿歌出来了：“食堂好，食堂好，吃饱饭，上学校！”

十月底，新谷登场，由于干部一时思想麻痹，认为祖祖辈辈从未有过这样特大的丰收，浪费一点是九牛拔一毛。一些对食堂心怀不满的富裕农民更趁机破坏，桌上、地下随意抛撒，有的甚至拿回家去喂鸡，吃宵夜，干部对食堂管理又缺乏经验，没有一套健全的食堂管理制度。出现了一些浪费现象。

这时，有些富裕中农倒很满意，说是“棒棒打也不退出食堂了”，“增产就要丰丰肥肥地吃”。

关心食堂的一批贫农和下中农对这种不好的现象很不满意。贫农妇女王柱存和好吃懒做的富裕中农妇女杨春芳争论起来。王柱存说：“你做活懒洋洋，吃饭这样浪费，这不行！”杨春芳说：“我是吃食堂的，也不是吃你的，你管不着！”王柱存说：“食堂是大家的，我就是要管！”

象王柱存这样关心食堂的人不是个别的。队长王福基的老妈妈就屡次向儿子提意见说：“会吃嘛，一斤粮食，三三见九，还剩一两；不会吃嘛，二五逢一十，一粒不剩。看你这个队长咋个当？”又有人说：“有米尽饱胀，无米撻火向，这不是过日子的好办法。”许多人向队长建议：不要有柴作一炉，有米作一锅，节约要从甑子头上开始，不要到米袋底下才想到节约，要算算账，作长久打算，好好安排。

队长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召开了队委会，决定增加菜的数量，提高出饭率，调剂吃些粗粮杂粮，但不限制吃饭量。这个办法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每天却比以前要节约

八十斤大米。

一九五九年一月間，在县委和公社党委干部的帮助下，食堂贯彻执行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的办法。这个队的食堂根据队的粮食和劳动力强弱、年龄大小、农忙农闲等不同情况，确定七级吃饭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吃饭，既不浪费粮食，还稍高于往年的饭量。

整社以后，公社建立初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广大群众和干部都感到兴奋和满意。但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却乘机大作文章，大肆攻击人民公社，谩骂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胡说什么“三不要”，即不要集体生产，不要集体生活，不要统购统销。这些攻击，实际上是要恢复个体私有经济，恢复资本主义。

公共食堂又成为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有些富裕中农睁着眼睛说瞎话，逢人就大喊大叫，到处制造粮食紧张吃不饱的空气。但是他们破坏公共食堂的企图，马上遭到贫农和下中农的坚决地反击。

这时，生产队党小组召开了贫农和下中农座谈会，通过回忆对比，讨论需不需要节约用粮？究竟够不够吃？在讨论中，他们一致认为现在比过去吃得饱，吃得好。共青团员、生产副队长王荣芝谈到她一家三口，过去“有米吃两碗，无米吃碗半”，现在一家三口每天的粮食定量比以前在家单独开伙多一斤三两。有些人家，以前不善于计划用粮，别人够吃，自己不够吃，年年是“超支户”。现在食堂当家，我们“超支户”也有了饭吃，也有钱花了。特别是妇女，对食堂的感情最深，都说“食堂好处说不完”。个别受富裕中农影响对食堂表现动摇的人，经过回忆、对比，也醒悟过来了，主动作了检讨。

经过了几次起伏的斗争，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为高涨。结果，这个队提前一个节令完成春播，农副业生产都蒸蒸日上，公社的优越性更加明显了，公社也更为巩固了，食堂也逐步地巩固起来了。一九五九年四月，当县委在这个队贯彻“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分配到户，节约归己”等政策的时候，对食堂不满的富裕中农已经不可能再刮“妖风”了。人们通过总结办食堂以来显示的优越性，更加明确和坚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随着公社的巩固和提高，食堂更稳如泰山了。根据队的规定，逢年过节，社员都可向食堂领回粮食、肉类、蔬菜等，自行回家开伙。可是，社员说：“过节要象过节的样子，各家吃，不如食堂热闹。”都不愿意领回家自己开伙。每逢节日，食堂里喜气洋洋，老年人慢斟细酌，青年人挥拳助兴，有唱有笑。

全靠党领导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这个队的党小组和队委会领导贫农、下中农在向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同时，还采取了許多措施改进食堂工作，使公共食堂工作步步提高。

第一、严格地执行计划用粮。他们根据粮食、劳动力、年龄等情况，分成了七级吃饭标准。这样，照顾了各个人不同的具体情况。在用粮制度上，由食堂管理人员十天向粮食保管员领一次粮。食堂领到粮食以后，又实行伙食管理员秤粮下锅、定个人消费量、定出米率、定出饭率的制度，堵塞浪费漏洞。社员节约归己的部分，由食堂发给粮票，凭票十天向食堂兑现领取粮食。这些粮食，可由社员自由支配，或根据本人自愿暂留队保管，以鼓励社员节约用粮的积极性。

第二、除积极增加粮食储备以外，在公社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划下，这个队建立了蔬菜生产基地和生猪饲养场，增加食堂的集体“家当”，使社员感到食堂生活有保障，有奔头。建立了蔬菜组，开辟了七亩地专门种菜，各个生产小组和个人，也都发动起来，利用房前屋后、

田边地角、荒山荒地大种瓜菜，蔬菜种植面积比往年扩大了三倍，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四倍，蔬菜的品种也由十几种增加到四十多种。社员吃菜每天每人在两斤以上。此外，食堂的洗锅水、剩菜剩汤也充分利用起来喂猪，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全队生猪已发展到一百六十六头，平均每户二点一头，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多。

第三、加强对食堂的领导。除队长王福基（党员）经常关心和领导食堂工作外，并由党员王寿基专管伙食，副队长王连裔（党员）兼管养猪工作，并调派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做食堂、蔬菜组、饲养场等部门的骨干。在队委会领导下，还建立了由队长、会计、保管员、伙食管理员、炊事员、妇女小组长、社员代表等七人组成的伙食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研究食堂工作，例如监督和检查用粮，领导进行炊事用具的技术革新，进行经济核算，实行民主管理等。

这些措施贯彻执行以后，食堂愈办愈好。现在，食堂保证每人每餐有炒菜、汤菜各一个，有时还加上一碟腌菜，个人还可以自备一些小菜带来吃。对老年、孕妇、儿童、病人等还有特殊照顾。如托儿所的儿童，除和大人一样吃两餐以外，还另有一餐豆浆、稀饭或面食；对农忙时突击干夜工的社员，还另加宵夜饭。因此，社员对食堂很满意。根据调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与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没办食堂时相比，吃的肉增加百分之八点九，油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菜增加一倍，米、柴、盐则分别节约百分之十三点五、百分之七十三点一、百分之四十六点一。

食堂的建立使国家能通过这集体福利组织，有效地指导农民用粮，大大节约粮食。一九五七年这个队有占总户数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农户由于不会计划用粮等原因，虽然按“三定”标准留下了一年的口粮，但到青黄不接时刻，仍有不同程度的缺粮，需要国家供应四千到七千斤粮食。现在，食堂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粗细搭配，干稀调剂，忙闲有别，按人定量，节约用粮，从根本上消灭了“超支户”。一九五九年，这个队的食堂在新粮登场后，依然吃的是老谷子。到九月，食堂还贮存小春粮食一万八千斤，散存在农民家里的小春社会余粮有一万五千六百斤。这个队一九五九年大春粮食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三成以上，除上缴公社和管理区每人一百斤储备粮外，还可拿出七万二千斤粮食作为队的储备粮，已足够全队七个月的口粮。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在食堂吃肉量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单独开伙略有增加，吃鱼一千零四十五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百六十七。鱼肉增加的原因是这个队的畜牧业生产发展了，仅上半年出售给国家的肥猪，就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两倍。过去只是富裕农民吃肉较多，而现在逢节、农忙时期，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能吃上肉鱼。

吃油也有所增多，除养猪多，猪油增多以外，主要是这个队的油菜一九五九年获得了特大丰收，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三成五。因此，在超额一倍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以后，留下自用菜籽比一九五八年多一倍半。这个食堂每天炒菜，用油一斤，天天有油吃，这对于农民还是破天荒的喜事，过去贫农和下中农一年只有三个月有油吃。

这个队过去种菜很少，到腊冬二、三月间包括富裕农民在内，没有一家不要上街买菜吃的，既耽误工，又要花现金。现在食堂有专人种菜，不但不需从外地买菜，到一九五九年九月，还出售了两万五千多斤蔬菜，供应城镇需要，从而增加了七百五十元的收入。

食堂比单独开伙也要吃得省。根据对典型户的调查：一个五口之家，单独开伙，一个月的伙食费，包括粮食、菜、柴、盐等在内共需要二十元左右，现在在食堂里吃饭，只需十二元左右，比过去减少百分之四十。过去，一般农民的一年现金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用来解决吃饭问题。一九五九年这个队单是副业生产，每户平均收入现金即达三百元左右，每个劳动力

平均收入一百五十二元多，大大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些現金收入，每人每月只需支出菜金一元，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用于购置生产和生活用品。全队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就已添置了被子三十二床、棉衣三十六件、棉毯三十九床、臉盆一百三十九个、花垫单十二床等，是历史上生活提高最快的一年。

食堂建立之后，环境卫生大有改善，农民的体质，特别是妇女的体质有了增强。全队一个鍋灶，有人定期打扫卫生，蒼蝇进不了食堂；食堂还备有开水、洗臉水；公社医院的医生每星期来做一次巡迴检查。因而疾病大大减少。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的发病率，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减少了三分之二。

从鍋边到田間

这个队共有七十四戶，三百三十四人，劳动力一百四十四个。在办食堂以前，有五十六个劳动力被家务拖累，不能或很少参加田間生产。另外平均每天要有十八人跑到二、三十里路外的山区去砍柴。办起食堂后，七十四戶每天共省出二百九十六个小时的燒飯时间，即等于多出二十九个劳动力。加上不用外出砍柴，使全队投入田間生产的劳动力，比过去增加三分之一左右。

特别令妇女感到温暖的是食堂对孕妇无微不至的照顾。貧农王培芹的妻子，一九五九年九月間生了第六个孩子，在产前十五天，公社就让她休息，准备嬰孩用品，产后又照規定給予三十天假期，休假中生产队給二十一个劳动日的工分，食堂发給二十个鸡蛋、一斤猪油、一支母鸡、三十五斤大米和新鲜蔬菜等。解放前，她生孩子的前一天还在山上背柴，生产后第三天就挑水作飯，有一个孩子因没人照顾病死了，她自己的身体也得了病。一九五九年有七个孕妇，都象王培芹的妻子一样得到了周到的照顾。

妇女們摆脱家务的劳累以后，心情十分舒暢，干活特别有劲，工效大大提高，在同样条件下栽秧，工效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

妇女走出了厨房，跨出了家門之后，迎接她們的是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貧农王秀兰，家中七口人，只有她和丈夫两个劳动力，其余都是孩子，小的还在喂奶。成立公社以前，夫妻一道出工，一块回来，王秀兰就得忙着煮飯和哄小孩，让丈夫帮忙燒火，他还不高兴，經常吵架。晚上，王秀兰还要舂米磨面，不能参加学习。她一个月出不了二十天的工，家中人口多，收入少，年年都是“超支戶”。公社办起食堂以后，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夫妻俩天天出工，共領到一百二十六元工資，还清了欠款，添置了七套新衣裳、三床被子、一条棉毯、一个洋瓷盆。王秀兰現在也能参加开会和学习文化，原来“簸箕大的字不識一个”，現在能看懂工分賬，并且成为生产上的积极分子。

青年妇女周学芳，現已成为托儿所所长。她的孩子同样进了托儿所。她无牵无挂，一心只想着把工作作好，她领导的托儿所多次受到县上的表扬。

就在一年前还是鍋边轉的妇女邢菊芳，現在成为生产小組长了。邢菊芳过去在娘家还是一个活跃的青年，自从出嫁后，接連生了两个娃娃，整天想着孩子和柴米油盐，因此生产、开会、学习都很少参加，人也变得逐漸迟鈍，拘束起来。現在，她又恢复了青春，被評为二級劳动力，在秋收中，她领导三个妇女脫粒，敢于向男劳动力展开田間比武竞赛，每人每天平均脫粒量达五百三十八斤，比过去多一倍以上。

人民公社为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开辟了广阔道路，使她們在生产上、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里的妇女在办了食堂之后，原来傳統是妇女的活計，如栽秧、薅鋤等工作，自然更能發揮她們的生产特长，原是男子干的活路，如犁田、脫粒等，現在妇女也有参加了。在食堂、托儿所、副业等部門，更是妇女活跃的地方，一部分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弱

殘廢婦女，在擺脫繁瑣家務之後，也能人盡其才地投入副業生產。這個隊經營的三百畝栽席草的水塘，因水淹，勞動力不足等困難，歷年只能零星地割些席草，人們眼巴巴地看着席草爛在水里。一九五九年在收第一道席草時，組織了一些年老的婦女進行加工，收入了七千六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六倍。截止九月，婦女得的工分占全隊總工分的百分之六十四以上，涌現了婦女積極分子三十八人，有十四個婦女成為飼養、副業、福利等方面的模範，有五個婦女擔任了生產隊副隊長、小組長等領導職務。

富裕中農服輸

在一個夜晚的群眾會上，對公共食堂極為不滿的富裕中農王其裔，主動向大家作了檢討：“我過去思想糊塗，頭髮鬍子一把抓，只望見鬍子上的飯、望不見過好日子，那時家裏的一百多斤糧食，好像是“護心血”，硬是舍不得拿出來，現在我在食堂吃的糧食，超過我以前好幾倍，過去對食堂說了些壞話，對不起大家，我思想實在落後……。”

全隊五戶富裕中農，有四戶較為習慣地在食堂吃飯，只有一戶至今還對食堂不太滿意，但也不願意退出食堂。富裕中農不願意退出食堂，一方面由於貧農和下中農都堅決擁護食堂，自己退出來，會處於很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們參加食堂之後，並不低於他們單家開伙時的水平，同時收入又有增加。象富裕中農中生活較好的王其裔，過去在家煮飯，雖也精打細算，是全村出名的“尖耗子”，平時經常是湯菜一鍋煮。參加食堂後，從年初到九月，共吃到了十三斤豬肉，以及月餅、水果、粑粑等節日食品，吃得比過去好，還減少了伙食開支。過去不算糧食，光燒柴、鹽巴、油、菜等一月約需九元，現在全家只需交菜金五元，每月節省四元。此外，他家婦女擺脫家務，參加生產，增加了工分，一至八月共得工分三千四百四十個，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多五十個，領得工資七十三元多，加上入伙的肥豬，收入共一百一十三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多收入四十四元。

食堂是生活、政治、文化的中心

食堂已成為全隊的公共活動場所，食堂同時是生產隊的俱樂部和學校的課堂。逐漸成為全隊生活、政治、文化的中心。

食堂的中間高掛着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象，牆上密密麻麻都是獎狀和紅旗，評比、表揚和食堂賬目等琳琅滿目的圖表。寬敞的太屋中，整齊地擺列着桌子和凳子，牆上還掛着廣播器，每晚從廣播器里傳出優美的音樂和國內外大事，人們及時地聽到了縣委的指示和號召。人們說：“天天象辦喜事一樣歡聚一堂，誰曾看到農民伴着音樂吃飯呢！”食堂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人們更加團結一致，家庭更為和睦，集體主義思想更加鞏固了。

公社化以前，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還不是象現在這樣團結融洽的。生產隊副隊長王連裔，過去愛指手划腳，有些性子強的人就愛頂他兒嘴：“能吃過頭飯，莫說過頭話，有本事我們比一比嘛！”經過整社，他作風有所轉變，和社員一起吃飯，一起勞動，群眾也逐漸信他的話了。一九五九年六月，在食堂吃飯時，王連裔偶然議論起食堂的隔牆太多，沒有用處，顯得不寬敞，他提出干脆折掉，有人馬上應道：“老牆土可以作壓肥。”說干就干，當天晚上，大家就突擊折掉隔牆，作了二十畝秧田的肥料。生產隊長王福基勞動在隊上首屈一指，處處帶頭，最受人們熱愛，可是有時工作方法有些簡單，個別群眾對他也有些意見。現在，王福基和群眾一起在食堂吃飯，議論事兒經常了解社員的心意，和群眾的關係越發密切了。王福基同時也有更多機會可以聽到群眾的建議和要求，因此他工作的辦法也就更多了。

食堂辦起以後，夫妻、婆媳、妯娌、親戚、鄰居之間的關係更為和睦了。過去這個村子

关系不太好的七户人家，现在都有很大改善。如王培国夫妻俩，过去因家务事闹得不可开交，一间房里还分成两半，各自单独做饭，甚至吵到要离婚的地步，干部先后为他们调解十次以上。现在两人在食堂吃饭又和解了，双方相互体贴，成为幸福的家庭。

自从办了食堂，也有了扫盲的教室，一到学习时间，人们就齐聚一堂，由会计当教师，学习文化。大跃进以来，这个队有一半以上的人能坚持经常学习。特别是妇女，由于摆脱了家务的羁绊，有时间和男人一道学习文化了。

活跃的共青团员们，还把食堂变成了剧场。他们自编自演花灯，唱山歌，歌唱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他们在办食堂之后，共演了四次戏，还巡回附近村子的食堂去演出。食堂经常烧着开水，老年人夜晚没事，不约而同地漫步到食堂，喝杯热水，抽袋烟，聊聊天，议论一番生产，听听广播器中传出的戏剧和新闻。

公共食堂光芒万丈

蒋家桥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本着勤俭办食堂的精神，陆续添置了过去单独开伙时所没有的许多炊事用具。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已购置了烧开水的铅皮桶、压面机、装菜的洋瓷盆、大蒸笼、碗、汽灯等用具，共价值四百多元。食堂附设有蔬菜组、饲养场、碾房、腌菜加工房等，腌制了几千斤菜，喂养着一百二十九头猪。食堂就象一个小型联合企业，集体“家当”越来越大，对食堂的巩固和提高有很大作用。

食堂前途无量。在一九五九年冬农闲时期，兴建砖木结构的宽敞食堂和托儿所、球场，以后还要陆续在它们旁边盖起俱乐部，小吃铺，图书室，卫生保健室，沐浴室，理发室等，形成全队集体生活福利的中心。这个队计划在一九六零年做到每人每天能吃上三斤以上的菜，并做到多样化，适合不同人的口味。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基础上，一个月杀两头猪，逐步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哩！人们向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干劲就更足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阴山红日

——内蒙古杭锦旗后旗永胜公社一年巨变——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调查组

黄河北，阴山南，千里河套米粮川，

渠道交错如蛛网，阡陌纵横赛江南。

这首流传在塞外的民歌，道出了解放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富饶而美丽的景象。蒙古、汉、回等民族农民联合组成的杭锦旗后旗永胜人民公社，就座落在这个塞外“鱼米之乡”的西北部。一年多来，永胜公社以其巨大的力量，大兴水利，开辟良田，培育草原，发展牧业，使全社在实现高级水利化的基础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赢得了当地农牧业历史上的特大丰收，公社的总收入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猛增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三。

一年巨变

永胜公社南临河套沃壤，北依阴山脚下，黄济渠和杨家河东西环抱，是一片渠水潺潺的富饶之地。全社由原三个乡二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现有蒙古、汉、回族社员五千四百三十四户，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一人，是一个新型的民族友爱之家。社内水浇地有十九万多亩，各种大小牲畜达五万多头。公社猪羊满圈，鸡兔成群，为河套平原上饲养家畜家禽业的一面鲜艳红旗。

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这里恶霸横行，匪军遍地，加以渠道年久失修，土地碱化，遂使这“漠南谷仓”之地，田园寥落，满目疮痍。

解放后蒙古、汉等族农民在党的指引下，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上，逐步整顿渠系，改良土壤，使每亩粮食产量由解放前的九十斤左右，上升到互助组年代的一百二十多斤。一九五六年春天高级农业社建立后，粮食产量直线上升，每亩平均达到了二百三十斤。但是人们很难想到，在公社化后的第一年里，永胜公社的各族社员们，已把每亩粮食产量指标，推上了三百五十斤的高度，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为解放前产量的三倍多。现在全社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二千零九十斤，除去吃用，每人还能卖给国家一千一百多斤。永胜公社家畜家禽饲养业的飞跃发展，也引起了社员们的交口称赞。一九五九年全社牲畜纯增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七点六，猪鸡兔等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三倍。目前全社除回族社员外，平均每户有猪一点九口、鸡一点三只、兔子二十二点五只。以大规模饲养猪、鸡、兔而远近闻名的永胜公社民丰大队，现在每户已有生猪四点四口，鸡十一只，兔子五十八只了。永胜公社的百花齐放的副业和年轻的工业，也随着农、牧业的巨大跃进而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五九年全社的工业和副业收入达六十二万多元，分别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两倍多和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现在全社已建立了农具制造修配厂、土化肥厂、石灰厂和造纸厂等一百八十二个工厂，对促进农、牧业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起了巨大作用。利用田边、牧场和渠畔等空地培植起来的林业

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五九年的林业收入达二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倍半以上。当永胜公社实现水利化后，渔业的迅速发展就成为自然的趋势了。一九五九年全社利用农田退水，修建了六个养鱼池，放养了三千多万尾鱼苗。水稻黄熟的时候，也正是社员们喜庆黄河鲤鱼丰收的日子。公社到处呈现出一片“鱼米之乡”的江南景色。

永胜公社农业、牧业、工业和副业等的全面跃进，使各族社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公社分配方案，一九五九年除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外，每户社员平均收入达四百三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如果加上自留地的收入，每人平均收入在一百元以上。目前社员中的常年贷款户已基本消失，存款户骤然增加。现在全社有百分之七十七以上的农户在信用社里有了存款，存款总额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了三倍多。在各项生产事业的奔腾跃进中，公社党委为改善社员们的居住条件，还帮助一千多户社员修建了新房，现在社员们已搬进了新居。随着公社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社员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现在，当永胜公社各族社员回顾这一年来的巨大成就的时候，他们对党和人民公社充满着衷心感激和热爱。许多社员欢乐地唱道：“鱼不离水才能活，红花全靠绿叶托，人民全靠共产党，有党才有好生活。”

揭开水利的新页

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而著称的河套平原，是人们久所赞美的地方。近百年来，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垦荒地、辟良田，开挖了八道从黄河直接引水的大型干渠，从南向北，与数万道支渠、斗渠、农渠和毛渠等编织成一个大型的灌溉网，哺育着四百多亩良田。“八百里河套湾套湾，湾湾尽是米粮川”，就是这里人们对自己家乡的赞歌。

在这个渠水充沛、土地肥沃的大平原上，极宜发展农业生产。但在解放前，河套的八大干渠和大部分土地，都操纵在官僚地主和天主教的手里，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只不过富了那些反动统治者，广大劳动人民为了兴修水利和维护自己的澆水权利，不知有多少人丧失了性命，有些人用不上水反受水害，被迫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在饥寒线上熬度着苦难的岁月。永胜公社社员们解放前的遭遇，就是这部苦难历史的缩影。

解放后，永胜公社的社员们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那些霸渠夺水的官僚地主后，首先改变了不合理的使水制度，整顿了渠道，实行了浅澆快轮，因而使粮食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以上。但是旧社会造成的渠道紊乱和落后的灌溉制度，仍阻碍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公社化前，社员们虽然迫切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落后的、不合理的水利面貌，但是由于当时二十二个农业社共同使用两道渠水，农业社各自为政，用水矛盾不能统一解决，并且社小力薄，巨大的水利工程难以兴办。当时也有不少小社自动联合起来，举办了一些水利工程，解决了一部分水利矛盾，但是，由于各社不是统一领导，因而遇到天旱水缺，或水大渠小的时候，便发生了社与社间的利害冲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后，红光社首先要求打破社界、乡界和周围二十一个社合在一起，进行了共产主义大协作，修成两道各长十七公里的综合性的排水干渠，把两万亩盐碱低洼地改造成稻田。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二十二个小社的稻田连在一起各自经营，用水时互相争抢，排水时惟恐落后，矛盾重重。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两个区、三个乡、二十二个社，从春到秋开过六、七次现场会议。但由于各个农业社都是各自经营的小的经济单位，政社不合一，区乡干部又不能直接统一安排各社的生产和解决水利问题，矛盾仍然存在着。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把二十二个小社统一起来，统一使水、排水，统一管理渠道，统一规划作物种类和种植面积，统一整修渠道进行水利基本建设，以便更好地发展生产。这是各族农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这个美好

的宿願，終於隨着永勝公社的誕生而實現了。

永勝公社一成立，公社黨委馬上根據廣大社員的要求，提出了在全社範圍內整頓渠道，平整土地，縮小地塊和實現耕作畦田化的水利建設規劃。對分布在全社十九萬多畝土地上的大小渠道，進行了分類排隊，首先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過多的渠口和渠道進行了合併。這項工程開始後，廣大社員精神煥發，勞動熱情高漲，八千多名男女社員激戰在水利工地，經過三十天的戰鬥，把黃濟渠、楊家河原來的一百一十五個大型進水口，合併成四十六個；原來的一千一百道支渠、斗渠，經封閉、改造和興建後，合併成八百八十九道新型引水渠。為了防止進水閘門不堅，將原來各大渠口上的草閘，都改造成了木閘、插板閘和毛棒閘。對較大的進水口又用水泥涵管築成了堅固的閘門，基本上防止了渠道決口成災的危險。一九五九年全社沒有一處決口，這就是永勝地區灌溉史上的第一個奇蹟。

干、支、斗渠的整頓，為防止水火創造了條件，但渠道占地過多，地塊過大，高低不平，仍嚴重影響着先進灌溉制度的認真推行。因此，公社在整修渠道的同時，又按照二十畝地一道毛渠，四畝地一道輸水溝的高級水利規劃標準，進行了細緻複雜的田間水利工程，共改造和興建了一萬一千多道毛渠和輸水溝。基本改變了地高渠低，水流不暢的落後狀況。並且在稻田作物區興建了三道大排水渠，使稻田可以隨時排水、換水。由於大規模合併、改建了渠道和閘門，一九五九年節約了渠道占地一萬三千多畝和柴草四十多萬斤。

在緊張的群眾性的水利運動中，公社黨委成立了水利指揮部，各大隊成立了指揮所，由黨委第一書記親自掛帥，黨委委員分片包干，領導施工。公社並組織各大隊參觀學習了五星大隊的先進的水利建設工程，先後開展了四次紅旗競賽。八千多名社員在田間安營扎寨，在寒風刺骨的隆冬季節，他們掘開凍土，打碎堅冰，向岩石般的土地展開了猛攻。“天冷心不冷，那怕它凍土比鋼硬”、“地凍心不凍，冰壩地裡比英雄”。這就是各族社員們，對自己英雄形象的寫照。新發大隊出動的二百四十多人，只用了三天半的時間就完成兩道排水干渠。大部分社員由最初的每人每天挖土二點七立方米，提高到六點七立方米。挖渠突擊手張滿志挖渠效率超過定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成了社員們的光榮表率。在熱火朝天的水利運動中，廣大婦女社員們，是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五位名帶“英”字的女社員組成的“五英突擊隊”，每人每天挖土十四立方米，大大地超過了一般男社員的勞動定額。

在興修水利的緊張階段，社員們為了提前完成任務，在“拉住太陽衣後襟，踩住月亮腳後跟”的口號下，日夜輪流奮戰，不管是陽光月光，只要有光，人們在田野上就可以聽到砰砰、砰砰的鐵鎬聲。永勝公社社員們就是用這樣的不疲倦的戰鬥精神，完成了一百二十四萬三千多個立方米土方的水利建設工程。這些工程的勞動量相當於原二十二個高級社，過去七年間所完成的水利工程量的總和。同樣是二十二個農業社的人力、物力，一旦組成了人民公社，便如虎生翼，產生了這種無比強大的力量。一九五九年永勝公社獲得的史無前例的特大豐收，就是這種強大力量的生動體現。

碱地翻身稻花香

水，可以帶來許多災害，也可以創造大量財富。永勝公社一年間改造大量碱地為稻田的生動事跡，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解放前這一帶的十九萬多畝農田，因澆漫灌和積水不易排除，使七萬多畝土地發生嚴重碱化，成為荒灘不毛之地。碱化最重的五星大隊，已有一半耕地，因碱化不能利用了。碱化較輕的農田，產量也從一百八十多斤下降到九十多斤了。因此，土壤碱化已成為永勝公社農業迅速發展的嚴重障礙。公社黨委根據造成土壤碱化的原因，調動了大批男女社員，在九萬三千五百畝高低不平的耕地上進行了平地打堰和畦灌溝灌

的田間水利工程，把過去五、六十畝或十幾畝大的地塊，培修成了二畝或四畝大的畦子，其中二畝以下的畦子占百分之七十，四畝以下的畦子占百分之三十，作到了地平如鏡，實現了淺澆快輪和耕作畦田化。這不僅有效地防止了土壤鹼化，並沖洗去了大量鹽鹼成分，改造了大批鹽鹼土地。公社化前，全社每年約有二萬一千多畝土地因深澆漫灌引起土壤鹼化，現在鹼化現象不但已經基本消滅，一九五九年全社還改造出荒灘鹼地三萬二千多畝。紅光大隊嚴重鹼化的九千四百多畝農田，經過改造後，一九五九年每畝產稻穀四百零五斤，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點二。

在改造鹽鹼土地的群眾運動中，永勝公社新發大隊從三千多畝的荒灘鹼地奪取八十多萬斤稻穀的英雄事跡，生動的顯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威力。新發大隊原有土地二萬一千多畝，實際能耕種的只有一萬八千多畝，其餘三千多畝盡是荒蕪了幾十年的寸草不生的荒灘鹼地。多少年來人們就渴望着改造荒鹼地，利用荒鹼地，社員趙二對此更是念念不忘，一有機會他就提出向荒鹼地要糧食的意見。但要徹底改造這片荒鹼地，只有引水洗鹼和改成稻田。為此，就要挖通建國渠，再由建國渠修一條支渠，這兩道渠總長達十八里，另外還要修挖農、毛渠一百多道，還要平整土地、築成二畝大的畦田。這樣浩大的工程，無論互助組、初級社都無力完成。在高級社時，社員們也只是在鹼地上選擇些小塊地，種些蕎麥、糜子，這些作物也都是大部丟，少數收。大片荒灘鹼地，依然沉睡在人們的眼前。

公社成立後，黨委和公社管理委員會立即按照群眾意見，制定了改造荒灘鹼地的規劃。規劃提出後，社員歡欣鼓舞，干劲沖天。全大隊迅速地組成了五百多人的水利和改造鹼地的勞動大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興水利和改造鹼地的戰鬥。經過二十天的戰鬥，提前五天，完成了稻田水利工程，並按高級水利化的要求，把全部農田修成了二畝大的地塊。當滾滾渠水沖走了多年復蓋的鹽鹼層後，象沖走了壓在人們心上的大石頭一樣，荒灘鹼地終於蘇醒了。公社決定把這些土地全部辟為稻田。但種水稻在新發大隊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鹼地種水稻更是一場生產上的革命。當時個別社員認為鹼地長不成莊稼，說：“這是大風里撒種，旱地里撈魚，搭上了人工，遭蹋了種子。”但廣大社員為了決心種好水稻，選出十七名老農組成稻田技術委員會，派了十名社員到鄰隊學習種稻技術。水稻種上後，許多社員以好奇的心情，天天到田邊觀望。稻苗在水田中茁壯地生長着，抽穗了，拔節了，灌漿了……，稻田里養的魚也在悠然自得地游來游去，這一切使社員們越看越愛看。秋天，就在這原先不毛之地的荒灘鹼地上，翻滾着一片金黃色的稻浪，使社員們樂得心花怒放。秋後從這片荒灘鹼地上第一次收穫了八十多萬斤稻穀，平均畝產二百五十斤。這八十萬斤糧食，相當於一九五八年全隊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九，占一九五九年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三點六。當社員們第一次吃到自己親手種出的稻米時，感到分外香甜。社員李老漢感慨萬分地說：“過去人翻身，如今老荒鹼地也翻身了，人民公社的力量就是大！”現在的新發大隊，真是成了“稻米滿倉、鯉魚滿塘”的塞外的魚米之鄉了。

牧場添新色 友誼日日深

永勝公社的水利運動不但在農業區開展得轟轟烈烈，在廣闊的牧場上，水利事業也結出了累累碩果。現在，在牧場上，豐盈的渠水不僅灌溉着茂密的牧草和哺育着肥壯的畜群，也灌溉着日益團結互助的民族友愛的花朵。真是“友誼長流水，灌溉團結花”，永勝公社在民族關係上也顯示了自己的巨大優越性。

公社化前，這裡的牧場雖然廣闊，但因水源缺乏，許多牧場不能利用。較好的天然牧場，一遇天旱地干，牧草枯萎，也常造成大批牲畜的瘦弱和死亡，很難保證畜牧業的穩定發

展。那时候有的农业社因草場不好，常到蒙古族牧民的牧場上去放牧，攪乱了蒙古族牧民按季輪場放牧的計劃，引起了草場糾紛。公社化后，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宜农則农、宜牧則牧的原則，在全社範圍內統一规划和培育了牧場，提高了牧場利用率和載畜量，使畜牧业得到了高速度的稳定发展。在培育草場的工作中，公社調动了六百多名各族社員，在牧場上帮助蒙古族社員挖修了五十六条渠道，修筑了一道五里长的拦水壩，揭开了牧区兴修水利的序幕。这些水利工程使五万多亩牧場得到了灌溉。經過灌溉的牧草，一片葱綠，茂密茁壯。蒙古族社員高兴地說：解放前，牧場上一片荒凉，現在的牧場变得綠油油的。为满足牲畜需要的飼料，公社还調动蒙古、汉等族社員，共同在阴山脚下的万古生荒上，种植和灌溉了一千三百八十多亩飼料，在公社化后的第一年中，就获得了飼料丰收。一九五九年仅民族联合大队一个牧場的飼料基地，即收获了黑豆、高粱等精飼料六万多斤，割貯苜蓿草二十多万斤。在干旱的草原上，大兴水利和种植飼料，是一个革命性的措施，在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頁。随着牧区水利事业和牧場改良工作的发展，現在全社牧場已划出了冬營地和夏營地，推行了分群放牧和輪場放牧等先进的飼养管理方法，使各种牲畜膘滿肉肥，牲畜头数直綫上升。

一九五九年民族联合大队的各种牲畜达到七千六百多头，比一九五八年淨增百分之三十五。这样高的增殖速度，在公社化前是难以想象的。畜牧业的大跃进，又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仅民族联合大队的一个牧場，就支援了农业需要的耕畜七十九头、粪肥一亿多斤。这个大队的火箭小队，由于大量施用了蒙古族社員支援的畜肥，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每亩产量高达四百四十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一倍以上。为适应畜牧业的飞跃发展和蒙古族牧民生活的提高，草原上的工业建設正方兴未艾。現在除一百八十多个工厂，已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兴建起来外，一座深受蒙古族社員欢迎的牛奶加工厂，又在牧場上建立起来。目前这个工厂不仅满足了蒙古族社員对牛奶、奶皮子、奶豆腐等奶食品的需要，給其他民族社員也带来了很大方便。

永胜公社成立一年多来，不仅各种生产事业跨上了追風駿馬，蒙古、汉等民族社員間友爱互助的故事和情同手足的佳話，更是到处流傳。一九五九年民族联合大队的蒙古、汉族社員，在牧場上兴建飼料基地的时候，五星、新发和紅星等五个大队选派了二十五名汉族社員，热情的前来支援。他們經過半个多月的苦战后，不仅向蒙古族社員們傳授了农业耕作技术，并帮助蒙古族社員种植了八百多亩飼草、飼料。現在这些飼草、飼料已經丰收，可供一千五百多头大小牲畜一个冬天的食用。为了感謝这些兄弟大队的深情厚誼，民族联合大队的社員們以五万多斤柴草支援这些兄弟大队兴修水利。在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的共同劳动中，許多蒙古族社員已学会和熟悉了农活，不少汉族社員也成功地运用了蒙古族社員的放牧經驗，获得了畜牧业上的巨大成就。民族联合大队的二十八戶蒙古族社員中，解放前只有两戶干过农活，現在他們已經大部分学会种庄稼了，其中四名蒙古族女社員还成了优秀的农业技术上的多面手，贏得了蒙古、汉族社員的同声称贊。汉族社員武二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蒙古族社員的放牧經驗后，使一百只母羊生产了一百零一只羊羔，并全部成活。在民族联合大队里，由十四戶蒙古族社員和十一戶汉族社員組成的第七小队，一九五九年因蒙古、汉族社員团结无間，农牧业相互配合密切，使粮食产量跨过黄河，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了四百五十斤。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达賚湖畔的新面貌

——內蒙古新巴尔虎右翼旗达賚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內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調查組

在我国边城滿洲里西南，是一片富饒的草原，內蒙古最大的內陆湖——达賚湖，像一块晶莹的宝石，鑲在这块草原上。在湖畔纵横三百里的辽阔牧场上，一九五八年，誕生了一个达賚人民公社，像东升旭日，照亮了草原。

达賚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由十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两个公私合营牧场，合并建成的。全社四百一十四戶，一千八百零四人，是一个由蒙古、汉、达斡尔、滿和鄂温克等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公社。

一九五八年，草原上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达賚湖畔的各民族牧民，加快了合作化的步伐，在这一年夏季，实现了畜牧业的合作化。但是，合作社的规模小，人力物力不够雄厚，适应不了大跃进的要求。这时，牧民們就自願联社、扩社，协作生产。可是各牧业社，不是“一家”，工作步調不一致，效果不如意，还是滿足不了牧民实现大跃进的願望。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声音，傳到了草原，牧民們真是欢欣鼓舞，他們騎馬相告，三五成群来到苏木（区）党委，要求成立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势不可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迅速席卷了这块草原。

达賚湖畔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曾遭到了少数大牧主和上层喇嘛的敌視。这些人企图阻撓和破坏公社化运动，他們說：“人民公社一定办不成。”“公社会使畜圈空起来。”等等，可是，牧民們用亲身体驗，列举大量事实，說明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小社不如大社的道理，向阴谋破坏他們走公社化道路的人，展开說理辯論，駁倒了形形色色的謬論，在苏木党委的领导下，一个月內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牧民們在建社庆祝大会上坚信地說：“我們的人民公社会像达賚湖水一样永世长存！公社的牲畜会像达賚湖里的魚一样繁殖兴旺！”

八項措施 大放光芒

公社化的第一年里，达賚公社的畜牧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一九五九年（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牧业年度），这个公社的牛、馬、駱駝、綿羊和山羊五种牲畜增殖了三万六千一百五十六头，各种牲畜的总增殖率，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扣除消耗，各种牲畜的純增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点八，这是空前的一次畜牧业大丰收。現在，全公社牲畜总头数已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万零两千三百八十一头，增加到十二万八千九百零七头。

随着畜牧业的丰收，一九五九年这个公社已交售一万零五百八十多头牲畜和大量的絨毛、皮張等畜产品，支援了国家建設。同时拿出一万零二百九十多头母畜，支援了缺少母畜

的兄弟公社发展畜牧业生产。牧民們說：“一九五九年的大丰收，全靠公社力量大，八項措施貫徹得好。”

所謂八項措施，就是“水、草、繁、改、管、防、舍、工”，即发展水利、解决飼草飼料、提高繁殖率和成活率、改良品种、改善飼养管理、防治牲畜疫病和防止狼害等灾害、盖棚搭圈和建立厩舍、工具改革等。这些措施每項都是发展畜牧业中必須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互相关連的，要使牲畜長得又肥又壯，发展得又多又好，这八項措施，缺一不可。因此，只有全面地貫徹这些措施，才能在增产保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畜牧业。

达賚湖畔是肥美的牧场，有許多河流和小湖泊，很适宜发展畜牧业。但是，多少年来，这里的各民族牧民，单纯依靠自然条件游牧，既不打井，又不打草，四季牧场上的自然水源，分布不均，天然飼草又長得好坏不一，利用起来有足有缺，因此，畜牧业的发展就很不稳定。畜牧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以后，各民族牧民响应党的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号召，在缺水牧场上打了井，年年为牲畜过冬度春貯备飼草，改变了过去靠天发展牲畜的习惯。但是，这里的牧业社，平均只有三十戶牧民，小的只有七、八戶，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很普遍。因此，畜牧业各項基本建設都赶不上牲畜发展的需要，一遇大風雪或冬旱（冬雪少，牲畜吃不到雪），牲畜仍然受冻餓，喝不到水，造成損失。

达賚人民公社成立后，根据畜牧业生产特点，首先集中力量抓了水和草。党委书记亲自上陣，組織老牧民勘查牧场水源，广大社員奔向四季牧场，男女打井队员为了向缺水牧场要水，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这样，不到一年，全社就在最缺水的牧场上，打了三十九眼水井，挖出了二十二个水泉，相当于过去四年打井挖泉的百分之八十三以上。从此，公社的牲畜，一年四季，走到那里都有水喝了。小牧业社时期，各个社的牧场大小和牲畜多少不相适应，有的牧场大用不了，有的牧场小，得不到更新。现在，公社根据各生产队的牲畜多少，統一规划草原，确定四季牧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划区輪牧，合理利用了牧场，从此，畜膘上升，瘦弱死亡现象减少了。同时，公社还划出打草场，組織专业打草队，一九五九年，为牲畜的过冬度春，打了一千六百三十多万斤青草，足够母畜和幼畜吃一冬一春。

过去，牧民們最伤脑筋的事，是母畜的繁殖率低。多少年来，他們是依靠牲畜的自然交配繁殖母畜，而且在互助合作組織建立以后，牲畜仍基本归私人所有，宰食母畜现象也較普遍，这些都很不利于母畜的繁殖。公社成立后，首先对牲畜实行統一經營，坚决貫徹执行了保护适龄母畜的政策。并且在大力加强母畜配种、保胎和接羔的同时，訓練了六十多名人工授精配种員，在达賚湖畔，第一次开展了人工配种和母畜改良事业。因此，在一九五九年的畜牧业收获季节里，全社的母畜繁殖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一·二，比一九五八年将近提高百分之七十。公社的畜群里，一九五九年还有了三千多头第一代杂交改良細毛羊和良种馬駒。公社的配种技术員，还配种改良了二万六千只母羊和二百多头牛、馬，到一九六零年夏季，这些母畜就能产改良仔畜了。

每当严冬降临到草原以后，保护牲畜安全度过冬春，就成了达賚湖畔各族牧民生产活动的中心。为了把牲畜赶到牧草較好，气候較暖的地带放牧，他們冒着風雪严寒，长途跋涉，走“敖特尔”（移场放牧），从这里轉移到那里，躲避灾害。但由于在冬春营地上沒有棚圈設備，牲畜还是經不起風雪严寒的襲击。这种情况，直到公社化以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一九六零年畜牧业生产的更大丰收，公社的蒙古、汉族社員，繼續在冬季牧场上修建新的牲畜棚圈，他們准备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使全部母畜、幼畜有棚，其他牲畜有圈。盖棚、搭圈对于畜牧业有改善飼养管理和防止風雪灾害的两种作用。达賚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从多年的体验中認識到这一点以后，便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在牧场上修搭棚圈。但由于牧业

社的劳动力少，只好从附近的滿洲里、扎賚諾爾等城鎮請人來幫助，因此就不能大量修建。一九五八年達賚人民公社成立後，公社統一抽調各生產隊的蒙古、漢族社員，組成基本建設隊，在冬春季牧場上，大力興建牲畜棚圈，僅在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就興建了三十一座暖棚和十八座畜圈，相當於過去四年所建棚圈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三。使大部分幼弱牲畜和母畜都有了暖棚暖圈。

達賚人民公社成立後，這裡的“天牧”、“了牧”（這兩種放牧方式都是早晨放出去，晚上趕回來，中間無人跟隨畜群。大牲畜放出後，幾天或十幾天才趕回一次。）和混群大群放牧等落後的飼養管理辦法，得到了徹底改革。過去，由於採用這種落後辦法，牲畜無人照料，經常遭到狼害，在風雪中丟失死亡；同時因為畜群又大又亂，抓不好膘，也不好配種，而且常因互相頂闖擁擠而造成流產或傳染疫病。隨着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這種落後的放牧方法，曾有一些改進，但是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改進得很不徹底。公社成立後，首先根據牲畜種類、公母和健弱情況，把羊群劃小為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只為一群，牛一百五十到二百頭為一群，馬三百到五百匹為一群，把改良牲畜和駱駝也都單獨分群。同時每一群牲畜都配備有覺悟高、有經驗的放牧員三至四人，實行專人專責制。這樣在放牧管理上就作到了人不離畜，跟群放牧，為保證抓好畜膘，放牧員們早出晚歸，盡量延長放牧時間，注意適時飲水，適時貼喂飼草飼料，搞好臥場地，讓牲畜休息好。公社獸醫所的十名防疫員和牧民們開展了群眾性的牲畜疫病防治工作和打狼運動。這樣，一九五九年不僅消滅了畜群中的三類膘，而且有效地控制了疥癬、內寄生蟲等傳染病，因而各種牲畜的損失率，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四點二下降到百分之二點七。社員們都滿意地說：“公社化以後，最大的一件事是牲畜有人管了！”

由於公社資金充足，購買了大批新式生產工具。一九五八年公社買進兩台拖拉機，除原有十六台馬拉打草機外，又買了十四台打草機，另外還買進雙輪雙鏟犁、圓盤耙、鎮壓器等二十多套新式農具。為了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運動，公社組織了技術革新委員會，發動群眾進行工具的改革和創造。

民族團結 各業俱興

達賚人民公社豐美的牧場，不僅能發展畜牧業，還可以種莊稼。達賚湖、克魯倫河魚產豐富。公社境內，還有芒硝、石膏、蘆葦等工業原料資源。水獺、狐狸、天鵝等珍禽異獸，到處都有。各族人民發展多種經濟，有許多優越條件。

但是，千百年來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只是年復一年地從事着單一的畜牧業生產。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畜牧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才激發了這裡牧民發展多種經濟的積極性，在公社化以前的兩年，加入牧業社的牧民，在漢族人民的幫助下，開始種了少量的農作物，零星地開展割草、短途運輸等副業生產。一九五七年，達賚蘇木原六個牧業社，全年的副業收入達一萬多元。但小型的牧業社，勞動力少，資金有限，缺乏技術，進一步發展多種經濟，遇到了許多困難。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特別是人民公社的誕生，使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得到了新的發展。公社化前，這裡的一百二十三戶漢人，大部分是單幹戶，多數沒有固定職業，一般從事手工業、副業和其他季節性生產。而小牧業社，單純經營畜牧業，人力物力有限，又不便於發展其他生產事業。蒙古、漢族人民，雖然住在一起，卻各干各的，個體生產和小型牧業社，妨礙了他們之間的協作生產。達賚人民公社成立後，這個牧場上的漢族人民，都加入了公社。從此，蒙古、漢族人民，就能夠更好地團結在一起，共同勞動，互相幫助，不斷地促進牧區

各項生產建設。公社剛一成立，就根據蒙古、漢族社員的技術特長，統一組織人力物力，拿出五萬多元資金，以漢族手工業者為主，興辦了發電、鐵木、皮革、乳品、制毡、制靴等六個小型工廠，一九五九年頭十個月里，這些工廠的工業總產值達到四萬多元。過去沒有固定職業的部分漢人，和蒙古族牧民一起，組織農業生產隊，開墾了六百三十畝田地，加上原來初級社開墾的一百二十畝，公社已經有了七百五十畝農田。一九五九年農活開始以後，在這些土地上，漢族社員教蒙古族社員耕田播種，共同種了大麥、燕麥、苜蓿草等。夏天，蒙古族社員又向漢族社員學鋤草；秋季，他們又在一起收割莊稼。這樣，一九五九年農作物雖然受到水災，他們還是為公社的牲畜過冬度春，收穫了部分飼料飼草。為了改變草原自然面貌，一九五九年蒙古、漢族社員，在克魯倫河沿岸和水草豐美的牧場上，種了五十多畝樹苗。漢族社員還建立兩個養豬場，草原上飼養了一批生豬。一九五九年頭十個月里，公社的各項副業收入達九萬七千六百二十多元，比一九五八年牧業社時期的全年副業收入，增加了兩倍多。以牧為主、工農牧林副等多種經濟的發展，迅速改革了這裡單一的畜牧業經濟。

草原上有了工業，有了農業，使畜牧業的高速度發展，有了更良好的條件。過去，這裡牧民使用的各種生產工具，一般都到外地購買或修配，一九五九年十個月內，公社鐵木廠的蒙古、漢族工人，給牧民們修配七百輛車，及時滿足了公社生產的需要。社員們需要的防寒毡靴、蒙古包毡、縫制皮衣用的羊皮和其它皮具，一九五九年也都由公社的制毡廠和皮革廠加工生產了。牧業社時期，這裡雖然產大量的牛奶，但因勞動力不足，沒有牛奶加工廠，只有部分乳牛擠奶供牧民們自己食用，其餘的乳牛都不擠奶。一九五九年，公社統一安排勞動力，不少漢族婦女在蒙古族婦女的幫助下，參加了擠奶生產，因此，公社的牛奶產量達到六十六萬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倍多。蒙古、漢族社員，把這些牛奶送到乳品廠，加工成奶油、乳粉、酪膠等產品，支援了國家。

愛社如家 生活上升

達賚人民公社，由於生產的高速度發展，收入也成倍地增加了。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公社的總收入達到九十三萬二千元，再加上社員家庭副業收入十萬零三千一百元，兩項合計共比初級社時期增加一倍多，全社每人平均五百七十三元以上。

一九五九年的總收入里，屬於公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和牧民們為了畜牧業的繼續躍進向公社投資的生產費，已經達到五十四萬五千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用來發展公社工業和購買拖拉機、提水工具、打糞草機、新式農具，加速畜牧業的機械化。其餘將用到搭棚蓋圈、開發牧場水源和定居地建設上。

和公社積累迅速增長的同時，社員的收入也相應地增加了。一九五九年，各族社員從總收入中，扣除了公積金、公益金、生產費和牧業稅以後，已經分到了三十八萬七千元，加上他們的家庭副業收入，共達四十九萬零一百元，每人平均二百八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八，全社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員收入都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

現在，這裡的牧民有大量餘款存入銀行了。現在有一百零九戶牧民共存款三萬多元，相當於一九五八年全蘇木全年儲蓄額的一倍以上。儲蓄最多的戶有一千元，最少的也有二十元到四十元。

隨著收入的增加，社員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牧民購買了縫紉機、收音機、留聲機，有的添置了新的蒙古包和車輛，有的還蓋了房屋。一年來，牧民們興建了三十多間新房。在居民點上，公社還建立了俱樂部、廣播站、衛生院和季節性托兒所，各生產隊都配備二個醫生，深入牧場給牧民防治疾病。為了適應社員購買力的增長，公社還增設了兩

处分銷店。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公社供銷店的商品出售額达十一万两千一百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近一倍。一九五八年，这里只有三所初級小学，学生一百零二人。一九五九年，公社在各生产队都建立了一所民办小学，学生增加到一百四十一人。現在，大部分社員的蒙古包里，有报刊、书籍，牧民們劳动了一天，晚上就讀报、看书，有的听收音机。有时他們还夹着书本，到公社的业余文化学校和政治技术学校，繼續提高政治文化和生产技术水平。現在，全社扫盲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只剩下半文盲二十八人，因而获得自治区奖状，成为草原上的“文化公社”了。

牧民們有了文化，心里更加亮堂了。他們歌頌共产党、毛主席，歌唱人民公社好。老一代牧民們說：“毛主席领导的牧民都变了，爱社如家、为公忘私、积极劳动的人可多着啦！”公社党委书记官其格說，一年来，在公社的各个生产战线上，就有四十多名牧民党员、共青团員和积极分子，被公社和旗选为保畜、打井、配种、打狼模范；广大牧民妇女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八好”妇女（爱国爱社好；集体主义精神好；尊老爱幼好；关心国家大事好；参加社会活动好；团結互助好；服从领导遵守紀律好；清洁卫生好）。提起草原上妇女，她們变得真快。在一九五九年牛的产奶季节里，第一生产大队的二十九个女挤奶員，自动担負了四百九十头牛的挤奶活，产奶任务是二十万斤。这是項艰巨的任务，她們起早貪黑地劳动着，可是剪羊季节又到了，公社的劳动力很紧张，如果不突击剪毛，季节迟了，羊身上的毛就会丢掉。这时，这些挤奶員，就自动挤出時間，钻到剪毛員們的行列，剪了六千只羊的絨毛。产奶季节过去了，这些挤奶員多挤了七万多斤牛奶，超額完成一九五九年的挤奶任务，受到了公社的奖励和大家的贊揚。

跨上千里馬 飞跃再飞跃

达賚人民公社的各族社員，正迈着更大的步伐繼續前进。公社最近召开了社員代表大会，討論通过了一九六零年的跃进計划。根据这个計划，在新的畜牧业生产年度里，社員們要使各种牲畜的总增殖率和純增率，分別达到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八，这样全社牲畜总头数将达到十五万头，平均每戶社員将拥有三百六十多头牲畜。在增加牲畜数量的同时，公社还要大力改良牲畜品种，把适龄母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用良种細毛羊配种改良。为了实现这个跃进指标，目前社員們正在冬春季牧場上搭棚盖圈，爭取到一九六零年六月底，建筑二百座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畜舍畜圈，同时在缺水的牧場上，打井开泉，滿足牲畜的飲水需要。另外，飼料生产队的蒙古、汉族社員，还准备把农田播种面积扩大到一千三百亩，这样公社的粮食、飼料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可增长一倍左右。公社的資金多了，牧民們特别高兴，他們一九六零年还要买汽車，增添拖拉机，使公社的运输、打草和飼料生产，进一步实现机械化。公社的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小型工厂也要发展，一九六零年的工业总产值将增加一倍半。現在公社的副业生产队，已出动两台拖拉机和一百五十辆駱駝車，活跃在草原上，队员們确定到一九六零年夏季，要为公社增加十二万元的副业收入。这样，一九六零年这个公社的总收入，要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水漲船高，牧民們的物质文化生活，无疑将进一步地提高。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蒙汉协作的强大威力

——內蒙古科左中旗架嗎吐人民公社的新景象——

中共內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調查組

內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架嗎吐人民公社，是在蒙古、汉族杂居区办起来的一个規模很大的人民公社。它是由两个区、十个乡、一百零四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面积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半农半牧、以农为主的公社，拥有可耕地約一百万亩，已耕地五十多万亩；一望无际的天然牧场可以放养牲畜十万头；在北部的原野上生長着一大片蒼郁茂密的“黑树林”，面积达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它还有取之不尽的碱土。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蒙古、汉族人民共有四万四千五百余人，其中蒙古族有一万八千多人。一年来的事实証明，在这样一个地区，不但办成了人民公社，而且办的还很出色，举办了許多高級社所不能举办的事情，显示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全社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人民公社还使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和巩固，进入了大团结、大协作、共同劳动、共同發展的新时期。

蒙汉人民的共同要求

架嗎吐人民公社蒙古、汉族人民的居住情况是大杂居、小聚居。这种插花居住的条件，使他們长期以来就發生了經濟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在民主革命时期，蒙古、汉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灭了王公貴族和地主的剝削、压迫，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战斗友誼。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共同参加了互助合作运动，并在一九五五年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建立了以蒙古族为主，蒙古、汉族联合的高級社四十四四个，以汉族为主，蒙古、汉族联合的高級社六十个。以蒙古族为主的社，一般都有水草丰美的大片牧场，牧业比重較大，但农田較薄；而以汉族为主的社，农田一般比較肥沃，农业技术也較高，但都缺乏足够的牧场。几年来，蒙古、汉族人民在高級社的集体劳动中，大大地發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民族友誼也有了进一步的增进。但是，高級社畢竟还是經營范围狭小的經濟組織，对于两个民族实行經濟大协作，充分發揮劳动潜力，合理利用天然富源，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設，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农、牧結合，大办工业，开展多种經營，保証工、农、牧业的持續跃进，共同改善生活，發展各民族的經濟和文化，都还有它的局限性。

在一九五八年轟轟烈烈的全面大跃进中，这里掀起了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高速度發展畜牧业、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这时劳动力、畜力的調配和资源的利用，已經越出了原有的乡、社界限，扩大了民族間的协作。短短的半年內，仅在水利建設上就由五十四个高級社抽出八百多人修成了两个水庫，能蓄水一千六百万立方米；又有十四个社的妇女和青年在新河乡兴修了“三八”、“青年”两条排水渠，使六千多亩土地免受内涝；这一百零四个高級社还派出六百

多个劳动力参加了全旗兴办的水利建设。蒙古、汉族人民的大协作，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但是当时还缺乏一种合适的组织形式，把这种在较大范围内统一使用人力、物力的办法固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小社的群众自发地串连并社，有些社已经把牛棚盖在一起，把打的草垛在一起，把牧业用井打在一起。

中共科左中旗委员会支持了群众这种宝贵的热情，积极领导了并大社的工作。但是究竟并成什么样的大社，干部和群众还不明确。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象灯塔一样，适时地给群众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于是，一个波涛汹涌、不可抑制的公社化热潮顿时席卷了整个农村，要求建立公社的决心书、大字报雪片飞来，成千的人群列队奔向政府申请办人民公社。仅九天时间，就在南部和北部的原两个区的范围内，分别建立了“东风”和“卫星”两个人民公社。这样，就使蒙古、汉族人民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协作，共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可是东风公社的农业比重较大，卫星公社的牧业比重较大，两个社对于农、牧业互相支援和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仍有一定的限制。例如东风公社的苏吐、团结、新河等管理区与卫星公社的查干、代力吉两个管理区，在利用牧场发展畜牧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合在一起更为有利，而且合在一起还可以组织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和大办工业。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准备，到十一月份，这两个公社又合并成现在的架吗吐人民公社。

蒙汉共筑“团结渠”

一年来，架吗吐人民公社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合理利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大协作。蒙古、汉族社员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携手并进，创造出许多惊人的事迹，达到了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目的，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

新开河和茂林河纵贯公社境内，水利资源相当丰富，但是常常泛滥成灾。解放前，人们在凶恶的洪水面前，无力抗御，往往乞求“神灵”保佑，有的人把肥猪投入河水祭祀“河神”。解放后，党领导群众在新开河沿岸修了堤防，基本控制了新开河的泛滥，但直到大跃进以前，在茂林河上只筑起一些零星的拦河坝，仍然不能完全控制水患。一九五八年，蒙古、汉族人民共同修了两个水库；一九五九年，公社利用农闲时间，又组织蒙古、汉族人民修了两个水库。这四个水库共可蓄水四千万立方米。一九五九年秋天，依靠这些水库，在六十年来未遇到过的特大洪水的进攻下，保证了丰收。这些水库每年还可以产鱼十万斤、芦苇六百万斤、蒲草三十万斤。因为这些水库是蒙古、汉族人民共同劳动的产物，又是修建在团结管理区，所以就被命名为团结第一、二、三、四水库。

公社化前，虽然基本上制服了新开河的洪水，但一村一社的力量单薄，无法开发水利。五间房高级社的社员们，年年看着新开河的水白白地流走，觉得非常可惜，他们在一九五四年春天，曾建筑起一条拦河坝，想引水浇地，但由于社小力量薄，没有挖成灌溉渠道，结果没有浇成地。那时，社员们不胜感慨地说：“真是大工程干不了，小工程不顶事！”公社成立后，蒙古、汉族人民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展开了全面的水利建设。二千多人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鼓起冲天干劲，不怕天寒地冻，苦战四个多月，刨开了冻土，夯实了渠埂，挖了四十八万二千多立方米土方，修成了一百三十二条灌溉渠道，总长度达到一百三十四公里，在一九五九年春天，就引水灌溉了五万七千亩土地，战胜了严重的春旱，抓住了全苗。

团结和新河两个管理区的很多生产队处于洼地，雨量小时，一片汪洋，常年因内涝而歉收的土地约有二万多亩，过去各高级社也曾经从本身的局部利益出发，做了一些排涝工程，但这样又出现了“上游排涝，下游遭殃”的问题，乡与乡、社与社之间年年发生纠纷。

一九五九年，公社在夏鋤緊張時期，組織了七百多個蒙古、漢族社員，僅用八天半的時間，就挖了一條二十九里長、五米寬的排水渠。一九五九年降雨量雖比一九五八年大的多，但內澇的土地卻減少到四十來畝，並且永遠消除了排澇上的糾紛。蒙古、漢族人民都高興地說：這是一條名符其實的“團結渠”！

老牛追趕拖拉機

這裡經營農業的歷史只有幾十年的光景，特別是由於地多人少，耕作技術一向粗放，個別地方還沿用着“漫撒籽”等原始的耕作方法。直到高級社時，秋翻、施肥的數量還很少。公社化後，立即掀起了一个轟轟烈烈的秋翻、深翻運動，一萬二千三百多名蒙古、漢族社員參加了秋翻的大兵團作戰，充分地運用了這個社耕畜多的有利條件。以蒙古族為主的代力吉、蘇吐、古魯忙哈等管理區，自動調出了四千多頭耕畜支援了以漢族為主的新河、團結管理區，並賣給他們四百多頭耕牛。東查干吉的蒙古族婦女雖然不懂漢話，可是聽說團結屯完成深翻任務有困難，也自動帶着鐵錘前去幫忙。由於蒙古、漢族社員大協作，在短短的二十六天內，就翻完了三十二萬多畝土地（其中深翻地二萬三千畝），超額完成了秋翻和深翻的任務，比解放以來十三年的翻地總和還多一倍。在秋翻、深翻的大兵團作戰中，群眾干劲沖天，採取了“歌人歌牛不歇犁”和“分工協作輪班作業”的辦法，白天金鼓齊鳴，晚上燈火輝煌，大大地提高了翻地效率。過去一台四頭牛拉的双輪双鐮犁，一天只能翻六畝多地，現在把牛增加到八頭到十六頭，實行二班到四班倒，拉一台双輪双鐮犁，在一晝夜裡，一般都能翻二十來畝地，先進的甚至超過了“熱托”牌拖拉機翻地的數量，連拖拉機手也連連贊嘆大協作的威力無窮。

架嗎吐公社一年來的經驗證明，大兵團作戰是大協作的一種很好的形式，是一種提高勞動效率、保證在短期內突擊完成任務的成功的方法。它的好處是：（一）改變了生產隊各自進行耕作的方法，集中了幾個生產隊的農具和耕畜，分片輪流翻地，解決了勞動力、農具和耕畜這裡有餘、那裡不足的問題，充分發揮了人力、物力的作用。秋翻、深翻任務大的生產隊也能在短期內完成任務。（二）勞動力的集中，便於組織競賽、評比，互相學習，交流經驗。公社把三付或五付犁杖分為一組，組織各組、各協作區、各管理區掀起了學先進、趕先進、超先進的運動，社員的勞動勁頭大為高漲。（三）實行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充分發揮了農業產業軍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四）大兵團作戰中實行了輪班作業，晝夜不停地翻地，增加了有效勞動時間，而人和耕畜還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打破了生產小隊以至生產隊的界限，擴大了地塊面積，避免了因倒地塊而浪費時間的現象；同時，集中餵養牲口和修理農具，也可節省一些人力。（五）勞動力的集中，便於加強領導，做到組組有幹部，解決問題及時；各生產隊之間加強了互相督促檢查，既加快了翻地的進度，又保證了秋翻、深翻的質量。（六）蒙古、漢族人民在共同勞動中相互認識，有的交成了朋友，過去因互不了解而產生的誤會也得到了諒解。

公社黨委根據上級指示，總結了一九五八年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在一九五九年繼續運用這一成功的經驗進行了秋翻、深翻，並且改正了一九五八年的一些缺點。例如根據地塊遠近、任務大小、耕畜多少，重新劃分了協作區，將秋翻地協作區的範圍由一九五八年的十個以至二十多個生產隊改為三個到五個生產隊，減少了往返的路程，節省了時間。在一九五九年秋翻大兵團作戰以前，公社作了周密的安排，組織專業隊及早拉莊稼、拾莊稼，一點莊稼也沒有糟踏。這樣，一九五九年秋翻任務完成得更好更快，每台双輪双鐮犁一般一晝夜都翻地二十五畝以上，最高達到五十多畝。由於大兵團作戰節約了勞動力和時間，在秋翻的同

时，公社还抽调一千二百多人参加了防洪斗争，动员大批人力和物力拉地、打场、送粮、造林，保证了秋翻和这些任务的全面完成。大兵团秋翻的方法不仅在架吗吐开花结果，而且在整个科尔沁草原上普遍地开花结果，不少公社还创造出比架吗吐更加优异的成绩。这些事实说明，大兵团作战好得很！

在大抓水、土的同时，又开展了积肥、送粪运动。社员们利用车马多的优越条件，把牧区大量的肥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地里，施肥量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和高产多收与多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特别是由于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一九五九年虽然春旱、秋涝，又有虫害，灾害和一九五七年差不多，但粮食和油料总产量却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五十点四五，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长百分之八点一。一九五九年卖给国家的粮食和油料将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合理调剂草牧场

架吗吐人民公社认真贯彻执行了农牧业并举的方针，在全社范围内，合理调剂和适当扩大了草牧场，统一调配劳动力大搞牧业基本建设，加强了对牧业生产的支援和领导，使牲畜特别是牛、马有了飞跃的发展。

架吗吐公社草牧场分布很不平衡，代力吉、苏吐、古鲁忙哈、查干吉四个管理区的三十七个生产队的牧场，占全社牧场的百分之七十；新河、团结等管理区的二十五个生产队缺少牧场，牧业发展很缓慢，甚至有的还逐年下降。公社党委和管委会，在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上，组织各生产队互相协商，合理调剂出草牧场三百五十五平方公里，解决了过去没有彻底解决的乡社之间因使用草牧场而引起的争执。公社化前，以汉族为主的五间房生产队到以蒙古族为主的道老黑生产队的草场去打草，道老黑的群众很不乐意，在一九五五年还曾经为此事闹过纠纷；可是成立公社后，道老黑生产队的社员们说：“咱们都成了一家人啦，应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呀！”他们不但划出了四十五平方公里草场，让五间房队来打草，还给前来打草的人员腾出住房，热情招待。五间房队打草的人员说：“不是公社化，哪能有这种事？”由于调剂了草牧场，缺草牧场的生产队很快扭转了牲畜下降的局面。如天宝屯生产队，因缺少牧场，二年内减少了三十头牛，一九五九年解决了草牧场后，却增加了三十五头。这些队的社员们看到了“有了草牧场，六畜齐兴旺”的情景，都乐的合不上嘴。

公社强调执行农牧业并举方针后，引起了各生产队对畜牧业的高度重视。全公社封闭了五万多亩比较贫瘠的农田，扩大了牧场面积。玻璃桥生产队有一块三十七点五平方公里的牧场，一九五八年由于牧场四周和中间还零星种了二千四百亩农田，使整个牧场的一半不能放牧；一九五九年已放弃了这一部分农田，使牲畜获得了充足的牧场，吃得膘满肉肥。

公社成立以后，统一安排了农牧业生产，调动力量加强了牧业生产和牧业基本建设，克服了以往那种“抓住农业，丢掉牧业”的现象。各生产队都成立了牧业专业组或小队，投入牧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并选拔了六十个有放牧经验的党员和团员，充当牧业专业组的负责人或放牧员。公社又从农业战线上抽调一批劳动力，支援了牧业基本建设，共打了牧业用井六十四眼，新建和扩建牲畜棚七百七十三间、牲畜圈三百零七所。公社以很大力量支持了牧业生产，建立了一所兽医院和十一处兽医室，给各牧业专业组配备了一百一十名牲畜保健员，开展了防治畜疫工作，制止了两次牛瘟的蔓延；同时举办了一所配种站和八处授精站，大力开展了全配满怀运动，现已配种的母畜占全部适龄母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许多牧业专业组的社员们雄心勃勃地提出保证：“一九六零年牛马的总增殖率不达

到百分之三十，决不罢休！”

公社的統一領導，农牧业的进一步結合，带来了牧业的空前大丰收。牧业生产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發展得快，一九五九年度の牲畜总头数达到四万四千二百二十九头，大牲畜的总增殖率为百分之十九。这是当地空前未有的高速度。一九五九年架嗎吐公社已出卖了一千三百四十二头大牲畜，还准备再出卖一千多头大牲畜，大力地支援外省的农业大跃进和城市的肉食需要。

“金盆”閃金光

架嗎吐是个富饒的地方，不但有肥沃的农田，丰富的水利资源，大片的天然牧场，而且有取之不尽的碱土和很多珍贵的野禽、野兽，以及三十多种野生植物，很适宜于大办工业和大搞多种经营。

这里有两个大荒滩，面积共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盛产碱土。在七棵树附近的那个荒滩，俗称“金盆”，但过去一直暗淡无光。公社化前，虽然农闲时有些人来“取宝”，因为是單干，顧了熬，顧不了卖，掙不到多少錢。公社成立后，立即組織八百多人到两块荒滩上扫碱土，經過两个多月的苦战，扫了二千七百多万斤，給常年熬碱积存了充足的原料，还打够了一年熬碱用的燒柴。公社又投資置备了一百二十九口大鍋、一千五百二十九口小鍋，固定了三百多个工人，建立了两个大碱厂，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共熬了一百九十五万斤碱，其中純碱为四十万斤，总产值达到二十四万多元。昔日荒涼的“金盆”，而今大放异彩，烟囱林立，房屋成片，車水馬龙，人声喧騰，大堆的碱晶体在金色太阳光下閃閃發光。过路人莫不嘖嘖贊美，連說：“金盆，金盆，真是名不虛傳！”

人民公社冲破了劳动力和資金等方面的限制，除办成两个碱厂外，还办成了鉄木、編織、紙浆、乳品加工、磚瓦、發電等六个为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工厂。

公社在組織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根据綜合發展农、林、牧、副、漁业的方針，調配劳动力，大搞养猪、养鷄、养蜂、养魚、采集杏核和藥材、割蘆葦、跑运输等十三种副业生产，大大增加了收入。一九五九年，副业收入已达七十五万元，比公社化前一年的副业收入增加了三倍多。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春季，还开展了一个大規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共造林五万三千多亩，建立了一处拥有四百五十多亩树苗的苗圃。

公社現有拖拉机二十四标准台，各种机具五十二件，一九五九年前十个月共耕地二万四千多亩，脫谷八十多万斤。一九五三年冬，干部向群众宣傳社会主义远景时曾說：“十年左右就要使用鉄牛种地了！”当时人們都不相信，六十多岁的蒙古族社員吉木彥說：“你爱听他那一套，哪会有这种事？不听嘛，对不起他們；听了吧，这真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在赶不动老牛时，用皮鞭狠狠地抽打老牛說：“你真是‘鉄牛’呀！”可是不过四年，各式各样的拖拉机就来到了架嗎吐。一九五八年秋，拖拉机站下放給公社。有些人看到履带式拖拉机龐大笨重的样子，不由冲口而出：“这样个笨家伙，笨手笨脚的，还能赛过咱們的老牛嗎？”可是一当他们亲眼看到拖拉机比十付犁杖耕的还多时，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笨家伙”。有些人看到“热托”牌拖拉机带动脫粒机打小麦、谷子、稻子，粮食顆粒象急雨一样地傾泻下来，非常惊异地說：“这是不是神仙造的？怎么一轉眼就把这么多粮食打得溜光二净？！”

公社的成立，更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蒙古、汉族社員們从亲身体驗中，看到农业机械化減輕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能騰出大批劳动力来举办工业和多种经营，大大增加了公社积累和社員收入。因此，他們对机械化發生了濃厚的兴趣，要求也更加迫切了。公社建立一年来，已在农业机械化上投資了十四万元，并計劃在今后三年内再投資八十

万元。有些干部和群众还建议由公社开展一个“老牛换拖拉机”的运动，筹集资金，来加速实现农、牧业机械化。现在，每当群众和干部发现你是来自呼和浩特或北京的，他们就会向你滔滔不绝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不给我们多来些履带式拖拉机？为什么不再多来些农、牧业机器？为什么不来汽车呢？”“一下来不了这么多机械化农具，能不能先多给我们一些新式农具呢？”他们是多么渴望着早日实现农牧业机械化呀！

随着公社工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工人队伍也在不断地成长壮大。一年来培养了一百七十二名蒙古族工人，占全社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其中掌握拖拉机、发电等技术的工人有三十五名，占全社技术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

公社大办工业和大搞多种经营，就使公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五九年公共积累，又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四倍多。这样，公社所有制部分就有了显著的增长，全年共收入一百三十万元。由于公社经济的惊人增长，前四井子、东新爱里等生产队，积极要求变成直接由公社核算的单位。前四井子生产队已决定使生产队和公社畜牧场合并，全部转为牧场工人；萨马营子生产队的社员正在酝酿使生产队和公社的金盆碱厂合并，全部成为碱厂工人。公社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象一个巨大的金盆，光芒四射，照亮了蒙古、汉族社员奔向公社基本所有制的道路。

取 长 补 短

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了，人们的眼光放大了，思想开阔了。社员们把公社看成是各族人民亲密合作的大家庭，他们不仅关心个人和本队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越来越关心别人、别队的生产和生活了。新河、团结等管理区的汉族生产队，劳动力比较多，在春耕、夏锄、秋收紧张时期，经常派人到苏吐管理区帮助蒙古族生产队抢种、锄地、抢收。一九五九年秋天，孙家窝铺生产队（汉族），听到东新艾里生产队（蒙古族）秋田抢收不过来、即将遭受损失的消息，自动地停下本队的玉米收割工作，去帮助抢收谷子。蒙古族生产队的社员们说：“不是公社力量大，不是汉族老大哥的支援，我们的庄稼就会受到损失。”夏锄紧张时期，这两个管理区的十九个汉族生产队，还借给新艾里和甘久等六个蒙古族生产队二万六千多斤口粮，保证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夏锄任务。一九五九年麦收时，雨水连绵，后马尼图生产队割倒在地里的小麦，浸在水里，眼看就要发芽，可是拉不出来，玻璃桥生产队知道后，立即派八个人和四辆大车无偿地帮助他们劳动一天，把小麦全部拉进了场院。孙家窝堡生产队（汉族）的农田多，有三百多亩地远在苏吐管理区东新艾里生产队（蒙古族）的屯边，他们考虑到把这部分土地让给东新艾里生产队耕作有很多方便，于是就全部送给了东新艾里。古鲁忙哈管理区的新艾里生产队，体贴到教里木生产队的耕地不够，在全队社员一致赞同下，把一千五百亩上好的耕地，赠送给他们，使他们一年就赶上了富队。

公社组织蒙古、汉族社员互相观摩、取长补短，促进了互相间的文化、技术的交流。一九五九年以来，公社就在蒙古族生产队双保窝堡召开了牧业现场会议，在玻璃桥生产队召开了扫盲现场会议，在吐林达木生产队召开了卫生工作现场会议，在孙家窝堡、柴家窑、五间房三个汉族生产队召开了三次农业生产现场会议，使社员们彼此都学习了生产技术和工作经验，收到了很大益处。一年来，蒙古、汉族社员互相学习的风气已经形成。敖力布皋蒙古族生产队一九五九年学习了保安屯汉族生产队的机播密植方法后，糜子、小麦比用土法稀植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一倍。在相同的地区和条件下，过去蒙古族社员养的牛犊长大后都是脖子细、个子大、力气大，而汉族社员养的牛犊长大后脖子粗、个子小，力气也小。一九五九年汉族社员向蒙古族社员取了“经”，养的牛个子也大了。十家户队有个汉族放牧员，每天小晌午

才出去放牧，因为天热，牛不愿意吃草，膘情很差，苏吐生产队的蒙古族社员看见他不会放牧，就天天教他，在他掌握了技术后不久，牛膘就赶上苏吐生产队的了。

生活美满

随着工业和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大跃进，劳动力显得严重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挖掘劳动潜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公社及时注意了这个问题，在领导生产的同时，又组织了生活。生产队普遍设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组）、缝纫组等，保证了社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社员的出勤率，提高了社员的劳动效率，并且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给公社增加了财富，也给个人增加了收入。蒙古族社员孟根高力套，一家八口人，由于有了公共食堂，不但他的妻子摆脱了家务琐事，参加了生产，而且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也能按时出勤了，一九五九年全家收入将达到八百元左右，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将近一倍。妇女们普遍反映：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再好也不过了，过去咱们整天被埋在家务堆里，没明没黑，累的要死，还落不到一个好，两口子还容易吵架，现在有了食堂和托儿所，干活成了“一股肠子”（即一心一意），挣上钱自己又能花，干完活就能休息，多好呀！

各生产队的食堂一年来贯彻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细水长流”的方针，办的很好，社员们都很满意。有些生产队的食堂还节约了很多粮食，如五间房生产队的食堂，一九五九年节约了二万多斤粮食卖给了国家。有些社员在实行粮食分配到户后，也不愿把口粮拿回家去，他们说：“反正在食堂吃饭，把粮食放在食堂里更省心。”

公社实行了口粮供给制，使约占百分之二十的缺粮户、困难户和老弱残废，获得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险和意想不到的幸福，因此这些社员们劳动的干劲更足了。蒙古族社员敖力玛扎布，全家六口人，妻子有病，过去年年是“超支户”，自从实行粮食供给后，一九五八年分到五十三元，当他把钱拿到手时，惊喜交加，手足不知所措地说：“这是做梦吧！”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十月十日，他就做了二百一十个劳动日，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年还多干了三十个劳动日。

一九五九年，蒙古、汉族社员的生活过得更美了。公社的总收入为六百三十多万元，除去总支出与积累，平均每个人的纯收入为八十元（个人副业收入不算在内），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三。公社也很重视文教卫生事业，基本上实现了小学普及教育，一九五九年又成立了一所农业中学，许多生产队都有业余剧团，文化生活很活跃。

现在，全体蒙古、汉族社员正满怀信心地开展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他们决心要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大搞秋翻、秋浇、积肥、搭棚盖圈，大抓副业生产，为一九六零年更大、更全面的大跃进作好准备，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人民公社命令“風沙住”

——記內蒙古赤峰前進人民公社造林治沙的巨大成就——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調查組

“要想沙荒富，就得風沙住，要想風沙住，就得多栽樹。”這首民謠在沙丘地帶的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西北的前進人民公社一帶農民中，流傳了多少世代，但在舊社會這個願望始終沒有、也根本無法實現。解放後，經過合作化，特別是公社化，實現這個願望才有了根本的保證。

沙 荒 初 翠

一九五九年秋天，當我們來到這個公社時，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樹多。在起伏的沙丘和禿山上，長滿了一行行整齊茂密的小樹，路旁、河旁、渠旁、村旁、宅旁已綠樹成蔭。每隔二里有一條十五里長、三丈寬的防風林帶，這種林帶已有十八條。灌溉用的七條大渠和許多小支渠，穿連其間，把大自然編織得整潔美麗，呈現着山青水秀、莊稼茂盛、牛羊肥壯的一片興旺景象。

前進公社總面積三十四萬多畝。在解放以前，有百分之四十的面積是一片黃沙滾滾，暗無天日的“黑天下”，有些房子被流沙埋沒和壓塌，許多農田被飛沙侵蝕，每年到五、六月里才能種一些生長期短的低產作物，畝產量只有五十多斤。這裡的各族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悲慘生活，正如民歌所形容的那樣：“沙漠搬家，房倒屋塌，地不打糧，生活無法。地主逼迫，背債扛枷，若不逃荒，就得吃沙。”那時逃荒在外的就有一百五十九戶，七百九十七人。百分之八十的戶受地主、富農、和其他高利貸者的殘酷剝削。農民一年是“三根腸子兩根閑，吃不上三個月的飽飯”。帝國主義、地主、風和流沙是本地的幾大災害，沉重地壓在各族勞動人民的頭上。

解放以後，黨領導着農民群眾，進行了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的壓迫和剝削，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生產逐年發展，群眾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但是風沙仍然嚴重地威脅着群眾，農業產量仍很低。所以植樹造林，防風固沙在這裡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九四九年，這裡一共只有七百六十畝的零星樹木。一九五零年黨就提出了“向風沙干旱進行鬥爭”的號召，領導群眾植樹造林、防風固沙。但是小農的個體經濟，戰勝自然災害的力量很弱，在造林的規模上還很小。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幾個時期，發揮了組織起來力量大的作用，到公社化前夕，共造林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一畝，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三十八倍。雖然距離綠化這整個地區的目標還很遠，但對防風固沙已經開始發生了作用，對農業生產開始有了一些良好的影響。到了高級社時期，畝產量已經達到一百斤左右，比解放前提高一倍。有些村莊的房子，不再被流沙所埋沒。有了這個基礎，群眾親身得到了好處，對迅速改變風沙干旱嚴重威脅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了，把這個地區建設得更加富饒美麗的願望，也越來越高了。要早日實

現这个願望，必須建造十里以上的大防風林帶，和进行一系列治沙工作。大林帶要橫跨几个农业社的地面，并且大規模的防風治沙工程，要投进很大的人力和物資。这样一来，一、两个範圍小、規模小的合作社的力量就难办到了。因此，农民向往一种規模更大、活动範圍更广的新的組織形式。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为农民指出了方向：“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大跃进和公社化高潮中，这里的两千零六十八戶各族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热烈要求实现公社化。前进人民公社很快建立起来。

公社一成立，公社党委根据盟、市委的指示，在全面安排各項任务的同时，就制定了造林的规划。在公社化以前，原乡党委计划，把这整个地区綠化起来，需要十年的時間（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七年）。公社党委根据公社的优越性和大跃进形势，制定了一个到一九六二年全公社实现綠化的规划，比原来乡的计划提前了五年。规划制定不久，一九五八年九月，公社党委召开造林广播大会，以造林的实际利益动员群众突击造林，号召社員用优异的成绩，庆祝公社的成立。广大社員亲身体会到造林的好处，不造林对自己的危害，認識到大規模的造林并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因此，他們以冲天的干劲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响应了公社党委的号召，一个秋季就造林三万一千六百七十亩，如果加上一九五九年春夏造林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亩，公社化以来，造林共达五万零三百一十亩。一年的時間，造林面积超过一九四九年以前造林的六十六点二倍，比建国以来八年造林总和还多一点七五倍。此外，还种植沙蒿二百八十六亩，挖魚鱗坑五千三百七十六亩，坑內种上了杏树，封山养草四万七千五百二十二亩。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全社綠化面积已达十三万二千九百八十五亩。占全社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九，基本上改变了公社的自然面貌。

把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各个时期造林面积作个比較表，更可以看出前进公社一年来造林的惊人成就。

时 期	造 林 面 积
互助組时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	三千九百亩
初級社时期（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	七千五百一十亩
高級社时期（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七月）	一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亩
人民公社一年来（一九五八年八月至一九五九年八月）	五万零三百一十亩

从这个比較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初級社比互助組的优越性大，高級社比初級社的优越性更大，人民公社比高級社的优越性更大。

公社党委在一九五九年春研究了造林的新形势以后，提出了“提前两年实现公社綠化”的号召，在一九六零年超额完成造林任务。前进公社只用一年的時間，就把全社造林的任务完成了二分之一以上，达五万多亩，綠化全社的任务提前再提前。这样，迅速地大規模地发展造林治沙事业，开始控制着風沙，保持了水土，調节了气候，培育扩大了牧场，改变了自然面貌，促进了经济事业的全面大发展。在全社七万六千八百九十四亩耕地中，现在已有二万三千多亩水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点八，旱涝都可保丰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解放前一九四六年的五十多斤提高到一百三十七斤，增长了一点七倍。二百七十里长的防風林带，灌溉用的七条大渠和許多支渠，把二万五千亩旱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每亩单产平均达

到二百斤以上，并出现了四百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田一千多亩。由于造林，在沙丘地上扩大耕地三千多亩，消除了流沙埋没耕地和房屋的现象。在童山秃岭的土山区，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解除了山洪暴发的危害，保证了人畜安全，粮食产量也大为提高。全社新造五万多亩幼林都间种了庄稼，每亩产量五十多斤。同时封山育草四万七千多亩，为高速度发展畜牧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大小牲畜已达一万零五十一头（包括生猪在内），每户平均五点五头。

这些成绩，过去是想都没有想过，现在竟然成了活生生的事实，社员们把人民公社比作“万能的钥匙”，说“公社解决问题的力量大、门路宽、办法多。”

政社合一的威力

前进公社造林的巨大成就，显示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优越性。由于实行了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便于党的统一领导，也加强了党的领导，保证了各行各业紧密结合，迅速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林业大发展。

政社合一以后，在公社的统筹安排和统一领导下，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进行大规模造林的时候，公社让所属供销社及时供应了修制工具的原料，让公社木工厂、铁工厂赶制大批工具，还新制了五十余件郭洛索夫锹（苏联新式造林工具），工作效率提高五倍。

政社合一以后，因为减少了层次，精简了机构和干部，大批区乡干部参加了公社领导，公社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了，特别是对生产的领导加强了。前进公社的两个党委书记，一个是盟委下放的干部，一个是原乡里的干部，四个社长中，有三个是原区里的领导干部。他们推行了“大政方针集体领导，具体业务分工负责，日常工作轮流值日”的办法，各项事业都有了专人负责，对落后的管理区，有了更强有力的干部去帮助工作。特别是对于林业作为重点抓得很紧，由副社长、林业劳动模范陈洪恩专门负责，林场场长由党委第一书记张仁义兼任，造林工作较差的碾子沟管理区，也由张仁义亲自抓。这样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实现公社群众迫切愿望方面更有力量，更加步调一致。公社化以来，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普遍比高级社时期增多了二分之一以上。就以造林来说，干部不仅和社员一起制定了全社的规划，还和群众一起劳动，特别是“大兵团”突击造林的时候，都是干部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象碾子沟管理区主任杜仲山，在秋天“大兵团”突击造林时，三天三夜没下山，日夜苦战，激起了社员们造林的巨大热情。同时干部和林业专业队员一起，进行技术指导，使造林的规格和质量作得更好。干部作到了既是领导者，又是普通劳动者，既是政治工作人员，又是技术指导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为了给大规模造林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彻底解除一部分群众对于造林的一些顾虑，公社充分利用了当铺地管理区造林的成就，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参观、学习，并在当铺地组织了五次现场会议，交流造林的先进经验。公社还派干部去外地参观学习。这使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共同得到了提高，使干部和群众不仅看到目前已有的成就，并看到了更美好的远景：不只是作到“风沙住”就算了，还要使全社实现绿化，并进一步实现园林化。这样就把造林运动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认识到造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因而发挥了无穷的干劲，使造林工作能够高速度地大规模地进行。

只有公社才能办到

前进公社造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农林牧副渔齐发展等优越性。大规模造林，特别是造防风林带，要长达十几里，这在过去高级社时期，要

橫跨几个社的地面，由于各社的計劃不一，人力、物力有限，是很难作到的。例如当鋪地管理区（原前进农业社），过去造的一些林带，有些是弯的，有些是半截。有些高級社，宜林地較多，有的缺牧场，有的缺劳动力，虽說年年造林，但規模还嫌小；造林以后，又缺少力量保护，有的被風沙揭了或被牛羊吃了。

公社化后，对造林制定了整体规划，对各个管理区，各項事业，都作了全面安排，把造林和治山，造林和放牧，造林和农业，造林和护林，育苗和营造等結合起来，宜农則农，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因地制宜，作了統一安排。碾子沟和新店管理区是山区，宜于大面积造林和放牧，当鋪地和北道管理区是平地，又接近城市，宜于发展多种經營，其它管理区又以发展农业为宜。經过这样全面安排以后，农业社时期所存在的农、牧、林爭土地、爭劳动力等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过去作不到的，現在可以作到了。在人員的使用上，也更加发挥了特长。

这样因人因地制宜，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使現有的人力物力得到更充分更合理的使用，从而促进了各項事业的大发展。既照顾了整体利益，又发挥了各地的特长，也就照顾了各管理区的局部利益，既照顾了群众的目前利益，又考虑到了全社的长远规划。这样就調动了群众造林的积极性，把造林工作作得多快好省。

九天等于八年

人民公社的威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人力物力的統一調动，統一使用，和在等价交換、互助互利的原則下，进行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上。碾子沟管理区，过去因山区缺水，不能育苗，造林用的树苗只好到外地去购买，增加了運費，成本高。又因树苗不是在本地气候、土壤条件下培育的，所以成活率很低。一九五七年买的楊树苗，成活率只有百分之十。現在在本公社內就可以解决树苗不足的問題。公社成立以来，当鋪地管理区支援其他各管理区的幼苗达十七万株，其他管理区支援当鋪地一万二千五百多个劳动日搞深翻地。互助互利，共同促进。这种生产大协作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大协作的精神，还特別生动地表现在“大兵团作战”上。人民公社由于领导力量强，組織規模大，就有了条件进行“大兵团作战”。大規模造林，最适于用“大兵团作战”。因为春季、雨季和秋季是造林的良好时机，而这些时候，也正是播种、中耕、鋤草和秋收等农活最忙的时候。采用“大兵团”突击造林，時間短、成效大，也不影响农活。一九五八年秋季，大規模造林的时候，公社党委挂帅，成立了造林指揮部，以总路綫的精神，大搞群众运动，組織了拥有二千九百多个劳动力的“大兵团”，編成七个分团，七十个連，展开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偉大战斗。紅旗遍山野，男女老幼齐上阵，前方作战，后方支援，把榮飯送上前綫。九天之內就造林达两万亩，等于公社成立以前八年造林的总和。“大兵团作战”发挥了极大的威力，碾子沟管理区也在其他管理区大力支援下，組織了三百人的“大兵团”，苦战三天，挖了一千多亩魚鳞坑，每个坑內都种上了山杏。在“大兵团作战”的同时，貫徹了“六包一定”（包整地、包工、包栽、包活、包撫育、包保护、和定額管理）“一年造林二年补植”的責任制度。一片一片地营造，每片都保証造活、造好、达到全苗。“大兵团作战”不仅对大規模造林适用，对于秋收、深翻地、大办水利等事业都是适用的。前进公社在一九五八年能够把各項任务胜利完成，获得了全面大跃进，运用“大兵团作战”是重要办法之一。干部和群众在“大兵团作战”中，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协作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此可見，“大兵团作战”是社会主义生产大协作的一种生动的形式，是群众路綫在大規模生产上的一种新形式。

向园林化进军

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巨大力量，前进公社正在向加快绿化和园林化进军。为了加速绿化和实现园林化，必须解决大规模造林所需要的树苗问题和提高广大社员造林的技术水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建立一定规模的林场和苗圃、成立林业专业队，来大量培植树苗，并进行林业科学研究，改良工具，提高技术。这在高级社时期，是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因为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林场和苗圃，就必须开辟出大块的很好的水浇地，要建立林业专业队，就必须抽调一些劳动力，这两个方面，正是当地较困难的问题。因为当地地广人稀，而且土地多是沙丘，水浇的好地较少，所以那时只当铺地有一个五十亩的小苗圃，远不能适应大规模造林的需要。公社成立以后，由于大兴水利，扩大了灌溉面积，对各项事业进行了统筹安排，更因人因地制宜，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公社就兴建起了高级社时期所无力兴建的林场，各管理区也建立了苗圃。

社办林场是为公社的绿化和园林化服务的。林场已有园地一百亩，培育的树苗品种已有二十七种。他们在经营方针上，除了培育树苗以外，还采用多种经营的办法，养猪、鸡、鸭、蜂、兔，并准备开荒一百五十亩，秋冬季抽出人力去打羊草、打石头。这样，三年以后，总收入可达八万元，除去开支，得纯收益六万元，可以自给有余。各管理区的苗圃，共有二百一十三亩，培育的树苗，完全满足了目前公社造林的需要。林场和苗圃都由专业队管理，林场的二十七名专业人员，经过几个月来的实际操作和学习，不少的队员已经初步掌握了从选种、育苗到造林、护林的一套技术。他们创造成功的树籽播种机，比人工播种提高效率五倍，播种的质量也高。仿制的郭洛索夫植苗器，经济适用，很受群众欢迎。大规模造林时，专业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劳动，进行技术指导，这样对于提高造林质量和社员造林的技术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社员们在劳动中的创造，也进一步丰富了专业队员的技术。

前进公社在造林中，创造了“大兵团”和专业队相结合，常年造林和突击造林相结合的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采用这种办法，使造林工作能够大规模地进行，质量又高，又不影响其他事业的及时开展，还能互相推动。使公社化以来所造的林，数量大，质量高，成活率一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山区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社员们还把大片的河滩地改造成了良田，这些田地种的玉米每亩产量达六百斤。种的马铃薯每亩收了二千五百斤，马铃薯地里间种的白菜，每亩收了四千斤。碾子沟一九五九年培育了五亩树苗，办起了苗圃，解决了碾子沟从来不能种菜、育苗的问题。社员们说：“过去秃山被冲成沟壑，良田被冲成沙滩，现在是封山锁沟，沙滩变成了良田，既多打了粮食，又有了鲜菜吃，这都是人民公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造林给社员带来的好处，时间越长越大，当树木成林，果树成园的时候，就真正是群众所说的“塞北要变成江南”了。为了早日实现毛主席“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他们要把今后造林的质量提得更高，更合规格，在一九五九和一九六零两年完成绿化的任务的同时，着重发展经济林、用材林、风景林，把公社建设得更美丽，向着园林化的伟大目标英勇奋斗。造林模范陈洪恩同志说：“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我们公社建成一座大花园。”这是代表全体社员响应毛泽东同志伟大号召的坚定决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英雄鎮“黃龍” 沙漠變綠洲

——記內蒙古磴口幸福人民公社降服沙漠的鬥爭——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調查組

在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布和大沙漠的東緣上，以造林治沙的英雄業績名震四方的磴口縣三盛公幸福人民公社，現在正向“浩浩乎平沙無垠”的滾滾流沙，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它象一位旋轉乾坤的巨人，揮動着神奇的彩筆，在風沙綫上染綠着祖國富饒壯麗的山河。

這個在沙漠邊緣地區成長壯大起來的公社，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決心徹底結束公社化前人民慘遭“黃龍”（當地人稱流沙為“黃龍”）進逼侵襲的歷史，由防禦轉為進攻，開展了大規模的治理、改造和馴服沙漠的豪邁的鬥爭。在這場向大自然的英勇戰鬥中，年輕的幸福公社，日益顯示出無比強大的威力。

綠染沙漠結碩果

幸福公社東臨黃河，三面環沙，象一條帶子，緊貼在烏蘭布和大沙漠的邊沿上。新建的包蘭鐵路和黃河總干渠，在這裡穿過。公社交通方便，渠道縱橫，是河套平原上的一塊富饒之地。這個公社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由十二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建成，有蒙古、漢、回族三千五百一十戶，社員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二人，水田八萬六千畝，各種耕畜和牧畜四萬三千四百八十四頭，還有公社化前各族社員營造的林木二萬四千四百多畝。這使全社的農、林、牧業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但是這裡各項生產事業的迅速發展，都是和腰斬“黃龍”、制伏流沙的群眾性的偉大鬥爭密切相聯的。解放前，由於反動派的亂壘亂伐和大肆破壞林木，使漫漫流沙如脫韁之馬，滾滾東侵。人民在風沙綫上顛沛流離，無以為計。解放前三十年間，有十四個村莊被流沙淹沒，三百二十多戶人家被迫遷移，五萬多畝良田被流沙奪去。流沙每年並以十米到十五米的速度向農田村莊節節進逼。靠近沙漠的農田，也常因遮天蔽日的風沙的侵襲而“十種九空”，顆粒無收。孤零零的個體農民，在這種狂暴的自然災害和反動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下，真象一片枯葉，飄搖在風雨之中。風沙綫上的各族農民在解放前就這樣熬度着“沙漠無情壓良田，十家九戶斷炊煙，逼得人們把家搬”的流離失所的淒慘生活。

解放後，這裡的男女老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大破一部分社員認為“風沙是黃龍神風”的迷信思想，奮起向流沙宣戰。到一九五七年這十二個高級社已造防沙林二萬四千四百一十畝。公社化以後，造林事業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到現在為止，全公社累計已造林十一萬九千多畝。一九五九年除大規模造林外，還栽種果樹五千八百二十二畝，在林帶缺口處補栽樹苗四萬四千二百多株，“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渠旁）植樹七十六萬九千多株。採集沙棗、白茨等沙生植物的籽種十三萬二千八百多斤，育苗六百六十多畝，等於一九五八年前育苗總面積的四倍多。現在，幸福公社的社員們已在大沙漠的邊沿上

营造起一条长一百五十五里、宽二百五十米左右的防沙林带。这条林带正在变成一座绿色长城，开始把漫漫流沙拦截在林带之外。在公社化后，随着居民点的固定，还把十三个村庄绿化起来。二十多条大小渠道和四十九里长的公路和乡村道路，每到夏日，也已绿树成荫了。公社化后，社员们在中央派出飞机帮助下，播种固沙植物，还封沙育草七十万亩，人工种草一万二千多亩，并在沙漠腹地挖修渠道二十七条，把滔滔黄河水，引进了千百年来干渴的沙漠和荒原里。一九五八年秋天以来，社员们还筑起防风沙障七千八百四十米，使狂暴的风沙到此受阻，寸步难移。至此，幸福公社的社员们已基本制伏了流沙，改变着自己家乡的面貌。

“东临黄河西靠沙，造林育草办法好，十年苦战‘黄龙’伏，绿树丛中有人家。”这就是幸福公社社员们对自己家乡的赞歌。

经过十年苦战，特别是实现公社化以来，取得了制服流沙的巨大胜利，使幸福公社的农、林、牧业更加飞速地发展起来。幸福公社河壕大队马福胜沟村，过去因风沙侵袭，人们纷纷奔家外逃，解放前只剩下了三户人家，种地一百七十多亩，每亩打粮不过六十斤。现在这里的人们已从沙漠里改造出二千四百多亩良田，过去被流沙逼走的人家，现在又相率归来，昔日“三家村”如今已变成了八十三户人家的新村了。河壕大队所辖地区也由解放时的三百七十户，增加到现在的七百一十多户了。一九五九年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每亩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多，大量植树造林和育草种草的结果，也给牲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饲草和饲料。一九五九年冬天让牲畜放牧的三万亩大树林里，有大量的树叶、牧草和嫩枝条，这些饲草可供全社三万九千二百多只绵、山羊吃四个月。另外，全社的各种林地里，一九五九年还有五百一十多万斤饲草，可供各种牲畜食用。社员们欢乐地唱道：

一亩林地十只羊，
大树林里是牧场，
封沙育草流沙伏，
绿树成荫花果香。

的确，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桂香柳（即沙枣，又称十里香）的万朵黄花散放出浓郁的清香。这种美好的景色，怎能不激起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情歌颂？风沙被征服了，“黄龙”不见了，代替它的是风景秀丽的牧场、农田和林带。现在幸福公社的几座敬老院和托儿所，就在这沙边的绿树丛中修建起来，让孩子们象茁壮的绿树一样成长，让老人们在清幽的密林里欢度晚年。

风沙线上英雄多

“家乡常年绿，祖国万年青。”这是幸福公社社员们的伟大心愿。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只有在公社化的年代里才能更快实现。幸福公社一年来，以大搞群众造林治沙运动和运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赢得了向大自然宣战的第一曲凯歌。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公社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着更大的战斗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一年来，幸福公社充分运用了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条件，全面安排和统一调动全社的造林治沙大军，有计划地建立苗圃、社办林场、队办林场，队队成立了造林队，训练了大批造林育草的技术人员。在造林季节，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等率领成千上万的造林大军，组成挖苗、挖坑、运输、打线 and 种树等突击队，背上行李和炊具，浩浩荡荡地进驻沙滩，安营扎寨，制伏沙漠、绿化家乡。一九五八年隆冬季节，朔风刺骨，严寒逼人。但幸福公社的英雄好汉，一反昔日只能春秋两季造林的常规，第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冬季造林运动。他们在“头顶星星脚踏霜，晝夜苦战造林忙”的豪迈口号下，用铁钎打眼的方法，胜利完成了三千多亩的造林任务。

一九五九年秋天，公社在繁忙的秋收工作中，还发动了三千三百多名男女社员，在公社造林指挥部的领导下，组成七个造林突击营、七十二个造林突击排和一百七十一一个造林突击班，苦战了七天七夜，造林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全社一九五九年共造林五万多亩，比公社化前八年间的造林面积还多一倍以上。

幸福公社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和获得的巨大成就，在公社化前都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各族社员又开展了冬季种草和修挖引水灌沙渠道等工作，为一九六零年更艰巨的治沙任务创造条件。伟大的公社制度，激发了沙区人民征服沙漠的雄心壮志和无穷力量。幸福公社的社员们决心要作大自然的主人。在这个改造沙漠的斗争中，从“三台”（锅台、炕台、碾台）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们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幸福公社有二千四百多名妇女投入了造林治沙的斗争。她们组织了“刘胡兰”、“赵一曼”、“穆桂英”、“花木兰”等英雄战斗连、排、班一百多个，同男社员们一道背着行李、带上干粮到沙漠深处，安营扎寨、种树育草、绿化沙漠。粮台大队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常玉花领导的由四十多名女社员组成的战斗排，为深入沙漠种树，在翻大沙越梁时，因沙梁陡峭不易行走，她们就用衣服包住自己的头，一个个地从高大的沙梁上翻滚下去。河壕大队马路小队（绝大部分是回族社员）青年妇女生产队队长马俊兰（回族）率领二十五名女社员露宿沙漠腹地，挖坑、种树、浇水，苦战了五天，造林二百六十多亩。一九五九年，由于大部分男社员投入繁忙的农业生产，在造林治沙的队伍中，女社员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有一百二十名妇女被选为造林积极分子。穆巧林、张凤仙、佟秀珍、玉德兴等三十二名妇女荣获中央、自治区和磴口县的造林模范称号。在造林治沙的斗争中，全国林业劳模、全国军属积极分子、七十三岁的共产党员常达拉的英雄事迹，引起人们的交口称赞。常达拉从一九五零年以来，就在党的教导下，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封沙育草，无论在风雪弥漫的严冬或烈日当头的酷暑，他几乎每天都在林地里操劳奔波。有时他为了看守幼林，背着行李，冒着风霜，夜宿林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常达拉为了灌溉林地和保护农田，独自冒雨看管渠道。因道路泥泞，他失足掉进水深及胸的渠道里。渠水湍急，冷水刺骨，他险些牺牲了生命。但为了绿化家乡，常达拉对这些事却毫不在意。“常老”（社员们对他的尊称）在自己十年如一日的造林治沙工作中，把自己对党的一片忠心和丰富经验，耐心地传给了年轻的社员们。经他培养的三十多名造林积极分子中，已有四人分别荣获全国、自治区和磴口县的造林模范称号。“常老”热情帮助蒙古族农民植树造林的故事，更被社员们传为民族友爱团结的佳话。现在，经他帮助过的蒙古族农民，已在沙滩上营造了四十多亩园林，每家门口也都是绿树垂荫。一九五八年春节，许多蒙古族农民邀请他饮酒联欢，以表酬谢。今天，在幸福公社里，常达拉式的英雄人物，正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了。

“封、造、灌、防”办法好

幸福公社勤劳坚毅的社员们，在与风沙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他们摸透了流沙“一喜三怕”（喜干旱大风，怕树、怕草、怕水）的规律，便采用了行之有效的封沙育草、营造防风林带、引水灌沙、设置防风沙障等一系列被简称为“封、造、灌、防”的办法，使漠漠无边的沙漠，在连绵不断的防护林带、防风沙障的抗拒和滔滔黄河水的灌溉下，不再恣意逞凶，开始变成了田野和牧场，从而保证了农、牧、林业的飞跃发展。

封沙必须育草，这是人们多少年来摸索出来的重要经验。幸福公社的社员们在流沙、半固定沙漠和沙丘上种植了大量的沙蒿、白茨、枳椇、蘆草、登香、沙竹等茂密的草木本植物，使这一带光秃秃的流沙变成了固定和半固定沙丘或草滩，使漫漫东侵的流沙基本上受到了封锁。在营造防护林带的工作中，幸福公社的社员们更取得了不少经验。如春季造林要早，

秋季造林要晚，春季多植樹，秋季多插條。在打破陳規、破天荒地實行四季造林的工作中，也取得了夏季造林要保墒、冬季造林不露縫等切实可行的經驗。此外，在根據不同土壤配備不同樹種的實踐中，還總結出了“低洼灘地插楊柳，黃土地上種榆樹，沙荒微碱栽沙棗，鹼碱地里插紅柳”等切实可行的辦法。在利用碱地造林方面也取得了“夏季犁，伏水泡，春季造林成活高”的經驗。造林前整地，造林後繼續中耕撫育、組織護林等也同樣是這個公社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促進幼林迅速成長的有效措施。

滔滔的黃河油流中攜帶着大量的泥沙和草籽，幸福公社的社員們便向沙漠腹地挖修渠道，把黃河水大量引入了沙漠，這不僅促進了草木的繁殖，更把流沙逐漸淤澄為沙壤土，使猖獗的流沙慢慢固定下來。“造林育草必封沙，引水灌溉效益大，沙坑沙灣蘆草地，積成海子養魚鴨”，這是幸福公社社員們對引水灌沙的結論和贊美。

在流動沙丘上用柴草扎制防風沙障，也是阻止流沙侵襲的好辦法。這種方法經過多次試驗，已發展為“多行帶狀水平風障”和“環狀風障”。這種方法用在流沙嚴重危害交通、渠道、村莊的地區和明沙頭上，便可立即生效。事實證明，扎起防風沙障後，前可栽樹，後可擋沙，中間播上沙蒿、梭梭，是固定流沙的有效辦法。

幸福公社的社員們雖然在與流沙進行長期鬥爭中，取得了許多重要經驗，但是，由於過去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力量比較單薄，只能採用小規模的辦法治理沙漠，因而就難以迅速改變沙漠地區荒涼蕭條的面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後，由於人多力大，能統一領導和統一規劃，合理安排人力物力，於是多年來在治沙中所取得的“封、造、灌、防”的方法和經驗，在強大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便如魚得水，如虎生翼。過去以單家獨戶或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單位所進行的小片的、分散的治理沙漠的鬥爭，在人民公社成立後便一躍而變為聲勢浩大的大兵團作戰，轉防為攻，解決了公社化前不能解決的矛盾。原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多、勞動力少，每年造林時就要影響一些莊稼活，使莊稼收得不及時、不細致，糧食畝產量一直停留在二百多斤。原友誼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少，勞動力多，近處沒有空地，經常要到較遠處去造林，影響造林任務的完成，每年還有一百多個勞動力出外拉船搞副業。人民公社成立後，因勞動力統一調配使用，土地經營因地制宜，矛盾得到了解決。原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一九五九年畝產突破了三百斤。原友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再也不隨便出外拉船搞副業，發愁造林任務完不成了。由於人民公社解決了這些矛盾，因而在短期內取得了上述巨大成績。想想過去，看看今天，無怪乎這裡的人民唱出了“過去沙趕人，如今人趕沙”的戰勝“黃龍神風”的凱歌，道出了人民公社力轉乾坤、“喝令三山開道”的無往而不自勝的強大威力和無比優越性。

根深葉茂 前途似錦

在馴服了流沙以後，幸福公社的農業、工業、林業、牧業和副業等，得到了飛躍的發展。社員們的收入顯著增長。在這個空前的丰收中，人民公社像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一樣，在社員們的辛勤灌溉下，茁壯成長，滿枝紅花。解放前在幸福公社的農田上，因風沙侵襲，每畝平均只收九十多斤糧食，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每畝產糧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多斤，但人們很難想到，一九五九年在幸福公社的土地上，每畝產量平均已躍進到三百二十七斤了，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還增長了百分之十三點二八。有些豐產田每畝產量已達一千斤以上。渡口大隊的土地，緊靠黃河，多少年來社員們都渴望大興水利，播種水稻，但這個願望從未實現。一九五九年這個大隊在公社和兄弟大隊的全力支援下，在三千五百多畝的生荒地上，大興水利，開墾荒地，第一次種了水稻。入秋以後，碧波千頃，稻香襲人。社員們同聲

贊唱：“渡口是个好地方，魚米之乡好風光，人民公社力量大，种水稻来多打粮。”在大片林带的衛护和撫育下，一九五九年全社的牲畜也有了巨大發展。現在，全社大小牲畜已有四万五千多头，比一九五八年純增百分之三十点八七。幸福公社的工业，从无到有，發展更为迅速。現在全社已建起了农具修配厂、土化肥厂、磚瓦厂和榨油厂等一百多个工厂。目前工业总产值已达一百三十二万多元。这个地处黄河和大沙漠之間的公社，資源丰富，副业門路繁多。一九五九年仅副业一項，即可使全社每戶社員平均收入达一百五十二元，約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一点七倍。幸福公社年輕的林业除抗阻着風沙，保护着农田、牧场、房屋和道路外，林木本身正越来越多地給社員們創造着財富。一九五九年沙枣已告丰收，不少社員已开始吃到了桃子、李子和葡萄等水果。剪修树枝，采集树种和柳条編織等項收入，一九五九年可达三万八千多元。公社的漁业生产和社員們的家庭副业，一九五九年也都有了很大發展。根据幸福公社的初步計算，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总收入可达二百七十七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十二点一八，每戶社員平均可收入四百二十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按照預分方案，一九五九年全社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社員家庭能增加收入，百分之四的社員不增不减。極少数减少收入的社員，也因公社实行了粮食供給制，加上社員个人的家庭收入，可以达到丰衣足食。一九五九年社員們收入的显著提高，使公社商业部門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营业总额，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二点六倍。社員中的超支戶已經大大减少，存款戶驟然猛增。現在，全社有三分之一的人家，已在銀行或信用社里有了存款，存款总额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三倍多。

幸福公社的社員們不会满足于現在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他們决心以更大的干劲和更高的智慧，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向沙漠夺取更多的农田、牧场和財富。現在这个橫跨包兰铁路和黄河总干渠的幸福公社，在向沙漠开展大規模战斗的同时，又在机械化、电气化和大地园林化的道路上飞奔。一九六零年幸福公社将治理沙漠三十万亩，造林三万五千亩，栽种果树一万七千亩。人們已經看到：幸福公社社員們的无限幸福的日子，正在党的指引下，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随着風沙的消失和家乡的綠化而迅速实现。

过六关 种蔬菜

——内蒙古包头市郊区麻池人民公社蔬菜生产大跃进——

中共包头市委工作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麻池人民公社，建立起来才一年多，蔬菜生产就创造了奇迹。

种菜须过六关，头一关是水，春菜一般要浇八次水，夏菜二十次水，秋菜十四次水；第二关是土，要长好菜，一般要翻地一尺深以上，还要三耕四耙，把地整得象白面一般松和；第三关是肥，在包头地区，种小麦，每亩上两车粪就算多了，种菜，光底肥就得七车，从夏到秋，还要追十几次肥；第四关是管理技术，蔬菜的田间管理比粮食作物细致，病虫害也比粮食作物多，培育温室蔬菜，更如同绣花一般；第五关是防治霜冻，在这寒冷的塞北，仅有一百到一百二十天的无霜期，战胜霜冻，非常重要；第六关是劳动力，种一亩粮食作物，一般有二十五个劳动日就够了，种一亩蔬菜，要一百多个劳动日。

麻池人民公社只三千六百九十七户，在建立公社后的第一年，就把蔬菜种植面积，从九千亩扩大到两万三千多亩。一九五九年的蔬菜平均亩产量达到六千三百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千零五十斤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五；总产量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一倍半。这在公社化以前是无法办到的。

瓜熟蒂落

麻池人民公社，位于包头市近郊，有五个管理区，包括四十七个自然村，耕地共七万零六百七十二亩。

一九五五年，包头钢铁基地建设开始，这是全国人民的喜事，更是包头人民的大喜事。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迅速发展，要求市郊农民迅速发展副食品生产，首先是大量地生产优质多品种的蔬菜。为工人老大哥种菜，谁不精神百倍？从这年起，包头市郊的蔬菜生产便年年跃进。

这四十七个自然村，在解放前；耕作粗放，粮食每亩产量仅三、四十斤，好地的亩产量，也不过六十斤。只有少数人家，在河边、地畔种些蘿苣、蔓菁、胡芦、豆角之类的粗菜，自种自食。

解放后，党领导农民群众，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扬眉吐气，土地回老家，生产大发展。可是一家一户，力量单薄，经不起病，抗不住灾，资本主义毒菌又悄悄发酵了。于是，党就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一九五五年冬天，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一九五六年，更上一层楼，转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出现了大跃进高潮，包头工业基地要提前建成。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力争早日出铁、出钢、出钢材，出机器。工业战线万马奔腾，工业建设者大增加，副食品生产必须大发展。郊区出现了汹涌澎湃的农业生产高潮，人人日夜奋战，社社集资金、买机器，大种

蔬菜。农业战线上的英雄们志大心雄，要叫龙王听话，寒潮变暖，建成强大的副食品基地；可是高级农业合作社，最大的新春农业社不过七百六十三户，社小钱少，力不从心。新市、新春、泉丰、前明、晨光、醒民六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社自恨力薄，一万三千余人，都渴望并社。一九五八年八月，这些农业社的社员看见报纸上登载着河南组织人民公社的消息，就酝酿开了。九月一日，麻池乡党委一提议成立人民公社，晨光社和醒民社的社员们，便纷纷集会座谈。这一天，要求入社的大字报，就把乡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墙壁贴满了。这些大字报中，有的是整个生产队申请入社的申请书。包头市郊各乡都象麻池乡一样，掀起了热火朝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包括三个乡、六个高级社的麻池人民公社诞生了！

公社引来黄河水

麻池人民公社南临黄河，北靠大青山，西有昆都侖河。在南部麻池村、万水泉村、交界营子一带打井，四米多深，便能见水。可是在解放前，这个公社所包括的四十七个自然村，水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三。到一九五八年，水地激增至百分之二十七，水地种菜面积发展到了九千余亩。可是农业社因为资金不足、劳动力少，不易做到合理用水，还是不能进一步发展水利，扩大水地种菜面积。伟大的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腰粗气壮，水的问题才迎刃而解。

前明管理区，公社成立前叫前明农业社，包括交界营子等十个自然村。这些村庄在解放前种着一万五千亩地，只有八十一亩是水地。到一九五六年，水地发展至六百一十亩。一九五七年是旱年，万水泉乡党总支副书记郝富有代这个社订了三台锅驼机。赤日炎炎，禾苗枯萎，用锅驼机浇地，谁不愿意？可是三台锅驼机要七、八千元，公积金少，拿不出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滚滚，无论如何也要买台锅驼机，好容易凑够两千四百多元，买下一台。还想多买，再无力了。人民公社成立后，他们还没有想买锅驼机的事哩，新市管理区就主动地支援了一台，接着公社又从国家贷款中拨给一万六千元。他们一下子添了三台崭新的锅驼机。

新春管理区和新市管理区，共用昆都侖河的水灌溉。解放前，这一带的村庄，在地主、富农的挑拨操纵下，常因浇地打架，有时还出人命。在农业社时期，社与社之间，是兄弟关系，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就能解决；但到天旱时，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真不容易。一九五八年，新市社的二百亩白菜眼看旱得要死了，地处河流上游的新春社，还是深浇满灌他们的粮食作物，新市社费了许多周折，水才放下来，救活了白菜。新春社虽比新市社用水条件好，因为力量小，也常受老天的气。每年到了七、八月，一发洪水，冲坏了堤坝，浇地就要受影响。公社一成立，两个管理区的关系大变了，老天呢，也不那么横行霸道了。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洪水把拦河坝冲坏七次，两个管理区的社员联合起来，把拦河坝修好七次。白天冲了黑夜修，黑夜冲了白天修，很快就把坝修好恢复浇地了。

一九五九年新春管理区把蔬菜种植面积扩大了三倍半，新市管理区用河水浇的菜地也扩大了一倍多。他们把大堰改小畦，浅浇快轮，节约用水，互相照顾，谁家的菜也没受旱。

互助组、初级社时代，用畜力带动水车提水。高级社时代，开始用锅驼机带动提水工具。人民公社成立后，一个箭步跃向前，用电动机提水了。一九五九年，新市管理区在公社的帮助下，买了电动机十一台、水泵十台。七月一日，正式通电抽水。社员们兴高采烈地开大会庆祝。女社员王凤女，过去开锅驼机，现在当了电动机的司机。她欢喜地说：“现在这有多好，不烧煤，不加油，一搬闸门，水就抽出来了！”

“黄河东流浇不成！”这是旧社会里人们的叹息。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紧靠黄河的前明社、泉丰社、晨光社和醒民社，眼睁睁地看着悠悠漫漫的河水，昼夜不息地空流

过去，能不着急吗？这年四月，前明社的领导人赵吉狗、菅楞三、崔二换，提議在黄草洼开一条渠，預計澆地三千亩，又得到万水泉乡领导人賈广貴、謝占海的支持，决定前明、泉丰两社合修，馬上就动工。开了七天，一看，不行，又移到画匠营子去开。一千多人，修了二十天，也失败了。小打小鬧不行啊，联合起来才有力量！麻池人民公社便和其他四个兄弟公社合力施工，噢陶窑子电力揚水站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基本建成了。这个揚水站把黄河水提到十米多的高空，灌溉十万亩地。公社引来黄河水，到一九六零年夏天，綠海般的菜田就会出现在黄河岸边。

战胜严寒 深翻土地

“男女老少齐上阵，大战严寒搞深翻，地冻三尺不怕硬，刮風下雪浑身暖。”社員們这种热火朝天的干劲，和公社化前大不一般。解放前，这一带的村庄很少翻地，就是翻也不过三、五寸深。解放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翻地面积年年扩大，到一九五八年，翻地已經形成习惯，但一般还是五、六寸深，最深的也未超过一尺。公社化后，立即掀起了深翻热潮。当时大炼鋼鉄、“三秋”、积肥同时并进，但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威力，各条战线捷报頻傳，深翻进展很快。

新春管理区共青团总支提出“地冻冻不了决心，天冷也要搞深翻”的战斗口号，馬上就有一百二十人报名参加了深翻，組成了深翻突击队。他們每天晚飯后翻地三小时。夜間冷，无照明设备，冻土如鉄，可是青年們的决心比鉄还硬。冻土有一尺多深，尽管鼓足劲儿，鉄鎚下去，只能刨巴掌大一点点。团总支召开大会研究办法，有人提議用柴草煨。一計算，煨一分地，得二千多斤草，不合算。过了两天，赵家店青年用开馬口、搜底土、挖冻块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近一倍。团总支立即組織各小队干部去参观取經。

經驗越来越丰富，干劲越鼓越足，晨光管理区第四生产队妇女小队队长楊翻轉，刮風下雪不悞出工，臉上裂了口，手上起了泡，照样坚持干。这样，全公社一冬天翻地三万零六百九十亩，都比往年深二寸，其中七百多亩翻了三尺深以上，二千多亩翻了一尺多深。深翻了的地，一九五九年是十二分大丰收。新市管理区第一生产队，有二亩地翻了二尺五寸深，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亩产蔬菜四万零八百斤，比往年最高亩产量提高了四倍。晨光管理区的深翻地，西红柿摘了九批，茄子每株結了九个。这些都是当地从来没有看見过的奇迹。

土洋并举大积肥

这一带的村庄，多少年来，广种薄收惯了，农民們看不到积肥的重要。解放前，人无厕所，猪无圈，牛羊粪作了燃料。解放后，农民們逐渐重視积肥了；但是到一九五五年，还只在一部分菜地和小麦地里施点肥。到一九五八年，施肥面积进一步扩大，施肥量也增加了，但是每亩施肥也不过两車左右。

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力量大了，人們的認識也更提高了。煤炭代替了牛羊粪，胶輪車大大增加，又买下汽車、拖拉机，到城里拉粪方便得多了。人們認識到了貫徹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就可获得丰收，便积极响应党的战斗号召，在秋收、秋翻、大兴水利、大炼鋼鉄的同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成立了养猪和牧养其它牲畜的专业队，修了厕所，熏肥、漚肥，在大路上拾粪，到山里积肥。一冬一春，这个公社共积肥六十一万六千車。一九五九年的蔬菜地，每亩平均施了底肥七車；还追肥十五次。

一九五九年施在蔬菜地里的化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十倍，仅晨光管理区就用了十七万四千一百六十斤。这个公社还办了細菌肥料厂，已經制造了固氮菌肥等一万三千多斤，并生产了金霉素飼料。这些产品，效果很好。菌肥厂职工，多半是本社农民，現在已經掌握了

一定的技术。菌肥厂的设备，都是自己制造的。起初用蒸笼灭菌，费了力，细菌还消灭不彻底。后来自己设计出了大型的高压灭菌锅，又省力，又能把细菌消灭净。起初培养菌种用手摇，后来用通气培养，菌种质量更好了。这个公社的菌肥厂，还是一苗嫩芽，然而是一苗生气勃勃的怒芽，不久就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出色的农业技术员

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发展，在农业社时期，种菜技术就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从粗菜发展到细菜，从单种发展到复种，从露天发展到温室。建立起人民公社后，种菜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第一年就扩建了一千三百二十九间温室（公社化前仅有二百六十间），培养出二百多个农业技术员。这些农业技术员，都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碰上困难，千方百计克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从下面这件事例，可以看出他们的钻劲、干劲，看出这个社的种菜技术已经发展到怎样的水平了。

七月里，公社作出决定，要鲜黄瓜在国庆节上市。这是一道难题。国庆节要吃鲜黄瓜，必须在伏天下种，可伏天下种的黄瓜长不成啊！事在人为，公社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五个管理区，都展开了讨论。边讨论，边试验。

七月二十五日，新市管理区温室生产队队长周双刚、技术员杨金五和社员郝二科，也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直研究到鸡叫。提了十几个种植方案，经过反复斟酌，都推翻了。最后同意了杨金五的意见，决定直播。

散会后，杨金五想：“一九五八年伏天种黄瓜没有成功。现在要再失败了，不是白白地浪费公社的钱吗？”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管理区的党支部生产委员任银洞。任银洞说：“不要怕失败，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大胆地干吧！”听了任银洞的话，杨金五的信心足了，干劲更大了。

第二天，他们深翻了地，仔细处理了种子，一遍再一遍地把粪筛过，把地攏了又攏，耙了又耙。几天后，小苗出土了。天气闷热得象蒸笼一样。下过一场大雨，小苗的叶子发白了。老杨看了看说：“快间苗！”三人动手，刚间完，又生了蚜虫。他们苦战一夜，急救了小苗。过几天，小苗又起了白粉病，很厉害，他们三个人连夜给打硫磺粉。瓜苗的白粉病刚好，又生了斑点细菌病，病势很重。连续患病的小苗有点枯萎了！老杨拿着一片生了病的黄瓜叶子，一边观察，一边不住气地抽旱烟。他们研究了半夜，想不出办法来。周双刚和郝二科回去了，老杨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把他们三个人研究过的办法，又一个一个地考虑。他翻身起来，去黄瓜地看了一阵，仍然一点主意也没有。忽然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西红柿叶子从来不生斑点细菌病，它一定含着一种治细菌的什么素。把西红柿叶子熬成汤，也许能治黄瓜的病。他乐得心上开了花，马上去摘西红柿叶子。天刚亮，老杨就去找周双刚和郝二科。一商量，都说：“行！”他们正熬汤，老杨忽然高声说：“汤里再加点治细菌的鱼肝精，不更保险吗？”把汤熬出来，掺上鱼肝精，洒在黄瓜苗上，枯萎的叶子渐渐变绿了。

可是黄瓜秧的病害越来越多。黑毛病、白粉病、蚜虫……，治好这个，又生那个。他们三个人一连战斗了七、八个昼夜，各种方法都想尽了、用尽了，还是治不好。人们都说黄瓜秧活不长了。老杨急得几夜睡不着，眼睛红了，脸也瘦了，脑子里成天往出挤办法。他想：热是生病的根源，可是我们天天晌午都盖蒲帘呵！还有什么原因呢？老杨一夜没睡着，天快明的时候，他又起来去看黄瓜。看着半死的苗子，什么主意也想不出。顺手摘了一个叶子，上面有许多露水。刮来一股风，觉得有点凉。老杨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白天热，地里的水蒸成气；晚上冷，气又变成露水，落在黄瓜叶子上。一冷一热，恐怕就是黄瓜生病的原因。

老楊把他的发现告訴周双剛。当天晚上就把蒲窗盖在溫室頂上。过了两天，黃瓜的病全好了。国庆节，鮮黃瓜上了市。一年十二月，月月都能吃到鮮黃瓜了。一道多少蔬菜专家解决不了的难题，被人民公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解决了！

赶走霜冻人胜天

一九五九年，这里一共发生过五次霜冻。五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八日的霜冻最严重。全社受到霜冻侵袭的蔬菜达到四千七百七十五亩，比一九五八年多一倍。但是公社人多力量大，赶走了霜冻，受灾的蔬菜，加在一块，不过半亩地。

五月二十一日，霜冻的消息傳來，社里立刻組織起两千五百多人的防冻大軍。男男女女，一齐上陣，就連小學校的学生，也鳴鑼击鼓，到田边地畔助战。蒲帘不够，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社員們也都自动把被子、毯子拿出来当蒲帘用。新市管理区第一小队的社員田維俊，一听说霜冻襲来了，蒲帘不够使，赶紧回到家里，拿了两块毯子、一床被子，下地參战。他說：“人冻上一夜沒什么，菜可受不了。沒有菜，拿什么給建設工业基地的职工們吃呢？”这天晚上，他来回在菜畦地边走，就像照顾自己的子女一样，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望望那儿，連眼也沒有合。公社的党委书记、社长和社里小組长以上的九百多个干部，在蔬菜地里一連守卫了两个晚上。他們用被子盖、蒲帘遮、烟火熏，终于战胜了这场霜灾。

九月八日，霜冻又来了。为了保証在国庆十周年，让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設者能吃到大量的新鮮蔬菜，社員們又与霜冻展开了激战。他們馬上放水澆地，把所有的菜地都澆了五、六次水。还在水里和上人粪尿，施了追肥。他們用这个战法，防住了霜冻，延长了蔬菜的生长期。

劳动力大解放

組成麻池人民公社的原来六个农业合作社，在一九五八年，有二千八百多名下放干部的帮助，只种了九千多亩蔬菜，还因劳动力缺乏，荒蕪了一万来亩粮食作物。公社化后，下放干部都回去了，还多种了一万四千多亩蔬菜，多种一万亩蔬菜，就要增加一百万个劳动日。一九五九年来的新社員，远不如回去的下放干部多。但社員們却能耕得深，管理得細致，水飽肥足，事事赶在前面，超額完成了計劃。

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公社办了許多公共食堂、托儿所、粮食加工厂、縫紉厂，把大部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了。

这个公社办了二十八个公共食堂，一个比一个好。在公共食堂吃飯，吃得飽，吃得好，还能节省粮食。

社里有八十五个托儿所，个个办得呱呱叫。托儿所的小孩，吃得胖，有礼貌，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很省心。

管理区都有縫紉厂。比如泉丰管理区的那个縫紉厂，七个工人，一年能做一万五千多件衣服。这个縫紉厂做的衣服，全管理区的人穿也穿不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里，公社鉄木加工厂的工人，苦战十天，仿照解放式水車，制造出一台用鋼駝机带动的机械磨，一晝夜能加工粮食六、七千斤，比土磨的效率高十几倍。現在，泉丰、新春、新市、晨光管理区都安上了电碾或电磨，前明管理区也正在筹备安装。这些电碾和电磨，除加工全公社的粮食外，还能承担国家一部分粮食加工任务。

在农业社时期，妇女們下地，把孩子鎖在家里；快晌午了，就得回家做飯，一天做不了几分工。单身汉呢？人家休息他做飯，紧赶慢赶就迟了，有时，吃过飯，一看天气不早，也不好意思去

了。推碾磨，縫新补旧，这些家常活計，一年也要花费一两个月。

公社化后，事事令人欢喜。公共食堂、托儿所、粮食加工厂、縫紉厂这四椿事，在解放和节省劳动力上，最令社員高兴。

第二，社員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了。心情舒暢，干劲十足，心也灵了，手也巧了。前明管理区是这个公社最穷的一个管理区。在旧社会里，这一带农民的生活是：“睡觉无鋪盖，出門无穿戴，茅屋蔽風寒，吃粮天天愁。”农业社时期，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家家吃饱穿暖，家家都是玻璃門窗，家家都有热水瓶。但是，一九五九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每户平均收入四百八十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百八十六元五角；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元五角，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全管理区有九十八辆自行車，其中五十八辆是一九五九年买的，还有四十户把钱准备好了，要买自行車。那些条件好的管理区，现在的生活就更富裕了。新市管理区和新春管理区已经有了电灯，晨光管理区的电灯也正在安装。全社有收音机、手表的，就有几十家。

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后，多子女、負担重的社員，也卸下了重担子，生活逐渐好起来了。如前明管理区社員張天財，全家十一口人，只有两个劳动力，农业社时期，仍然年年掙不够口粮，年年貸款、借支。到成立公社时，負債二百三十多元。加入公社才一年，就归还了六十二元借支款，还添置了鋪盖，买下一辆旧自行車。在高级社时期的一九五八年，这社有两千六百六十户向社貸款八万元。公社化后的第一年，还清貸款的有两千零十九户，由貸款户变为存款户的有一千二百一十户。沒有一户向公社申請生活貸款。公社还办了敬老院，使那些年迈的农民，愉快地度着幸福的晚年。

在农业社时期，男社員一般一年做二百四、五十个劳动日，女社員一般做七、八十个劳动日。公社化后，男社員一般一年做三百三十多个劳动日，女社員一般做一百九十多个劳动日。男社員做的劳动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女社員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七。

第三，劳动力組織得更加合理了，机械化、电气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公社化后，添置了电动机、柴油机、鍋駝机、拖拉机，还办了机械修配厂和铁木加工厂。

政治挂帅的威力

这个公社在蔬菜生产上創造的奇迹，是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的结果。

农业社时期，乡主要抓政治，社主要抓經濟，领导不集中。公社化后，政社合一，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密切結合，加强了党的领导。一九五九年，中共包头市委根据中央和內蒙古党委指示，决定加强副食品基地建设。公社党委坚决响应市委的号召，根据“以副食品生产为中心，发展多种經營”的方針，以蔬菜为綱，圍繞各个生产关键，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組織大檢查、大評比、大宣傳，使群众思想不断提高，干劲鼓得很足，生产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五九年春天，布置种菜任务时，管理区干部向公社伸出手来，要飼草，要架杆，要农具，要車；要資金。公社党委看到，这是依賴思想作怪。于是，就由書記带头，干部們分別到各管理区宣傳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意义，批判依賴思想，号召自力更生完成任务。之后，組織了七百多人上山，战斗一个多月，打回飼草一百多万斤，砍回架杆三十多万根，掏粘土收入現金二万八千余元。同时各管理区、生产队，普遍清产核資。把破犁坏車修成好犁好車，把烂皮殘綫做成绳套，把草袋子、硬紙片拣起来，縫在一起代薄帘。重新編制財務計劃，非生产項目，能緩办的就緩办，能不办的就不办。經過思想发动，社員們踊跃儲蓄，女社員辛

玉梅，把她在柜底下存了三年的体己錢拿出来，存入公社信用部。在党的领导下，社員們依靠自己的两只手，把問題全部解决了。

公社党委組織第一次大檢查时，新市管理区沒有完成蔬菜的播种計劃，新春管理区的种菜計劃完成得好。在評比会上，就表揚了新春管理区，批評了新市管理区，进行了全国一盘棋和工农联盟教育。

种菜技术一时不易掌握，輕視蔬菜的思想，也要逐步扭轉。第二次大檢查时，新市管理区已經补救了他們的缺点，田間管理很好，可是发现新春管理区前口子小队，菜地里的草长得比苗还高，小队干部光強調第一年种菜沒有經驗。評比时，帮助他們算了种蔬菜的經濟收入賬和讲清支援包鋼建設的政治意义，組織他們到新市管理区參觀学习。后来这个小队扭轉了輕視蔬菜的思想，逐漸掌握了技术，蔬菜得到了丰收。有十九亩芋头，平均亩产七千斤，一百多亩大白菜，平均亩产八千五百斤，其中三十多亩达到亩产两万多斤。

在第二次檢查中，发现新市管理区在貫徹执行“按劳分配”原則方面，和他們的“保全勤、超定額、高工效”的紅旗竞赛奖励办法，都很好。泉丰和晨光等管理区的做法不好，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让新市管理区介紹了經驗。政治挂了帅，貫徹执行了“按劳分配”原則，紅旗竞赛运动如火燎原地开展起来，很快就涌现出一批先进生产者。如新市管理区的女社員史潤花和男社員徐拴田，先后做到了一人頂两人。公社党委号召全体社員学习、赶上和超过这些标兵。先进帮助落后，落后学习先进，你追我赶的竞赛高潮更汹涌起来。通过这个竞赛，生产搞好了，生产水平也向前跃进了一步。

九月上旬，快要下霜了。在往年，田間管理工作已經基本結束了。可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組織了第四次檢查評比，檢查一处、評比一处、宣傳一处，向社員和基层干部大讲特讲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精神，大反右傾，大鼓干劲。因此田間管理絲毫沒有松勁，把所有蔬菜又追肥三次，每五天澆水一次，使所有果类菜都多生长了十五到二十天，全社的秋菜和夏菜多产一千多万斤。社員們說：“一九五九年是十二成年景。”

党委每次檢查評比，都把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和爱国卫生运动等，列为重要內容。比如在第一次檢查評比时，发现前明管理区交界营子的公共食堂办得好，就及时进行了表揚。第二次檢查时，这个食堂办得更好了。他們認真貫徹执行了“粮食分配到戶，自願参加，依人定量，節約归己”和“民主管理、賬目公开”的原則，发展了养猪事业，做到飯菜花样多、可口好吃，还節約了粮食。公社奖給他們一面紅旗。各个管理区都組織炊事員、管理員去交界营子食堂參觀学习，展开了办好食堂的竞赛。結果保證了社員吃飽吃好，全公社还節約了七十八万斤粮食。

新市管理区党支部书记薛开世，在第五次評比檢查后的干部大会上說：“从一九五九年春季以来，每評比檢查一次，我們的思想就明确一次，我們的工作就跃进一次，我們的干劲一次大过一次。”

現在麻池人民公社正在訂四年规划。规划初步提出，一九六零年的蔬菜种植面积要扩大到三万六千亩，平均亩产量要达到九千斤。一九六二年的蔬菜种植面积要扩大到四万五千亩，平均亩产量要达到一万斤。一九六三年的蔬菜种植面积要扩大到五万亩，平均亩产量要达到一万五千斤。到一九六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全体社員决心用更多更好的蔬菜和其它副食品，支援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設，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让人民公社在包头工业基地建設中发出更加燦烂的光輝。

政治挂帅 威力无穷

——宁夏固原交岔人民公社调查报告——

楊 辛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交岔人民公社成立仅仅一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生产发展之快，精神面貌变化之大，真好似风雷急驰，迅猛异常。这个一向由国家救济的贫困落后的回民聚居的山区，一九五九年，粮食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羊只增长率超过历年平均增长率的二点五倍；造林大大超过了历史上造林面积的总和；还建立了社办工业。伙食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使农民放下了“吃饭愁”的包袱。妇女们摆脱了宗教束缚，成了生产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社员们干劲冲天，忘我劳动，决心改造自然，驱逐旱魔，建设美丽富饶的山区。一年来，人民公社使交岔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交岔公社是一个回民聚居社，全社四百零八户，二千三百二十六人，其中回民二千一百一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公社处在海拔二千米左右的黄土丘陵沟壑地区，总面积三百平方公里，耕地五万零三百一十三亩（台地五千零二十五亩），每人平均有耕地二十一亩二分。这里是一个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水源缺乏、灾害频繁、粮食产量很不稳定的干旱地带，常年雨量只有二百五十公厘，而且多集中于秋季。群众说这里是“一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没雨是旱灾，有雨是水灾”。

解放前，这里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三十斤左右。农民除了受反动政权、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拿出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宗教负担，因此生活极端贫困。解放时，有十四户农民以乞讨为生，七十四户给地主当长工，一百四十九户常年少吃缺穿，这些农户占当时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二。农民说那时的生活是“借着吃，种着还，年年总是原打原”。文化也非常落后，没有一所学校、一个医生。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和国家的经济上的大力扶助，生产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经过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彻底打击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敌对分子，纯洁了党、团组织和基层政权。尤其是批判了极右分子马震武，掀掉了这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废除了封建的宗教特权和剥削，摆脱了宗教束缚，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树立了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开创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新局面。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造林超过了解放以来造林面积总和的二点二倍；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十六平方公里，比解放以来的水土保持面积增加了一倍多。生产的大发展，给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这就是农业社规模小（最大的社一百零五户，最小的社三十七户），劳动力和畜力少，资金缺乏，居住过于分散，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多种经营。因此，在集体主义思想觉

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社員們要求打破社界，統一筹划資金，統一調配劳动力，开展了大协作。在一九五八年春季的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运动中，社員們为了克服各农业社分散造林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缺点，采取了“全面规划，重点治理”的封山育林的办法，六个农业社共抽調五百八十四个劳动力，組成两支造林和水土保持大軍，开始大兵团作战。仅一个春季，就造林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亩，比解放以来的造林面积总和增加了一点六倍。大跃进中，由于兴修水利，抽調了許多劳动力，农业生产上出現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因此，各社組織了二十多个农忙食堂，解放了妇女劳动力。这种农忙食堂，在公社成立时，全部轉为常年食堂，并且得到了發展。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改革农具和交通工具，各社調配人員，筹集資金，办起了一个农具修配厂，保证了农业生产大跃进。这一切說明了大跃进的步伐已經冲破了規模較小、經營單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范围，一种新型的社会組織在孕育中。所以，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傳到交岔地区以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仅仅五天，就在六个高級社的基础上建成了交岔人民公社。

巨大的成就 光輝的未来

公社一成立，就更进一步地促使交岔地区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在战胜夏季空前严重的灾害后，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同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比較，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二，并且建立了基本农田制，粮食亩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为了节约粮食和飼料，儲备了二十万四千五百二十八斤草籽、八十万斤干菜。林业方面，一年內造林三万四千多亩，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栽培了这里从来没有的桃、梨、枣、苹果、核桃、葡萄等果树。牧业方面，大家畜比一九五八年淨增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羊只淨增百分之七十，而且有了社办牧场，增加了十多种优良种畜。集体副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点七。社員家庭副业，如养鸡、养兔、养蜜蜂等，也有很大發展。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公社开展了技术革新和工具改革运动。現在，全社的粮食按人口平均，除去稅收和种子，每人有九百三十六斤，油料九十四斤，每人有三只半羊，每三人有两头大牲畜，每人有十五亩幼林，一户一輛車，等等。公社还兴办了农具修配、磚瓦、石灰、煤窑等三十七个工厂和作坊，除基本上满足了农业生产方面的需要外，并开始了工业的商品生产。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属于公社所有的公共积累比公社成立时增長了一点三倍，現有十万零六百七十七元，占社队公共积累四十万零五百七十三元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三，这部分資金已在生产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今后，公社將繼續增加公共积累，用于农、林、牧、副业和工业等各項事业中，进一步促使社办事业的發展。再加上国家的支援，公社财产將增加得更快，为公社的进一步发展，为将来实现公社基本所有制創造条件。

集体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相应地有了很大發展。公社兴办了一所医院、五所产院，共有医务、衛生人員十五人；兴办了四所小学，三十六处托兒所，四十处食堂，一处敬老院。入学兒童已达学齡兒童的百分之九十二，青壯年已有百分之二十一脱离文盲状态，百分之三十三半脱离文盲状态；公社已經做到了队队有学校，队队有产院，庄庄有公共食堂。

社員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一九五九年所有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平均每人的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不包括社員家庭副业收入）。現在，社員的生活水平已經普遍超过当地过去的富裕中农。

集体生产、集体劳动、調整居民点、开展大协作等等，使回、汉民族之間的关系發展到

一个新阶段，回、汉族社員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

为什么交岔地区能够在短短一年內發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这是因为人民公社發揮了它的无比优越性，同时，这种优越性鼓舞着全体社員，使他們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强大威力和光明前景，因而革命意志日益旺盛，在生产、救灾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干劲十足，表现了坚强的信心和偉大的共产主义風格。

一九五九年四月到六月，交岔地区連續遭受了四十多天的旱灾、一次特大的雹灾和数次严重的冻、虫等自然灾害，受害面积占全年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八。雹灾严重的关口大队，光需要补种的庄稼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亩，而当时还要搶种四百亩蕎麦，人力、畜力都不够用。当时有的人情緒低落，曹登發老汉愁得說：“这下子一年的庄稼又完了。”因此，公社党及时提出“人定胜天，战胜灾害”的口号，發动了抗灾运动，在全社抽調了六十条牛、委三十二个劳动力、六千五百斤种籽，組織老农会师田間，逐塊檢查，采取“全灾补种，重灾补苗追肥，輕灾加工除草”的措施，大大鼓舞了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經過五天苦战，补种了灾田一千九百二十亩，搶种了四百亩蕎麦，为了弥补損失，又增种老荒地三百五十八亩。当全社範圍內發生虫灾时，公社立即組織五百三十多人和二十多架噴霧器，用藥剂噴射、繩子拉、扫帚扫等土洋結合的办法加以扑灭，使庄稼得到及时搶救。社員們在救灾中，信心十足，表现了頑强的斗争意志，有的庄稼連續受到冻、旱、虫、雹四次严重灾害，他們就补种四次，做到不誤农时，保证了丰收。社員編快板歌頌救灾說：“天灾禍，不留情，人民公社力无穷，調人力，撥籽种，战胜灾害保收成。”

在造林运动中，他們为了實現“誓把荒山变綠山”的口号，冒着風雪，連日苦战。有些人，特別是一些妇女，几天不下山。如女社員馬玉英把三个孩子安置在托兒所里，領着七十二个社員上山种树，一連干了七天。公社党委書記劝他們休息，他們說：現在多出力、多流汗，几年以后就幸福无边，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这样，就把境內四座大荒山种成为花果山，并分別命名为“牡丹山”、“花果山”和“东梁英雄山”，表达了他們的美好理想和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

公社成立以后，适当控制了羊羔淘汰量，使一九五九年羊只获得大發展，并且規划了放牧区，种植牧草，把荒山变成了草原。公社买了牛二百一十八头、騾馬十三匹、羊九百六十只、猪十二口，办起了牧场，开办了技术人員訓練班，培养了配种員。用荷兰种牛、伊犁种馬、哈兰种羊配种，改良了牲畜。牧场已成为全社發展畜牧业的基地。

公社举办了三十七个厂矿和作坊。过去，各农业社都想購置一套亞麻加工設備，但因資金有限，劳动力和技术条件不足，一直没有办到。有的社采用石滚压、棒錘打等方法試驗加工，結果加工的亞麻不合規格，只好当柴燒掉。公社成立以后买来了机器，办起了亞麻厂，才实现了群众的願望。其他厂矿，如煤窑、磚瓦厂等等，也是在公社統一組織劳动力、統一筹划資金下才成立了起来。

公社成立以后，克服了高級社时期不能更好地統筹和合理使用劳动力的缺点。原来的六个高級社，連不能經常参加劳动的妇女算上，只有八百四十八个劳动力，平均每个劳动力負担耕地（不包括歇地）四十亩，年年都是“种时愁的种不上，收时愁的收不回”，秋庄稼通常在十一月間才能上場。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又有許多浪費。一家一戶的个体生活，占用了一部分妇女劳动力，因为当地沒有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供銷商业組織，事无大小都要往返一百多里或五、六十里到固原、王洼去办，六个高級社种着五千一百五十亩插花地，一年也浪費許多劳力和畜力。公社化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仅这三項，約可节省出七万六千

多个劳动日，用于农业生产，可使每亩土地增加两个劳动日，再加上公社組織大兵团作战，开展全社範圍内的大协作，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一九五九年每亩地增施肥料一倍左右，普遍除草一遍到两遍，秋收比往年提前五十天结束，基本上改变了过去耕作粗放和随吃随打場的旧習慣，同时，也給开展多种經營、大兴水土保持創造了条件，保证了全面丰收。

公共食堂的成立，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統一了作息时间，提高了全体社員的劳动效率，而且使妇女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变化。她們徹底打破了所謂“內妇不見外男”、“女人种地不長粮、打井不出水”等等迷信的束縛，在生产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投入夏、秋收的劳动力中，妇女就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妇女劳动力中，已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学会了犁地、播种。妇女們随着在生产上的作用日益增加，經濟收入不断增加，学习文化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更多，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一年来，全社出現了妇女模范二十六人。公共食堂給妇女带来了数不清的好处，她們說：“食堂解放了我們，食堂就是我們的家，誰也把我們拉不出去！”。

公社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一九五九年，在保证使百分之百的社員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全社实行了伙食供給制。这种分配制度，一方面使社員們有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險，另一方面，也促使人們更加团结、友爱、互助，更加热爱集体。伙食供給和生活集体化，还大大有利于文化教育的發展。現在，交岔公社的青壯年脫盲人数和入学兒童已經大大增加。今后，生产的發展和集体福利事业的增加，将更加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發展，逐步普及中、初級教育，使劳动群众知識化，开始为将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創造条件。

交岔公社的社員和干部，都有迅速赶上和超过邻近富社的强烈願望，因此并不满足于一年来的成就。他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制定了公社五年發展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到一九六四年，属于公社所有的公共积累，将扩大到占全社公共积累的百分之六十八。要求在五年內，添置五台拖拉机、四台联合收割机和馬拉收割机、播种机等新式农具，以及其它农、牧产品加工机械和汽車，以便更快地發展公社的农、牧业和工业。到那时候，全社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粮食和油料亩产量分別比一九五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和七十，每人将有粮食一千四百斤，油料二百七十斤。大家畜和羊只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三百。現在的厂矿也将大大扩充。运输方面，落后的牛車将为汽車和胶輪大車所代替。全社共造林十二万亩，并且完全控制水土流失，作到水不出沟，土不下山，修筑中、小型水庫各一座，基本上改变干旱面貌。文化教育事业也将相应地发展起来，公社将有中学、电影放映站、文化館、俱乐部等等。

坚持政治挂帅 大搞群众运动

交岔地区一年来的巨大变化，除了因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外，交岔公社党委和干部，經過整風、大跃进和整頓人民公社运动，明确了坚持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以及改进了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也是取得一九五九年大發展的基本原因。

一、方向明确，意志坚定，具有战胜困难的决心。一九五九年，他們不仅在抗灾运动和植树造林中表现了頑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战胜了自然灾害，而且在坚持公社化道路、發展集体事业方面，也能頂住一切歪風邪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例如交岔地区有近三十万亩山場(除了植树造林以外，将来还可保持在二十万亩左右)，畜牧业大有發展前途。公社党委根据这个有利条件，确定了“农牧并举，农、林、牧、副业綜合發展”的方針，决定

举办社办牧场，以改良牲畜品种，扩大公社积累。但是，他们在举办牧场过程中，碰到了许多困难。初办时，干部中有个别人说：“牧场是国家办的，公社哪有这个力量？”又说“办牧场是多来一套，白费心机，赔了钱不好交代”，等等。而公社党委认为，在交岔地区，社办牧场是增加公社积累的重要来源，只有逐步地扩大了公共积累，才能为实现公社基本所有制创造条件。办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只要有决心，困难是能克服的。经过一场辩论，驳倒了错误论调，确定牧场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好。于是，就着手建立牧场管理组织和确定管理办法，并帮助牧场作了三年规划。牧场的房屋、圈棚破烂而又不够用，党委书记刘荣德就住在那里，和工人一道，修建了房屋和圈棚。有人不愿当配种员，怕失去“依吗尼”（信仰的意思），有人不愿在牧场工作，党委就组织“要不要配种”、“谁来配种工作”等问题的辩论会，澄清错误思想。经过一系列思想和组织工作，牧场逐步扩大，成了全社发展畜牧业的基地。过去不愿到牧场工作的人，现在也要求到牧场去。

又如，公共食堂成立不久，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坏分子造谣破坏，有右倾思想的人，就认为办食堂麻烦多，好处少，周围也刮了一阵散食堂的冷风，有些社员动摇起来。鸚鵡岔小队一个十二户的食堂，只剩下两户贫农和一户下中农。公社党委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办食堂是一条非走不可的路，绝大多数社员是赞成的，只有富裕中农中的少数人有意见，问题是让它散了将来再走回头路呢，还是顶住一切歪风，解决困难，把它办好。经过争论，他们采取了积极办好的态度。一面加强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一面向干部提出“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要求。社员对某些炊事员有意见，他们就组织民主选举，让积极分子来担任，把不纯分子清洗出去。社员们对饭菜质量有意见，他们就用举办炊事员训练班、组织食品评比展览会的办法，来端正炊事员的工作态度，提高炊事员的技术。公社党委委员和各支部书记也到食堂亲自下手做饭，具体帮助指导。为了进一步有利生产，便利生活，他们结合调整居民点，把食堂的规模适当划小，做到庄庄有食堂，使社员就近吃饭，对老、弱、孕妇都加以必要关照。农忙的时候，为了使社员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他们就让食堂下地上山，做到机动灵活，使社员不必为吃饭来回跑路。此外，还制订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定期征求意见、定期组织评比、定期调剂生活等十项制度。经过各种努力，食堂巩固了，退出去的人都回来了。现在所有的社员全部参加了食堂。

为什么他们能够战胜困难，坚持社办牧场和办食堂？社员们说得好，因为他们都是过去的长工。这个社的九十四个社队干部中，贫农、下中农就占百分之八十九，党、团员占百分之六十七。他们绝大部分在解放前是扛长工的，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深深体会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由于他们有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能顶住歪风邪气、战胜一切困难、坚持正确道路。

二、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坚持种试验田制度。“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劳动”，已成为这个公社所有干部的习惯了，他们每人都有锹、锄、镰刀等三、四种生产工具。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十月，党委书记刘荣德已经劳动了二千三百个工分，副书记王玉富虽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也劳动了二千零一个工分，都相当于当地一个中等劳动力的工作量。大队干部一般都劳动了二千到二千七百个工分。他们还建立了劳动手册、季度大评、月份小评的制度。群众对干部的这种作风十分满意，他们说：“现在的干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曹安邦老汉在他编的“十三不见，十三普遍”的顺口溜中说：“指手划脚的干部不见了，参加生产的普遍了。”

干部参加了生产就能够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夏收时，公社党委书记发现收割进度慢，也不细致，他就同社员商谈办法，提出了“五定”（定人、定地、定质、定量、定时）、“四

輕”(輕割、輕放、輕捆、輕拉)的責任制度，使劳动效率提高了兩倍。秋收中，公社黨委副書記在廟庄隊和社員一起收割庄稼，發現矮糜子割不淨，他就提出“高的用鐮割，矮的用手拔，粮草都收淨，顆粒都還家”。这个口号很快得到了社員們的响应，大大减少了損失，并收回了大量草子。干部在参加劳动中，还注意吸取群众的生产經驗来丰富领导智慧，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春季造林运动中，他們总结了群众中“干榆湿柳串白楊，椿树种在半崖上”的經驗，指导了植树造林工作，使树苗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领导关口大队救灾中，公社黨委書記組織老农会师田間，听取了馬华成老汉“一耕三不收，节令不饒人”，“增种老荒地，多种伙禾田”的建議，采取少拆多补、糜子和蕎麦混合种植的办法，不但沒有因灾减产，反而增加了粮食产量。

干部除了同社員一起劳动以外，两年来一直都坚持着种試驗田的制度，創造了糜子亩产一千二百多斤的丰产紀錄，試种成功了交岔地区从来没有种植过的十多种蔬菜，如萵苣、辣椒、黄瓜、茄子等。这对于改变粗放的耕作方法，貫徹农业“八字宪法”，解放群众思想，树立雄心大志，起了示范作用。干部的这种以身作則、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鼓舞了群众的干劲，博得了群众的愛戴，使干部和群众紧紧地拧成了一股繩。

三、培养先进，树立标兵，开展紅旗竞赛运动。培养先进，树立旗帜，經常开展評比竞赛，使單位和个人經常保持着学先进、赶先进的飽滿情緒。他們的具体作法是，公社黨委和支部具体培养典型，或领导亲自动手，作出样子，然后組織參觀，开展評比，現場总结經驗，会后大力推广。春天，公社黨委为了进一步改变耕作粗放的習慣，就到廟庄队亲自指导除草、保苗，使这个队的小麦長的特別茁壯，然后便組織各队干部輪流观摩，总结了这个队的經驗：翻的深，肥料足，选种好，播种及时，除草干淨等，从而推动各队加强了后期的田間管理。一九五九年秋收以后，为了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秋季水土保持运动，傳授根治沟壑的經驗，公社黨委抽調了一批劳动力，由公社黨委書記亲自领导，亲自动手，用五天時間，做好了两条大沟的水土保持工程，然后組織全体社、队干部參觀，开了現場會議，立即在全社範圍內掀起了根治沟壑的高潮，开展了紅旗竞赛运动，二十天內根治沟壑十五條，修梯田三千零三亩，給五百六十八亩地培了埂，植树二万零二百八十二亩。

对落后队和工作薄弱的單位，采取领导干部蹲点、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鼓励他們赶上先进。原来关口大队领导力量弱，工作赶不上去，公社黨委就派一个委員長期蹲点，具体帮助指导工作，使这个队很快地由落后赶上先进，并获得全社紅旗队的称号。

公社成立以来，在各方面树标兵、立旗帜。全社先后四次評出先进模范人物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出自各行各业，代表性很广泛，所以影响面也比较大，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这个学先进、赶先进运动的开展，就造成一种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局面。

四、克勤克儉，精打細算地过日子。公社要进行各种建設，但是家底很薄，黨委就决定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針，首先依靠自己来解决困难問題。举办工厂和牧場的时候，沒有建筑材料，干部和工人就自己动手燒石灰、打土坯，从山上揀回木材，不用花錢就盖起了厂房和圍棚。亞麻加工厂的机器改用大齒輪来带动，但沒有鉄齒輪，他們就用木齒輪来代替。农具修配厂沒有胶，他們就用廢皮子自己来熬。这样，亞麻加工厂只投資四百元，修理厂只投資一百六十六元，就办了起来。亞麻加工厂的产值，到年底可以达到一万二千三百元，农具修配厂三个月的产值已經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三元。一九五八年秋季和一九五九年春季造林四万多亩，除了用三千元买回各种果树苗以外，大部分树苗和树种，都是發动群众和干部从各处找来的。他們就是这样少花錢或不花錢办了许多事情，可說是白手起家。公社黨委还經常教育社員“把富日

子当穷日子过，把穷日子当更穷的日子过”。一九五八年秋收后，党委書記在杏树队一个場上的蕎麦秸中，抖出蕎麦一百多斤，在米面加工厂的五百斤糜糠中篩出碎米三十多斤，召开了現場会，在全社掀起了“人人算細賬，个个講節約”的增产節約运动。全社光从草堆、糠麸中就清理出各种粮食四万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从犁过的地里拾回干洋芋三千二百多斤。一九五九年秋收时，党委为了貫徹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又向社員提出十項增产節約的号召，要求在秋季收儲草籽十七万斤（实际已完成二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八斤），以代替飼料，節約粮食，并且晒干菜八十万斤。由于节省了粮食，不仅增加了社員的收入，改善了社員生活，而且可以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設。这个一向缺粮的地区，一九五八年向国家多出售四万多斤粮食，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又节省出四千二百八十三斤油料、一千三百五十斤油卖给国家。現在他們已經提前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公粮任务，多向国家出售余粮七万七千多斤。

勤儉办社，使公社的积累大大增加，用来購置农业机器，扩大再生产，以逐步完成公社的五年规划。現在，这个社的干部和社員，已經普遍养成了精打細算、勤儉办社、勤儉持家的优良風气。

除了上述經驗外，党委經常注意干部和群众的动态，不断利用各种时机加强教育，用回忆对比、新旧社会生活用品展覽等有效方式，来提高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覺悟，也是推动工作繼續前进的动力。

一九五九年十月

工农业比翼高飞

——宁夏吴忠人民公社调查——

張 源

吴忠人民公社的回、汉族劳动人民，亲切地把自己的公社，比作“社会主义的鲜花”。这朵鲜花，开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河东平原上。河水灌溉着公社肥沃的土地，引水渠、排水沟，密似蛛网。绿柳、白杨与公社新办工厂的烟囱相掩映。真个景色如画。公社是在一个农村城镇（吴忠市）为中心办起来的。全社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三户，回民占一半；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七人，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一。公社下设七个管理区和一个街道管理处，有二十四四个农业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一百四十五个生产小队。有耕地八万三千亩，主要出产麦、稻、糜、麻。公社办工厂二十三个，大队办工厂八十一个，小队办工厂一百三十七个，能制造九百二十二种产品。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比翼高飞，是这个公社的一大特点。回、汉族社员亲密团结，干劲冲天，正如他们在民歌中所说的：“思想打先锋，生产打先锋，跃进红旗节节升。”和一九五八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工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由百分之四十八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家畜家禽和渔业，也都有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公共积累迅速增加，社员个人收入也显著增多，从事农业的社员从集体经营得到的纯收入，平均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民族间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激剧地起了变化。一年来，全社六个穷大队（多是回民聚居队或回族多汉族少的联合队），都由缺粮变成粮食自给或余粮；其中两个大队已经赶上了富队，三个大队赶上了一般队。全社入学的适龄儿童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大部分青壮年文盲已经脱盲。各大队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卫生院、妇产医院，全部实行新法接生。

脚大显得鞋小了

吴忠从一九五七年冬天起，经过两条道路大辩论、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又经过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斗争，各族人民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线，抛弃了“坐等主赐”的思想，打破了贱视和束缚妇女的清规戒律。大家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思想解放了，首先掀起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这时候，出现一系列新矛盾。矛盾的实质，正表明高级农业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吴忠人多地少，粮食长期依赖外地供给。为了多产粮食，吴忠人民除努力提高原有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外，极力扩大耕地面积。吴忠西边黄河中间有三个滩，滩上有条黄河的岔河（罗家河），修一道坝，把这条岔河堵住，就可以增加一万多亩好地。吴忠东南边，有个地势

相当高的沙浆滩，滩上有八万亩可耕土地。挖几十万土方，修几条渠，架一个渡槽，再修一项电力扬水工程，就可以开发这个沙滩。可是，在公社化前，全市十六个高级农业社，谁也没力量单独搞这些工程，利用这些土地。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春天，各个农业社，在市委的领导下，打破了社的界限，抽调三千多人，组织了兴修水利的远征军，东开沙浆滩，西堵罗家河。全市人民热烈支援。从街道到农村迅速掀起了集资运动，克服了资金不足的困难。电厂工人，在二十天内，一鼓作气，架设了高压线、通讯线，帮助安装了抽水机。在全民支援下，经过一个多月苦干，胜利完成了上述工程。通过这次大协作，各农业社的社员，认识到在征服自然中集体力量的伟大和协作的重要，同时，也感到小规模的高级农业社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是不相适应的。好几个农业社感到劳动力紧张，顾了种社内的地，就顾不了开发沙浆滩；顾了外边，又顾不了社内。当时，就有八个高级社，提出了并大社的要求。

在争取农业大丰产的斗争中，吴忠各社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规划和合理利用土地，可是，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形式，却妨碍这一要求的实现。首先是插花地的矛盾。一九五八年春天，吴忠境内各社之间，吴忠各社与邻县之间，有插花地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三亩。群众把种插花地叫做种“飞地”，浪费劳动力和畜力；田间加工很不方便，影响增产。朝阳农业社有五十亩插花地离社二十里，粪土都靠在当地购买，加大了生产成本；播种和收割时，都采取突击的办法，但也很难做到及时。社附近的土地，由种到收每亩只需要十二个工，可是这五十亩插花地，每亩就需要二十四个工，往返走路就得白白搭上一天！由于插花地分散，社干部不便于检查生产。新民农业社的地围着吴忠市种了一圈，社主任检查生产时，粗粗地把地看一遍，就得三、四天。插花地更大的坏处，是妨碍合理轮作。当时各农业社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确定种植计划的，以致在同一播田（用同一条支渠灌水的一列田叫一播田）内，这社种麦，那社种稻，种麦的受了浸，减了产。一九五八年春天，市的领导曾拟定了一个合理轮作的方案，也向各高级社作了布置。各社局限于自己的狭小利益，就没按市的轮作方案执行。其次，在挖排水沟、改良土壤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吴忠低洼的湖田，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二，土壤盐渍化很厉害。挖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是这里改良土壤、增产粮食的基本措施之一。在高级社时，历年虽挖了一些排水沟，但排水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罗渠社和中华社的地势最低，有三千二百七十五亩湖田，排水不畅；其中有一千二百亩经常受淹。秦桥社在上段，地势较高，不怕淹；新民社和前鋒社虽在下段，但排水方便，淹不了。本来真串这五个社好好挖一道排水沟，就可以把这一带土地、尤其是罗渠社和中华社土地盐渍化的面貌改变过来。可是，由于当时各社自己只顾自己，你挖他不挖，你挖得深，他挖得浅，扭不到一块。一九五八年春天，罗渠社和中华社为了把沟挖好，向其他三社提出建议，把民工调归他们统一领导，这三个社也没答应。所以，一直到公社化以前，罗渠和中华两个社排水仍有困难。上述这些矛盾，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由于大家都千方百计增产粮食，由于劳动力紧张，而变得特别突出起来，成为不可忍耐的了。高级农业社对于土地的小集体所有制，成为大跃进的障碍。许多社员说，“反正都是吴忠的地，不如成立一个大社，划给我们一搨子田，种起来干脆利落，保险能多打粮食。”

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斗争中，农田加工要求越来越细，迫切要求更加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劳动力，而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形式，却不能满足这一要求。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占有和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上。有的农业社地多人少，如陈袁滩乡两个社，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十亩零一分耕地。但是，有的社却地少人多。如上桥乡的两个社，每个劳动力平均只种四亩五分田。这个矛盾不解决，就会影响地多人少的社耕作粗糙，浪费地力。原来秦桥乡的两个高级社，就因为一社地多人少，一社地少人多，在一九五八年春天，积极提出要并大社。其次，分散吃

飯、磨面、帶孩子的生活方式，同集體勞動，同農業生產大躍進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一方面感到勞動力缺乏，同時却有大批婦女勞動力纏在瑣碎的家务事上，不能參加生產。全市上半年投入生產的女勞動力只占婦女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古城鄉金星農業社第五隊，一共六十七戶，就有五十多個婦女忙於家务，不能參加勞動。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各個農業社就自發地辦起了農忙食堂和托兒所。但是，由於高級社分配制度上的限制，由於高級社只管生產、不管生活，這些農忙食堂、托兒所時起時散，時散時起，很不鞏固，婦女勞動力仍沒有徹底解放。這表明：高級社在使用婦女勞動力上的局限性，更待進一步突破。

大躍進以後，不僅農業內部有許多新問題需要解決，同時，在農業和工業之間，工業各單位相互之間，工業和商業之間，商業和農業之間，也出現了新矛盾。當時，農業和工業之間的矛盾，主要是工業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一九五七年每畝田只上底肥十車到十八車，湖田還不上糞；一九五八年每畝底肥增加到二十車至二十五車，湖田也上了底肥；一九五七年追肥很少，一九五八年夏秋作物都要求大量追肥。土地也要求普遍深翻。而農村中的深翻工具和運輸工具，卻又少又落后。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份以前，吳忠只有牛車和馬車六百五十三輛，許多車還不能走遠路；只有六百九十五部步犁，有一半田是用“二牛抬杠”犁的。工具落后，就顯得勞動力更加緊張。農業向工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可是，那時吳忠六個小型工廠，十六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大部分都不是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真正生產農具的，只有鐵業社、機具社、木器社、麻繩社。就是這幾個社，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思想也不明確。農業社需要車輛、木鋸，木業社嫌利潤小，不生產；農業社不需要桌凳，木業社卻圖利潤，大量生產。在提出農村車子化、步犁化、滾珠軸承化以後，各手工業社在為農業生產服務中，一方面互相爭原料，另一方面又感到有聯合的必要。機具社只會翻砂，不會鍛打，制不成鐵轆步犁；鐵業社只會鍛打，不會翻砂，也不能單獨生產鐵轆步犁。兩個社的社員，覺得非合併起來不成，遂在八月份合併轉廠。銅白鐵業社和銀器社，黑皮社和白皮社，也都是這樣要求合併的。

在生產躍進以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感到“自產自銷”分散精力，既要考慮生產問題，又要考慮產品銷路問題，心不專一，影響生產的大躍進。同時自產自銷的門市部，占了手工業社很大一部分資金，一般占用三分之一，有的占到三分之二，不少手工業社連生產資金周轉不過來，渴望有朝一日商業部門能夠包銷他們的产品，擺脫自產自銷的局面。再者，大躍進以後，手工業單位感到自己購買原料有很多困難，也需要商業部門統籌供應。在商業部門說來，由於各方面伸手要東西，由於各地物資供應計劃都增大了，商業部門再象從前那樣“兩眼向上，兩手向外”，單靠從外地進貨是不成了，不得不大力在當地開辟貨源。於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份以後，吳忠商業部門就和五個手工業社，簽訂了產品包銷合同。農、商關係中的主要問題是：生產資料供應不上去，部分農副產品按時收不上來。商業部門很少從擴大農村商品性生產、提高社員收入方面去考慮問題，對於農村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嫌經營起來麻煩，沒油水，農民對此很不滿意。另一方面，很多農副產品沒有納入國家收購計劃，如大麻等，國家需要量很大，但卻有很大一部分自由販運流入外地。商、農分家的狀況，也需要加以改變。

歸納起來，一九五八年吳忠人民公社成立前的客觀形勢是：高級社不能解決大躍進中出現的新矛盾；手工業合作社由小并大，要求轉廠；工、農、商三方面都迫切要求統一領導，密切結合。人民公社的成立，受到吳忠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決不是偶然的。他們唱道：

東風吹來百花开，
毛主席指示傳下來。
人民公社是幸福道，

各族人民喜开怀。
公社好比一支花，
大家齐来把它栽。

土花盆里長牡丹

公社办起来以后，应该怎样克服工农业不相适应的矛盾，要不要自己动手大办工业呢？有的人主张不办，理由是“我们这里向来以农业为主，把农业搞好就行了”，“一没设备，二没资金，三没技术，四没经验，搞工业是多此一举”。对这种只要农业、不要工业的“独腿跳”思想和见物不见人的“条件论”，公社党委曾几次召开会议进行批判，并发动群众展开辩论：“为什么要大办工业？”“办工业和农业有什么关系？”“工业能不能办起来，如何办？”经过一场辩论，社员们总结出公社办工业有六大方便：公社统一安排，给工业调度劳动力方便；供产销紧密结合，给工业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日益扩大的农村市场；资金统一使用，便于保证公社重点工厂发展；统一各厂管理制度，便于开展劳动竞赛；统一工资、福利标准，生活改善，职工干劲冲天；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机构精简，领导方便。思想认识统一以后，马上掀起了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许多党组织提出了“有钱投资，有料献料，人人献计献策”的口号，短短几天内，群众拿出大量的木材、废铜烂铁，解决了原料、资金的困难。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机关、团体、学校、农村、街道，遍地开花，办起来大小工厂四百零五个。

各种各样的工厂办起来以后，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工厂是重复的，公社办了，生产大队也办了，在原料供应上就发生了冲突；有些业务相近，需要互相结合的，但又各搞一摊；有的有设备，缺乏技术人员；有的有技术人员，又缺乏设备。许多厂都缺乏领导骨干，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新办起来的这些工厂，能不能巩固下去呢？有的人认为“不象个工厂的样子，非垮不可”。当时公社党委却充满信心，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加强领导，充分依靠群众，这些工厂是会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从十二月份起，结合整社，同时开始了整厂。整厂的做法是：第一，确定什么厂该办下去，生产什么，规模多大，办在什么地方。通过整厂，把业务相近的厂合并了起来。原来街道上办了三十七个厂，这些厂办起来以后，出现了“人人有事做，街道无闲人”的可喜现象，两千二百多个家属和居民都参加了生产；过去靠国家救济的五十二户人家，也靠生产自给了。他们为社办工厂、基建单位和人民生活服务，生产了许多日常用具，很解决问题。所以，决定把街道工厂办下去，将三十七个工厂合并成五个。对于队办工厂，根据需要，一般都合并成为铁木农具厂、土化肥厂、缝纫制鞋厂、米面加工厂，有条件的大队还办有砖瓦厂、编织厂等。在整厂中，注意贯彻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陈袁滩出产大量的柳条子，就在那里办了一个编织厂。全社农副产品有大量麦草、稻草，就办了一个造纸厂和人造纤维厂。邻近出产甘草、麻黄，就办了一个制药厂。另外，并采取小集中、大分散的方法，合理安排工业布局，把一些厂子放到农村去。比如糖厂就在金银滩，就地种甜菜，就地生产食糖，甜菜渣子可以喂猪，喂猪可以积肥，积了肥又可以种甜菜，就地做事都办了。工厂摆在农村，还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农民说：“过去农村光种庄稼，现在又种庄稼，又盖工厂；将来农村也是城市，城市也是农村。”第二，根据任务大小，实行定员，同时评定了工人的级别。社办工厂实行工资制。队办工厂和社员一样，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工资部分的评定办法也是评工记分，按件包活，工分略高于农业劳动；有的厂对技术高的人另外给予一部分技术补贴，每人一月补贴一至五元。第三，建立和健全了制度，加强了企

业管理。第四，加强党的领导和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各厂都成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经过整厂，把四百零五个厂合并成二百四十一个厂。

办起二百多个工厂，就象长了二百多个咀一样，需要吃很多东西。许多厂都向公社要好原料，要机器，要技术人员。公社党委召开会议，批判了这种“要洋不要土”的“伸手派”思想，提出了自力更生办工业的“三自”口号：没有原料自己找，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技术自己学。

资金不足，公社和各生产大队就精打细算，积累资金。一是公社自筹，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从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上缴的利润和开支节余中，筹集资金五十七万多元，大部分投入社办工业，小部分投入队办工业。二是扩大多种经营，给工业积累资金。三是社员集资，一九五九年社员投入工业的资金，共八万元。四是因陋就简，省吃俭用，社办的二十三个工厂中，就有十八个是利用破庙、旧房作厂房的。

技术人材缺乏，也难不倒人。公社采取以师带徒、出外参观、办训练班、技术归队等办法培养技术工人，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到现在，社办各工厂已培养出技工四百一十四人。各生产大队的铁木农具厂，开始只有很少几个铁匠、木匠，经过一师带多徒、保教保学之后，现在已形成几百人的队伍了。

在解决原料、材料不足的问题上，各厂职工想出了许多办法，如节约使用、综合利用、寻找代用品、废品回收等。由手工业合作社转成的毛纺织厂，按一九五九年原订生产计划，还缺一半羊毛。有人就主张降低计划。党支部反对这个意见，主张利用废品，为国家节约好羊毛。于是，收购了八万多斤烂毡片、烂毛口袋等。有人说：“废品土大，杂质多，无法利用。”党支部就指定党员邢步云、贾子荣两人先作试验，用百分之九十的烂毡片毛和百分之十的好毛，制成了第一条混合毡，有力地说服了其他工人。但是，废毡片要工人一点点地用手撕，一人一天顶多能撕五斤，四十多个人撕毛还赶不上需要。党支部就发动全体工人动脑筋，想办法，千试验，万试验，终于把一部旧弹花机改成了撕毛机。一个人操作，一天能撕二百五十斤，效率提高了四十九倍。随着废品收购的增多，出现了由“吃不饱”到“吃不了”的新矛盾。党支部便提出“废品排队、为废品找门路”的口号。于是，使用废品生产的产品，便由毛毡一种，增加到毛毯、毛衣等多种。

缺乏设备，也是关键问题之一。公社党委坚持“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土法先上马，土中出洋”的作法，发动群众大搞土设备、土工具，自己武装自己。机械农具修造厂用土法修复了原来当废铁买来的十一台破旧车床，接着又用土法制造出一部四呎简易车床，并试制成功电动机、电焊机、螺丝车床、磨镰机等二十多种主要设备。社办工厂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设备，都是职工自己搞的土设备。

吴忠公社因陋就简办起的这些工厂，从外表看来，确实似乎没有什么“气派”。但是，“外拙内秀”。你一进去，就会发现“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工人正聚精会神地用他们自造的半土半洋的机具，在制造着各种各样的产品。社员们这样赞美自己的工厂：“工人干劲冲破天，土花盆里长牡丹。”

为农业建立三“网”

吴忠公社大办工业以后，就努力建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点工厂。以机械农具修造厂为重心，在各生产大队建立了一个农具修造网；以综合化肥厂为重心，在各生产大队和各生产小队建立了一个土化肥网；并准备以电厂为重心，逐步在各大队建立一个小型水电网。

农具修造网由两级农具厂组成。公社办的机械农具修造厂，开头只有一百七十多个人，

設備很差，公社黨委大力擴建，一年來投資四十八萬多元，增加工人三百多人。現在不僅能夠製造各種步犁、深翻農具，而且已經製成了多種農業機器，如打稻機、剝麻機、水泵、電動機、拖車等，成為武裝農業生產的骨幹力量。各大隊辦的十九個鐵木農具廠，製造和修理各種大牛車、花輪車、手推車、木耨和小型農具。這些隊辦農具廠的特点是：第一，亦工亦農，“兩頭”熟。“拿起鐮刀搶黃割麥，拿起斧頭打車修耨”。農忙時這些廠的工人就是一個農業生產突擊隊，由大隊指揮，哪里忙就到哪里。因為“兩頭”都是行家，所以他們製造出來的農具，又耐用，又順手。第二，是多面手。木工鐵工結合，木工泥工結合，是農具廠，也是基建隊。鐵木活閑了，他們就包蓋房子，掙回錢來解決原料問題。第三，是工廠，又是推廣站。搞起隊辦工廠以後，解決了新式農具推廣問題。在過去，買來的單把犁成了“掛犁”；買來的某些新式農具不適用，也找不出門道，不會修理。由於隊辦工廠的工人本身就是農民，是農具的製造者、使用者和鑑定者，所以，某些新式農具，交給隊辦工廠一製造，就很快地推廣開了。這些隊辦工廠和農業生產結合得非常緊，給農業生產帶來了許多方便。廠里按農時安排生產；什麼時候需要，就在什麼時候製成；農具隨壞隨修，一點也不誤時。修理和製造的農具出廠時，憑條取貨，不收現錢；待年終結帳時，由大隊按各小隊的財務包干算總帳，手續簡便，還省錢、省料。一個大隊在高級社時每年都要支出兩三千元農具修理費，農具廠辦起來以後，就沒這筆開銷了。

化肥網由三級化肥廠組成。公社辦的綜合肥料廠，是洋的，有兩個硫酸車間，年產濃硫酸（濃度達百分之九十八）一千四百噸；一個過磷酸鈣車間，年產三千噸。另外，還能生產抗生菌、大豆根瘤菌和自生固氮菌。各生產大隊辦的十六個化肥廠，是半土半洋的，主要生產追肥，按作物生長階段，生產和供應“攻苗”的尿素石膏，“攻籽”的三要素肥，“攻粒”的“土”過磷酸鈣，防倒伏的硫酸鉀。各生產小隊辦的一百三十七個化肥廠，是土的，主要生產基肥，用羊糞、石膏、草炭、磷礦石粉、人尿，製造有機的和無機的三要素肥，日產量達四十五萬斤。為這三級化肥廠服務的還有兩個原料基地，一個是石膏廠，一個是一百七十畝大的草炭基地。石膏廠有五十人，公社領導，大隊出人。就地挖，就地燒，生產的石膏，按各大隊投入的人力多少，全部分配給各大隊。從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年底，已經從廠里拉回石膏三百五十萬斤，通過商業部門賣出五百萬斤，廠里還存有一千萬斤。

電力網將由公社辦的電廠和早元、古城、秦橋、東塔寺、羅渠、上橋、陳袁灘等七個小型水電站組成。現在，陳袁灘、秦橋兩個小型水電站已經建成，並開始發電，其餘在一九六零年全部建成。連公社電廠一起計算，發電能力將達五百二十九瓩，各大隊米面加工等服務性工廠和農業生產，不久就可以逐步實現電氣化。一九五九年隨着公社電廠的擴建，沙漿灘電力抽水灌溉能力增大，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八年的九千畝，擴大到一萬二千多畝。

三“網”的重心都是公社辦的工廠。社辦工廠是團結、幫助各隊辦工廠的核心。社辦工廠為隊辦工廠培養工人，提供設備。社辦工廠和隊辦工廠在生產上分工協作，後者常為前者加工零活。它們的分工是：隊辦工廠首先為本隊生產服務，不和社辦工廠爭原料；社辦工廠可以滿足供應的，隊辦工廠就不再生產；隊辦工廠主要搞規模小的，技術簡單的；社辦工廠主要製造大型的、技術複雜的新式農具和農業機器。

公社成立一年來，化肥網和農具修造網，給農業生產提供了大量的運輸工具、農具和化肥。計有土化肥一千八百萬斤，各種車輛八千七百一十五輛，步犁和雙鐮犁一千一百四十四部，木耨六百四十二張，還有其他大量的小型農具。這些使得一九五九年每個農業勞動力的生產率，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二牛抬杠”在吳忠已經絕迹了。送糞再不用人背，而是用車拉了。

一年来，社办工业和队办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除用来扩大自己的生产外，还抽调一部分扩大了农业生产。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公社由社办工业的利润中调拨五十五万三千元，投向农业生产，购买拖拉机十一台，拖车九辆，各种大型农具九十六件，耕畜二百二十头，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力量。公社拖拉机站从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已给各大队代耕土地两万一千亩。各队办工厂也为各大队提供了几万元利润，购买农药和商品肥料。

各大队为社员生活服务办起来的米面加工厂、缝纫厂和制鞋厂，不仅省工、省料、省钱，更重要的是彻底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如新民大队的米面加工厂，十六个女劳动力、十六个毛驴，每天分两班，磨面两千三百多斤。过去一个人一头驴磨一天顶多能磨六十斤，现在一人一驴一磨，一天能出一百四十三斤面。过去全大队六百七十九户，每天都有五六十个妇女、五六十头驴磨面；现在只用十六个人、十六头驴就把事办了。就是在家吃饭的社员，也不必磨米磨面了，拿上一百斤麦子，就可以到米面加工厂换九十斤面、五斤麸子，再不必给任何报酬，并且随来随换，非常方便。现在全大队除了生病的以外，妇女全部出勤。大队的缝纫厂有六个女工，都还是生手，每天能做十套衣服，比妇女手工做快五倍，每天可节省二十五个工。广大女社员反映：“拿麦换面，拿布穿衣，除了劳动，别的都不用操心了。”

万紫千红耀眼新

公社的成立和大办工业，促使农业生产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就是：加快了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速度，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农、林、牧、副、渔业得到了全面跃进，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别正在迅速消失着。

公社成立拖拉机站后，就从便于机耕出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首先经过各大队协商，在等质等量的基础上，对插花地进行了统一调整；并参照人口、劳动力情况，规划了各大队的耕作区，使每个大队的土地，都在方圆五里以内，由小片连成大片。插花地的解决，加速了园田化的实现。前锋大队在白江塘有三百一十一亩田，过去一半是蘆草湖，一半是大碱滩，一九五七年开出来种了稻子，蘆草长得比稻子还高，平均每亩只打了九十多斤。一九五九年四月，用拖拉机翻地，把老埂和毛渠全部翻掉了，重新挖了六条排水沟、六条进水渠，划成了一亩五到二亩大的田块，实现了园田化，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三百四十四斤。社员们看到了机耕的好处以后，积极实行园田化。他们讲园田化有“八好”：拖拉机耕作好使劲，大片种植好管理，合理轮作好倒茬，改良土壤产量高，闸门涵洞好淌水，田咀子（指淌水口淤积的一片泥沙）缺苗消灭了，灌水排水两结合，裁渠并路田多了。现在实现园田化的田已有三万四千多亩，到一九六零年春天可以达到四万亩。这些田每隔一道进水渠，就有一道排水沟，做到排灌结合。公社还采取排水、洗碱、淤田的办法，改良土壤。吴忠东南有一条大排水沟，叫清水沟；西北也有一条大排水沟，叫捞河沟。两沟之间过去只有些小支沟，形成不了一个排水网，有一万八千多亩地，地下水位高，碱渍化很厉害。一九五九年公社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开挖了十条大干沟，全长四十二公里，以这十条干沟为经，开挖和整修了一百多条小沟，使全社大小一百六十六条排水沟，沟沟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不但使一万八千多亩盐碱地得到了改良，还给淤田创造了条件。全社一九五九年在黄河洪水期，撤清澄浑，淤了六千亩田。随着园田化的逐步实现和排水系统的修建，建立了合理的轮作制度，使常年稻田由一万二千亩缩减为四千亩；三年轮作和两年轮作的田地由一万九千二百五十五亩增加到三万六千一百三十七亩。

随着半机械化新式农具的推广，集体福利事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劳动组织更加合理，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农作物田间加工越来越细，系统地

貫徹了“农业八字宪法”。公社化后，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百分之六十固定在各种专业组里，百分之四十作为机动劳力。专业组是公社里的基层劳动组织，正副组长都由有經驗的老农担任。全社共建立小麦、水稻、大麻等专业组五百九十三个。专业组分三种：一种是常年固定的专业组，如积肥、畜牧、水利建设、蔬菜和各种作物专业组，进行常年专业经营；二是季节固定的专业组，如薅草、追肥、淌水等专业组，按农活季节固定进行专业操作；三是临时突击的专业组，如收割时的打场、拉运、收割等临时划分的小组。这三种专业组之間实行专业操作和一般协作相结合，一般生产和突击生产相结合。各专业组是由挑选出来适合搞这种专业的社员組成的，有男有女，有老年、壮年，也有青年，大家取长补短，各尽所能。专业组的组员們，通过专业操作，鑽研技术，創造經驗，搞技术革新；通过专业组之間的經常协作，熟悉各项农活技术。社员們說：“这就叫一門是行家，行行有門道。”专业组的成立，新式农具、农藥、化肥的增加，就保証每一种作物从种到收，系統地貫徹了各项增产措施。过去湖田不上肥，一九五九年各队积肥专业组常年积攒和沤制农家肥料，全社一万二千多亩湖田小麦平均每亩施肥二十五車。过去稻田沒有翻晒習慣，一九五九年有了拖拉机，各农具厂又供应了大批新式步犁和深翻犁，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稻田都进行了深翻，深度达八寸，并曝晒一个月。过去水稻全部撒播，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召开了四次現場會議，訓練了一千六百五十七名插秧手，組織了五百零八个插秧专业组，各农具厂仿制和推广了插秧机，大改撒播为插秧。过去这里病虫害严重，最厉害的是小麦吸浆虫、稻瘟病和螟虫。一九五九年由公社統一领导，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十万零六千五百多亩耕地上，进行了防治（占总播种面积百分之八十八点五），使被害損失率比一九五八年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二到九十七，稻瘟病、玉米螟等十一种主要病虫害已基本消灭。由于貫徹了一系列增产措施，改革了許多生产旧習慣，因而大大提高了單位面积产量。全公社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四十四点九。

公社利用大办工业带来的有利条件，以科学技术武装了农业生产。社员們說：公社化以后有了几样东西“吃香”：农藥吃香了，拖拉机吃香了，技术干部吃香了。过去好多人說拖拉机太笨，沒有牛拉犁灵巧；現在拖拉机已威名远揚，各大队都搶着使用。过去很少用化肥，一九五九年光洋化肥就用了四百吨。农藥也是一样，罗渠大队是公社化前最穷的队，一九五九年却买了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一斤农藥。科学技术是怎样被群众接受的呢？第一、实行“两結合”：专业组和技术組結合，老农經驗和科学技术結合。每一项增产措施的貫徹，都先召开行政干部、专业组长、技术员“三結合”會議，通过专业组把科学技术推广工作一杆子插到底，和生产紧密結合起来。专业组是科学技术操作规程的制定者、推广者，也是执行者，干起来非常認真。第二，实行大試驗和小試驗結合。推广科学技术时，根据农民“看見才算”的特点，广泛进行对比試驗。一九五九年光小麦一項作物，就曾作过“看苗追肥”对比試驗，密植、深翻对比試驗，土壤施藥对比試驗。不仅队上搞对比試驗，如果有的社员不信，还允許自己搞小試驗，叫他自己干，自己看。罗渠大队馬宝贵老汉，是有名的“老技术”，可是他就不信服土化肥。一九五九年水稻撒尿素时，他說是白扔錢。后来他就和水稻专业组长牛占廷搞了个小試驗，把尿素撒在田边边上，看看到底怎样。結果沒等三天，水稻馬上变了样，这一下老汉就信服了，第二天就上大队里去驮化肥，文书少給写了一百斤，老汉还发了一頓脾气。第三，用啥学啥，开訓練班。一九五九年在各生产小队开訓練班培訓了一千七百多人，另外还开过十二次专业组长訓練班，每次都有一、二百人参加。每經一次訓練，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就提高了一步。第四，为了加强对科学技术推广工作的领导，从公社到专业组实行层层負責制。公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由党委书记挂帅。大队和小队都有科学技术研

究組織。有些大队还成立了老农顧問委员会，吸收他們参加队委会討論生产。

为了滿足工业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的需要，公社一九五九年在农业方面开始建立商品生产基地。这里真正初具規模并大有发展前途的商品生产基地，有如下五种：一是大麻。质量高，纖維长，用途广。这里大麻的单位面积产量也高，有亩产三百斤、四百斤的，經濟价值很大。一九五九年种一万零三百一十七亩，剝麻一百七十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分之一。可以收购一万五千担，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倍多。二是菜蔬。商品菜种在东塔寺、上桥、秦桥、古城、陈袁滩五个管理区。公社一九五九年种的商品菜有四千一百五十亩，另外麦收之后还复种三千亩夏菜，除公社自給外，大量地供应了外地。三是魚。全社組織了七个捕魚队，有漁船十九只，专在黄河中打魚，由春到秋，平均每天可捕魚一千斤。更令人高兴的是人工养魚事业的发展。一九五九年全社利用未撤干的湖泊，修了大小三十七个魚塘，面积达九百五十亩。最大的要算公社办的奈光湖魚場。奈光湖是个二百一十多亩大的活水湖，有渠相連，漲落自如，四周芦苇蒼蒼，水深三米，专养大魚。靠湖边，是十几个方方正正的育苗池。这个場放养的魚有二千万尾。一九六零年全公社准备把养魚池的面积，扩大到一千五百亩。除公社自給外，每年可产商品魚四十万斤。四是水果。現有果园九百亩，果树一万七千六百多棵。一九五九年春天新植果树一千七百二十七亩，准备一九六零年发展到五千亩。在陈袁滩发展桃、梨、杏树；在沙浆滩发展葡萄；在奈光湖周圍栽各种果树，花花綠綠，做到吃魚有魚，吃果子有果子。五是家畜家禽。除发展役畜外，主要发展猪、羊、兔、鸡、鴨、鵝。与一九五八年年初比較，一九五九年鸡增加二十一倍，鴨增加四十倍，兔增加四十一倍，羊增加一点九倍，猪增加百分之五十点三，大家畜增加百分之十四点九。在发展家畜家禽上，公社实行自給生产和商品生产相結合的方針，采取公养为主、以公带私的办法。各生产小队、公共食堂、工厂、学校、机关飼养的家畜家禽，主要供自己吃肉；公社和各生产大队所办的各种飼养場，专门生产商品肉食。公社在沙浆滩办的綜合飼养場，有一千亩飼料地，养猪四千头。一九五九年在公社範圍內就可基本做到肉食自給，一九六零年就可供应別处了。在家畜家禽飼养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統。公社成立了一个“畜牧家禽管理所”，它的任务是繁殖优良品种，培訓各大队的飼养人員，领导全社飼养工作。它直接管五个单位，即“家畜病院”、“綜合配种站”、“奈光湖养魚場”、“养兔場”、“鸡鴨場”、“牛奶場”，以这五个单位为基地，扶助和发展各大队的飼养业。各大队都成立了“牧漁生产委员会”；設有配种站、人工孵鸡場，配备有专职的配种員、畜牧防疫員、人工孵鸡員；有条件的大队还有养魚和捕魚专业队。各小队都有“牧畜生产小组”。从公社到生产小队的各級党組織，都指定一名書記或委員，专门领导飼养工作。

人民公社的成立，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給逐步消灭穷队和富队之間的差别創造了条件。吳忠公社有六个穷队。这些队都是純回族队，或汉族很少的队。帮助穷队赶上富队，是消灭回、汉族之間在經濟方面事实上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吳忠公社通过对穷、富队的排队摸底，掌握了各个穷队的特点，对症下药，帮助穷队迅速赶上富队。公社、管理区大抓穷队，实行层层包干。公社党委第一書記張文林曾下放到穷队罗渠大队劳动，帮助工作；管理区下放干部到大队，大队下放干部到小队，层层下放干部加强对穷队的领导。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以后，在經濟上和技术力量上千方百計扶助穷队。前鋒大队地多耕畜少，一头耕畜平均負担二十六亩地，一九五九年公社投資一万四千多元，帮助他們买了四十四头耕畜；罗渠大队和中华大队，沟多湖多，公社就投資两万多元，帮助两队合修了一个一百五十亩大的魚池，放养了一百四十万尾魚；公社拖拉机站，也优先給穷队代耕土地。其他各生产大队，在公社統一领导下，大兴协作之風，支援穷队。秦桥、上桥两个生产大队，帮助罗渠大队开挖了十三条排

水沟，改良土壤。同时，公社在政治上处处鼓舞穷队，一有成绩就表扬，坚定他们赶到前面去的信心。一年来，六个穷大队都变了样。如罗渠大队一九五八年靠国家供应粮食，一九五九年却卖了五十多万斤余粮，平均社员个人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六十三元。

左右手一齐使劲

公社成立后，范围大，任务重，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真是千头万绪。如何使工、农业互相配合，一齐用劲，这是一个新问题。吴忠公社党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加强计划工作和商业工作。

吴忠公社把一切都“装在计划里”。从公社到生产小队，从生产到消费，从自给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都加强了计划工作，有大计划，也有小计划。连社员自留地防虫，也实行“私人经营、集体管理”，不然，社员个人就会买不到农药。为了加强计划工作，吴忠公社举办了计划统计训练班，为生产队培训计划人员。公社党委分管工、农、商业的书记，在检查生产情况时，也首先注意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公社计划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主要是通过计划来平衡和使用劳动力、资金、原料。公社的劳动力支配计划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其中副业占百分之四点一四，渔业占百分之零点五二，牧业占百分之一点五五；用于工业的劳动力保持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在资金上，贯彻执行了按比例发展的投资计划：提高农、林、渔、牧、副业的投资比重；增加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投资；降低非生产性建设的标准和投资。一九五九年以来，公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先后制定了四次投资计划，总投资为一百三十五万多元，其中工业、农业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六七。在原料、材料方面，则统筹安排，尽量满足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的要求；对轻工业，则努力挖掘原料资源，适当满足社员和市场的需要。

在运用计划领导工农业生产中，吴忠公社强调“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使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在计划中正确地反映出来。吴忠公社的大麻出口任务大，但是，有些大队干部和社员看不到这一点，光顾小集体的眼前利益，想多抓几个现钱，喜欢种蔬菜，不愿种大麻。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公社党组织丝毫没有迁就，组织社员们反复进行争论，统一了认识，既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大麻种植任务，又增加了社员的收入。

通过计划使工、农（包括牧、副、渔）业的产、供、销得到平衡，这一点十分重要。吴忠公社的做法，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制定计划；计划提出后，交给各大队、各工厂群众来讨论和修订；计划确定后，每月召开一次工、农、商协作会议，分段执行；商业部门与各大队全面签订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和生产资料供应合同，又与各工厂签订产品包销和生产资料供应合同。

商业部门参加生产、指导生产，作用大大加强了。不论讨论工业或者农业，离开商业部门，问题就不会得到圆满解决。商业部门指定专人与各工厂取得联系，经常深入车间，反映农民对于产品的意见，帮助工厂提高产品质量，发现生产中在原料和设备上有什么困难，就把这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

在各个生产大队遍设商业点。商业点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二个增加到一九五九年的二十四，把送货上门和上门收购结合起来，群众卖啥就收购啥，哪里有就哪里收购，有多少，收购多少。这样，就使得农民啥也敢生产，啥也敢拿出来卖，不再考虑销路问题了。公社化后，各生产队都成立了自己的副业生产组织，副产品的出售，由分散变成集体，由零星变成大批，副业生产的计划性加强了，服从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农村产销工作上的新特点。

公社化后，商品生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是由于吴忠公社所办的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大队的经济关系，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如公社办的机械农具修造厂生产的各种农具，并不是直接分配给各个大队，而是经过商业部门售给的；各个大队需要什么农具，也是通过商业部门向工厂提出生产计划。只有各大队办的工厂，和各小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经过核算、记帐、调拨的。再者，是由于多种经济发展了，农副产品的收购总值大大增加了，一九五八年全年副产品收购总值是六十七万八千元，一九五九年就增加到二百三十七万二千元。

这说明了什么，

吴忠公社一年来的发展是惊人的，经验是丰富的。这一年的实践说明些什么呢？

第一，还是工农业并举好。只要农业不要工业，农业的发展就失去了靠山。只有大办工业，才能源源不断地给农业生产提供运输工具、新式农具，逐渐为农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电气化创造条件；才能够增强公社的力量，抽出资金，因地制宜地加快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帮助穷队迅速赶上富队；才能够使农民迅速接受科学知识，促进农民思想意识的变化和进步。同时，有了不断跃进的农业的支援，发展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人力、原料和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得多了，市场也扩大了，农副产品收购的数量和速度都增加了，提高了。这就使得工业发展风行无阻。人有两只手，公社也必须有工业农业两只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带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各种因素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变成了互相促进的力量。

第二，大集体所有制比小集体所有制更加优越，吴忠公社的特点，是公社办的企业多，一九五九年轻社办工厂直接给公社上缴的利润即达六十五万元，比农业方面的全部公共积累（包括大队应分部分在内），还多五万多元。因此，公社的力量大，它能够凭借这些企业，来帮助各个大队发展生产，更加迅速地增加社员收入。公社向各生产大队的投资是多方面的，不仅投资于工业，而且投资于农、林、牧、副、渔业，这就在小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大集体所有制的成分。吴忠公社的社有制和队有制，是互相交错、密切结合的。前者的发展，带动后者的发展和提高。

第三，小城市和农村合办一个公社，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吴忠城乡成立了统一的公社后，带来很多好处。这就是：加快了城乡差别缩小的速度，星罗棋布地逐步在农村建立起工厂，设立了商店，乡村逐步变得象城市，城市逐步变得象乡村，城里人和乡里人更加亲近了。农民了解了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后，再不议论这个那个了；工人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后，更加注意节约粮食和其他原料了。工农联盟和民族团结，在公社化的基础上更加强了，发展了。国家观念在人民的心里更加亲切了。以前人们说：“这是公家的工厂，那是公家的商店。”现在说：“这是我們公社的工厂，那是我們公社的商店。”给国家交公粮、售余粮，那就是自己支援自己。吴忠公社社员一九五九年九月底，提前几十天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有了很大进步。农民群众开始懂得科学、相信科学了，旧的风俗习惯迅速改变了。人民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变化。

全面繁荣的道路

——甘肃西礼洮坪人民公社调查——

中共甘肃省委调查组

甘肃省西礼县洮坪人民公社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进行全綫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改变了整个农业战线的面貌。粮食由不足到有余，商品性生产产值已占到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大大增加了社员收入，支援了国家建设。

(一)

洮坪人民公社是由原来的五十一个农业社组成的，有三千二百多户、一万五千多人。全社面积为一百一十万亩，除七万多亩已耕地外，有四十四万亩是茂密的天然林。这一带盛产云杉、油松、华山松等优质木材，总蓄积量为七十九万多立方米；有漆树、楸树、五倍子、辽东栎等特用经济林木；林内毛竹、野柳丛生，可以编织竹席、柳筐等用具；这里有水獭、狐狸、麝子、熊等各种野生动物；药材有贝母、党参、黄芪等一百五十多种，全国著名的拴水大黄就产在这一带地区。同时，这里水草丰美，有二十二万亩草山可以大量发展畜牧业；山谷里溪水长流，有发展渔业的天然条件。此外，还有铁、铜、煤、硫磺等矿藏。

这样一个物产富饶的山区，历史上却又是一个“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不跑饿断肠”的地方。当地农民形容自己在解放前的悲惨生活是：“月当灯，风扫地，裤子作褥袄当被。”

“穿的是三麻袄袄子（麻里麻面并以乱麻代棉絮），盖的胡麻爪子，脚上还算穿的好，猪嘴子袜鞋燕麦草。”

解放后，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山区资源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改善还比较缓慢。而作为当地主要生产内容的粮食作物，也因为畜牧业的发展跟不上去，直到合作化初期，仍有一些社的粮食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洮坪地区牧场辽阔，水草丰美，为什么还存在着畜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呢？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山区地广人稀，劳动力极端缺乏。每个劳动力分担九亩左右的耕地，已经十分吃力，再想发展畜牧业，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互助组和合作化初期，农业方面虽然是集体劳动，但家畜却是私人喂养的，小家小户，饲料、资金等方面困难很多，发展相当缓慢。当时在洮坪地区，每个役畜要耕作土地三十亩左右。牲畜少，耕作粗放，肥料也就必然不足，许多土地都是搓种白种，每亩产量只有八、九十斤。“庄户人家离了牛，好象灯盏没有油。”因为急于要解决粮食问题，群众要求发展畜牧业的愿望，就愈来愈强烈了。

农业合作化后，牲口折价入社，由社集体喂养，解决了分散喂养时劳动力、饲料等方面的困难，除大家畜较快地发展以外，还先后出现了一些社办的猪场、羊场。特别是星光等农业社大办“九场一池”（即马场、牛场、羊场、奶牛场、猪场、鸡场、鸭场、兔场、蜂场和鱼

池)，不但一举改变了当时畜牧业发展和农业生产不相适应的状况，而且也为发展山区畜牧业生产树立了一面红旗。党及时总结了星光社的经验，在洮坪地区普遍加以推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五十九个农业社就办起了二十二个马场、二十七个牛场、二个羊场、一百八十五个家畜和家禽饲养场。牲畜由三千多头发展到四千多头。万星社畜牧业大发展的结果，每头役畜负担的耕地面积由三十多亩减少为十一亩，粮食亩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就增长到三百一十三斤多，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六。竹园社在实现了一户一猪和发展了役畜后，到一九五八年就由缺粮社一跃而为余粮社，粮食亩产量比合作化初期增长了一倍以上。到公社化前，洮坪地区已由历史上缺粮变为基本自足，粮食平均亩产量由过去的八、九十斤增加到一百四十二斤。大家畜也比一九五二年净增加百分之五。

粮食问题虽然初步解决了，但农业社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广大农民说：现在吃饱了肚子，要是再有一点零钱花就好了！农业社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林、副业生产。这里森林资源丰富，群众一向就有利用森林资源进行竹木编织和烧炭、砍柴等自给性生产的习惯。因此，经过社的组织领导，就立即收到了效果。蔡家沟社抽出十个人组成副业生产队，在林区结合抚育更新，采集烧柴，几天内就收入了二百四十多元。以后逐渐增加镰把、锄把、木叉等多种产品，成立了木材厂，一年收入达三千九百多元，每户平均三十九元。竹园社组织社员拾橡籽、挖黄芪等，一年内也收入了一千三百多元。

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逐步改变了洮坪地区人民穷困的生活面貌，使大家认识到，五业并举，才是繁荣山区的唯一道路。但是，当时由于农业社组织规模小，活动范围有限，特别是洮坪地区的农业社平均每社只有五十多户，要实现五业并举，仍然有不少困难。在发展畜牧业中，首先碰到的是缺少劳动力、技术和资金问题。星光社是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社，可是在兴办“九场一池”时，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力量，还是靠其他社支援解决的；兴办起来以后，想改良和繁殖优良家畜，种畜问题仍不容易解决。一来买种畜用钱太多，一头良种马需要近万元；二来，一个社配种的数量不大，纵然有钱购买，也感到很不合算。在发展林、副等业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山区交通阻塞，不但没有公路，而且没有大车路，因而有些产品也运不出去。有时候，十个人抬一根木头，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运到六十里外的县城去。竹园社编了几百件竹器，就是因为交通不便，积压了一年。群众急切要求解决山区交通问题，但这又不是一个农业社或几个农业社的力量所能解决的。此外，在多种经营中，草山、森林、河流的合理利用问题；经济作物区和粮食作物区的统一安排问题等等，社与社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总之，农业社这个小集体，解决了小发展的问题，却不易解决大发展的问题。解决了农、林、牧、副、渔业中一项或几项发展的问题，却不易解决全面发展、全线革命的问题。这个历史任务，只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才担当起来。

(二)

洮坪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如一轮红日，照耀洮坪山林，使这个物资富饶的地方，盛开出农、林、牧、副、渔五业大繁荣的鲜花。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使过去的自然资源不能合理利用以及劳动力、技术、资金缺乏、交通困难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公社为了科学地安排土地耕作和种植，对全社的气候、土壤、作物、资源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下，规划了五个大队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的比例和方向。在高寒阴湿水草丰美的南山大队，以大力发展畜牧业及大黄、油菜为主，粮食保证自给；在森林茂密的上坪地区，以林、副业和牧业为主，并发展油料作物；在高山河谷地区的洮坪大队，以农业为主，结合发展渔业、牧业等多种经营；在常山大队等河谷地区，

以农业为主，結合发展各种經濟林。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规划，公社首先解决了山区突出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的办法是：

一、組織大协作。洮坪地区山上、山下气候悬殊，农事季节相差四十多天，他們采取山上活忙齐上山，山下活忙齐下山的办法，保证了不误农时。

二、根据多种经营的特点，合理安排劳动力。过去各农业社经营项目不多，往往形成一年四季忙闲不均的现象，一般的是冬季较闲，雨天无事可做，而农忙时又因为劳动力不足，耽误了农时。公社化后，经营项目大大增加，社員从开春种大黃、播种粮食作物，到冬季砍柴、烧炭、打猎，由晴天搞农活，到雨天搞副业，天天月月都有活作，这样就使每一个劳动力，由过去一年作一百三十多个劳动日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个。公社还按照各人的特长，組織九百六十多名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的半劳动力参加了漁、副、牧业生产，仅这一項，一年就可多做近六万个工日。

三、公社建立了专业队，兴办福利事业，使三千多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五业”生产。

除了解决劳动力问题外，公社也很快地解决了山区交通阻塞、产品无法外运的困难。现在已經修通了通往县城等地的公路五条，共八十七公里，汽車开进了海拔二千八百多公尺的深山老林。公社还修通大車路六十多公里和洮坪河的航道二十多公里，驮运道也四通八达。现在半数以上的队都能通行汽車，队队基本上都通行牛車，从而結束了山高路远，寸步难行的时代。

公社为了改良牲畜品种，扩大农、副业的经营范围，拿出大批资金，引进了卡巴金和頓河馬、荷兰牛、約克夏和巴克夏猪、新疆羊等优良种畜，引进了生地、白术、貝母、元胡等十六种药材。

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支援国家建設，增加社員收入和公共积累，公社在一九五九年秋，又建立了三个专业性的商品生产基地。一个畜牧业基地，一个油、粮、药材、蔬菜基地，一个林业基地。现在，作为畜牧业商品基地的三个牧场，大家畜已发展到五百七十多头。社办林场有八十多人采伐和育苗，并建立了木材加工厂。油、粮、药材、蔬菜基地共可开垦土地七万多亩，现在已开垦了六千七百多亩，这个商品基地建成后，各項作物的面积都可比原来增加一倍到数倍。

(三)

洮坪公社成立一年多来，农、林、牧、副、漁五业互相促进、互相支援，形成了共同繁荣、全面发展的局面。

农业的大丰收，不但彻底解决了历史上粮食不足的问题，而且給畜牧业提供了飼料，給社办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

洮坪公社在林业发展上，注意了造林和水土保持相結合，撫育森林和林、副业生产相結合，林、副业生产和畜牧业相結合。这样，林业的发展直接为农业、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創造了条件。由于植树造林、营造防护林带和水土保持等工作的加强，充分发挥了防旱、防洪、防风的作用，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积三十九平方公里，保证了农业增产。康河农业社在一九五五年曾遭过一次洪水灾害，二百余亩坡地庄稼，全被冲毁，川里的桥梁也被冲垮。自从公社化前后大规模植树造林和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后，一九五九年虽然受了比往年还大的多次暴雨襲击，田地却沒受任何損失。同时，結合育林开发林区资源，增加了副业門路，如进行竹木

編織、采挖野藥、打獵、砍柴等等。農業上用的車輛、木枕、掃帚、杈把、耨等等農具，也全部依靠林、副業產品解決。此外，林區為畜牧業提供了豐盛的牧草，增加了野生飼料。一九五九年秋後僅幾個月的時間，就從林區給牲畜收割青貯飼草和飼料五十餘萬斤。修圈搭棚的木料也全由林業解決，一九五九年共修建圈棚四百六十二間，從而保證了牲畜安全過冬。

畜牧業生產的大發展，解決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和肥料問題，又為林、副業發展提供了運輸力量。這是在洮坪山區發展農業生產和多種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一九五九年，大家畜達到五千二百多頭，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三。原來由於每頭役畜負擔耕地面積為三十畝以上，夏秋耕地只是一兩遍，一九五九年以來，由於牲畜增加了，每頭役畜負擔耕地面積下降到二十畝，秋耕達到三遍，一部分還是四遍，不但縮短了時間一個月左右，而且深度都在一尺五寸以上，比過去加深了六七寸。一年間，全公社共積牲畜糞肥一億六千三百多萬斤，小麥每畝施肥從二千斤增至七千斤。同時，由於牧業的發展，也大大增加了運輸力量，使林業、副業產品及時運送出去。公社由二百七十多頭牲畜組成的運輸大隊，在一九五九年運貨量達到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三噸。

林、牧、副業的收入，為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資金，一年來，購買化肥七萬五千二百斤，農藥五千七百六十五斤和各種新農具等等，有力地支援了農業生產的大豐收。

除了農、林、牧、副、漁五業可以互相促進、互相支援以外，公社工、農、商、學的緊密配合，也對農、林、牧、副、漁的全面大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公社化後，共建起機械廠、電廠、藥材加工廠、土化肥廠、竹柳編織廠、農藥廠、木料加工廠等九十六個廠。一九五九年，這些廠，加工了大量農、林、牧、副產品，還生產了大小農具二十一萬多件，土化肥一千多噸，有力地支援了“五業”生產。商業為了擔負起外調、內銷和指導生產的任務，已建立了商業網，各生產隊都建立了供銷部，大隊建立了商業分銷店和木材、藥材等收購組，商業幹部劃片包干，負責組織生產和收購。為了有計劃地指導生產，把多種經營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還廣泛推行了合同制度。一九五九年年僅農、副、畜產品簽訂的收購合同，總值就達二十五萬五千多元。公社為培養多種經營的各種技術人材，建立了藥材、林業、畜牧三個專業學校，有二百多人在這裡學習。

(四)

公社的無窮威力，使洮坪地區的“五業”突破了過去小發展的狀況，出現了大發展、大繁榮的局面。一九五九年，在農業方面以糧食為綱，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一九五八年擴大了百分之八。由於貫徹了“農業八字憲法”，作到了精耕細作，糧食畝產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一百五十九斤提高到二百三十斤，總產量由一百零三萬斤提高到一百三十五萬多斤，每人平均有糧近九百斤，由糧食不足一變而為有餘。藥材面積擴大了百分之四十，總收入達十六萬多元。林業方面，一年多的時間內，共造林十五萬五千畝，結合森林撫育，開展了林產品的加工和綜合利用，收入達七千多元。副業方面，由竹木編織等十一種增加到二十一種，總收入達三十九萬多元。畜牧業方面，在全社範圍內開展了豬、馬、牛、驢、騾、羊、雞、鴨、蜂、兔等“十大飼養”運動，建立了善醫院一所、診療室三所、人工授精站一個、配種組十二個、孵化室一個，大家畜增長了百分之十三，生豬和雞鴨都增長了一倍以上，魚增長了一倍，蜂增長了二點六倍。畜牧業一年的收入就達十四萬九千多元。“五業”大繁榮、大發展的結果，使公社的總收入由一九五八年八十七萬二千多元，增加到一九五九年的一百六十四萬七千多元，增加了將近一倍。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已占到總產值的百分之五十八點四。

隨着生產的飛躍發展，洮坪人民公社對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支援愈來愈加強了。全

公社在一九五九年，向国家出售大黄三十六万斤、生猪一千头、大家畜二百余头。粮食除自足外，还向国家出卖余粮三百四十二万五千斤。一年来，全社向国家出售各种农、副产品的总值共达九十四万多元。

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在不断扩大。一九五九年，全社公共积累共计二十二万四千九百多元。为了扩大再生产，购买了各种农具八百六十七件，其中包括水车一部、播种机两台、新式步犁二百三十一部、柴油机一台、压麻机一台、发电机两台和水轮机两台等。公共积累的扩大，为向农业机械化迈进准备着物质基础。

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广大社员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实现公社化的一九五八年，全社平均每人收入五十六元多，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七；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收入增加为九十九元，又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全社在分配中，供给部分占分配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五，使丧失劳动力的社员和全体社员得到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险。由于收入增加，社员们的储蓄存款达七十六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十倍多。同时，购买力也显著提高，一九五九年零售商品总额为二百零四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多。过去社员“穿的三麻袄袄子”，如今却是“穿的是三面新的衣衫，铺盖的是花被新毡，脚上来了个大改变，球鞋雨鞋因时穿”。

随着社员收入的增加，文教卫生事业也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小学从公社化前的十九所增加到三十二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八十五的青壮年摘掉了文盲帽子。全社有书店三处、文化站三处，队队有图书室，公社设有广播站，队有三用收音机，所有村庄都安上了喇叭。公社设立了电影巡回放映队，社员们在二十天内都能看到一次电影。卫生医疗机构由四处增加到四十九处，队队都有医疗机构，长期折磨山区人民的疟疾，如今已全被控制，真是地增产、人增寿。

一年多来，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使洮坪山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力地证明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也证明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的无比正确。广大社员们从幸福的今天，想到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们劳动生产的热情更高了。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他们决心把洮坪山区建设成为更加幸福美好的乐园，使农、林、牧、副、渔“五业”的鲜花开得更加艳丽，把人民公社的红旗举得更高。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

不褪色的紅旗

——甘肅慶陽太白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甘肅省委調查組

在子午嶺的翠崗叢林中，有一面光芒四射的紅旗——太白人民公社。它不僅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繼續大躍進中成就輝煌，光彩奪目，而且有着光榮的歷史。遠在一九三三年，劉志丹同志就領導這裡的人民，高高舉起了人民革命的战斗紅旗；全國解放後，他們又成為排除萬難，建設山區的榜樣。特別是在成立人民公社之後，迅速實現太白人民數十年流血犧牲、前仆後繼所要追求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幸福社會，開始變成了現實。

在炮火的日子裡

太白地區，是一塊資源豐富的寶地。萬寶山和子午嶺交錯對峙，夾着“V”字形的連家砭川和葫蘆河川。川里土肥水足，山上森林密布。遠在秦代，勤勞的人民就開發了這塊沃土。明末清初，連年兵災，把這塊地方變成了鳥獸出沒、杳無人煙的荒涼地帶。後來，廣東、安徽、四川、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十三省，都有人流浪到這裡避難開荒。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哪裡有勞動人民的樂園呢？道光二十五年，滿清政府規定每畝征糧銀五分六厘七毫，而當時好年成每畝收糧才值三、四分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嘆息道：“虎心狠，狼心狠，沒有富人的心腸狠；千條路，萬條路，沒有窮人的一條路！”

一九三三年秋季的一天，從子午嶺上飛馳來了一支四十匹馬的騎兵隊。農民誤以為來了國民黨匪軍，紛紛向梢林裡躲避。馬隊中一個中等身材、頭包羊肚子手巾的漢子大喊道：“我們是工农紅軍，是打富濟貧的隊伍……”農民聽他的聲音，看他們的行動，知道了工农紅軍是自己人。喊住群眾的那個漢子就是劉志丹同志。劉志丹同志給他們講了許多革命道理，在這裡發展了共產黨組織。在黨的教育下，人們開始懂得，地主階級剝削是大家貧困的根源，只有跟着共產黨鬧革命，消滅剝削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才能人人豐衣足食，把山區建設成幸福樂園。一九三五年，黨在附近的南梁建立了工农蘇維埃政權，太白人民獻出最優秀的子弟，把自己的親人送出來當紅軍，給受苦人打天下。當地組成赤衛軍第五大隊（後編入紅四團），由黃生秀同志領導，展開了革命鬥爭。一九四六年，這裡進行了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民組織起唐將班子（即變工隊），變工互助，發展生產。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紅軍，曾在這裡幫助太白人民創修水田，試種水稻。蕭條的山區恢復了生機，太白地區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

國內外反動派夢想絞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蔣介石匪幫在一九四七年進犯延安。匪徒們瘋狂地實行“三光”政策，搶走了太白仅有的四匹驃馬、六條驢，宰殺了三十條耕牛和所有的豬、雞、鴨，燒光了全部畜洞的門窗。太白人民奮起戰鬥，他們一面掩護主力部隊轉移，一面組

織起来，在深山老林里开展游击战。太白唯一的医生徐志貴，不避危險，給解放軍战士治病疗伤，被敌人抓住活埋了。原紅四团团长黄生秀和六个战士，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但是，太白人民仍然英勇不屈地打击敌人，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配合人民解放軍，赶跑了胡宗南匪徒，解放了家乡。人民革命的紅旗，依然在子午岭上迎風招展！

不断革命的火光

一九四九年，五星紅旗插遍了全国，太白公社地区的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劳动弟兄都翻身当了主人。从此，結束了战争，开始建設山区。但是，摆在人民面前的是困难和貧困。

太白公社地区总面积达二千多平方里，耕地一万一千亩，亩产五、六十斤。如果經過大兴水利，改旱地为稻田，可以大大提高产量，但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这里只有四百八十五户，一千九百九十五人，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九百四十个。艰巨的建設任务和劳动力不足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这里气候严寒，无霜期仅一百二十天，多冻、霜、雹、洪、鳥兽灾害，需要快种搶收，使得劳动力缺乏的困难更加突出。同时，这里的交通、商业，文教和医药条件，都极为落后。境内山路崎嶇，运输全靠人背畜馱。纵横百余里，没有一个商店，人們买一針一綫，都要翻山越岭到百里以外的合水城或陝西省鄜县的張村驛。全区只有刘志丹同志帮助創辦的一所小学，青壮年几乎全部是文盲。仅有的一个医生还被敌人活埋了。

在困难面前，有两种不同的意見。少数人說：“革命胜利了，还是搬到川里去，川里条件好，改善生活快。”他們想抛弃这块曾經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还有人說：“只有依靠国家投資，才能发展生产，年年灾不断，怎么能够增产？”这时，以老紅軍、貧农和下中农为主的大多数人却說：“我們能打败拿枪的敌人，一定也能改造自然，山是宝山，川是富川，只要修水利，把旱地改成稻田，粮食一定能大增产。”中共太白区委組織群众专题辯論：“山区有没有前途？”“什么是山区人民发展的方向？”还通过訪問和座談，調查了当地自然灾害的規律，总结了老农防灾保丰收的經驗，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原来的唐将班子班长唐國正，带头組織互助組，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尽管有人風言冷語地議論說“螞蟻搬泰山，力小不自量”，他們还是排除万难，修成了水地，扩大了稻田。

人們从事实中看到了組織起来的好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党給老区人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增加了人民战胜困难的力量。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国家給太白区发放了三万六千元的救济款和大量建設貸款，創辦了一所医院，兴建了六所小学，建立了供銷商店。被敌人燒杀搶掠一空的山区，又走向了繁榮。水稻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亩，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一千零三十四亩，粮食亩产量由五、六十斤，增加到一百二十斤，牛由三十多头增加到九百八十五头，驢馬和猪，也分別激增到一百七十匹和二百一十九口。

在这些成績的面前，人們建設山区的信心大增，感到“組織起来力量大，螞蟻也能搬泰山”，要求更快地建設山区，成倍地增加生产。但是，当时，还是八个农业社，每社平均只有二百五十人，一百一十多个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远不能适应更大規模生产建設的需要，在前进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葫芦河川，水源充足，气候稍暖，适宜种植水稻。当地群众决心要把这里改造成为魚米之乡。安子坪农业社是这个川里劳动力比較多的一个社，一九五七年，計劃修一条二里长、七尺深、澆地一百亩的水渠，将四十亩旱地改成稻田。他們千方百計挖掘劳动潜力，挤出了百分之三十的劳动力，修建这条渠道。但是，工程很艰巨，地下都是坚硬的石头，大干一个月，才修了半里。这时，大忙逼近，各种农活都要人，要是再修下去，一时扩大不了水田，还要誤了农时，修渠工程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其他农业社，在兴修水利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連家砭川，緊靠子午嶺，山里出產一百三十七種藥材，還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可以大興山林草木之利。但是，這個川里的四個農業社，都人手缺乏，最大的牛車坡農業社只有五十四戶，一百零六個勞動力，一千七百零八畝地。種了莊稼，就顧不上搞副業，搞了副業，又荒了農田。農閒時，抽出一些勞動力進山挖點藥材，伐些木料，要人背畜馱，翻山越嶺，往返四天才能運出來。要開發山區，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增加社員收入，急需修建一條一百二十里長的公路，而這件單靠連家砭川的力量，也是很難辦到的。

太白地區的八個農業社，曾經展開了向工具要勞動力的群眾性運動，解決共同存在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來自河南、河北的農民仿製了手推車，來自安徽、四川的農民設計了提水工具。但是，全區只有八個木匠，還分散在各個農業社里。各社資金少，缺這少那，誰也辦不起廠子，都不能大量生產農具，趕不上工具改革的需要。

一九五八年春季，中共太白區委從各農業社抽調了二百六十個勞動力，熱火朝天地大干半個月，一舉修成了一條十里長、一丈五尺寬、一丈深的馮家溝門渠。這一渠道的出現，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社員們齊口稱贊，還是聯合起來力量大，能辦大事情。太白農業社社長唐國正，去找安子坪農業社黨支部書記商可發商量兩個社合起來干。其他農業社也都訂立了協作辦法。各社將木工、鐵匠集中起來，共同辦了一個農具廠，當年的赤衛隊中隊長徐道和擔任廠長。大協作帶來了生產建設更高速度的前進。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擴大水稻面積四百五十七畝，擴大水澆地五百四十四畝，開始製造手推車、馱拉車、龍頭水車、壓水機和洋芋切片機等。大家更深刻的體會到了大集體的好處。在這個基礎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日，太白人民又在子午嶺上升起了人民公社的紅旗。

把紅旗舉得更高

太白人民公社，包括原來連家砭、葫蘆河、太白三個鄉的星火、星光等八個農業社。公社一成立，就打破了原來的鄉界、社界，統一調動全公社九百四十個勞動力，在短短三個多月里，大煉了鋼鐵，及時收割了莊稼，還和兄弟公社合作修通了合水城到太白鎮的一百二十里長的公路，做到了從前幾十年想做而無力做到的事情。人們面對着這些空前巨大的成就，深深地體會到，這是人民公社大集體的威力。只有公社統一使用勞動力，才能更最大限度的發揮勞動潛力，提高勞動效率，解決大家共同存在的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加速山區的建設。

公社成立後，給太白山區的生產建設事業，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公社可以在全社範圍內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得心應手，迅速解決了原來存在的各種問題。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又獲得了一九五九年全面躍進的成績。

人民公社順利地解決了山區最突出的勞動力缺乏問題。公社大辦集體福利事業，四十個自然村都辦起食堂，還辦了十五個托兒所、四個幼兒園，使四百八十五個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解放出來，參加了生產，等於給全社增加了一倍的勞動力。公社根據生產需要，充分發揮各人長處，組織了各種專業隊。將新參加大生產的婦女勞動力，分別編入各隊，由老農包干傳授各種生產技術。由於實現公社化，一九五九年公社公共積累達六萬一千多元，投資九千元買了一台二十四匹馬力的拖拉機，當年就深翻地五千畝，等於給全社增加了一千七百個勞動日和大量的畜力。公社適應大搞工具改革的需要，將農械廠由八個工人擴大到十六個工人，一九五九年製造了龍頭水車、壓水機等新式工具和五十輛大車、一百九十四輛手推車。大車比原來畜馱提高效率七倍，手推車比人背肩挑的效率高二到三倍。只車輛提高勞動效率一項，等於又給全社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的勞動力。勞動力問題的基本解決，使全社生產建

設进入了大規模、高速度的新阶段。

兴修水利，改旱地为稻田，是太白人民长期以来的願望。但是，以往每年只能扩大稻田几亩、几十亩，頂多上百亩。从一九三五年試种水稻，到一九五八年，水稻播种面积只扩大到一千零三十四亩。一九五九年，公社統一安排了劳动力，大兴水利，由零星的治理发展到系統的治理，由小型为主发展到中小結合遍地开花，由季节性兴修发展到常年兴修，一年就扩大水稻田一千一百一十三亩，一年超过了以往二十四年的成績。同时还修成了水澆地五千七百八十二亩，連同原有的水澆地两千零一十四亩，共有水田、水澆地九千九百六十三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水利化。水利化和精耕細作带来了大丰收。全社一九五九年播种的九千零五十一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五百零二斤，跨过了黄河。亩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二十斤增加了三倍多，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七十三斤，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水稻也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平均亩产六百四十二斤。一九五九年全社共产粮四百五十四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全社每人平均有粮两千二百七十斤，除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外，两年还吃不完。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造福人民，这是人民共同的理想。但是，以往由于小社、小组的限制，摊子小，劳动力少，不能实现。实现公社化后，打破了生产队的界限，統一筹划，因地制宜，更合理的利用全社的资源，全面发展各种生产。葫芦河和太白耕作区的水稻产量高，就扩大稻田一千多亩。苗村洋芋亩产两千斤，太白只产一千二、三百斤，就縮小太白的洋芋种植面积，扩大苗村的洋芋种植面积。根据太白山区偏僻，运距远，长途运输力量不足和劳动力缺乏的特点，适当縮小粮食作物面积两千一百九十亩，扩大了大麻、油料、南瓜、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同时，在草山广阔的葫芦河耕作区建立了馬場，在劳动力比較多、飼料充足的太白耕作区建立了生豬飼养場；从全社抽調了四十六个劳动力，深入子午岭伐木、挖药材搞副业。“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的合理安排，带来了各行各业各个耕作区的全面繁荣。太白的稻子大丰收，苗村的洋芋平均亩产两千五百一十六斤，一九五九年給国家出售的油料、大麻、南瓜籽，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五九年副业收入达十万零四百九十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一年淨增加大牲畜一百二十六头。增加生豬一千四百八十二口，达一千九百九十五口，成为甘肃省第一批实现每人一猪的人民公社之一。

由于这些成就，太白人民公社已經成为高速度建設山区的榜样。

美好的幸福生活

山区建設的大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大改善。公社在高速度改造自然的同时，全面地安排了人民的生活。

公社化以来，社員收入直綫上升，生活普遍提高。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三十一元(包括粮食供給部分)，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将近两倍，比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倍多。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工資部分占百分之七十五，供給部分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九年年底每戶社員平均在銀行里有三十九元五角的存款。社員购买力，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倍半。

全社四十一个公共食堂，一直实行粮食供給制。太白耕作区的高兴家全家八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公社化前一直是个超支戶。公社化后，将五个孩子送进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夫妻两人参加劳动。一九五八年除了全家吃飯，还領了一百二十元的工資，一九五九年收入增加到三百元。

公社关怀妇女的特殊利益，規定 孕妇在产前产后有四十天的假期，休养期間按每人平

时的平均定額記分，照发工資。公社妇产医院还给产妇产費供給鸡蛋等滋补品。医院按时給儿童注射各种防疫針。

公社敬老院里有十四位老人度着幸福的晚年，一九五九年公社給每人都发了冬衣、夏衣和鞋袜，人人不缺零花錢。人們还經常来問寒問暖。在旧社会乞討街头的双目失明的任老汉，現在身穿一套青直貢呢的新棉衣。他編歌唱道：“公社办起了敬老院，衣食住行都方便，殘廢人也得到了溫暖，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說不完。”

山区的交通、商业、文化和卫生等各项事业，也发生了惊人的巨变。經過新修和整修的公路，已經通行汽車。八个作业組都通了电话，安上了广播喇叭，办起了小学，設立了分銷店，建立了保健站。当年刘志丹同志在罗家岔創办的第一所小学，又經整修扩建。公社化后，全社入学人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倍，适龄儿童全部进了学堂，百分之九十的青壯年摘掉了文盲帽子。山里的人最远走五里路，就能在本作业組的分銷店里买到貨物，在保健站里治疗一般疾病。

从前，这里除庙宇外沒有一間瓦房，一九五九年公社用自己生产的磚瓦、木料，盖起了一百零四間新式平房。

山区的嶄新面貌和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使人民公社在人們心里扎下了根。太白人民公社成了全面安排生产和生活的榜样。

人民公社在太白地区只有短短一年多的历史，但已經結出了累累的碩果。人們克勤克儉，一年来积蓄公积金和公益金七万七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一万八千元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二十。公社所有制部分的生产資料和生产資金达十五万三千多元，占全社生产資料和生产資金的百分之八十四。現在，已有一台拖拉机、一台榨油机、二百八十六件新式大型农具、一千六百八十五头牛、驴、騾、馬，办起了十二个社办工厂，拥有三万七千多元的流动資金。这些积累，大大地鼓舞了太白人民改造山区、建設山区的雄心大志。他們一面齐声歌頌人民公社，歌頌美好的生活；一面安排好了一九六零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計划，計划水稻播种面积由一九五九年的一千七百四十六亩，扩大到一九六零年的二千五百八十九亩，亩产粮食达到六百斤；工业、林业、副业等各方面也将有更好的跃进。人們編唱信天游道：

当年跟上刘志丹，
盼的就是这一天；
关山高不过六盘山，
齐心再上一重天！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同舟飞渡

——甘肃和政吊滩人民公社调查——

中共甘肃省委调查组

一九五八年秋，全国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传到甘肃和政县以后，吊滩地区的三千多户汉、回、东乡族人民，几天内就写了三万多份入社申请书，欢呼公社的大字报贴得满村通红。

为什么吊滩各族人民盼望公社的诞生这样殷切？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看看吊滩地区的情况，看看当地人民长久以来内心的向往。

共同繁荣的愿望

吊滩，原属古河州（今为临夏回族自治州）。解放前，这里是民族隔阂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三千三百多户、一万三千多人口中，汉、回、东乡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在所谓河州“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的历史年代里，反动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每一次民族纠纷，都波及到这个地区，使民族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给吊滩地区的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解放后，吊滩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隔阂已经消失，到处呈现了一片民族团结的新气象。但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纠纷的结果，已大大损伤了这里的元气。加上吊滩地区地处高寒，平均海拔一千九百多米，全年无霜期很短，涝、旱、雹等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更大改善。特别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由于在历史上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更为深重，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遇到了比汉族人民更多的困难。

这里的林区、草山，大多分布在汉族人民地区。东乡族和回族人民因为没有草山林区，饲料、燃料大都缺乏，牲畜发展缓慢。汉族农民的柴草用不完，东乡和回族农民却不得不拿出二千多亩土地给牲口种饲料。

少数民族的耕作技术也比较落后。华柳沟东乡族人民，不会条播，不习惯锄草，部分土地搓种白种（不翻地、不施肥），人称“草包庄稼”。一九五八年的产量，每亩只有二百斤，比汉族农业社的产量低一半左右。有些新迁来的少数民族人民，因为一时掌握不住当地的自然规律，只得看汉族农民翻地才翻地，汉族农民下种才下种，经常误了农时。象原来的郑家坪、大浪等少数民族农业社，就是因为耕作不善，产量增长缓慢，农民生活远不如一般汉族农民。到公社化前，仍有百分之八的农户靠政府救济过活。

解放后，各民族在政治上虽然平等了，但经济上还有一定的差别。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的强烈愿望，也是汉族人民不可推卸的光荣义务。所以早在互助合作运动期间，吊滩地区人民就通过互助组和农业社，加强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使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公社化前，吊滩地区的粮食产量已由原来的亩产一百五十斤增长到二百五

十七斤。不过，当时农业社組織規模小，活动范围不广，各族人民不便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协作。而生产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汉族人民，也因为底子很薄，必须以主要精力恢复和发展自己的生产，腾不出手来帮助兄弟民族。

彻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早已成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局面出现时，各族人民首先提出了改进生产組織形式、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要求。大山庄农业社的社员为了兴修水利，要求和附近的四个农业社“伙上千”。在回族、东乡族聚居的大浪、科拓、官坪等农业社，这种要求尤其迫切，他们先后四次申请要办“大大的高级社”。官坪、李家坪、新集等农业社，没等批准，就早已互相“挂钩”，统一使用劳动力了。

吊滩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兄弟般的情誼

吊滩地区各族人民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人民的愿望，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在共同发展生产的道路上，汉族生产队，给少数民族生产队以兄弟般的帮助，对于少数民族队经济上的发展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九年春耕期间，吊滩汉族生产队，就在等价互利的原则下，搬出自己积攒的四十多万斤肥料，给科拓、大浪、新集、大山庄、官坪等五个少数民族生产队。以后，科拓生产队的小麦出土后发生了板结现象，吊滩生产队立刻将自己制作的一百一十付耙借给科拓生产队松土。大浪、郑家坪、华柳沟等生产队没有种畜，汉族生产队又及时给他们调剂了种马、种牛，使适龄母畜达到了全配满怀。

另外，公社还统筹资金，给华柳沟、郑家坪等缺乏新式农具的少数民族队购置了播种机四台，山地犁一百部，七寸犁七十五部，在化肥、农药、生产资金的分配上，也都是优先照顾少数民族生产队。这样，使原来生产资料比较缺乏的少数民族生产队，在公社化后的第一年就在生产上实现了更大的跃进。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各汉族生产队都组织老农到东乡族和回族聚居的生产队传授技术，指导使用新式农具。比如，一九五九年春播开始，吊滩队派了四十三名老农，去郑家坪、华柳沟队给回族、东乡族农民教摆耩、条播技术，帮助培养了三十七名摆耩能手，使他们在公社化后的第一次春播中就由撒播全部改为条播。夏锄期间，公社推广了吊滩队使用的锄头，吊滩队的老农又四出教授锄头的使用方法，改变了部分少数民族过去用手拔草的现象。经过一年的时间，汉族社员帮助当地回族、东乡族人民共培养了各种技术员三百四十多名。

回族、东乡族人民识字的人较少，会计、教员不足，汉族生产队主动派出得力的会计九人，民校教员十一人，到兄弟民族队去，帮助培养了会计五十九人，扫除文盲五百四十人。新集队的党支部书记陈富荣（汉族），看到东乡族聚居的华柳沟是全村文化最落后的山村，就动员他的儿媳杨秀英到那里去当教员。现在杨秀英和另外一个汉族姑娘张兰英，在华柳沟教了一百零五名东乡族儿童，受到了当地东乡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解决饲料、燃料不足困难，公社化后，汉族生产队主动提议统一使用草山。公社根据他们的要求，制订了统一使用草山的合理规划。回族、东乡族人民可以到原为汉族占有的草山林区去扫树叶、拾枯柴，各少数民族生产队的牲口也可以赶到草山去放牧。这样，使原来少数民族种的二千四百多亩饲料地，改种成小麦、蚕豆等作物，一九五九年

增产粮食一百五十多万斤。

官坪一带的房屋，解放前毁于兵火，破烂不堪，当地回民久有烧制砖瓦、修建房屋的念头。初级社时期他们订了计划；高级社时，抽人制作了两万多块瓦坯；只是因为当地没有烧柴、没法装窑。公社化后，社里帮助解决了燃料问题，已烧出砖瓦五万块。社员寓意很深地说：“初级社订计划，高级社作坯子；公社化后，有了汉族兄弟的帮助，才能盖高楼大厦。”

团结的新高度

人民公社里各族人民间无私的帮助和兄弟般的情谊，使少数民族人民把公社当作温暖的大家庭，把汉族人民当作自己真正的朋友和难以割舍的骨肉手足。他们也在尽力地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想办法帮助汉族生产队。

东乡族和回族人民有从事副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公社化后，他们主动向汉族人民传授了打猎、编背斗、制车轱的技术，帮助汉族生产队制作了两千副车轱，培养了制车轱的技术工人二十七名。吊滩的汉族农民历来不种蕎麦，一九五九年利用闲地增种小秋作物时，官坪的少数民族队就抽出本队储备的一千斤蕎籽支援吊滩队抢种。

尽管吊滩公社实行的还是分级核算制，但是基于各民族队之间的互相信赖，在任何时候，他们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比如，根据等价互利的原则，少数民族队和汉族队之间的劳动力协作，已经经常化。物资方面也互通有无。公社化后，汉族社员根据多年的生产经验，认为汉族、东乡族聚居的南部地区，雨水多，地性凉，适宜种植青稞、蚕豆；北部回民聚居的郑家坪、李家坪一带是个干旱山塬，适于种植小麦、洋芋、糜谷；要求在全社范围内调整作物播种面积。少数民族社员说：“汉族社员是我们信得过的朋友，他们说调整，我们就调整！”结果北部的回族生产队压缩了蚕豆的面积，增种了小麦、糜谷、洋芋，东乡和汉族队扩大了蚕豆、青稞面积二千亩。作物合理种植后，一九五九年，南部、中部的蚕豆平均亩产六百二十斤，北部的糜谷平均亩产四百多斤，分别比往年增产八成到一倍半。

吊滩地区的人民盛传着关于一条“团结渠”诞生的故事：原来大山庄、科托、车巴几个回族、东乡族农业社，在一九五八年兴修水利中，设计了一条傍山大渠，计划可浇地六千亩，但因为渠道上游，要占用吊滩、中心两个汉族农业社的土地，并要通过社员张大鹏的庄园，由于这两个社和张大鹏不同意，结果没有修成，只好改修了一条小渠，只浇地两千多亩。公社化后，吊滩和中心地区的人民，抽调四百多个劳动力，在自己的耕地上，主动挖成了上段渠道。汉族社员张大鹏，也情愿腾开自己的庄园，为渠道让路，并且积极参加了施工。大山庄、科托回族生产队，整修了下段渠道；东乡族车巴队又延长了渠道五里。一条由三个民族共同修建的三十五里长的大渠出现了，共可浇地八千多亩，社员们把这条渠命名为“团结渠”。

互相帮助和彼此信赖，把民族团结推向了新的高度。一种崭新的民族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正在经历着空前巨大的变化。有一次，汉族社员祁国荣得了胃出血病，经医生诊断，如果不及时输血，四小时内就有生命的危险。回民马锐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口气跑到医院里，对医生说：“请输我的血吧！只要能救祁国荣的命，输多少都行。”就这样，回民的鲜血，在汉民的血管里流着，祁国荣终于得救了。

在官坪生产队里，支部书记陈怀俊是汉族，生产队长牟成祥是回族。解放前，他们两家是世代冤仇，在当时的反动政府打过数不清的官司。如今，他们两人不但早已言归于好，而且还在政治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陈怀俊入党的时间比较早，就经常给牟成祥讲革命的道理，帮助他提高阶级觉悟，牟成祥在党的培养和陈怀俊的具体帮助下，终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团结就是幸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幸福。吊滩公社各族人民同舟飞渡，仅仅经历了一年多的航程，它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一九五九年吊滩人民公社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是五百五十九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一·四，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八十二·一，除完成公粮购粮任务，留足种子和社员口粮、牲畜饲料外，队队都有余粮。

吊滩公社现在共有农具制配、油料加工、土化肥、土农药、硫酸、石灰等工厂四十四个，一九五九年总产值达三十七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元，比公社化前的年产值增加六十三倍，已经生产各种土化肥三百七十八吨、各种车辆二百九十八辆和大小农具二千六百七十件，及时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畜牧业的发展同样极为迅速。牛、马、骡、驴等大牲畜，从公社化前的四千八百三十二头增加到五千二百零八头。家畜家禽的发展，在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后，发展速度更为惊人：猪由七百六十四头发展到一千二百一十头，增长百分之五十八·四，鸡由三千八百七十只发展到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七只，激增十倍多；鸭由九百四十五只发展到两千零七十四只，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兔增长四倍半，蜂增长六倍半。家畜家禽的总值达十万元，每户平均四十二元以上。

副业收入在公社化后仅采集山货、打猎、编织、运输等几项收入即达七十五万七千九百五十元（每户平均达三百二十五元），比公社化前一年的副业收入五万二千四百五十一元增加十三倍多。

全社各项生产迅猛发展的结果，使公社化后第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三百七十六万多元，比公社化前十二个农业社的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二百二十八，每人平均收入二百二十元，每个劳动日即可分得一元一角八分。

在社员收入普遍增加的情况下，各民族间经济方面所存在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已经有所改变，它随着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会很快的消除。原来年年缺粮，生活艰难的车巴、郑家坪、科托、官坪等少数民族生产队，公社化后一年，就变成了余粮队，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官坪生产队的亩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九十七斤，增长到四百零二斤。郑家坪生产队的粮食亩产量，一九五九年达到了三百六十二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总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三，除实行粮食供给制外，平均每户还可分得工资四百六十元。最穷的车巴生产队，过去每年都要国家供应几万斤口粮，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三；成了余粮队。这个队工、副、牧业也获得了空前大发展。工业产值达到了五千九百六十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三倍半；副业收入由一九五九年的二千五百多元，增加为七千九百多元；畜牧业方面，牛净增百分之三十九，马净增一倍，羊净增四倍以上。一九五九年，每户社员平均收入五百五十元多，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七·五。在高级社时，这个队有百分之三十五点二的超支户，现在一户也没有了。

然而，这一切繁荣的景象还仅仅是开始。同舟飞渡的吊滩各族人民，在欢呼一年来伟大胜利的同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继续着自己伟大的航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山川結合 一年變富

——甘肅臨夏西河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甘肅省委調查組

人民公社建立，剛剛一歷春秋。“年年吃救濟，山川都發愁”的甘肅省臨夏市西河地區，就一躍而成為豐衣足食、山川同慶的幸福之鄉了。

西河在甘肅臨夏市北部，有山有川。川是“淤泥紅板板，有雨稀巴爛”；山是“紅山白土頭，溝深無水流”。解放前，這裡的農民生活十分艱難，穿氈衣，溜精炕，每逢大旱，妻離子散。四方灣的康有維，在一九二九年，全家十三口人就餓死了十口。榆樹灣一帶，二百來戶農民，有一百九十戶年年挨餓，四十多戶經常逃荒。坪溝缺柴少水，愁吃愁穿，川區和坪溝鄰近的村莊，一向是“有女不嫁坪溝灣”。

解放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了偉大的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生產力大大解放，人民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糧食畝產量從一九四九年的四、五十斤，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一十斤。每個農民每年收入從十多元增加到四十九元一角五分。可是因為舊社會把農民折磨得五勞七傷，損了元氣，一九五七年，仍然有百分之二十一的農戶需要救濟，貸款二萬九千六百元，吃供應糧八十七萬斤。

西河人民要求迅速改變貧困面貌的強烈願望，其勢如高屋建瓴。一九五八年，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廣大群眾熱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由十五個農業社組成了西河人民公社。按照地理條件和便利生產的原則，分為四個大隊，二十八個生產隊。公社一經成立，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一九五九年，糧食畝產二百三十八斤，比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多，比特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還增長了百分之十五。每人有糧從公社化前的三百六十九斤，增加到九百一十四斤。這一年，全社不但再未向國家要求供應一斤糧食，繳納公糧後，還賣給國家二百二十二萬斤餘糧；不但再未要求國家救濟一文錢，還歸還了歷年貸款十六萬五千元，有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家，在銀行存款共十二萬五千元。人民公社趕走了貧困。從建社到現在，這個公社一直實行伙食供給制，解決了祖祖輩輩憂慮的吃飯問題。康有維老漢逢人就說：“這是毛主席的恩典，共產黨的好領導。農業社好，人民公社更好，農業社是鐵飯碗，人民公社是金飯碗，算是保了險了！”

一九五九年分配結果，西河公社農民收入比公社化前增加二至六倍。全社有半數以上的人家，縫了新被或買了棉毯。社員們說：“人民公社步步高升，越躍進，越有錢使，越有糧吃，心勁越大！”過去給地主扛了三十多年長工的張維棟，全家六口人，三個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收入一百三十元，一九五八年收入三百五十七元，一九五九年收入近五百元。他家縫了四床新被，人人添了新衣服。張維棟的妻子李秀英說：“人民公社使我家從救濟戶

变成了富裕户。”她高兴得睡不着觉，自动把附近饲养牲畜的院子、公共食堂的院子和本村的小巷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天不亮就喊叫大家上地干活。一九五九年，有八个川区的姑娘，嫁给了坪沟的小伙子。人们说：这是山区巨变的“活证件”。从前，因生活寒苦而迁去外地的十八户人家，已有两户迁了回来，有十五户向队上“挂了号”，申请回老家住。

二

西河公社包括原来的十五个农业社，六个在山区，九个在川区。山区面积占百分之七十，川区占百分之三十。全社六万三千八百九十九亩耕地中，百分之八十是旱地，百分之二十是水地。全社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三人，平均每人有地四亩九分，每个劳动力合十二亩半耕地。农业社时期，在发展生产，防灾抗灾，增加社员收入，改变穷白面貌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农业社毕竟规模小，力量单，不能更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更合理地安排人力，要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地发展农村经济，山区川区，各有难处。

山区地广人稀，如大泉农业社三十一户人家，七十个劳动力，有地二千一百亩，每个劳动力合三十亩。川区人稠地狭，如抚河农业社每人只有一亩多地，每个劳动力合三亩。山区主要种粮食作物，但因劳动力奇缺，耕作粗糙，广种薄收，平均亩产从未超过百斤。川区水地种经济作物（枣子、籽瓜、棉花），旱地种粮食。经济作物费工多（比种粮食多花工三倍），投资大，靠一个农业社难以大量发展。如当时条件较好的五星农业社，八百六十个劳动力，有二万多株枣树，八百多亩水地，光水地和枣树已感到劳动力不足，而种植粮食的旱地，因忙不过来，产量更低，亩产只有五十斤上下。

山区草山广阔，每户平均有大家畜两头半，每头耕畜平均负担耕地十七亩，饲草足，使役轻，繁殖快。川区缺草山，每户摊不到一头牲口，每头耕畜平均负担耕地三十四亩七，草料少，使役重，繁殖慢。畜力不足，又影响灭茬和深翻地。

山川之间农事季节相差很大。山区忙时川区闲，川区忙时山区闲。山区每年三月雪化，十月降霜，农事季节短，劳动力又不足，常常不能按期全部播种，也不能按期全部收割回来。川区二月冰消，十一月来霜，虽然农事季节较长，但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播种、收割搅在一起，如收枣子的时候正是秋田黄的时节，只顧收枣子就顧不了收糜谷，提前收了糜谷又烂了枣子。因此，川区每年缺粮，又无力多种粮食。

山区多是羊肠小道，交通不便，识字人少，技术人材缺。如司家岭、黄草岭两个农业社，每年柴草很多，但运不出去，白白烂在了场里。这两个社都想办学校，但本社没有教员，从外社聘请，又负担不起工资。他们要做件大农具，也要跑到几十里外的集市去请人做。川区每年缺烧柴，少饲料，但又苦于无处解决。各社虽有一些小厂，但受到资金和原料的限制，生产规模小，生产项目少，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如红川农业社过去是西河最大的社，共二百一十四户，有小型农具厂一处，当时社里想把这个厂子扩大，但因缺材少料，无法解决，终于作罢。

山区经常缺水受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川区虽居湟水和黄河之畔，因劳动力、资金不足，也不能较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改变干旱。如原来五星农业社的黑台，是个有二万多亩地的大塬，适于种植粮食，但常因干旱，粮食亩产仅十七斤。要变旱地为水地，就得把河水引上一百八十米的高地，光靠五星农业社的力量无论如何办不到。

除了上述山川之间的矛盾而外，在山区农业社与山区农业社之间，川区农业社与川区农业社之间，也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限制着生产的发展。如川区白川农业社，一九五四年计划修“拥究渠”，修了三年才修出渠道十五里长，只灌地六百亩，如果能继续延长，可使红川农

业社的一万多亩川旱地，全部变成水地。但是，一方面紅川农业社缺劳动力又少錢，难以动工兴建；另一方面，渠道要占用二房农业社的一些耕地，这个社也不同意。在山区，阴山的坪沟农业社宜种夏田，亩产比秋田高三分之一左右。阳洼的大泉农业社，适于种秋田，秋田又比夏田产量高三分之一左右，而每个社都怕单一作物經不起天灾，又滿足不了社員不同的口粮需要，而且劳动力也調配不开，因此不得不种一些低产作物。山区各社之間，草山分布也不均匀，为越界放牧牲畜，也时有爭执。

这些矛盾，誠如群众所說：“有牙齿的沒大餅，有大餅的沒牙齿”，山川都想迅速繁荣，但都有难处。因此，山川結合，共同富裕，就成了西河地区人民强烈的願望。

三

西河公社一成立，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能否解决西河粮食問題？能否使西河由穷变富？这是对公社的严重考驗。广大农民說：人民公社化，山川成一家，慢說由穷能变富，伸手也能摘天边花。但有些富裕中农断言：“万里不嫌远，山川隔層天”，“西河不吃救济粮，老鴉变鳳凰”，“坪沟能变富，青蛙爬上树”。

西河公社党委领导全社群众，經過充分辯論，使大家認識到：过去山川都領救济款，都吃供应粮，十五个农业社的收入大体平衡，每人每年相差最多也不过三、五元，山川条件，各有長短，只有山川結合，取長补短，互相协作，才能共同發展。接着，大家分析了社內山、川、水、旱、土質、資源情况，研究了劳动力、畜力、气候等問題，根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統一筹划了人力、物力、畜力和技术力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全面安排了生产。以增产粮食为中心的第一个年头的大生产运动，就轟轟烈烈地开始了。

公社党委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則，統一规划了耕作区和輪牧区，調整了作物播种面积，按各地区不同的特点，提出山区和半山区的坪沟和西河两个大队，主要發展粮食和畜牧业；川地較多的盐集和撫河两个大队，主要發展经济作物。在这个方針指导下，一九五九年，山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七千七百多亩，阴山、阳山、山上、山下，获得了全面大丰收，总产量达到一千一百八十八万斤，比一九五七年的四百五十七万斤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并出現了山地平均亩产五百九十斤的高額丰产田一千余亩，比全社平均产量几乎高一倍半。川区一九五九年扩大种植经济作物一千五百多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并增加了品种。由于公社投資买了大批良种和化肥，添置了提水机械，使经济作物也获得了大丰收。如盐集生产队試种的四分茄子，产六千八百斤，小茨沟生产队的二亩七分蕃南瓜，每亩产值达一千二百八十元。一九五九年全社給国家提供的商品总额达八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三。在畜牧业方面，經過調整草山，划区輪牧，調剂种畜，加强防疫，固定專人飼养以来，大家畜比一九五八年淨增百分之二十三；羊淨增百分之五十。現在，平均每户有大家畜一头多，羊九只。这样一来，山区粮增产，川区錢增多，山区給川区送去口粮十一万三千斤，川区給山区解决了工資錢。山里人有了零花錢，川里人吃到了各色粮，社員們非常滿意，亲热地把山区叫做“粮倉、肉庫”，把川区叫做“銀行”。

劳动力缺乏，这是西河山、川地区过去共同存在的尖銳問題。公社党委根据山川农事季节的差异，統一安排了生产。一九五九年春播期間，山区冰雪尚未融化，公社抽調川区劳动力支援山区，用人工化雪消冰，在十天內，全部搶种完畢，改变了往年等待冰消雪化而誤了农时的現象。川区的旱台地，人称“有雨稀巴烂，无雨錐子鑽”，在这里搶摘下种要分秒必爭。一九五九年春雨后，公社从山区抽調了大批人力、畜力，支援川区搶摘下种一万二千方。在收割季节，按庄稼成熟的先后，全社又組織了收割大軍，从川到山，随黃随割，收得快，

收得淨。一九五九年的农事，比过去普遍提前了半个月，庄稼做得从容，务得细致。老农說：“这是人老五輩想都想不到的事。”

在解决劳动力問題上，公社在大兴协作的同时，还大办集体福利事业，組織起公共食堂七十五个，幼兒園二十四個，托兒所三十三个，敬老院一所，把長期忙于洗鍋做飯、縫衣补烂的两千多名家庭妇女（約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从繁瑣的家務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投入了生产。此外，公社还調整了土地、調劑了畜力，修道路、造車輛、大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創制了抽水机帶磨、剪谷机、自动罗面机、双滾水碾子，实行远山放牧扎圈踩粪等等办法，节约了大量劳动力。

劳动力多了，許多事就好办了。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認真貫徹了“农业八字宪法”，山川水旱地，普遍翻草比往年多一次。畜力充足，槎灭得快，地翻得深。社办的土化肥厂和农藥厂，生产土化肥九百一十吨，农藥十五吨。公社还組織了积肥专业队，到盐鍋峡工地积肥二百多万斤，增加了施肥量，消灭了病虫害。这样，就保证了农业大丰收。

在此同时，公社党委紧紧地抓住了兴修水利这个根本环节，采用大兵团作战和常年基建队相結合的方法，大規模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設。公社一成立，就抽調了一千八百个劳动力，在附近新寺、刘家峡公社的支援下，把十五里的“拥宪渠”加寬加深，鑿通紅板岩，架設大渡槽，将渠道延伸到四十八里，边修边灌，扩大了水地三千一百八十九亩。一九五九年春，經過整修，又扩大灌溉六千多亩。一九五九年，全社又調一千二百个劳动力，在黑台突击十天，兴修引水灌溉工程，后經整修，工程已全部完工。最近，电动抽水机已安装起来，就可使二万多亩旱地逐步变成水地。这样，全社每人平均将有水地二亩四分，基本上摆脱干旱的威胁。

在山区，有计划地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工程也在积极进行。公社建立的这一年中，曾經組織了两次規模宏大的突击运动，每次参加的都在五千人以上。一年内，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一百二十九平方公里，相当于公社化前历年控制水土流失面积的两倍。

随着农业的大跃进，工业、文教衛生相应地也發展起来了。全社白手起家，办起工厂六十一个，产品达六十余种，截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已完成产值六十万元。創辦农业中学一所，現有小学十八所，入学兒童二千八百零九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并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摘了文盲帽子。大队办起了医务所、妇产院，文娱活动更是空前活跃。

这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工农业并举、山川一片繁荣的景象，使西河人民喜笑颜开。他們說：“有了人民公社，山成了宝疙瘩，川成了金銀滩。”他們在山巔，在田野，用“花儿”歌唱道：

党中央公布了总路綫，
万民們心坎里喜欢，
人民公社是万灵丹，
医好了苦焦的山川！

四

公社化仅仅一年，但这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大跃进、大發展的一年，西河已經解决了缺粮問題。这一胜利，不仅給西河人民带来了丰衣足食，而且使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这种新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在發展生产的道路上同呼吸、共命运，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互助成風的高尚品質和共产主义風格。

当初，在山川結合、互相帮助的問題上，并不是沒有爭論的。有些底子厚的队怕“吃亏”，有些底子薄的队又覺得“不好意思”。西河公社党委领导群众經過回忆、对比、算

賬，使大家都認識到山川都還比較窮，沒有互助互濟，“一堵牆難擋四面風”。同時，在一年的生產實踐中，不論是窮隊和富隊，都看到了山川結合手脚靈活，門路廣闊，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的好處；同時，更看到了高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人盡其才，地盡其利，共同躍進的“公”的好處，知道這是迅速改變西河面貌的唯一道路。這個事實，打開了他們的眼界，堅定了他們高速度向富裕道路上邁進的步子。他們也清楚的認識到：任何一個隊的繁榮，都是全體社員的繁榮，任何一個隊的困難，也是全體社員的困難。因此，為了共同富裕，先進隊幫助落後隊，富裕隊幫助貧窮隊，已經成為自覺的行動了。如川區撫河隊缺少牲畜，山區坪溝隊就送給了二十二頭驢子；坪溝隊缺少車輛，鹽集隊就送給了二十多輛車子；西河隊修補水車的時候缺乏木料，鹽集隊就自動送來木料五十方；鹽集隊羅堡村的群眾給鹽鍋峽水電站讓路要搬家時，西河隊修建房子二百間，熱情地接待了三十六戶移民。川區支援山區修出一百多里的山間車道後，司家嶺、黃草嶺一帶的柴草，就源源運到了川區。坪溝、司家嶺辦學校的時候，川區就派去了教員。川區種菜能手趙清冰，到山區各隊去傳授種菜技術；山區經驗豐富的配種員蔡元兒，又到川區各隊去傳授配種技術。一九五九年五次自然災害中，西河紅壑峴村，因暴雨成災，山塌地陷，全村二十八戶人家的房屋家具全被埋沒，播種的七百零五畝土地中，有三百零五畝莊稼被壓毀。公社從公益金中撥出一千元給紅壑峴村的社員購置用具，抽調勞動力幫助修莊子，重建家園。並和其他各隊一樣地按勞分給紅壑峴村的社員錢和糧食。

“公”字，在人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討論實行公社基本所有制還是實行生產隊基本所有制的時候，社員們出大字報、寫決心書，堅持一定要實行公社基本所有制。他們說：“我們太窮，要迎頭趕上富社，只有快馬加鞭，飛步前行！”他們說：“一級核算實在好，天崩地裂也不怕，同心協力加油干，共產主義早實現。”社員們這種美好的願望和自覺的行動，公社黨委也難以劝阻，公社基本所有制一直在西河公社順利執行着。

現在，西河人民公社已經扎實地站穩了腳，在人們心里深深地生了根。這個二千零八十三戶的社，已克勤克儉地積累了公積金九十多萬元，給進一步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可靠的保證。一年來，這個社不但各項建設欣欣向榮，特別是社員共產主義的思想，閃耀出不朽的光輝，給附近各社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過去那些不相信公社能夠迅速改變西河面貌的“搖頭派”，現在在鐵的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鼠目寸光”，“有眼不識泰山”了。也沒有人再說“老鴉變鳳凰”之類的謬論了。人民公社就是鳳凰，是展翅高飛的鳳凰。在西河歷史上，人民公社的彩筆，已寫了嶄新的一頁：山川結合，一年變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巧 綉 山 河

——甘肅涇川王村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甘肅省委調查組

一幅壯麗的圖畫，巧綉在甘肅省涇川縣王村人民公社的土地上。這是全體社員用驚人的毅力，用嚮往美好生活的熱情，在征服大自然的搏鬥中辛勤繪成的。

王村公社地區，東西四十里長，南北三十里寬。三十里梁、東王山、秀嶺三座大山南北並列，中間夾着涇河和汭河，形成了一個“川”字形的地帶。現在，這裡干渠、支渠縱橫如棋盤，斗渠、毛渠密布如蛛網，渠內清水長流，渠上新建了四座水電站。地埂筆直，地平如鏡，溝洫如綫，三萬四千畝川地實現了河網化、園田化；六萬多畝山地，修成了層層梯田。一萬四千畝塬地賽過平川，地有地埂，溝有溝埂，埂埂相連，庫塘窩窩如滿天星；一萬二千畝旱塬也變成了水澆田。一百多條大溝壑，都成了桑果園。全社九十九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水土流失，已經控制住了。人們歌頌道：“川是米糧川，山是金銀山，清水渠里流，果子滿山溝。”真是大好河山，一團錦綉。

解放前，這裡却是旱澇頻繁，災難重重。由於河道長年失修，河身不定，年年冬春大旱，水位低落，河寬僅兩丈，水深剛及膝，一交夏秋，暴雨頻繁，河水暴漲，水寬三里，兩岸人、畜、莊稼，受害嚴重。一九四七年，僅章村一帶，就被沖毀莊稼三百一十畝、果樹六十三棵。一九四八年，龍王村一帶被沖毀田地三百五十畝，人畜均有傷亡。涇河上游大溝小壑水土流失愈來愈嚴重。而王村地區，一百一十四條大小溝澗，一遇暴雨，洪水泛濫。有人作詩嘆息道：“濁流滾滾出山峽，千溝萬壑輸泥沙，上面沖刷下面淤，水旱災害禍萬家。”

那時候，這塊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雖然水源較多，但只有七百五十畝水地，且全部霸占在地主手裡。農民終年挨餓受凍。如王村東西兩溝二百一十四戶農民，有七十二戶過着糠菜半年糧的日子，四十一戶靠賣勞動力維持生活，六十七戶半年吃糧半年逃荒，二十戶遠走他鄉謀生，十三戶常年乞討。李金陽一家五口人，只有一塊破毡片，缺吃無穿，一九四四年被地主田坤山、李明山逼得賣子還賬。張六十的母親和叔父，活活被餓死了，他弟兄三人，流落他鄉乞討度日。

解放後，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農民翻身解放，外逃的回到了故鄉。經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生產連年發展，生活愈過愈富裕。幾年來，川道地區興修和整修中、小型渠道三條，灌溉面積由解放前的七百五十畝擴大到一萬二千多畝，涇、汭兩河經過培植護岸林帶，基本上穩定了河身，有效地制止了南沖北漫的災害。山區地帶大力興修了水土保持工程，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積三十平方公里，大大減少了洪澇禍害。人們從歷年的事實中清楚地看到：一畝水地比一畝旱地產量多二百來斤，一畝梯田的產量比一畝坡地的產量多一百斤左右。要繼續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就要大規模地與河爭地、向旱澇災害作鬥爭，可是這樣一來，人們感到高級農業社的力量已經不能得心應手了。

一九五六年，墩台农业社为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就和百泉、王村、向明、光明等四个农业社联合起来，修了一条“东北渠”。当时由于资金少，修的渠道仅能灌地三百多亩。一九五七年春季，这里天旱不下雨，地居渠道上游的墩台社就首先浇灌自己的土地，其他四个社的社员说：“我们地里干得快冒烟了，我们同样出过劳动力修渠，为什么不先给我们灌地？”为放水先后互相争执不下。一九五七年秋季，百泉、王村、向明、光明等四个农业社又联合起来，修了一条“涇明渠”，在一九五八年时，由于水源不足，上下游为放水问题又起争执。后来，向明社有些社员提出：“我们一个社修一条渠，不更好吗？”但是，一则他们社里劳动力太少，再则渠道要经过王村农业社的土地，王村社因为渠道只占地、不受益，不同意。墩台农业社也想自己修一条渠，水源在本社境内，条件可说是最理想了。但是，算了一下账，开渠起码要六千多个工，而墩台社只有五百个劳动力，又要务庄稼，劳动力抽不出，只得把修渠的事暂时搁下。

在水土保持工作上，川区农业社和山、塬区农业社之间也有矛盾。如川区墩台农业社在护沟蓄水中，由于治理的面积小，工程量少，很快就筑好了堰，打起了坝。可是，山塬区的涇塬和中塬农业社，地广人稀，工程量又大，难以一下治好。秋季暴雨，杜家沟的洪水一下来，把墩台社一百多亩小麦淤没了。以后，墩台社自动和中塬、涇塬两社协商，给两社支援了二百多个劳动力，治理了山塬区的洪水来源，但是，毕竟力量有限，只能小面积治理，不能大面积治理。治住的地方受益了，没治的地方又遇了洪灾。

在川、山、塬各农业社之间，有许多插花地，耕作十分不便。如中塬社地居塬上，但一部分地却在川道里，上下塬一趟，就是十里路，浪费时间。上雷社居住在涇河北岸，有一部分土地在涇河南岸，每年涇河暴涨，河两岸断了交通，锄草、收割都很困难。此外，各社一部分地里还有许多障碍物，不光占去了耕地，耕作也不方便。而劳动力的普遍缺乏，对平整土地、修梯田更是力不从心。特别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矛盾显得更为突出。各社迫切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王村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了。公社一成立，就在中共平凉地委和涇川县委的具体帮助下，对全社五个大队、二十三个生产队的兴水利、灭水害问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决定组织全社人民综合治理山、川、塬、沟。根据规划，川区主要搞河网化、园田化，重修涇河南干渠，整修涇渠、涇丰渠，使三条大渠从西而东直贯全社，总长四十八里，都是八尺宽、五尺深。这是川区水利的大动脉。三十二条三尺宽、一尺五深的支渠，南北平行，连贯大渠。又有一万一千二百条斗渠、毛渠，共长八千九百六十里，密如蛛网，遍布田间。全部耕地，要消灭插花地，铲平障碍物，达到地平如镜、土细如面、地地有埂、埂直如线、麦地有畦、秋田有壟，实现高标准水利化、园田化。山区和塬区大抓水土保持，六万二千亩山地，要改造成水平梯田，一万四千亩塬地进行平整，培筑地边塬、沟边塬，在山上塬顶挖库塘涝池二千一百二十六个，实现“蓄水满天星，无雨保增产”。此外，还兴修涇河北干渠大型水利工程，一九六一年引水上山塬，将使全部山塬地也改造成水浇田。在往年发洪水冲庄稼的一百一十四条三、四里长和二、三里宽的祸沟里，打坝、修谷坊、挖水平沟和鱼鳞坑。缓坡改台地，陡坡变果园，北山的远沟种上用材林，南山的近沟栽上花椒、苹果、桑树；做到水不下塬，泥不出沟，把祸沟变成幸福沟，千年水害变水利。这些工程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万方土石方，要用一百二十多方木料和大量的石灰、砖瓦及八万元资金。

规划和社员见了面，多数人欢欣鼓舞，热烈拥护，连声称赞：“人民公社就是好，要叫穷川变金川，千山变银山。”少数人却说：“计划好是好，就是修不了，要想实现，除非国家给人又给钱。”“任你力量赛霸王，没有梯子也上不了天！”群众反驳道：“人民公社力

量大，什么困难也不怕。坚决不当伸手派，自力更生破万难。”

于是，一场激烈的论战开始了。在辩论中，社员们批评少数持错误见解的人是老眼光不識新事情。从前社小、人缺、资金少，现在十一万多亩土地归一家，二十七個农业社、三千八百四十一戶、两万零六百五十三人心相連，休說开石挖土修水利，是鋼是鉄也能打稀烂。千百張大字报、决心书，送到公社党委会，要求早日动工。

经过辩论，大家認識一致了，公社趁热打鉄，調动全社劳动力巧綉河山。

劳动力不足，公社举办了集体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使三千九百多个妇女劳动力，从繁瑣的家務劳动中解放出来，全社劳动力从七千来个激增到一万一千三百多个。人手寬展了，跟着又出现了新的問題。这时大炼鋼鉄运动已經开始，秋收、秋种正在緊張进行。山区水土保持的任务很大，第一期要治五十条沟，种四百多万株树，需要五万多个劳动日，而山区八个生产队除大炼鋼鉄、收秋、种秋劳动力外，最多只能挤出七、八百人搞水土保持。这样完成工程任务，就要三个月，而秋季造林的时机只剩十五天，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就要拖到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认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改造自然，分秒必爭。于是，决定按等价交换的原則，組織山川塬大协作。同时，根据秋季造林時間最紧迫，川区园田化、河网化要赶在冬灌以前完成，才能灌足冬水，确保来年增产，以及塬面治理和山区修梯田時間可以稍緩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先治沟，再治川，最后治塬、治山、修梯田。統一調动了全社二十三个生产队的四千三百名劳动力开始治理，秋收結束以后，劳动力又增加到七千五百多个，按照計劃突击重点、保証重点。

与此同时，全社出现了群众性的集資、集料的热潮。社员高仲科一人就投資五棵大树、六頁木板和現金六十元。王村生产队的石桂清除拿出全部存款外，还拿出了三两多重的銀手飾，她說：“从前一發洪水，就揣上手飾到处跑，現在叫它也为治水出点力。”社员們热情地說：“缺錢大家湊，要人馬上就走，治不好河山不罢休。”全社共集資七万一千一百多元、集木料八十多方。公社办起了石灰窑、磚瓦窑，自己制造石灰、磚瓦和工具。

万事具备。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巧綉河山的运动开始了。第一个战役經過十天的突击，全面治理了七十七条山沟，共完成土石方十四万方。北山的二十九条沟，种上了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万株树，南山的四十八条沟变成了桑果园。并在沟里开辟台地三千二百亩，作为苗圃、花园和种植南瓜等經濟作物。第二个战役二十五天，結合深翻土地、鏟土丘、填沟壑、平旧埂，兴修水利，一举新修和整修了三条大渠、三十二条支渠和全部斗、毛渠，使原来的一万二千亩水源不足的水澆地成为足水地，彻底解决了上下游之間的爭执，还扩大水地二万二千多亩。三万四千亩川地全部实现了河网水利化，一万九千亩川地达到了高标准园田化。由于土地連片，鏟界平沟，新增加好川地一千五百亩。川区园田化工程基本完成以后，留下了一部分劳动力澆冬水，六千八百人又轉上山埂修梯田、挖庫塘水窖。经过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連續施工，埂面平整賽过川区，地埂沟埂环环相連。挖庫塘窖窖二千一百二十六个，蓄水一千二百多万方，使一万三千亩山埂地变成了水澆地，六万亩山地全修成了水平梯田。远去华亭参加洮河北干渠的两千个劳动力，和兄弟公社一道已完成工程的一半，一九六零年年底全部工程提前完成后，现在的五万一千亩山塬旱地，都要变成水澆地。

王村人民公社成立剛剛一年零三个月，河山顏色大變。人們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地改造成一团錦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紅光，照耀得山河更加嬌娆。

大搞河网化、园田化和水土保持，带来了生产空前丰收和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九年，这个公社粮食总产量为三千六百一十三万六千六百斤，平均亩产量达到四百斤，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由于实现了河网化和园田化，一九五九年春季虽遭干

旱，二万三千多亩小麦仍得到充足灌溉，全社四千一百零七亩大面积丰产秋田，平均亩产达到八百八十五斤。山地控制水土流失后，也获得了大丰收。章村生产队山地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夏秋雨季，山沟流清水，洪灾已经根除。沟里的桑果园，也是大丰收。老果树一九五九年产梨六百多万斤，新栽的数百万株果树苗也都成活了。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公社公共积累迅速增加，累计已达六十七万三千二百五十元，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三台拖拉机、八百多件新式大型农具，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全社每人平均收入二百元。墩台生产队二百一十一户人家，每家平均做了三条被子和一条棉褥，每家购置了五条毛毡或棉毯，有四十八户有了自行车。前面提到的李金阳，现在是一家八口人，每人有一床被子、一双胶鞋，全家有两个热水瓶、两个手电筒，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通过大协作，综合治理山、川、塬、沟，使全体社员提高了思想觉悟，培养了人们的共产主义精神。那些曾经不相信河网化和园田化能实现的人，看到了粮食增产、土地增多以后，只好认输说：“人民公社不仅有回天之力，而且就是通天的梯子。”山、川、塬各生产队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互助成风。墩台生产队和王村生产队，王村生产队和向明生产队，过去常为上、下游争水吵嚷，可是南干渠修成后，沿渠墩台、百泉、王村、向明、光明五个生产队的一万五千多亩川地都变成了足水地。水浇得及时，庄稼长得壮实。人们高兴地说：“渠道使我们心连心，人民公社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羊肥牛壯四季歡

——甘肅天祝永豐人民公社牧業生產調查——

中共甘肅省委調查組

在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州永豐人民公社的牧區里，有兩首民歌。

一首是以前流行的：“青青的草山，頭人奪走了，年年下的羊羔，暴風雪搶走了！牧人的日子呵——難！”

另一首是人們現在最喜歡唱的：“金強河水清來馬雅雪山高，美麗不過永豐草原！羊肥牛壯四季歡，人民公社象太陽，照亮我們的心間！”

這兩首歌兒，繪出了兩幅迥然不同的圖畫。前面是一幅淒涼的圖景，牧民忍受頭人、牧主的剝削，牲畜也受“秋肥冬瘦春死亡”規律的折磨，千百年來，人們直不起腰，喘不過氣。後一首，熱情地唱出了公社化後牧區翻天覆地的變化：終年四季，六畜興旺，一片繁榮。永豐人民公社成立剛剛一年，就徹底改變了原來牲畜冬瘦春乏現象，开辟了畜牧業迅速發展的道路，在牧民的心裡扎下了幸福的根子。

牧民的心願

永豐公社地區，地處高寒的烏鞘嶺上，海拔三千一百多米，年平均氣溫是攝氏一度。萬里長城自東南而西北橫穿全境。長城內，有十萬零七千多亩耕地，盛產小麥和油料，住着三千一百多戶、一萬七千五百多名漢、回族農民。長城外，是水草肥美的抓喜秀龍（藏語永遠豐茂的意思）等草原，面積約一百七十七万亩，出產馳名的岔口驛馬和每只產肉七十斤以上的大綿羊，共有牲畜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六頭，占永豐地區牲畜總頭數的百分之九十四點二，居住着藏、蒙古、土等族牧民七百零七戶、五千一百多人，其中藏族占百分之九十二。

解放前，百分之八十三的草原，掌握在莫科部落的手裡，寺院霸占了百分之十二，牧主占有其餘的百分之五。部落的草原，名義上為部落的全體成員所有，實際上大權在幾戶頭人和牧主的手裡。牧民要放牧牲畜，必須先給頭人、牧主送禮、獻哈達，交納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的牲畜作為草頭租。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封建牧主，占有全部牲畜的百分之六十，對牧工和貧苦牧民進行殘酷的壓榨。殘酷的封建剝削制度，長期以來，使畜牧業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加以這裡地處高寒，六月飛雪，四季降霜，冬季漫長，每年都不易度過春乏的難關。

解放後，人民政府給牧工、牧民發放了大批的貸款和救濟款，並撥款在抓喜秀龍灘上修了一座綿羊藥浴池。同時，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員會，決定牧主、頭人停收草頭租。這樣，使蕭條的牧區逐步走向繁榮，草原上的牲畜逐年增加，由一九四九年的三萬二千九百頭（只），增加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六萬五千頭（只）。幼畜成活率由解放前的百分之二、三十，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出現了一個三十七戶的紅疙瘩初級牧業社。但在發展過程中，畜牧業生產上長期存在的冬瘦春乏現象，仍未徹底改變，牲畜成活率還時高時低，很不穩定。

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头人、牧主，破坏草原统一管理的协定，霸占草原，继续向牧民勒索草头租，阻碍草原的合理利用，严重地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永丰的草原，南高北低，北暖南寒。阴山灌木丛生，牧草高，宜于放牧牦牛和犏牛，阳山区牧草密而短，无灌木，宜于放牧绵羊。抓喜秀龙滩高寒，安远牧场稍暖，前者适于放牧绵羊，后者适于放牧山羊。但在草原私人霸占时期，不能因地制宜地合理使用。阳山的牛，吃不到阴山的长草，阴山的羊，也吃不到阳山的短草。同样的土种绵羊，每只年产绒毛量，在阳山低草区平均二斤半，阴山灌木高草区却只有一斤六两。阳山低草区的牦牛群，又因为草矮吃不好，抓不上膘，产奶少。

分群分区按季轮牧，是克服牲畜冬瘦春乏的一项重要措施。可是，牧主、头人害怕草原的科学管理动摇了他们私人占有草原的基础，仍将各种牲畜混在一起，终年四季在河套平原的冬春草原上放牧。一般牧民又因人单畜少，无力去高山夏秋牧场放牧。当时，草原的利用率，只达百分之六十，有占百分之四十的高山草原，任其自生自枯。已被利用的草原，也因畜群大，践踏严重，牧草采食率只占百分之五十二。有些草原，光使用，不建设，牧草逐渐衰减，毒草杂生、旱獭、鼠破坏的草地达草原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大群放牧时，牲畜互相拥挤抢食，强畜、大畜吃的多，膘好；弱畜、幼畜吃不上，体力越来越弱。每到冬季，天寒地冻，缺草少料，疫病乘虚而入，引起流产死亡。唯一的红疙瘩畜牧业社，一九五七年开始试办分区轮牧，当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九五八年羊羔成活率比个体牧民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大畜的膘肥也好。但终因社小草原有限，不能更显著地发挥优越性。

增强畜牧业的抗灾力，还必须加强草原的各项建设，如建立医疗防疫机构、购置医药器材、修搭棚圈、兴修草原水利等，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和资金。当时，红疙瘩畜牧业社只有三十七户人，搭棚没木料，还缺劳动力，千方百计才搭起了三百九十一间简易棚，修水利要的劳力更多。全社鼓足干劲，两年才挖了九眼井，七个涝池。买配种器械和医疗器材，每套都要上千元，社里资金有限，买了这顾不上那，进行建设有许多困难。个体牧民还是一领皮袄、一个碗、一把剪刀、一条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没有力量进行建设。牧主们不但不积极建设，有的还对群众讽刺打击。

牧民们深深地感觉到这些矛盾严重地阻碍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他们眼望着相邻的农业区的飞速前进，望着草原上第一个畜牧业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提出了共同的要求：走社会主义的路，过富裕的日子。许多牧民找区、乡党委负责干部表示自己的殷切愿望。牧工牛登珠说：“大家的草原，应该大家用，为什么头人还要霸占着收草头租？”有的人说：“农业区跑那么快，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上？”牧工王武子，扔下了牧主的皮鞭烂碗，只身从龙沟跑了一百多里，坚决要求加入红疙瘩畜牧业社。红疙瘩的人要求：小社不如大社，要想好，干脆草原成一家，人多力量大。在群众坚决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浪潮面前，当地上层人士，经过党长期的团结、教育、改造，大部分是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但也有些上层反动分子阻挠破坏，说什么：“畜牧业不好管理，实行集体化就烂了。”“草原实现社会主义，三十年、五十年不晚。”但是，一两块顽石，怎能够阻挡住人民前进的洪流呢！

草 原 巨 变

党支持了牧民建设幸福生活的愿望，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封建斗争。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实现了畜牧业合作化，七百零七户牧民组成了三十九个畜牧业社，三十六户牧主加入了公私合营牧场。当时的畜牧业社每个平均只有十七、八户，各社的牲畜、草原也不平衡。安远畜牧业社的草原小，牲畜多，代千牧场的牲畜少，牧场大。这样，社界打不开，草原仍不能合理利

用。牲畜編群，有的社馬匹少，不能单独成群。各社都想改良牲畜品种，但因社小資金少，无力购买良种种畜。小牧业社，还不能迅速发展生产。于是，大家产生了办大社的要求。

一九五八年八月，各社正着手并大社的时候，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消息傳到草原，牧民走馬相告：“还是人民公社好！”同年十月，牧民載歌載舞，和邻近的农业区联合，三千九百零八戶人組成了永丰人民公社。永丰公社有十一个农业生产队，八个半农半牧队、一个牧业队和三个牧场。公社对牧主的牲畜，采取折价归社，計股定息，实行贖买政策。

人民公社一出現，就以它輝煌的成就，給草原換上了新的容顏。“一大二公”的无比威力，一举改变了冬瘦春乏現象，使畜牧业生产飞快上升，一日千里。

公社創造了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草原的有利条件。全社根据各队的牲畜种类、数量，統一划分利用草原，又根据各个草原的牧草高低、气候寒暖等不同情况，领导各队将牲畜作了合理的摆布。友誼队从前阴山草原有一千七百头牛，五千多只羊；阳山甘扎子有两千多头牛，两千多只羊。公社建立以后，将阳山的牛全部調往阴山，阴山的羊全部調往甘扎子，使牲畜都吃到了可口的牧草。一九五九年阴山的牛膘肥奶多，阳山的羊多产了五千多斤羊毛。公社还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将抓喜秀龙滩上代千、南泥沟、紅疙瘩等生产队的七百一十四只山羊，調給了气候稍暖适于山羊生長的新民、兴河等生产队飼养，新民、兴河队又将自己的綿羊調給对方，使各种牲畜各得其所。全社八万九千多头牲畜中，一九五九年这样調动的达六万六千多头（只）。

一九五九年开春，公社领导各队，調查了草原面积。按照地形、气候、牧草种类等划分成四季草原。其中夏季草原三十三万六千亩多在高山，秋季草原四十二万五千亩分布在半山半坡，冬季草原四十六万亩在平原川道，春季草原四十六万亩都在居民点附近的河滩上，接羔育羔都很方便。另外，还划出了两万多亩封滩育草，为牲畜过冬度春打貯飼草。各季牧场，又划成了若干大段，每大段再划成若干小片，每片有六十至七十五亩，实行按片按段按季輪流放牧。公社原来的四百一十五群大小不等的杂乱畜群（原来的畜群最小的九头牛、羊，最大的一千二百多头馬、牛、羊），按照牲畜种类、公母、大小、强弱，編成了馬、奶牛、公牛、小牛、山羊、母羊、羯羊、种公羊、羔羊等九类五百九十九群，并且規定了每群的头数（五十至二百五十只）。同时，挑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当放牧員，实行定放牧員、定草原、定畜群、定膘肥、定繁殖、定成活的“六定”制度和超額奖励的飼养管理办法。这样，使草原管理和牲畜飼养的工作比过去更科学了。实行分群分区輪牧以来，牧业生产出現了巨大的变化：草原利用面积由原来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牧草采食率由百分之五十二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九；牧草产量每公頃由輪牧前的五千五百公斤上升到八千四百公斤，封滩育草的更增加到二万六千三百公斤；牲畜膘肥好，基本消灭了三类膘。

公社化使草原建設出現了空前的高速度。公社統一安排劳动力和資金，不到一年，就新建了十二个藥浴池，購買了十九套配种器械，培訓了八十五名配种員，建立了十九个授精站、七个輸精点，購进了六十四匹（头）优良种畜。現在各牧业队都可以就地給牲畜配种、藥浴、防疫。一九五九年配定良种馬、牛、羊二万九千只。普遍按季进行了藥浴、防疫，扑灭了牛肺炎、羔羊痢疾，再未發生疫病蔓延。根据等价交换原则，农业队又支援了大批人力和木料，帮助修棚打圈。現在，每群牲畜在冬春牧场上都有了圈，羊、牛犢、奶牛和馬还都有了房厦式的圈棚，母畜的圈棚旁都附有温暖的接羔室。各队組織专业队鏟除了毒草，清除了石块，消灭了大量的旱獭、鼯鼠，保护了草原。

人民公社将永丰地区的各族农牧民結成了同命运、共呼吸的整体。农牧业各队之間，出現

了互助互援的風尚。一九五九年春乏时期，發生了特大的暴風雪，牲畜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公社党委领导各生产队将牲畜按照强弱分类排队，干部和党团员包干喂养体質弱的三类畜群。紅疙瘩生产队党支部書記牛任增在畜群里一連苦战了两天三夜，脫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牲畜身上保暖。公社統一調动了十一个农业队和以农业为主的生产队，集中三百多人、三十六輛大車，日夜搶运飼草三十二万多斤、飼料二万六千斤，并做到了送草到圈，帮助喂养弱畜和接羔。結果战胜了春乏和暴風雪。一九五九年，羔羊成活率上升到百分之九十点八。一九五五年的暴風雪，比这次小得多，但牧主牛亦梅的羔羊成活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战胜春乏以后，各牧业队出动了一百多头牦牛，将抛弃在草原上的二十多万斤粪塊，馱送給农业区。支援农业队爭取繼續大跃进。春耕后，农业队又利用夏鋤前的空隙，派人赶着牲畜，馱着农具、干粮，帮助牧区翻犁旧圈窩，播种飼草一千五百多亩，飼料八百四十二亩，还给藏民培养了十多名扶犁撒种的能手。夏收中，牧区又派出大批馬匹、牦牛，支援农业队搶收快运。現在，农牧业队之間，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互相支援，已形成了風气。各族人民，亲密团結。从而發揮了劳动潜力，解决了双方的劳动力、畜力和物資的不足，使农业牧业比翼高飞。

美 景 无 限 好

一九五九年，永丰公社的牧业和农业、工业并駕齐驅，全面繁荣。畜牧业更是大發展、大繁荣。一年淨增牲畜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九头，淨增率达百分之三十七，等于公社化前每年平均增加牲畜量的六倍。膘肥情况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一类膘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一一点八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一一点八，三类膘由百分之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一。一九五九年出現了二十五个百母百羔百成活的羊只高额丰产群。老牧人牛抓喜放牧的一群羯羊，每只都在一百五十斤以上。冬春草原九十二万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八十四万亩，且都完整肥美，儲备的冬草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十倍。一年配定的良种，比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七年的总和还多百分之四十。根据配种情况，一九六零年将再增加牲畜四万头左右，达現有牲畜的百分之三十八，还要培养三十个百母百羔百产百活高额丰产群。

随着畜牧业的大發展，牧民在支援国家建設方面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一年来出售牛、羊毛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五斤，肉畜五千三百五十头（只），耕牛和馬一千零七十五匹。

公社实行了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各牧业队和牧場，根据收入不同的情况，按劳动发工資和分別实行伙食供給制或粮食供給制。一九五九年每个牧业劳动力平均領到工資二百一十元九角，最高的三百五十元，最低的一百七十元。牧民在信用社的存款，一九五八年九月底是五千三百元，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增加到五万三千一百八十元。

草原上第一次出現了新的居民点，一排排粉牆紅檐玻璃窗的新式平房，里面住着从前“爬雪山、臥草地，生死不知落何地”的牧工。居民点上办起了集体食堂、学校、托兒所。貧苦的老牧民都搬进了敬老院，公社除免費供給肉、酥油、面粉外，每人每月还發給一斤茶叶，三元的零花錢。

牧区里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小学生，現在有一百九十一個牧民子弟上了中学，十一个进了西北民族学院。

牧民們組織起了自己的业余歌舞团，他們編制歌曲舞蹈贊頌党和人民公社說：“俊不过牡丹亲不过党，羊羔兒离不开大羊，公社就象个紅太阳，好日子一天天向上。”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不落的太阳

——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加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甘肅省委調查組

飞 跃

牧区建立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甘加人民公社社員的答复是：人民公社是通向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是草原上不落的太阳，人民公社好得很！

甘加是一个藏族聚居的純牧业区。有六百二十三戶，二千四百三十人。它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德烏魯市以北，和拉卜楞以及青海省的同仁县、循化县接壤，面积有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海拔平均在三千米以上，雨量充足，牧草茂密，是个丰饒的天然牧场。馳名全国的甘加羊，就出产在这里。

解放前，这里的草原、牲畜等生产資料，大部掌握在封建領主手里。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三点五的剝削階級，占有牲畜百分之六十一.九，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六点五的牧民，只占有牲畜百分之二十八.一，牧民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九十左右都被封建領主剝削淨尽。此外，封建領主还設有法庭和監獄，对群众实行各种駭人听聞的酷刑。在这种野蛮的統治和剝削下，牧民生活不如牛馬。当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軍向甘南挺进时，牧民們派了使者，爬山涉水，欢迎解放軍快去解放他們。在草原全部解放后，牧民們尽情地歌唱道：“黄河的水呀深又深，毛主席比我爹娘亲，火坑里救出穷苦人，草原上栽下了幸福的根。”

解放几年来，党在甘加地区本着慎重穩进的方針，正确貫徹了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各个方面大力扶助貧苦牧民建立家业，先后發放救济款和貸款五万二千四百多元，使牧民生产有了發展，生活有了改善。例如过去当了二十七年牧工的高乃，得到国家貸款四百元后，辛勤劳动，到公社化前，已有羊一百八十三只、牛三十头。党对上層人士，也一直采取了团結、教育、改造政策，在政治地位和經濟生活上，都給予了必要的照顧，耐心地帮助并等待他們进步。几年来在党的耐心教育下，有的上層人士逐漸放弃了剝削和特权，拥护民主改革。但有些反动分子，公开阻止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革命人民进行种种迫害，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憤怒。一九五八年夏天，草原上燃起了民主改革的烈火。經過民主改革，广大群众政治覺悟空前提高，迫切要求迅速改变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牧业經濟，高速度地發展生产，赶上先进民族的水平。当毛主席提出：“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时候，牧民們兴高采烈，走馬相告，雪片似的申請書和大字报送向当地领导机关，他們坚决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党满足了群众如飢如渴的願望，甘加人民公社誕生了。从此，甘加公社地区的人民由帶奴隶制殘余的封建社会，一跃而进入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压迫人、各民族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牧民們說：“金山上的珍珠树，在林樑里是最珍貴的王。噴珠吐玉的長江，在河梳中是最長的江。人民公社是人間的天堂，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兴 旺

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仅仅一年的时间，甘加大小牲畜就由建立公社前的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头，增加到十四万五千四百六十八头，净增百分之十五点七，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的增长速度。

为什么牲畜增加得这样快呢？

人民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山占有关系，解决了草原使用不合理的现象。公社化前，甘加草山为十二个部落分割占有（实际上掌握在少数封建领主手里），有的部落牲畜少，草山多，饲草吃不完；有的部落牲畜多，草山少，牲畜吃不到足够的草。为了争夺草山，部落与部落之间常常发生纠纷，造成人畜伤亡。在本部落内部，为了抢牧好草，牲畜广吃遍踏，再加自然灾害的侵袭，毒草面积扩大，好草逐年衰退。人民公社成立后，彻底地改变了草山占有关系，草原经过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地划出了牧场、割草地、饲草饲料基地和农作物耕地。十二个部落合成了七个生产队，并实行了四季轮牧制度：夏天在高山放牧，秋天在平原放牧，冬天在向阳的山窝放牧，春天采取“满天星”的放牧办法。这样，促进了牧草的生长，保证了牲畜一年四季都有足够的饲草，提高了草原载畜量。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飞机在甘加草原撒播药粉，灭蝗面积达八万二千亩。一九五九年的牧草生长很好，普遍高过膝盖。牧民哈儿代说：“这样好的牧草，在甘加草原上几十年都没见过。”草原的合理利用，有力地促进了牧业的发展，促进了队与队之间的团结。

人民公社的建立，为科学地饲养管理牲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改变了过去牛、羊、马混群放牧，大欺小，强欺弱，“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现象。公社化后，全社将牲畜按公母、强弱、大小分类编为四十九个马群，三百三十六个牛群，二百一十八个羊群。又对老、弱、病、幼、种五类牲畜，分群饲养管理，专门进行补膘。同时，实行了三包（包膘、包产、包投资）、五定（定饲料、定繁殖、定饲养员、定膘分、定报酬）和先进奖励、超产奖励、完成一项奖一项、多完成多奖励的办法，并按个人的专长，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做到了人尽其才。如萝卜藏是个放牧能手，分配他牧马后，他为了保护马群免受狼害，经常睡在圈旁。五十八岁的东考，为了使牛多产奶，常常不怕劳累，赶到远处水草茂盛的地方去放牧。一九五九年，社里的牲畜只只膘满体壮，消灭了三类膘。羊只一类膘的达到百分之八十九，二类膘的有百分之十一，牛一类膘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一，二类膘的有百分之九，马一类膘的达百分之九十六，二类膘的仅有百分之四。在配种工作上，也改变了过去牲畜杂交乱配的现象。全社采取自然交配与人工授精相结合，配种与抓膘相结合，用热配、复配，人工催情等办法，使适龄母畜全配满杯，牛配种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羊、马做到全配。目前，正是产羔季节，公社培训了接羔育羔员，成立了人工哺乳组，使羔羊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人民公社的建立，能够集中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防疫工作。过去，牧民们把牲畜叫做“一口气的庄稼”，一旦传染病蔓延流行时，就磕头祷告，束手无策，叹息这是“天降的魔难，人力难以挽回”。公社化后，社里抽出一万三千多元，购置了大批药械和药品，办起兽疫防治站一处，培训兽医人员十八名，并吸收了二十名土兽医，组成防疫组，经常深入各帐圈和畜群，开展防疫和医疗工作。一年来，共防治各类牲畜达三十四万头次。公社还修建了药浴池一个，日浴羊五千只。一九五九年，甘加又发现了牛肺疫。为了全部消灭疫病，使牲畜干干净净地进入冬季牧场，公社划出疫区对疫畜集中放牧，一边隔离，一边治疗，经过七十多天，全社所有病畜全都治好了，基本上消灭了牛瘟、牛出败、炭疽、羊痘、口蹄疫，严格地控制了马鼻疽、牛肺疫、马牛羊体外寄生虫等传染病。群众说：“自古以来，

都說牲畜害病是天意，公社成立一年，就消灭了牲畜傳染病，共产党真是活神仙！”

人民公社的建立，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使生产战线上增添了新的力量。过去，一家一户分散放牧牲畜时，牧民都感到劳动力不足，顧了放牧就顧不了挤奶做酥油，顧了放馬放牛，又顧不了放羊，顧了一头丢了另一头。公社化后，公社在大抓生产的同时，兴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使六百名妇女从背水、燒茶、照顧孩子等繁瑣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这部分劳动力，約占全部劳动力的二分之一。劳动力增加了，許多事情就大办起来了。一九五九年，草原上第一次破土开工，修了四条水渠，可灌地十万亩。为了保护牲畜安全过冬，避風雪、防兽害，公社一九五九年搭棚二百零九間，修圈五百一十八个，儲备冬草一千三百三十九万斤。为了解决春暖雪消后羊只分散放牧的圈房問題，还編扎了四十五个流动羊圈。牧民們說：“过去明知修棚打圈好得很，就是人單力小办不到，如今成立了公社，再不發愁了。”

在此同时，公社农牧結合，全面發展。一九五九年，在草原上試种了一部分小麦、青稞、洋芋、油籽等农作物，由于肥足水飽加工細，也都获得了丰收，小麦亩产达二百九十斤，青稞亩产达三百一十五斤。社員們决心在最短期間內改变完全依靠外地供应粮食的現象。此外，公社还抽出劳动力挖藥材、挖蕨麻、采石英石和石膏，以增加收入。草原上第一次办起了縫紉厂、医院和产院，各队設立了制靴組和縫紉組。一九五七年只有一个教师和十七个学生的甘加小学，現在入学兒童已有一百八十多人；教师也增加到九名。全社在青壯年中开展了扫盲工作，有四百七十二人脫了盲。如第七生产队的女社員卓瑪已經能够看甘南藏文报了。她說：“要不是实现公社化，我还是个睜眼睛！”对草原上这种人畜两旺、一片繁荣的景象，牧民們說：“梦都梦不到有这样好的日子！”

生产發展了，收入增加了，牧民的生活也改善了。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达六十六万六千多元，除去稅收、生产費用、公共积累、管理費用外，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二百一十元，每人平均一百六十三元。牧民收入普遍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第七生产队的一百四十戶社員，一九五九年家家都添了新衣。牧民才卜且，全家七口人，四个劳动力，过去每年入不敷出，借債过日子；一九五九年淨工資收入四百一十一元，不但再未借債，而且有了存款。牧民哈兒代領到工資后，买了一件新襖衫、一双新靴子、两件襯衣、一条腰帶，給孩子做了两套花衣服，还在銀行里存款一百八十元。当了半輩子牧工的高老，买了一件一百一十元的新襖衫，并买了一件府綢襯衣。他激动地說：“过去，一撮撮糌粑，半碗碗清茶，祖祖輩輩吃的它；一件破皮袄，翻穿了正穿，一家三代穿的它。如今，奶子、酥油不离口，白米細面样样有，水瀾皮鑲边的衣服身上穿，內套一件新布衫，这日子是誰給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人民公社！”

生产大發展和生活大改善的事实，还可从以下两件事中得到鉄証：一件是全社一九五九年向国家出卖商品羊一万二千七百只、牛五百四十头、羊毛二十一万斤，比公社化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件是甘加分銷店一九五八年全年營業額才九万六千元，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八月的營業額就达到十八万三千五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全年整整增長了一倍。

一九五九年，甘加以公社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居民点，开始实现定居放牧，永远結束了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老年牧人一談起这件事，就热泪盈眶地說：“哪里是天堂？天堂就在人間，就是人民公社！”

团 結

人民公社的建立，給甘加公社地区的牧民带来了民族大团結，而巩固的民族团結，又加

速了生产的發展。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统治和剝削广大藏族人民，經常挑撥民族內部互相械斗，使部落与部落之間互打“冤家”，“老死不相往来”。至于部落与部落之間彼此沒收对方越界的牲畜事件，更是比比皆是。如甘加部落与青海甲吾部落的草山糾紛，持續了三十五年，双方打死八十一人，牛羊損失近万头。这些惨痛的悲剧，随着甘南解放就結束了。但是，徹底根除相互間的糾紛，这还是人民公社成立了以后的事。一九五九年，青海甲吾部落的两万只羊，因缺乏矿物飼料，羊只瘦弱，甘加就主动划出两万多亩盐碱地讓甲吾部落放牧羊只。当甘加建立居民点缺乏木料时，甲吾部落就从自己的森林里砍伐了三十七馱木材，用牛馱着送給了甘加。拉卜楞公社浪哥塘生产队在运送肥料时缺少运输工具，甘加抽出二百多头馱牛去支援，后来当甘加需要干草的时候，浪哥塘生产队又給甘加送来四十馱干草。青海鉄吾部落的一百多只羊跑到甘加后，甘加及时送了回去，甘加三匹馬跑到鉄吾后，鉄吾也派人送了回来。在甘加公社內部，各队之間更是亲密无間，如过去常有糾紛的八角城和作黑部落，現在就在同一个队里生产，同一个食堂吃飯，共同商量事情。一九五九年八月，甘加各生产队到大里加山放牧抓膘时，其中四、六队山高地寒，因为缺草牲口放牧不好，三队就自动讓出一部分牧草丰茂的輪牧区給四队和六队。仁爱部落的青年謙洋和作黑部落的姑娘娘仲，过去彼此相爱，但两个部落不和睦，亲事也办不成，公社化后根絕了糾紛，謙洋和娘仲結了婚。人們說：“过去条条路都断了，誰也不能見誰的面，多少年的亲戚絕了交，兒女們的亲事办不了。人民公社成立后，旧仇旧恨全消尽，亲帮亲，邻帮邻，草原上成了一家人。”

甘加公社的事实生动地表明了：人民公社是牧区迅速繁荣富裕的唯一道路，是再好也不过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就是不落的太阳，給牧民們带来了溫暖和力量；它金光灿烂，永远放射出万丈光芒！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引水上高山 水电大發展

——甘肃武山洛門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甘肃省委調查組

武山县洛門人民公社，是以引水上山而聞名甘肃全省的。一九五七年，当嘉河水順从人們的意志流向一千九百多米高的东梁山时，这里的人民在渠口的石头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是洛門东梁人民在向大自然进军中的偉大里程碑，是改造自然、引水上山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啓示下，甘肃全省在两年多的時間内，就出現了一万多条引水上山渠道。而洛門人民，在公社化后，繼續发揚敢想敢做的英雄風格，由引水上山澆地，又进一步向水要电、要工具。他們結合兴修水利，大搞水能綜合利用和全民办电运动，使农村水电事业，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出現了金光閃閃、气象万千的局面。現在他們已在蓼阳、东梁、洛門、四門等地建立了十四座电站，发电能力达七百一十多瓩，正在施工兴建的还有十六座。在水能利用方面，也出現了水力磨面机、水力彈花机、水力榨油机、水力紡織机、水力碾米机、人工降雨器和水力高綫运输等一百多种机具。

人民公社为大規模发展农村水电事业和綜合利用水能开拓了广闊的天地，而水电事业的发展和水能的綜合利用，又給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創造了有利条件。

洛門人民公社是由原来六十八个农业社合并建成的，有八万二千多人，三十二万多亩耕地。这里有山有川，渭河橫貫全境，水利資源比較丰富。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水利資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除川区引水澆灌一部分土地和有几座水磨外，大部分的山区处于“十年九旱”的状态，特别是东梁山一带，吃水、磨面也是当地人民的沉重負担。过去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穷北山富南山呀！苦楚比不过东梁山，担水磨面要下山呀！有女不嫁柏家山。”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洛門地区人民，向大自然进军，积极进行水利建設。一九五六年春，中共武山县委提出“引水上山，消灭旱川”的号召后，洛門地区人民以对任何困难无所畏惧的精神，决心把嘉河水引上东梁山，使当地的三万多亩旱地变为水地。經過一年多的苦战，他們辟开圣母林、通过长虫岭、削平閻王砭、打通鬼門关，终于修通了一条蜿蜒六十里、跨越四十条山澗、四处森林和一百多米长的悬崖絕壁的高山渠道，从而結束了东梁山“十年九旱”和“担水磨面要下山”的艰难局面。干旱貧困的东梁山变成了渠道縱橫、清水长流的幸福山庄。粮食亩产量由七、八十斤，增加到二百二十多斤，大麻、蔬菜、水稻相继上山，二十多个川里的姑娘，也和山上的青年結了婚。

改造自然，引水上山的胜利，促进了人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使人們怀着更加坚定的信念，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大家一面欢庆“新修磨永固千秋，水上山丰收万年”；一面又以更大的气魄，开山辟岭，平整土地，迎接高山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引水上山

不久，就在国家投资和附近农业社的支援下，修起了一座水力发电站。电，给偏僻的山庄带来了光明，使磨面、弹花、抽水等有了强大的动力，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喜悦。人们从水能方面，找到了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出路。水利模范侯德功在一次偶然的会中，发现杂草堵塞渠道，水花四处乱溅，就想到利用水能制造人工降雨器。他找了个竹杆，把中间掏空，上面凿上许多小孔，接在渠口上，水从小孔里喷射出来，造成了第一台人工降雨器。以后洛门地区人民除根据同一原理，发明了锥形、鼓形、水枪式等七种人工降雨器外，还创造了水力磨面机、榨油机、弹花机等等。群众深深感觉到：随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大跃进，愈来愈需要发展水电事业和综合利用水能。但是要大规模地进行水利建设，就需要一定的劳动力、资金，特别是需要统一规划和利用水利资源，而这些问题，农业社是不容易解决的。象田家河、王家河农业社的社员，看到附近的温泉疗养院和东梁山上电灯通明，都想建立电站，但是，这里不但没有一个电力技术人材，就是连一个铁匠也没有，根本不能建站。以后，王家河社想借用温泉疗养院的电力，但架线就需要投资四千多元，一个六十多户的农业社，当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渭河北岸高山上的咀头等几个农业社，长期苦于下山磨面的艰难，当地的九百多头牲口，有一半以上用来经常到二十里外的地方驮粮磨面，因而庄稼耕作不好，牲畜因劳累造成死亡的现象也很严重。过去他们盼望着“鲁班爷”给他们修磨，这时候看到东梁山电力磨面，就急切希望建立电站，可是当地木料、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人员缺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九五八年秋，洛门人民公社成立了，它给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洛门地区人民兴办水电事业和综合利用水能的“星星之火”，立即出现了燎原之势。

二

在洛门地区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大搞水能综合利用和全民办电运动的时候，有少数人叫嚷“电站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技术、劳动力、资金、设备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水利资源也不够用”。但是，这些陈词滥调，正象兴修东梁渠时有人所叫喊的“水决不能引上山”、“引上来也要把地冲个大窟窿”等论调一样，又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

有了人民公社，水利资源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公社不仅可以通过统一安排和规划，充分利用原有水系；而且可以有计划地引渡万水千河，来兴办水电事业，为人民造福。

洛门地区有渭河、南河、聶河、西河四条较大的河流和一百多条渠道。公社化后，在修建东梁渠的启示下，又兴修了中梁、小中梁、南梁、北岭等工程浩大的引水上山渠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横跨三岭、遍布山川的渠道网，可以大规模地发展农林水电事业和综合利用水能。同时，他们在引水上山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思想不断解放，由利用水的天然落差到人力制造落差，由原来的小落差到改造成大落差，更进一步地增加了水能，为水电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东梁山人民，把二十七个小跌水，改为一个大跌水，造成高达二十二米的落差，发电能力由十八瓩，增加到三十六瓩。百泉队的水电站也用这个办法，把落差由四米提高到八米，在水流量只有零点六秒立方米的水渠上建起了一座发电能力十八瓩的水电站。当初有个技术员到侯家堡去了三次，都没有找到建立电站的地址，说是“水利资源不足，没法建站”。可是群众把水引到山梁上，使它往下跌落，就可建立一个发电能力一百多瓩的电站。根据初步计算，全社现有水利资源，可建立水力发电站六十五座，特别是石家磨、高桥一带，可以建立较大的水力发电站五座。这些电站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一个强大的供全社工农业用的电力网，发电能力可达五千瓩。

水利资源问题解决了，还必须攻破勘测、设计、施工、安装、管理等复杂的技术关和劳

动力关。洛門地区人民大搞水电事业和綜合利用水能的事实証明，有了人民公社，这些难关就容易突破了。过去，技术力量分散在各农业社里，而且分布很不平衡，鉄匠只有洛門和四門两个社里有，木匠又多集中在盐池社，石匠大部分在东梁等山区的农业社里。公社化后，公社統一調动当地的鉄匠、木匠、石匠、泥水匠和青年社員，采取“派出去学經驗”和“陣地练兵”、“电站做教材，师傅带徒弟”等办法，迅速培养了一支强大的技术队伍。一九五八年派人到四川、天津等地学习了建立小型水电站的經驗，回来后就訓練出了一百多名技术員。接着，县上又在洛門成立了生产、学习、实验三結合的机械电力中学和短期訓練班，公社在各队成立了綜合利用水能的技术小組，訓練出了“土专家”一千多人。

群众初步掌握了技术后，在建設发电站的过程中，互相学习、交流經驗，技术很快得到了提高，如今全社已經有二百五十多人可以設計和兴建小型电站了。象四門大队，在开始建立电站时，对建站規模、式样、結構和引水高程都不熟悉，他們到处請技术員帮忙，后来技术員来了，查看了地形，认为条件不好，就摇头說：“修电站难哪！技术复杂，不能輕易动工。”技术員沒有信心，走了。大家一連請了十二次，也請不回来。群众說：“这就能把我們难住了嗎？他們能行云，我們也能駕霧！”說声干，大家就帶上木匠用的方尺、麻绳，一面研究，一面划綫，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就跑到东梁渠水电站上去“取經”。在沒有請到一个技术人員的情况下，群众自己就把电站修成了。

为了解决劳动力問題，公社統一筹划組成了电力专业队，并采取专业队和临时突击相結合的办法，农忙时小搞，农闲大搞，做到月月出勤，季季兴建。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決議公布后，公社出动了一万名劳动大軍，兴修电站，提出“一天上馬，十天建成，半月发电”的口号。郭槐大队五百多人，奋战三昼夜，建成了一座十二瓩的水电站。龙泉队出动五百人，經過四天的突击，也建成了一座二十瓩的水电站。

現在全民办电站运动，風起云涌，除生产大队紛紛承办一百瓩以上的中型电站外，公社还抽調四千多人，以比兴修东梁渠更大的气魄，“搬倒重儿盖，斬断聶河腰，命令銀河渡大桥”，在东梁山上修成一座容水二百万立方米的石家磨大水庫。在这个水庫上，計劃建立一座三百多瓩的水电站。这样大規模的协作，不但解决了各队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而且也可以發揮彼此的專長，加速工程进度。象草川队的社員擅長砌石，中梁、麦山一帶的社員擅長打洞，阳河等队的社員有爆破的經驗，經過分工协作，計劃一年才能建成的石家磨水电站工程，只要四十多天就可以基本竣工了。

建立电站的資金設備問題，是原来农业社不易解决的难题之一。象蓼阳社在一九五七年兴建水电站时，国家投資达三千九百多元，东梁山水电站也是由国家投資和供应了成套設備后才建立起来的。現在，人民公社有比較雄厚的資金，有社办工业的支援，所以一般的电站都可以自筹自建。洛門人民公社，为統筹解决建立电站的資金問題，采取了各队自筹自建、队办社助等各种不同的办法。象金銀、中梁等生产队，基础差，資金缺乏，公社就撥出七万多元的資金，帮助他們兴建电站，使电灯的光芒，在公社化的第一年就照亮了这些干旱的山区。

在建站器材和設備方面，洛門公社主要采取“四匠协作，五厂配合，工农商学一齐动手”的办法，能制就制，能代就代，就地取材，就地解决。“四匠协作”是木匠制造各类木器，鉄匠承做螺絲、翻砂等各种鉄件，石匠做石磨和筑砌工程，泥水匠負責厂房的修建。“五厂配合”是电机、机械、水泥、农具、电厂协作配合，按照各厂专业，解决各种設備。洛門机械厂已試制成功了发电机、土馬达，农具厂已制出了木制水輪机。全社光自造的水能綜合利用器水輪、小型电动机等就有数百件。同时公社还抽出十几个人专搞采购运输，并发动群众寻找原料和代用品，沒有发电机，就改装馬达去代替，沒有鋼管就用木制水管去代替，

沒有鉄制水輪机就用木制水輪机代替。四門大隊在修建水电站时，因为买不到鉄制水輪机，木工林俊彦跑到东梁山上，依照式样画了五張草图，同其他工人一边商量，一边用木材制做，碰到不能解决的問題，又去东梁电站对照原样研究。这样不到四十天，终于制成了一架木制水輪机，除一条鋼軸外，全部用的是木头，連工帶料花了不到四百元，比鉄制水輪机节约八千多元。文家寺队，在原来水磨的基础上，略加改修，沒有购买什么器材，几个木匠用五天工夫，就把水电站建立了起来，解决了全队社員的照明問題。

在全社大办水电事业的同时，綜合利用水能，“向水要劳动力、要工具、要高速度”的群众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由于公社大办工业，可以大量制造和推广水力机具，这就更加促进了群众創造发明的积极性。一年多的時間内，全社創制和推广的已有水力双輪磨、水力彈花机、水力榨油机、水力紡織机、水力鼓風机和水力切菜机等一百多种。

三

洛門人民公社，大办水电事业，綜合利用水能，迅速改变了农村面貌。有了电，这里到处閃耀着珍珠般的光彩；社办工业象雨后春笋一样成長起来。有了水能的綜合利用，人們开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現在已有八百多戶人家安上了电灯，全社一千六百多个工厂，有很多厂子已經用电力和水力作动力。象洛門公社紡紗厂，一年前还是人力操作，現在从彈花、紡綫、倒綫到織布等七道工序，已全部利用水能作动力，每道工序提高工效二十倍到四十倍，一年可节约人工一万八千个。洛門机械厂，利用电力，全部生产实现了机械化，产品由原来只能打鉄、鑄鍋一跃而能生产刨床、彈花机、压面机、电动机、鼓風机、碎矿机等中型机具三十多种，一九五九年，产值达三十三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东梁山建起了三座水力发电站后，发电能力达六十多瓩，除供应二百九十多戶人家照明外，还代替了人力加工面粉、彈花等。蓼阳水电站，在公社化以后，經過扩建，由原来食堂、公共場所仅有的二十多盞灯，发展到现在的五百多盞，用电磨面每天出粉达到五千多斤。这个小型水电站，三年間就节省人工达五千五百多个，收入一万三千余元，不仅全部还清了国家三千九百多元的貸款，而且扩大了公共积累，增加了社員收入。金銀队在建起了发电站后，解决九百多戶人的下山磨面問題，每年光畜工就可节省二万多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电力和水能的綜合利用，正促进着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实现。如今，洛門公社除正在試用电犁犁地外，他們用水能作动力所制成的七种降雨器，比人工澆灌的均匀，工效提高五倍。用水能带动的高綫运输，一天送粪量相等于二十个劳动力的工作量。用水力舂稻米、脫粒玉米，提高工效也都在十至二十倍。同时，他們已开始使用水力鋤草机、水力鋤草机、水力榨油机等等。根据其中十九項水能綜合利用机械計算，一年就可节约一百二十七万个人工和畜工。許多社員欢天喜地地唱道：“队队建起水电站，幸福銀河落人間，白天碾米又磨面，夜晚灯下把书念。”六十多岁的老社員年玉久說：“要不是共产党、人民公社，咱深山里，十輩子也見不到电灯、电磨。”金川队的社員韓紹宗，看到村上有了电灯，高兴得彻夜不眠。他給參軍的儿子写信說：“咱們村里发了电，这是天大的喜事！”

洛門人民大办水电事业和綜合利用水能，得出了这样一个結論：“人有无穷智慧，水有不尽潜力，公社有天大的优越性。”因此，他們在一九六零年提出了一个更雄偉的計劃，决定再建小型水力发电站五十一座，并在石家磨，高桥等地，建立五座較大的发电站，使发电能力达到五千瓩，使村村队队、家家戶戶、厂厂店店、校校院院都用电灯照明，主要生产尽可能都用电力作动力。这样，洛門公社就可以在农业的耕、耙、播、灌、鋤、收以及食堂、飼养場、粮食加工厂等方面，全部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

社办工业一日千里

——記甘肃临洮辛甸人民公社大办工业——

中共甘肃省委調查組

辛甸，是我国新石器时期大放光彩的地方。几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灵巧的双手，曾经制造过精美的彩陶。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直到解放前，人们仍然用古老的方法，生产着简单的工具。辛甸人民高度发挥智慧和才能，采矿冶金、铸造机械、发电造纸、酿酒制糖，还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事。

辛甸人民公社，在甘肃洮河川的腹心地区。有九千二百户人家，五万二千六百人，二万零八百五十六个劳动力。公社建立一年，在农业生产展翅高飞的同时，社办工业也扶摇直上。兴建和扩建了各种工厂一百七十个，其中较大的如三十六瓩的电站，年制造能力五百吨的农械厂，一千吨的芒硝厂，一百吨的糖酒厂，五十吨的亚麻脱胶厂，二千吨的细菌肥料厂，二百五十吨的农药厂，加工衣服一万五千套的被服厂，十吨的玻璃厂，日产三吨的造纸、纸浆纸板厂等等。产品有四十八类、八十二种。

公社化以前，这里只能制造些镰刀、镢子等小型农具，做些修修补补的零星活计，如今不但能制造大车、刨草机、收割机等农具，而且还能制造简易机床、牛头刨床等机械和工具。过去，这里连一斤细菌肥料和土农药都不能生产，如今能生产大批抗生素、磷细菌、固氮菌等细菌肥料和土农药，不仅满足本社需要，而且还支援外地。过去群众认为玻璃器皿、水果糖、纸张都是“洋”东西，“只有大城市才能制造”，现在，群众亲眼看到这些东西从自己办的工厂中生产了出来。以往点煤油灯的辛甸街上，如今已经是电灯通明了。公社化的第一年，就使这个曾以彩陶著称的辛甸，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群众热情地歌颂道：“农村竖起高烟囱，街头电灯映月明，辛甸公社大变样，机声隆隆伴歌声。”

二

辛甸地区原来的六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了七十多个厂子，生产了二万四千余件大小农具和一些建筑材料、生活用品。对农业生产和供应生活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农具、车辆、化肥、农药、机器……，而这些厂子的规模小、种类少、产量低，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供求之间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在辛甸二十万亩耕地中，水地只占四分之一，都集中在河川。旱坪地区是坪下洮河滚滚，坪上十年九旱。为了引水上坪，辛甸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临洮县委的号召，在一九五七年底就和城关、中孚地区的社员协作，兴修洮惠渠延长段。这一工程全长一百三十里，有大小建筑

物一百六十八座。在辛甸境內有四十米深的皇后沟大填方，二十米高、八十八米長的大碧河渡槽。施工中需要的工具、器材、炸藥很多，不能光靠国家供应。但各高級社办的厂子，不仅不能生产水泥、炸藥，就是工具修补和制造也赶不上去。工地上运土多靠人背肩挑，每人每天只能运土两立方米，工程进展緩慢。一九五八年，农民大搞深翻土地、增施肥料和田間管理，农具、車輛、化肥、农藥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辛甸农业社，有水旱地两千三百亩，每亩平均施肥六千斤，全社三百多个劳动力，用人背运肥料，就得一个月的时间。如果用四十六輛大車，只要十天的时间，同时还可节省四千多个劳动日。大家希望使用大車，但全社沒有这么多大車，要自己制造，又沒有木匠。上梁、五戶一带，要購置和修理农具，就要跑到相距百里的县城或集鎮去，甚至一个螺絲釘也不得不远道去修配。农业大跃进中，又感到劳动力不足，迫切要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虽然創制和改革了一些工具，但是，小厂也难以大量制造和推广。

大跃进带来了农产品大丰收，有不少丰收的果实需要加工处理。辛甸、新添、孙梁家一带，收甜菜一百二十余万斤，而当地只有一个糖厂，每天只能处理甜菜一千斤左右，要全部处理完，就得三年，要是送到外地去加工，就得五十輛大車运输一个月。当时，大煉鋼鐵、秋翻地、秋播十分張張，牲畜、車輛根本顧不过来。如不兴办糖厂，就会使丰收的果实遭到損坏。

一九五八年生产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千五百余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五十。广大社員收入显著增加，在生活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許多社員都要穿制服，但是辛甸、新添、太石只有三个縫紉組，最大的辛甸縫紉組每年只能加工一千三百多套衣服，很难滿足社員的需要，往往要积压一个多月。社員們对日常食用的醬、醋、糖、酒等副食品的需要量也很大。同时，生活集体化以后，食堂里需要压面机、切菜机。修建居民点，也需要大量的石灰、磚瓦等等。这些都要靠自己办工业来解决。

农业大跃进需要大办工业，生产大丰收需要大办工业，生活大改善需要大办工业。但是，原来的农业社，受着劳动力、資金、技术、资源等等的限制，缺这少那。如辛甸农业社仅有几个木匠，只能做些小农具，因鉄木技工缺少，較大的农具就不能制造，而新添、孙梁家等地几个农业社，却有四十五个技工沒有“用武之地”。辛甸商量要調去几个，因不是一个农业社，誰也不給調。他們說：“哪有給你們調的哩？我們不做木活，还要做农活哩！”新添农具厂，虽有技工，但缺木料，少煤炭，有时不得不停工待料。而桑家沟、朱家沟一带虽有木料，但缺資金、少技工，也不能正常生产。凡此种种，都集中表现了人們对大办工业的强烈願望和农业社办工业的力量之間，存在很大矛盾。

三

人民公社一成立，就給高速度發展工业开辟了寬闊的道路。辛甸人民过去办工业中所碰到的困难，都一一迎刃而解。

公社举办了集体福利事业，使全社九千多个妇女从鍋灶旁走出来参加生产。同时，采取改进劳动組織，合理分工，划分耕作区，調整插花地，組織大协作等措施，挖掘劳动潜力，这样就等于給全社增加了一半的劳动力。随着生产队伍的扩充，公社調了三千个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农闲时，还組織更多的劳动力参加，这种农闲大搞、农忙小搞、群众运动和專業队伍互相結合的办法，充分發揮了劳动潜力，加速了工业建設。公社并經過摸底排队，集中了一百零七名技工，按照各人的專長和各队需要，做了更合理的調配。原来沒有鉄木、縫紉、制糖的辛甸大队，由新添、孙梁家調去了二十七名技工，把农具修配厂扩建为农械制造

厂，新建了縫紉厂、制糖厂。使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大显身手。各厂的新工人，也勤学苦练，掌握技术。

公社統一规划和綜合利用了資源。根据需要什么工业，就办什么工业，那里有材料就在那里建厂，能大办的大办，該小办的小办的原則，土洋并举，中小結合，遍地开花。在出产火硝、芒硝的李家灣、安家咀建起了火硝厂、芒硝厂。在生产甜菜的辛甸、新添、孙梁家一带建起了制糖厂。各大队办起了农藥厂，生产队都办起了土化肥和农具修配厂。同时，利用上梁、五戶一带的方介石、石英石，做新添玻璃厂的原料，各地的亞麻送到辛甸去加工。原来只能燒火作飼料的玉米芯，如今成了釀酒制醋的原料，利用麦草造出了紙張，利用川区的烟杆、辣子杆和山区的狼毒合制成了土农藥。过去新添制糖后的甜菜渣，人称“廢絲”，自从办起了酒厂、醋厂以后，利用“廢絲”，先釀酒，再制醋，最后还可以喂猪，做到了綜合利用，物尽其用。

公社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儉办厂。利用民房、古庙作工房，用瓷缸代替酒精蒸餾塔，用石碑代替制糖的冷凝台，用麻黄草、樺树皮代替了烤胶，用瓷缸代替培养菌苗的克氏瓶。由于因陋就簡、勤儉办厂，节省了基建設備費共二十八万元。在建厂中，社員們白天送粪积肥，晚上带上工具参加建厂。学生、干部、营业员也利用課余和业余时间热情支援。春节前后，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裴家灣、白李袁两个生产队的七十名社員，为支援辛甸建立农械厂，突击了两晝夜，平地建起了厂房十間。

短短的一年，公社就給社办工业提供了資金十九万元，超过了公社化前各农业社投資总和的十倍。在党的工农业并举的方針下，工厂就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地生長起来。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工业产值已达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元，超額百分之六十三点八完成了年計劃，一九五九年底可达三百万元。社办工业中，生产資料占百分之五十一·三，生活資料占百分之四十八·七，自給性生产占百分之七十九·二，商品性生产占百分之二十·八。

四

社办工业仅仅一年，就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

当农业生产爭取跃进再跃进的时候，社办工业及时地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支援，制造了各种車輛二万八千輛，制造和修配各种农具四万二千件，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春耕时期，肥料厂生产了細菌肥料四百余万斤，一九五九年每亩水地平均施細菌肥、土化肥八十五斤。小麦揚花的时候，有些地方發生了黄锈病、吸浆虫，各农藥厂立即制造了六十万斤土农藥，及时扑灭了病虫害。农具厂还生产了三千九百多張镰刀，为夏收准备了充足的收割工具。往年翻地需用的犁铧，要跑到县城里購買，一九五九年秋翻地还未开始，农械厂早就鑄造出七千多頁，不仅满足了本社需要，还支援上营、站滩兄弟公社五百多頁。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大丰收。一九五九年粮食亩产达三百六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八·五。原来物資缺乏、进度較慢的洮惠渠延長段水利工程，由于社办工业支援了各种車輛七百四十輛，改变了人背肩挑的状况，提高工效六倍。各厂还支援这一工程鉄铤、鍬头九千八百把，石灰三十万斤，火硝一千七百万斤，各厂又給工地輸送木匠、鉄匠、石匠四百多名，在工地建立工厂，制造工具，使工程进度大大加快，第一期工程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已提前放水，扩大了水地面积三万亩。

辛甸社办工业，在滿足社員日常生活需要和發展集体福利事业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一年来，农械厂为食堂制造切菜机一百三十九台，压面机二百一十八台，洗菜机八十六台。全社已經有九十多个食堂实现了半机械化。建筑材料厂还生产民用建筑的磚四十一万二千

塊，瓦七万九千片，石灰七十九万斤，修建了房屋八百五十九間。社員吃的是自己工厂生产的醬、醋、碱、糖、酒，用的是自己玻璃厂制造的玻璃器皿，穿的是自己縫紉厂制作的称心合身的衣服。入夜，辛甸街头，电灯晶亮。七十二岁的社員張万福說：“过去常听說，点灯不用油，我想我們老年人指望不上了，誰知道，公社一成立，我就享到了这份社会主义的福气了。”

社办工业还支援了大工业，并为市場提供了副食品。一年来，售出紙浆三十万斤，芒硝六万斤，火硝一千二百斤，白酒八千二百斤，糖九万六千斤，糕点一千七百万斤，醬醋十二万斤。社員們說：“大工业支援了我們，我們也对大工业尽一点力量。这样生产越来越發展，工业化就会早日实现。”

公社工业的發展，也促进了农村技术革命。各厂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創制和仿制了簡易車床、鑽床和牛头刨床，制造和推广了播种机、玉米脫粒机、亞麻机、起場机等十余种，工效提高了二至十倍，甚至几十倍；制造了車輛两万八千輛，使川区运输实现了車輛化。在生产过程中，新的技术力量也成長起来，全社六百九十七名社員，掌握了各种不同的技术。原来辛甸、新添一带馳名的郭振华的裁車、南国民的掌釘、白鴻芝的鉄勺、潘鉄匠的刀口、王应龙的鉄斧，一向被認為是独行絕技，如今已有許多人学会了这些手艺。人們高兴地說：“过去是偷勤学艺，几年也学不会。現在这些‘把式’的窍门公开傳授，很快就学会了。”

五

社办工业，給公社發展生产带来了巨大力量。人們望着平地而起的工厂和琳琅滿目的产品，贊美人民公社的今天，向往着更加幸福的明天。公社根据社办工业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服务的方針，計劃一九六零年工业产值由一九五九年的三百万元，增加为六百万，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支援农业的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八。

他們計劃在新建的农业机械厂增設小五金車間，并扩建辛甸农业机械厂，使年制造能力达到一千吨，制造播种机、玉米脫粒机、机床、收割机和其他各种机具一万八千台（件），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实现一劳一畜一車，并且准备做到簡易播种机、山地犁、簡易深耕犁等自制自用。每个飼养場都有割草机，每个食堂都有土吹風机、切面机、切菜机，每个生产队都有制鞋机。

他們要扩建肥料厂和农藥厂，产量翻三番，生产土化肥一千五百万斤，农藥二百万斤，并且支援兄弟公社农藥四十万斤。全社水地每亩施土化肥由八十五斤增加到一百二十斤。

他們要充分利用水利資源，将灌溉工具机械化或自动化。还要将沿坪、沿川一带的粮油加工厂、紙浆厂都移到洮河岸边，用水力代替人力畜力。

他們要向电气化迈进。到一九六零年建成两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达到二百五十瓩，除供給辛甸、新添两地工厂用电外，还可以解决新添、辛甸、太石三个集鎮及孙梁家等地的二千五百戶的照明問題。

辛甸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事实，証明人民公社不仅能办工业，而且办得很出色。现在的人民公社工业对于实现公社工业化，只是一个起点，但是，从这个起点中，可以展望光輝的未来。

辛甸，这个古老而年青的地方，正在越来越强烈地發出它巨大的热力和燦烂的光輝。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朵花开滿城香

——甘肃兰州雁滩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甘肃省委調查組

三千戶人的气魄

• 甘肃省兰州市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有三千零五十六戶社員和二万四千多亩耕地。他們为了迅速建成一个副食品基地，使城市人民吃到更多更好的瓜果、蔬菜和肉食，公社刚一成立，就派人到武汉买了两千万尾魚苗，到湖南买了种鹅，从上海买了电气孵化机，还从其他省市买了作物和家禽、家畜良种，动用生产資金数十万元。社員們立即动手大力發展蔬菜，种植果树，修建魚池和繁殖家畜家禽。在一九五九年一年中間，它就为城市生产了一亿零七百万斤菜，相当于兰州市一百二十万人全部蔬菜供应量的四分之一；生产了七百三十多万斤瓜和五十六万多斤水果，并分別使家畜、家禽和漁业生产比公社化前增長了半倍到十二倍。这个公社，满怀雄心壮志，为兰州市人民在一九六四年安排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到那个时候，它计划一年就要生产蔬菜四亿斤，肉食一千五百万斤，瓜二千万斤，光长大結果的各种果树就达到一百五十万棵。这就是說，仅仅靠这一个三千多戶的公社，就可以使兰州每一人有一棵已經結果的苹果树，每年有二百六十多斤蔬菜、十二斤半肉和十多斤瓜。

为什么雁滩人民能有这么大的气魄和力量？他們回答說：因为我們有了人民公社！

大 势 所 趋

雁滩公社在兰州市的东郊。站在黄河中心的雁滩上，隔河北望，是青白石；渡河南去，是东崗鎮和拱星墩。这里有山有川有滩，适于發展各种副食品生产。解放前，这里虽然也生产一些蔬菜瓜果，供应市区，但为数極少。解放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不斷發展，雁滩地区的生产开始节节上升。到公社化前，每年蔬菜总产量由解放前的七百多万斤增長到六千多万斤，瓜类总产量由四百万斤增長到五百六十多万斤。但在这一时期，兰州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也以惊人的速度發展起来。人口由解放前的十九万人激增到一百二十万人，对副食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加上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支援兰州建設的人又来自四面八方，生活習慣不同，对副食品的品种的要求，也多种多样。这种新的形势，使雁滩地区的十一个农业社都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問題：怎样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各种副食品生产，以滿足城市人民的需要？

雁滩人民發展生产、改善生活和支援城市的願望是强烈的。但是，当时由于农业社的組織規模小，活动范围有限，要高速度地特別是綜合地發展农林牧副漁生产，也有不少困难。

雁滩社的底子比較厚，技术条件也比較好，但是这里四周河水环绕，土地面积小，繼續發展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他們有树苗，却没有地方栽；会种菜的人多，但每人还摊不到

一亩菜地。蔬菜生产需要大批的土化肥、土农药以及泥碗(盖菜苗用)等等,在当地又没有足够的生产条件。他们说:这真象是蒼龙困在沙滩上,有力量也施展不开。

青白石一带,日照期长,温差大,雨量少,是国内外的兰州蜜露瓜的产地,同时有山有川,土地辽阔,适宜栽培果树和发展畜牧业。不过正如原兰瓜社社长徐本和同志说的:“一来运输力量少,怕瓜种多了,运不出去;二来,我们这里是干旱地区,很容易受旱,万一遭了灾,吃什么呢?所以我们不得不种一些在这里是低产的小麦和其他作物。至于发展果树等等人力,技术和树苗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滩、川、山地区各有特殊的困难,也有同样的矛盾。那就是农业社社小力单,要使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资金劳力都感不足。民主社为发展蔬菜生产,想安一台抽水机,但这个只有六十多户人的农业社,全年公共积累只有四五千元,一时安装不起来。想建立一些温室,也感到力不从心。东崮农业社听说市民需要牛奶,费九牛二虎之力买来了四十多头奶牛,养了几个月就因为草料花钱太多,喂养麻烦,社员说:“照这样下去,把社都吃烂了。”结果连一斤牛奶还没挤出来,又卖给了别人。雁滩社因为滩上的地少,想与河争地,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和发展鱼、鸭、鹅,可是拉了几百车石头,一看工程浩大,光靠滩上的人力没法完成,也就停下来了。

当地干部和群众深深感到农业社组织规模小,活动范围有限,已经影响了生产的更大发展,不能适应城市人民对副食品的需要。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冬大兴水利的时候,东崮地区就有几个社首先打破了原来的社界,共同兴建了一个抽水机站。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原来这里的十一个社又主动地合成了四个大社。当毛主席提出“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时候,雁滩人民就兴高采烈地把甘肃第一面人民公社的红旗高高举起来了。

威力无穷

人民公社的红旗一经举起,就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红光。当时黄河北岸青白石大队的数百亩西瓜,已全部成熟,由于当地运输工具缺乏,运不出来,六十多万斤瓜有烂掉的危险。公社立即调来了几十辆胶轮大车,只三天工夫,就全部运完了。不久,雁滩、里五滩通往城区的大桥被水冲坏了,滩上大量的蔬菜无法外运,而市场上需要蔬菜又急若星火,这时公社立即抽调了二百名青壮年,日夜抢修大桥,黄河南岸的两个大队也抽出四十五辆大车,在桥头接运菜、运肥和拉石头,不仅迅速修复了大桥,保证了市场的蔬菜需要,还帮助雁滩、里五滩解决了肥料问题。就这样,从公社化后的共产主义大协作开始,过去隔河相望而很少往来的雁滩、里五滩、东崮、拱星墩和青白石,紧紧连成了一片,组成了一个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整体。青白石大队适于发展瓜果和畜牧业生产,公社就抽调大批劳力资金,在这里扩大瓜类种植面积,栽培各种果树和建立牧场。雁滩适于种植蔬菜和發展渔业,公社就在这里治河垫地,建立温室、阳畦,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同时修挖鱼池,建立鹅、鸭场。东崮大队除了种瓜和粮食等外,有发展土化肥、农药和烧制砖瓦的条件,就在那里建立了化肥、农药和砖瓦厂。通过因地制宜,统一安排,互相协作,过去山、川、滩所特有的困难都一一解决了。白道沟坪这个从来不生产蔬菜的地方,经过各队帮助平整土地,送来了菜籽,派来了技术员进行指导,在公社化的第一年就种了二百亩蔬菜。青白石等地的荒山上,由于各队支援劳动力,雁滩供应树苗,一年就栽了七百多万棵树。雁滩在各队的支援下,蔬菜和渔业也空前发展起来。

由于公社“一大二公”,农业社时期所普遍感到的资金和人力不足的困难,也顺利地解决了。原来的十一个农业社,全部公共积累只有六十多万元,现在已增加到一百八十多万元。同

时，人民公社可以比农业社更有效地充分调动和合理安排劳动力。所以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雁滩公社就兴办了三十多项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工程。抽水机一买就是七台，温室一建就是五百间，此外象新建的渔池、雁滩大桥的加固工程，关山岭的水土保持以及新建的楼房等等，每一项工程，都花费了几万以至十几万元，所花费的劳动日，也都是几万个，这在原来的农业社中，是任何一个社都无力举办的。其中雁滩大队修建的渔池、购买的渔苗，以及修建的楼房、温室、阳畦，建立的家畜场和购置的拖拉机，共投资三十九万七千多元，需用劳动日五万多，如果由原雁滩社单独举办，就要占到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把它的全部公共积累拿出来还缺十八万多元，这些工程所花费的劳动日，也要占到它总劳动日的百分之十六。又如青白石大队安装的两台抽水机，关山岭的水土保持工程，以及新添置的牲口车辆，除用去四万个劳动日外，共投资十万九千多元，超过他们农业社时全部积累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雁滩人民眉飞色舞地说：有了人民公社，就象龙归大海，虎入深山，排山倒海，八面威风。

猛虎添双翼

公社化一举解决了农业社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从而一往直前，势如破竹。社员在胜利的鼓舞下，又满怀信心地说：“人民公社显威力，再叫猛虎添双翼！”这猛虎的双翼，一个是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另一个是运用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这是保证在城郊有限的土地上生产更多产品的关键性的问题。有了人民公社，这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一个可以逐步解决的实际问题了。

一年多来，雁滩人民运用公社威力，并在城市的支援下，使水地面积由九千多亩发展到一万二千多亩，除川、滩基本实现了水利化外，一百多米高的旱坪上，也开始用抽水机灌溉。公社共拥有二十台抽水机，承担了全社百分之八十的灌溉任务。古老的黄河“天车”，已逐渐为现代化的抽水机所代替。光这一项大改变，每年就可以节省出掏巷压壩的劳动日二十多万个。过去，雁滩地区从未使用过拖拉机，公社一成立，就买了中型拖拉机五台，机耕面积已占到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六。同时，公社还添置了一部汽车，拥有胶轮大车和架子车四百七十部。在农业上，广泛使用了化学肥料，用化学药剂对全社土地进行了地面消毒，并且普遍使用化学药剂防治瓜、菜和果树上的病虫害。在实现电气化的道路上，他们也迈进了一大步。这里的孵化厂就是一个全盘电气化的厂子，电气孵化机有五台之多。在公社的二十台抽水机中，有十六台是用电力开动的。电犁犁地的试验也正在进行。此外，电气还被广泛应用到社员的日常生活中，凡是有电源的食堂，几乎都有鼓风机、电磨、电碾。全公社将近有五百户社员家里有了电灯，平均每五户有一只广播喇叭。

人民公社加快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的进程，也给人们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创造了条件。一年多来，雁滩公社已把现代科学例如把原子能同位素用于农业生产，使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有了施展的机会。他们用同位素处理过的四季豆，提高产量百分之三十，黄瓜提高产量百分之四十，而且缩短了成熟期。他们用生长素刺激西红柿、茄子生长，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刺激蕃南瓜生长，使蕃南瓜可以提前二十天上市。同时，他们还试验成功了人造蘑菇；用人工改变了植物的习性，使苹果树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开放鲜艳的花朵。他们能把成年的果树移上荒山，使之继续开花结果。通过剪枝、施肥、疏果和控制树身长度等办法，改变了果树隔年歇果的现象。他们试验的双季小麦和大麦，已经获得收益。给奶牛实行人工授精，使怀孕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最近又试验用兰州大尾巴羊和新疆细毛羊杂交，以便配出肉多毛好的良种。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全面的土壤普查，揭开土壤的秘密，

作到了因时、因地、因作物种植。他们试制成功的化肥、土化肥、农药、兽药就有三十多种……。这一切，就象新生的幼芽一样，以无限旺盛的生命力成长起来。

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现代科学的应用，又要求迅速出现一批能够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材。因此公社首先有计划地把一些对某项生产有经验的老农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师，再抽调一批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青年，组成蔬菜、园艺、牧业、林业等九个专业队。这些专业队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和传播经验、培养人材的“红专学校”。各个专业队除每周定期上课外，平时就以地头、果园、畜场为课堂，做什么学什么。这些专业队还设有科学研究小组，由公社的科学普及协会直接领导，根据当前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订出各个时期重点研究项目，解决一项，再进行一项。象消灭果树隔年歇果的问题，家禽的常年孵化和常年育雏等问题，都是他们研究解决的。除了这些办法，他们又随时派人参加有关单位举办的短期训练班；选拔一批青年到各专科学校深造；并派人远到北京、上海、浙江、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去学习家畜家禽的饲养管理和蔬菜的培植经验。此外，他们还和各科学研究部门“挂钩”，一面请他们到社里讲课，一面和他们共同协作，解决农业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现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都和雁滩人民公社保持密切关系。公社的一部分温室和良种繁殖场是他们的“试验田”，而这些“试验田”又成了公社学习技术、培养人材的课堂。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办法，一年多来，公社已培养了五百多名新的技术人材，许多女拖拉机手、园艺家和运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农民科学家都正在成长中。

产量大品种多四季青

雁滩公社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加速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等和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就有可能使它根据城市的特点，逐渐使生产的发展与城市的需要相适应。

城市人口多，需要量大，因此要求副食品生产必须是大量的，高速度的。城郊公社能不能适应这个特点呢？雁滩人民已经用事实作了肯定的回答：能！这里的蔬菜产量已由公社化前的六千二百多万斤一跃而为一九五九年的一亿五千多万斤，增加了一倍多，商品生产占到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瓜的总产量在公社化前是五百六十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七百三十多万斤，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以上。在高级社时期，家畜家禽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而在公社化后，每年增长的速度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四点九。特别是渔业的发展，一年就增加了十二倍。这种高速度的发展，在雁滩公社来说，也还仅仅是开始。除了菜地瓜田将继续扩大外，一年多来，他们在黄河南北的荒山上，整修了梯田三千三百多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二十多平方公里。在这些山坡和水平沟里，栽植了七百万株树。如今洋槐、榆树满眼新绿，水平沟里的小果树已长了二尺多高。干旱的白道沟坪上，也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千八百多棵香蕉梨和苹果树。另外，他们还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家畜家禽良种繁殖场，并附设有兽医工作站、人工授精站、孵化厂和家畜病院。在他们的渔池里，长江母鱼已摆仔两次，从武汉买来的鱼苗已经逐渐长大，有的已经上市了。

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市民来自祖国的各个地区，他们的口味不同，副食品需要的品种也多种多样。雁滩人民公社曾收到兰州化工厂一位工人的来信。他说，他希望吃到山东的大葱和包心菜；另一些来自江南的人，希望吃到鱼、芹菜和油菜；而四川人则希望吃到四川的榨菜……。这一些在农业社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现在通过公社的力量，已经可以逐步解决了。所以，当那位化工厂的工人来信之后，公社就立即派人到山东买来了大葱和包心菜的籽种。为了让南方人吃到鱼和南方的菜，又分别派人到武汉买鱼苗，到江浙一带购买南方的菜

籽，到四川學習制榨菜的方法。同時，他們還買來了安哥拉、力克斯兔，買來了荷蘭奶牛，烏克蘭豬，來杭鷄，洛烏紅鷄，澳洲黑鷄，蘇聯火鷄，高加索蜂，新疆羊，以及北京鴨和產蛋較多的安徽、湖南鴨……。有人問雁灘公社社員：“你們到手的鵝鴨不抓，為什麼抓那滿天飛的鷄子？”雁灘人民說：“要更好地支援城市建設，不能過來過去總是青菜蘿卜！不能使品種多樣，豐富多彩，還算什麼人民公社？”在這樣一種思想支配下，一年多來，他們已使蔬菜品種由過去的二十多種增加到九十多種，果樹已全部良種化，其中光蘋果就有三十種左右。瓜類除了名聞國內外的蘭州蜜露瓜、醉瓜以外，還有其他較好的瓜十幾種。至於家畜家禽方面，鷄、鴨、鵝、豬、羊、牛、蜂、魚已經逐步發展。煙、甜菜、油料等等也都種了一些。

城市的第三個特點是副食品需要常年供應，蔬菜四季常青。雁灘人民公社也初步作到這一點了。他們利用溫室、陽畦、火炕、冷床育苗和干籽下種等辦法，可以使同類蔬菜有的提早上市一個多月，有的在早菜賣完以後再上市。他們利用同位素、生長素促進蔬菜的生長，用常年作物（一槎菜）、長期作物（二槎或三槎菜）和小日月菜并種的辦法，也可以保證月月季季都有蔬菜供應。到了冬季，除溫室可以供應一部分新鮮蔬菜外，儲藏菜的辦法，就有溫室藏、冷藏、土埋等六、七種。不宜久藏的菜，就在社的蔬菜加工廠大量加工。僅一九五九年冬天，就冬藏菜三千一百萬斤，加工菜二百一十萬斤。雁灘菜農“每年當四十五天掌櫃的”的時代（意思是蔬菜的旺季只有四十五天）已經隨着人民公社的誕生，一去不復返了。

新型的農村和農民

雁灘人民公社由過去只能生產蔬菜和少量瓜果到農林牧副漁全面大發展，由落后的耕作到使用機械、電力和運用現代科學，由生產發展趕不上城市需要到能夠逐漸地適應和協調……，這一切，都標志着城郊農村正在經歷着一個空前未有的大變化。一個新型的農村和一代新型的農民，正隨着人民公社的發展逐漸成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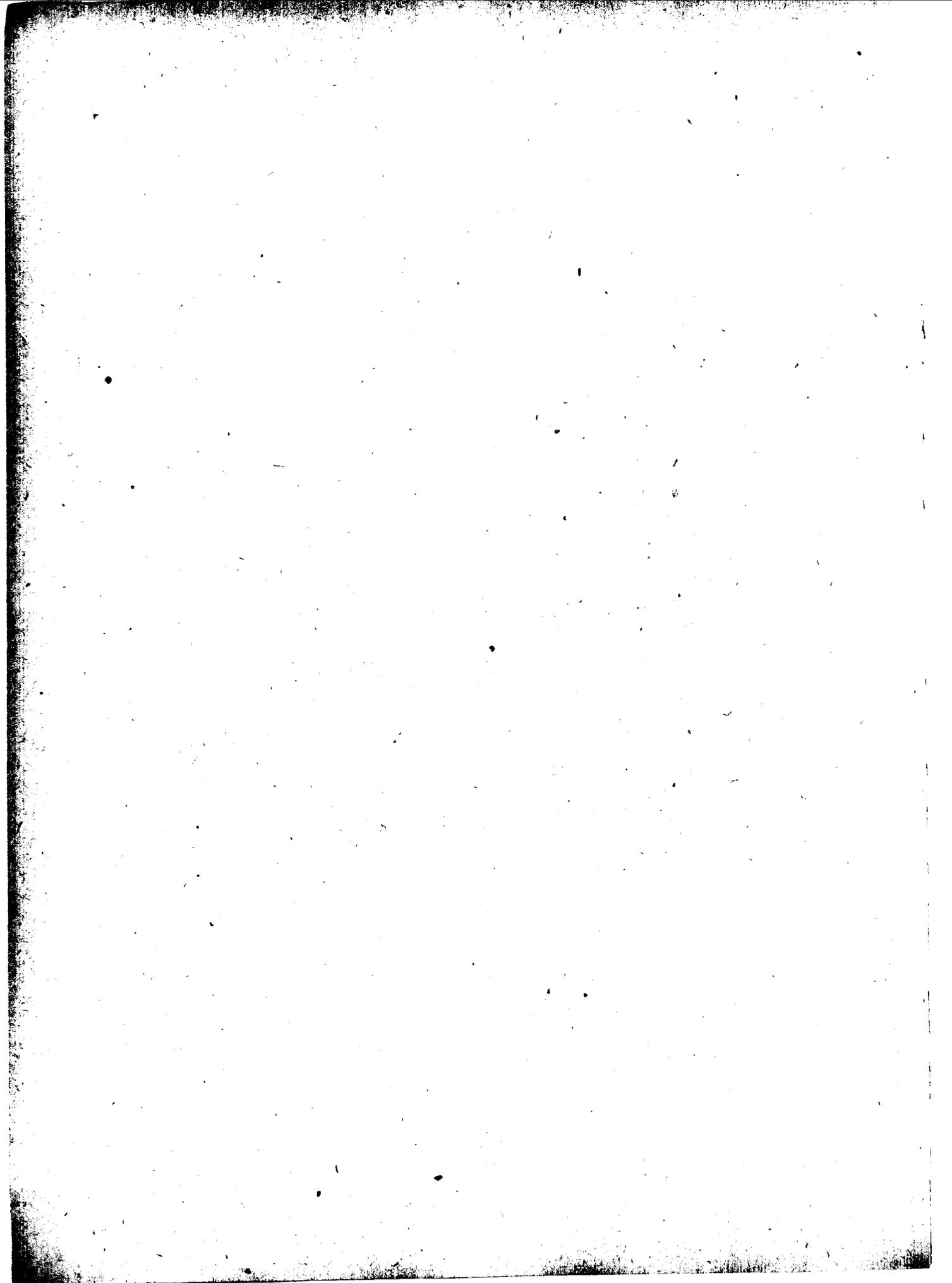
農民長期以來所盼望的“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和“人人有依靠，吃穿不發愁”的生活，如今在雁灘人民公社開始逐步實現了。公社五業大發展的結果，也擴大了集體福利的設施，增加了社員的收入。一年多來，公社為社員新蓋了宿舍大樓、大禮堂、餐廳，成立了食堂、托兒所、敬老院、農村醫院等等，社員吃飯享受供給制待遇，看病由社里補助。收入也比公社化前增長了百分之二十點八，平均每個勞力一月可以收入三十七元四角。收入較多的農戶，除供給部分外，僅分到的現金全年就有二千五百五十元之多。這樣不但全部消滅了過去百分之十四點四的超支戶，而且平均每戶就有二百另三元的存款。收入的增加，使農民的生活水平逐漸接近了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過去給地主扛了十八年長工的徐本福，一個人就有冬夏衣十五件。貧農劉成清的六口之家，就有鋪蓋十一床，單棉衣（其中包括綢緞衣服）四十九件，自行車一輛，鐘一座。從自行車和鐘表來看，全公社共有自行車八百多輛，鐘表二百六十多只，特別是雁灘大隊，已經平均兩戶就有一部自行車。在公社積累大大增加，山川灘皆大發展，社員生活普遍改善的情況下，社員一致要求實行公社一級核算，統一分配。

在這裡，科學、文化的大門已經為農民敞開，一代具有工人思想覺悟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新型農民，在公社的培養下就要成長起來了。溫室大隊的大隊長李含芳，過去只是一個上了幾天民校的普通農民，當他初次被派到同位素訓練班學習的時候，老師講什麼叫物質結構，什麼叫射綫，什麼叫半導體……，連半點也听不懂。他跑回公社去找黨委書記，說出了自己的

困难。党委書記說：“困难是有的。要是我們遇見困难就往后退，我們的产量如何提高呢？”李含芳在党委書記的啓示下，重新回到同位素訓練班，終於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學會了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浸種、照射種子、施肥等科學技術，變成一個運用同位素的農民科學家了。另外，象能夠運用生長素技術的蘇官發，使蘋果在冬天開花結果的宋福明，雁灘的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王秀蘭等等，他們都是普通農民或家庭婦女。但是，當科學、文化的大門為他們敞開以後，公社社員的榮譽感和支援城市建設的強烈願望，使得他們不顧一切困難，向科學技術進軍，奇蹟也就終於在他們的手裡出現了。現在全社有二千二百多個社員上了業餘學校，有七百三十多人在社辦的農業中學和其他中等學校學習，有二十七名青年正在專科學校深造。新設的十二個俱樂部和擁有三萬三千多冊書籍的十五個圖書室，經常開放。社員每月至少可以看到兩次電影或戲劇。總之，雁灘人民正擺脫過去的落後狀態，並在縮小和最後消滅城鄉差別、工农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道路上逐步前進。東崗大隊的丁福安原來認為當農民不如當工人。幾次請求要到工廠里去，公社化後，他的思想轉變了。他看到公社用拖拉機耕地，電力抽水，電燈照明，很多人都掌握了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就跟他的弟弟（汽車修理廠里的工人）說：過去，我總覺得城里好，當工人好，現在看來農民可以變成工人，鄉下也能建得和城里一樣好。再過幾年，你再看看我們雁灘建成個什麼樣子吧！”

幾年以後的雁灘會變成個什麼樣子呢？雁灘公社將真正成為一個蔬菜滿園、瓜果滿山、鷄鴨成群、鯉魚滿塘的副食品基地和風景優美的大公園。全社四十七平方公里的面積內，會變成了蘋果園、花果山、杏花村、葡萄灘和玫瑰谷。河邊路旁花木成行，林蔭大道將把二十多個黃河中心的小灘連成一片，成為蘭州工人在假日休息和遊覽的最好的地方。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美好的理想，雁灘人民正在向荒山、河灘繼續進軍，閘住耿家河，巧綉關山嶺，逐年擴大瓜田、菜地、果園的面積。在面積達五百多亩地的苗圃里，育苗、嫁接工作也在積極進行。雁灘人民公社社員有詩贊曰：“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入了公社奔天堂，幸福生活萬年長。”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从辽宁盖平太阳升公社看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

曲裕民等六人調查

早在全国人民公社化以前，在辽东半島上，就升起了一輪光輝燦爛的太陽——蓋平縣太陽升人民公社。這個社，是在一個二千四百戶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經過兩年的發展，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形成的。它一出現，就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引起了全省農民的注意，紛紛前來參觀學習，成為一面鮮明的旗幟。它的成長過程完全證明，人民公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人民群眾的偉大創舉。

決心辦大社

太陽升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由十個行政村組成的。這十個村，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土地改革。接着就辦起了互助組，一九五二年冬天開始試辦初級社，到一九五四年冬天，已經發展到二十五個社，入社農戶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這些初級合作社，在黨的領導下，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產，一般的比合作化前增產百分之四、五十，絕大多數社員增加了收入。

但是，初級社經過二、三年的發展以後，在生產上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

合作社的規模小，不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因地種植，土地的潛力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這十個村，在南部山地上適于發展果樹生產，在中部的平原區則適于種植棉花，而北部洼地又適于種植高粱、苞米等大田作物。但是，因為這三種地區的土地，分別歸二十五個合作社所有，各社都要自己動手解決吃糧問題，不能統一規劃因地種植。如果能夠把這些作物的種植區域加以調換，做到因地種植，雙方的產量都可以提高一倍左右。幹部和社員們說：“增產辦法多，只是土地不是一家的，就辦不到。”

社小，就不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合理調劑勞動力，影響生產的迅速發展。如南部的何屯有三萬七千棵果樹，其中有兩萬棵長在山坡上。當地農民迫切地要求修梯田，使果樹健壯地生長。可是，本村只有六百多個勞動力，一九五五年干了一年，才修了一千多棵果樹的梯田，他們說：“不行，這樣修下去，要二十年，到那時，有許多果樹早就死了。”可是，干着急還是沒辦法。而北部的沙溝村，地少勞動力多，其它生產項目也比較少，因此，常常有人閑着沒活干，甚至还出現輪班干活的現象。同時，在各村之間，由於種植作物的不同，需要勞動力的季節也不一樣。小社不能很好地調劑勞動力，就產生了忙閑不均的現象。中部和南部地區，開始收棉花、摘蘋果的時候，勞動力感到十分緊張。而北部大田地區這時已經掛鋤，社員們正在為活計太少而發愁。他們焦急地說：“有活的沒人做，有人的沒活做，真急死人了！”

社小資金少，就不能辦更大的事。北部的河南、沙溝、科頭寨三個村有三千多亩洼地適于開

水田。农民們在入社后，为了提高产量，吃大米，都急于开水田。但是，开水田需要打电井，安电动机、架电线，社小力量小，计划了两年，还是办不到。社員們說：“眼看是塊肉，就是吃不到咀里。”

社小地塊小，就妨碍机耕。一九五四年花园坵村前进社机耕了一百多亩地，种了棉花，亩产达到一百五十三斤，比非机耕地增产百分之二、三十。这件事，轟动了周圍的群众。当前进社用拖拉机耕地的時候，十里以内的人都跑来参观。人們打心眼里盼望用“鉄牛”种地。可是，社小土地零碎，又无力大规模地平整土地，再加上社与社之間又有許多“插花地”，这样，就限制了大面积机耕。社員們說：“看看咱們这些社的土地，这一疙疸，那一塊，拖拉机进去連身都轉不过来，这怎么能机耕啊？”

所有这一切，都說明，只有扩大社的規模，才是进一步發展生产力的根本出路。因而，在一九五五年冬，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發表以后，这里的农民立即沸騰起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到处醞釀轉高級社、并大社。各个社的干部和社員都爭先恐后地向区委送申請書要求并社。于是，在县委和区委的领导下，一个規模巨大的轉高級社、并大社、單干戶入社的合作化高潮就出現了。当时，在这十一个村全体农民中，贊成并社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不贊成的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有的地主、富农公开造謠、迷惑群众，阻碍并社；他們在群众中說：“社这么大沒个整好，白干活，分不到錢。”有的富裕中农还用小恩小惠引誘貧苦农民，阻止他們入社。但是，由于党組織领导广大农民及时地向他們分別进行了斗争和批判，他們也不得不在群情激憤的情况下暂时消声匿迹。

就在这种正气压倒邪气，万众一心奔向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太阳升大型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誕生了。

大社大增产

太阳升社的出現，引起来的議論是很多的。一般人都感到惊奇：“吓！出来个二千四百多戶的大社！真想不到。”少数右傾思想严重的人，則是提心吊胆：“一村一社还那么难办，这么大的社能办好嗎？”資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則断言：“大社沒个办好，看垮台的热鬧吧！”不管人們怎样議論，这个“太阳”还是按着它的規律升起着，不断地放射出它的光輝。

它首先在农业生产上發揮了巨大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大跃进。

第一，在更大的範圍内，合理地使用了劳动力，实行了因地制宜。社一并起来，就通过土地串段和增加基本建設項目等办法，解决了南部各队活多人少干不过来和北部各队活少人多不够干的矛盾。并且还把各种有專長的人，安排到各个生产战綫上，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增产效果最明显的是因地制宜。大社把北部一千九百多亩植棉任务分配給南部和中部各队，把南部和中部的一千九百多亩种植粮谷作物的任务分配給北部各队，同时还推行了其他一些技术增产措施。这样一来，庄稼長的比过去那一年都好，得到了社員的称赞：“看庄稼長的这个好勁，不是大社怎能行？”一九五六年仅因地种植一項，就增产了籽棉二十五万斤、粮食四十万斤、薯类二百万斤。

第二，实现了大面积的机耕。并大社以后，調整了地界，修改了乡道，大规模地平整了土地，改变了过去土地零碎的状况，使小塊土地連成了大片。社員們指着耕地的拖拉机，幽默地說：“办大社把拖拉机也解放了，过去的小塊地它連屁股都轉不开，現在它可以甩开膀子干了。”到一九五七年，这个社机耕面积扩大到一万零七百多亩，占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七点七倍。

第三，兴办了一些小型高级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设事业。仅一九五六年，就打普通井八十三眼，修筑了五千棵果树的梯田，栽小果树一万四千二百棵，造林六百三十亩，改良土壤三百多亩……。但最为惊人的还是开发水田一事。一九五六年春，大社投资十二万元，在城市工人支援下，架设了高压电线十五里，打了五眼电井，组织千余人苦干五十天，在北部各队的洼地上开了二千二百五十亩稻田，当年每亩产稻四百八十斤。对这件从来没有办过的事，有些人曾担心办不好，个别富裕中农说社干部是“败家子，瞎胡闹”。但是，当人们吃到香喷喷的大米饭时，连原来反对这件事的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说：“过去地主过年，一大家人才吃四十斤粳米，现在一个人就分到六十斤大米吃，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大社办到了。”家家户户吃大米一事，成了人们歌颂大社优越性的重要事实。

第四，战胜了自然灾害，保证了生产和社员收入的稳定增长。过去这个地方，年年有灾，不是水灾，就是旱灾、虫灾。年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户因受灾而造成生活贫困。大社成立后，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一九五六年这个社的棉花，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大社组织千余人突击打药十几天，彻底消灭了虫灾，使棉花获得了特大丰收。更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一九五七年。这年春旱七十天，大社组织了五千多人的抗旱大军，突击顶浆打壟一万二千亩，浇地七千五百亩，抗旱补苗二千二百多亩，基本上战胜了旱灾。旱灾将过，在夏季，又有七千五百亩高粱发生了蚜虫，大社又组织了一千多人，突击打药十昼夜，战胜了虫灾。一九四八年高粱闹蚜虫，一亩只产二十来斤，弄得各家缺粮少柴；一九五七年遭到同样的虫灾，一亩却产四百六十多斤。社员们说：“办了大社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天灾了，现在过的是保险日子。”

大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一九五六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五百五十斤，比上年提高百分之四十四，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百分之二十八；棉花平均亩产籽棉一百九十九斤，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一，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七年虽然遭到了严重灾害，但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仍然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棉花虽比一九五六年稍稍减产，但由于质量提高，总产值仍比一九五六年有所增加；苹果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总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农业生产大跃进，使少数富裕中农说“大社一定垮台”的“预言”落空了，担心大社办不好的人顾虑解除了，广大群众办好大社的信心更足了。

工、农、商、学携手并进

大社促进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又要求突破原来单一经营农业的狭小圈子，使社办工业、多种经营和其他事业同农业一起来个展翅齐飞。过去办小社的时候，牲口挂掌，修理大车，购买各种农具，都要到一、二十里以外的盖平县城去，花很多钱，来回还搭很多工。办了大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飞快发展，人力、畜力、农具和资金，都显得格外紧张，干部和社员都觉得“再象过去那样不行了”。全社五百多头牲口，每个牲口一年要挂十次掌，穿三次掌钉，都到县城去办，就要浪费五千多个畜工和一千多个人工，还得支出七千多元现款。还有，因为运输量增加了，不但有七十多台大车得修理，而且还得花一万八千多元买进一百二十台大车；另外锹、镐、锄、镰等小农具也缺不少，都去买也要花不少钱。社刚办起来，花钱处多，进钱处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也搭不起那么多工，可是不解决又要影响生产。社干部和社员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由自己办工业。他们把分散在十一个生产队的二十几名铁匠和六十多名木匠集中起来，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建立了一个铁匠炉和一个木工厂，省了工又省了钱。另外，因为畜力紧张，要靠人推碾子拉磨，这样干全年又要搭五万多人工，同时社员对推碾拉磨影响参加集体生产也有意见。经过干部和群众商量，他

們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买了五个电动磨米机和一部电磨，建立了一个粮米加工厂，一年可加工粮米五百多万斤。社的工业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办起来的。

社办工业，在太阳升社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中他们购买了电动磨米机、粉碎机、电磨、吹风机等十七部，棉花轧花机四部，麻绳机十部，以及一些木工和铁工等生产工具，建立了铁炉、木工厂、粮米加工厂、麻绳厂、饲料加工厂、酿酒厂、粉坊、缝纫部等一套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的工业。

在发展社办工业的同时，多种经营也有了飞跃的发展。河南生产队有三十年孵雏的经验，每年不仅本县各地群众到这里买鸡雏、鸭雏，连庄河、复县等外县也派人来买。但小社时人力和资金不足，每年只能孵三万多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社建立后，在这个队建立了四个孵化厂，一九五六年孵雏三十万支，一九五七年孵雏九十万支。何屯和河南生产队有编织的经验，大社在这两个队建立了七十多人的专业队，供应了社内所需用的席、粪筐、土篮、抬筐、卸果筐、簸箕等，同时也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大社还投资建立了养猪场、养鸡场，从无到有地发展了集体养猪、养鸡。并且通过贷放猪仔、鸡雏，扶助了社员养猪、养鸡。到一九五七年集体和个人养猪一共有五千多口，每户平均二口多。另外社内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队伍，发展了养鱼、地瓜育苗、运输、采石等多种经营。多种经营的发展，在解决社的资金不足和满足市场需要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部分的增加，要求商业更紧密地和生产结合，更好地为生产服务。这里商品率最高、数量又多的是苹果。过去小社时，摘下苹果以后，都是运到城里去卖，由水果公司验收、过秤、包装，不仅在运输装卸过程中造成一些损失，而且往往因为不能及时验收、过秤，耽误了许多工。大社成立后，在商业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苹果包装点，自己验收、过秤、包装、运输，减少了损失，使优品率提高百分之十，增加了社员的收入。这是大社与商业部门密切结合的一种尝试和创举。

由于生产事业的全面发展，干部和社员迫切地要求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社员们说：“过去干活都使老牛，没有文化还能对付；现在，社里使的“铁牛”机车，化肥农药，用新法种地，不论干那一样活，没有文化不行了。”事实上有些人就因为没有文化，曾经把化肥用错，把农药配错，结果损害了庄稼，甚至发生了人身事故。随着社办工业和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转到新的生产部门的农民，也迫切地要求掌握新部门的生产技术。社干部领导这样综合经营的大社，因为文化不高也常碰到种种困难。有的社干部说：“事情这样多，光靠脑瓜子记不清，必须有文化。”这样多的人要求学文化、学技术，光靠国家办学校是不能满足要求的。社大力量大，有能力自己办学校。于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一九五六年社里办起了十一所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一九五七年又办起了一所初级农业技术中学，分果树、畜牧、园艺三个专业，共有学生一百二十五人。

公共福利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大社在一九五六年建立了一所卫生所，社员有病，不论有钱没钱，都能获得很好的治疗；还建立了十一个托儿所、二十六个托儿组，解决了部分妇女不能出勤的困难。

他们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适应着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充分利用了大社的优越条件，一步一步地举办了各种生产和建设事业，把一个单纯经营农业生产的组织，发展成为工、农、商、学互相结合的综合性基层社会组织了。

政社必须合一

太阳升社各项事业所以获得这样飞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总支适应着一乡一

社的情况，調整了乡社的关系，基本上实行了政社合一，統一了领导力量。

乡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組織和领导生产，对殘存的阶级敌人实行專政。一乡多社时，乡政府对各社还起着統一领导生产和工作的作用；一乡一社以后，統一领导生产，已經由社負担了，其它如征購粮、出民工、优待軍屬、救济貧困戶等，也成了农业社内部的事务。乡里直接办理的，只有婚姻登記、戶籍管理、兵役登記、民事糾紛的調解等具体事务，这样，过去乡人民委员会負担的主要工作就由社管理委员会代替，乡社的工作任务基本上統一起来了。

但是，乡人民委员会和社管理委员会仍是两套机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常常發生矛盾。乡社往往同时布置两套工作，不能很好配合。一九五六年春，社里布置运沙子育稻秧，要按时下种，乡里却布置运输砂石，保修公路；社里忙于夜战搶种，乡里要在晚上扫盲；乡里要訓練民兵，社里要突击生产。有的事社里管不了，乡里又沒及时处理就悞了事。同时，乡社干部也有許多人互相兼职，研究同样的事情要开两个会，干部每天会議纏身，不能深入工作。在这样情况下，乡社干部都觉得乡社分設的情况需要改变。有人說：“一乡一社了，两个組織，經常碰車，不如干脆合起来工作好。”有些社員也說：“乡社两个头，有事乱撞头，不知找誰好。”党总支研究了这些情况，就采取了以下办法：除乡政府的行政事务由乡文書办理外，生产和其他行政工作都由乡社干部共同开会研究决定，并按生产队分工包干，貫徹执行。居民組長的工作也由生产隊長兼任，乡社各項工作，都召开隊長会进行布置，由隊長直接去办。有的干部后来说：“当时虽然沒有意識到这就是政社合一，但实际上已經基本上这样做了。”

这样做了以后，有些人却担心会削弱对敌人的專政，或影响社队干部领导生产，提出政社要分开。而实际情况是：政社合一以后，由于领导力量集中了，工作統一了，就大大加强了对办社和生产工作的领导。他們在一九五七年抽出八名乡社干部，下派到生产大队，担任支部書記，充实了生产大队的领导。同样，政社合一以后，也更便于依靠群众，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改造。地富分子經過二年劳动改造以后，有四十九名候补社員上升为正式社員；对于少数屡教不改、破坏生产的不法地富分子，也及时地給予了惩处。这些事实，充分地說明了政社合一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人民公社的基本形成和它的强大威力

太阳升社經過两年的發展，到一九五七年，它已經由一个大型高級社，基本上發展成为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了。

这个人民公社在它成長的过程中，就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迅速地發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經濟，保证了社員收入大幅度地稳定地全面地增長，从而就根絕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这个社的总收入和社員收入增長的幅度是很大的，而且是稳定上升的。一九五六年，全社总收入二百零八万元，社員在社收入每人平均一百零四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超过了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一九五七年，全社总收入达到二百四十五万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八，社員在社收入每人平均一百一十八元，比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五，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集体經濟和社員收入所以能得到大幅度的稳定的增長，是由于人民公社这种組織形式有着比高級社更为强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能够比高級社更为全面地發展农村各項經濟事业。以一九五七年为例，这年农业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于公社的抗灾能力强，农业收入不但沒有比一九五六年减少，反而增加百分之九。特别是工业和多种經營的收入，由一九五六年的二十七万元增加到四十八万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結果，这年社的总收入比上年增加了

百分之十八。象这样的事情，是过去个体农民所梦想不到的，也是小型高級社所望塵莫及的。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这个社的党总支和管理委员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一年之内帮助穷队赶上了富队，使穷队和富队的社员共同增加了收入。这个社一九五六年统一分配的结果，最富的何屯生产队，百分之九十三的户增加了收入；最穷的河南生产队，百分之九十九的户增加了收入。能够在一年之内帮助穷队赶上了富队，是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优越性的结果。这个社原来穷队和富队收入上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九五五年，最穷的河南队每人收入六十六元，最富的何屯队每人收入一百零八元。这个矛盾，一联社就马上突出地显露出来。富队的社员担心和穷队统一分配自己会减少收入，富队的富裕中农乘机在群众中散布：“秋后分不到什么东西，等着喝西北风过活吧！”当时社的党总支和管理委员会，很清楚地认识到解决这个矛盾是巩固社的关键性问题，于是他们就充分地利用了穷队地好、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大等有利条件，集中全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穷队克服了车马少、资金少、粪肥少等生产上的困难。社里在一九五六年春，调给河南、沙沟子等穷队三十头骡马、五台胶轮车、十多万斤化肥；投资十二万元，帮助河南等三个穷队开水田二千二百多亩，并购买了全套电力灌溉设备；帮助穷队建立了暖室设备，扩大商品菜园二百亩左右，等等。结果穷队在一年之内就赶上了富队。一九五六年，最穷的河南队总收入按人平均是一百六十一元，超过了全社平均收入水平二元，同时也超过了最富的何屯队一九五五年的收入水平。从此，富队社员担心减少收入的顾虑彻底打消了，少数富裕中农的挑拨性言论再也没有市场了。

人民公社的强大威力，不仅表现在能够迅速地发展集体经济，而且还表现在能够根绝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由于这个社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社员收入大幅度地、稳定地全面增长，再加上人民公社有集中的坚强的领导，有巩固的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有经常的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因而，就使社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和社员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广大贫农、下中农把社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形容办“大社”是“扎结实了富根”，“过上了保险日子”；大部分富裕中农也认清了自己的前途，甘心情愿地和贫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个社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始终保持着人人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社五千名社员中，爱社如家的先进人物就有五百八十多名，他们成了团结广大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骨干力量。在这种形势下，连有的顽固的富裕中农也改变了态度。富裕中农钟万祿，联社时他宣布：“只要有一个单干的，我也不入社！”入社后消极怠工，经过一九五六年分配，由于他的收入并没有减少，结果态度大变，从一个落后分子变成一个积极分子，一九五七年被选为园艺组组长。

这个社阶级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一九五七年看得最为明显。一九五七年春，在辽宁省的农村，少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和一些地、富、反、坏分子，刮起了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冷风，有的甚至闹拉马退社，影响了生产。当时这个社虽然也有个别富裕中农和地、富、反、坏分子搞投机倒把活动，背地吹些冷风，可是由于社会主义正气压倒了资本主义邪气，人民公社稳若泰山，不但冷风没有刮起来，而且还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的局面。社员在大年初二就出勤干活，两天向社投资十八万元，并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旱运动。当时社员们骄傲地说：“我们这社大避邪，有吹冷风的也吹不起来！”

太阳必然升起

太阳升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农民的要求逐步形成的。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社员觉悟的不断提高，就要求它向更大更完备的方向发展。

一九五七年冬，太阳升人民公社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生产大跃进的形势。这种形势

一出現，太陽升和它周圍的社都感到社的規模和進一步發展生產的需要不相適應。同時，太陽升人民公社又是一面光彩奪目的旗幟，深深地吸引了周圍的群眾和幹部，他們都熱烈地希望同太陽升社合併。順應着這種需要，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并大社的指示，在中共蓋平縣委的領導下，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太陽升和周圍九個社并成了一個萬戶以上的大公社。

太陽升人民公社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實行了農業、供銷、信用三社合一，使供銷、信用部門成為人民公社的組成部分；又把鄉人民代表大會和社員代表大會、鄉人民委員會和社管理委員會合而為一，實現了政社的完全合一。並且，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社辦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大量地舉行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等公共福利事業，實行了伙食供給制。這樣，公社的內容就進一步地全面地充實了。

黨中央“關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和“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地規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質和各項方針政策。太陽升人民公社根據這兩個決議，整頓了公社的組織，健全了公社的制度。在這個基礎上，太陽升人民公社取得了更大的勝利。一九五八年，雖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持續九十三天的大旱災，但是，農業總產值還比一九五七年有所增加。一九五九年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工農業生產全面的繼續大躍進。糧食每畝產量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六點二，棉花每畝產量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十九點七；工業總產值達到七百四十七萬元，比上年提高近五倍。農業生產正在向着現代化的方向發展，現在全社已經有拖拉機四十八個標準台，一九六零年的可耕平地可以全部做到機耕。隨着生產的發展，公共積累和社員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公共積累一九五九年有一百零四萬元，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十四，社員在社收入每人平均七十八元九角，加上社員家庭副業收入，達到九十三元五角，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三點二。全社十個生產大隊中，原來的三個窮隊都趕上了富隊，原來的五個一般隊有兩個趕上了富隊。

“太陽”越升越高，越來越亮，太陽升公社的前景更加燦爛輝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路越走越寬 理越辯越明

——辽宁台安黃沙人民公社在斗争中成长——

李啓生 李长仁 王鉄岩

問題的提出

辽宁省台安县黃沙人民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之間發生了一場辯論。辯論中接觸的問題很多，概括起来可以集中为两个問題：“公社是不是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产生这场辯論的背景是这样的：

一九五八年，黃沙人民公社农业生产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特大丰收，粮食产量和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还多。这是一个特大的跃进。这一切都是在紧张的劳动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得来的。从一九五七年底全民大协作修水利、搞河網，到并乡、并大社，一直到正式成立公社，变化一个紧跟着一个，群众运动的发展异常迅猛，由于干部和群众缺乏經驗，在夺取特大跃进的成績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个别的、暫时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成績和缺点，在社員群众中發生了爭論。广大群众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他們对自己手創的巨大成績是无比欢欣鼓舞的，对人民公社是无限热爱的；同时对前进当中产生的个别缺点也积极提出改进意見，以求把公社办得更好。但是农村里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这就是一小部分富裕中农。本来富裕中农經過一九五七年底的社会主义大辯論，他們的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批判，許多人对社会开始折服了，但是有一小部分人还不死心，尤其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他們意識到公社化将要最終地挖掉私有制的老根子，就产生了一种絕望掙扎的情緒，因此，就乘公社总结和改进管理工作的机会，从暗地里吹冷風，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妄想拆公社的台。如金奎祿抓住估产偏高这个缺点攻击大跃进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两本賬，結果跃沒了，淨吹牛。”还有人造謠說：“以后什么都需（供給）了，干不干都吃飯，你們（指貧农）去积极吧！”張家福、戴成金在合作化时都是反对合作化坚持單干，最后才入社的，現在調子变了，說什么“还是高級社好”，“公社不如高級社优越！”魏明山主張：“公社太大了，应当縮小分开。”他們表面上装出一付談論工作的样子，仿佛只有他們才是拥护高級社似的，其实他們的真正企圖正象冉家庆私下里所說的那样：“真不如回到單干去，有自己的車馬，还可以貸粮放債。”这是一小股暗流，它根本不可能使大多数社員动摇，可是却使一小部分群众思想迷惑起来，个别思想不够坚定的干部在碰到这些問題的时候，也由于自己一时分辨不清工作缺点和公社之間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加上有些缺点又和自己工作有关，就有些气馁起来，如小队長張永田說：“本来有的是理，可是脑子里一糊涂，就常常不能理直气壮地向群众进行宣傳和解釋了。”

社党委發現了这个問題，他們在县委工作組的帮助下，認清了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爭論。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和認真的学习党的历次指示，在全面地总结了人民公社的工作以后，

确定在进一步划清公社内部的三级管理权限和采取措施改正工作缺点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把争论的问题交给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由群众来划清界限，弄清是非，从而澄清认识，提高觉悟。按照这个决定，社党委先后召开了公社四级干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随后各队又都召开了群众大会，一场大辩论就这样展开了。

大搞水利促进公社诞生

“公社是不是办早了？”这个问题在公社的干部大会和群众大会上一辩论开，很快就明确了，结论是一致的：“不要别的行，唯独不要公社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明显，只要一摆开公社根治水患的事实，任何怀疑公社的建立的论点都拿不出来，几乎是每个社员都可以从亲身经验中讲出一套要治水必须办公社的道理来。事实是，群众在同水作斗争、从“水治人到人治水”、从一九五六年小治到一九五八年一举而根治的全部战斗活动中孕育了人民公社，根本不是什么“办早了”，而是恰如社员们说的那样：“办的正是火候！”

下面就是群众辩论的水和公社的历史关系。

这个公社原来是个被称为“九河下稍，十年九涝”的地方，是个“三角洲”，四周是“圈儿河”，东靠浑河，西临辽河，南为两河汇合处，中间圈了两万多公顷耕地，地势低洼，“来水路多，去水路少”。公社方圆二百四十里，两条河占了二百二十里，东北角二十里没有河，还是辽中县内水的自然排洼口。每到汛期，不是外河决堤成灾，就是内水不泄为患。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水打交道，生产生活都紧密地和水连在一起，得水利，也饱尝水害，更深受水利纠纷之苦。水，是这里的根本问题。

治水用水是这里一万四千户、七万五千农民的最强烈的愿望，但是用什么方法治水和治到什么程度，则直接和生产关系有关。从群众辩论和回顾这个公社各个阶段的治水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这就是：个体经济时期——分散排水，水害搬家；合作社时期——沟洫畦田，小规模治理；公社化以后——河网化，根本解决。广大群众在对比各个时期的水利纠纷的时候，做了这样的描述：“旧社会，死人哩；解放后，还打架哩；合作社，还吵咀哩；公社化，全解决嘍！”

旧社会就无需多说了，统治阶级当然不管治水问题，一九四八年解放前的十四年当中，辽河、浑河就决了八次堤。那时也讲排水，不过得有利于汉奸、地主，他们说了算，办法是：一不准河上边往他们的地里放水；二不准下边的地堵住他们往下放的水。为了水，每年都有无数起“水官司”，地主、恶霸在这些“水官司”中逼死过人，打死、打伤过人。如一九四二年老家窝堡一个外号叫“老宗正”的地主，用武力强掘高力坊村的土堤，使用了手枪、钢刀，一次就重伤五个人。在那些年代里，群众只能“一靠龙王不放水，二靠使船打鱼，三靠扛活渡日，四靠逃荒求生”，过着被凌辱的极为穷困的生活。

解放后，群众祖祖辈辈的渴望实现了，地主阶级打倒了，辽河、浑河河堤经过人民政府的大力修筑而加高、加固了。外水为害的历史从此结束，生产也逐年提高。但是，内水的灾害尚未解除，每年汛期雨水一多，内水排不出去，就遭涝灾。严重的时候，平地三尺水，矮棵作物全被淹掉。为了防涝，每一户、每一村都排水，但也只能以牺牲他户、他村为代价保住自己，涝灾并未根本消除，水利纠纷仍然不断发生。有时还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两村对立，发展到打群架的程度。群众痛心地说：“感谢共产党把外水给治好了，可是这个内水没个治，一家一户，叫谁出工谁不干，动谁的地谁心痛！”

合作化尤其是高级合作化，把农民从小农经济的困境里解脱出来了。一九五五年冬，农民组织成二十八个高级社，用集体的力量向涝灾展开了斗争。治水的方针也由单纯排水上升

为沟洫畦田。广大群众大干了一冬春，挖了十二条沟洫，修筑了一万五千公顷畦田，赶上那年雨量也适中，获得了空前大丰收。这是合作化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有力地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但是，紧接着在第二年（一九五七年）就来了新的考验。这年雨季下了六百多毫米的雨，沟洫畦田雨小水少还顶用，一遇到这么大的雨，就没有办法“分仓蓄水，分段堵截，内水内消”了。弱点暴露了，于是新的水利纠纷也发生了，不过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高级社相互之间就是了。如现在的新发管理区的两个社就吵了三起，一直到县才解决。这一年粮食产量下降了五分之二。广大群众深深感到单靠沟洫畦田是不行了，必须根本治理。当时有些积极分子也曾张罗联合起来大搞水利，可是上游积极，下游不积极，出工、占地这些问题也不好处理，总是搞不成。单独一个社搞也不行，如鱣子泡社如能将浦河河堤加高，再挖一条排水沟，就能保证三百公顷土地丰收，但是这既牵动上游，也牵动下游，而且工程量大，需要四万工，搞不起。社干部和群众商量过数次，只能得出个失望的结论：“这么点个社，人少钱少，哪能搞得起这么大的工程？”

大转变开始于一九五七年秋冬的社会主义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广大群众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在这个基础上群众对治水的前途就看得更清楚了，这就是：二十八个社是共命运同呼吸，谁也不能单独前进，谁也不该落后扯腿，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变水害为水利。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思想通了，其他一些次要的分歧，如过去很成问题现在却成了笑谈的“鱣子泡不能养鱼（鱣子泡可大量养鱼，但因治水事关数社始终没养起来）”之类的分歧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义大辩论一结束，立刻就大办水利。从一九五七年冬天动工，一九五八年三月就发展成为全民大协作搞河网，二十八个社的群众为根治水患的强烈愿望所激动，几乎是男女老少全都上了工地，夫妻双双上阵、全家总动员的不是以几十户、几百户，而是要上千户来计算。工地上到处是一片欢腾的景象，年迈八旬极少出门的老人也让子孙们扶着来参观。就这样，从一九五七年冬天一直干到一九五八年秋天，用工一百四十万（没计算外调的四十万），比高级社时两年的用工总量还多一倍以上，挖土一千多万立方米，修大型水渠七条，延长渠道八十里，建八百马力排水站一座，至于小渠道则无法计算，纵横交错，形成蛛网，使全区沟沟相通，河河相连。河网像人体中的血管一样，将二十八个社紧紧地连接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二十八个社联合起来办水利，这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还创造和培育了新的“质”，这个新的质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的胎胞。水，曾经使群众对立和隔离，现在却使群众友爱团结了。群众一旦联合起来办水利并且认识到它的好处，就不愿停止前进。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中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后怎么办？”工程一开始，各个社的干部就议论过是否合起来。春天在工地上，二十八个社的群众劳动在一起，有时就喊起号来：“咱们并起来办个‘农场’吧！”“咱们并个‘庄’得了！”在群众的观念里，“农场”和“庄”是比高级社更先进、更大的东西。以后，议论越来越多了：整个水网是二十八个社共有的，谁来负责总指挥？大排水站是集中二十八个社的资金加上国家贷款建成的，归谁所有？怎么管理？……在组织上如果没个新办法，显然不好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因素逼着人们去考虑新的问题。大办水利需要大量工具，到城里买既费钱，又不及时，这就兴起了新的事业——工业。先是几个社联合起来在工地上办临时性的制造修理工具的乡办小工厂，接着又办起了其它工厂，以后就发展到乡与乡联合办工厂了。如黄沙乡与黄家街乡联合买发电机，几个乡联合办铁工厂等。这些工厂怎么管理？收益如何分配？和国家工业是个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由于当时忙于水利建设，没有功夫从长计议，但是有一条大家都认定了：既然已经前进了，就不应后退，办下去总会办出个结果来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里有一个洼改治涝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撤销区的同时，由八个乡的总支書記并吸收有关人員参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組成的。它經過县的任命和各乡人代会討論通过，是治水的指导机关，也具有政权組織的性質。由于委员会集中地反映了群众对治水的要求和希望，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他們說：“只要有委员会的戳子，要人出人，要物出物，絕不含糊！”它实际上起了統帅二十八个社的作用。这个委员会开始只是作为治水的指导組織出現的，但是后来它的性質和权力都有了很大变化。因为大办水利，使全区人口的主要部分都上了工地，这就引起了整个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組，除工业外，商业、医疗卫生、宣傳教育、文化福利等事业，都需要打破原来的服务区域向工地轉移，这个事由各乡分散搞不好办，必須在党的领导下由委员会統一规划进行。大办水利几乎使全部领导力量都集中在工地上，这就引起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生产和治水的劳动力分配以及举办公共福利事业解放妇女劳动力等一系列的問題，势必也要由委员会把責任承担起来，因此，它不仅“洼改治涝”，还要全面领导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項生产建設事业。这些發展都是合情合理的，沒有人觉得奇怪，广大群众对委员会的权利不但拥护和贊成，而且还从中看到了經濟組織和政权組織合一的威力。这就是后来的政社合一的来由。

党的领导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势。县委先是将两个区并成一个区，解决統一领导問題；接着又把区撤销，加强乡的力量；五月又由八个乡、二十八个社并成两个乡、八个大社。大社虽比小社好多了，仍有許多碍手碍脚之处，問題还是沒解决，于是剛并社不久，干部和群众又都互相串連，紛紛要求办成一乡一社。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發表了，这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一样立刻照亮了干部和群众的眼睛，他們看清了，在原来洼改治涝委员会的范围和規模的基础上飞跃一步办人民公社，这就是走向幸福之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黄沙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

这就是黄沙公社誕生的历史經過。广大群众把这些事实拿出来一辯論，那种“公社办早了”的論調就完全被駁倒了，一时認識模糊的也就立刻明确了。对于攻击公社的言論，老社員紀国文曾尖銳地駁斥說：“不办公社水就治不了，我們办完了，也治完了，这些人休想讓我們倒退！”被称为“活禹王”的老治水員張春富指出：“洼改治涝委员会早給公社准备就緒了，說簡單点，九月十号不过是給它按个正式的名字。”他并且說：“从实行大协作到公社誕生整整十个月，怀胎十个月生下来还算早？”在老治水員看来，还嫌早的人是成心想讓母亲——广大群众遭罪。其实，創办公社，根治水害，不仅代表了广大貧农、下中农的利益，也对上中农有利，只要他們不坚持資本主义方向，是能看清楚这一点的。如富裕中农王洪漢，过去在陈家坊子和欧力坨子間的水沟糾紛中受过气，据他的說法，那条沟是一个“在伪滿时三县（因处于三县之間）九会四十三屯打官司都解决不了”的最难办的事，可是公社修河網竟輕而易舉地就解决了，他不禁贊嘆地做了一付对联来表示自己的感奋之情：“想从前，春干旱、秋雨涝，两季合成荒欠岁；看今后，修河網、建畦田，万民共賀丰收年。”就連主張把公社分开的魏明山，在千駁万駁也駁不倒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認：“还是公社好，农业社誰也修不成河網，公社确实不能分！”至于广大貧农、下中农社員，就像牛国珍、高賢丰在辯論中斬釘截鉄地表示的那样：“不办也得办，非办不可！”这就是他們的結論。

两个对比

“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广大群众在辯論中比較了公社和高級社的优越性之后，一致認定：“無論如何也是人民公社好！”因为人民公社比高級社給广大群众带来了生产的更大發展和生活的更快提高。对广大群众來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事实是那样地真切和可貴，

絕不是几个富裕中农用夸大工作缺点的办法所能搖撼得了的，而且經過整社和貫徹三級所有制，由于缺乏經驗而曾經發生过的个别缺点，也很快克服了，吹冷風的人就連这点攻击的借口也抓不住了。

下面就是群众辯論的事实比較。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是高級社的最后一年和公社的最初一年，群众将这两年做了比較。把群众在辯論中运用的材料集中起来可以簡單地列为下面两个表：

收入情况比較表

	粮食产量	总收入	公共积累	按人口平均每人分得
1957年	2.2万吨	417万元	26万元	36元
1958年	4.9万吨	879万元	147万元	64元
增长%	123%	110%	465%	77%

农村生活变化情况比較表

	电影队	广播站	广播喇叭	俱乐部	图书室	小发电站	电灯	中小小学生	幼兒園	托兒所	敬老院	公共食堂
高級社			31		8			7,527				
公社	1	1	486	2	38	4	582	11,803	147	63	6	398

比較表清楚地表明了公社化以后比高級社时發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群众認為，假如一九五八年还是办高級社的話，农业生产也会有很大的發展，农村生活也会有很快的进步，但是农业生产像这样翻番的增長，农村生活像这样迅速全面的进步，却是高級社无力办到的。至于在农业机械化的速度上，一年之内，公社使动力机械由三台、四十五馬力增加到四十九台、一千七百一十八馬力，拖拉机从一台沒有到一下子买进七台、二百二十五馬力，更是高級社連想也沒敢想的。群众把这些变化，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公社的驕傲。这是公社統一规划，充分發揮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是农、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农、商、学、兵相結合，大范圍、大規模的生产活动所創造的成績，是总路綫、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果实。

在辯論中也有人提出：一九五七年遭到了水灾，一九五八年沒遭水灾，不能在一起比。一九五七年的水灾是很严重的，一九五八年沒有水灾，但是却遭了旱灾，北部是八十天，南部是整整一百天沒下雨。按当时土地龟裂、禾苗枯焦的情况看，灾害的范圍和程度同一九五七年比起来，基本上是不差上下的。一九五七年在洪水面前，高級社虽然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还是沒有防治得了；一九五八年在旱灾面前，却由于有了公社和河網，就有力地战胜了干旱，把辽河水沿河網倒引进来，灌溉了土地，加上“农业八字宪法”的全面推行，夺得了特大的丰收。从这个比較中，群众認識到，問題主要不在灾害本身，而在于公社比高級社有着雄厚得多、强大得多的發展生产的能力和抗拒灾害的能力：群众在辯論中得出的这个正确結論，在一九五九年雨季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証明。一九五九年雨季的降雨量高达六百九十二毫米，比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九毫米还多了八十三毫米，可以說是空前的大水。一九五七年曾淹地百分之七十五，可是，一九五九年不仅沒成灾，还是大丰收。粮食产量达五万七千吨，

为一九五七年产量的二点六倍，比一九五八年的特大丰收还要多了百分之十六。从八月二十八日大雨的事实中看得更明显，这一天两个多小时就下了八十毫米的暴雨，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时河网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了，北部和中部的内水，很快顺北部和中部的两条大干渠横流入辽河，南部的积水曾达二尺深，排水站一开动，一天时间就全排到浑河里去了。所以，社员赵庆金兴奋感慨地说：“要不是公社和河网，上边放水下边堵，准是一场大灾难，一九五八年苦干一年修河网完全干对了，今后还得这么干！”

在辩论的过程中，还有的富裕中农在背后嘀咕：“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个不如一个！”因此，在辩论公社优越性的时候，就把过去几个时期的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摆了出来。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可以列成下面的一个表：

三个时期的发展速度比较表

	个体经济和互助组时期								合作社时期			公社化以后		
	一九四九	一九五零	一九五一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平均增长速度每年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平均增长速度每年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平均增长速度每年
粮食产量	一·六万吨	一·六万吨	一·四万吨	二·四万吨	一·二万吨	二·三四万吨	二·三四万吨	四·九%	三·八万吨	二·二万吨	一三·二%	四·九万吨	五·七万吨	四〇·三%
总收入							四五三万元		六八二万元	四一七万元	一〇·一%	八七九万元	一·二七五万元	四六·三%

注：①一九五五年包括有一小部分初级合作社。②一九五七年遭水灾，为求比较合理起见，计算合作社时期的增长速度时，是用两年的平均数即各为三万吨、五百四十九万元计算的。③公社化以后的增长速度即以合作社两年的平均数为基础计算的。

富裕中农的所谓“一个不如一个”的叫嚷，在真实的历史比较面前一下子就露了真象了。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几个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一个比一个强”的情况。在个体经济和互助组时期，生产是在上下大摆动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增长仅百分之四点九，大摆动的原因是“那年头是靠老天爷吃饭”；在合作社时期，也是在上下摆动的情况下，每年平均上升百分之十一点一（大体上比个体经济互助组时期高一倍），摆动的程度小一些了，原因是“治住了小水，治不住大水”；而在公社化以后，则是直捷地每年平均跃进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公社今后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由于基数的迅速扩大，要合理地降低一些，但是年年大跃进的局面是肯定无疑了。根据公社的粗略规划来估算，今后它可能会用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高速度（大体上比合作社时期高一倍）连续不断地跃进下去。群众有信心地说：“万事开头难，开头就来了个大跃进，以后就更能跃进！”因为随着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新的更大的潜力，将越来越被挖掘和利用起来。广大群众虽然不是系统地分析社会组织形式和发展速度的关系，

但是他們从自己的切身体驗中，对三个不同时期的發展情况是体会得很深刻、看得很清楚的，他們坚定地說：“一个比一个發展的快，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哪一个發展的最快，哪一个就最好！”

广大群众把公社的飞跃發展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拿出来一辯論，那些攻击公社的富裕中农，由于完全亏理，就見不得人，沒詞答对了，所有怀疑公社优越性的論点也就全都站不住脚了。广大群众把大跃进运动看成是如同貧农張玉昌說的那样：“一九五八年是給子孙后代打江山，也給咱們自己闖天下的！”这是群众的意志和希望的集中表現，誰来反对它，誰就要引起群众的坚决反击。社員赵玉臣平常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但是听到攻击公社的言論，也气愤地斥責：“坐在炕上听北京講話，坐在院里看公社的电影，俱乐部、电灯、大机器一年之内都看到了，誰还敢昧着良心說不是大跃进？”至于少数富裕中农抓住一九五八年分配工作沒搞完之前多少有些平均主义的缺点，借題發揮，造謠攻击，在公社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将一九五八年分配工作全部搞完之后，也就像泡沫一样地破灭了。其实，一小部分富裕中农对公社不滿，并不完全是由于他們的收入沒增加，主要是因为他們一心向往資本主义。以下面五戶富裕中农为例：

	1955	1956	1957	1958
張志永	410元	536元	360元	550元
張邦厚	540元	670元	500元	720元
姜左栋	255元	280元	192元	303元
張志信	480元	600元	420元	560元
張玉久	400元	510元	450元	250元

除張玉久以外，他們一九五八年的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全都是增加了的。其中張志永、張邦厚、姜左栋比他們收入最高的一九五六年也是增加了的。如果他們不是对公社三心二意，甚至明合暗不合，而是真心实意，積極劳动，收入本来还是可以多一些的。張志信、張玉久的收入比他們收入最高的一九五六年是略有降低的，这主要的是由于他們劳动得不好。譬如張玉久家里由于减少了一个劳动力（过去有两个劳动力，現在只剩下他一个劳动力），收入相对要降低下来，但是，主要还是由于他自己虽然經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是資本主义思想仍沒打消，对过去的雇短工、貸粮放債的日子还念念不忘，他認為“这个年月没有什么財可發的”，因此抱着“干点够吃够喝就得了”的态度。他这种对旧制度、旧習慣的潜藏的强烈的迷恋感情一發作，就不出工干活，收入当然增加不了。群众把他們的經濟賬，政治賬一算开，立刻就看透他們的不滿和攻击的本意是什么了，至于那种“一个不如一个”的腔調里所表示出来的露骨的敌視社会主义的情緒，更是誰都看得出来的。“他們想要开倒車，坚决給他堵死这条路！”这就是广大群众在两条道路斗爭中的坚定态度。

結 局

这一場辯論对公社很有好处。本来，就社員的絕对多数來說，他們从来就是衷心热爱公社的，大辯論展开以后，通过对公社的誕生历史和建設成就的全面总结和对富裕中农严重資本主义思想的批判，更加深刻地認清了公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更加相

信自己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无限光明的道路。因此，广大群众和干部心情更加舒畅了，跃进的劲头更大了。一部分一度思想模糊的干部，如前面说的那个小队长张永田，也“一辩论心里就亮堂了，腰板子硬了，工作有办法了”。少数受了冷风影响的社员，也在辩论中澄清了认识，分清了界限，提高了觉悟，坚定起来了。公社党委在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的同时，还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改进了工作作风。从干部到社员都下定决心，一定要鼓足干劲，把公社办得更加美好。就这样，公社内部的团结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社更加顺利地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

大辩论之后，经过夏收分配和秋收分配，事情是越发明显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一九五九年的继续大跃进，给公社带来的将是公社经济的全面大发展和农村生活的更迅速的进步。根据公社予分的结果，按全社人口来平均，每人分得八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五。不要说广大贫农、下中农社员普遍地都增加了收入，就是那些富裕中农社员情形也大不相同了。仍以前述五户为例，他们一九五九年的收入是：张志永八百九十元，张邦厚九百四十元，姜左栋三百八十七元，分别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三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八；张志信和张玉久，一个是九百一十元，一个是三百二十元，也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八年。在这些不容争辩的事实面前，他们只好服输了，什么“公社办早了”、“公社不优越”的论调，就再也没人敢唱了。

一场辩论就这样基本结束了，事情和当初挑起争论的一小部分富裕中农的愿望相反，广大群众不但没有被他们所迷惑和动摇，反而更加看准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前途，更加坚定地貫徹总路线，并且在实际行动中用一九五九年新的大跃进的成绩，把他们在辩论中所宣扬的真理有力地论证了出来。一切攻击公社的妖言邪语，就如同魑魅魍魉见不得太阳一样，在公社日益巩固和发展的现实面前被驱散了。那些曾经非难公社的富裕中农中的一些人，看到广大群众坚定不移地拥护公社，看到由于一九五九年继续大跃进自己也要跟着增加收入，知道这一条路对自己也是有利的，而别的路几次试验都证明是走不通的，因此，虽然心里还不那么十分心甘情愿，也只好跟着广大贫农、下中农走下去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

沙荒上的米肉魚之乡

——辽宁彰武馮家人民公社多种經營調查——

郑直 高啓云 史越峨

魚米之乡——这話是我們通常用来形容我国富饒的江南的，似乎很难和塞北辽宁省彰武县这样貧瘠的土地联系起来。可是，奇迹真的發生了，而且發生得这样快。我們到彰武县城北部的馮家人民公社作調查时，亲眼看到了这里的人民，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苦战三年，决心改变沙荒貧困面貌的英雄气概。“建成米肉魚之乡，赛过江南”的口号，在这里正在一天一天地变成现实。

解放以前，这里的粮食产量極低，土地在連年風沙的剝蝕下，十分貧瘠，农民耕耘一年，一亩地收不到一百斤粮。空有十几条河流，不能利用，几乎年年要遭受旱涝灾害的折磨。群众形容过去的悲惨生活說：“几天不雨苗变黄，連日阴雨变泥塘，年年落得不收藏。”可是人民公社建立后，这个穷困的沙荒，在解放后多年来的封沙育林的基础上，改良土壤，大兴水利，粮食平均产量已比过去提高了一倍以上，大面积丰产田、試驗田的产量，比过去高出几倍、十几倍。全社已經修建了大小四十六座水庫，并挖了干渠二十二条，长达一百二十里，橫貫公社全境的一条八十里的运河，可以沟通境内南北十三条河流，織成河網，构成了星罗棋布的水利系統。运河修成之后，一九六零年南岸可以大量改种水田，水稻面积将由一九五九年的一万一千亩扩大到三万亩，社員們吃大米，可以是家常便飯了。

最初修水庫的时候，人們只是想到灌溉，很少有人想到它为今天的养魚事业打下了基础。现在水庫里已經养滿了各类魚。这是公社的“宝庫”。这里有从外省購进的魚苗六十万尾，有成魚二百万尾左右（每尾平均已有一斤多），有当地捕撈的各种天然魚苗大約有二千五百万尾。这些魚苗都是一九五九年春季以来才投放的，其中鯉魚、鯪魚大的已有两三斤重了。

这里有广闊的草原，給發展牧畜业提供了極好的条件。全社已有牛一万多头、羊一万六千多只、猪一万七千多口。历年来植树造林的成果，現在已經显著地看出来。过去光秃秃的丘陵、沙岭，都披上了綠色的新装；过去的沙荒已布滿了一条条林带。土地遭受風剝沙压、不能固耕的情况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粮棉的生产正在稳定地上升。楊、柳、榆、槐和山杏树，長得滿山遍野，調剂着水源，护衛着耕地，并且每年可以出产大量柳条、槐条，用来編筐編筐，供应了城乡各方面的需要，又为社員增加了一大笔副业收入。

馮家人民公社这种农、林、牧、副、漁五业俱兴的繁荣景象，干部和群众决心改变沙荒面貌的冲天干劲，令人信服地証明：沙荒不讓沃野，塞北要赛江南，“魚大、猪肥、稻米香”，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这样巨大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你問这里的社員的时候，他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你，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但是，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会在一年之内使得这里的面貌改变得这样快，使得人民的干劲鼓得这样足呢？人民公社在組織广大

群众实现党的总路线，组织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大跃进当中，究竟占个什么地位，起了什么作用呢？我们追寻着进一步的答案。

人民公社创奇迹 多种经济大发展

当我们和公社干部、群众谈起生产时，他们感到最满意的，也是这个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九五九年，在从事紧张的农业生产的同时，开辟了一条多种经营战线。这一条战线，包括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和社办工业，已经成为全公社整个经济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从公社到大队、到小队都为多种经营建立了固定的专业组织。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共建立成鱼养殖场一处，鱼苗孵化场一处，黄牛挤奶厂二十六处，炼乳厂十四处，养猪场一百九十三处，家禽孵化场九处，养兔场四十五处，蜂场十五处，综合授精站八处，林场两处。这样，一条多种经营战线，一方面确定地从农业中分了出来，一方面和农业形成了新的协作关系，形成了各项事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兴旺局面。表面看来，开辟一条多种经营战线，好像只是个生产和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即使不是人民公社，高级农业社似乎也可以做得到。我们在冯家人民公社调查的结果，证明事实却不是这样。

从发展造林事业看，过去二十六个高级社中，没有造林任务或造林任务很少的有十四个，每年春秋突击造林的季节，只是限于其余十二个社集中力量突击，每天不过出工二千五百左右，那十四个社则很少去支援。这就不能不使造林的时期拖长，延误了造林的季节，影响造林的质量，加上造林后经营管理不好，成活率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成立公社以后，原高级社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公社统一领导下的内部关系，事情就好办了。现在公社可以统一规划林场，调拨树苗，调配劳动力支援造林任务重的队。在一九五九年春造林季节，公社出动了一万多名劳动力，全力突击，顶浆造林，不但争取了时间，质量也好，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过去育了二十一亩树苗没处栽的冯家大队，一九五九年春育了五十一亩地树苗，到栢家大队造林四千五百亩。地薄不能育苗、但需要造林的六合堂大队，从那力、冯家、栢家三个大队得到了一百万株树苗的支援，迅速完成了一千五百多亩的造林任务。宋祥和六合堂两个大队的地界中间有个长达三十五里的半流动沙丘，如果两个队自己栽树，原计划要三年的时间栽完，可是一九五九年在福兴地、平安地等大队支援下，只一个春季就造完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成立公社以来，只有两年时间，而两年的造林数字却等于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四年造林总和的五倍，等于解放前原有树林面积总数的二点二倍。

再从畜牧业来看，畜牧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牧场的限制，而牧场在耕地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大体上也是固定的，不能再增加很多。这样，对于牧场，就主要是利用率高低的問題了。虽然就整个来说，冯家公社境内可以做放牧场的草原有九十万亩，而当时二十六个高级社才有二万零五百九十头牛马羊，草原足足有余。但是，那时由于牧场分布不平衡，各个社的畜牧业发展也不平衡，因而有的社想发展畜牧业，苦于没有牧场，有的社却空有大块牧场，未能利用起来。比如六家子大队（原红光社），一九五七年他们的牛羊发展到七百多头，因为土地较少，牧场不够，只好停止发展。而邻社（现在的奎力大队）当时牲畜较少，牧场很多，大约有三千多亩，他们为了阻止六家子到本社境内放牧，竟在两块牧场之间种上了庄稼，不是为了打粮食，而是为了挡牲畜。成立公社以后，成了一家人，六家子大队可以到奎力去放牧了，他们的牲畜也由过去的七百头左右，发展到一千多头。如果没有公社来统筹安排，分片规划牧场，像这样的事就很难办到，这个新的生产力也就解放不出来。

高级社时期，人们就主张进行土地规划、合理使用土地，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但是，

要在高級社的土地範圍內進行這種調度，正如群眾所說：“還是打不開點子”。只有今天人民公社這樣的組織規模，才真正提供了合理使用土地、因地制宜，開展多種經營的前提條件。

兩條戰綫同時取勝

馮家人民公社平均每天出勤勞動力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二名，從事農業生產的九千二百四十六名，占百分之七十點一；從事多種經營的一千五百六十六名，占百分之十一點五；從事生活福利事業的一千四百四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一；從事工業生產的一百九十名，占百分之一點四；大小隊幹部七百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六。在農閒時期，除了從事多種經營的專業人員外，還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勞動力投入臨時性的副業生產，如編織、拉腳、打草包、織草袋子、採藥材等等，全年從事多種經營的勞動力共計占全社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公社本來勞動力就不充裕，一九五八年以來，又支援了城市工業九百名左右勞動力，並且經常有六百多名勞動力從事常年水利建設，再抽出大批勞動力開辟多種經營戰綫，還要不能削弱農業生產，這是否可能呢？事實已經做了最好的回答。一九五九年農業生產進行得很好，播種比哪一年都及時，田間管理比哪一年都細致，糞肥比哪一年都多，真正貫徹執行了農業“八字憲法”，雖然一九五九年春季干旱了四十九天，秋天又受了澇，但是由於公社力量大，組織全社勞動力突擊戰勝了水旱災害，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比特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因此，雖然播種面積略有減少，糧食總產量仍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公社所以能夠在農業、多種經營兩條戰綫上同時躍進，並未感到勞動力特別不足，原因是：

一、興辦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等集體福利事業，大大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全社成立了一百九十二個食堂，四十二個托兒所，六十個幼兒園，解放了過去根本不能參加生產的一千三百多名婦女勞動力。同時，使過去因為要在家做飯、一天只干半天活的四千五百名婦女，也可以全日參加生產了。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以後，在公社生產勞動中表現特別積極，出現了許多勞動能手。

二、多種經營使輔助勞動力變成整勞動力。公社成立後，由於發展多種經營，分工分業更細了，活計種類也多了，什麼勞動力都能用上，過去單純以農業活劃分勞動力強弱的情況有了變化。全公社過去一千一百多名很少參加勞動的老弱殘疾勞動力，經過合理安排，也實際上起了整勞動力的作用。

三、社員心情舒暢，勞動的人多了，勞動效率大大提高。特別是有了多種經營的穩定收入，實行按勞動日預支的制度，對鼓勵社員出勤起了直接的作用。過去部分社員因為“錢緊”，不得不外出自己搞副業的現象，現在沒有了。往年男女勞動力平均一個人做一百八十個勞動日左右，一九五九年平均能做二百七十個勞動日。

四、多種經營（特別是牧畜業）的發展，從耕畜、糞肥、資金三個方面支援了農業生產。公社的豬、牛、羊、馬、驢、騾，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萬三千九百零八頭，這就多產純糞七千萬斤，再進行混合造糞，就共有一億七千萬斤。以每畝施肥一萬斤計算，可供施肥一萬七千畝地之用。

五、社辦工業的發展，在及時修配各種農具車輛，特別是大批製造各種改良工具，支援農業生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發展多種經營不僅用較少的勞動力換取了較多的收入，同時也支持了農業生產，使公社在農業生產和多種經營兩條戰綫同時取勝。下面所列的宋祥大隊三年來農業和多種經營收入的比較表，可以證明這一點。

年 度	收 入			用 工 (劳动日)		
	农 业	多种經營	多种經營 占农业%	农 业	多种經營	多种經營 占农业%
1957	48,106元	2,210元	4.6	36,100	1,810	5
1958	74,000元	8,000元	10.8	44,850	4,150	9.3
1959	83,000元	34,871元	42.0	39,500	11,000	27.3

两 条 腿 走 路

馮家人民公社的多种經營所以获得飞跃的發展，形成群众性的生产运动，除了前述原因外，也是公社貫徹执行了体集經營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針的结果。这里的干部和社員們对于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一致表示衷心拥护，認為这一方針是促进多种經營大發展的重要因素。

馮家人民公社生猪生产發展的一段历史，說明了只有人民公社，才能更好地貫徹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初級农业社时期，人們何尝不想發展生猪生产呢！但是因为当时的农业社集体养猪場很少，主要是社員家庭养猪，“一条腿走路”，不但生猪生产發展得很慢，而且給富裕中农造成了投机取利的可能。有的干部說：“那时候，种猪被少数富裕中农所掌握，你扶持他，他就要發展資本主义。”原六合堂乡后福兴地有个富裕中农袁雅廷，过去手里掌握着巴克夏种猪，成为奇貨。他每年把母猪下的仔猪，养到二十五斤左右才当猪羔出售，一个仔猪要卖到二十多元，一窝仔猪，就收入二百多元。种公猪給当地母猪配种一次，就收費两元。加上他私有林木的收入，他就根本想不到社里干活了，到秋后人家都从社里領錢領粮，他倒拿錢从社里买口粮。像这样戶虽然是少数，但是对社員的影响很不好。

这样，迅速开辟一条多种經濟战綫，建立集体养猪基地，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就成为广大社員的迫切要求。所以，公社一成立，就建立了公社的集体养猪場，給生猪生产的大發展（包括家庭养猪在內）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据一九五九年六月的統計，公社养猪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头，其中集体养猪八千六百九十六头，社員个人养猪七千八百一十四头，集体飼养种猪三千二百八十二头，社員私人飼养的种猪有一百一十五头。生猪生产的主要生产資料——种猪被集体經濟掌握以后，情况就起了变化：首先，商品猪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集体养的猪，育肥之后絕大部分都直接卖给国家。其次，过去无力养猪的貧困社員，在社的扶持下，都能养猪了。过去少数富裕中农利用私人掌握猪源投机取利（采取高价出售，或与貧困戶“份养”猪羔的办法）的可能也就同时被消灭了。社員說：“这回好了，养猪再不犯难了，什么时候要猪羔，到队里抓一个回来就养，一斤才核四角錢，还不要現錢；早先买富裕中农的猪羔一斤要八角錢，要付現錢，还得要求着人家呀！”

在公社多种經濟迅速壮大的基础上，在社員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适当地發展社員家庭飼养业，会不会出現过去那种只顧个体，不顧集体，出勤率下降的情况呢？安排得好，是不会發生那种情况的。社員們有条有理地安排了全家大小成員的劳动時間，男女老幼，各有分工，既保證了主要劳动力的出勤，又把家庭副业安排得井井有条。以王家大队張云生家为例，他們全家九口人，养猪一头，养鷄二十二只，养鴨十四只，养兔十六只，全是靠家庭分工采集青飼料喂养的。四个孩子早晨上学时采集野菜喂学校集体飼养場的兔子，放学回家时采集野菜、草籽喂家里的猪、兔和家禽，老太太在家里給托兒所看孩子，附帶照顧家禽。几个主要劳动力出勤回来也向来不空手，总要带一筐野菜回家。因此，社員家庭的飼料不但在夏秋两季足够，而且还可以积存一部分冬天用。自留地的猪飼料也都留着冬天育肥

用。集体饲养业和社员家庭饲养业同时开展以后，畜禽的商品性生产部分大大增加。一九五九年第三季度，公社的牛、羊、生猪、鸡、兔都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收购计划。

公社集体经济的扩大，也扩大了社员们的视野，增强了集体主义思想。社员们越来越亲切地看到，公社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和三级所有制，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的发展，公社领导着全体社员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迅速地走上幸福之路。公社一级的部分所有制，最初在某些社员看来，是离他们那样遥远，现在，经过一年的实践，他们亲眼看到了公社统一规划公社经济，进一步扩大协作范围的重大作用，看到了公社用巨大的经济力量扶助穷队的重大作用，也看到了社办工业、社办福利事业对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生产事业的重大作用。比如六合堂大队，一九五九年公社拨给他们二十万尾鱼苗，帮助他们发展养鱼业，拨给他们较多的柳条，帮助他们发展编织业，一九六零年还计划扶植他们大量种植棉花，以增加收入，这样，六合堂大队很快就可以赶上富队了。宋祥大队是个穷队，在公社大力帮助发展畜牧事业后，一九五九年社员每人的平均收入，预计可以从一九五八年的二十七元增加到六十元，赶上了富队的水平。在公社有力的支持下和各生产队互相关怀的气氛中，社员怎么能不奋发苦干，来表示自己对公社大家庭的热爱呢？正如小沙力土干部们形容的那样：“现在社员是个个心情舒畅，看什么都顺眼，干什么都痛快。”

热爱淡水养鱼事业的人们

淡水养鱼是冯家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新兴事业。它在公社的多种经营当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前途正是方兴未艾。

从一九五九年养鱼事业的创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全公社上下齐心的干劲，看出社员们对公社公共财产的爱护。公社在春季从各大队抽调了劳动力大干半个月，在大柳树修成了四十亩水面的养鱼池，五月间从千里之外运来了六十万尾中南鱼苗。干部和社员是多么兴奋啊！他们套了六辆大车到车站去装运，足足忙了一夜。有的鱼苗掉在地上，社员们双手连泥捧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池里去。他们懂得，今天的小鱼苗，就是明天公社渔业大发展的种子。

在北方养中南鱼苗，在冯家公社还是第一次，谁也没有经验。只好由曾到旅大市学习过几个月养鱼技术的张永太和陈忠财、薛学义等几个人担负起这个重大的工作。他们和社员用木板和稻草在养鱼池边搭了一个看瓜棚式的小窝棚，就当宿舍和办公室。每夜几次出巡，一发现鱼苗“浮头”，不是下池搅水，就是放水调气，然后才能回到小窝棚的木板上安心睡下，虽然受着风吹蚊咬，他们说：“宁可让蚊子咬掉一块肉，也不让鱼苗死一条。”有一天王家大队有一伙社员在沿途的稻田沟里捕到了三百多条小鱼，有人说煮了吃一顿美餐，有人说三百多条小鱼放到水库里，到一九六零年起码可以长到三百多斤。于是大家决定留着放养，把鱼苗送到水库里了。

大沙力土水库的成鱼养殖场五十多岁的老头包金印，为了保护水库的安全，为了创建成鱼养殖事业，自己一个人常年守护在水库大坝涵洞的小木房里。他说：“我不抱个十五斤大鲤鱼不回家。”他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秦广文同志一起开辟了一个“试验池”，试养了水库里的各种鱼苗，来观察各种鱼的食物习性和生育习性。因为不知道鱼的名字，在试验池的木牌上写着，扁圆形的、扁柱形的、扁长形的细鳞鱼。在老包头的小木房里，我们看到各种装在瓶子里的鱼苗的标本和载有淡水养鱼知识的期刊。墙上是电话机、小铜号，木板床上是一张羊皮褥、一件薄行李。这种情景，看了令人肃然起敬。我们曾经几次听到干部和社员也是怀着敬爱的心情，谈到这些为公社创家立业的人们。

公社党委書記兼社長李海源就是热爱淡水养魚事业的一个。他在很短时期就熟悉了养魚事业的許多生产知識。他在路上一發現河沟里的魚苗，就走不开了。他抓住一个三寸長的小鯽魚，竟是那样爱不释手，一直拿到小队，放在水碗里。最初我們看見这些，并不觉得怎样，后来和其它許多事情联系起来，我們才感觉到：和千万个社員一样，这是一顆热爱公社集体事业的火热的内心。

这不过是个开始

一九五九年馮家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春旱和秋涝，耕地面积也略有减少，但是粮食产量仍然大大超过一九五八年，达到二万八千吨，产值达到三百二十万元；多种經營的收入，达到一百六十万元，两项总计达到四百八十万元。人民公社成立才一年就有这样可观的成績，是很值得庆賀的。但是，社員們都知道：这不过只是个开头。一九五九年許多事业，如集体养猪、牛奶生产、淡水养魚，还都是刚迈开脚步，大头还在后边哩。單是牛奶生产事业，就大有潜力。一九五九年因为是初搞，缺少經驗，才利用了乳牛一千多头，只占全社乳牛的四分之一，就成立了十四个煉乳厂。一九六零年要把現有的四千二百余头乳牛百分之七十利用起来，加上提高挤奶技术，日产鮮奶一万二千斤，制成煉乳四千八百斤計算，除去成本，一天淨收入即达四千八百元，一年按二百天挤奶計算，只此一項收入，就可以达到九十六万元，相当于全公社一九五九年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各水庫正放养着各种魚苗二千五百万尾。以全社四万人口計算，每口人可以占有六百二十五尾。一九六零年，漁业将有惊人的發展，除了出售以外，社員家庭都可以吃到鮮美的魚了。

彰武——这个被旧时代的地主官僚們在“彰武县志”上詛咒为“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地起黄沙，貧困无窮”的地方，正在公社社員的手下迅速地改变着面貌，他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修了这么多的水庫，开了这么長的运河，养了这么多的淡水魚，种了这么多的稻田，繁殖了这么多的牛羊，营造了这么多的林带。二十八年前，在彰武伪县志里記載着：“本县无山林矿产之富，无齿革羽毛之珍，民所賴以生活者，植物則五谷，动物則六畜而已。”真是何等凄凉，何等惆悵！那些地主老爷們就像吸血虫一样寄生在彰武这块土地上。我們再听听今天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民歌，“鯉魚大米飯，饅头炒鷄蛋，不是天白給，是咱双手換！”又是何等豪壯！两个时代，真是鮮明的对比。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公社社員們，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大自然进军。把沙荒建設成米肉魚之乡，已經不是遙远的事情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苹果之乡的奇迹

——辽宁复县得利寺人民公社果树生产连年跃进——

中共辽宁省委调查组

辽宁省成立最早的公社之一、以盛产苹果驰名全国的复县得利寺人民公社，在过去的将近两个年头里，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常的道路。人民公社的出现和成长，使得这个辽东半岛上的苹果之乡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公社雏型到完备的公社

一九五八年春季以前，在现在的得利寺人民公社所属的地区内有八个乡、二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秋冬，在社会主义教育和全民整风运动以后，这里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当时要建设一些比较大的水利工程，可是光靠一个小社的力量又干不了。干部和群众普遍要求打开乡界、社界，建立大社。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在党的积极领导下，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将原来的八个乡、二十二个小社合并为四个乡、四个大社，每个社平均有三千五百多户。这四个大社建设了许多过去无力修建的较大的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开始创办了一些小型工业（如铁木工厂、被服厂、编织厂、重晶石矿等），还兴办了教育事业（民办中学、小学、果树专科学校）、科学研究事业（病虫研究室）。从并大社时起，实际上就开始了从一乡一社，向乡（政）、社合一过渡。这一切，就使得大社开始具备了人民公社的雏型。过了五个月，同年八月九日得利寺大社完全实现乡社合一，正式命名为得利寺人民公社。到同年九月，松树、万家岭、郭店三个大社，与得利寺人民公社合并，成为拥有一万二千四百一十户、七万一千六百五十八人的大公社。

得利寺人民公社所在地区栽培苹果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是辽宁省最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之一。这个公社就以经营果树为主，有苹果树八十二万四千多棵，其中结果树四十九万二千多棵。它的苹果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个地区的苹果产量，约占辽宁全省苹果产量的十分之一。

既然果树生产在得利寺人民公社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们要看这个公社的优越性如何，首先就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推动果树生产高速度发展。

果树生产能不能跃进

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和全辽宁省都出现了万马奔腾、雷霆万钧的形势，各项生产事业都开始向前跃进。那末，果树生产能不能像其它生产一样大跃进？对于这个问题，得利寺地区的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由于一些干部和一部分社员对于具备公社雏型的大社的优越性估计不足，再加上思想受陈旧的果树生产历史经验的束缚；因此，当刚刚建成的各大社的党组织，根据多数群众的要求和当时的有利条件，提出苹果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

四十或百分之五十的跃进指标的时候，有些人表示很吃惊。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产幅度，他们对这个指标抱着很大的怀疑。他们认为：“果树是多年生植物，不同于一般庄稼，对于粮食作物，你多给些水和肥料，它当年就能大量增产；果树生产可办不到。”有些人还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苹果产量就是在丰收年，也不过增产百分之几，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当时有些生产队长和果树技术员不敢接受大社分配下来的包产指标，怕完不成受社员埋怨。各大社党组织为这事开了好多次会，组织社员讨论，经过摆增产事实，挖增产潜力，献增产经验，开展了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之后，才把产量指标包下去了。为实现这个大跃进的指标，各大社的党组织还不断地加强了思想工作，向群众指出建大社后在土、肥、水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的空前有利条件，提高群众的信心，鼓舞群众的干劲，领导群众轰轰烈烈地大干了一年。结果，就干出了这样一个使广大社员也震惊的奇迹：在九十天干旱无雨的条件下，这个地区的苹果总产量达到二万四千零八十吨，比一九五七年跃增百分之五十三点五，而且苹果质量也非常好，合乎出口规格的苹果达到百分之八十五，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今当社员们回忆起一九五八年苹果大丰收的情景时还说：“歉年越估越漏，丰年越估越不透，真是一点不假！一九五八年苹果可真多啊，好像越摘越多，摘也摘不完！”当时的情况确是那样，若不是当时公社已经成立，组织了成千上万人的大协作，要把苹果摘完、运完，不知要用多长时间哩！公社化的当年不但果树生产飞跃地增长了，粮食生产也在大旱的袭击下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了。这一年的苹果空前大丰收，打破了所谓“果树是多年生植物，生产不能跃进”的保守思想，打破了苹果产量历来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几，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的惯例，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苹果大丰收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也使许多人破除了迷信，认识到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陈旧的历史经验还是没有完全打破。当公社党委在一九五九年春季，根据一九五八年果树生产大跃进的經驗，发动群众经过多次酝酿，又提出比一九五八年更高的苹果增产指标的时候，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又有些担心了。他们说：“不论怎么说，多年生的果树毕竟跟一年生的庄稼不一样。一棵庄稼，你可以在当年让它拼命地结果实，结得越多越好，反正下一年就不要它了。果树可不成，上年结果多，树累坏了，下年就得歇枝，一九五八年让果树结了那么多的果子，会不会累坏了树，使下一年减产呢？会不会因此造成新的‘大小年’现象呢？”党组织和许多先进分子认为，果树丰收之后的歇枝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自然规律，而是过去的条件下果园经营薄弱无力的表现和结果。因此，上面说到的那种担心，在过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后的今天，就是不必要了。党组织向群众反复说明：只要在土、肥、水、密（指密枝密果）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比一九五八年做得更多更好，一九五九年不但不会减产，而且肯定能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整顿以后迅速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得利寺人民公社，在一九五九年的生产中，果然发挥了比它刚刚诞生的一九五八年更强大的威力。这一年，在比一九五八年更严重的旱灾下，苹果总产量达二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吨，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二千四百十二吨，提高百分之十强。同时还出现了好多株产一千几百斤的高产纪录，株产最高的达一千六百二十斤，还出现了许多大面积丰产果园，最高的每亩产苹果二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斤四两。事实又作了结论：由于果园管理空前加强，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并没有“累坏了果树”，而且，果树增产的潜力显然还没有挖尽，今后，依靠人民公社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果树将会继续高速度地增产。一九五九年不但果树生产加速发展了，粮食生产也有了更大的跃进。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六，达一万七千八百四十四吨。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二百五十六斤增加到三百三十九斤，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四。

綜上所述，得利寺人民公社兩年來果樹生產的巨大勝利徹底打破了多年的慣例，也粉碎了人們頭腦中的陳舊觀念和對果樹生產的神秘感。由此可見，兩年的果樹生產的成就，不僅意味着物質財富的增加，而且意味着解放思想的重大勝利。

那麼，得利寺人民公社到底是怎樣在兩個生產年度中辦到了過去的小高級社辦不到的事，創造了果樹生產發展史上沒有過的驚人奇蹟的呢？

節節勝利的抗災鬥爭

也許有人會想，得利寺公社這兩年蘋果生產的巨大勝利，是不是帶有某種偶然性。是不是這兩年的自然條件特別有利於果樹生產的高速度增產呢？否。恰恰相反，“老天爺”好像故意要考驗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似的，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連續發生了兩次歷史上少見的大旱，此外，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天災，得利寺人民公社首先就是在不斷戰勝自然災害當中勝利前進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得利寺等四個大社剛一建成，就遇上了多年沒有過的乾旱，一旱就是九十天。五月間，得利寺大社所屬四十五個自然屯的水井都干了。山上野草發黃，樹葉打摺。四個大社同時展開了抗旱鬥爭。抵抗這樣厲害的旱災，必須有強大的物質力量，首先是現代化的排灌機械。這是過去的小社很難辦到的。因為小社的公共積累和流動資金非常少，談不上購買較大的機器。可是合併成大社以後，因為集中和統一使用資金，它們很快購買了一大批排灌動力機械，投入了抗旱。光松樹一個大社就花二十萬元錢購買了汽車發動機七台、柴油機二台、電動機一台、五瓩的變壓器二十二台。它利用這批機器，沿復州河設了十處動力抽水站，抽水灌溉了大片果園和農田。在各個大社的統一調動下，機器的威力和人的威力配合起來，真是相得益彰，節節勝利。松樹社西坡子有一塊果園，干得樹葉都“稔”了。大社統一調去了三百多人，連同本隊的男女勞動力四百多人，擺成一條“長蛇陣”，從二里外的復州河邊向山上傳遞水桶，站在山頭一望，只見一個個水桶飛奔而來，把水澆到果樹下。社員贊嘆說：“哈，真像一條活龍！”到秋天，這塊土層很薄的果園產的“印度”蘋果結得又多又大，最大的一個就有一斤半重。萬家嶺社提出了“早到秋，澆到秋，一年無雨保豐收”和“男女老少齊動員，盆盆罐罐都上山”的戰鬥口號。黨總支還從農、工、商、學各部門抽調二千多人，在十幾天里修成了六十個抽水池和一千五百米長的藥王廟水渠，引水澆了很多果樹和農田。得利寺社的大嶺上駐有一支強悍的青年突擊隊，隊員們在“挖出地下水，掘出山中泉，氣死龍王爺，戰勝招脖子旱，到秋不下雨，產量也翻番”的豪邁口號下，晝夜不停地挑水灌溉果園。到秋天，蘋果產量果然“翻番”了；但不是一番，而是兩番半。這個隊因此受到共青團中央的獎勵。

得利寺人民公社就是這樣，在一九五八年向乾旱奪得了蘋果空前大豐收。可是，“老天爺”還不肯罷休，一九五八年過去了，轉過年來，又是一場大旱災。這次旱災恰恰發生在果樹開花生果的時節，對果樹來說，正是所謂“招脖子旱”，它一開始就威脅着花和果。這次旱災延續了六十天，雖然時間比上年短些，但是因為上年冬季缺少雨雪，所以旱情却比上年更重。山坡果樹下刨進三尺多深，還不見一點濕土，部分果樹已經干得花落了，‘葉子也卷了，山坡有些小樹旱得奄奄一息。公社沒有在這次旱災前退縮。因為公社的規模更大了，體制更完備了，抵抗旱災的有組織的力量也就更大。農業、工業、財貿、文教等部門共有一萬三千多人參加了這次抗旱鬥爭，共澆果樹十六萬七千多棵。得利寺管理區的攔河閘壩和引水上山，是這次抗旱鬥爭的鼓舞人心的重大勝利之一。這個管理區以調自各隊的二百多名基干民兵為骨幹，組成了一支水利建設突擊隊，在公社工業部門的支援下，僅僅用一個

月的時間，採取勞武結合的方式，突擊建成了一條長百米、上寬五十米，下寬十米、高五米的攔河壩。大壩攔住了復州河的地下潛流，人們把河水用電力水泵抽進十里長渠，引到龍潭山下，再用電力水泵引水上山，這個工程給一萬棵果樹、二百五十畝糧田、菜田送來了救命水。在修築攔河壩的時候，因為天天同河底的沙石作戰，幾天的工夫，就把鎬頭磨鈍了，磨短了，修理一次，得來回跑十里路，勢必大大減慢工程的進度。正在這時，得利寺聯合工廠派工人攜帶一盤流動式烘爐來到工地，日夜不停地工作，工具隨壞隨修，這樣一來，修壩工程效率便提高了百分之四十。經過這樣的全民抗旱，終於擊退了旱災，保證了幼果順利發育壯大，奠定了蘋果丰收的基礎。許多社員都這樣說：“一九五九年如果沒有人民公社，莫說蘋果增產，連樹還不知要干死多少棵啊！”

人與旱魔的鬥爭剛告結束，人與蟲爭果的鬥爭又開始了。這年夏天果樹害虫特別多，過去的小社是很難對付的。因為小社治蟲技術力量很弱，常常打藥不及時，遭受蟲害。但是公社擁有自己的病蟲研究室和以此為中心的蟲情預測預報網，事先掌握了各種害虫的生活規律，在幼蟲即將孵化的緊要時期，一聲令下，全公社的果園立即打藥，大大提高了治蟲的效果。從前許多小社買不起化學藥劑和藥械，而公社不但有錢購買大量藥劑、藥械，自己還有力量製造大量土農藥。例如，一九五九年為了克服化學藥劑供應不足的困難，公社應用病蟲研究室的研究成果，自己製造了八十五噸土農藥——“鹵（鹵水）硫（硫黃）合劑”，代替洋藥“一零五九”殺紅蜘蛛、食心蟲、卷葉蟲等。這個經驗很快就在全省推廣。這個事實證明了公社舉辦科學研究事業的優越性。在治蟲鬥爭中，公社的工業和商業部門也有一份功績。商業部門積極供應果藥和藥械，工業部門熱情為各生產隊修理藥械。有一次，正當急需打藥治蟲的時候，來溝生產隊的五台噴霧器壞了，拿到公社的農業機械廠去修理。可是工廠因為技術條件很差，又沒有銅料，本來不能修理，但是工人決心不讓果樹生產受到損失，他們開動腦筋，研究出用生鐵代替銅料的辦法，整整忙了一天，把五台噴霧器搶修好。一九五九年蟲害情況同一九五六年大體相同，但蘋果質量比一九五六年好的多，其原因就在於公社的抗災力量比那時大的多。

技術大普及 果園面貌新

果樹生產的技術性非常強，從嫁接、剪枝、稀果到防治病蟲害，需要一套特殊的複雜的技術；不能掌握這套技術，就無法發展果樹生產。過去只有得利寺、長征等少數幾個小社的技術力量較強。公社化之前，原有二十二個小社之間，技術力量和技术水平相差懸殊。以得利寺大社前身的幾個小社為例，原得利寺小社有果樹技術員三百一十八名，蔡房身、龍口、蘆屯等幾個小社的果樹技術員總共不過幾十個人。原得利寺社有全國著名的農民果樹專家張金厚、張金洪這樣的技術水平高的技術人員，而其餘的小社的技術人員不但人數少，技術水平也比較低。蔡房身小社的果樹，在併大社前由於技術管理落后，蘋果產量和質量一直都很低。那末，在各小社中間推廣先進經驗，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問題不那末簡單。過去上級黨政領導機關每年都號召並且組織推廣先進經驗，而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因為受組織形式的局限，一些先進技術常常得不到迅速的推廣。因為先進社和落后社是兩個獨立的經濟組織，它們之間學習技術和經驗多是間接的。比如上級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把先進社的經驗總結了，也開會向各社介紹了，各社的人員回去以後卻不一定執行，因為他們的社在經濟上、技術上有自己的自主權。正像有的技術人員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的：“那時候，學也行，不學也行；全用也行，用一部分也行。”“當時是各開各的方，各治各的病。”由於這種情況，原得利寺社的果樹專家張金厚的一套比較完整的剪枝技術——“長遠規劃，因樹修剪，抑強扶弱，

主次分明，密枝密果”，虽已經国家科学研究机关帮助总结和介绍出来，但是在附近很多高级社中間却没有广泛推广。公社化以后，乡社合一了，领导统一了，推广和普及技术，也就有了最好的組織保証。得利寺地区的原来的技术推广站，变成了公社直屬的农业技术服务站，在公社党委的統一领导之下，能够比过去更有效地指导公社的技术。凡屬重大的技术措施，都經過公社党委会或公社管委会討論，做出决定，下达到队，各生产队都是坚决执行的。

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公社党委和各生产队的党支部都做了許多具体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两年来，公社每推行一項重大的技术改革和技术措施，必先通过訓練班、現場会、展覽等生动活潑的形式，訓練技术人員，依靠这些人去推广先进技术。这样做的效果是：技术統一了，技术队伍扩大了。据原十五个小社的統計，公社化以前，有果树技术員五百四十名，这是經過几十年的实践所培养出来的人材，而公社化后不到两年，这些單位的技术人材就增加到八百七十名。公社化以后，在果树技术上实行了不少的革新，比如在修剪方面采取了“适当多留內膛枝和下垂枝”、“密枝密果”的做法，就对果树高产起了显著的作用。又如在防治害虫方面，从前有些小社不懂害虫生活規律，盲目打藥，不是过早，就是过迟，不能有效地制止虫害。公社化以后，以号称“虫王爺”的治虫專家張金洪领导的病虫研究室为基础，建立了預測預报網，按照桃小食心虫、东北小食心虫、紅蜘蛛、卷叶虫等害虫的發生規律，采取“树上和树下相結合、藥剂和人工相結合”的方法，进行防治，效果極为显著。

“一大二公”和乡社合一的組織形式保証了技术的統一，促进了技术队伍的加速發展，保証了先进技术的加速普及，結果，大大提高了落后果园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許多两年前还是低产的果园，現在变成了高产果园，这类果园中还出現了不少高产紀錄。蔡房身大队的果园，在一九五七年每棵只产果一百斤，好果占百分之六十五；而一九五八年每棵产量增加到一百三十斤，好果率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九。郭店大队有一塊果园，一九五八年每棵只产二百八十斤，一九五九年这塊园里有一亩三分地，二十三棵树，每棵平均收了七百二十三斤，創亩产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二斤的高产紀錄；青年試驗場創苹果亩产二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斤四两的最高紀錄。

扩大基本建設 加强增产措施

得利寺人民公社的百分之七十的果树都在山上，不进行水土保持、水利、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設，果树生产就沒有可靠保障。而水利灌溉、梯田、撩壕、倒树窩子（把树根下的石头挖出来，再换进好土）、土壤熟化（把树下土深翻数尺，同时鋪进几層有机肥料以改良土壤），这一套基本建設，都是很費工、很艰巨的工作。过去的高级社力量小，一年只能搞一点点。有些基本建設工程明知修了对生产大有好处，因为农业社的規模狭小，受益不均，土地、劳动力等問題不好解决，不便协作，所以就不能兴修，或者只能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縮小工程的規模，勉强兴修，結果当然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受益范围。例如在并大社以前，蔡房身的“五一”农业社要修一条受益面积可达一千二百亩的“五一”水渠，这条渠道有一大段要經過得利寺农业社小屯的果园和农田，后者因为占用自己的土地較多而不同意。为了这件事，两个社主任曾經談判过四次，乡里还出面撮合一次，但是，双方一直沒有达成協議。最后磋商的結果是：水渠尽量在“五一”社自己的土地上通过，只占得利寺社的二亩地。这样一修，受益面积就只有五百亩了。至于占用得利寺社的二亩地，还是“五一”社另用高出該地一百斤产量的土地补偿的。公社化后就不再受从前那样的种种限制，因而能大規模地进行各項基本建設。一九五九年蔡房身大队新修的一条渠道，穿过了得利寺管理区小屯的果园，挖了六棵树，还占了六亩地，得利寺管理区一点沒有意見。因为得利寺和蔡房身是同一个

公社的两个单位，问题便好解决了。自从公社化以来，全公社共新修水库三座（其中一座正修建中），固定抽水站三十九处，自流灌溉渠道五十九条，长达一万八千米，田间渠道七十八条，长达三万九千米，修拦河坝三十三座（其中永久性坝三座），打各种水井一千三百七十眼。公社化后，在水土保持方面成绩也很大。从初级社到一九五八年初累计，有梯田六万零四百一十六棵，撩壕十三万六千棵；而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就修补和新修梯田二万九千九百六十五棵，撩壕十五万零九千棵。松树管理区潘屯生产队公社化后两年来新修梯田和倒树窝子的工程量，等于公社化前五年总和的六倍。

基本建设的扩大，有力地保证了土、肥、水、密等增产措施的配合进行。一九五七年小社时期，每棵果树只施底粪二百到四百斤，有些较远的果园根本不下粪。至于灌溉、水土保持，也只有极少一部分果园里能够做到。公社化以后，由于大规模地进行了各种果园基本建设，大量地积造了肥料，一九五八年一般果树下了五百到八百斤底粪，多的达到二、三万斤，基本上做到了水肥结合，部分果园做到了“两肥（追肥）两水”或“三肥三水”。一九五九年一般果树每棵下底粪八百五十到九百斤，一些重点果园做到了“三肥三水”或“多肥多水”。正因为公社化以后土、肥、水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所以才敢于在果树剪枝、稀（间）果方面打破常规，实行“密枝密果”，一九五九年，对于一部分结果不十分多的果树，正因为实行了“密枝密果”，苹果产量才能突破过去五十年的每年增长百分数，实现大幅度的增产。正因为土、肥、水的条件大大改善了，不断地给果树补充了养分和水分，所以果树才能在一九五八年结了那么多的果子而并没有“累坏”。

调整插花果园 合理利用资源

果园的合理布局，是合理利用果树资源，提高果树栽培管理水平的条件之一。在高级社时期，社与社之间有很多插花果园，是果树增产的绊脚石。因为插花果园一般都在离本生产单位较远的地方，去一趟插花果园，往往要跑十里八里路，有的还要翻山过河，十分不便。所以，插花果园的管理都很粗糙、失时，产量低，质量差。人们说，插花果园是“甩边子肉”，“收点是点，不收拉倒”。不但如此，由于管理落后，特别是很少打药，有的甚至不打药，因此插花果园就成了“病虫害的大本营”，经常向周围的果园传播病虫害，威胁附近果园的生产。公社化以前，有些小社也曾互相谈判，交涉调换插花果园。但是，因为在规模小的高级社时期，社干部和社员们的眼界还窄，谁都怕吃亏，所以插花果园一直调换不成。只有到了公社化以后，问题才能顺利解决。一九五八年，大社内部的插花果园都作了调换；一九五九年春季，公社根据经营方便、有利于生产的原则，又把从前各大社之间的插花果园作了合理的调整，这样就使果园布局趋于合理，有利于发挥果园的增产潜力。这个问题在公社化以后所以能顺利解决，是因为生产关系变了，大家都属于一个公社，利害关系较前更密切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增长了。社员们说：“什么吃亏占便宜的，反正都是圈里的（意即都是一个公社的）。”“人民公社是一家，别看眼下各分各的，过几年统一分配了，还不是咱们大家伙的！”原万家岭社在十里外的刘店社郭屯队有一块果园，腐烂病很严重，一百零六棵树，一九五七年只结四千斤果，好果只占百分之二十；一九五八年调换给郭屯以后，由于管理及时，制止了腐烂病，产量上升到一万一千斤，好果增加到百分之八十。据不完全统计，全公社两年来调换的插花果园有八十八块、二万三千多棵树。调换之后，管理方便，估计至少可以节省六千六百多个人工，增产二十四万多斤苹果。至于因减轻了病虫害给其他果园带来的好处就更不用说了。

迎接更大更全面的跃进

两年来果、粮的連續丰收，加上社办工业的飞跃發展，使得得利寺人民公社已經成为一个經济力量相当雄厚的大公社，它的公共积累和社員收入两年来都迅速地增長了。一九五八年全公社的公共积累已达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元，比一九五七年二十二个小高級社的公共积累总和增加了一倍多；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四。社員收入的增加也很显著：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收入是八十一元七角六分，比一九五七年高級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十点四；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收入增加到一百一十八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社員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人民公社給这个富饒美丽的花果之乡带来了丰富多采的生活，也带来了新的活力。經過两年来大跃进的鍛煉，这里的人們变得經驗更丰富了，本領更高强了。在大丰收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社員們个个精力充沛，斗志昂揚。一九五九年的秋收还没完全結束，人們就在加紧筹划和准备新的跃进——开展規模更大的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和积肥等項冬季生产。已經掀起了一个波瀾更壯闊的生产高潮。得利寺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在高举着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帜，迈起更大的步伐跨进更大跃进的一九六零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疾風知勁草 烈火煉真金

——辽宁綏中革命十月人民公社調查——

甄为民等六人調查

山海关外，渤海边上的辽宁省綏中县前衛乡，有一个革命十月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成立一年以来，連續遭到水、旱、虫、雹等許多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年輕的人民公社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頑强斗争，从而达到重灾变輕灾、减产不减收、社員比往年增加收入的要求。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中穩穩地站住了脚跟，并进一步得到提高和巩固，因而受到全社群众的一致拥护。

这一事实充分說明了：只有符合客观历史發展規律的人民公社才能經受得住最严重的考驗。那些預言“人民公社必将垮台”的“右”字号先生們，你們知道你們自己荒謬到什么程度嗎？

初升的太阳 巨大的威力

革命十月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中誕生的。这个社的社主任是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刘洪达。全社拥有一万三千八百一十六戶，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口人，二十六万九千三百四十亩土地。南北七十里，东西四十里。南靠渤海，地平土肥，盛产粮食和各种魚虾；北靠群山，有大量的梨果和森林，同时，矿藏資源也極为丰富。

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發出了燦烂的光芒。特别是在战胜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比高級社更大的威力。革命十月人民公社建立之后不到一年，就連續碰到了两次旱灾，两次虫灾；一次水灾，真是五灾俱全。其中規模最大、危害最烈的两次要算一九五九年春天連續五十三天无雨的旱灾和七月份的三百年一遇的大水。要是沒有人民公社，这些灾害，也許就会使这里出現“赤地百里”的局面，然而，正因为有了規模大、活动范围广的人民公社，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就先后一个一个地战胜了这些灾害。

就拿这年的春旱來說吧，一九五九年春天是人民公社的第一个春天。社員們在一九五八年大修水利，深翻土地，改种小麦等高产作物的基础上，正准备进行第一个春种和夏收。可是，“天公不作美”，从四月十九日到六月十一日，先后五十三天沒有下雨，出現了“地冒烟，塘裂嘴，禾苗卷叶，井底朝天”的大旱灾。

在这个秃山、沙河的辽西地区，旱魔作威作福、威胁人們生存的日子是一些老农記憶犹新的：一九三零年鬧春旱，貧苦农民忍飢挨餓，只有四分之一的耕地种上了庄稼，到十一月下雪天，高粱还没有睜眼睛哩。而一九五九年的旱情要比一九三零年严重几倍，如果不大力抗旱搶种，将会有更多的土地种不上。

五月初，大田播种的緊張季节来到了，天仍然不下一滴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抗旱

播种，已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公社党委统一领导全社干部和群众，辩论了是坐等下雨、还是抗旱抢种的问题。社员一致同意抗旱播种，和自然灾害作战。于是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抗旱运动就开展起来了。全社每天参加抗旱的人数达到二万多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社内可以利用来抗旱的物资：五百台大车、一百二十多个水櫃、一万一千多个水桶，以及社员的洗脸盆、水瓢，都用来抗旱了。全社挖泉六百三十二个，拦河五十一道，挖土井六百二十八个、水坑二百一十二个。社员们当时的口号是：“拦河蓄水，挖掘地下泉，一春无雨保全苗，一年无雨保丰收，宁肯肩磨烂，不做等雨汉！”

在抗旱运动中，公社各级领导干部都亲自挂帅，社员生产竞赛热情更加高涨。东潘管理区党总支書記陈志国在茨榆生产队领导抗旱的时候，和社员刘树春进行了挑水比赛，真是你挑一担，我也挑两桶，谁也不示弱。上午陈志国挑了一百一十一担，比刘树春多挑了一担，下午又比，刘树春超过陈志国一担，结果拉成平局。东潘生产队社员刘发财在担水的时候，一个人干了一个半人的活，肩担一担，手提一桶，越战越勇，从不喊个“累”字。

正在这时，刚刚修好的两座中型水库，也开始放水灌田了。水库的水由三十里外的山上，经由纵横贯穿全乡的干渠、支渠、毛渠，驯服地流到大田中去。许多老年社员都惊异地說：“做梦也没想到几十里外的山水，真的流到我们地里来了！”“没有人民公社的大修水利，一九五九年就得干旱到底了！”全社利用水库水播种的面积达到三万多亩，占抗旱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

旱情南部比北部重。南部各生产队、管理区，光靠自己的劳动力难以战胜旱灾。如东潘管理区的抗旱播种工作，要是光靠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得花一百零八天的工夫才能种完。于是，公社发动了大协作，从北部人、车力比较充裕的几个管理区抽调了一百四十台大车和三百多个劳动力支援南部王宝、东潘等管理区的抗旱播种。公社工商部门除及时帮助制作和修理提水工具外，还抽调了六百多个劳动力投入抗旱。学校也临时放假，参加抗旱。

人民公社从事抗旱斗争的力量如此之大，规模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都是史无前例的。全社抗旱播种的面积达到十万四千四百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三。坐水播种的小苗普遍出得齐，长得快，这是千军万马抗灾的结晶。特别是全社的小麦，经过抗旱，普遍作到“三肥五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一九五九年全社小麦播种面积共二千七百一十九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点二四倍，比一九五七年更增加十七倍之多，而单位面积产量也由一九五八年的平均亩产四十斤达到一九五九年的一百五十六斤，增加了二点八四倍。全社有六十多亩麦田，亩产量高达五百斤，凉水管理区侯屯生产队有四亩二分麦田，平均亩产量高达七百三十八斤。

严重的水灾 紧张的抢险

正当人们欢庆公社化后的第一个夏季大丰收，期望着秋季更大丰收的时候，更大的自然灾害——一场三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又降临到革命十月人民公社的头上。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开始下雨以后，沥沥拉拉，一连下了四十多天，特别是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北部，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到二十二日早晨三点多钟，大风口、共青二水库上游，二十四小时之内都连续降雨三百九十至四百二十毫米，相当于往年全年的降雨量三分之二，由于雨量过分集中，引起了巨大的山洪暴发，在三山背后一百多里的山沟内水流湍急，连碾盘都冲走了。

洪水以一丈高的水头，由北到南，像一堵墙似地席卷过来。三个小时之内，所到之处，造成了严重灾害。全社有百分之十六点二的房屋被水冲倒或冲坏，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

百分之十五点二。由于洪水来势过猛，抢救不及，本社还有少数老弱妇孺被洪水冲走遇难。农作物被淹十万三千三百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其中颗粒无收的一万四千二百二十四亩，不能继续耕种的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二亩，其它被淹土地，也有不同程度的减产。

人民公社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在严重的灾害面前屹立不动、在党组织统一的坚强领导下，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优越性。在受灾之前，公社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分赴沿河险区、水库工地，发动群众做好防汛抢险准备工作。正在这里帮助工作的中共锦州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开业亲赴大风口水库检查领导，中共绥中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振东也亲往东潘管理区领导抢险工作。随着水情的紧急，公社内的电话、广播指挥工作分外忙碌，各管理区的党总支书记都是整夜不眠，传达上级的指示，动员群众。许多生产队的队长、党支部书记都通夜在村里和沿河来回巡察，在水情恶化的前几分钟，公社除通过广播和电话通知沿河群众逃险以外，又抽调了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组，分别到凉水、东潘平川、程家等管理区的沿河各队帮助群众抢险、脱险。

洪水到来之后，县、社和社内各队之间的电讯交通联系中断了，各级干部和先进的社员表现了高度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搏斗。全社共涌现出一百一十七名抗洪积极分子，得到全社群众的赞扬和公社的物质奖励；还有五十七名积极分子受到县里的表扬和物质奖励。

这些积极分子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许多干部、群众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地抢救国家和公社的公共财产。有的干部为此而牺牲了自己家里的一切财物，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例如二道管理区曹屯生产队队长何景阳，当洪水冲到曹屯的时候，他已经组织群众脱离了险境，可是当他想到队里的账册和一部分现金还在他家里，他又毫不犹豫地冲进洪水中的家屋，发现现金和账册还锁在桌子上，就连忙扛起办公桌向高坡冲去，可是一个急流把他连人带桌都冲走了。事后人们找到了这张完整无损的办公桌，而何景阳却为抢救公物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是许多干部以大公无私的精神，为组织领导群众安全脱险而贡献了一切力量。他们真正做到了和群众同生死，共呼吸，成为党和群众亲密联系的纽带。例如三山管理区背阴章生产大队的支委周德成和生产队长王瑞武，当他们夜里在水库上亲眼看到半小时内水位突长五尺的险象以后，就急忙喊醒正在睡梦中的全村群众，帮助他们安全转移到山上。钓鱼管理区主任张志恒和钓鱼生产队支委董玉文也有同样的表现，他们连夜督促和指挥三百多群众事先跑上了山头，可是在查点人数时又发现少了五户，于是他们又分头冲进洪水，救出了这五户老小。

第三是涌现出大批舍己为人、抢救人命的可歌可泣的事例。这些同志的英雄行为和高贵品质，比之工业战线上的向秀丽、丘财康，是毫不逊色的。如东潘生产队长魏文清在挨户动员群众上山以后，发现一辆大车翻在河沟的急流里，他不顾一切地跳进急流，救出了六个妇女，这时洪水继续猛涨，他手里正拉着他的妻子和另一个女社员——陈少余的妻子向山上转移，大浪冲走了陈少余的妻子，他连忙舍去自己的妻子，冲去救出了旁人，而后也救活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他又在洪水中从一棵树上救活了上流冲下来的两个社员，先后共抢救了十一个社员群众。小胡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王会阳在领导群众撤到山头上之后，听到村里群众还有呼救之声。他激动地高喊一声：“那个胆大的跟我去！”他的亲兄弟、生产组长王会礼就赶忙跟上，两人一起冲进了洪水包围的村屯，肩驮一个，手夹两个，先后在洪水中往返六次，救出了四户社员的全家老少共二十三口。

公社受災期間，黨和國家數次派飛機到各重災村屯，空投了大量的餅乾和窩窩頭，使災區社員沒有餓一頓飯。在洪水暴發過程中，以共產黨員、公社幹部為骨幹的緊張激烈的搶險鬥爭，充分証明了，只有黨的長期教育和人民公社的優越制度，才能培育出這樣數以百計的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的英雄人物。許多幹部在災情過後，自己只剩下一身衣褲，卻搶救了全村的人命和公社的財產，給社員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群眾一致稱頌說“只有在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有這麼多好人好事。”

經得住考驗 創造出奇迹

“這不是共產黨、人民公社違反了天意，而受到上帝的懲罰嗎？”“農村搞得一團糟，看你們怎麼收拾？”“人民公社非垮台不可。”這就是那些國內外敵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宣傳家和地主、富農的聲音。然而革命十月人民公社的社員卻發出了另一種聲音：“幸亏有了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公社，不然真是餓飯也摸不着大門。”他們從心底里感謝黨和人民政府，感謝人民公社對災民體貼入微的關懷和照顧。在受災以後，人民公社在黨的領導下，運用了它廣大的活動範圍和雄厚的經濟力量，以“東方不亮西方亮，丟了南方有北方”的氣概，依靠社員的沖天干劲，使重災變輕災，輕災變無災，從而使人民公社顯示了比順利條件下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運用它強大的組織力量和經濟力量，迅速妥善安排災後生產和生活。從二十二日災情發生後，公社黨委當晚就召開了全社有關部門的會議，對災區工作做出了五條決議：（一）迅速動員非災區、輕災區的社員主動讓房讓炕，供沖倒房屋的社員居住，房租由社付給；（二）災民的吃飯問題，首先由管理區調劑，解決不了的由社調劑；（三）動員幹部、職工和非災區社員捐獻衣服、被褥，救濟災民；（四）公社從公益金中立即撥出一萬三千元，支援災民；（五）迅速組織災區和非災區的大協作，排水扶苗，恢復正常生產。

公社黨委的決議發出之後，不到十天，災區就出現了一番新氣象：全社修復的房屋共達一千六百八十八間，一千一百多戶無家可歸的社員，全部有了適當的住所，穿上了衣服，九千多失去口糧的人得到了口糧，沒有一個受災社員在災後換過一頓餓，連災民吃飯用的碗筷，也有不少是公社給他們預備的。因此，許多受災社員說：“公社是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比小家庭對我們照顧得還周到。”有的說：“我沒有家，沒有了親人，可是公社就是我的家，幹部就是我的親人。他們這樣關心我們，我沒有別的說的，只有一個千字。”於是，在災區災民勞動力出勤超過平時，甚至出勤率達到百分之百，生產和生活秩序迅速恢復。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奇迹呢？

首先，在災民安置工作中，人民公社大家庭內的廣大幹部和社員表現了兄弟般的友愛精神，這種共產主義思想大大促進了災民思想情緒的穩定。許多受災較輕的幹部和群眾熱情地為災民修炕補灶，有的把熱炕頭讓給災民睡，自己睡在板床上。東潘管理區平房隊還組織了糊窗組、磨米組、打掃屋子組、割禾組，并套起大車去東潘生產隊接災民。王寶管理區西營子生產隊長李明吉派四輛大車給東潘管理區馬拐子隊趙樹維、高清玉、高存有等六戶災民搬家，一連搬了兩天。高存有說：沒有黨的領導和人民公社，這樣的事是辦不到的。他為了回答公社的照顧和關懷，第二天就參加了生產。高家管理區王崗子生產隊團支部書記任淑蘭，把受災幹部劉慶豐的父親、母親接到家，拿出新衣服給他們穿上。在發大水那天早晨，有三個災民逃到楚愛生老大娘家裏，老大娘待他們如同親人，安慰他們不要怕，并說我有吃的就有你們吃的。她煮雞蛋、做大米飯給他們吃，感動得那三個人都流出了熱淚。

其次，共產主義大協作，不僅是平時組織生產的有效措施，也是戰勝災害的有效措施之

一。洪水过后，灾区有許多事要火速作好，如修房子、扒东西、搶扶庄稼、种晚田，这些活計，如果全部由灾民自己来做是有很多困难的。公社为了迅速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大兴协作之風，組織非灾地区各生产队帮助灾区。东潘管理区黄家生产队在水退后的第二天，就組織了四十多个人带着干粮，到东潘生产队整房子、挖粮食和其它物资，一連干了五、六天。这个管理区有的非灾队和灾队之間，还采取了以强劳动力換弱劳动力的办法，进行了协作。三山管理区組織了三百多人帮助灾区队扶苗排水，两天之內就搶救了四百多亩大田的禾苗。全社非灾区共支援灾区四千个人工，五百多个車工，帮助扶苗六千四百多亩，拔大草一千三百五十亩，搶种晚田一千六百三十五亩，修复房子九百多間。凉水、前衛、三山管理区，两条輸水大干渠被洪水淤平了，六千亩水田断了水，水稻受着枯死的威胁。而这两条干渠很大，要完全修复得用五、六千个工，这么大的工程，只靠几个受益队（过去的高級社）在短时期內完成是有困难的。于是公社和这三个管理区組織和發動了受益队和非受益队共同修复，結果只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就修复了几十里長的干渠，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稻田。

再次，公社的工业、商业部門和学校，在公社統一领导和調动下，也都热情支援灾区。鉄工厂、木器厂根据灾民的需要，立即由其它生产轉入生活日用品生产。工人们都晝夜不停地为灾民加工剪刀、飯桌、鍋盖等生活用具，商业部門也立即派人前往灾区調查灾后的物質需要情况，組織进貨。商店总店的三个負責人，有两个專管灾区物質供应和生产自救工作。有些村屯因灾后道路不好，大車送貨不行，商店职工們就挑担送貨。由于商业部門全体职工的努力，使灾民及时买到了他們所需要的东西。水灾期間，学校正逢假期，学校教师也帶領着学生拔大草。

最后，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领导人民公社前进的是我們偉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公社撥款、撥粮和社員之間互助互济以外，党和国家、全省人民都非常关怀这个地区的灾情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派出了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为首的慰問团前来慰問，同时还以大量的物资和現款支援了灾区群众。国家撥給这个社的救济款达六万元，衣服五万多件。被水灾冲得一貧如洗的重灾民，灾后都得到了救济。

鮮明的对比 空前的团結

奇迹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現，不但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而且灾区干部、群众通过抗灾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普遍地得到提高，結果使坏事变成了好事，出現了干部和群众、社員与社員之間空前团結，人人心情舒暢、个个精神飽滿的新局面。釣魚管理区的群众在洪水到来时亲眼看到这个管理区的主任張志恒等干部，冲进洪水中去搶救老弱妇女，結果自己被冲走老远。从那时开始，全区社員的心就和公社干部的心更加亲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們为干部的安全耽心，當場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且把干部奋不顧身地搶救人命的英雄行为当做自己的榜样，在灾后的生产上表现出冲天的干劲。灾后，全区的灾民劳动力經常百分之百地出勤，他們說：“公社干部这样舍生忘死地工作，我們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对得起他們。”三山管理区背阴章生产隊長王瑞武、党支部書記周德成說：“灾后我們的工作更好作了，过去还有少数社員不大听話，現在百分之百的社員都听話了。”这个队的群众对干部說：“你們大胆地想吧！只要你們想得周到，你們說什么我們就干什么。”最近，公社派了一个干部到这个队收購生猪，动員儲蓄，党支書跟群众一說，生猪收購任务就超額完成了，只在一个早晨，十几戶人家，就儲蓄了二百多元。东潘生产隊長魏文清要到县里去开抗洪積極分子會議，他有些不放心队里的工作，全队的組長一致向他保証：“隊長，你尽管放心去开会吧，你去后我們一定把生产搞好！”果然，魏文清到县里开会的几天內，全队

社員都積極地參加了生產，搶種晚田。

地主、富農等階級敵人當然也不會放掉這個造謠破壞的好機會。高家洼地主張小春站在大碾盤上，帶着諷刺的口吻說：“鼓足干劲吧！這回可干劲沖天了。”這時貧農社員高義就駁斥說：“大躍進的成績，水庫放水的好處，你沒有見到嗎？種的稻田，大米飯你不吃了嗎？你沒干劲，就走你的，我們還要鼓足干劲重建家園呢！”張小春吵嚷他家的東西被沖光了，高義又駁斥道：“我親眼看見，你家沒沖去多少東西，硬說沖光了，難道你想通過水災把土改分掉的東西都要回來怎的？”張小春被駁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

雪里送炭暖人心，沒齒難忘公社恩。許多從舊社會艱苦歲月中爬過來的老年社員對新舊社會的鮮明對比有深刻的體會。這個地區百年以來共發過三次大水：一次是一八九四年，一次是一九三零年，一次是一九五九年。許多老社員拿一九五九年災情和解放前的那兩次水災情況對比之後說：要沒有人民公社，天王老子也抗不住這樣的大災。據本鄉部分老農回憶，一八九四年、一九三零年災後，本鄉曾普遍出現“七多”：逃荒多、欠債多、扛活多、討飯多、童養媳多、賣兒賣女多、尋死上吊多。根據他們的回憶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僅一八九四年，本鄉共有七十多人上吊尋死，十七戶賣兒女，二百六十六戶討飯，二百六十七人作了童養媳，三百三十多戶逃荒，二千七百多戶扛活，除少數地主、富農外，本鄉群眾普遍挨餓受凍，負債累累，出賣土地的約有一千二百三十多人。

而一九五九年又怎樣呢？涼水管理區七十一歲的老社員王占林，三次大水災他都經歷過。據他聽老輩的人說，自從他家搬到這地方來已有五、六輩，也從沒有發過這樣的大水，前兩次也比這次小得多。可是，前兩次災害，都幾乎把他折騰得半死，一八九四年他吃過樹葉、秕糊，僅他一家就餓死了兩口人，當時的政府眼看著許多貧苦農民凍死、餓死、上吊，也毫不關心。一九三零年更弄得他家破人亡，他隻身逃到撫順、興城等地，給人家作苦工，老婆住在娘家，全家六年沒得團圓。而一九五九年這次受災後，他全家五口，都有吃有穿，一頓飯也沒有斷過。中共錦州市委書記還親自到他們村上來慰問，他感激地說：要是在舊社會，這樣的大災，一定會出現“七多”，而現在“七多”卻變成了“七無”了，你看地里的莊稼長得多好，一穗水稻長了二百多粒，這樣的社會，真是打燈籠也找不到的啊！

大好的光景 錦綉的前程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現在讓我們再來說說這個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生產光景和今后的前途吧！

災後，公社黨委和社管理委員會在各生產隊重建家園計劃的基礎上，初步確定了全社的重建家園、生產自救的規劃。他們要在“災年變豐年，減產不減收，搞好生產自救，重建幸福家園”的總口號下，鼓足干劲，繼續躍進。

為了實現這個躍進的規劃，全社開展了“四丟四找”的增產節約運動。決心要把被洪水奪去的財產找回來，達到災年變豐年，減產不減收的目的。“四丟四找”即農業丟副業找，早秋丟晚秋找，旱田丟水田找，糧食丟果上找。根據這一方針，全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高潮，出勤的勞動力每天達二萬多個，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秋收工作進展很快，國慶節後七天就收完了全部水稻作物。副業生產也搞得熱火朝天，經營的項目有采礦、編織、運輸、打草、採藥材等二十多種，全社的副業產值到年底超過一九五八年兩倍。在擴種晚秋作物方面，已種白菜、蘿卜七千五百多畝，蕎麥二千六百二十多畝，基本消滅了秋閒地，秋菜已獲得豐收，面積比一九五八年擴大了一倍，產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為了幫助重災隊和重災戶迅速恢復生產，公社還從公有財產中，撥出了一部分公共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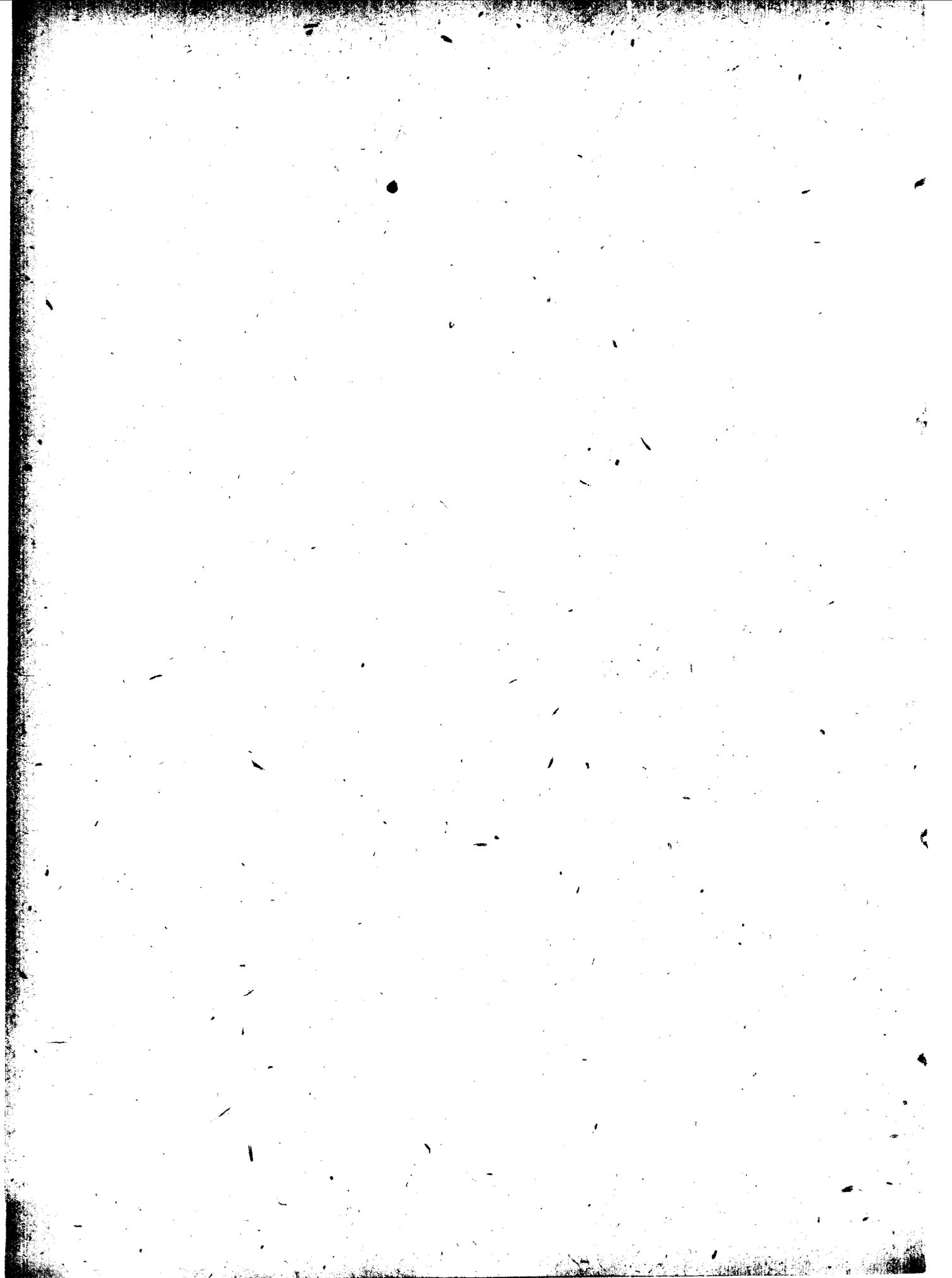
物，支援他們。东潘管理区馬拐子生产队被冲走驢、馬五头，羊五十二只，鉄車棚一个，結果，公社撥給他們四头大騾馬，一台胶輪大車，五十二头羊，还有部分小农具，使他們迅速恢复了生产。

一九五九年全社的粮食生产在遭遇特大灾害，只有五成年景的情况下，由于社員的精心管理，仍然出现了水稻稀有的丰收景象。全社的水稻面积在一九五八年六千零九十六亩的基础上增加到九千三百亩（共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十四倍），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五（一九五八年亩产三百八十二斤，一九五九年四百斤）。这个社的凉水管理区凉水生产大队，一九五九年共种一千五百多亩水稻，平均亩产达五百斤，其中有三十多亩平均亩产高达一千三百斤。仅水稻一项，全队每人即可分粮六百万斤，价值六十多元，因此，当地群众一致称赞道：公社人人夸，大搞水利化，旱田改水田，一年顶三年。而丘陵地区的梨果，一九五九年更是普告丰收。全社梨果平均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一倍半，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产纪录，到处出现丰收佳话：钓鱼西沟有一棵梨树，实产白梨一千七百多斤；钓鱼管理区平均梨果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二倍。

正因为人民公社家大业大，“东方不亮西方亮，丢了南方有北方”，所以经过秋冬大力开展生产自救工作，一九五九年虽然大片农田减收，部分农田颗粒无收，全社农、副业总收入预计达到五百二十万元，稍低于一九五八年。但是，由于公社普遍地开展了厉行节约运动，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精打细算，不算家庭副业收入，平均每戶社員可分二百五十六元，每人平均四十五元左右，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一百五十八元。这个收入水平，超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

不久前，公社党委和社管理委员会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鼓舞下，拟定了两、三年内的建设规划。两三年内，全社的生产面貌，不仅可以恢复旧观，还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两座中型水库，将在国家资助下重建完成，达到可以抵御三百年一遇的洪水的水平。在水库渠道和全乡四大河流两岸，将要大量出现稻麦两熟的高产作物，以达到逐渐改变主粮品种的目的。北部山区将遍种梨、桃、苹果、葡萄和防护林带，改变山河旧貌；中部沙土地地区，将大量种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支援国家工业化；南部沿海渔业也将有很大发展。社員们形容美好的前景说：昔日秃山变绿顶，拦住洪水泻清泉，万顷良田园田化，到处水力电力站，微风吹动稻浪滚，棉花吐絮银光闪，俯首山脚开宝矿，到处梯田百果园，工厂、商店、影剧院，大学医院样样全，人民公社好得很，幸福生活万万年。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顆光芒万丈的紅星

——記北京大興區紅星人民公社的偉大變化——

中共北京市委農村工作部調查組

偉大的預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這是毛澤東同志在農業合作化高潮時對北京郊區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時叫紅星集體農莊）制訂的七年遠景規劃的批語。事情完全像毛澤東同志預料的那樣，僅僅四年光景，紅星農業社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原來一千多戶、二萬多亩地的高級社變成一個八千多戶、十五萬亩耕地的人民公社，並且正在建設成為首都郊區的一個機械化的副食品生產基地。這顆光芒万丈的紅星所發生的激動人心的巨變，顯示了我國人民公社制度的偉大無窮的生命力。

一窮二白 不斷革命

紅星人民公社這十幾萬亩平原地，原叫“海子裡”，早先是元、明、清三朝封建帝王們行圍狩獵的場所。像現在的“鹿園”，就是往日的養鹿場；“晾鷹台”是射獵講武的高台；“團河宮”、“新宮”是封建主子們的別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進北京，這個周垣一百二十里的圍場被破壞搶掠一空，從那時起，才許老百姓交銀子在這裡開地。辛亥革命以後，“海子裡”又相繼淪入北洋軍閥、漢奸、地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之手。在這兒有過段祺瑞的段莊子；殷汝耕的濟德堂；蕭振瀛的志遠莊；司徒雷登的華美莊；日本鬼子的良棉改進區。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的剝削壓榨，加上地勢低洼，十年九澇，真是天災人禍交集，所以群眾管這兒叫“苦海子”，三個字就道出了往日“海子裡”人民飽受災難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了土地改革和反惡霸鬥爭，“海子裡”的人民翻身當家作主，開始恢復發展生產。解放初期的幾年里，這兒的生產和群眾生活比起解放前已經是天上地下，但是還沒有擺脫一窮二白的狀況，正因為這樣，群眾辦合作社的積極性很高。早在一九五二年郊區大辦互助組的時候，這兒就先行一步試辦了兩個小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同年秋天郊區發展第一批初級社的時候，這兒又第一個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合作化高潮時，這兒已建立了五個高級社和一個國營南郊農場。從合作化運動開始，“海子裡”的農業由恢復轉入發展，合作社越辦越大，生產一步比一步提高，群眾生活不斷改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年一年地起變化”。但是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的農民群眾並不滿足於現狀，他們越來越感到五社一場各自經營的局面，使這些場、社的經濟建設完全局限在自己這個小範圍里，影響了生產的迅速發展。

一九五七年冬天，掀起了大興水利的高潮，五社一場在偉大而又艱巨的水利工程面前很自然地聯合起來，與其他兄弟社協作，修建了涼鳳、東南郊兩大灌渠，一個冬春使六萬多畝耕地實現了水利化。人們第一次親身體驗到五社一場聯合起來的巨大力量。緊接着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以後，這兒的幹部和社員們紛紛爭上游。他們想多快好省地增產首都人民迫切需要的副食品，但是立刻碰到過去幾年來阻礙生產迅速發展的問題，人們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想起了興修水利大協作的好處，從中得到了啓發，終於找到了出路。先是紅星、晨光、舊宮三個社與南郊農場商量打算合併，後來曙光、金星兩個社也要求參加，就這樣，一九五八年六月，紅星等五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與國營南郊農場正式合併，成為一個統一組織生產的單位。八月底，黨中央發布了關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及時給“海子裡”的人民指出了方向，合併不久的這個單位立即正式命名為“紅星人民公社”。從此，“海子裡”又進入了一個飛躍發展的新階段。

三大躍進 面貌一新

公社一成立，實行統一經營。全公社的土地、資源統一規劃，合理利用，農、林、牧、副、漁在公社這個更大的範圍內互相結合，勞動力、農業機械統一調配，原國營農場的先進生產經驗更便於在全公社內直接推廣。總之，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都沖破了原來場、社的小範圍，完全置於公社的統一指揮之下，把一切力量用在最合理、最需要的地方。因此，在一九五九年繼續大躍進的形勢下，原來五社一場的生產潛力很快被挖掘出來，生產力的發展以不可阻擋之勢飛躍前進。在公社成立短短的一年裡，就接連在生產戰綫上打了三個大勝仗。

(一) 小麥翻兩番。公社成立不久就趕上種麥。公社黨委發動社員進行了深翻密植的大辯論，先進辯倒了保守，確定在全社推廣南郊農場一九五八年畝產千斤麥的先進經驗。首先在全公社內選擇了最適於種麥的土地一萬六千多畝，普遍用拖拉機深翻一尺以上，每畝下種四十斤左右，全部使用了“農大一八三”、“早洋麥”、“碧螞一號”等優良品種，平均畝施優質肥料一萬多斤。緊接着認真進行了田間管理，從種到收，堅持到底。麥子快熟了，六月十六日駐京的二十四個國家的新聞記者們和朋友們來到紅星人民公社參觀，當場試割的一片平均畝產一千零七十一斤。他們親自調查、訪問、攝影……，英雄的紅星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以活生生的勞動增產成果和喜悅的心情接待了這些外國新聞記者們和朋友們。由於小麥大面積的丰收，六月十五日，第一機械工業部在這兒用六種收割密植高產麥的聯合收割機，進行了高額年產小麥的收割試驗。

“海子裡”過去一畝地收百八十斤小麥就算了不起的好年景。一九五八年這兒種麥一萬五千多畝，平均畝產一百零七斤。一九五九年全公社一萬六千多畝小麥實打的結果，平均畝產三百二十三斤，一下翻了两番多，總產量也翻了两番多。當初懷疑密植的老農說：“以後可別聽我們的了，老經驗算吃不開啦！”更多的社員們興奮地說：“這年頭真好，庄稼也跟著社會走；人躍進，地也鼓足勁啦！”有的人說：“往年又收秋，又種麥，忙得够呛，還不是隨便給個溝就種上了，麥子長出來像錐子尖似的，一成立人民公社，全用拖拉機翻地，過去那輩子翻過一尺多？又上了這麼多糞，怎麼會不高產！”紅星公社小麥大丰收，破除了某些人認為“小面積容易翻番，大面積很難翻番”的迷信，並且在不同思想信念的人們面前証實了黨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光輝燦爛的偉大勝利。

(二) 畜牧、蔬菜大發展。公社化以前，除了原南郊農場飼養奶牛一千九百多頭具有相當規模以外，其他畜、禽生產基礎不算很好。現在，全公社已建立了六個大型奶牛場，四個大型豬場，四十七個中小型豬場，二十個鷄、鴨飼養場，每個大隊都建立了畜牧基地。到一九五

九年八月底，全公社囤存奶牛二千九百頭，豬一萬一千口，鷄十萬多隻，鴨二萬多隻。與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較，奶牛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豬增長了兩倍多，鷄增長了三倍，鴨增長了四十二倍。蔬菜生產方面，公社化以前共有菜田七千九百多畝，人民公社一建立，為了滿足首都人民的需要，立即擴大菜田到二萬畝左右，總產量也由一九五八年的二千三百多萬斤，增加到六千八百多萬斤，翻了一番多。

為什麼一成立人民公社就發展這麼快？從西紅門大隊里就可以找到解答。幾位隊長們回憶說：剛解放，我們西紅門種着九百多畝菜，那時才成立互助組，三個人輪着拐兩盤轆轤，一天頂多澆上十來畝。三、四百戶人家種菜，每天都有三、四百人轟着小驢車去賣菜，就種這點菜，每年還得雇上幾百號打短兒的。一辦合作社，貸款買了牲口水車，一挂水車頂好幾盤轆轤，上市賣菜去個推銷員就行了，省下來的人力多種菜，所以高級社的時候發展到一千九百多畝。一成立公社，又去修水庫的，轉工業的，人少了，菜地倒多了，一下種到四千多畝。新打了三十七眼電井，一開電門，唰唰地澆一大片，一個電滾子就澆百八十畝。春天種土豆，公社派來一台土豆播種機，光用四個人添籽，一天一夜的工夫，一百六十畝土豆全種上了，要是人工栽，頂少得三百二十個工。過去，土豆該灌糞稀了，早菜沒下來，沒錢，肥料跟不上，干看着產量上不去。一九五九年就不同了，我們大隊缺錢，公社給撥來了，糞稀一直沒斷，錢都用在骨節眼上了，全大隊土豆都增產了，要沒人民公社，作夢也種不了這麼多菜。

(三) 一年實現水利化。合作化以前，小塊的私有地使人們在自然災害面前無能為力。合作化以後，才能在自己社的範圍內整修排水系統，減輕旱澇災害，但是仍然不能根治。大躍進高潮中，打破了鄉界、社界，組織大協作興修了許多過去辦不到的水利工程，然而到了緊要關頭，上下游之間還有矛盾。一九五八年春天，當時的黃村、曙光、金星三個社合作引永定河水開稻田，到了插秧季節干旱缺水，黃村在上游，放下來三個水，到曙光社就用去了兩個，再沿途蒸發滲漏，最後流到位居下游，出工較多的金星社，沒有多少水了。金星社要求曙光社停用三天，放水供給他們插秧。曙光社干部一想，平日跟金星社來往關係不錯，修渠時人家又出了不少工，按說應該照顧一下。轉眼又想：在這干旱關頭，水就關係着本社一千多戶人家吃飯問題，不能不跟社員商量商量。就這樣往返商量交涉中，插秧季節過去了，金星社只插上四千二百一十畝。

公社化以後，徹底打破了原來的場界、社界，在全公社範圍內統一規劃、整修了排灌系統。例如利用拖拉機牽引的開溝犁代替人力，開挖了長達七萬米的三米寬一米深的排水溝，普遍疏浚了排水系統，新打電井七十四眼，增建節制閘六座，加上平整土地、開支渠和毛渠、添置揚水設備，使全公社灌溉面積由原來的六萬多畝擴大到十一萬多畝，即百分之七十三的耕地實現了水利化。更重要的是由於全公社統一經營，徹底消除了排水灌溉矛盾，真正作到了上下游兼顧，各大隊之間擰成一股勁共同對付自然災害。一九五九年水稻插秧時仍然缺水，一九五八年跟金星社發生過用水糾紛的西紅門大隊（原曙光社）把新打的眼電井一開，水從渠道奔金星大隊去了，最多的時候開到六眼電井。旱時輸水，恰似雪里送炭。金星大隊一九五九年種植水稻四千八百多畝，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六百多畝。西紅門大隊的社員說：“這就是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是往年，早把壟溝壘上了，你肯出電錢，我還怕費機器呢！”

雨季來了，公社化頭一年就遭遇了百年少見的特大澇災，接連五場大暴雨，全公社內一片汪洋，飽受澇災苦難的社員們焦急地說：“老天爺這是下小刀子，又該受罪啦！”但由於興修了水利工程，雨後公社黨委又領導群眾及時搶救，終於排出了積水。暴雨中，西紅門大隊的積水千軍萬馬似地涌向金星大隊，金星大隊除去把農田擋了一下保護莊稼外，為了顧

全大局，根本没有擋水，宁使自己大队在水里泡着。西紅門大队干部感动地说：“人家連个电话都沒給我們打，要不是公社化，早給擋上啦！”

在一九五九年特大的涝灾情况下，虽然少数晚秋作物受到了一点損失，但由于种植了很多耐涝作物，發展了多种經營，因而仍能完成原定的收入計劃。小麦大丰收，蔬菜畜牧大發展，一年实现水利化，这三大跃进使紅星人民公社在这严重的灾害考驗中，牢牢地站住了脚，并将永远健康、巩固地發展下去。

生产战线上的三大跃进，只不过是紅星公社建立一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些成績，是当年撒下种籽，日后才开花結果。如一九五九年全社新栽果树一千二百多亩，相当公社化以前的全部果树面积，各大队新建了許多牛舍、猪圈，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在一九六零年畜牧大發展时發揮作用。还有些成績，目前只是初露鋒芒。像社办工业，除去制造粉絲、土糖、飴糖外，还利用农副产品制造了糠醛、活性炭、可溶性淀粉等化工原料；机械修配厂不但能大修汽車、拖拉机，还能制造变压器、鋤草机、土豆播种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这些成就必将在今后公社經濟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还有一些成績，已經体现在各项生产成績中。如全公社十五万亩耕地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特别是拖拉机的效率提高很多，过去場社之間土地互相插花，机械空跑時間占全部操作時間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公社化后土地归一家，每一标准台的效率提高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成績，如果没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短时期內不可能取得的。

生活改善人欢乐 社員爭夸公社好

随着生产的大跃进，整个农村的生活面貌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变化。

(一) 办公共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公社化前后，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一年来，全公社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社員一直在食堂吃飯。在一个座談会上，社員們談起“食堂有什么好处”时，都爭先恐后地说：“吃食堂，解放妇女”；“吃食堂早下地、晚收工、多干活”；“吃食堂，吃現成的，不用自己操心米面，干活无牵无挂”；“吃食堂，妇女也有功夫参加了”；“吃食堂……”。有人問他們：“吃食堂刮風下雨方便嗎？”回答說：“阴天下雨，自己做饭更困难了。柴禾湿。嘔得滿屋子烟，眼都睜不开，孩子直哭。”再問他們：“吃食堂，比在家里吃得怎么样？”他們毫不迟疑說：“自己做，也是吃这个。再說公社把小麦都發給自己，想吃面条、烙餅，自己不也可以做嗎！过去干一天活，回来还得奔着吃的，米、面現成还好，要不还得現推碾子。現在干完活，热呼呼的打回来就吃，这日子多会有过！說食堂不好的就是过去的那几个富裕戶，从搞合作化以来他們就不順心。公社搞什么，他們就說什么不好！”

公共食堂好，还可以从生产的發展上得到証明。公社化以后，成批的壮劳动力轉入其他工作崗位。先后有一千二百多个壮劳动力远征到密云修水庫；五百多个壮劳动力被輸送到国家工厂；三百多个劳动力投入社办工业；公社的基本建設和畜牧业的大發展也占用了大批的劳动力。在这情况下，由于集体福利事业的兴办，广大妇女紛紛从鍋台、磨台、炕台上解放出来，全公社七千五百多个妇女劳动力中，已經有百分之九十六点六从事生产劳动。但在公社化以前，她們一边参加生产，一边担负着繁瑣的家务劳动，所以那时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三的妇女劳动力出勤。現在，干完活吃現成飯，孩子送到托兒所，干起活来沒有牵挂，所以經常出勤，还不断超勤。目前，紅星公社的农业战线上除去主要农活依靠机械外，在日常的田間管理方面，妇女劳动力已經成为一支主力軍。像二千多亩地的杜庆庄生产队，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七十一个劳动力中，妇女劳力就占了四十次人。她們在生产上显示出来的重要作用，受

到了干部和社員們的贊揚，說：婦女們干活真行，要不是婦女們都出勤，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很困难哩！

由于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广大妇女經濟地位提高，家庭生活更加美滿幸福。中兴庄女隊長王淑亭回忆剛結婚那几年，沒有参加生产，买个針綫也要伸手向丈夫要錢。合作化时，虽然在社里干活也挣工分，但那时候拖兒帶女，抱着孩子作飯，夜晚还常常趁着孩子睡下，去推碾子磨面。那时候妇女生活有“三晚”、“三少”，就是睡覺晚、吃飯晚、下地干活晚和休息少、干活少、社会活动少。現在呢，干活吃飯和男社員一样。她歌頌人民公社給妇女带来的幸福說：“合作化妇女地位提高，公社化妇女才徹底解放。”鹿圈队女社員周振荣有八个孩子，过去操持家务下不了地。丈夫魏荣才一人劳动收入少，生活不富裕，俩口子常吵架拌嘴，魏荣才罵她是“吃飽蹲”。公社化后，周振荣参加了生产，一个月能挣八、九元工資，日子好过了，俩口子也不吵架了。有时魏荣才还帮她接送孩子、打飯，生活越过越幸福了。紅星公社有着像王淑亭、周振荣这样經歷的女社員决不是个别的。

(二) 幼有所教。公社化后，托兒所由三十一个發展到一百五十四个，免費收托的兒童由占适齡兒童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兒童入托兒所以后，普遍受到良好的教养。社員們說：一年到头生产忙，那有閑功夫管孩子，入了托兒所，有阿姨領着玩，有点小毛病，衛生所就来人了，大人也能騰出時間多参加生产，要不是办公社，那有这好事！社員李志才有两个小孩，女孩叫小鳳、男孩叫小蛋子。一办托兒所的时候，先讓小鳳去，小蛋子还留在家里。小鳳入所时很瘦，入托几个月，臉蛋兒都圓了，这时李志才的媽媽說：“起情托兒所对孩子真好啊！”于是小蛋子也入了托兒所。如果稍一留心，从农村兒童身上也会看出这个偉大时代的变化。过去，小孩憋在家里，一見生人就撇嘴哭，現在見了人就搶着叫：“叔叔好！阿姨好！”如果你再一夸奖，接着又給你唱个“人民公社好呀，紅旗升上天……”，多么天真可爱啊，小孩子入了托兒所显得更聰明伶俐了。

(三) 老有所养。全公社有一百一十七名孤寡老人，現在安居在敬老院，无憂无慮地度着幸福的晚年。他們住的一般是向阳的大北房，吃的是热湯热飯，穿的是干干淨淨的棉衣服，鋪盖的是厚被褥，拉屎拉尿有人照顧，每月發給零花錢，閑来无事种菜养鷄，收入改善生活。解放前常住叫花子店的老人陈景云感嘆地說：“早先我就住花子店，一天得交二十个銅子票，要不就交半斤好餚餚，要不来，就得住庙台。吃的是东要一口，西要一口，人家賞給什么吃什么。一到冬天人就死多了，北街的狗吃死人吃得眼都紅了。現在吃的是热騰騰的飯，不断地吃細粮，人家整天干活的社員也不过吃这个。住的这滿窗戶大玻璃的北房，过去甯說住，进来瞧瞧都不成！院里對我們照顧得很周到，有兒有女的也不过如此。現在我算到了‘知足台’啦！作夢也沒想到我这快死的人，还来个翻身，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这世报不完，下輩子接着报。”有的中年人感动地說：过去养兒育女，防备老，以后可沒这顧慮了。

(四) 防治疾病，人口兴旺。过去农民鬧場大病常常背上債，好長時間翻不过身来。防治疾病是农民吃飽、穿暖之后进一步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紅星公社已着手解决这个問題。現在，已建立了社办医院，有X光机、化驗室、十八張病床，能作一般外科手术。各大队設立了十六个門診部和三个妇产科。这些福利事业的建立，解除了疾病对农民的威胁。許多农民說：解放前得了小病就挨着，得了大病就等死，医院的大門連想都不敢想；現在有了急病，一个電話，大夫騎着車拿着藥包就来了，不出屋門把病治好了。过去，农民得了肺病就是絕症，当地流傳說：“干癆气賊噎，閻王下請帖。”社員馬振江得了肺病，經過治疗休养，恢复了健康，已能下地拾粪了。在解决医疗問題的同时，还用更大的力量开展了除四害、講衛生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績。如西紅門大队，現已不發生伤寒、大脑海、白喉、瘧疾

等烈性傳染病，成为北京市衛生紅旗标兵之一。由于农民經濟生活、医疗条件、环境衛生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如西紅門大队的人口死亡率已降到百分之零点五。

(五) 收入增加，購買力提高，生活改善。由于生产的發展和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社員們不但永远卸去了吃飯問題的沉重負擔，并且每个月还根据劳动工分領到一定的工資。女社員姜秀英，一九五七年死了丈夫，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高級社时，一年收入不够五口人吃飯，每年还得給她四、五个月的救济粮。現在全家五口人除按月領到伙食供給外，她本人还能掙十几元工資，生活无憂无慮，干活頂上一个男社員。她一想起現在的好日子就感动地說：“要不是人民公社，一个寡妇怎么能养得起四个孩子！”十年九澇的苦海子，过去遇上灾年，貧苦农民只好吃豆腐渣、豆皮，扫草籽，勉强糊口，有些人迫不得已外出逃荒，甚至卖兒卖女。解放后，有了人民政府的扶持和合作社的抗灾自救，生活有了保障，但少数人家有时还存在一些困难。一九五九年澇灾又来襲击“海子里”的人們，但是强大的人民公社坚强地頂住了这场特大的澇灾，沒有一戶逃荒，社員們兴高采烈地干着活，每天吃飽飯，到月头拿工資。社員們說：“农民也实行了旱澇保收的工資制，真是鉄飯碗又变成了鋼飯碗！”

由于收入稳定，社員物質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据紅星公社供銷部統計，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商品零售額共为二百零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五元，与一九五八年同期对比，增長百分之十三点三。

社員生活的改善，表现在生活日用品的消費上如下表：

商品名	一九五八年一至九月	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	增長率
棉毛衫褲	289件	2,114件	631.4%
鋼 笔	606支	1,840支	205%
酒	40,592斤	106,424斤	162.1%
球 鞋	3,335双	6,445双	93.2%
毛 巾	12,868条	23,504条	83.5%
背 心	7,495件	12,467件	66.3%
卷 烟	62,663条	100,917条	61%
手 电 筒	432个	683个	58.1%
棉 布	416,334尺	618,594尺	48.5%
一 袜 子	16,139双	21,384双	32.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副食品、日用品的銷售量增加很快。暖水壶、胶鞋已家家具备。双面卡、斜紋、綫嘜要比平面布受欢迎。自行車、糖果、糕点是最暢銷的商品。过去随便买布，穿的是补丁落补丁，現在有了定量，倒沒有补丁落补丁的了。过去下雨，光着脚丫披着破麻包，現在家家买了雨伞、雨鞋，不少社員还买了自行車。村里收听广播的小喇叭、收音机和矿石收音机也很多。这說明群众在吃飽穿暖以后，还要吃好、穿好、用好，并且提高文娛生活。

精神煥發干劲足 思想面貌大变化

在大跃进高潮中，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社員們从实际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幸福，完全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大发展的基础上。因此，他們在劳动中爭先恐后，干劲冲天，服从集体，热爱集体。有一天，杜庆庄生产队組織大协作到十几里外去收秋。干部怕女社員吳秀珍体格不壮，又有三个孩子，不讓她去，她跟干部吵着說：“人家干得了，我就干得了！說我体格軟弱，我过去沒参加过劳动，可是学徒还有个三年滿师呢！社会主义有我一份，不讓我干活那可不行！”又一次夜战收麻，社員白天把麻砍倒，晚上背回場来。夜战一开始，村里男的、女的都出去了，留下了老太太們，她們想也干点什么才好，結果，拿起扫帚扫街去了。这就是公社化以后，勤劳的社員們对待大跃进，对待集体劳动的高度自觉性。

在自覺的劳动中，人們不但敢干，而且敢想、敢鑽，發揮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議和創造。西紅門大队刘永恒，根据人工打井的办法創造了电力打机井的先进經驗。过去打机井要請凿井公司，排队、备料不知什么时候打上，現在社員自己就能动手打机井。过去請凿井公司打一眼机井要一万元，現在自己动手，并且改鋼管为木管，每眼井只需千八百元。此外，他們还創造、改制了白菜播种机、花生播种机、培埂机等十几种工具，都提高了效率，減輕了社員的体力劳动。尤其是通过这些成功的創造，大大發揚了劳动人民敢想敢干的風格，扫除了殘存在农民中的自卑思想。

年青的一代，有的过去眼光短淺，輕視农业生产，不安心在农村生产。現在他們看到很多在农村劳动的青年們不但学会了农业技术，而且成批地当了公社的电工、拖拉机駕駛員、社办工厂的技工和畜牧場的飼养員、防疫員，成为亦农亦工的多面手。农村也实行了工費制，电灯电话也安上了，再过几年公社就要成批地盖楼房，农村跟城市的差別越来越小了。他們亲眼看到了农村光明美好的前途，并且懂得只有大家努力建設自己的家乡，更幸福更美好的日子才会更快地到来，因此也安下心来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了。

年老的一代，向往美好将来的劲头一点也不比青年人差。不少老年社員主动要求参加一些力能胜任的輕微劳动，有的說：“多干一点还可能見到共产主义呢！”

要問人們在集体劳动中的这种自觉性、主动性是怎么来的？社員們的答复是：“生产大跃进，光景一年比一年好，吃飯有保証，心里痛快，怎么不干活！”

过去反对合作化的少数富裕中农，其中的一部分人也有了轉变。經過社会主义大辯論，他們已在事实面前服輸，但当时有点口服心不服。現在一看大队里，又是拖拉机，又是汽車，又是电动机，他們那点小家业早已不在話下，生产已經大大超过了他們，而且大多数富裕中农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增加。因此，一提起人民公社，他們也說：“今年这么大灾，要不是人民公社，連个半飽也鬧不着！”当然，作为富裕中农整个階層來說，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心怀不滿，因此在当前农村中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一种試驗

紅星人民公社是由一个国营农場和五个高級社，即大部分全民所有制与一部分集体所有制的經濟結合組成的，所以公社成立后，在經營管理上就出現了与一般公社不完全相同的問題。当时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分析了紅星公社的具体情况是：（1）全公社的固定资产中（不包括土地），原国营农場部分占了百分之七十二，即全民所有制成份在公社經濟成份中占了优势；（2）全公社的十五万多亩耕地中，原集体所有制部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公社的

二万多名劳动力中，原集体所有制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些土地、劳动力都有很大的潜力；（3）原来的五个高级社之间，收入大体平衡，他们之间的某些差别，完全可以在生产大跃进的发展中迅速消除；（4）社员群众有七、八年高级合作社的历史体验，社会主义的觉悟高；（5）五个高级社规模都比较大，干部从办大社中已积累了一些领导大生产的经验。在这些特殊条件下，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把占比重较小的集体所有部分过渡为全民所有制，对彻底解放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因此，建立公社不久，经过社员充分讨论，一致热烈拥护进行所有制过渡的试验。在这此基础上，确定了过渡时期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一）在经营管理方面，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领导就是公社统一制订全公社的生产计划，统一负责盈亏，统一处理产品，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统一规定劳动报酬。分级管理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工负责组织社员执行公社统一安排的生产计划，其中的主要环节之一是公社对生产队实行超产奖励。具体做法是：各生产队按照公社的计划进行生产，从本队全年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按照公社统一规定的标准和本队的人口、劳动力发给社员供给和工资，上缴公共积累和农业税，其余部分算作超产，奖励生产队一部分。这种超产奖励的办法，使原来生产水平较高的生产队除得到统一标准的工资供给外，还可以多得到一些奖励，照顾了生产队之间原来经济基础和收入水平的差别。在社员按月领取工资供给之后，在首先坚持政治挂帅前提下，这种奖励还可以使队的集体生产与社员的个人劳动收入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发挥社员的生产责任心和积极性。

（二）在分配方面，实行两种工资标准，两种报酬形式。公社化以前，原国营农场工人和农业社社员收入水平不同，就按一九五八年来说，农场工人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五百零四元，农业社社员平均每户全年收入三百二十元，并且各农业社之间，收入水平也还有些差别。很显然，这些差别是由于许多历史条件和生产水平的不同所形成的，公社建立初期，不能用降低工人工资，或不适当地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草率地过早地把工人、农民的收入一下拉平。正确的途径是从积极发展生产中逐步消灭这种差别。因此，在目前，红星公社试行了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保持原来农场工人的工资待遇不变，另一方面在生产大跃进、保证完成国家上缴利润的前提下，参考原农业社社员的收入水平，对社员确定了比原来有所增加的劳动报酬标准，如果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严重灾害还可进行合理的调整。一年来试行的结果证明：暂时保留这些差别，社员完全可以接受，不但没影响公社内部的团结，相反，还进一步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至于社员劳动报酬的分配形式，也采取了与工人暂时不同的办法。社员劳动力的强弱不同，不但有整劳动力，而且有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入学的子女也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劳动；几年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实行的评工记分办法，很能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为社员所熟悉；同时广大社员热烈拥护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因此，对社员采用了工资与供给相结合，按工分分配工资的办法。就是在确定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中，以将近百分之四十，按照统一的供给标准和社员家庭人口，每月用来供给社员伙食；其余部分，公社按统一规定的标准和生产队的劳动力级别，发给生产队，生产队再按照社员每月的劳动工分，以工资的形式发分给社员。

红星人民公社一年来进行这个所有制过渡的试验的结果，不仅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了生产，而且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农林牧副渔等八种主要产品中：

蔬菜，全年产六千六百八十万斤，其中商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较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

之三百七十七。

牛奶，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产奶八百六十三万斤，除極少量喂養犏牛外，其余全部供应首都人民，占全北京市牛奶供应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肥猪，到十月底共产肥猪一千六百六十五头，全部卖给国家，并且售出优良种猪五千七百七十五头。

填鴨，到十月底共产五千五百八十五只，全部卖给国家。

肉鷄，到十月底共产十二万三千八百一十九只，全部卖给国家。

小麦，共产五百多万斤，其中約一半交售给国家，約四分之一留作种籽，其余四分之一分給社員自食。

稻米，約产七百八十万斤，其中除自用、留种二百万斤外，其余全部卖给国家。

桃、梨、葡萄共产五十一万多斤，全部卖给国家。

总起来看，到目前全公社总收入約为一千二百多万元，其中商品产值約占百分之六十一。因此在今后不很长的时间内，紅星人民公社就将成为供应首都副食品的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紅星人民公社向国家提供的这些商品，完全是按照国家计划需要进行生产的。在商品性较强的蔬菜生产方面，一九五八年冬季，公社就預見到因为城市人民需要的增加，一九五九年春天可能缺菜，于是就在十二月上旬封冻之后，利用中午开化的时机，搶种了几百亩埋头菠菜，轉过年来提早上市二十多天，增加了淡季的蔬菜供应。一九五九年秋季，紅星公社的茄子、辣椒，因为雨涝剩下很少，按說应该摘掉，赶种其他蔬菜。但是菜蔬公司对他们說国庆节期間需要茄子、辣椒，因此公社宁可压茬，把雨后殘存的茄子、辣椒保存下来，直到国庆节前棵棵收淨才改种其他蔬菜。国庆节前需要快熟小菜，虽然投資大、产量低，可是紅星公社还是按国家需要超額完成了计划。收存大白菜时，菜蔬公司为了奖励生产單位多窖存，有计划地調整了当时大白菜的收購价格，队长們一算賬說：“就是一分錢一斤，現在卖也比窖起来合。要是过去，一看菜价合适，早突击上市了，如今既然国家提倡窖存，就不能再卖了。”是的，作为农民个人，只有到現在才彻底脱离了价格規律对他们的影响，像工人階級一样，全心全意服从国家的需要，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公社的生产，也正因向着全民所有制过渡，所以才能完全按照国家的计划向前發展。这些优越性正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所說的：“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資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經济的需要作統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都不能作到这一点。”

向着更大的胜利跃进

紅星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所取得的偉大成績，构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圖画。十年前“海子里”一片荒凉，合作化高潮前后已經欣欣向荣，今天这里已經猪牛滿圈，鷄鴨成群，菜田遍野，到处呈現一片繁荣兴旺的新气象。当然，这幅圖画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紅星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在今后不很长的时间内，一定会把那些空白的、还不十分鮮艳的地方描繪得更加美丽，最后完成这幅壮丽的杰作。

紅星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員們，在公社成立的第一年，在生产上接連打了三个大胜仗之后，士气更加振奋，信心倍增，斗志昂揚。早在一九五九年秋天进行秋收、种麦的同时，公社党委就向全体社員提出了一九六零年的奋斗目标。他們计划在一九六零年：养猪十四万头（不均一亩地一头猪）、奶牛三千七百头、鷄三十万只；种菜一万七千亩，亩产七千五百斤；播

种粮食作物八万六千五百五十亩，亩产六百六十九斤；發展果树达到四千亩。实现这个计划之后，全年总产值将达三千多万元，比一九五九年翻一番多。在口粮、饲料完全自給的条件下，向首都提供猪肉七百二十万斤，牛奶一千三百六十万斤，蔬菜一亿斤，鷄鴨魚三百五十万斤，蛋品三十万斤，水果一百万斤。这些商品的价值将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八，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二百八十。上繳利潤和公社的积累較一九五九年将有很大的增加。社員的收入也将有适当的增長。現在，紅星公社的社員們已經按着自己的豪言壯語乘胜跨入了一九六零年。

由于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出現，合作化高潮时制訂的紅星农庄七年远景發展规划，已大大提前实现，必須重新訂出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最近，公社党委已經提出一个三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二年）發展规划綱要，计划到一九六二年：飼养奶牛六千头，猪十八万头，各种家禽一百二十万只；全年預計产商品猪肉二千万斤，牛奶三千万斤，鷄鴨魚五百万斤，菜一亿五千万斤，水果五百万斤。这个规划实现后，全年总产值可达八千多万元，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五倍多，比一九六零年翻一番多，平均每个劳动力創造产值五千元。上繳国家的利潤、公社的积累和社員的收入，将会有更大的增长。經過三年苦战，到一九六二年可以全面实现机械化，基本实现电气化和四旁綠化；同时开始改建旧有房屋，建設新的学校、医院、托兒所、公路網。在不久的将来，紅星人民公社将成为一个商品率很高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到那时，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社員們除了丰衣足食而外，可以更多地改善居住条件和文化、娱乐生活，将有一批阳光充足、整潔舒适的新楼房。三海子水庫建成之后，水庫周圍将形成一个风景区，勤劳的社員們在辛勤劳动之后，可以在那里渡过愉快的假日。

紅星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想起解放前的痛苦日子，就分外地感觉到今天生活的美好；回顧过去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就更加坚定繼續跃进的信心；展望今后更加美好的远景，就鼓起了更大的干劲。“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毛澤东同志这一段言簡意深的批語，将永远鼓舞着社員們信心百倍地前进。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帜下，紅星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員們正在鼓足干劲，沿着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道路，向着人类最幸福最美好的理想境界奋勇前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不可阻擋的历史洪流

——北京房山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北京市委房山人民公社調查組

座落在北京西南，方圓一千零五十平方里的房山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由兩鄉一鎮、六十三个行政村、三十六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六万一千多农业人口組成的。她的誕生，完全符合大跃进的要求，并且反过来又有力地保證了大跃进的实现。

不可阻擋的洪流

解放前，人們說房山是“六山一水三分田”。这种說法不仅概括了房山的地势，而且道出了人們生活的辛酸。矿藏丰富的連綿高山，当时只被人們看作“穷山”。五条沒有坚固河道、春天干涸、夏天泛濫的河流，使这里的大部分土地年年都要遭受旱涝灾害。人們在殘酷的封建剝削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纵使日夜辛勞，也难得溫飽，遇有天灾疫病，更难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严重束縛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开辟了广闊途徑。到一九五七年底，这里三十六个高級社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已达二百五十斤，比解放前的好年景高出百分之四十八；山区的采石、燒灰和果树生产也有了不小的发展，大部分社員的收入已超过当地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全国农业发展綱要的公布，一九五七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大坚定了人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激起了人們进一步发展生产、根本改变貧困面貌的强烈願望。大搞农田水利建設，清除十年九旱、遇雨成灾的自然障碍，成了人們的迫切要求。在新形势下，高級社开始不能滿足发展生产的要求，需要打破社和乡的界限。

目前纵貫房山人民公社南北的幸福大渠，就是依靠打破社界、乡界，协作兴修起来的。在一九五七年冬，羊头崗社和八十亩地社一起开通了大渠的上游，使大石河水流到了羊头崗。羊头崗社的麦苗由于受到冻水的滋潤，破天荒第一次比南邻各社的麦苗都长得好。于是，南邻各社紛紛要求羊头崗社允許他們引渠水灌溉。但要滿足这些願望，不仅要大大延长和展寬幸福渠，而且要修一个小型水庫来补充春季大石河水的不足。要修水庫，最好的地点是在丁家洼村，因为那里是天然盆地，又离渠首較近，便于建設和使用，而且可以通过修水庫使那里的居民永远摆脱洪水的威胁。可是要在丁家洼修水庫，就必须另建新村来安置那里的一百三十多戶居民。这一系列問題，显然不是一个高級社所能单独解决的。

为了滿足人們的迫切要求，房山鎮党委就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全鎮十九个高級社共同承担了这一綜合性工程的兴建任务，組織了三千名社員一起投入了这一史无前例的战斗。附近五个邻乡的社員，也都打破乡界，带着大批車馬、材料赶来支援。經過苦战，仅用十三天，就战胜了沙地修渠的困难，把一条长六千八百米、寬十米的干渠和一千四百八十八条，

总长二万五千米的支斗毛渠全部修通了。大石河水也就从羊头崗，中經九个村流到了二十里外的辛庄。这一偉大胜利，鼓舞了人們向自然进軍的信心，大大促进了水庫和新村工程的进展。

打破社界、乡界的协作，促使这里原有的五乡一鎮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底合并成为两乡一鎮，并进一步提高了人們的集体主义觉悟，从而产生了秋后組織或扩大联村社的念头，为向人民公社过渡准备了阶梯。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公布，进一步鼓舞了人們实现全面大跃进，加速改变貧困面貌的雄心。两乡一鎮的社員們很快就制定出来了美好的远景规划，并且立即积极行动起来。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各高級社都积极地向开展多种經營的方向作了努力，很快就办起了农具修配、制土化肥、燒灰、采煤和粮食加工等八十五个小厂矿。为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很快地兴办了一百九十个公共食堂、一百六十八个托儿所和三十六个縫紉組。同时，信用社和农业社也实行了合并。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高級社的内部已經发生了变化，开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組織。高級社的这种发展已經为人民公社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这样，在高級社的基础上发展建立人民公社，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但是，究竟如何办这样大的社，这样大的社又将办成什么样子，誰心里也沒底。恰在这时，正如社員所說：“毛主席給我們口渴的人送来了水。”毛主席說“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像灯塔一样，适时地給这里的人們指出了前进方向。当毛主席的話傳到这里来的时候，各个村庄頓時沸腾起来。办人民公社的要求迅即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石樓乡一夜之間就貼出了一千七百多張要求迅速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其中一張写道：“公社人多力量大，天大困难都不怕。区、乡党委来领导，我們坚决听党話。搬山治水是行家，建設楼房立新家，为了实现大跃进，集体由小必到大。”这充分表达了这里六万人民的心願。

九月四日，房山人民公社誕生了。

工业农业比翼双飞

房山人民公社剛一誕生，就遇上了三項緊急而又繁重的任务：必須在一个半月之内，完成十二万亩收秋、二万七千亩深翻种麦和四万亩秋耕任务；必須馬上大搞炼鉄和生产建筑材料，以迅速滿足公社的迫切需要和支援首都建設；必須立即抽二千二百名劳动力，支援兴修密云水庫。此外，还要繼續修丁家洼水庫、新村和其它水利工程。这几項，估計共需劳动力二万八千三百七十七个。但当时公社除去炊事員、飼养員、保育員等固定劳动力和病号，只有劳动力一万八千八百五十名。这时，有些人就主張除必須支援密云水庫外，只能“单打一”，舍炼鉄而搶“三秋”，不然就会“两头都抓瞎”。但公社党委充分估計了人民公社所帶來的有利条件，如公社可以統一安排全社的劳动力和物資，便于組織大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兴办食堂、托儿所和縫紉組所解放出来的六千三百名妇女劳动力，更是一支不可輕視的生力軍。特別是有党的总路綫鼓舞着人們大跃进的雄心，再加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解除了人們生活上的思想負担，完全可以發揮出冲天干劲。因而，公社党委断定在保証支援密云水庫的同时，实现工农业并举是完全可能的。

在統一了干部和社員的思想之后，公社党委就一面筹划迅速实行部分供給制，积极办好生活福利事业，以提高广大社員的生产积极性；一面采取工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把三千九百名壮劳动力，組成公社直屬的农业和工业两个兵团，开上了急搶“三秋”和大搞炼

鉄的战場。

急搶“三秋”，是采取二千一百人的大兵团和小部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各管理区和生产队都根据劳动力的强弱，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組成收秋、深翻和种麦等专业队，做本队的农活。而农业兵团則是哪里任务重就到哪里去支援，特别是承担了大部分的深翻任务。經過全体社員披星戴月、日以继夜地艰苦奋斗，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三秋”任务。一九五八年，粮食的总产量达到三千六百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三百五十三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这样，这里也就由历年都是缺粮的局面，一变而为余粮四百五十万斤。

在农业兵团急搶“三秋”的同时，由一千八百名社員組成的工业兵团，也轰轰烈烈地大搞工、副业生产。炼鉄大军很快就建起了一百五十八座土高炉。公社炼出来的鉄，除支援国家炼鋼外，大部分留作自用。这就解决了公社农具修造厂原料不足的困难問題，促使这个厂的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制造出大量农具和机器，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公社工业的发展。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全社就先后兴办和扩建了具有不同規模的厂矿一百九十七个。

通过大办工业，三百多名社員变成了技术工人。这些人是公社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第一批技术力量。

接着，公社党委又抓紧冬閑良机，发动了一次“万人上山”大搞工、副业生产的突击运动。大家干劲冲天，經過一个月的苦战，生产出大批工业原料、建筑材料、药材、山草和荆条，使公社从这些方面获得純益一百一十八万元。公社用这笔錢不仅偿还了原来各高級社历年拖欠下来的到期的全部国家貸款，发放了社員工資，增加了社員收入，而且建成了具有三座楼房和一百九十八間平房的丁家洼新村，增添了大量农业机械和其它机器設備、电訊器材。

初生的人民公社不仅經住了严重考驗，而且發揮了巨大威力。这一事实深深地激发了社員們对人民公社的热爱。整社以后，社員們又在公社党委提出的“在保証农业繼續大跃进的同时，大办工业，实现工农业双丰收”的生产方針指导下，精神百倍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他們首先对原有的一百九十七个厂矿进行了整頓，把它們合并成为中、小型厂矿一百五十八个。为了充分調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公社工业还实行了分級管理。六个投資大、用人多、技术性較高的厂矿由公社直接經營，四十五个厂矿由管理区經營，一百零七个小厂矿由生产队經營。在社营和一部分管理区、队营厂矿中确定了二千三百多名固定工人，其它工、副业則仍采取“农閑大搞，农忙小搞”的办法，不固定生产人員。

目前已有九个較大的厂矿开始采用了机器生产，机器設備已从公社化前的十七台增加到八十八台。在大煉鋼鐵运动中兴办起来的耐火材料厂，最初只不过是一座小土窑，三間籬笆房，公社总共只投入了一千六百元資金。現在，它已由最初的十六名工人发展到三百零二名工人，有了三座土洋結合的大型磚窑和电动粉碎机、电碾、电篩等一套設備，实现了机器生产。这个厂已經由最初日产耐火磚三百块提高到日产一万块，一九五九年的产值达一百二十万元。

公社大办工业的結果，一九五九年工、副业收入为七百一十三万元，占公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因此，公社工业不仅支援了国家大工业和城市建設，而且增加了公社的收入。同时，公社大办工业还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仅社营农具修造厂，在一九五九年就製造了各种小农具六万一千八百七十一件，修理了农具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三件，制造了各种新式农具一千七百二十六件。这个厂并且能够做到农业生产需要什么就赶制什么，如为了滿足公社一九五九年夏麦收的急需，他們曾不分晝夜地赶制了三千多把镰刀。他們还組織了流动修配組，巡迴各村檢修农具和农业机械。至于公社各粮食加工厂和耐火材料厂的机器設備，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厂給制造的。

公社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还在于：巨额的工、副业收入，使公社能有更多的资金来购置农业机器，为加速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现在公社已有拖拉机七台，联合收割机一台，农业用电动机、柴油机和钢驼机等八十二台。这不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现有的全部水利设施充分发挥了效益。

公社工业的发展和实行机械化作业，为农业腾出了大批劳动力。如公社一九五九年机耕面积为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亩，就可以代替二万五千多个人工和畜力。公社的粮食加工厂目前已能够满足公社的全部粮食加工需要，从而使一千一百多名劳动力从拉碾推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社营的制鞋厂和分散在各村子里的缝纫组，基本上满足了全体社员的衣鞋需要，这也可以腾出一千多名劳动力。仅此几项所腾出的劳动力，就已超过目前公社全部厂矿所占有的固定工人数。

公社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首先是根据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的原则，合理调整了全社的耕作区，扩大了花生和蔬菜的播种面积，并把大部分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山岗和山坡开辟成了果林区和畜牧区，增植了果树，发展了猪羊。其次是继续扩大水利建设，开展水土保持，平整土地，使九万亩宜于灌溉的耕地中有二万亩开成了畦田，四方亩变成了水浇地。再次是普遍实行了深翻、合理密植和间作，采用了优良品种，增种了高产作物，并加强了田间管理。在劳动组织上，也实行了生产队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和专业队与大协作相结合等办法。因而，一九五九年全社小麦平均亩产达一百八十二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虽然大秋作物遭受了严重涝灾，但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平均亩产仍达三百七十五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棉花平均亩产达皮棉五十七斤半，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因此，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比一九五八年跃进得更大、更好。

一九五九年公社的林、牧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渔业也已开始兴办。

工农业生产的双跃进，给社员带来了更多的利益。一九五八年社员每户平均收入已达三百零四元，每人平均收入达七十二元，各比高级社时期增加百分之九。一九五九年社员收入又有增加。除粮食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外，社员的货币收入也有增加，因而社会购买力有了很大的增长。社会商品零售额和主要日用工业品的销售量，一九五八年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以上，有的商品销售量增长四至五倍；而一九五九年则又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倍，有的商品销售量增长六至七倍。全社已建立了电话网和广播网，十九个村已安上电灯，许多生活福利事业已经兴办起来，学龄儿童已全部入了小学。总之，这里在工农业比翼双飞的基础上，正在迅速改变着原来的面貌。

因势利导 瀾步前进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社员生活提高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经过整社，房山人民公社日益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人们热爱人民公社；生产积极性愈来愈大了。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日臻健全，物质技术基础也在日益扩大和提高。公社党委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形势，正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

在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曾组织了七次全社范围的共产主义大协作，整修了全部已有渠道，开通了一些支斗毛渠，广泛进行了植树造林，并抢救了一些旱涝庄稼。十月下旬，公社党委又抽调七千名社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搞水利运动。由于充分发挥了大兵团作战的威力，社员们干劲冲天，两千名社员仅用十二天，就胜利完成了幸福大渠的延伸工程，把万米长的幸福渠又向南延长了一万六千四百米，同时还修整和新挖了小型渠道一百零四条。接着，

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又进行了兴建蓄水一千五百万方的牛口峪水库的战斗。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还要兴建四处电力扬水站，以及许多水土保持工程。完成这些工程，就可以将灌溉面积扩大到七万五千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三，基本实现水利化；同时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将达五万六千一百亩。

公社除扩大了原有的农具修造厂和建筑材料厂等六个社营厂矿外，一九六零年计划建立一个电石厂、一个土化肥厂、五个畜牧场、三个鸡场和一个鱼场。另外，各管理区也组织各生产队联合经营了一些工、副业生产事业。

到一九五九年底，仅社营企业的收入加上由各基本核算单位提取来的公共积累，就占全公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达到三百三十五万元。随着公社一级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公社不仅能够大量增添机器设备，积极兴办大型基本建设，为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公社工业化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愈益有力地支援各生产队发展生产，并发展公社的生活福利和文化、卫生事业。

目前房山人民公社共有三十三个基本核算单位（其中三个是管理区，三十个是分属于三个管理区的生产队）。根据一九五八年的决算分配，社员每人全年平均收入四十三元到五十五元的单位十二个（简称穷队），五十六元到七十元的十四个（一般队），七十一元到一百一十元的七个（富队）。为了提高各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水平，消灭各基本核算单位之间收入水平的这种差别，公社除加强统一领导外，特别加强了对穷队的支持，使他们在富队一起共同向前发展。首先，加强对穷队的思想领导，向他们介绍先进经验，帮助他们树立起赶上和超过富队的雄心大志。公社党委以生产搞得好的南韩继生产队为“标兵”，在全公社开展了“学南韩继、赶南韩继”的运动。过去收入比较少的杨耐马庄生产队，社员们立下了“一定努力搞生产，超过南韩继”的雄心大志，经过社员们的努力，一九五九年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已由一九五八年的三百一十一斤，增加到四百七十五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点九。这个队一九五九年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公社还对穷队的生产给予了必要的经济支持，统一调剂了全社的工、副业生产资源。如从资源丰富的三个山地管理区，本着等价交换（厂房设备和工具计价，自然资源不计价）的原则，把铅灰、石英石和煤窑等八项工、副业资源，调剂给了三个以农业为主的管理区，这就给收入较少的穷队创造了发展工、副业生产的门路。公社还把国家的四万元无偿农业投资和公社十五万元公共积累，有重点地帮助山区的穷队建立了畜牧场和培育了果树，帮助平原的穷队增添了动力灌溉设备和肥料。

在公社统一领导和帮助下，到一九五九年底，按各队社员每人平均收入衡量，十二个穷队中，有三个赶上富队，六个赶上一般队，其它三个队收入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为了保证一九六零年生产继续跃进，壮大公社的经济力量，公社党委提出了跃进计划。这个跃进计划是：“全党全民总动员，大干苦干六零年，大地变成园田化，山坡建起花果园，粮食总产增一倍，蔬菜总产翻一番，林、牧、副、渔齐发展，工业倍增赶上前，产值夺得两千四（即全社总收入将达二千四百万元），每人收入一百三（即社员每人平均收入将达一百三十二元）。”现在，全体社员在公社党委的号召下，已经分成了三路大军，一齐奔上了冬季大生产运动的前线。房山公社正在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向着光明幸福的大道阔步前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玉泉山下紅旗飄

——記北京西郊海淀人民公社——

中共海淀区委第一書記 張还吾

海淀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多風光，
蔬菜四季青， 花果滿山崗，
昆明湖里魚儿肥，玉泉山下稻米香。
毛主席、共产党的領導好，
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美名揚。

——海淀民歌

海淀人民公社位于秀丽的玉泉山下，昆明湖濱，是一个拥有一万五千人口、两万一千亩土地的公社。这里，蔬菜常青，稻花飘香，肥猪滿圈，魚鴨滿塘，山青水秀，物产丰富，堪称北国江南的魚米之乡。水乡海淀，在一九五八年获得了更充沛的生命力，从人民公社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在首都的西郊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輝。

(一)

海淀种稻已經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味甜的玉泉山水，灌溉着这片近万亩的肥沃稻田。这里生产的京西稻，向来以粒大味美著称。但是过去的几代稻农在专制皇帝、地主、軍閥、粮店奸商、高利貸者等各式各样的剝削者的重重压榨和盘剝下，过着食不飽肚、衣不蔽体的生活。解放后，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情况已大为好轉。但是，直到农业合作化前的一九五三年，富农和奸商还通过低价购粮、青苗抵帳的方式，剝削农民。六郎庄四百九十二戶中，就有二百四十二戶“卖青”。合作化以后，剝削才被杜絕，水稻产量才大大上升，农民的生活也日益提高了。

一九五九年是公社化后的第一年，公社却遭到严重的暴雨涝灾，仅七、八两个月份，海淀公社范围内的降雨量就达到一千零八十公厘，超过常年降雨量的一倍多。另外还受到三次雷击。这就使刚刚誕生的海淀公社，面临着严重的考驗。但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无比的威力，战胜了自然灾害，使八千亩稻田获得平均亩产七百七十七点三斤的特大丰收，創造了京西稻自清朝乾隆年間以来的产量最高峰。

在农业社时，排水沟渠錯綜曲折，排水很慢；有些公用水渠，也由于缺乏通盘整修，排水不暢，一遇大雨，常有二、三千亩稻田被淹。公社化后，統一规划和整修了排水系統，将全部稻田的排水沟挖深加寬，并新挖了五条、共五里长的水渠。这样，不仅大大加快了排水速度，而且还充分利用了污水灌溉，灌溉面积从二百五十亩扩大到一千三百亩，增加了四倍多。在阴雨連綿的日子里，公社的防涝領導小組每天听取水情汇报，統一研究，統一部署、指揮。社員和干部日夜冒雨巡察田埂，監視洪水动静，哪里发生問題，就立即組織人力进行

搶救。所以，水勢尽管很大，并未造成重大損失。即便在雨量最多的時候，也能在一天之內將積水迅速排出。

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組織隊與隊、組與組之間的協作，保證按時完成了各項活茬。插稻秧的季節性很強，公社就通過紅旗競賽，鼓起社員幹勁，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又動員沒有稻田或稻田少的生產隊、社辦工廠、食堂等單位的勞動力六百餘人幫助插秧。勞動中又作了合理分工，熟練的男勞動力管插秧，婦女和弱勞動力管起苗；提前插完秧的生產隊又去支援進度較慢的隊。這樣，在派出五百人修建密云水庫因而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下，插秧工作仍然能夠比往年提前半月完成。

公社較高級社規模大，範圍廣，有較雄厚的物質力量，能夠統一使用資金，購置生產資料。這在保證生產措施的執行、實現農業機械化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一九五九年公社統一從天津調來“中生銀坊”和“水源三百粒”等新稻種二十萬斤，全部代替了原來的品種，全社都作到了良種化。此外，除由國家統一供應化肥、餅肥外，並自製了土化肥、顆粒肥幾十萬斤，解決了肥料不足的困難。公社的農具修配廠和各生產隊安裝了五十台電動脫粒機，代替了原來笨重的手工操作，使脫粒工作全部實現了機械化，提前完成了水稻脫粒任務。

公社還成立了水稻試驗站，由十三個老農、壯年和青年技術員在這裡進行研究工作。一九五九年他們進行了二十四個品種、五種密植以及深翻、直播等各種技術試驗四十多項，探求綜合應用農業“八字憲法”的切實可靠的增產經驗。從種到收，他們對每種試驗都進行了細緻的觀察、記錄和總結。他們共同管理的八十畝稻田，在每一個活茬上都做得及時，質量好，獲得了大面積豐產，平均畝產達到了一千零五斤。公社曾數次在水稻試驗站召開現場會，組織全社的技術員參觀學習，這對改進水稻耕作技術、提高水稻產量起了重大作用。

(二)

海澱公社是北京鴨的故鄉。這裡的勞動人民世代積累了豐富的養鴨經驗，創造了這個優良品種。它以肉嫩、油多、味鮮而聞名於世界。一九五九年，海澱公社養鴨六萬只，供應了三萬六千只商品鴨給國內外市場。

海澱公社的養鴨戶過去有過長期慘痛的經歷。解放前，這裡有十幾家養鴨的，他們雖然辛勤勞動，但是養鴨最多時才達到一千五百只左右。資本家、中間人，甚至無孔不入的英帝國主義分子，都來向養鴨戶開刀。他們用封鎖市場、壓低收價、提高標準、中間剝削等辦法，逼迫得許多養鴨戶破產。著名的“鴨子高家”，為換得些雜糧糊口，忍痛將幾十年辛勤勞動得來的十幾種鴨賣掉；養鴨最多的夏長貴家，為了還債也將全部幾百只填鴨低價送到市場，最後連兩所房子也賠進去了。解放前夕，海澱只剩下兩家養鴨戶，養鴨不足一百只了。

解放以後，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後，北京鴨重新大規模地繁殖起來。到一九五七年，海澱養鴨達到了三千二百三十只。有了人民公社，養鴨事業就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公社剛剛成立的一九五八年，共養鴨一萬五千五百三十只，一九五九年猛增為六萬只，這真是社會主義高速度。原因是人民公社有力量在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為發展養鴨提供充分的條件。

一年多來，全公社新建鴨房一百一十三間，為原有鴨房的两倍。還購置了一些孵化機和填鴨器，大大促進了養鴨生產的發展。沒有孵化機時，用雞孵鴨，效率很低，只好將鴨蛋運進城裡去孵，這不僅要花大量孵化費及運輸力量，還常常造成碎蛋、死鴨等損失。例如有一次運回雛鴨一千二百只，因路途遙遠、氣溫過高，熱死了八百多只。有了孵化機，可以根據

本場需要及時孵化，有計劃地飼養。填鴨器不僅提高了效率，節省了人力，還減輕了飼養員的勞動強度。人工填鴨平均每人每小時只填四十只，機器填鴨達到二百五十只，效率提高了五倍多，而且還保證了質量。

公社對全社勞動力統一進行安排，抽調四十九個青壯年去鴨場工作，鴨場人員比過去增加了兩倍半。這些飼養員們，在老師傅的帶領下，正在刻苦鑽研業務，努力學習養鴨技術。海澱公社已經積累了一套完整的先進的北京鴨飼養管理經驗。青龍橋鴨場每只種鴨年產卵達到二百三十個，育雛成活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填鴨期縮短了十五天，只要七十五天就能出場，出場產品百分之九十九都能達到出口標準。一九五九年全社由於填鴨期縮短而節約的糧食就有十二萬斤，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

一九六零年公社養鴨將有更大的發展，計劃從一九五九年的六萬只增加到十四萬只，新建鴨房八百間。僅上半年發展的四百間鴨房，就需要投資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元，鴨場工作人員也要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在這裡，人民公社將再一次顯示它“一大二公”的優越性。

海澱公社河湖相連，水塘很多，不僅有利於珍貴的北京鴨急劇地繁殖，而且隨着公社的誕生養魚事業也突飛猛進的發展起來。在農業社時，社員們也想養魚，但由於社小人少，資金不足，養魚業始終沒有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廣闊的水面大部分被閑置着。一九五五年，幸福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三十畝低洼稻田，終年積水，收成很低，社員們就想改建為養魚池，估計能養魚十四萬尾，但經過詳細核算，需要投資一萬多元，等於這個農業社全年收入七萬多元的五分之一。況且養魚不僅當年不能得利，還減少了稻田的收入。所以社員養魚的願望當時沒有可能實現。一九五七年，三百多戶的建國社，想利用社內六十畝水塘養魚，並下狠心抽出二百個勞動力突擊挖塘。他們干了二十天，才挖了十幾畝，這時春耕工作開始了，只好半途停工。所以直到公社成立前夕，海澱公社範圍內僅有二十二畝水面養魚二萬尾。而搞養魚的小社，還因為勞動力缺乏、管理不好，年年賠錢。

海澱公社成立後，對水面做了統一的規劃，立下了大搞養魚的雄心大志。一九五九年春，從各隊抽出勞動力二千四百多人，轟轟烈烈地大干了一個星期，修築大小閘門十六個，迭埂三里多長，開出水面三百八十畝，當年投資四萬多元，放養魚苗六十萬尾，並抽調九名有養魚經驗的社員當了技術員。由於公社經營管理好，加上這一帶水肥，適合魚類生長，放養才半年多的魚，就長到一斤多重了。社員看了一條條白花花的大魚，高興地說：“成立了公社，魚也長得快了！”

(三)

公社好，社員樂，海澱社員愛唱歌；
一唱蔬菜四季青，二唱花果滿山坡，
三唱工廠遍地起，四唱肥豬多又多。
男女老少放開嗓，唱支人民公社歌。

一年來，海澱公社真正做到了農、林、牧、副、漁業全面躍進，貫徹執行了為城市服務的方針，初步形成了一個副食品基地。一九五九年春，為了滿足首都吃菜需要，社員們想辦法、挖潛力，千方百計擴大了蔬菜面積。增加溫室、陽畦、風障等設施，使早春蔬菜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超額完成了供應任務。秋季二千二百六十九畝大白菜的特大豐收，更是人民公社創造的奇蹟。大白菜播種面積較過去擴大了百分之七十七，播種時又遇到陰雨成災，社員們就冒雨搶種，有不少生產隊菜地兩次被沖毀，又第三次種上，社員們終於戰勝了

連綿的秋雨，在立秋前一周時間內，全社按時保質地完成了播種任務。由於管理細致，肥多水足，公社獲得平均畝產淨菜一萬零三百斤的空前大豐收，總產量達到二千三百三十七萬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一。

公社為了供應城市多樣品種的蔬菜，還大力發展了鮮藕、茭白等水產蔬菜。公社養豬也有了發展，一九五九年養豬四千三百頭，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公社還積極發展了社辦工業。辦起各種工廠十六個。一九五九年工、副業收入達到一百二十七萬元，占全公社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多。公社辦的農具修配廠和化肥廠，大大支援了農業生產。公社還組織了磚瓦、耐火材料以及市場較缺的鐵鍋、缸、盆等的生產。這一帶的婦女向來有熟練的挑花手藝，公社組織了一個四百多人的挑花廠，並加強了領導，使這個廠產量大大提高，產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挑花的質量也提高得很快，受到國內外市場的歡迎。這不僅為公社創造了財富，還完成了出口任務，為國家換取了外匯。

(四)

過去婦女守“三台”， 家務瑣事離不開。
東方升起紅太陽， 人民公社放光彩。
辦起食堂托兒所， 大娘大嫂笑開懷；
解放婦女勞動力， 生產戰綫添人材。

公社的農、林、牧、副、漁業全面發展，產生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成千成百的婦女勞動力卻被繁瑣的家務勞動束縛在家庭里，而婦女也有參加田間生產、求得徹底解放的熱切願望。於是，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集體福利事業就应运而生了。現在公社有公共食堂八十一個、托兒組織二十九處，百分之九十四的社員在食堂吃飯，百分之八十七的孩子入托。公社還有敬老院三所、縫紉組十個，醫院、產院、理髮所等，也建立起來了。這些集體福利事業的興辦，給人民公社和社員在生產和生活上帶來了說不完的好處。

海淀公社的食堂，既做到了飯菜花樣多、味道可口，又節約了糧食。青龍橋一隊的食堂經常變換花樣，粗糧細做，米飯、窩頭、包子、團子、花卷等調配着吃，菜的種類也很多，由社員隨意選購。有時為了照顧老人，炊事員還要另外給他們做適口的飯。遇到產婦或病人不能去食堂吃飯，炊事員就送飯到家里。在夏收夏種、深翻地、插稻秧等農活繁忙季節或干費力的活時，食堂就增加細糧，並做得更好吃。在公社化前沒有食堂，社員在離家較遠的地里干活時，必須自帶干糧，中午吃飯時，窩頭都涼了，而回家吃飯路遠，要耽誤生產。現在有了食堂，不管突擊什麼工程，都是統一做飯，統一送，還能在工地上起伙，既能吃到熱騰騰的飯，又節省了時間，這就直接促進了生產。無怪乎社員們齊聲稱贊“公共食堂好得很！”過了二十年單身生活的張樹堂說：“就是早十年成立食堂，我也不嫌早啊！過去我做一頓飯吃一天，冬天吃冷飯是常事，遇到頭痛腦熱就更困難了。現在吃現成飯，吃得飽、吃得好，干劲怎能不足呢？”社員們還唱道：“眉開眼笑到食堂，又是飯菜又是湯。心里美滋滋，口里甜又香。干起活來渾身勁，從此不再兩頭忙。”

公社辦了二十九個托兒所和幼兒園，並建立了幼兒食堂。孩子們吃得好，玩得好，講衛生，生活有規律，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過去沒有托兒所，婦女要參加勞動，常是把孩子拴在家里或帶到地頭，任他們亂跑亂爬，養成打罵的壞習氣。現在托兒所把他們培養成身心健康的好孩子了。托兒組織很好地做到了服務生產、方便群眾。在勞動間歇時，阿姨領來孩子，媽媽就去喂奶；婦女打夜戰，保育員就搬到托兒所去值夜班。在勞動最緊張的時刻，保育員帶着孩子來到地頭，為爸爸媽媽們唱歌、跳舞，還數快板：“好爸爸，好媽媽，努力生產別

牵挂！……” 妇女们听了个个心里乐开了花，眼里噙着幸福的泪水，激动地说：“他们不再淘气了，而是变成小宣传员啦！”这样就更加鼓起了干劲。

吃饭到食堂，孩子送到托儿所，做衣洗被有缝紉组，看病有医院。社员生活得到全面安排，干起活来无牵无挂。而向米束縛在家务劳动中的妇女，也欣然离开了“三台”，加入了生产大军。海淀公社因举办福利事业，共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一千一百六十二个，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一倍半。妇女劳动力在生产战线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成府生产队过去只有三十五个妇女干活，现在增加到一百零五人，全队二百七十亩旱地的工作都是妇女干的。青龙桥一队的妇女劳动力也由原来的三十七个增加到一百二十七人，她们在女队长霍翠珍的领导下，组织起了“火箭排”，从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到现在，一直与男社员并肩劳动。她们不仅打破了“妇女下稻地就会减产”的迷信说法，还与技术员订了包教包学种菜技术的师徒合同，学会了五十二种菜的九十一活茬技术，从剪茄枝到阳畦喷籽、秧苗，样样都能做好。全队有四十亩菜地，从种到收都是由“火箭排”的四十五名妇女完成的。其它如养猪、养鸭、果园、工业等项生产，到处都有妇女在辛勤地劳动。

社里还成立了敬老院，二十八名无子女的老人在这里欢度晚年。人们说：公社关心每一个人，社会主义就是优越。

(五)

海淀人民公社才刚刚一岁多，农、林、牧、副、渔各业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社员生活也随着生产的跃进而大大提高。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达到四百七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九。除公积金、公益金外，平均每户收入达到六百三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粮食供给制的实行，使社员得到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在高级社时，虽然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每年决算后，仍然有少数的户由于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困难，只得借支和贷款。一九五八年一部分社员还向信用社贷款三十五万元。而一九五九年没有一户贷款的，却有二千三百户在信用社存款共四万二千元。现在，公社里村村设立了广播，大部分社员户都安上小喇叭，各个生产大队都有电视机。下工后，业余文化组织开始活动，乐器组、唱歌组、京剧评剧组、曲艺组，吸收了许许多多具有表演才能的积极分子。图书室、阅览室也有成群的读者，仅青龙桥图书室在一至九月份就借出图书九千九百多册次。在田间地头，也经常有扫盲组、读报组、文化箱、图片展览的活动。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使社员心情舒畅，生活更为丰富多采。

公社力量大无边 山区面貌大改观

——北京怀柔湯河口人民公社調查——

共青团北京市委調查組

穷則思变

北京市怀柔县湯河口人民公社位于長城外深山区，南北長八十里，东西寬二十里，共有居民三千四百零二戶、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四人。耕地只有三万二千多亩。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地薄人稀，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比較低。抗日战争期間，日寇曾在这里实行野蛮的“三光”（杀光、燒光、搶光）政策，集甲并村，制造“无人区”，进行过長期的殘酷血腥統治，使湯河口人民受尽日寇鉄蹄的蹂躪。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来搜刮民脂，弄得人民衣食无着，飢寒交加，背井离乡，过着七分糠菜三分粮的凄惨生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不遮体，逃荒要飯的人不計其数。人民忍无可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向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英勇、激烈的斗争。解放以后，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傳統的湯河口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組織起来，由互助組到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恢复和發展了生产，加上在青黄不接时有政府救济，人民的生活才逐渐有了好轉。但是，由于解放前長期遭受外侮内患的蹂躪，基础太薄，生产水平極端低下，要在經濟上彻底翻身，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一九五七年以前，这里每年都要由国家調入一、二百多万斤粮食，国家補貼的运粮費用比粮价还要多。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这里每年平均要發救济款一万三千多元，衣服六百多件，生活貸款一万九千多元。

穷則思变，人穷志不穷。群众迫切要求在較短的时间內，以最高的速度改变山区“一穷二白”的面貌，在經濟和文化上来个大翻身。一九五八年，湯河口群众和干部在党的总路綫和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精神煥發，斗志昂揚，爭上游的勁头十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兴水利，春、夏、秋季造林，采矿煉鉄和大搞普耕、深翻、秋收、积肥等运动。人們集中起来，自帶行李和干粮，上山建谷坊壩、开灌渠，引水盘山，开矿、造林，开发山区资源。他們在山上安营扎寨，支鍋做飯，露天而宿，相互比干劲、比速度、比質量，追先进、夺紅旗，真是干劲冲天。在十月中旬的八天之內，六百人上山就挖出矿石二千多吨。群众还大挖魚鳞坑，滿山遍野都造下用材林、花果林，仅十一月月上旬，一千二百多人，連續苦战八晝夜，就挖了一百多万个魚鳞坑，栽下各种果树六百多万棵。山区气候轉冷了，但是社員們說：“天冷冷不了热心，地硬硬不过决心！”他們冒着雪花，不畏天寒地冻，用钎子、鎬头刨开冻土，大搞深翻。群众的干劲越鼓越足，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浪潮一浪高似一浪。湯河口地区跟全国各地一样，各项事业都是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获得了飞速的發展。在大兴水利、造林、普耕、深翻、大搞积肥等群众运动中，人們打破了社界和乡界，实行劳动力大协作，劳动力动員得極为广泛，連过去一些从来不出勤的妇女和其他半劳动力也都出动了。

适应这种要求，托兒所、幼兒園和公共食堂就应时而生。这时，成立人民公社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五月間，乡党委就考虑并大社，并且准备在七月成立集体农庄。九月一日，正式将原来六个乡的二十九个小社，合并成一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促使了人民公社的誕生，人民公社的成立反过来又促进了大跃进。尤其是經過一九五九年春天的整社工作，公社走上了更加巩固和健全的發展道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最好的組織形式，湯河口人民就像是長上了翅膀，飞速前进。一年来，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績。一九五九年，公社总收入已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三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一百零三十五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六；平均亩产量达到三百四十三斤半，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历年的缺粮社一跃而为余粮社。交售国家余粮一百五十万斤。畜牧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到一九五九年底，猪发展到一万一千零二十口，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六，卖出商品猪三千四百零四口，超額百分八十七完成了任务；羊发展到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六只，增长百分之五十六零八，出售商品羊二千五百二十六只，超額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六完成了任务。牛发展到三千九百八十五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出售商品牛七百七十九头，超額百分之五百五十完成任务。现在，公社的牲畜数量已经达到平均每戶三口猪、四只羊、一头牛。副业、林业、社办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为了迅速改变山区面貌，社員們立下了雄心壮志，决心在保证增加社員收入的同时，积极增加公共积累，为今后不断跃进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础。一九五九年平均每戶社員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九点八、公共积累达到四十六万二千元，为总收入的百分三十二点一二，这使扩大再生产能力大为增强。一九五九年社員的購買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供销社的商品零售額达到八十一万五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六。銀行存款額一九五九年达到四万多元。另外，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發展。过去，这里沒有几个識字的，农业社要找个會計都很困难；现在已經普及了小学教育，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学齡兒童都入了学。总之，在公社成立的短短一年中，山区的面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变化。

缺 粮 变 余 粮

全国大跃进，湯河口人民也在大跃进。他們破除了“山区不能像平原發展得那样快”等迷信观念，鼓足了干劲。立志要革穷山恶水的命，彻底挖掉穷根。首先要解决吃飯問題。缺粮問題不解决，群众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精神上的束縛不能解除，也就談不到大搞多种經營，發展山区經濟，迅速、彻底地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过去几年来，湯河口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农业社的力量，粮食产量是逐年上升的；但是，畢竟受农业社規模小、資金和劳动力不足等限制，不能完全做到統一规划、合理种植、大搞农田基本建設。因此，每亩地的产量还不到二百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增产粮食創造了極为有利的条件，使湯河口地区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連續获得大丰收，充分显示出人民公社的无比威力。首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便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設。在一九五七年冬天和一九五八年春天，群众自动打破社界，共同协作，向高山深谷进军，一鼓作气修建了谷坊壩一万一千多道，挖魚鳞坑三百八十六万个，水平沟四百九十五万米，工程量共計达到五百多万土石方。这是史无前例的偉大創举！这些工程，在控制山洪、保持水土、保证丰收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一九五九年，这里的雨水特大，从六月底到九月初的两个多月時間内，降雨量就达到七百六十毫米，同几十年来雨水最大的一九三九年的降雨量差不多。而一九三九年山洪暴發，冲毁了湯河口地区三分

之一以上的土地，大黃塘村整个被冲掉。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倒塌，牲畜失散，有二百多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一九五九年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山水受到各項水利工程設施的节制，破坏作用大大减弱，不但人畜安全，而且大部分农田的禾苗生長茁壮，只有七百六十六亩地受到冲刷。在綜合治理山地的同时，还开渠引水，修了大小渠道五十条，增加了灌溉面积五千多亩。这些工程如果由原来农业社单独兴建，是做不到的。原来的二十九个农业社，大的一百多戶，小的二、三十戶，人單力薄，虽然也想治理和改造山区，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大蒲池沟农业社打算治理十二道山沟，就需要修六百道谷坊壩，一个农业社无力举办，后来与湯河口、連石沟农业社联合起来，三个社通力协作才完成。又如宝山寺生产队，有五百亩旱地，在高级社时就有人提議由距离这个村五里的养魚池村引天河水灌溉，但是因为这塊地是三个高级社的，各社活茬安排不一样，不能平均出劳动力，修好以后各社受益程度不一样，而且引天河水要经过非受益的养魚池村，因此商量了二十多次，始終未达成協議，沒有修成。在大跃进中，全乡統一安排了生产，調动八个社的二百多个劳动力，苦战一个月，修成了这条大渠，自流灌溉五百多亩旱地。一九五九年在这五百亩地里种的玉米由过去亩产四百多斤，增加到六百四十六斤；并且种了三十亩秋麦，平均亩产二百斤；麦茬又种上萝卜，亩产量达到四千五百斤。还有小黃木厂村的引水盘山，也是由于有牛圈子、大榆树底下、对石和西帽山四个农业社出动了一百一十多个劳动力，自带行李和干粮去支援，奋战一月才修成的。群众說：“苦战一月胜三年，高山坡地变水田，引进山泉甘露水，粮食增产跨江南。”已灌溉的九十四亩梯田，亩产量平均达到四百零七斤，比灌溉前亩产量七十斤，增加四倍半还多。

其次，粮食的大增产还要归功于公社大搞积肥运动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过去，湯河口地区只在河川平地 and 村边近地里施肥，每亩的施肥量也不过两千斤左右。由于肥源不足，山高路远，运肥困难，很多山坡地无法施肥，只好种“卫生地”。公社化以后，由于合理地安排各項任务，充分調动劳动力，大搞积肥运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施肥面积在一九五八年就达到一万五千多亩，一九五九年更扩大到一万九千多亩。追肥面积一九五八年达到八千多亩，一九五九年达到一万五千多亩，其中有七千多亩追了两次肥。每亩地的施肥量一九五九年达到七千多斤，其中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都是圈肥。肥料的增加，又与公社化后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有直接关系。现在，公社已經做到三亩地一只猪，二亩地一头羊，八亩地一头牛，使肥源大大增加。为了解决运肥的困难，很多生产队还在地头建圈，就地积肥，节省了大批劳动力。由于施肥面积大、数量多，不但保証当年增了产，而且开始起到改良土壤和增强抗涝能力的作用。

再次，公社化以后，田間管理工作也比以往做得更加細致了，并且实现了不少农业技术革新。一九五九年春耕一万五千多亩，加上一九五八年秋耕八千多亩、深翻五千多亩，耕翻面积共达到两万多亩，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七。在适时播种以后，山地一般鋤了三遍到四遍，平地鋤了四遍到五遍，基本上做到了消灭杂草。而在高级社的时候，除了靠近村边的地能耕一遍和鋤一、二遍以外，那些山坡地只能用鎬头挖几下就撒下种子，等待收成，无力多加管理。为什么公社就可以对田間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达到更高的要求呢？这是因为：第一，公社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就拿一九五九年的情况來說吧，这一年公社除了外出修水庫、修公路、办工业等以外，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如果不是公社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理地安排了劳动力，实行劳动力协作，如果不是成立了公共食堂、托兒所，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和其他半劳动力，要完成这样大的任务是无法設想的。过去，妇女由于受“鍋台、炕台、碾台”的家务的束縛，只有百分之六十出

勤，而且只是在最緊張的季節才出勤。現在，婦女出勤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公社里凡是有一點勞動力的人都出勤了，身體弱的干輕活，身體強的干重活，各盡所能。家家無閑人，勞動力動員的這樣廣泛，是過去所從來沒有過的。此外，公社化後還調整了“插花地”一千多亩，既便於合理種植，又節省了大量勞動力。第二，公社對生產的領導也比政社合一前鄉政府對生產的領導更加深入和具體了。大躍進以來，行之有效的大搞群眾運動的領導方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五九年在全公社的範圍內集中統一地開展了突擊春耕、夏鋤、追肥等競賽運動，公社各級幹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三天兩頭一檢查，經常搞群眾性的評比，一環扣一環，一浪高一浪，使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勞動效率之高，是空前的。

很明顯，沒有人民公社的優越條件，糧食就不會有這樣大的增產，這個歷年的缺糧區就不可能變成餘糧區。難怪一提起人民公社，人民無不喜笑顏開。他們說：“共產黨是我們的靠山，人民公社是鐵飯碗。”

多種經濟大發展

糧食的大增產，使人們心情舒暢地考慮改變山區面貌的下一個戰役。群眾認識到，湯河口這樣一個深山區要想在經濟上徹底翻身，光靠農業是不行的。湯河口耕地面積只有三萬二千六百多亩，每人只有二畝地，而且土質瘠薄，產量不高，光靠增產糧食，不可能迅速地增加收入，因此必須大搞多種經營，綜合發展。湯河口地區有着豐富的自然資源，如廣闊的牧場、大片的宜林地，荊條、藥材遍地皆是，真是到處是寶。人民公社為多種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許多農業社所無力舉办的事業，人民公社却興辦起來了；農業社不易克服的矛盾，人民公社也解決了。公社黨委依靠人民公社這個強有力的武器，領導廣大群眾，沿着發展多種經濟的大道前進。其中畜牧業的發展特別迅速。還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公社就訂出了發展畜牧業的統一規劃，確定適宜發展畜牧業而經濟上比較貧困的生產隊重點發展畜牧業。如碾子村和道德坑村之間的天河東溝，是一片很好的牧場，但是原來高級社無法利用這片豐富的資源來發展畜牧業。現在，這裡已經成為公社的重要畜牧基地之一。一九五八年秋季，公社還統一掌握、重點使用國家貸款，購進了大批牲畜，計有羊二千二百九十三只，牛一千三百五十一頭，豬五千多口，這就為畜牧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些資金如果平均分配到各個農業社分散使用，收效也就小得多。公社重點使用資金，不但收效快，而且可以使原來比較貧困的隊迅速趕上來，以便逐步消滅貧隊和富隊之間的差別。

人民公社還為畜牧業的專業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全公社從事畜牧生產的人員已經有八百一十一人，新建了獸醫站六個、配種站一個，從公社到生產隊都配備了專人負責領導畜牧業，並且建立了一套必要的經營管理制度。這樣，就使畜牧業成為一個有專業隊伍的、有一套管理制度的經濟部門。在公社化以前，農業社由於受到資金的限制，只有二、三群羊，由四、五個人放牧，又沒有社辦的豬場，當然談不上建立專業隊伍。農業社對畜牧業的領導一般也比較薄弱，往往是抓緊了農業，放鬆了畜牧業，顧此失彼，難以做到統籌兼顧。人民公社化以後，建立了一支畜牧業的專業隊伍，這就便於加強領導了。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黨和行政組織都確定專人負責，領導畜牧工作，公社黨委並且不斷地對飼養員和廣大群眾宣傳發展畜牧業的好處，用既算政治賬、又算經濟賬的辦法，說明發展畜牧業是“一舉兩得，三全其美”的事，是一項對國家、對公社、對個人都十分有利的光榮任務。在經營管理方面，建立了責任制和獎勵制，實行了三包（包繁殖率、成活率、增重率）和超額獎勵的辦法，合理地解決了勞動報酬問題。為了提高飼養管理水平，公社和各個生產隊還定期召開會議總結

和交流經驗。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把飼养員的積極性充分地調动起来，涌现出不少的先进人物。牛圈子生产队飼养員姜玉麟，在母牛临产以前，不管刮風下雨，每天夜里都起床去照看母牛。道德坑生产队飼养員張忠，放羊特別精心，积累了不少放牧經驗。如他非常注意給羊群調整放牧的山坡，并且把这种方法总结成經驗：“春放阴（坡），秋放阳，五黄六月放大梁。”因此，他負責放牧的五十四只母羊，一年就生了七十多只羊羔，有好几只母羊生了双羔。由于經營管理得好，一九五九年公社的羊羔、猪仔等的成活率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在發展畜牧业中，公社党委認真貫徹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公社化以后，集体飼养的牲畜有了很大的發展，公社有了大批的羊群、牛群，建立了集体养猪場三十多个、孵鷄場一个。这不但有利于牲畜大量迅速的發展，而且增强了社員对公社的向心力。同时，公社还加强了对各戶飼养家畜、家禽的领导和統一安排。在發展养猪、养鷄方面，实行了社繁戶养的办法，一九五八年已供应仔猪四千八百四十五口，基本上保证了社員戶养的需要。公社掌握了仔猪、雛鷄的来源，并且由国家供应一部分飼料，由供銷社掌握收購。这样，就把个人飼养部分納入国家計劃的軌道，使其得到应有的發展，并且为社会主义經濟服务。

在农业和畜牧业大發展的同时，副业、林业、社办工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人民公社統一安排了各項生产，在劳动力十分緊張的情况下，副业生产不但沒有被挤掉，反而發展很快，并且使集体經營的副业生产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五九年，集体副业收入达到二十八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經營的项目有养蚕、养蜂、割条子、打柴、刨藥材等十多項、二百多个品种。林业方面，公社加强了幼林撫育工作，造林四万多亩，零星植树十八万多棵。果林两万多亩。社办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設虽然还处于初創阶段，規模还比較小，但是，在这个偏远、貧困的山区里，已起到了很突出的作用。过去，修补农具必須到怀柔县城，往返要四、五天之久；公社办了农具修配厂以后，已經制造农具二千八百多件，修理农具一千二百多件。社办工业产值已經达到十万多元，为农业增产貢獻了很大力量。公社去怀柔的公路已經修整，公社的胶輪大車已經增加到四十輛，大批土特产品和其他各項物資能够运出去交流，大大活跃了山区經濟。正象社員所說：“打开万宝盖，死財变活財。”商业工作同生产結合得更紧密了，为生产服务的經營思想更加明确了。公社党委加强了对商业的領導，把商业工作納入全面工作計劃，統一进行安排。商业职工也鼓足了干劲，深入到各队各戶，就地收購。一九五九年的收購計劃已經超額完成。由于多种經濟的發展，公社一九五九年的收入中农业收入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其他各項收入已經占到百分之四十二点六；而一九五八年农业收入占百分之七十一.二，其他收入只占百分之二十八.八。多种經濟的大發展，同时也是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公社畜牧、副业、社办工业的收入已經达到六十一万五千一百六十九元，其中大部分是現金收入。这給公社添置生产資料和社員的預分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有了很大增加，公積金达到四十六万二千元，公社所有的公共财产已有二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二元，虽然数量目前还不算很多，但是有着偉大的發展前途，对于加速生产力的發展，逐步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作用将越来越显著。

光輝的前景

湯河口人民公社建立剛剛一年，就已經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群众亲身經歷着一場天翻地复的变化，尝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結下的丰硕果实，因此他們与公社已經是“骨肉难分”，异口同声地称贊公社好，紛紛表示“要把心放在社里，把勁使在生产上”。群众对美

好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希望。山还是昔日的山，水还是昔日的水，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已经不是人力所无法驾驭的“穷山恶水”，而是等待开发的无尽的资源与宝藏了。

但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汤河口公社在一九六零年各项事业将有更大发展。他们将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林业、副业、社办工业、交通运输也将得到全面发展。为了保证口粮供应，并且为畜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饲料，一九六零年粮食产量要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平均亩产量将达到五百斤。在畜牧业的发展方面，一九六零年大力增加集体饲养的比重，从而加速畜牧业的发展，增强公社集体经济。根据计划，养猪数将要翻三番，羊增长百分之八十点四，牛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一点八，集体饲养的猪将占养猪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在林业生产上要大力发展果树和经济林，以增加对首都的副食品供应，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一九六零年将造林八万四千亩，其中包括干、鲜果树二万五千多亩，桑树一万亩。农、林、牧、副业全面大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光靠改进劳动组织、挖掘劳动潜力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逐步实现机械化，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汤河口人民公社一九六零年计划修建水力发电站四座，设备容量共为二百瓩，增加动力机械二十六台，拖拉机二台、汽车二辆、胶轮大车四十辆。同时，还要建立综合修配厂、砖瓦窑、低标号水泥厂等，为农业和各项建设服务。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公社花开万年红

——記北京門头沟大台人民公社一年来的發展——

中共北京市門头沟区委办公室

大台人民公社位于首都西郊門头沟区的中部，是一个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的好地方。全社有农业人口七千多戶，二万八千多人，另有工人家屬近四千戶。境內山多，耕地仅四万多亩，占土地总面积百分之五，絕大部分是生長着茂密的果樹的山坡梯田。山內蘊藏着丰富的矿石，以煤炭、石灰石、鉄矿石为主。国家在这里开办了大台、木城澗等煤矿。公社剛剛建立了一年，就出現紅花遍地开，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由于多种經濟大發展，一年供給城市五百多万斤果品，近万只猪羊，支援工业建設三十多万吨矿石，人民生活也大大提高，显示了人民公社无比的优越性。

这个地方在解放前是敌我斗争的最前线。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象大山一样压得群众透不过气来，象吸血虫一样把农民剝削得皮包骨。那时，生产停滞，矿石沒有人要，果樹任其荒蕪，粮食产量很少，农民过着凄惨的生活。平常年景，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就得吃草根樹叶。一九四三年，因为日寇殘酷扫蕩和水旱灾害，这里出現了“千村薜廬人遺矢，万戶蕭疏鬼唱歌”的惨象，仅色樹坟一个乡，就有一百二十戶逃荒，三十六戶卖兒女，一百零二人活活餓死。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斗垮了地主，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且逐步地走上了合作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使生产發展了，生活上也起了根本变化。随着合作化运动的發展，农民們在一九五七年成立了五十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經過全民整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产大跃进高潮。

为了更迅速地發展生产，更快地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群众迫切地要求綠化造林，开山采矿，深翻土地，修路架桥，开展农、林、牧、副、漁业的多种經營。但是，原来的高級社規模最大的才有七百戶社員，有二十个社各只有几十戶社員，人力少，底子薄，沒有力量充分地利用本地的丰富资源。当时，色樹坟、隴駕庄、大台等乡的高級社临近鉄路，附近矿藏丰富易采，副业生产門路多，但是又有大量果樹，要搞副业生产就沒有人力管理果樹，而比較偏僻的沿河、大村、田庄、葦甸等乡因为交通閉塞，工业和副业生产門路少，人力却有富裕。因此，群众都有并大社的要求，早在公社化以前就已經在广泛地醞釀着这个問題。有些乡已經着手把小社合并成大社。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以后，万民欢騰，热烈拥护，农民們貼出了上万張大字报、申請書、决心書，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就这样，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台人民公社誕生了。

公社剛剛成立一年，就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請看看这些燦烂耀目的胜利果实吧！

多种经济 比翼齐飞

公社化以后，大台人民公社在生产上是跃进跟着跃进，农、林、牧、副业得到全面发展。在农业方面，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六百九十八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五。社里的土地是瘠薄的山坡地，坡上的果树也逐年成长，树荫因此增大。在这样的条件下，粮食产量能增长幅度这么大，谁能说不是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因为土地经过深翻，土整得细，播种时间早，虽然遭受比较严重的风灾，但是经过积极抢救后，庄稼仍然一般生长良好。一九五八年，干鲜果品的产量达到五百二十五万斤，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九五八年全年造林六万多亩，超过了解放后几年来的造林总数，并且修整了万亩花果园，千亩玫瑰园。一九五九年，果树虽然是“小年”，又有风灾，但因为有了专业队，加强了科学管理，果品产量仍可达到一九五八年丰收年的总产量，这就打破了过去的“大年”之后必然歉收的迷信。畜牧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全社的羊已经有了三万四千多只，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猪已经发展到一万三千多口，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蜂蜜的产量比公社化以前翻了一番。在工业生产方面，公社开办了七个煤窑、三个铁矿石场、两个石灰石场、一个石英石矿、一个頁腊石（耐火原料）矿，全年共生产各种矿石和煤三十八万多吨，产值达到二百一十四万元，增加了近十倍。在副业方面也增产了几百万斤稍子、杈木（都是煤矿用的木料），支援了附近国营煤矿的煤炭生产。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看，公社的总收入又有了增加。三十七个核算单位，有十个单位增加百分之四十到一倍，有十三个单位增加一倍以上甚至五、六倍。所有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都是由于人民公社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使群众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自然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

大协作万岁

公社成立后，立即投入秋收、秋耕、深翻、摘果子、割饲草等五项重大任务的紧张战斗。按一般情况，完成以上任务需要三十万个工，等于全公社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的三个半月的劳动量。由于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大办集体福利事业，解放出大批妇女劳动力，作到政治挂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旗竞赛，特别是组织了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结果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全社各种作物的丰产丰收。而且，在这期间还抽调了四百多人修公路，三百多人支援门头沟公社深翻土地，同时又完成了九龙山、妙峰山万亩花果园的初步整修工程。这些在过去根本无法同时进行的工作，今天却一同办到了。

在秋收、深翻等五大任务的战斗中，大协作之花遍地开，对完成各项任务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协作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有公社组织的，有大队组织的，有社员自动进行的。社员们在协作中冲垮了本位主义，解放了思想，发扬了共产主义的风格，获得生产、思想双丰收。沿河大队处在深山地区，因为气候冷，秋收时间比较晚，加上畜力少，快到天寒地冻的时节，地还没有耕完。针对这种情况，公社就组织已经完成任务的大台大队的全部人力、畜力前去支援，保证了全公社各个队都能提前完成秋耕。上草甸大队的地势南低北高，山上和山下的节气相差半个月，庄稼成熟时间早晚不同，地冻的时间也不一致，大队就抓住这个特点，从七个核算单位中抽调一百六十多人组织成“野战兵团”，到处打突击仗，山下庄稼熟得早，就先收山下的，然后再上山；山上的地冻得早，就先耕山上的地，然后再下山。这一百六十人还担负远征高山峻岭等最艰巨的任务，而让妇女和老年人在村附近或较低的山上收秋、摘果

子。由于劳动力安排得合理，秋收、秋耕完成得又快又好。狼洞生产小队一九五八年的红果、海棠共生产了十几万斤，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如果只靠本小队十六户来摘果子，等到下大雪以后也摘不完，正当社员们发愁的时候，附近各队闻讯赶来，不仅很快地摘完了果子，还及时地运了出来。这个队的社员们感激地说：“若不是公社化，干瞪眼瞧着果子烂在地里也没有办法。”沿河大队五里坡的谷子正在收割，突然接到大风警报，于是大队马上动员了社员八十多人前去协助，一夜内就把七十多亩谷子全部抢收回来，避免了风灾的损失。在突击完成紧急任务的时候，各队都有过这样的事情。无数的事例证明，只要注意把劳动力安排好，组织得周密，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就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还可以加强社员的集体主义观念。

万亩荒山变果园 千里风送玫瑰香

春雷一声震天响，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公社刚成立十几天，就根据群众要求，组织了“大兵团”远征九龙山、妙峰山，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初步完成了万亩果园的整修任务，并且开辟了千亩玫瑰园。

九龙山北麓马各庄韭园一带，山坡高而不陡，土质肥沃，曾经有过一片梨园，由于年久失修而荒蕪了。人们常想把它修复成一个大果园，公社建立以前的两年，色树坟高级社曾计划着手修整，因为社小、人少，不得不半途而废。

在北面和九龙山遥遥相对的妙峰山，很久以前曾经是著名的香火胜地，玲珑秀丽，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玫瑰花，春天一到，十里花香，景色宜人。玫瑰花可以制作高级香料，有很大经济价值。当地农民也曾经辛勤经营过，但封建地主和奸商的剥削和欺骗，使他们劳动一年而最后两手空空。因此，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玫瑰花也就被淹没在荒蒿野草中而自生自灭。解放后，办起合作社，情况好转了一些，但是也只培植了不大的一片。人们常常想：“如果能把整个妙峰山都变成玫瑰园，该多好呀！”但是，一个几十户的小社没有力量办这件事情。

一九五八年国庆节前，公社党委发出了号召，并且迅速组织了由五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个社员参加的野战兵团，分兵两路，高举红旗，锣鼓喧天，背着铺盖和工具，浩浩荡荡地奔赴南北两个战场。社员们为了庆祝公社的成立，为了向国庆节献礼，决心要把荒山变成果园，提出要在“荒山吃，荒山住，荒山顶上搭窝铺”，自动组织成“飞虎队”、“火箭连”、“钢铁班”、“花木兰组”，展开热火朝天的红旗竞赛。他们冒着风雨冰雹，披星戴月，一连奋战十几天，在九龙山上整修土地两千亩，挖鱼鳞坑一万多个，修整果树四万棵，完成了万亩果园的第一步工程，社员们互相庆贺说：“这是种下社会主义树，扎下了共产主义根。”他们又在妙峰山开垦土地千亩，移植玫瑰花四万多墩，建成了千亩玫瑰园。

大干四十天 完成“一零三”

不怕地冻风雪寒，不怕山高沙石坚；
男女老少齐出战，大干、苦干加巧干；
支援全国大建设，坚决完成“一零三”。

这就是大台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底的四十天内完成工业和副业产值一零三万元的誓言。为了支援首都的建设，保证增加当年社员的实际收入，公社在一次专门会议上决定，立即掀起更大的战役——“苦干四十天，完成‘一零三’（万元）产值的

工业和副业生产突击战。会议花了四天时间，开展鸣放辩论，反右倾、鼓干劲，最后统一了認識。在这个战役中，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主要领导干部把守主要战线。由于口号响亮，目标明确，领导思想统一，思想动员深透，所以广大社员群众的决心大，信心强，干劲足，运动来势猛，迅速走向高潮，使工业生产有如雨后春笋，副业生产遍地开花。在短短的四十天时间里，完成的工业和副业产值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元，超过一百零三万元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五，占全年工业和副业总收入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全年累计，公社在工业和副业生产中砍杈木、割稍子等一千六百多万斤，编套子、土筐等三万多个，砍抬扛四万六千多根。这些产品都有力地支援了首都重点建设工程和京西煤矿生产，同时增加了公社积累和社员的收入。

这个公社的工业和副业生产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这样快呢？这是因为公社解决了下面以下几个高级社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更加合理地利用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公社把工业和副业生产门路少、劳动力有富裕的田庄、大村、沿河等大队的劳动力调到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不足的色树坟、大台、太子墓等大队去采石挖煤，这样既发挥了劳动力的潜力，又充分地利用了自然资源。

第二，统一找销路，订合同，保证产销平衡。为了解决产品销路问题，公社成立了一个推销小组，四出找生产门路，和有关方面订立产销合同，因此使大量的工业和副业产品做到基本没有积压。

第三，统一领导，集中力量，解决了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公社成立了运输指挥部，由公社党委的一个副书记负责领导，并且集中了九百多头牲口和几十辆大车，由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度。此外，公社还组织各队进行劳动力协作，修建了近百里的公路、临时马车路和牲口路等，使大量的工业和副业产品顺利地运输出去。例如，庄户的草厂沟煤窑生产出一万六千多吨煤，因为交通条件不方便，运输力量不足，不能及时运出去，眼看雨季就要到来，使煤受到很大损失。公社及时组织劳动力协作，从庄户到宅舍台修了一条长达十八里的临时马车路，并且抽调了大车，在运输公司协助下突击抢运，雨季发大水时绝大部分煤已经运出。

第四，有力量增添机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庄户等煤窑由于安装了长达两千三百米的轻便铁轨，增添了推車二十七輛，改背为推，使运输效率提高了八倍。色树坟等采石厂安装了七百多米的轻便铁轨，并且架设了一道长达五百三十米的铁路支綫，大大节省了运输、装卸的人力和畜力，此外，为了采用电力生产，还安装了长达两千多米的电綫，購置了一台碎石机，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穷队面貌 一年巨变

“公社建立刚一年，穷队面貌大改变，生产跃进生活好，衷心感谢党领导。”这是大台人民公社几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生产队的社员们歌唱人民公社、大跃进、共产党领导的颂歌。

全公社有二十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穷队，社员们过去终年辛勤劳动，但是由于住在深山里，土地贫瘠，自然灾害多，交通不方便，生产发展一直比较慢。一九五七年，每个社员平均只收入四、五十元，比富队社员的收入低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公社建立后，由于公社对穷队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发展多种经营，到一九五八年底，已有九个穷队接近当地富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穷队的生产发展突飞猛进，各项收入与一九五八年同时期比较，增加百分之五十到一倍多的有九个队，增加二倍到三倍多的有四个队，增加四倍到五倍多的有六个队，增加六倍多的有一个队。如狮子沟生产队，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各项收入共达到一万六千九百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时期增加四倍多。又如炭厂生产队，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各项收入共达到两万三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时期增加四点五

倍，全隊八十三戶社員中，原來的六十三戶貸款戶都一躍而變為存款戶，平均每戶存款九十多元。

這些窮隊能夠迅速改變窮困面貌，主要是由於人民公社為窮隊趕上富隊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

第一，公社推銷產品，優先照顧窮隊。如煤礦上需要的杈木、稍子，過去都是由煤礦附近的莊戶村一帶進行生產，離煤礦遠的村也想干，但是找不到門路。現在，在公社統一規劃下，按着因地制宜的原則，優先安排給沿河、田莊、大村等窮生產大隊，使他們增加了副業收入。

第二，公社幫助窮隊輸出多餘的勞動力參加公社或兄弟大隊經營的工業生產。從一九五八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公社幫助窮隊一共輸出四百四十多個勞動力，收入八萬六千多元。如于禪生產隊輸出勞動力的收入就占全隊工業和副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第三，在組織生產的同時，公社又大力協助窮隊解決運輸問題。這些生產隊過去限于人力、物力，不能興辦規模較大的交通建設。每年生產的水果，常常是因為運不出去而腐爛。公社建立後，組織了一批力量在獅子溝附近的永定河上修建了一座橋，使沿河大隊及時地運出土特產品二百多萬斤。一九五九年運出的鮮杏就有四萬四千多斤。公社組織田莊大隊的勞動力修通從芹峪到淤白長二十里的臨時公路，使汽車第一次駛入深山溝，輸出杈木七十多萬斤，鐵礦石五百多噸。

第四，公社在經濟上支持窮隊，除了不提或少提公共積累以外，還把國家扶助窮隊的貸款六萬元轉撥給窮隊。田莊大隊用貸款購買大車五輛，解決了運輸力量不足的問題。

第五，兄弟大隊發揮共產主義風格，大力支援窮隊。田莊大隊比較適合發展畜牧業，大台大隊送給他們母驢五十四頭、種公馬一匹，現已配准驃駒二十多頭。上鞏甸大隊送給他們兩隻美利奴種公羊，現已配種九十多隻。

公社和兄弟大隊的大力支援，更加激發了這些窮隊社員們發奮圖強的信心和決心。如沿河大隊社員抓緊春播和夏鋤的空隙時間，上山砍杈木和稍子八十多萬斤，收入兩萬七千多元。

福利日日增 生活步步高

公社化後，公社在大搞生產的同時，還興辦了許多社員集體福利事業。辦起了十八個縫紉工廠，二百五十個托兒所和幼兒隊，一百多個公共食堂，其中有房子二十間以上的大飯廳就有六個，如莊戶食堂有房子二十七間，可容納一千多人吃飯，除了吃飯以外還利用它演劇、放電影、開大會。下鞏甸的飯廳有四十多間房子。公社又建立了敬老院、婦產院、鄉醫院，安裝了電話網，使隊隊有電話，村村有廣播，社員們每天從地里回來，可以聽到時事廣播和戲劇歌曲。公社還建立了兩個電影放映隊，免費給社員放映電影。

隨着生產的發展，社員的個人收入也大大增加，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一九五八年社員的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點三。由於社員收入的增加，過去的許多貸款戶已經變成存款戶，全社共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員存了款，存款數量達到四十一萬元，平均每戶存五十多元。狼洞生產隊平均每戶社員存款二百四十多元。社員們作詩來形容他們變為存款戶的喜悅心情說：“信用社前人滿滿，男女老少盡開顏；詢問同志何所喜？去年貸款今存錢。”

由於購買力提高，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商品銷售額比一九五八年同時增加百分之五十一。例如太子墓生產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買了三十個五燈收音機，大台村的八十多戶社員已有三十多戶有收音機，六十多戶有手表、座鐘。河北村六十多戶社員在一九五九年雨季

一次就买了十四件雨衣。

社員們人人心情舒暢，思想解放，文化生活和文艺創作也就蓬勃發展起来，文化活动真正形成了群众运动。他們組織起了十八个俱乐部，二十七個圖書室，三十五个村剧团，二百四十五个扫盲班、組，并开展了群众性的文艺創作活动，来歌頌人民公社的建立。

由于有了縫紉厂、托兒所和食堂，解放了两千多个妇女劳动力投入了生产，为向城市輸送工人，支援首都工礦建設，創造了有利条件。公社最近輸送了两千五百多个青壯年劳动力到石景山鋼鐵公司和京西矿务局各矿当工人，使全公社有国家工資收入的戶达到了百分之六十。这样做，不但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設，而且可以改变山区面貌，增加社員收入。

人民公社才成立一年，就給社員带来了显著的利益。社員們都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家乡建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下面这首诗，就是他們的偉大理想，

公社成立后，人人喜洋洋；
万民齐奋战，人間变天堂。
粮食堆成山，牛羊滿山崗；
工礦如森林，处处聞果香；
机器来干活，农民住楼房；
悟空騰云过，难分城与乡。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十三陵的巨变

——北京昌平十三陵人民公社一年来的發展——

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委办公室

十三陵，人們对它是多么熟悉啊！它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北依燕山，南接华北大平原。在那群山环抱、苍松翠柏之間，隱約可見紅牆綠瓦，这就是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依山傍水的公路，环繞水庫四周，通往各陵。雄偉的大壩，屹立在东山口，擋住碧波万頃的庫水，使得十三陵显得格格外秀丽迷人！

在解放以前，十三陵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封建帝王时代，它是个禁地，以后又遭到了軍閥、土匪、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踐踏和破坏，很多雄偉的古建筑物被毀坏和焚燒，很多雕刻被槍炮击碎，华丽的宮殿上長滿了草。有的成了廢墟。这里的人們和全国其他各地的农民兄弟一样，都飽尝过旧社会的种种灾难，过着痛苦的生活。解放后，这里的生产才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可是，最不平凡的一年，还得說是一九五八年，因为这一年，这里發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一件就是修建了十三陵水庫，水庫降伏了凶惡的洪水，讓它来为人民造福，十三陵的面貌从此大为改观；另一件就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初，这里的四十三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同建成了一个人民公社——十三陵人民公社，使各項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这两件事的出現，給十三陵增添了多少光彩，給这里的人們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十三陵人民公社建立一年多来，生产搞得怎样？十三陵水庫建成以后，受益情况怎样？大家很关心这些問題。你只要看一看下面的几件事，就会得到滿意的答案。

沙河两岸話今昔

温榆河的最大支流——沙河，橫貫十三陵人民公社全境。沙河的河水从最西北部的山沟里鑽出来后，經十三陵南下，穿过二十多里的平原地带，在沙河鎮附近流入温榆河。在平常的日子里，沙河好象一条蚯蚓，靜靜地橫臥在十三陵人民公社的中央；可是一陣暴雨过后，十三陵二百一十七平方公里面积的山洪傾泻而下，它又好象一条凶惡的太蟒，暴跳如雷，一出东山口（現在十三陵水庫壩址）就橫冲直撞，刹时变成一片汪洋，淺淺的河床早已管不住它了。过去，十三陵公社地区沿沙河两岸的二十多个村庄，每年不知被河水冲走多少庄稼、良田、房屋和性命。一九三九年一次洪水，光丰善一个村就冲走、冲塌四百多間房子，冲走和淹死二十二口人。由于洪水逐年向两岸冲刷，河床已由原来的几十丈寬扩展到一、二里寬了，所以有些村子不得不被迫迁移。紧靠沙河东岸的姜屯村一百多戶农民，六十年的光景都普遍往东搬过一次家，原来村东的一座庙的庙址，解放以后已跑到河心去了。

洪水年年为害，造成这里的生产水平很低，群众的生活很苦。人們都懊丧地說：“守着这条败家子河，穷根子怎么也拔不掉。”

住在沿河两岸的人民，心情是多么沉重啊！一到雨季，家家都提心吊胆，顶着倾盆大雨也要日夜不停地在河边守衛。有的人把大車吊在树上，以备洪水来时上树避难。万恶的洪水，給这里的人民带来說不尽的苦难。但在旧社会里，看着洪水为害，没有办法治理。善良的群众只有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他們年年拜佛許願，給“龙王”献猪献羊，可是洪水仍然年年吞食着他們的生命和财产。

解放后，政府撥款在姜屯村附近修筑了一道迎水牆，减少了洪水对姜屯村的威胁。以后群众又在政府支持下，开了几条渠和一些稻田。一九五八年初，这里的人們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全北京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沙河中游修了一座大水庫，这就是全国有名的十三陵水庫。这座水庫的修成，对沙河两岸的人們來說，真是天翻地复的变化。人們可以驕傲地宣告：多年来危害人命、财产的洪水，从此不再泛濫，辛酸的岁月从此徹底結束。水庫不仅使人民永远不再受洪水之灾，而且化灾为益，用庫水灌溉那飽受山洪冲刷的土地。水庫建成不久，十三陵公社就修了两条主要渠道：一条从沙河东岸經南邵管理区到小湯山人民公社的小湯山、松兰堡、百善、崔村等管理区；另一条从沙河西岸經昌平鎮到馬池口管理区。光这两条渠道的干渠就有四十里長，挖了三十二万多立方米土石方，用工三十八万个。此外还修了許多支渠和斗渠，它們象血管一样，遍及沙河两岸，灌溉着七万多亩土地，而且灌溉面积还将逐步扩大。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年時間，然而这些水利工程已經使这里在生产上出現了如花似錦的嶄新面貌。那用庫水灌溉的丰产稻田，那一望无际的新开辟的菜园，那一方一方油綠的麦田……，好象一付美丽的圖画呈现在人們的眼前。饱受水患的姜屯村东五百亩水稻田，一九五九年因为得到十三陵水庫庫水的充分灌溉，稻子生長得特别好，田地一片金黃，五百亩水稻中有四百亩平均亩产量达到七百斤，有一百亩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都說：“要不是十三陵水庫澆稻田，白活这一大把年紀，也看不到这样好的稻子。”因为有了水庫，社員們計劃一九六零年把稻田扩大到一千亩。历来沒有澆过水的小麦，一九五九年春夏时利用庫水澆了一万多亩。經過灌溉的小麦产量大大提高。南邵管理区营坊村沒澆过水的小麦亩产量只有二百来斤，而澆过水的小麦亩产量达到三百斤。

随着开渠引水而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过去祖祖輩輩从来沒种过菜的村庄，如今出現了成片的菜园，因为水庫給大量發展蔬菜生产开辟了寬广的道路。到一九六零年，沿着渠道两旁的土地絕大多数將改成菜园。

人們不禁要問：“十三陵水庫的建成，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庫水为什么这么快就能利用上？生产上怎么起了这么大的变化？”社員們說得好：“要不是人民公社，干熬着水庫的水也用不上，生产搞的更不会这么好。”

这話一点不假，因为象十三陵水庫引水工程这样巨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很多的劳动力，需要大量資金，需要打破地界，在高级社时，这些問題是很难解决的。可是人民公社却毫不費力地解决了这些問題。

十三陵公社成立后，对兴修水利作了統一的筹划，在兴修几条主要干渠时，都在全社范围内統一抽調劳动力。例如十三陵一干渠，全長近二十里，工程量达十五万多立方米土方，用工十万多个，而这一条渠道主要是馬池口管理区受益，如果在公社化以前，單靠馬池口管理区的原丰收、友联、火星三个高级社的两千多戶，無論如何也修建不起来。而且，这条大渠有十七里都在昌平鎮的地界，要挖掉昌平鎮的很多土地和菜园，如果不是有了人民公社，是难以解决的。

公社建立后，范围大了，資金多了，特别是公社举办了为农业基本建設服务的各种工业，这就为大兴水利提供了充足的物質保證。十三陵水庫引水工程，光在干渠上就有桥梁、

閘門等大小建築物一百多座，這些建築物所需用的水泥、石灰、磚等全部都是社辦的工業供給的。這一點在高級社里是辦不到的。

旱地變菜園蔬菜大增產

通往十三陵水庫去的公路兩旁的菜園，都是一九五九年新開辟的。站在公路上極目四望，只見菜園里即將收穫的大白菜，長得水泠泠的，有一、二尺高，一片墨綠色，望不到盡頭。在歡慶祖國建國十周年的節日里，僅公社的一個昌平管理區，每天上市的蔬菜就有三百萬斤左右。目前，秋菜還未收盡，而種在溫室里、陽畦內的西紅柿，又已經青果累累、掛滿枝頭了；芹菜、韭菜、豆角、黃瓜也長得一片蔥綠，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零年春季都能陸續上市，使首都城鎮居民在寒冷的季節里，也能吃到鮮嫩的瓜菜。

十三陵公社原來只有菜園五千多亩，大部分地區都沒有種過菜；可是公社成立一年後，菜園面積迅速擴大到二萬四千多亩。為什麼公社才成立一年，蔬菜就能夠大發展，而在以前卻不能有這樣的進度呢？讓我們用公社化以前生產本身的發展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以昌平鎮管理區為例，它原來有九個高級農業合作社，這些高級社雖然都有經營菜園的習慣，但是生產條件不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人們形容鎮內五個社是“窮三、八（街），富一五（街），不富不窮是青園。”所謂“窮三、八”，即現在的第五生產大隊，以前的常青和健康兩個高級社。一九五六年的時候，兩個高級社共有園田五十四畝，他們也希望擴大園田，增加收入，可是這裡水位太深，土地太薄，要改成園田，需要一筆很大的投資，而當時二百零三戶的常青社，全部家底僅有一輛大車、一頭驢、二頭騾子，而且還需要抽調一半人力和畜力去搞副業生產，才能維持日常開支，沒有余力開菜田，搞基本建設。

四季鮮高級社在當時是被人們稱贊的富社，有三百多亩菜園，又有比較長的種菜歷史，可是土地分散，與附近三個高級社的土地互相插花，有三、五畝一片的，七、八畝一片的，類似這樣的插花地，在其他幾個社里都普遍存在着。土地不連片，無法規劃和發展水利。同時，旱地改園田，還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高級社時暴露出的資金薄弱、勞動力不足、土地分散這三個弱點，象三塊絆腳石一樣，阻礙着生產的繼續發展。因此，不論是富社，還是窮社，大家都有着“聯合起來，共同發展生產”的願望。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成立了人民公社，他們的願望才實現了。

開渠打井，把旱地改為園田，多生產蔬菜，供應首都城鎮居民的需要，這是十三陵人民公社發展多種經營中的一項重大任務。因此，在公社統一規劃經營下，大面積的、數百畝連成一片的新菜園，在交通方便的地區——昌平鎮附近，特別迅速地發展起來。

“一畝園，十畝田。”菜園需要的用工和施肥數量要幾倍於大田作物。成立人民公社後，由於大辦集體生活福利事業，百分之八十的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公社投入生產的人數，比過去增多八千多人。人多好辦事。人們修起了渠道，引出了十三陵水庫的水，在渠道的兩旁，開辟了大片的新菜園；在遠離渠道的地方，人們又組織起打井專業隊，把地下水引上來灌溉。園田擴大了，需要更多的細肥，生產隊里就組織起常年的積肥專業隊，到附近的機關、學校、水庫等場所拉糞；冬季，又設立了管理溫室、陽畦的專業隊。原來一年種二茬的地里，也因為勞動力增多了，水和肥也能充分跟上去了，現在大部分能種二茬半，有的一年種三茬，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蔬菜產量增加，保證一年四季都有青菜上市。

種菜的間歇性比較強，要抓季節。象種大白菜，必須在立秋前後一個星期內種完。由於公社化後，土地連成了片，為實現園田的機械化與電氣化提供了條件，就能保證做到不誤農時。公社用一九五八年社一級的公共積累和向國家貸的一部分款，買了九十台電動抽水機和六台

拖拉机，把原来用小毛驴拉水車，基本上改为电力灌溉，而且菜园也用拖拉机耕地。一九五九年种了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亩大白菜，超过了公社化前所有园田总面积的一倍还多，由于發揮了机器的作用，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就胜利超额完成了播种任务。發展菜园，首先要有水，从前农民打井，都用罐掏，挖到三、四尺深地出水后，再挖下去就有困难了，所以必須要等到大旱年头，才能动工打井；現在不同了，人民公社有自己的抽水机，任何时候都能打井，不受自然条件的約束。过去的育蔬高級社，也曾經把几百亩旱地改为园田，可是没办法打井，所以只能种一些葱和萝卜。一九五九年在以前的常青社与健康社的黃沙地上，也就是历来被人們認為不可能改园田的地方，打起了三口机井，井筒深三、四丈，其中有一口深約五丈多。昌平鎮管理区的第八大队，一九五九年上茬种的还是麦子，下半年全部改成了菜园，使园田从一九五八年的二十六亩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亩，公社还帮助他們安了四台电动机，所以一九五九年的大白菜長得非常好。

“新改菜园三年夯”，有些社員憑着自己这条老經驗，顧慮公社發展园田太快了，怕“貪多嚼不烂”，弄不过来。現在事实証明，不是“嚼不烂”，而是大丰收。比如大白菜一項，新老菜园平均亩产已达到一万五千斤左右，其中有一大部分田亩产超过两万斤。

从昌平鎮的城內到城外，从原有的老菜园到新菜园，人們都要为这样一副圖景所激动：在那大片的菜园里，电动机轟轟地响着，水从大口徑的管子內直泄出来，頃刻間就瀉滿一大片田，一台电动抽水机澆地比高級社时用的水車提高效率十多倍，比起單干时人絞轆澆水，提高得更多了。那时候，社員們形容澆地的情况是“人跟着轆轤上吊”；現在，那些开电动机的年輕小伙子与姑娘們，只要按一下电紐就行了。社員們都高兴地說：一眼电井澆一百多亩菜田，高級社时既买不起，也使不开；不是人民公社，开这么多菜田，想也不敢想。机械化与电气化打开人們的視野，消除了怀疑思想，社員們准备大干一冬，为一九六零年蔬菜大發展創造条件。

百里山谷飄果香

十三陵人民公社是一个花果之乡。这里有百里山沟的大果园，果品品种多，有著名的“甜沙紅”，聞名的十三陵大盖柿，黑山寨和九里山的皮酥瓤白的大核桃，这些久为人們所称赞。

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少有的雹灾，但果品总产量仍然达到一千三百多万斤，比果品丰收的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造林育苗十三万亩，比公社化前一年造林一万二千五百亩多十倍多，栽种苹果、梨、桃等各种果树十八万株，另外还刨了魚鳞坑二十五万个。公社化的第一年，是果品特大丰收、造林空前大發展的一年。

上了年紀的社員每談起今天的果品大丰收，便想起解放前果树長期橫遭敌伪破坏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解放前的辛酸的經歷，是說不完、写不尽的。远居深山的果庄村曾遭受国民党、日本鬼子放的三次大火，使二十五里的山沟，片瓦不存，果树砍伐焚燒，已使当时的果庄村名不符实。長陵、黑山寨两个管理区几十个村庄的居民，那时經常到深山去避難，人命不保，哪里还有心思管理果树呢？对果树修剪更是无能为力。所以，解放前这里的果树产量最多时也不过三百万斤。

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重視果树管理工作，使果品产量逐年上升，但是年产量最多时才不过五百万斤。人民公社的建立，給果树的發展带来了广阔的前途。正如社員所說，过去人听树的，現在大翻个，树听人的。为什么能作到这样呢？就是因为公社化后建立了果树专业队，改进了果树的管理办法，普遍地实行了剪枝、打藥、追肥、畦田化等新的技术措施。这

都是过去很难办到的。例如果树剪枝，过去当地的群众对果树剪枝没有习惯，农业社时也只不过是试验性的；普遍推行剪枝还是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光果子、梨、桃三样就剪枝十九万株，比公社化前剪枝最多的一九五七年多十一倍。剪枝是果树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收效能立竿见影，但却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儿。在公社化前由于没有专业队，没有力量剪，就是剪一部分，也很少有人能掌握技术，所以效果不大。公社化后有了专业队，可以统一学习技术，现在所有的专业队员都全部掌握了果树管理技术。

在果树除虫打药方面，高级社时由于劳动力还不能满足农业上的需要，对果树除虫是突击性的，发现了虫子以后才组织扑打，不能经常检查，预先防治，所以收效小。现在有了果树专业队，经常检查研究各种害虫的生活规律，采取“治早、治小、治了”的原则，预先搜罗，及时扑打。长陵管理区一九五九年春曾组织一百五十名专业队员，用四十架喷雾器，把四万多棵果树上的害虫消灭干净，对未发生虫害的果树也普遍进行喷雾预防，还自己制造了苦参四合剂等土农药，效果大，价格便宜。所以，一九五九年果树没有受到病虫害的危害，而且最顽固的核桃黑柿子杓等病都基本消灭了。

给果树施肥是过去没作过的事，有了果树专业队后才办到了。如长陵管理区在公社化后，使一万五千亩果园实现了畦田化，并且追粗肥十万六千多斤，细肥一万七千多斤，还有两万四千株果树浇了水，因此树壮、叶浓，到霜降时还是嫩青碧绿，为过去所少见，并且提早挂果。公社化的一年，由于在果树管理上推行了新的技术，不但一九五九年获得特大丰收，而且因为对果树加强了综合管理，特别是实行了剪枝，使叶芽变花芽，花芽长新枝，还改变了果树歇枝的“大”“小”年现象。如长陵管理区太陵园大队一九五八年果树是“大”年，收果子五万斤，一九五九年却收了二十三万多斤，“小”年超过了“大”年，而且果子长得个大，社员说：“果子也听共产党的话。”

果树专业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高级社不能建立呢？这是因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经营农业为主，而且劳动力缺乏，仅在每个生产队里设立林业小组，或设一、两个人管理果树生产，由生产队领导，人少力单，活动不经常，管理是突击性的，农活忙时，果树专业小组便停止对果树的管理活动。公社成立不久，公社党委就根据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 and 多种经营的方针以及本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规划。确定：长陵、黑山寨两个管理区以经营果木为主，适当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南部管理区以农业为主，但也要适当发展林业；昌平镇以发展蔬菜为主；马池口管理区主要是经营农业。同时，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都确定一名党委副书记、支部副书记负责林业生产。

由于果木生产方针明确，各级领导对果树经营进一步重视了，有了专人领导，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办了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出勤的劳动力增多了，就有条件建立起拥有五百五十人的二十二个果树专业队。现在各生产大队都设立了果树专业队，果树专业队与农业上的生产队是平行的，不是从属关系，果树专业队能根据果树管理活性的需要和劳动力情况因时按季节进行独立活动，不受农业生产队的牵扯。所以活动能够坚持经常，发挥的作用大。

社办工业功劳大

提起社办工业，十三陵公社的拖拉机手们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你，过去拖拉机犁头坏了，要到各地方去买，有时还买不到，而现在公社的农具修造厂会鑄犁头；过去拖拉机出了毛病，得到二十里远的“八一”拖拉机站去修理，花钱多少是小事，严重的是有时一等就等很长时间，影响生产，而现在本公社的农具修造厂就会修理。锅驼机手们也会告诉你，由于公

社办了工业，他们再也不用到石家庄等地去请技师来修理机器了。的确，十三陵人民公社建立一年多以来，在办工业上成绩是很突出的。现在全公社共有农具修造、石灰、砖瓦、水泥等二十四四个工厂，这些厂在支持农业生产上和水利建设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九月，修理和制造了大小农具两万多件，改革和修理了各种运输工具七万多件，制造菌肥十七万多斤，并且能够制造打稻机、七寸步犁，特别是能够及时地修理拖拉机、煤气机、锅驼机等各种农业机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还生产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有力地支持了水利建设。社员们说：“公社化后，自己有了工业，需要什么制造什么，坏了什么修理什么，比过去可方便多了。”的确是这样，在公社化以前，不但需要的机器自己不能制造，又买不到，影响生产的发展，而且有些机器坏了，还不能修理，使机器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现在本管理区的农机厂派技术员给修理机器，随叫随到。公社化以前，即使是很简单的工具也要到各处去买，很不方便，现在农机厂修理和制造的产品，有六百多种，一些比较复杂的生产工具，也不用到外边去买了。一年来工业还积累了十五万元公共积累。为什么建立公社以后，能够很快地办起了这些工厂呢？马池口管理区副主任董续和说得对：“形势逼迫的不办不行啊！”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各项建设事业大发展，要求开展农具改革运动，特别是公社化后修渠道、打电机井等，需要大量的砖、石灰、水泥；全公社的拖拉机由七台增加到十三台，电动抽水机、锅驼机等由三十九台增加到一百三十台，这些机器经常需要修理；此外打稻机、白薯切片机等各种简单的机械，以及各种运输工具也需要大量增添……这要完全靠国家供应是不可能的，必须自己办工业。高级社时也想办工业，但是没有条件办。原来四十三个高级社虽然有一些小木工厂、小铁匠炉，但由于规模小、人员很少、技术低、没设备，只能用土办法修理和制造锄、镐、镰刀、锹等小型的普通农具，修理和制造农业机械是很难办到的。所以，这些小厂早已不适当当时生产上的需要了。公社化后，首先是几个小木工厂、小铁匠炉合并，使资金、铁木工等技术人员可以集中使用，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步扩大设备，增添人员。技术问题本社解决不了，就组织工人到外地去学习。公社曾先后六次组织八十多工人去南口配件厂和昌平农机厂学习铸造技术，培养了大批的新技术员。由于人民公社具备这些优越的条件，工业生产就能迅速地发展壮大。十三陵人民公社一年来工业投资总数为六万四千元，新建一百五十间厂房，添置十四台车床，安装了九座翻砂炉，有两个农机厂已经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现在全公社的工业共有五百四十名职工，他们都是原来四十三个高级社的铁、木工人和后来由各生产队统一抽调的。

这个公社的工业生产，是本着为本社的各项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服务，就地取材，就地供应的原则进行的。马池口管理区稻田多，农机厂就适时地制造了大量的打稻机；长陵管理区果树多，农机厂就适时地制造了大量的嫁接和修理果树的工具。

十三陵公社的工业，目前还处在幼芽阶段，随着公社的巩固与提高，还将继续扩展壮大，为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创造条件。

跃进再跃进

现在十三陵人民公社到处是一片欢乐景象。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生产上获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一九五九年全社共收入八百五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六百五十万元增加百分之三十还多；社员每户的平均收入由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二十九元增加到一九五九年的三百六十六元，提高百分之六十。你要问社员现在生活怎么样，他们会告诉你：解放以前是苦又苦，解放以后是步步高，而在公社化后，实行了粮食供给制，人人都有了“铁

飯碗”，現在分的錢，除去作点衣服用以外，其余都是富裕錢。現在全公社光社員个人和各基本核算單位就在信用社存款五十萬元，很多欠款戶在公社化后都变为存款戶了。拿南邵管理区來說，这个管理区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戶，一九五七年还有一千三百四十五戶向信用社借錢二萬二千元；到一九五九年，除了还有十六戶欠信用社七十五元以外，存款戶已增到一千九百零三戶，存款三萬二千四百五十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戶都存了款。貧农王玉海，家里有九口人，七个孩子，公社化前，只王玉海一个人出勤劳动，所以年年要向信用社借錢，共欠信用社一百元；公社化以后，两个孩子上托兒所，两个孩子上幼兒队，三个孩子上学，夫妻俩出勤，又有了粮食供給，到一九五九年九月份，不但把一百元的債还清了，还在信用社存了八十五元。有些劳动力多、人口少的戶，过去沒有存款，現在也有存款了。他們說：現在虽然抽出三成搞供給，可是总收入增加了，所以我們的現金收入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水漲船高，总收入多了，社的公共积累也多了。一九五九年公社的公共积累，可以达到八十五萬元，比过去四十三个高級社每年四十萬元左右的公共积累翻了一番。过去每个高級社的公共积累平均不足一萬元，置买些一般的农具就花光了，現在公社的公共积累多而集中，可以办大事。一九五九年公社除还清全部国家农貸外，还可以大量进行基本建設。正如第八大队的隊長宋万富所說：“还是人民公社好，公共积累快。在高級社时，我們要安四台电动抽水机，根本办不到，要国家貸款，得十年到十五年才能还清。”

由于公社給全体社員带来了幸福，所以广大社員对人民公社就更加热爱和关心。南邵管理区缺乏牲畜耕地，社員們自动开展了一个儲蓄运动，十天儲蓄一万五千元，用来买了一台拖拉机，命名为“儲蓄号”拖拉机。社員們为保証按时完成万亩大白菜和两万亩小麦的播种任务，都忘我地展开了突击搶种，結果提前超額完成了任务。

广大社員所以这样欢欣鼓舞，干劲冲天，还因为他们看見了人民公社美好的未来。他們計劃大干一冬春，平原地区全部实现水利化。在“三秋”剛剛結束以后的十月下旬，几处大的水利工程就已經开工了。一九六零年在灌溉上要实现机械化，菜田要發展到五万多亩，占总耕地的将近一半，其余耕地絕大部分种飼料，一部分只种为蔬菜服务的高杆作物。除了对現有的果树加强管理，还要栽大批新果树，几年以后，将作到花果遍山野，果品产量要超过一亿斤。一九六零年养猪将达到八万口，鷄、鴨、魚、兔也将大量增加。社員們早已看清了这个美好的前景，都满怀信心，正以十足的干劲为实现他們的理想而劳动着。

十三陵，在党和人民的关怀培育下，在人民公社时代，将变得更加美丽，不但将成为全世界聞名的公园，而且也是供应首都蔬菜、果品、肉类等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

从“蛤蟆洼”到魚米之乡

——記北京大兴黃村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

中共北京市大兴县委調查組

公社成立前的“蛤蟆洼”

“春熬粥，夏打草，秋天捉魚，冬天跑，今年盼望来年好，来年还是破棉袄。”这是解放前流傳在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岸黃村地区的一首民謠。民謠中所描写的这个地区，地势低洼，土質貧瘠，十年九涝，有雨就涝，大片土地逐年碱化，是个出名的“薄、碱、砂、洼”的“蛤蟆洼”。解放前，这里的蘆城乡，二千四百戶中就有四百三十二戶常年討飯，广大的农民在这塊連年灾荒的“蛤蟆洼”里輾轉掙扎。解放以后，实现了土地改革，摆脱了封建制度束縛的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蛤蟆洼”的面貌，开始了改造自然的斗争。十年来的历史說明：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农民从生产实践中認識到，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下，必須兴修水利，消除水害，把洼碱地开垦为稻田，引水种菜，聚水养魚，才能够由穷变富。但是，要想把这些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在維持常年的生产、生活之外，付出更大的人力、財力进行基本建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变种植計劃和耕作制度。而这絕不是个体农民以至小規模的集体生产單位所能作到的。所以，从一九五二年起，党就领导群众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生产关系的改革推动了改造自然的斗争，一九五五年在黃村地区的蘆城乡，就成立了合作开垦稻田、專种水稻的“稻田社”，在黃村地区插起了一面組織起来改造自然和改进生产的紅旗。但在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由于还存在着集体經營与生产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而且社的規模很小，力量分散，这种改造工作的进展还是很緩慢的，一受灾害，群众生活仍然有困难，需靠国家救济。仅仅根据当时蘆城乡的統計，一九五四年受灾后，国家貸給的救灾款就达四十五万元；一九五六年受灾后，国家又救济了三十万元。直到一九五六年秋天，这个地区組織了三十一個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克服了集体經營与生产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依靠高級社的較大集体的力量，比較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安排劳动力，才更大規模地进行了水利建設。到一九五七年共修水柜九个、小型水庫四个，灌溉面积占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六，开垦的稻田达到七千亩，比解放前增加了两倍半，这才使这里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有了較为显著的变化。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又日益显露出高級社的規模和經營范围狹小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又由于现阶段黃村地区发展生产的中心問題是变水害为水利，因此，这个矛盾在发展水利、消除水害的問題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黃村地区的孙村一带，有十五个規模很小的高級社，地势最洼，碱地占百分之九十，最好改种稻田。过去这里沒有稻田，合作化以来，总算开垦了稻田一千多亩，仅占耕地面积的

百分之十，發展速度很慢。而且由十五个社分散开垦，不能統一规划，稻田不能連片，渠道不成系統，在用水上常有爭执，地力的發揮也互相牽制。因为稻田容易影响四周旱地加速碱化，甲社的稻田不許靠近乙社，为此也不断引起糾紛。群众說：“要生气，种稻地。”因此明知种稻田有好处，开发稻田却不多。

由于社小，資金少，劳动力不足，无力兴修大型的电力水利設備，对于因地制宜、發展多种經營也有一定的影响。原高米店农业社，地势較高，土質較好，靠近北京市区，最适宜于發展蔬菜和小麦，却因机器水井打得少，打好的机井又无錢安装电动机，水源不能充分利用，影响了蔬菜和小麦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个地区另一些常年积水的洼地和合作化以来兴修的一些水庫、水柜，本来适宜于發展漁业和种植葦蒲等經濟作物；也往往由于人力、財力不足，或者由于几个社合圍一个水庫或水柜，容易引起糾紛，因此很少举办。

社的規模小，抗灾能力也小，整个地区缺乏足够的排蓄設備，难以建立一个統一的水利排灌系統。社与社之間，遇到涝灾，常發生排水爭执，下游的社大都見水就堵，影响整个地区的抗灾能力。一九五六年西黃村一带灑水急待下泄，要从黃村一街、二街、三街、六街挖出一条渠道才能排出。因各街自成一社，都怕淹自己的庄稼，挖到那街，那街就抵擋一陣，結果这股洪水在这一带积存、漫流了十几天才得排泄出去。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以上这些矛盾，已經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而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也日益成熟了。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生产大跃进运动开展以后，当生产力要求摆脱对于它的束縛而以不平常的速度向前猛进的时候，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引下，这个地区發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区、乡党組織的领导下，群众組織起了共产主义大协作，自动地打破了乡界、社界，掀起了大兴水利、建水庫、打机器水井的热潮。在共同的水利和生产斗争中，实现了各社之間的初步的联合行动。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發展，加强党的統一领导，在一乡一社的蘆城乡先鋒社，已經实行了“政社一条綫，有事合作干”的政社合一的领导方法，加强了国家政权直接管理經濟的职能，开始解决了“一套任务、两套人馬”的矛盾，并試行了生产、供銷、信用三社的統一领导。在一乡有三十个社的黃村乡，成立了水利联合办公室，由乡直接领导各社的水利建設，統一规划，統一調动力、物力，又进一步成立了工业联合办公室，着手举办小社难以举办的工业建設。一时间，群众热情奋發，数千人苦战一冬一春，在永定河岸建起了一組虹吸管，在上游建成三个半水庫，可容水一千六百万立方米，并修筑了一百五十六里的干、支、斗、毛渠和十处水閘，使庫庫相通，渠渠相連，連同过去的灌溉面积共达一万二千亩。在地势較高的地区联合打了五十九眼机井，为整个地区全面实现水利化打下了基础。

在黃村地区，政社一条綫，小社在乡领导下的联合，打破乡界、社界的大协作，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針和种植計劃，大办工业以及生产、供銷、信用三社的密切結合，所有这一切，都是大跃进的产物，而又反过来推动了生产的大跃进。所有这一切，不仅显示出后来的人民公社是历史發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促进了人民公社的雛型逐漸形成，一个政社合一的，工、农、商、学、兵統一领导，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的“一大二公”的新的社会基層組織，已經呼之欲出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黃村人民公社成立了。

优越性的初步显现

人民公社成立后，水利电力建設就突飞猛进地發展起来了。孙村大队的郭上坡村原来是

个只有二十八户的小社，公社化前連一眼磚井也打不起，老农們也不相信永定河水能够引上坡，还和青年人打过賭。公社化后，打了一眼机井，修起了一条渠道，把渠水引上了坡。水上了坡，郭上坡村才开了稻田，当年水稻平均亩产就达到五百斤，社員們的心里有說不出的歡喜。現在全公社像这样的电动机井有七十二眼，灌溉面积已經由一万二千亩發展到四万亩。

現在，两条貫通公社全境的排灌水干渠也已經修建起来了，上下游一气相連，互相貫通，整个公社水系能初步發揮作用，作到排灌兼顧、蓄泄皆能，在日降雨量一百五十毫米的情况下，水不成灾。

公社的成立又为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地力等創造了条件。公社进一步总结了历年抗灾和生产的經驗，扩大了社的經營范围，逐步制定了以菜、麦、稻、魚、猪为主和大力發展副业的生产方針。这个方針，一方面，符合于服从国家計划和因地制宜相結合的原則，考虑到增加商品生产、供应城市的需要；另一方面，使人民公社便于农、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优越性得以充分發揮，具体体现了社員們化水害为水利、广开門路、發展生产、由穷变富的要求和决心；因而得到了全体社員的热烈拥护，迅速变成了实际行动，并在較短的时期中，显示了它的威力，使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生产呈現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种小麦可以避过雨期，同时，公社化后，水利进一步發展，在春天干旱时不致影响小麦生長。因此公社一成立，就大抓深翻种麦。种麦时，組織了全社大协作，改进了耕作制度，認真地貫徹了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保証了一九五九年小麦获得空前丰收，平均亩产达到二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九。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蔬菜生产也获得了大量發展。全公社由一九五八年种菜七千亩發展到一万四千七百亩。宜于种菜的高米店大队，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千六百亩發展到一九五九年的四千二百五十亩。加之水源充分，灌溉方便，公社投資力量較大，蔬菜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显著提高。全公社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蔬菜收入二十四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四十四。

稻田也有显著的發展。全公社一九五八年种稻九千亩，一九五九年春已發展到一万一千四百亩，而且还正在繼續發展。計划在一九六零年扩大到三万亩，現已完成了稻田灌溉渠道的土方工程。

社办养魚事业也大大發展起来。公社投資十万元，在所有水庫修筑了养魚設備，放养了三百五十万尾魚苗。此外，公社建立起了五十四处猪場，为發展畜牧业打下了基础。

公社工业方面，已建起了拥有八百多人的几个农具厂、化肥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

需要說明的是，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菜、麦、稻、魚等方面的發展，是在劳动力外調、任务很大的情况下实现的。黃村公社虽然抽調出了一部分壮劳动力支援密云水庫和国家工业建設，但由于公社化后水利和动力电气化的發展，由于办起了公共食堂、幼兒園等集体福利事业，使公社全年节省的人力和挖掘的劳动潜力相当于八十多万个劳动日，因之，一九五九年公社生产上仍取得了比往年更大的成績。

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群众的購買力也成倍地提高了。据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黃村供銷社的統計，生活資料銷售額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在灾害面前显威力

公社庆祝了夏季大丰收以后，从七月下旬开始，大雨連綿不断，一个多月的時間內，降

雨量达九百九十毫米，为百年来所未有。每次降雨的集中程度，也是罕见的。八月六日一次降雨就达二百六十一毫米，在狼堡竟达四百毫米。一时境内河库猛涨，加上上游丰台等处泄水下泄，使平地积水深达二、三尺。全社百分之九十的耕地屡次积水，除水稻和高粱等作物外，花生、豆子、白薯几乎全部无收，玉米减产八成以上，粮食损失达四百五十万斤，夏季蔬菜损失价值达三十六万元。整个农作物因灾减少收入达一百零五万元。许多村庄被水包围，全公社倒塌房屋四千一百多间。这场严重的涝灾，如果发生在旧社会，群众生活将不堪设想。即使发生在前几年，也要依靠国家大批款项救济。但是现在有了人民公社，加上上半年的丰收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水灾中，全社各村无一处决堤，没有死伤一人，没有一村受饿，没有一户逃荒，而且经过抗灾斗争，全社收入还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有所增加。一九五九年实际收入达二百九十万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的总收入二百三十万元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一。

人民公社在严重的涝灾面前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

首先，在排涝斗争中，由于公社“一大二公”，有了公社部分所有制，原来小村小社的社员们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上，集体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公社从全局出发，根据水情统一规划排水，各队各村，团结互助，从而充分发挥了排水系统的作用。排水中，注意了分割水势，避免了泄水路过菜区，并对在排水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重大损失的队，进行大力支援。这样，由于全社一盘棋，在每次暴雨后仅两、三天，泄水就全部出境，大大地缩小了灾情。这和过去每次涝灾后，长期存水以致灾情扩大、涝期拖长、人们被迫搬家的情况相对比，真有天壤之别。而个别受灾较重的队，在排水中也表现了能识大体。他们说：“大河有水，小河不干”；“社大底大，这里不收那里收”；“为了整体利益，一村一队吃点亏不算什么，只要全社有收入，也不会让我们挨饿”。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以黄村七街为例，这个生产队地势低洼，处在咽喉地位，几个大队的泄水，都必须经过这里出境；要是在过去，他们在水灾中是先挡水，后决口，自己受了损失，邻村的水也排不出去。一九五九年这个队按照全社排水计划，让泄水顺利下泄。八月六日一场大雨，大水四方汇集，平地水深四尺，房屋连片倒塌，暴雨仍无休止。在这危急关头，公社和大队组织了附近各村社员二百余人，前来抢救。一天一夜，将全村四百多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大队又及时拨给这个村的公共食堂一千六百多斤面粉，各生产队还纷纷送来了蔬菜。雨后水退，公社拨款九百五十元，帮助这个村修复房屋，大队又大力帮助他们安排副业，增加收入。社员万分感动，都说：要在过去遇到这样大的灾，各个村子自顾不暇，除了靠国家救济，谁管我们？现在全社一家，怎么也不怕了。这是公社带来的一种崭新的关系。

生产关系的变化，使洪水也俯首就范，这生动地说明了公社的优越性。由于一九五九年排水特别合理、顺利、迅速，不仅抢救了部分夏菜，而且为大种秋菜和小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公社的分配中一定的供给制部分，在这次抗灾中也起了安定生活、稳定人心的显著作用。往年灾后，大多数农户需靠国家救济。并且由于许多劳动力外出谋生，严重影响第二年的生产。公社成立后，实行部分供给制，广大农民有了最大的社会保险，增加了人们抗灾信心和积极性。拿义和庄生产队的黄福兴一家为例：他全家九口，只有一个女整劳动力，一个男半劳动力。一九五六年灾后，全家全年总共只收入四十二元，国家救济他家二百一十五元，但仍不够吃。一九五九年可不同了。队里改种了水稻，农副业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三倍多，虽然也受了重灾，但有了粮食供给制，不但吃饭没问题，还按月发给工资；再加上个人副业所得，手头就有了富余。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他买了一双胶鞋、一床新被面，还供给两个孩子上学。他说：“这都是供给制的好处，公社的好处，毛主席的恩情。”劳动力少、人口多的

貧困戶能如此，其他的戶就更好一些。生活穩定，人心安定，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保證作用。

特別要提出的是，在受災以後，公社能夠掀起“五丟五找”的大規模生產救災運動，把老天奪走的再搶回來。

“五丟五找”（旱地丟了水田找；糧食丟了菜地找；夏菜丟了秋菜找；地上丟了水里找；農業丟了副業找）這個生產自救方針，是在黨的領導下，廣大社員自下而上地討論和總結出來的。有了這個方針，社員干劲更足，曾經發生的一些悲觀情緒就一掃而空。這個方針，反映了人們更自覺地運用公社優越條件來戰勝災荒的頑強意志，反映了公社規模巨大，可以合理安排多種經營、統籌勞動力，以適應抗災需要，並且能夠以豐補歉、以強補弱的優越性。大田莊稼澇死，就加強水稻後期管理，把原來準備施在大田和菜地里的肥料，集中用於稻田，水稻就長得更好。一九五九年全社萬畝稻田平均每畝產三百斤。夏菜澇了，可是騰出了地，地又肥沃，正好化不利為有利。全社搶種秋菜達七千三百畝，大大超過往年（一九五八年只二千五百畝）。各隊又抽出一些勞動力，大搞冬季副業。此外，公社內水面多，一九五九年又放養了魚，組織捕澇，也可增加收入。這樣，一九五九年總收入仍達到二百九十萬元。

“五丟五找”的生產救災方針，也正是公社以經營菜、麥、稻、魚、豬為主，同時大力發展副業的生產方針，在抗災的特殊條件下的具體運用。澇災的考驗，完全證明公社生產方針的正確，並加深了社員對生產方針的認識，干劲更足。一九五九年，小麥播種一萬二千二百畝，比一九五八年六千六百畝擴大一倍左右。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新開稻田也要加番，全社稻田將從一萬畝增到三萬多畝，一個冬春的成績超過過去十年，這是公社化帶來的奇跡。

窮 隊 趕 富 隊

公社的優越性，更突出地表現在窮村、窮隊的發展中。孫村是個最窮困的大隊，抗災力最弱，年年受澇災，產量極低。一九五八年受災，全年只收入二十七萬元，除去生產開支，每人只能分三塊錢。秋後主要靠國家救濟和搞點副業糊口。

這個占全公社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大隊，生產水平如此低，對於全社經濟平衡發展和所有制的過渡，牽制很大。所以，加速窮隊的發展，成為公社成立後一個突出的問題。根據中央和上級黨委的指示，公社加強了對窮隊的領導，幫助他們訂出由窮變富的規劃。孫村大隊的社員在黨的領導下，立下大志，鼓起干劲，他們說：“樹自己不長不粗，窮隊自己不干不富，我們是人窮志不窮。”很多社員把被子搬到地頭，日夜輪番苦干，整個大隊屢次得到公社的優勝紅旗。

公社不僅對窮隊加強了領導，而且還利用國家投資和農業機械設備在物力上大力支持窮隊。從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到現在，公社除了幫助孫村大隊社員解決災後生活上的困難外，還將公社所有的六台拖拉機全部調往孫村翻地，增開稻田，又把國家對公社投資的一半投入孫村，為他們安裝了高、低壓電綫，購買電動機和化肥等。重點幫助孫村，其他大隊也都積極擁護和支持，缺糧借糧，缺草借草，缺款借款，並且說：過十年八年不還，也不要緊，只要孫村能富起來就好了。種稻有多年經驗的蘆城大隊，還派了老農前往指導。

孫村大隊社員在全社的關懷、鼓舞和支援下，生活穩定，生產有了指望，因而干劲沖天，生產上出現一片新氣象。一九五九年這裡小麥和水稻都得到了大豐收，各項副業如運輸、磚窯，也有很多收入。因此，雖然一九五九年這個地區又遭到一場嚴重澇災，大田作物全部受澇，

灾情比往年更重，但收入仍能达到五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多二十三万多元。

有了公社，灾害不但没有压倒人们，反而更激起了人们加速改造自然、改变贫穷面貌的决心和行动。他们纷纷表示：“现在是公社了，土地连片，要快开水稻田，不能再等待了。”公社考虑到群众的要求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决定一九五九年在孙村地区增开稻田七千五百亩，加上原有稻田，达到一万二千亩，使每人平均有二亩多水稻。这个豪迈的计划一实现，孙村大队将迅速改变面貌，成为公社的谷仓。开发孙村的“万亩稻田委员会”已经成立，由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并组织各兄弟大队去支援，目前一万二千亩稻田的土方工程已基本完成。

改变穷队面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已成为公社全体社员切身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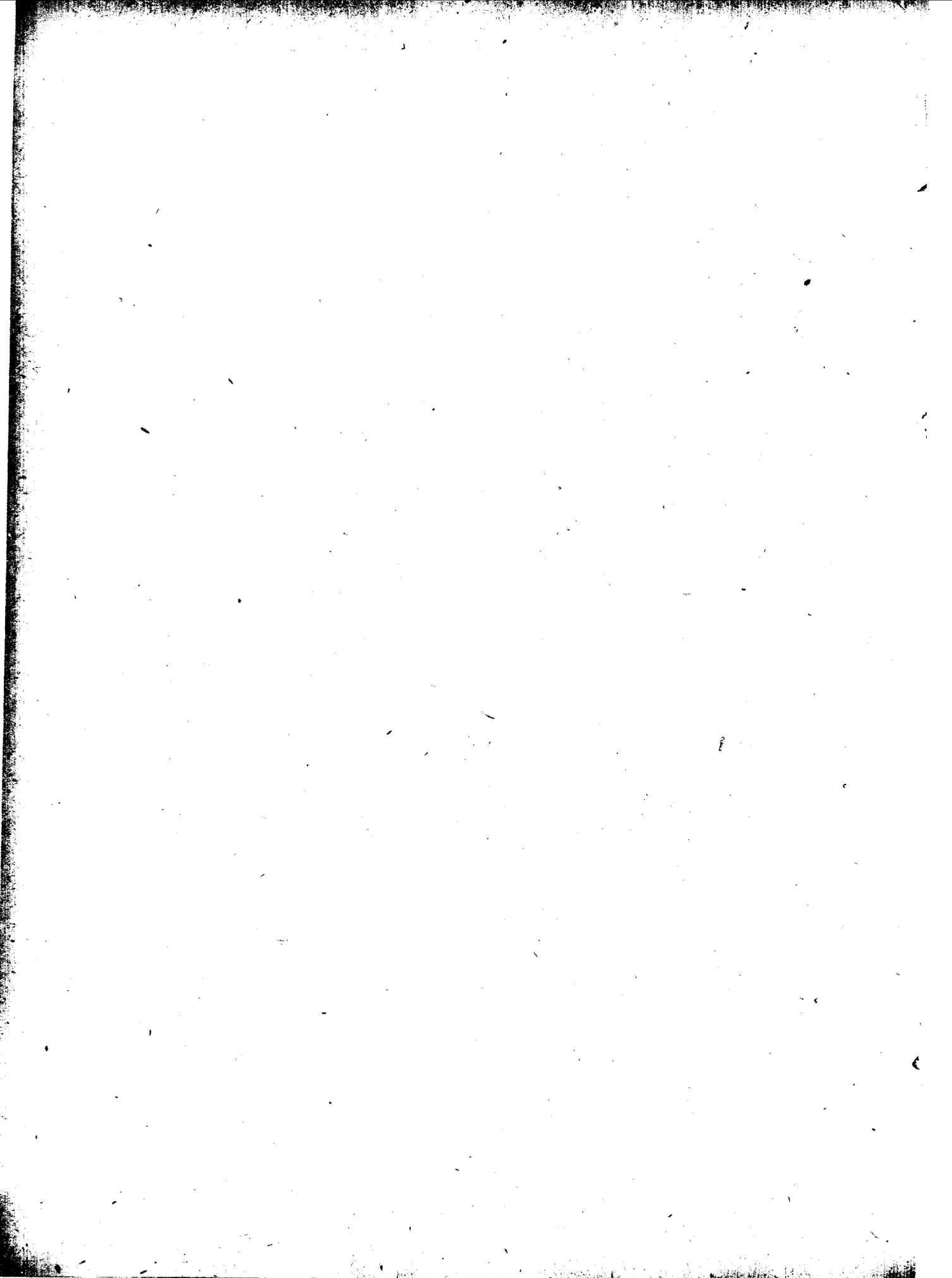
展望华北的江南

黄村公社的老底子太穷，但穷则思变，一九五九年虽然受灾，但生产已经比一九五八年好得多。在一九六零年几个穷队大种水稻、生产大发展以后，将使全社生产力和抗灾力进一步增强。穷富队经济将逐渐趋于平衡。穷的变富，富的更富。一九六零年全社将有万亩菜、三万亩稻、一万二亩麦子，渔业将大大发展，猪、牛、羊、鸡、鸭等将大量繁殖，副业收入也要增加。与此同时，社办工业也要有一定的发展。这样，黄村地区历来缺粮少钱的情况就会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公社已打下了水利化基础，电气化建设也有了相当成绩。在机械化方面，公社已有了六台拖拉机，一九五九年灾后又买了一辆汽车。一九六零年光拖拉机就将增到二十台以上，保证旱涝都丰收的完整的水利系统也要基本建成。

随着生产飞速发展和穷队迅速赶上富队，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实现，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将进一步向前发展，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也为期不远了。

先前的“蛤蟆洼”正在迅速地转变为华北的鱼米之乡。

人民公社这个新生的社会组织，只在头一年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在以后的年月里，公社的无穷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威力将要随着公社的全面发展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有一种人想凭唾沫动摇人民公社的道路，这无异于“蚍蜉撼大树”。他们完全不了解“按照客观发展规律前进着的新生事物决不是他们所能阻挡的。”



工农并举 全面跃进

——四川威远奉龙人民公社调查——

中共四川内江地委工作组

在四川省威远县的县城附近，有一个奉龙人民公社。这个公社的西北部是山地，林木葱郁，埋藏着丰富的煤铁；东南部是浅丘陵，土地肥沃，盛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花生、油菜和甘蔗等作物。全社有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二户，六万零五百九十五人，有耕地七万六千六百四十三亩，其中田三万余亩，地四万余亩。它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初，由原来的六个乡一个镇的一百二十四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的。

奉龙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贯彻执行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工农业生产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上，一九五九年农业总产值达六百零三万元。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粮食总产量达八千二百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平均亩产达一千四百斤，增长百分之一十八。一九五九年各项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与一九五八年相比，水稻增长百分之十九，小麦增长百分之十一·四，玉米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红苕增长百分之二十，花生增长百分之四十八，油菜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甘蔗增长百分之二十。林、牧、副、渔各业与建立公社前相比也有很大的增长。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统计，全社有圈存生猪二万七千二百头，比公社成立前增长了一倍；小家禽家畜已发展到平均每户十五只，比公社成立前增长了二倍；植树造林的面积共三千多亩，果木收入达十二万元，比一九五八年收入增长了两倍多；放养鱼苗九十多万尾，渔业收入达六万元，比一九五八年收入增长了三倍。林、牧、副、渔各业产值合计达九十三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三倍。

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统计，公社工业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产值达三百六十万元，比公社建立前（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八月）增长十倍；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的比重，由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八月底的百分之七·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五七年这里什么工业也没有，现在公社已经拥有十七项工业，一百五十八个小厂矿和作坊。工厂作坊遍及每个管理区、大队。

公社的工农业生产同时跃进，相互支援。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增产了粮食、工业原料、蔬菜等等，给发展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社工业的大发展又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公社成立一年多来，社办工业生产了生铁三千二百多吨，土钢四吨半，焦煤一万零二百多吨，满足了社办工业本身装备和实现运输车辆滚珠轴承化、制造新式农具等方面的需要；各工厂作坊生产了各种混合肥料和土化肥三千七百万斤，平均每亩耕地可施五百二十斤；生产了各种大小农具和改良农具七千三百四十四件，其中深耕犁和步犁一千一

百一十八部，制造了胶輪大車六部、架子車三百八十一部、人力手推車一千八百九十四部，二十噸的木船五只，車船代替了肩挑背扛，一年可以節約一百多万个劳动日。此外，社办工业还供应了农村用煤一万零六百五十噸，換出了八千四百八十万斤稿秆来作肥料。当一九五九年春旱时，农具厂在几天內就赶制了龙骨車叶五千多套，有力地支援了抗旱斗争。

公社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使公社对国家作出了更多的贡献。一九五九年公社的生产总值中，商品性生产的比重，已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九年卖给国家的粮食和其他产品都有所增长，和一九五八年相比，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十四，油料增长近一倍，肥猪增长一倍，小家禽家畜增长了一倍半，蔬菜增长了两倍多。社办工业还向国家輸送了一部分生鉄等工业产品。

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迅速地增加了公社的公共积累，壮大了公社的經濟力量。同时又显著地增加了社員的收入。一九五八年建立公社时，公共积累只有一万零七百五十元。一年来，公社直接經營了煤、鉄、机械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工业項目，以及农业上的畜牧場、蔬菜园、果园等生产。公社从自己直接經營的生产中，一九五九年积累了一百一十六万元（包括新添的固定資產），加上从各大队提取的积累約七十万元，共計一百八十六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时的积累增长了一百七十倍。随着生产的大发展，一九五九年的收入中分配給社員的部分，平均每人达七十五元，比一九五八年上升了百分之十五。社員的衣著和日用品的消费量与一九五八年比較，棉布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日用百貨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社員在銀行的存款，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倍。

二

奉龙公社建立一年多来，在工农业生产和社員生活等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績，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无比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第一，公社統一筹划和安排了全社的各业生产，充分利用了各种自然資源。在工业生产上，按照資源的分布，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举办了煤鉄、磚瓦、石灰、水泥、陶瓷、造紙、熬硝等工厂或作坊。在农业生产上，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种植作物，全面貫徹多种与高产相結合的方針，更有效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公社統一筹划下，公社、管理区、大队都分別以各級干部的試驗田为基地，选择了自然条件較好、交通运输管理比較方便的地方，大搞丰产路、丰产壩，为高额丰产树立了榜样。全社共种植小麦、油菜、苞谷、水稻、紅苕等高产田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亩，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田地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实现了高产多收。高额丰产田推动了大面积的丰收，并为一九六零年更大的增产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同时，公社又实行了多种多收，夺得了一九五九年滿栽全种的胜利，大春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以上，还开展了“不荒一寸土，見縫就插針”的“滿山青”运动，所有荒坡空地，田边地角，屋前宅后，都种滿了庄稼。

第二，公社建立后，举办了三百四十六个公共食堂，又以食堂为单位办了托儿所，每个生产小队都办了幼儿园，解放了广大的妇女劳动力。公社建立前，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公社建立后，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的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公社又实行了工餐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使貧苦农民从此卸下了千百年来愁吃愁喝的負担，心情舒暢，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公社充分地挖掘了劳动潜力后，又合理安排了工农等各业需要的劳动力。在工业上，有以炼鉄为中心的炼鉄、挖煤、炼焦、采矿、运输等各种专业队，以及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具机械、肥料、农药、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队；在农业上，还組織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农、林、牧、副、漁等各种专业队伍。这样实行分工分业的結果，既保證了各

业都有必要的劳动力，又能够发挥技术专长和更快地提高技术水平。各业生产在公社统一领导下，保证重点，全面安排，互相配合，分线出击，必要时就集中力量突击某一项生产，从而推动整个生产的全面大跃进。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和合理安排，使农业“八字宪法”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全社在一九五九年经过深翻和初步改良土壤的耕地达四万五千余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春耕生产中，全社组织了合计三千多人的二十六个积肥专业队经常积肥，并且举行了四次群众性的万人突击积肥运动周，做到每亩稻田施肥五万斤，基本上保证了大春作物的用肥需要。全社新修和整修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八千五百三十亩。水稻、小麦、苞谷、红苕、油菜等主要作物都采用了良种。田间管理工作也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度，及时有力地扑灭了各种病害。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和合理安排，还使为农业生产和为社员生活服务的社办工业在短时期内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

第三，公社大搞工具改革，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年来，公社生产了大型和中型的改良农具六千多件，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约了劳动力。仅以改良成功的四十五盘畜力、水力石磨计算，比起原来用人力推磨，一年可以节约六万多个劳动日。公社还修起了一条从付家河到铁佛沟长达十五里的公路，与威远到荣县、威远到自流井的公路连成一起。修起了二十八条总长度达一百四十里的大道。现在，公社的工厂与矿山间、大队与大队间、小队与小队间的大马路、小马路，纵横交错，架架车、自行车、手推车来往自如，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农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公社的煤铁联合工厂由于增加了动力设备，职工的人数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五。

第四，公社培养了大批专业干部和技术人材。公社把原来的各个农业社有炼铁和采矿技术的社员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一面建炉，一面生产，一面派人到邻近的厂矿学习技术，这样就突破了在炼铁技术上的重重难关，使所有的小高炉都出了好铁。一年多来，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培养了比较熟练的炉前工四百八十人、矿工一千五百人、机械技工五百人、井下技工四十人，能设计修建高炉的技术人员四人。通过大炼钢铁，还培养出了管理炼铁企业的干部八十三人。这些干部以前都是搞农业生产的，对工业生产的 management 不懂得，现在他们不仅学到了工业生产的一些管理工作经验，而且学会了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方面，公社训练了各种农业技术人员一千八百五十名，加强了对各项农业生产技术的具体领导。

三

奉龙人民公社在工农业生产上的巨大胜利，是不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胜利，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正当公社成立的时候，广大群众便在公社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以实际行动坚决响应了党中央的大炼钢铁的号召。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奔赴钢铁前线。刚放下了锄头的农民，凭着一双手，要向大自然索取钢铁。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炼铁的经验。什么工作都是陌生的，工具少，缺这样没那样。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少数站在群众运动外面的人说：“黄泥巴脚杆（指农民）都要炼铁，简直是虾蟆想吃天鹅肉。”公社党委及时组织了群众性的大辩论，在群众中进一步辩论清楚了大炼钢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粉碎了这种右倾保守的谬论。公社党委和广大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有更大的决心克服一切困难，采取了边建炉、边练兵、边生产、边外出“取经”等一系列的措施，领导群众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公社党委提出三天建好零点五立方米土高炉一百个，结果三天三夜建好了一百五十个，接着又建成了五立方米的小高炉。在后勤战线上的社员们，夜以继日地为钢铁前线运送粮食、蔬菜和其它各种物资。一道道的难关被冲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所有高炉全部出铁。当第一批

生鉄运往重庆鋼鐵公司时，群众夹道欢呼。

公社在大炼鋼鐵的基础上办起了煤鉄联合工厂，这个工厂初办时，除了购置了一部分必要的工具外，十字鎬、鋤头、風箱等工具，都是群众从自己家里带来或借出来的。就这样，一面生产，一面投資。煤鉄联合工厂不仅将四个五立方米的小土高炉全部安装了动力設備，使矿井、煤井、炼焦場普遍实行了土軌道运输，而且从利潤中提取了十二万元的現金，上交給公社。

在掀起大炼鋼鐵运动的同时，公社里还曾开展了以深翻土地为中心的秋收、秋藏、秋耕、秋种的“四秋”运动。全社有一万五千多亩晚稻、四千多亩花生、二万五千多亩紅苕急需收获；有近四万亩小春作物需要适时播种，其中一万五千亩土地还要进行深耕。“四秋”工作数量大，质量要求高，劳动力的需要量比一九五七年的同期增加一倍左右。当时农业战线上留下的劳动力比往年少了，这些人既要担负炼鉄的后勤工作，又要在短時間內完成这样巨大的四秋任务，困难是不少的。在困难面前，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又出来指手划脚了。但公社党委統一組織了一支农业大軍，采取了大兵团和小组配合作战的办法，充分挖掘和发挥了劳动力潜力。刚从煩瑣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許多妇女在“四秋”战斗中迅速地变成了生产能手。一个秋天，全社共鍛炼出了三百二十名妇女犁田能手和一千多名打谷能手。經過四十五天的战斗，不仅完成了秋收、秋藏的任务，而且按計劃深耕了一万五千亩土地，保證了小春作物适时播种，小春底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在播种的技术規格上也作了很大的改进。一九五九年的小麦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奉龙人民公社的大搞群众运动的丰富經驗，在一九五九年得到了更充分的运用，在战胜自然灾害、保證农事季节、促进工农业全面增产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一九五九年春播以后，出現了严重的旱灾，田里裂了縫，大部分水稻田无水插秧。这时，少数有严重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农民又出来給群众潑冷水。他們說：“去年大战四秋，小春虽然增产，可是劳动力用去不少。今年遇到旱灾再也增不了产，抗旱还是白費力。”群众立即严正地批駁了这种右傾保守的論調；公社党委立即統一調动和組織了二万多人，出动了水車一千三百多架、抽水机七台、筒車十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旱斗争，搶救了受旱的三千亩早稻、七千多亩包谷和一千多亩苕苗，并且保證了全部中稻的及时栽插。秋收后各項农作物全面大增产的事实又使那些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不得不低头服輸。

就是这样，公社党委凭借着人民公社这个优越的社会組織，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克服右傾保守思想，使整个生产一环扣紧一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四川金堂沱江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四川金堂县委委员会

四川省金堂县沱江人民公社剛建立的时候，在全社的四十五个生产大队中有十二个比較穷的队。公社成立后一年多来，由于党加强了领导，穷队的社員奋發圖强，国家和公社的大力扶持，兄弟队的协作支援，已有两个队赶上了富队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百九十元以上，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六十六点六；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九十五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三十一；有十个队接近富队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穷队面貌的初步改变，对支援国家建設，巩固人民公社和增加社員收入，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十二个穷队出售給国家的粮食达二百五十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百一十多万斤。其他农副产品的商品量也大大增加。商品性生产的收入占到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九年十二个穷队共提留了公共积累三十四万九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四倍多。过去每个穷队都約有百分之三十的社員欠农业社或国家銀行的錢，但一九五九年一戶也不欠了。他們不但还清了过去的貸款，而且添置了不少生活用品，有些还在銀行或信用社里存上几十元錢。所有这些变化，社員們說得好，都是“人民公社带来的”。他們热情歌唱道：“千家万户进公社，共同跨上幸福路。”

一年来，沱江人民公社的穷队是怎样追赶富队的呢？

加强党的领导 树雄心 立大志

沱江人民公社一建立，公社党委就根据公社化后的新形势，全面制訂了“穷队赶富队，富队更富”的生产發展规划，大抓增产措施，組織群众轟轟烈烈地开展了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生产运动。公社党委在领导全社的生产运动中，把工作重点放在穷队，加强对穷队的领导，并派出了十二个干部常駐在穷队帮助工作，其中有六个干部担任了穷队的党支部書記。这些派下去的干部認真貫徹执行了党的各項方針政策，和群众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例如派到丘家大队去的張傳洪，在一九五九年干旱严重威胁到这个队的包谷、紅苕等作物生長时，他帶領着群众四出寻找水源，日夜車水抗旱，终于战胜了旱魔，保证了各項农作物的丰收。下放干部这种优良作風和革命干劲，大大鼓舞了社員們改变穷队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公社党委除了派出干部加强穷队的领导力量外，还注意在各项工作中培养積極分子，进行了建党工作，在原来沒有党支部的天台等穷队内，都建立了党支部。

各个穷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發动群众討論和制訂了改变穷队面貌的规划。結合这项工作，党的組織在广大社員中进行了“树雄心，立大志，自力更生，勤儉办社，迅速改变穷山”的思想教育工作，宣傳公社化后改变穷队面貌的优越条件，并领导群众算生产潜力賬，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討論改变穷队面貌的重大意义，树立雄心大志。經過这一思想教育后，广大

社員改变穷队面貌的信心和决心普遍树立起来了，人人斗志昂扬，个个干劲冲天。在生产运动中，公社又組織穷队与富队开展“穷队赶富队，富队更富”的生产竞赛，这样使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斗志不断地受到鼓舞，生产运动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抓住薄弱环节 大搞治山治水

沱江人民公社的穷队；和周圍的比較富裕的队比起来，它們的特点是：水利条件差，土質瘦薄，全社十二个穷队几乎有半数以上是严重缺水的队。如天台、东映、帽頂等生产大队，稍一天旱，不要說引水灌田，就連人喝的水都得掏坑挖泉。虽然公社化以前这些队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但是进度慢，而且由于那时候还是农业社，社小規模小，难于兴办較大的水利工程。因此十二个穷队的三万二千亩耕地，就有二万四千七百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二）无水源保証。从土質来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土層只有五、六寸厚，大部分是斜坡“石盘”地和“姜黄石”地，土質瘦薄，“岩鷹不下蛋，屙屎不生蛆”，而且分布又零星，几塊甚至十多塊才能湊成一亩。例如天台大队，有耕地一千三百六十二亩，好土只有二十八亩，次土一百三十亩，其余都是不到五寸厚的斜坡“石盘”地，每亩平均年产量只有二百斤左右。针对这一情况，公社领导穷队的社員們，于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展了大搞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穷队的社員們以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勇猛干劲，轉战穷山恶水。帽頂大队的社員們，曾冒着風雪，和頑石、薄土展开激烈的战斗，他們說：“心热不怕天气冷，石硬沒有意志坚”，經過两个月的苦战，把高山上的两百多亩小塊土地并成了大塊土地，把四百多亩土層薄的地，由五、六寸加厚到八、九寸，使一九五九年全队小麦由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一百零六斤，提高到二百二十一斤，增产一倍多。胜利大队出动了四百多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日夜突击，终于挖断了学堂岭，讓清溪河水流过高山，灌进了田地，保証了一九五九年全队五百多亩稻田的滿栽滿插。經過奋战，十二个穷队改造薄土和坡地改梯地共达五千多亩，接近过去九年来土地加工面积的总和。在水利建設方面，新修、修建的沟、渠、塘、堰八十七处，扩大了灌溉面积一万一千三百多亩。現在已經有一个队的耕地保証有水灌溉，有八个队基本上解决了水利問題。

既大抓粮食生产 又大抓多种經營

既大抓粮食生产，又大抓多种經營，这是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又一条重要經驗。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的規模小，力量有限，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当时的四十六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的只有七、八十戶，小的才三十來戶，社小力量小，抓了粮食生产，就抓不到多种經營，抓了多种經營，就抓不到粮食生产。但是，人民公社建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后，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等集体福利事业，广大社員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批妇女劳动力从繁瑣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基本上解决了抓粮食生产与抓多种經營在劳动力上的矛盾。

在抓粮食生产上，各个穷队在公社統一的播种計劃和要求下，因地制宜地調整了作物的种植区，改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什么都种，宜种的沒有多种，不宜种的占了地”的現象。这样既保証了粮食作物在适宜的土地上提高产量，又使經濟作物适当地扩大了面积。由于大力改良了土壤，兴修了水利，实行了因地种植，加强了田間管理，一九五九年这些穷队的各項作物的平均亩产量都大大提高了。例如，小麦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七十三点九，包谷增产百分之四十八点四，紅苕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豌豆增产二倍多。

在發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各个穷队大力發展了多种經營。把过去属于各个农业社的荒

山，开辟成几个连片的牧场。各个队都修建了集体养猪场，大搞养猪事业。这十二个穷队的生猪已发展到四千六百八十八头，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目前，群众性的增养生猪的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五九年春季，各个穷队结合水土保持工作，又在荒山秃岭上营造了各种林木五十五万多株，比历年造林总数增加了五倍。新植的果树也比原有数增加了十多倍。按照农闲大搞、农忙小搞、大忙不搞的原则，采取“上山采，下水捞，地里种，家中做”等办法，开展各种副业生产，如采集野生药材、捕鱼、增种蔬菜、编竹器、搞运输等。此外，还集中了一部分资金和技术人材，办起了肥料、农药、制糖、烧石灰等工厂、作坊。这些厂坊使穷队地区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为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的肥料、农药，积累了资金。一年来，十二个穷队的多种经营收入就达二十五万八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十点二倍。多种经营的发展，加快了变穷队为富队的步伐。

国家和公社大力扶持 兄弟队协作支援

当各个穷队发奋图强，自力更生，从各方面大力发展生产的时候，国家、公社和各个兄弟队都十分关怀他们遇到的困难，及时给以扶持和帮助。

在建立公社前，国家对这些穷队地区每年都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如发放各种生产贷款，发放贷粮和救济粮，减免一部分公粮等。公社建立后，国家仍十分注意帮助他们追赶富队。一九五九年春季当穷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缺少比较多的资金、种子和肥料的时候，国家先后贷给了生产资金四万六千多元，预付收购定金五千八百多元，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些困难。国家粮食部门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春季，给穷队掉换和供应了水稻、小麦、胡豆等良种五万多斤，使他们在一九五九年扩大了小麦的良种种植面积，种上了“三百棒”水稻、水湘胡豆。商业部门还从外地购买了一批甘蔗、棉花和药材等经济作物的良种，支援他们。

随着公社集体经济力量的逐步扩大，公社大力支援了各个生产大队特别是支援了穷队发展生产。公社一级兴办了农具厂、肥料厂、砖瓦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企业，组织了木船、架车运输队，建立了猪饲养场、林场、菜蔬场，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内，公社一级的固定资产达到二十七万多元，直接经营事业的总产值达到二百一十八万六千多元，加上各生产大队上缴的四十多万元的公共积累，公社对支援穷队发展生产就更有条件了。一九五九年春，十二个穷队缺少资金、种子和商品肥料，公社就把买来的价值三万七千多元的肥料、种子、农具拨给他们使用。在发展药材生产时，本地缺少名贵的药材种子，穷队没有力量到远地采购，公社就统一从外地买回五千多元的药材种子，大部分贷给了穷队，使穷队种的药材品种，由几十种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种，过去无力种植的名贵药材如白芍、沙参等，一九五九年都种上了。有些经济作物和果木生产，技术性较强，穷队缺乏技术力量，公社就派了技术员去帮助，并且通过召开技术交流会和现场会，帮助他们掌握技术。

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穷队和富队的社员，发扬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如财庙大队（穷队）在栽中稻时因劳动力紧张，快要耽误栽插季节，明星大队（富队）就立即派了一百二十多个社员，帮助财庙大队突击栽秧五天。七根大队（富队）眼看到长沟大队（穷队）种棉花、栽红苕忙不过来，就帮助长沟大队做了一千六百多个劳动日。在大搞增加复种面积时，穷队普遍缺少洋芋种和蔬菜秧，高峰大队（富队）立即支援了六个穷队五万五千斤洋芋种和五十多万株菜秧。帽顶、天台、东映等穷队缺少种猪，五星、红岩等富队也主动支援了种猪七百多头。在“富帮穷”的热潮中，穷队也尽自己的力量支援富队栽秧、砍甘蔗、兴修水利，并且支援富队大批烧柴、饲料和大蒜种子。

国家、公社的大力扶持和兄弟队的协作支援，帮助穷队克服了困难，迅速发展了生产，

进一步密切了社員与国家和公社的关系，增强了公社内部的团结。

不断跃进

公社党委根据一年来穷队赶富队的經驗和当前的大好形势，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在一九六零年内，全公社所有的穷队，都要赶上富队的生产和收入水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公社党委领导各个大队作出了一九六零年的生产发展计划。现在，全公社已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掀起了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积肥造肥、加强小春田间管理和大抓多种经营为主的冬季生产运动。同时为一九六零年大春生产准备了大量的资金、商品肥料和其他生产资料。十二个穷队为了在一九六零年全部赶上或超过富队，当国家付给了大量的农产品收购款后，社員们都要求少发或暂时不发工资，先买足一九六零年春季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仅据十月份以来的统计，十二个穷队为一九六零年春季准备的商品肥料、添购的耕牛，价值已经达到九万多元，等于一九五八年冬季所准备的三倍还多。各个大队为了增加一九六零年的畜粪，已经掀起了大养生猪的群众运动，力争一九六零年实现每亩地有一头生猪的计划指标。广大社員都下定决心，要大战一个冬季，为继续获得一九六零年的跃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水流千里归大海

——四川新繁新民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四川溫江地委
中共四川新繁县委
新华社四川分社
調查組

四川省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川西平原上千百个人民公社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组织程度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正象千万条涓涓溪流，汇成了滚滚江河，不可阻挡地直奔汪洋大海。

一九五二年春天，当地土地改革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党员罗世发根据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八户农民成立了常年互助组。同年十一月，他们以这个互助组为基础，建立了川西平原上第一个十五户人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型的生产组织，很快就在广大农民的心里扎下根子，随着它的成长、壮大，四周农民都被带动起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新民社所在的禾登乡，一九五四年就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由一百七十一个互助组建成了四十四四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农民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原有的四十四四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二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一九五五年是初级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粮食产量比上年的互助组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增产幅度比前几年都高；一九五六年元旦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初级农业社时又增加百分之十三点六，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不断与之相适应，在高级农业社取得了三年连续增产之后，农民为了生产大跃进，掀起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全乡二十二个高级农业社共同组成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三千零六十一户，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一人，耕地二万一千五百零七亩。

新民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全国的人民公社一样，绝不是偶然的。

禾登乡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后，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年年增产，证明高级农业社比初级农业社更为优越。但是，在这三年内，由于各个社的规模不同，各社增加生产和社员增加收入的幅度也不相同，一般是社愈大增产愈多，社员增加收入也愈多。全乡唯一的大社新民一社，有社员七百三十一户，在建立高级农业社的第一年，粮食亩产量就比其他二十一个百户左右的小社高出百分之二点六；以每户平均计算，社营付业产值比其他小社多二点二倍，公共积累多一倍多；社员平均收入多百分之三十二，初步显示了办大社的优越性。“社大胳膊粗”，小社办不到的事情，大社就有力量办到。“大比小好”、“一定要从小到大”，就是禾登乡广大群众，特别是小社干部从切身体会中得到的结论。建立高级社初期，各小社在发展生产上还比较顺手，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他们越来越感到社小力弱，

再往前进，举步为难。新民二十七社就是一个典型，它和新民一社紧邻，田挨田、土挨土，自然条件大都一样。但是，由于新民二十七社只有六十二户社员，新民一社比它大十倍以上，因而许多事情新民一社办得到，新民二十七社却办不到。如横在两社之间有一条二里长的马蹄形小河，弯弯曲曲，年久失修，不仅占去不少好田土，而且丧失灌溉能力，造成沿河两岸一片低产漕田。两社议定把这条河道搬家，另开一条直河代替，旧河道两社各填半边，填平的土地归本社耕种。新民一社，社大人多，一次抽调了一千多个劳动力，兵强马壮、工具齐全，边填土边播种，只用了七天多时间就全部完工，提早完工赶上季节，扩大了耕地，秋后增收玉米和洋薯五万多斤。新民二十七社，社小人少，工具不足，虽然出动了全部人马，并得到其他社的帮助，化了一个月时间才完工，因为错过季节，只赶种了一些蕎麦，收获很少。早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就在禾登乡建立了拖拉机站，第二年新民一社已有一千多亩土地进行了机耕。但是接壤的新民二十七社直到公社成立前还未能用上拖拉机。原因是田块太小，作物种植不成片，全社四百七十亩土地中最大的一块只有七亩，而且还在田壩中间。他们费了很大气力平整和合并了一些较大的田块，勉强可以机耕了，但拖拉机走的道路又难以解决。一条近路需要在社界的河上搭桥，社小负担不起修建费；绕道修路，占哪个社的田地哪个社都不同意。社员们说：“这实在把我们难住了，合并成一个大社就好办啦！”盼望已久的机耕只好作罢。社大经济力量雄厚的新民一社，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全社建立有水电站一座、碾米场四个、粉坊两座、砖瓦窑八座、铁木农具厂一个；拥有二百六十头生猪的养猪场两个。还举办了民办中学一所、小学两所，各生产队都装置了有线广播，社员们能够经常听到国内外时事和喜爱的川剧、音乐等。新民二十七社劳动力少，资金单薄，抓了农业就不能很好的抓副业。全社仅有生猪四十头，经营了一座水碾。至于举办文化福利事业就更谈不上了。禾登乡其他二十个小社的规模和新民二十七社大致相同，因而他们的感受和二十七社大致一样。新民一社实际上就是办大社的试点，四周小社社员随时跑到大社参观，他们回去后总是连声称赞“大社硬是好”，许多人见了干部就问：“我们为啥不办大社呢？”

新民一社虽然较大，显示的优越性较多，但是办了两年之后，也感到社的规模仍然嫌小，不能放手发展生产。这个社在建立一座三十五瓩的水电站时，必须新开一条一里多长的小河，需要四十多个石匠和木匠、一万多个劳动日，另外还要投资现金四千多元，单靠一个社的力量是办不到的，经乡党委发动各社支援，仅仅用了一个星期就把水电站建成。为了使多种经济不断跃进，到一九五八年，按计划全社需要投到这方面的劳动力达四百多人，而全社劳动力才一千零二十个人，资金和技术也同样缺乏，最后不得不修改原订计划，放慢发展速度。在农业生产上，他们和各小社在调整灌溉系统和机耕等方面存在的矛盾，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有以上这些问题，都只有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使用土地，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全乡合并成一个大社已成了新民一社和各小社的共同要求。一九五八年的生产大跃进，使这种要求更为迫切，他们纷纷突破社界，开展大协作，在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工业和多种经济以及举办文化福利事业上，进行了许多以几个社或以乡为单位的较大规模的活动。

早在初级农业合作化实现时，禾登乡党委就根据群众要求和县委指示，作了全乡初级社将来合而为一的部署，当时的四十四个初级社都是根据群众的意见全部以“新民”命名，按顺序称作新民一社、二社……等。一九五七年八月，党委在分析了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形势后，又作出办大社的详细规划，上报县委，并按照上级党委指示积极稳步地前进。他们成功地运用联社作为向大社（即后来的人民公社）过渡的形式，将全乡二十二个高级社分别组成

八个联社，各联社又以新民一社为中心組成乡联社。党、团组织以联社为单位建立支部，各联社由小社社长組成联社委员会，选举了主任委員和掌管农业、工业、副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委員。当时各联社已具有人民公社的雛型，許多較大規模的活动都通过联社进行。一九五七年冬天到一九五八年夏天，全乡各联社統一調配人力、物力，統一规划，整修和填平了两条多余的河道和七十多条沟渠，增加耕地一千二百亩，改良土壤一万多亩。由各联社合資举办的工业有农具厂、細菌肥料厂、磚瓦厂、碾米場、石灰窑等四十七座。文化教育事业有民办中学一所，民办小学七所。商业有服务商店四处。部分的联社所有制也出現了。到公社化前，各联社已有公共积累一万七千四百多元。通过一年多时间的联社活动，提高了社員的集体主义思想，摸索出不少办大社的經驗，培养了不少办大社的干部，临近公社成立时，全乡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一十六人，团员二百六十三人，培养了一百零一个联社一級的干部，为成立人民公社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到一九五八年秋天，这里建立人民公社已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風”了。因此，当党中央发出成立人民公社的号召时，就一呼百应，势如潮涌，全乡人民欢欣鼓舞、井然有序地在联社的基础上轉为人民公社，并立即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潮。

广大社員，首先是占社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貧农和下中农社員，对办公社表现了无比的热情，他們过去受苦最深，合作化运动中得到的实惠最大，因而对办公社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設、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也最迫切。在高级农业社的几年中，貧农和下中农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家底薄，个人飼养的生猪少，集体养猪投資少，虽然和上中农同样劳动，結果收入少。当时全社約有占总戶数百分之二十五的“轉轉戶”和百分之八的“超支戶”，其中絕大多数都是貧农和下中农。所謂“轉轉戶”，即每年現金不足使用，靠出賣口粮周轉；“超支戶”是入不敷出。貧农溫玉清，一家七口人中五个是娃娃，夫妇俩每年虽然做到四百多个劳动日，超出了社里規定的标准，年年被評为五好社員，每年收入都有增加，可是他們在初級社时却是个“老超支戶”，靠国家貸款貸粮維持生活。到了高级农业社时，收益大了，亏空减少，但仍然由于社小經營范围小，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結果，他們只是从“超支戶”上升为“轉轉戶”。公社一成立，全家人都在公共食堂用飯，五个娃娃該上学的上学，該入幼儿园的入幼儿园，夫妇俩全力投入生产，每月做的劳动日比过去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按月領到十元錢工資。他們不仅不再焦吃愁喝，还添置了两床新被褥、一床新被单，大人、小孩全都做了一件新衣服。他們欣喜地見人就說：“这下可彻底翻身啦！”广大貧农和下中农深刻認識到“社越大、越讲集体、翻身越彻底”的道理，在办公社中象办合作社一样，处处起模范作用，走在最前头。一九五八年全乡开展“搞好四秋，迎接公社”的生产战斗中，百分之八十的貧农和下中农被評为“五好”社員。第一管理区第一生产队二十一名貧农和下中农，在公社宣布生猪折价入社后一小时内，把三十三头生猪全部送到公社猪圈里。貧农周二娘，只喂了一头猪，原已牵到市場出賣，和买方評好价錢二十二元。临时她听到要建立公社的消息，隨即向买方說：“給三十元錢也不卖了，公社多一头猪多一份本錢。”她把猪从市場上赶了回来，生猪折价入公社那天，她特地换上新衣服，給猪洗了个澡，高高兴兴地把猪送到公社的猪圈里。

二

新民人民公社产生的过程，說明了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成立一年来的实践，尤其說明了这一点。这个“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新型組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公社建立之后，生产的发展就象打开了閘門的都江堰流水，一泻千里。工农商学兵获得全面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二千九百

五十五万斤增加为三千八百四十八万斤；国家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一九五八年提前三个多月完成；其它农产品收购计划也都是超额提前完成；社员每人平均收入比一九五八年提高将近百分之二十。新民人民公社被评为全县的“三好”公社，即生产好、国家任务完成好、社员生活安排好。

以生产水稻、小麦、油菜为主的新民人民公社，差不多全部田土都由都江堰水利工程自流灌溉。这是它在农业生产上“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在小农个体经济时期，横七竖八地挖掘了许多不合规格的沟渠，不仅占用不少田地，还因地下水位高，造成许多“下湿田”，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同时，每年春秋两季，为了抢先灌水、排水，经常发生纠纷，使这个著名的水利工程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到高级农业社时，这种情况有了很多改变，但由于各地还是从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只能在小范围内作一些调整，无力从根本上加以改善，社与社之间的水利争执仍然时常发生。公社成立后，立即在全乡范围内对灌溉系统和灌溉状况进行了全面整顿，除了疏浚一部分渠道和废除了那些不合格的渠道外，在各沟渠的重要关口新建了一百零七个闸门，加强了对水的控制能力，全社各管理区设立有二百二十五个放水员，灌水时由公社统一用电话指挥，那里要水，水就及时放到那里，要好多就放好多。

这里“水”的问题解决得好，对农业“八字宪法”其他七个字的贯彻帮助很大。如采用浅水灌溉和晒田的方法，是一项促进水稻发育和防止倒伏的有效经验，但是由于过去用水问题没有充分保证，许多社员怕田里水关浅了，一旦缺水不好办，宁愿关深些对作物生长不利也比到水田干了好些。因此，虽然每年大力推广，到一九五八年全乡仅有百分之四十的田实行了浅水灌溉。公社化后，统一用水，实行浅水灌溉的面积一跃而达到百分之九十，并在水稻发育期中排水晒田两次；大部分稻田推行了三乘六寸、三乘七寸的合理密植，比往年密植程度高了，倒伏现象反而少了。新民公社的土质原是全县较差的，加上排灌条件不良，全社有六千多亩“潮田”和“烂泥田”，其中有二千亩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作物，另外四千亩每年的收成也很差，公社改良了灌溉系统，基本上消灭了造成这些低产田的根源，结合改良土壤进行深耕和熏土，百分之八十的田地深耕八寸到一尺二寸，从而改变了低产田的面貌，一般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左右。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每亩田土施肥量比上年增加二分之一，由于排灌条件的改进，施下的肥料分解快、流失少。

人民公社的成立，为向农业机械化迈进开辟了道路。新民人民公社在改造灌溉系统的同时，大力进行了土地平整连片和作物合理种植的工作，把过去一格一格的小块“豆腐田”变成了能供拖拉机奔驰的大块田。公社用公共积累，购买了三部拖拉机和一辆载重汽车，一天一夜修建了二十六里长的拖拉机大道。这样，全社八个管理区都可以实行机耕了。而在公社建立前，虽然这里很早就建立了拖拉机站，二十二个高级农业社中，直到一九五八年还有十个社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请拖拉机站代耕。

人民公社不仅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更重要的是人尽其才。新民人民公社经营范围和规模的扩大，统筹安排生产和生活，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全社有四千多名妇女摆脱了繁琐的家务拖累，参加了田间生产，使全社参加生产的人数比公社前跃增百分之四十左右。公社还把生产队经常性的调剂劳动力的范围，由高级社时的三十多户扩大到百户以上，需要时还在全公社范围内开展更大的协作，使社内的劳动力能够更合理地使用。由于社员思想觉悟的提高，对人民公社的热爱，社内各项农活的工效比过去提高一半以上，社员出勤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全社参加评级的六千四百多个社员，一年之中做了一百五十六万个劳动日，公社化前的各高级社同样人数却只做了八十五万个。因此，虽然一九五九年抽出一千七百个劳动力支援城市工业建设，仍能顺利完成全年农活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以上的生产任

务。在中稻收获后，全社又及时增种了六千多亩晚秋作物，把复种指数提高百分之十七，这些都是高级社办不到的。

长期以来，少数人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象川西平原这样的地区，作物单纯、资源不多，只宜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济不会有太大发展。新民人民公社成立后，破除了这种迷信，证明工业和多种经济的发展前途非常广阔。一年来，全社新建了二百四十二个工厂和作坊，包括有铁工厂、化肥厂、农药厂、砖瓦窑、石灰厂、煤炭窑、陶器厂、农副产品加工和酿造厂等。其中象石灰、煤炭、磷矿粉等产品的生产，公社范围内没有原料，他们便组织了二百人的专业队伍，远到百里以外的山区建厂生产。这些工厂有的已具有一定规模，如铁工厂拥有六部车床，能制很多种新式农具。化肥厂能生产胡敏酸钠和氮、磷、钾等细菌肥料。农具厂和化肥厂建厂后已生产各种农具一万二千多件、化肥七百多吨，为公社节约了大批生产投资，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社经营的经済项目，由过去的十二种增加到三十多种。事实证明，平原地区多种经济的门路很多，大有搞头。过去发展不快，主要是社小力量薄弱。比如这里盛产油菜，是理想的养蜂地区，但高级农业社时各社公有蜂仅有十二箱。原因是养蜂要有专人管理，秋冬两季需要把蜜蜂送到外地放牧，而各小社人力财力都不胜任。公社化后，全社集中了有养蜂技术的十三个社员，组成养蜂专业队经营养蜂事业。在一年内公有蜂由十二箱增加到三百四十六箱，产蜂蜜一万多斤，预计到一九六零年春天即可发展到一千箱。为了加快发展多种经济，新民公社贯彻执行了专业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集体经营为主、家庭经营为辅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农闲大搞，农忙小搞。全社建立有蔬菜、养蜂、牧鸭、编织、刺绣等专业队十六个，供发展多种经济用的土地三千亩。一年来，多种经济总产值达六十二万多元，比建社前增加一倍。除为公社提供大量生产资金外，还保证按期发放工资，增加社员收入。

新民人民公社不仅在组织生产方面获得惊人的成就，同时在组织生活方面也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它最突出的一项功绩是，在成立一年内，使全体社员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超过了富裕中农的水平。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中除缴纳国家税收、提留生产费用和公共积累外，社员分得金额一百三十二万多元，每人平均收入一百零三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每人收入可达一百三十元以上。据调查，高级社时二百户富裕中农的纯收入最高的一年平均只有九十七元。

由于公社生产的发展，和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全乡七百一十四户“转转户”和二百二十八户“超支户”都没有了。全社举办的九十多个公共食堂，保证了每个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从此，少数农民愁吃愁喝，愁油、盐、柴、米、酱、醋、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人人心情舒畅、笑逐颜开。他们形容现今的生活是“一焦百不愁”，一焦是焦心如何把生产搞得更好，百不愁是指吃、喝、油、盐、柴、米等全都不用愁了。食堂饮食均和、清洁卫生，人们白天展劲劳动，晚上一觉睡到天明，许多人都长胖了。第三管理区第七食堂一九五九年八月初称谷子时，顺便称了五十二个社员，有四十个增加了体重，其中增加最多的十三斤，最少的四斤。社员们提起人民公社，个个眉飞色舞、颂声载道。他们歌颂生活在人民公社是：“山歌越唱越有劲，大路越走越光明，生活越过越幸福，老人越活越年青。”

新民人民公社建立后社员的文化福利事业也在蓬勃地发展着。全社办起了幼儿园二百七十多个，入园儿童一千六百二十九人，占应入园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四；托儿所一百三十二个，入托儿童六百九十八人，占应入托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小学由原来的七所增加到十一所；百分之九十的适龄儿童入了学；民办中学由原来的三班、学生一百五十八人，扩

大为六班、三百一十人。另外还办有七所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的紅专学校，使全社一千七百八十六名青壮年基本上脱离了文盲状态。在医疗卫生方面，全社新办了中心医院一所、保健站四个、妇产院一所，共有专业医生十五人，专业保健員、接生員、护理員四十一人，全社平均每八百人有一个医生，三百人有一个保健員，四百人有一張病床。在文化娱乐方面，各管理区共設有十个俱乐部，下面有业余文工团、体育队、图书室。全公社設有有线广播网，大多数食堂都安有扩音喇叭。最近公社又购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保証社員能經常看到电影。公社新建的第一个居民点，是一幢有六十二个房間的二层楼房。全社已有五百戶社員用上了电灯，公社还新修有浴室一座，广大社員开始过上了有文化、讲卫生的幸福生活。

三

应该看到，新民人民公社成立不过一年，已經稳固地站稳了脚跟，許多事业正在向前发展，充分显示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按照新民公社制定的远景规划，一九六零年，他們就要爭取做到：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新添十台拖拉机、一部联合收割机、五輛汽車，使耕作、收获、脫粒、运输等主要农活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工业上新建化肥厂一个、机械厂一个、水电站三座。付业方面，生猪翻一番，达到每人平均两头猪，全社养家禽十万只，养魚五十万尾。文化福利事业也要加快发展。

一九六零年一月三十日

千 家 万 戶 插 紅 旗

——四川蓬溪紅旗人民公社的誕生和成長——

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調查組

四川省蓬溪县紅旗人民公社是以紅旗农业社为中心發展起来的。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紅旗农业社就实行了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兴办工业，發展多种經營，成为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綜合性的大社。虽然名称上还叫农业合作社，实际上已經是人民公社的雛型。它显示了比一般高級社更大的优越性，成为蓬萊区从合作化奔向公社化的一面紅旗。一九五八年九月，蓬萊区十四个乡、鎮，三万一千多戶，十四万多人口，就成立了一区一社的紅旗人民公社。公社化的第一年，就做到了粮棉丰收，工厂林立，猪牛滿圈，花果滿山，原来生产比較落后的乡，在公社統一领导下，产量成倍增加，使公社各区联队（乡）之間的生产水平逐漸接近于平衡，全社逐步走上了共同富裕繁荣的道路。

“金鑰匙” 打开幸福門

紅旗农业社在蓬萊区紅旗乡。这里是个貧瘠的丘陵地区。土薄地瘦，水旱灾害，連年不断，“三天无雨就受旱，一場小雨洪水来”。解放前，多数农民都靠下苦力、挖野菜和討口为生。农民叙述生活貧困的情况是：“三人共有两个碗，十天只有两天飯，五人两件破衣衫”，“火燒塆（地名），世代穷，比起火燒还要穷”。

多少年来，人們渴望着幸福生活，在这里流傳着“金鑰匙”的故事。傳說有个金銀道人，拿着一把金鑰匙来这里的石門山取宝，但鑰匙丢了，打不开这座宝山。因而流傳着这样一首民謠：“石門对石鼓，金銀万万数，有人打开它，买起潼川府（即今三台县）。”

解放后，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土改，發展了互助合作运动，人們才真正找到了打开幸福門的“金鑰匙”。一九五四年一月，紅旗乡鍾家壩周圍一百六十八戶农民，在七个党员帶領下建立了紅旗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一九五四年春到一九五五年秋天，全乡接連建立了二十六個初級社，紅旗高級社也由一百六十八戶扩大到二百三十一戶，全乡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达到农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

合作社成立后，就积极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向穷山薄土、水旱灾害展开斗争。在斗争中，紅旗高級社显示了比周圍初級社更大的力量。它六天筑了一条河堰，三千个工开了一条輸水渠，一个月時間，在八十亩土地上，加厚土層三寸多。連年获得了丰收，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百分之九十四点六，社員收入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社員們喜气洋洋，到处夸奖合作社的好处。这里的民謠变成：“石門对石鼓，金銀万万数，有了合作社，打开金銀庫。”

紅旗社不仅搞好社內生产，而且主动帮助周圍的初級社、互助組和个体农民。一九五五年栽紅苕时，楊明山初級社因社小，劳动力不足，赶不上季节，紅旗社帮助他們搶栽，在一个落大雨的夜里，搶栽了二十八亩半紅苕。一九五四年干旱时，鍾庆德互助組的五十八亩水稻受

旱，紅旗社看到他們人力少，車水困難，就把社內塘堰的水給他們澆灌，自己到河溝去車水。鍾庚德感動地說：“今年能收到谷子，全靠紅旗社的幫助，我們要早點寫申請，加入紅旗社。”

在社外群眾熱烈要求加入紅旗社的同時，紅旗社本身也感到需要進一步向前發展。

兩年來，紅旗社在改良土壤、興修水利、開展水土保持工作方面，已經作出了不少成績，但要進一步進行這些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難：一方面，由於全鄉田土相連，水源相共，農田基本建設中，山上坡下，上游下游，必須統一規劃，合理安排，但是一個鄉分成二十多個合作社，各有各的打算，不能統一規劃。如紅旗社的紅花壩是個干壩子，水源在李家溝，需要在李家溝修塘，但李家溝是李德占合作社的土地，修塘要占二十五畝水田，他們受益又不大，因而不同意。這個塘一直沒有修起來。另一方面，社小力量小，勞動力有限，不能大規模地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紅旗社一千七百多畝土地中，需要改良土壤的就有一千五百畝。兩年來，才改良二百畝，按這樣的速度，要十多年才能改完。而且象石門山那樣，亂石堆積，樹木稀少，水土流失嚴重的窮山陡坡，必須徹底改造地形和水系，但是需要大量人工，只改造石門山，預計就要一萬多個勞動日。二百多戶的紅旗社，還辦不了這種大事。

紅旗社在發展生產中，感到需要興辦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工廠，但是勞力、資金、技術、資源等，都有困難，辦不起來。如經常感到農具缺乏，買農具不僅要有資金，有時還不能及時買到，修理也不方便。他們早就想自辦農具廠，但是鐵匠、木匠不齊全，辦不起來。紅旗橋那里很適宜修水電站，紅旗社想修起來，搞加工工業，但資金、石匠不夠，同時修水電站要淹其他三個社的部分土地，那三個社不同意，沒有修成。

所遇到的這些問題，使二百多戶、單純經營農業的紅旗社感到“不能展翅高飛”，在討論一九五六年生產計劃過程中，社幹部和群眾都深深地感到，必須擴大社的規模和經營範圍，壯大社的集體力量，才能進一步發展生產。

正在這時候，黨中央提出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傳到了紅旗社。根據這一綱要，紅旗鄉黨總支訂出了全鄉農業發展的七年規劃。在制訂規劃的過程中，大家感到，如果辦成全鄉一社，就能很好地解決在改造自然面貌、發展生產中所遇到的勞力、資金不足，土地不能統一使用等問題；如果實現一鄉一社，黨總支和鄉政權就能進一步加強對生產的領導，全面地貫徹執行增產措施。同時七年規劃還使大家看到坡地變梯地、瘦土變肥土、水利化、綠化的美好前景，眼光更加遠大了。這樣，紅旗鄉的黨組織，就決心領導群眾以紅旗社為基礎，辦一個一鄉一社的大社。

辦大社的消息一傳出，全鄉人民就沸騰起來。貧苦農民碰到鄉幹部就打招呼，說：“莫把我們搞落了。”貧農郭廷五等三人，在十多里外的地方修馬路，恐怕把他們漏掉，連夜趕回來申請加入紅旗社。生產比較差的徐全山合作社，也積極行動起來，社主任帶領社員四十多人，一天就積肥一千五百多挑。他們說：“我們總不能空着手進紅旗社呀！”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願辦大社。紅旗社有些富裕農民說：“我們社的公共積累多，其他社的社員應該補錢出來，作為公積金”，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拒絕貧苦農民參加紅旗社。黨總支就發動大家展開辯論。經過充分辯論，大家都說：我們公積金多，是由於黨領導我們先辦了高級社，公積金是增產得來的，建成一鄉一社後，增產更多了，就會積累更多的公積金。大家批判了部分富裕農民的錯誤思想，積極要求辦一鄉一社。

一九五六年二月，紅旗鄉二十個合作社，合成了一鄉一社的紅旗社，共計一千七百三十五戶，占全鄉一千七百九十五戶的百分之九十六點六。從此，在蓬萊區出現了一個人民公社的雛型。

人民公社的雛型

一乡一社的紅旗社，在原来高級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內容。它不仅組織規模大，而且实行政社合一，乡人民委员会与社管会虽然还有两块牌子，但是一套人馬，生产、财政、民政、治安、文化等各項工作，实行統一领导，全社統一經營，統一分配，并扩大了經營范围，兴办工业，發展多种經營；举办了托兒所、幼兒園等集体福利事业。一乡一社的紅旗社具有了人民公社的雛型，一般农业社做不到的事情，它能做得到，在生产、基本建設和各項工作中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第一，大兴水利，攻山改土。紅旗社四千四百二十个劳动力由全社統一調配，一万一千多亩土地，由社管会全面规划，合理安排，大規模地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設。

在兴修水利方面，从建立一乡一社到一九五八年建立公社前的三年中，修塘十一口，河堰六条，大小渠七条，排洪沟二十五条，扩大灌溉面积二千二百亩，并使全乡受洪水冲刷威胁的一千七百亩土地都解除了威胁。雇农唐庆刚，土改中分得一亩多田，一九五三年谷子黄时，洪水来了，眼看着黄澄澄的谷子被洪水卷走，两夫妇坐在馬路边上大哭一場。一九五六年，那里修了排洪沟，洪水来时，乖乖地順着排洪沟流到河里，他指着洪水，高兴得流泪說：“洪水呀！洪水呀！你只能相欺我唐庆刚，相欺不了合作社和共产党！”

土薄地瘦的面貌，三年中有了很大改变。全乡一万一千亩土地中，需要加厚土層、改良土壤的有九千六百四十三亩。一乡一社以前两年中，全乡只改良三百一十亩，占百分之三点二。一乡一社后，两年改土七千八百一十四亩，比前两年多二十四倍。第三年（一九五八年），不仅把剩下的一千五百一十九亩全部改完，还在四千三百九十四亩土地上再一次加厚了土層。

徹底改造穷山陡坡的願望也逐步实现了。一九五七年冬，全社出动了一千多人，首先向工程最艰巨的石門山进攻，搬掉乱石，打平石包，开沿山沟，打蓄水池，砌地埂，平整土地，坡地改梯地，小块并大块，植树造林，綠化山坡，使整个石門山的地形、水系、土壤都大大改变。在开始攻山的时候，彭深茂老汉怀疑地說：“我活了七十三岁了，还没有听说过山能改造过来。”当他看到石門山的面貌煥然一新时，激动地唱道：“老汉今年七十三，眼見石門把身翻，有了这些英雄汉，移山倒海有何难？”从改造石門山开始，两年中一共改了二十三个山坡，共二千四百七十亩土地。

第二，生产进一步服从国家計劃。以前，紅旗乡二十多个合作社分散經營，各有各的“小算盘”，各个合作社的打算与国家計劃不能完全符合。一九五四年冬，按国家計劃，全乡应该播种二千一百亩小麦，但是有些农业社強調他們紅苕田多，又要挖紅苕，又要种小麦，劳动力調配不过来；有的強調肥料准备来不及，只能种大麦和豌豆。結果全乡只种了九百亩小麦。又如棉花播种面积，每年按国家計劃分配給各社，但为了照顧各个社的吃粮問題，不能完全因地制宜。有些社适宜种棉花的土多，也不能分配太多，免得影响口粮；有的社不适宜种棉花，也要分配种一点，但产量不高。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后，根据国家計劃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在全乡范围内因地制宜，既完成了国家計劃，又提高了产量。同时，在完成粮、棉統購和国家其他各項任务方面，都比以前完成得又快又好。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更好地結合起来了。

第三，兴办工业，發展多种經營。一乡一社后，劳动力統一調配，抽得出人力，技术人员也配得起班子；公共积累比小社时增加十多倍，資金充足，使社办工业和多种經營大大發展起来。

社办工业方面，以前人們盼望的农具厂、磚瓦厂、飼料加工厂和水电站，很快就办起来了。以后又陸續办起了土硝厂、酒厂、石灰厂和縫紉厂。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已有工厂七个，水电站、动力站各一个。

多种經營方面，成立了捕魚、养蚕、果园、蔬菜、运输、养猪等六个专业队。一九五五年只有蚕紙二張，一九五八年达到二百零五張，比一九五五年增長了一百多倍。桑树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株，發展到一九五八年的三十八万株，增加了一百二十多倍。植树造林四十五万多株，綠化了一百二十八个山坡。漁业，新成立了十七人的专业捕魚队，有水老鵝、漁船等一套工具。

第四，壮大了集体經濟力量，提高了集体化程度。由于农业、社办工业和多种經營的大發展，并实行全社統一分配，使公共积累大量增加，迅速壮大了紅旗社集体經濟的力量。紅旗社一九五六年提留了三万四千元公积金，比一九五五年的六千四百元增加四倍，一九五七年提留了六万八千元，一九五八年提留了十七万元，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六年又增加了四倍。公有猪，一九五五年只有三十二只，一九五八年發展到二千四百多只，增加了七十五倍。集体儲备粮，三年中共儲备了二十万斤。一九五八年八月时，全社可以計算的公共财产达七十四万九千元，每戶平均四百一十四元。此外，还有蚕房六座，倉庫三座，厂房二十間，果树、林木、养猪場等，未計在內。集体經濟力量的壮大，給进一步發展生产准备了資金和物質基础。

集体經濟力量的壮大，促进了集体福利事业的發展。紅旗社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开始举办常年性托兒所一个，托兒組四十二个，幼兒園一个，使部分妇女摆脱了孩子拖累，增加了出工時間，一九五六年棉花育苗比一九五五年提前半个月完成。以后，每个管理区都有了幼兒園。同时，建立了医疗站、保健站等福利事业。

第五，統一分配，互相支援，积极平衡，共同富裕。紅旗乡是丘陵地区，沒有大山区，也沒有土壤肥沃的大片平壩地，自然条件不十分悬殊，这是紅旗社能够一开始就实行全社統一分配的經濟基础。但是，一个乡內，总还是有差别的，其中比較明显的是壩地与坡地的区别，壩地土質較好，一九五五年时，壩地产量比坡地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为使坡地生产迅速赶上壩地，达到共同富裕，給按乡統一分配打下物質基础，一乡一社后，就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坡地产量。在劳动力方面，壩地人多地少，調动一部分人力支援坡地改良土壤；在肥料方面，調动全乡石匠，首先在坡地修公有猪圈，發展公有猪积肥，并把蓬萊鎮居民的粪便划給产量較低的五、六两耕作区使用。五、六耕作区的社員，在社的統一领导下，生产积极性高涨，决心苦战一年，赶上壩地。这样，坡地产量迅速提高，一九五六年秋收时，就基本上赶上壩地。

同时，坡地对壩地也有很大支援。在水利上，壩地水源都从坡地来，要在坡地上修塘；在粮食上，壩地种棉花多，粮食要从坡地来調剂；在劳动力上，壩地也有紧张的时候，如割小麦、种棉花时，要靠坡地支援。壩地坡地互相支援，共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一乡一社的紅旗社具有这样巨大的优越性，因此，年年获得大丰收。从建立一乡一社，到一九五八年九月正式建立人民公社前的三年中，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三十九万九千斤，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七百万七千斤，增加百分之五十九。棉花总产量，由十七万四千斤增加到三十四万九千斤，增加了一倍；棉花單位面积产量翻了一番多，一九五五年亩产五十斤，一九五八年亩产一百零四斤，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二十九；粮食單位面积产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八，一九五五年亩产五百五十二斤，一九五八年亩产一千零九十二斤，每年平均遞增百分之二十六。全社总收入，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六，每年平均遞增百分之二十八。

生产大發展，社員收入也逐年增加。一九五五年，全社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三元七角（不包括菜蔬、私有猪等付业收入，下同），一九五八年达到四十九元五角，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五八年全乡三分之二的农户有存款，每户平均存款四十元。

新生事物的成長，总要受到旧势力的阻撓和破坏。紅旗社办成一乡一社后，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發势力，对于全社統一經營和分配、發展集体經濟、支援低产地区等措施，竭力反对。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冬鬧“分社”的風浪。当时，壩地的部分富裕农民攻击支援低产地区的措施，散布“壩地吃亏”的論調，煽动壩地社員提出“分社”要求，企圖以分社为名，搞垮合作社。在这股逆流面前，紅旗社党总支首先在党内展开斗争，在党内思想統一的基础上，领导群众总结了一乡一社一年来的成績，計算了各生产队的产量和收入，使大家看到：大兴水利、攻山改土、兴办工业、發展多种經營等等，都是小社办不到的；壩地坡地联合起来，相互有利，共同富裕。一九五六年壩地与坡地的收入已基本平衡，統一分配，壩地沒有吃亏。同时，大家还看到水电站、山弯塘、工厂、蚕房等，只有一乡一社才能經營，分开不起作用，社小經營不了。公共财产已把全乡人民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分不开，拆不散。经过几天大辯論，批判了部分富裕农民的自發势力，克服了部分社員的动摇情緒，紅旗社就是这样战胜了一次次的風浪，乘風破浪地向前迈进。

千家万戶奔紅旗

紅旗社的旗帜迎風招展，引导着蓬萊区全体农民奔向这面紅旗。区内区外，县内县外的群众，前来参观訪問的川流不息。群众說，这比解放前朝“观音会”还熱鬧。对于紅旗社的水利工程、攻山改土、社办工业、多种經營、公共财产等等，人人称贊，个个羨慕。大家都說：“紅旗社是我們学习的榜样。”

一九五七年冬天，农村整風运动以后，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蓬萊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以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为前奏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在运动中全区各高級社都碰到了“小社难展翅”的困难，要求向更大更高的方向發展。一九五八年一月，古井乡賀清云合作社（一百三十七戶）开始修白鶴咀大石堰和动力站，由于社小劳力少，石匠少，修了一个月，还没修到十分之一，自己沒有石灰厂，石灰要拿錢买，花錢很多。修堰把社里六千四百元公积金全部用完，还不够，又貸款三千五百元。全乡各社支援他們石匠二十多人，又修了三个月，还只是把石堰修起，就沒有力量修动力站了。而一乡一社的紅旗社在同一条河沟的下游，修普和寺动力站，比他們晚动工，早修成，几十天就把石堰和动力站全部修好。賀清云合作社的社員都說：“人家紅旗社几天就修好一个堰，很撒脫（很容易），我們就困难重重。办大事先要办大社。”賀清云合作社周圍的其他两个合作社，也有这样的要求，这三个社就在兴修水利中自动并成了一个三百八十戶的大社。蓬萊区四百三十九个小社，在一九五八年初并为一百零四个联社。

一九五八年春，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蓬萊区农民提出了“打破旧思想，土地变三变，山河都能改，跃进更不难”的口号，拿出了“日月跑一圈，我們跑两圈”的冲天干劲，生产建设高潮以更广大的規模向前發展。在跃进中，为了做到及时播种，精耕細作，增施肥料，扩大复种面积，需要增加大量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象紅旗社那样，按照农作物不同，忙閑季节有差別等特点，在全乡范圍内統一調配劳动力，进一步發揮劳动力的作用。有的說：“紅旗社貫徹执行增产措施，推广先进經驗多么快，乡里研究一决定，全乡立刻行动起来；我們乡从乡到社还要隔一層，貫徹执行起来参差不齐。”有的說：“几十戶小社真是办不了大事，一举手一抬脚，都碰到坎坎，心想梳个光光头，就是几根

奶毛不爭气。”各个乡紛紛發出了“象紅旗社一样”的呼声，都來紅旗社學習办一乡一社的經驗。永樂、古井、火井、太吉等乡接連向区委、县委申請建立一乡一社。經過县里批准，永樂乡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初正式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一乡一社。群众办綜合性大社的要求，象長江波浪滾滾奔向大海一样，成为一支不可阻擋的洪流。

为了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大家不仅向紅旗社學習，同时也向其他先进地区學習。象山乡三溪社第二生产队，在大跃进評比竞赛中，常常被評为“后进生产队”。队长和群众想改变这种情况，討論多次，总觉得劳动力問題不好解决。这个队八十八个劳动力，其中妇女四十人。她們又要喂猪，又要煮飯，不能經常出工。四十人中，有七个从不出工或很少出工，其余三十三个出工很迟，收工很早，实际上只有半天劳动時間。一九五八年六月，他們从报上看到其他地方在办公共食堂，給他們指出了方向。大家办公共食堂的情緒高漲，都把自己粮食拿出来，推举炊事員，把猪交到公共食堂喂养。六月底醞釀，七月一日正式开伙。食堂一办起来，男女劳动力出工時間都大大增加，生产馬上变了样。七月上旬三溪社評比中，第二生产队就得了紅旗。三溪社这个公共食堂办起来后，蓬萊区各乡都來參觀、學習，全区紛紛办起了公共食堂。

在生产大跃进中，一乡一社的紅旗社也感到需要进一步提高，大跃进要求劳动力大大增加，他們學習三溪社，从七月到八月，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紅旗社还感到一个乡資源有限，有些事办不起来，需要更大范围的协作，如制造土化肥需要石灰，基本建設也要石灰，但紅旗乡缺乏石灰石，自己办的石灰厂不能滿足要求。紅旗社办起工厂、修起水电站后，有些机器坏了一个零件，自己的农具厂不能解决，需要办铁木联合工厂。这样大型的厂，一个乡还解决不了。

正当人們積極寻找进一步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毛主席提出的“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偉大号召，傳到蓬萊区，个个是“笑在眉头喜在心”，紅旗社有一个老农民說：“共产党啊；毛主席啊！真是看透了农民的心呀！”

在群众热烈要求下，蓬萊区委会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全区乡干部、分支書記、社主任、社員代表和部分生产队长的千人大会，討論建立人民公社問題，大家不仅要求迅速建立公社，而且認为“社大更好办事”。当时，党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一乡一社；二、全区分三个点，办三个公社；三、一区一社。这三个方案在千人大会上进行了充分討論，以后又在各社的社員大会上普遍进行討論。大多数人主張办一区一社。紅旗社这几年生产發展比較快，有些社員認为合成一区一社，紅旗社要吃亏，說“我們是出头角子先遭难”。总支書記雷万春同志說：“我們不是先遭难，而是先享了福。”“我們一乡一社还是有很多問題不好解决。办一区一社对生产發展最有利。”自然条件比較好的象山乡的代表說：“全区一社，才能实现机械化。在区委統一领导下，才更便于大协作。”自然条件比較差、公共积累比較少的錢家、通仙、柏桂、古井等乡的代表都說：“我們現在虽然产量低些，公共积累少些，但我們有干劲，我們要苦战二、三年，赶上紅旗乡。”

經過全区人民反复的討論，蓬萊区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建立了紅旗人民公社。全社十四个区联队（一个乡为一个区联队），下分管理区一百零四个、生产队五百八十个。共有耕地面积十八万六千亩。从此，蓬萊区人民高举着人民公社的紅旗胜利前进，作出了更大的成績。

紅旗降旱魔

初生的紅旗人民公社，就遇到了三十年来未有的大干旱的严重考驗。这里，在一九五八

年冬天就沒有下过透雨，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七月也很少下雨。很多棉花芽子生出来就被太阳晒死，一般棉花地都經過三、四次补种，紅苕有的重栽过五次。旱象严重时，有百分之七十的田缺水，有些田土龟裂一指多寬，稻苗干得卷起了索索。象山区联队殷明亮老汉皺着眉头說：“往年再天干，我的漕田不断水，今年我那塊漕田断了水，我看这个旱怕抗不住呀！”在老人的記憶里，旱灾的确可怕，一九二九年这里五个月未下雨，曾步云老汉从紅旗乡到蓬莱鎮，走了十里路，看到路旁有九个病死餓死的人。可是有了人民公社，这些惨痛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热爱公社，决心战胜干旱，夺取丰收。公社党委發出“抗旱抗到丰收时，保苗保到粮入倉”的战斗号召，社員們即以“車尽鄰江水，挖尽地下泉，汗水保伊苗不死，定要粮棉堆成山”的实际行动来响应。由于公社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使出工人数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一万七千人。在公社統一领导下，全社出动了一支包括工农商学兵的五万五千多人的抗旱大軍，动用了一切可以抗旱的工具，大至抽水机、水車、筒車，小到盆盆罐罐，一齐向旱魔展开斗争。真是人人如蛟龙，个个似猛虎，早到那里就抗到那里，連續和干旱作了五个多月的斗争。象山区联队十一区队有四百亩田土干涸，离河又远，党分支書記丁傳淑带病帶領群众，連夜打井搶救，原来認为抗不住干旱的殷明亮老汉，看見第一批用井水淋过的禾苗，迅速轉青，也树立了抗旱信心，積極参加打井运动，和大家一齐打了三十六口井，救活了这四百亩田的禾苗，每亩收谷子六百五十斤，比一九五八年五百一十五斤增产百分之二十六。殷明亮老汉也被評为抗旱模范。古井区联队九区队貧农郭金山，看到本区队干旱的六百四十亩水田，要架起几十架水車，引水翻过三个堰口才能搶救，开初有些怕困难，但当他看到自己解放前为躲避抓壮丁鋤去的两个指头的疤痕时，就对自己說：“过去地主、官僚用穷人的骨头熬油，現在是自己的事情，还怕吃苦嗎？今年是建立公社的第一年，頓頓吃米，月月吃肉，按时領工資，吃穿都不愁，公社这样好，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当分支書記冷治安帶領大家抗旱車水六天六夜时，他就六天六夜不离水車，终于使六百多亩水稻获得亩产七百多斤的丰收。

在抗旱中，公社積極組織了协作。古井区联队乱石窖地方有八十亩望天田，离水源較远，至少要三十八架水車，才能把水引来，在高级社时，这里只有三十二戶人，三十二个主要劳动力，遇到天旱，这些田的产量就无保証。一九五四年天干，这些田就比正常年景少收一半谷子。一九五九年尽管旱象比一九五四年严重，因为有区联队統一調配劳动力，組織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旱队伍，在这里輪流車水四十二天，战胜了干旱，保住了丰收。

公社兴修的水利在抗旱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公社成立后，就立即着手新建和扩建了水庫十六座，山灣塘十七座，平塘一百八十口，大型土、石堰十二座，在原有水利基础上增加灌溉面积二万二千多亩。这些水利工程中，很多是过去想得到办不到的。如玉峰区联队有个和尚堰，过去人們說：“提起和尚堰，年年扎，年年断，天干无水救，洪水一过堰又干。”它原来屬三个农业社所有，这三个社曾經商量修好这座被洪水冲垮的堰堤，但一算要七、八千个工，調不出这么多劳动力，只好罢休。公社一成立，区联队就組織一支三百多人的基建队，奋战二十多天，便把这条堰加高加寬，重新修好。社員給它取名叫“幸福堰”，欢欣地唱道：“提起幸福堰，再不象从前，公社剛建一个月，幸福大堰把水关。”一九五九年天旱，这个堰灌溉了六百多亩稻田。

社办工业在抗旱斗争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过去，团結、永乐、柏桂、通仙等乡，沒有铁匠，其他乡虽然有少数铁匠，也是分散在各高级社，除紅旗区联队外，組織不起农具厂，大型农具坏了都要到外地修理。公社成立后，把原来分散的铁木工人集中起来，沒有铁工的

乡，就在全公社内统一调剂，全社很快就办起了十七个农具厂。这些农具厂赶制了抗旱工具，农具厂工人并深入工地，及时修配，保证了抗旱斗争的胜利。

红旗公社胜利地经历了一次次的考验，取得了粮棉大丰收。全社粮食总产量为一亿二千八百一十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一；棉花总产量为四百二十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八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单位面积产量，粮食亩产一千零七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八百五十六斤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棉花亩产一百零二斤四两五，比一九五八年的六十二斤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点二四。社员歌颂今年的大丰收是“人民公社福气大，干旱灾害不算啥，老天干了七个月，公社粮棉堆成山。”

公社一年满堂红

公社化一年来，由于公社党委对全区的生产进行了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对比较落后的区联队加强了领导，并有计划地在干部配备、劳动力调配、先进技术的推广和肥料使用等方面，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各区联队之间积极支援协作，全社逐步走上了共同富裕繁荣的道路。

原来生产发展较快的红旗区联队，在公社统一领导下，比一乡一社时取得了更大的丰收。一九五九年粮食亩产一千三百三十八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棉花亩产一百二十五斤半，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点六。

对原来生产比较落后的柏桂区联队，公社党委加强了领导，又从红旗区联队调去一个干部担任总支副书记。原来这个乡的种棉技术落后，拘守着棉花要睡“铁板床”的作法，不耕不犁就下种；田间管理上只打顶尖，不全面贯彻“五打”技术。一九五九年播种棉花的时候，公社在红旗区联队召开了种棉技术传授会，又派七个种棉经验丰富的人员到柏桂乡具体帮助，改变了以往的落后做法，推广了先进技术。红旗、永乐区联队又拨出了六万斤棉籽支援他们做肥料。又将在太吉区联队培植的花椒树苗，调剂给柏桂区联队栽种花椒山。柏桂区联队的干部、群众，由于公社扶持和其他区联队的帮助，对改变落后面貌坚定了信心，他们在党总支的领导下，讨论“我们有没有志气改变落后面貌”时，大家表示，一定苦战一季，做到普遍高产，把“白”桂变成“红”桂。他们的志愿实现了，一九五九年粮棉都获得大增产。棉花平均亩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四十一斤增加到一百零一斤，增产百分之一百四十六。原来生产水平较低的钱家、通仙等区联队，棉花产量也是成倍增加，如通仙区联队由亩产四十四斤，增加到九十五斤，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六。

为了全面发展山地的经济，山地较多的钱家、通仙等区联队，除积极提高粮棉产量外，公社还帮助他们大力发展林业和畜牧业。钱家区联队的“白沙岗”，是全区一座比较大的山，但这座山以前是“白沙岗，陡又高，光是红坡无树苗”，为什么会没有树木呢？原来这座山半边属射洪县，半边属钱家乡，属钱家乡的这半边，又分为四个小社所有，因为社小分散，劳动力资金不够，没有栽上树。公社成立后，就在钱家乡的半边山上栽树二十多万株，把白沙岗变成了青坡。此外，还把十座荒山变成了桐山，两座荒山变成桑树山。共栽树一百五十二万株，路旁种蓖麻两万株。植树造林中，树苗不够，永乐区联队支援了二十多万株，象山区联队支援了二千斤桐籽，其他区联队支援了蓖麻种。象山区联队的七座花果山，也是在公社化后新营造起来的，全社现有花果山十二座，大型园林五处，各种经济林木一千五百多万株，用材林面积六千六百亩。

社办工业和多种经营，在公社化后也得到了大发展。全社办起了固定性工厂二百一十四、临时性工厂二千五百九十二个、水电站两座、动力站九座、盐厂六个，建立运输队十四

个、捕魚队六个。据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統計，全社共有猪七万五千只，比公社化前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一，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出槽肥猪一万零九百二十四只，比一九五九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全社有牛五千零一十七头，比公社化前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三；鷄、鴨、鵝、兔十七万八千多只，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四倍。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社办工业和多种經營总收入五百四十四万元，等于一九五八年同期的十一点五倍。

由于生产的全面發展和各区联队在生产水平上逐漸接近平衡，所以社員的收入差別也逐漸縮小。以紅旗、錢家、通仙、柏桂四个区联队为例，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收入（不包括菜蔬和家庭付业等），紅旗是四十九元五角，錢家是二十八元八角，通仙是三十六元，柏桂是三十二元。一九五九年紅旗是六十元九角，增長百分之二十三点九；錢家是五十四元三角，增長百分之八十三点九；通仙是五十二元，增長百分之四十五；柏桂是五十一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九点三。紅旗公社的第一年，便使各乡的生产水平和社員收入接近平衡，做到了全区滿堂紅。

紅旗人民公社一年来各項生产大發展的结果：一是对国家貢獻增大；二是公共积累增多；三是社員收入增加。

对国家貢獻越来越大。这里是盛产棉花的經濟作物区，多少年来农民都要从外地买粮吃。实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以后，国家每年要統銷大量的粮食供給棉农。一九五六年，全区統銷粮食比統購还多七十万斤。这种粮、棉种植的矛盾能不能解决呢？这个問題，在农业合作社时期的一九五七年就已基本解决了。那年，全区統購粮食就比統銷多五十一万斤。公社化后，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粮棉种植的矛盾，使粮棉双双跃进。一九五九年出售的粮食比一九五八年多二十七万斤，統銷减少九十万斤，購銷相抵，一九五九年公社提供給国家的商品粮食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公社出售的棉花更是大大增加，一九五八年全区出售棉花二百六十四万斤，一九五九年已經出售三百五十多万斤，預計可达四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一。

紅旗公社在对国家貢獻日益增加的同时，公共积累也迅速增加了。一九五九年提留公积金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六十二元，相当于全区各农业社五年来积累总和（二百七十六万二千九百五十九元）的百分之九十。这就为紅旗公社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奠定了物質基础。

生产大發展，社員生活也大大提高了。公社化前每年約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超支戶。一九五九年不但沒有一家超支戶，而且普遍增加收入。平均每人收入七十五元（包括家庭主要副业），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因此，社員存款大大增加。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統計，全社社員存款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由于社員收入增加，社会購買力大大提高。以蓬萊鎮为例，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的商品零售額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除完成国家的粮食統購任务，留足飼料、种籽以外，还有集体儲备粮食四百八十一万斤。同时，全社一千三百多个公共食堂，在七至九月三个月內节余粮食一百一十五万九千斤。社員說現在的生活是：“頓頓吃米，月月吃肉，按时發工資，家家有余粮，戶戶有存款。”

从合作化奔向公社化的道路，使紅旗公社的人民清楚地看到了集体化程度越高越好。正如六十多岁的貧农胡儒元說的，單干戶过的独木桥，互助組过的板板桥，合作社过的大石桥，人民公社过的鉄板桥。

三百多年来的常规被打破了

——四川江津高牙人民公社高牙管理区广柑产量小年超大年——

中共四川江津县委员会

四川省江津县是盛产广柑的地区。一九五九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一年，全县就实现了广柑产量小年超大年，打破了几百年来广柑产量总是小年和大年互相更替的“常规”。高牙人民公社高牙管理区的广柑增产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高牙人民公社高牙管理区，共有二百六十六户，一千一百八十八人，耕种土地一千六百一十七亩。这里种植广柑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共种了广柑四千六百六十二株，其中结果的二千九百二十四株，占地五十八亩。广柑生产的收入，约占这个管理区整个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从种广柑以来，广柑的产量就存在着大年小年的差别。所谓大年小年，就是一年结果多，一年结果少，大年是结果多的一年，小年是结果少的一年，一个大年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小年。形成这个差别的原因，主要是经营管理粗放，没有准备充分的条件，来适应果树生长的需要。丰收一年之后，由于肥料缺乏等原因，新的结果枝大大减少，产量便急剧下降。在一般情况下，小年要比大年减少百分之五十的产量，甚至还要多。解放以前，人们认为消灭大年小年的差别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果树都是地主、富农所有，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经营管理很差，蛆柑泛滥无法防治，大年产量低，小年产量更低。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地消灭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着消灭广柑产量的大年小年的差别，作了许多努力。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防治蛆柑，改进栽培技术，并且供应化学肥料，发放贷款，适当调整广柑价格，组织外销，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组织起来后，人力物力比较充分，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因而广柑产量增长较快。一九五八年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总产量达到十二万四千五百多斤，比解放前最高的大年产量（一九四八年的产量）增长一点四八倍。由于加强了经营管理，改善了生产条件，大年小年的差别开始逐年缩小。一九五七年（小年）与一九五六年（大年）比较，产量差别缩小到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但是不少干部和群众仍然不相信能够完全消灭大年小年的差别。

建立公社后的第一年——一九五九年，按照过去的“规律”，是小年，产量肯定要比一九五八年少；特别在遭受了百年来所没有过的大旱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由于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社员们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经历了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奋斗，人们三百多年来盼望的小年超大年的理想实现了。全管理区的广柑总产量达到了二十二万二千三百多斤，平均每株结果三百一十三个，比一九五八年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二，比解放前最高的大年年产量增长了三倍六倍。其中最大的徐家湾果园，平均每株结果四百二十六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

二七倍。而且广柑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基本上消灭了麻厥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果子符合出口标准，过去只有百分之七十符合出口标准。这就彻底揭开了大年、小年的秘密，破除了小年不能超大年的迷信，給广柑生产的發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为什么能够实现小年超大年的理想呢？誰要提出这个問題，高牙管理区的社員們就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你：“人民公社力量大，才使广柑小年超大年。”

公社化前，这个管理区有四个高級农业合作社，它比起初級农业合作社來說，經營管理水平虽然提高了，生产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还不能适应广柑生产进一步發展的需要，存在着許多矛盾和困难。高級社的范围小，只有几十戶人，劳动力、資金、肥料都显得不足，往往抓住粮食生产，就放松广柑生产。当时也抽調过少数劳动力，試圖組織广柑生产專業队，但实际上沒有起到專業队的作用，农事活动緊張就拉走了，广柑生产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叫不回来。肥料也是一样，顧得粮食就顧不得广柑，顧得广柑又顧不得粮食。对于比較严重的旱灾、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也往往由于力量不足，不能及时战胜。因此在合作化的几年中，虽然产量显著增加，但始終不能做到小年超大年。

建立起人民公社后，领导加强了，經營范围扩大了，劳动力、資金、肥料都比高級社充足得多了，群众生产热情更高了，这就为广柑生产小年超大年准备了优越的条件。公社根据“以粮带果，粮果并举”的方針，加强了广柑生产的领导。公社党委指定由一名書記和管理区的一名区隊長，具体負責领导广柑生产的經常工作。全管理区选择了二十八個有經驗的果农組成專業队，專門从事广柑的經營管理工作，把專業队的活动与群众性的一般农事活动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高級社时期發生的粮果生产互爭劳动力的矛盾。在这个基础上，公社提出了广柑生产“小年超大年”的奋斗目标。

但是，部分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仍然从合作社时期甚至是从个体經營时期的条件出發，来看待公社的生产問題，認為小年超大年是不可能的。有个老果农說：“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就是一年多一年少，根本沒听說小年能够超大年。”因此，他們主張不成立專業队，不加强經營管理，免得浪費成本。这些人看到天旱严重，更加丧失信心，有的說：“濫包田都干了，这几根果树还保得住么？”个别干部也主張把插在果园里写着丰产計劃的牌子取回来，免得以后完不成計劃而丢臉。

針對这个問題，公社党委通过反复講道理、算細賬，向干部和群众講明發展广柑生产对于支援国家工业建設、巩固人民公社、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重大意义，講明形成大年小年的原因和消灭大年小年差别的条件，發动群众开展“能不能小年超大年”和“怎样才能小年超大年”的大辯論。共产党员鍾永怀(專業隊長)曾出席过全国柑桔生产會議，解放了思想，積極地将会議精神和自己实践的經驗向群众宣傳。他用来試驗的三株广柑树，由于加强經營管理，連續三年都增产了，这个事例很有說服力。公社党委和管理区支部又坚决地依靠專業队中的先进骨干分子，一面行动，一面繼續以实际事例教育群众。經過反复討論，小年超大年的思想，才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确立下来，積極地投入了增产广柑的活动；另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虽然思想上还有些怀疑，但是也在先进分子的带动下开始行动起来；只有个别的落后分子繼續坚持小年不能超过大年的看法，攻击專業队是“养老院”，“沒有作用”，“費力不討好”。在大多数群众已經基本發动起来的基础上，管理区訂出了“小年超大年”的跃进計劃，建立了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和两定(定产量指标、定奖励制度)，以及一到园(責任到园)的生产管理制度，把計劃和管理落实到人到树。公社党委書記也亲自参加劳动，种“試驗田”，經常和社員一起研究解决广柑生产上的問題。專業队建立了十天學習一次的制度，學習政治和科学技术知識。中共江津县委在这里召开了現場會議，总结交流了果树經營管理的經驗。国家商

业部門調撥了化学肥料来支援。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和各个战綫上跃进形势的影响，这个管理区的干部和社員中的右傾保守思想，基本上被克服了，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坚定了信心。专业队的社員們更是信心百倍，不怕困难，立志要当促进派，冲破發展广柑生产的障碍，树立广柑丰产的旗帜。专业隊長鍾永怀一直辛勤劳动，刻苦鑽研技术，他經常說：“只要施展干劲，想办法，一定能够做到小年超大年。”

在爭取小年超大年的斗争中，管理区紧紧地抓住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措施。广柑的生产，技术性是很强的，每个工序技术的好坏，都直接影响产量。公社具备的优越条件，保证了各个工序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一年来，認真地貫徹和推行了各种先进經驗，抓住了技术上的修枝、施肥、治虫、深耕、稳花稳果五大关。在修枝方面，徹底改变了大修大打的办法，而采取小修小剪的办法，只打枯枝、果把、針刺、病虫枝、陡長枝，把所有的枝梢（結果的地方）都保留下来，为多結果創造条件。在施肥方面，施肥量比高級社时增加两倍多，一般果树施肥四次以上，丰产业园施肥八次，另外还施了两次根外肥，平均每株施肥六百斤以上，丰产业园施肥一千六百斤以上。在施肥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改进，根据果树生長情况，采取了淺施、深施、分層施、混合施、适时施、需肥季节多施、四面八方都施的办法，充分發揮了肥料的效能。同时認真地进行了防治病虫害的工作。管理区購買大批藥品杀虫，基本上消灭了虫害。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进行了深耕和稳花稳果的工作，对于果树的正常生長和产量的增加起了显著的作用。在貫徹和推行先进經驗的过程中，社員們發揚了高度的主人翁思想，积极鑽研技术，克服各种困难。七十多岁的老果农陈永清，为了徹底消灭虫害，治虫特別仔細，每天都到果园里治虫，坚持灭虫斗争，他經常自豪地說：“請看，哪个能够找出一条虫来？今年肯定要小年超大年。”

在爭取广柑生产小年超大年的斗争中，战胜旱灾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前，雨水稀少，基本上沒有落过透雨，这兒历史上那一年也未曾这样干旱过。高牙管理区是山坡，土地瘦薄，受旱更重，吃水也不得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去挑。干旱严重地影响着果树的正常生長，有的果树叶子也被晒卷了。这时部分干部和社員思想上發生了动摇，認為“这下完蛋了”。公社党委充分运用了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条件，根据“统一安排，全面照顧”，“既保粮又保果”的要求，提出了“挑干長江水，踏平高牙崗，不死一株树，不干一个果”的战斗口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組成了以专业队为骨干的保果抗旱大軍，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旱斗争。社員們从三里路以外的地方，挑水灌树达六、七次之多，每株果树平均灌水二十挑到三十挑。在灌水之后，全部盖上了草，以減少日照蒸發。在干旱特別严重的时期，抗旱大軍日夜輪班挑水，終於战胜了旱灾，保证了果树正常生产，获得了广柑小年大丰收。

公社建立后才一年，就实现了广柑生产小年超大年的理想，粮食总产量也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七点八。因此，社員們从亲身体会中，更加看清了人民公社的威力。就連过去不相信小年能够超大年的社員罗紹清也說：“小年超大年真的办到了，人民公社的力量真大啊！”

当然，高牙管理区的社員們并没有滿足已經取得的成績。他們經過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干劲更大了，在一九五九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九六零年广柑产量爭取翻一番的計劃。最近又栽了幼苗三万多株，只要五年的时间就可結果。目前社員們正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帜，为实现新的宏偉的計劃而奋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經營管理滿堂紅 各項生产大跃进

——介紹四川南充火花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的情况——

中共四川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

在川中南充市附近，有个火花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共有五千零八十一戶，二万四千一百七十二人，二万零四百亩耕地。耕地一半分布在平壩，一半分布在丘陵地，水源很缺。公社建立的头一年——一九五九年，就碰上了几十年未有的、持續七十多天的大干旱，但是各項生产都获得了大跃进。同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相比，全社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其中，农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六，林业产值增加了一点二倍，畜牧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副业产值增加了一倍，漁业产值增加了十八点五倍，社办工业产值增加了八倍。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六十四斤，生猪平均每戶达到三点三头，平均每一点二亩耕地有一头猪。超额完成了国家分配的粮食和棉花、油菜、花生的收购任务，以及全年的生猪外調任务。供应了工矿区和城市一千二百多万斤蔬菜，以及大量的副食品。农产品商品部分的产值占全年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由于各項生产全面跃进，公社的經濟力量壮大了，一九五九年，公社一級的收入加上从管理区、生产队提留的公共积累，达到了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点八，其中一九五九年提留的公共积累就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三点七倍。絕大部分管理区做到了“三不欠”，即：不欠到期的国家貸款，不欠社員的工資，不欠应归还社員的生猪、林木入社折价款。

这个公社一年来取得巨大成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加强了党的領導，自始至終坚持了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同时也由于建立健全了一套比較系統、全面的經營管理制度。

書記挂帅 大搞經營管理

公社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和农、林、牧、付、漁的全面跃进。公社很快办起了三十三个工厂，組織了一百八十多个专业队、場、組，經營項目扩大到六十余种。經營范围扩大了，經營管理就更加复杂，原来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那一套单一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就不相适应了。这时，有人怀疑人民公社能不能管理好。有的認為人民公社家大业大，經營項目繁多，很难管理好；有的則等着上面拿办法来。公社党委针对这一情况，就有关加强公社經營管理問題，組織了学习和辯論，統一了認識，明确了方向。从公社到生产队，层层設置了专人搞經營管理工作。在生产管理方面，公社党委有一个書記专管，并有一个专职輔導員，管理区、生产队也有一个队长专管。在财务管理方面，公社有一个财务会计輔導員，管理区、生产队都有一个专管财务的主任或队长，并有會計員、出納員和保管員。各項管理工作除了指派专人负责外，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深入重点，創造經驗。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公共食堂的管理問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到第五管理区卫星食堂当炊事員，摸索出了一套管理食堂的办法，全公社立即在这里召开了現場會議，推行了这套

管理办法，結果，在七天之內，个个食堂都建立了管理制度，促进了公共食堂的巩固。

在建立健全經營管理制度方面，还大搞群众运动。在推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投資，超产奖励）、定額管理、财务管理、生猪管理、工业管理等方面，都坚持了实教实学、一层带一层的领导方法。公社先后集中會計到公社集体清賬、建賬，集中生产队长搞經營管理工作的短安排，共召开了三十五次实教实学的現場會議，开展了七个小运动，每个小运动結束，都进行了檢查評比。公社組織了經營管理檢查評比团，先后进行了八次全面的檢查評比，及时表揚了經營管理搞得好的管理区、生产队和厂、場，以及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福利組織。

在建立与执行各項經營管理制度的整个过程中，公社党委坚持以社会主义教育为綱，自始至終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九五九年三月，公社党委抓住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傾向的富裕中农彭高全（原第八管理区党支部书记、新上中农）作典型，在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辯論，对彭高全主張解散食堂、生猪下放到戶、包产包到戶、退回到单干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并相应地組織了实物展覽会，使全体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由于进行了上述工作，公社成立后很快就把各項生产和社員的生活組織得井井有条，实现了經營管理滿堂紅，最近被評为全县經營管理的紅旗公社。前来參觀这个公社的人很多，都称贊这个社的經營管理很好，有一張大字报这样贊揚道：“組織专业化，管理如綉花，社員干劲大，生产誰不夸。”

样样工作有計劃有安排

公社成立不久，就很快建立了一套計劃管理办法。做到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各級样样工作都有計劃，事事都有安排，促进了各項生产的全面发展。在計劃管理中，貫徹了分級管理的精神，紧紧地抓住了农业生产計劃管理这个中心环节。在农业生产計劃管理上，实行了“三統两放”的办法，即：公社对管理区，統一制定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产量指标和主要技术措施計劃，大宗的增种、間种（例如包谷地間种黃豆，紅苕地間种包谷，花生地間种包谷）和小宗作物的种植計劃，由各管理区自行安排；管理区对生产队，統一制定各項作物种植面积、产量指标和措施計劃，小宗增种和間种（例如在田边、地角增种或間种蔬菜、杂豆）計劃，某个田块种什么作物和采用那种技术規格，都由生产队因地制宜地自行安排。这种办法，既保證了更好地貫徹国家計劃，又充分发挥管理区和生产队的生产积极性。

在制定計劃的过程中，抓住了各种計劃的主要内容：农业生产計劃，抓住了面积安排、产量指标、增产措施三个問題；多种經營計劃，抓住了大力发展生猪；社办工业計劃，抓住了制造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具、工具、化肥、农药等。同时，制定每一个計劃，都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討論，发挥了群众的智慧，把計劃变成了群众的要求。例如，在制訂农业生产計劃时，首先由公社在生产队长、會計以上的干部會議上，提出初步計劃方案，由管理区、生产队當場逐項討論安排，公社立即审查，初步定案；再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員大会，逐項討論，逐田、逐块规划，由管理区汇总，提交社員代表大会討論定案；最后，再以管理区为单位，召开社員代表會議，通过管理区与生产队之間的包工、包产、包投資和超产奖励的規定，簽訂合同，把計劃同責任制結合起来。由于計劃紧密与責任制結合，就使計劃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

在实现計劃的过程中，还分期分段实行了季节計劃、月度計劃和短安排。在农业生产上，管理区和生产队坚持了五天一次短安排的制度；在社办工业上，实行了季度計劃、月計

划和五天一次短安排；在多种經營上，划清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級的經營范围，固定了逐月組織收入的任務；在财务收支和生活安排上，也做到了月月有計劃，定期作安排。同时根据生产发展情况，不断修訂計劃。一九五九年遭到天旱，虽然經過全力抗旱，贏得了大春丰收，但仍影响到原訂計劃的完成。为了弥补受旱損失，公社党委及时提出了增种八千亩晚秋作物的計劃，开展了一个增种突击运动，結果增加收入二十五万多元，每人平均增加收入十元左右。由于全力突击抗旱，又影响到原訂多种經營計劃的完成，于是公社又紧紧抓住农闲，抽出一部分劳动力突击多种經營，保證了原訂計劃的实现。

各种生产責任制

公社建立了各种生产責任制，并突出地抓住了农业生产上的一套生产責任制。在农业生产上，主要是实行了分层包干、定額管理的責任制。第一，公社对管理区实行了定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产量指标、技术措施的責任制，同时还实行了定上繳积累、征购任务、开支限額的責任制。第二，管理区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獎”的責任制。包产中实行了包总播种面积与分項作物的播种面积。生产队利用非耕地或田边地进行增种的收入，管理区不列入包产数內。对生产队种植的高产“卫星田”，在“三包”中增加了用工量和投資額，但不增加包产数。管理区以各生产队包产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作为預定投資数，年終按实际完成产值最后核定投資数。以这个定案数为准，超用者自賠。沒有用完的归生产队自得。第三，生产队在田间管理上，实行了作物到田（某块田种什么作物）、产量指标到田、增产措施到田、管理人到田的“四到田”責任制。管理人的責任有“四管”、“七报”。四管包括：活路质量檢查驗收，蓄水保水和排水，扶田边地边倒伏作物，防止家畜家禽踐踏。七报：报病、虫、涝、旱、杂草、缺肥、缺苗的情况。实行了“四到田”后，产量指标逐田逐块地落实了，一些零星的杂活有人負責了。

在多种經營的責任制方面，根据經營規模和生产特点的不同，分別采取了如下的办法：第一、对一些常年固定、規模較大的专业厂、場（多数是公社一級办的），建立了常年集体生产責任制。其中，林木、药材、土特产等专业場，有固定的工地，和田間生产队一样实行“三包一獎”制；养鸡、养鴨、养鹅、养魚、养蚕等专业場、队，鉄厂、木厂、农具厂、軋花厂、粮食加工厂、石料厂、制鞋厂等实行“定产值、定成本（包括工資）、定上繳利潤”的“三定”責任制和奖励制。第二、对一些不固定、規模較小的专业場、組（多数是管理区、生产队办的），例如縫紉組、麻綫加工組、小型磚瓦厂、面粉加工厂、捕鱼、挖药材、找野生纖維等，由于原料、銷路以及农忙农闲等方面的影响，生产时断时續，就实行計件管理責任制。有任务时，按件定任务、記工分，并限期完成，收入实收实繳，开支实支实报；沒有任务时，就参加田间劳动。第三、管理区对一些零星的、規模小的生产項目，实行了“包收入、包开支”的办法，促使生产队积极經營这些生产。如葡萄、枇杷、杏子、核桃等零星果木，現在都确定了专人管理，增加了收入。农作物副产品划归生产队管理使用，管理和使用得更好了。例如，棉杆都剥了棉皮，“紅苕把子”都用来做了制酒原料。由于管理得当，这些零星、小規模的生产也增加了不少收入，仅据五十个生产队（全社一百一十九个生产队）的統計，属于这些生产項目的收入就有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四元。

在耕牛、农具、工具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同样有一套严密的責任制。耕牛固定到生产队，由生产队飼养和使用，并实行定人員、定头数、定耕作面积、定飼料、定驟、定獎懲等“六定”的飼养使用責任制。大型农具由管理区統一保管，統一調配使用；中小型农具、工具下放到生产队，基本固定到作业組和养猪場、专业組、食堂等使用单位負責保管使用，并实行

定人、定件、定修理費、定領用手續、定使用年限、定獎懲等“六定”責任制；常用的小農具，如鋤頭、鐮刀等，實行社員自制、自帶、自用、自修、自管的辦法。

由於建立了嚴密的責任制，各級組織的責任更加明確了，更充分地發揮了增產節約的積極性，在各項生產中的國家計劃也得到了可靠的保證。如第四管理區一九五九年的農業總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點六。農業投資占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七點五，比一九五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二。同時，社員積極勞動，愛護公共財產，責任心也加強了。

加強勞動管理

在工農業生產的勞動管理上，採取了如下一些管理辦法：

第一，實行了與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相適應的基本勞動日的制度。對社內有勞動能力的人，根據原來評定的勞動工資級別，逐級評定了基本勞動日，做夠基本勞動日的工資照發，超過者有獎。對喪失了勞動能力和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除包干伙食外，他們平時參加輕微勞動，折算成勞動日，照樣發給應得的工資。

第二，全面調整了勞動組織，逐步做到了既有專業管理，又有各業或各單位之間的協作。公社根據全社有丘陵、有平壩的情況，將十個管理區劃分成四個協作區（每個協作區有一個壩區、一至二個丘陵區），進行互相協作。在夏秋兩個農忙季節，丘陵區協助壩區突擊深耕、栽秧，壩區協助丘陵區栽紅苕、種豌豆。直屬公社的十八個專業廠、場，分別與所在的管理區進行協作。管理區除對生產隊固定了勞動力、土地、耕牛、農具和幹部以外，還設了專業隊（組），專業隊一般是季節性的，農忙季節分散在各生產隊，農閒時間專業隊生產。在管理區範圍內，進行較大的基本建設、較大的抗災活動、農忙突擊等，組織各生產隊之間互相協作。生產隊根據勞動力強弱、技術高低，將生產隊的勞動力編成兩、三個臨時性的作業組和一個專管豐產田的高額豐產組，並劃給各組一定範圍的責任區。在每一個作業組內還成立了參謀組。參謀組的任務是：掌握各種作物的生長情況，及時提出措施和辦法；指導和監督貫徹各項作物的技術規格；驗收農活的質量和數量。在社辦工業上，也分別按各種不同的工作性質、技術的繁簡，組織了專業組。此外，還組織了養蠶、養豬、養鴨、運輸等專業組織。

第三，在定額管理上，公社在原來高級社的農業勞動定額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情況，作了全面的修訂，並增訂了一些因工具改革而出現的新工種的勞動定額。由於農活的種類增多，適當增加了農活的等級和加大了各級之間的工分差距。在全面修訂、制訂勞動定額時，考慮到各項工作的特點，採取了多種多樣的形態。一般農活，以中等勞動力為標準制訂定額；一般多種經營活，以中等技術工為標準制訂定額；成套農活，如車水、撒谷種等，勞動力必須是一套，就成套訂；技術性比較強的工種，按級訂，如鉄木農具廠打鋤頭，一等技術工打五把為一個定額，二等技術工，打四把為一個定額；需要集體做的技術活，按件訂，如喂豬，喂五十頭為一個定額，放鴨四百只為一個定額；使用改良工具、新式工具的活，按工具訂。由於有了各種勞動定額，從事不同工作的社員干活都心中有數，更大地激發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同時加強了勞動管理的計劃性。

第四，建立了嚴格的農活質量檢查制度。採取了群眾、專人、幹部三結合的驗收辦法。如田間農活，由責任區管理人驗收；收糧食、收蔬菜，由倉庫主任和公共食堂的炊事員驗收；生產隊和作業組的幹部，則實行分片檢查驗收。

第五，建立和健全了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對管理區、生產隊的幹部，實行了“定工生產，固定補貼”的辦法，對公社一級的幹部，也規定了參加勞動的時間。三級幹部都建立了搞試驗田、高產指揮田的制度，做到了幹部都參加生產、領導生產。公社一級的幹部平均每月

劳动五、六天，管理区的干部平均每月劳动十天，生产队的干部平均每月劳动二十六、七天。”

加强财务管理 保证生产需要

公社建立后，给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社党委根据新的情况，本着“保证生产，促进生产，社员满意”的精神，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公社成立时，只有三十九名会计人员，不能满足需要。公社就采取了“先上马”的办法，在记工员中挑选了一批人担任会计，并且采取了做什么、学什么、边学边作的办法，对所有的会计员连续进行了训练。管理区每十天、公社每月开一次会计会，开展自查互查，帮助改正差错，作月终结算。这样，缺乏会计人员和会计人员不熟悉业务的问题，就逐步解决了。公社接着改进了按月分级公布账目的办法。原来报大账，社员反映是“报南瓜账，听不懂”。以后改为报“流水账”，即管理区向生产队，按照当月收支事项，分门别类一事一笔地进行公布。生产队和公共食堂的账公布得更细致，交代清楚了某月某日，某人经手，收的什么，支的什么，作什么用，数量多少，金额多少，等等。同时还将账单贴在食堂内，便于社员查对。这种公布账目的办法，社员反映很好，说“一听就了然”，真正做到了财务公开，使广大社员自觉地参加了财务管理工作。

在粮食收支和保管上，公社以管理区为单位，建立了粮食仓库制度，对种子、口粮、饲料、储备粮等进行分仓保管。社员口粮分配到户，饲料粮分配到猪场，但都由仓库统一保管；生产队超产得奖的粮食，由生产队直接管理或交仓库代管；食堂蔬菜地、饲料地上收获的粮食，由食堂、养猪场自己保管使用。所有粮仓都有专人负责，建立了“登记卡片”，实行了“凭条取粮，先收后支”的办法，使粮食入库和出库都很清楚。生产队收获的各种粮食，都全部入仓，然后才能出库，动用储备粮，由公社批准；种子由管理区在播种时一次或分次拨给生产队；口粮和饲料由管理区按规定标准按月或分旬拨给食堂或养猪场。公社还特别加强了粮食入库管理工作，从田间收割到晒干风净入库的整个过程中，都具体规定了一套严密的验收办法。由于实行了粮食仓库制度，准确地掌握了各项粮食的数量，便于计划和安排，因此，全社的粮食都保管和使用得很好。

这个社还实行了全面的费用定额管理。在保证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制定了农、林、牧、付、渔各项生产的费用定额，制定了基本建设、生活福利、行政管理费的开支定额。采取了“节余留用，超出自贴”的办法，包给使用单位，大大地激发了承包单位节约资金的积极性。全社一九五九年的农村业生产费用比一九五八年节约了百分之二十八；行政管理费用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六，仅占一九五九年总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五九。在生产、基本建设、生活福利、工资等的开支方面，都做到了有计划地使用资金。公社各级核算单位都按照资金的不同用途，将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用、工资（包括工资储备金）等四项资金分别设立了专账，实行专款专用。这样做的结果，各项资金有保证，用钱有计划，大大促进了组织现金收入的积极性。

生活福利办得好 社员生产情绪高

公社党委坚持贯彻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因此，这个社的集体福利事业都办得很好。全社一百八十八个公共食堂和二百三十五个托儿所、幼儿园，个个办得好。公共食堂实行锅灶相连，土自来水，切菜、洗苕半机械化，节约了燃料，减轻了炊事员的劳动强度，每个食堂都做到了计划用粮、种好菜、养好猪等几方面的工作。

在计划用粮方面，他们吸取了农民中“会当家算了吃，不会当家吃了算”的经验，先后

在群众中展开了计划用粮的辩论，本着“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精神，实行了如下两条管理办法：一、公社和管理区作出了全年计划用粮的安排，确定了口粮标准，并且把全年口粮指标下达到食堂，使食堂心中有数，计划用粮。各个食堂都本着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和多吃菜、少吃粮的原则，作了具体安排。如第二管理区第四生产队一个一百八十人的食堂，这样安排的结果，不到半年时间，就节约了粮食二千七百多斤。二、实行了“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的办法。实行结果，不但主要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大人、小孩都吃得饱、吃得好，而且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节余了粮食。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到十月的五个月时间，全社各食堂共节余粮食十三万多斤。这个办法群众非常拥护，称它为“积粮罐”。

食堂种菜，全面推行了“三固定”“四结合”的办法。三固定即：“定地”，按每人三到五厘地，划给食堂作为固定菜地；“定肥”，按每亩菜地两只猪和一个人的粪便，固定粪坑；“定人”，以食堂为单位，组织蔬菜专业组。“四结合”即食堂集体种菜和发动社员增种蔬菜相结合；固定蔬菜基地与大搞增种、间种、套种蔬菜相结合；固定专人常年管理蔬菜与发动群众短期突击种菜相结合；种植大宗蔬菜如萝卜、青菜、南瓜，与小宗蔬菜如葱、蒜等相结合。因而蔬菜普遍种得好，保证了每人每天有二三斤鲜菜，食堂的泡菜、腌菜样样俱全，还出售了商品菜一百六十六万多斤。

食堂养猪也抓得很突出。食堂管理员兼食堂养猪场的场长，炊事员兼饲养员，食堂的蔬菜专业组兼种猪饲料，并规定了各个食堂分季、分月的育肥任务，实行了奖励办法。哪个食堂生猪养得多，养得好，出槽肥猪多，在完成生猪外调任务后，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肉。凡提前育肥一只猪，奖励饲养员、炊事员一斤肉。实行这些办法后，人人关心养猪，有些社员出工和收工的时候，也顺便收集猪饲料，炊事员把淘米水、苕皮、菜屑一点一滴都收拾起来给猪吃。因此，全社百分之八十五的食堂提前完成了生猪的育肥任务和外调任务，得到了国家的奖励。

食堂的燃料和油盐钱也解决得很好。生产队按各食堂人数分配给一定的农作物秸秆，实行“节余自得，超过自贴”的办法。同时还经常组织社员利用业余时间拾柴，解决了食堂的燃料问题。由于食堂积极组织收入，种好了蔬菜，发展了小群的鸡鸭，完全解决了油盐钱。

公共食堂对老人、小孩、病人、产妇和社员的婚丧等事，以及过年、过节等都作了适当的照顾，尽量给以方便。所有的食堂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食堂的重大问题，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管理员和炊事员由群众选举，食堂账目做到了十天公布一次。因此社员们像关心自己家务一样，关心办好公共食堂。

这个公社的托儿所一般都设在食堂附近，幼儿园也选择了大家认为最适中的地方，妈妈喂奶和接送孩子都很方便。并且组织小孩搞一些极其轻微的劳动，如有的幼儿园养了鸡，种了蔬菜，培植了棉花王、油菜王，增种粮食和瓜豆，采种植树，有的还饲养了小猪，用这些收入买了玩具和教具。这样，教学内容充实了，又培养了孩子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同时还组织保教人员同医院、小学挂钩，定期由医生、小学教师来辅导，提高了保教人员的教学水平。现在多数保育人员都会教小孩唱歌、跳舞、学礼貌和游戏，把小孩带得活泼、愉快。

这个公社还办了一个敬老院，四十五个无依无靠的老年社员和残废人的生活都过得很好，人人穿上了新衣，盖上了新被，月月发零用钱，每月打两次牙祭。敬老院内又经常开展娱乐活动，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愉快。由于生活过得很好，心情舒畅，个个都健康。这些老人都很勤劳，他们闲不惯，自动组织起来作一些轻微劳动，如打草鞋，纺麻绳，养鸡、养鸭、养蜂等，半年来收入了一千多元。现在除了粮食由公社供给外，全部生活费用做到了自给，而且还有剩余。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勤 儉 办 公 社

——四川郫县新民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四川郫县县委委员会

四川省郫县新民人民公社，是一个办得又勤又儉的公社。全社有二千四百五十八戶，一万零四百零六人，耕种着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三亩土地。一九五八年九月建立人民公社后，由于發揮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大搞群众运动，进一步發揚了勤儉办社的优良传统，生产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七十六万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点三；社办工业和多种經營的收入达到一百四十八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四十三倍。一九五九年全社的农、副业和社办工业的总产值（包括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級的集体收入）达到三百二十二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点九倍。农业生产費用只开支了三十万零四千五百元，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点五；行政管理費用只开支了一千四百三十一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点零四。社員的收入也有显著的增加。按公社的总人数計算，每人平均达到九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

新民人民公社取得这样巨大成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公社党委加强了领导，充分發揮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大搞群众运动，和更好、更全面地貫徹了勤儉办社的方針。

自力更生 克服困難

公社剛建立起来的时候，公共积累中的現金只有八千五百元。但是，公社为了使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在生产上有一个更大的跃进，需要的現金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購買小麦、油菜和土烟等作物所需要的商品肥料，就要用一万多元；添購耕牛和农藥器械，也需要一万元以上；办鉄厂、購買拖拉机等，需要付出更多的現金。此外，公社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还要有一笔現金作为發給社員的工資。这样多的現金从哪里来呢？当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張：有的人主張向国家貸款，他們認為：“这么大个公社，不貸款問題便解决不了。”有的人主張把生产指标降下来，放慢增产速度，他們說：“炒菜要盐，种田要錢，沒有本錢，攤子要摆小点。”还有一种主張是依靠群众，發展生产，大搞多种經營，增产节约，自力更生，解决資金不足的困难。为了認真解决这一問題，公社党委召开了各种會議，广泛發动群众，就以上三种主張展开了討論。絕大多数社員，特别是广大貧农和下中农，都不贊成前两种主張，他們坚决主張加速發展生产，不能降低增产指标和放慢增产速度，生产資金不足的困难不能單純依靠国家貸款来解决，而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大搞多种經營，增加公社收入和节约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共产党员貧农楊惠軒說：“生产指标坚决不能降低，生产費用不足，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依賴国家。只要我們勤儉节约，这个

困难是能够解决的。”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本社资源条件，公社党委提出了第一季度组织十万元现金收入的奋斗目标。广大社员热烈响应了这一战斗号召，动脑筋，挖潜力，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群众就献计献策五百六十多条。第二管理区主任应洪安就提出了打草鞋、扎叉头扫把、做竹椅、种植蔬菜、用塘子（土温床）培育蔬菜秧苗等十二条。生产门路有了，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全公社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搞多种经营、组织现金收入的群众运动。各管理区在一个星期内就种植了近千亩蔬菜，不到两个月，单是厚皮菜和萝卜的收入就达二万一千元，不仅满足了购买小春追肥肥料和农具器械的需要，而且保证了十二月份一万七千元工资的发放。与此同时，公社组织了一支六百余人的从事多种经营的队伍，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使生猪迅速由公社化前的四千五百多头增加到五千一百多头，增长了百分之十一一点五；还根据本社的人力、物力等条件，依靠群众，举办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铁木机具厂、肥料厂、农药厂、石灰厂、硝厂，和为国家建设服务、为社员生活服务的农产品加工厂、付食品加工厂、酿造厂、竹器厂、砖瓦厂等八十三个工厂、作坊。他们在举办这些工厂时，都是本着勤俭办厂、因陋就简的原则，作到了投资少、收效大。如建立酿造厂，没有厂房，就将几间破房子稍加培修，作为厂房。生产上需要缸子和罐罐，社员们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多余的借给酿造厂，三天时间就送去了一千零四十个。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各生产队也源源不断地把二百多万斤红白萝卜和其他蔬菜送到酿造厂，使工厂迅速投入了生产。从开始生产不到十天时间，就生产出五香萝卜干、盐萝卜一万五千多斤，收入三千三百多元。由于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生产上所需要的十万多元资金，在春耕以前就得到了解决，还购买了十三头牛、十一匹马，归还了农业贷款三万二千多元，并按时给社员发了工资。

人勤地不懒

公社党委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一直反复地教育干部和社员勤出工、勤办事、早动手，事事争取主动，把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提高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所以，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动手早、进度快、种得多、产量高，实现了连续大跃进。

公社党委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认真作好了生产的计划管理工作，紧紧抓住了农事季节。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候，由于劳动力、肥料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合理使用，常常发生争劳力、争肥料的现象。如在栽土烟时，又要种小麦、种油菜，劳动力、肥料都很紧张，往往顾了这头，就忽略了那头。公社成立后，统一安排生产，组织了专业队，春分前全公社两千多亩土烟就全部栽完了，比往年提早了二十天。由于烟栽得早，烟田的壅土、追肥和小麦、油菜的田间管理便错开了，烟栽完后，还腾出手来给大春作物积了三百多万斤肥料。这样，一早百早，样样抓住了季节，既保证了粮食作物的按时栽插和管理，又保证了经济作物的按时栽种和管理。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连续大跃进，公社党委贯彻执行了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利用了土地。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就对全社的土地使用情况作了检查，制定了改造低产田、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具体规划。在公社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广大社员干劲冲天，斗志昂扬，奋战一个半月，就改造了一千多亩土温低、泥脚深、产量低的“烂泥田”，比过去五年改造“烂泥田”的总和还要多一倍。这些田经过改造后，不仅能多种一季小春作物，大春作物的产量也比原来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还在河边挖沙凼一千二百个，淤积河沙，利用这些河沙改造了白蜡泥田四千多亩，使这些田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百以上。此外他们还将一万四千多亩田地，深耕了一尺至一尺五寸，其中有八百多亩还进行了熏土造肥、分层施肥。一九五九年，一部分田地实行了机耕，挖去了很多妨碍机耕的田坎，填平了不合理的渠坎，扩大田地面积二百多亩。此外还大搞增种、间种和“见缝插

針”；田边、地角、沟旁、路旁和院坎，都种植了粮食作物和蔬菜。公社一九五九年各項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都有扩大，小麦扩大了百分之四十八，油菜、土烟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水稻扩大了百分之二十六。全社耕地的复种指数，提高到百分之二百六十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二。公社各級干部和一部分社員，还种了四千多亩高产指揮田，产量高出一般田百分之二十七，树立了榜样，取得了經驗，指导了生产。

合理安排和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公社貫徹执行勤儉办社方針的一个重要措施。公社党委根据全公社所有的劳动力情况和生产要求，按季、按月、按旬分段作出劳动力使用計劃，根据社員各人的特長合理分工，做到个个心中有底，人人能够胜任，事事有人負責。公社党委还經常通过評比“五好”社員（“五好”即：思想觉悟高，团結互助好；服从领导，遵守劳动紀律好；积极劳动，完成任务質量好；爱护公共财产，勤儉持家好；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向坏人坏事斗争好），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社員始終情緒饱满，精神煥發，保证了劳动生产率和出勤率不断地提高。在一九五九年大战“紅五月”的生产运动中，全社所有能出工的人都出动了，并开展了“超定額，高工效”的劳动竞赛，推广各种高工效經驗，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超过劳动定額的社員有四千一百四十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社員超过定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达到了高工效标准。在劳力安排上，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百分之十七的劳动力大搞多种經營。参加社办工业的五百二十个社員，农闲搞工业、农忙搞农业，“亦工亦农”。因而，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对劳动力的需要。

节约开支 降低成本

增产不忘节约。当一九五八年获得农业大丰收以后，公社党委在安排一九五九年生产計劃的时候，提出了合理使用生产資金，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并及时批判和克服了有些人认为公社化了，大丰收了，可以大手大脚地花钱的思想。新民人民公社一向遵循的原则是：勤儉办一切事业，在服从国家計劃的前提下，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事就干，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事就不干，把每一分劳动力，每一文錢都用在最得当的地方。

一年来，新民人民公社在保证增产的前提下，注意了降低生产成本。首先是发动社員开展了积肥造肥。公社經常利用生产間隙开展运动，发动人人割青草、鏟草皮，个个掏阴沟、积污水，一九五九年每亩田平均施自然肥料三万斤；全社办起了四十七个肥料厂，生产出土化肥五千四百万斤，每亩田平均三千斤；由于养猪事业的大发展，使畜粪有了很大增加，每亩田施的畜粪平均达到三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样，基本上保证了农作物对肥料的需要，减少了购买商品肥料的开支。其次是自己留种，自己培育各种蔬菜秧苗。例如过去栽辣椒所需要的秧都是到社外去买，每年都要花八九百元，一九五九年自己做了辣椒秧塘子，自己培育，节省了一千二百元。一九五九年的紅苕种，他們把过去留紅苕的办法改为留紅苕藤，这不仅为早栽創造了条件，而且可以节省紅苕十万斤。第三是除購置自己不能生产的噴霧器等新式农具外，其余农具如晒垫、抬篩、烟折子、籬兜等都自己制造，各种农具都确定專人管理，随时注意修补，延長了农具的使用期限。仅此一項，全社一九五九年就节省了一万多元。

公社还注意了节省非生产性的开支。公社的各級干部，以身作則，艰苦朴素，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沒有乱花办公費用，可开支可不开支的，便坚决不开支。如第七管理区，自建立公社以来，就沒有买过办公用紙，都是用旧紙和廢紙代替的。第三管理区的青年們，为了購買文娱用品，在生产的間隙，集体开沟边、河边的荒地，种了八亩蔬菜，还搞运输、捕鱼等，共收入一百多元，买了三把胡琴、一套洋鼓、一个籃球和乒乓球的器具。公社对少

数乱开支的现象，都及时进行了教育纠正。如第二管理区的干部准备用卖豆子的钱买一部自行车，公社党委发现后，立即教育制止。

在财务管理上，公社实行了经济民主，账目公开。公社的预算、决算以及每个月的收支情况，都按时向干部和社员公布，组织群众讨论、审查。这样，就更好地发动群众对财务收支进行监督，堵塞了浪费漏洞。如原定的一九六零年财务收支计划，全社用于牛的杂支费用就要二千五百七十多元，在交群众审查讨论时，大家认为牛绳子可以自己打，牛的医药费也可以大大降低，结果只批准了一百五十元，比原计划减少了二千四百二十元。公社的办公费用，由于注意了节约，从建立公社到现在，原计划开支两千元，实际只用了一千四百三十一元。公社办公费用由一九五八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一一降低到百分之零点零四。

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也不断地得到提高。公社党委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在领导生产的同时，经常教育社员勤俭持家，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现在，勤俭持家在新民人民公社已逐渐成为一种风尚。

公社成立后，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建立起了公共食堂。公社党委在领导食堂工作中，特别注意节约粮食，经常教育食堂工作人员和社员要算了吃，不要吃了算。一九五八年，新民公社的粮食生产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全社共产粮食一千九百四十多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当时，少数社员认为，大丰收了，应多吃细粮，抛撒浪费一点算不了什么。公社党委根据这一思想情况，通过各种会议，对社员进行节约用粮的教育，并在节约粮食工作搞得比较好的第五管理区三中队召开了现场会议，定出了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办法。规定大忙时，每人每天吃粮十四至十六两，中忙时，每人每天吃粮十二至十四两，农闲时，每人每天吃粮十至十二两。由于贯彻执行了计划用粮、细水长流的原则，一九五九年秋收时，社员们还吃的是一九五八年的粮食。各个食堂还根据社员劳力的强弱、食量的大小，分了五个等级，分别确定口粮标准，使每个人既吃得饱，又不浪费。按人定量以后，把粮票发给每户社员，月月结算，十天公布一次，有节余的，及时兑现，发给社员。这种“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的办法，大大激发了广大社员节约粮食的积极性。全公社六十八个食堂，一九五九年五至十月，社员从食堂分回的粮食近二十万斤。

公社党委经常对社员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教育他们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帮助他们订立“家庭收支计划”，号召社员每天每顿节约一把粮、每人每月节约一元钱、每人种瓜豆一百窝、每人发展鸡鸭二只以上。公社的干部，还经常耐心帮助那些不会过日子的社员。如第三管理区社员杨自孝，过去有了钱不会计划使用，一气就花光了，弄得连一件新衣服也缝不上。后来在公社干部的帮助下，他逐渐学会了精打细算，计划开支，每月都在信用部存一二元钱。一九五九年冬天，他缝了一件棉衣、一件单衣。他十分感慨地说：“共产党硬是好，比我爹娘还关心我。”现在，在全公社范围内，勤俭持家已成为一种风尚。社员们领到工资后，一般对自己的开支都作了计划。除去买生活必需品外，还添置自己需用的小农具，从一九五九年的一月到九月，社员添置的小农具、工具达六千多件，每户做到了“八有”。即有锄头、钉耙、镰刀、大小劈刀、粪桶、扁担、粪瓢等八件。社员还把余款存到银行和公社的信用部里。一九五九年，全公社的存款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般存几十元，最多的存到二百五十元。

新民人民公社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成就，在郟县各个人民公社的社员中传颂着，他们把新民人民公社克勤克俭办好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榜样，遍开勤俭之花。社员们称赞说：“公社是条幸福路，又勤又俭富上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人民公社送来了“紅旗堰”

——四川江北靜观人民公社修筑“紅旗堰”的經過——

中共四川江北县委员会

四川省江北县靜观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由桥亭、太平、靜观三个乡的一百一十个农业社組織起来的，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一戶，四万二千人（其中农业人口三万五千五百多人），四万三千九百亩耕地。

这里东西两面是大山，中間夾着一片丘陵地。解放前，这里的水旱灾害頻繁，十年九不收。十天半月不下雨，大片丘陵地带便成了“火地”，連吃水都非常困难。但是，西山上有几股長流水，却白白地流失在深山沟里，并且一遇大雨，山洪直冲下来，三千多亩庄稼被冲坏，有时房屋被冲倒，人畜被淹死。当地群众流傳着一首民謠：“靜观乡在高山堡，自古粮食收成少，山洪暴發冲庄稼，七日太阳禾苗焦。”

解放以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当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年年兴办水利建設，到一九五八年，灌溉面积达到一万四千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九，超过了解放前的几千年（解放前所有的水利設施，只能澆灌田地二千五百多亩，仅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六）。但是，仍有百分之六十多的田地沒有水利保証，已有的水利設施分布也很不平衡，山洪的威胁还没有根本解除。

靜观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公社的偉大力量，开展了規模空前的水利建設。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就修成了橫貫全社長达三十三里的紅旗堰，和蓄水量达五百九十多万立方米的四个大水庫。紅旗堰繞着西山，經過一百多个迂迴曲折的大小山湾、十三处悬岩、三十三个嵐岬、四十三个山峰、七个隘沟，沿途連接着四个大水庫和一百四十四口塘。紅旗堰把西山上的几股長流水引下来注入了这些庫塘。这些庫塘共可蓄水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多立方米，山洪来了它可以从容地吞下去，根絕洪患，蓄水灌田。在庫与庫、塘与塘之間，渠道縱橫，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網，共可灌溉一万八千亩土地，連一九五八年前的水利建設，全社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有了充分的水利保証（每亩田平均有五百立方米水，每亩地平均有一百五十立方米水）。社員們以欢暢的心情唱出一首民歌：四大水庫防洪涝，三十三里“長水瓢”，山洪来了吞下去，哪里干旱哪里澆！

这一工程的建成，实现了农民千百年来的愿望，根本解除了水旱灾害的威胁。在一九五九年特大旱灾的情况下，保証了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二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五十六点五。过去年年干旱收成很少的烏龟堡、黄金堡、三塊碑、喊天堡等地，一九五九年的水稻田做到了滿栽滿插，得到亩产五百五十六斤的大丰收，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一倍以上。公社还利用塘庫养魚一百二十万尾，养鴨二千一百多只，栽种了大量的藕、藤

菜等。利用水力开办了面粉加工厂、飼料加工厂、洗煤厂，并准备修建發电站，安装抽水机等。

二

修建“四庫一堰”，把孤立、分散的小型庫塘联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統，根絕水旱灾害的威胁，这是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一九五六年实现高級农业合作化以后，桥亭、太平、靜观三个乡的党組織，就曾經商量兴办这项工程。但是，由于工程艰巨复杂，牵涉的范围很大（三个乡一百一十个高級农业合作社），农业社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小，力量有限，各个农业社又都有自己的具体打算，难于統一安排，許多困难都解决不了。第一，整个工程的土石方共五十三万多方，需工九十六万个，各个农业社抽不出来这么多的劳动力；各农业社的技术力量也难于統一使用。第二，資金、器材的需要量大。整个工程需用的石灰、鉄、火藥、水泥、木料、麻，加上一部分民工的工資，吃油、吃盐、点灯等費用，总共在二十万元左右，这比各农业社当时的公共积累的总数还要大四倍，有些物資的供应問題也不能完全解决。第三，占地、搬家問題，不容易解决。农业社的范围小，若占地过多，就要影响社的生产和社員收入。动员社員搬家，社小也不好安插。由于这些困难問題解决不了，整整醞釀了两年，始終沒有动工修建。

一九五八年春，当地群众在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为了适应进一步發展生产的需要，更加迫切地要求兴办这项水利工程。三个乡的干部經過商量，决定分段修建，堰沟流经哪个乡的地面就由哪个乡的群众来修。結果，只有負担修筑第一段工程的太平乡五十五个农业社动了工。但只抽了二百多个劳动力，筹集了三千元資金。修了一段以后，由于春耕生产很忙，特别是因为工程艰巨，劳动力和資金器材等問題都不能完全解决，因此就停下来了。

三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由于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大了，提高了，生产全面發展，人力物力雄厚，統一领导，統一安排，兴修紅旗堰有了足够的条件。公社貫徹执行了自力更生、勤儉办水利的方針，許多問題都順利地得到了解决。

首先解决了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問題。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鋼鉄和突击秋收、秋耕、秋种、秋藏的情况下，将全公社所有的劳动力，进行了統一规划和全面安排。在全公社范围内，抽調了一千零二十四人，組成一支經常兴修水利的專業队。并采取專業队与群众性的突击运动相結合的办法，农忙季节，水利工程的任務，就由專業队来担任；碰到連綿阴雨，水利建設无法进行时，專業队就帮助附近的管理区进行农业生产；在农事較閑季节，就从农业方面临时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設。这样使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設互相协作，互相促进。公社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共六百六十个，使七千多个妇女摆脱了家务瑣事，参加了集体劳动，为各項生产和水利建設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公共食堂建立后，吃飯和出工的时间一致，增加了实际劳动時間，特别是公社实行了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后，广大社員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出勤率和工效都大大提高。

公社統一使用全社的技术力量，抽調了石工、木工、泥工等七个工种五百六十三人，参加水利工程的修建，解决了这项工程所需要的技术力量問題。在施工过程中，还以师傅带徒弟，强的带弱的等办法，培养了石工、木工等技术工人二百八十三人，扩大了技术队伍。

其次，解决了器材、資金問題。公社采取了“造、清、找、带”的办法来解决器材問題。公社根据工程需要，調配技术力量，开办了工具制配、鉄、煤、硝、火藥、石灰、竹器、水泥等二十一个直接为水利建設服务的工厂，就地取材，自产自用。共生产了价值四万一千零

七十四元的器材。全公社二十五个管理区的倉庫都进行了清理，把水利建設需用的物資清理了出来，按照等价交換原則，供水利工程的需用。仅廢鉄一項，就共清出了十四吨左右，保證了制造鉄釘和修补工具的需要。工程需要的某些物資缺乏，就找代用品。例如，麻繩共需要两千五百斤，当时只能解决一千四百斤，其余的就用篾条代替。进行水利建設所需要的小工具（如鋤头、鋤兜等），由社員自带。此外，社員还投資了一部分竹子、木料。这样，保證了工程的需要。

由于工程需要的器材，主要靠公社自己的力量解决，現金开支就大大减少，全部工程仅用現金五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元，这笔現金从哪里来呢？各管理区向公社提交了过去的公共积累共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七元，由公社統一使用；公社从社办工业和多种經營的收入中，提取了一部分作为水利投資；專業队利用工余時間种了二十多亩蔬菜，喂了四十一头猪，养了二百多只鴨等，解决了部分工資和生活費用的开支。

由于采取上述各种办法，整个工程現金开支和器材折价共用了九万三千七百二十八元，較原訂計劃約少用了十一万元。

建設“四庫一堰”，共需占用和睦、新庙、石澗、三根、集增、川心等八个管理区（原来的二十个高級农业合作社）的五百七十八亩田地，迁移四十二戶人家。由于公社的統一安排和合理調剂，这个占地、搬家問題便順利解决了。

四

在修建“四庫一堰”的过程中，公社党委自始至终加强了領導，不断克服了右傾保守思想，充分發动群众，依靠群众，战胜了重重困难。

修建这项工程一开始，就碰到了右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的反对，他們看不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当时公社里也有的人認為，“这么大的工程單靠人民公社的力量是办不到的，既沒有材料和資金，又沒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技术”，主張向国家要錢要器材。公社党委根据这一情况，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广泛进行了总路綫的教育，开展了“要不要修紅旗堰”和“能不能修紅旗堰”的大鳴大放辯論。在辯論中，絕大多數的干部和群众都坚决反对右傾保守思想，認為修建“紅旗堰”，是根治这里旱灾、水灾的根本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證农业稳定增产，而且人民公社完全有力量兴办这样大的工程。社員們都說：“公社人多力量大，啥事都好办。”“我們有党的領導，劳动力自己出，器材自己造，技术不熟大家鬧。”在辯論中，社員們还根据本社的情况，具体算了洪水、旱灾危害賬，农田需水賬，保水增产賬，劳力安排賬，資金、器材来源賬等五笔賬。通过辯論，有力地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統一了思想認識，更加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坚定了修筑“四庫一堰”的信心和决心。

紅旗堰沿綫的地势十分复杂，公社缺乏技术力量和科学仪器，怎样测量和設計呢？公社党委書記亲自帶領了公社的水利干部和一部分技术經驗較多的木工、石工、泥工、老农民等十多人上山察看地势，边看边研究边规划綫路，經過十多天的工作就把綫路确定下来了。这一綫路的关键性的工程是長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渡水槽。怎样修渡水槽呢？公社党委發动群众献計献策，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修筑土埂，埂上开槽过水；第二、壘砌石墩，架上石槽，槽中过水；第三、用架拱桥的办法修渡水槽，使水从槽上流过去。对这三个方案，群众反复討論比較，認為采取第一个方案需土多，費工多；采取第二个方案需用石料过多，作石槽的石料沒有来源；采取第三个方案省工省料，大家又有修拱桥的經驗，結果采用了第三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也碰到了許多技术比較复杂的問題，例如，开始修渡水槽，怕水流不过去，石工們就根据水往低处流的道理，用玻璃管装水当做水平仪来测量槽面高低，并

采取了修一洞放一洞，流通一洞再修一洞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修建六渡槽（整个渡水槽共十段，六渡槽即第六段）时，由于槽身高达十七点一八米，按通常修拱桥的办法，修了两次，都失败了。但石工们没有灰心，继续寻找架槽办法。公社党委书记周银盛，也深入六渡槽工地，和群众共同商量，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找出了桥上架桥、拱上架拱（架两重拱桥）的办法。架槽办法解决了，又怎样把千斤重的大石料搬上高达十七米的第二重拱桥上去呢？这时有的人就畏难生畏，认为没有起重机，要把这样大的石料搬上去，是“吹牛”。但是经过群众研究，用木架子和大木杆作成了土起重机，一条条的大石料终于搬上去了。由于采用了以上的架槽办法，只花了五十七天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六渡槽工程，还节约了一千八百二十二个石方和五千四百六十六个劳动日。

这样大的工程，所需土石方和原材料的数量很大，取土运输工具却非常落后，占用人力很多，有时因运输不及，发生停工待料的情况。这时公社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新，人人献计献策，提合理化建议，改良工具。为了领导这一运动，建立了技术研究小组，每个工地都建立了木工车间，试制和推广群众创造的工具。整个施工过程共创造出取土、运输工具十三种、六百五十四件。其中木轨“土火车”一百一十一辆，提高工效五倍左右；牛拉滑车一百四十七辆，提高工效三倍多；缆车六部，提高工效十五倍。李海波等把七八张打谷用的拌桶，用绳索串结起来，在水上运土，提高工效七倍。整个工地实现了“一纲四化”（道路网，轨道化，车子化，畜力化，滑道化）。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约了四十多万个劳动日。

在整个修建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怕困难，干劲冲天，充分地显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党员、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苦，哪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工地上普遍开展了竞赛评比活动和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整个工地热气腾腾，白天红旗招展，晚上灯火辉煌，开山炮声、号子声响彻云霄。民工们，在集体劳动中，发扬了英勇顽强、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风格。当堰沟修到高达一百多米、长达六百八十多米、岩陡七十多度的“大湾岩”时，必须在岩腰开沟，才能把堰沟修过去。在党支部的领导和鼓舞下，民工们不畏艰险，用绳索捆腰吊在岩上打炮眼。岩石坚硬，一捶打下，火星四溅，钢钎跳起。石工说：“岩石再硬，也硬不过我们的决心！”共青团员石工罗俊明悬岩打炮眼，十分勇敢，群众编了一首快板赞扬他：“好个罗俊明，干劲赛众人，爬在奇峰顶，吊在半天空，手拿钢炮杆，来回捶不停，炸药百斤重，炮眼如繁星，轟隆一声响，山垮岩削平！”经过几天的艰苦战斗，终于削平了“大湾岩”，把堰沟修过去了。堰沟修到“袜子沟”时，被一处高达三十八米、长达四十多米的悬岩挡住了。当时正值栽插中稻的季节，集增和三更两个管理区的社员们，渴望这一段堰沟修通，放水栽插中稻。这时，民工们冒雨轮班苦战了五昼夜，把这一段堰沟修通了，保证了栽插中稻的用水。

“四库一堰”建成后，广大群众莫不欢欣鼓舞，他们更加信赖党的领导，更加相信人民公社的伟大力量。当横跨山峰的渡水槽工程完成以后，社员们晚上打着灯笼火把来看。七十四岁的老社员陈炳云说：“共产党真伟大！这样又长又高的渡水槽，我活了七十多岁还没有看见过。有了人民公社，水在天上走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溪河畔笑声高

—四川綦江永新人民公社在清溪河上修筑了大閘壩—

中共四川綦江县委员会

永新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成立的，包括永新区的七个乡，六万二千多人，十一万亩土地。这里是个交通很不便利的山区。这个公社成立后，在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的同时，在横贯全公社的清溪河上，修起了第一个閘壩——詹滩閘壩，使这条滩多水急、曲折狭窄的清溪河，变成了能进行运输、能灌溉田地、能发展水产并将建立电站的河流，实现了当地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

永新区方圆一百多里，境内丛山峙立，沟深谷狭。这里物产丰富，出产水稻、玉米、木材、竹子、广柑、茶叶、红梅、五倍子、生猪等等。可是交通极为不便，运输全靠肩挑背负。解放前，地主和奸商利用交通困难的条件囤积居奇，抬价压价，高利盘剥，搜刮剥削，给山区人民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例如盐巴，城内只要一升米换一斤，但运到山区后，就变成了“斗米斤盐”，很多农民买不起盐巴吃。

永新区虽然交通闭塞，但却有发展交通运输的有利条件。发源于贵州湄水县，流至清溪口与綦江河汇合的清溪河，有一百二十多里流经永新区境内。这条河由于河床狭窄、落差大，通航困难，又不便于灌溉；但是，只要经过整治，就可以兼收综合利用的效果。因此，多少年来，人们迫切要求彻底整治清溪河，以改善交通条件，并引水灌田。

解放前，人们曾自发地捐款集资，筹划拦河修壩，修筑船闸，整治清溪河。沿河两岸成千上万的农民，省吃俭用，好容易凑足二百多万元的治河资金；可是，这些钱都被当权的恶霸地主侵吞了，閘壩没有修成，只是在永新场上出现了三幢漂亮的洋房子。后来在群众的质问下，侵吞了农民的血汗钱的恶霸地主才不得不在石膏滩安上几堆石头来应付。群众讽刺地称这为“水门坎”。“水门坎”安起后，行船更加困难了，木船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被“水门坎”卡住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在发展生产、组织运输、支援国家建设、改善生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把“水门坎”改修成一道“草堰”，提高了水位。然而，一遇枯水季节，船只仍然不能航行，二三吨的小木船也得停下来等水，交通不便的落后面貌仍未根本改观。部分粮食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有些工业产品也不能及时地运进来。这里的农民感慨地说：“好东西不能支援国家建设，实在可惜！”肩挑背负，工效低，占人多，影响生产。搞了生产就难以搞运输，搞了运输又影响生产，二者很难兼顾。人们多么希望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啊！

一九五八年春天，永新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改善山区交通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这时，永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联合起来，整治清溪河。计划首先在詹滩修一个閘壩，以适应交通运输迫切的需要。一开始动工，就碰到了三个困难。

第一是經費不够。虽然县里从水利建設費中撥出了二万五千元来支援，但与整个工程所需要的十万元資金比較起来，相差还很远。第二是劳动力不足。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忙自己的生产，无法抽出人来。第三是占地問題不能解决。另外，工程所必需的鋼材、水泥等物資和技术力量也成問題。由于这些困难一时不能解决，修詹滩閘壩的工程又停下来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永新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了。公社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对整治清溪河进行了规划，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在这条河上修筑五道拦河大壩，并决定在十二月分首先复工修建第一道拦河壩——詹滩壩。

在开工的时候，怀疑派便出来問道：“由誰来修？多久修好？”以公社党委書記为首的內河整治修建委员会肯定地表示：“由公社修，一年內修好。”怀疑派摇头說：“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在重庆的时候，集中了那样多工程师，用了七、八年時間才在綦江河修了几道壩，你們呀，不行！”的确，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連同“四大家族”的一些企业都迁来重庆，为了掠夺綦江河上游的煤、鉄等重要矿产，發“国难財”，曾把原“导淮委员会”全部人馬調到綦江河来修筑閘壩，先后出动工程师和技术人員达二百多人，征集各省逃难民工一万多人，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前后共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在綦江河上勉强修好几道閘壩，而且有的工程洪水一来就冲垮了。这些人就根据这一段往事，認為現在一个公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修五道比綦江河还要高得多的閘壩（綦江河最高的壩为九米，按照规划，清溪河最高的壩达四十五米）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們把事情看錯了。錯在看不见在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意气風發的革命斗志，看不见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永新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显示出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使修壩的資金、劳动力、技术和物資供应等公社化前所不能解决的問題，都一一解决了。

首先是資金問題。修建詹滩閘壩所需的經費，除县里投資的二万五千元外，其余七万五千元，公社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人民公社虽然建立的時間短，但仍有两大笔收入：一是各大队一九五八年提留上繳的公共积累共十万元；二是公社直接經办的煤炭厂、煉鉄厂、加工厂、农具厂、运输站等九十多个厂和企业，一九五九年可以收入一百一十万元。从目前来看，不但第一道壩的費用公社已經解决，就是其余两道閘壩的資金也基本上能够解决。

其次是劳动力問題。公社化前，各个小社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怕耽誤自己的生产，不願出工。人民公社成立后，生产关系改变了，全公社的劳动力統一安排和調动，就解决了这个問題。在开工时，公社很快就把全社的八十五名石工全部調上工地，加上不固定的运输工和挑泥截流等杂工，共达一千多人，保证了工程的需要。

再就是技术問題。修詹滩壩在技术上主要有两个困难，一是設計，二是截流排水。县里从交通局調了一个技术工人来支援永新公社，公社党委以这个技术工人为主，加上几个有經驗的老石工，成立了一个技术組，負責詹滩壩的設計。这个技术組的人对于这样大的工程从未設計过，就是县上派来的技工，也只能勉强看懂圖紙。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他們仔細地观察研究了綦江河上几个閘壩的式样，按詹滩的地形繪了一个草圖，就开工干起来了。他們边施工边研究，遇到疑难問題就找群众商量，就这样便把閘壩設計問題解决了。关于截流排水問題，他們組織了六百多人，苦战三天，筑了一个土圍壩，終于把河水截断了。但是水漏得很厉害，圍壩內的积水排不干。按照綦江河修壩的办法，要用五、六台抽水机，白天黑夜不断抽水才行。沒有抽水机怎么办呢？經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創造出一个“麻雀吃餅子”的办法——一点一点的干，在大圍壩內筑小圍壩，把閘壩基地上的积水分成十几个小水凼

(即小水坑)，然后集中几十架龙骨車和戽水兜一齐动手排水，排干一块就砌好一块的基石。另外，組織一批人專門用黃泥巴堵塞圍壩的漏洞。許多社員不怕天寒水冷，在水中堵塞漏洞。就这样，經過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把水排干，砌好了基石。

最后是材料的供应問題。修壩需要炸藥、水泥和鋼材，这些东西就是拿錢买，一时也买不齐。公社党委充分运用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和依靠广大社員的智慧，使这些問題得到了解决。他們自己建立火藥厂，熬硝造炸藥，保证了工程的需要。所需要的二百八十吨水泥，县里供应了一百三十吨，还差一百五十吨，怎么办呢？当时有的人主張暂时停工，等上級撥来水泥后再干。这种主張遭到了群众的反对。技术研究組提出用一百斤水泥、二百斤石灰、八百斤河沙混合而成的“土水泥”来代替。这时又有人说：“哄鬼哟！土水泥能行嗎？”公社党委坚决支持了技术研究組的建議，經過反复試驗，最后决定用“土水泥”砌壩心，壩基、外層石头用“洋水泥”来塞縫。結果，节约了水泥，并保证了工程質量。一九五九年六月，拦河壩落成后不久，就胜利地擋住了十多年来所未有的洪水的冲击。再一个問題就是船閘的大門和小涵門都要用机械启动，但公社不会制造較大型的閘門开关机。最后还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和上級的支持解决了这个困难：一方面把船閘的两道双閘門改为單閘門，节省了两部开关机；另一方面，县交通局把綦江河上早被冲毁的盖石洞閘壩的开关机拆下来，交公社农具厂修理使用。就这样把閘門安装好了。

經過永新公社广大社員半年的辛勤劳动，长达四十三米、高达七点五米的詹滩閘壩提前完工了。在它的右岸有一个能一次通过两艘三十五吨或六艘七吨木船的船閘，左岸有可以建設电站的輸水洞，使千百年来汹涌奔騰的河水馴服了，老老实实在地供人們使喚。老石工沾华庭高兴地說：“人民公社威力大，‘一大二公’修閘壩，任憑困难有多少，都有办法克服它。”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詹滩閘壩正式通航的这天，一只飄着彩旗的小輪船拖着两支大木船，第一次通过詹滩閘壩，在平靜的清溪河上行駛。这寂靜的群山中，第一次响起了气笛声，这惊动了沿河两岸正在田野里劳动的人們，他們一齐拥向河岸，向新建的詹滩壩欢呼！向平靜美丽的清溪河欢呼！欢呼党领导的人民公社的胜利！一个年滿百岁的老太婆，由她的小孙子扶着，也来到了河边，看了詹滩閘壩和开进的輪船，激动地說：“共产党，人民公社就是好，把輪船开到我家門口来了。”

詹滩閘壩的修建成功，改变了清溪河下流的面貌，給永新公社的人們带来了四大好处：一、便于运输。三十吨的木船可通过詹滩閘經永新鎮，直达相距二十八里的鵝公沱，沿着东南的小支流，又可航行到八里远的三会管理区。一九五九年国家和公社从清溪河上用船运进、运出的物资已将近一万吨，比以往用人力运输节省了十万多个劳动日，如果以每个劳动力一年做三百个劳动日計算，就等于节省了三百多个劳动力。光是公粮运输一項，一九五九年改用船运以后，就节省了八万八千七百多个劳动日。另外，还大大降低了运费。一九五九年，光是粮站和供销社，就节约了运费十四万元。公社現有的三十五只木船、两艘拖輪参加了运输，收入了三千一百多元。二、用于运输的劳动力大大节约以后，加强了农业和副业生产。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播种面积扩大到十万零一千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一九五九年公社还办了一个园林場，栽了三万八千多株广柑，五万多株梅子树。公社有一百多亩茶林，往年因运输紧张，无力经营，只当作副业采摘。一九五八年采了一次，只采茶九千三百多斤。一九五九年由于用在运输上的劳动力减少，公社組織了采茶专业队，采了五次，共采茶二万五千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以上。公社还有成林的梅子树五十多万株，往年因忙不过来，梅子熟了，不能及时摘回，有的白白烂在地里，即使摘了，也不能全部运出去。一九

五八年只卖出梅子六万四千多斤。一九五九年因清溪河通航，运输劳动力减少，加强了梅子采摘，外运又方便，结果卖出梅子八万九千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多卖二万五千多斤，收入增加八千六百多元。三、閘壩建成后，清溪河水水位提高了，三会、升平、永新三个管理区沿河两岸有四百五十多亩土地，得到了更好的灌溉。一九五九年这些土地都获得了丰收，亩产量在五百斤以上，比没有得到河水灌溉的土地的亩产量高一倍以上。四、可以发电。公社计划在詹滩和鹅公沱两个閘壩一旁建设两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发电能力共二百瓩，可以解决公社工业用电和部分社员照明用电需要。建设电站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此外，詹滩壩的建成也为今后修建其余四道壩提供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以前全公社只有二百多名石工，现在已增加到四百多人。以前不但没有人会绘图设计，而且连一个能够看图施工、安装机器的人也没有，现在已有一人学会了单独绘图设计，四个人学会了看图施工，二十五人学会了安装启动船闸的机器。同时，进一步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了彻底整治清溪河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正在抢修第二道閘壩——鹅公沱閘壩，并计划在一九六零年底修好其余三道閘壩，以彻底改变清溪河的面貌，进一步促进全公社农、林、牧、副、渔业和社办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貧瘠山区的变迁

——四川会东堵格人民公社一年来的巨大成就——

中共四川会东县委员会

四川省会东县堵格人民公社位于川滇边界海拔二千三百米的高山上。它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底由堵格、火山两个乡的二十七個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两个彝族人民的互助组合并成立的，共有一千四百四十五戶，七千四百六十七人，其中有汉族一千三百六十二戶，六千九百四十九人，彝族八十三戶，五百一十八人。这里大山重叠，气候寒冷，人口居住分散，交通非常不便。全公社有耕地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亩，宜于放牧的山林、草地五万余亩，生产以农业为主，但畜牧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公社成立的时候，曾經有人借口“山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說“在山区办人民公社沒有优越性”，来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事实对这种錯誤論調給了最有力的回答。

堵格人民公社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它和其他地区的人民公社一样，是我国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产物。解放前，这里的广大汉族和彝族人民深受地主和奴隶主的殘酷剝削和压迫，生产水平很低。农业方面，一九四九年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仅七、八十斤；畜牧业方面，一九四九年只有大小牲畜一千一百三十一头，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点四为地主、富农和奴隶主所占有，絕大部分农民都养不起牲畜。他們說：“我們养官都养不起，哪里还养得起牲畜？”人民的生活非常貧困。“年年辛苦年年愁，老少穿巾又挂縷，庄稼上坎吃野菜，針鑽过日怎到头。”当地的这首民謠是这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不断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連年得到發展。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在全民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出現了生产全面大跃进。大跃进的形势使生产力迅速地發展。为了进行大規模的农、牧业基本建設，举办工业和貫徹各项先进生产經驗，原来的二十七個高級农业社都感到社小、人少，力量有限，不能适应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于是相互之間进行了社会主义大协作，通过在更大範圍內的协作，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集体主义思想大为增長。这时，建立农、林、牧、副、漁业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結合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就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了。堵格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从成立到現在的短短一年中，它在發展农牧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改变貧瘠山区面貌等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人民公社在更大範圍內統一計劃和組織生产，更好地貫徹各项增产措施，进一步挖掘了土地潜力，促使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公社建立后的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播种面积扩大到一千九百二十七亩，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的小春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其中，

小麦就种植了九百五十六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点一倍。过去人们认为高山地区自然条件不好，不宜种小麦，可是人民公社却能够充分利用和改变自然条件，大量种植了小麦，并且获得亩产四百五十斤的大丰收，亩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二点四倍，总产量则增长了二十多倍。一九五九年冬，小麦播种面积扩大到三千二百亩，较一九五八年冬又增加二点三四倍。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上，公社根据自然条件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因地制宜。例如，第一生产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土地，地势高，气候冷，宜种洋芋，小队就扩大了洋芋种植面积二百五十亩，亩产量由二千五百斤提高到四千斤。这个生产大队的第一生产小队，土地分布在山下，宜种玉米，他们就适当扩大了玉米的种植面积一百零五亩，也获得了很高的收成，平均亩产量由一百五十斤提高到八百七十四斤。公社还扩大耕地面积和改良土壤，开垦荒地二千一百亩，将坡度大、土质瘦薄的二千七百多亩土地进行了土地加工，加厚土层。在耕作方法上，改浅耕粗作为深耕细作，深耕、密植、增施肥料等增产措施，也都比往年贯彻执行得更好。大、小春作物的土地由过去犁五、六寸，深耕到一尺以上，小麦由稀植撒播改变为条播密植，洋芋、玉米的行、株距也大大缩短，各种农作物的施肥量都比往年增加一倍以上。同时，在战胜自然灾害方面，人民公社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力量更强大了。一九五六年，堵格地区洋芋遭受晚疫病侵害，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小、力量小，未能全部挽救，受到很大的损失。一九五九年，大春生产先后遭受了两次暴雨和病害的袭击，公社及时调集力量抢救，挖沟排水，喷射药物，使九百多亩受灾作物没有遭受损失。因此，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无论是总产量或是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大提高，并且出现了许多高额丰产纪录。例如，第一生产大队有十二点八亩玉米，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三百九十九点三斤；第二生产大队有一点九亩玉米，平均亩产量高达二千零七十八斤；第七生产大队有一点五亩洋芋，亩产量达到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一斤四两；第一生产大队有十亩蕎子，亩产量达到一千二百六十一斤五两。

公社建立后，绝大部分牲畜实行了公有公养，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规划和合理使用山林草场，合理调剂了牲畜品种，使牲畜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的社牲畜多，牧场小，有的社牲畜少，牧场大，牧场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例如，原来的新海、互利两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牲畜少，牧场大，有很大的一片牧草任其自生自枯。同时，牲畜的分布也不大合理。在高山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宜发展绵羊，不适宜发展山羊，但绵羊不多，山羊却很多；而地处矮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气候温和，陡坡较多，适宜发展山羊，但绵羊很多，山羊不多。公社建立后，将牲畜和牧场作了合理调整，并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大队之间将山羊、绵羊作了有计划的调换。如一大队调给五大队山羊五百八十八只，五大队调给一大队绵羊三百四十四只。这样一来，就大大有利于发展山羊和绵羊的饲养。公社改进了牲畜的饲养管理，实行合理分群，调整圈舍，集中放牧，推广先进技术，并且引进了苏联羊、新疆细毛羊、荷兰牛等良种，建立了两个人工授精站，抽调十个青年社员到国营人工授精站学习授精技术，回来后就在社里专作人工授精工作。一年来，实行杂交改良的绵羊共有二千七百七十只，占适龄母羊的百分之九十九。改良后的每只杂种绵羊体重都较本地羊重三十多斤，毛产量比没有改良的本地绵羊增加二、三倍。

公社贯彻执行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社办工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这里没有任何工业。堵格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全社抽调了一千零四十三人大办钢铁，生产了土钢二百一十七吨，兴办了农具、铸铁、火硝、林木产品和羊毛加工厂等二十二个厂坊，生产了铁木农具一万多件，土硝三千一百九十八斤，榨油二万一千六百斤。此外，还发展了伐木、松香、药材、生漆、木炭等十多

項付业。一年来，公社的工业、付业、林业等多种經營的产值达到二十万元。

公社还修了九条大路，共長一百零三里，使羊腸小道成为寬闊的大道，初步改变了山区交通不便的面貌。

人民公社保证了全面發展山区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首先，公社实行了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社員的劳动热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往，背粪下田每人每天平均只背五次，薅玉米只能薅三分地；现在平均每人每天背粪九次，薅玉米五点六分地。特别是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等集体福利事业的兴办，解放了全社妇女劳动力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以七大队鸚哥生产队为例，全队共有劳动力六十七个，在办公共食堂以前，喂猪、煮飯等就占用了二十五人，能下地做活的只有四十二人，出勤率只达到百分之七十六；办起了公共食堂以后，只用了炊事員二人，喂猪的四人，放牧的五人，共十一人，因此能下地做活的就达到五十六人，比以往增加了十四人，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二。由于出工時間一致，行动迅速，社員每天实际劳动時間平均比过去增加了三小时。其次，大牲畜在实行了集中喂养以后，由过去每人平均只能管理牲畜十头左右，提高到現在平均每人管理四十头，大大地节省了劳动力。随着牲畜的大發展，畜力也得到充分利用，这样就騰出了大批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上，进行精耕細作。第三，除了不断改革工具、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外，公社还根据生产需要，按照等价交換的原則，組織高山地区的生产大队和矮山地区的生产大队相互协作，保证了各項生产任务能够及时地按質、按量完成。一九五九年秋季，由于組織了协作，仅用二十天的時間就完成了播种五千亩晚秋作物的任务。

人民公社的建立，政社合一，更便于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一年来，公社党委坚决貫徹了党的方針政策，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树立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从而推动生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九五九年春天，有少数人对不断跃进缺乏認識，存在右傾保守思想，原来生产水平較高的塔格管理区，有的干部和社員認为“增产已到頂了，繼續跃进的潜力不大”；原来生产水平比較低的火山管理区，有些人又認为“条件差，不能大跃进”。公社党委及时地通过組織群众性的思想大辯論，批判了上述右傾保守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社員意气風發，干劲倍增，認識到上游无止境，增产大有潜力，特别是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的社会組織形式，給农业生产的發展，添上了翅膀。因此，人人信心百倍，提出了“乘風破浪再跃进，生产技术大革新，打破常規創高产，夺取紅旗上北京”的战斗口号，掀起了夺取一九五九年大丰收的生产高潮。在生产运动中，人人献計献策，大挖增产潜力。为了保证玉米的丰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把玉米提早了一个多节气播种，并在下种以后，立即加强了田間管理，掀起了群众性的田間管理大竞赛，因此，一九五九年全社二千八百亩玉米，获得了平均亩产八百六十一斤的大丰收，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七十六点九，其他如洋芋、蘿蔔也都比一九五八年大大增产。在發展畜牧业方面，广大干部和社員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开展了查思想、比干劲，查任务、比措施，查空怀、比配种，查時間、比进度，查配种数量、比受胎多少的“五查五比”紅旗竞赛，形成了一个处处爭紅旗、个个爭先进的群众运动。运动中，新人新事不断涌现。社員中爱社如家、舍己为人、忘我劳动的优秀品質正迅速成長。社員罗开云为了不使初生的羊羔受冻，在大雪天脫下了自己的衣服裹住小羊。汉族人民和彝族人民的关系更加亲密，相处如同一家人，在生产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并肩携手，团結一致。

由于党的领导的加强，群众的冲天的革命干劲，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充分發揮，公社建立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农业、牧业齐跃进，林业、副业、社办工业大發展的巨大成績。一九五九年，农、林、牧、副、工业总产值为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五

十。其中农、牧业的增长最为突出。粮食全年总产量为九百九十三万三千六百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全年平均亩产量达到九百二十斤，增产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牲畜头数在公社化前有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头；公社建立后，截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统计，已发展到一万八千七百八十二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二，平均每户十三头。由于生产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公社出卖给国家的粮食为一百五十万零一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八五。全公社自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外调生猪一千二百二十二头，羊八百四十只，牛一百三十头，还支援了其他兄弟专区七百二十四头猪、牛、羊优良种畜。一九五九年公社提留的公共积累，达到九万五千一百三十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塔格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对公社化后第一年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莫不欢欣鼓舞，他们说：“公社建立后，牲畜多了，庄稼好了，人也笑了。”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进一步改善。从社员收入来看，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收入八十九点五三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二；除去公粮、统购、种子、饲料外，平均每人有粮食八百一十九斤。全社一千四百多户社员，几乎没有一户不在银行或信用社里存款，平均每户存款五十五点二九元，最多的达二百四十元。公社除兴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外，还建立了一所医院，修建了三个居民点，有一百二十三户社员搬进了新居。社员的文化生活在公社化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社建立前只有五所小学，六百八十多个学生；现在小学增加到十二所，入学人数达到一千三百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另外，还办了成人夜校五十三所，红专学校二所，民办畜牧兽医学校一所，并且建立了图书馆、俱乐部、球场等。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我们是穿不愁，吃不愁，娃娃上学也不愁，就是专心专意搞生产。不是毛主席、共产党，不是办起了人民公社，哪会有这样好的日子？”目前，广大社员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反右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正加紧搞好冬季生产，为实现一九六零年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創造了棉花大面积高产的奇迹

——四川簡阳解放人民公社优越性的一例——

中共四川簡阳县委员会

四川省簡阳县解放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以原来的射洪、絳溪、同心、新市、外四等乡的一百三十二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它位于沱江中游，四山环绕，靠近簡阳县城。全社共有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一户，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人，耕种着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亩土地。在短短的一年中，它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貫徹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特大跃进：粮棉双丰收，工业大發展，林牧付漁业齐跃进。一九五九年，全社农、林、牧、付、漁等业和社办工业的总产值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四点九。公社的商品性生产也大大發展，商品性生产的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七。随着生产的發展，公社提留的公共积累达一百五十五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一点七四倍。根据決算分配，一九五九年社員的收入，每人平均九十一元八角，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社員的購買力大为提高。据統計，一九五九年，工业日用品和付食品的零售总额，比一九五八年上升百分之二十四；另外，一九五九年在銀行和信用社存款的社員戶数，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三。人民公社成立以来，文教衛生事业也有很大發展。总之，一年来，解放人民公社在發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設和保証群众生活稳定上升等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棉花成倍增長

一九五九年，在解放人民公社的生产全面大跃进中，棉花的增产最为突出。这个公社历年是以种棉花、甘蔗、烤烟等經濟作物为主的地区。一九五九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就有二万零三百九十七亩，占全社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在解放前，这里的棉花产量很低，一九四九年平均每亩产棉花仅二十五斤（皮棉，下同）。解放后，經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断解放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發展，棉花的产量不断上升。一九五七年，原解放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棉花产量达到平均亩产七十斤，許多农民說这是“到頂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又創造了棉花高产奇迹，平均亩产达到一百零七斤，使群众的思想更为解放。但是，踏上了人民公社这一康庄大道的解放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一九五九年又創造了更大的奇迹：棉花总产量达到三百五十二万斤，平均亩产量达到了一百七十三斤，为一九四九年的平均亩产量的七倍，比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平均亩产量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一一点六。特别鼓舞人心的是在两万多亩棉田中，还出現了許多高額丰产田，亩产二百五十斤的有五千亩；亩产四百二十斤以上的有三百亩，其中亩产八百斤的有十五亩，九百四十五斤的有五亩。这一年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纖維長、質量好。許多老棉农称赞一九五九年的棉花丰收說：“我做了五、六十年的庄稼，經過了几个朝代，

从来没有看到过今年这样好的棉花，就是想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棉花。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发展生产是没有顶的。”

广大群众在棉花收获的同时，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千车万担的爱国售棉运动。解放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除按照规定留足了社员的自用棉外，卖给国家的棉花有二百九十五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售九十五万多斤。

公社大放光芒

为什么一九五九年的棉花生产会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解放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满怀感激的心情回答：“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办起了人民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就能办大事，兴大业，创奇迹。”事实的确是这样。

第一，人民公社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效率，基本上保证了棉花增产对劳动力的需要。棉花是需要劳动力较多的作物，一九五九年不仅棉田扩大，而且由于棉花增产措施的增加，全公社的棉田，就比一九五八年多用一百一十五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个工，增加百分之六十三，加上为了发展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以及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举办社办工业等，所需要的劳动力就更多。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了公共食堂，使广大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从此解除了愁吃愁喝的沉重生活负担，心情舒畅，一心一意搞生产，他们迸发出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是无法估量的。正是由于实现了生活集体化，现有的三千三百零五个饲养员、炊事员、保育员、缝纫员代替了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生活时所用于家务劳动的九千四百九十二个妇女劳动力，使她们从锅边磨旁解放出来，迅速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同时，由于公社对轧花、提水等机械动力的充分利用，农具改革、车子化、修筑道路等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约了劳力。再加上劳动组织的改进，专业队的组织，山上和平坝地区的劳力协作，这一切，就为解决棉花增产所需要的劳动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第二，人民公社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因地种植，发挥了土地的潜力。在棉花的种植上，公社对于不适宜种植棉花的新市管理区，则缩小种棉面积；对适宜种植棉花的紅塔、解放、长征、爱国、模范等管理区，则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了棉花的种植面积。公社除大力组织群众积极进行土地加工、改良土壤、扩大棉田面积外，在棉田的选择上，根据目前的土壤情况，提出了“三不种”（背阳的坡土、纯沙土、最瘦薄的土不种棉花）、“一取消”（取消高杆作物包围棉花的现象）。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又根据公社的统一播种计划的要求，层层落实，基本上做到了连片种植，专业管理。这样，不仅做到了地尽其利，而且有效地保证了棉花各项增产措施的真彻执行和充分发挥社员群众的技术专长。

第三，公社大量兴办工业，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增产。棉花是需肥较多、易受病虫害的作物。但是由于社办工业大量兴办起来，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三级大办“三厂”（农药、化肥、农具），基本上保证了棉花增产对肥料、农药、农具的需要。一九五九年，社办的八十一个土化肥厂就为棉花生产了土化肥一亿四千多万斤。这些肥料成本低，肥效高，供应及时。农药也是如此。一九五九年棉花遭受的病虫害特别厉害，为了彻底消灭病虫害，保证棉花丰收，公社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在较短时间就办起了七十七个农药厂，发动群众采集“五毒草”（五朵花、闷头花、断肠草、野芝麻、野棉花）和“三毒叶”（苦莲叶、麻柳叶、核桃叶），制造了各种土农药四十七万斤，加上国家供应的农药，保证了每亩棉田治虫的需要，战胜了病虫害。

第四，公社大兴水利，战胜了旱、涝灾害。解放人民公社的棉花，一九五九年不仅遭受

到病虫害，而且先后遭受到旱灾和几十年来未有的水灾的严重袭击。但是，由于人民公社人多势众力量强，这些灾害都一一被战胜了。春旱时，公社组织了一万五千多个男女社员，依靠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培修和新修的一百五十三处沟、渠、塘、堰和原有的农田水利工程，使用了全部提水、排水工具，“向沱江要水”，战胜了春旱，保证了棉花生长对水分的需要。七月间，又遭受了洪水灾害。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夏季洪水淹没了沿河两岸的二万二千亩庄稼，并严重威胁着一百一十个生产队、五千零一十一户社员的生命财产。这时公社又迅速集中了一万四千多个社员冲向灾区，苦战三昼夜，搬完了已成熟的玉米，抢救了被洪水包围的社员和绝大部分财产，并抢修堤堰，挖沟排水，终于击退了洪水。在洪水退落后，又迅速地将被洪水淹死的一千九百余亩庄稼全部改种了早熟作物，三千四百二十一亩棉花除掉枝叶上的淤泥，增施了追肥，壅了垄，使这些受灾的棉花又能健壮地生长，基本弥补了受灾的损失。

第五，公社更好地贯彻执行各项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对棉花的播种面积、增产指标、增产措施等问题，都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了讨论。为了实现计划，又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各项具体工作的安排上，做到增产措施条条落实，并且不断地挖掘新的增产潜力。一九五九年，一般的棉田深翻一尺二寸至一尺五寸，一部分高额丰产田深翻二尺至三尺；结合深翻土地做到了分层施肥，一般的田用底肥（杂肥）三万至五万斤，并实行了合理追肥；实现了棉花良种化；采用了火温床育苗移栽和高埂深沟、带状间作的栽种方法；中耕除草、治病虫害、整枝等田间管理工作，实行了专人负责。这些，对一九五九年棉花的大增产起了重要作用。

群众运动的胜利

解放人民公社创造棉花大面积高产的奇迹，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显示，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大大激发了社员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年来，不断地掀起了夺取棉花大丰收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人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创造层出不穷。公社党委紧紧依靠群众，热情支持了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积极推广了在群众中之行之有效的各项先进增产经验，例如火温床育苗、高埂深沟等等。而在社干部中出现的个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性的增产运动采取了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的创造多方刁难，任意否定；对群众的跃进愿望和增产措施，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他们在群众的革新创造已经在实践中收到良好效果以后，还横加指责，斥之为“浪费劳力”、“得不偿失”。但是，攻击和阻碍群众运动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火温床育苗，本是在群众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项增产经验，它可以提早栽种季节，果枝密，结铃多，确保增产。因此，公社党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普遍推广，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一九五九年三月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火温床育苗运动，很多社员不但日夜苦战，精心培育，而且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把最初采用“瓦拱地火笼”实行火温床育苗的办法，改进为利用原有的干水沟做成的“楼床”育苗以后，又省工又省柴，棉苗生长的又整齐又茁壮。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硬说这个办法“费工、费柴、栽不活”，阻碍推广。群众坚决响应公社党委的号召，广泛采用了火温床育苗这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使夺取棉花丰收的群众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棉苗移栽后，遇到了寒潮和大风袭击，部分棉苗发生了立枯病和炭疽病，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的“预言”实现了，叫嚷火温床育苗“搞糟了”，并主张拔掉幼苗，改用直播，而广大干部和群众却在党的领导下，千方百计保护幼苗，摸索出用壅土壅根和饱水追肥的办法，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棉苗迅速健壮地成长起来了。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仍然頑固地表現自己，狂妄地对社干部說：“你們总结經驗要客觀些，不要害人害己。”直到全公社的一万一千亩采用火温床育苗移栽的棉花获得了大丰收的时候，他們才不得不低头認輸。事实是最公正的裁判。据紅塔管理区的調查，在同样的土質和同样的栽培条件下，采用火温床育苗移栽的比采用直播的每亩产量高出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这些，再一次証明了，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无往不胜的，害人害己的正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自己。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也是視而不見、听而不聞，甚至矢口否認的。在貫徹棉花生产的各項增产措施上，他們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借口“勞力緊張”、“肥料不足”，反对公社党委提出的并为广大干部和社員所拥护的各項增产措施。公社党委提出“深耕一尺以上”，他們認为“八寸就可以”；公社党委提出培育壮苗，他們則散布“壮苗对棉花增产关系不大”的謬論；公社党委提出“重施底肥，合理追肥，水飽肥足”，他們則主張“水少肥淡，少施追肥控制苗架陡長”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錯誤論調和主張，都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抵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貫徹执行了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創造了棉花大丰收的奇迹。解放管理区罗汉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执行了公社党委的指示，干劲冲天，日夜苦战，克服許多困难，实行了合理施肥，做到水飽肥足，苗壮桃多，使全队一百七十八亩棉田获得了平均亩产皮棉二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六十的丰收成績；而解放管理区民主大队第五小队的干部，在棉花生产上由于受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严重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謂的“苗期严格控制水、肥，防止陡長”的主張，結果，苗弱叶黄，开花迟，結鈴少，在这种情况下，又猛施追肥，造成后期棉苗陡長，結果虽然苗架高、叶子大，但是夏桃伏桃少，秋桃小，致使三十五亩棉田减产。群众对这个小队的棉花生長情况形容是：“叶子象青杠叶，桃子象拇指大；剝开一看，里面藏着几根紅鈴虫，用手一捏，象一包稀屎。”这些事实充分說明了，只有不断地反右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充分發揮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才能創造棉花高产的奇迹。

一年来，解放人民公社在發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設和組織社員生活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使广大社員看到了无限幸福美好的未来。尤其是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以后，更是斗志昂揚，干劲冲天，开展了大战“四秋”（秋收、秋藏、秋耕、秋种）运动，保証一九五九年各項生产任务的完成，并为一九六零年生产繼續跃进作好了准备，为爭取一九六零年农业生产大丰收，为实现棉花平均亩产二百五十斤的指标而奋勇前进！

一九六零年一月

公共食堂万年紅

——四川郫县紅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产生和发展——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

四川省郫县紅光人民公社有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二户，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二人，有耕地十三万四千亩。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属于著名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区，主产水稻、小麦、油菜，人们赞美这一带为“天府之天府”。紅光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九月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年年获得了丰收。一九五六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八百一十七斤，提前六年超额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八百斤的指标。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二十斤。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又获得了继续跃进，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六百一十五斤（按照全年粮食耕地面积计算，亩产量达到二千五百零六斤）。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公社的成立，群众的要求，公共食堂普遍建立起来。一九五八年十月初，全公社共建立了四百三十二个公共食堂，一年来，这些公共食堂在公社党委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广大干部和社员齐心协力，克服了初办时期的一些困难，越办越好，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组织社员的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农忙食堂到常年公共食堂

这里没有建立公共食堂以前，在农忙期间，农民一向有集体吃饭的习惯。互助组时期，为了出工早、出工齐，多做活路，盛行吃“转转饭”。在张家干活就在张家吃饭，在李家干活就在李家吃饭。吃饭费用在换工的报酬中扣除，或者由社员凑米凑菜在一起煮着吃。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特别是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多种经营的范围有了扩大，规模较大的基本建设也逐步开展，农忙季节一来，劳动力显得比较紧张。为了赶季节、抢时间，加速发展生产，“吃集体伙食”、“吃劳动饭”（参加生产的社员集体吃饭）、“农忙食堂”等形式，就在许多生产队或生产小组里出现了。一九五二年，合作乡第八村互助组长张洪祥，就同陈钰荣、陈建昌等十二户社员吃过“转转饭”。一九五四年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这种吃“转转饭”的形式发展成为有二十二户社员参加的农忙食堂。这种农忙食堂没有专门设备，在那个队做活路，就在那个队借用社员的锅灶煮饭烧菜。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他们的农忙食堂扩大到了三十多户，举办的时间也由过去的几天、十几天延长到二、三十天。

一九五八年，广大社员在全民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到这里视察以后，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干劲冲天，生产高潮一个接一个。这一年小麦收获面积

比一九五七年扩大了三千四百亩，水稻的栽插面积也比一九五七年扩大了不少，加上全面贯彻执行以合理密植为中心的增产措施，用工量成倍地增加，劳动力紧张的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农忙食堂在原来的六十个高级社内就都出现了。农忙食堂普遍建立后，参加农忙食堂的社员出工的时间提早了，出工时间一致了，特别是妇女出工的时间增加了，出工率提高了。一九五七年妇女出勤数只占出勤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八年春耕夏收期间，就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六。这时的农忙食堂已经有了固定的地址，设有专用的厨房、炊具和炊事管理人員，但油盐柴米仍由社员凑合。有的办了一两个月，有的办了四、五个月。原红光合作社第二生产队的农忙食堂，从春耕一直办到成立公社，转为常年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一成立，在高级社时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公社一成立，就组织了一批劳动力上山炼钢、炼铁，建起了五十座土高炉。多种经营项目由原来的五种扩大到二十多种。土化肥厂、农药厂、砖瓦厂、化工厂、酿酒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工厂共建立了一百四十四个(加上原有的共为一百六十二个)。同时，在农业战线上开展了秋收、秋藏、秋耕、秋种的“四秋”运动，劳动力需要量增加很大。那种规模小的、临时性的农忙食堂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常年性的公共食堂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随着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实行，就普遍诞生了，它正适应了生产全面大跃进的需要。公社党委积极领导社员建立了四百三十二个公共食堂。为了有利于生产和便利社员生活，这些食堂，大多数是以生产小队(全公社共有四百二十个生产小队)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少数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的。最大的食堂包括一百二十六户，最小的是十六户，一般是四十户左右。

公共食堂无限好

公共食堂一经建立，就在促进生产发展和改善社员生活方面，立即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

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的建立，使得占公社人口一半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了出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更加提高。原来根本不能出工或不能全天出工的一万七千多个妇女劳动力，摆脱了繁琐的家务拖累，投入了田间生产。一九五九年参加秋收的劳动力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妇女。在其他各个工作岗位上，也都可以看到参加工作的女社员。她们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后，每月能和男社员一样领取自己应得的一份报酬。据红光管理区第五生产队统计，李俊清、王玉清等八个妇女除了伙食费用以外的月平均工资为三元八角，其中最高的王玉清为四元八角，最低的周大娘为三元二角。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学习生产技术进步很快。幸福管理区第十生产小队的五十四个妇女中，学会了新的生产技术的约占百分之七十，其中学会栽秧的人有二十五人，占全队妇女劳动力将近一半，而一九五八年这个小队只有三个妇女会栽秧。幸福管理区一九五九年大战“红五月”时，超过劳动定额的社员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妇女就有四百六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一。

高级社时期部分吃穿不充裕的社员，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富裕多了。特别是因人口多、劳动力弱而家底薄的，占原来总户数百分之八点八的超支户，由于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现在不再是超支户了。

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更加密切了。干部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社员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都能得到及时了解和合理解决。因此，社员很满意，除了自己积极劳动生产外，还帮助干部想办法、出主意，协助干部领导生产。过去单家独户做饭时，开会、出工，你等我，我等你，想早去，吃不了饭，去迟了，大家要批评，现在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出工、学习，什么事情都好办。过去家庭不和睦的，现在和睦了。跃进管理区第一生产队社员饶玉成，一家九口人，过去为煮饭烧

柴，吃多吃少，經常爭吵，分成了三家，成立公共食堂以後，又合攏成一家了。

單身漢也不再為做飯吃發愁了。東風管理區單身漢江子金，在公社辦食堂以前，為了多做些工分和省一些柴火，經常是一次做出兩三天的飯，十頓飯中有八頓吃剩飯。公共食堂建立以後，他頓頓能吃到新鮮飯菜。

由於公共食堂等集體福利事業的興辦，特別是人民公社實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以後，大大激發了社員的勞動熱情。紅光管理區超過勞動定額的社員占總勞動人數的一半，超過高工效定額（比勞動定額一般高出一倍）的占百分之三十。幸福管理區超過勞動定額的社員占總勞動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超過高工效定額的占百分之十。由於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飯出工齊，行動迅速，每個社員的勞動時間都增加了。所有這些，都大大地推動了生產，改善了社員的生活。公社在抽出了二千二百多個勞動力投入多種經營和社辦工業以後，田間生產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比往年做得更好。一九五九年的小麥播種面積由一九五八年的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六畝，擴大到三萬一千二百三十六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油菜面積由一九五八年的二萬八千九百一十九畝，擴大到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畝，增加了百分之十九，並且進行分層施肥，分畦條播。水稻播種面積比一九五八年擴大了百分之二十一點二，稻田一般都經過深耕，密植程度比往年高。

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吃得又飽、又好、又衛生。有一部分公共食堂還設了賣酒、賣煙、賣日用品的小賣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食堂裝有廣播喇叭。社員勞動一天後，從喇叭里聽到國內外的新聞，聽到音樂。這樣幸福愉快的生活，是辦起了公共食堂才得到的。廣大社員生活過得好，心情舒暢，體重普遍有了增加。紅光管理區第五生產隊十一小隊的老年中農徐興發、巫訓光、馬如年等原先怕在公共食堂吃不飽飯，加入食堂吃飯以前特別稱了自己的體重，加入食堂四個月以後，他們又稱了自己的體重，結果每個人的體重都有了增加。最多的增加了二十斤，最少的也增加了六斤，平均每人增加十一點二斤。

風吹不倒 雷打不散

當廣大群眾特別是貧苦農民熱烈擁護、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極少數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出來興風作浪。他們反對公共食堂，說公共食堂“不自由”。石堤管理區富裕農民范克臣曾給食堂送了一付“對聯”：“吃飯不要錢有何興趣，做事要長遠別太樂觀”，對食堂進行冷嘲熱諷。這些人的破壞言行激起了廣大社員的義憤。他們也貼出了對聯，贊揚和保衛自己的食堂：“飯香菜香，舉箸不忘共產黨；苦干巧干，力爭產萬斤糧”。有的富裕中農講食堂的怪話，隨時隨地受到社員們的駁斥。老上中農胡仲賢，有一天在田里做活路時故意問社員周玉才：“你吃飽沒有？”周玉才在上個月還節余了五斤大米。他反問胡仲賢：“吃不飽，我還能節約那樣多的糧食？”問得胡仲賢啞口無言。反對公共食堂的人，不僅在群眾中是孤立的，甚至在家庭中也是孤立的。如雙桂管理區第一生產隊的新上中農鄭功品，全家四口人，他的父母在舊社會過了半輩子的勞苦生活，對建立公社以來的幸福生活體會較深，願意參加公共食堂，只有鄭功品不願意參加。但是當他看到食堂辦得越來越好，絕大多數社員都參加了，家里又沒有人給他煮飯，也就參加了。

公共食堂能夠辦得很好，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是由於公社黨委加強了領導，採取了不少措施。公社黨委在舉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堅定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省委“抓思想、抓生產、抓生活”和有關办好公共食堂的政策指示，積極領導群眾办好食堂。公社黨委確定黨委第一書記親自領導這一工作。各個生產隊的黨總支和支部也指定一個書記管理食堂工作。各個食堂都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一千二百六十七個成分好、思想好、工作積

極、身体健康、有一定烹調技术的炊事人員。公社和各管理区經常召开現場會議，交流經驗，訓練炊事員。

按照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公共食堂还实行了“包两头”的伙食供給办法，即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和沒有劳动能力的兒童实行伙食供給制；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員，按劳动力的强弱評定高低不等的伙食基本工分。这个办法鼓励有劳动能力的社員積極劳动，对无劳动能力的人实行社会保險和集体互助，因而得到絕大多数社員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節約用粮上，食堂貫徹执行了“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节余归己”的原則，做到細水長流，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和保証吃飽、吃好、吃省、吃得衛生的原則，有計劃地用粮。社員在公社党委的不断教育下，自觉地注意節約粮食。双桂管理区的三百五十六戶，一千六百五十八人，一九五九年八月份节余粮食一千九百九十九斤。全社四百三十二个食堂，都程度不同地节余了粮食，其他如油、盐也有了节余。

公社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在公共食堂建立之初，就划給食堂平均每人五厘的菜蔬地，指定了專人管理。这些蔬菜地，一年中种植一百多个品种，每亩产一万多斤，既保証了食堂的蔬菜需要，又提供了大批商品蔬菜，增加了食堂收入，增加了購買油盐酱醋的錢。紅光管理区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蔬菜地，除供給社員吃菜外，还供应市場三万多斤，增加收入一千二百多元。在公共食堂周圍，都設立了养猪場。食堂与生产队共养了三万八千一百多头猪，比建立公社以前增加了一万五千二百头（即增長百分之七十六）。此外，各个食堂还养了鷄鴨鵝兔。一年来公社出售給国家商业部門的生猪、家禽比任何一年都多，还适当地增加了社員的肉食。这些生产的發展，使菜肴花样多，既節約粮食，又使社員吃得滿意。

公社还貫徹执行了“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則，保留了飯館、茶館、各种作坊和社員的小鍋小灶。除去食堂吃的蔬菜以外，还分給社員一些蔬菜讓他們拿回家去吃。过春节时，各食堂都举行了会餐，还分發了一些大米、猪肉和蔬菜給社員，照顧社員探亲訪友的需要。公共食堂还对老、幼、病、弱和产妇、孕妇做到了适当的照顧，允許他們打飯回家去吃，并为老年人和小孩煮軟飯。走路不方便的老弱、产妇、孕妇和病人，也可以在家自己煮飯。食堂的管理員还定期把分給他們的粮食和蔬菜送上門去。

由于公共食堂的誕生合乎历史發展要求，应乎广大社員的心願，加上公社党委又一貫積極地加强領導，因而公共食堂办得越来越好了。絕大多数的食堂都做到了蔬菜种得多、种得好，生猪养得多、养得好，飯菜花样多，吃得衛生，民主管理好。在这方面还作得不够完善的極少数食堂，最近經過整頓，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过去的極少数反对和怀疑公共食堂的人，現在也有了很大的轉变。双桂管理区第七生产队的第一食堂，剛剛成立的时候，一百零七个社員当中，有六个人坚决反对，有九个人怀疑能否办好。現在有两个原来持反对态度的不反对了，七个原来抱怀疑态度的不怀疑了，積極拥护办食堂，剩下的个别反对食堂的人，也在事实面前啞口无言了。現在，公共食堂更加巩固了，社員們都說：“風吹不倒，雷打不散！”

公共食堂万年紅

紅光公社的公共食堂，經過一年的時間，已經显示了它的无限的优越性，受到了广大社員的热烈拥护。但是这还是开始。随着生产的大發展，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公共食堂将会办得更好。公社各級干部，已經积累了不少办好食堂的經驗，有了組織群众集体生活的办法。公社各級組織，都由干部和社員共同組成了生活福利委员会，加强了食堂的民主管理。各个食堂都制訂和执行了民主管理、計劃用粮、清潔衛生和評比檢查的經營管理制度。

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公共食堂的物质力量日益增强，各项设备也日臻完善。一年来，各个食堂不只有了宽敞的厨房、餐室，还培修了不少猪圈，养了不少猪和小家禽，还建立了蔬菜基地，他们计划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大力发展养猪，种好蔬菜，把食堂办得更好。不少食堂已开始改革炊事工具，如装置了土自来水管，自制红苕切片机、萝卜切丝机，今后还要大力开展这项工作，逐步实现炊事半机械化。公社已利用当地的一百五十座水碾为食堂加工粮食，又办了一些付食品加工厂，今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积极发展为城镇、为当地食堂服务的食品加工厂。这些，都为公共食堂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广大社员热爱集体生活，对集体生活已经逐步习惯。不少社员对食堂爱护备至，热烈参加食堂的义务劳动，他们白天在生产上劳累了一天，夜里还自愿给食堂修缮房屋。有些社员还在食堂周围栽种了果木花草，美化食堂环境。现在公共食堂已经在社员的心里扎下了牢固的根子，社员们对办好食堂信心更足，生产干劲更大，他们都說：“人民公社是东风，公共食堂万年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蓬萊仙境在人間

——訪四川蓬溪紅旗人民公社的两个敬老院——

洪 奇

出蓬萊鎮南行二里路便到五鳳山，四川省蓬溪县紅旗人民公社第一敬老院就在山頂林蔭深处的純陽祠內。五鳳山是个風景清幽的地方，前人在牆上写着：“蓬萊仙境”、“第一洞天”。

第二敬老院在蓬萊鎮东街上。这座整修得煥然一新、紅牆綠窗的平房后面，便是鄴江。江左蘆花滿岸，江右榕樹成蔭，小橋綠波，景色宜人。

紅旗人民公社共办了九个敬老院，接納了一百九十八名老人，其中的三十九名，就住在我們訪問的两个敬老院中。这些老人，解放前是无依无靠的鰥寡孤独，解放后，他們一直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救济，是由农业社保吃、保穿、保燒、保教、保葬的“五保”戶。現在名称变了，人們称呼他們是“幸福老人”。

用“幸福老人”来称呼他們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就說我們到第一敬老院的那天吧，走进院裡，看見几个老人圍着一堆海椒，一面摘海椒，一面嘻笑連天地“摆龙门陣”（談天），見我們來了，一齐打着招呼，热情地領我們到客堂里去坐。这间客堂，房屋寬敞，中間是一排躺椅，旁边有一張書桌，牆上貼着各种彩画，牆边还放着一部留声机，曾堯泰老汉告訴我們：晚上，这里便是老人們常在一起娱乐的地方。

在这間客堂里，老人們給我們介绍了他們晚年的幸福生活，从穿衣吃飯到医藥起居，都是說一样夸一样。他們唱道：“說起公社喜連天，公社真正是乐园。鰥寡孤独有人管。生养死葬全包干。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生活万万年！”

过着今天的幸福生活，老人們就自然地想起从前來了。第二敬老院的李家才老汉說：“十年前，我还以为老来要进武聖宮和城隍庙呢，做梦也沒有想到今天有这样好的地方住！”他今年六十多岁了，解放前的三十九年中，都是在一家屠宰場樓上的角角上过夜。他現在和唐光武老汉住着一間寬敞的寢室。他說：武聖宮和城隍庙，解放前是叫孤寡老人們寒心的地方。多少无依无靠的老人，找不到安身之处，只好到那里去結束了他們悲慘的晚年。有个老头何老么，死在武聖宮戏樓脚下，周身長滿了蛆才被人發現。

李家才老汉兴致勃勃地領着我們参观了全院的宿舍。老人們是两个或三个人住一間寢室，这样，一来不感寂寞，二来好在生活上互相照顧。陈士雨和邓茂秀是对老夫妻，就單住一間房子。每个老人的床上，都挂着新的白蚊帳，垫着新的花床單，放着新的花枕头和一床紅被面的新被盖。一九五八年冬天，發新被盖的那天晚上，許多老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六十多岁的刘农友，睡到半夜又在床上唱起来：“共产党是爹娘，毛主席象太阳，照着我这老人喜洋洋！”在这个激情滿怀的晚上，七十七岁的查清秀老大娘，想起她从十岁到唐家当童养媳起就无被盖，冬天夜里，用山茅草搭在身上，盖了三十五年。当她盖上公社發給的全新的、暖和的

被盖时触动了她心头几十年的痛苦回忆，辛酸和幸福交織在一起，她感动得哭了一场。她說：“沒有共产党，我就是能活到这样年紀，要想得点山茅草也弄不上手，哪里还能有被盖呀！”

第一敬老院有个姜兴發，解放前靠討別人的破衣服穿。一九五八年进院后，先后領了各种衣物七件，从头换到脚。一九五九年春天，他表嫂来看望他，一見面就說：“看你穿这一身，人都变年青了。姜老表呀，你一辈子也沒有玩过这种格（即穿戴好的意思）呀！”

敬老院里老人們吃的伙食全是公灶包干，并且受到特別照顧，吃的細粮比一般社員多，为了調剂口味，还經常吃面。第一敬老院自己种了一亩多蔬菜，每頓除有丰富的新鮮菜外，还有各种咸菜。至于豆腐、凉粉这类不費牙齿又可口的食物，更是經常吃。第二敬老院有个八十八岁的彭兴珍，牙齿全坏了，一般的菜嚼不烂，院里便給她办了面酱和豆豉一类的下飯菜。除平时吃飽吃好以外，逢年过节时，公社还特別关怀他們，为他們加菜会餐。六十二岁的刘礼珍，津津有味地給我們介紹一九五九年春节吃的年飯，鷄、魚、鴨、肉样样齐全，共做了十多个菜。她說：“这是我从出生以来过的第一次丰盛年，把我解放前五十二年吃的肉加起来，也摆不出現在吃的那一大桌子！”她在解放前几十个年节中，有十几个年节沒吃过一点肉。有一年过春节，割了两斤瘟牛肉，还被債主提走了。她說：“那时孤寡老人莫說过年吃肉，就是想平时不餓飯也难办到呀！有个孤独老人聶瞎子，餓到临死的时候还在断断续續地呼喚：‘我餓得难受呀！哪个賞碗米湯給我喝呀！’聶瞎子这种結局与今天孤寡老人們的生活相比，不正是天上地下嗎？”

第一敬老院的老人們，在一九五九年春节吃了丰盛的年飯后，对比着过去和現在的光景，一人一句地联了一首詩：“今朝过新年，菜香飯又甜，端杯拿着筷，想起解放前，穷人受尽苦，吃穿都很难，挨冷又受餓，哪里能过年？有了共产党，才有今天，穿暖又吃飽，欢度快乐年！”

旧社会里，劳动一生的孤寡老人不但要憂生，还要憂病、憂死。从前有这样一首民謠：“孤寡人，真凄慘，病来了，喊皇天；要吃茶，尿桶边；要吃水，井眼边；要吃藥，难上难。”事实就跟这首歌謠所叙述的一样。解放前十年，有个孤苦老人汪老滿，壮年打石头，老来收字紙，借住純阳祠內的神殿安身，后来病倒了，无錢吃藥，无人服侍，尿尿都在睡处局。祠內住持道人說他“污秽了神堂”，把他拖出去塞在一間小小屋角里。老人躺在里面，肚餓口渴，喊人沒人应，走又走不得，实在忍不住了，便爬到尿桶边喝尿。死后，一身还是湿淋淋的。

解放后，这种凄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敬老院里的老人，誰得了病，不論大小，有病就医，病情一天不除，医藥一天不断，煎湯熬藥，端茶倒水，以至屙屎屙尿，都有人殷勤服侍。第一敬老院的錢月仙，从十二岁开始帮人，一直到人老、眼瞎、身体瘦，最后帮人也沒有人雇了。解放前，他曾几次想跳河自杀，免得活着受苦。解放后，錢月仙得到政府和农业社的照顧，吃穿不愁，身体也逐漸好轉。一九五八年进了敬老院，由于医治調养更及时、更周到，不但病全好了，还成了个中等胖子。他說：“我是越活越有劲了，这样活下去，再活一百岁我也不想死了！”

在旧社会，人們是靠兒靠女。敬老院中的老人們，过去为兒女悬心吊胆地过了大半輩子，結果是多数人无兒女可靠，少数有兒女的也沒有靠住。提起这件事，每个老人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第一敬老院的十五个老人，有九个从来沒有結过婚。这九个人中有八个人从十岁左右起就当雇工。在旧社会，誰願把姑娘嫁給“長年（即长工）大哥？”姜兴發老汉說：“莫說別人不会嫁給你，就是有人肯嫁，自己也无力接呀！”他也曾想要个妻子，但旁人對

他說：“不要胡思亂想了，就是能接個妻子，你也養活不起呀！”有的人也僥幸娶親成家，生了兒女，但孩子生下來無力撫養，有的就賣給別人了，有的餓死、凍死了，有的被反動派拉丁拉夫而一去永無音信，有的為生活逼走他方，一去未歸，有的被地租、高利貸逼死了。第一敬老院的劉昌秀，生下第三個兒子才半歲，就被別人拿十吊錢搭兩斤豬肉換去了。

在那種吃人的社會里，孤寡人什麼也靠不住，便想靠自己還能勞動的時候，拚命積一付棺材和幾付藥錢，以防老來病了不至於吃屎，死了不至於埋谷草。但這個最低的希望，在舊社會里也很難實現。第一敬老院的馮廷厚，解放前，節衣縮食，苦積了七年，好不容易積下了一付棺材和一石六斗米。不料到一九四八年，內傷毛病發了，開初賣米求醫，米賣完後把棺材也賣了，後來連被蓋衣服都賣了。病也不好，死又不死；他想：再拖下去，原先最害怕的結局就要臨頭了。正在作難的時候，解放了，人民政府拿出錢糧救濟他，一直到又入了敬老院。

其他孤寡老人也跟馮廷厚一樣，在解放後得到國家和農業社的關懷，生活就不愁了。一九五六年，農業社對這些無依無靠的老人實行了“五保”，使老人們的生活有了保障。第一敬老院中的二十個老人，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前），由國家給的救濟款就有四百五十元，農業社為幫助他們，總共花了四千五百九十九個勞動日。有了國家的關懷和農業社的“五保”，孤寡老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證。過去那種生無人養、死無人葬的情況，根本改變了。

現任第一敬老院院長的蔡祥源說：“在農業社時，雖然國家和農業社花了許多錢和精力來照顧他們，但是還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困難，只有到了人民公社，才把鰥寡孤獨的問題徹底解決了。”他過去是五風農業社一分社的主任，他領導的那個農業社的七十二戶社員中，有“五保”戶五戶，都分散住着，社里只有叫鄰近的社員照看他們，不可能派專人守護。當時社里也想着辦敬老院這類福利事業，但社小力量小，搞不起來。

紅旗人民公社成立後，辦集體福利事業的條件、力量都比高級社更多更大了，“五保”戶也要求辦敬老院。在公社成立後的第三天——九月五日，第一敬老院便辦起來，接着又辦起第二敬老院。公社黨委十分重視辦敬老院，除派很強的幹部做敬老院工作外，還調了個思想好、勞動力強的共青團員到第一敬老院當炊事員，社員對辦敬老院也很熱心，十分尊敬老年人。古井區隊第十區隊的青年社員，一個下午便給第一敬老院修好一條進出的大路。許多社員還常到院中看望熟識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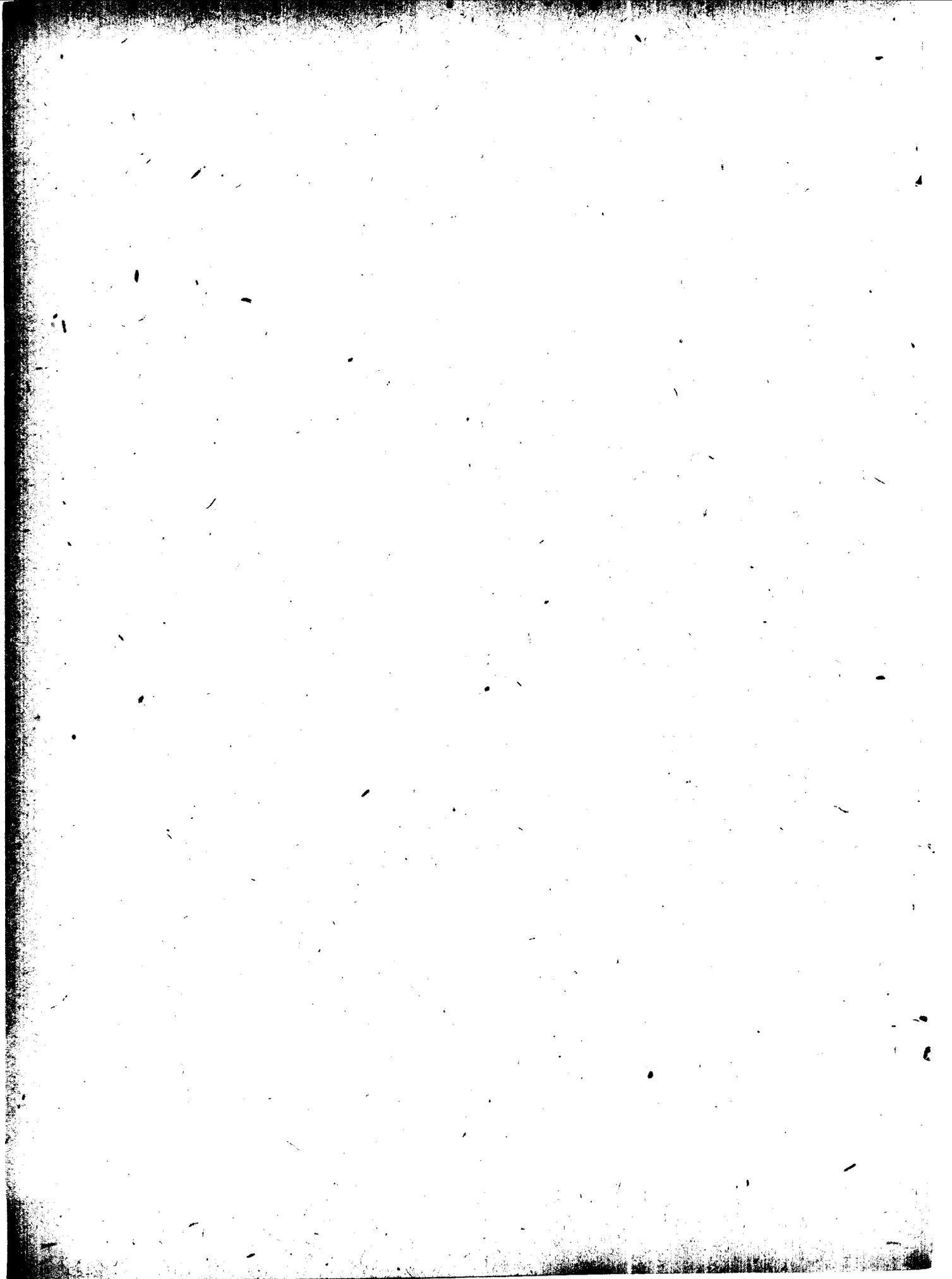
公社本來是要那些無依無靠的老人，到敬老院中過幸福的日子。可是這些勞動了一生的老人却閑不慣，手裡不干點活，就像丟了什麼東西一樣，再三要求公社給他們一點活路做。敬老院根據老人們的心願和體力情況，買了些雞、鴨、鵝、兔、豬、羊等給他們飼養，砍了些竹子給有技術的老人編篾貨，劃了一畝多土地來種蔬菜。老人們喜歡干哪種活就參加哪種生產，高興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老人們的勞動熱情很高，總想多干點活。兩個敬老院經營生產的收入，除能自給外，還積累了一千多元。這樣，既為公社減輕了負擔，又為老人們增添了生活的樂趣。

老人們的心情全變了，都感到越活越年青了。李家才老漢說：“在敬老院里過着舒服愉快的生活，我這顆懸吊吊的心一下子就落下來了！”他們過去是靠兒靠女，現在則感到“共產黨比爹娘還要親”，“人民公社比兒女更可靠”。他們歌頌敬老院說：“幸福花開幸福來，孤寡老人喜心懷，人間有了敬老院，壽星也想下凡來。”他們關心的不再是自己有無兒女和生老病死問題，而是國家大事和社會主義建設了。第一敬老院所在的生产隊，春天播種棉花時，老人們便自動去幫助打窩、栽苗。青年們在種棉花高產田，他們便經常主動地去獻計策，傳授技術。天旱了，老人的心情也跟社員一樣緊張。丰收了，老人們跟社員一樣的歡

乐。他們作詩来歌頌大丰收：“老汉活了八十八，未見这样好庄稼，当了三代老百姓，才見紅苕象东瓜。”这里是棉花产区，社員大量交售棉花的时候，在路旁杂草上抛撒了一些棉花。老人們見着这些抛撒的棉花，哪怕是一縷半朵都要揀起来。一九五九年他們已經揀了一百多斤棉花，并且仔細地把一根草草、一粒泥沙都揀掉，弄得干干淨淨地交給公社。

敬老院办起来后，許多人都为党和人民公社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和关怀所感动，經常有人去參觀敬老院，看望“幸福老人”。特別是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單身汉更感到高兴。古井区联队十管区有个五十岁的單身汉陈天仲，前几年担心老来无人照顧，想娶个老婆、抱个兒子，但都沒有如願。他的情緒便低落了。但看到敬老院办起来后，他高兴極了，說：“这下老了有靠头，我啥也不牵挂，只想趁能做活的时候，多在生产上出把力，以后上五鳳山享福才与心无愧。”

老人們热爱今天的生活，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人民公社的心情，是用語言形容不出来的。第一敬老院的老人們，每当自己种的蔬菜長熟的时候，总是把第一次采来的鮮菜送給公社党委，表达他們对党热爱的心意。刘礼珍說：“我每天端起飯碗，穿上衣服，看到蚊帳，盖上被盖，就想起毛主席的恩情，晚上做梦也夢見毛主席笑容滿面，金光閃閃地照亮了敬老院。”



搬动鄱阳湖 搬来黄金山

——江西东乡小璜人民公社修水利創奇迹——

中共江西上饒地委工作組

江西省东乡县小璜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神話般的奇迹。一九五八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季，仅仅用了一百天的时间，就修起了两座能灌溉四万多亩稻田的大水庫，解除了千百年来水旱灾害的威胁；一九五九年春天，又改造了大面积的低产田，使早稻一季的产量达到一九五八年全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使这个历史上一貫缺粮的地区变成了余粮地区。社員們无限贊嘆地說：“人民公社搬来了鄱阳湖，也搬来了黄金山。”面对着清長流的渠水，面对着成堆成堆的金黃閃閃的稻谷，人們不能不从心坎里贊揚公社力量的偉大，也不能不喚起他們对沉痛往事的回忆。

辛酸的回忆

水，小璜人民世代都渴望着水。这里四面环山，丘陵起伏，方圆二百七十平方公里，既无湖泊，也无大的河流。晴了几天，焦黃的薄土就被晒透了，連下几天大雨，又到处是黃水滾滾，一片泥濘。

由于缺水，这里的农民每年几乎要以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車水，直到精疲力尽，塘涸沟干。由于缺水，这里农作物的产量簡直低得可怜。这里，过去曾流傳过这样一个歌謠：“古老崗上草赶禾，只見草長不見禾，一尺長的草，八寸長的禾，割了一大坂，不够喂只鵝。”

水，在这里比生命都要寶貴！为了爭得一点点水，有的人不惜牺牲生命去換得。如今老年人还清楚地記得有这样一樁事：清朝同治年間，蓮塘和余家两个村的群众，在封建地主的指使和挑撥下，为一塘水的問題打了一場官司，一直打到总督衙門。昏庸殘酷的总督就叫人把一只燒得通紅的鉄靴拿到大堂之上，說：“哪个村有人敢出来穿上这只鉄靴，就把水塘断給哪个村。”正在这緊張的时刻，蓮塘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于行可，毅然地走出人群，把自己的赤脚伸进燒紅的鉄靴，用生命換得了一口水塘的灌溉权。可是，一口塘又能灌溉多少田？人們在傳誦着“行可公”的事迹时，总不免摇头嘆息地說：“水比金子都貴，水就是命呀；要想日子好起来，除非把鄱阳湖搬来。”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不可能實現的梦想。年年清明节，一些老农都要带着兒孙到“行可公”坟上燒香化紙，祈禱着風調雨順。可是“行可公”死后无知，老天爷也沒开恩，早起来还是照样，严重时連人喝的水都很困难。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下，又由于自然条件特別恶劣，小璜人民長期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小璜是个出了名的苦地方，以致附近有些人有女兒也不肯嫁給胡家村，說是：“胡家村，紅土壤，亩田难收半担粮，那怕胡家郎漂亮，丑女也不嫁胡家郎。”

美好的願望

解放后，小璜一带人民对旧有的三千多口“灯笼塘”、“碟子塘”进行了整修，同时修建了两百多座新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一万多亩。在这个丘陵起伏、土質瘠薄的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灌田五百亩到一千亩的水利工程，破天荒地种上了一百多亩第二季晚稻，但这些工程都比较小，全社七万多亩耕地，还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没有可靠的灌溉设施，遇上較长时间的干旱，农业生产仍然要受到严重的损失。

人們并不是不想兴建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但是在当时生产組織規模小，人力财力物力單薄的条件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九五四年，珀玕初級社（現在的珀玕大队）計劃修建龙口水庫，可灌田两百余亩，原商妥和另一个社合修，后来这个社考虑自己受益小，不肯支援，珀玕社自己做了四百多个工，无力再挖，只好半途而廢。

过去，当人們走过横山口和华山口时，看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口小肚大，曾經这样幻想过，要是在山口上能再長出个山包来，山下这一带可就水旱无憂了。可是这畢竟是幻想，憑空怎么会長出个山包来呢？一九五六年实现高級合作化以后，大家就議論着要在这两处修建水庫。水庫修成后，就可以灌溉四万多亩田，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樁大事情啊！可是几个社一商量，就难住了。第一，两座水庫共要占田五千多亩，这将由誰来补偿？第二，要迁移四个村庄，二百九十三户人家，怎样安置？第三，要挖几十万立方米土方，这么多的劳动力哪里来？第四，要投資几十万元，这笔錢从哪里出？当时一个高級社只不过两三百户，这样單薄的力量，哪里承担得了如此巨大的重担。

一九五八年，在全面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小璜的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解决水利問題，因为水的问题不解决，車水的劳动力占得太多，就抽不出更多的劳动力去实行精耕細作，挖掘土地潜力，广开增产門路，發展多种經濟。于是，他們不得不再次决定兴修横山水庫。工程委员会成立了，各个乡的民工任务也分配了，可是珊壁乡的群众认为自己受益小，积极性不高，分配一百个民工的任务，只去了一个。分配給余家乡的竹木任务，也同样遭到拒絕，修水庫的事又不得不再一次搁下来了。

广大社員从这些矛盾中，深深感到原来的小社已經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發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打破乡社界限，并小社为大社。因此，一九五八年八月，当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消息傳到小璜后，小璜的群众欢声雷动，人心振奋，爭先响应。就这样，小璜、余家、珀玕、珊壁四个乡三十五个农业社合并成立了小璜人民公社。

“搬动了鄱阳湖”

公社一成立，搁下的心事又提起来了，兴建水利工程的事情，馬上就开始动手了。

人民公社办事情，就不同从前了，因为它有了各項条件，說干就干。在成立公社的同一天，成立了横山、华山水利工程委员会，社員們都乐呵呵地說：“这是双喜临门。”的确，公社一成立，就显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由于公社規模大，組織力量强，活动范围广，可以統一筹划全社生产和合理安排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原来修水庫中遇到的那些难题，就都一一迎刃而解了。廢掉的田，社里可以統一調剂，要迁出的人家，各大队可以分头妥善安置，劳动力可以全社統一調配，需要的投資公社也出得起。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風。

于是，一場移山造海，征服自然的偉大斗争开始了。社員們發出了“依靠公社办水利，牵到龙王当馬騎”的豪言壯語。全社有一万零五百多个男女劳动力，在公社的統一調配下，虽然

抽出了三千多人煉鋼鐵，但因为有四千多妇女从繁瑣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勇敢地担当了全部秋收秋种任务，所以仍然能够抽調三千多名劳动力向水利进军。对于工程需要的物力、财力、技术力量，他們根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提出了“鋼筋自己打，木竹自己砍，工具自己造，水泥石灰自己燒，技术力量自己培养，經費自己筹，炸藥自己制，涵管自己做，石塊自己开”的豪迈口号，开展了“九自”运动。这个口号提出后，真是无往不胜，无坚不摧。技术力量不足，公社就在工地上开办了一个訓練班，培养了三十多名施工員。工程需要大量的水泥、石灰，就派了十二个社員到附近占圩公社去学燒水泥，派了一百名社員到本社的石灰矿上去燒石灰。缺鋼筋，他們就在社員中收集廢鉄，抽調技术較高的鉄工，用土爐鉄錘，打出了三千多斤鋼筋。各队抽来的一百四十几名手工业工人，也在工地上建立了工厂，創制了二百三十节土火車，三十条木軌，四条空中索道，节约了四万多个劳动日。渠道上的涵管，原来計劃用水泥，后来改用了自己磚瓦窑特制的瓦管。五座引水渡槽原来也計劃用鋼筋水泥，后来用木板、毛竹制成了，而这些木材毛竹是由公社組織劳动力在余家大队砍的。由于这样，整个投資原計劃要三十万元，实际只用了七万多元。

这两座水庫工程是相当艰巨的。共計有七十六万立方米土石方，渠道全长达一百里，要翻越五十多个山头，穿过二百多个山谷溪流，架設了一百八十节木制导洪管（长达三百八十米），有着六十多座附屬建筑，灌溉面积包括原来三十五个高級社范围内的四万多亩耕地，这样浩大艰巨的工程，只靠一个高級社单独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办不成的。而公社成立后，三千名劳动大軍，依靠公社各方面物質力量的支援，奋战了一百天，就胜利完成了两座水庫的全部工程。

橫山水庫放水的那一天，長長的渠道两旁站滿了欢乐的人群，当人們看到清清的渠水嘩啦啦地奔流时，无法抑制自己心头的喜悦与激动。八十二岁的农民鄒如和，沿着渠道整整走了八里路，边走边笑，笑得合不攏嘴。許多群众說：“过去多少朝代都沒有解决的問題(水)，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很快地給办到了，一下子立下了大功，真是托毛主席的福！”过去人們常說：“要叫小璜有水，除非搬来鄱阳湖。”如今，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真的“搬动了鄱阳湖”。

这里永远是春天

水庫建成了，为一九五九年的小璜带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小璜公社共有早稻五万四千多亩，一季晚稻一万三千多亩。这些水田中，亩产百斤左右的低产田有二万七千多亩。低产的原因主要是水利条件不好，耕作粗放。現在水的問題解决了，过去用在抗旱上的大批劳动力可以騰出来了。据統計，全社一九五九年全年可节省二十万个劳动日，加上全社适当地調整了土地，調整了六千多亩插花田，这也可节省很多劳动力，于是人們的注意力就轉到这一大片低产田上来了。他們面对着这片低产田，信心百倍地說：“人民公社能够搬动鄱阳湖，也就能够搬来黄金山！”

一九五九年春耕生产一开始，小璜公社就动員了千軍万馬投入了改造低产田的战斗。全社二十八个大队，組成了五十八支专业队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突击积肥送肥运动，給低产田下足了基肥，其中特別不好的田施的肥就更多，大部分低产田实行了三犁二耙一耨。还有一部分低产田，是由于常遭山水冲刷而低产的，公社在發動大家改造低产田的同时，根据水土流失情况，全面作了规划，組織劳动力沿山作埂，山底开塘，防止水土流失，并在所有可能發生山水冲刷的地方，大量植树造林，实行綠化，以根除山水冲刷。

低产田一般都离村庄較远，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公社党委第一書記徐順喜首先在古老崗

上搭起了第一座茅棚，把改造低产田的指挥部搬到低产坡上，日战田间，夜伴禾眠。接着各个低产坡上都陆续地出现了一幢又一幢的茅棚，连养猪厂、肥料厂也都先后上坡了。五十多个专业队伍，都在低产坡上扎下了营寨。这样一来，远田变成了近田，瘦田变成了肥田，低产田的禾苗紧紧地追逐着高产田的禾苗。社员们兴奋地說：“如今生产真是大变样了。”

人民公社化后的第一个夏收，小璜出现了神话般的奇迹。全社五万零五百六十余亩早稻，总产量达到一千七百余万斤，一季产量就达到一九五八年全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其中二万七千多亩低产田，普遍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了一倍以上，有些甚至增加了好几倍。有二万五千亩低产田已摘掉了低产“帽子”，进入了一般高产田的行列。

夏收以后，小璜公社的田坡上又出现了一片新绿。这是人们在回忆中找不到的事。以往，早稻收割后，田土开坼，禾兜朝天，几万亩田便一直要闲到第二年春天。如今呢，满坡水汪汪地，绿油油地，种下了两万八千多亩晚稻，而一九五八年总共只有一百多亩，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其余两万多亩田，也都种上了红薯、小粟等杂粮作物，他们说：“过去一片白，现在一片青。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和春天一样！”

生活越来越幸福

人民公社化还只有一年，可是在小璜这张“白纸”上，开始写上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了“最新最美的画图”。小璜历来种甘蔗，人们用吃甘蔗的滋味来比喻公社化后的美好生活，真是再恰当不过。他们说：“建了大公社，好比吃甘蔗，从上吃到下，甜味节节加。”

仅仅一年，这里的变化有多么大啊！这个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历史上一贯缺粮的穷乡僻壤，一九五九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万斤，他们在留足了标准口粮、饲料、种子后，第一次向国家交出了三百五十九万余粮，自己还可储备四百万斤粮食。这里，一九五八年有一千三百多户超支户，一九五九年超支户没有了，储蓄户大大增加了，全社参加储蓄的共有三千多户。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收入（包括粮食半供给制）可达一百零五元七角，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加上家庭副业，收入还会更多。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全社养猪一万五千多头，平均每户两头多，鸡、鸭、鹅平均每户有六、七只。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里建立了一个广播站，安装了六十五个广播喇叭，社员在劳动之余，可以听到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和优美的音乐；大队组织了业余剧团，小队设有俱乐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适龄儿童已经入学，这里还办有一所初级中学，一所农业中学，一所中心医院。

人们为一年来的这些成就欢呼，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因为，这还仅仅是开始，他们向往着更美好的前程。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公布后，公社党委向全体社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战斗号召：“横扫右倾，猛鼓干劲，每人积肥一千担，每亩施肥五万斤，早稻一季跨纲要，全年亩产超千斤。”这就是他们一九六零年的奋斗目标。

他们还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精神，拟订了一个前景规划。按照他们的计划，到一九六零年，这里的全部耕地都能做到自流灌溉。水不仅能为他们灌溉田地，还将为他们发电，使机器运转。在两三年内，他们要使粮食、棉花的产量再大大提高，达到平均每人有粮食二千斤，皮棉亩产二百斤。在四周的荒山上，他们将大量地种植起各种果木，使荒山上果木成林，绿树成荫。他们正在积极发展养猪事业。他们还想兴办更多的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的各种工厂，举办更多的文教福利事业。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只因有公社 工业开红花

——江西临川李渡人民公社社办工业的成就——

何 平 李 杰

江西省临川县李渡人民公社，在一年的短暂时间里，社办工业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个公社兴建的一百三十一一个工厂企业，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日用品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截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止，社办工业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三百三十六万五千元，比一九五八年整个公社工农业总产值还多一点五倍，比一九五八年全社工业产值足足增加了十六倍。社办工业的发展，使公社工业生产，由一九五八年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上升到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五十六。李渡人民公社，工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即使在工业基础薄弱，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人民公社也能大办工业，实现工业生产大跃进。

生产和生活都需要大大发展工业

李渡人民公社，由原李渡镇和洛湖、安阳两个乡的十七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全社共有四千五百三十八户，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人。人民公社成立前，这里只有零星的一点点手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当地农业生产和群众的需要。广大群众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绝大部分是依靠外地供给。多少年来，这里的人们为了一个犁头、犁壁等小东西，都不得不跑到距离二十多里的温家圳，或者距离八十多里的上顿渡、丰城等地去购买。不仅来往费时，耽误生产，并且常因购买不着而徒劳往返。

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李渡工业落后的面貌，就更加显得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了。李渡各个高级社，决心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亩产稻谷八百斤，有的争取千斤，根据土质情况和往年的实践经验，要使农田增产，在肥料方面，需要有大量的石灰。李渡镇虽然有四个小石灰窑，但全年产量共计只有一百多万斤，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原民丰、洛丰等十多个高级社，不得不从丰城县小港口定购到石灰三百多万斤，除了每千斤石灰较李渡价格贵七角钱，三百多万斤石灰，多用去二千余元以外，还得要用大量的劳动力去搬运，而这又是一个大难题。

李渡距离丰城县小港口，有八十多里，来回有三天的路程。要把三百多万斤石灰运回来，需要四万多个劳动日，而且需要的还是主要劳动力。当时，民丰等十多个高级社，只有三千多个主要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全部出动，每人还得用十天左右的時間，才能搬运完这批石灰。可是，农业生产上的耕田、插秧、耘禾等繁重任务又迫不及待，样样都离不开主要劳动力，结果到栽完了禾，石灰还有一半没运回来，社员群众眼望着在沒有施放石灰的田里，朱

苗迟迟不能返青，跃进的增产指标有落空的危险，十分焦急。有的社员就提出了：“有买石灰的钱，有运石灰的劳动力，还不如自己办工厂烧石灰。”

一次再次的教训，迫使这里的群众要从当地打开出路。洛丰、鉴良等高级社，决心自己办工厂，试烧石灰，试制土化肥。洛丰高级社一鼓作气地建起石灰窑，但因自己境内没有石灰石，向别地采购，既无资金又缺劳动力搬运，只得半路罢休。鉴良高级社虽然烧了几窑石灰，但又逢天久不雨，农业抗旱紧张，只得停止石灰生产，把劳动力转向抗旱斗争。光明、北田、东桂等五个高级社，联合兴建的石灰厂，由于资源、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矛盾，没有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社都说自己吃亏，不久就散伙了。

正在这时候，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给李渡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途径。李渡人民公社一成立，广大群众欢欣若狂，办工业的愿望可以实现。公社党委根据群众的要求，立即制订了发展社办工业的计划，经群众充分酝酿讨论后，付诸实施。

李渡公社办工业，虽然只经历一年的时间，而李渡的面貌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这里，尽管还看不到高耸入云的烟囱，还很少听到轰鸣的马达声，但各种土的和土洋结合的工厂、车间；从村落到圩镇，到处可见，构成了一幅新的图画，改变了过去工业生产的空白面貌。现在，全公社有了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八十二个，其中主要是农具、机械、土化肥、农药、煤炭、砖瓦、水泥等工厂。同时，也有了为人民生活需要的工厂三十九个，其中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酿酒、印染、毛笔、木器、篾器等工厂。由于社办工业的大发展，这里人民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及时得到自给，更有毛笔远销南洋，陶器畅销沪杭。现今，李渡人民欣喜地说：“李渡自从有工业，很多东西都不缺，自给自足还有余，商品精致誉南洋。”

只因有公社 工业开红花

为什么人民公社能大办工业呢？

第一，人民公社能够为社办工业提供足够数量的劳动力。

农业社组织规模小，活动范围窄，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合理安排和使用劳动力，是社办工业不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公社成立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李渡公社在筹建工业的初期，虽然也有少数人仍然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对办工业缺乏信心，说什么：“农业大跃进以来劳动力已经很紧张了，哪能抽去办工业？”“要发展农业就不能发展工业，要发展工业一定会影响农业，双手只能捉一条鱼！”但绝大多数人都坚信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对发展社办工业信心很足，干劲很大。公社党委一方面组织群众谈“人民公社能不能大办工业”的问题，开展鸣放辩论，使少数人的“双手只能捉一条鱼”的错误观点，受到了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立即对全社劳动力的分布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如下四项措施，使社办工业的劳动力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一项措施是：合理调整劳动力和土地，挖掘劳动力潜力。公社化以前，李渡各农业社共有田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亩，参加农业生产的共五千零八十人左右，平均每人负担耕地四亩六分多一点，照此看来，劳动力并不少，但问题是劳动力的分布极不平衡，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和劳动潜力的发挥。如鉴良、东兴、华光、北田等农业社人少田多，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十五亩左右，劳动力十分紧张，耕作粗放，根本不可能抽出劳动力去大办工业；星亮、青峰等农业社人多田少，平均每个劳动力只负担耕地三亩多一点，相当一部分人的劳动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甚至有少数人东溜西走，闲而无事，造成劳动力的严重浪费。面对上述两种不合理现象，有人曾经提議在社与社之间将土地、劳动力进行适当调整，但由

于各农业社都怕自己吃亏，这个合理化建議也就沒有实现。

公社成立后，鉴良、星亮等农业社都成了公社领导下的生产大队。公社党委为了解决上述不合理现象，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劳动力潜力的发挥的原则出发，在取得各大队同意的基础上，根据田地、居住毗连等情况，将鉴良、星亮等大队的土地、劳动力进行了适当调整，并从星亮等大队调出了一批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这样一来，大大地挖掘了劳动潜力，对大家都有利，各队皆大欢喜。

第二项措施是：大办集体福利事业，解放妇女劳动力。过去这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妇女劳动力被纠缠在繁琐的家务劳动中，无法参加生产。“妇女半边天”，这是一支多么巨大的生产力量！为了把这一支巨大生产力量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公社党委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在全社范围内普遍兴办了集体福利事业，建立了公共食堂一百二十九个，托儿所一百一十八个，幼儿园一百一十六个。从此，全社有三千七百二十个妇女劳动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参加了工农业生产。其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五百二十人。

第三项措施是：充分利用某些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弱残废，变闲人为忙人。农业社由于只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使某些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弱残废无合适工作可做；公社发展工业项目众多，使这些人也找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全社共有老弱残废三百四十三人参加了各种工业生产，成了老当益壮、残而不废的人。毛笔厂的三十八个老年人，过去大都闲在家里没事做，现在大家工作得很好。他们兴奋地说：“这才叫人尽其才，各显神通。”

第四项措施是：调整“插花地”，节省劳动力。公社化以前，各农业社都有许多“插花地”，耕作起来非常不便，造成劳动力的严重浪费，影响了生产。如原华光社有一百一十亩田分散在鉴良农业社耕作区内，有二百多亩田分散在青烽农业社耕作区内，而鉴良、青烽农业社也有一部分田分散在华光农业社的耕作区内，这些“插花地”距离承耕的生产队一般都比较远，近的三四里，远的六七里或者更远一些，不仅耕作不便，往返浪费劳动力，产量也低。据华光农业社的估计，由于“插花地”得不到合理调整，全社每年最少要浪费劳动力十五人，“插花地”的产量，比其他地的产量一般也低百分之三十左右。鉴于上述情况，有些农业社曾经企图在社与社之间协商调整“插花地”，可是由于田亩大小不等，土质好坏不同，双方都怕自己吃亏，协商来协商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人民公社成立后，华光、鉴良、青烽等社都成了公社统一领导下的生产大队，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你社”“我社”的关系，而是“兄弟队”的关系了。因此，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合理调整、平等交换的原则，经过相互协商后，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全社各生产队之间调整的“插花地”总共有八百二十多亩，能够节省劳动力四十五个。

李渡公社在采取上述四项措施之后，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战线上所需要的劳动力，解决了公社化以前无法解决的劳动力忙闲不均的现象，有力地推动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而且为社办工业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比翼高飞，双双跃进。

第二，人民公社能大办工业的又一条根据是，人民公社“兵多将广”，工业技术力量较农业社雄厚。技术力量的缺乏，是农业社“双手只能捉一条鱼”的重要原因之一。公社化前，这里的各农业社，虽然一般都有二、三十个具有某种工业生产技术的人材，如木匠、砖瓦匠、缝衣匠等等，但一方面由于许多农业社的劳动力都很紧张，农业社不得不叫他们“委屈求全”，改行务农。另一方面有些农业社虽然劳动力较宽裕，曾经计划把某种技术人材集中起来开办工厂，但技术力量还是不足。比如，原鉴良农业社为了支援赣抚平原的水利建设，与施工单位签订了制造二十只船的供销合同，可是这个社只有两个造船工人，不能按期完成这个任务。因此，不得不求援于新民、东兴两社，把这两个社的四个造船工人请了来建厂开工。开工

不久，正逢天旱，新民、东兴两社由于劳动力异常紧张，结果分别把工人拉了回去抗旱，造船的事也就只好作罢。

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在统一安排和合理调配劳动力的同时，采用技术人员归队的办法，从全社十七个生产大队、一百零八十个生产队中，抽调了具有某种工业生产技术的人五百零七名参加工业生产，连同原李渡镇的三百二十名手工业工人共有八百二十七名。这些人参加工业生产后，找到了使劲的地方，从而大大地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专长技能。如原鉴良、新民、东兴三个农业社的六个造船工人，过去参加农业生产时只能做些辅助劳动，有时外出做点零工，感到“有力无处使”，现在进造船厂后，每月能造两只船，价值二千余元。

李渡公社在大办工业的初期，虽然统一抽调了八百多名具有某种工业生产技术的人材，但技术力量仍然适应不了工业生产的需要。八百多人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可以单独操作，其余的对老的操作方法还懂一些，对许多新的操作方法则懂的很少，以致工效不高，产品质量不够好，产品的花样品种也不多。在此情况下，有少数人对办工业发生了动摇，急急忙忙劝公社修改工业生产计划或者干脆“下马”，说什么“公社搞农业是内行，搞工业硬是不行，这样搞下去一定要亏老本”。但是他们的主张，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路是人走出来的，技术是能够逐步提高的，不能下马！”公社党委积极支持了这种正确意见，对少数人的“赶快下马”的右倾思想及时进行了批判。并且号召广大职工发扬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风格，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突破技术关。与此同时，还采用了兴办红专学校，建立技术革新小组，实行师傅带徒弟等办法，大力培养和提高技术力量。因此，使许多技术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新生力量很快就壮大起来了。一年来，技术人材从原有的八百二十七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七十六人。其中有二百七十八人革新了各种生产工具一百三十七件，创造发明二十三件，新增产品五百四十二种。因此，过去完全依靠外地供应的铜婆司、环耳、缸璜等抽水机零件，以及提炼硫磺用的硫磺罐，现在都能自己制造，其中有的产品还远销全县。

许多老工人在参加工厂生产后，由于生活有了保障，在交流和传授技术知识时，开诚布公，不留余地。李渡镇原来有两个铁匠，门户相对，一个叫廖永顺，一个叫杨有顺，过去不仅在原料方面你争我夺，在产品价格和产品销售方面也明争暗斗。廖向顾客说杨的产品质量差，价钱贵。杨向顾客说廖的产品偷工减料。真是“同业成仇，同行生嫉”。但是，当他们两人自从同进公社机械厂工作后，不但有说有笑，还经常在一起研究生产技术问题，共同试制成了麻花钻、两用锄等生产工具。陶器厂的曹万泉老师傅，手艺盖过全县，但他过去怕丢了自己的“铁饭碗”，就是不肯带徒弟，鄒义贵跟他学了二十三年，还没有学到真本领。现在他在公社陶器厂工作，已经培养了十八个技术人员。有的工人打趣地问他：“曹师傅，今天你怎么把手艺全倒给我们了？”他认真地回答说：“傻子，现在有了‘钢饭碗’，还抱着‘铁饭碗’干啥？”

第三，人民公社经济力量强大，能够兴办各种规模较大、投资较多的工业，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物质资源。公社化以前，李渡地区各农业社的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公共积累最多的鉴良社也只有三千五百元，洛丰、林风等社一般都只有二千七百元左右，最少的新民、北田等社则只有二千二百元。农业社不仅资金积累很少，而且大部分资金都被超支户等社员借用了，库存现金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投资兴办工业，是十分困难的。如洛丰农业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间打好了四个石灰窑，准备开办一个石灰厂，后来由于购买石灰石和煤炭的资金无法筹措，建厂计划不得不半途而废。

人民公社成立后，由于公社资金雄厚，过去许多急需兴办而又无力兴办的工业，现在都

投資兴办起来了。李渡附近的儲山，蘊藏着丰富的煤矿，可是由于煤層很深，开采的投資大，多少年来，从来没人敢去开发。公社成立后不久，便抽調了一批劳动力，投資二千七百元，进行开采，从此，千年沉睡的“烏金”醒过来了，每天能产煤八吨多。为了提高机械厂的生产水平，实现半机械化生产，公社給机械厂投資了三千元，买回了十六匹馬力的引擎两部。往日一錢不值的泥巴，如今变成了陶器厂和磚瓦厂的好原料。現在陶器厂每天的产值达三百元以上，磚瓦厂达四百二十元。所有这一切，社員們統称它为“物尽其用，錢尽其力”，并把它統称为“人民公社的功劳。”

人民公社地广人多，各种閑置物資丰富，發动社員投資实物，也是解决資金設備問題的一个重要手段。原鉴良农业社，曾經計劃建立夏布厂一个，需要資金二千多元，由于資金問題无法解决，建厂計劃也就落了空。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号召社員将自己閑置的織布机向公社投資，“振臂一呼，从者云集”，在很短時間内，只花了几塊錢現金就把夏布厂办起来了。为了解决厂房和各种工业原料問題，公社党委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發动群众投資木料、廢鉄、各种閑置的生产工具。結果一共投資木料七千二百六十九根，廢鉄四千二百六十七斤，各种大大小小的生产工具一万四千三百九十件，有力地支援了社办工业的發展。

第四，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工农商之間的紧密联系，促进了社办工业的發展。

公社成立以前，李渡地区不仅沒有社办工业，李渡鎮的一十三个鉄、木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小組的生产，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手工业社、組的生产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原因，除了資金不足，人力不足，原料得不到及时供应和滿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手工业社和农业社各自为政，缺乏紧密联系，以致产銷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在夏收季节中，由于手工业社和农业社互相联系不够，手工业社对夏收工具的需求情况不够了解，因此夏收工具往往供不应求。相反，有时由于盲目生产或者盲目追求利潤，許多产品又銷售不出去，影响了資金周轉。一九五七年时，鉄器社便因此积压犁头、耙齿千多件，价值一千六百多元，占該社全部資金的百分之七十，影响了生产。

公社化后，人民公社統筹工农商，工、农、商三个部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不仅为社办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和資金，保证了原料的及时供应，产銷矛盾問題也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一九五九年夏收前，公社为了切实解决夏收工具的生产和銷售問題，在公社主持下召开了工农商三家的联席會議。會議决定由商业部門立即派人至各生产大队了解夏收工具的需求情况，編制計劃，然后和工业部門簽訂供銷合同。供銷合同簽訂后，工业部門一面按照合同坐家赶制，一面派人下乡巡回修理夏收工具，保证了夏收工具的及时供应。一年来，公社商业部門为社办工业銷售了土化肥、石灰、土农藥共六千三百八十一吨。

以上种种，就是人民公社能够大办工业的根本原因。

社办工业大放光芒

李渡人民公社的實踐証明：社办工业是發展和巩固人民公社、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設的一項重要事业，是公社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一年来，李渡公社社办工业，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發展公社集体經濟，支援国家工业建設，以及滿足群众日用品的需要等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作用。

一、社办工业，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社办工业对农业生产的促进，首先表现在及时地供应了大量农具，保证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一九五九年夏收时，社員們为了实现双季丰收的願望，要求做到随割随栽，做到上午黃下午青，但普遍感到收割工具不足，

劳动力紧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社工业部门赶制了镰刀一千九百二十二把，大小谷箩四千一百八十担，晒垫一千二百床，保证了夏收的需要。这些工具，相当于李渡镇手工业社（组）解放后九年来生产农业工具的总和。与此同时，还制造了跃进耙二百多部，小板车一百多部，把三百多乘旧式水车，全部安装了滚珠轴承，这些革新农具投入夏收夏种，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原计划一个月完成的任务，在十二天的时间内全部基本结束。使李渡公社成为全县夏收夏种任务完成得最好最快的先进单位。一九五八年冬天，公社还刚刚成立，全社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赣抚平原的水利工程建设，急需一万五千担土箕，一千六百五十张锄头，还要大量的斗笠、蓑衣、草鞋等。所有这些，社办工厂都做到了及时生产，满足需要。

其次是社办工业生产了大量的肥料，满足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增产需要。一九五九年社办工厂生产和供应了土化肥三千五百八十九吨，石灰三千九百三十吨，全社每亩田平均可达土化肥或石灰三百斤，这些肥料对一九五九年粮食生产大跃进，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四月间，全社有六千多亩早稻生长不好，土化肥厂和石灰厂，就赶制了四百八十八吨质量较高的土化肥和大量的石灰，使全社早稻普遍生长茁壮，消灭了三类禾，实现了早稻大面积丰产。全社早稻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早晚二季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五。由于公社自己有了充足的肥料供应，往年需要到外地搬运肥料的大量劳动力，就完全可以用于农田的精耕细作，这对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是革新了农具，节省了劳动力，减轻了劳动强度，并为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一年来，全社改良和革新的农具共有一千一百三十六件，这些改革的工具，可以节省二万三千一百多个劳动日。如革新的二百多部跃进耙，就可节省劳动日四千七百个。安装滚珠轴承的旧式水车，大大减轻了劳动的强度，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此外，还试制了绳索牵引机、打谷机、快速收割机、插秧机等半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十四件。

二、社办工业，发展和壮大了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李渡公社社营工厂，共计有十四个，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为止，生产总值达二百零三万五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还要多百分之五十一，占一九五九年全社同期工业总值三百三十六万五千元的百分之六十点四。显然，由于社办工业的发展，迅速地壮大了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为现在的部分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到将来的公社基本所有制，创造了强大的经济条件。

公社一级所有经济力量的壮大，也有有力地支援和帮助了穷队，使之迅速发展生产，赶上富队的水平。一九五九年春耕插田时，洛丰、东桂、华光等大队耕牛不足，公社拨了一千元资金，购买耕牛，用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较穷的华光队，一九五九年早稻正在扬花抽穗时，绝大部分田地缺水，这时用人力车水很难抢救过来，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公社拨给二部抽水机解决了大问题，这个队的社员兴奋地说：“真是雪里送炭。”保证了八百八十亩田全部免除旱灾威胁，使全年早晚二季都丰收，早晚平均亩产稻谷八百八十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四十。

三、社办工业，不仅增加了社员的经济收益，而且满足了社员群众对工业日用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李渡公社除了兴办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以外，还兴办了生产日用工业品的工厂三十九个，深受社员群众的欢迎。象农副产品加工厂、毛笔、酿酒、陶器、夏布、印染、皮鞋等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除满足了社内群众的需要外，像夏布和陶器行销上海、杭州、南昌等城市，毛笔行銷全国各省，甚至远销到国外。

社办工业，增加了社员的经济收益，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各生产大队的工业生产纯收入中，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就有十三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元，全社每人平

均分得六元五角。社員群众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收益，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往年夏收預分时的借支戶和超支戶，一九五九年夏收时成了存款戶。青烽大队社員傅水生，过去年年春天要借錢，夏收預分总要超支，一九五九年夏收預分，却存了八十元的款，他自己也快乐地說：“这是头一回，往后还多着哩！”

四、社办工业，鍛煉和培养了一批亦工亦农、多才多艺的人材，为消灭工农之間的差別創造着条件。李渡公社的工业生产，除了公社所屬的工厂企业中常年固定八百多名职工以外，其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的企业中，約計有一千多名季节性的半工半农的社員进行生产。他們在农忙时，参加农业生产当农民，农事較閑或者工业生产需要时，参加工业生产当工人。現今，很多社員不仅有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識，而且初步地掌握了一些手工业生产的技术知識。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农业生产中是好汉，到工业战綫上又是英雄。許多社員，通过边做边学，以及在技术訓練班、紅專学校学习，都掌握了一种或两种工业生产技术，成为公社工业生产战綫上的能手。如化肥厂副厂长桂友根，过去在农业生产上是把好手，現在工业战綫上，也是能手。

此外，社办工业还生产了土鉄、原煤，支援国家的工业生产建設。一年来上調給国家的土鉄有六百五十吨，原煤三百五十吨，其他还有石灰一万五千五百吨，土化肥一百三十九吨。其中土化肥，經省农业科学研究机构鉴定，認为肥效很高。对于这些，当地群众都說：“这都是李渡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沒有过的事情。”

“只因有公社，工业开紅花”，这是李渡人民从內心里对人民公社的歌頌。他們在公社成立一年的生产斗争中，清楚地看到了人民公社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自己光明燦烂的前途。他們說：“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結果。”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江洲变成“万宝洲”

——飞跃前进中的江西九江江洲人民公社——

肖 嵐 崔玉峰 刘 信
柳志坚 蔡芳葵

江洲人民的宿願

江洲，象一顆寶石，嵌在長江中游的江中心，方圓七十多平方公里，上距九江市十五公里。在這塊江水環抱的洲地上，聚居着一萬五千多名勤勞的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組成了江洲人民公社。這裡，如今已成了一個美麗而富饒的地方。在收穫的季節，大片大片金色的稻穗，迎風搖擺，雪白的棉花，好似銀色的浪濤。渠道里隨處是密集的魚群。豬、牛也格外肥壯。這裡，到處是愉快的歌聲，到處是幸福的歡笑。

可是，在這塊洲地上，解放前由於反動統治者的殘酷壓榨，水利連年失修，圩堤殘破，溝渠淤塞，外有江洪為害，內有旱澇之憂。洲上人民總是終年勞累，不得一飽。“連雨三天成大海，十天無雨地皮焦，江洪沖來圩堤倒，十年辛苦九年愁。”這正是江洲人民當時生活的寫照。

解放後，江洲人民懷着喜悅的心情，在洲上發展生產。要搞好生產，關鍵問題在於興修水利。但是，一家一戶的個體小生產者，又哪裡有力量來興辦水利事業呢？在黨的引導下，江洲人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們依靠互助合作的力量，進行水利建設，經過年年培修，歲歲加固，把原來那條遍體鱗傷的圩堤，修得象條巨龍，環洲盤踞，抵擋着夏秋兩季的江洪侵襲。

圩堤的加高培固，使江洲人民不再為洪患日夜擔憂了。江洲的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圩堤僅僅能防止江洪的沖擊，而內澇和干旱還嚴重地威脅着江洲的生產。在過去一般年景下，全洲四萬二千多畝耕地中，總有一半左右非旱即澇，使生產受到重大損失。

為了高速度地發展生產，江洲人民心中長期來一個美好的願望被提到了議事日程。滾滾長江水，就在洲的四圍，要是能在洲上開出互相溝通的幾十甚至幾百條大小渠道，內澇時，通過渠道把瀆水直瀉入長江，干旱時，引進江水灌溉洲上田地，讓千百年來的水害變為水利。這樣，江洲那一萬三千多畝被瀆水淹沒的土地將會恢復青春，重新披起綠裝；那九千多畝經年無水灌溉的土地，將因江水的滋潤而發揮無窮的潛力。渠道兩旁可以全部種上水稻，雜糧、棉花也將種植在最適宜的地方。渠內可以養魚，渠旁可以植桑。江洲將一變而成為糧棉之洲、魚米之鄉。

一九五七年，鄉黨委根據江洲人民的願望，經過反復討論，設計出一幅宏偉的江洲治水藍圖。在這個藍圖上，有三條大干渠，筆直地從洲頭貫通洲尾。干渠兩側，橫布四十六條支渠。支渠左右，伸展數百條斗渠。跟斗渠相連的，還有無數條毛渠。渠渠相連，脈絡全洲。

在三大干渠尾部，各建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由机械开閉的泄水涵閘。在支渠口上，安装机械排灌設備和节制閘。在斗渠的进出口，装上涵管。这就构成一套完整的灌溉系統。此外，还要在圩堤的五个險段，砌石护坡，繼續加固。

这个藍圖实现以后，圩堤将更加坚如銅牆鐵壁，長江水位在二十二米以內，不会潰堤。一次降二百五十毫米的暴雨，也不致内涝成灾。早上百天，仍可保証丰收。使一向欺侮人的水服服貼貼地听从人的指揮，呼之即来，遣之即去。

人們說：“这个规划实现了，江洲就真正变成‘万宝洲’了。”

一 連串难题

自从这个治水藍圖提出以后，江洲人民的心一直没有平靜过。他們日盼夜盼，希望这个多年的宿願很快变成事实。一九五七年秋天，乡党委领导群众在实现这个宏偉的治水规划的道路之上跨出了第一步。因为整个工程浩大，开始只組織土地毗連的江心、精华和槐洲三个高級社，合开一条三千五百米的渠道，修筑一座泄水涵閘。可是，剛一动工，就碰到了一連串难题。

首先碰到的是三个社的人心不齐，行动不一致。本来修渠建閘、排涝灌溉，对三个社都有好处，也是他們的共同願望。但因为各个社的地势高低不同，受益有差异，因此，各打各的小算盘。江心社在洲的中部，地势較其他两个社高，一般年景下，旱比涝重，社員对蓄水抗旱的要求比較迫切。他們只考虑到自己地势高，水利工程修成后，真正遇上干旱，也是“水往低处流”，得不到多少“油水”，更怕用水不均，反伤和气。因此既不願出錢，也不願出力。槐洲社位于洲尾，地势低洼，涝比旱重。虽然群众迫切要求开渠建閘，泄水排涝，但顧慮也很大，怕連下几天暴雨，潰水冲下来，一时排不出去，大部分土地会被淹掉。思前顧后，举棋不定，行动上“三天打魚，两天晒網”。只有夹在江心和槐洲之間的精华社，地势不高不低，排涝、灌溉都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勁头最大，行动积极，說干就干，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修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乡党委作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个难题始終沒有得到解决。

后来，精华社的群众，憑着一股子革命干劲，打算單个兒完成这项工程。但由于社小，人手不够，資金不足，碰到的难题就更多。第一，开渠建閘需要六万七千四百八十個工，而精华社当时只能抽出六百个劳动力，这样就要做一百一十二天才能完工。在这沙性較大的洲地，渗水極快，挖不上三兩尺，水就冒出来了，如果施工時間过長，前挖后浸，就莫想見个底。要是遇到一場暴雨，更有前功尽弃的危險。就是把全社一千二百一十八个劳动力全部抽出来，也要干五十六天。很明显，总不能因为修这项水利，就把田里的生产完全丢掉不管。第二，建閘需要六万七千元經費，而精华社的公共积累总共不过五万元，全部用于建閘也不够。第三，建閘的石方、器材和技术人員等問題也都沒法解决。第四，开渠建閘时，需要临时开条路运输材料，由于洲上各个社的土地插花不齐，要开路势必毀坏別个社的庄稼，人家哪里又肯答应呢？这一連串的問題，精华社一个社的确是無法解决的。他們干了几天，看看得不到其他两个社的支持，就逐漸冷下来了。乡党委也只得同意他們暂时停工。

探索前进的道路

江洲人民在实现治水规划的前进道路上，虽然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灰心。他們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失敗的原因，这就是：社小，力量分散，不能在更大範圍內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于是，他們便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努力寻找比高級社更好的組織形式。他們說：“路是人走出来的。从單干到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还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他們想过許多办法，也作了些嘗試。首先，曾經企圖把全洲六个高級社合并为一个大社，統一經營，統一分配。这样，就可以統一調动人力、物力、財力来兴修水利。可是，較富裕的江洲高級社却有一些社員怕并了大社，穷富要拉平，表示不大願意。更多的群众虽然要求并大社，但对于大社的生产經營、收益分配弄不清楚，思想也不够統一。結果大社沒有并成。后来，又打算在全洲組織一个联社，按照各个社的經濟条件和受益土地的多少，筹集公积金，作为全洲水利建設的經費，由联社統一使用。可是，洲头和洲尾的利害矛盾，还是不能解决：过去上、下洲人們之間，为了消除水利糾紛，曾在洲腰拦上两道小圩，来个“利害均摊”。这回要开渠，就得将小圩打通，这样，遇到天澇，全洲的澇水必然集中到洲尾，如果再碰上長江水位上漲，澇水一下排不出去，洲尾仍会受澇。虽然乡党委当时三番五次进行协作互助的教育，說明“洲头人有飯吃，洲尾人也会有飯吃”，但由于沒有物資保証，洲尾有些人怕不能兌現，对搞联社的勁头也就不大。还有些人曾提議：把全洲六个高級社和当地的国营农場合并起来，社員按月拿工資，水利建設由国家統一筹划。很明显，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群众思想水平条件下，企圖把集体所有制經濟一下子变为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以上种种想法暫時都落空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这个喜訊一傳到江洲，全洲人民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听说办公社，人人心里花怒放，个个笑逐顏开。他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們說：“毛主席真摸透了我們的心事。”“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我們的指路明灯。”他們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将来。全洲人民經過热烈的学习和討論以后，成群結队，敲鑼打鼓，从四面八方向乡党委送上集体的、全家的、个人的参加人民公社的申請書和决心書。九月二十四日，前进、江心、江洲、精华、槐洲、新洲等六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便合并建成了江洲人民公社。

还是人民公社好

江洲人民公社一建立，社員首先提出了实现治水规划的要求，公社党委积极支持群众的这一要求，在公社成立后的第二十二天，就动土施工。

江洲人民公社建立后，把全洲六个高級社的小集体变成了一个嶄新的大集体。在这个大集体中，虽然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基本的，但公社可以統一筹划生产和分配，这就妥善解决了上洲和下洲的利害矛盾。現在，高地的社員改变了想法，他們認為，这项水利工程建成后，能积蓄大量的水，这些水經公社統一計劃使用，可保証高地作物不受干旱，并且全公社的生产搞好了，对大家都有好处，也就願意出錢出力。低地的社員也認為，只要修好这项水利工程，連下二百五十毫米暴雨不会內澇成灾，这是多大的幸福啊！万一雨量超过了蓄水限度，一时造成內澇，公社也完全有力量對他們的生产、劳动、收入和生活作出合理安排。这样，大家毅然决然奋身投入水利建設的战斗。

人民公社这个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結合，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層組織，使江洲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就能在全洲範圍內調动各种物質力量用于水利建設。在修渠建閘中，社办的工厂赶制了二十八部大板車，两部胶輪車，三千多件鋤、鍬、土箕等取土运土工具。公社还在工地建立小鉄爐，随时修补工具。建閘、护坡用的石块，是用社办制硝厂生产的炸藥所开采的，是由公社的拖輪、拖駁运来的。社办的磚瓦厂，还供应了建閘所需的二十万塊青磚。建閘用的各項器材，除部分鋼筋水泥是向外地購買的以外，都是公社自办的工厂自己制造解决的。在水利工程施工期間，公社商业系統抽調了百分之六十的營業員，挑起貨郎担，把日用雜貨送到工地去賣。医院組織了十八名白衣战士，到工地巡

迴治疗，保护了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学校里二千一百二十四名中小學生，也在七十一名教師帶領下，利用假日和課餘時間，在工地进行文艺演出，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由于人民公社組織規模大，能在全洲範圍內統一調配与合理使用劳动力，这就解除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使大煉鋼鐵、农业生产、水利建設的繁重任务，都能同时取得胜利。当时，全社有二千六百个主要劳动力調往鋼鐵战綫，剩下二千九百五十三个劳动力大部分是妇女，既要收摘两万多亩棉花，又要播种三万多亩冬季作物，还要开渠建閘，劳动力显得特別緊張。这时，江洲人民公社發揮了公社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优越作用，順利解决了这个难题。全社三天之內，办起了六十三个公共食堂、五十二个托兒所，把广大妇女从鍋台、搖籃边解放出来，和其他少数男劳动力一起，按体力情况和技术特長，組成了搶收棉花、秋耕秋种和水利建設三个大队。由二千五百多名身强力壯的社員組成的水利建設大軍，特別是其中一千八百名妇女，斗志昂揚，意气風發，热情奔放，披星戴月，冒雨迎風，主动地向男社員們挑战，互相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經過七晝夜的輪班奋战，一条七点五公里長的水渠基本修建成功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工程，是由刚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們亲手挖的。群众为了表彰她們的功绩，把这条渠命名为“妇女英雄渠”。

江洲人民公社从建立到現在还只不过一年。一年来，在治水方面，經過艰苦的奋斗，已經完成了整个工程計劃的百分之八十，共砌石坡一千三百一十米，建閘两座，开“妇女英雄渠”和“跃进渠”两条，長达十八公里，还开了三十四条支渠和一百二十二条斗渠。共作石方四万方，土方四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方，用了人工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个，經費十三万四千元。

現在，江洲人民多年的宿願已經基本實現了。

到一九五九年年終，原計劃中的江洲整个水利工程即将全部完成。那时，江洲人民將驕傲地宣布：只要沒有特大灾害，全洲就可以旱澇无憂，永保丰收！

江 洲 在 飞 跃

江洲人民傳誦着这样一句話：“公社一年，变化万千。”的确，由于人民公社具有无比威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江洲人民實現了治水宿願，江洲實現了河網化。江洲人民公社各項事业在全面飞跃發展。

江洲人民兴修的水利工程，在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春天，江洲連續降落一百八十毫米的暴雨，却只淹了三百亩土地，仅相当于一般年景受澇面积一万三千多亩的百分之二点三。入秋后，又遇上六十多天点雨未降的旱灾威胁，可是公社不仅保證了全部作物得到水源灌溉，而且将历来被漬水淹沒的洼地种上了庄稼，化灾害为丰收，實現了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全社棉花总产量可以达到七百三十五万多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六十以上。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四百三十九万多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一。其他农作物都比一九五八年有了巨大的增長。

江洲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但保證了农业生产的丰收，而且大大节省了用于排澇和車水抗旱的劳动力，这就为公社大力兴办工业和开展多种經營創造了条件。一年来，公社工业有了極大的發展，除了把原有的榨油厂、磚瓦厂大大扩建以外，还新建了农藥、化肥、制硝、食品加工、机米、發電等三十个工厂。工业总产值由一九五八年的四万三千七百四十八元，增長到一九五九年的十七万六千一百九十八元，猛增三倍之多。多种經營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公社的拖輪、拖駁，除了运输护坡塊石之外，还承包了外地运输业务，全年收入近十万元。在渠內放养的五百万尾魚，可以收入十万元。过去无人經營的一万多亩蘆葦，現在由公

社管理，作为造纸原料外销，收入近三十二万元。此外，公社还兴办了奶牛场、养猪场。

江洲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全年总收入可以达到四百一十一万七千三百八十四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八十点六。除国家税收、生产投资、管理费用、公共积累以外，公社分给社员的部分有三百六十五万八千三百零五元，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七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超过了当地过去富裕中农平均收入七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随着社员收入的增加，银行储蓄的数字也大大增加，社会购买力也相应上升。据统计，仅日用百货一项，江洲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份的营业额就达到十三万四千八百三十一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生产大跃进，推动了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江洲人民公社共办了小学二十九所，创办了初级小学一所，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一十三名，增加到二千三百五十八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适龄儿童都入了学。此外，还办了一所医院、四个诊疗所，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一年来，江洲各项建设事业都在飞跃前进，江洲开始变成了“万宝洲”。江洲人民并不满足于已得的成就，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红旗，苦干巧干，把江洲建设得更美丽、更富饶。江洲人民热情地歌唱：“公社红旗迎风扬，好比东方红太阳，太阳越升越光亮，公社越办越富强。”

巧煮千家飯 飽暖萬人心

——記江西金溪澣灣人民公社黃喻小隊公共食堂——

中共江西撫州地委
中共江西金溪縣委 工作組

澣灣人民公社黃喻公共食堂，是江西省金溪縣一面鮮艷的旗幟。它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伴隨着人民公社運動而出現的。一年多來，它在黨的領導和人民公社的支持下，在生產生活等方面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

人們一跨進這個食堂，就有一種清香舒適的感覺。寬敞的飯廳里，整齊地擺着二十來張飯桌。窗明几淨，一塵不染。正面牆上，挂着毛主席的畫象。柱子上還張貼着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和對聯，襯托着四周的雪白粉牆，飯廳中央，懸挂着四個八角宮燈，越發顯得新穎別致。廚房裏面散發出的陣陣撲鼻香味，更是惹人喜愛；不知底細的人，哪里知道一年以前，這裡還是生產隊用來關牛的破祠堂呢？

提起這個食堂，社員莫不喜形於色。他們都說，辦了食堂生活大變樣，吃得飽、吃得好、又節省、又方便，真是飯香、菜甜、人心暖。婦女們更是格外高興，歡慶從此跳出了鍋台圈。團結生產，互助友愛，家庭和睦，尊老愛幼，蔚然成風。社員們把自己的命運和人民公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依靠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改變貧窮面貌，依靠公共食堂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誇贊公共食堂是一朵鮮花，熱情地歌唱：“人民公社辦食堂，幸福樹開幸福花，婦女不圍鍋台轉，一心生產無牽挂。”

群眾要辦食堂

黃喻村的群眾，早在一九五二年互助組的時候，就察覺到一家一戶做飯對集體生產有許多不方便，當時曾以吃“栽禾酒”、“割禾飯”的名義，實行“勞動互助，伴工吃飯”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有幾戶單身漢還曾經自發地搞了個“公共食堂”，合伙做飯。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進一步感覺到分散做飯，把過多的勞動力牽制在繁瑣的家務勞動中，是生產迅速發展的一大障礙。例如，多數婦女每天在鍋灶旁邊忙三餐飯，抽不出身來從事集體生產。有些婦女勉強下田勞動，也是身在田里心在家。還常常因為家務問題鬧得婆媳夫婦之間互相埋怨。單身漢子忙了田里，又要忙家里，沒有一點空閒。就是一般社員也因為吃“百家飯”出工不一致，你等我，我等你，要浪費許多工。特別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由於勞動力緊張，集體生產和分散做飯的矛盾就更加尖銳。一九五八年夏收夏種期間，農活很緊張，全生產小隊算了一筆帳，要在一個月內完成搶收搶種任務，需要一千六百二十六個勞動日，可是全生產小隊大大小小的勞動力折合起來，在一個月內滿打滿算出勤的只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個勞動日，還缺四百四十一個勞動日，怎麼辦？經過社員討論，認為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增加出勤率，提高勞動生產率。於是，他們便仿照在互助組的時候，“勞動互助，伴工吃飯”的

办法，办起了农忙食堂。当时，参加这个食堂的，只是四十二个男劳动力和两个妇女劳动力。大家按照定量标准，自带粮食，蔬菜也是由社员交食堂作价记账，月终多退少补。

这种农忙食堂，当时对于统一出勤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开始养成了社员过集体生活的习惯。但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大跃进的需要。那些尚未参加农忙食堂的社员的劳动出勤，仍然受到影响。他们看到在农忙食堂吃饭，出工整齐，能多干活，多赚工分，心里很着急，迫切地要求参加食堂。有的便去质问生产小队的干部：“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食堂？”他们说：“分户吃饭真心焦，人有干劲鼓不了，社里生产受损失，个人收入也减少。”这些话，真实地吐露了没有参加食堂的人们的焦急心情，可见，他们是多么希望用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旧的分散的生活方式啊！

社员群众这种急迫的要求，得到了党的支持。一九五八年九月间，公社一成立，公社党委就坚持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农忙食堂的基础上办起了公共食堂。不几天，全生产小队四十三户、一百五十九个人，都以喜悦的心情参加了公共食堂。食堂就办在一所房屋宽敞、地点适中的破祠堂里，这所破祠堂经过干部和社员的共同努力，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就修整得焕然一新。贫农社员喻德龙表现得特别积极，他利用休息时间，上屋检漏，下地打井，粉刷墙壁，打扫卫生，风里来，雨里去，一连干了二十天，眼睛也熬红了，还不肯休息。人们问他哪里来的这股子干劲，他说：“我在家里吃饭吃怕了，每天只有早上一顿新鲜饭，中午晚上是吃炒饭，炒的饭是皮烧骨冷水嚼嚼，上硬中烂底下尽锅巴，一个六岁的小孩常常泻肚，肚痛，每月要进三次医院，我巴不得一下子把食堂房子修好，好早些过好生活。”

一場小風波

黄喻公共食堂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在前进道路上是遇过风险的。说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办公共食堂是一件新鲜事，它和其他一切新事物一样，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一切旧势力的阻碍和非难。一九五九年春天，正当食堂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的时候，却从邻队刮来了一股停办食堂的歪风。这个生产小队有些富裕中农，他们本来就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加入食堂的，这时也就跟着叫喊，散布“食堂人多，吃饭不方便，不自由”等等不满的言论。与此相反，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顶”住了这股歪风。贫农社员何炳生、何仁寿等听到要解散食堂的谣言后，他们找了一些社员一块商量：“食堂胜过家，拿绳子来捆我们也不出去，真要散伙，剩下我们几家也要办下去！”女社员王银娇主动向其他社员宣传说：“不管别的地方食堂散不散，我们一定要办下去！”有的社员跑去问生产小队队长：“是不是上级作了解散食堂的决定，食堂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散伙？”当他们知道上级并没有叫解散食堂，办食堂仍然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之后，纷纷要求驳斥少数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在社员们的积极要求下，这个生产小队便开展了一场食堂问题的大辩论。

在辩论中，绝大多数社员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这就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柴米油盐不用愁；吃得好，吃得饱；对老人、小孩、产妇、病人照顾周到；节约；卫生好；政治文化学习好；家庭和睦；领导方便。通过摆事实，说道理，那些叫喊“食堂人多，吃饭不方便，不自由”的少数富裕中农，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检讨错误。这次辩论，也深刻地教育了干部，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公共食堂是关系到社员生活和生产的大事情，群众发动起来后，就能“顶”住歪风，平定风波。与此同时，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了食堂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改进意见，生产小队的领导干部也加强了对食堂的领导和管理。

黃喻公共食堂，經歷了這一場小風波以後，不但沒有被吹垮，反而辦得更好，社員們越發喜愛它，他們說：“我們的食堂就象鐵桶打箍一樣，越箍越牢，越箍越緊，箍攏了全體社員的心。”事實的確是這樣。

是什麼東西把社員的心箍攏在一起的呢？只要看看公共食堂在生產上和在人們生活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就能找到答案。

生產上的生力軍

黃喻公共食堂建立起來後，解決了集體生產和分散吃飯的矛盾，並帶動幼兒園、托兒所等各種集體福利事業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全體婦女社員從此擺脫了家務勞動的束縛，離開了鍋灶、搖籃，和男社員一道愉快地參加集體生產，成為生產上的一支生力軍。一九五八年秋天，這個生產小隊大部分男勞動力參加大鬧鋼鐵和大興水利的戰鬥，田里的各種生產任務主要由三十七名婦女擔任，她們干得很出色，按時按質地完成了秋收、冬種、冬翻和積肥的任務，勞動出勤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點五，勞動效率提高了一倍。一九五八年夏收夏種，足足花了三十天時間；而一九五九年夏收夏種，由於有了這支生力軍，雖然減少了六個男勞動力，卻只用了十七天的時間，完成了一九五八年同樣的任務。應該說這是一個奇蹟。

一年來，這支生產上的生力軍，還在勞動中鍛煉提高了生產技能，學會和提高了耕田、耙田、插秧、收割等生產技術。王銀嬌等四個青年婦女的耕作技術已達到了男社員的水平。她們對生產究竟有多大的貢獻，請看一看下面的數字吧！全生產小隊四十五個婦女，在一九五七年一至十月份的十個月中，只做了九千七百一十三個勞動工分；可是一九五九年四至八月的五個月中，就做了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五個勞動工分，五個月所做的工分就等於過去十個月所做工分的三倍多。許多婦女都為自己現在能參加社會勞動而感到自豪。女社員王銀嬌說：“過去挑水、煮飯、砍柴等家務事絆住了我的腳，莫想參加生產；食堂辦起來以後，從四月一日到六月三十日，我就做了五百五十二個工分，社里的生產勞動果實，也有我的一滴汗，真叫我高興！”

辦食堂不僅大大促進了婦女勞動力的解放，而且由於集體吃飯，出工整齊和不再為生活問題分散精力，男社員的勞動效率也有很大提高。一年來，這個生產小隊男社員的勞動效率就比過去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分散做飯時，男勞動力一般要負擔砍柴、挑水等家務事；辦了食堂，這些事情就免掉了。辦食堂對單身漢的好處就更多，鄧運高說得好：“沒有公共食堂，我們這些人真是為難，又做男，又做女，里里外外的事忙得腳不沾地，沒有一點空閒，每年只做一千三百多個工分；有了食堂，省事便當，今年三個月就能做一千一百多個工分。”

辦公共食堂究竟是節約了勞動力還是浪費勞動力，看看下面的一筆帳就更清楚。這個生產小隊原來一家一灶做飯的時候，每戶每天需要一個婦女用五個小時煮三餐飯；每月砍柴需要四個半勞動日；種菜三個勞動日；碾米一個勞動日；每戶每月總共需要二十三個半勞動日，全隊每年僅吃飯一項就占用了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個勞動日。而辦起食堂以後，這些事情只要三千二百六十五個勞動日就夠了，比分戶做飯節約了勞動日八千八百六十一個。事實證明，辦公共食堂大大節約了勞動力，充分挖掘了勞動潛力，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飯香茶好人心暖

黃喻公共食堂建立以後，社員的生活起了顯著的變化。用社員自己的話來說，“轉了公社，辦起了食堂，實行伙食供給制，生活保了險，這是天大的喜事。”社員黃建勛患鼓腫病，長期不能參加勞動，他愛人王時連說：“過去我帶三個小孩也不能勞動，天天為六口人

的生活发愁，心是凉的；轉了公社，办起食堂后，自己可以参加生产，生活有依靠，飯香菜热，心里暖烘烘。”

食堂还做到了吃得好；吃得饱，又衛生，又节省。飯有軟有硬，有干有稀。菜有葷有素，有菜有湯。每餐两菜一湯，花色多样，味道鮮美，四天不吃同样菜。还能根据农活忙閑調剂飲食，农忙季节經常加工豆腐，村里有米粉加工厂，过年过节食堂供应米粉。过春节食堂杀了猪，每人平均三斤肉，吃得欢天喜地。菜是食堂自己种的，食堂建立了二十七亩半蔬菜地，还养有猪六十七头，鷄鴨二百三十四只，魚三千五百尾。除了保証自給以外，并有一部分蔬菜副食品供应当地市場。

农忙时，食堂的服务人員还亲自送飯到田边，或者是趁妇女回家給小孩喂奶之便，把飯帶到田边去，省得社員往返劳累。对于老年人、小孩、病人、孕妇、哺乳期的妇女，更是照顧得无微不至。一九五九年三、四月間，小孩流行麻疹，家長可以到食堂領回豆腐、鮮菜、蓮藕自己煮給小孩吃。女社員王茶花对比自己在办食堂前后的生活变化情况的一段話，很能發人深思。她說：“过去分戶做飯时，产后三天就要下地煮飯洗衣服；現在全家在食堂吃飯，自己在农村产院生小孩，飯有人送，衣服有人洗，还休假四十五天，假滿生产队还給安排輕活干，照顧得更周到。想想过去，看看現在，真真是享福，多么感谢党和毛主席！”

食堂十分干净衛生。室內室外，牆上地下，桌子板凳打扫得干干净净。食堂除了供应社員开水、热水外，食堂里面还有热水瓶、洗碗洗手的盆子和痰盂等。炊事員工作时，穿工作服，戴口罩，处处注意清潔衛生。飯前碗筷用开水消毒，用“公筷”已成为社員普遍的習慣，要是誰忘記了用“公筷”，小孩馬上就会給你提意見。

这个公共食堂，一年来节约了大量的物力、財力。社員們說得好：“共鍋省柴，共灯省油”的确是这样。这个食堂推行了“以人定量，分配到戶，节约归己”的用粮办法，一九五九年八月和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較，在吃飽飯的原則下，一个月就节约粮食八百九十斤；过去分戶做飯，每月需要燃料四万四千八百斤，現在每月节约了三万五千八百斤，全年可节省四十二万九千六百斤。在炊事用具方面，过去四十三戶煮飯就要四十三套炊事用具，現在有了公共食堂就可以节省炊事用具四百三十六件。全年还可节省食油和灯油費二百四十八元。这几笔数字加在一起，价值三千多元，这是相当可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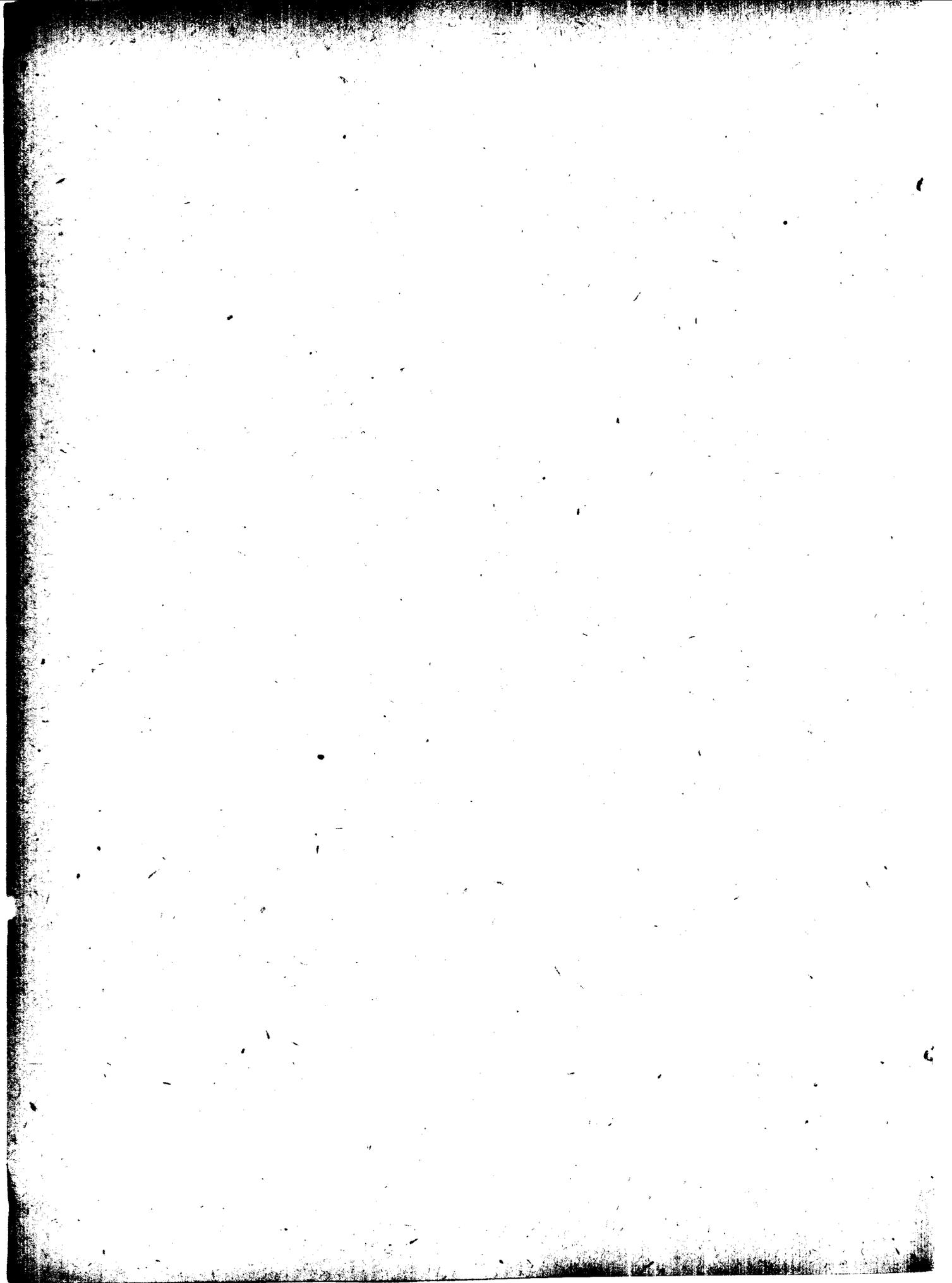
黄喻公共食堂，在提高社員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它实际上已成为对社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陣地。社員吃飯在食堂，听报告、开会、学习也在食堂，飯前、飯后是活动的最好时机，有些紧急的事情边吃飯、边商量，飯吃飽，問題也解决了。俱乐部、光荣榜、看圖識字牌、气象預报台等宣傳活动工具也都搬进了食堂，牆上还貼着許許多多批評表揚的大字报。社員休息的时候都喜欢来这里玩。这些日积月累的教育，不断地鼓舞着社員的劳动热情。社員們夸奖食堂是：“吃飯是餐厅，学习是課堂，开会会是会场，又是娱乐的好地方，真是一好百好。”

新風气在成長

黄喻公共食堂的建立，在改变过去分散做飯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們的精神面貌。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正在迅速增長。人和人之間的关系更加融洽。許多社員不仅关心自己，也在关心別人、关心集体。在生产上团结互助，在生活上彼此关心体贴。总之，一种新風气正在日益成長。对于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和病人，食堂服务人員和左邻右舍，常去問寒問暖，搶着送茶送飯。女社員吳順金，一九五七年冬天兒子高洪庆去修水庫，家里无人挑水、砍柴，經常和干部鬧，不讓兒子外出；办起食堂后，再也不愁挑水、砍柴的事

情，有点病痛，邻居們对她的照顧胜过自己的兒子。一九五八年冬天兒子出外修水庫，去了很長時間，她不但沒有意見，反而教育自己的兒子在外面要安心工作，听領導上的話。家庭更加和睦了，因生活問題，婆媳吵嘴、父子分家等現象不再出現了。社員吳國祥家里，过去为三餐茶飯事，婆媳經常吵嘴，婆婆不是怨媳婦飯菜沒有做好，就是說媳婦不勤快；媳婦也怪婆婆羅羅嗦嗦是非多，不服气。現在，有了食堂，都不为吃飯的事操心，婆婆帶孩子，媳婦下田生产，吃飯坐在一張飯桌上，一家人和和气气，有說有笑。青年婦女向潤英，过去下田回來就要忙燒飯做菜，累得精疲力尽，听到孩子哭哭鬧鬧，更加心焦，開口就罵，動手就打，吵得邻居也不安；自从办了食堂，她跳出了鍋台圈，把两个大一点的小孩送进了幼兒園，一个較小的送到托兒所，自己一心一意搞生产，劳动回來，抱起小孩亲热热的，真是日子越过越香甜。过去有的家庭由于生活問題，夫妻成了“小冤家”，参加食堂以后，重新和好，一家团聚。他們激动地說：“人民公社办食堂，飯香菜香到处香，多年冤家重和好，幸福生活万年長。”

一九五九年十月



大公社能夠辦大事

——江蘇漣水東風人民公社腳踏樓梯步步高——

張景良等六人調查

“大公社能夠辦大事！”這是江蘇省漣水縣東風人民公社到處流傳着的一句話。

東風公社的社員們把人民公社叫做“大公社”，這是和過去農業生產合作社相比而言的。東風公社是三十八個農業社合併組成的。現在共有二十三個大隊，九千二百九十二戶，近四萬人口，約十萬畝耕地。

從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東風公社成立到現在，時間只有一年。就在這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公社的社員們親眼看到，自己的家鄉發生了多少巨大的變化！許多過去不敢想和農業社也沒有力量辦到的事情，人民公社辦到了。現在，他們看到的，不光是眼前的特大豐收，而且是更加富裕美好的前景。

千年水害變水利

東風公社在漣水縣城的北面。這里土質很壞，約有三分之一是花碱地，太陽一晒，就買鹽硝，種庄稼很難立苗。群眾稱它是“花斑禿子地”、“破羊皮袄地”。地勢南高北洼，鹽河橫貫其中。解放前，水利條件極差，易澇易旱。尤其是北部的五萬多畝土地是出名的“鍋底洼”、“水圍子”，十年九不收。以前這塊地方有個悅安鄉，悅安鄉有個余莊，群眾中流傳着：“悅安‘越淹’，青蛙撒泡尿就要淹”，“余莊余莊，四水投塘，一場暴雨，遍地汪洋，地薄民貧，十年九荒，辛辛苦苦沒指望，離鄉背井去逃荒”。這些歌謠，真實地記載了當年的水患和人民生活貧困的狀況。

解放以來，特別是合作化以後，當地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連年興修水利，使生產有了增長，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是，當時的農業社規模小，資金少，勞動力不足，只能挖一些小溝，無力興修較大的水利工程。而且社的單位多，水利工程不易統一規劃，往往是各干各的。即使有了統一的工程計劃，參加施工的單位，也常常因為占用土地有多有少、受益有大有小而互不一致。特別是上下游之間矛盾很多，處在上游的單位為了泄水通暢，要求把溝渠修大些，修多些；處在下游的單位卻怕“燒紙多引鬼多，挑河多引水多”，主張小修少修。有的兩個社同挖一條溝，處在下游的社，卻不願把上下游兩節渠道挖通，結果形成“一丈不通，萬丈無功”。象一九五四年開始動工的大流洪和大義河拓寬工程，就由於以上一些原因而連修幾年沒有完成。在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的水利建設高潮中，這里的農業社加強了協作，完成的土方量大大超過往年。但是，社與社之間的協作畢竟受到一定限制，所建工程仍然標準很低，未能達到根治澇害的目的。而一九五八年雨量又空前集中，七月二日一天就降雨四百五十毫米。北部低洼地區有十二個農業社庄稼被淹，中晚秋作物受到嚴重損失。全公社這一年的糧食平均每畝產量只有一百五十四斤，比上一年提高不到百分之十。

就在这个时候，国家投资的流域性的盐河整治工程竣工了，建成了朱碼閘，并且开始兴建隄西进水閘，这就为这块地区根治水患和洼地改种水稻创造了条件。但是，当地群众深切地感到：根治水患、变水害为水利这项任务，依靠农业社来完成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他们开始探索能够适应生产大跃进形势的组织形式。一九五八年七月，这里有六个农业社自动合并，试行组织了三个规模较大的经济单位（当时叫做农场）。正在这时，毛主席提出的“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象春风一样传来。广大群众积极拥护，几天之内，贴出了一万二千多张大字报，纷纷要求办公社。东风人民公社诞生了。

东风公社一成立，公社党委就在县委直接领导下，从一九五八年秋收秋种前开始到一九五九年麦收前为止的八个月时间内，在地势低洼的王集、潘刘、韩陈、余庄和軍田五个大队三十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兴建了一项化千年水害为水利的河网化工程。这项工程是高标准，达到“一年无雨保灌溉，日雨五百毫米不受涝”的要求。工程的规模是巨大的，渠道分干、支、斗、农、毛五级。西边是灌溉干渠，东边是排涝的公兴河。中间有东西向灌溉支渠和并列的排水大沟各三条，大沟面宽四十米，底宽八米，深六米，渠与渠的间距为三千二百米；南北向灌溉斗渠和并列的排水中沟各十一条，中沟面宽三十五米，底宽四米，深五米半，渠与渠的间距为一千米；东西向灌溉农渠和并列的排水小沟各一百三十五条，小沟面宽二米，底宽一米，深二米，渠与渠的间距为二百米；此外，还有深入田间、难以胜数的小毛渠。支、斗、农三级灌溉渠道和大、中、小三级排水沟全长四百五十八公里。全部工程规格一律，横竖对齐，渠上筑堤，堤上筑路，路旁植树，沟连沟，渠通渠，堤接堤，路通路，形成了棋盘式的排水网、灌溉网、道路网、林带网。当公社党委提出这个“一战定太平”的工程计划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广大社员的热烈拥护。但是也有少数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说什么“河挖得这样大，这样深，同‘黑海’一样，想在一九五九年麦收前挖好，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工程量大，完全是事实。在几个月内，要挖土四百六十多万方，比工程范围内五个大队过去九年水利建设土方总和的五倍还多，几乎等于全公社解放以来所做水利工程土方实绩的两倍。如果单靠这四个大队的四千五百个劳动力来做，平均每人要负担一千方土。除了挖土以外，还要建筑两座支渠渠首閘、十一个斗門、一百三十五个农門和六百七十五个毛門，还有四座公路桥，工作量也是相当惊人的。当时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到，有一万八千亩棉花要拾，一万三千亩山芋要起，七千亩花生要刨，一万亩葫萝卜要收，还要深翻土地，播种“三麦”三万亩。再加上大炼钢铁和淮沭河修建工程，需要调出一千个劳动力。劳动力是相当紧张的，生产与挖河存在比较严重的矛盾。

当时，公社党委考虑到，如果降低标准，仍像过去那样挖些小沟小渠，不能根本摆脱涝灾的威胁，如果推迟一个月兴工，就难以保证麦收前全部竣工，改种水稻就要推迟一年。挖河与秋收秋种齐头并进，在劳动力上固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由于公社组织规模大，人多势众，几十个小单位变成一个大单位，领导更加统一、集中。加上广大社员干劲冲天，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为了统一认识，公社党委把这个问题提交群众讨论。绝大多数社员认为：“大干大丰收，小干难除水患根”；“早干早翻身，迟干迟翻身”；“有了公社化，甚么困难也不怕”。

事实正是这样，人民公社制度在河网化工程中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由于公社对全社劳动力进行了统一调配和合理安排，在大队之间开展了协作，并且大办公共食堂，使广大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全公社就动员组织了一万一千人参加河网化工程，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全部民工中，妇女要占一半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共产主义大协作的旗帜下，兄弟公社动员两万人前来支援了四十多天。在后方生产战线上，公社发动了五千多个辅助劳动

力参加拾棉花等較輕的劳动，并且組織各大队相互支援。例如樊卜大队棉田面积大，东風、張碼等几个大队就动員一千五百多人帮助他們拾棉花；城东大队有四百八十亩大田未砍，城北、閘北两个大队就出动一百八十多人帮助收割。此外，漣城鎮居民和机关干部也經常到公社参加劳动。这样做的結果，保证了河網化工程的順利进行，秋收秋种的任务也完成得很好。

筹集河網化工程所需要的器材物資也是一項艰巨的任务。整个工程的附屬建筑物需用青磚四百五十多万塊，塊石一百立方米，黃砂二百六十多立方米，石灰五万多斤，水泥三十多吨，水泥管一百六十多个，木料一百二十多万斤……总值在三十万元以上。如果由河網化地区的五个大队負担，平均每戶要攤到一百五十元左右，大部分器材又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在过去农业社是很难办到的，但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办起来就比較順利了。公社一方面發动社員投資木料、磚石，折价記帳，日后还款；另一方面建立了磚窑、石灰窑和土水泥窑，自行生产，保证了器材的供应。

施工过程中还碰到了不少困难：連綿不断的阴雨，深达一米的流沙，硬得象鉄的冻土……。英雄的社員們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把这些困难一个又一个地克服了。河網化工程，终于按照計劃如期完成了。同时，其它大队还兴修了一些小型渠道，一共挖土六十多万方，也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

河網化工程胜利完成，使全体社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公社化优越性的教育。那些曾經不相信河網化工程能搞成的人，也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巨大威力。“沒有公社化，就沒有河網化。”这就是东風公社社員們异口同声的結論。

巨大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实现了河網化，使盐河以北的十七个大队基本上根治了水患。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一天降雨一百八十三公厘，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两天降雨二百二十公厘。这是对工程效果的两次考驗。結果怎样呢？地势較高的柴市大队，过去日雨量达到一百公厘，田間积水要三天才能退尽，現在雨住田干，雨后第二天，生产隊長就通知社員下田干活了。地势最佳的余庄大队，解放前每逢暴雨，群众就說，“老天不帮襯，專下討飯棍”；解放后的几年，每逢暴雨，社員就說“又得要救济款”；可是一九五九年两场雨，並沒有給这个大队带来任何損失，社員說：“老天下的是粮食”，“下的是金子”。

实现了河網化，全公社百分之三十六的耕地得到了自流灌溉，創造了旱田改水田的条件。当潺潺的流水，通过各級渠道第一次流入稻田的时候，社員們欣喜若狂，爭先观看，贊嘆說：“这下真是旱涝无憂了！”王集大队街北小队隊長武可德說，“过去人吃水的亏，現在水听人指揮。要用水的时候把閘門一开，水就乖乖地进来；不用水的时候把閘門一关，一滴水也进不来。叫它来，它就来，叫它走，它就走，要怎样摆布就怎样摆布。”

在河網化地区，河堤上已經栽种了一百多万株树木，其中有五十万株是移栽的大树。支渠堤和斗渠堤各植树十一排，农渠堤植树六排，堤坡上也栽上了杞柳和油草，郁郁葱葱，远看好象条条青龙。

万亩洼地成良田

当然，在河網化实现以后，最大的收益还是这五个大队的旱田改水田。一九五九年一共改种了二万五千亩水稻，占全公社耕地总面积四分之一左右。目前，九百亩早稻已經收割，虽然第一年种稻沒有經驗，平均亩产也达到二百八十斤，最高的达到四百多斤。中稻生長良好，已經灌浆结实。就是在那些“兔子不拉屎”、撩荒几十年的死碱地上，水稻也長得不差。据在这里傳授水稻种植技术的江南老农估計，平均單产至少三百二十斤。这样，一九五九年这五个大队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韓陈、軍田两个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将一跃而为一九

五八年的四倍。以往，这个地方是区、乡的“包袱”，需要国家供应的粮食年年为数最多。一九五九年的情况大大不同了，“包袱”变成了“粮仓”。全公社一九五九年粮食的调出任务，这五个大队就完成百分之六十以上。

实现旱田改水田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头一年种水稻，谁也没有经验。这五个大队又是人少地多，光是水稻一项作物，平均每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五亩半以上。牛力也不足，平均每头耕牛负担八十亩以上。五月初，农渠工程还未最后结束，小毛渠一点影子也没有。河网化工程的扫尾、小秧落谷、匡田打埂和整地等农活挤在一起。还有一万亩以上的麦茬地需要边收边耕边栽。农活是十分紧张的。

这时，人民公社又一次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从别的大队动员了一千二百个劳动力带着二百五十头耕牛前来支援。潘刘大队的二千七百多亩水稻田，由二塘、沿河等大队帮助栽的有八百多亩。由于旱改水地区全体社员下劲苦干，不断提高栽秧工效，加上友邻大队人力、物力的支援，二万五千亩水稻终于基本上做到适时栽插，规格良好。

旱田改水田计划的完成，使人民公社在社员中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王集大队陶庄小队队长朱永斌说：“如果没有大公社组织大协作，单靠我们自己栽，至少要少栽四分之一的水稻，不是别的大队派耕牛来帮助整地，我们队的耕牛就是有分身法，一头变两头，也没法把麦茬地全部耕一遍。”军田大队的社员说得好：“河网化拔穷根，亏得大公社；旱改水栽富苗，又亏得大公社。”

在水稻还没栽下时，有少数人存在抵触情绪，他们担心水稻栽不成，旱谷误了季，落得个抱一年空窝，“一槽两窝蛋”。当水稻丰收在望时，这些人也喜上心扉。韩陈大队培芳小队的老农金国田，把自己对旱改水的思想变化过程生动地概括为四愁变一“愁”：开始愁河挖不成，河挖成了愁水不来，水来了愁秧栽不下，秧栽下了又愁稻子长不好。这四愁一个个被打消了，现在又有一个新“愁”，愁的是粮食多了没有地方囤。

作物布局大调整

除了在河网化地区把旱谷改种水稻外，东风公社还根据国家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及粮、棉、油挂帅，带动其他经济作物发展的方针，以革新精神，对整个公社的作物布局作了大调整。

过去，由于农业社的规模小，土地少，样样作物都要种一些，因此作物布局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有些碱滩种玉米，不易立苗，产量很低。有些淤土种花生，既不肯长，又不好收。有些洼地种棉花，年年受淹不开花。象桑树一类的经济作物东三棵，西两棵，鸡零狗碎，管理很不方便。作物布局调整后，这些现象基本上不再存在了。

全公社大致划分为五个作物区：河网化地区五个大队是水稻区；城北大队洼洪遍地，飞沙连片，不适宜种粮食作物，将发展为果艺林木区，洼洪植柳，飞沙地栽植桑果；樊卜、朱码等六个大队，大片花碱地种植棉花，好地种粮食作物；城东、闾北两个大队，紧靠漣水县城，有计划地发展蔬菜生产；其余大队仍以种植旱谷油料为主。这样不但保证了粮食作物的增产，还促进了多种经济的发展，为整个公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里举城北大队为例：这个大队计划发展千亩柳、千亩果、千亩桑和千亩茶、竹，已经栽植柳树五百亩、桑树七万亩和各种果木六百五十亩；还有一个八十亩的苗圃，育苗五十多种。一九五九年虽然大部分林木还没有收益，但是出圃的桑树、白果、葡萄等各种苗木，价值二万多元。桑林打下的桑条已经卖了九百元。全年养蚕的收入估计在四千元以上。今后收入将逐年增加。

调整后的作物布局做到连片种植，消灭了队与队之间的插花地，远地低产现象已经不存

在了。主要作物都是成百亩甚至成千亩的一片。象樊卜、朱瑞等六个大队的棉花田，就连成了一望无际的“万亩棉海”。这样做不但便于统一领导和专业管理，便于互查互比互相促进，便于及时推广先进技术措施，还使公社的拖拉机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铁牛”耕地成现实

提起公社的拖拉机，社员们是多么兴奋啊！

这里历来劳动力紧张，牛力不足，增产粮食又需要精耕细作，深翻土地，社员们早就盼望买拖拉机了，但是，过去社小资金少，那能买得起拖拉机呢？

公社一成立，这个愿望很快实现了。公社先后花了二十六万一千元，购买了十八台拖拉机和四台四十八行播种机、三百五十张双铧犁、六盘圆盘耙和四个拖斗等农业机械。

拖拉机刚买回来，正是河网化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当时，工程需要大量沙石，两千个社员运一天，只够工地用半天，常常发生停工待料的现象。于是，两台拖拉机各带两个拖斗，马上投入运输，保证了沙石的及时供应，提前二十天完成了运输任务，节省了九万多个工作日。

拖拉机在深翻地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秋种时，大部分劳动力投入河网化工程，板地很多。两台拖拉机昼夜开动，经过二十天时间，一共耕地一万五千亩，加上牛耕人挖，占秋种面积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得到深翻。到一九五九年九月止，拖拉机共耕地六万四千亩（支援友邻公社耕地的数字还不计在内），等于公社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这不但节约了人力、牛力，而且保证了各种作物的适时播种。一九五九年栽秧时，余庄大队牛力不足，有一千六百多亩地没有整，大队组织人力突击，五百人一天只挖了一百亩，眼看季节就要错过。这时，两台拖拉机赶来支援，突击三天三夜，就全部耕完。更重要的是，拖拉机耕得深、耕得透、耕得匀，增产效果显著。东风大队作过一个试验，一百亩玉米地，一半机耕，一半牛耕，施肥管理情况大体相同，结果，机耕的土地平均亩产三百五十斤，比牛耕的地多收七十斤。机耕田的水稻比牛耕田的水稻要高四、五寸，长得又壮又乌。

拖拉机的威力，给社员极大的鼓舞。拖拉机开到那里，那里的社员就争相传告：“我们自家的拖拉机来了！”耕地时，地边总是围着一大群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象看把戏似地看着拖拉机来回开动，有的跑了十里路来看。

除了拖拉机，社员们对小型水力发电站也有很大的兴趣。这座发电能力十一瓩的水电站是公社成立后三天建成的，公社的优越性，在水电站修建过程中初露了锋芒。

原来，这座水电站是美满农业社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动工兴建的。计划一个月完成。但是，一开头挖闸塘，就碰到了地下流沙，一个月过去了，闸塘才完成。还有一条引水沟，要挖二万五千方土。由于社小，组织了一百五十个劳动力，直到八月底还没有挖到一半。农忙了，只好停工。公社一成立，动员一千八百人大干三天，水电站就在九月十五日晚上大放光明了。目前，这座水电站白天用水力带动两台饲料粉碎机加工饲料，晚上发电供附近农户照明。

乍看起来，一座小小的水电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它和拖拉机一样，是将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萌芽，使社员更清楚地看到了农村建设的美好前景。由于这里兴修了大量的河渠，水电事业有条件迅速发展。公社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利用境内河道的水位落差再兴修八个水电站，发电能力可达八百瓩。

脚踏楼梯步步高

东风公社办了以上这些大事，直接的结果，就是粮食产量以惊人的幅度增加。和一九五八年相比，一九五九年“三麦”平均单产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五，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七，玉米平均單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七，总产量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一九五九年夏熟和早秋两季已經收到手的粮食等于一九五八年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三。加上水稻和其它晚秋作物，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平均單产和总产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因此这个过去年年要国家供应粮食的地区，一九五九年調出粮食四百五十万斤。此外，棉花的平均單产預計將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四十；花生的平均單产預計將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七十。随着粮食和其它作物的增产，社員生活也大大提高了。根据一九五九年初步分配方案估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戶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社員的平均收入將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生产發展的基础上，公社的公共积累也逐漸扩大。目前公社一級所有的财产是四十五万五千元，到一九五九年決算后，將增加到六十二万元。

一年来，东風公社在巩固、壮大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着，社員們办好公社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公社剛成立的时候，有少数富裕中农社員担心公社办不好，現在这个心思放下来了。东風大队路东小队社員蔡述成，就是这样一种人。在公社成立那天，人家兴高彩烈欢天喜地，他心里疑二惑三，对人說：“办农业社不就很好嗎？現在公社这么大，橫豎几十里，社長怎能照管得过来？万户万条心，怎么能办好？”可是，時間不到一年，他的話变了，逢人就說：“到底是人多力量大，蘆柴成把值錢，大公社能够办大事。过去我怕社大办不好，現在看来大公社是脚踏楼梯步步高。”那些在公社化前还硬是坚持走老路的單干戶，現在終於發覺到自己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如公社，而公社的基本建設更是他們梦想不到的，因而繼續單干的心死了。这里講两个故事：东風大队有个單干的富裕中农叫尤五，几年来，干部几次动員他入社，他总是說：“社里田長金子我也不紅眼。”一九五九年春天拖拉机到他那庄子附近来耕地，他搬了一条小板凳去看。拖拉机耕到这边，他把板凳挪到这边；拖拉机耕到那边，他又把板凳挪到那边。这样痴痴呆呆地坐着看了一天还不过癮，第二天第三天又去看。后来拖拉机順便幫他把八亩四分地也耕了。这时，他就主动找隊長請求批准入社，說：“再單干，沒有意味了。”这个队还有个單干戶，名叫濮永富，也是生中农，有名的“种田精”，就是死脑筋，認為：“十人十头脑，社里生产难搞好，社里收的再多，也不如一人自打自扒。”因此，他硬是不入社，跟农业社比了几年，还不認輸。一九五九年春，公社的麦子长得肥壮，他的麦子又黄又瘦；公社的田已經耕过两三遍，他的田都是板茬，这时他才吃下了“二煎藥”；醒过迷来，找干部說：“我比不过公社了，准許我入社吧！”就是这样，一百二十六戶單干戶一年来先后入了公社，那些幻想走资本主义老路的人已經徹底失败了。

“大公社能够办大事”。东風公社誕生一年，已經使社員得出了这样的結論。毫無疑問，今后，它还将办出更多更出色的大事来。

一九五九年九月

公社更比大社强

——江苏新海連云台人民公社是怎样發展起来的——

苏民心等六人調查

“公社更比大社强。”这是在江苏省新海連市云台人民公社普遍流傳的一句話。話从那兒說起呢？原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中，有一篇“大社优越性”的文章，是介紹这个公社的前身——朝阳乡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的事情。当时，这个五百七十八戶的大社，比起一般小社来有更大的优越性。可是，在發展生产的过程中，总受到农业社的規模的限制，不能更大地跃进。到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就同云台山下邻近的十三个高級社，合并組成六千零五十四戶的云台人民公社。公社一成立，在統一筹划生产方面，就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在短短的一年中，大社几年来难以兴办的几件大事，公社很快办起来了。

云台公社座落在蜿蜒曲折的云台山北麓。

云台山真是个好地方，历史上有蓬莱仙島之称，那里有七十二景，景景动人；那里的“花果山”、“水帘洞”，被人們傳說是孙悟空的家乡，有迷人的神話，美丽的景色。然而更美好的神話，还要看人民的創造。

苦战一年 幸福千秋

云台公社境内丘陵起伏，地形复杂，三分之一是山岭高地，三分之二是下坡洼地。解放前，水利条件很差，既没有一个塘壩水庫，更没有排水系統。山洪暴發，象脱韁的野馬一样，无法控制，随它横冲直撞，席卷村庄，冲坏农田。碰到海潮頂托，就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积涝成灾。群众形容这种悲惨的景象是：“發山洪吓死人，淹死庄稼好伤心，大片庄田埋黄沙，忍飢挨餓刨草根。”水过地干，旱灾接踵而来。在这种“十天不雨一大旱，一天大雨成涝灾”的情况下，农民只好靠天吃飯，望天收粮。

洪涝旱灾是山区的大害，要翻身首先要治水。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做了一些沟洫畦田和塘壩工程，初步改变了“睜眼打網瞎种田，闖到一年收一年”的情况。但是由于农业社不能在較大的範圍內調配土地、劳动力和資金，使山上、山坡、山下統一治理和防洪、防涝、防旱通盘规划的山区治水总体规划，迟迟不能实现。一九五六年，中共云台区委提出：苦战三年，根除山洪，消灭涝灾，保証灌溉。计划修七个大水庫，但是因为一个社的力量有限，几个社因得益不均，不願合伙，因此，除当时較大的前进社完成一个蓄水二万公方的黄泥塘水庫外，其余都沒有搞成。例如大村有个唐王壩，相傳是唐王东征时修的軍用水庫，早已失用了。重修一下，用土十万立方米，蓄水三十万立方米，可解除大村、前云两社的水患，但靠这两个社的力量搞不了，需要小村、謝圩、新华三个社协作支援，而这三个社認為：“靠鍋的先得食，水不能先淌进我們的地里”，因此不願协

作，拖延了兩年沒有建起。特別是土地不能統一調配，對水利建設的阻力最大。一九五六年計劃開挖九里長、三十米寬的大將河，要占用後巷和金蘇兩個社的土地各二十多畝，還要把金蘇社的十畝地隔到河北去。而這條河對朱曹、黃嶺兩個社的利益較大。因此，金蘇和後巷兩社就阻撓施工。後來，勉強達成協議，但誰也不願多挖自己的地，挖到自己的地邊，就繞彎而過。結果一條筆直的河道，挖成九曲三彎，效益不大。由於上面所說的原因，農業社只是局部作了一些治澇工程，而蓄水攔洪、排灌渠網工程就做得很少，因此，洪澇旱災沒有根除。

黨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公布了，大躍進的号角吹響了。廣大群眾不能讓旱澇災害繼續阻礙糧食產量迅速增長。但是要根治旱澇災害，他們已經感到小集體力量不夠，所以從一九五八年春開始，十四個高級社打破了小社的界限，實行大協作，統一規劃，統一調配勞動力，統一籌劃資金，大興水利。並按照“水不下山，土不流失，三百毫米雨不受澇，六十天不雨照樣豐收”的要求，進行了以治洪為主的轟轟烈烈的水利建設。在山溝築壩截水攔沙，山下築塘壩、建水庫，攔洪蓄水；平原修溝洫畦田，挖排灌渠網。經過兩春一冬的努力，比較完整的新的水利體系形成了。共建成十二個水庫，十九個塘壩，挖排灌兩用水溝六十六條，長達五十七里；送水渠道八十二條，長達九十多里；並且開拓了十五里長的宋簾河和九里長的大將河。總共蓄水量為三百六十六萬多立方米，可以自流灌溉一萬七千畝地。同時，又新建了四處一百七十瓩的電力排灌站，添置了四台一百三十五匹馬力的抽水機，保證了部分丘陵山地的灌溉。全社三萬一千畝耕地，有兩萬七千畝得水灌溉，比一九五八年擴大灌溉面積一萬九千畝，基本上達到了旱澇無憂。

為什麼這樣巨大的水利工程能夠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後的一年多的時間內順利地完成了呢？勞動力的統一調配和使用，保證了大規模水利建設的順利進行。公社將一萬二千五百多個勞動力進行了統一調配，組成了五千多人的水利大軍，專業作戰。同時對農、林、牧、副、漁作了合理安排，這就既保證了水利上的勞動力需要，又完成了其他生產戰綫上的繁重任務。隊與隊之間組織大協作、大支援。社員在“公社是一家，協作力量大”的號召下，自帶糧食，自携席棚，積極支援兄弟隊。座落在朝陽大隊的三個水庫，需做二十五萬立方米土石方，光靠朝陽大隊的力量需兩年才能完成。公社從隔村、大村等大隊抽出三百七十多人前去支援，部隊也派去了二百多人前去長期支援，使水庫在洪水暴發前竣工，發揮了攔洪效益。興建這樣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石方和運土、挖土工具，公社將全社五百五十多個鐵、木、石、瓦工組織起來，統一安排采石，統一研究爆破，集中進行工具的製造和改革，使勞動效率大大提高。全社製造和修理了二千多輛運土車，三十多里長的鐵、木軌道，三千多把鐵鍬和洋鎬，使工效提高了三、四倍。

大量的水利投資問題，由於公社公共積累的增加，加上統一籌劃，集中使用，而得到了解決。一九五九年在社員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的前提下，各大隊共提留公共積累三十萬元（上交百分之三十給公社）；公社本身一九五九年工業生產的純收入有十萬元，加上一九五八年提留的公共積累八萬二千元，可供公社、大隊兩級使用的積累一共有四十八萬二千元，水庫建設和排灌設備需要二十二萬九千元的資金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但這在農業社就辦不到。一九五七年，原勝利社修龍山水庫只需投資一萬元，可是經過社員大會三次討論沒有通過，大家都說修不起。公社辦成後，資金問題解決了，這給社員教育很大。他們說：社越大力量越強，小河溝可以匯成大江河。

土地統一經營後，公社就能按照攔洪、排澇、灌溉三方面的需要，對治水進行通盤規劃。全部水利建設共占去較好的土地七百多畝，公社根據占地多少、受益大小，在十個大

队之間相互調整了一千六百多亩地，平衡了相互之間的損益。

土地、劳动力、資金問題解决了，加上群众的冲天干劲，真是“万事具备，又駕东风”。广大干部和社員提出“苦战一年，幸福千秋”的战斗口号，送太阳，迎月亮，苦干实干，高速度地完成了根治洪涝旱灾的水利任务。

兴修水利，給山区人民造福不淺。山洪的危害从此消除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一場一百八十四毫米的暴雨，造成山洪暴發，一片汪洋，陆地可以行船下海。而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一場二百一十毫米的暴雨，却安然无事。一般旱涝灾害也解除了。一九五九年夏季五十三天沒有下雨，而水庫流水滔滔不絕，稻子吃飽水，穗子長得象狗尾巴一样，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四百五十斤。七十九岁的張振裘感慨地說：“真是毛主席的洪福大，过去二十天不雨刮死草，現在五十多天不雨照样丰收。”朝阳大队北山前有二千亩“兔子不拉屎”的地，由于水到渠成，改种了稻子，每亩收到七百多斤。社員們說：“共产党胜过天，千年荒地变良田”，“田地成了屯粮囤，水庫就是聚宝盆”。

大地平整 “老道” 顏开

这里有个蓑衣山。民間有个傳說：“蓑衣山上有个蓑衣老道，种了三百六十塊地，一塊地收一葫蘆粮食，三百六十葫蘆剛够吃一年。老道每到地边，就嘟嘟囔囔地說：地呀，地呀，你这一丁，那一点，高一塊，低一塊，我一鋤一鋤，种完这块种那块，一不小心丢掉一塊，还得挨一天餓。因此老道終天愁眉苦臉。”千百年来，当地农民和蓑衣老道一样耕种着一小块一小塊的土地，产量低得可怜，农民們把自己称做蓑衣老道的后代。

由于山区的地形复杂，加上历史上遺留下来的小农經營的結果，田塊零散，高低不平，严重地影响土地的有效利用和精耕細作。群众称这些地是“豆腐塊”，“枕头地”，“鷄眼子”，“菱角地”，“蓑衣地”等等。朝阳大队九千亩地，原来大塊地只有六塊，一塊叫“大天池”，是十六亩的一塊，还有“南北九亩”“南北十亩”四塊，另加一塊“虛十亩”，一共六十多亩，占不到总田亩数的百分之一。一般只是一、二亩大一塊，几分、几厘一塊的更多。这种小塊地花工多，不便耕作。农民說：“宁耕一塊五亩地，不耕十塊二亩田。”同时，也影响精耕細作，所謂：“不能耕耙耩，只能刨耩撒”。田塊不大，而地界却不小，农民形容是：“三塊地，九角尖，尖尖靠路边。”朝阳大队九千多亩土地中，原有地界二千三百二十条，折合面积一百八十九亩。田塊不仅小，而且高低不平。有“鍋底形”的，有“楼梯形”的，有“魚脊形”的。大村大队解放前有高低不平的田五百九十五塊，一千七百五十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这种地是“这头种西瓜，那头养老鴨”，非旱即涝。

平整土地，是农民多少年来迫切要求。合作化以后，小塊地平整了一些，但是因为土地不能統一规划和大片調整，也沒有力量进行大規模的土地加工，因此，成績不大。公社成立后，調整了耕作区，使队与队之間四千多亩插花地得到了調整，这就为平整土地創造了条件。于是，結合一九五八年秋种深翻土地和做畦田化工程，以及一九五九年春天整水稻田，进行了刨除地界、縮小地边、小塊并大塊等一系列的平整土地的工作。全社組織了三千五百人的整地专业队，同时發动三次有万人参加的突击运动，挑灯夜战，田头扎营，搞得轟轟烈烈，一共投入八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个劳动日。为了提高工效和整地質量，公社發动群众大搞耕翻工具的改革，使平整土地的工作在短時間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原有高低不平的土地一万三千零四十八塊、一万五千零一十亩，已平整八千九百八十塊、一万二千零四十八亩，去掉地界三千三百八十九条，折合三百四十亩，完成畦田化的面积有九千六百多亩。

平整土地給农业增产带来了显著的效益。首先是便利耕作，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日。不少

社員反映：“過去下田团团轉，現在下田一條綫。”每亩一年以节省十个劳动日計算，全社已平整的土地可节省十二万个劳动日。土地平整后，就能合理规划土地的利用。社員說：現在的土地是一顆印（土地成为一个整体），能統一管理，因地种植。公社在平整土地后，实行了作物布局的大調整，高地种旱谷，下坡洼地种水稻。这样，种植玉米每亩至少增产五十斤，水稻增产一百五十斤。平整土地后还便于灌溉，有利于精耕細作。社員称赞現在的土地是“大沟套小沟，沟沟通田头，一年不下雨，保証大丰收”。社員对土地加工的積極性也提遲了。他們說：“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土地經過平整，也扩大了耕地面积。全社因去除地界，縮小地边，小塊并大塊，增加耕地四百四十亩，每亩以产粮食三百斤計算，一年可增产粮食十二万斤。社員同声贊揚：“公社主意好，七古八怪的土地变成园。”

青山变成花果山

公社力量大，还要把青山变成花果山。这件大事，农业社哪能办到呢？只有在公社化以后，才把理想变成现实。

这个社經營着九万六千多亩山場，坡度大，土層厚，土質肥，盛長各种树木，盛产各种藥材。抗日战争前，林木茂盛，古柏参天，可是，遭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无情摧殘后，到解放时，几乎成了秃山，幸存的幼林不足一万亩，一眼望去，光光一片。

解放后展开了大規模的封山造林运动，短短几年就使荒山基本綠化。群众贊美說：“解放不几年，荒山变青山，不是共产党，哪会有青山？”但是，那时林种很低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供炊燃的赤松，經濟价值不高，林相不正。群众反映：“秃山变青山，赤松長滿山，找株值錢树，上山得三天。”

高級社成立后，大家对怎样改变林相，提高林木的經濟价值，变青山为花果山，引起了注意。但是高級社人少、資金少，以經營农业为主，着眼于抓現錢，不可能拿出大批土地和劳动力来經營一时沒有收益的林业。培植各种树苗，就必须占用一部分較好的上高地。当时虽然粮食年年增产，但是由于水利条件沒有彻底改变，增产畢竟有限。每年还要国家供应粮食。因此，要拿出好地来种树是有困难的。例如原朝阳农业社，规划發展三千多亩果园，一九五六年买了七千五百株大梨、苹果、大桃等果苗，栽在張庄、李巷、前巷等七个生产队的二百五十亩梯田里，初春栽上的，到春种时就被生产队耕掉了，白白浪費了九百六十元。問他們为什么耕掉？回答說：“你們栽果树吃果子，我們要种地吃粮食。”后来只好在一塊乱葬坑里栽培了一百二十亩果园。在劳动力的安排上，也不可能滿足林业上的需要，每年只是忙两季（春季造林、秋季修枝打草），平时对树木很少管理撫育，大部分劳动力都去搞能够很快收益的那些副业。虽然有两个林业队，但是也不全务正业。花果山林业队每年都有三十个劳动力在山下搞农业和副业，搞林业的劳动力不足百分之七十。朝阳队的林业队員，一年就有三百天不搞林业。

由于以上一些原因，几年来果树和經濟林木發展不快，四年多的時間，十四个高級社一共只栽了三百一十亩果树，点播了一百三十一亩干果，撒播了七千多亩赤松。公社化以后，粮食生产的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原来較好的上高地，已經相对地变为低产田，原来“望天收”的下坡地，成了高产田，全社由缺粮社变成余粮社，就有可能統筹解决林业队的口粮問題。同时，也能統一調度林业用地和劳动力，因此，就提出了“变青山为花果山”的响亮口号，开始实现群众多年来的願望。

公社首先根据国家計劃，作出了全面规划。总的方針是：大力發展山林果树生产，用材林（包括特种經濟林）和經濟林同时并举，果、林带头，蚕、桑、竹、茶、藥材一齐跟上，

大战三年改变林相，提高林木经济价值，彻底改变山林面貌，变青山为花果山。布局是将坡度十五度以下的划为果园地带，十五度以上到二十五度之间的划为干果和特种经济林地带，二十五度以上的全部种植用材林。为了培养大批技术力量，适应林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公社选派五十三个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到林业学校学习。

根据这个规划，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全公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造林运动，男女老少披星戴月，背着干粮，上山栽树，再加上专业队伍精心经营，使山林果园的发展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一冬一春就新开辟了四千三百八十五亩果园，栽培了各种果树十二万五千多株，比解放九年来的总和还多八倍多，水果林的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栽植各种干果（板栗、核桃、白果等）二十五万七千五百株，相当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四倍半。栽植各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麻栎、油桐、油茶、竹、黄檀、楸树、刺楸、泡桐等）一百八十万株，占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撒播的赤松面积的百分之七十。此外，还新开辟了五百七十一亩苗圃，培育各种果苗、树苗八百二十七万五千株，为进一步发展果、林业和改变林相创造了条件。群众反映说：大社真能办大事，只有一年，满山遍岭就都是果树，数也数不清，望也望不到边。

对山场的管理也大大加强了。公社在国家的帮助下，按照因地制宜、因队制宜、便利经营管理的原则，对整个山场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将原来由十四个社管理的山场划为十一片，交由十一个大队管理。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全社作了统一安排，确定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搞林业，共四百零五人，组成十个专业队。各大队并将新种上树的农田，全部交给林业队经营。专业队同农业生产队一样，实行包工包产，专业专管，这就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一年来社员精心培植果树，普遍治虫、追肥，七、八月大旱时社员们日夜浇水灌溉、保苗保树。因此，一九五九年果子空前增产，产量达到十二万八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

在发展林业生产的同时，大抓药材生产，除组织社员采集野生药材外，还新建一处药材试验场，培植藏红花、太子参、元参、莪术、桔梗等名贵药材七十二种，共九十多亩，并且就地取材，创办了一个蛇药厂，来有效地防治危害社员生命的土灰蛇。

解放十年，尤其是公社成立一年来，林业生产获得巨大发展，使云台山面貌焕然一新。不用几年，遍山的赤松大部分将要为干果林、竹林、特种经济林所代替。在绵延数十里的山脚下，将出现一片新兴的果园。那时，云台山就成了真正的花果山了：山上青松遮顶，山腰青枝绿叶，山脚花果满树，满山万紫千红。每谈起山场这种巨变，社员都感慨万千：“现在看山越看越舒心，过去一片青崖头，现在一片绿油油”，“解放前是秃山，解放后变青山，现在要变花果山”。

美丽的“神话”看今朝

生产青云直上，生活步步高升。云台公社一九五九年虽然遇到了六十年来所没有过的干旱，但是粮食总产量仍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五，达到了一千六百多万斤，平均亩产远跨淮河，达到了五百一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提前八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解放后年年要国家供应几十万斤粮食的缺粮社，现在扬眉吐气，彻底翻身，不但不要国家供应，反而能卖给国家二百九十多万斤余粮，并且在留足口粮、种子、饲料以后，还有储备粮。粮食生产一马当先，林、牧、副、渔业全面跃进。全社一九五九年农副业总产值达到五百零二万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二倍。社员生活随着大大提高。分配的结果，在公共积累增加二点五倍的情况下，每个劳动力平均分得一百六十点六

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加上社員家庭副业，每户平均收入达到四百三十元以上，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一。

美好的現在鼓舞着社員信心百倍地奔向幸福的未来。公社党委初步规划，三年內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以及部分乡村的电气化；粮食亩产一千斤，每人平均千斤粮；还要把花果山建設得更美。广大社員从来没有象現在这样精神奋發，斗志昂揚，为建設美丽的乐园而忘我地劳动着。他們歌唱：

蒼松翠竹遍山場，十里云台花果乡。
六畜兴旺魚滿塘，油茶藥材美名揚。
麦浪金黃稻花香，万担谷子堆滿倉。
山青水秀仙境地，人民公社万年長。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工具改革紅花开

——江苏射阳新洋人民公社实现耕作半机械化——

李保仁 周 斌 沈来宾

江苏省射阳县新洋人民公社，充分运用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积极进行工具改革，实现了五项主要农活的半机械化操作，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粮棉增产。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全社共创制、仿制新工具四十二种、六千件，实现了播种机具化，锄草耘锄化，治虫喷雾器多头化，追肥车子化和粮食加工风力化，从而节省了大量劳动力，有力地贯彻了各项增产措施，克服了以往耕作粗放的缺点。一九五九年全社四万五千亩棉花，三万多亩粮食作物生长很好。棉花长势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跃居全县第一，亩产皮棉六十六斤，比解放前增产四倍，比初级社时增产两倍，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二成二。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四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成。社员们看到这样的大丰收，个个心情舒畅，人人喜笑颜开。六十多岁的社员赵长春指着棉花笑嘻嘻地说：棉花丰收心花放，丰收不忘共产党。

这个社地处海滨，土质碱薄，地多劳动力少。全社七千七百三十户，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人，九千五百二十二个农业劳动力，十万零五千五百亩土地，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十一亩，劳动力很缺乏。按照指标跃进、措施加码的要求，每亩田从种到收要用工四十个，按每个劳动力平均一年做工二百四十个算，每个劳动力只能种六亩地，全社九千五百二十二个农业劳动力只能种五万七千一百三十二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四，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每年春播时劳动力最紧张，由开始到结束总要三、四十天。如果遇到阴雨连绵，播种时间就会拖得更长。劳动力不足也影响到播种以后的田间管理。过去每人每天只能锄草七、八分地，经常发生草荒。社员们形容当时的情景是：草比苗儿高，锄草带镰刀，先用刀儿割，后用锄头薅。地多劳动力少的矛盾已经成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一幅耕作新图景

公社党委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按照当地地多劳动力少的特点，要使生产不断地跃进，一定得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目前不能一下子实现机械化的情况下，大规模地进行工具改革，不断地用新式工具代替旧的落后的工具，用半机械化的机具代替人工操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克服地多劳动力少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公社建立后，加强了对工具改革的领导，结合每一阶段耕作活动的要求，发动群众，提前准备，分项突击，大规模地改良、创制和推广新工具。

在春播前一个多月，公社就狠抓播种机具的制造。全社共创制单行、双行、四行、五行及六行木質播种机二百一十五台，及时投入了棉花和旱粮的春播。播种时，一眼望去，一台台播种机在那辽阔的大平原上，来往穿梭，滚滚前进。播种机滚过的地方，土碎地平，行行笔直，种得是那样均匀、细致。五行播种机，一条牛拉，四个人操作，每天可播一百多亩，

比人工提高工效二十倍以上，改变了过去鋤开沟、手撒种、耙盖土的落后状况。

播种结束后，苗、草一齐出土。正当这时，又要收麦，又要插秧，劳动力十分紧张。如果单靠鋤头，一人一天鋤一亩，六万多亩棉田和旱田，鋤一遍就要六万多个工，这怎么可能呢？公社党委决定除充分利用二百九十一架铁制耘鋤外，发动群众大力仿制木质耘鋤。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全社一共制造了三百七十四架。鋤起草来，只见条条耕牛，拖着架架耘鋤，在大片的田野里来回操作，既中耕又鋤草。每架耘鋤二至三人操作，一天可鋤二十到二十五亩。除去窝根草用人工鋤外，其余都用木质耘鋤鋤草，比人工鋤草提高工效四倍。

鋤草工具解决了，追肥问题又来了。追肥是棉花生产上较繁重的一项劳动。过去追肥，开沟、浇肥、盖土三道工序，平均每人每天只搞半亩地，而且很吃劲。怎么办呢？经过大家研究，在三齿耘鋤和播种机上面安个装肥斗，下面再加上两个出肥的竹筒子。操作时，前中耕、中下肥、后盖土，追得又匀又快。全社共仿制了三百四十部，每部二至三人操作，一天追肥二十到二十五亩，比人工提高工效十倍。

病虫害是棉花增产的一个大敌，及时防治病虫害，是确保棉花丰收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既及时又省工呢？研究的结果，改单头喷雾器为多头喷雾器。全社共改装八百六十八架，有两个头的，四个头的，五个头的，六个头的，形式有车子式、背包式、肩抬式等十种。治起虫来，几个头一齐喷射，雾茫茫，工效大大提高。四个头的喷雾器，两人操作，一天可治虫五十多亩，比单头喷雾器提高工效一倍以上。

公社建立以后，公共食堂发展了。为了节省加工粮食的劳动力，公社运用海边风多的条件，利用风力来加工粮食。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粮食加工专用车，一种是车水、磨粮两用车。只要有四级以上的风，扯上篷儿，风吹车动，熟粮就可从磨齿里纷纷吐出。一部车三人管理，一天可加工粮食二千多斤，比人工提高工效九倍以上。全社一九五九年共改装粮食加工车八十四部，利用风力加工的粮食占春夏季用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社员们非常高兴，特别是过去常年被束缚在磨盘上的妇女更是喜笑颜开。她们说：“过去拐磨女人苦，现在风神服我管，加工粮食好又快，个个乐得笑呵呵。”

省工省力好处多

新洋公社实现了“五化”以后，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工效，促进了增产。据一九五九年夏季九十天的统计，全社就节约了三十八万个工作日，等于每天增加四千三百人干活。播种，过去每年都要花三、四十天；一九五九年只花了十四天。鋤草，过去每个高级社总要雇几千个临时工，普遍鋤一遍，要半个月时间；一九五九年公社一工未雇，只要五、六天就可鋤草一遍。治虫，过去普遍治一遍虫要有十多天的时间；一九五九年只要三、四天就能治一遍。粮食加工，过去每户每十天就要磨粮一次，花工一个，全社七千七百三十户，一个月就要花工二万三千多个。单这一项，全社一个月就要节省二万多个工。

工具改革不但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各项增产措施也比过去大大加码。播种时，普遍做到深耕细耙、土碎地平、小壟深墒、条播密植，一匀二净。过去每年都有草荒苗，一九五九年是有草鋤草，无草松土，既松土，又壅根，一共鋤过七遍，每块田里从种到收都是土松草尽，清清爽爽。往年追肥的不到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九年百分之八十的面积追过一遍肥，追二遍肥的也有百分之五十。有七千亩从未上过肥的“素田”，一九五九年也开了“葺”。增产措施的有力贯彻，使一九五九年实现了粮棉生产的继续跃进。

此外，由于劳动效率的提高，还腾出大批劳动力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和多种经营。全社共搞水利二十二万立方米土方，开荒五千八百亩，预计亩产皮棉可以达到六十斤。在多种经

面，养魚八十萬尾，养蚕二百一十五張，育苗和成片造林一千五百亩，队养的鷄鴨有五千多只。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八年相比，棉花可增产一百万斤，粮食可增产二百二十二万斤，林、牧、副、漁业总产值可增加十七萬元。全社共可增加产值一百三十二点五萬元，平均每人可增加收入三十四元（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純收入五十六元，一九五九年預計九十元）。因此，全社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工具改革非常滿意。他們总结使用新工具有“三快”（种得快、鋤得快、長得快），“四少”（使用劳动力少、田間杂草少、病虫害少、三类苗少）。

工具改革的胜利，还促进了人們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很多过去不相信劳动者能發明創造的人，現在都信服了。社員蔡書万原来不相信土木匠能造播种机，他在播种机上摸摸，又亲手种种，种后又扒开土来看看，种子下得一匀二淨，結果服輸了。他說：“如今世道大变样，鷄窠也能出鳳凰，我还抱住老皇历，实在是个老霉椿。”前进大队的生产队长張汉忠原来也不相信播种机有用，人家用机播，他还用鋤种，并和人家打賭，看誰种得快。以后看人家进度快、質量好，自己种的慢，行子又不直，連忙买回一台六行播种机，把已种的一百五十多亩又改掉重用播种机播。

公社人人賽魯班

“一天二公”的人民公社，对于提高社員的政治觉悟，进一步調动社員的劳动积极性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公社化后，人們迫切要求發展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地多劳动力少的矛盾，就成为全社干部和群众所关心的大事。公社党委采取大搞群众运动和建立专业队伍相結合的办法，大规模地开展工具改革运动。全社不分男女老幼，在“用大力、出大汗、賽諸葛、超魯班、改工具、爭高产”的口号鼓舞下，都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

工人們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下，由于实行了分工分业，专业專管，由于他們的工资固定了，收入稳定了，再加上总路綫、大跃进的鼓舞，改革工具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木工陈習山为了發明播种机，日日夜夜，費尽心机，木料不够就把自家板凳拿出来凑，經過十多天的努力，制成了一台四行谷物联合播种机。修自行車的工人柏友松，在改装多头噴霧器时，也是千方百計，百折不撓。第一次改装时，因压气杆太短，噴不出；第二次加長了压气杆，但太長了，又拉不动；第三次改进后，終於获得成功。全社一百七十五个鉄、木、銅匠和补鍋匠，一共为工具改革献計三千五百二十条，創造和仿制新工具二千八百三十四件。

广大农民也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在使用工具方面多年积累起来的經驗提供出来，讓大家研究創造。同时，他們在使用新工具时，边用边改，边改边試，使各項工具不断得到改进，形成了一个“人人动手，大改工具”的热潮。他們說：單靠体力拚命干，增产幅度总有限，要得生产大跃进，苦干还要加巧干。一个冬春，全社农民共为工具改革献計三千零二十九条，改革工具一千三百六十一件。利民大队四百一十四戶，参加突击搞工具改革的就有二百多人。朝阳大队社員李实香在陈習山創造的谷物联合播种机的基础上，又創造了一种“滾地龙”式的五行棉花播种机。在創造的过程中，他發揮了苦干、苦鑽的精神，不分日夜地干，边想边造，边造边想。第一次試用时，下种不匀；第二次改过后，下种均匀了，但盖土不好；第三次又改进了刮土板，一共經過五晝夜的苦战，才获得成功。在棉田鋤草的同时，也要正墒，如果單靠人工，要花一个多月的時間。李灶大队社員范勇高首先动了脑筋，發明了一种正墒器，一个人一条牛操作，一天可正墒一百多亩，比人工提高工效三十多倍。

妇女們由于公社化使她們进一步获得了解放，由于她們逐步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主力軍，对于工具改革，也十分关心。李灶大队妇女陈秀林在春播时看到人工正墒很吃力，工效也不高，她創造了一种正墒耙，两人操作，一天可正墒六亩，比人工提高工效两倍以上。新冲大

队妇女柳鳳英学了半年铁匠以后，一般农具都能打，而且鋼火好，又耐用。女社員周金兰自豪地說：“妇女力量大无穷，好象东海一条龙，铁匠、木匠全能做，誰說婆婆媽媽沒得用？”全社妇女共为工具改革献計一千六百一十四条，改革工具一千五百件。

全公社五十多所中、小学，一千多名师生，也开动脑筋为工具改革献計献策。飞跃小学四年級学生楊文龙，在書上学过抽水机这一課以后，利用課余時間，用斧头砍砍弄弄，結果發明一个吸水器，一人操作，一天可澆灌三亩，比脚車提高工效一倍多。

专业队大显身手

改革工具，除了大搞群众运动以外，还需有一定数量的专业队伍。公社化前，由于高級社只管农业，不管工业，活动范围小，技术力量差，手工业又都是單門独戶分散經營的多，只能应付农具和家具的修理，一旦需要动大工，都要跑到几十里路外去找人。公社化以后，由于公社既抓农业，又办工业，因而就有可能把铁、木工組織起来，成为工具改革的专业队伍。这个社共有一百七十五个铁、木、銅匠和补鍋匠，社里抽了六十八人，成立了一个农具制配厂，下設五个修配站。其余一百零七人由各大队分別集中起来，成立了十八个农具厂。他們一部分人負責制造与修理日常应用工具，一部分人專門負責制造、仿造新工具。这样做，使工具改革在技术力量方面有了可靠的保証；同时有利于發揮各人的專長，互相学习提高；也有利于增加徒工，培养新生力量。

有了社办工业，实行了集体生产，能够使工人互相学习，取長补短，共同提高。为了鼓励学习和鑽研，各厂还开展了竞赛、評比，比創造發明，比积极苦干，比帮助别人，比遵守紀律。同时还几次組織代表到合德、盐城、宝应等地去“取经”、“留学”。現在他們不但已能制出上述“五化”的工具，还正在积极地試制插秧机、織席机、鋸木机等等。夏天，前进大队的抽水机爐胆断成两截，到合德、盐城去修一次，但用了五、六天又坏了，秧苗眼看就要枯死，全队干部和群众急得团团轉，怎么办呢？再去修，又要花錢，時間又赶不上，考虑再三，决定“螞蟻啃骨头——自己搞”。工人們你一个建議，他一个点子，發揮了集体智慧，在断处两边鑽上眼，釘上螺絲，不到四天就修成功了，一直用到現在未坏。干部和群众非常高兴，个个說：苦干加巧干，样样都能办，只要“螞蟻”多，何愁“骨头”大？

有了社办工业，技术力量集中了，新工具的發明、創造和仿制、推广都很方便。分散經營时，誰也不願意冒险制造，因为試制一件新工具，既花錢又花工，造不起来一場空，造起来得不到推广也是枉然。这里有一个故事：新冲大队社員徐万良，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想造播种机，想了几年，到一九五零年才找到木匠来作。木匠怕沒用，不敢搞。徐万良說，做一个工，給一个錢，沒得用算我的。木匠这才开始做，一共做了十七天，沒有造成功。到了一九五二年又喊木匠搞了五天，結果搞成功一个單行播种机，但全队也只有这一架，沒有得到推广。公社化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現在社党委号召創造某一項新工具时，各厂就分头研究、拿样子，然后集中起来試用、比較、定型，定型后就全面突击制造。这样，每一种新工具，只要十天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可推广全社。

有了社办工业，修配农具也十分方便。在农忙时各厂都留一部分人在家制造工具，分一部分人深入田头，巡回檢修，随坏随修，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社員們說：过去修农具，一跑七、八里，現在修农具，工人到田头。

有了社办工业，对带徒弟和扩大技术力量也創造了有利条件。过去学徒，沒人願学，也沒人願收。因为当学徒的，未进门先要交一批押金，进门以后，要替师父做三年白工，生活又很苦。因而一般人不肯学，有的学一年半載就溜了。师父也因为怕收了徒弟会吵鬧淘氣，也

不願收。就是收了，也不願意一下子把技術都傳授給徒弟。公社化後，人們的覺悟進一步提高了，公社又能夠統籌安排勞動力，一下子就組織九十四個男女青年學木工，學鐵工。在教學中，普遍發揚了尊師愛徒的新風氣。為了建設美好的農村，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師父肯教，徒弟也肯學，大家都很有熱情。木工陳習山一人教兩個徒弟，白天教，晚上也教；做時教，走路也教，成績顯著。一般徒工經過半年多的學習，都能製造普通用具和仿製新工具了。公社農具廠的徒工陳十杰，只有二十歲，不但學會了普通的技術，還發明了一種簡易調節三齒耘鋤，已推廣了一百九十部。

大公社力量強

資金、材料和設備，過去也是一大難題。由於高級社範圍小，力量單，辦事有一定限度。指南大隊在高級社時就有人想搞播種機，搞了一半，就沒木頭了。全隊地處海邊，土質瘠薄，連個象樣的樹都沒有，要就是剛栽的，籌了幾十塊錢也不夠支配，結果沒有搞成功。

公社化以後，由於公社規模大、力量強，能在更大範圍內組織協作與互相支援，資金、材料和設備等問題便得到妥善的解決。公社從公共積累中投資一萬多元，各大隊又從公共積累中投資兩萬多元，保證了社、隊工具改革的資金需要。材料問題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共收購廢鐵一百七十六担，廢銅十一担，鉛絲八百二十斤，雜樹二千一百二十三担。技術力量集中後，器械設備也解決了。高級社時，鐵木工等分散經營，各人很難有一套完全的器械。集中生產後，你有這樣，他有那樣，大家一湊，器械就齊全了。社辦工廠里又造了兩台車床，一個翻砂間，新造了十一間廠房，增設了三張烘爐。這樣，非常有利於工具改革。過去造不好的東西，現在能造好了，過去不會造的，現在也會造了。高級社時，搞滾珠軸承，鋼套是手工磨，彈子是手工錘，現在有了車床和鋼模子，搞軸承既容易，又耐用。

新洋公社的工具改革運動，是人民公社優越性的產物，是人民公社強大生命力的結果。群眾說得好，人民公社威力大，工具改革開紅花。年青的新洋人民公社和全國所有人民公社一樣，正象初升的太陽，越來越大地發散出光和熱，它將照得一切好心的人們心花怒放，它將照得一切咒罵我們的人們撒撒發抖。我們相信，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沿着人民公社的道路，我們將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一九五九年十月

大鵬展翅 一日千里

——江苏江宁長江人民公社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速度——

賓天語等五人調查

江苏省江宁县長江人民公社建社一年，就显示出公社对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更大的优越性。社員們說：“人民公社給我們添上翅膀啦！”

霞光江水伴机鳴

長江公社有八千九百零四戶，三万六千一百五十七人，八万三千三百一十七亩土地，是由十六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过去，这里是个有名的易涝易旱和劳动力缺乏的“大水缸”、“穷窝窝”。解放以前，平均每三年便有一次破堤倒坏和两次内涝灾害。地多人少，耕种来不及，十亩倒有三亩荒，麦子長得“癞蛤蟆举手高”。沿江一带柴滩洲地，两千三百多戶人家中，耐飯棍就有八百多条。人們有首歌謠形容当时的貧困生活說：“住的蘆柴棚，吃的蘆柴根，睡的蘆柴鋪，坐的蘆柴凳。”从解放到建立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里的水利、生产条件和經濟生活有了不少改变，过去流浪求乞的人都回家参加了生产，但是每个劳动力还要負担九亩多地，内涝灾害仍然相当严重。人們要求迅速改变这种情况，强烈地向往实现农业机械化。社員們常說：“那天能用上‘鉄龙’打水、‘鉄牛’耕田，三天光喝凉水也心甜！”高級社成立后，国家把六台拖拉机交給了規模較大的長江高級社使用，有一部分高級社也买了抽水机，可是，由于农业社范圍小、力量薄等等条件的限制，农业机械化前进的步子十分緩慢。近三年中，十六个社的机器灌溉面积只有一千四百亩，机耕面积也只有三千九百多亩，而社員們对于农业机械化發展的速度，却要求“插翅”的飞跃。人民公社誕生后，社員們的这个要求实现了。一年来，这里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正象一支凌空的大鵬展开了巨翅，一日千里地前进着。全公社机灌面积比高級社时扩大了三十四倍，百分之五十八点八一的农田实现了机械灌溉，一九五九年秋耕三万八千五百亩旱田，有二万七千亩使用了拖拉机耕作。現在，全公社已有拖拉机二十五台，抽水机五十五台，大型自动脱粒机一部，收割机两部，播种机十五部，各种机引犁、机引耙三十六部，另外还有一艘机帆船和六部机动拖車。人們一踏进这个公社，就可以看到一幅动人的“机械耕作圖”。当灿烂的朝霞刚刚染紅長江江面的时候，这片水網交織、阡陌縱橫的平原上，就从四面八方响起了轟隆隆的馬达声。在二十多处机械排灌站里，抽水机噴吐着銀龙般的水柱，把馴服的江水引到田里。拖拉机牵引着閃閃發光的五铧犁、九铧犁，把大块大块烏油油的肥土翻了上来。稻場上，自动脱谷机以每小时脱粒两千五百斤的速度，把堆得象小山样的稻捆吞噬下去……。

从农业机械化的这个飞跃發展中，社員們更加体验到人民公社具有何等巨大的优越性。

高級社要办而几年中沒有能力办到的事情，人民公社在短短時間內就办到了。高級社很难解决的矛盾，人民公社順利地解决了。

添新鞍 买壮馬

人民公社扩大了公共积累，为农业机械化建設提供了高級社所不能提供的大量資金。

長江大队的社員們有个有趣的譬喻。他們把初級社比作是“着鴨子船”，意思是說它“小小的底兒經不起碰”；高級社象条“大帆船”，虽然跑得快了些，但还不能漂洋过海，办不成更大的事情；而人民公社則象条“大輪船”，乘風破浪，日行千里，开得又稳，跑得又快。事实正是这样。从一九五六年秋季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十六个高級社一共积累了資金三十八万四千元，平均每个社一年积累一万二千元。一万多塊錢不算少，但要买大型农业机械，那可就困难了。天界高級社的社員們盼望抽水机盼得双眼穿，一九五五年，社干部樊明本跑南京奔常州，忙了三十七天，才訂到一部抽水机，但到了付錢时，却連水管錢也沒湊起来，白白看着机器到不了手，路費却花了四十元。群众說：“鷄(机)沒捞到，米倒蝕了一大把！”一九五八年夏季收成不錯，樊明本盘算：这下弄部抽水机沒問題了吧！叫會計一核帳，哎呀！从一九五六年到这个时候共积累資金一万八千元，光是添置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的费用，就用去两万元。三下五去二，足足超支了两千元，买机器的事，只好嘆口气算了。花园高級社买了一部二十五馬力柴油机，却再也沒錢买水泵，“有錢买馬，无力置鞍”，有什么办法？除了稻子上場后，用这部机器給稻子加加工，剩下的日子就只好讓它睡覺了。情况較好的只是一个長江农业社。这个社有九千五百多人，两万四千多亩地，社大些积累也就多些。一九五六年国家把六台拖拉机交給他們使用后，社里自己又添置了一部脫粒机、两部收割机和一部抽水机。除了这个“尖子”社，其余十五个高級社只有十一个社添了九部抽水机，其中有四个社还是两家合买一部的。

公社成立后，組織規模扩大了，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調动起来了，生产就跨上了“千里馬”。一年来，全公社总收入比前一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一·八，积累資金达一百六十七万九千九百二十元，比公社化前十六个高級社两年积累的資金的总和还多三点六三倍。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础，农业机械化便伸开了翅膀。有机器的队錦上添花，沒机器的队也从无到有。盼望“鉄龙”盼了几年沒到手的四个大队，欢天喜地抬回了七台抽水机。那个連抽水管子也买不起的天界大队，一年来积累了三万五千多塊錢，一下子就拿出九千元买了一台抽水机，又撥出六千元准备再添置一台。社員們的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刘庄生产队地势高，解放前大旱缺水时，需要花五角錢买水灌溉一亩地；高級社时，水利条件改变了，但仍要架上三道水車日夜車水。一九五九年有了机器，二百多亩水稻全部得到机械灌溉，社員夏才通兴奋地說：解放前花钱买“受气水”，高級社时拼死力車“受累水”，有了人民公社，“鉄龙”打来了“幸福水”！

在各个大队扩大公共积累、增添机器的同时，公社也用生产大队提留的公共积累和社办企业的利潤，購置了十九台拖拉机，六部抽水机，一艘机帆船，四部机动拖車和一部分大型耕作机械，在耕作、排灌、运输和加工等各个方面，全面增强了机械力量。而在公社化以前，十六个高級社沒能买上一台拖拉机，公社化以后，一个大队也无力購買像拖拉机这样的大型农业机械。社員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公社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保証。

解“疙瘩” “鉄龙”展神威

人民公社克服了高級社那个小集体的局限性，扩大了活动范围之后，不仅有更大的力量去添購更多的大型农业机械，而且使农业机械的潜力大大地得到了發揮。现在，一台抽水机的使

用效率抵上了过去的五台、六台；一台拖拉机一年内干出了过去三年、五年内干出的活兒。

說来也真是怪事情。高級社时，一方面是机器少，大家想买买不起；另一方面却是不少現有的机器在“三天打魚，两天晒網”。建立高級社的三年中，平均每台抽水机每年只使用四十天。这是什么緣故呢？

原因之一，是高級社之間在水利上的矛盾解决不了，水系无法統一规划，渠道不能大量开挖，水不能暢其流，抽水机也就不能尽其用。这个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各社之間插花田的問題。象合并为現在的濱江大队的柏閣、孙庄两个高級社，当时有四、五百亩田犬牙交錯插在一起。两社都有两部抽水机，都需要开挖渠道。但是，誰来开呢？孙庄要开，一挖就得挖到柏閣的田。柏閣人說：“挖我們的田灌你們的田，那有这等便宜事？不行！”孙庄要拿田去換，却又有了問題：他們的田土質差些，柏閣的田土質好些。以好換孬豈不吃亏？还是不行！修渠的事就只好不了了之。三年中，两个高級社只各自片段地挖了，一千五百米的小渠，一部抽水机打水还吃不飽，剩下的三部就只好“望渠兴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除了插花田的矛盾之外，高田、低田之間也存在着难以解开的“疙瘩”。这里地势北高南低，高处种旱谷，低处种水稻。天旱时，处在低处的社引水必須經過高处的社，水就要从狹淺的小沟里漫溢出来，影响高地旱谷的正常生長。天涝时，低处的社排涝，又要經過高处的社，淹沒了高地的旱谷。一个要引水，一个不讓引；一个要排水，一个不讓排。引不成来排不成，不少的机器也就沒有利用。一九五七年內涝时，低处的天界、太平等社摆了三部抽水机排水，因为必須經過高处的長江社，而長江社怕淹，不讓排水，結果一部也沒有用得上。

人民公社把高处和低处、大的和小的十六个高級社联成了一个統一的大集体，这些纏来纏去的矛盾，就象快刀斬乱麻，徹底地解决了。自然条件相同的高級社并为一个大队后，土地統一使用，插花田的矛盾自然也就沒有了。对于有些以原来高級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大队，公社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帮助他們合理地調換土地，調整了插花田，也使大量开挖渠道成为可能。柏閣、孙庄两个高級社合并为濱江大队后，出动了三百多个劳动力，按照統一的灌溉水系的规划，大規模兴修渠道。一个冬春，他們便修好了三千里干渠，五千零七十二米主渠和五千二百多米支渠，超过了过去三年修渠总長度的八倍多，四部抽水机全部用上了。社員說：“人民公社把死机器变活了。”这个大队有三千多亩高田，群众說它是“蘆根地，漏勺田，早上車水晚上干”。这些田过去是小旱减产，大旱无收。因为插花田的矛盾，抽水机用不上，社員們气愤地說：“这不是抱着金蛋子挨大餓嘛！”一九五九年，遇到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是头一次经历的大干旱，可是，四部抽水机一齐开动，水日夜不停地灌到田里，結果，一片稻叶子也沒有受伤。有些社員对比从前車水抗旱的情况說，过去是“堤埂当睡床，树底当飯堂，脚板車得腫多高，望望田里还是一片焦”，而今年是“不动脚，不动腿，田里常囤二寸水”。六十多岁的貧农赵長才蹲在机器旁乐得直理着胡子說：

“我熬到胡子白，今天算享上公社化的福、机械化的福啦！”在插花田的矛盾解决之后，一年来，全公社共修建了十二万立方米的大小渠道，各个大队之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統，抽水机再不愁車水无路了。滿心欢喜的社員們編了一首歌，唱道：“公社好处說不尽，渠道修了万万千，‘铁龙’打水威力大，水不用車自上田，旱涝不愁保丰年！”

在大量兴修渠道的同时，公社根据統一的水利规划，又在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集中四千多个民工，兴修和疏浚了七条河道，新建和整修了七处涵閘，使高田、低田之間的新旧沟、河連接成了一个統一的水系。其中一条正在兴修的靖安河，寬有四十四米，深有六米，計劃全長十四里，現已完成七里。一九五九年夏季大雨成涝时，低田的积水一古脑排到了靖安河里；秋季大旱时，靖安河源源不尽的水流又供应了几十部抽水机的需要。历史性的

水利矛盾消除，一干二淨，高处低处的抽水机都往无阻地發揮了它的威力。

矛盾消除，水系統一之后，公社根据水源、地势和排灌的需要，統一建立了二十八個机器排灌站。过去因为渠道小，大部分抽水机只排不灌或灌得很少，現在，用水时就灌，水多了便排，排灌并用，日夜不停，使机器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同高級社比較，每台抽水机的全年灌溉面积由一千三百九十四亩提高到一千九百六十四亩，綜合利用天数由平均一年四十天提高到二百八十天。一九五九年全公社的水稻灌溉面积由一千四百亩扩大到四万九千亩，另外还排涝三万九千四百亩。一九五七年發生涝害时，营防大队有五千多亩秋熟作物被淹，社員們形容当时的情况是車水車行腰杆酸，看看田里（水）还有八寸三。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内涝不比一九五七年輕，可是机器張开大口，三天就把水喝得光光的。公社社員們“脚不踏車板，心不焦庄稼”，望着一片呱呱叫的稻子，个个喜笑顏开。

机器成了“多面手”

高級社时，阻碍机械力量充分發揮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当时的农业机械，主要集中在一个長江农业社。一个社的活动范围終究还是較小的，这就使机械没有办法綜合利用。譬如說，国家交給这个社使用的六台拖拉机，因为他们种的都是旱谷，茬口時間大致一样，收种時間比較集中，拖拉机耕地只能限在二、三十天之内，其余的时间怎样安排？排涝的时候，这个大队的十九部抽水机还有三分之一“挂”不上排水的“号”，更輪不上拖拉机参加排涝。一九五七年以后，虽然使用拖拉机运输，全年运输量只有三十四吨，平均每台拖拉机每年只使用七十天左右，剩下的日子都是上起油来，躺在机房里“休养”。而其他的濱江、花园等几个社，却有一万三千多亩旱地，眼巴巴地盼望拖拉机耕作盼不到手。

人民公社建立之后，这种情况迅速地得到了改变。公社成立了一个机务站，把六台拖拉机調出長江大队，实行統一管理，使拖拉机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合理使用。根据各个大队各种作物茬口不同、季节不一的情况，机务站分別先后統一安排了使用計劃。耙完了旱茬耙晚茬，耕完了旱地耕濕田；耕田的活全干完了，便到圩田去打水。一九五八年夏耕夏种中，当長江农业社六台拖拉机已經无地可耕进庫“休养”的时候，邻近的孙庄、柏閣农业社三千多亩旱地却还没有耕。他們人力、牛力都不够，有什么办法呢？挨到不能再挨的时候，只好調出三百多个劳动力，用肩膀背犁耕了十九天，总算把种子撒下去了，但季节已迟誤了半个多月。一九五九年夏耕夏种时，情况大大不同了，五部拖拉机开到了这片土地上，鞭不响，汗不滴，三千一百五十亩地不到一个星期就耕完了，而且耕得又深、又匀、又平整。六十多岁的朱永林听说拖拉机夜里来耕田，第二天一早就要出二百多人去下和，硬是不相信。他說：“就是来了五十条大黃牛，一夜又能耕多少？”可是第二天清早到田里一看，三百多亩田早耕得好好的了。他把胡子一抹說：“我种田种了四十年，沒見七天耕完地，到底是公社的力量足。”拖拉机由公社統一管理、合理使用以后，除扩大了机耕量外，其他如加工粮食、运输和抽水的工作量也都大为增加。以运输來說，当运输范围突破長江大队一个队的小圈子以后，一年来五部拖拉机拖曳的粮食、农藥、肥料和建筑材料等物资，共达九百四十五吨，比起前一年的运输量增加了二十七点八倍。現在，每部拖拉机的全年利用日数，已从七十天提高到三百天，每个标准台的平均工作量由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个折实亩提高到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五个折实亩。群众說：“公社还能改变机器呢！这些‘鉄牛’，現在都变成‘积极分子’了！”

活动范围扩大后，抽水机也得到了綜合利用。全公社五十五部抽水机除了灌水、排水，还趁空閑時間加工粮食、发电和脱粒等。一年来，單为社員加工的口粮就有一千零八十斤。

修理有厂 操縱有人

缺乏技术人材和无力进行机械修配，也是在高級社时發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伤透脑筋的事。公社成立之后，这个困难也就迎刃而解。

高級社时，除了一个長江农业社自有一部車床和一台鑽床可以小修机器零件之外，其他十几个社即使坏了一个螺絲釘，都得到南京、常州、无錫等地去修理，往返奔波，一耽擱就是十天、几十天。就是長江农业社，由于設備少，工种不全，遇到需要刨、焊、鑄等活，也是沒有办法。公社化后，公社的资金多了，力量大了。一九五九年初，公社建立了一个滿象样子的机械修配厂。除了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租用了長江大队的两部机器外，又拿出一万三千多元添購了四台車床、一台搪缸机、一台电机等設備，增加了电焊、氧焊和翻砂等工种。現在，一般零件送去修理，一頓飯時間就能拿貨，較大的机件修理，也只要三、五天工夫。因为設備不断扩充，技术不断提高，修理項目也从三百多种增加到八百多种，絕大部分大修項目，都能由自己担負了。花园大队在一九五九年抗旱紧张时，有部抽水机坏了汽缸，中午送到公社机械修配厂，吃晚飯时，这部机子就車起水来。管机器的老师傅提起这事就夸公社，“到底是公社好，过去是跑酸腿，說干嘴，机器受苦，庄稼吃亏；現在是鍋不动，瓢不响，机子修得一停二当。”

与机械修理問題获得解决的同时，技术人員的队伍也迅速地扩大了。公社先后举办了三期技术訓練班，培养了一百八十多名机务人員，并在机械修配厂中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訓練了一批車、鉗、电、焊工。高級社时，長江农业社曾經培养了九十多名技术人員，因为机器的使用范围小，一年中只有六十多人用于操縱机器，而其他十二个有机器的农业社，却东請西拉找不到正式机工。現在，除了公社培訓新手以外，各大队之間又展开了技术上的协作；由長江大队調出三十多名机务人員，支援缺乏技术人員的大队。新手加上老手，現在全公社已有二百七十余名机务人員，其中有五十三名已經成为优秀的“多面手”。这些昨天还只能摸摸鋤头、挑挑担子的年輕人，現在是丢了电焊机就去開車床，跳上了拖拉机，“鉄牛”就听使喚，开动了抽水机，“鉄龙”就服指揮。全公社十六个大队平均每个队都有十名到十五名机务人員。社員們反映，在高級社时有“三怕”：一怕沒錢买机器；二怕有机器沒人开；三怕开坏了沒地方修。現在这“三怕”都一笔勾銷了。

“两解决” “一推进”

对于一年来农业机械化迅速發展的成果，社員們有个六字評語，叫做“两解决，一推进”，就是：基本上解决了历史上沒能解决的易涝、易旱和劳动力紧张这两个大問題，大大推进了农副业的增产速度。机械灌溉力量的显著增加和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把这个有名的“大水缸”彻底打翻了。一九五九年夏、秋之間，这里先后经历了相当于一九五六年之涝灾和百年未有的大旱灾，仍然保住了秋熟作物的丰收。而一九五六年大涝时，这里有八千亩庄稼颗粒无收，两万九千亩庄稼减产四成；一九五八年夏季有二十天沒下雨，就有三万亩水稻减产二成以上。花园等大队所在的地方叫太子洲，解放前，这里有个歌謠：“紙糊的太子洲，年年發大水，十年九不收，打了几顆癩稻子，不够强盜偷。”現在，他們又唱起了一个新歌子：“鉄打的太子洲，公社力量大如天，送来鉄龙和鉄牛；任你三天下大雨，一夜車得光溜溜，年年都是大丰收。”同时，在机耕、机灌量扩大之后，一九五九年共节省了九十四万七千五百多个劳动日，轉用于加强田間管理、增积肥料和發展副业生产等方面。一九五九年水稻、旱谷的耘耨、除草，一般由过去一、二遍增加到三、四遍，用于田間管理的劳动力，平

均每亩由过去五个工增加到十一个工。高级社时，十六个社全年缺工在一百一十万个左右，一九五七年夏收夏种时，因为来不及脱粒，共霉烂了粮食约一百六十多万斤，播种季节还延迟了十多天。一九五九年不但整个夏收脱粒和播种比一九五八年提早了十天以上，还抽出四千人搞积肥，使一万二千多亩晚稻的追肥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另外又抽出七百多人投入了副业生产。同时，由于机械潜力不断发挥、管理工作不断改善，农业机械的管理费用，也比高级社时降低了百分之十三。所有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更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继夏季“三麦”特大丰收之后，秋熟作物又是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六千二百九十四万八千零九十二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点七，相当于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和一九五一年三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平均亩产八百二十二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副业收入也将增加一点三一倍。在这个基础上，全公社平均每个社员的全年收入从一九五八年的七十四元将增长到八十六元。

“百头壮牛拉不出社”

生产在变，生活在变，人们的思想也在剧烈地变。农业机械化飞快发展的事实，使社员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人民公社，才能更快地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原来积极拥护公社的，更加增强了办好公社的决心，少数原来犹豫动摇的，绝大部分都变成坚决拥护公社了。根据长江、汉江两个大队在9月中旬的调查，现在坚决拥护公社的社员，由入社时占社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六。犹豫动摇的由百分之十九下降到百分之六。第一类人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说：“千山万水路一条，套上一百头壮牛也拉不下我们要走公社化的路。”拿贫农陈太胜来说，这个祖祖辈辈没吃过饱饭的人，解放后生活虽然年年改善，但因为一家七口只有两个劳动力，吃饭的嘴多，干活的手少，每年多少还要有些超支。公社化后，他享受了粮食供给制，五个孩子中有三个上了小学，一个送幼儿园，一个送托儿所，夫妻两人在食堂吃饭，干活越干越有精神。一九五九年夏季分配，他除了粮食由公社供给外，还净分了现金一百六十多元。全家买了八套衣服，一床被子，一顶帽子，五双胶鞋，三把雨伞，捎带又给孩子添了两个新书包。他感动地说：“要不是办公社，我一辈子也不会有今天，我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跑到共产主义！”第二类人绝大部分是富裕中农，长江大队上壩第一生产队徐国强就是一个例子。他家六口人，两个劳动力，土改后从互助组到高级社都增加了收入，一九五七年除了买回口粮外，还分得现金二十多元。成立公社时，他和家里人商量说：“路子刚走熟，又要走生路，这条路究竟是好是赖，难说，走着瞧吧！”可是一看到别人都参加了，自己不干又怕左邻右舍说自己落后，就嘆口气说：“先进去看看，干到那里算那里。”一九五九年，他看到那样的大涝大旱都安然度过，夏季分配时，他分到了现金一百一十多元，比一九五七年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七，他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对人說：“到底还是公社好，这条路走得对！”

亲身体会到人民公社优越性和农业机械化好处的社员们，对进一步办好人民公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充满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他们已初步制订了今后三年的发展规划。一九六零年全社粮食计划产量将达一亿斤，加上工业、副业收入，全年总收入计划达一千五百七十六万元，除去税收、生产费、管理费及社员分配外，预计可积累资金四百零二万五千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点七二。从这些积累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再添置一些农业机械和拖拉机，就可以使全社八万三千多亩耕地都用机引农具和电犁来耕。他们坚信，有党的英明领导，有人民公社的优越制度，这个规划一定能够实现。

千年万年不如一年

——江苏泰兴古溪人民公社实现了河網化和灌溉电气化——

朱俊华等五人調查

“公社一年大变样，千年万年比不上。”这是江苏省泰兴县古溪公社社員对人民公社的热情歌颂。这里，在公社化第一年，就基本上实现了高标准的河網化和灌溉电力化。

新水乡稻香魚肥

長江北岸旱谷地区的古溪公社，如今景色胜江南。新开的河港，新筑的渠道，縱橫交錯，橫豎成行，把原来的支离破碎的土地变成一塊一塊、方方正正的园田。高压綫由远方通向紅色的电力灌溉站，源源不断的水沿着大大小小的渠道流进田間。河面上，成群的鴨子展翅拍水，鯉魚不时跃出水面。一眼望去，显得那么生气勃勃，欣欣向荣。这个新的水乡，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誕生的。在短短八个月時間内，古溪公社二十三个大队，就有二十个大队基本上实现了高标准的河網化和灌溉电力化。一共新开了两条大干河，接通了長江，新开了面寬四十米、底深六米、長达二千多米的中沟七条，以及面寬十二米、底深二米、長达一公里的生产沟六十三条。每隔二百米有一条生产沟，每隔一公里有一条中沟。生产沟接中沟，中沟連干河，干河通長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如果把这些沟河連接起来，共有一百八十里長。同时，也在这八个月時間内，新建了四个电力灌溉站，安装了八台电动机，共四百四十瓩，开挖电灌的干、支、斗渠一百六十条，全社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实行了电力灌溉。现在的古溪，真正是“条条河道結成網，河渠路林田結合，百日无雨保灌溉，日降尺雨不受涝”。这些工程，共做了土方二百七十多万立方米，比公社化前九年所做的土方总和还要多三壘半。

一九五九年夏季，遇到了三十年来未有的大旱，持續五十多天沒有下雨，但河道里的水还是满满的，稻田亩亩不脫水，旱谷塊塊不受旱。同时，实行了电力灌溉以后，騰出了大批和水打交道的劳动力，加强积肥和精耕細作。在抗旱的同时，全社还抽出五千多人积肥施肥，田間管理也比任何一年做得好，因而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一万七千八百亩“三麦”（大麦、小麦、元麦，下同）平均亩产达到二百二十三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因此虽然种植面积少了一些，但是总产量仍然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万零三百亩水稻，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六。其他玉米、花生、山芋、胡蘿卜等作物也得到了特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七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由于粮食大增产，这个社由一个“老缺粮戶”一跃而为“新余粮戶”。一九五八年还依靠国家供应口粮一百十四万斤，一九五九年除了留足口粮、种子、飼料以外，已出卖余粮三百万斤。

公社化不仅保证了粮食元帅升帳，同时促进了林、牧、副、漁的全面大發展。全社的生

猪已达到二万九千七百多头,实现了一亩田一头猪,比公社化前增加一万二千多头。漁业的發展更加惊人,过去这里因为河道少,很少养魚,一九五九年已养成魚八十五万尾,自繁魚苗一百七十多万尾。其它鷄、鴨、羊、兔等發展也很快,社員們称贊自己的公社是个“粮滿倉,猪滿圈,魚滿河,鷄鴨成羣”的好地方。随着公社农副业生产的大跃进,社員的收入大大上升,全年每人平均純收入达九十五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現在,古溪公社的社員們,个个眉开眼笑,人人歌頌公社好。

解放前这里是一个水利条件很坏、土瘠地薄、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的旱谷地区。那时候,有一半耕地是大雨大澇,小雨小澇,无雨就旱。有百分之四十的耕地是“刮風飞上天,下雨順水流,天旱冒盐霜,發水是草蕩”的飞沙土和盐碱土。耕作粗放,是“犁无三寸土,地无一交肥”。每亩常年产量只有一百多斤。解放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抓住了兴修水利这一关键,大力發展农业生产。前后九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共做了土方八十万公方,疏浚、开挖了六条河道和二十三条灌溉渠,減輕了一部分地区的旱澇灾害,农业产量逐年提高。一九五八年每亩粮食年产量达到四百七十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比解放前增加一点八倍。在兴修水利中,虽然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力量比單干、互助組和初級社大得多了。但是,由于高級社戶数少、范围小,因此,力量有限,矛盾很多。例如,占用土地与受益大小的矛盾,出工、出錢多少的矛盾,上下左右水系之間的矛盾等等。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旱澇灾害。一九五六年八月,一个月連續不断降了三百多毫米雨,就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成澇,中秋作物減产百分之三十。由于經常要拿出大批劳动力和水打交道,就限制了作物加工管理的劳力投放,影响精耕細作,影响产量的提高。所以兴修水利就成为这里發展农业生产的首要环节,也是徹底改变貧困面貌的关键性問題。

全民“一戰定太平”

公社一成立,公社党委就提出了“全民齐鼓勁,一戰定太平”的口号,决心苦战三年,徹底根除旱澇灾害,实现高标准的河網化和灌溉电力化。要这样干,在原有的那些鷄零狗碎互不通連的小沟小港上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必須通盘规划,重新开河挖沟,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水系,要在一張白紙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圖画来。

这样一个要大地改貌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在公社化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是水利工程占用土地的矛盾很大。尤其在这个每人只有一亩四分地的地少人多的地区,这个矛盾更加难以解决。例如,原紅旗、王庄、西尹塚三个高級社,地势低洼,經常受澇。一九五六年,原乡党委計劃开一条塔田港,以解决排澇問題。但是,河的路綫經過紅旗、西尹塚两个社,要占用土地一百二十亩,这两个社不肯。他們說:“挖自己的地,帮別人排水,拿現的換欠的,不上算。”結果,只开了一条羊腸小沟,工程不到原計劃的十分之一。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二十九个高級社合成一个大公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公社打破了农业社分散經營时的种种限制,进行了通盘考虑,統一规划。广大干部和社員,看到实现高标准河網化、电力灌溉化的壮丽圖景,无不欢欣鼓舞,他們說:“早也盼,晚也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占用土地問題,也得到了完滿的解决。公社党委积极采取措施,爱惜土地,尽量少占用土地,不浪费一寸土地;对于占用土地多的队与占用土地少的队,根据受益情况进行調剂。如顧庄大队共有一千另七十亩土地,就挖掉二百五十亩,而邻旁的錢桥大队共有一千二百八十亩土地,也完全受益,但只占用土地四十多亩。經過公社协商,錢桥划出一百二十六亩土地給顧庄大队,做到合理負担,大家滿意。同时,全社各队共同利用河面、渠旁、路旁的隙地,提高了河面和隙地的利用率。看起来,全社挖廢土地三千三百九十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三点六,实际上

并非如此，公社統一在一千五百畝的河面上，養魚八十五萬尾。渠旁、路旁由各隊植樹七萬株，種蔬菜和小雜糧四百畝，總共利用的土地一千九百畝，真正算挖廢土地的主要是道路，共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但是，如果從經濟上來看，情況就更不同，且不談解決旱澇災害以後的增產帳，也不算節省勞動力的帳，就拿養魚一項來說，一九五九年產值達十七萬元，即等於四千畝耕地的全年收入。社員說：“過去是挖一塊，少一塊，現在是拿小的換大的。”

人心向社干劲足

人民公社這樣一種新的生產關係，把原來蘊藏在勞動人民中的巨大力量，激發出來了。社員們的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特別是貧農和下中農，他們要求改變“一窮二白”的願望最迫切，他們的積極性也最高。社員吳永章，十一歲上死了爹娘，被逼討飯五年，在地主家裏幫工十三年，窮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錫之地，土地改革得了田，分到了房子，也結了婚。在合作化以後，生活更是年年上升，五個孩子就有三個孩子上小學讀書。因此，他在各種運動中，都是一個積極分子，他常常說：“共產黨，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領著我們步步高升。”公社化以後，全家參加了食堂，兩個小孩又上了托兒所，他的妻子也參加了農業生產。這樣，他的積極性加了個“更”字。他第一個報名上了水利工地，拍著胸脯說：“公社千河網化，我們貧農不帶頭，還有那個帶頭？”到了工地，他總是“頂星星乘月亮”，風里來雨里去地干。他的車子總是比別人裝得滿，腳步比別人跑得快，一天總要干到七、八方土。因此，在工地上被評為一等模範。

實行了糧食供給制以後，一些人口多、勞動力少的社員生活上有了靠山，那頂愁吃愁燒的“愁帽子”除掉了，他們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社員尹之訓，過去有鉤虫病，能吃不能做，妻子被四個孩子纏住身，也很少參加農業生產。所以在高級社的時候，年年透支，年年靠社里救濟才過得去。夫妻兩個經常互相埋怨，吵吵鬧鬧。入了公社，公社醫院就幫助他免費治好了病，實行伙食供給制以後，全家再也不愁吃了，成了和睦的家庭。他歡喜得上天了，積極地上了河網化工地，在工地上還立了功。一九五九年夫妻兩個就做了三千一百多工分，預計還能分得現金三十元。現在，他倆對人總是笑臉相迎，逢人便說：“公社的恩德，我們一輩子也忘不掉。”最近，又生了一個小女孩，起了個名字叫“福女”，永作紀念。

在公社的大家庭中，不但貧農、下中農和過去的透支戶，積極性空前高漲，就是一些原來對公社有懷疑和有抵觸情緒的富裕中農也有一部分轉變了，積極性也被調動了起來。社員汪成德，富裕中農成分，四個人有三個勞動力，過去有九畝五分地都靠近水口，旱澇無憂，土質也好，並且有耕牛、有水車，年年產量很高。在組織互助組的時候，由於本庄都是貧農，他怕貧農揩油，就跳到比較富裕的東庄去參加互助組，一九五六年東庄成立了高級社，他又跳回沒有建社的本庄，單干了半年。一九五七年春本庄也建社了，他才勉強入了社，情緒始終不高。埋怨“入了高級社吃了虧”，分配他耕田，他要去拔草。成立人民公社的時候，他是最後一個報名的。他說：“不管高級社，還是人民公社，終不能弄成象我那樣的好田產量高。”河網化工程動工時，他譏笑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在工地上一天只干一方土。後來幹部對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且算帳給他聽：實現河網化、電灌化以後，解決了旱澇災害，產量就可以大大提高，一九五九年每畝至少可以收五百斤，加上副業收入，他全家除去口糧，還能得到一百多元現金，超過他過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同時，他親眼看到了本隊水利工程的規模，才不得不信服的說：“不能帶老光眼鏡看新事了，公社的力量的確不假。”從此，他才安下心來，積極地在工地上干活了。

隨着公共福利事業的興辦，百分之九十五的婦女勞動力從“鍋頭灶腦、針頭綫腦、鞋頭

脚”里解放出来，走上了水利战线和农业生产战线，单上水利工地的妇女就有二千三百五十一名，占整个工地民工的百分之四十，成为工地上的一支生力军。

一手顶住两个天

要搞这样规模巨大的工程，如果不分步骤，各队全面开花，就不能挖一块受益一块，甚至可能带来一些水害。因此，公社党委当时决定，统盘治理，分期作战，全部工程分三期进行。地处下游、水害最严重的常桥、同心、王瑞、顾庄等九个大队第一期动工。搞好了这里，不但解决了这九个大队的水害，而且就可接通长江，对全社灌溉、排涝都有好处。第一期工程，要完成干河两条，中沟四条，生产沟二十九条，以及电灌渠道五十四条，共要做一百五十万立方米土方。但是，这九个大队只有三千多个劳动力，就是全部上河工，也需要一年才能完成。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溪公社依靠了公社的优越性，组织了全社劳动力大协作，不但动员了开工的九个大队二千多个劳动力，还从后期开工的十四个大队动员三千五百个劳动力上了阵。因为组织了全社的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工程进展超过了预定计划。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就完工了。当时，公社党委看到了大协作在第一期工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使工程比原订计划提前完成了，于是就将准备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动工的段庄、鸭滩、红旗等十一个大队的第二期工程，提前到春季动工。但是，这十一个大队只能抽出三千多个劳动力，无法完成一百八十万立方米土方的任务。如果不再组织大协作，就势必影响到水稻的及时栽插。于是，公社就在已经完工的九个大队，组织劳动力一千八百多个，在准备第三期开工的北新河等三个大队，组织劳动力五百多个，前来支援，这样，又奋战近四个月，把这里的电灌渠道一百零六条全部修好，保证了改种水稻的用水需要。第二期河网化的工程也大都修好了。

公社化以后，社员的眼光看得远了，认识到公社是一家，河网化搞好了，大家都有一份。因而，参加协作支援的社员干劲很足，都能把别队的事当成自己队里的事干。王庄大队的社员，听说要抽出劳动力支援常桥大队，在一个晚上就组织了一百四十七个青壮劳动力，自备粮草，自带工具，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工地，安营扎寨，投入战斗。

在大干第一期水利工程的时候，正是处在秋收秋种最紧张的时候，全社组织了五千五百多个劳动力上了水利工地，占整个劳动力百分之六十。两者矛盾很大。如果不把秋收秋种这一仗打好，就要严重地影响到水利工程进度。公社又根据各队作物茬口早迟，组织了各队之间的劳动力大协作，突击秋收秋种。古溪、东尹梁等七个大队茬口比较早，公社就从其余十六个大队调动了一千八百多个劳动力来支援，突击了七天，就完成了秋收秋种任务。红星、常桥、同心三个大队晚茬山芋、花生比较多，在霜降前五天的，还有一千五百多亩三麦还没有种下去，时间十分紧迫。公社就从已经结束秋种的二十个大队中，组织了近一千个劳动力前来帮助，只花了六天时间，把“三麦”适时播种下去。全社一万七千八百亩麦田，普遍深耕八寸左右，每亩施一交基肥，秋种质量比历年都要好。由于古溪人民公社组织了劳动力的大协作，才能保证了水利和秋收秋种两条战线齐高涨，齐跃进。社员说：“没有公社大协作，一手那能顶住两个天？”

大搞工具改革

要高速地完成水利任务，光靠苦干不够，还要巧干。他们就依靠社办工业，大搞工具改革。在高级社的时候，原古溪镇上仅有一家小铁匠铺，只能制造一些钉耙、锄头。木匠虽然不少，但是分布很不均匀。原林兴、曙光两个高级社，有四十二个木匠，由于社小，劳动力难于调度，把木匠当作一般农民使用。原新兴高级社，只有四个木匠不够用。小铁匠铺和木

工的这种分散状况，就限制了工具改革的开展。公社建立以后，就把原来的铁匠铺扩大为农具厂，吸收了一百个铁木匠，新办了六尺车床一台和简易车床十台。同时，采取木工多的队少出河工多出木工的办法，抽调了一百六十四个木匠和巧农民，组织了工具改革突击队，大搞車子化、絞关化。只有半个月时间，就突击制造了絞关一百九十部，小車一千二百五十部，三輪平車一千零七十部，滑輪机四十五部。水利工地上全部使用了先进工具。这样一支有組織的劳动大軍，一旦得到了好的武器，如虎添翼，工效陡增，由原来的每人每天两公方普遍提高到四公方、五公方。同时，在秋收秋种的战綫上，也全面进行了工具改革，添置了六十八部打稻机，做到稻子脱粒半机械化；制造了絞关三百二十九部，做到了深翻絞关化，节省了大批劳力。一部打稻机，六个人一天能脱粒十五亩，比人工打稻提高工效八倍。从而既保证了秋收秋种的及时完成，又騰出了大批劳动力到水利战綫上去。

众人添柴火焰旺

要搞好高标准的河網化和电灌化，需要比較多的資金和器材。据当时計算，除了国家支持以外，尚需現金五万多元，磚瓦六十七万塊，木料二十一万斤，鉄一万多斤，以及石头一千八百十六吨。在資金方面，公社公共积累中拿出三万九千多元，从受益的二十个大队中按受益情况拿出大队公积金九千元。同时，非受益的三个大队也进行了支援，借出現金二千多元，滿足了需要。在物资器材方面，公社办了三个磚瓦窑，供应磚瓦。另外，又發动受益的各个大队社員投資，戶戶社員都把多余的材料拿了出来。他們說：“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那个不高兴投資呢？”共集中了十九万斤木材和九千斤鉄，但是还不能滿足需要，非受益的三个大队也發动社員投資帮助，他們說：“今天我帮你好，明天你帮我好，大家才能一起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这三个大队共筹集木材二万多斤，鉄一千一百斤，解决了問題。砌电灌池需要的石头是当时最大的难题，当地不产石头，外地正是大煉鋼鐵緊張的时刻，不但不容易买到，就是买到了也难运回来。正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古溪鎮上的居民發揚了共产主义精神，他們自动把高低不平的石街换成平坦的磚街，把原来的小石桥换成了木桥，拿出了很多石头，加上分界、九成等邻社的支持，全部解决了这个难题。公社对社員的投資和別队的支援，都記下了帳，分期逐步归还。

古溪人民公社在八个月的时间内，就修出了規模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結出了大跃进的丰硕之果。社員們深刻体验到：沒有公社化，就沒有河網化和电灌化；有了人民公社，就跳得高，飞得远。社員們說得好：“公社是千家万家合一家，千好万好合一好。”“毛主席領導的人民公社就是好，連呆子都曉得，連瞎子也摸到。”这是古溪人民公社两万多社員从心坎里發出的声音！英雄的古溪人民，並沒有因此滿足，他們繼續高举人民公社的紅旗奋勇前进，不但要徹底地实现高标准的河網化和电灌化，还在积累更多的資金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九五九年十月

金山一年变江南

——江苏赣榆金山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江苏赣榆县委员会

跨过陇海铁路，来到金山人民公社，极目遥望，是一片秋季大丰收的景象：满田金浪滚滚，万亩稻谷飘香，遍地红旗招展；四处歌声荡漾。这个自古以来以“穷”、“白”著称的地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征服了穷山恶水，改变了耕作制度，百分之八十八的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富饶的鱼米之乡。人们激情地唱道：“过去旱涝苦难多，近对龙河没办法，公社征服千年害，金山变成白米窝。”

宝庫开門遍地金

金山公社，位于江苏省赣榆县大吴山东部，是一个半山半湖地区，地势西北高于东南四十五米，龙河由北向南贯穿而过。全社耕地六万二千亩，其中三分之一在穷山秃岭上，土层瘠薄，易涝易旱。群众说这种田是“撒下一颗种，难收两粒谷”。还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湖荡地区，通称“八里湖”，旱天土地龟裂，雨多一片汪洋。其余的算是平原好地，一般年景可望收成，但因紧靠龙河两岸，汛期一到，河水漫溢，作物常常受淹，产量极不稳定。解放前饱受旱涝灾害的金山人民，在封建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九四七年洪水泛滥，赵湖村六百户人家，有五百五十户逃荒要饭，十五户卖掉了亲生儿女。有一个名叫王鹤堂的老汉，把亲生儿子卖给了别人，换回了二十斤山芋干子和十斤花生饼。这里流传的“金山不开穷人苦，春旱夏涝无粮吃，祖辈遗留三条路，要饭逃荒卖儿女。”这首歌谣，正是对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着金山人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不久又从个体经济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此金山人民才找到开发金山的“钥匙”，走上了由穷变富的道路——旱田变水田。

金山公社党委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开始试行旱田改水田，当党委提出“旱田改水田，三年变江南”的号召后，广大农民打内心里拥护。朱汪村六十多岁的农民谭大昌说：“种水稻，吃大米，这是俺祖辈想干而又办不到的事。有一年我有病，用十五斤黄豆换回来一斤大米。过去在俺这地方，大米真贵如珠宝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从来没有种过稻子，很多人没有信心，他们说：“庄户眼子，多种萝卜，稻子十年九不收，萝卜有苗收三分。”而且事实上也由于高级社规模不大，许多矛盾，特别是水利问题和布局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所以头两年播种的水稻基本上都失败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小社并成了大社，成立超英农场，才修建了幸福山水库。公社成立后，更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鼓舞着金山人民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大兴水利，为旱田改水田创造了条件。一九五八年改制的三千多

亩水稻平均亩产三百一十斤，旱谷改水稻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公社党委又领导全社人民大干一冬一春，继续完成水利化工程，实行大面积改制，一九五九年共种水稻一万五千亩，获得空前的特大丰收，平均亩产四百一十斤以上，总产六百二十万斤稻谷，堆积起来可与金山比高。从此金山人民真正掌握了开发金山宝库的“钥匙”，人们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金山大门开，遍地尽黄金”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龙河水灌万顷田

水，是大面积改种水稻的先决条件。解放后金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互助合作的集体力量，做了些农田水利工程。计挖泉一千九百四十个，打井二千眼，山沟筑坝九道，挖排水沟十一条，共做土石方一百三十万立方米，在发展生产中收到一定的效益，产量逐年提高，由亩产一百斤上升到二百斤以上。由于当时还是高级社，土地、劳动力、资金不能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调配使用，仍无力兴办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旱涝灾害无法根除，更谈不上大面积改制了。

一九五六年，原爱国社提出在龙河上游建筑一个水库，拦洪蓄水，改种水稻，但八条路等三个村需要搬家、干部、群众思想不通，结果未能实现。一九五八年春天，在国家的帮助下，乡党委统一领导全乡十七个高级社，共同负责解决建水库的物资和劳动力问题，才将水库建成。但由于土地不能统一调配，在开挖干渠时，又发生了新的争执。这道干渠要经过三百多户的夏庄社，要挖掉好地八十亩，而这个社受益面积只不过三百亩，这个村的部分干部和群众认为得不偿失，思想不通。为了照顾小社利益，乡党委决定绕开这个社，结果渠道修好后弯弯曲曲，高高洼洼，水库里的水还是流不到田里，一万个劳动日白白浪费，二十里长的干渠，就这样报废了。

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大、人多，力量强，解决了高级社所不能解决的矛盾，水利建设才象插翅的骏马一样，向前飞奔。公社建立后的一冬一春，不但根治了旱涝灾害，还使全社百分之八十八的耕地实行了自流灌溉，下余百分之十二的耕地也能有水灌溉，达到了日降五百毫米雨不受涝，一年不雨保丰收的要求。工程规模相当巨大，共挖干、支、斗、农渠一百一十五条，全长达二百二十里，完成土石方二百五十二万立方米，相当于解放后八年所做工程总和的两倍，新建渡河槽两处，中型控水闸四个，并新建涵洞五百二十个，为解放以后所做涵洞总数的一点八倍。这样大的工程高级社是无法办到的。

公社刚成立，各项事业全面跃进，劳动力显得十分紧张。公社大量举办了公共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使全社八千名妇女劳动力摆脱了繁重的家务，成为生产上的主力军。因而能抽出七千名劳动力，组成了水利大军。为了提高工效，减轻劳动强度，公社党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办了农具厂，把三百六十个铁匠、木匠组织起来，建立八个工具修配站，赶制了一千五百辆单人车，使全社实现了车子化，消灭了人抬、肩挑现象，工效提高三倍以上，加快了工程进度。

此外，按照水利工程附属建筑的要求，公社又办起了水泥、砖瓦厂，组织了二百五十个人的专业队，上山开发青石，基本上保证了工程物资、器材的需要，使国家经费仅占全部工程经费的百分之六。

社员们看到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对实现金山变江南的宏伟计划，信心更高了，决心更强了，干劲更大了，他们以移山倒海的气魄，在荒野扎营，大搞水利。他们提出：头顶星，脚踏冰，大风照干，小雪不停，地硬不如心硬，困难吓不倒英雄。石堰大队社员冒着鹅

毛大雪，坚持开山劈岭。正是社员们这种英雄气魄和冲天干劲，使水利工程胜利提前完成。

一九五九年遇到了六十天不雨的严重干旱，水库的水经过一条条的渠道，灌溉着每棵禾苗，一万五千亩水稻长得一片葱绿，其它作物也无一亩受旱。因此社员将水库称为“聚宝盆”，黄渠道为“串金条”。实现自流灌溉以后，为大面积改制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既保证了灌溉，节省了资金劳动力，又减轻了劳动强度。一九五八年全社三千多亩稻子，旱象比一九五九年轻，用机械灌溉了一半，就花费三千多元，一九五九年一万五千亩稻子普遍灌溉五遍以上，没花分文。社员们高兴地说：“库水有脚，省力省车，闸门一开，水进田来。往年抗旱，腰酸口干，今年灌水，胜过神仙。”

实现了水利化，不仅战胜了旱灾，而且也治服了洪水。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日降二百毫米雨，雨过地干，全社五万亩农作物，没有一块受灾。今昔对比，真是奇迹。黄庄大队过去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冲田汪，冲田汪，夏季一到水进庄，冲到屋，浸倒墙，锅碗瓢盆下东洋，大人拉着小孩走，外逃要饭奔四方。”这次暴雨来时，洪水都顺沟而下，田禾正常生长，人畜安然无恙。七十多岁的老社员李入权惊讶地说：“下这样大的雨，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太平，真是毛主席的洪福广，人民公社力量大！”

水，在过去给金山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灾难，今天日夜不停地灌溉着万顷良田，明天它将为金山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勤学苦练赶苏杭

水的问题解决了，怎样合理进行作物布局，解决“旱包水”、“水包旱”的问题，怎样解决改制技术问题，怎样解决肥料问题，特别是怎样解决思想问题，是保证稻改任务完成的关键。

旱谷地区种水稻，在各方面存在着不少难关。第一是思想关。这个社从未种过水稻，群众称稻子是“危险粮”，说稻子“春怕旱，夏怕虫，秋天怕北风，十种九不收，落个草粮空”。因而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民谣：家无隔年粮，不敢种小黄（稻）；稻子十年九不得，秧子有苗三分收。总之，群众对种水稻，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多顾虑，有些干部也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不敢领导群众改种。乡党委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这一关，在每个具体环节中都反复进行了改种前景的教育，讲明了改种的道理。并开展了新旧思想的斗争，保证了改种工作的胜利。

第二是布局关。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时，乡党委发出低产改高产、旱田改水田的号召后，这里就开始试种水稻，但由于当时社小，在布局方面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蒋头社试改了三百亩水稻，因土地插花，有七十亩种在蒋西社旱谷片里去了。夏季汛期，蒋头社拦水灌稻，蒋西社怕涝死旱谷而偷偷将水放走，甲放乙堵，乙放甲堵，两个社吵了一夏天的嘴，产量都有影响。秋天稻子生了虫，同样又出现你治他不治的矛盾，虫害到处蔓延，再加上缺水和管水技术有问题，因此一连二年都失败了。一九五六年收了个“刚够种”，一九五七年长了个“哑巴草”（缺水未莠出穗）。部分群众对稻改失去信心。有的说：“鸭子不能学着鸡上架”，有的断定“北方命苦，该吃粗粮”。

公社建立后，党委发挥了公社活动范围广，土地、劳动力统一调配的优越性，把全社六万二千亩土地划为三大片，湖荡地势洼，水源足，全部改种水稻；平原地，水利条件好，土质肥，种旱谷作物；丘陵沙地地势高，土质薄，种山芋、花生。按照规划布局，一九五九年在一万五千亩的湖荡地里，连片地大面积地改种水稻，解决了高级社所解决不了的“水包旱”、“旱包水”的矛盾。但在开始貫徹计划时，部分干部、群众怕缺水，怕劳力紧张，怕肥料缺乏，怕茬子晚影响种小麦。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通过总结一九五八年试种水稻成功的

經驗，广泛地举办了“金山变江南”的规划展览会，看模型，望将来，大鸣大放，大算细帐，大鼓干劲，思想问题解决了，计划落了实。

第三是技术关。春天，公社就抽出七名青壮年派往江南学习，又从江南请来五名老农作技术传授。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水稻操作工序，采取老鼠串竹筒的办法，一节一节地前进，表演实习，就地办校，大量培训技术能手。在整个稻改工作中，全社共开办了十七次稻改技术实习训练班，参加学习的达六千二百人次，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水稻整地落谷、插秧、管理等等技术问题，保证了大面积稻改任务的完成。一支栽培水稻的技术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了。全社精于做秧板田的有三百人，精于插秧的有一千人，精于管水的二百人。

他们在插秧过程中，大闹技术革命，大搞工具改革，保证了大面积稻改任务的完成。四月上旬下种季节到了，大家想起了一九五八年下种迟、插秧迟的教训，下决心按时下种。全社一万五千亩水稻需落谷一千五百亩，当时全社已调出了三千五百名整劳动力参加全县性塔山水库工程，在家的大都是妇女和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他们由于技术不熟练，工效很低，下种进度慢，每天只下种四十多亩，而且质量很差。按照这样的进度计算，推迟二十五天才能完成，势必延误农时，造成减产。面对着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开展了人人献计、人人发明的技术革新运动，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工具改革，决心改变下水用手撒谷的落后办法。经过全民钻研，终于创造了简便的秧板下种器，下种均匀，工效猛增十倍，提前十天完成下种计划。

下种任务完成后，人们利用水库输送来的水精心培育秧苗。五月下旬插秧季节来了，怎样迅速地、全面均衡地完成插秧任务呢？公社党委一方面在队与队之间组织大协作，一方面树立标兵，开展高工效红旗竞赛。蒋西大队，七百亩水稻，十牲牲口，在家能下田的劳动力七十一个（整半折算），按照一亩水稻两个人工、半个牛工计算，全力以赴，牛得三十五天，人得二十天才能完成整地、插秧任务，人力、畜力显得紧张。公社党委从石埠等大队抽调九十三名插秧手，二十一头牛，按照以工换工，以工计酬的两种办法，进行了大协作，适时完成了插秧任务。在高工效红旗竞赛运动中，队队有标兵。学标兵、赶标兵、超标兵，形成热潮，你追我赶，工效急剧提高。每天插秧进度由三分提高到一亩，由一亩提高到二点二亩，最高工效达到三点六亩，赛过了江南老农。全社一万五千亩水稻，只在八天内就完成了插秧任务。

插秧任务完成后，全社组织了一千五百人的专业大军，划组以块定人，专管管理稻田。一九五八年稻田管理，社员最感头痛的是稻子摸根除草。因为这里的土质板结，许多社员跪在水里摸根，手指都磨破了。因此许多社员说：“大米好吃，稻根难摸。”一九五九年公社及早做了准备，农具厂创造了除草扒、除草勾等先进工具，改变了弯腰弓背跪在田里用手摸根除草的情况，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还提高工效两倍，过去不常下水田的姑娘们，现在抢着干水田活。

第四是肥料关。一九五八年水稻主要依靠化肥和海肥，一九五九年大面积改种水稻，国家虽然供应了五万斤化肥，但是每亩平均不到四斤，仍需要自力更生，多搞绿肥，同时积圈肥、水粪等。有些干部、社员认为没有化学肥料，水稻很难增产。石堰大队三小队队长刘成思说：“给我一斤化肥，包收十斤大米，没有化肥，一斤也不敢保证。”社党委首先在石堰四队试点，用树叶、南瓜叶、蓖麻叶和各种青草，铡碎撒进稻田，试验结果，肥效良好。然后，开展了全社性的“亩上千斤肥（青草），人搞万斤草”的红旗竞赛运动，全社共找出了二十四种绿肥肥源，积绿肥一千零七十万斤，每亩合七百斤以上，可抵二十斤化肥的效益。大量施用绿肥，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一九五八年每亩稻田施化肥和海肥平均每亩一元，一九五九年只合八分钱。多施绿肥还改良了土壤，提高了地温，降低了土壤碱分，有助于稻子的生长。

一日千里奔天堂

大面积水稻的丰收，大大地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金山公社人民都怀着丰收的喜悦，纵情歌唱人民公社。前远庄社员朱申信在抢收水稻时唱道：“人民公社放红光，人多力大胜灾荒，幸福山下建水库，自流灌溉通四方，夏季三麦收成好，秋季一片稻花香。”社员成菊之也编了一首诗歌：“今年修渠又打坝，遍地都是河网化；旱改水来把秧插，红旗下面看稻花；水稻产量成倍翻，场上稻子堆成山；人民公社力量大，千万要听党的话。”卜都村八十三岁的老社员张佃言说：“旱田改水田，低产变高产，老犍黑土湖，成了黄金板，人民公社好，幸福说不完。”人民公社办起只一年，就变化万千。随着旱涝灾害的根治，耕作制度上的改革，金山公社生产大发展，产量成倍翻，一九五九年夏季二万六千亩“三麦”（大麦、小麦、元麦，下同），平均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八成，虽然面积减少百分之十八，但总产量还增长了六成。一万五千亩水稻平均亩产四百一十斤，总产六百二十万斤，并出现了五百零一亩亩产六百斤到九百斤的丰产片。全年粮食总产量可达到二千三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九，平均亩产（粮食面积）达到五百斤，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过去每年需要国家供应粮食百万斤左右，一九五九年除满足社员的口粮、种子、饲料及四十万斤储备粮以外，还可以卖余粮六百三十万斤，从此缺粮社一跃变成了余粮社。

农业的巨大丰收，带动了各业的全面跃进，为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原来工业是一无所有，大兴水利时办起了农具厂，在稻改过程中又试制成功落谷机、草扒等许多先进工具，现在已有农具等九个厂，并有两个大队利用稻草作原料，办起了造纸原料加工厂。全社植果树五万多株，造林十万株，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九年九月份与一九五八年同期相比，生猪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羊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兔增加百分之九十，鸡鸭翻了一番，蚕茧增加了十倍，并在一千五百亩水面上，放养了鱼，全年副业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

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一九五九年公社收入总值可达二百六十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平均每人可分到六十七元，加上家庭副业的收入，每人平均收入达八十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点三倍，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随着生产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一九五九年实现了口粮半供给制，现在是“家家有吃穿，户户有存款”。由于社员收入的增加，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社员购买力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七，银行储蓄增长了十二倍，其他文教卫生事业也都有了巨大发展。

金山公社人民在旱田改水田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办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才能战胜天灾，摆脱贫困；只有听党的话，才能过得更加美满幸福。全社三万英雄人民，现在正积极响应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偉大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沿着胜利的道路，向着一九六二年亩产超千斤、每户千元钱的指标前进。到那时，金山将变成：

稻麦两熟鱼米乡， 松柏果树满山岗；
丰衣足食人长寿， 金山美景胜苏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

盐碱地上红旗飘

——江苏盐城步凤人民公社粮棉产量成倍翻——

中共江苏省盐城县委员会

历史上以产盐而得名的江苏省盐城县，有个步凤人民公社。这个社靠近黄海，属于黄海淤积平原地带。这里是出名的盐碱薄地，年年长不出好庄稼。解放前，这里八万多亩耕地中，寸草不生的死碱滩子就有两万五千多亩。就是长粮食的田，一亩也只收七、八十斤，棉花亩产皮棉只有四、五斤。群众形容当时的情景说，“抓把泥土能腌菜，一舀碗河水当酱油”，“盐碱地，白如霜，有种下地，无粮归仓，十亩田庄稼，一担挑上场”。解放后，党领导这里的人民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改造盐碱地。但由于高级社规模较小，人力、物力有限，要从根本上彻底改造盐碱地，确实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

一九五八年九月，这里的三十八个高级社、八千五百六十二户社员组成了步凤人民公社。由于充分发挥了公社大集体的威力，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把这片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创造了粮棉产量成倍翻的奇迹，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棉增产指标。一九五九年全社粮田面积虽比一九五八年合理地缩小了两万二千亩，但夏秋两季总产量仍然达到了一千八百三十八万斤，平均亩产八百二十六斤，比一九五八年夏秋两季作物平均单位产量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五。这里过去缺粮，每年要国家供应粮食二百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公社一跃成为余粮社，除了粮食自给，还出售余粮一百多万斤。由于改造了盐碱地，全社棉田面积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了一倍，平均亩产皮棉八十五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六，总产量五百一十多万斤，增长了近四倍。

甜水流进了盐碱地

淡水，是改造盐碱地的一把总钥匙。这一带，每年都有大海潮。当地民谣说，“人怕飞来潮，苗怕七月潮”，就是指的每年七月十五日这天的大海潮。每年大海潮，这里都有海水倒灌，禾苗经过海水一淹，就死得光光；海潮退了，田里又泛出一层白盐霜。年深日久，土壤里的盐分越来越重，如果没有大量的淡水把盐分洗刷掉，就不可能使庄稼生长。但是，淡水在这一带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块方圆一百二十里的地方，解放前只有伍佑、卞仑两条小河是淡水，但历经多次海水倒灌，实际上已经成了咸水河。从这里向西，距离十八里路，有条大淡水河——串场河，要把那条河里的淡水引来灌溉，没河没沟，照当地农民的说法是，“比登天还难”。解放后，国家投资在沿海兴建了射阳河和新洋港闸，基本上挡住了海水倒灌。当地广大干部和群众，依靠互助合作的集体力量，作了巨大的努力，先后在国家支持下，又新开了步凤、黄巷、凤洋、德喜等几条大河，从串场河引进了淡水。但由于高级社的力量有限，所开的河道往往是只进水不出水，田里的盐分刷到河里以后，就象装进箱子一样排不出去，又回笼到田里，当地群众为此感到很大苦恼。

要从根本上解决蓄淡洗盐的问题，必须全面建立排灌网。但是大规模的排灌网工程，要超越几个高级社的范围，要动员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二、三百户的高级社是很难办到的。原福利高级社曾经算过一笔账，要修建排灌网，需新开一百七十八条排灌渠和刷碱沟，全社五百五十个劳力，二千八百四十二亩田，即使把生产停下来，也要搞两年才能完成；而且还有许多沟渠要通过邻社、邻县的土地，很难由一个高级社作出统一的开渠挖沟规划。有些高级社的计划讨论了好几次，还是迟迟无法动工。

公社建立后第一个冬天，就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蓄淡洗盐的水利问题。高级社时存在的各种矛盾解决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使广大农民要求彻底改造盐碱地的愿望得以实现。经过四十二天的苦战，全社就基本上完成了兴建排灌网的工程。共新开和疏浚大河四十一条，长达四十七里；新开排灌渠三千七百二十七条，刷碱沟八千一百二十一条。共计开挖一百一十六万立方米土方，等于一九五八年全年完成水利土方的两倍多。现在社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全面建立了排灌网；每二十五亩田有条刷碱沟，刷碱沟面宽三米，底宽一点五米，深三米；每一百亩田有条排灌渠，排灌渠面宽五米，底宽二点五米，深五米。沟连渠，渠通河，横竖对齐，就象棋盘格子一样，整整齐齐地伸遍全社。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彻底改造盐碱地的水利工程，在开始动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积极拥护，但也有少数人不相信能完成。他们说：“工程规划好象放在鼻尖上的一块糖，闻得到吃不到。”但是，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大，人多力量强，在公社党委统一领导下，很快就从二十二个大队中，集中了一万一千五百多个劳动力，组织大兵团作战。不论上游、下游，受益大和受益小的单位，都一齐出动，成千上万条沟渠工程同时开工开挖。原仁智乡晨光、灶顺等七个高级社，是一片“碱洼子”，他们早就想开条大河，引进淡水，但河床中间的河界高级社，因受益小，又要挖掉一百多亩好田，因此不肯动工。结果河两头开好了，就因为中间不通，影响六个高级社的受益。公社化以后，他们听到大规模兴建排灌网的消息，几乎高兴得跳起来；这七个高级社很自然地合成一条心，组织了二千八百多个劳动力，在七天时间内，就将这条搁了两年之久的十里长的大河开通了。

工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在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下都一一克服了。例如水利工程中要建造许多涵洞，但缺乏水泥、石子、木材和砖头等建筑材料。公社一面发动社员投资，一面从公积金中抽出十万多元购买材料，并新办一座砖瓦厂，自产自用，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广大群众亲眼看到了公社改造自然的巨大威力，干劲更加高涨。他们迎风雪，冒严寒，餐风宿露，鏖战田头，白天满田人群，夜晚遍地灯光，情景十分动人。安龙大队有个五十九岁的老社员吕万群，从他祖父起就想开渠挖沟，把土壤改好，因为人少力单，没有如愿，现在他看到公社一下子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兴修水利，非常激动、坚持冒雪上工，打冻挖泥。大队党支部书记看他年老，不让他干，说啥他也不肯。成千成万的“吕万群”多少年来的理想实现了，人们越干越欢，就这样，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工效成倍提高，结果，比原计划提前十八天顺利完成了彻底改造盐碱地的任务。

新建的排灌网工程，对改造盐碱地发挥了巨大效用。社里每一块田都引用了串场河里的淡水灌溉。由于河道沟渠畅通，田里洗刷的盐分排得很快，禾苗再不遭受盐碱的危害了。往年这里连续下雨几十毫米，就会冲得河里碱水四溢，平地积水尺把深；一九五九年夏季日降雨量达二百毫米，不到一晝夜时间就排清了田里的积水。往年天干少雨，田里泛起多厚的盐霜；一九五九年立秋前后，连续四十多天不下雨，仍然有足够的淡水抗旱，田里基本上没有泛起盐霜，禾苗棵棵健壮。特别是由于建立了排灌网，使全社一万六千多亩重碱田改为冬灌田，大大促进了土壤改良。福利大队女社员卞翠英，特地叫媳妇扶着，去看公社新开的河

道，她用手捧起水放进嘴里尝尝，感慨地对媳妇说：“我过去嫁到这里作媳妇，临出嫁那天还哭了不肯上轿；如今你刚过门，公社就引来了这么多甜水，真是好福气呀！”

換泥鋪草碱地回春

解决了淡水灌溉问题，为改造盐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含有大量盐分的土壤，瘠瘦而板结，有机质十分缺乏，虽有淡水仍然不能很快增产。要根本改变这种土壤的性质，首先要在田里铺上一层生泥盖住碱土，抽行或挖塘换土，使种子在新换的好土上立苗。并要增施大量绿肥，迅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绿肥属酸性，盐碱地施绿肥后，酸碱中和，能把盐分变成肥料）。但高级社人力有限，要大规模地改造土壤，也存在很多困难。原福利高级社跃进生产队干部、社员在一九五七年春季下了很大决心，要把四百二十五亩碱田铺上一遍泥肥，结果因劳动力忙不开，耽误了耕作季节，还有六千担泥肥运到田头没有来得及布下田。这一年，劳动日花了千把个，收益却很小。没有铺生泥的田，禾苗死了一大片。

公社化后，从多方面挖掘了劳动潜力，顺利地解决了改造盐碱地的各项增产措施与劳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公社举办了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使社内八千三百多个妇女劳动力摆脱了家务牵累，到生产劳动中去大显身手。安龙大队墩吕生产队，一九五八年冬天突击铺生泥，当时队内的八十七个男劳动力，已有六十一个被抽去修水利、上盐场、炼钢铁，劳动力很紧张，过去很少参加劳动的八十五个女劳动力，这时成立了突击队，顶替了男劳动力。女社员王素英、唐金凤等人，苦干苦学，日工效很快由五十担增加到八十担。就这样，使队内八百五十亩田，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普遍铺上了生泥。同时，工具改革的結果，也相对地增加了劳动力。社办农具厂先后制造推广各种新式工具四千六百五十余件。过去铺生泥靠挑、抬，强劳动力一天也挑不到一百担泥，实现车子化以后，送一车子泥就抵上人挑三、五趟，并且减轻了劳动强度，妇女也能干。这一项就节省了十二万个劳动日。由于引来了淡水，群众终年吃咸水的情况改变了，因吃咸水而带来的浮肿病、肠胃炎、湿毒腿等疾病也显著减少。加上公社兴办的医院、保健站遍及各队，劳动保护条件大大改善，并很快治好了原有的一些病人，使他们投入生产。这样，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公社还在等价互利的原则下，广泛地组织大协作，统一调度使用人力、物力和资金，普遍贯彻了改造盐碱地的各项增产措施。过去，高级社之间，劳动力、土地分布不平衡，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原河界高级社，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八亩二分地，无力改造盐碱土壤；而相距不远的前途高级社，每个劳动力只负担三亩半田，劳动力虽有剩余，相互间却很难组织协作。公社范围大，工、农、商、学、兵捧成一股绳，这些矛盾就一一得到了解决。一九五九年以来，社内先后组织大协作达一百余次，参加协作的劳动力达三万二千多人次，各种工具七千九百余件，耕牛三百二十一头，还有各种物资的相互支持。通过协作，人们大大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送给别人。红升、伍龙、黄壩等五个大队绿肥少，施一遍底肥有困难，附近的新灶、安龙等大队就抽出三百一十万斤绿肥支持红升、伍龙等队。社员们说：“高级社一方保一方，公社有难大家帮，人多心齐力量大，增产笃定有指望。”

由于公社从各方面挖掘了劳动潜力，一九五九年改良土壤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全社八万多亩耕地，普遍铺生泥一遍，平均每亩铺泥三百至五百担，面积较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八倍。抽行、挖塘换碱土三千八百零七亩。先后追施有机质肥料一百三十六万担（其中绿肥九十九万担），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半。平均每亩盖草八百至一千二百斤腐碱（用青草盖在旱田

上，一可以減輕太陽的蒸發，抑制土壤中鹼份上升到表土上來；二可以使青草上的水份為土壤所吸收），蓋草面積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點三倍。根據鹽鹼地土壤容易板結的特點，還大力貫徹了深翻多耕的措施。全社有百分之九十三的耕地深翻七寸以上，中耕鋤草九至十一遍，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四至五遍。此外，又不斷中耕松土，切斷了土壤毛細管，有效地防止了土壤板結返鹼。貫徹了這一系列的措施後，鹽鹼地土壤成份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含鹽量由千分之四左右下降到千分之一以下，基本上都已改造成適宜莊稼生長的良田。並且開墾了從未長過莊稼的死鹼灘子二千一百六十畝，長出了一片好莊稼。

改造鹽鹼地獲得成功的事實，也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過去人們總感到這片鹽鹼地沒法改造，稱之謂“窮田”。人民公社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興修水利，改良土壤，使人們進一步認清了集體力量的偉大，樹立了人力可以改造自然的堅強信念。灶港大隊渠北生產隊有個富裕中農劉文恒，當社黨委部署大規模改造鹽鹼地的时候，他說：“除非人人都象封神榜上的小哪吒，長出三頭六臂來，不然莫想辦得到。”鋪生泥、換土、增施綠肥……，這些措施貫徹後，一次次取得勝利的事實，逐漸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止一次地跑到“鹽場地”上去看，一看好半天。過去那種黃巴巴、矮登登、稀朗朗的莊稼，都換上了一片又密又壯綠油油的好莊稼。他興奮地說：“鹽場子開出金花和銀花，公社力量比天大，真要吓煞小哪吒！”思想解放了，干劲格外高，從幹部到社員都以鹽鹼地做自己的高產試驗田。六十五歲的老社員柏明香，也挑了一畝三分“鹽場地”做棉花高產田，平均每畝收了一百零二斤皮棉。

因地種植金銀交輝

鹽鹼地的土壤經過改良以後，含鹽量普遍下降；但田與田之間仍有輕有重，還必須根據含鹽量的不同情況，因地種植，迅速提高產量。高級社規模比初級社大得多，但經營範圍仍然較小，為了自己方便，往往各種作物都要種上一點，這就難完全照顧到鹽鹼地的特點。比如原灶港高級社有四百二十五畝耕地，含鹽份較大，又缺少水源，適宜種植棉花，但每年都要劃出一百多畝田種水稻，形成了水稻、棉花插花種植，既不利於水稻灌水保水，而且周圍的棉花又受水漬返鹼，產量都比較低。社員姚如貴看着水漬返鹼死掉的棉花，嘆口氣說：“水稻不能不長，長了又糟塌棉花，真是周瑜打黃蓋——自討苦吃沒說頭。”

公社能夠更好地統一籌劃生產，因地種植，就使鹼地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公社黨委首先組織力量在全社範圍內進行了一次土壤普查，根據土壤含鹽量的輕重和作物的耐鹽能力，全面合理地安排了作物布局。步鳳河以東的十個大隊，水、土含鹼分較多，確定為棉花作物區，夾種一部分旱谷；糧田改棉田一萬四千七百三十畝，水田改旱田七千二百畝；步鳳河以西十個大隊，水、土含鹽分較輕，適宜長旱谷、水稻，棉田改種糧食二千一百三十五畝，旱田改種水稻五百六十一畝。經過這樣調整以後，大大有利於提高產量。公民大隊把過去種糧食作物的三百一十畝鹼田改種棉花後，一九五九年畝產皮棉就達到一百二十斤。往年這些田種旱谷，鹼份多，不肯長，畝產只二百八十斤，一九五九年棉花產值比往年增長了四倍半。烈士大隊楊坎生產隊，有十八畝棉田因為是粉漿土，易板結，往年長棉花不發棵，每畝只收十二、三斤皮棉，一九五九年改種水稻後，實收單產四百八十二斤，產值也較往年增長二點八倍。

通過統一規劃，還調整了插花田。生產隊之間互換三千一百六十五畝，大隊之間互換二千九百四十五畝，公社與鄰社、鄰縣之間互換一千一百五十二畝。仁智大隊金橋生產隊在高級社時，有塊跨社插花田，離家七、八里，有一次勞動組長彭書鑾領了三十個勞動力去鋤草，雞叫動身，跑到田里太陽已經升得高高的了，才鋤了幾塊田，又跑回去吃中飯，一天沒有鋤出七畝田。社員說：“欠了多少路頭債，跑壞草鞋多少雙，遙田不富，吃飯跑路。”現在調

整后，插花田变成整块田，远田变成近田，节省了劳动力，又利于精耕细作。每亩田一年至少节省五个工，全社八千多亩插花田就要节省四万多个工。此外，在调整插花田和兴修水利工程时，又结合平整了高洼不一、零零星星的“豆腐田”一千四百二十五块，挖掉废岸埂五千三百四十条，扩大耕地面积八百五十亩。

由于连片种植，还为拖拉机耕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用拖拉机在盐碱地上深翻多耕，就可以腾出大批人力、畜力从事精耕细作。一九五九年以来，已有一千六百二十亩田用拖拉机耕种。福利大队沟郭生产队，有六十四亩死碱滩子。高级社时，由于耕牛、劳动力忙不过来，三年只开垦了二十五亩；一九五九年公社用拖拉机耕田，很快就把大队内几年未开垦出来的三百多亩死碱滩子耕出来，种上了棉花。由于拖拉机耕得深，耕作层加厚，促使土壤疏松，抑制盐份，十分有利于改良土壤。社员卞兆龙说：“单千户深翻光瞪眼，互助组动锹挖，高级社用牛耕，公社拖拉机象马奔，产量年年往上升。”

洪福齐天喜笑颜开

一年来，改造盐碱地带来了空前大丰收。社员的生活也进一步提高。一九五九年，全社收益分配结果，公共积累达到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八元，等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两年实际积累数字的二点七五倍。已添置抽水机两台，水车一百七十八部，其他大型农具七百九十五件。社员纯收入每人平均达到一百零二元多，比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五十一元增长一倍。公社化以前，全社有两千零三十八户因人口多，劳动力少，年年超支，一九五九年户户进了钱，没有一个超支户。许多农民过去穿的“八卦衣”，站出来象个“芦花鸡”。“洋”布买不起，白土布没钱染颜色，用狗骨树叶染了穿。盖的被子“半边脸”（没被面子）。现在“洋”布、卡其布很普通，姑娘出嫁，儿子娶亲，绸子衣服做上一两套，还要买条缎子被面。过去住的“丁头府”（小草棚）、“望风楼”（破屋），现在“砖墙草盖瓦八幅”（墙一半用砖砌，一半是土筑的，屋顶大部盖草，两头盖两三行瓦，共五间，可住一户人家，这在当地算是好房子了）。全社平均每三户就有两部自行车。新洼大队有个社员蔡长延，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媳妇又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最近统计，全社还有五千多户存款在信用部，存款额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十月份）增长七倍多。前途大队有个百岁老人李卞氏，当人们去看她的时候，她总是兴奋地说：“从同治、咸丰、光绪、宣统到民国，皇帝换了好几个，朝代变了好几变，吃了一百年咸水，有了公社才吃到甜津津的水，真是吃到嘴里甜到心。我在这里活了一百年，地里长的是盐蒿子，到处是白盐霜，现在，盐碱滩上长出了半人高的好庄稼，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仁智大队五十八岁的老社员卞其茂，在建社那天添了个小孙子。他回想到民国十八年他老婆生大儿子，那年干旱，海水倒灌，遍地盐霜，家里半粒粮食都没有，好说歹说，上地主彭云汗家讨了半碗米汤给产妇吃。如今她儿媳“坐月子”，吃的是盐碱滩上长出来的新米，杀鸡、买肉给产妇吃。他特地给孙儿取个名字叫“洪福”，意味深长地对人说：“我们入了人民公社，就洪福齐天啦！”

万紫千红香满湖

——江苏吴县洞庭人民公社鱼肥米香花果茂——

許 坚等六人調查

一九五八年九月，江苏省太湖洞庭东山的五个农业合作社、六个渔业合作社和九个花果合作社，合并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取名为洞庭公社。这个公社成立一年来，一百八十七个生产小队，队队增产；二十四個主要经营项目，项项丰收；山前山后六千八百三十二户农民，户户都增加了收入。

洞庭东山三面环湖，一面連陆，既有水又有山，还有大片的稻田。公社成立以前，农民們按照不同的经营项目，組成了不同生产内容的合作社，栽果的栽果，养鱼的养鱼，种田的种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社与社之間兴起了大协作之风；等到办了人民公社，更是把山水农田連成一体，把栽果的、养鱼的、种田的合成了一家。一年来，由于公社的統一领导，由于各队的相互支持，进一步挖掘了增产潜力，取得了生产建设满堂红的辉煌成就。社員們說：“高級社时是靠水吃水，靠山吃山。人民公社是既靠水，又靠山，山靠水，水靠山，山水农田全面跃进，共同发展。”

吳中胜地新詩画

洞庭东山原是吳中胜地，又是著名的花果鱼米之乡。历代有无数的詩人曾为洞庭山写下了詩篇，有无数的画家曾为洞庭山揮笔作过画卷。“浸月冷波千頃練，飽霜新橘万株金”，这是一千多年前詩人白居易称赞洞庭山的名句。但是，任何时代的洞庭山从来没有象現在这样的秀丽动人。一年来，在公社社員的辛苦经营下，洞庭山易新装，巧打扮，紅装翠裹，分外妖娆。登上最高的莫厘峰抬头四望，远处，烟波浩蕩，白帆点点；近处，林木葱郁，翠幕千重。从东向西，二十三个山岭，到处是蒼松翠柏；三十一个山塢，种滿了花果、茶树；山下，七千多亩稻田，有如黄金鋪地；近湖处，三千四百个鱼池星罗棋布，八千六百亩桑树郁郁成蔭，二千五百亩水塘栽培着紅菱嫩藕，一千八百亩湖滩長滿了茭白、蘆葦。真是松竹并茂，稻果共香，万紫千红，百业兴旺。此情此景，豈是在范成大的杂詩、沈石田的画卷中所能找得到的？

洞庭东山方圆不过七十里，各类产品却有一百二十八种。讀过“今古奇观”的人，都会記得“轉運汉巧遇洞庭紅”的故事，其实，名产何止“洞庭紅”！这里有稻有麦，有鱼有虾，有清香嫩嫩的碧螺春茶，有鮮甜可口的白沙枇杷。每年，洞庭山要接待无数的四方游客，要送出千船万担的鮮鱼鮮果。一九五九年，迎来的游客多，送出的产品更加多。因为公社成立一年来，不仅湖山更增光彩，而且各項生产都获得了更大跃进。全社油菜平均亩产一

百七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三麦”（小麦、大麦、元麦，下同）亩产二百二十五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水稻正在动镰收割，預計單位面积产量达到一千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成以上。水果上半年总产量达到四万五千多担，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秋果正在采摘，估計可增产一倍以上。漁业方面，养殖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八千多亩，放养成魚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千零六十二万尾。蚕茧方面，春、夏、秋三季蚕茧总产量已經达到五千三百六十九担，比一九五八年全年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七，另有一季晚秋蚕，目前正在結茧。茶叶一九五九年总产量达到三百九十八担，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倍多。畜牧业也有迅速发展，圈存猪、羊一万七千多头，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現有鷄、鴨、鵝三万三千五百多只，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近三倍。

在各项生产的大跃进中，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增产幅度大，如养魚产量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枇杷、油菜都是一年抵两年。二是高产旗帜多，漁业方面一九五八年万斤塘只有三亩，一九五九年有二十五亩，而且出现了两万斤的高产池；枇杷、桔子以往最高产量是五、六千斤，一九五九年分别出现了一万一千斤和二万斤的新纪录。三是成本比过去低，如增产幅度最大的綠化大队，一九五九年成本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六，比一九五八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八。四是为来年的更大跃进打下了基础，特别象花果生产，由于一九五九年施肥足，加工細，管理好，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开花期間參稍，結果期間長条”的現象，預兆一九六零年将会有更大的丰收。

回忆解放以前，洞庭山只不过是剝削阶级的乐园。当时，达官、显宦、地主、豪紳用搜刮来的血汗錢，在这里建造了五千一百多間別墅，購置了一千八百多亩坟地，他們生前霸占着許多良田好地，死后也不放过这块名山淨土。地痞、流氓、奸商、恶霸等横行无忌，无恶不作，米有“米蛀虫”，果有“果蛀虫”，魚有“魚把头”，他們翻手为云复为雨，高租高利，杀价抬价，任意盘剝。因此，尽管湖山如此秀丽，物产如此丰饒，而广大农民却辛苦終年，不得温飽。“橘子紅，手头空”，“稻穗黄，餓上床”，歉收是穷，丰收也是穷。渡桥村四百二十七戶农民，解放前有八十一戶討过飯，有十八戶卖过兒女，有九十二戶給人做过雇工；解放以后，山成了劳动人民的山，水成了劳动人民的水。經過土地改革运动，經過互助合作的道路，生产年年發展，生活步步高升。特别是办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据統計，合作化以后的三年中，花果总产量比合作化前三年增長了百分之九十，鮮魚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八，蚕茧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六，粮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七，猪、羊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这样的增产幅度，是小农經濟时代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有山有水有农田的地区，經濟項目繁多，彼此都有密切联系，特别是由于各种經濟作物的生产季节不同，經營方式不同，各方面都要求彼此密切协作，相互支援，而高級社組織規模較小，人力、財力有限，有些大事不能兴办，有些矛盾无法解决，大跃进的浪潮一来，在許多地方就感到有点縛人手脚。現在，办了人民公社，为生产的發展又开创了一个嶄新的天地。公社通过通盘筹划，統一安排，有計劃地組織資金互助，組織劳动力协作，使各种自然資源得到合理利用，使各方面增产潜力得到进一步的發揮，使湖光山色更为美好，使各项生产更加提高。

山水农田各显神通

公社成立以后，对全社山水农田各项自然資源的利用全面作了分析研究，調整了插花的魚池、土地，根据各队的經營特点合理地安排了生产。

高級社时，土地分布不平衡，有些社田少人多，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些社田多人少，有

地无英雄用武。比如当时的綠化社与和平社，凡是可以利用的山地，都种满了果树、茶叶，只好采取凿山辟石、砌坎填土的办法来扩大果园，每开一亩果园，要花二百多个人工，一九五八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扩大了二十几亩。另一方面，繁荣、虹光等社有大片的平坦和向阳山坡，二十个工就可开一亩，却因劳动力不足，長期荒廢。虹光一社有一千多亩坡地，三年中只开垦了四十亩，其它尽長滿了茅草。

过去由于魚池、土地相互插花，給生产带来了很大不便。象胜利社有七百一十三个魚池，穿插在十三个社的魚池里，其中八十個魚池远在十里以外，最远的一个池距家二十八里，喂一次魚，要天不亮开船出去，半夜才能回来，社員們形容說：“路途远，管理难，一百只眼睛看不到边。”由于零星分散，有些社員連自己社的魚池也認不得。

高級社时期，在土地的利用、作物布局以及各社的經營項目之間，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晨光社有个新塘圩，地处湖边，最宜养魚，因不懂养魚技术，勉强种植水稻，十年九澇，每亩产量一般只有二百多斤，打水費却在十元以上。綠化大队只种有楊梅、枇杷，收入集中在夏季，下半年沒有一点收入。

根据这些情况，公社經過通盘筹划，合理地作了安排。一是对全社的土地分別进行了排队，按照地形土質，宜栽果的栽果，宜养魚的养魚，宜种稻的种稻，宜育桑的育桑，并由各个队具体作出规划，付諸实施。全社經過排队，共有七千七百四十九亩土地、水面使用不够合理，当即进行了改革。如上述晨光大队的新塘圩，經過勘察规划，六百亩田加筑田埂，仍种水稻；一千二百亩田修岸开塘，改为魚池。上述繁荣、虹光等队的荒坡，一部分垦为农田，另一部分准备栽培花果。二是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魚池按港划片，农田按圩归队，对插花的土地、水面全面进行調整。象建国大队原来三百七十九个魚池，橫跨十六条河港，远的相距十多里，現在經与其他队調換，魚池都集中在一条港旁边，相距只有三里路。再如过去的全渠圩，只有一百八十亩田，却归七个社种植，現在調換給二个大队，管理方便，产量大大提高。三是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合理調整經營項目。一方面鼓励各队在搞好主业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同时对某些不够合理的項目作了适当調整。紅星、胜利两个漁业队，过去有将近一百亩田，从来沒有种好，有时白田下种，有时干脆抛荒，現在調給晨光队，經過一年精心培育，小麦單位面积产量达到二百四十斤，水稻每亩收千斤以上。鉴于綠化队的收入都集中在夏季，公社帮助他們种了七百棵橘子，八百棵苹果，一千亩茶叶，一千株葡萄，再过三、五年，一年四季都会有收入。

采取这些措施后，使所有的土地、水面得到合理利用，真是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取長补短，各显神通。社員們形容說：“过去是东抓抓，西抓抓，見魚捉魚，見虾捉虾。現在全社一本帳，适宜种果的地方种果，适宜栽花的地方栽花”。

全社一把“大算盘”

合理調度資金、使用資金，組織农业队、漁业队、花果队在财力、物力上相互帮助，相互支援，这是公社建立以来所采取的第二个重大措施。

洞庭公社由于經營項目繁多，一年四季，月月都有現金收入。但是从各队來說，資金的需要情况与产品的上市時間却很不相同。种枇杷的队春投資，夏收入；种橘子的队夏投資，秋收入；漁业队是春夏投資，冬季收入；农业队則是冬春投資，夏秋收入。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可以相互支援的有利条件。在工具、物資上，各队也是互相依靠，不能分离。比如花果队运果运肥的农船和防風防冻时所需要的稻草繩索，要漁业队和农业队帮助；漁业队所需的毛竹、木椿、燒草要靠农业队与花果队支援。但是，尽管在客观上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

的可能，实际生活却并不尽如人意。小农经济时代，许多农民常用结亲攀友的办法“建立关系”，一个渔民的女儿嫁给果农为妻，两家不仅结成了亲眷，而且在经济上也成了相互提携者。不过这种“关系”并不牢靠，因为一碰到紧要关头，真是泥菩萨过海，自身难保，那能顾及别人。所以，为了经济问题两亲家翻脸吵架的事情多得很。办了合作社，通过相互借贷，解决了不少的困难，但栽果、养鱼，所需资金数量很大，而合作社财力比较单薄，想全心帮助，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办了公社以后，情况起了变化。过去是“各打各的小算盘”，现在是二十把“小算盘”合成一把“大算盘”。公社根据这个地区收入零星分散、生产季节参差不齐的情况，一方面经常向干部、社员进行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教育，强调“小钱办大事，分文派用场”，“劲要使在着力处，钢要用在刀口上”，并且对一些零星收入、闲散资金加以合理调度，防止乱花乱用；另一方面根据各队生产需要，有计划地组织队与队互通有无，互相支援。一年来，公社利用公共积累和其他闲散资金，采取公社独办、社队合办或几个队联营等方式，兴办了许多大事。象一九五九年春天公社投资十三万六千元建立了三个猪苗、鱼苗繁殖场，不仅保证了猪苗、鱼苗的自给，而且还可供应外地。再如公社兴办的十三个工厂，规模不断扩大，设备不断增添，上半年总产值就达到六十三万元。一年来，队与队之间根据互助互利的精神，相互提携，相互支援，一队缺乏资金，各队集中零钱剩款，帮助解决困难。到八月底为止，相互支援的资金总额，共計三十五万二千元。比如几个渔业队过去因资金限制，鱼池放养量从未放足，办了高级社，仍然常有缺苗、空塘现象。象虹光二队一九五七年因无钱买鱼苗，八十一个鱼池中有四十一个未下鱼苗。一九五八年全社每亩鱼池成鱼放养量平均也只有四百五十尾。一九五九年，由花果队、农业队借出资金十八万元，公社又帮助了四万元，六个渔业队联合组织了一百八十多人，到湖北、安徽等地买回了六千多万尾的鱼苗，使每亩鱼池放养量增加到一千一百多尾，另外又辟外塘七千亩，下鱼苗七百三十万尾。这就使渔业生产面貌大为改观。

在工具、物资方面，公社也组织各队密切协作，互相帮助。以往花果队每逢采果运果，就为缺少农船伤尽了脑筋。象绿化大队一九五六年杨梅丰收后八百多担鲜果无船装运，一场大雨损失了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采杨梅、枇杷时渔业队拨出五千只农船，归各花果队调度，作到了快装快运，一点没有受损失。

应该指出，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相互支援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如今又有了公社的统一领导、统一调度，就使共产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社员们说得好：“一个牙齿痛，满嘴不安宁”，他们把别人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把别人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渔业队需要毛竹，只要打个招呼，花果队便送去；花果队碰到防台（风）、防冻，渔业队不怕太湖风浪险，便连夜运送去许多器材。一九五七年和平二社的蚕儿快要上簇，桑叶不够吃了，派人到渡桥村联系，当时渡桥村虽有多余桑叶，却不肯卖给和平二社。一九五九年和平二队桑叶又不够用，渡桥村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就主动派人到和平二队去联系，并将桑叶采好送去。这一来一往、一迎一拒之间，标志着多么大的思想变化！庆丰队的社员说：“过去种田靠自己，遇事靠亲邻，现在农业、渔业、花果赛如桃园三结义，山前山后都成了好兄弟。”

各路英雄一条心

在一年来的生产过程中，公社还根据农业、渔业、花果生产的不同情况，广泛组织了劳动力大协作。不断注意提高劳动效率，做到余缺调剂，忙闲均匀，保证了生产的需要。

由于各队经营项目不同，农活也参差不齐。比如种植枇杷、杨梅的队，近一半的农活集

中在四、五、六月份，而种橘、石榴的队，近一半农活又集中在七、八、九月份。渔业队在起网、清塘的时候，劳动力非常紧张；农业队碰到抢收抢种，劳动力即感不足。此外，这个社上有荒山，下有荒滩，需要有大批劳动力开发；山上怕旱，近湖怕水，许多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又不是一个队所能胜任。所以，统一调度劳动力，合理使用劳动力，按照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的原则，组织劳动力协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九五八年，社员们发扬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兴起了劳动力大协作之风。办了公社以后，社员们的干劲更大，出勤率更高。公社一方面建立和整顿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组织，解放了大批的妇女劳动力；另一方面根据生产需要，组成了各种专业队伍，做到分兵作战，人尽其才。与此同时，按各队各个时期的农事活动，吸取了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定期地有计划地组织了劳动力大协作。到八月中旬为止，队与队之间的劳动力协作共达六万六千八百三十八人次。

由于劳动力的统一调度，密切协作，首先是进一步开发了自然资源，使荒山、荒滩都变为有用之地。全社除组织九个队的劳动力共同开挖鱼池一千二百亩以外，并组织了六百多人的专业绿化队，一冬一春，绿化荒山二万六千四百五十一亩，超过了解放十年来绿化面积的总和。虹光二队原来有不少荒地，一九五八年秋天由几个花果大队抽出四百五十个劳动力，帮助开垦了二百多亩荒田，砌好了六十多丈的田埂，栽了一部分花果，种了一部分粮食。

其次是大力兴建了农田基本建设，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从一九五八年冬季开始，全社组织了一支劳动大军，在太湖边筑起了十里长堤，减轻了低田和鱼池的洪涝威胁，几个农业队联合起来修筑了五千多米的渠道，进一步改善了排灌系统。几个花果队又继续在山腰里开挖了若干水塘，储水以备灌溉。一九五九年夏季干旱，六十三天没有下雨，旱情超过了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三年曾在上海借了三部救火车来帮助引水，结果仍有不少果树枯萎，而一九五九年由于山前山后全体社员同心协力大战旱魔，挑水的挑水，踏车的踏车，养鱼的帮助浇树，做工的帮助灌田，因而保证了丘丘稻田未脱水，亩亩果园未受旱。

再次，由于组织了劳动力大协作，就保证了各项生产任务的及时完成。一九五八年公社刚一建立，就抽调了三千三百多个劳动力投入钢铁大战，而农业战线上秋收秋种的任务又很紧张，当时的晨光大队单是深翻任务就需要二万八千三百多个工，而在家的男女劳动力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如按以往的速度，需要七十九天才能完成。经过公社的统一调度，从花果队、渔业队和东山镇上抽调了三千多人前往支援，终于提前在小雪之前完成了秋种任务。一九五九年初秋，气温很高，在蚕桑生产方面既要防暑降温，又要剪采桑叶，一时忙不过来，公社就在市镇上动员了一千多个劳动力帮助采叶，保证了秋茧的增产。

总之，公社建立以后，劳动力调度更加合理。花果队采果时，农业队、渔业队前往帮助；农业队碰到抢收抢种，花果队、渔业队又浩浩荡荡前往支援。社员们形容说：“过去忙时忙得要命，闲时闲得发慌，现在一个队生产紧张，每个队都去帮忙。”许多花果队的社员说：“过去每逢到采果季节，既要摘，又要装，还要运，恨不得生出三只手。现在有了人民公社，赛过千手观音。”

八百万的“大有户”

公社成立一年来，山是原来的山，水是原来的水；国家贷款比一九五八年减少，劳动力并没有增加；又碰到了六十三天的大旱，“天老爷”并未特别帮忙。但是由于有了公社的统一领导，有了各队的相互支援，有了广大社员的冲天干劲，就使同样的土地，为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同样的资金，兴办了更多的事业；同样的劳动力，做出了更大的成绩；大旱年

份，收到了比一般年成更高的产量。这正显示了人民公社的无比威力。

随着各项生产的全面跃进，原来富裕的队更加富裕，原来比较穷的队已迎头赶上。绿化大队是公社过去最富裕的花果队，一九五八年总收入十五万九千元，一九五九年总收入可以达到五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倍半。前面提到的渡桥村现在是晨光大队，这个队原是公社比较穷的一个农业队，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每年都要向国家贷款，到一九五七年，共欠贷款十三万元。一九五八年生产有了很大跃进，除分给社员部分外，归还贷款四万元，公共积累提留了六千二百元；一九五九年生产继续跃进，副业蓬勃发展，夏熟预分时已还清了全部贷款，并提留生产资金近六万元。全队全年收入可以达到三十四万四千元，平均每人可分到一百四十元。

随着各项生产的全面跃进，不仅使各队收入大大增加，而且使公社所有制部分迅速增长。公社一九五八年总收入为四百零五万六千三百二十五元，一九五九年总收入可以达到八百零三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元，其中各队收入占百分之八十七，公社办的企业事业单位收入占百分之十三。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一百四十三万多元，等于一九五八年的七倍多，等于一九五七年的十一倍多。

水涨船高，公社生产大发展，社员收入也大大增加。不仅贫农收入增加，富裕中农收入也有所增加。“后山穷阿虎，前山大有户”，是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两个典型事例。所谓“穷阿虎”，本名张阿虎，解放前有早餐，没晚餐，生活非常困难，群众用顺口溜形容他当时的景况是：“头上帽子开花顶，脚上鞋子塌后跟，身上衣裳丝瓜筋，腰里束根烂草绳。”就是这户以穷出名的老贫农，解放后生活天天向上，步步高升，一九五七年全家连家庭副业收入共计七百元，一九五八年收入达到八百一十元，一九五九年可以达到一千零六十元。所谓“大有户”，本名叫韩应春，是绿化大队最富裕的一户，家底厚，劳动力强，解放前最高的一年纯收入折人民币七百多元，而一九五九年连家庭副业合计收入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十五元。所以，这个在高级社时还三心二意的富裕中农，现在逢人便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大有户，现在人民公社才是个真正的大有户。”

上述只不过是两个典型事例。其实一九五九年全体社员的收入是普遍提高的。单说夏熟预分，一九五八年每人夏季平均分得十四点九元，一九五九年每人分到二十六点九元，其中供给制部分九点六元，工资部分十七点三元，这就是说单是工资部分就比一九五八年夏季全部收入还多百分之十六。社员们说：“现金收入增加，另外还赚了一个供给制，左思右想是公社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面对这样的大丰收，栽果的满意，养鱼的满意，种田的满意，人人高兴，皆大欢喜。许多老农民把公社一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小农经济时期的贫困景况作了对比，得出结论说：“麻雀跳千跳，不如大鹏迈一步。”这个比喻比得好。不过，这一步虽然惊人，毕竟还是第一步，要是它振翅高飞，扶摇直上，必将会作出更大更辉煌的成绩。

一九五九年十月

农业科学在公社生根开花

——江苏南京栖霞十月人民公社調查——

談士行 戴国强 潘玉兰 孔令仁

“科学是法宝，生产不能少”。这是大跃进、公社化以来，南京栖霞十月人民公社社員們所得出的結論。

在栖霞十月公社里，“人人学科学，个个搞試驗”的風气正在迅速形成。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大搞試驗田已經成为群众性的活动。先是干部搞試驗田，随即出現了青年試驗田，以后許多老农、妇女也搞起試驗田来了。試驗田之間还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竞赛。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更有了进一步的發展，公社办起了农业科学研究所，大队建立了丰产片，小队都有試驗田。全社共有各种丰产試驗田四千多亩，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各个大队都建立了几所文化技术夜校，不少青壮年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并建立了六十三个由老农、技术員和青年相結合的技术研究組。一九五九年春，在青年們的倡議下，还掀起了一个培植高产“大王”的热潮，种出了四十三斤重的大笋瓜，五斤重的大瓠子，五尺長的大豆角等等。

在这个公社，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和生产上的大規模的技术改革是密切結合的。大跃进以来，水稻、小麦、山芋已經全部良种化。为了不断地培育良种，各队都建立了种子田。往年这里的种子要靠調进，而一九五九年良种不仅可以自給，还可以支援其他地区，一九五九年秋天調出的小麦良种即达一百多万斤。过去在播种时，为进行盐水选种和藥剂拌种，要进行三番五次的动員，現在这些做法已經被公認爲必不可少的操作規程了。多少年来流傳着的“犁无三寸土”的定論，也已經徹底打破。公社化的第一年，全社就深翻土地一万四千亩，占“三麦”（小麦、大麦、元麦，下同）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平均深度都在八寸以上。長期以来，这里插秧都是“肥田稀插，橫七豎八”，一九五九年普遍执行了合理密植。为了消灭病虫害，各大队都建立了病虫情报網和土农藥厂，及时匯报虫害發生情况，及时噴藥，过去这个地区危害最大的稻苞虫，現在已經基本上被消灭了，螟虫的危害也大大下降了。在畜牧兽医方面，由于建立了畜牧兽医站，推广了先进飼养經驗，基本上消灭了猪瘟、猪丹毒和牛炭疽等疫病。农具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公社办起了农具厂，把用了千百年的老木犁都換成改良的水田犁和步犁。最近，公社又添置了五台拖拉机，建立了一个拖拉机站，初步实现了“鉄牛耕地”的理想。

由于人民公社的强大威力，科学技术工作的蓬勃發展，一九五九年，十月人民公社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却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小麦平均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四；油菜产量翻了一番；水稻平均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新合大队还出現了五十二亩水稻千斤田；山芋平均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蔬菜亩产增长一倍半。其它林、牧、副、漁都成倍以至成十倍地增长。这些生动的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人定胜天”的思想，駁倒了“靠天吃飯”的論調，为进一步發展科学事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科学研究的中心

十月人民公社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是以公社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这个研究所是以一个生产队为基础，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农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全所有二百二十三亩土地，其中有水田九十二亩，旱地二十一亩，果园一百一十亩，由七十二个劳动力负责经营。公社党委书记兼任所长，老农沈康林（劳动模范）任副所长，原栖霞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也下放到这个所工作。所内分农业、蔬菜、果木、综合试验四个专业小组。综合试验组是这个所的核心，由正、副所长和技术干部直接掌握，并吸收了两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和十个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农民参加，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技术研究的主要基地，这一部分土地不列入“三包”，超产照奖，减产不赔。其它土地作为丰产试验田，仍然实行“三包”。许多新技术首先在综合试验组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向丰产田推广。经过丰产田的试验，才将成功的经验向全社推广。

这个农研所没有什么专家学者，也没有多少仪器装备，但是，由于他们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服从生产需要，并取得了科学机关和南京高等院校的帮助，在科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一年来，农研所根据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和开发山区的要求，以蔬菜、瓜果和适宜丘陵地区种植的水稻、小麦、山芋、油菜等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中的密、种、管为研究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小麦方面，进行了以密植为中心的研究和试验。在研究和试验过程中，专门抽出了一个老农、一个青年与土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一起，对十块播种量不同的小麦进行观察记载和分析研究。根据这里的土质、气候和品种等条件，得出了小麦合理密植的结论。为了研究深翻，在小麦成熟时，他们还从播种量和土质相同的几块麦田中，采集了深翻五寸、一尺、二尺的三种小麦根系标本，从标本的分析中，明显地看出了耕得越深麦根生长得越长，但以深耕一尺左右的根群最为发达，其根盘横侧面大于根深的一倍，并分展在表层熟土中间，因而养分吸收多，麦秸粗壮，麦穗饱满。在油菜方面，进行了直播与移栽的对比试验，结果移栽的产量高于直播产量的一倍。在水稻方面进行了合理施肥和旱直播的研究试验，主要是研究水稻的返青、分蘖、拔节、孕穗等各个时期追肥的作用。同时，还在水源少的高岗田中，对水稻采用旱作物的播种和管理方法，获得了亩产五百三十斤的良好收成。在蔬菜、山芋、瓜果等方面，还进行了各种新品种、各种育苗方法、各种套作以及提前上市、延长生长等种种的技术研究和试验。全所一共进行了十六个项目的试验，有十四个项目获得了成功。所内丰产田各项作物的产量都比全社其他生产队高，小麦平均亩产三百八十五斤，比全社平均亩产高百分之一百四十六。油菜平均亩产二百二十二斤，比全社平均亩产高百分之七十九。中稻平均亩产六百五十斤，比全社平均亩产多百分之十二。其它瓜果、蔬菜等都比一般生产队增产一倍以上。这样，农研所不仅成了全社技术研究的中心，同时也在全社树立了高额丰产的标兵。

一九五九年秋收以前，郊区的农林部门和公社先后在这里召开了八次现场会议，组织了多次参观，向全社传授和推广了早稻育秧、蔬菜和山芋育苗、温床育苗、油菜栽培和小麦管理等经验，并推广了一些优良品种，对促进全社增产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全面推广了山芋土温床育苗，不仅降低了外出购苗的成本，提高了成活率，更重要的是由于能提前一个月栽插，使地上的莖叶提前生长，从而增多了地下果实的生长时间和养分来源，将使山芋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社员们把这种土温床叫做“跃进床”。为了适应蔬菜发展的要求，农研所为全社提前培育了蕃茄、辣椒及黄瓜等各种菜秧，并传授了蔬菜的温床育

苗、正地挖畦、蕃茄点花、打叉、防治病虫害等栽培經驗，因而能使公社在大量生产蔬菜的头一年，就有不少蔬菜的上市时间和产量已經接近了先进的老菜区。为了更好地指导全面生产，这个所在研究总结自己各項經驗的同时，还派技术員到攝山大队总结了小麦高产經驗，并根据花林生产队和所內的經驗，草拟了油菜播种的技术綱要。

破除迷信的陣地

科学技术事业的發展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成果，不仅促进了生产的發展，也改变着人們的思想。过去在群众中流傳着：“种田，种田，一工二本三靠天”；如今却常說：“科学是个宝，生产不能少，工本虽重要，講究技术头一条”。許多人說：“現在种田，产量越种越高，田越种越好，人越种越精”，“人民公社搞科学技术，把人的脑子都給变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建立和进行各种技术試驗的过程，是科学与迷信、先进与保守思想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农业科学研究所一建立，就遭到了少数人的反对。富裕中农李長福一听说要在自己队里办农业科学研究所，就大发牢騷：“什么科学不科学，还不是清明泡种，霜降种麦。”个别队员因为担心在这里試驗会减产，影响收入，把全家都搬到外队去了。但多数人还是热烈贊成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項試驗就是小麦栽培，在五亩多土地上，深翻五寸到三尺，播种了二十六个品种。深翻时，李長福硬是不願下田，站在田埂上說風凉話：“挖这么深，这块試驗田篤定‘高产’，連秸能收三百斤。”当麦苗孕穗时，發現長叶搭蓬，麦子有倒伏的危險，干部和社員都很着急，大家忙着拉露水，割叶子，李長福反得意洋洋地說：“我說不行吧！等着将来收麦灰好了！”但是，在試驗組和社員采取各种措施以后，麦子穗大粒飽，倒伏的很少，社員們很高兴，大家七嘴八舌忙着估产，有的說能收二百五十斤，有的說能收三百斤，李長福还咕咕噥噥地說：“別看穗子不小，也不見得有份量，最多担把麦。”麦子过秤时，場上圍滿了人，一算，每亩合到三百八十五斤，最高的一亩收到四百斤，大家兴奋得跳了起来，李長福則紅着臉，悄悄地溜走了，他在铁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服輸了。农业科学研究所里还有一个老农，名叫顧金生，对种西瓜有一手，所里决定由他負責管理西瓜試驗田。在研究試驗計劃时，根据“上市早，产量高”的要求，准备以溫床育苗和营养钵移栽。可是顧金生就是不贊成，他認為“西瓜是嬌貨，迟得早不得”，坚持要按照老办法栽培。于是就划出了两块試驗田，一塊由副所長沈康林掌握，按試驗計劃做；一塊由顧金生按自己的老办法做。比賽的結果，到底是沈康林胜利了，他的西瓜在七月二日就上市了，是南京上市最早的西瓜，每亩收到五千多斤；而顧金生的瓜晚了十多天，产量只有四千多斤，这时他才服輸了，承認“死脑筋不行啦”。在各种高产事实面前，許多原来有保守思想的人，承認“科学技术赛过神仙”，原来搬出这个队的蒋同兴也要求搬回来了。

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成就，还强烈地吸引着周圍的群众。社員們經常不断地来这里参观，公社每次檢查生产时，許多参加檢查的生产隊長到了这里，都要逐丘逐塊地細看。就这样，农业科学研究所不仅成了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而且成为普及科学、破除迷信、反右傾保守思想的强大陣地。

要做科学的主人

群众性的科学研究事业的發展，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力摆脱“一穷二白”状况的必然結果。十月人民公社的情况正是这样。

这个公社位于南京市的东北郊，是一个丘陵起伏的山区。解放以前，三日无雨就旱，一日大雨就涝，螟、蝗虫害不断發生，在三万多亩耕地上，庄稼長得象“稀毛秃子”一样，收

割时“老婆婆累断腰，不够老头子一担挑”，最好的年成每亩也只收一三百斤。在四万多亩宜林山地上，除了荒草以外，还是荒草。居住在这里的六千八百多户人家，绝大部分过着“柴草抵作半年粮，米缸扛在扁担上”的贫困日子，人们只能年复一年地采用世代相传的老办法进行耕作。

解放以后，随着生产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改变落后的生产技术，生产学习、总结、交流生产上的经验，并且在实践中有了不少创造。在蔬菜方面，创造了用菜叶喷毒药作毒饵，诱杀地下害虫的办法；在农作物方面，试制成功了十多种杀虫防病的土农药；在果木方面，他们创造了在秋天用稻草扎树诱杀害虫的办法，很有成效。当时人们只感到这些做法对生产大有好处，还没有意识到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

一九五六年春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了十月农业合作社（十月人民公社的前身）的太平村。毛主席看到这里的果树上都扎着稻草，和蔼可亲地问道：“为什么用稻草扎起来？”社主任答道：“秋天扎起来，冬天虫就躲进去，到了开春，拿下来一烧，害虫就消灭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笑着说：“你们真讲技术，你们都是科学家！”毛主席的话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啊！原来这样做就是科学，那么科学也就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的东西了，这就大大地鼓舞了人们向科学进军信心，推动了群众性的学习文化技术的热潮。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生产要成倍地增长，农业技术革新必须迅速跟上。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往河南、安徽、北京等地参观，经常向科学机关和高等院校请教，只要听说那里有好办法，就马上派人去学习，如饥如渴地追求着新的科学技术。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大批的涌现出来了，各个生产队都办起了文化技术夜校，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学习，掀起了工具改革、改良种子、消灭病虫害的高潮，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的局面，改变了过去单纯经营农业和少量副业的状况。由于这个公社靠近城市，为了贯彻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公社的生产方向改变很大，蔬菜生产面积猛增十几倍，占全社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生产的品种更是名目繁多，有苏联大头菜、四川榨菜、成都瓠子、许昌大豆角、天津萝卜、北京大白菜等等，很多东西是这里从来没有种过，甚至见都没有见过的。究竟哪些品种好？怎样栽培管理？……一系列的新的课题摆在大家面前，这就对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零星的、分散的试验田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了，需要进行更加集中的、系统的研究和试验。公社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面，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必须掌握科学技术，要想战胜贫困，必须摆脱落后。因此，科学事业的发展，完全是广大群众基于发展生产的根本利益而提出的迫切要求，而人民公社的建立，则给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

公社遍开科学花

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和经济力量强，是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根本条件。在小农经济的时候，广大农民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谁还敢冒险试验失败的风险。建立了合作社以后，因为力量有限，也只能开展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试验活动。人民公社一成立，情况就不同了。公社可以集中一批人力，划出成片土地，拨出必要经费，进行较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工作。十月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不仅兴办了农业科学研究所，还先后建立了畜牧兽医站、气象观察站和拖拉机站。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又

扩大到五个生产队的范围，有二千八百多亩土地，四百多个劳动力，其规模之大，相当于过去一个农业社。一年来，公社光是用于购买良种、进行农具改革和添置拖拉机的费用，就达十六万多元，相当于原乌龙农业社一九五七年的总收入。这些大事，只有人民公社才有决心、有力量办到。十月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革就是深翻土地，群众称之为“土地革命”。这确是一次革命。多少年来都是“犁无三寸土”，公社化后，仅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百分之九十的耕地平均深翻了八寸以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进行深翻的时候，公社还有两万多亩水稻要割，两千多亩杂粮要收，一千多亩山芋要刨，并且还要抽出一千多个劳动力去支援开矿炼铁，任务十分繁重，要不是人民公社统一集中地组织人力，这样大规模的深翻土地，是绝对办不到的。

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合理使用和培养技术力量。在广大农民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产能手，他们对于某一项生产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单干的时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办起农业社以后，他们的作用有了发挥，但由于生产项目不多，活动范围不广，大家忙一样的活，他们的才能还不能充分地施展。人民公社一建立，多种经营大发展，生产组织专业化，原有的技术力量就得到了合理的使用。现在十月人民公社除一百一十二个生产队外，还有十六个果木队，十七个畜牧场，七个养蚕组，两个水产捕捞队，凡是有专长的人，一般都集中到专业队（组）中来了。在农业社时候培养的一百多个果木技术员，过去有一半是学非所用，现在已经全部参加果木队了。栖霞大队原来有一个青年农民（初中毕业生），曾经由农业社派出去参加过畜牧、水稻、小麦、油菜等各种训练班，但是学习回来以后，却在社里抄抄写写，搞些杂务事情，现在则一心一意地在畜牧兽医站工作了。人民公社不仅能够合理使用原有的技术力量，也为培养新的技术力量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一年来，十月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了文化技术夜校，许多青壮年都参加了学习。衡阳大队青年林场文化技术夜校，采取文化、技术、政治三结合的办法，课堂教学与课外操作相结合，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技术员由三人增加到二十七人，一般的都掌握了果木栽插、修剪、嫁接等技术。公社还兴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学生们一面学习文化，一面学习农业技术，参加生产劳动，效果很好，预计到一九六零年就可以为全社培养出二百多名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和一定农业科学知识的初级农业技术员。此外，公社根据干什么就学什么、推广什么就教什么的原则，采取举办短期训练班、组织现场参观、包教包学等办法，培养了各种技术人员二百八十九名，现在每个生产队平均都有两个以上的技术员。

人民公社可以统一规划生产，因地制宜地组织推广新技术。为了调整生产布局，十月人民公社在一九五九年组织了一批力量，在土壤研究所的大力帮助下，对全社土壤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确定了各个大队的生产方向。全社有四个大队都是马干、油沙土，肥源又较足，就以发展蔬菜为主；两个大队是水源足的圩田，就以种植水稻为主；另外一个大队山多水少，土质又差，适宜种植饲料牧草，就以发展畜牧为主。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不同地区的技术推广重点。在以发展果木、畜牧为中心的山区，积极发展养猪，大力推广青饲料和猪的良种。过去这里养猪多是采用精饲料，不仅成本高，而且数量少，使猪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公社化以后，在果木林里间作大量的山芋、苕子、饲料萝卜等，并采取各种办法储藏饲料，使猪一年四季都有青饲料吃。同时，大力推广了猪的优良品种。过去这里养的都是泰兴土种黑猪，耐粗食，但长得慢。公社化后大力推广了土种黑猪与约克夏猪的杂交种，育肥较快。在大田作物地区，大抓稻子、油菜轮作，推广优良品种。在成熟早的黄籽油菜收割以后种大白梗，在成熟晚、产量高的宁波油菜收割以后种晚梗稻，既保证了两熟，又保证了油粮双丰收。根据这个社丘陵地区水源不足、肥料不多的特点，推广了适应这种特性的中农三十四号、

桂花球、白陆十二等优良稻种，一九五九年稻子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三点七，油菜产量翻了一番。在土壤特别差的地区，又进行了改良土壤工作。衡阳大队陡山根一带，土壤多属青沙白螺絲，很瘠瘦，没有粘性，群众称之为“淘米篮”，亩产只有百把斤，大跃进、公社化以后，经过大规模的压土、换土，改造了土壤，亩产最高达六百八十斤。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加强了党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公社化以后，原来区、乡干部大部分成了社、队的干部，更加直接地领导和掌握生产。过去技术工作主要是由区的技术推广站负责的，现在则由公社党委直接抓了。党委书记还兼任了农研所的所长，各大队的总支书记或队长都是农研所的委员，大家经常参加农研所的研究、试验活动，既能使科学研究工作更紧密地结合生产需要，又能通过研究试验，总结经验。现在公社领导上向全社推广的新技术，一般都先在农业科学研究所作出样子，再召开现场会议，边参观，边学习，边布置任务，生产队的干部反映说：“现在参加会，不但懂了道理，领了任务，还学了技术，党委领导生产不仅嘴讲，还拿样子看。”下放到农研所的技术干部也体会到：公社化后，科学研究工作是“领导强，方向明，阵地广，规模大，扎根深”。

当然，十月人民公社从大跃进、公社化以来所进行的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例如，有些科学技术试验还做得比较粗糙，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还不够经常，等等。但是世界上有哪一种新生事物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完整无缺了呢？重要的是，新生事物一旦出现，它就必然会排除一切陈旧和落后的事物，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上述十月人民公社的事例，只是我国千万个人民公社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写照而已。它生动地说明了：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下，我国几千年来农业技术的落后状态正在急剧改变，千百万劳动农民正在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

一九五九年十月

揚子江心一枝花

——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江苏鎮江江心人民公社——

施 田等五人調查

江苏省鎮江市江心人民公社，从一九五八年九月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整顿人民公社的时候，公社党委曾就所有制問題發動全体社員討論。經過十多次辯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社員坚决拥护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江心公社由于实行了公社基本所有制，就更大地發揮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各項生产大幅度地增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公社还迅速办起了許多福利事业，实现了免費吃飯、看病、生育，免費托兒、养老、看戏，群众称为“六包”。“六包”使全体社員享受着最大的社会保險。

条件成熟方向好

江心公社实行的公社基本所有制，就是由公社經營农、林、牧、副、漁业和社办工业，統一計算盈亏，統一分配。生产小队只有部分所有，即經營“十边”（田边、路边、塘边、坎边、河边、树边、圩边、籬边、宅前、屋后）土地和小型副业，如养猪、养魚、种蔬菜等。这些收入归队統一分配。生产小队是包产單位，管理队内生产，分配队内收入，处理超产奖励。生产小队根据公社規定的标准，使用口粮、飼料和种籽。社員有自留地，用来种植瓜果蔬菜，飼养家禽家畜，改善自己的生活。

江心公社在自然地理方面有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特殊必要，在經濟、政治等方面，都具备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初步条件，而公社基本所有制更有利于發展生产，有利于提高社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江心公社将为今后若干年内各地公社逐步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創造經驗。

江心公社是揚子江中的一塊冲积沙洲，名叫和暢洲。这个洲的面积很小，共三十六平方公里，現有一万七千五百亩可耕地，盛产小麦、黄豆、玉米、棉花和水稻。解放前，这个洲是个支离破碎的洲群，共有九个洲、二十一个圩。全洲只有少数新开垦的熟地，四周沒有江堤，江水自来自退。农民說：“小小和暢洲，十年九不收，要能得丰收，除非换个洲。”解放后，党领导这里的人民开垦荒地，大兴水利。到一九五六年，终于筑起环洲一周的寬大的江堤，支离破碎的洲群連成了一片。原来分散在九个小洲上的两千多戶、八千四百二十五人，也第一次連在一起，共同守衛着江堤，防汛防澇。由于江水的冲刷，“滄海桑田”的变化很大。解放以来，这里共坍掉一万多亩良田，党又领导大家新开垦了一万多亩土地。如果不依靠集体，哪一个生产队坍掉土地，都难得很快地恢复原气，开垦出土地，建立起家园。他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大集体才能增强战胜自然的力量，因而热烈拥护实行公社基本所有

制。

这里在修建江堤的基础上，又大兴农田水利。一九五八年，全公社做到了小沟通大沟、大沟通大河，大河通长江，建立了完整的排水灌溉系统。全洲人民在水利上互相依赖，利害关连。一队增产，队队丰收；一处受害，连累全洲。社内有三条长达二十多里的大河贯穿全洲，是全洲排灌的总枢纽。天旱了，打开江堤的涵洞，经过这些大河引水灌田；涝了，又要经过这些大河排水。在农业合作社时期，要修一个全洲性的水利工程，总是“大眼相小眼”，你社不愿出钱，他社不肯出力。三社有二千亩堰外田，因为没有堤防，年年失收。一九五六年，这个社决定建筑一道圩堤，这道圩堤需要经过一社、挖废一社几十亩地，一社始终不肯，结果拖了三年没有修成。公社成立后，实行统一经营，一九五九年又修这条堤了，一大队（即原一社）热情地派人参加修建，结果半个月就完成了，原来三社的二千亩堰外田第一次获得大丰收。过去社与社之间灌溉和排涝的矛盾也很尖锐。一、二社地势较高，三社地势较低，碰到干旱，一、二社要开涵洞引江水灌田，三社不允许；遇到雨水年，三社要排水入江，一、二社又坚决反对。这种利害冲突，常常引起纠纷。公社成立后，特别是实行公社所有制，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各队利益一致，这些水利矛盾就解决了，人们不再为局部利益而妨碍整体，全体社员大团结。也由于公社统一经营，那些贯穿全洲的大河得到了充分利用。公社一九五八年放养了大量的家鱼，预计一九五九年年末可捕捞四、五千担鱼，增加收入十几万元。

这里队与队之间差别很小。他们在解放前共同受着地主剥削，过着“吃的芦柴根，喝的芦柴汤，离开芦柴见阎王”的生活。解放后，党领导他们打倒地主，分得了土地，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生产，又一齐跨进了人民公社。队与队之间的生产水平不相上下。合作社时期，地势较低的三社，在风调雨顺的年份，粮食产量要比一、二社高几十斤，但碰到雨水年份，产量又要比一、二社低。在生产技术上也各有千秋。一社种棉花的本领高，二社种水稻的办法多，三社种小麦有经验。各个农业社的这些长处，一直没有得到发挥；公社成立后，才得到普遍地交流，并且合理地调整了作物布局，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样，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就更加缩小了。

社有财富快速地增加，是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重要因素。公社成立一年来，就买了八台抽水机，连同原有的三台，建立起一个拥有三百多匹马力的抽水机站。公社又买了一台拖拉机，添了各式各样的新式农具，还买了电影放映机，办起了农具厂、砖瓦厂等七个工厂，公社所有的财产就约一百万元。社有财富这样飞快地增长在农业社时期是不可能的，原来的三个农业社只买了三台抽水机，其中两台还是用国家贷款买的。现在公社添了这许多机器，各个队的社员说什么也不肯各干各的，他们一致要求公社统一管理，统一使用。

江心公社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更重要的是因为群众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浓厚的集体感情。这个洲上的农民来自九个省、四十八个县，大多数是一、二十年前逃荒来的。但是，在旧社会走到哪里也都是一样，他们在和扬州同样受着地主和反动政府的重重剥削和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洲上流行这样一首悲惨的民歌：“朝也忙暮也忙，忙来粮食养和尚（注一），剩下点粮食不够吃，芦滩八样（注二）填肚肠。”解放后，这些穷人见了天日，很快地打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大搞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大大地改善了生活。早在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两千多个农民就写了申请书，要求办“红旗国营农场”。毛主席的“还是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在报纸上出现时，这里的广大群众欢喜若狂，立即办起了人民公社，并且实行了公社基本所有制。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实行又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社员的政治觉悟，人们更加热爱集体，热爱公社。

生产发展收入多

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在生产上发挥了更大的优越性。公社统一使用土地、劳动力、物力、财力，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获得特大丰收。一九五八年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八百一十斤，提前九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的指标，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荣获国务院奖状。一九五九年三麦（小麦、大麦、元麦）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四百一十九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夏熟作物增产百分之六十六点九，比一九五七年夏熟作物增产一点八倍，又荣获镇江市一九五九年夏熟特等丰产公社的光荣称号。一九五九年秋季作物虽然遭到台风的袭击，但由于广大社员积极地与天争粮，秋熟仍获丰收。一九五九年的农、副业总产值将达到一百六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两倍多。

丰收之后，公社统一分配，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做到大家满意。一九五八年他们交售给国家四百七十多万斤粮食，超额百分之九十二完成任务。一九五九年夏熟，除留下种子、饲料和社员夏季口粮外，其余全部交售给国家，共售小麦二百八十万斤。同时，社员还把大量的猪、鱼、鸡等副食品卖给国家，供应市场。一九五九年夏分，公社把四十一万多元总收入中的百分之四十留作生产费用和公共积累，百分之六十分给社员。在分给社员的部分中，工资占百分之五十九，包吃饭占百分之三十八，包看病占百分之二，包生育、托儿、养老、看戏占百分之一。夏季分配的结果，全社除了上述“六包”之外，每个劳动日单价仍然达到六角钱（生产小队收入分配还不在于内）。一般户劳动所得为七十多元，最多的户分到二百五十多元，就连双目失明的陆荣才夫妇，还分到十七元。全公社每个社员都比一九五八年同季分配增加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事实的确如此。单干时，虽然多数户分得了土地，但因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仍然少吃少穿，多数户要靠政府救济或贷款维持生活。农业社时，农民生活虽然又有了好转，但由于社小力量弱，生产发展有限制，全洲仍然有百分之四十的超支户。公社成立后，农民彻底翻身了，再也没有什么救济户和超支户了。一九五八年决分和一九五九年夏分，全社社员不但还清了公私债务八万五千元，使九年债务一年清，而且全社还有百分之六十的户存了款，单一九五九年夏分后就存了五万七千元。社员收入大增，购买力大大提高。根据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的统计，生活资料零售额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二。人人穿上新衣，有的社员还买了皮箱、衣橱等家具。文化教育事业也大大发展，全洲普及了小学教育，成年人也进了民校。社员们每月都可以看到电影。

打不破的铁饭碗

从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起，江心公社一直坚持实行伙食供给制。开始时粮草菜金等全由公社包，一九五九年夏季改为公社包粮包草，生产小队包菜金，彻底解决了群众千百年来所焦愁的吃饭问题。社员们把这说成是“打不破的铁饭碗”。一大队二生产队队长舒寿山说：过去吃早饭愁中饭，今天吃了不知明天怎么办；现在吃饭不愁了，走起路来脚步都快些。社员颜桂英一家六口，两个劳动力，解放前没吃没穿，解放后年年靠政府救济，合作化了又是年年超支，公社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后，她家真正翻身了。一九五九年夏收分配，除还清了过去九年没有还清的旧债外，她还分得了三十元现金，为在幼儿班和在小学读书的四个孩子做上了新衣服。现在颜桂英高兴地说：过去是日愁吃，夜愁穿，读书上学无法管。现在有了公社，什么都不愁了。颜桂英经济状况的变化，只是许许多多困难户中的一例。吃饭问题解

决了，家庭也和睦起来了。那种“有米有柴是夫妻，无米无柴是对头”的现象再也没有了。尤其是公共食堂办得好，饭菜调剂好，广大社员吃得舒服、方便。好多女社员激动地说：人民公社太好了，吃饭不要钱，还有人天天烧好给我们吃，真是享清福了。社员们歌唱道：吃饭不要钱，人人心里甜；生产大发展，干劲冲破天。

有了红色保健证

在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同时，江心人民公社还实行了全民公费医疗，社员生了病，拿着红色保健证，带上五分钱挂号费就可看病。这就保证了广大社员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在这样一个“孤岛”式的沙洲上实行看病不要钱，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解放后，市里虽然年年派医疗组到这里为群众治病，使群众治病的条件一天好似一天。但是，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这里在公社化前还没有一个卫生保健机构。医疗组走了，群众生了病，还要涉水过江，到江南求治，如病危因为风大过不了江，就会贻误生命。公社成立后，立即拨出二万元现金，购置医疗设备，盖了新房，市里派来医生，成立了乡医院。

江心公社实行了公费治疗和成立医院以后，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五八年冬天，二百多个小孩感染了麻疹，得到及时医治。其中八十五名并发了肺炎和脑膜炎的麻疹病患者，经过医务人员的突击抢救和隔离治疗，全部治好了。社员康素平三个孩子生了麻疹，并发肺炎，医生细心地把他们治好了。她感激地说：公社比爹娘还亲，医生比兄妹还好，公社不但实行了看病不要钱，保证了社员的身体健康，同时拔掉了“病灾”的穷根子。社员杜常氏家，合作社时候，生活是不错的，可是媳妇生了病，医药费一花就是一百多元，卖掉两条大猪还不够，又借了四十元债，这样，就把家拉穷了。一九五九年，她家四个人生了病，公社全给治好了，只花了几角钱挂号费。她激动地说：要不是看病不要钱，把家卖光了也看不起。

实行看病不要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劳动力。过去社员生病看不起，求医又不方便，有点轻病就慢慢拖，结果是“阴天背稻草，越背越重”。现在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就到医院去看。这样，全洲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公社成立后的短短一年中，仅血吸虫病就治好了一千五百名，使患者恢复了健康，投入生产。原来被称为“罗汉村”、“大肚子圩”的血吸虫病重点区，完全改样了。广大社员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老年人变得年轻，小伙子显得更健壮，姑娘们也一变过去的“黄皮肿脸”而越来越美，小孩子更是长得又胖又壮，天真可爱。社员们经常自豪地说：“看病不要钱，求医不过江，病魔不沾身，人口大兴旺。”

妇婴之家欢乐多

人民公社这个初升的太阳，给母亲和婴儿也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全洲办起三所妇产院，实行了住院生产不要钱。公社还发给每个产妇二斤肉、二斤糖（一斤自己付钱），补贴十五斤粮食。公社并给产妇放产假四十天，补贴十五个劳动日。这里的孕妇百分之百都住院生产，妇女和婴儿得到可靠的保护。

妇产院好，现在生孩子幸福，引起老太太们广泛的议论。五十九岁的黄老太太对年轻的母亲们说：现在生孩子太幸福了！我生头一个孩子时，三天没有一粒米下肚，饿得头晕眼花。社员高老太太，当人家一提起生孩子的事，她就流出伤心的眼泪，同时又露出幸福的欢笑。原来，她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以前生产时，用老法接生，结果产妇大出血，不久人就死了。她的大女儿去年怀孕了，她老人家耽心得睡不着觉。当她听到成立妇产院的消息时，立即送去两元钱，作为办妇产院的资金。一九五九年，她的大女儿在产院里安全生产了，她逢

人就說产院好。

妇产院的成立，不光給妇女、嬰兒带来了幸福，它还解除了爸爸們的思想負担，他們再也不为自己爱人生产而担心駭怕了。木匠社会明，婚后十年，妻子第一次怀孕，由于有妇产医院，他就放心地去大运河工作。

老 幼 齐 唱 幸 福 歌

江心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办起三所敬老院，三十五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在敬老院里欢度着幸福的晚年。敬老院成立的时候，全乡人民为老人們选择了寬大的房子，办了老人的專門食堂，按老年人的特点做飯做菜，使他們吃得舒服，住得安逸。同时又为他們添做了十九条棉被，二十頂蚊帳，十六套新衣裳，使老人們穿得暖，睡得好。社里还派了專职服务員，照顧老人的生活，領導老人們开展一些消遣性的活动，如养养鷄鴨、喂喂猪羊、种种蔬菜。这些劳动收益，又改善了老人們的生活。公社除了包他們吃飯、穿衣、看病等以外，每月还發給零用錢。服务員把老人們照顧得好好的。九十岁的蔣老太太过九十大寿的那天，社党委書記和社長特地带了礼物去为她祝寿。天真的孩子为她的寿庆演戏。她感动得一边哭一边說：我活到九十岁，过了八个大生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件事轟动了全洲，个个社員都为老人們高兴。

幸福的晚年生活，时常勾起老人們的回忆。老人巫孙氏說：“想想过去就要哭，看看現在就要唱。”想起过去，怎么能叫他們不哭呢？这些当佃农、做雇工出身的人，为地主劳动了大半輩子，最后落得个沿街求乞，伸手討飯。不是共产党来，他們还不曉得死在哪塊。看看現在，又怎么能叫他們不唱呢？因为他們的晚年生活有了依靠。正如老人們自己所說的：“有了公社，我們什么都放心了！”

公社的成立同样給孩子們带来了幸福。全洲共办起了五十一个托兒所，收托兒童九百六十三人，占适托兒童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九。同时办了二十二个幼兒班，入班兒童六百零七人，占适齡兒童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二。

托兒所、幼兒班在农业社时也曾經办过几所，但由于农业社經濟有限，力量單薄，媽媽們不願貼出工分，托兒所、幼兒班办起来不几天就散伙了。公社化后，保教人員的工分全由公社負担，加上公社又訓練了二十二名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教养人員，这样，托兒所和幼兒班就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了。过去，有些媽媽們虽然能下田劳动，但总是“一条肚腸挂两头”，人在田里，心在家里，“老鴉一叫，心惊肉跳”。現在，她們安心地、有說有笑地生产了。

自从办了幼兒班，不仅減輕了媽媽們的家庭負担，孩子們也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們漸漸地养成了爱集体、爱劳动、爱祖国的美德和講衛生、懂礼貌的習慣，并且公歌公舞，改变了那种所謂“野孩子”的習气，人們高兴地說：公社化以后，孩子也变好了。

江心公社实行“六包”以后，社員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他們遵循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正进一步开展增产節約运动，大力發展生产，为公社增加更多的公共积累，爭取尽早地实现机械化。揚子江心的这枝鮮花将开得更美！

注一：这里的土地絕大部分是被焦山和河勒占的，农民說的养和尚，即是养地主。

注二：蘆滩八样，是指蘆柴滩里長的八种野草，即蘆笋、泥蒿子和馬兰头等。

一九五九年十月

吃甘蔗节节甜 上楼梯步步高

——記安徽渦陽紀倫寨人民公社的发展史——

冒弗君等六人調查

安徽省渦陽縣紀倫寨人民公社是有名的“淮北一支花”，又被稱為“淮北的小江南”。這個有名的公社是由極為貧困的十一戶貧農，走組織起來的道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紀倫寨人民所走的道路，是一個不斷革命的過程，是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理論的具體體現。按這裡群眾的話說，就是“吃甘蔗节节甜，上樓梯步步高”。

窮 則 思 變

紀倫寨，象淮北平原上很多地方一樣，過去是多災多難、地薄人窮的地方。這個地方湖洼地很多，解放前，水利失修，不早即澇，群眾說這個地方是“三場大雨，淹到莊戶，十天不雨，干到湖底”。據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二年統計，這裡就發生過不同程度的澇災七次，旱災三次，正好十年十災。這個地方的土質也極壞，據初解放時對紀倫寨鄉一萬四千多亩土地的統計，鹹土和砂礓土占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從來沒有長過莊稼的死鹹土竟占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解放前這裡的糧食產量，一般每亩年產只有五六十斤，上好的年景，每亩也只能收一百多斤，人民的生活如何貧困，可以想見。由於生活的煎熬，解放前紀倫寨鄉八百多戶中經常逃荒要飯的有四分之一以上，出外打長工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向地主借債的有四百六十八戶。

紀倫寨的人民就是這樣在苦難的深淵中掙扎着。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他們要求擺脫災難，擺脫貧困，特別是廣大貧農和下中農的要求更為迫切。

組織起來的第一步

解放初，一九四九年紀倫寨又發生了澇災。一九五零年春天，中共渦陽縣委派了一個工作組到紀倫寨鄉來領導農民生產救災。當時這裡全是單干戶。怎樣渡過災荒呢？經過群眾討論，大家認為要生產自救，就要大搞副業生產，可是一個巴掌打不響，要大搞副業生產，不合伙干就不行了。例如捕魚、打兔、榨油、磨粉，單干戶就沒有那麼多的人力、畜力和資金。紀倫寨有十一戶貧農，一起討論以後提出：“單干不能大搞副業生產，我們就合伙干！”於是他們首先把國家救濟的糧款集中起來作為資金，組織了第一個副業生產互助組，選出了紀明選當組長。這個互助組成立以後，一方面榨油磨粉，一方面打柴製農具，不僅解決了全組五十多人的生活問題，還剩餘一部分錢，買了一頭驢和一頭母豬。這個互助組成立以後不久，就成為生產自救的一面旗幟。大家看到互助組確實比單干強，在黨支部領導下，全鄉很

快組織了五十八个副业生产互助組。这是紀倫寨人民組織起来的第一步。副业生产互助組都很活跃，在生产救灾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可是到这一年秋种的时候，由于副业是互助的，农业却是单干的，农副业不能合拍，組員們都心挂两头，不是怕誤了农业，就是怕誤了副业。这时各个副业生产互助組，都已积累了不少公共财产。有些富裕中农就想分掉公共财产，散伙单干，但是貧农和下中农却坚持繼續互助，他們說：“已經向前走动了，互助組無論如何不能停下来。”大家討論的結果，决定副业互助，农业也互助。这样就进一步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互助組，各个組对农业、副业作了统一安排，农、副业生产都沒有耽誤。

全乡普遍組織了农业互助組，初步战胜了灾荒以后，組員們就进一步要求发展农业生产。貧农、青年团员紀明选、紀保国等雄心勃勃，决心在碱地上試种庄稼。少数保守思想严重的中农諷刺他們說：“这些小伙子就是沒事找事干，碱地能种庄稼，人家早就种上了，还要等你們来摆弄嗎？”但是紀明选、紀保国等并不灰心，他們和老农們一起研究，反复試驗，經過一年多時間，终于試驗成功了，在一亩五分碱地里收了一百多斤籽棉和十八斤麻，打破了碱地不能种庄稼的迷信。于是全乡所有互助組都紛紛改良碱地，这是紀倫寨人民組織起来向大自然进军、改变穷困面貌的开始。

由于普遍組織互助組，經過全乡人民的努力，不仅胜利渡过了灾荒，农业生产也有了初步发展，粮食产量比解放前增长一倍左右。一九五一年紀明选互助組亩产粮食一百七十九斤半，副业收入方面，除去牲畜、农具等公共财产外，平均每人还分得十三元九角。在生产发展中，互助組比单干戶发展更快，互助組的粮食产量一般比单干戶要高出百分之五十。

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組織互助組的期間，在党的领导下，紀倫寨乡进行了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全乡互助組就更加巩固，广大农民組織起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漲了。

摘掉了“穷帽子”

互助組又碰到了一些新問題。互助組不能統一經營管理，不能按計劃生产，安排农活时，爭先恐后，地多的占便宜，劳动力多的有意见，这些問題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了。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經過一九五一年冬天的酝酿，到一九五二年春天，紀明选互助組首先成立了共有二十四戶的第一个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紀倫寨全乡既有农业社，又有互助組，还有少数单干戶。单干好呢还是互助組好？互助組好呢还是农业社好？这是一场热烈的竞赛，也是一場尖銳的斗争。紀明选初級农业社一組織起来，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一九五三年春天，发生一場霜灾，当时麦苗正在拔节，一場晚霜，把麦苗打得象开水烫的一样，完全黄萎了。在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互助組組員和单干戶农民都束手无策，有些人消极悲觀，甚至燒香求神。可是，农业社的社員們，却充滿抗灾信心，他們說：“豆有三花，麦有二芽，只要組織起来及时搶救，一定可以减少損失。”全社社員立即动員起来突击澆水上肥，三天以后，麦苗果然都由黄轉青了。互助組虽然也尽力搶救，但力量有限，只救了一部分。这一年，农业社的小麦，每亩收一百二十斤，互助組的小麦每亩只收六十多斤，单干戶就收得更少。这一次抗灾影响极大，很多农民看得清清楚楚，互助組比单干好，农业社比互助組更好。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广大农民受到极大鼓舞。一九五三年秋天，紀倫寨全乡順利地組織了九个初級农业社，而紀明选的初級社，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三百一十四戶的高級农业社。一九五五年春天，全乡所有农业社又合并起来，建立了一个一千零六戶的高級社——曙光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乡規模的高級社組成以后，显示了更大的优越性。首先是兴修水利，全社统一安排，行动一致，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兴修的水利工程逐年增多。一九五五年共做土方二十七

万立方米，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激增到六十七万立方米，大大加强了抗拒水旱灾害的能力。其次是改良土壤，全社总结出客土垫碱地、碱地大翻身、洼地筑台田、改种水稻等办法，统一规划，掀起向碱地进军的高潮。全社二千八百多亩碱地很快全部改好，变成了良田。第三，积极进行生产改革，扩大了夏收作物的比重，增加了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改用了良种。一九五五年试种水稻成功以后，改种水稻的面积逐年增多，到一九五八年全社改种的水稻已达到五百多亩。第四，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全社提出栽果树、栽芦葦、栽荆条、栽蒲草、栽金針菜、栽菱、栽藕和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养鱼、养兔、养蜂、养蚕的“七栽”、“八养”运动，使多种经济生产有了显著的进展。由于发挥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全社农、副业生产蒸蒸日上。一九五五年，粮食单产提高到二百三十二斤，副业生产收入平均每人十七元四角；一九五七年粮食单产又提高到三百一十七斤半，副业收入增加到二十六元五角。

自从一九五五年成立一千多户的高级社以后，全社就不但不再要求国家救济，而且年年卖余粮给国家，一九五五年卖余粮四十八万斤，一九五六年卖余粮五十七万斤，到一九五七年就增加到八十一万斤。从此，纪倫寨就摘掉了“穷社”的帽子，开始向更加富裕的道路迈进了。

为了更大的富裕

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曙光一社同样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当生产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农业社就无法适应这种新形势了。在兴修水利方面，农业社由于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方面的限制，很难在短时期兴建河网化这样艰巨的工程。当时的二十多个农业社，每年能够抽出兴修水利的劳动力只有六千多人，全面实现河网化就需要十年左右。不能实现河网化，就不能彻底消除旱涝灾害，就不能实现水稻化，粮食产量也就不能迅速提高。以曙光一社为中心的周围许多农业社的规模仍然不大，小的只有二三百户，大的也只是一千多户，既要发展农业生产，又要发展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劳动力很难安排。各个农业社积累的资金，看来是很多的，但是要单独购买大型机械农具却有困难。有一千多户的华光社，一九五八年春天曾想购买拖拉机和抽水机，由于一个社的资金有限，结果没有买成。各个农业社生产的发展也不平衡，有些社由于生产条件差，不能很快地改变贫困的面貌。总之，农业社的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全面大跃进的要求了。

这时群众要求组织大社的越来越多了。各个农业社的社员们都议论纷纷，有些社员在走亲戚的时候都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春天，曙光一社社员张景邦到泽光社他的闺女家走亲戚，张景邦说：“现在要组织大社了，将来生产常在一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他的亲家靳化章说：“谈到并社，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要一谈就成，组织大社以后，我到大社养猪去。”曙光四社江东庄生产队长江玉全一心想并成大社，他说：“现在虽然组织了农业社，生产还是使不上劲，把几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生产就发展得更快，日子就可以过得更好了。”他开会征求社员们的意见，社员们一致要求和附近的曙光一社合并。江黄寨、江西庄、前王庄等生产队听说江东庄生产队要和曙光一社合并，也都写了申请书要求并社。群众迫切要求组织大社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浪潮。

进一步组织起来，不仅在群众思想上有了准备，在组织上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早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为了加强农业社的业务领导，交流生产经验，有计划开展大协作，各个乡都以较好的农业社为中心，成立了联社委员会。这种联社，一般都包括三四个农业社或四五个农

业社，有的一两千户，最大的有四千一百多户。

在这种形势下，一万三千二百多户的紀倫寨人民公社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公社是以曙光一社为核心，联合周围二十多个农业社办成的。广大社员兴高彩烈地说：“今年盼，明年盼，睡觉做梦都想办大社，现在高低盼到了。”

公社威力无穷

紀倫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立即发挥了公社的强大威力，体现了比农业社更大的优越性。过去农业社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成立公社以后办到了。农、林、牧、副、渔各种经济，水利建设，工业交通建设，文化教育事业，集体福利事业，真是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掀起了全民大跃进的新高潮。

紀倫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立即放开手来大干水利工程。公社拟定了在全公社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河网化的规划，为了实现这个巨大的计划，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全公社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力达一万七千多人，分三条战线同时作战。一部分人参加了整个淮北河网化工程中九条大干渠之一的界（首）洪（澤湖）新河工程，一部分人有重点地在紀倫寨大队兴修河网化工程，同时各生产大队还组织一部分人在本队开沟挖塘，修建一些较小的工程。一冬一春，除了在界洪新河工地上做了九十八万立方米以外，在社内共做一百二十五万立方米，新开十二条大河道（河面宽三十米到四十米）。其中在紀倫寨大队就开了八条河道，总长十八里，河网水面已占土地面积百分之六点八，基本上实现了河网化。河网化工程在一九五九年抗旱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全公社统一安排水源，紀倫寨大队河网里的水，向南送到江集、永光等大队，向北送到四里桥、三里庄等大队；江老家大队河网里的水也送到郑小集等六个生产队，大力支援了各队抗旱的用水。河网里的水由于和地下水已经连接起来，在抗旱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河网化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用河网里的水达十五万到二十万立方米，保证全公社十多万亩秋庄稼在抗旱中有百分之九十浇过一遍到两遍水。一九五九年夏秋之间，这个公社虽然三个多月没有下雨，蒸发量平均每天达到十毫米左右，真是“烈日炎炎如火烧”，但是在辽阔的田野里，不是“田中禾苗半枯焦”，而是一片青绿。全公社不但没有因旱成灾，而且获得了全面丰收。

紀倫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用先进带动落后的方法，促进农、林、牧、副、渔各种经济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公社党委在全社统一作了安排，一方面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加强对困难队的领导，一方面决定以生产上较好的紀倫寨、紀王场、江集三个大队为重点，在全公社有计划地开展协作，带动比较困难的生产大队。一年来，仅紀倫寨大队支援全社各大队的鱼苗就有二千八百多万尾，各种树苗（包括很多果树）八十四万棵，桑蚕种八十四张，蓖麻蚕种一百二十二盒，小鸡六万多只。在最紧张的抗旱期中，紀倫寨大队还抽出一部抽水机和十一部马拉水车支援其他生产队。由于用先进带动落后，仅仅一年时间，永光、华光、四里桥、三里庄、黎明、许沟口等六个困难队就改变了贫困面貌，赶上了富队或一般队。永光大队过去生产条件差，产量很低，一九五九年公社支援这个大队八十四头牲畜，又开展协作，帮助这个大队挖了两条大沟，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很快变了样子，仅仅早秋作物就收一百多万斤，可抵上一九五八年一年的收成。

紀倫寨人民公社发挥公社规模大、活动范围广的优越性，在全社合理安排土地，根据土质情况，因地制宜，划成水稻、棉花、黄豆、红薯等许多大面积作物区，连片生产，充分发挥了土地潜力。这种做法也便于管理，便于协作，便于安排茬口，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例如江集大队有六百多亩土质适宜于种棉花的土地，过去分属于三个农业社，每年播种时，这个社

要种棉花，那个社要种高粱，很难统一，有时还鬧糾紛。办公社以后，这里划成一整块棉区，組織植棉专业队管理，棉花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紀倫寨大队有一块一千多亩的洼地，适宜种水稻，过去也是三个农业社的，种的作物不能一致，办公社以后，这个大队实现了河网化，将这块洼地划成一块成片的水稻区，組織了一个水稻专业队，負責稻田管理，一九五九年水稻也获得大丰收。紀倫寨人民公社还有計划地調整了許多“插花地”，总計公社与外部調整的“插花地”有一万四千亩，公社内部調整的“插花地”有二万三千多亩。这些“插花地”調整以后，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而产量可以提高一倍以上。

紀倫寨人民公社还购买了大批机械农具和交通运输工具，不仅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保证了及时耕作，对一九五九年抗旱也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以后，共购买了三部拖拉机、四部抽水机、六部馬車和一百八十部胶輪平板車，共花十二万多元。社員們高兴地說：“人民公社一露头，不知不觉地就买了这許多机械农具和交通运输工具，再办三五年，不知能办多少大事呢！”这些新买的机械农具在生产中已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五九年春天，由于用拖拉机扶紅薯壟子，保证三万多亩春紅薯在雨后及时栽完，在生产上一开始就争取了主动。在收割小麦和播种黄豆时，又繼續发挥机械农具的作用，搶收搶种，又及时种好三万多亩黄豆。各种农作物由于种得早，在一九五九年严重的干旱中耐旱保墒，大大加强了抗旱能力。社員們說：“如果不是用拖拉机搶耕搶种，象去年这样大的旱年，紅薯和黄豆一半也种不上，更不用說获得丰收了。”

此外，紀倫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还在社內修建了三百多里的公路和大道，新建和扩建了三百多个社办工厂，积极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从各方面显示了人民公社无穷无尽的威力。社員們說：“人民公社的威力真大，万众一心，能够移山倒海。”

淮 北 的 “小 江 南”

紀倫寨人民公社成立后仅仅一年多時間，現在已經开始实现了“变淮北为江南”的宏伟理想，出現了一片江南風景。这个公社的許多地方，現在已經是河网纵横，綠树成蔭。所有的河网里，都盛着盈盈的綠水，碧水清波之上，鵝鴨成群。河网两岸是成片成片的水稻田。这个在历史上只能种旱粮的地方，現在种水稻已經再也不是稀奇的事情了。水稻的种植面积正随着河网化工程的进展而迅速增加，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改种的水稻已达一万五千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公社的养蚕事业也正在飞跃发展。公社現有很多养蚕厂和桑园。桑园里一片蒼翠，不但有本地桑，江苏南部的“湖桑”也在这里落了戶。果树园更是比比皆是。果树中有桃、杏、李、梨、枣、石榴、葡萄、苹果，春天鮮花滿树，夏秋果实累累，从夏到秋，水果不断。全公社所有的河渠沟塘里都养了魚，已完全做到“有水就有魚”。在很多綠树蔭下，放着一排一排的蜂箱，蜜蜂成群地在花間飞舞，忙着采蜜。总之，在紀倫寨人民公社，不論是农业生产，或是林业、畜牧业、付业和漁业生产，在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已获得了全面的飞跃的发展，赶上了江南。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到三个多月不下雨的严重干旱，但是仍然获得全面大丰收，全年粮食单产已达到六百多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綱要提出的指标，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四。到一九五九年年末，全社已超额完成了一九五九年全年出售余粮一千四百三十二万斤的任务。在多种經濟方面，发展更快。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公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統計，全公社养猪一万五千五百多头，在公社成立以后的一年中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养羊四万五千七百多只，增加二点七倍；养家禽十五万七千多只，增加一点七倍；养蚕二百二十七盒，增加百分之七十八点七；养蜂一百六十七箱，增加二点七倍；养魚一千零五十一万尾，增加一点五倍；

果树面积二千七百三十六亩，增加二点一倍。这样高速度的发展，在过去农业社的时期是从没有过的。

这个公社的紀倫寨大队原来比較富裕，办公社一年更如锦上添花。这个大队現在有“五多”：第一是粮食多。由于实现河网化，一九五九年改种的水稻由一九五八年的五百二十九亩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亩，平均亩产七百一十三斤。第二是果树多。全队現有各种果树五十一万多棵，平均每人合一百二十棵。其中从解放以来陸續栽的果树，現在已有二万五千多棵开始結果了，一九五九年全队共收水果达一百九十六万斤，平均每人合水果四百八十多斤。第三是猪多。全大队养猪五千三百多头，平均每户五点六头，每人一点三头。第四是家禽多。全队养鸡三万四千只，平均每人八只以上。第五是魚多。全队共养魚一百二十九万尾，如果以每尾一斤計算，平均每人就合三百多斤。

随着生产的巨大发展，紀倫寨人民公社社員一九五九年每个劳动力的收入預計比一九五八年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社員的生活也显著提高。根据紀倫寨八十四戶的統計，办人民公社一年来，棉被已由三百七十二条增加到四百七十八条，被单由六十四床增加到一百二十八床，卫生衣褲由七十二件增加到一百五十四件，毛綫衣由五十二件增加到九十三件，热水瓶由五十八只增加到一百零五只，胶鞋由一百零一双增加到二百一十二双，鋼笔由一百二十五支增加到二百一十九支。所有的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都增加了一倍左右。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社員們編了一首民歌描述今天的紀倫寨說：“粮滿仓，魚滿塘，猪羊滿圈，牛驴驢馬拴成行。一年四季有花果，走路树蔭遮太阳。耕地使用拖拉机，抽水灌溉有河网。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是細布衣裳。”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同时兴办了許多集体福利事业。社員們人人心情舒暢，意气風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紀王場大队有个貧农社員米杰然，有五个孩子，小的两岁，最大的才十岁。公社成立前，大孩子在家看顾小孩子，二孩子下地割草，米杰然的妻子由于孩子的牵累，很少干活。公社成立以后，大孩子和二孩子进了小学，三孩子进了幼儿园，四孩子和五孩子进了托儿所，夫妇两人无牵无挂搞生产，在生产队里双双被評为模范，得到了奖励。米杰然的妻子現在走路都唱歌。有人問她为什么这样高兴，她說：“办了人民公社，孩子上学的上学，进托儿所的进托儿所，自己一心一意忙生产，有吃有穿，怎么不高兴呢！”

紀倫寨人民公社一年多来的輝煌成就，显示了人民公社强大的生命力。人民公社就象初升的太阳一样，放出了万丈光芒。紀倫寨人民公社的誕生和成长，有力地說明了：“人民公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經濟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風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产物。”

一九六零年一月

富有光荣革命历史傳統的公社

——安徽来安半塔人民公社調查——

刘建中 刘万邦 張煥瀛 張 目

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人民公社是一个群山环抱、丘陵起伏的地区，方圓有二百四十四平方公里，是安徽省最早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陈毅、譚震林等同志，都曾在这里指导过华中地区的抗日战争和群众运动。一九四一年，这里就成立了淮南地区第一个拥有十八户农民的互助組。这个互助組經受了炮火的考驗，革命胜利后又沿着党所指出的方向，經過初級社、高級社，发展为現在的拥有三千八百一十九户、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二人的半塔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后，这里的人民又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向大自然进军，改变了穷山恶水的面貌，在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使生产大幅度地增长。一九五九年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八百六十斤，总产量达到五千三百零二万二千四百四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粮食产量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合三千零二十二斤。

英雄人民志气大

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党的組織来到了半塔乡。在党的领导下，这里开展了轟轟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以后，一九四一年半塔乡大余郢村的十四户貧农、四户中农，組成了一个互助組。全村十九户，只有一户地主除外。組員說：“大余郢十八户，奸头老尹（地主）不在数。”这个互助組組織起来以后，得到了党組織极大的关怀，許多負責同志亲自培植。組員們的生产情緒很高；劳动效率比单干时提高了百分之六十，粮食产量也比单干农民每亩多收四十斤左右。这个互助組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決心和生产成就，曾得到毛主席在延安一次报告会上的贊揚。他們对党无限忠誠和信任，对革命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一九四六年，国民党的反革命炮火在这里打响以后，組长駱騰云召集大家开会，动员随軍北撤。貧农組員說：“沒有二話說，党走到天边，我們也要跟着。”当时，十四户貧农牵着一九四三年淮南行署獎給他們的一条大牯牛，带着部分生产工具，离开了家乡。在撤退途中，他們多次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有七户組員被敌人冲散，被迫回乡；下余七户繞道洪澤湖，通过隴海路，撤到山东，轉向东北。北撤的这七户，每到一地，就紡紗砍柴，自給自足，还帮助当地群众生产，始終坚持着互助，胶东群众称他們是“炮打不散的互助組”。一九四七年秋天，东北吉林省通化县戚家湾的广播站广播：“感謝淮南駱騰云互助組的帮助，使我們提前五天完成秋收任务。”通过帮助生产和宣傳，当地群众在党委的领导下，紛紛酝酿和成立互助組，他們說：“淮南来个互助組，带动我們也来互助。”随着反革命武装的消灭，一九四九年春天，他們从遥远的东北胜利地回到了故乡。这个互助組的胜利回乡，对周圍群众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到一个月的時間，他們的互助組就发展到二十九户，周圍村庄也接連成立了四十八个互助組。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在

偉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刚一結束，一九五二年春季，他們在互助組的基础上，办起了大余鄧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級社的成立，也就是他們向大自然宣战的开始。全社抽出二十名强劳动力干了两个月，修了一个水塘，第一次把十三亩旱地改为水田，亩产水稻三百四十斤，比未改种前增产五倍。水稻在这里获得史无前例的大丰收，鼓舞了广大群众向大自然开战的信心。全乡群众都到这里来参观，要求帮助他們办社。在乡党委的领导下，大余鄧合作社立即派出徐翠友、周彩云、徐翠英等六人作为建社骨干，到全乡各地帮助建立合作社。同时，全乡四十二个合作社的社員都一致选举駱騰云为乡联社社长。群众說：“十三亩旱地改水田，把全乡互助組都改成合作社了。大余鄧是榜样，我們跟着它学。”大余鄧从办互助組开始的光荣的斗争历史，永远鼓舞着人們。在发展生产中，全体社員忘我劳动，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始終走在前面。一九五五年春天，他們又成立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級社成立以后，生产面貌和人民生活面貌，比初級社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九五七年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已达四百二十斤。

在高级社时期，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富有革命傳統的社員們并不滿足。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公布后，激起了人們更大的干劲。他們决心再努一把力、更上一层楼，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美丽。当时，摆在他們面前的任务是彻底改变这里的穷山恶水面貌，使生产更迅速地发展。但是当他們朝着这个目标奋勇前进的时候，却越来越感到原来的高級社組織形式不适合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傳來后，半塔乡八个高級社的群众热烈拥护，欢欣鼓舞地联合組成了半塔人民公社。从此，这里开始进入了一个嶄新的历史时期。

穷山恶水变了样

半塔乡原有一部分天然山林，但是經過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反复扫蕩和解放战争时期蔣匪軍的摧殘，变成了一片荒山秃岭，水土严重流失，山洪为害，使山下土地也受到破坏。当地群众說：“山洪爆发人人怕，好地变成石和砂，綠豆长得象鸡爪，秫秫一尺出天花。”三棵柳村有九百八十亩土地，紧靠賈大山，原来每亩一年还能收七十多斤粮食，一九三九年被山洪全部冲坏，十年不长庄稼。就是离山較远的小高鄧、馬厂等地，也常受洪水的冲刷，产量不高。解放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历年植树造林。但由于合作社規模較小，人力、物力都还不够充足，大規模地进行綠化造林、水土保持工作，是有困难的。原馬厂农业社，早就想在二十里长山上大栽树木、保持水土。但这个社只有六百多名劳动力，邻近的丁城、松鄧等农业社，由于受山洪危害較小，不願意联合起来封山育林，所以二十里长山始終綠化不起来。整个半塔地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只栽了四百一十万棵樹，由于沒有通盘规划，栽植分散，未能成林。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公社党委就把綠化山区、保持水土，当作一項保証进一步增产的战略措施抓了起来。他們对二百四十四平方公里、三十六万多亩山面的土地，作了統一规划。根据地形、土质，因地制宜地划分为用材林、果木林、經濟林等三种植樹区。按照这个规划，除了六万七千多亩耕地和两万多亩留待开垦的荒地，以及四万亩已經綠化的土地以外，还有二十三万亩荒山空地需要植树造林。同时，还要大挖魚鳞坑、大搞梯田化，进行一系列其他的水土保持工程。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一九五九年以綠化二十三万亩的一半計算，就需要十二万个劳动日，六万元的資金，这在过去由少数农业社去搞，是无论如何难以完成的。可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能集中更多資金，能在更大範圍內調配劳动力，所以只用了一个冬春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公社党委在领导植树造林、全面绿化运动中，采取了专业经营和全民突击相结合的办法。他们首先抽调了四百名劳动力，建立了九个林场作为绿化基地，负责培育树苗，学习植树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发动了十二次共十二天的全民植树造林的大突击运动。每次出动劳动力近万人，编成队伍，扛着大红旗，敲着锣鼓，浩浩荡荡地开上山头。这样大规模造林所需要的树苗，林场供应不及，同时山地植树还需要用炸药轰开山石，公社就拿出五万六千元到外地购买树苗和炸药。山上石头多，土质坚硬，挖树坑需要大量的洋镐，社办的铁木厂就及时赶制了四千五百把，满足了需要。为保证植树大军在山上吃饱吃暖，公社食堂就搬上了山头，建立了“行军灶”。为了保证社员的安全，社办医院的医生、护士，也在山头设立了临时诊所。真是千条绳万条绳拧在一起，齐为绿化山区而努力。

有革命传统的半塔公社的人民，在全面绿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冲天干劲。他们常常以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学习互助组克服万难跟着党走的毅力，勉励自己，以英雄气概，战胜各种困难。党的八大代表、六十岁的老社长骆腾云带头上山植树。姬翠兰等五十一名女社员，在严寒的冬天，爬山破石，突击一天，植树八千五百棵。在绿化烈士塔周围的万亩林时，社员劲头特别大，半塔大队四百七十人奋战两天，植树一千五百多亩。山上土坏，社员们把山下的好土抬上来，垫坑栽树；山上缺水，社员们就从山下一担担地挑上来，浇灌树苗；山上石头多，社员们就用炸药轰、洋镐刨。到处是植树的人群，到处是嘹亮的歌声，到处是红旗飘扬，到处是轰山的炮响。群众说：“过去与敌人战斗的时候，我们会把红旗插上了山头，今天为了绿化家园，我们又把红旗插上了山头。”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体社员的艰苦奋斗，现在全公社绿化面积已达十七万二千亩，其中新绿化面积达十三万二千亩，共栽树三千三百五十七万棵，平均每人一千九百多棵，另外还培育了七百二十亩苗圃。果木林中栽有阳山梨、肖县葡萄、烟台苹果、良乡板栗等。经济林中栽有茶树、桐树、漆树、桑树等。园林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党员植的“七一林”、团员植的“共青林”、妇女植的“三八林”、复员军人植的“八一林”、少先队员植的“少年林”等等。一眼望去，到处葱葱绿绿，一片树海。过去人烟稀少的二十里长山顶上，现在也尽是笔直的树行和片片的果园。

植树造林工作，主要是通过突击运动短期完成的，为了使树木长大成林，公社又做了长期的安排。一方面把九个林场附近的六万多亩树木划给林场管理；另一方面又抽调有植树造林经验的老农二百四十多人，组成八个林业专业队，负责林木的维护管理。此外，公社还发动社员在山上挖缓水拦沙壩三百三十五道，鱼鳞坑一万三千三百个，修梯田两万七千亩。由于有了大量树木，又修了这些保持水土的工程，有时来势极猛的山水终于被制服。

半塔公社实现了绿化，搞好了水土保持，带来的好处说不完。首先，由于制止了水土流失，使坏田变成了好田。原双山、陆郢、涂郢等三个生产队一千三百亩被水冲刷得亩产只有几十斤的土地，由于制止了山水，挡住了砂石，再加上精耕细作、多施肥料，亩产已达到八百二十斤。其次，植树造林增加了公社的收益。九五九年，单苗圃收益即达六万七千元。果木林、经济林成长起来以后，收益将更大。此外，树枝可以编成各种用具，有些树叶还可以喂猪。将来生产出大批水果除作商品外，还可以改善社员生活。

半塔人民公社在实现全面绿化、大搞水土保持的同时，还大力兴修了水利。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公社组织了五千名精壮劳动力，在全公社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彻底整治了很早以前被山洪冲成的龙潭河、双澗河、张营河等十八条河流，在山区兴建了十五座水库、三百八十五亩水塘、五十道拦水壩，并开挖引水沟六十四条，形成了水库群、塘壩网。其中包括劈开戚家洼后山头的一道四里长、五米宽的大沟。这些工程虽然十

分艰巨，但是，公社利用了自己的优越条件，都胜利地完成了。一年来，他们共完成土方一千二百一十多万立方米，超过解放九年来水利工程土方的总和。目前全部工程蓄水能力已达到两千七百八十万立方米，保证了全社六万七千六百五十四亩耕地全部得到了灌溉。公社并在龙潭河兴建了一座水电站，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白天加工农付产品，晚上照明。山窝里第一次有了电灯，群情欢腾，社员高兴地说：“公社带来夜明珠，农村象个城市样。”

人 少 地 多 能 高 产

穷山恶水面貌的改变，对半塔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一切有利的条件都需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半塔公社的特点是地多人少，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迅速发展生产仍是不可能的。

半塔公社共有六万七千六百多亩耕地，但是只有五千二百二十七名劳动力，平均每个劳动力要负担耕地十三亩。劳动力不足，再加上其他原因，使这里历史上一直是广种薄收。解放前最好的年成，每亩平均只收六十斤。劳动力不足还使这里年年都有一部分土地被抛荒。解放后，劳动生产率逐年有所提高，但还不可能彻底解决地多人少的问题。长期以来，社员们都把地多看成是个“包袱”，他们说：“能把地种出来就算不错啦！那里还谈得上精耕细作呢？”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党委经过多次研究，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当作一项战略性的任务抓了起来。公社采取了以下几个办法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第一，合理安排，组织协作。公社成立以前，各个高级社的土地数量和劳动力分布很不平衡。土地多的社，一个劳动力要负担十九亩，土地少的社，一个劳动力只负担九亩，因此单位面积产量悬殊很大。马岗高级社人少地多，农活忙不过来，耕作粗放，产量比半塔高级社每亩低九十斤。公社成立后，党委首先对各个大队（原高级社）的土地作了适当的调整，以便进一步发挥土地和劳动力的潜力。对农活也作了合理安排，凡是可以提前做的事都尽量提前完成，避免农活集中，劳动力过分紧张。“一早百早，步步主动”，已成为公社领导生产的指导思想。例如夏收农具的制造、整修和麦场的准备，都在夏收前二十天做好了。能够提前播种的作物，也尽量提前播种，争取早熟早收，使农活错开。尽管这样，由于农作物受季节的限制，每年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仍然是两个农活非常繁忙的时期。在这个关口上，公社就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全社范围的大协作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半塔大队水稻多，马头大队旱粮多，这两种作物虽然都在秋季收割，前后却相差几天，公社就从马头大队抽调二百名劳动力，支援半塔大队收割水稻，然后又从半塔大队抽调劳动力支援马头大队收割旱粮。这样的协作使两个大队都顺利地完成了秋收任务。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提前七天完成秋收任务。

第二，大力改革工具。旧式工具效率低，使用起来费力。以运输为例，过去这里送肥、运庄稼，都是用人背、肩挑，就象群众说的“生在穷山窝，肩不离挑，背不离驮”。运输上占用的劳动力是很多的。公社成立后，党委为了更好地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特别重视工具改革工作。他们首先重点地改革了运输工具，一九五八年冬，公社党委向全体社员发出了“家家是工场，人人是工匠”的号召，掀起了一个三自运动（自制、自用、自保管），制成小车子两千八百四十部，实现了运输车子化。单此一项，每年即可节省劳动日一百一十八万多个。社员说：“小小扁担两头尖，农民吃苦千万年，公社实现车子化，多干活来少流汗。”与此同时，把其他工具也都进行了改革。例如水利工地上实现了运卸自动化，到处是“天上‘飞机’攻”（空中运土）“地上‘火车’冲”（万斤滑车），运土工效由原来每人每日十八立方米提高到五十二立方米。由于大力推行工具改革，全公社共节省三百二十万个劳动日，相

当于增加劳动力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个。

第三，举办集体福利事业。过去尽管劳动力比较紧张，但还有大批劳动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公社成立后，办起了公共食堂一百一十九个，托儿所七十六个，使三千三百一十四个妇女劳动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生力军。

第四，大搞有助于节省劳动力的基本建设。首先，在兴修水利的基础上，在三万七千亩土地上实现了自流灌溉。在一九五九年特大的旱情之下，水库闸门一开，水就自动流到田里，大大节省了提水、车水的劳动力。其次，兴办了为农业服务的社办工业。一九五九年，社办工业提供了效率高的新农具一万三千件；提供了土化肥、颗粒肥料十八万六千担。土化肥和颗粒肥料的使用，节省了积肥工九万二千个劳动日。此外，公社还购买了两部拖拉机、一部抽水机、一部柴油机，共节省劳动力六百个。

公社成立以后，由于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解决了人少地多的矛盾，这就使更全面地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成为可能。一九五九年，公社全部土地都实现了园田化。三万八千多亩夏收作物，有一万三千多亩深耕一尺以上，两万五千多亩深耕八寸以上。水稻田也普遍多耕二至三遍，多薅三至五交。全部作物都做到了良种化、合理密植。因此，一九五九年粮食亩产量达到八百六十斤。马厂、涂郢、大院子等生产队，有二百十三亩水稻，由于实现了自流灌溉，采用了桂花球良种，实行了二乘五寸密植，每亩施肥二千多担，再加上精细的田间管理，亩产达到一千一百四十斤。全社象这样的高产田有一千多亩。

现在，“地多”再也不是半塔人民公社的“包袱”了。相反，为了迅速发展生产，进一步提高粮食的总产量，他们还感到有扩大耕地的必要。因此，公社党委贯彻了多种多收与高产多收并举的农业生产两条腿走路的增产方针，在保证原有耕地不断增产的前提下，开垦荒地近两万亩，一九五九年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收成粮食四百多万斤。大余郢大队在万山头上新开垦种植的一百零七亩山芋，经过精耕细作，达到亩产一万一千斤。

半塔人民公社生产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的生活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一九五九年工农业总收入除去以百分之四十留作公粮、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行政管理费用以外，其余作为分配部分，平均每人分得一百一十四元九角。如果加上社员家庭付业收入，平均每人收入一百四十元以上。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提高了，一年来公社办起了一所普通中学，一所农业中学，小学教育方面，适龄儿童已经全部入学。在讨论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大会上，马厂大队女社员余秀英说：“我们的底子是一炮打不散的互助组，公社成立一年又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公社好比铁打的江山，越来越好。”

十万人 的大公社

——安徽南陵弋江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安徽南陵县委委员会

安徽省南陵县弋江人民公社，位于青弋江西岸二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弋江平原上。它是在一年多前由五乡一镇、四十八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的。全社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七户，十万余四千七百九十人，耕地面积十九万亩，人口和耕地都占了全县的三分之一。若问这个公社有什么特点，社员们自豪地说：“我们是十万人 的大公社。”

十万人 的大公社能不能领导好呢？有的人说：“公社家务大，业务复杂，干部年纪又轻，怎样能把这样大的公社领导好呢？”事实驳倒了这种人的非议。我们党、我们的干部能把规模很大的公社领导好。弋江人民公社 年来的生动事实，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

十万人 的弋江公社，家务大，干部多，开始时经验不足，要把公社领导好，的确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弋江公社的领导干部，一方面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实践的經驗。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他们采取了分线作战、块块包干、抓住关键、抓紧两头、一竿到底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年多以来，把公社领导得十分出色。

抓关键 办大事

弋江公社成立后，摆在公社领导面前的工作，真是不少，究竟从哪里着手呢？公社党委经过集体研究之后，决定利用社大力量的优越条件，首先办理几项对全社生产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这里有一条孤峰河，起源于泾县孤峰山，全长七十里，从南向北穿越全社。过去人们叫它“孤峰祸”，每年雨季，洪水暴发，沿河两岸八万亩的庄稼都要遭到不同程度的危害，轻则减产，重则无收。如新陶大队（原新陶高级社）有三个大涝（洼地），常年因洪水侵袭，融土冲刷干净，产量很低。群众说：“新陶新陶，有三个大涝，若问产量有多少？高的不过三百关，低的只有二百三。”又如东河大队（原东河高级社）有个一千三百亩水田的开花湖，群众说：“开花湖，年年开花不结果。”公社建立前，沿河的十二个高级社，曾经想联合起来根治孤峰河，但计算一下，需要六十万个劳动日，几十万元资金，工程浩大，修不起来。社员叹息说：“社小难办大事，眼巴巴地望着洪水作怪，没法制服它。”

由四十八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弋江公社建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社大、人多、资金雄厚，因此只要对生产有利，工程再大，对公社来说，也不在话下了。一九五八年冬，在公社统一领导下，由党委书记挂帅，组成水利指挥部，决心制服孤峰河。他们集中了四千个劳动力，大战三个月，在孤峰山下挖通了一道长八里，宽三十米，深九米的排洪道。

排洪道要穿过柏山渠，要在柏山渠上面建溢水道，建筑工程很大，共需費用六十萬元，当时还缺乏鋼筋水泥。公社党委就发动群众，采取土办法，在柏山渠东西流的总干渠上砌成一个拱形石桥，桥上再修一个南北流的石槽，接引排洪道。槽子完全用石头砌成，沒有鋼筋水泥，便用糯米熬成糊拌石灰澆灌石縫，同样坚固。两个水槽，一上一下，互相交叉着，群众称它做“桥上桥”。修“桥上桥”需要料石二万多方，公社党委动員了六千人突击搶运石料，以供施工之用。社員張生容独自背了一块方料石，从四十里路外送到工地，他說：“我活了六十多岁，眼睛都望穿了，如今果真修筑‘桥上桥’，我也送块料石表表心意。”分洪工程修得又快又好又省，只花九萬元。为了把孤峰沿山的洪水拦蓄起来，用于灌溉，公社又組織四千人，在南部丘陵地带修筑了七座水庫。上述这些工程修好后，立即发挥了效用。一九五九年春末夏初連續三次大雨，降雨量二百七十多毫米，凶猛的洪水馴服地流向青弋江，有的則被拦蓄在水庫里，孤峰河保持半河水。从此沿河两岸免除了洪灾，荒滩变良田，低产变高产。东河大队的开花湖，一九五九年花开的美，果結的大，双季稻两季亩产达一千三百多斤。仅这一項工程，就使全社增产粮食一千余万斤。因此，現在社員又把“孤峰禍”叫做“谷丰河”了！

洪澇的問題虽然基本解决了，但对于全社粮食增产具有关键意义的，还在于整修貫穿全境的柏山灌溉渠，扩大灌溉面积，彻底解决全社十七万亩水稻的用水問題。柏山灌溉渠是一九五三年兴修的，以后逐年增修，到公社建立前，总干渠和大中小支渠，总长二百公里，受益面积已有十一万亩。当前的問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全面整修，綜合利用。这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仅土石方工程就有三百万立方米。公社在治理孤峰河的同时，又动員了八千人大力整修柏山渠。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增挖各个支渠，总长达七十五公里，还把支渠延伸到圩区，实现圩区灌溉自流化。对总干渠进行了清淤工程，整修了总干渠和东西两大干渠，現在渠里能通行小船，渠堤上能通行小汽車。經過統一整修，渠道已分布在全社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上，灌溉面积由原来十一万亩扩大到十六万八千亩，其中自流灌溉由原来九万亩扩大到十四万零四百四十亩。在用水方面，过去各农业社从自己的小集体利益出发，对于灌溉渠的使用不尽合理。位于渠道上游的社水用得少，下游的社水用得多，有时还用不到。現在，公社党委专门有一个書記掌握灌溉管理处，統一調度，定期开閘放水，对各大队規定放水用水日期，并制訂先下游后上游、先高田后低田、先急后緩的用水公約，正确解决了上下游用水的矛盾，杜絕了浪費水源的現象。

在保證灌溉的前提下，公社党委又大抓綜合利用水源，一九五九年春天发动全民动手，在十二天内建成水力站二十二个，使粮食、棉花、油料、飼料等加工都以水力作动力。一年可节约劳动日三十多万个。另外，还建設水力发电站三个，发电能力三百五十瓩。在大办水力（电）站时，缺乏动力設備，公社机械厂集中了一百二十多名的木、鉄工人，由一个公社党委書記亲自领导，与工人一起研究进行仿制，在九天内迅速制成了二十四部木制水輪机。

此外，公社还利用雄厚的人力物力，使其他基本建設都搞得又快又好。例如，南陵城到弋江鎮相隔三十里，原来是条泥土小路，弋江出产的稻谷、棉、麻及其他各种产品，均靠人力肩挑和独輪車运输，很不方便。公社成立后，抽調二千人，花了三天的時間，就修好了一条沙石路面的大馬路，不管晴天或雨天，汽車通行无阻，大大便利了运输，节省了劳动力，加速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弋江公社建立后，在短短的時間里，兴修許多規模如此巨大的工程，单是这一条，就足以駁倒那些所謂“社大家务大，难办事”的謬論。

抓两头 帮穷赶富

公社成立前，四十八个农业社之間在自然条件、生产基础等方面，悬殊頗大。公社成立后，各个队合在一起一比較，經濟方面的穷与富，生产方面的落后与先进，就显得很突出。公社党委依靠大公社人力物力雄厚的优越性，发揚社会主义协作精神，采取抓两头带中間的领导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問題，使生产較差的地方很快把生产搞好，使穷队迅速赶上富队，做到了共同跃进。

弋江人民公社共有三十一個大队，其中有六个大队生产比較困难。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地多人力少，农活安排不开；生产資金缺乏；耕畜、农具不足；领导比較薄弱，骨干較少。公社为了帮助困难队发展生产，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在全社范圍內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解决困难队劳动力不足的問題。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每逢春耕和秋收，农活十分集中，过去困难队在这个关口上往往由于劳动力支配不开，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如西七大队座落西七联圩，这个圩是个鍋底形，四周高中間低，过去每年春耕夏种，由于忙不过来，只好采取“走边”的办法，先在周圍栽秧，等大忙过去了，中間能栽多少是多少，栽后也沒有功夫管理，生产就搞得較差。现在公社大人力多，問題就好解决了。从一九五八年秋耕到一九五九年秋收，每逢忙季，公社都从劳动力較多的十五个大队，抽調劳动力协助劳动力不足、生产較差的几个大队。四次总計抽調劳动力三千五百人（計做工作日三万四千多个）。这样的协作，对双方都有利，劳动力不足的队，由于实行协作，生产能够赶上；劳动力多的队，通过等价交换，也增加了收入。其次，对困难队生产資金缺乏、耕畜农具不足的問題，公社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解决。一是从雄厚的公社积累中，抽調一部分資金貸給困难队；一是通过等价交换，发动队与队之間相互支援。一年来公社对困难队投放貸款二十七万元，购买了二百余头耕牛、大批化肥及其他生产資料。一九五九年春耕生产时，肥源充裕的东河、柿壩等七个大队支援肥源缺少的圩区紅花草二万担。为了帮助困难队改变落后面貌，公社还加强了对困难队的领导。一九五八年以來，除了下放了党委的九个部长到困难队担任队长和支部書記以外，又指定了三个公社書記，常駐困难队，指导工作。如有一个党委書記具体帮助新陶大队改良土壤，大搞肥料，扩大复种指数，使这个大队一年之內赶上了生产較好的大队。公社还在各困难队开办訓練班，培养干部，以便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年来共培訓小队长和积极分子四百余人。此外，公社党委还經常在困难队召开現場會議，傳播赶先进的經驗，推动工作。通过以上种种方法，在短短的一年內，弋江公社的困难队基本上已改变穷困的面貌。群众形容說：“困难队好象挑担上陡坡，只差一点力，拉一把就上来了。”其实，由于公社大、领导强、資金厚、門路广，对于困难队的帮助何止是“拉一把”？现在的情况是四面八方伸出手来帮助困难队，加上困难队的积极苦干，迅速地和大家一起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抓全面 五业全面开花

弋江公社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俗語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里水里的丰富資源，本来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为人民造福。但由于这里是产粮区，高級社时期力量有限，顧了粮食生产，对多种經營就不能大力发展，結果，大好的山水，有不少被閑置在一旁，沒有很好开发。例如，公社建立前，三万多亩山面，大部沒有育林；六千多口塘壩，大部沒有养魚。

公社建立后，政社合一，领导力量集中，人力物力雄厚，这就有可能使公社实行分片管理，分綫作战，把各行各业，多种經營，通通抓起来。公社根据經營范圍和工作需要，分为

五条战线，即农业、副业、财贸、文教和工业。每条战线都确定一个书记专门负责，做到事有专人，人有专责。在经营方针上，贯彻以农业为主，兼顾多种经营。在劳动力安排上，首先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对多种经营采取忙时少搞，闲时多搞的原则，适合季节特点，安排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的劳动力从事专业生产，使农业生产与多种经营相结合，季节性经营与常年经营相结合。这样做，安排全面，布局合理，有纲有目，纲举目张。

弋江公社作为一个产粮区，公社建立后，由于大力兴修水利，认真贯彻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因此一九五九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公社还开办了一个林场、一个茶场、三个鱼苗场。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开展了两次规模巨大的造林运动，每次都动员了五千多人上山，植树造林。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社员热情高涨。经过社员们的奋战，目前全社已造林四万亩，其中有油茶山、茶山、板栗林、桃林、桔子林、竹林等等。一眼望去，葱绿可爱，有的在一九五九年已经开始收益。全社的河沟原来就是贯通的，适于养鱼。但在高级社时期，各个社都怕鱼放进沟内跑到外社去，因此都不愿发展渔业。现在大家联合在一起了，塘、河、沟都成了公社的天然养殖场。社办的鱼苗场繁殖了大量鱼苗，实行自繁自养，因此渔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目前全社已养鱼三百二十余万尾，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些塘、河、沟里，还栽了藕、菱等水产作物达三千多亩。为了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公社还认真贯彻了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积极开展了“八养”运动，即养猪、养羊、养鸡、养鹅、养鸭、养兔、养蜂、养蚕等。不到一年时间，就使多种经营遍地开花，产量倍增。以养猪为例，这里的社员本来就有养猪的习惯，但是在高级社时期，养猪业是分散经营的，发展很慢。现在公养私养并举，公社开办了四十四四个养猪场，划出了五千多亩土地栽种饲料，并训练了三十多个兽医，专门防治猪疫，养猪业也就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一年来饲养生猪三万三千多头，已做到一户一头多猪。再经过一年的努力，到一九六零年即可做到一亩一头猪了。全社共饲养家禽三十八万八千多只，平均每户十五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七七倍。其他如羊、兔、蜂、蚕等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九年多种经营总产值达到三百三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二点五倍。社员们高兴地说：“公社成立后，不仅大旱之年粮食得到丰收，而且山上开花了，水里有鱼了，到处都是财富。”

弋江公社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使公社积累迅速增加，一九五九年一年公共积累即达五十万元。把分散积累集中起来使用，作用很大。除保证各项基本建设投资外，还购买了拖拉机五部，玉米脱粒机二十四部，绳索牵引机五部，喷雾器、喷粉器三百二十五部，抽水机九台，胶轮大板车二百六十八辆，为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抓好生产 又抓好生活

在农业社时期，干部着重抓生产，对抓生活注意较少。公社建立后，干部集中，分工精细，既抓好了生产，又抓好了生活。

弋江公社由于生产的巨大发展，农村生活面貌起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社员收入稳定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九五八年四十八个农业社全年农付业总收入除去各项开支后，分给社员的每人平均为五十七元六角；一九五九年农付业总收入除去各项开支后，社员每人平均得九十元三角（不包括小队和社员个人付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九年社员存款即达二百零二万元，比前三年社员存款总和增加一倍。广大社员并购买了許多日常用品，生活有了极大改善。

公社干部在大力抓好生活中，普遍把食堂办得很好。公社对食堂加强了领导，公社和大队

都有一个书记或副书记管理生活，每个食堂都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公社调整了食堂规模，使其与包产单位相适应，照顾了群众，又便利了生产。为了大搞炊具改革，其林大队支部书记曾与炊事员、木匠一起研究，改制了压面机、制馒头机、切片机等许多炊具，大大提高了工效。各个食堂大力发展付业，改善生活，特别是大量种菜和养猪，现在每个食堂都有菜园地、养猪场、家禽场。全公社各个食堂种的蔬菜不仅满足了社员需要，而且还出售一千五百万斤，供应了城镇。食堂管理工作搞得很好，各队都对管理员和炊事员加强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改善服务态度，经常开展食堂十查十比红旗竞赛。干部轮流到食堂当炊事员，具体帮助改善伙食，节约粮食、燃料。全公社九百九十四个食堂，都办得很出色。一般都有宽敞的饭厅，桌椅整齐，清洁卫生，三餐饭吃的匀调。各食堂的菜有炒、烧、腌、汤多样，口味好，开水终日供应。有的食堂还有小卖部，社员生活非常方便，保证了社员吃饱吃好。

抓得“五快” 抓得“五好”

一年来，弋江公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充分发挥了公社优越性，因而做到了“五快”、“五好”。

一是政策贯彻快，经营管理好。如贯彻三级管理办法后，使管理井井有条，生产蒸蒸日上，调动了广大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如贯彻中央关于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同时并举的指示，坚决及时，一方面大抓增产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一方面大力开荒，仅一个月时间，就开荒七千多亩。

二是任务布置快，生产搞得好。一九五九年早、中、晚稻（双季晚稻）都分别在立夏前、小满前、立秋前插秧结束，比一九五八年提前七到十天。使生产一步主动了，步步跟上，抓住了季节，赢得了时间。

三是经验传播快，问题解决好。公社为了保证双季晚稻基肥足，又能抢住时间，根据过去试验，决定以早稻草还田。稻草还田，肥效高，效期长，成本低，花工少，还具有改良土壤的功效。可是有些干部和群众却表示怀疑，不愿意干。公社党委在新陶大队做了试验，组织全社干部到现场参观，学习如何使用稻草还田后，在一天内就普及到全社，解决了茬口和肥料问题，保证了双季晚稻大丰收。

四是思想问题解决快，群众干劲好。在各个生产季节里和每一个运动开始，公社党委书记和委员分片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进行宣传教育，表扬先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鼓舞群众信心和干劲，总结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措施，大力推广。如一九五九年双季晚稻全部淘汰小红稻品种，代之以浙大生青和老来青良种，当时不仅群众，就是少数干部也表示怀疑。公社党委及时总结了其林、弋峰等大队历年来试种浙大生青和老来青比小红稻亩产高两倍半的经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讨论，消除了怀疑，坚定了更换品种的信心，赢得了一九五九年双季晚稻史无前例的大丰收。

五是干部进步快，各项学习好。公社办有短期轮训班，采取上课和田头实习等灵活方式，训练了五百多党团员骨干，培养了一百多大队干部，通过训练，干部政治觉悟和生产技术知识大大提高。公社还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培训干部。如新光大队干部向从巢县来的植棉技术员，学会了温床育苗等先进植棉技术，迅速在大队进行推广。其林大队派出干部到宣城双桥公社水电站学习，学会了管理水电站，并懂得修理电站机械和放电影等技术。在公社领导下，干部对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进步都很快。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大別山的英雄公社

——安徽金寨英雄人民公社調查——

安徽日报社
中共六安地委 調查組
中共金寨县委

安徽省大別山西部金寨县境内，在丛山峻岭中有一个英雄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所在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苏区人民，解放后，特别是在公社建立一年多来，大治穷山恶水，加速发展山区生产和水陆交通，使蕴藏的丰富资源迅速得到全面开发，使过去偏僻的山区变得四通八达，把老革命根据地治理得格外美丽可爱。现在境内，库塘埝星罗棋布，梯田梯地层层接入云霄；猪牛成群结队，工厂遍地林立，竹木满山野，茶麻花果到处香；大小道路围绕山腰，各种车辆来往不绝；展示着一幅优美动人的图画。

英雄心更红 山水大变样

英雄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九月，由原来汤汇、银沙、四河三个乡十六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办起来的。在六十多里长、四十多里宽的面积上，散居着四千四百九十八户，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一人，现耕地有二万零八百七十六亩。公社境内山峦起伏，有海拔数百米到一千八百米的大小山峰二百三十九座，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在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掠夺和破坏，弄得地瘠民贫。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老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摧残，连续烧山达六个月之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省政府逃迁金寨，对这里山区林木破坏更加严重，许多地方形成光山秃岭，岩石裸露，每逢山洪暴发，到处四崩五裂。旱灾洪害，几乎年年发生。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虽然对治山治水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还不能把穷山恶水根本改造，丰富的资源，也不能很好开发。这个社有一座全县境内最高最大的山——金岗台，海拔一千八百米，山上有二十余万亩荒蕪的土地，山下有条梅紫河，向来是山洪暴发、水土流失最凶的地方，每逢霉雨季节，梅紫河两岸经常遭受洪害。合作化时期，群众就几次想治理金岗台。但因这座山是属于梅河、高冲等六个农业社所有，各社受害程度轻重不同，在治理时间要求上有缓急之分，规划也不能统一，靠个别社孤军作战，又势单力薄，治山愿望没有很好实现。原来的梅河等三个农业社的土地，在山的上部，高冲等三个农业社的土地在山下面，山洪一来，在山下的田地首当其冲，受害最重。一九五七年冬，高冲社曾联合各社治理这座山，但因利害关系不一致，山上的社要先修梯地，山下的社要先修水库，讨论了半个月没有结果。以后大家虽然分散修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全面治理，一九五八年夏天，山洪暴发，仍然崩掉梅河等社五百二十亩山地，打坏高冲等社新挖的四口塘，流沙压掉一百二十亩田。梅河、高冲等社社员都说：“俺们要是个社多好啊！”

早就把洪水治好，不再受害了。”

公社建立后，根治金崗台的条件已經具备，六个农业社，合并成公社的三个大队，山上山下的利害关系一致了。原来高冲社修水庫，要淹沒上面的小埠社部分土地，不能解决，現在两个社合成一个大队，問題就很自然解决了。公社党委根据新的情况，制定了綜合治理金崗台的全面规划。对三个大队的劳动力作了統一安排，后方留下一千六百余人，做好田間管理；前方治山治水抽調了二千五百余人，成立了治山治水指揮部，由公社党委一个書記挂帥，率領治山治水大軍，在金崗台上安營扎寨。这比一个农业社的力量，要大过好几倍，加快了治山治水的进度。在技术和器材方面，农业社时力量也单薄，困难很多。原来的六个农业社只有四个石工，公社成立后，从全社一下就調了二十多个石匠和打碾有經驗的老农。农业社时，各社都沒有会做炸药的人，公社建立后，公社把全社十多个做爆竹的師傅和老猎人，組織了炸药研究組，成功地研究配制出了一种土炸药，并以他們为核心，办起了炸药厂，帶了四十多个徒弟，日产土炸药三百五十多斤，滿足了工程的需要。治山治水大軍向全社宣誓：一定要发揚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光荣傳統，树雄心，立大志，不鎖住“蛟龙”不下山。退休多年的七十多岁的老紅軍余善甫，他的儿媳已經参加了治山治水大軍，但他也坚决要求“入伍”。党委书记劝他在家休养，他雄心勃勃地說，“树老根不老，人老心不老，当年我爬雪山是打头陣，今天我还要当治理金崗台的先鋒。”他边說边扛着大紅旗带头跑了。在公社領導下，金崗台上頓時沸騰起来，广大社員冒着严寒进行治山治水大战。

經過三个多月的苦战，根治金崗台、梅紫河的多年理想实现了。在山上，平廢沟、去岩石、并小块为大块，做成了大片草阶与石阶梯地。在不能做梯地的陡坡上，有规划地营造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用材林与經濟林。在梯地的两头和林地上，挖有許多大小不等的沙壩、魚鳞坑。从山腰到山澗沟，又做了一道道的谷坊和閘山沟。在閘山沟以下，两山之間，小洼修大塘，大洼修小水庫，使山洪就此“駐馬”。梅紫河經過疏通、挖深、打石壩，沿岸开塘、修堰、兴梯田，分減了水势，从此根除了洪害，使沿河长期受灾的二千五百多亩土地得到灌溉。金崗台、梅紫河永远服服貼貼地为人民服务。現在許多水庫已經大量养魚，金崗水庫还在修建一座水电站。

公社不仅治理了金崗台，同时治理了老龙崗、紅毛尖、鷹毛尖等山。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共做梯田、梯地二万四千多亩，修閘山沟谷坊三千多道，新开塘三百多口，埝一百多道，修成蓄水一百万立方米以上的小水庫六座。水土保持和水利工程兩項，共做土石方相等于解放后九年兴修水利工程土石方的总和。这些工程当年就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比一九五八年更加严重的旱灾，但全社粮食总产量却达到一千五百多万斤，亩产八百零一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全社向国家出售余粮三百二十八万斤，一个向来缺粮的山区变成了余粮区。利用荒山植树，进行水土保持的工作，也有巨大进展。过去受国民党反动派連燒数月而变成的光山秃岭，現在披上了綠衣，出現了三十五里的杉树林，二十里的栓皮山，五十里的松树崗，十二里的桐子林，十里的漆树林，五里的杏花村，十五里的花果山，十里的茶叶丛，五十里的大竹园等共計二十八片，造林三十三万多亩，超过解放以来造林总和的四倍半。公社成立一年，真是翻天覆地，山水一齊变了个大样。

滿山牽“金牛” 遍地挖“金靴”

治山治水的輝煌成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社員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多种經營的信心和决心。这个深山中的公社，资源丰富，宝藏很多，不仅有条件发展粮食作物和林业畜牧业，而且盛产国内外馳名的栓皮、茯苓和珍貴的石斛、貝母、麝香等山中特产，还生長着古今稀有

的灵芝草。群众中流行一种“高山沟岔，到处有金牛金耙”的传说。解放以前，这些财富个人无力经营，只能望山兴叹。解放后，在农业社时期，多种经营生产有着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农业社范围小，经营项目少，资金单薄，同时社与社之间劳动力、资源和技术力量分布不均，不能充分运用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山区多种经营。

这个公社是发展茯苓生产的好地方，群众也有习惯。但发展茯苓生产，要具有松树料、引种、场地、技术、劳动力五个条件，而生产的季节性也很强。群众说：“下茯苓，天多晴，过了芒种就不行”，下窖起窖都集中在农忙季节。按照全公社地区松树、场地、劳动力计算，每年至少可生产二百万窖以上。但是有很多农业社不能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因而每年实际只能生产三十万窖。这个公社有用的野生植物很多，有三丫、蕨皮等纤维类一百多种；有松香、松针、柏麻子等油脂类四百多种；有橡粒碗、栗蒲等烤胶类一百多种；有百合、桔梗等药材类八百多种；有樺树皮、樺树果等化工原料类五十多种；有葛根、蕨根等淀粉类一百多种；合计有一千七百余种，年产量约一千八百五十万斤，价值约二百二十万元。但大部分野生植物的成熟时期，也是“三秋”的农忙时期。农业社时期，人力安排不开，每年只能采集十五万斤，价值二万元，只占一年可采集量的价值的百分之零点九。这个社有十八万多亩不宜种粮食、而青草长得很旺的荒山，是发展畜牧业的好地方，在农业社时期，由于资金不足和种畜分布不平衡，也没有充分加以利用。社员感叹地说：“社小力量单，山上的‘金牛’牵不下山。”

公社成立后，社员们开发山区，牵“金牛”，挖“金耙”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公社统一划分了各种作物区，三个区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三个区以多种经营为主、同时发展粮食生产；两个区发展林业；二个区发展畜牧业。做到因地制宜，地尽其利。公社又对劳动力和资金作了统一安排，有力地保证了多种经营的飞跃发展。

茯苓生产一马当先。全社迅速办起了十二个茯苓场。原来茯苓生产资源较多，但分布又不平衡的豹子岩和彭坂、笔山、上塘、伏山、瓦屋基农业社，现在都分别合成了两个大队。公社拿出了大批资金，在这两个大队建立了两个大型的百万窖茯苓场，并且以场办校，训练了二千多个生产茯苓的技术人员，统一分配到各大队，解决了农业社时期技术人员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大队和大队之间，在松树料、场地、劳动力等方面，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开展大协作，得到了共同大发展。在发展茯苓生产中，老根据地的人民，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瓦屋基大队一个退休多年的老红军陈明英，在山上从事茯苓生产六十天之久，创造了利用松树根兴茯苓的办法，为公社增加了一万四千多元的收入。一九五九年，全社虽然有些新建的茯苓场还未完全投入生产，但生产茯苓已达七十万窖，比公社成立前的一年增长一倍多，并出现了很多窖产百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纪录。新建茯苓场全部投入生产以后，年产将达二百万窖以上，超过农业社时期的五倍。生产关系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一九五九年采集野生植物，同样是硕果累累。公社对采集技术性较强并可常年采集的，组织专业队常年采集。对季节性较强的野生植物，就组织群众力量突击采集。这样虽然采集野生植物的旺季和“三秋”的农忙季节挤在一起，但由于社大人多力量大，特别是公社普遍举办了集体福利事业，使全社三千四百多个妇女劳动力，和二千二百多个辅助劳动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因而公社能调集六千七百个社员从四面八方攀登高山，突破了原来农业社的界限，那里有“宝”那里采，采的采，运的运，短期内就采集了野生植物达一百四十三万斤，价值二十五万三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九倍半。这一期间，全社不仅增添了一笔巨大财富，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三秋”任务。许多熟悉山区资源的老年人和药农，在采集野生植

物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积极性，有的把祖传采集珍贵药草和野生植物的秘方公开了。瓦屋基大队老药农陈民啓，认识二百多种药草，过去对人不肯传授。公社成立后，他看到了公社吃饭不要钱，看到了那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在敬老院里度着幸福的晚年，他的思想变了，主动到大队要求，带领社员到一向被认为神秘的“仙地”——“观音洞”，采集了价值一万五千七百元的药草和野生植物。一九五九年他就教会了五十多个徒弟，四月间带领野生植物普查队，曾在金岗台上十分惊险的岩石上，采集了三支灵芝草。现在他还当上了公社药草红专学校校长。

一年来，公社畜牧事业的发展如虎添翼。公社统一筹集了资金、种畜，调配了有经验的饲养员和兽医，利用大片草地，分别建立了十五个畜牧场，其中有两个牛场，十一个猪场，两个羊场。现在全社共有牛三千九百多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四；公养私养猪九千七百二十八头，平均每户达两头多，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羊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四倍；其他家禽家畜比一九五八年都有巨大的增长。

公社成立后，社办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六十几天的时间，全社炼铁五千三百多吨，等于这个地区解放前铁产量总和的一点八倍。现在公社有五个炼铁厂常年进行生产。公社还兴建了一个机械厂，七个农具厂，七个造纸厂，十九个野生植物加工厂，以及烧炭厂、土化肥厂、粮食饲料加工厂等共一百零三个，工业产值一百二十三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除此以外，公社还有组织地进行树木采伐、打猎、养鱼、编织、运输、饲养榨蛋等等，一年多来都有很大的发展。

公社在发展山区多种经营生产中，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一九五九年，林、牧、副、渔、工各业产值达五百一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广大社员兴高采烈地说：“人民公社大显神通，‘金牛’‘金耙’，拿到手中。”

凿礁疏河道 公路盘山腰

多种经营大发展，山货大量增加，给交通运输提出了新的任务。过去这里的交通十分不便，真是山高路远，全社通往外界集镇，只有两条羊肠狭道，穿山越岭，单人行走都感到困难。解放前，这里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山高路窄难行走，肩挑上岭罪难受，扛着木头前后愁，一不小心跌破头。”解放后，在农业社时期，逐年进行疏河、筑路，使原来交通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与公社成立后山区生产大发展的情况，仍远远不相适应。要进行山区交通基本建设，花工较大，投资较多，过去农业社的范围小，资金少，同时各社需要运出的土特产多寡不等，对发展交通运输的要求也不一样，因而使交通运输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公社境内的汤汇河由北向南横贯全境，长四十多里，是水运的唯一河道，对流放木材和运输土特产有重大作用，但由于河心有一百多处礁石，每年只有两个月时间能用来流放木材，水一落，就无法利用。公社成立前，水一涨，沿河的高冲、四河、高山、汤汇等十个农业社，挤在一堆流放木材，木材被大水冲得七零八落，象开水锅打蛋花一样，满河都是，分不清你的我的，结果造成“小水不能放，大水不敢放”的局面。在河上游的高冲、四河两个农业社，出产的木材和土特产较多，大部要靠这条河向外流放和运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冬天，都曾想联络其他社修好这条河，都没有成功。一九五七年冬，高冲、四河两个农业社，自己组织了二百多个社员，干了一冬，修了十三里，中间碰到一个六丈长、一丈多宽的大礁石，花了四百斤炸药仍未炸掉，由于人力、物力有限，只好半途停工。这时，有的社曾想联合起来修条板车路通向县城，但因路途长，人力、资金更有困难，只好罢休。由于河道没有疏通，道路没有修成，使很多山货运不出去。这一年，光四河、高冲两个社就有三千

公社化后湖阳的三大变化

——乘胜前进的安徽当涂湖阳人民公社——

郭 城等七人調查

安徽省当涂县湖阳人民公社，位于县城东南百余里处的丹阳、石臼两湖之間，三面临水，南接江苏高淳。这块半島形的土地，有二十一点三平方公里，人口一万五千零九十六人。解放以来，各项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力量，人民公社比农业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湖阳人民公社来说，首先解决了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間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经过公社化运动，广大社员的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关系更加和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更加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就使得渔业低产变高产；粮食自给变有余；和江苏省高淳县所属的两个公社之間的关系，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变得更加亲密了。

渔业低产变高产

湖阳公社水产资源极为丰富：有取之不尽的各式各样的鱼、虾、蟹，有遍布湖滩沟满塘的菱、藕、芡实、蘆葦、茭瓜，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和獐鸡。石臼湖內的银鱼，色白肉嫩，是一种珍贵的食品。丹阳湖中的螃蟹，金爪红毛，驰名全国。多少年来，这里人民大都靠捕鱼、打野鸭、栽种菱藕为生，并取其靠湖养活的意思，把这一片土地称之为“湖养”（解放后始改名“湖阳”）。渔产这样丰富的地方，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大片的捕鱼水面和大型的捕鱼工具均为地主阶级所霸占，在地主和商人重重控制剥削下，广大渔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和一些小型的渔具捕鱼，鱼产量极低。同时鱼价极贱，粮价极贵，三斤鱼还换不到一斤米，渔民捕一天鱼往往还不能糊一天口，每逢雨雪封门打不到鱼，就无米下锅，断粮断炊。

解放以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渔业有了发展。一九五三年产鱼四十八万多斤，到一九五八年就达八十五万多斤，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六。但是，鱼产量的增加仍不够快，丰富的水产资源，没有被充分地开发出来。

人民公社的建立，为渔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公社贯彻执行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方针，大抓渔业生产。第一，对湖面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对捕鱼工具做了合理调配，解决了原来各个合作社之間，在渔业生产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丹阳湖和石臼湖湖面很大，属湖阳公社管辖的水面，比公社的土地面积要大十四、五倍。水涨时满湖皆水，水落时就出现大片湖滩，部分低洼地带常年积水形成了大荡，鱼虾便在其中繁殖、成长，这是集中捕鱼的好地方。但在合作化时期，各个合作社分散捕鱼，对这些大荡缺乏统一管理，扎箔、打圩不协调，不能按时捕鱼；各个合作社开挖的引鱼沟，数量较少，而且也比较小、较浅，不适合大规模捕鱼的需要；加上各个合作社捕鱼工具不多，又无法合理调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公社建立以后，公社党委把整个湖面统一管理起来，领导社员对湖内

的大蕩普遍进行了整修，对原有的引魚沟，加以寬挖深，并根据湖滩的地势和捕魚的需要，又新开挖了四条大沟。这些沟和蕩，按照地形条件，由公社和各大队、生产队的捕魚專業队分別划片包干捕魚。同时把各种捕魚工具集中起来，根据水面情况，分別扎箔、放袋、打圩、下網，因地制宜，合理使用。对捕魚的时间，也作了适当安排，一般在二、三月春汛和七、八月夏汛时扎箔拦魚，四、五月和九、十、十一月集中捕魚。这样就延長了魚的生长期，使魚長得更大更肥；也縮短了捕魚的时间，节省了劳动力，还便于采用工效較高的捕魚方法。例如过去无法用放袋的方法捕魚虾，即使放，袋也很小，現在只需要一两个人在沟或蕩的嘴上，安上一个長麻袋，魚虾即順水入袋，一个袋日产量可达一千五百斤以上。第二，統一地解决了劳动力的安排問題。公社以原有的漁业合作社为基础，組成了一个二百五十九人的捕魚專業队，各大队和生产队也都分別組成了八至十人的捕魚專業队和專業組，常年捕魚。“种庄稼不离田，捕魚虾不离船”。这些專業队的組成，避免了合作化时期顧了农业就顧不了漁业的現象，使捕撈工作能够正常地进行。第三，由于广大社員政治觉悟更加提高，克服了保守思想，推广了先进捕魚技术。捕魚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技术也是复杂的。过去大家都捕魚，都想自己捕得多，有保守思想的人，就不願把他們的技术向外社傳。例如蟹籃、虾簍、綳鈎、跳網，在制作和使用上都是有一套窍門的，在合作化时期，有些人只管把自己的社搞好就算了。公社成立后，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生活更加有了根本的保障，便紛紛献出了各种各样的經驗和技术，并及时傳播。十二生产队的芮如南，有許多捉蟹的宝貴經驗，过去对邻社的人都不教，現在他已經教会了許多人。

正是由于在上述几个主要問題上發揮了公社的优越性，公社党委加强了对漁业的领导，使漁业生产得到了飞速的發展。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十月，已捕魚一百六十九万斤。十月是捕魚旺季，日产量經常保持在一万斤左右，高时达一万四千多斤。年底以前，魚产量可达二百万斤，即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三四倍。这里的群众不但能經常吃到鮮魚、鮮虾，而且还以大量的魚虾供应南京、馬鞍山、蕪湖等城市。在九月份，他們在二十四天内，就捕了三十三万斤魚，供应城市的需要。此外，他們在加强捕撈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規模的养殖工作，在圩内七百五十亩面积的沟塘里，共养魚一百一十万尾。在捕撈与养殖的統一规划和經營管理下，可以預計，湖阳公社漁业生产将会得到更大的發展。

粮食自給变有余

湖阳人民公社不但漁产丰富，而且土地肥沃，适宜种水稻。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問題，就是地少人多。全社农业人口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人，只有一万零八百一十亩土地，每人平均不到八分。在这样情况下，能不能解决粮食問題呢？

解放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粮食問題根本无法解决。当时这里有这样一首民謠：“湖养圩里田地少，产量又低租又高，秋来收割不上担，地主得粮我得草，剩下几粒糶壳稻，一只母鷄喂不飽。”

湖阳人民有着改变缺粮状况的强烈要求。解放后，他們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土地改革，徹底摧毁了封建剝削制度，接着就进一步为爭取粮食丰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他們依靠合作化的力量，积极推行农业生产“三改”（即改秋收大于夏收为夏收大于秋收；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習慣）措施，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長。解放前粮食最高亩产不过三百斤；一九五三年（互助組时期）平均亩产就达到四百五十斤；一九五五年（初級社时期）提高到五百五十一斤；一九五七年（高級社时期）又增長到七百三十三斤。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国家供应的粮食逐年减少：一九五五年供应了二百二十二万斤；

一九五六年就降低到一百零四万斤；一九五七年就只供应十五万斤。这时，粮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给。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粮食不但完全可以自给，而且变成有余粮了。在人民公社优越制度下，这个社一九五八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五十六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总产量达到八百九十六万八千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除自给外，还向国家出卖余粮六十万斤。这就是说，合作化解决了粮食的自给问题，公社化使粮食愈来愈富裕了。

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彻底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尽可能地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合作化时期，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要扩大复种面积，把一亩田当几亩田用，实行精耕细作，提高耕作质量，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足够的水和肥，在规模比较小的合作社内，这些问题还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

本来地少人多，劳动力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但由于合作化时期妇女参加生产的不多，捕鱼又占了相当一部分人，加上农业生产复种指数的提高，劳动力不易错开，因此劳动力还是显得紧张。公社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解放了近九百个妇女劳动力，使经常参加生产的妇女由公社成立前的一百九十余人增加到一千零八十余人。一九五八年秋，公社抽出一部分强劳动力去大办钢铁，妇女们在完成“三秋”任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由于公社对劳动力的使用作了合理的安排，开展了协作，又改革了工具，加上广大社员劳动热情高涨，因此在复种指数大大增加、耕作质量更加提高的情况下，仍然出色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在解决水利肥料等问题上，也显示了公社的优越性。湖阳地势低洼，沟塘很少，在合作社时期，还不能完全解决防涝抗旱问题，社与社之间在用水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公社建立后，不仅对水利进行了统一管理，并且大规模地进行了水利建设，修通了长达十多公里的干渠，整修了原有的沟塘、拦水坝、排水埠，新开了八十四条沟渠，兴筑了二十四道拦水坝，使蓄水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最近又兴建了两座涵闸，可使一千余亩田得到自流灌溉。这样既能防治水旱灾害，又使得庄稼有了比较充足的水源。丹阳、石臼两湖湖滩生长的莎草，是天然的好肥料，不但肥效高，又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过去草场分属各个农业社管理，多少不匀。草场少的肥料不足，草场多的又割不了，一般一年只割一次。公社成立后，根据生产的需要，对草场的管理和使用作了合理的调整。一九五九年收割莎草一般都达到四至五次，数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以上。过去莎草少的第二大队，一九五九年收割了五百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约二十倍。公社还组织二百多人和六十二只船，大力地积运人、畜粪等有机肥料。这就保证了生产上对肥料的需要。除此之外，公社还在统一安排生产计划、划分作物区、选用良种、贯彻合理密植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正由于公社更好地解决了劳动力、水利、肥料等问题，从而保证了粮食大增产。一九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丰收的基础上继续跃进，预计粮食平均亩产可达一千二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八；粮食总产量可达一千零九十三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二。仅在收割早稻后，就超额百分之二十二完成了全年的征购任务。粮食的高额丰产使湖阳人民结束了缺粮的历史，开辟了余粮的历史。现在湖阳已经真正变成了劳动人民的鱼米之乡了。这个事实确凿地表明，有了人民公社，地少人多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每个人不到八分地也能丰衣足食。

两省人变一家人

湖阳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不但生产搞得很好，同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

育，广大社員經過人民公社运动的鍛煉，共产主义風格大大提高，精神面貌起了極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和江苏省所屬的两个公社的共产主义协作上。

湖阳公社同江苏高淳县的薛城、滄溪两个公社接壤，双方的土地在西流河两岸相互交錯。西流河南岸的連埠圩和永乐圩，由湖阳公社和薛城公社共管，圩內的田地互相毗連，共水灌溉。西流河北岸的丹阳湖也有一部分屬於滄溪公社。丹阳湖湖灘上生長的莎草，是双方的主要肥源。远自明代，高淳方面为了保护西流河南岸南蕩圩的安全，就在西流河北岸从湖阳境內的居家廬到芮家嘴筑有一道擋浪堤。过去的反动統治階級，为了維護他們的反动統治，瓦解人民之間的團結，利用两地农民在修圩堤、割莎草上的一些利害关系挑撥离間，使双方远从明朝万历年間起，就經常發生訴訟糾葛，并曾多次發生过严重的械斗。解放以后，随着剝削階級的統治被推翻，徹底地消除了两地人民之間紛爭的社会根源。但是，几百年的历史糾紛在群众中所造成的影响很深，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解放初期，由于在一些人中还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因而有过一些爭執，但双方党組織和人民政府都及时地对群众进行了教育，并本着互利互讓的原則，做了妥善的处理。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双方都通过群众大会和联欢会，徹底揭露了过去反动統治階級挑撥离間的罪恶行为，強調天下劳动人民是一家，必須團結好，互相帮助，互相协作，共同發展生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社員的認識，消除了隔閡，加强了團結。現在，这里充滿着友好的气氛，人們不感到有省与省的界綫。双方的干部和群众在日常接触中，都热情相待，两省人变成了一家人。湖阳公社有些人練得一身好武艺，解放前用来打架，今天却变成体育运动和联欢晚会上好节目了。在生产 and 工作中，如果一方創造了好的經驗，对方馬上就来參觀訪問。如果一方得到上級的表揚和奖励，对方就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荣誉，共享欢乐。如果一方遇到了困难，对方就全力进行支援。在合作社时期双方就有过协作，公社成立后，协作关系更多更好了。一九五八年湖阳公社在“双搶”期間，薛城公社派出大批人力、畜力帮助突击了六天。大战“三秋”时，湖阳公社也派出相当多的人力、畜力帮助薛城公社突击了三天。为了帮助薛城公社發展副业生产，一九五九年湖阳公社支援了他們大批的小鵝和菱角种。这一年春天，湖阳公社因早稻面积扩大，薛城和滄溪两公社又派人力、畜力来帮助突击了六天，并支援了一部分秧苗。一九五九年湖阳公社在早稻收割后，支援薛城、滄溪两个公社大批“三九九”和“南特号”早稻种。双方这样热情支援的事例数不胜数。湖阳公社在各方面工作上，得到高淳县委的很多帮助。一九五八年大办鋼鉄时，湖阳公社不会炒鋼，高淳县委立即派出四名最好的技术人員来傳授技术。一九五九年八月，湖阳公社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內把五十万斤公粮运到当涂碼頭集中，高淳县委就派出一批船只和劳动力帮助运送粮食。湖阳公社同薛城公社共管的連埠圩，解放前年久失修，致使堤身日益坍塌破損，威胁着圩內双方一千多亩庄稼的安全。現經双方共同整修，堤身增高三米，加寬六米，可以保证遇到一九五四年那样大的洪水时不再破圩。湖阳、薛城、滄溪三个公社的社員談到双方團結协作的良好关系时，普遍反映：“今天好比亲兄弟一样，團結得像一家人一样了。”

湖阳公社成立后一年多来的巨大变化，令人信服地証明了：人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新兴的社会組織，給人們带来了說不完的好处。經過一年多来的实践，湖阳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他們正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依靠党的領導，充分發揮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再接再励，乘胜前进，为实现一九六零年的繼續跃进，为进一步改变湖阳的面貌而努力奋斗。

一九五九年十月

高山飞出金凤凰

——安徽岳西天堂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安徽安庆地委編写組

安徽省岳西县天堂人民公社，位于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大别山上。公社化的第一年——一九五九年，这个公社創造了五千五百二十亩的大面积水稻高产纪录，平均亩产一千五百零二斤，比高級农业社时期增长百分之九十五，比解放前一九四七年的最高产量增长五点二倍，給山区人民树立了一个水稻高产的榜样。这个奇迹是怎样創造出来的呢？它与人民公社的建立又有什么关系呢？

改迟播为早播

要想在这个地区获得水稻高产，首先必須战胜寒冷的气候。这里山高水冷，風大地寒，晴暖天气少，阴冷時間长。正如当地群众所說的：“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吃了中秋粳，又把棉衣加。”很明显，这种气候对水稻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住在这里的农民，經過世世代代的生产实践，早已認識到这里的水稻的产量所以不高、不稳定，除了由于水土流失，缺乏肥料，耕作粗糙以外，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季节暖得迟，冷得早，水稻在八月間还不能出穗，結果不是被稻苞虫裹住出不来穗，就是受到冷風冻灌不起浆。人說：“見虫三分蝕，風冻一扫光。”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只有提早播种，提早插秧，使水稻早成熟，避开秋霜冷冻和虫害。可是，提早播种育秧，如果秧田不做防冻防寒設備，又会受到早霜和春寒襲击，使稻秧烂掉或冻死。过去分散的单干农民是根本无力防霜防冻、提早播种、提早插秧的。高級农业社也往往因秧田分散、人力不足、資金缺乏，难以全部办到。

一九五八年十月間，这里的十五个高級农业社組成了現在的天堂人民公社，拥有二千八百零二戶，一万一千八百零六人，三千三百六十个男女整半劳动力，水田六千五百二十亩，旱地三千零五亩。千万人变成一条心，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海闊凭魚跃，天高任鳥飞”，人們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風格，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溶合在一起，發揮了无穷的潜力。他們为了提早播种，提早插秧，在公社統一领导下，首先將全社一千一百零四亩秧田，不分小队、大队界限，統一集中安排在气候較暖的、向阳的山冲里。其次又組織社員准备了一万二千四百块草帘子，將合式秧田搭起架子，盖草帘，有的还做了防風障，遇到气候突变即熏烟防寒。由于秧田集中，管理方便，节省人力，利用了气候条件，所以敢于比一九五八年提早二十天在清明前撒下种子。虽然播种后也下过几次濃霜，但由于准备得好，保护得好，終于战胜了濃霜冷气，保证了秧苗的正常生长。一步早，步步早，五月六日就全面开始插秧了。

插秧的时候本来就是农村最紧张的季节，要提早插秧，又要忙夏收，又要忙做田。特別是一九五九年，耕作质量要求高，插秧前要犁、耙、抄各三遍，每亩有一千五百担自然肥料

要运下田，又要普遍推广三乘六寸密植。所有这些工作需要的劳动量，比一九五八年要增加二倍多。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如果劳动力问题不能解决，使插秧时间延长了，还是不能达到避灾保收的要求。这时，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出来抱怨了。发达大队大壟小队的儲耀南（七十六岁）說：“提早播种，种子一定白費。”他責备队长是不懂生产“胡乱搞”，要队长按老規矩办事。公社为了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召开了多次的辯論会、向社員反复地进行了教育。思想統一之后，公社根据統一安排、全面照顾、等价交換的原則，从高山、季节晚的大队調出七百八十五个劳动力，带着三十一头耕牛和农具，下山安营扎寨，支援季节早的山冲地区犁田、下肥、插秧，七天就基本上完成了山冲地区的插秧任务（一九五八年插秧从开始到全面結束，共計五十天）。山冲地区插秧結束时，高山坡上的田正好耕作，公社又組織了山冲地区的社員上山突击插秧。全社通过大协作，順利地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小滿前就全部完成了插秧任务，比一九五八年提早二十天左右。而且做田、施肥、密植等质量都达到了既定的标准。

过去因为社小，在插秧用水的时候，上下游之間的矛盾往往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影响了及时插秧，同时也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公社成立之后，在“上游照顾下游，下游服从上游”的原則下，公社以政社合一、統一领导的力量，将上游的稻田留下一、二寸水以后，其余的水都放下来，滿足了下游的用水，保证了提早插秧，从而使原有的水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公社把水的潜在力量也发掘出来了。

变水害为水利

为了保证水稻大面积丰收，必須搞好水土保持，战胜洪旱灾害。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革命老根据地（岳西一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血腥镇压，防范人民武装襲击，曾到处濫伐树木，造成童山秃岭，水土流失，河道淤塞，雨旱成灾。二十毫米的中雨可以形成洪水暴发，多少良田沃地、房屋财产，霎时间就会遭到毁灭，正如当地群众所說：“晴天是良田，雨天是沙洲，庄稼長得好，不知收不收。”雨过天晴，水走河干，山風吹来，尘沙四起，七天不雨，就成旱灾。“沙土一片黄，年年不長粮，种下一斗子，难收百斤粮，天天累，月月忙，一年吃不上一担粮。”这是当地群众解放前痛苦生活的写照。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办了互助組与合作社，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经过修建梯田、整修河道、开挖山塘等一系列保持水土工作和其他生产方面的改革，使人們的生产和生活逐年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高級农业社时期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穷山恶水的旧面貌。因为治山治水的工程不仅規模大，技术高，还要有一大笔資金，有些工程又必須在春雨到来之前全部做好，不然就会被山洪冲得一干二净，前功尽弃。如原屬衙前高級社的南园畈，有五百多亩田无水灌溉，十年九不收。当地农民久已想筑一道青龙堰，但是首先要拦河筑一条二十米長、三米高的大壩，提高水位，才能引水入堰，而开堰工程同样很大，兩項共計要做六万九千六百多立方米土石方，要用四万一千五百个工。一九五七年春，社里下了决心抽調二百多个劳动力做了一个多月，壩剛筑成一半，堰还没有动手，可是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就到了。要筑壩就得停止春耕生产，二者不能兼得。这样一来，筑壩修堰工程不得已停了下来。而到春耕生产大忙季节过去了，一場山洪已将剛筑起来的半截壩身打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了。天堂人民公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問題，确保农业大丰收，在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組織了两支野战軍，一支治山，一支治水，齐头并进。此外，还购买了大批綠化荒山的树苗，以及治水工程中所不可减少的火药、鋼釘等工具。技术力量統一調配，集中使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过去几年办不到的事，公社成立后的一九五八年冬，調了一千

多个劳动力用六天时间就全部完成了。经过一冬春的苦干，共完成堤、坝、沟、堰等项水利工程一百五十八万二千立方米土方，三万一千立方米石方。蓄水量比以前增加十三万立方米，扩大了灌溉面积二千九百一十二亩。同时，山沟里修起了一道道的拦洪坝，二十五度以上的荒山坡整修成层层叠叠的梯田梯地，无数条水平带系在大小山腰上，数不清的鱼鳞坑和沙岩布满山野。百分之九十的荒山，做好了水土保持工作，基本上实现了“坡地梯田化，沟壑川台化，耕地水利化，山区园林化”。结合水土保持工作，荒山上还大大发展了经济林，如油茶、油桐、茶叶、栓皮栎、果树等，共计面积有两万一千四百四十亩。这一系列的水土保持工作，不仅美化了大地，而且在保证一九五九年水稻大面积丰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可是在这禾苗蓬勃生长的时候，老天却长期不下雨，从六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一日共计九十天未下透雨，严重的旱灾威胁着水稻丰收。能不能战胜干旱，争取丰收，对人民公社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由于治山治水工程做得好，全社新建和原有一百九十五口大山塘和二百二十五条沟堰、一条长渠，蓄了大量的水。由于水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公社党委就能够将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不同作物，统一规划，展开了长期的抗旱斗争，将公社境内十七条河道打了一百二十道拦水坝。还打井一千多口，挖沟开渠二千四百四十三条，共长二百余公里。这些工程合制有二十余万土方。这一场苦战，不仅战胜了旱灾，同时也锻炼了英雄的劳动人民，使他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正确。

为农业办工业

在争取一九五九年大面积水稻高产中，解决劳动力不足是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山区的劳动力本来就不足，而现在各项生产工作要求质量高、数量大，需要的劳动力更多。虽然公社通过合理安排、搞大协作等办法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改革工具，提高工效。而改革工具必须有工业的支持，社办工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对解决劳动力不足，保证水稻大丰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天堂人民公社原来几乎没有工业，一九五八年春只有一个手工业生产小组，共有八个半人（在九个技术不很高的铁木匠中，有一人是瞎子，只能拉拉风箱，所以人们说他是“半个人”）。生产技术非常低，连日常用的洋铁水壶都不会做。人民公社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迅速地组成一支工业队伍，并且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帮助这支工业队伍进行学习，提高技术。公社还购买了不少较好的工具。由于人力、物力的丰富，更加上人们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发挥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公社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土到洋，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社办工业还只是一支小幼芽，那么一九五九年它已经算开花结果了。一九五九年一年中，社办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新式农具、新式步犁、条播机、脱粒机、插秧机、打夯机、大板车、卷土机、水车、土铁轨等，平均每个生产小队拥有新式工具二百五十四件，采用这些农业机具所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计有一千零一十二个，占全社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

古老的大别山区，种田向以自然肥料为主，因此常年要以三分之一的时间积肥运肥。高级社时，高山地区草多，但人少无人割；而山冲地区想积肥却缺少青草，互不协作。公社成立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在积自然肥方面大为方便，同时，一九五九年公社办的化肥厂还生产了土、洋化肥十多种，计有四百五十多万斤，除节省了十六万五千一百多个用于积肥、运肥的劳动日外，还使水稻的每亩施肥量由一九五八年一千五百担增加到二千五百担。

充分利用山区水力资源，发展水力加工，也是解放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年来，社办工业为新建的七个水力粮食饲料加工站生产了全套的设备，包括水轮机、碾米机、钢磨、舂米碓等。这些水力加工站，每天可以加工粮食七万八千五百斤，除保证供应本社每天需要的六万四千斤口粮和饲料外，每天还可以为国营粮站加工粮食一万四千五百斤。这样，七十三个作辅助劳动的人就代替了过去四百四十九个劳动力。社办工业在为农业生产服务、解决劳动力困难的过程中，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目前工厂种类有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砖瓦、粮食饲料加工、造纸、竹器、雨具、缝纫等十五种，较正规化的工厂一百三十一个，在农闲时间利用山区野生资源生产的临时性小厂有一百四十三个。一九五九年，社办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二百六十五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二。

“八字宪法”开花结果

除了上述各种保证水稻高产的措施之外，公社还进一步改良了土壤，做到了深耕，选用了良种，全部推行了合理密植，加强了田间管理。

在改良土壤方面，全社五千二百多亩水稻田，有八百五十亩是白沙土，一千八百一十一亩是黄沙土，七百一十亩是青岗泥。这些土壤板结，不耐旱，耕作费工，长苗不旺。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五年中，只改良了一千五百三十亩。公社成立后的一九五九年中改良面积即达三千三百七十一亩，比过去五年增长一千八百四十一亩。改良方法，主要是结合深耕，看田施基肥，普遍推广烧包子和铺青草。在土壤特别贫瘠的衙前大队庙前、南园两个生产队，公社办了一所养猪场，用猪粪改良土壤。经过这些措施，这些贫瘠的土壤，经过一年时间完全变了样，白沙田变成了乌沙田，黄泥田变成了乌泥田，青岗田变成了乌沙泥田，又疏松，又肥沃，又耐旱。

在深耕方面，原来耕田只有五寸左右深，群众中流传：“犁无三寸土，耙无一寸深，浅耕改深耕，十年也难成。”公社成立后，由两犁两耙改为三犁三耙，旧式犁改新式步犁，中间一次用套犁办法（后犁跟前犁）犁了八寸深，有的达到一尺。田底子坚硬，底层土壤不好的田，采取就田加土杂肥办法，加深土壤。

在推广良种方面，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五年中，推广各种优良稻种二千八百亩。成立公社后的一九五九年，为了迅速地推广最好的“大蛮稻”品种，统一调拨种子，一下子即全部改为大蛮稻种了。

在田间管理方面，过去由于劳动力缺乏、工具落后，耕作比较粗糙，水稻耘草用手抓脚踩，工效极低；基肥每亩只有几百担，追肥最多不过两次，有的只追一次，还有一部分无肥可追。一九五九年，普遍追了四次肥，耘了三次草。为了保证田间管理质量好，采取分组划片，包干管理，按田定工、定质、定量、定时等办法，做到了追肥适时，田无杂草，灌溉合理，不受虫害。因为全面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因而保证了水稻高产。

庆丰收 赞公社

一九五九年八月上旬，清风吹还没有来到、草苞虫还未成灾的时候，水稻已普遍成熟，穗子长、粒子壮，一片丰收景象，人人笑逐颜开，亩产超千斤的喜报到处传。秋收结果，全部水稻面积五千五百二十亩，平均亩产一千五百零二斤，其中并有一千五百三十亩，亩产达二千零三十六斤。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对一切右倾保守落后思想是一付良药，并彻底粉碎了农业不能持续跃进的谬论。一九五八年春季讨论生产指标时，岳峰大队社员吴以士（中农）说：“自从盘古到如今，水稻亩产总是几百斤，要收千斤连禾草，要收两千连土秤，亩产千斤

‘踏破铁鞋’也无处寻。”当他的保守思想受到批判时，他还说：“秋后再看。”秋收时，公社组织他到田里监打监收，他接连看过几块田，亩产都在一千多斤，有的高达一千八百斤。这时他说：“人民公社本领大，亩产水稻一千八，‘铁鞋未破’稻归仓，老光眼镜赶快擦。”有的人夸赞公社降伏“早老虎”、变水害为水利的威力说：“人民公社本领大，天大困难它不怕，未办到的它办到，能叫穷山恶水改面貌。”这里的老年农民都还记得：从前这一带只有五口塘、三口堰、一个龙王庙。一九三四年连续三、四十天没有下雨，塘堰干涸，禾苗枯萎，农民除了在龙王碑前祈求降雨之外，只有跑到潜山县（当时这里属潜山县）去报灾。昏庸的伪县长说：“五塘三堰一‘龙王’，怎么干掉你天堂？”不但不救灾，反而将报灾的农民痛打了一顿。农民愤怒地咒骂：“五塘发大裂，三堰起灰尘，‘龙王’有一个，天干也不灵。”看看公社化的今天，九十天不落透雨还获得了大丰收，使一个历来缺粮的地区，不仅变成了自给地区，而且变成了余粮地区，全社超额四十万斤完成了征购任务。社员们都说：“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千好万好，人民公社第一好。”原来说“亩产千斤平原地区行，山区不行，‘麻雀怎能跟雁飞’”的人，现在却说“高山飞出了金凤凰”。

天堂人民公社不仅获得了大面积水稻高产和社办工业的飞速发展，旱地粮食作物以及林、牧、副、渔等各项生产，也都比公社成立前成倍增长。人们的生活大大提高，一九五九年年终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七十六元，比公社成立前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社员们一年中共添置了各种衣被五万件，平均每人四点五件。过去在这里很少看到的毛线衣、卫生衣、热水瓶、手电筒、胶鞋、球鞋、搪瓷盆、水笔等东西，现在已经普及各户，到处皆有。随着经济事业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福利事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巨大的，社员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正以巨人的步伐，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以自己全付的力量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一九六零年一月

“三八”公社的三朵花

——安徽宿县“三八”人民公社調查——

刘建中 張焕瀛 馬 健

看过“三八河边”电影的人们，都知道安徽省宿县有一个“三八”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是由全心全意听党的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妇女带头办起来的。

妇女能够办大事

这个公社在淮河以北、津浦路两侧的平原地区，原来土地贫瘠，易涝易旱。解放前，反动阶级残酷的剥削和两次黄河夺淮，造成内河淤塞，十年九荒，人民在深重的灾难中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以后，新翻身的农民因为底子空，个体经营困难很多，要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陈营村翻身农民陈淑贞，串连了本村三户寡妇、三户军属和两户各有半个男劳力的八户贫苦农民，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被人称为“妇女互助组”。这个互助组成立时，八户组员只有一头小毛驴和几件破农具。她们就变卖破铜烂铁，凑钱买了一头小牛。富农分子陈国宜攻击说：“穷命想过好是梦想，不要三天，一定散伙！”富裕中农站在旁边也讽刺说：“一窝女人要能办大事，天下就不要男人了，非垮台不可！”所有这些讽刺、挖苦和生产中的困难，都没有阻挡住她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她们说：“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决不会垮台！什么困难都不怕！”畜力不足，就搭配人力干；没有好农具，就用旧的、破的凑合着使用。一九五三年四月间，正当小麦拔节的时候，突然遭受严霜侵袭，麦苗象开水烫了一样。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及时扭转了悲观情绪，进行抢救，但仍有个别单干户顾虑重重，把麦子犁掉种高粱。陈淑贞互助组坚决听党的話，施肥浇水，奋战三晝夜，战胜了霜灾，取得了夏季丰收，平均亩产一百四十斤，比单干户每亩多收五十多斤。

互助组经过考验，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她们又在当年秋后办起了一个十六户的穷社。为了发扬妇女互助组的斗争精神，定名为“三八”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家推选陈淑贞为社长。初级社办起来以后，畜力不足，农具也不顺手，生产上的困难依然很多。这时有七户中农和富裕中农组织起来的陈国体互助组，依仗着有大黄牛、铁边车等，公开提出要同“三八”合作社比高低。他们还有意在牛角上披红挂绿，带上响铃，每逢下田或回村，还先放几个响鞭，铃响鞭响，大显威风。可是“三八”社的社员说：“谁高谁低，我们走着瞧吧！”

事情凑巧，就在他们相互宣战不久，这里发生了百年来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到处是一片汪洋，所有庄稼全部被淹。“三八”社的社员们在乡党委的具体指导下，与灾害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挖沟疏渠，排水抢种，种了又淹，淹了又种，反复七次，终于战胜了涝灾，改种了高产作物，进行了套种，获得了丰收，平均亩产二百二十一斤，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三成，比互助组时每亩多收一百多斤。原来提出与她们比高低的陈国体互助组，在西湖的一百七十亩庄稼草料未收。陈国体说：“我们互助组碰到灾害就吃不消啦！再不入社要没有饭吃了！”

周圍別的互助組的組員也紛紛要求入社。一九五四年秋后，“三八”初級社由十六戶發展到七十四戶。群眾說：“一場大水，把‘三八’社沖高了。”

一九五五年冬天，社的規模由七十四戶一躍而發展到一千一百零四戶，取消了土地股，升為高級社。高級社辦成以後，與自然災害作鬥爭的力量是更大了。她們連續戰勝了一九五六年夏秋兩季的嚴重澇災，和一九五七年的旱災。她們還與二鋪、九里兩社開展了相互協作，平掉了多年來好產生水利糾紛的“絕情壟”，挖成了共同有利的“幸福溝”。

為了徹底擺脫旱澇災害，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和大躍進的鼓舞下，他們在全社範圍內，掀起了大規模的興修水利運動。全體社員在寒風刺骨滴水成冰的冬天，與大自然展開了決戰。四十一條排水龍溝，十七天就全部挖好。十三里長、二十米寬、五米深的那條有名的“三八”河，就是在那時挖成的。在挖河過程中，開展了社與社之間的協作。以後這種協作又發展到其他方面。二鋪社缺乏燒窯技術人員，“三八”社聞訊後派去了最好的技術工人；邵寨社缺乏勞動力，“三八”社又派去一百多名社員幫助搶種。廣大群眾從協作中深深感到人多力量大的好處，因此，大家要求并大社，特別要求與“三八”社合在一起。其他社的群眾說：“想‘三八’，盼‘三八’，何日才能并一家。”因此，人民公社化運動剛一開始，全體社員興奮異常，紛紛申請加入公社。二鋪、九里、薛堂、三官等二十多個高級社都派出代表到“三八”高級社送申請書、決心書，要求并在一起。“三八”人民公社在鑼鼓喧天、紅旗招展、群情歡騰中誕生了。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六戶、八萬四千七百一十六人并成了一家，三十多萬畝耕地連成了一片。

三朵紅花放光芒

“三八”人民公社成立一年多以來，在各個生產戰線上掀起了連續不斷的競賽熱潮，全社涌現了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個先進人物，男、女英雄各占一半。在黨的領導下，廣大男女社員共同努力，相互促進，發揚了苦干和巧干的精神，使各項事業有了新的飛躍發展，在生產經營管理上也創造了不少新的經驗。到這裡參觀的人們都贊揚說：“‘三八’公社有三朵花（三化）。”這就是：

一朵花：河網化

人民公社成立以後，由於勞動力統一調度，土地統一安排，水系統一規劃，高級社時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就完全解決了。一九五八年冬季，公社黨委按照上級黨委所指出的“實現河網化、水稻化、變淮北為江南”的方向，組織一萬七千多名治水大軍，在全社範圍內大修河網。在苦戰中，社長陳淑貞深入重點工程，帶頭勞動，並和群眾一起研究、試制，改革和創造了各種先進運土工具十八種、七千多件。工效由原來每人每日做三立方公尺提高到二十立方公尺。工地上學先進、趕先進和創造高工效的紅旗競賽運動，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男女社員們發出了“要龍王讓位，要大地翻身”的豪言壯語，不怕北風刺骨寒，不怕沙缸似鐵盤，更不怕流沙稀如漿，個個干劲沖天，斗志昂揚，誓奪紅旗。在這場偉大激烈的戰鬥里，涌現出數不盡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花木蘭”隊在馬常蘭的率領下，與男青年突擊隊比賽，以每人日進度超過男隊一點三立方公尺的成績奪得了紅旗。經過一冬一春的艱苦奮戰，全公社共開挖五十米寬、七點五米深的一級河道兩條，共長七十七里；四十米寬、六點五米深的二級河道七條，共長八十七里；三十米寬、五米深的三級河道二十二條，共長九十九里；四級以下河道八十六條，共長一百二十里。此外還挖了引水溝一百二十七道、塘一百零七面、井一千二百四十七眼，計七百七十萬立方公尺土方。加上解放九年來所開挖的溝塘、河道，就在全社範圍出現

了河網化的雛形，并有七個大隊基本上實現了河網化。

河網的基本形成，改變了生產面貌，也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一九五九年六、七、八三個月，這裡僅降雨二百一十九毫米，而同期水蒸發量卻達到五百八十毫米，是三十多年來未有的大旱。在這種大旱之下，公社仍能做到溝渠相通，綠水清波，保證了大面積水稻的用水，很大一部分旱糧作物也得到了灌溉，取得了秋季全面的大丰收。全社糧食產量平均每畝三百四十五斤，每人平均一千一百二十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點四。一九五九年改種的兩萬二千畝水稻，比種旱糧增產一倍到二倍。其中，紫蘆湖大隊改種的六千畝水稻，平均每畝產五百二十七斤，比改種前旱糧產量提高五點五倍。紫蘆湖千百年來曾流傳着這樣一首歌謠：“紫蘆湖，大老荒，提起來，人悲傷，不是干旱蝗蟲起，就是蛤蟆安營房，一年糠菜吃不飽，扶老携幼去逃荒，姑娘不嫁紫蘆湖，漢子不願回故鄉！”現在由於河網化、水稻化取得了農業大丰收，情形就大不同了。人民愉快地唱道：“紫蘆湖呀好地方，果木成林米成倉，姑娘盼嫁紫蘆湖，漢子遠方回故鄉。”僅李寨一村，就有九個青年在大战河網化的工地上，與外地九個青年姑娘戀愛結婚。大陳家陳金城老漢，逃荒到滁縣五十多年，一九五八年回來了。人們問他，為什麼過去他兒子請他兩次都不回來，現在却回來了呢？他說：“公社化，河網化，兩化一齊化，就把我化回來了！”

二 朵 花：生 產 多 樣 化

人民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動範圍廣，在統一使用生產資料、發展生產方面，顯示了比高級社更大的優越性。不僅在實現河網化和糧食生產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辦工業和多種經濟生產也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全社辦起了直接為生產和為人民生活的各種工廠（組）一百六十七個，已經生產出各種簡易車床、農具一百多種，單農具一項就有四萬多件。與此同時，林業生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一年來，他們在路的两旁、河的两岸栽了各種樹木七百八十七萬棵，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八。家禽家畜也有了迅速的發展。全社養羊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七點七，養豬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三，養鷄、鴨、鵝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河網化的初步實現，又給水產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一年來，全社養魚一百零五萬尾，放植藕、菱等水生植物九百畝，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點九倍。在發展多種經濟生產中，出現了大批忘我勞動的模範人物。紫蘆湖大隊青年姑娘楊文蘭等，在冰天雪地中堅持栽樹。北關大隊第五小隊的女炊事員張玉榮，除了完成做飯任務外，還要求負責喂養五頭豬，其中有兩頭母豬一年生了小豬五十九頭。“三八”大隊由二十多名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組織的“黃忠”隊，一個冬春栽樹十五萬棵，積肥八十多萬斤，養豬六頭，養羊十九只，還開種荒閑地五十六畝。當青年小伙子勸他們休息時，他們說：“我們人老心不老，定要趕上女英雄。”

隨着生產的飛躍發展，人民生活顯著上升。一九五九年各基本核算單位的總收入，除以百分之四十留作交公糧、生產費用、公積金、公益金和行政管理費以外，其餘部分分配給社員，每人平均分得九十一元九角，如果加上社員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的收入，每人平均收入可達百元以上。

三 朵 花：管 理 工 廠 化

公社的規模很大，業務也比過去複雜多了。針對這種情況，公社在黨委的領導下，充分發揮了“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特別是對勞動力進行了統一安排，在勞動組織和生產管理上，實行分工分業，專業管理，因人使用，按能分工，科學地把每個人的勞動能力和生產積極性都調動了

起来,从而把农业生产管理得象工厂一样,使各项生产都出现了有声有色、轟轟烈烈的局面。

专业管理采取三种形式:一种是常年固定性的专业队,如工业、积肥、林业、饲养、生活福利等;第二种是季节性的专业队,这种专业队可以随着生产季节的变化,担负不同的任务,例如秋收秋种专业队的前身则是夏收夏种专业队,以后又变为冬季田间管理专业队。第三种是临时性的专业队,负责各项突击性的生产任务,担负大兵团作战和上调协作任务。不管哪种形式,都实行任务到队、专业到组、责任到人、措施到田、插标验收的办法,使责任明确,任务具体,便于检查和提高质量。

对劳动力的调配,采取“三结合”的方法。第一种是专业和协作相结合。对季节性强,一个队不能完成的任务就组织协作。第二种是固定生产和突击生产相结合。一九五九年秋收时,很多黄豆都熟了,应该马上收,迟了就要脱粒,各大队便暂时停止各专业队的生产,全力以赴转入抢收。第三种是集休生产和个人包干相结合。也就是生产任务分配到专业队以后,专业队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将任务分配到组,专业组根据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定出具体措施,实行定工、定时、定质、定量,将责任固定到人。实行分工分业以后,人人有专事,事事有专人,生产搞得井井有条,发挥了每个社员的技术特长,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学过铜匠的陈明精,腿有残疾,做农活只顶半个劳动力,分到机械厂工作以后,就发挥了作用。紫蘆湖大队李家珍领导的妇女稻改专业队,种了五百二十八亩水稻,平均亩产七百一十八斤,比全大队水稻平均亩产高百分之七十三。“三八”大队常西荣妇女蔬菜专业队,十五个人种三十亩蔬菜,亩产两万多斤,比实行专业化以前的亩产量提高一倍。薰园生产队没有实行专业化以前,一九五七年种三百五十亩黄豆只锄了一遍,每亩收六十斤,一九五九年种三百七十亩黄豆锄了三遍,每亩收一百三十斤。社员们歌唱道:“分工分业真正好,干活有理又有条,能干什么干什么,本领学好效率高。”

“三八”公社成了好榜样

“三八”人民公社的成就和她们的斗争精神,已经名传四方,影响深远。几年来,各地到这个社参观学习的人数先后已有十万多人。到处传颂着“学‘三八’,赶‘三八’,‘三八’工作真可夸”的歌声。安徽省蚌埠专区掀起了“学‘三八’,赶先进”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四十四万多名各种英雄人物,其中巾帼英雄二十五万多人。全椒县青年妇女张凤英参观“三八”社回来以后,带动十三个妇女培养五十亩水稻丰产田,在一九五九年严重的干旱情况下,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五十斤。宿县开展了“学‘三八’,赶‘三八’”的红旗竞赛,涌现了更多的先进生产单位。符离公社学习“三八”公社的分工分业、管理工厂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社一九五九年扩种水稻原定任务为一万八千亩,实际多种了五千亩,一九五八年水稻亩产一百二十五斤,一九五九年跃进 to 亩产四百斤。

“三八”公社对已有的生产成就和生产经验并不满足,他们虚心地向其他兄弟公社学习。一九五九年春天,灵璧县创造出先进炊事工具,他们马上派人去学习。在这种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跃进形势中,他们立下更大的雄心壮志,决心再大干一冬春,全面实现河网化,大力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为早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而奋斗!

自力更生發展机械化

——安徽望江华阳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安徽安庆地委
中共安徽望江县委
調查組

安徽省望江县的华阳人民公社，是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典型。这个公社有人口五万零六百二十五人，耕地十四万六千四百六十三亩。人民公社成立后，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全社机耕面积已发展到五万五千亩，占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机械排灌面积发展到十二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二。机械化的发展，节约了大批劳动力。因此一九五九年开荒四万亩，使耕地面积扩大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农业生产也进一步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棉花总产量达到八万一千担，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粮食总产量达到五千一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现在华阳人民公社，生产大变样，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多年的理想实现了

解放前，华阳地区的人民处在“水多、租重”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到处芦柴杂草丛生，生活极为悲惨。群众中有这样的歌谣：“春天靠草（打湖草），秋天靠柴（打芦柴），江里去，湖里来（打鱼）”，“磨刀收割吃一餐，刀把一放就讨饭”。那时群众认为没有办法的人才去种洲地，有所谓“老米无处去，就来种洲地；刮风往回转（有沙），下雨不出去（水多）”的说法。水患更是逼人，一到涨水时就江湖不分，一片汪洋，大雨大涝，小雨小淹，收成没有把握。因此，耕作十分粗放，“春季一把籽，秋季靠天收”。因为耕作粗放，收成极为可怜，好棉花一亩收四、五十斤，好小麦一亩也只收五、六十斤。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因为地多人少，畜力和生产工具缺乏，仍然是广种薄收。现在的华阳大队，一九五二年因畜力缺乏，就有二千多亩地不犁下种；一九五三年互助组组成以后，这个大队仍有五百多亩地不犁下种；合作化以后，生产上开始精耕细作，不犁下种的情况基本消灭了。但由于大面积地种植了棉花，劳动力也随之紧张起来。一九五六年因为劳动力忙不开，全社有一万多亩棉花因长草过深而翻犁，其余每亩只收皮棉三十八斤。那时群众迫切希望用机械来代替人力耕作。一九五七年五月，安庆拖拉机站在华阳设立了机耕队，先后调来四台拖拉机和一台脱谷机，但是当时因为是分散的三十七个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插花多，拖拉机难以发挥效用。而且拖拉机数量有限，能够机耕的也是少数社的一部分土地，大部分农业社的劳动力不足情况仍很严重。以当时的前进农业社为例，全社农活共需要二十一万个工，但本社劳动力只能做到八万个，难以达到真正的精耕细作。个别社因劳动力不足，甚至播种面积也减少了。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进一步改善生产关系，早日实现机械化。

人民公社的實現，加速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社員們多少年來的理想實現了。一九五八年九月，華陽地區三十七個高級社合併在一起，成立了華陽人民公社。社大經濟力量也大，這就為迅速發展機械化創造了條件。公社成立以前，一般農業社都買不起拖拉機。例如一九五八年春天，前進、雞冠、楊灣等高級社曾經想購買拖拉機，但都因為經濟力量不足而沒有辦到。蓮洲大隊有個社員說得很好：“過去一個小隊只能買一條牛，一個小社只能買兩部播種器，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買起大批拖拉機。”公社成立以後，經過社員討論，在保證社員增加收入的基礎上擴大了公共積累。一九五八年全社公共積累達到八十六萬元，加上其他收入，公社一級經濟達到一百二十萬元，等於公社成立前三十七個農業社三年的積累。同時，地委根據中央關於“機械化先經濟作物地區”的原則，適當增加了華陽公社的機械配購數量。因此，華陽人民公社就用自己的積累購買了大批農業機器。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公社共購買拖拉機八台，聯合收割機一台，小型脫谷機兩台，選種機十二台，割草機十四台和其他農業機械一百餘件，加上原機耕隊折價下放的四台拖拉機和一台脫谷機，這樣，公社依靠自力更生，很快地建立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農業機械隊伍。農業機械的總價值達四十四萬元。公社成立了拖拉機站和三個機耕隊，全社的技術隊伍也進一步擴大了。

機械設備的擴大，使全社一九五九年的機耕和機械排灌面積大大增加。全年機耕面積達五萬五千畝，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五點四倍，用拖拉機開荒二萬四千畝，另外代外社耕地五萬畝，機械排灌面積達十二萬畝，比一九五八年增長四倍；脫谷機脫粒達四十八萬斤。

人民公社的建立，帶來了機械化的大發展。廣大社員們說出了他們的心坎話：“公社力量大，實現機械化，人少增產多，社員心開花，感謝毛主席，豐收回答他。”

讓“鐵牛”充分發揮效能

華陽人民公社在高速度實現機械化中，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和困難。但是，在黨的領導下，充分運用了公社的優越條件，發揮了社員們和拖拉機站職工們的幹勁和鑽勁，都一個個地解決了。

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土地分散，不連片，不能充分發揮機械的效能。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春季，公社黨委根據機耕的要求，在全社發動了一個群眾性的調整土地運動，把原來分散的五萬餘畝插花土地調整成大片的適宜機耕的土地。如湖東大隊一個八百畝的豐產片，屬四個小社時不便機耕，現在調整給湖東一個大隊就可以全部機耕了。在土地調整的基礎上，統一進行了茬口安排，因而，機械的效能得到充分發揮。以公社成立前後對比，機耕效率是這樣的：公社成立前土地片小，每台拖拉機每天（作業十小時，下同）只能耕七十畝，每畝耗油為零點九公斤；公社成立後調整了土地，每台拖拉機一天可耕地一百到一百二十畝，每畝耗油零點六五公斤。僅這一項，一年可節約油三萬五千公斤，價值二萬元。全社十二台拖拉機可多耕地四萬八千畝。

技術力量不足，是機械化後遇到的第二個問題。人民公社為解決技術問題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原機耕隊雖然下放了七個職工，但技術力量仍很薄弱。公社黨委同樣採取了自力更生的辦法，從各大隊分兩批抽調了四十三名青年，其中二十八人送往專區短期訓練，其餘的通過師傅帶徒弟，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白天工作，晚上上課。大部分學員都能很快地學會駕駛拖拉機的技術。目前華陽公社已有一支六十人的技術隊伍，以現有力量，再增加三十台拖拉機，也有人駕駛。

拖拉機手們，在黨的領導下，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出色地克服了技術上的困難。一九五八年脫谷機剛運來的時候，全站人員，上自隊長下到學員都沒有看見過。

机器一时无法安装起来。“买来机器总要用呀！”公社党委鼓励大家大胆进行研究试验。于是机耕队长姚大庆、副队长余堯喜带领七个学员，成立了“諸葛亮”小组，研究按图样安装。经过细心钻研，机器安装好了。一九五九年夏收中第一次开到了生产队进行脱粒。但是粮食脱不下来，粒子向外跑。这时有的社员说：“机器不灵。”有的说：“技术不行。”机耕队长和学员们没有灰心，白天修不好，晚上接着干，一边看机器的构造，一边根据书本上的原理对照，找了一天多，结果找到了“病根”，是“鱼鳞筛”调整高了。经过重新调整后，试验成功了，脱粒十分正常。

拖拉机站的职工们，通过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反掉了右倾，鼓起了干劲，正在突破机械的修理“关”，力争做到大修不出站。过去冲电瓶都是到安庆，冲一付五十元，时间是半个月。职工们经过几次研究，使用拖拉机站本身的动力和发电机，自行冲电成功了，十二个小时可冲一付电瓶，成本只有十四元。一年仅冲电瓶一项即可节约一千二百元和五百个工作日。过去修机器不是到安庆，就是到蚌埠，现在自己干。公社把七个补锅匠组织起来，以他们为核心，建成了一个小型的机械修配厂，目前已有百把个工人。在机耕队的帮助下，做到了一般配件不出社，大修中的几项主要技术也已经能够基本掌握。

实行机械耕作，土地翻耕的速度大大加快，相形之下，配合机械耕作的其他工具，就显得很落后，影响了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公社一方面购买了一部分新式农具；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大搞工具改革，使所有的农具都能适应机械耕作的新条件。例如一九五九年秋种时，大面积机耕后，如果用旧式农具开沟、播种，就远远跟不上机耕进度。公社发动社员创造了分土犁和条播器，使工效提高十倍以上，这个矛盾就基本上解决了。

为了便于拖拉机行驶，公社又发动群众普遍整修了道路和桥梁。目前公社内已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几吨重的“铁牛”，可以在全社三十个大队之间奔驰无阻了。

机械化好处说不完

人民公社带来了机械化的大发展，促进了生产的更大跃进；生产的跃进又进一步促进了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华阳人民公社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华阳公社的机械化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给整个公社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和巨大的变化。

第一，机械化使劳动力大量节省，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一九五九年全社因机械操作共节省劳动日五十二万个，占全社全年总包工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中：机耕五万五千亩和开荒二万四千亩，省工十三万五千个；机械排灌十二万亩，省工三十四万个；用机械运输物资二百万斤，节省工二万个；用机械加工粮食二百万斤，省工二万个；用机械脱谷四十八万斤，省工五千个。另外，还节省了牛工十六万个，相当二千五百条牛一年的耕作量。更主要的，是机耕的速度快，面积大，耕作及时，而且耕地质量大大优于牛耕的地。机耕的地，深度可达八寸，保墒耐旱，虫少，不长苕柴和草。同样的棉地，用机耕的比用牛耕的锄草省工一半。如果把这些间接节约的劳动力也算在内，则初步机械化就可节约劳动力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机械化不仅节约大批劳动力，而且使农业季节大大提前。以夏收夏种为例，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提早一个星期。

劳动力的大量节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华阳公社过去因地多人少，每个劳动力负担八亩多地（现在加上开荒每人负担十亩），再加上棉花播种面积大，所以劳动力严重不足。机械耕作不仅改变了这一情况，而且还能进一步精耕细作。一九五九年的棉花比一九五八年多追一次肥，多锄一次到二次草，因此，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七十三。再以机械排灌来说，一九五八年没有建立排灌站时，全社用二万人排涝，仍有一部分田

地积水未排出，少收粮食二百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建立排灌站后，同样的雨量，不仅没有受涝，反扩大湖边水田九千亩，增产粮食七百万斤。

此外，机械化还改变了过去干部和群众不愿多种的思想，复种面积扩大了。一九五八年全社秋耕秋种时，农业机械少，只种了五万三千亩。一九五九年秋种的耕地有百分之五十是机耕的，因此面积扩大到十三万亩，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一倍半，质量也超过了一九五八年。公社为了保证夏收作物的丰产，还抽出二千多劳动力，突击打高瓜草一百多万担，使五万多亩夏收作物及时盖上了过冬的“棉被”。

耕作方面劳动力的大量节省，使公社有更多的力量投入水利建设和发展多种经济。一九五九年春，公社为了巩固堤防，抽出了一千一百人，远征到江南开山炸石，要把一百多里长的江线修筑成“百里石堤”，把江水永远挡在“铜墙铁壁”之外。一九五九年冬，又开展了兴修水利的运动，全社已完成土石方六百万立方米，可以行船的河渠已有三百三十公里，实现了河网化。机械排灌站的建立，全社实现了灌溉自流化。一九五九年公社新办的机械厂、砖瓦窑厂、油坊、养猪场、养鱼场有十几个。一九五九年全社渔业收入超过一九五八年二倍以上。

机械化不仅节约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劳动强度也大大减轻。如华阳大队陈埂生产队六十九亩沙压地，一九五八年组织了一个二十三人的深耕队，一天只挖一亩，挖了十二天大家再也干不下去了。一九五九年用拖拉机半天就耕完了。过去由于大批牛力用于耕地，许多运输和加工都要人去，现在用拖拉机耕地，全社的牛力大部分可以腾出来用作运输和加工，因此肩挑劳动基本上消灭了。

第二，机械化带来了土地的“大翻身”。华阳公社内，有很多历年江堤溃口时冲积的白沙。全社被淤沙压盖的土地即有二万四千亩，其中有一万八千亩经过几年改良，已可以种一些作物，但产量很低，玉米、黄豆一亩只收几十斤；其余六千亩沙压得太厚，荒蕪数年。“铁牛”的到来最后征服了荒蕪的沙地。首先是六千亩沙地彻底翻了身，一万八千亩低产地也变成了良田。合一生产队一百七十五亩沙压地，荒了多年无力恢复，一九五九年机耕后，第一年种棉花，就亩产皮棉一百零七斤。杨湾大队有六百亩死泥土，棉花产量一贯很低，一九五八年亩产皮棉只有八十七斤，一九五九年经过机耕，把地底下的沙壤土翻了上来，亩产皮棉达到一百九十九斤。

机械化的初步实现，还把沉睡千年的四个大湖唤醒了。这四个大湖边有大量荒地，特别是皖河治理后，开垦的荒地收成更加可靠。一九五九年华阳公社利用拖拉机完成夏种和秋种后的空隙，开荒二万四千亩（全社共开荒四万亩），耕地比原来扩大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例如南障生产队原只有地二百四十八亩，很瘦弱，产量低，一九五八年粮食仅够自给。一九五九年六月，公社用拖拉机给该队开荒二百亩，种了一季晚秋，结果一九五九年即卖余粮三万八千斤，每人增加收入五十元。

机械化还大大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九五九年虽然是百年来未有的大旱，但由于充分发挥了机械的效能，终于战胜了旱魔。全社除两个抽水机站、二十台抽水机（一千零九匹马力），全力投入抗旱外，拖拉机也大部投入抗旱，十二个机械抗旱工地上，日夜响着和“旱老虎”作战的机器声。抗旱的胜利使全社粮棉获得大丰收。棉花由一九五八年亩产一百一十五斤增加到一百九十九斤五两，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四千三百万斤增长到五千一百万斤，增长百分之十九。

第三，机械化给整个公社带来了新气象，使社员的生活更加幸福。一九五九年每个社员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四十九元九角七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蓬洲大队一九五八

年只种棉花一千三百亩，社員收入平均每人七十八元；一九五九年因机耕面积扩大到百分之八十一，棉花播种面积也扩大到二千五百亩，因此社員收入增長近一倍。現在广大干部和社員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好处，体会到人民公社的偉大力量。因此一九五九年随着收入的增加，社員更强烈地要求扩大公共积累，多买机器，多办工业。一九五九年公社公共积累由一九五八年的八十六万元增加到一百一十四万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社員們为了发展生产，除买少量的必需品外，积极向信用部存款和购买生产工具。一九五九年全社农村儲蓄达到三百一十六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九。新农村大队社員朱来先，一九五九年分到現金六百元，但自己仍省吃儉用，勤儉过日子，除自己购买少量日用品外，为了更好地搞好生产，他一戶即购买鉄木等小型农具价值共二百余元，其余大部存入了信用部。广大社員为了帮助公社和大队办工业和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投資达到五十八万元。現在全社三十个大队都已实行了伙食供給制、半伙食供給制和口粮供給制，人民担心吃穿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第四，机械化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文化学习运动。社員們都認識到“拖拉机是鉄牛，沒有文化开不走”。过去认为学文化不重要的人，現在都积极要求学文化了。华阳大队女社員方金花，过去叫她上夜校，她总說：“有时間我还要做两双鞋穿，叫我念书就是不去。”实现机械化后，看到开拖拉机都要几年級的学生，她說：“不識字真是不行了，不然机子上的号碼都认不得。”現在她参加夜校学习，一晚也不拉。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要求学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公社为了滿足这一要求，除了放手普及小学教育外，还大力开展了业余文化学习。一九五九年全社兴办农业中学七所，学生二百六十余人；民校、紅专学校九十三所，学生一万八千余人。青壯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了学习。离机耕队最近的新农村大队，在机耕队影响下，学文化的要求最迫切。全部青壯年都进了业余学校。根据三个小队的統計，解放前三百零二个青壯年中，只有两个識字的，現在人人会写信，个个会記工。

机械化的迅速发展，还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变化。社員們把个人和集体，集体和国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白沙大队社員陈友根，第一次看到拖拉机在耕地，在田埂上看着拖拉机耕了五十亩地还舍不得走。回家后說：“用机器耕地真是人不吃力地增产，我定要把大肥猪卖给国家，支援工人造机器。”中心大队社員楊胜高，亲眼看到拖拉机耕地又快又好，他說：“以前小社扣公共积累我思想不通，現在想通了，沒有积累就沒有拖拉机。”群众对公社、对党更加信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坚强了，爱国、爱社、爱护公共財物的風气空前高涨了。

机械化的发展大大鼓舞了华阳人民公社的广大干部和全体社員們。他們正在进一步搞好夏收作物的田間管理和大兴水利，决心在一九六零年粮棉生产上再来一个更大的跃进。一九六零年粮食产量計划将达到一亿三千六百万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一点六倍；棉花产量将达到十二万五千担，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漁业、畜牧业、付业以及社办工业也都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一倍到三倍。全社开垦的四万亩荒地，已全部种上了大麦和小麦，生长茁壮。一九六零年夏收以前，全社将再开荒地三至四万亩，从此，华阳公社內的四个大湖旁的数万亩荒地将变成良田。公社党委为了在一九六零年更充分地发挥各种机械的潜在力量，正在进一步规划土地，合理安排茬口，組織机械队伍的紅旗竞赛运动。华阳人民公社在党的总路綫的鼓舞下，正在繼續高歌猛进，向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前进。

一九六零年一月

心雄志壯 猪滿田肥

——記安徽定远藕塘人民公社养猪的成就——

許健生等六人調查

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人民公社，境内半山半丘陵，是一个革命老根据地。过去遭受敌人严重摧残，树木全被砍光，生产受到極大破坏。这里原来土地瘠薄，水利条件差，肥料缺乏，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極为困苦。解放后，逐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兴修了水利，产量逐年有所增长，群众生活日益得到改善。但由于肥料問題沒有很好解决，大部分田地施肥很少，甚至是白田下种，因此粮食增产仍然不够快，丰收的一九五七年平均亩产不过二百六十斤。

藕塘人民强烈要求迅速发展生产，改变低产貧困的面貌。他們从生产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要提高粮食产量，除必須繼續大力兴修水利外，最主要的就是解决肥料問題。而大量养猪是解决肥料問題的重要途径。因此，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当地党组织就重視了养猪业，猪的生产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那时猪主要还是分散喂养，高级社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兴办的集体养猪場还不多，有的猪場还因为病疫、飼料、經營管理等問題不能妥善解决而不得不停办，所以养猪业得不到大的发展。人民公社建立后，由于它具有“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才使养猪业迅速地、大規模地发展起来。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十月，全公社共养猪二万六千零四十九头，比一九五八年全年养猪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九头增加百分之八十四。其中公养一万五千零七十五头，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除公社大办猪場外，各大队和生产队也基本上做到队队办猪場，戶戶养猪。按全社三千九百零六戶、一万七千二百七十八人計算，平均每戶六头半，每人一头半。十个月来，他們共出售三千七百六十九头肥猪給国家，超额完成了国家規定的全年交售任务，并以五千六百八十六头小猪、糙猪支援了外地。

藕塘公社的养猪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大力开辟猪源 集体飼养为主

公社建立前，这里的养猪业基本上是由社員个体經營的。社員中飼养仔猪、糙猪的較多，飼养母猪的較少，因为飼养母猪不仅費工大，而且需要的精飼料也多。所以母猪的数量一向就比較少。一九五七年这里共养猪八千五百头，其中母猪只有二百余头，仅占百分之二点四。这为数較少的母猪，又大都是富裕中农喂养的。富裕中农为了赢利，常常把母猪閹掉，育肥出售。一九五七年这里的二百余头母猪，被閹掉当作肥猪出售的就有八十余头。因此，每年虽然也留下了一些仔母猪，但母猪的增长終究很慢。这样，仔猪就不能大量繁殖，养猪业自然难以迅速发展。

公社建立后，为了迅速发展养猪业，貫徹了集体飼养为主、私人飼养为輔的方針，他們大力开辟猪源，使公社有足够的母猪，实行自繁自养。公社从雄厚的資金中撥出一万八千元，

大量購進母豬，建立了以繁殖仔豬為主的養豬場。養豬場里所繁殖的仔豬，實行見雌就留，先留後選。這就使集體養豬業很快地發展了起來。母豬由公社建立前的七百五十九頭，飛速地增長到現在的三千零二十頭，繁殖量提高三點九倍。公社在大力發展集體養豬業的同時，還充分發揮了社員家庭養豬的積極性，對社員家庭飼養的母豬，教育他們不要私下閹割，繼續繁殖。對少數目前還沒有養豬的社員，公社就將養豬場繁殖的仔豬，貸一部分給他們喂養。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集體養豬場為核心的群眾性的養豬運動。

藕塘公社在貫徹集體飼養為主、私人飼養為輔這一方針的過程中，廣大貧農、下中農都是熱烈擁護的，而富裕中農卻熱衷於私人養豬贏利，有嚴重抵觸情緒。有些富裕中農曾經嘲笑說：“官塘漏，官馬瘦，公養生不出好小豬，將來等着吃死豬肉。”阻礙這個方針的貫徹實施。公社黨委深入地向廣大社員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並着重宣傳了集體養豬的好處。對於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的富裕中農，開展了嚴肅的批評教育。從而掃清了發展集體養豬業道路上的障礙。

勤儉建豬場 突破飼料關

藕塘公社在開始創建養豬場的時候，面臨着兩個問題：一是要有適宜的場地、豬舍；再就是要有足夠的飼料。公社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第一，依靠公社本身的優越條件，統一規劃，合理安排；第二，依靠群眾，貫徹勤儉辦場的方針。

俗語說：“羊上山，豬下灣。”公社手中集中了大量的母豬，沒有適宜的飼養場地是不行的。公社建立前，世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的世新大隊）辦了一個小型豬場，由於自己的土地有限，不得不把它安排在一個小山頭上。山上冬冷夏涼，又缺水，加上管理不善，不到一年工夫，三十二頭豬死了十八頭。公社建立後，打破了高級社的界限，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統一規劃，合理安排，把養豬場設置在最適宜的地点。藕塘公社選擇養豬場一般根據這樣幾個條件：第一，有飼料地，有放牧場所，又便於採集野生植物；第二，水源較為充足；第三，肥料需要量較大的地方。這樣，不僅有利於飼養，而且可以就近施肥，有利於生產。世新大隊原來的養豬場，由於公社重新為它選擇了適宜的場地，加強了領導，繁殖量迅速增多，母豬和仔豬已由原來的十餘頭發展為現在的四百餘頭。場地選定以後，公社黨委又發動群眾，因地制宜，採取各種辦法，解決了豬舍問題。大李豬場的場地，四旁無靠，就以土基為牆，高粱杆和茅草做頂，搭起了臨時的窩棚。下李豬場背靠山坡，群眾沿著山坡挖了一些窟窿作為豬舍，既不需要木料，而且冬暖夏涼，適宜豬的生長。通過上述種種辦法，全公社目前已經興辦起來一百六十個豬場，擁有豬舍一千七百餘間，滿足了養豬業大發展的需要。

豬養得多了，所需要的飼料也多。飼料從哪裏來呢？對這個問題，曾經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養豬只能用精飼料，而且既是公社的豬場，飼料就應由公社發給。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豬吃百樣草，看你找不找”，豬場是大家辦的，飼料問題應該大家想辦法解決。經過討論，大家肯定了後一種看法。公社便發動群眾廣泛開辟飼料來源，解決飼料不足的困難。一年來通過種種辦法，收貯粗飼料七百萬斤，精飼料一百五十六萬斤。解決飼料問題的办法主要是：採、種、牧。採集野生植物，經過加工，作為粗飼料養豬，是一個重要的門路。目前已發現八十多種野生植物可以喂豬。其中象浮萍籽、鷄爪菜、葛藤根等等，不僅豬喜歡吃，而且營養價值高。單是野生植物，全社一九五九年就採集了七百多萬斤。光靠採集還不能完全解決飼料的問題，因此公社還撥出一部分土地種植飼料作物。根據各地的經驗，苞谷是“飼料之王”，這裡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大量種植。下李豬場的飼養員馬其貴，一九五九年在旱情嚴重的情況下，種植玉米五畝，種一次未出，二次再種，直到第五次才出苗。出苗後，

每天早晚澆兩遍水，終於把玉米栽活了。現在公社一共種了一千三百六十畝生菜、胡蘿卜等過冬飼料，可以吃到一九六零年夏收。此外，這裡养猪一直就有放牧的習慣，春天的綠草山坡，夏天的池塘河旁，秋天的各種空地，都是放牧的好場所。藕塘公社採用了采、種、牧三種辦法，解決了养猪業大發展以後的飼料問題。

加強技術管理 做到多生免疫

要使养猪業飛速地發展，就必須做到多生免疫。這就要採取一系列技術措施，提高母豬的繁殖率和仔豬的成活率，有效地防治各種瘟疫疾病。

公社建立前，藕塘鎮僅有一個私營獸醫聯合診所，設備極其簡陋，兩名獸醫的技術水平很低。他們的經營方法是“等客上門，有錢就干”，和生產脫節。公社建立後，為了使畜牧獸醫工作適應大規模發展养猪業的需要，就對私營獸醫聯合診所進行了改造，對老獸醫和閹豬人員進行了新的技術教育，並大力培養了新獸醫，建立了畜牧獸醫工作站，各大隊也成立了獸醫站，作為發展养猪業的技術指導中心。通過他們，把技術廣泛交給群眾。公社畜牧獸醫工作站，先後輪訓了一百五十二名飼養員，其中很多人已全面地掌握了配種、助產、防疫、治療等技術，成為多面手。

為了做到多生免疫，公社和大隊採用領導、技術人員和群眾相結合，學習和獨創相結合的辦法，總結出了一套先進經驗。

在多生方面，他們着重抓住了兩個環節，第一是抓滿懷。公社建立前，這裡的種豬都由私人餵養，數量少，“一頭種豬管十里”，配一次就算數，而且是等母豬自然發情以後才進行交配。因此母豬的生殖率低，空懷率高，每窩一般只生七八只仔豬。公社建立後，種豬集體餵養，數量也有了增加。推行了重復配、雜交配、人工授精等先進配種方法。母豬不發情，就用生姜、山藥、蓖麻葉等刺激物催情。這樣，大大提高了母豬的繁殖率，不僅做到了頭頭母豬年產仔豬兩窩半，而且每窩仔豬的數量一般都達到十二頭以上，最多的高達二十四頭。第二是抓保胎保仔。他們採用的辦法是：母豬產前產後分圈餵養。產前阻止它劇烈活動，防止流產；產期專人護理，防止壓死仔豬；產後幫助仔豬定乳，瘦小的定前乳，肥壯的定後乳。一九五九年春天，有些母豬發生了嚴重的缺奶現象，當時很多技術人員都束手無策，老農王道元介紹了自己的經驗：“人缺奶吃魚，豬缺奶吃蚌”，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所有的养猪場都掌握了用蛤蚌、螺絲催奶的技術。採用了這些辦法，仔豬的成活率達到百分之九十八。

在防疫方面，過去這裡豬瘟一直不斷，群眾說：“豬是黑財神，就怕遇瘟神”。公社建立後，全面貫徹了防重於治的方針，強調平時喂好管好。由於大批飼養人員學會了先進的飼養管理方法，各养猪場都建立了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同時普遍進行了藥劑預防，做到四季預防；頭頭注射。在黨的領導下，獸醫人員的干劲很大，一年來他們製造了五十三種土藥，能治三十多種豬病，其中三皮藥水對治豬喘病有很高的療效。兔化疫苗現在也能自己製造。同時群眾還獻出了二十四種治豬病的秘方。一九五七年這裡還是一個豬瘟流行的地區，但經過公社一年多的努力，就消滅了因病死豬的現象。現在廣大社員都從心坎裡感激人民公社為發展养猪業除掉了禍根，他們編了這樣一首順口溜：“過去豬瘟根不斷，現在豬瘟斷了根，不是實現公社化，瘟神哪肯離凡塵。”

領導抓緊事在人為

藕塘公社發展养猪業的經驗很多，但歸根結底還是公社黨委重視，貫徹了五業綜合經營的方針，象抓糧食生產那樣去抓了养猪。公社建立前，這裡的养猪業所以發展較慢，一個重要

原因，就是某些干部沒有認真地去抓，对各养猪場也沒有派得力的干部去領導，个别地方甚至把养猪場当作安排沒有多大劳动能力的人的場所。公社建立后，党委就确定了一名書記掌握这方面的工作，还搞了养猪“試驗田”，創造經驗，以点帶面。各个养猪場都配备了强有力的骨干，建立起党团組織。陶庵大队的大李养猪場，一九五八年九月剛建立时，只有五十二头母猪，在一年的時間內，就繁殖了四千二百五十头猪。这个养猪場所以發展这样快，就是因为这个場的場長既不是懦夫，也不是懶汉，而是一个貧农出身的年輕的共产党员刘德金。他在領導这个場的一年中，处处表現了雄心壮志和共产主义風格。一九五八年，他和另外两个飼养員带着五十二头老母猪来到了一个名叫破山口的山崗上建場，当时这里野草丛生，一无所有。富裕中农就站在一旁冷嘲热諷。有的說：“这么多猪，只有把你們三个人喂給它吃。”有的說：“要不了三天，你們三个人吃死猪肉都来不及。”但是刘德金並沒有去理会这一套，他們先用高粱秸圍了一个籬笆，把猪暂时安置下来以后，又用同样的材料撑起了一个窩棚住人。沒有飼料，他們就一方面放牧，一方面天天出外采集，并搶种了五十多亩飼料。由于猪圈沒有頂，一下雨，猪常常被淋得乱叫。他們又去砍了一些茅草为猪撑了一个避雨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冬天，有一头母猪跑到野外去生小猪，刘德金冒着風雨，到处寻找，找到以后，剛生下来的十二头仔猪有三头已經冻僵，他連忙用棉袍把小猪兜回，生火搶救了过来。尽管当时猪場設備很差，但由于喂养管理得好，猪都長得很健壮。現在这个猪場的条件已經根本改善，飼养員已增加到十人，并設了两个分場。他們在一九五九年种了二百多亩地，不仅有了充足的精飼料，而且还收获了五千九百斤粮食，不仅飼养員的口粮做到全部自給，还卖出了一千斤余粮。正由于公社挑选了一些象刘德金这样的好干部領導各个养猪場，因此使养猪业获得了很大的發展。刘德金克服重重困难养好猪的模范事例，也使更多的人懂得了“事在人为”这个道理。

瘦田变肥田 生产大發展

养猪业的發展，給藕塘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突出的表現在促进农业生产的發展上。藕塘公社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連續一百多天未下透雨，猪肥的效用为干旱所大大抵消，但粮食亩产仍达到五百零五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十。受旱較輕的瓦王生产队，由于猪肥的效用得到了較充分的發揮，粮食亩产达到六百一十八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三点七。許多穷队由于养猪积肥，在农业生产上也赶上了富队。陶庵大队的冉周生产队和王碾生产队，土地毗連，土質、水利条件大体相同，但一九五七年冉周队粮食亩产五百一十斤，而王碾队却只有三百斤，悬殊很大。其原因就是冉周队猪养得多，猪肥施得多，王碾队猪养得少，猪肥施得少。公社建立后，王碾生产队在公社和大队的支持下，兴办了养猪場，养猪由原来的五十二头發展到五百三十七头，施肥量大大增加。他們一九五九年种的九百亩山芋，每亩施底肥一百担左右，其中猪厩肥达四十担，因此亩产达二千斤以上，比一九五八年亩产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全年粮食产量和冉周队相比，也相差无几了。王碾生产队的山林小队，原来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土質極坏，浮在地面上的是黄泥板，二三寸深以下是砂礫，解放前收成極少，有些地方有种无收。公社建立前，这里的九戶人家大多不安心在这里生产，想轉移到别的队去。公社建立后，大队在这里設立了一个猪場，用猪粪改良土壤，使这里从不收到有收，从少收到多收。一九五八年小麦亩产不过七十斤，一九五九年就增長到一百一十七斤，目前秋种小麦長得烏鴉鴉的，預計产量可以达二百斤以上。現在不仅他們已安心在这里生产，而且还新搬来了四戶，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一九五九年还出售余粮近三千斤。

养猪业的发展，使藕塘公社的收入大大增加。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达三百四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其中养猪收入四十七万多元，占百分之十三点七。社员收入也随之大大增加，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一九五九年全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每人可达一百二十八元（包括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其中由于养猪增加的收入占百分之十五点六。在逢年过节、生产繁忙的时候，公社食堂内还普遍吃到猪肉，社员出售肥猪也买回一部分肉自食。王碾生产队的老社员李长富，解放前打了半辈子长工，见别人喂猪就很羡慕。一九五九年公社贷给他三头小猪，他精心喂养，收入八十元，全家置了两床新被，添了八件衣服，还吃了八斤猪肉、三斤猪油。

养猪业的发展使藕塘人民更加明确地看到人民公社的光辉前景。他们树雄心，立大志，决心在一九五九年养猪大发展的基础上，一九六零年养猪十一万头，平均每户二十八头，每人六点三头，每亩田一点七五头。一九六零年养猪业的大发展，不但将使公社的收入比一九五九年有更大的增加，而且在广大的耕地上将更多地施用猪肥，农业生产也必将出现一个新的更大的跃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变沙碱地为良田

——安徽肖县东方红人民公社粮棉油样样高产丰收——

丁明道 巩本廉

安徽省肖县黄口东方红人民公社，是一个沙碱遍地、土质瘠薄的地区。全社十五万五千亩土地，碱地占百分之五十，沙地占百分之四十五，较肥沃的淤土地仅占百分之五。过去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秃子头、老碱瓢，光下种，不立苗。”因此，农作物产量历来是很低的。可是一九五九年这里却出现了个奇迹：就在这块土地上，农作物样样都获得了大丰收。六万多亩棉花，亩产皮棉一百五十一斤，比解放前增产十五倍，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六万多亩粮食作物，亩产九百零三斤，比解放前增产约八倍，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七。两万多亩油料作物，亩产四百一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五。大丰收使这里的群众兴高采烈、干劲冲天。如果问大丰收的奇迹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人民公社，力大无边，改造碱地，战胜自然。”

土壤革命 碱地翻身

东方红人民公社，方圆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人口七万零一百余人。这里的地势虽然平坦，土质却很坏。土壤里含有大量的盐碱成分，瘠瘦而板结，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解放前粮食亩产不过百斤，皮棉亩产仅在十斤左右，群众生活极端贫困。解放后尽管年年兴修水利，多施肥料，但仍然不能很快增产。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社员们对改良土壤已经有了强烈的愿望，可是那时人力物力有限，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一九五七年春，原联合农业社（现杨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下了很大决心，要把五千亩黑卤碱地铺上一层肥泥，改造碱地，增加生产。结果因社小劳动力支配不开，顾了改造碱地，却误了春耕生产。

人民公社成立后，从各方面挖掘了劳动潜力，顺利地解决了改造碱地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公社举办了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使全社两万五千名妇女劳动力，摆脱了家务的牵累，在生产劳动中大显身手。一九五八年冬，陈庄生产队在一千多男劳动力抽往水利战线和钢铁战线的情况下，全队七百名妇女劳动力，组成了一支改碱突击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全队六百亩碱地全部铺上了肥泥。公社还领导社员大闹工具改革，创造与推广了大批先进工具，实现了运土车子化，车子轴承化。过去铺泥土靠挑抬，强劳动力一天也挑不到百担泥，实现车子化后，一人一天推泥六百担，工效提高六倍。社员李凡英等人集体创造的木制有轨火车，载重八千斤，日行七十里，这一创造推广到全社，为全社节省了十五万六千个劳动日。

在改造碱地的过程中，公社总结了各地的经验，找到了六种改造碱地的好办法。一是客土垫碱土，即挖掉碱土，在上面垫一层五至六寸的黑黄肥土，经过精耕细耙多施肥，变成青土。二是碱地大翻身，先在碱地里挖三尺多深的沟，把底层的黄土挖上来，碱土翻到沟底下，

再盖上好土。三是平整土地，筑埂修堰，控制雨水徑流。根据高处有碱，低处无碱，跑水地有碱，积水地无碱的道理，修筑了二万亩田埂畦田，一万亩圩田，基本上达到了雨后水不跑。四是碱地改稻田，通过灌水排水，洗刷碱性。五是多施有机质肥料，碱地上施厩肥，好地上施杂肥，先施碱田，后施良田，每亩碱地平均施有机肥万斤以上。六是因地种植抗碱作物，輕碱地种谷子、大豆、高粱、玉米，一般碱地种棉花，重碱地种苜蓿、碱青、苕子、紫穗槐等。为了把这些办法广泛地傳授給群众，公社培訓了五千五百余名技术員，使他們首先掌握了改碱技术。

在改造碱地的过程中，公社还根据自願互利的原則，組織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統一調度劳动力、物資和資金，保証改碱措施的普遍貫徹。在高级社时期，劳动力、土地分布不平衡，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原胡庄高级社（現胡庄大队），每个劳动力負担四亩地，无力量改造碱地，而距离不远的楊各高级社，每个劳动力只合二亩地，劳动力虽然有剩餘，但在当时却未能組織协作，互相支援。公社范围大，工、农、商、学、兵拧成一股绳，这些問題就得到了解决。在大协作中处处表现出共产主义的新風格。如胡庄大队碱地面积大，劳动力少，改造全部碱地有困难，这时改造碱地任务小的孟楼等大队，就主动赶来支援，使胡庄大队順利完成了一千五百亩的碱地改造任务。三增产大队商业职工經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改造碱地的工作。黃口农业中学，把生产的土化肥二万斤支持各大队。社員們高兴地说：“过去一方顧一方，如今有事大家帮，公社人多力量大，增产粮食有保障。”

进行土壤革命，全面改造碱地，在东方紅公社是一件空前的創举，因此曾經遇到各种右傾保守思想的抵抗。有些人曾說：“山难改，性难移，碱地难改坏脾气”，“石头上养不住魚虾，沙碱窩里长不出好庄稼”。也有些人虽然承認沙碱地可以改造，但認為“农活紧，劳动力少，沙碱地面积大，无能为力”。为了扫清土壤革命中的思想障碍，公社采取了“讲”、“辯”、“摆”、“算”、“看”等方法，大摆有利条件，大讲增产意义，使大家解放了思想，辨明了是非，开闊了眼界，树立了信心，鼓足了干劲。

由于公社与各种右傾保守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积极从各方面挖掘了劳动潜力，全面貫徹了改造碱地的先进措施，一九五九年改造碱地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績。全社七万多亩重碱地，全部进行了改良，六万多亩輕碱地，全部深翻垫肥泥，冲沟换土的一万三千亩，种碱青、苕子等綠肥三千八百亩。同时还采取深翻、筑圩、綠化造林等方法，对沙地进行了改良。現在盐碱土质已經发生了根本变化，含碱量由百分之四左右，下降到百分之零点五，基本上把碱地改成了良田，取得了大丰收。社員們兴奋地說：“从清朝咸丰、同治、光緒、宣統到‘民国’，皇帝换了好几个，朝代变了多少次，吃了几輩子盐碱亏。公社成立只一年，碱地翻身大变样，真叫人看在眼里，喜在眉梢，吃到嘴里，甜在心窩，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人民公社的好处。”

調整土地 因地制宜

在大鬧土壤革命的同时，公社还大規模地进行了土地調整，做到合理布局，因地种植，作物連片。这对农作物的大面积增产，是一項重要保証。合作化前，土地是个体經營，零星分散，种植混乱。合作化后，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規模小，仍然难以全面规划，因地种植。如胡庄大队土地碱性大，水源缺乏，有三千五百亩土地适宜种棉花，但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每年却要划出一千五百亩土地种水稻。这样既不能多种棉花，而水稻也因缺水得不到高产。孙庙大队，地势低洼，沙淤土质較多，适宜种水稻，但由于想通过培植經濟作物增加收入，年年种了很多棉花，結果因受水漬，产量很低。在农业社

时期，各个社之間存在許多插花地，种庄稼时，社員出工远，浪費了劳动力和時間，影响精耕細作。公社成立后，这个問題迅速获得了圓滿解决。公社首先对土地进行了全面规划，調整了插花田。土地調整后，又根据因地种植的原則，划分作物种植区，实行大面积的連片种植。这就不仅能够充分發揮地力，而且便于社員發揮自己的技术专长，对作物进行精細的管理，大大節約了劳动力和畜力。如三增产大队过去有三千五百亩插花地，一般在四五里路以外，社員們走路的时间，每人全年就花掉五十八个劳动日。土地調整后，大大便利了耕作，因而使这个队的劳动效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現在全社已經是：小块田变成大块田，远田变成近田，插花田变成整块田，沙碱地变成丰产田了。同时由于連片种植，便于拖拉机耕作。在大片沙地里使用拖拉机，不但可以深翻土地，改良土壤，而且能够騰出大批的人力和畜力，从事精耕細作。一九五九年用拖拉机开辟了五百余亩死滩田，种上的作物都获得了大丰收。社員說：“单千戶深翻光瞪眼，互助組深翻用鋤，高級社深翻用牛耕，公社拖拉机把土翻，产量年年往上升，生活越过越美滿。”

水足肥多 全面增产

公社为了增产更多的粮食、油料和棉花，除了大力改良土壤外，还在全社范围内大搞“水”、“肥”两项基本建設。

这个公社，原来的水利基础很差，解放后，广大人民依靠互助合作的集体力量，作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只挖了一些小沟、小塘，打了一些水井，有的沟渠“半截头”，“有咀沒屁股”，只能进水，不能出水，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原陈庄、三增产高級农业社，地势低洼，早想在上游开一条沟，引水洗碱；但上游的老黄口、孙庙等高級社因受益小，又因要挖廢百余亩好地，不願动工，一直擱了好多年。公社成立后，受益和負担之間的矛盾解决了，双方同心协力，突击了半个月，就挖通了这条长达十多里的沟渠。一年来，全社整修了大沙河、閻公堤和利民沟，疏通了旧河三十九条，打井一千八百一十眼。現在全社沟沟相通，塘塘相連，沟連渠，渠通河，橫豎对齐，象棋盘格一样，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水网。由于水源充足，澆地洗碱迅速由一万亩扩大到五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九。这些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一九五九年在小麦播种时，遇到严重旱情，公社充分利用了一切水源，使一万亩小麦及时获得播种。陈庄大队一九五九年的粮棉作物，一般灌溉了两三次，做到既无涝灾，也无旱象，使二千五百亩棉花获得了全面大丰收，亩产籽棉一千一百多斤。在碱地里改种的六百多亩水稻，平均亩产达一千五百斤。在寸草难收的“十二亩折七分”的老碱地里，还培养出三亩高额丰产田，亩产达七千斤。社員歌唱道：“十二亩折七分，土地大翻身，干劲加钻劲，碱滩出黄金。”

在沙碱地里种庄稼，肥料需要特別充足。在合作化时期，因受劳动力、技术和資金等条件的限制，总是积肥不多，施肥有多有少，不尽合理。如原三增产高級社土地少劳动力多，社員集中居住在黄口鎮，每年光是从机关、商店、街头巷尾收集起来的肥料，就有一千多万斤，平均每亩合一万斤，再加上社内积肥，每亩可施一万五千斤。而附近的孙庙、陈庄高級社却地多人少，劳动力支配不开，又缺乏肥料基地，每亩碱田仅上肥料二千多斤。在資金方面，原三增产、胡庄等高級社，土地肥、产量高、收入多，不仅积攒了大量的农家肥料，而且每亩施上了二十余斤化肥。其他社不仅家肥不足，化肥根本一点未上。公社成立后，劳动力、資金等通过社会主义协作，互相支援、合理調配，肥料就搞得更多更好了。全社建立了常年、季节和临时积肥专业队，掀起了規模巨大的积肥高潮。广泛开辟了肥源，做到了土洋并举，粗細并用。一九五九年共积造家肥六百万担，为一九五八年积肥总数的两倍。此

外，在全社範圍內還掀起了一个队队建土化肥厂，戶戶生产土化肥的群众性运动。在生产实践中，公社用含有氮、磷、鉀三要素的硝老水、碱水、牛骨粉、草木灰、老牆土等原料，試制成功了硫酸銨、固氮菌、鋼渣肥等三十余种化肥。这些化肥原料充足，制造簡單，成本低，肥效高。一九五九年全社生产了二千七百五十万斤，基本上滿足了各項作物追肥的需要，并大大有利于土壤的改良。

公社大批化肥厂不仅能生产出大量的土化肥，而且也試制成功了很多人農藥。这些土化肥、土農藥，用到农业中去，有力地保證了糧食、油料和棉花的全面增产。

种好試驗田

对土壤进行改良后，如何运用这个新的条件，推广先进技术，創造大面积高产，还是一个新的問題。东方紅公社全面掀起了技术革命，大搞試驗田，做到政治与技术相結合，有力地指导了生产。全社干部一千六百人，和技术員、有經驗的老农三結合，在改良后的沙碱地里培养了三千一百亩試驗田，比公社成立前試驗田的面积增加了三倍。一九五八年只有少数干部种試驗田，現在广大群众都搞試驗田。一九五八年只培养單項作物，現在样样作物都培植。許多干部、党员、团员和群众一起，成立紅专技术研究小組，边生产，边試驗，边研究，边推广，試驗田实际上成了生产指揮田。例如在播种花生的时候，当地习惯是不上底肥，說什么“花生本身有根瘤菌，不要施肥能长好”，公社党委經過試驗，全部施了底肥，使花生长得十分好，用事实糾正了那种旧思想。当地习惯，花生下种每窩只下一至二粒米，党委总结了本社朱广勛（种花生的劳动模范）下种三至四粒米获得增产的經驗，就迅速在全社普遍推广。又如花生薅草的时候，当地群众习惯只薅一两遍草，公社党委从試驗田中，总结了三点薅草經驗，即头草刮（薅得淺），二草挖（薅得深），三草四草如绣花（薅得細）。这样做的結果，使花生长得葱綠健壮，果多产量高。公社党委运用这些活的榜样，新鮮的事实，通过現場會議进行評比、辯論，更具体地指导了生产。一九五九年在“大搞試驗田”运动中創造了許多新的技术措施。例如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孙井厚的棉花試驗田，試驗成功了棉花抹株，控制非正常生长，縮短了果节，找到了棉花結鈴的窍门，促使每棵棉花在原来十八台果枝、六十个蕾鈴的基础上，增加到二十一台果枝、七十五个蕾鈴。李翠英高額試驗田創造了雨前捻花冠，防止阴雨侵蝕，和变叶枝为果枝及推株拼壟等先进技术措施。植棉能手“五女”，在她們的高額丰产田里成功地創造了高杆的棉花与低杆的花生、甜菜、紅芋等間畦套种，使阳光通暢，各种作物都获得高产的經驗，破除了“增产到頂”的錯誤論調。

在“大搞試驗田”的同时，广大社員掀起了“树标兵，赶先进”的竞赛高潮。全社共树起植棉花、种花生等的标兵二百六十五个，做到了“样样有旗帜，处处有榜样”。在棉花生产战线上，出現了“五女”、“七女”、“十女”等棉花姑娘五百六十个。植棉姑娘李翠英，为了赶上“五女”，到別人棉田里參觀、学习一百多次，广泛吸取先进經驗。六十多岁的唐占祥老大爷，也組織了“五老”棉花丰产田，追赶植棉标兵李玉华、孙井厚。在全社轟轟烈烈、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中，促使各种农作物普遍长得十分出色。

随着生产的大丰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一九五九年分配，每人收入一百八十九元。这里原是經濟作物集中的地区，一向缺粮，一九五九年一跃而成了余粮地区。所有这些，都給黃口东方紅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他們心情舒暢，斗志昂揚，决心在一九六零年使糧食、油料、棉花生产有更大的跃进。

一九六零年一月

黃泥崗上喜收双季稻

——安徽桐城石河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写作小組

中共安徽省桐城县委調查組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曾經刊載了一篇介紹安徽省桐城县翻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章，題目是“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記”。毛主席在給这篇文章写的按語中說：“河北有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們都是十分穷困，被人譏笑，經過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在这本书出版后的两年中，翻身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一九五八年秋季，又同石河、楊桥等十六个农业社合并起来，組織成五千多戶的石河人民公社，共有两万五千六百多亩耕地。公社成立后，社員群众更加发揚了翻身合作社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大搞双季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家都知道，在圩区，水源充足，土质較好，不仅能够种植双季稻，而且可以达到高产。但是，在丘陵山崗的黃泥土里能不能种好双季稻，在一百多天大旱情况下，能不能获得双季稻大丰收，这个问题曾經有人怀疑过，有些富裕中农甚至断言黃泥崗上种双季稻一定失败，說什么“大旱之年要丰收，是冬天想着荷花开”。

然而，石河人民公社虽然地是丘陵山崗，大多又是死黃泥，而且一九五九年有一百二十三天期間只落了兩場小雨，遭受了严重的干旱，但是，大面积的双季稻却获得了全面大丰收。一万五千一百亩早稻，普遍長得秸粗杆硬，又密又深，穗大粒飽，社員們形容說：“稻穗子能压断田埂。”稻子收下来晒干揚淨之后，平均每亩产量合六百八十一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四点二六；其中有四千五百多亩，每亩产量达到千斤以上。一万二千一百亩双季晚稻，全部是車水插秧、抗旱保苗，虽然旱情越来越严重，但絕大部分長得青綠茁壯。在抽穗揚花前后，大都長得平胸高，乍一看，有的人說是“中稻”，有的人說是“单季晚稻”，在大旱之年能長出这样好的庄稼，誰也感到惊奇。在收割的时候，除一小部分受旱特別严重以外，普遍获得大丰收。其中，有五千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五百五十斤；有一千五百多亩平均亩产量达到七百斤，超过了当年早稻每亩平均产量；还有一部分达到千斤以上。由于双季稻全面大丰收，石河公社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亩达到一千二百三十六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一七，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高三倍。社員們高兴地唱道：“公社喜事格外多，唱完一籊又一籊，大旱之年变丰年，晚稻还比早稻多。”

为什么黃泥崗上的双季稻在特大干旱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这样的大丰收呢？

土地大翻身 黃土变黃金

石河公社双季稻取得大丰收，一个重要关键，就是依靠公社的力量，大規模地改良土

壤，把死黃泥變成高產地。這一帶原來的土質非常壞，大都是黃粘土。解放前，糧食產量很低，水稻最高的產量是每畝三百來斤，一般的每畝只能收一、二百斤，最差的“撒一兜，收一把”，往往連種子都收不回來。有一首歌謠描述當時的情況：“石河一帶靠山塆，到處都是黃泥崗，黃泥崗，瘦又荒，晴干雨爛不長糧。”解放以來，特別是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後，雖然有一部分土地已經進行了改良，但是由於農業社範圍小，無論人力物、力都有一定限制，還不可能大規模地改良土壤。原交通農業社有八百多亩死黃泥地，社員們很想把這些土壤改好，但一到冬季就要忙着搞水利，搞副業，勞動力支配不開，顧了這頭，就顧不了那頭，幾年來只改了四十多亩。辦公社前，全社仍有五千六百多亩黃粘土田，太陽一曬，硬得象石條，雨一淋，粘得象樹膠。另外，還有一些不立苗的飛沙地。這些田一般都不適宜於種雙季稻。公社化以後，為了擴大雙季稻面積，進一步提高產量，在公社黨委的領導下，開展了一個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改良土壤運動。採用泥田摻沙、沙田摻泥、大搞綠肥、稻草還田和加深土層、增施其它有機肥料的辦法，進行了土壤改良。由於公社在更大範圍內統一組織和安排勞動力，一九五八年冬季，全社組織了一支三千多人的改良土壤大軍，使用了一千多輛車子，從八、九里以外的大河和城關附近運來了細沙和肥土，摻到二千九百多亩黃粘土田里，還結合興修水利挑了二百三十多万担塘泥溝泥，使一千多亩田普遍增加了一層肥土。在大搞綠肥方面，全公社比農業社時多種了將近兩千畝紅花草，並在大隊與大隊之間調劑了四百多万斤。同時，還組織了砍青杈的大協作。解放以前，黃泥崗上的人家，很想搞青杈作綠肥，但沒有青杈可砍；山里青杈很多，山里的人自己用不完，也不讓山外的人砍。楊橋附近有一個名叫丁永順的中農，單干時有十畝粘土田，為了砍青杈，把自己的妹妹嫁到山里，攀了一門親戚，結果還是一担沒有搞到。農業社時期，由於社與社之間各自的經濟利益關係，山外的農業社到山里砍青杈還要用錢買。窮社買不起，結果只好不搞。辦公社後，在公社的統一安排之下，很短的時間內，就砍了七百多万斤青杈，施到黃粘土多的幾個大隊的早稻田里。為了改良土壤，公社還統一調劑了各種肥料，根據不同土質，因田施肥。在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和畜力的條件下，土地普遍實行了深耕，犁田的深度一般都達到了六寸至八寸，大大加深了土層，打破了“碗無二寸五，田無三寸土”的陳舊論調。由於公社採取了這一系列重要措施，就使原來那些板結的死黃泥，變成了疏松肥沃的土壤，為雙季稻大丰收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早字當先 丰收第一關

石河公社為了爭取雙季稻的更大丰收，除了大規模地改良土壤以外，還根據雙季稻本身的特点，緊緊地抓季節搶時間，保證播得早，插得早。幾年來的經驗證明，要取得雙季稻大丰收，一定要抓“早”。特別是雙季晚稻必須保證在“立秋”前插完。早一天，好一天，正如農諺所說，“寧差秋前一七，不差秋後一日”。如果延遲到秋後插晚稻，必然要影響收成。石河鄉在農業社時期，也注意抓“早”字，但由於農業社的規模小，解決勞動力、畜力問題有局限性，田腳差口安排不開，總是達不到應有的要求。特別是搶割早稻、搶插晚稻時，在十天左右的時間內，既要邊收割邊犁田整地，又要邊送肥邊栽秧，勞動力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勞動力少、土地多的農業社，困難更大，不是失誤季節，就是減少了種植面積。原勝利農業社，雙季稻種植面積最多的一年，只占糧食作物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但搶割、搶插時仍然缺一千多個工，想早也早不了，而且，雙季晚稻插秧總有一部分要拖到立秋後好幾天才能插完。公社成立後，由於統一籌劃全社的生產，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一九五九年的雙季稻生產，抓得特別早。還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公社就對雙季稻生產作了通盤的規劃，更合理地安

排了作物的田脚和茬口，对确定种双季稻的田，安排种綠肥、油菜、三月黄大麦等早熟作物。这样，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双季稻种植面积，而且为早稻早插打下了基础。一九五九年，石河公社双季稻面积进一步扩大，全社种植的早稻占粮食作物面积的比例，将近百分之七十。双季稻的比重提高了；同时要更好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全面实行三、六寸密植，精耕细作，增施肥料，劳动力的需要量就更大了，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由于公社普遍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一下子增加了四千多个劳动力。同时，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提前充分地做好了种植双季稻的各项准备工作，如训练技术队伍，及早运送肥料等等。特别是在早稻早插和抢割早稻、抢插晚稻期间，公社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调度了劳动力、畜力，组织了山区和平畈区、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的劳动力大协作，从而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大大加快了生产进度。为了保证双季稻插的早，公社还统一调度了良种，选用各种不同的早熟品种，实行育秧分批，茬口分类。春分前，各个大队就播种了第一批种籽；在谷雨前，就插下了近千亩早稻。过去是“立夏插秧家把家，小满插秧普天下”；现在是“谷雨动手插，立夏满田青”。这样既保证了早稻提前播种，达到早插早熟，又改变了抢割早稻、抢插晚稻时劳动力特别紧张、时间特别急促的状况。由于公社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抓季节、抢时间，全社的早稻插秧比农业社时期提前七、八天结束，晚稻在立秋前三天全部插完，也比办公社前提前十天，而且质量比过去更好。

与老天决战 向大地要粮

石河公社在夺取双季稻大丰收中，遇到了百年未有的特大干旱。一九五八年，这里虽然九十天未落透雨，但在立秋前五天就解除了旱情；而一九五九年干旱延续了一百二十多天，一直到秋立后七十天还没有落透雨，而且干旱得最厉害的时候，也正是晚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最需要水的时候。特别是象石河这样的丘陵山岗地区，旱情就更为严重，抗旱斗争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发挥了强大的抗灾威力，终于战胜了严重的干旱。在抗旱斗争中，全公社在党委领导下，实行了“四统一”（即领导统一，劳动力统一，工具统一，水源统一），一共划分了五个战区，由一万二千余人组织的抗旱大军，使用着八部抽水机、锅驼机和一千多辆大小龙骨水车，分班轮转，日夜不停，吃在田头，睡在地边。在抗旱最紧张的时候，天气特别热，蒸发量特别大，八百七十多口水塘，绝大部分塘底都干得开了大裂缝，社员们为了与天争粮，不怕酷暑，更不怕缺水的困难，下定决心全面保，长期抗。山里车干了龙井冲（过去从来没有力量车用这里的水），大河车得水倒流，石河旁边水从空中过（架空中水道），钓鱼台下的水引过了山岗。全公社共挖了长达七十里的引水渠道。为了统一对干旱作战，大队和大队、小队和小队之间，普遍开展了大协作、大支援，哪里有水就在哪里车，哪里需要就车到哪里。翻身、石河、文昌三个大队相互协作，组织了二千多个劳动力，苦战五昼夜，终于在龙眠河上挖了两条两里多长的大渗水沟，保证了二千多亩稻田的灌溉。杨桥大队地处高岗，在晚稻抽穗的紧要关头，本大队的水源已全部用完，近千亩晚稻眼见就要干得出不来穗子，公社马上组织姚闾、团结等五个大队二千多个社员，用四十八盘水车，翻过四道山岗，从七里路以外的大河里，帮助他们车来了水。文昌大队为了支援缺水源的翻身大队，自动把近处的水让给翻身大队使用，自己则到很远的大河里车水。以往石河乡范围内的同益塘、桐西塘和大官塘、杨家闾等水利工程，都是几个农业社公用的，用水时经常发生矛盾。一九五八年抗旱时，余桥、龙河、姚闾等三个农业社公用的大官塘，因为大家急着多用，满塘水只供一千五百亩稻田灌溉一个月，浪费了很多水。一九五九年，由于公社对水源和水路作了合理安排，就大大提高了抗旱效果。大官塘同样一塘水，保证了三千亩稻田

灌溉了五十天。除此以外，由于公社有了自己的机械修配厂和铁木农具厂，龙骨水车迅速实现了滚珠轴承化，加上有计划地调配铁木工修配小组深入抗旱工地，做到了工具随坏随修，抗旱工效比一九五八年约提高百分之四十。抗旱斗争虽然时间很长，而又十分紧张，但由于公社的组织力量大，不但保证了抗旱斗争的胜利，而且还抗旱抢种了近万亩晚秋作物。

支援困难队 全面夺丰收

石河公社的土质、水利条件本来就不好，而其中的杨桥、交通、胜利、龙河等四个大队的条件更差。这些地方过去底子薄，土质差，水利条件也不好，而且肥源不足，加上土地多，劳动力少，耕作不及时，生产的发展比较慢。在双季稻方面，无论是种植面积或单位面积产量，都比不上其他大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多数大队丰收了，如果这几个大队不赶上去，还不能达到全面丰收。公社建立后，特别注意了对困难队的领导和支持。一九五九年，从春耕开始，公社连续组织了三次支援困难队搞好生产的热潮。生产发展快的大队，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都高度发扬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给困难队以热情的帮助。他们说：“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不能把困难队丢在后头。”在公社的领导和支持下，各困难队的干部和群众也大大长了志气，普遍反映说：“办了公社，好象长了翅膀，一定要加劲飞，赶上富队。”因此，干劲更足，信心更大，生产面貌迅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双季稻生产基本上赶上了先进单位。拿杨桥大队来说，解放前生产非常落后，有人形容说：“过去这里稻棵长得象龙灯胡子，小麦穗子只有苍蝇头那么大。”解放以后，虽然生产有了逐步的发展，群众生活也在逐步地提高，但直到公社化以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穷困。每年这里都有将近一半的田是白水插秧，并且几乎年年都要受旱，失误季节更是常事。一九五九年栽早稻时，按本大队的劳动力计算，在规定的时间内，只能完成四分之三的插秧面积，而且肥料还缺得很多。就在这个时候，余桥、合兴等大队派来了三百一十五个强劳动力，帮助他们犁田、插秧，另外还派人到山里帮助他们砍了五十二万多斤青杈做绿肥，文昌、石河大队又送来了二千多斤饼肥。结果这个队不但提前七天、超额百分之五完成了早稻插秧任务，而且底肥上得足，秧插得质量好。早稻进入后期管理时，公社党委会又搬到这个大队办公，再一次组织了几个大队的力量帮助他们围攻落后苗。在抗旱的紧要关头，又动员五个大队的力量，从七里路之外，将两条大河的水引过山岗，帮助他们浇灌晚稻。除此以外，还支援他们一部分种子，借给他们七千一百元现款作生产资金。在这种强有力的支援下，杨桥大队的早稻普遍丰收，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双季晚稻也大部分获得丰收。干部和社员们高兴得没法形容。有的社员说：“过去是两腿陷在稀泥里，干使劲，就是走不快，现在好比鲤鱼跳龙门，一跃就跃上去了。”其他有困难的大队也都在公社与富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之下，夺取了双季稻大丰收。

政治是统帅 坚决反右倾

在黄泥岗上种双季稻，从一开始就遇到右倾保守思想的抵抗，特别是一小部分富裕中农抱着反对的态度。办公社以前，虽然那种“双季稻只有南方能搞，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和“黄泥岗上根本不能种双季稻，种了也没有收成”的论调，已经被试种成功和连续丰收的事实所击破，但是办公社后，对于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双季稻面积，达到高产更高产的要求，特别是在大旱之年能不能夺取大丰收，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仍然抱很大的怀疑态度。他们说：“要高产就不能多种，要多种就不能高产。”“双季稻已经增产到顶，还要提高，真是黄鼠狼变猫，再变也还是那样高。”在遇到严重的干旱以后，他们又畏难退缩，甚

至埋怨“双季稻搞多了”。公社党委针对这一情况，更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大搞特搞双季稻的政治思想工作。除通过积极分子大会和万人群众大会，进行大宣传、大讲成绩、大表扬、大摆有利条件外，还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和算账、回忆、对比的方法，启发和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对双季稻能不能多插，是不是已经增产到顶，晚稻究竟能不能超早稻等问题，普遍进行了辩论。如石河大队富裕中农社员汪玉宽坚决反对晚稻能超早稻，他说：“晚稻历来产量不高，怎能赛过早稻？”社员们在辩论中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大家都以一九五八年大面积双季稻大丰收和高额丰产田获得更高产量的事实与经验，批判了这种右倾保守思想。石河大队红旗生产队队长吴可银和贫农社员吴先泽、束长银等人，以高产田和低产田的产量不同、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的产量不同、公社化后的有利条件和公社化前不同的生动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汪玉宽等富裕中农的右倾保守论调。同时，公社党委还采取自上而下、分片包干、层层带头、层层做样子、边做边看、边看边传播先进经验等办法，贯彻新的增产措施。从党委书记到每个党员、每个生产队干部，都亲自搞双季稻丰产试验田和丰产片，以丰产田和丰产片带动一般田。在抗旱斗争中，公社党委又及时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旱，誓夺全面丰收”的战斗口号，不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念。由于公社采取各种措施来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右倾，鼓干劲，广大群众在为夺取双季稻更大丰收的一系列斗争中，表现了冲天的干劲，特别是在贯彻新的增产措施、推广新的技术方面，更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样，就把双季稻生产，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十五的月亮最圆 公社的生活最甜

石河人民公社不但双季稻搞得又多又好，粮食生产实现了跃进再跃进，而且社办工业和林业、牧、副、渔各业都获得了大发展。在公社的统一安排之下，一九五九年的社办工业收入和多种经营的收入，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二十多倍。生产的全面、迅速发展，给社员们带来了更富足的生活。一九五八年，石河人民公社社员的收入，平均每人合七十元。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达到一百零三元，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单干时收入水平的一半以上。石河大队社员吴发明，解放前头无顶的，脚无鞋的，一家人由他母亲带着讨饭，一件破棉袄穿了二十年，解放后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公社化后生活有了更大的提高。他家两个劳动力，一九五九年分得劳动报酬一千一百八十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一家四口人，又都买了一套新衣。现在全家都评上了“五好社员”。余桥大队社员黄长文、黄长美弟兄俩人，都是“单身汉”，过去帮人放牛、做工，过的是牛马生活。解放后，生活年年上升，公社化后生活过得更幸福。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春的大协作中，兄弟俩各自找了一个对象。他们选择了公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结婚。他们激动地说：“有了公社化，就有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要论吉期，这就是最好的日子。”幸福的生活，使社员们感到无限的喜悦，他们说：“十五的月亮最圆；公社的生活最甜。”社员们坚决地表示，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正象他们所歌唱的那样：“天上星星绕月亮，地下葵花朝太阳，人人心中向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

崗地上長出了好棉花

——安徽巢县黃麓人民公社調查——

陈 明等九人調查

安徽省巢湖北岸，西黄山南麓，巢县黃麓人民公社方圆九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片綠油的棉田，一望无边，金花銀絮，气象万千。这个公社已經成为一个后起之秀的新棉区，吸引着各方面人們的注意。

黃麓人民公社这个新棉区，大部分是崗地。一个新棉区，能够把棉花种好吗？在崗地上能够長出好棉花嗎？

黃麓人民公社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人們走进这个公社，就可以看到这里崗峦起伏，土質不好，水源也非常缺乏。全社共有耕地六万六千三百二十亩，崗田、塋田就占了百分之六十三，棉花就是种在这些崗塋田上，但却長得十分出色。姑娘們在棉田里摘棉花，只聞歌声不見人。有不少来这里参观的个子很高的外国朋友，在棉花丰产田里照相，棉花比那些外国朋友長得还高。群众說：“連喜鵲都高兴飞到棉花上来做窩。”

一九五九年黃麓公社的棉花生产，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跃进。一个特色是棉花的單位面积产量更加提高了。果枝又密又壮，棉桃又多又大。一九五八年的“棉王”只有一百六十五个棉桃，一九五九年長了二、三百个棉桃的棉棵已不稀罕，合群大队有一棵棉花結了四百七十七个棉桃。由肖县等地老棉区来的棉农在这里参观后，称赞这里的棉花“伏桃綴滿枝，秋桃盖滿面”，“棉杆壮、果枝密、桃子多”。一九五九年二万三千零三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二百一十斤。其中大面积丰产田一万零五百八十一亩，亩产皮棉二百六十五斤；高額丰产田一千三百亩，亩产皮棉三百二十斤。一九五九年八月，由蕪湖官圩来了一位十九岁的青年姑娘，是到刘町大队官塘院村探望她的姐姐的，她看到这里棉花長得好，就想留在这里参加生产。另一个特色是大面积丰产田比一九五八年更多。刘町、張町、跃进、大联、合心、花塘等几个棉花种得較多的大队，丰产田一片連一片，多的有一千四、五百亩，少的也有五百多亩。和一九五八年比較，高額丰产田增加了八倍多，大面积丰产田增加了四倍多。实践证明：棉花种在崗地上，又是一个新棉区，也是可以达到大面积高額丰产的。

以种棉花为主的經濟作物区，粮食問題又怎样解决呢？黃麓公社一九五九年在棉花生产繼續大跃进的同时，粮食产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長。解放以后，这里粮食生产的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但在植棉面积逐年迅速扩大和粮食种植面积相应縮减的情况下，一九五八年粮食虽也获得了大丰收，但却不能完全自給，还由国家供应了三百多万斤粮食。一九五九年旱情比一九五

八年严重，粮食种植面积又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百亩，可是总产量却达到了二千八百六十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单位面积产量为八百五十六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九五九年不仅可以自给，而且向国家出售了余粮一百七十六万斤。实践又证明，在经济作物区，粮食问题也是可以解决得好的。

黄麓人民公社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的巨大成绩呢？根本原因是由于有了人民公社。在解放以前，这一带也种过一些土棉，一九四八年亩产皮棉只有七斤半；解放以后，在互助合作运动时期，情况就有了改变。一九五四年开始种岱字棉，产量逐年提高，但增长的速度还不够快。到了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棉花生产才真正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不可置疑的优越性，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土地、水源以及各种自然资源，可以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统一安排和调度。在这种优越的制度下，公社党委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抓住了一些关键性问题，突出地加以解决，所以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

公社党委认为，要种好棉花，必须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技术革新运动，使广大社员能够普遍掌握植棉技术，克服没有传统技术经验的缺点。从前这里种土棉，根本不讲究技术，把棉籽稀稀拉拉撒在田里后，随它自生自长。这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九五四年推广种植岱字棉的时候，就开始改进技术。那时还出了一个笑话：县里有个农业干部，拿一个结了二、三十个棉桃的标本到张町村给群众看，有些人说：“这是装上去的，一棵棉花顶多结七八个棉桃，那能结那么多桃子呢？”他们那时还是用老眼光来看新事物。党和政府不断进行教育，宣传科学技术，使产量逐渐增长，群众才对技术重视起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党委就特别强调：干部必须重视政治与技术相结合，敢想敢做，种好试验田，做到又红又专。同时积极领导群众广泛学习先进植棉技术，围绕棉花增产，人人学科学，个个钻技术，对全部棉田采取合理密植、合理施肥、整枝打杈、治灭病虫害等先进措施后，棉花长得格外好。但有些没有亲眼看到过的人，还不大相信。张町村有个瞎子张云长，要他的侄子二毛扶着到棉田里，亲手一连摸了十多棵。每棵都长了五十多个棉桃，他惊奇地叫道：“一亩棉花能长一、二百斤，这下子我完全相信了。”

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进一步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植棉技术革新运动。公社健全了植棉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了科学普及协会、农业技术研究所。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干部一千五百二十三人，普遍和群众结合，种了一千五百多亩试验田。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进行了深耕、密植、施肥、套种等五十种试验，用以吸取经验，指导全盘。在高级社时期，各个社掌握技术有高有低，技术力量有强有弱，发展极不平衡。公社成立后，立即统一抽调了四十多个技术较强的干部，对原来技术较差的大队加强了技术领导，使这些大队的植棉技术迎头赶上。公社广泛举办了小型训练班，采用黑板报、技术牌、田头实物教学、现场会议等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方法，对广大社员深入进行植棉技术教育。在高级社时期，因社的范围较小，经验交流、技术推广受到一定的局限。公社成立后，范围大，人材多，新创造新发明不断出现，传播先进经验又快又广。一九五九年除了大量推广营养钵、方块移植的方法以外，还创造了温床育苗，妥善地解决了茬口矛盾，既保证了麦子很好生长，又提早了棉花的播种期。同时，又创造了宽窄行条播、打宕分层施肥等先进增产措施，经过各次现场会议，迅速在全社范围内推广。这些，对棉、粮双丰收，起了巨大作用。积极钻研技术，大家动脑筋解决生产中的新问题，在黄麓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中已经形成一种良好风气。一九五八年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斜纹夜盗蛾，繁殖快，危害大，干部和社员就千方百计寻找扑灭办法。张町大队土专家张信善，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用疯菊花杀虫的土农药。

刘町大队土專家刘庆芳，捕捉幼虫加以飼养，細心观察斜紋夜盜蛾生長情况，找到了它的产卵和生活規律，研究出采卵塊、搗虫窩、放鷄啄食、点灯誘杀等多种办法，終于将害虫一網打尽。現在全社青壯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掌握了一整套植棉技术，老人中也出現了許多植棉能手。如刘町大队周鳳英等四个五十多岁的老奶奶，一九五九年培植了二亩四分五厘丰产田，获得了高产。全社还涌现出土專家二十八人，他們能够独立解决棉花生产过程中的許多复杂問題。刘町大队土專家刘士壁，自己买植棉技术新書，訂了棉花知識刊物，在植棉中遇到困难的問題，就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平时埋头鑽研，有时連吃飯睡覺都忘記了。一九五八年秋天为了减少烂桃，他經常独自坐在棉田埂上，对着棉株苦心思索，天黑人們收工回家了还不知道，用尽心机，終于想到了用繩子吊果枝的办法，把果枝吊高，不沾湿地，大大减少了烂桃率。由于植棉技术进一步的普及和提高，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到严重的大旱，并且連續發生各种病虫害，但由于“水”“肥”“保”“管”等措施周到，棉花依然長得很好，既沒有虫害和病株，也沒有破叶和紅叶，到十月里，还是枝叶茂密，青翠好看。在这期間，公社已經培养了大批懂得植棉技术的干部和社員，一九五九年派出一百五十七人，到本县其他公社和繁昌、郎溪、宣城、黟县、廬江、舒城、六安、肥西等县，担任植棉技术指导工作。

公社党委还針对这里的土地情况，领导群众决心把崗地变成良田，适应棉花的生長。在这里，肥料是一个重要問題。肥料是有的，湖靛就是巢湖內出的一种很好的自然肥料，但过去沿湖一带的农业社划界打撈，打撈不完，也不讓別人插手，浪費很大。現在有了公社，遇到湖靛大量出現，沿湖的一些大队都能及时通知远处山区的大队一起去撈。过去化肥由供銷社統一購銷，有些較穷的农业社需要化肥，但是买不起，只好讓給富社。現在由公社統一分配，对底子較差的队特別加以照顧。公社又新建和扩建了十六个土化肥厂。这样全社都有足够的肥料，每亩地施肥量，比公社成立前增加了一倍。在崗地上要种好棉花，还要很好地解决水利問題，做到灌溉适时。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季，公社統一抽調了三千个劳动力（最多时达六千人），突击五十多天，建成了建麓、明星两座水庫，能灌溉到三万多亩土地；又充分利用了巢湖的水源，并統一安排了塘壩用水。一九五九年，在这大旱的年头，正如詩人所描写的，他們用“拿起巢湖当水瓢”的气概战胜了干旱，保证了棉花和粮食的丰收。

种棉花还要管理得精細，必須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問題。在这方面，公社兴办了大量的食堂、托兒所等公共福利事业，使九千七百多个妇女整半劳动力进一步获得了解放。全社妇女劳动力出勤率，由百分之六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复光大队管惠珍，有四个孩子，过去她每月只能出工十五天，每天只能做四、五分工，現在出工增加到二十多天，每天能做八、九分工。高級社时期，由于劳动力不足，生产忙不过来，群众形容說：“好象水里捺葫蘆，捺了这头冒那头。”公社成立后，大批妇女投入生产，加强了田間管理，并大大有利于茬口安排，使一九五九年的棉花播种期普遍提早了一个节气。一九五九年抗旱斗争，进一步开展劳动力大协作，全社組織一万二千人上陣，使四万六千多亩棉、稻田及时得到灌溉。此外，公社还統一规划：塋田种棉花，圩田、冲田种水稻，崗头上种杂粮，做到了因地制宜，合理使用土地。这一系列問題的解决，就使原来貧瘠的崗地上長出了好棉花，出現了大面积丰产的棉花。群众說：公社好处說不完。

二

生产飞跃發展了，經濟收入空前增長了，黃麓人民公社社員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呢？

黃麓人民公社作為全省試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公社之一，在一九五八年就開始了以公社為單位進行統一分配，做到了普遍增加收入，人人感到滿意，文化生活豐富多采，精神面貌大變。

一九五八年，這個公社根據既要保證生產迅速發展，又要使社員收入適當增加的原則，經過全體社員的同意，除按規定工業等項收入全歸公社擴大再生產外，決定以農副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作為公共積累，百分之五十五分配給社員。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開始，實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公社發給社員的工資共分六級，最高的每月十二元，最低的二元五角，平均為六元七角。對超產的生產隊，還根據超產多少，按規定進行獎勵。社員的供給部分，除供應伙食外，還實行“六包、兩補貼”。“六包”，即包醫療費，小學生學費，產婦住院費，敬老院、幼兒園、托兒所用費，理髮費和每月看一兩次電影。“兩補貼”，即社員結婚或死亡，家庭有困難時，酌情給以補助。這樣，就使社員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一九五九年生產更好，收入更多，預計總收入按全社四萬三千零七十九人平均計算，每人为二百零三元；除去公共積累部分，平均每人實際收入預計為一百一十六元多（家庭副業收入還不計在內）；超過了當地富裕中農平均每人收入六十五元（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前計算）的百分之七十八。解放前，這裡人民生活極為貧困。據調查，躍進大隊南方村一九四八年平均每人收入折合人民幣只有二十七元四角，全村七十二戶，經常外出討飯的就有二千二戶。這樣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但在人們頭腦中還記憶猶新。公社黨委還進一步研究了發工資的方法，一九五九年擬改為固定工分制，即全社工分值一致，各人做多少工分，按工分值計算發給工資。比如每工分值一角，做五工分得五角，做十工分得一元。這樣既簡單易行，又合乎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有鼓勵積極性、促進生產進一步發展的作用。

實行公社基本所有制，以公社為單位進行統一分配，社員們所以感到滿意，主要是由於公社經濟力量比較雄厚，社員的收入普遍有了很大增加。原來窮富隊之間的經濟情況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一九五八年各個大隊都增產很大，同時在統一分配時實行了超產獎勵，照顧了各個隊生產上的差別。這樣，就使窮隊很快變成了富隊，原來富隊的收入也有了進一步增長。公社成立後，廣大社員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也是能夠實行公社一級所有制的重要條件。全社在討論統一分配方案時，情緒非常熱烈，無論窮隊富隊，都一致表示贊成。張町大隊（富隊）社員楊紹玉（貧農）說：“公社是一家，大家富裕才算富裕。”劉町大隊（富隊）幹部何輔榮說：“一兩個隊富，不能辦大事，整個公社富，才能解決大問題。我們現在有條件，提早實行公社一級所有制，不但光榮，而且還可以提早實現機械化、電氣化。”原來底子較差的建麓、明星、澤光等幾個大隊的幹部、社員紛紛表示：要立大志，抱定決心下勁干，爭取短時間內在生產上完全趕上富隊。

社員有了錢怎麼辦？一九五八年分配時，公社黨委就抓緊進行勤儉辦社、勤儉持家的教育。社員對於擴大生產，積極性很高。紛紛投資，要求買肥料、買拖拉機。一年來，社員的總投資達到了五十六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元，購買了大批肥料。社員們又響應政府躍躍儲蓄的號召，把余款存入公社信用部，公社成立後一年，存款迅速增長到九十七萬元以上，比公社成立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除此以外，社員們還買了不少的日常必需品。解放前，這裡農民洗臉用的是瓦鉢，下雨穿的是木屐。現在毛絨衣、衛生衣、膠鞋、熱水瓶、搪瓷臉盆幾乎家家有。社員們說：“衛生衫，當夾衣，二五大氈隨身披，半統膠靴人人有，鋼筆電筒不稀奇。”大聯大隊下楊村社員楊尊海（貧農）在一九五八年結婚時，新房內放着新床、花被、白紗帳，新桌子上擺着梳妝盒、熱水瓶，靠牆放着新衣櫥。新郎新娘滿身新裝，喜氣洋洋地接待客人。親友們觸景生情，談起了當年（一九四七年）他哥哥楊發斌結婚時的情況：房間內只有一張破床，被子補釘加補釘，拜堂時穿戴的大挂禮帽都是借來的。提起這件事，社員們

都說：如今我們真是上了天堂。

公社举办了大量集体福利事业，全社三百五十六个公共食堂遍布各个村庄，一年多来食堂越办越好。社員下田回来，飯热菜香，还有热水，样样称心。有一位老先生做了一付夸奖食堂的对子，上联是“盘中飯菜皆中口”，下联是“座上工农尽上游”。这两句話，是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的。全社还設立了二百九十六个托兒所和幼兒園，使有孩子的妇女可以安心生产。公社成立后，办了一所健康医院，还分片設了六个門診部，各大队都办有妇产医院、敬老院。社員的生老病死得到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險。

公社建立后，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現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解放前，这里識字的农民很少，东方紅大队的珠家崗，曾經請了一位私塾先生楊增善教了半年書，那位楊先生忽然不辭而別，临走时留下一首詩，詩云：“珠家崗上去舌耕，佃农村里度光阴，农夫自己活不了，哪有余粮供先坐。”現在全公社有二十一所小学，入学兒童共有七千零七十一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公社办有农业中学一所，学生二百九十二人，半生产半讀書。各个大队都有民校和紅專学校。全公社的青壯年已基本上摆脱文盲状态，一般的都能看报和写簡單的信。文娱体育活动也很活跃，公社有文化館、展覽館、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各大队普遍建立了文化站、俱乐部、业余剧团和歌咏队。旭东大队十九个老奶奶（平均年龄約六十岁）組織了一个歌唱队，曾經登台表演“新女看相”，演得相当精彩。各个大队都有許多籃球場，籃球运动普遍开展，远近聞名。

生活在公社大家庭中，广大社員精神振奋，心情舒暢。青年人越干越起勁，老年人越过越年輕。合心大队八十四岁的社員楊老奶奶（貧农），丈夫很早去世，在旧社会里受尽了熬煎。現在她家生活富裕，兒孙滿堂，一个外孙上了大学，五个孙兒女进了中学。她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常常和青年人在一起跳团結舞。一家祖孙五代，曾多次登台共舞。她說：“往年我是哭着过日子，如今我是唱着过日子。”建麓大队七十岁的老社員潘有貴（貧农），在一九五九年春天兴建建麓水庫时，爭着上壩打硤。他在工地上不断鼓动大家，一手叉腰，一手揮动紅旗，高呼：“同志們，大跃进呀！”于是人們都叫他“大跃进老爷爷”。水庫建成后，他每天自动上壩巡查，風雨无阻。他的家在水庫上边，水庫的水蓄滿后，就要被淹。別人問他：水淹了怎么办？他爽快地說：“共产党尽办大事办好事，修了水庫，子孙万代受益。公社是大范圍，我家是小范圍，搬一下就是了。”广大社員現在是更加关心集体，爱社如家了。

黄麓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員，現在斗志昂揚，干劲冲天，要把公社建設得更加幸福美好。他們决心要使粮食、棉花的产量更高，繼續爭取更大的跃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們正在积极准备繼續大兴水利，要在一九六二年前，增建一座水庫，三个水閘，七条河道，三个三級水力排灌站。拖拉机由現有两台增加到三十台，要使百分之八十的田地实行机耕。同时提高复种指数，改良品种，大搞肥料。除农业外，林牧副漁也要大發展，特別是要大量养猪养鷄。工业方面，除現有一批农具机械厂、土化肥厂、农藥厂外，还要建立沼氣站、染織厂、糖厂、酒厂、紙厂、榨油厂等許多項目。社員收入比現在要有更大的增加。那时候的黄麓人民公社，将要变得更加富饒美丽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沼 气 之 花

——安徽阜阳插花人民公社实现了沼气化——

中共安徽省委宣 傳 部
中共安徽省委政治研究室 調查組
中共安徽 阜 陽 地 委
中共安徽 阜 陽 縣 委

安徽省阜阳县插花人民公社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沼气化。“烧饭不用柴，点灯不用油”，本来是广大农村群众长期以来的愿望，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走进这个公社，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事儿。食堂里，锅上热气腾腾，锅里没有柴草，但却喷射着一股旺盛的火焰；工厂里，机器在转动，但发动引擎的不是汽油，也不是柴油。入夜，集镇和村庄，路灯明亮，千家万户的窗口，光芒耀眼；夜校里，灯火辉煌，村头上，广播喇叭响亮；水利工地上，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运土机穿梭似地来来往往。是什么东西使这里灶生火、灯发光、机器转动的呢？是沼气。在这里，沼气已经成为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由于广泛地使用了沼气，插花人民公社被誉为“沼气之花”。全国各地派出的代表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不断来此参观。公社并曾派人参加县沼气表演队，应邀到北京、甘肃、云南等八个省、市传授取用沼气的经验，受到各地的赞扬。

插花人民公社和淮北其他地方一样，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灾区，历年来，燃料、饲料和肥料都非常缺乏。柴草，用作燃料，就影响饲料和大量地熏、溷肥料；用作饲料，又影响肥料和燃料。解放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了改变，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县委号召大搞沼气，广大社员破除了科学高不可攀的迷信，发扬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积极进行试验。当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出的时候，社员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去看“沼气灯”，喝“沼气茶”，吃“沼气饭”。他们说“沼气是个宝”。毛桥大队八十三岁的老社员来新友，吃了用沼气煮的饭以后，笑着对别人说：“我拾了一辈子大粪，从没听说过大粪可以作沼气。古语说‘水火相克’，现在连水里也能取出火来，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真有办法。”沼气是自然界的有机物质（粪便、垃圾、杂草、落叶等）经过一些很小的微生物起发酵和分解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可燃气体，到处都有，收取方便，因此，试验成功之后，很快地就由点到面，逐步推开。但是，当时一般的只是用于点灯照明，其他方面还很少使用沼气，各种收取、利用沼气的设备和工具也比较简单。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大促进了利用沼气工作的发展和提高。广大社员千方百计地改进工具，提高技术，扩大使用范围，掀起了大搞沼气的高潮。连许多十几岁的儿童和五、六十岁的老人，也都学会了取用沼气的技术，做到了“人人谈沼气，户户搞沼气”，从而把这个公社的利用沼气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公社成立后，为什么能够更大规模地搞沼气，而又搞得这样好呢？

一、公社在更大範圍內統一調度和合理使用勞動力，普遍組織沼氣積肥專業隊，有效地解決了大搞沼氣的勞動力問題。辦公社以前，搞沼氣首先遇到的一個突出矛盾，就是農業社和它的生產隊組織比較小，勞動力調配不開。在大躍進的形勢下，農村中的各項經濟事業都要求迅速發展，處處感到人手不足，特別是夏收、夏種等大忙季節，勞動力更加緊張。有些社員說：“搞沼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就是忙不過來。”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社只能臨時抽些人來搞沼氣，而且往往由於農活的需要，還隨時進行調換。這樣，搞沼氣的規模自然要受到影響。同時由於人員不固定，也不可能很好地學習、鑽研和提高技術。辦了公社以後，情況大不同了，各種公共福利事業的舉辦，使二萬多個婦女勞動力直接投入農業生產。在公社和各大隊統一調度與安排之下，迅速組織了五百五十八個沼氣積肥專業隊（組），共四千四百多人，經常負責搞沼氣和搞積肥。這樣就使沼氣工作和生產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做到了經常化。公社和各大隊在組織沼氣積肥專業隊的時候，還根據沼氣工作的特點，有計劃地調配了一部分半勞動力、輔助勞動力和其他適宜於做這一工作的人來搞沼氣，做到了“因人制宜，人盡其才”。由於公社組織能夠很好地安排勞動力，在一九五九年秋收、秋種期間，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突擊挖了一萬九千多個田頭沼氣滙肥兩用池，容積達五十九萬立方米。

二、在公社的統一籌劃下，能夠更快更好地進行沼氣化的基本建設，組織物資方面的相互協作和相互支援，使利用沼氣的工作普遍大發展。辦公社以前，無論是取沼氣或儲沼氣，大都是零打碎敲，使用一些小型工具。如利用小瓦罐取沼氣，利用煤油桶焊個小管子或大缸套小缸儲沼氣，取儲量都很小，一般的只夠用來照明。公社建立以後，迅速改變了這一情況。在取沼氣方面，建設了一千九百多個沼氣活動蓋和油布沼氣袋、二百多只取沼氣用的小船。隨着技術革新運動的開展，還創造了三十四部雙籠拱泥繩索牽引取氣機和潛水艇式的取氣機，取沼氣的工效比過去提高十倍。在儲氣方面，建設了七百多個地下水壓儲氣倉庫、儲氣池和儲氣缸。儲氣量共達一萬九千五百立方米，可以經常保證全公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照明和做飯之用。更突出的是，已建設沼氣發電站，購置發電機以及其他相應的設備。現在，公社又設法購置動力機械，準備增建新的沼氣發電站，計劃投資十萬元，這在農業社更是難以辦到的。在進行沼氣化的基本建設中，社辦工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公社還組織各大隊之間進行相互協作和支援，有力地促進了沼氣化的發展。由於公社化後廣大幹部和社員的集體主義思想迅速成長，在大協作中，大家都积极主动地支援別人。如插花大隊新建了十二個大的人造發酵池，缺少牛馬糞作為發酵材料，驢馬比較多的李寨大隊知道了這件事，馬上支援他們一萬六千多担牛馬糞。毛橋大隊大搞沼氣的時候，有一些工具一下子來不及做好，公社立刻組織其他大隊進行了支援。

三、公社黨委強有力的領導，及時地解決了大搞沼氣中思想方面和技術方面的關鍵問題，保證了利用沼氣的工作經常化，並不斷發展和提高。公社化以後，政社合一，幹部力量更加集中，社黨委的領導更加加強，又加上全面地抓思想、抓生產、抓生活，無論是政治思想工作或組織工作，都比農業社時更加集中有力。插花公社黨委對沼氣工作始終抓得緊、抓得深、抓得及時有力，除書記親自掛帥，擔任公社沼氣指揮所的指揮，把沼氣工作當作一件大事來抓以外，還確定一個副書、記一個黨委委員和公社的一個副主任管沼氣工作。在大搞沼氣的過程中，公社黨委緊緊抓住了破思想關和技術關兩大環節。在思想方面，主要是同右傾保守思想作鬥爭。辦公社之前，雖然“水中不能取火”和“沼氣只能搞着玩玩”的保守思想已被事實打破，但能不能更大規模地搞沼氣，更廣泛地使用沼氣，有不少人仍抱懷疑態度。右傾保守思想嚴重的人，聽說公社要搞沼氣發電站，公共食堂要普遍用沼氣做飯，又冷嘲熱諷地說：“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那一点点氣咋能開動大機器？”“螞蟻尿尿濕不深，不

懂科学，随你怎么摆弄，也成不了大事。”有的还说：“沼气这个东西，只能小搞，不能大搞，用棍子在河边捣来捣去，捣几百年才能做一顿饭！”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总支，除了通过各种会议和鸣放辩论进行教育外，主要的是抓重点，做出样子，召开现场会议，让事实来打破右倾保守思想。赵店大队有一个干部，一开始认为“大搞沼气比登天还难”。在这个大队真的能够大量地取到沼气和储沼气之后，他自动地检查说：“不是沼气不能大搞，还是我的思想右倾，没有决心。”原来最不相信沼气的社员赵彦邦，在成功的事实教育下，积极学习搞沼气，一有空就跟在沼气积肥专业队的后面转，被人们称为“沼气迷”。在技术方面，公社化以后，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人材集中。公社党委除了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学习沼气的制取、运、储、用的技术外，还由上到下地普遍建立了沼气科学研究组织，公社一级成立了沼气科学研究分所，大队和生产队成立了沼气科学研究小组，把农村中的“五兵”（从部队转业回来的通讯兵、坦克兵、炮兵、防空兵、运输兵）、“八匠”（铁匠、木匠、铜匠、锡匠、银匠、石匠、泥水匠、篾匠）等各种技术人材，和对沼气工作最积极最热心的干部、社员，以及中、小学教员都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力量，遇到技术难关，就集中力量攻打，直到解决为止。公社党委本身则随时随地抓要害，从政治思想、人力、物力和技术等方面，保证技术中的关键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如一开始建沼气池，各个大队都是用水泥和砖来做池子，一个池子要花一百多元，但是所有的池子都取不到沼气。公社党委立即和一些干部、群众在一道找原因，经过反复研究，发觉所以取不到沼气，是由于水泥有缝眼漏气，后来找出了用黄胶泥捶制土池子的办法，漏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池子既取到了沼气，又不要花什么钱。在取沼气问题解决以后，公社党委又马上抓住如何大量储沼气这一关，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根据水压气和气压水的原理，创造了地下水压储气仓库，解决了大量储沼气的問題。但这种用黄胶泥捶制的地下水压储气仓库，用了一个时期之后，又发现了漏水跑气的现象。在这一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漏水不跑气，又成了一个重要关键问题。这时，公社党委书记马上深入现场，和一部分干部、社员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结果发现储气仓库所以漏水跑气，乃是储气仓库附近的树根穿透了胶泥墙的緣故，后来即在储气仓库四周挖一道深沟，用砂礓填进去，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进入冬季之后，公社党委又研究用搭草棚保温和用食堂、豆腐店、酒坊、澡堂的廢热水注入沼气发酵池的借温办法，解决了沼气过冬的问题。每个技术关键问题解决以后，公社党委都通过现场会、短期技术训练班、巡回表演、电话传授和请进来派出去等方法，迅速传播推广。由于公社党委对思想问题和技术问题抓得紧，利用沼气工作不但坚持了经常化，而且不断向前发展和提高。

插花人民公社大搞沼气，给公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最突出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燃料、饲料和肥料三者之间的矛盾。拿肥料来说，搞沼气和积肥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肥料的数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肥效。搞沼气，把干粪变成水粪，一担干粪可变成六担水粪。以全公社已建立的一万九千多个田头沼气发酵池计算，即可保证全社二十一万八千多亩耕地每亩施五百担水粪。肥料经过发酵，肥效一般提高百分之三十。施用发酵后的沼气水肥，能够使农作物更多地增产。赵店大队小朱寨生产队，一九五九年有二十五亩粳稻多追了一次沼气水肥，结果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五十斤，比少追一次沼气水肥的十亩粳稻，每亩多收五百三十斤。拿燃料来说，用沼气做饭，节省了大量的柴草。插花大队小吕庄食堂一百一十八人吃饭，每天只要用十八立方米的沼气，平均每天至少节约二百多斤柴草。以全公社已经用沼气烧饭的二百九十七个食堂计算，全年就节省三千七百多万斤烧柴。同时，用沼气照明，还节省了很多煤油，现在全社已有一万五千九百户使用沼气灯，以每户每月节省一斤煤油计算，全年就节省煤油十九万多斤。仅烧柴和煤油这两项，一年就节

省了一百二十多万元，用这些钱可以买一百五十多部二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这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字。这个公社还用沼气作动力放映电影，用沼气作燃料蒸煮猪饲料、炒榨油的料子，卫生所和粮食站并用沼气来煮针消毒与检验粮食，也节省了不少柴草、煤油和酒精。不仅如此，由于利用沼气作燃料，还节省了大量柴草，其中有許多可用来榨油和制粉。张湾榨油厂过去把芝麻秆、豆荚壳、红芋秧等都烧掉了；现在用芝麻秆榨油，每百斤出油十五斤，用豆荚壳榨油，每百斤出油三斤，用红芋藤梗制粉，每百斤出干粉三十二斤。榨油制粉以后，剩下的渣滓还可以用来喂牲口。拿饲料来说，由于用沼气烧饭，节省了大量的柴草，其中大部分如麦糠草、稻草、豆叶、红芋秧子等，都可以用来喂牲口了。过去那种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的现象，很自然地就解决了。如最近一个时期，贮备的冬季养猪饲料，达到二千二百余万斤，在过去燃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是很难贮备这么多的饲料的。

同时，由于广泛利用了沼气，还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并且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田头沼气积肥两用池的大量兴建，可以就地积肥，就地施肥，节省大量的运肥劳动力。社员说：“运一担肥料少走一里路，万担肥料就可以少走万把里路。”公社的面粉加工厂，用沼气开动机器加工粮食，也节约了很多劳动力。两盘石磨和一盘小钢磨、一部打米机，一天能打米磨面九千六百斤，和用人力、畜力打米磨面相比，一年共节约两万五千二百个人工、两万八千八百个牲畜工。另外，食堂用沼气烧饭，也节省了很多砍柴、烧锅的人工。沼气还能够用来开动机器，社里已有三部汽油动力机经过改装，用沼气发动。虽然目前用沼气发动的机器还不多，但由于解决了燃料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给全社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田头沼气积肥两用池，更可以成为田头燃料仓库。农业机械在田里操作时，可以就地取用沼气，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燃料。

一年多来，插花人民公社在大搞沼气的同时，生产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公社呈现出一片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达到五百零八斤，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增产指标。全社平均每个劳动力收入三百零一元，每人收入达到一百一十六元（不包括社员家庭付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由于经济力量日臻雄厚，现在全社已经拥有十二部拖拉机，七十一部选种机、播种机、脱粒机等农业机器。社办工业以及林、牧、付、渔各业也都得到了大发展。为了彻底改变面貌，使广大社员过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现在插花人民公社除了在基本实现河网化的基础上，继续大兴水利工程，进一步实现水利灌溉自流化，大量养猪积肥，改良土壤外，并且计划修建五个沼气发电站，各种动力机器全部改用沼气发动。沼气的广泛使用，已经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广大社员正在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沼气化事业，要让沼气放射出更大的光芒。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

——安徽寿县爱国人民公社大搞科学研究——

中共安徽省委政治研究室 調查組
中共安徽寿县县委

在安徽津河东岸，出現了一面大搞科学研究的紅旗。这面旗帜就是寿县爱国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开展科学研究有四个特点：第一，充分利用公社的有利条件，建立起一套健全的組織；第二，科学研究的目的性明确，一切为提高生产服务；第三，采取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綫的方法；第四，坚持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方針。因此，在短短的期間內，他們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爱国人民公社自然条件不好，土质很差，干旱严重，虫害特多，解放前一直是个低产地区。在十八万亩耕地中，自然条件較好的灣地仅占百分之十，其余都是崗地，其中有三万亩土质很坏，不利于庄稼生长。全社境內只有一条小河，而且时常干涸，因此水利条件也很差。这里又是全县螟虫比較严重的地区。解放前农民受封建势力和反动統治的殘酷剝削和压迫，无力改变自然面貌，所以耕作粗放，抛荒現象严重，群众生活极端困苦。解放后，迅速摆脱貧困落后的处境，便成为群众迫切的願望。为了帮助这个地区发展生产，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領導群众在发展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兴修水利，开荒生产，大搞积肥运动，推广优良品种，等等。但是，因为公社化前力量还較单薄，而且科学技术知識也很缺乏，就不能彻底改变这些自然条件。例如，一九五六年，爱国高級农业社虽然改种了一百三十多亩岱字棉，但因发生虫害，不会除治，結果大部分被虫吃掉了，每亩只收一、二十斤籽棉。津东高級农业社搞山芋温床育苗，也因掌握不住温度，不是温度过高，把山芋弄烂了；就是温度过低，山芋不出芽。群众懊恼地說：“明明曉得都是高产的东西，就是沒有技术搞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許多干部和社員認識到要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提高产量，除了进一步組織起来以外，还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于是，在县委的积极支持下，一九五八年四月爱国高級农业社正式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一开始就抓住生产上的关键問題开展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当年，科学研究所試驗場的四十三亩水稻，平均单产就比全社平均单产高出二点八倍。这样，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認識到科学研究对于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研究科学技术的兴趣。

公社成立后，科学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社党委充分运用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更好、更全面地結合生产，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迅速在全社範圍內掀起了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形成了“人人学科学、事事讲技术”的生动局面。由于公社政社合一，領導力量集中，公社党委首先加强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領導，层层建立組織，分派一个党委副书记專門領導科学研究工作，担任公社的科学研究所所长；各大队都設立了技术推广站，由党总支

書記兼任站長，生產隊成立了技術研究小組，由支部書記擔任組長。過去愛國高級社的科學研究所只有三十個人，現在發展為一百二十九人。過去一個農業社的範圍小，有各種經驗的老農不多，鐵、木匠也較少，現在人材集中了，公社就聘請了有豐富生產技術經驗的老農二百多人，鐵、木匠五十多人，組織他們參加各項試驗研究活動。公社黨委還把農業中學的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密切結合起來，一方面派技術員和老農擔任教員，一方面運用學生的力量，進行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的宣傳工作，使學生既是學員，又是研究員，並成為生產上的戰鬥員，群眾中的宣傳員。同時，由於公社興辦了各種集體福利事業，全社七千三百多個婦女從家務勞動中徹底解放出來，她們除參加勞動外，還能夠抽出時間，專心學習科學文化，使科學研究增加了一批生力軍。現在全社青壯年婦女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學會運用普通的農業生產技術。這樣，就在全社範圍內，形成了一個既有堅強領導核心，又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科學研究網，使科學研究更好地為生產服務，解決了這裡生產上長期存在的問題。

土壤改良是這裡長期存在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公社共有澄白土、黃泥土、砂漿土、黑粒土等貧瘠土地三萬畝。這些土地不僅犁難、耐水、不耐旱、不保肥，一直到公社成立前產量都很低，一般畝產只有七、八十斤。群眾稱這些田地是“下雨不沾腳，鬼子不拉屎”。在農業社時期，群眾就想改良這些土地。但是，那時一方面農業社的人力、畜力不足，改良土壤就會影響生產；另一方面技術不夠，掌握不住土壤的性質，不能找出全面改良土壤的辦法。因此，這個願望始終沒有能實現。公社成立後，黨委立即決定全面改良這些貧瘠土地，組織了二萬多個勞動力、三千多條耕牛，集中力量展開了大規模的改良土壤工作。在改良工作開始前，公社科學研究所對土壤進行了研究。起初，大家都想不出好辦法，後來根據社員趙士清改良土壤的經驗，進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趙士清過去種菜園時，從污水溝里挖了幾担黃泥，上到澄白土菜園里，半個月後，這塊地里的菜長得又肥又大。以後犁田時，比過去也好犁了。研究所的同志們對這個經驗進行了試驗，發現黃泥土有粘性，澄白土板硬，兩種土壤一混合，就變成了較泡松的黃白土。他們稱這種辦法為“土壤雜交”。同時，又用土壤速測器和石蕊試紙等科學方法，全面分析了各種土壤的性質。然後結合興修水利和積肥，用“土壤雜交”、燒土包、種綠肥、放水漚田，以及結合深耕，增施有機肥料等辦法，改良土壤結構。採用這些辦法改良後的二萬多畝田地，一九五九年的畝產量提高到三百多斤。東岳大隊的五千多畝貧瘠土地，經過改良後，一九五九年平均畝產量達到五百二十斤。

肥料不足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裡的肥源並不少，但過去沒有很好加以利用。本地出產一種肥效很好的蚌殼，大部分蘊藏在從前的津東高級社境內。過去，這個社雖有豐富的肥源，因為缺乏對科學技術的研究，不會加工製造，挖出蚌殼搗碎之後，就直接施到地里，結果肥效發揮很慢。愛國高級社雖有科學研究所，能夠加工製造，但又缺乏這種肥源。現在這些高級社都合併成一個公社，統一開採蚌殼。公社科學研究所又進行了試驗分析，找出了蚌殼粉遲效的原因，並研究出用摻尿發酵的辦法，使蚌殼粉變為速效肥料。一九五九年全社共製造了一千多萬斤蚌殼粉，社里的十八萬畝耕地，平均每畝施用了五十多斤。另外，公社科學研究所還製造了固氮菌。這種細菌肥料，過去愛國高級社的科學研究所雖已試制成功，但由於在配料上除了採用肥土和草木灰外，還要摻用少量的紅糖和過磷酸鈣，很不合算，因而不能大量製造推廣。公社科學研究所進一步研究後，改用稗子和淘米水熬成的糖稀來發酵，並用含有磷素的蚌殼粉代替過磷酸鈣，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固氮菌迅速在全社範圍內普遍推廣。一九五九年一共製造了一百四十八萬多斤固氮菌，按社里種植的二十萬畝水稻、小麥等禾本科作物的復種面積計算，平均每畝施了七斤多固氮菌。由於製造了大量蚌殼肥料和固氮菌，加上積攢了各種農家肥，肥料不足的困難，就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保證了農業丰收。

如何消灭虫害，同样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灭虫运动中，科学研究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过去这里群众没有冬耕的习惯，不犁稻坂田，螟虫寄生在稻根内越冬，发生螟虫后，又缺乏药物及时除治，所以连年发生虫灾。一九五八年，这里有二万三千多亩中稻发生了螟虫，急需药物进行喷杀。当时供销社只能供应七千斤“六六六”粉，还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和技术人员共同研究了治螟虫的办法。有的老农提出，本地大量生长的“老鼠花皮”、“红蓼子”等多种野生植物，毒性很强，有杀虫的效力，建议煎成药水进行喷杀。科学研究所根据老农的建议，发动群众采集，进行了试验，终于制成了十多种杀虫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农药，减少了螟虫的危害。一九五九年，公社又结合冬耕开展了冬季治螟运动，采取犁稻坂田、拾稻根、烧土包等办法，消灭越冬幼虫。全社在过去试制成功十多种土农药的基础上，共制造了四十多种杀虫效率较高的土农药。这样就基本上消灭了螟害。

这个公社的科学研究所除了研究解决生产上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外，还紧密结合每个季节，及时试验推广各种新的农业技术。这样就使当前生产上发生的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一九五九年公社科学研究所清明节以前，就用科学仪器预测空中麦锈病孢子的活动情况和地下温度，发觉有麦锈病的征象后，积极采取了预防措施，结果一九五九年麦子没有发生麦锈病，获得了大面积丰产。

因为科学研究真正做到为生产服务，加上公社优越性在其他方面的充分发挥，一九五九年，这个公社虽然遭遇到一百四十多天的大旱，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同时出现了大面积丰产，有一万零三百亩水稻，平均亩产八百斤，其中有三千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一千斤。其它各业也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整个公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爱国人民公社密切结合生产开展科学研究活动，这就向广大群众敞开了科学研究的大门。他们特别注意把科学研究和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一方面采取技术员分片定点，进行辅导的办法，指导群众进行各种试验；一方面通过田头座谈、登门访问、收集农谚等方法，请群众介绍生产经验，和他们共同研究各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从实践中总结群众的丰富生产经验，加以整理提高，然后再推广到群众中去。一年多来，群众共介绍了早稻育秧多施暖性肥、山芋温床育苗、床底加温、防止水稻倒伏等四十多条有价值的经验。这不仅大大充实了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内容，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通过总结生产经验，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这个公社由于在科学研究中贯彻了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支群众性的技术队伍。现在，这个公社已有一万八千多名青壮年和老年社员，掌握了作物栽培、防治病虫害、牲畜饲养管理和繁殖等一般技术知识，其中有一千七百多人能够进行各种作物的试验对比、技术分析、田间观察记载、土壤简便分析，和一般病虫害预测、预报等研究试验活动。一年前进入科学研究所的四十多名小学毕业生，现在也都能够进行比较复杂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公社还培养不少新型的科学技术人材。公社科学研究所农艺科长姚为业就是一个为大家所称赞的人物。这个青年技术员原来是高小毕业生，在进公社科学研究所以前，一点科学技术知识也没有，曾经错把“六六六”粉当作化学肥料使用，损坏了两亩秧苗。进入研究所以后，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自己苦学苦钻，平常整天不是在试验田里，就是在仪器室和图书室里，埋头进行试验、学习。因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不仅掌握了作物栽培、土壤、肥料和气象等方面的系统科学技术知识，并且能够应用较高级的、复杂的科学仪器，达到了中级技术员的水平。朱丽华也是科学研究活动中的知名人物。这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妇女，在公社成立前还不识字。公社成立后一年多来，她坚持在技术夜校学习，经常主动地到公

社研究所向技術人員請教研究，這樣就很快掌握了技術、文化。現在，她不僅成為植棉能手，能夠全面防治棉花的病蟲害，並在改進棉田管理方面，研究出“改造公枝”等創造性的辦法。在科學研究所幫助下，她還創造成功一種能夠自動開溝、播種和蓋土的播種機。她現在擔任愛國大隊吳郢生產隊技術研究小組組長，文化水平已經達到高小畢業程度，能夠閱讀通俗的科學技術讀物。一些原來對科學技術有抵觸情緒的老農和缺乏實際生產知識的技術幹部，通過科學研究和生產實踐的結合，現在也都有了很大的轉變和提高。例如：五十七歲的老農趙士英，過去認為自己生產有經驗，不相信科學技術，經過公社黨委一再動員，才到科學研究所去當顧問。初到研究所，對各種新的技術看不順眼，認為是“瞎胡弄”。以後看到農藥殺蟲效率高，研究所又培養出豐產田，才改變了對科學技術的看法，積極主動地學習科學技術知識。他和技術人員共同研究創造了十多種殺蟲效率較高的土農藥，並且利用增加山芋溫床育苗、床底加溫的辦法，解決了山芋快速育苗問題。公社科學研究所技術員李鵬程，是農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起初既不相信農民能夠學會科學技術，自己又缺乏實際生產知識。別人栽水稻，他站在田埂上指指點點，叫他下田去栽，結果栽不好，群眾說他只會指手劃腳。經過實際鍛煉，他放下了架子，虛心向群眾學習，現在已經學會水稻等各種作物從種到收的全部田間操作，並且能夠切合實際地解決技術上的問題。開始群眾看不起他，說他是“毛孩子，不懂得啥”，現在大家都親切地叫他“技術老李”。社員稱贊社里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是“能文能武”。他們說：“土專家是大小姐紡綫，能粗能細；技術幹部是酒館拼盤，有葷有素。”從這些人物的成長中，生動地看出了公社開展科學研究的無限廣闊前途。

愛國人民公社的科學研究工作正在普及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提高。為了適應人民公社農、林、牧、副、漁業全面發展的需要，科學研究範圍不斷擴大，研究的項目逐步增多，儀器設備也日臻完善。現在公社的科學研究機構不僅能夠研究解決一般的技術問題，而且還能結合生產進行一些較複雜的科學試驗，並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例如，在農業上，一九五九年公社科學研究所用雜交的辦法，試驗了幾種水稻新品種。一種是用中籼“三九九”和稗子雜交。中籼“三九九”是從外地引進來的優良品種，產量高，但耐肥力較差，容易倒伏。社員們觀察到稗子的抗災力很頑強，又不倒伏，於是設法利用稗子做父本，中籼“三九九”做母本，進行遠緣雜交，結果得出了一種長圓形谷粒的新品種。另一種是用中籼“三九九”和多穗高粱進行遠緣雜交。他們根據多穗高粱秸秆粗、分蘗力和抗旱力強的特性，用多穗高粱做父本，中籼“三九九”做母本，又得出一種橢圓形谷粒的新品種。雖然這兩種水稻新品種目前還是第一代，要到第二代才能看出它們的特性，但它們都傾向於母本的类型。社員們給這兩種水稻新品種取名為“愛國一號”、“愛國二號”，稱贊它們是社里的科學“尖端”。在畜牧業上，迅速繁殖了廣東獅頭鵝。這種鵝也是從外地引進來的，生長很快，一般能長到二十多斤重，喜歡吃青草和野菜，飼料問題容易解決。但這種鵝每年只生十幾個蛋，一年之中也只在春季孵卵。社員們為了提高獅頭鵝的產蛋量和增加孵卵次數，經過反復試驗，終於找到用限制雌鵝的活動範圍和適當增加精飼料等辦法，使獅頭鵝的產蛋量增加一倍多，同時做到一年四季都孵出了小鵝。他們還用本地鵝和獅頭鵝雜交，孵出了新的鵝種。一年多來，這個公社已從原有的七只獅頭鵝迅速繁殖到七百只獅頭鵝和雜交鵝。

為了適應繼續躍進的新形勢，促進生產更大更全面的發展，這個公社計劃在一九六零年進一步貫徹科學研究為生產服務的方針。具體做法是：以農業“八字憲法”為綱，展開科學研究活動，做到事事不離生產，項項不離中心；繼續壯大科學研究隊伍，加速技術推廣工作，要求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年掌握農業生產上成套的科學技術。目前，這個公社的廣大社員，正信心百倍，鬥志昂揚，為在農村中實現機械化、電氣化等創造條件。

根深叶茂历风霜

——吉林汪清百草沟人民公社的诞生和成长——

中共吉林省委
中共延边州委工作组
中共汪清县委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百草沟人民公社，成立一年来，在党的尽心抚育和社员的爱戴之下，在不断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现在，它已经完全巩固，继续向前迈进。

一 场 大 辩 论

一九五八年八月里，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其他地方创办人民公社的消息传到了百草沟。贫农、下中农兴高采烈地说：“毛主席真英明，远在北京就看透了我们的心。”他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积极报名参加人民公社。申请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来，乡党委在几天之内就接到七千多份。贫农刘德林翻山越岭，跑了五十多里路到乡上报名。在贫农、下中农带头入社的影响下，大部分富裕中农也报名入了社，一部分富裕中农犹豫观望，少数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则表示反对。一些地、富分子暗中散布谣言，进行破坏。

这样，在要求建立公社的广大群众和反对建立公社的富裕中农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有的富裕中农说：“高级社就差不多了，还搞公社干什么？公社人多嘴杂，不好办事，跟那些穷社合并起来，我们吃亏。”贫农、下中农则以亲身经历，说明单干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高级社，成立人民公社好处会更大。他们提出：“要吃大米饭，就得修水利，要点电灯，就得修电站；要多吃肉、蛋，就得有牧场。要把这些事办得多，办得好，光靠高级社是不行的。”并且举出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必须办公社。例如一九五七年百草沟高级社，在吉青岭办了一处畜牧场，因为场地小，水、草不好，无法扩大，想搬到牡丹川高级社的牡丹岭，就是因为不是一个社，未能搬去。正在修建的水电站，更是社员们议论的中心。他们一致感到，这个要掏通长达三百多米的山洞，投资二十三万元的工程，不是六个高级社的联合举办，那一个高级社也办不到。现在的百草沟乡不就是因为生产上的需要，而和仲安、仲平乡合并成一个大乡了吗？乡既并大了，社也需要并大呀！并大了才好办大事情。仲安社的社员们，以他们兴修灌溉大渠的事例，和那些反对建立公社的富裕中农进行辩论。他们说：“这条大渠在初级社时，曾有人想修过，由于人力不足未能动工。一九五五年冬，四个高级社联合动手修了两年，仍然没有修成。后来还是在百草沟、仲平、西崴子等社的支援下，才把大渠修

成。大渠修成了，虽然新开了一百六十八公顷水田，但是劳动力不够用，水田技术也跟不上。经过百草沟社的援助，才把水田种上了。所有这些，不都说明应该办规模更大的公社吗？”通过这场辩论，壮大了贫农、下中农的声势，更加坚定了他们办公社的决心。少数不愿意建立人民公社的富裕中农，也被公社化的浪潮卷进来了。造謠咒罵的地、富分子，在群众的責問下，不得不夹起了尾巴。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这个公社就正式诞生了。

蜚 螞 妄 想 撼 大 树

公社一成立，就忙于进行空前的大丰收的收获工作，同时掀起了深翻地、大煉鋼鐵、大兴水利和大办工业的高潮。广大社員，意气風發，干劲冲天。几个月内，就建立起了土高爐二十三座，煉出鉄二十五吨，支援外地矿石一千二百多吨，深翻地三千一百多公顷，完成水利土方工程十二万四千立方米。还办起了土化肥、农具、粮米加工、磚瓦等十四个工厂。此外，历年需要两个月完成的征購粮入庫任务，七天就完成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繁重的任务，就是由于人民公社在更大范围内，对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作了统一的安排和調度，做到比以前更合理更有效使用的結果。公社为了进一步挖掘劳动潜力，提高劳动效率，实行了粮食供給制，兴办了公共食堂八十四处，幼兒园、托兒所八十一处。解放了几千年来圍着鍋台轉的广大妇女劳动力，从而保证了上述任务的完成。这一連串成就，把社員的情緒引向新的高潮。他們說：“要不是成立人民公社，这些奇迹是不可能出現的！”公社化的好处，在他們心中已經札了根。

由于人民公社是一个新事物，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經驗，开始时期發生了某些权力过分集中和平平均主义等缺点，这本来是难免的。絕大多数的社員，对于这些缺点，抱着既批評又体諒的态度。他們說：“生孩子是喜事，肚子还得疼一陣。象人民公社这样的新事情，發生这么一点缺点，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那些反对人民公社的人，却抓住这些枝节性的难免的缺点，进行造謠破坏，企圖以此来煽动群众，破坏生产。

为了糾正工作中的缺点，击退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的誣蔑、攻击，公社党委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从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入手，开始了整社工作。組織广大社員，以事实駁斥了各种謠言，并以建立公社后所取得的成就，向他們展开了說理斗爭，对于一些不法地主加强了管制。同时，广泛地向社員进行宣傳教育。說明今天的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質的，由高級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然必須貫徹执行按劳分配原則，明确向群众宣布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員个人所有；初步整頓了食堂、托兒所，強調了管理民主化，紧密結合冬季生产，深入开展了大鳴、大放、大辯論。这样，澄清了群众中的一些模糊認識，更加提高了他們的社会主义覺悟，生产高潮掀起来了。社員的劳动出勤率，一般都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劳动效率也大为提高，全公社的积肥日进度，由五千多車增加到一万多車。那些借机攻击人民公社的反对派，就象蜚螞撼大树一样地失败了。

不 許 开 倒 車

一九五九年三月，公社党委根据党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的決議和有关人民公社問題的一系列的指示，繼續深入整社，在公社貫徹执行党中央关于整社的政策、方針过程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少数具有右傾思想的干部，又乘机对公社的三級管理体制、供給制、食堂等問題，發动了进攻。說什么“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他們主張核算單位愈小愈好，實質上是要求恢复原来的私有制和个体生

产方式。仲安大队長李昌元，提出要把由原来一个高級社組成的核算單位分为五个，他極力強調“分队优越性”，說什么核算單位太大，领导不方便，不能增加收入等。这种意見遭到絕大多数干部的反对。支部書記金順鎬，列举了許多不能分小的事实：过去高級社統一分配的仲安大渠，是各个小队共用的，分开影响生产發展；大渠續修工程还需要七千个工，全靠下游几个小队干不了；下游土地低洼，核算單位小、抗灾能力弱，过去高級社的基本建設和購置的生产資料，以及公积金等都是集体财产，不应再分小，等等。

以李昌元为代表的富裕中农走回头路的要求，遭到了多数干部和貧农、下中农社員的反对，可是以县干部金河权为首的县工作组，却批准了他們核算單位分小的計劃，并向群众正式宣布了。貧农、下中农社員很不滿意，而东兴小队的富裕中农，又提出把他們只有四十一戶的小队，再分成两个核算單位，企圖实现其“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的倒退計劃。

他們这种走回头路的阴谋，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多数党员、干部和貧农、下中农社員的坚决反对，这场斗争，反映到公社党代表大会上来。以李昌元为代表的走回头路的思想受到了党代表們的批駁。大家一致認為，人民公社是在高級社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实行三級所有制，并以生产大队一級（相当于原高級社）为基本所有制，已經照顧到目前各个生产队之間的經濟条件、生产發展水平不同的情况。因此借口分級核算，主張愈小愈好，就是走回头路。會議結果，分队的决定被取消了。

要不要供給制的爭論也很激烈。一部分富裕中农硬說：供給制出懶汉，妨碍了人的劳动积极性，是“穷的占便宜，富的吃亏。”事实究竟怎样呢？公社公布了一九五八年的分配賬目，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七，每戶平均分得四百六十元，百分之九十五的戶，都比上年增加了收入；收入不增不减的戶，占百分之三；减少收入的戶，只占百分之二。减少收入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生病或者死亡，这种情况，过去年年也都有，实行供給制后比往年大大减少了。公社党委根据这些事实，在各个生产队組織了辯論。龙岩生产小队隊長朴东順坚持說：“供給制是揩中农的油”，声称他“吃老亏了”。貧农張春鶴就出来反駁說：“朴东順一点也不吃亏，去年分了一千多元，在高級社时收入最多也就是九百多元，在互助組时才五百多元，怎么說吃亏呢？”朴东順还要强辯：“反正社里白养活懶汉，你看老金头，現在有吃的了，就不干活啦！”他这么一說，引起很多社員的气憤。孙春鶴說：“你昧着良心說瞎話，老金头已經八十多岁了，怎么叫他干活！老金头在高級社时就是五保戶，現在生产大發展了，还能不給他飯吃嗎？”貧农金粉玉說：“供給制解决了吃飯問題，可以一心生产，別无牵挂。”这样，朴东順在大家据实說理面前，无話可說，才承認了錯誤。經過辯論，全社原来坚决拥护供給制的，更加坚定；原来模稜兩可的，也轉向拥护；怕別人揩自己油的那些人，想到自己家庭也可能發生天灾病疫和生兒育女时，也感到实行供給制确实是一种最大的社会保險。特别是当大家看清楚了实行供給制在广大社員中所激發起来的劳动热情，从而促进生产的發展和收入的增加，絕大部分人都就轉向拥护供給制。只有极少数富裕中农，还有些抵触情緒，但是他們也难以否認供給制的好处。

在公共食堂問題上，一些富裕中农也一再要求解散，說是：“吃食堂不方便，沒有自己吃得好。”这些錯誤言論，立即受到了广大社員，特别是妇女們和單身汉的坚决反对。他們說：“成立食堂可以节省粮食，減輕家务劳动，便于参加生产，怎能解散呢？”吉祥生产小队的一个女社員說：“我們队有十五个妇女劳动力，在成立食堂以前，四个月每人平均只做了三十七个工，成立食堂后，同样多的時間，每人平均做了六十三个工。”后来，根据多数

人的要求，采取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归己的办法，强调办好农忙食堂，这样食堂就继续办下去了。

秋 后 見

反对人民公社的富裕中农和干部中少数具有右倾思想的人，虽然在体制和供给制等问题上输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抱着“走着瞧”、“秋后见”的态度，继续阻挠人民公社的前进。

当公社党委向社员们提出一九五九年农业继续跃进，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计划时，他们就在一边议论着，一九五八年已经是空前大丰收，增产到顶了，这个大丰收是闖大运得来的；今后不但跃进不了，就连过去的收成也达不到。但是大多数社员，认为有了党的领导 and 人民公社，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是完全可能的。

春耕开始了。广大社员干劲冲天，积极进行整地、送粪、播种。为了避免历年早霜灾害，争取早育苗早插秧，大力推广油纸温床育苗法等措施。可是那些有严重右倾思想和敌对分子，不是消极应付，就是公开反对，甚至进行破坏活动。由于春旱，地不好整，富裕中农崔占山就谩骂起来：“那个家伙叫我们搞的深翻地，浪费了工，还不好耙。谁叫翻的就让谁来耙！”发生春冻时，公社在秧田里灌水保温，保护秧苗，地主李文柏偷偷用石头将水口堵塞，企图冻死秧苗，他的阴谋破坏活动幸被及时发现，未造成损失。插秧开始了，既要合理密植，又要在夏至前插完。为了抢时间，百草沟生产队在地里搭了三个窝棚，社员们在地里睡，地里吃，起早贪黑地干。反对派却到处叫喊：“密植不行，劳动力少，干不过来，密植不能多打粮。”

社员们没有理睬这些议论，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合理分工，积极劳动，同时，根据等价交换原则，组织了三万九千个人工的大协作。由于办好了食堂、托儿所，全公社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妇女参加了插秧，妇女插秧面积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并且抓住技术改革，试制和推广了水田除草机三百八十台，生产土化肥八百二十吨。这样就使得一九五九年插秧比一九五八年提前结束十多天，秧苗密度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旱田作物每公顷的株数，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锄草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两遍，追肥面积，旱田达到百分之四十，水田达到百分之六十。

经过社员们的辛勤培植，禾苗茁壮地成长起来，人们情绪更为高涨。可是正逢庄稼抽穗需要高温日照时，恰遇阴雨连绵。那些反对派又在叫喊：“深翻、密植搞糟了，庄稼抽不出穗来啦！”广大社员为了战胜灾害，回击这些人的责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超包产运动。他们采取了挖晒水池、排地下水、提高水温，追施速效肥料，掐尖打底叶等措施。这样庄稼不但吐出穗来，而且籽粒饱满，出现了一片丰收景象。

秋天到了，百草沟人民公社获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一九五九年的总产量，在一九五八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点四的基础上，又增长百分之十点三七，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五百四十八斤，每公顷产量平均六千零二十二斤，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二。这个公社建立不过一年，就提前八年超额地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生产指标。一千四百一十六公顷的水稻（占粮食作物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九），平均每公顷产量达九千九百七十三斤。其他作物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小麦每公顷产量从一九五八年的一千四百斤，增加到三千三百一十斤，单产提高一倍多；大豆每公顷产量达到三千五百多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多种经营也有很大的发展。果树由三十二公顷增加到七十六公顷，造林一千二百五十公顷；牲畜头数增长百分之九点四；林牧副渔的各项收入由

一九五八年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六点三将增长到百分之十九点四。

社办工业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生产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年来制造修配了整地、播种、插秧、锄草、脱谷等大小工具一千一百七十件。还进行了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这里的稻草过去多数当柴烧，成立纸浆厂后，不仅利用了稻草供应国家迫切需要的纸浆，也增加了社员的收入。社办工业年产值达到十二万六千三百九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二点四倍。

在大跃进、大丰收的事实面前，过去那些对于人民公社、农业“八字宪法”，抱着“秋后见”的态度的人，不得不低头认输了。原来坚决反对油纸温床育苗的李明哲和反对合理密植的朴顺元，见人就说：“过去我错了，还是人民公社有力量，新的办法好啊！”

一年来的变化

一年来，人民公社给这里人们带来的丰硕的果实，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和精神面貌的大改变。

人民公社建立后，社员生活的最大变化，首先是彻底消灭了缺粮户。这里过去年年都有一些缺粮的，每到青黄不接时得由国家供应，而一九五八年公社除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粮任务外，每人留足了口粮、饲料，还有二百吨储备粮。社员的收入也不断提高。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七，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又提高百分之三十。由于公社修成了水电站，全社有一千九百多户按上了电灯。电给社员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公社建立了一座广播站，按上了八百五十七个喇叭，社员们每天都可听到国内外大事和悦耳的歌声。社员孙焕俊说：“看看今年的大丰收，晚间躺在炕上听听广播，越寻思越乐，生活真是越过越有味。”

随着物质生活的迅速提高，各阶层社员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积极劳动，舍己为人，爱社如家，已经形成风气。女社员李秀春看到社里的亚麻和菜籽要挨雨淋，就冒着倾盆大雨去收拾，并跟其他社员说：“这是国家工业原料，人民公社的财产，不能让它受到损失。”由于她的带动，社员们一起抢收，避免了损失。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思想面貌变化也很大。过去拥护公社的，现在更加坚定了；过去犹豫观望，怕入社后吃亏的，现在收入增加了，他们也承认“公社比高级社更好”了。但是少数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大丰收以后，只顾小私有，不顾大集体；要求多分配，少积累等。这种思想行为，刚才冒头，就受到了多数社员的坚决反对。社员金昌浩说：“大河无水小河干，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公社。要使日子过得更加好，只有适当多积累，才能更快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公社根据社员们的要求，在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继续增加收入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公共积累，以便购买拖拉机，扩建水电站和水力动力站，争取尽快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辽河湾的巨变

——記吉林双辽王奔人民公社治水事迹——

中共吉林四平地委
中共吉林双辽县委 工作组

辽河畔上的王奔人民公社，在它誕生后的第一年，就战胜了十多年来的一次大洪水，夺取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鯢鯨精”的末日

王奔人民公社位于吉林省双辽县境内东、西辽河的河套里，三面靠水，一面靠沙丘，形成北高南洼的地势。全社耕地面积为一万八千公顷，其中河套地占一万二千余公顷。河套地土质肥沃，盛产粮食和大豆，素有双辽“谷仓”之称。但是，在解放以前，因为辽河连年泛滥成灾，收成无几。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常年饱尝水害之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例如一九三六年，东、西辽河洪水泛滥，沿河几千公顷的庄稼一扫而光。农民被迫逃亡他乡，流离失所，二千九百九十一户人家中，有六百一十四户逃奔外地，有六百七十四户讨饭，有一百六十五户卖儿卖女。那种悲惨情景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时候，反动的统治者只知道剥削、压迫农民，却不管治水。以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东、西辽河的水患是因为两条“鯢鯨精”作怪。只要它们一打滚，辽河就乱滚起来。在旧社会，辽河被人们传说为神秘不可治了。每当辽河涨水，农民只好听从迷信的传说，向河里扔猪投羊，在河边修建庙宇。在辽河岸上不知修了多少河神庙，可是洪水一来，照样冲毁了河神庙，广大的劳苦农民是多么渴望能治住洪水啊！他们把自己的愿望，编成歌谣，世代地流传着：“十年九不收，农民年年愁；何时治住水，贫困到了头。”

共产党来了，广大农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帮助下，依靠互助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兴修水利，防洪治涝，在辽河岸上筑起了防洪堤，并且每年组织维修和汛期护堤抢险。从此，一般地控制了辽河连年泛滥成灾的局面。在治涝方面，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尤其是在一九五六年实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为治水提供了比初级社更加优越的条件，增修了农田水利工程。到一九五八年，这县共开成四十二条排水渠道，挖了二十三万多方工程，使六千余公顷洼地初步控制了内涝。但是，水害的威胁还没有彻底根除，每逢大雨之年，还要遭受较严重的内涝灾害。由于高级社规模比较小，治水工作受到了一定限制。如上游与下游不能统一规划治理，劳动力不足，资金有限，搞不了大型水利工程。天旱时，上下游争水；雨水大了，又为排水闹纠纷。

经过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和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加上生产大跃进形势的出现，群众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认识到“小船过河、大船过海”，“众人拾柴火焰高”，要想根治辽河湾的水患，非得依靠集体的力量不可。于是东、西辽河沿岸十四个高级

社紛紛联合起来，或者协同建筑揚水站，或者合作办工业。正当人們为了大大地發展生产，力求突破高級社的小圈子的時候，毛主席說“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喜訊傳来了，广大群众欢欣若狂，奔走相告。于是十四个高級社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联合成立了王奔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一成立，便开始了徹底征服辽河和根治內涝的战斗，迅速地掀起了水利建設高潮。經過一年的努力，水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全社挖成了一百零一处串珠式的水櫃；整修与新挖了三万余米長的渠道，使沟渠相通成網；把辽河裁灣取直三处，讓河水改道；加固了六十余里長的防洪堤；建成了一座电力揚水站和一处电机井站；全年完成工程量約七十余万方，超过高級社两年工程量的两倍多，从而战胜了十年来未有的一次大洪水和內涝，保証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

沸騰的严冬

一九五八年严冬，王奔公社党委吹起向河套进軍的战斗号角，广大社員群众征服辽河的第一个战役开始了。人民公社全面规划，統一調度力量，实行大兵团作战。全社除四千余人支援四平地区鋼鉄生产外，有六千五百多名男女社員，投入了水利建設高潮。附近的郑家屯、臥虎等人民公社，也派来六千多人支援。在辽河沿岸工地上，紅旗招展，人声沸騰，一万三千余名男女社員緊張地大搞河網化。在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冰天雪地里，共产党员、共青团員和广大群众进行着艰苦的劳动。他們提出：“讓困难向我們低头，讓風雪給我們擦汗，把冻地开成运河，把洼塘变成良田，讓旱涝一去不返，讓粮食堆积成山。”緊張愉快的集体劳动，就象熔爐一样把人們鍛煉得更坚强。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也有一少部分人，特別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表現动摇，散布悲观情緒。外名叫“刘大賴”的富裕中农刘德林說：“好地挖大坑，一年比一年熊，一镐刨不了一口土，一輩子也挖不成河網。”工地党委针对这种思想，在党内外組織了大辯論。辯論的中心是：“为什么要搞河網化？”“搞河網化有什么好处？”發动群众用回忆、对比、算賬的方法，列举了許多事实說明治水是劳动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员任明啓，摆出了紅旗管理区第六队的事实：这个队是一片洼塘，过去是十年九涝，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全社抽調力量，帮助他們挖了一条三十余里長的渠道，把水排除，从此不再受涝了。他說：“咱队排水渠也不是咱自己一锹一锹挖的，多亏高級社的帮助才挖成了。”用具体生动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积极的更积极了，动摇的轉变了。刘德林認識到自己思想的錯誤，变消极为积极，一天工也不悞，自己还編了一个可装七十多斤的大筐抬土。

在兴修水利过程中，公社發揮了工农商学兵通力协作的作用。为了适应水利建設的需要，迅速发展并扩大了社办工业。公社除直接經營机械、粮谷加工等大型工厂外，各管理区都办有铁、木及火硝等工厂，每个营都設有一处工地“小工厂”，以便及时供应和修理工具，并且做到小修不离工地，大修不出公社。公社工厂生产了一万七千多斤炸藥，制造出二十余种、一千三百多件运土工具。工作效率从开始每个工日一方土提高到五方土，最高达十几方土。商业部門組成了后勤供应部，增設工地商店，送貨到門，工地需要什么，就保証供应什么。邮电部門架設电话，把报纸、信件、邮包送到工地。衛生部門組成战地衛生所，医生下連队巡迴医疗。电影队、剧团到工地巡迴演出。人民公社就象一架完整的大机器，各个部件都有秩序、有节奏地活动起来了。經過六十余天严冬的苦战，完成了一百零一处蓄水櫃，筑成了三道拦河壩以及打井、挖渠等工程。这些工程在一九五九年排涝蓄水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治服“老虎咀”

为了彻底根除内涝，还要治理沟通辽河与内水的咽喉——清河嘴。这也是当地群众多少年来的愿望之一。清河嘴是境内清河、旱河匯流入东辽河的入口。沿河万余公顷洼地积水，要通过清河嘴排入东辽河。每年雨季，辽河漲水，頂托住内水，泄不下去。为防止洪水串进来造成更大的灾害，每年在汛期来到以前都要迭一道壩，等辽河水撤后再把壩扒开，把截住的水放出来。这样，清河嘴年复一年地被冲击得越来越深、越寬，更是險惡了。因此，人們把它叫做“老虎嘴”。对这个“老虎嘴”的治理，不仅解放以前的个体农民，解放以后的互助組、初級社无能为力，就是高級社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九五八年春天，国家帮助宏偉社开始治理清河嘴，计划在清河嘴建成一座电力揚水站。揚水站全部工程包括閘門、渠道、蓄水池、厂房、輸电架設、机械安装等八項工程。宏偉社党总支領導群众克服了技术、物质、人力、畜力等許多困难，仅仅完成了閘門工程。还有七項工程，需要八万余个工日、三千余个車工和十余万元資金，已无力再修下去。人民公社一成立，就統籌力量，組成了一支常年水利建設队伍，調动了五百人和二百五十輛大車，从公積金中撥出九万元，繼續兴修揚水站未完的大部工程。揚水站的工地上又沸騰起来了，經過二十天苦战，在結冻前完成了閘門土方回填任务，保證了閘門質量。在严寒的冬天也沒有停工。經過七个月奋战，在雨季到来前把揚水站建成了。現在已經安装四台电动机水泵，共二百一十二馬力（计划安装七台揚水机）。这处电力揚水站，可以排涝，可以防洪，还可以灌溉和养魚，真是一举数得，一站多用。一九五九年遇到大雨，內地的积水就从这里順从地排到辽河里去了，使沿河洼地避免了内涝。紧挨清河嘴的宏偉管理区第九队耕种的一百二十三公顷庄稼全部获得了丰收。全队可产粮食五十五万余斤，超过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三年产量的总和。一九六零年还要利用它抽水，改种五百公顷水田和澆一部分旱田。在开始修揚水站时，有的人哼着鼻子說：“看你們修个什么样！”現在他們也夸起揚水站的好处来了。七十多岁的靖万庫老大爷激动地說：“我頭髮都白了，总算看見把老虎嘴治住了！”在清河嘴住了一辈子的郑选老大爷，捻着花白的胡鬚称赞揚水站說：“这玩艺，真象活龙，能喝又能吐，有了它，这算万无一失，再不怕水了！”

辽河保衛战

王奔人民公社在抗洪斗争中，又一次受到考驗和鍛煉。一九五九年降雨量六百五十三毫米，西辽河連續十二次洪峰，高达一千零十七秒立方米，河水泛濫和内涝威胁極大，然而公社却安全渡过了数次洪峰，并且战胜了内涝，避免了大的灾害，受灾面积仅有一千五百公顷。而在一九五六年，降雨量也是六百多毫米，辽河漲水内外夹攻，虽然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全民总动员，防止住了外水，可是由于高級社規模小，劳动力調配不开，顧了防洪就顧不了排涝，因而有一万二千公顷庄稼遭受内涝，比一九五九年受灾面积大七倍。

王奔人民公社防汛期間，公社党委根据当时的任务，划分了两条战綫：一条是护堤防洪，一条是夏鋤生产和排涝。从公社党委書記、社長到生产队支部書記、隊長都按战綫分工負責，組成两支坚强的队伍。在防汛紧张时期，全社統一調动力量，遇小洪峰来时沿河地区总动员，遇大洪峰来时全社大支援，遇特大洪峰来时全社总动员，調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为抗洪防涝而斗争。全社統一組織四千五百余年青力壮的社員晝夜守衛在辽河大堤上，一万余名男女社員在第二道防綫上从事排涝和夏鋤生产。公社根据水情变化情况，机动灵活地調兵遣将，当西辽河洪峰大，靠西辽河的紅旗、宏偉两个管理区汛情紧张时，公社就从桑树管理

区（沙坨地沒有洪水和內澇威胁）抽調三百名劳动力来协助护堤搶險，靠东辽河的公安、太平、王奔三个管理区也抽調部分人力来支援。这样，就有力地在这險要堤段上战胜了洪峰。同时，由于公社統一調动力量，在洪水威胁下的宏偉、紅旗两个管理区，除部分劳动力上堤搶險外，还留部分劳动力坚持繼續进行夏鋤和排水，并且胜利地完成了排水和夏鋤的双重任务。在向洪水斗争中，全体社員大大發揚了共产主义精神和忘我劳动的热情。公安管理区由党总支書記王玉坤帶領三百人，从七十里外連夜赶到紅旗管理区白庙子，連飯都顧不得吃，馬上到河堤投入搶險斗争，奋战三晝夜，帮助紅旗管理区战胜了洪水。宋守成老大爷感激地說：“我經過几个朝代，沒有看到现在人心这样齐，这么远的人都来帮我們防水，公社可真好啊！”人民公社的建立，在治水斗争中使上下游的單位和群众更加团結了。如王奔与太平两个管理区，在过去高級社时期常因用水鬧糾紛，自从公社成立后双方和好了。一九五九年雨季，王奔管理区主动把損人利己的“万里長城”拦水壩扒开了，自願牺牲二十公頃盆地作蓄水池，救出太平管理区三百五十多公頃庄稼沒有受水澇。

战胜洪水的重要因素，还在于公社广大社員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忘我的战斗精神。在西辽河鷄头鬼的險工堤段上，宏偉管理区第五队有三十余名妇女白天黑夜守衛在河堤上。七十四岁的張景玉老大爷，扛着鉄鍬和年青小伙子一样走上河堤去防汛，別人劝他：你这大年紀別去啦！他說：“別看我人老，我站在河堤上給你們助威也是好的！”

人民公社建立后的第一年，取得了防洪治水的輝煌胜利。广大社員为这个胜利欢欣鼓舞，高唱贊歌：

过去見水就發愁，	有处来水无处流，
条条河水似猛兽，	生命财产水中丢。
自从有了大公社，	虎閉咀来龙低头，
辽河畔上幸福来，	貧困一去不回头。

一年巨变

王奔公社治水胜利了，一方面保证了农业丰收，另一方面給全面地發展多种經濟开辟了广闊的途徑，使得昔日“十年九澇”之地，今天变成了魚米之乡。在治水的同时，进行土地深翻，实行合理密植，加强田間管理，全面地貫徹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使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全社播种粮食和大豆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三公頃，預計总产量将达到五千七百万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三成多。全社除完成征购粮二千三百万斤任务外，留下一年口粮、飼料和种子，还儲备四百六十万斤。如今河、渠、泡、塘已成了“聚宝盆”。全社有六个大泡塘，生長着魚、葦子、苫房草、烏拉草、鷄头米等水产和水生植物。金家泡子有三百多公頃水面，生長蒲草、葦子等約計一百余万斤。往年由于积水过多，沒有力量利用，社員說：“眼看是塊金子也揀不起来。”現在，太平管理区第二十二队，在金家泡子割烏拉草、蒲草等十二万斤，收入一万二千余元。在清河咀揚水站附近挖成一个养魚池，春天放进十万余尾魚。有三处养鴨場，飼养一千七百余只北京鴨。全社还有九十八个經營林、牧、副、漁业生产的專業队，一九五九年副业生产收入一百余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一倍多。

积累大增加，生活更富裕。一九五九年副业收入和麦收預分都比一九五八年有显著增加，全社六个管理区已經分別預分四次到五次，共分了二十余万元，再加上社員家庭零星副业收入，农民手头更寬敞了。一九五九年总收入除了农业稅、生产費、公共积累部分外，社員分配部分平均每戶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多。一九五九年将提存十万零四千元公益金，用来兴办

食堂、托兒所、敬老院、婦產院、醫院等集體福利事業。一九五九年公積金預計有六十一萬元，用於擴大再生產。公社一級的積累將有很大增長。一九五九年公積金上交公社三分之一左右，即二十萬元左右，加上社辦工業、牧畜場、拖拉機站等資產約計四十八萬元，占公社資產（包括管理區、生產隊）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九年產值，公社一級收入為四十七萬元，占社、區、隊三級收入的百分之九。公社經濟在目前雖不算太多，但在發展生產上起了重大作用。

王奔人民公社，建立一年來，在治水、生產和提高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等方面，獲得了全面大豐收。不僅絕大多數的貧農、下中農和一部分富裕中農更加熱愛人民公社了，都把公社看成是命根子；就是那些抱著“人家往南飛，咱也不往北走”或“看一步，走一步”的部分富裕中農，也轉變了。有名的“老保守”陳春山（老中農）在過去說：人民公社“攤子鋪大了”，大兵團作戰把生產搞“亂”了。現在他看到豐收的景象激動地說：“人民公社的成立，正是‘火候’，今年不搞公社還得挨水淹！”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多种經營遍地开花

——吉林柳河三源浦人民公社多种經營調查——

尙作为 李 准

“光抓农业生产，还是以农业为主積極發展多种經營？”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人民認為以农业为主積極發展多种經營，既符合三源浦的实际情况，也是广大农民多少年来的願望。但是，多种經營在过去只能零打碎敲，不能大搞，人民公社成立后才得到了大發展。

三源浦是一个較大的集鎮，地处梅河口至通化的鉄路綫上，是个半山区，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农、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盛产水稻，素有“柳河粮倉”之称。每年出产的商品粮，将近全县的四分之一。山区、半山区有丰富的山产資源，出产山葡萄、山梨、元枣、榛子、橡子等野生果实和党参、細辛、黄芪等六十多种藥材。还有大量的林木、山草、苔条，可以燒炭和編織。許多大小沟岔适于發展飼养业。丘陵緩坡适合造林、种植果树、栽培藥材。尽管条件这样好，然而解放前多数农民沒有耕畜，用鋤头种地，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再加上一家一戶为一个生产單位，所以更沒有力量搞多种經營。解放后，党領導农民改变“一穷二白”的現状，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發展。到一九五八年，粮食單位面积产量每公頃平均达五千一百二十斤（即每亩三百四十一斤），比解放前提高一倍以上。

为了更快地增加社員收入，改变山区面貌，就需要在繼續發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積極發展多种經營。农业的發展，也要求通过多种經營提供更多的資金和粪肥。当时虽然發展了一些副业生产，但主要是在农閑季节搞些零星采集，出什么采什么，什么值錢采什么。因为只采集、不养护，有些資源逐年减少。例如細辛（藥材），一九五五年年产五千斤，一九五七年下降到三千斤；砍枝摘梨的結果，使山梨产量也下降了，一九五五年年产三十万斤，一九五七年下降到二万斤。针对这种情况，乡党委貫徹执行了党所提出的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方針，教育广大农民既要注意采集，又要注意積極进行多种經營的基本建設。通过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社員的思想認識，不仅注意了保护山产資源，而且开始重視了搞多种經營的基本建設。原和平农业社主任李春生，就立志要使“荒山变果園，草甸改良田，粗粮变大米，苹果結滿山”。他領導着社員們接連發展了养猪、养羊、种植果树、栽培人参等生产。辛家农业社社員朱云善和几个飼养員，積極建議办鷄場。这些人的行动，充分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發展多种經營的願望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增長。

在党的積極支持下，各高級社的多种經營都有所發展。但是，由于社小力薄，多种經營一發展，矛盾也就突出了。主要矛盾有三：一是不能充分利用山产資源，各高級社之間，常常因为山产資源互相爭執；二是資金少，无力大搞多种經營的基本建設；三是劳动力不足，又不能合理地安排和使用。这些矛盾阻碍了多种經營的大發展。因此，办大社就成了当时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一九五八年春天，各农业社提出了这样的問題：“小社好，还是办大社好？”

絕大多數社員主張辦大社。他們說：“燈泡還是大的亮。”七、八月間醞釀辦大社。和平農業社主任李春生找八寶農業社主任董長順，北礮子農業社主任王福太找通溝農業社黨支部書記劉佩青，互相串連，大家都同意打開鄉界、社界辦大社。不久，報紙上登出了創辦人民公社的消息，毛主席說：“還是人民公社好！”廣大社員辦人民公社的熱情更高漲起來了，紛紛寫申請書、貼大字報，要求建立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三源浦人民公社由原和平、蘭山、二道溝等十八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組成了。這個公社的土地總面積為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六公頃，耕地面積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公頃，人口三萬二千一百七十二人。由於人民公社是大规模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組織，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作統一安排、調度，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因此，高級社時所不能解決的山產資源、資金、勞動力等一系列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一、全面規劃資源，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高級社時，山產資源分布不平衡，苦樂不均。蘭山、二道溝、馬鹿、安仁等山區農業社有大量的山場；山上有很多東西拿不下來，有的筴條長了五、六年快老死了，有的苦房草因為多年不割不肯長了。三源浦、鮮光、光陽、新世、鄒家等平原農業社，打柴、割草都沒有山場。因為利用自然資源，在社與社的關係上都發生過一些不夠協調的現象。鮮光農業社一九五六年到蘭山農業社的山場打柴，被蘭山農業社攔回去了。鄒家農業社有十多張“爬犁”（即“雪橇”）和幾十個人到蘭山去打柴和割筴條，被蘭山農業社抓住，把所打的柴和割的筴條全部沒收了。公社成立後，改善了地區之間和勞動群眾之間的關係，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也大大提高了。他們打開了農業社的界限，統一規劃了山場資源，山場資源多的管理區主動地劃出一部分山場給平原管理區使用。安仁管理區把六百公頃山場劃給臨近的新世、光陽、三源浦、尹家四個管理區。現在不僅不再因山場發生爭執了，而且今年平原地區的社員上山打柴割草，都受到熱情招待，食宿都有人照顧。社員們說：“現在都是一個社，什麼事情都好辦了。”同時，高級社的時候，因為不能統一規劃，無法因地種植。原紅石農業社適宜種綫麻，所產綫麻，色白麻長，遠近馳名。種一公頃綫麻，比種糧食作物可多收入二百一十二元。可是因為一個合作社，小家小戶擺布不開，如果多種綫麻，就得少種糧食。而別的社種麻產量低，質量差，又不得不種。公社成立後，根據各管理區的資源和條件，確定了各自發展的重點。三源浦、鮮光、光陽、尹家、張家等平原管理區為產稻區，兼搞編織、飼養、果樹等多種經營；山區、半山區的管理區，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也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紅石等管理區着重發展畜牧和煙麻；鄒家、和平、柞木等管理區重點發展人參、果樹；二道溝、辛家等管理區重點發展養雞。由於重點明確，因地種植，一九五九年不但糧食大增產，經濟作物面積也大大增加了。僅烤煙一項，即從一九五八年的十四點五公頃，增加到八十點六八公頃。

二、資金雄厚了，多種經營的投資增加了。高級社時，社小資金少，一個農業社沒有幾個錢。當時三源浦農業社是比較富的。一九五七年就張羅搞個養魚池，蓋個雞房子，地點都找好了，可是只有八千元資金，買農具一下花掉八千五百元，還出了虧空，雞房、魚池只好放下不搞。柞木農業社想發展貝母（藥材），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了，但是因為沒有錢買貝母秧就卡住了。和平農業社主任李春生，因為社里沒有錢，只好用一口豬換了一對兔子，準備帶頭發展飼養業。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見當時群眾對發展多種經營的迫切要求，同合作社的局限性之間的矛盾是多麼明顯。公社成立後，所有制雖然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管理區（相當於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由於生產有了更大的發展，公共積累也隨着增加了。尤其公社一級提取一部分公

積金，使公社所有制的成分逐步擴大了。一九五八年公社的公共積累達到三十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元，用於投資多種經營的有十萬零二千五百四十五元。各管理區的公共積累共有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元，用於投資多種經營的有五萬零七百五十七元。國家貸款三萬五千元，全部投入多種經營。這就大大地促進了多種經營的迅速發展。

三、統一安排勞動力，分工分業，人盡其才。公社成立前，各高級社存在着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勞動力不足，搞了農業，顧不上多種經營。和平農業社共有勞動力九百五十人，投入多種經營的僅有六十二人，占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五。由於勞動力少，不僅無力大量發展多種經營，就是已發展的一些果樹，因為沒有專人管理，草比樹苗還高，果樹葉都被蟲子吃光了。公社成立後，舉辦公共食堂七十八個，幼兒園、托兒所一百多處，節省了大量勞動力，特別是解放了大量婦女勞動力，參加了生產。在大量增加勞動力的基礎上，一九五九年全社抽出一千四百七十九名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十四點五），組成專業隊伍，從事多種經營。高級社時，因為經營範圍窄，很多婦女和老弱勞動力沒有被吸收到社內勞動。公社成立後，經營範圍廣了，生產門路多了，過去很少參加或根本不參加生產的老弱勞動力，成為發展多種經營的主力，充分做到了人盡其才。柞木管理區四百一十一名勞動力，其中有一百二十名婦女和老弱勞動力。六十八歲的“五保戶”張文喜，過去有培植果樹的技術却用不上。干農活又因為年歲太大頂不了，現在，他給管理區培植果樹，已經培植和嫁接果樹五百三十棵。和平管理區二隊六十五歲的戴成有，過去一年干不了多少活，現在在豬場喂豬，頂得上一個整勞動力。社員們滿意地說：“公社象一台大機器，什麼零件都能用，現在是能行風的行風，能行雨的行雨。”

公社成立後，黨委為了加速多種經營的發展，除由一名書記和一名副社長分工領導多種經營外，還組成了多種經營委員會，負責全面規劃和領導多種經營。各管理區、生產隊也都有一名主任和隊長專門負責領導多種經營。同時，根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採取了以下措施：

（1）建立基地和培養技術人員。公社除直接經營有家禽孵化場、奶牛場、參園（種人參的園地）和苗圃外，並幫助有條件的管理區重點發展一定的項目，使之成為全社發展和示范的基地。各管理區也都建立有自己的基地，推動本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發展多種經營。這樣，就在全社建立起一個基地網，為多種經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途。如公社的家禽孵化場，一九五九年孵化雞雛十萬只，幫助各管理區發展養雞。供銷部的孵化場和養兔場，幫助各管理區解決了兔種和北京鴨雛的供應問題。各管理區的養豬場，主要是養母豬，產崽以後，分配給生產隊或社員育肥。到七月末統計，全社僅供給社員的豬就有二千七百多頭。社員們高興地說：“人民公社真好，管理區養母豬，社員養豬可方便啦！”一年來，在發展多種經營的實踐中，培養出農民技術員二百六十名，為多種經營的繼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2）劃分經營範圍，貫徹執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公社根據集體經營與分級管理相結合的原則，確定凡是規模大、投資多、收益慢、技術性強或者帶有推廣、示范性的項目（如家禽孵化場和苗圃）由公社統一經營；中型的、投資不大、技術性一般的項目，由管理區經營；技術比較簡單、投資少、收益快的項目（如採集山貨、編織、飼養家畜家禽），由生產隊經營；一些不適合於集中經營的以及社員假期和生產空隙時間可以兼顧的家庭副業、零星副業，由社員個人經營。這樣就充分地調動了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發展多種經營的積極性。

（3）組織各部門支持多種經營的發展。商業部門通過業務活動，從參與規劃、物資購銷、傳播技術經驗、解決資金等方面，幫助各管理區發展多種經營。一九五九年一月間，供銷部和管理區共同進行了資源勘察，根據國家需要和本地資源，制定了全年全社發展多種經營

的规划，然后又抽调八十名干部分别到各管理区和生产队帮助落实。在帮助查规划、查措施、找生产门路、找生产潜力、算生产费、算商品量的基础上，与管理区、生产队订了十八份产销合同，包括七十多个主要品种，价值一百四十八万元，从而把多种经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公社工业除了为发展多种经营制造各种设备外，还办了兽用金霉素厂，生产发展饲养业所需要的药品。

一年来，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六），多种经营也有了高速度的发展。三源浦人民公社成立后，就大量投资搞多种经营的基本建设，一九五九年投资六十七万九千五百多元（包括扩大再生产部分），比一九五八年投资额增加二·三倍。现在，公社的多种经营约达一百四十余项。林业，一九五九年春季造林一千四百公顷，等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四年造林面积的总和。牧业，养牛、马、骡、驴大家畜八千零四十九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二；养羊一千八百七十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一·四。副业，养猪一万二千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养鸡、鸭、鹅十五万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四·八七倍；养兔一万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三·零二倍；养蜂九百三十箱，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种植园参六万四千九百七十三平方米，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二·二五倍；种植贝母九·三四公顷，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八；种植果树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一棵，比公社成立前的总株数增长一·九二倍；种植家葡萄一千八百七十五棵，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五七倍。此外，渔业、采集、编织和种植红花、党参等项生产也有很大增长。一年来，由于大量进行了多种经营的基本建设（有些项目当年不能受益），收入也有飞速的增长。一九五九年多种经营的收入达到四百三十万零三千一百四十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一·一，占农付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九·四，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一百五十三元六角八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加上农业部分，每人平均收入三百一十元零六角八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五。

三源浦人民公社多种经营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和右倾保守思想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些人认为只要搞好农业生产就行了，恐怕搞多种经营挤了农业生产。例如张管理区主任徐茂全，有水库不养鱼，有果树苗不栽，还说：“家称万贯，带毛的不算钱。”有些人是抱着一种“打快拳”的思想，没有长远打算。认为搞多种经营的基本建设是“费力不见钱”。二道沟管理区建立鸡场时，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主张养鸡的人说：“不下大网，打不住大鱼。”反对的人说：“没有大鱼，撞不出大窟窿。”党及时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支持了新事物，多种经营才有了迅速的发展。

多种经营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开辟了资金来源。一九五九年多种经营的收入，用于农业生产投资的为九万零六百五十三元。用这笔款购买了硫氨十七万一千七百三十斤，磷细菌二十万零六千七百三十四斤，锅驼机三台，柴油机一台（二十二马力），打稻机二十四台，大车六十二辆，蕎麦种二十八吨。同时，由于饲养业的发展，又给农业提供了数量多、质量好的粪肥来源。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施肥量达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吨，比一九五八年的四十八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其中牲畜粪九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吨，占总施肥量的百分之二十七·五。由于粪多，使一千六百五十多公顷的播种面积分别追了一至二次肥，基本上消灭了三类苗。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保证了多种经营所需要的饲料、原料。

由于人民公社发展了多种经济，增加了收入，特别是由于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仅保证了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的家庭生活，并且使丧失劳动力的人的生活，也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高级社时每年许多吃“过头粮”和超支的户也没有了。二道沟管理区共七百五十三户，过去粮食不够吃的有三百六十二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八。实

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后，全部口糧得到供給，并且还領到了現款。一九五九年一至八月，用多种經營的收入，給社員預支十一万多元，不仅解决了社員換季的問題，而且及时解决了社員日常的零用錢問題。社員們高兴地說：“人民公社的好处太多了，現在是地上出錢，樹上長錢，生活越来越好了，真是步步登高。”

多种經營的發展，使全部产品中的商品部分也有很大增加。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貫徹执行了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針，大抓商品性生产。一年来，供給国家的商品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別是一些重要商品的产量，有了更大的發展。其中猪、鷄、烟、麻、蛋、造纸和造酒原料、編織品、藥材等重要商品增長得最快。过去本地不产魚和水果，一九五九年魚和水果基本上沒有从外地进貨，就滿足了当地市場的供应。

由于多种經營的發展，使山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突出地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小弯沟变成万鷄山。二道沟管理区的小弯沟，过去是一片荒野。高級社作了很大努力，才建起一个一千多只鷄的养鷄場。要想得到进一步的發展，困难是很多的。可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几个月，就發展到一万三千多只。每天，成千上万只的白鷄，滿山遍野找食。喂的时候，飼养員一吹笛，所有的鷄同时飞奔回来。社員們高兴地称它为“万鷄山”。这个鷄場的鷄已經产卵十五万三千六百多个，除供应社員解育的一部分种蛋外，卖给国家鮮蛋十二万三千六百多个，加上出卖公鷄，已收入二万五千多元。一九五九年的新鷄，也开始产卵了，預計一九六零年可以收入十二万元。只养鷄一項的收入，可以够全管理区每个劳动力每月开支十元。公社把“万鷄山”作为各管理区發展集体飼养的方向，一九五九年在那里开过两次現場會議，开办了飼养技术訓練班，大大推动了全社集体养鷄事業的發展。目前集体养鷄場已由公社成立前的两个發展到十一个，紅石管理区的鷄場有鷄八千只，和平管理区的鷄場有鷄五千只。社員們兴奋地說：“現在我們社真是金鷄滿山啊！”

荒山变成花果山。三源浦过去流傳着这样一句話：“爷爷种果孙子吃”，都嫌受益慢，不願种植果树。一九五五年，和平农业社主任李春生到辽宁省熊岳城參觀，看到那里到处是果园，回来以后，就積極主張發展果树。但是，一直到公社成立前才种植三千多棵。公社成立后，不到一年就發展到八千五百多棵。早栽的黃太平果、玫瑰香葡萄和桃子已經結了果。說“驢不長角，別想吃苹果”的保守分子吳老剛，在事实面前服輸了。安仁管理区，在多道岭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果园，已栽果树一千六百棵。鄒家管理区育苹果树苗十万棵，除自用以外，还供应各管理区大量的果树苗。其他管理区也都分別建立了果园，有些管理区还在山上利用野生棠李子嫁接了很多果树。荒山变成花果山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荒山沟变成副业沟。鄒家管理区的拐磨子沟，过去是个荒蕪偏僻的穷山沟。当时鄒家农业社想在这里大量發展园参，但是买不起参秧。后来，他們从別处賒来参秧一百斤，栽在拐磨子沟里。公社成立后，公社一次調給他們参秧一千八百斤。党支部書記徐茂仁高兴地說：“过去买一百斤秧費了不少事，現在一下拉来两大胶皮車，人民公社真优越。”这样，就在拐磨子沟建起了参园。現在，这个沟里除了人参园、貝母园以外，还有了果树园、鷄場、蜂場、养魚池和瓦窑。一个荒山沟，一跃变成了副业基地。社員們根据这种新变化，給它改名叫副业沟。三源浦的許多山沟正在經歷着这种变化。和平管理区已有三个山沟分別成为培植园参、果树和养鷄的基地。

貧困管理区由穷变富。三源浦人民公社有七个貧困管理区（即原来的七个高級社），高級社时由于社小，沒有力量發展多种經營。如新世农业社两年只集体养猪四头，种貝母二亩；兰山农业社仅养蜂四箱；柞木农业社想了很多办法，才种貝母四亩。公社成立后，党委積極支持貧困管理区發展多种經營。一九五九年将三万五千元貸款全部借給了这七个貧困管

理区，同时还組織力量帮助他們發展多种經營。現在已經有五个貧困管理区基本上改变了面貌。一九五九年新世管理区發展貝母五亩，买蜂十箱（秋后可分为二十箱），栽果树二千棵，还發展了养兔养鷄业。兰山管理区栽貝母三亩，果树五百棵，养蜂三十箱，还买了母猪八十头、鷄二千只、兔二百只，并且分別建立了猪、鷄、兔飼养場。柞木管理区一下發展貝母三十亩，栽參一百一十丈，种紅果三十亩，买蜂二十七箱。过去因为这些地方穷，有的人要搬家，說是“換換地方好”，現在說“別人想換也不干了”。

这些成就不过是人民公社的初試鋒芒。随着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它的巨大优越性必将更充分地表現出来。一九五九年發展的多种經營，虽然很多項目当年不能受益，可是今后几年必将有成倍的收益。到一九六二年，預計全年多种經營收入可达八百多万元，可以超过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左右，平均每个农户可收入一千多元。农副业总收入預計可达到一千四百多万元，平均每个农户收入一千九百多元。到一九六二年預計提存公积金一百三十万元，从多种經營收入中提存的公积金将占全部公积金的一半左右。正在修建中的和平水庫建成后，發电量达一百五十瓩，可以供应全社动力和部分照明用电。这样，将大大加快机械化电气化的实现。那时，不仅人民生活将有更大的提高，随着林木、果树的成長，自然面貌也将發生更大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个商品大豆基地的成长

——吉林榆树新庄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吉林长春市委
中共吉林榆树县委 工作組

我国人民歌颂东北时常常說：“东北是个好地方，那里盛产大豆和高粱。”新庄人民公社就是处在松辽平原上，一个盛产大豆、高粱的地方。

新庄人民公社位于“大豆之乡”——榆树县的东北，地处卡岔河与拉林河之間，三面环水，中部是一片漫崗平原，到处是肥沃的黑土地。据傳說，二百年前，清朝嘉庆皇帝的老师——赵学官，晚年要找塊最好的地方安家落户。他从北京出發，到处用戥子称土，称来称去，总是不能称心如意。最后到了这里，才認為找到了“宝地”，便在这里斬草落户，并給这个地方取名叫“新庄”。

在这广闊肥沃的土地上，由于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历史上形成一种淺耕粗作、广种薄收的情况。解放前，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統治下，粮食产量很低，农民又被迫向地主和日寇繳納地租和“出荷粮”，終年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解放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势力，貧苦农民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組織了互助組，使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小农經濟始終摆脱不了貧穷落后的处境，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产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長，亩产量达到二百斤左右，大豆亩产一百六十多斤。可是增产的速度仍然适应不了国家經濟建設迅速发展对大豆及其他商品粮的需要，也滿足不了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充分發揮这片肥沃的“宝地”的潜力，提高粮食單位面积产量，更好地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生产更多的商品粮，就成为新庄人民迫切的愿望。

新庄人民公社建立的第一年，就开始实现了这个良好的愿望。一九五九年粮食、大豆总产量达到四千七百二十万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五；商品粮达到二千三百零一万四千斤（其中大豆一千四百九十一万六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七十四点三，超额完成了三百零一万四千斤的征购任务。社員的收入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多，这是新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因地种植 合理輪作

新庄人民公社是由原来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共有十七万八千多亩耕地。这里的农民，在耕作制度上早就有一种良好的傳統，就是谷子、大豆、高粱等几种不同的作物，实行輪作。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生产基本上納入国家計划，根据国家的需要，大豆播种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但是这样一来，各种作物播种面积的安排，發生了茬口調換不开的矛盾，致使部分大豆因为重茬（連年种植），造成减产。人民公社化后，由于政社

合一了，集体所有制的規模和程度扩大和提高了，全社拥有一万多公頃耕地，公社就可以按照土質、地勢更加合理地統一规划，实行因地种植，合理輪作。例如八壠管理区有很多碱洼地，不适宜种大豆；而直立管理区却有大量的崗地和二洼地，适宜种大豆。人民公社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把过去分配給八壠管理区的一千五百亩大豆播种任务，調配給直立管理区；把直立管理区播种小麦的任务撥給八壠管理区。这样安排的结果，小麦和大豆都获得了丰收。西坡和腰新管理区，过去存在着大豆連年重茬的現象，由于公社統一調剂，也做到了合理輪作。

人民公社不仅可以因地种植，合理輪作，保証国家播种計劃的全面实现，同时还使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过去小农經濟遺留下来的插花地，長期得不到合理調整，在一小塊土地上种着几种庄稼，紅一塊黃一塊，眞象一床花花被，耕作时既費工，又浪費地。一九五九年在公社統一规划下，消灭了大量的被廢弃的零星土地，使土地联成大片，同一作物得以大面积种植，这样就增加了五千七百多亩有效的使用面积；由于实行縮壠增行，合理密植，每公頃土地又增加了有效种植面积一亩左右。合計起来，全公社增加的种植面积，相当于一万四千多亩，超过了原西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面积。

充分發揮劳动潜力 全面改革耕作制度

新庄一带地广人稀。在个体小农經濟时代，每个男劳动力平均要耕种四十二亩土地，每头牲畜要担負六、七十亩土地。这样，淺耕粗作、广种薄收的不好習慣，就因襲下来，因而产量很低。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很多增产的好經驗，由于受劳动力少的限制，得不到推广。正如西坡管理区社員所說：“农业‘八字宪法’真正好，沒有公社办不了。”公社化以来，进行了耕作制度的全面改革，每亩地的用工数比过去增加一倍多，全公社每年农业用工一百多万个。加上社办工业，林、牧、副、漁业和集体福利事业以及支援外地建設的用工，全年需用一百五十多万个劳动日。新庄人民公社發揮了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从多方面挖掘了劳动潜力，基本上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徹底改变粗放的耕作制度，开始由淺耕粗作走向精耕細作。

新庄人民公社，挖掘劳动潜力的一个重要办法，是解决集体生产和分散生活的矛盾。因为公社不仅是集体生产的組織者，而且是集体生活的組織者。它根据集体大生产的需要，兴办了公共食堂九十多处，托兒所四十四处，幼兒園七十二处，縫紉組三十五个，被服厂十二个，机器碾米厂一所，帮助社員解决了吃飯、穿衣、帶孩子的困难，从而解放了广大妇女劳动力。过去由于家庭瑣事牽扯而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的女社員，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新庄人民公社对参加劳动的社員，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則，同工同酬，工資直接發給每个参加劳动的男女社員，改变了过去劳动报酬按戶發給家長的办法。这个改变获得了广大女社員的热烈欢迎，大大地提高了她們的劳动热情。她們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男社員差。

新庄人民公社把長期蘊藏着的劳动潜力挖掘出来了。据初步的統計，全社四千八百多戶，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輔助劳动力三千多人，由于广大群众生产热情高漲，劳动出勤率也大大提高了。每个男劳动力全年所作的劳动日，由一九五七年平均一百六十个，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二百六十个；每个女劳动力全年所作的劳动日，由一九五七年平均五十个，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个。这样，全年共增加了七十多万个劳动日，就基本上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大批的劳动潜力挖掘出来以后，人民公社又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按統籌兼顧的原則，把这些劳动力合理地組織起来。根据活計的輕重，体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分成水田、旱田、蔬菜、副业、运输和拖拉机队以及工业方面的专业队伍，建立和健全了生产責任制。同

时根据生产季节忙闲的需要，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又进行了协作。如八壩管理区一九五九年夏收时期，有二千多亩小麦同时成熟了，需要及时收割，公社即从新庄管理区抽调了二百四十多人和十台大車来帮助，一天就收割完了，大大减少了损失。这种大协作，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就更加显示出来人民公社的威力。

一九五九年，新庄人民公社由于全面改革耕作制度，在农业上的用工总数，虽然大大地超过了往年，但每一项农活所用的工数却比往年有所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公社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干劲，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也是由于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大搞工具改革运动。一年来，创造了新农具九种，制造了新农具四百多件；改革旧农具十四种、四百六十五件，节省了九万多个工，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如在夏锄时，大量使用新农具和改革旧农具的结果，往年每公顷地（合十五市亩）三铧三趟，需十六个人工、五个马工，一九五九年只用了十三个人工、四个马工就够了。这就给全面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创造了条件，因而能够比往年更好地完成春播、夏锄和秋收的任务，取得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大丰收。

反右倾、鼓干劲，夺取豆、粮双丰收

新庄人民公社在诞生后的第一年，能够夺取大豆和粮食全面丰收，使低产作物变高产，这并非轻而易举的。这是党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认真地实行农业“八字宪法”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秋天，新庄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宣告诞生的时候，广大社员在总路线的鼓舞下，迫切要求改变浅耕粗放的耕作制度，曾经先后开展了大办工业、大兴水利、大搞积肥、提前完成“三秋”工作等“十大”高潮，来迎接和庆贺人民公社的成立。社员们为了争取一九五九年农业继续大跃进，决心彻底进行耕作制度的大革命，要把全部土地深翻一遍。当时正是秋收紧张的时候，右倾保守分子制造了种种“理由”来反对深翻地。他们说：

“深翻地冷浆，抓不住苗，少打粮。”当积极分子用关里深翻地多打粮的事实，来驳斥这种论调的时候；右倾保守分子又搬出“唯条件论”来做挡箭牌，他们说：“关里地少人多，可以那样干；咱们这儿地多人少，翻不过来。”还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虽然承认翻地能多打粮，但是认为人力、畜力不够，顾了秋收顾不了深翻，因而信心不大、干劲不足。当时公社党委指出：

“翻地要先翻心。”在田间、地头，到处展开大辩论，用当地深翻地多打粮的事实驳倒了右倾保守分子的论调。公社党委把全部劳动力动员起来，组成了秋收、深翻两条战线，展开了战斗。结果，秋收任务胜利地完成了，深翻战斗也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深翻了耕地十六万三千多亩，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八。保守派硬说办不到的事情，人民公社办到了。这时有些保守分子开始认输了。

新庄地区一九五九年遭受了严重的春旱。一九五八年秋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季没有下过雨，也没有下过大雪，深翻的土地来不及平整耙压，满地都是牛头大的冻土块，能不能适时种上地，能不能实行平播密植等等，许多困难问题都来了，这时候保守派又抬了头，攻击深翻地搞坏了，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到处散布悲观情绪，说：“满地冻土块，怎么能种地，这简直是劳民伤财。”公社党委和广大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分头下去和群众研究整地办法，公社党委副书记与永和管理区的干部和有经验的老农，先在一块地上进行整地试验，终于摸出了一套冻土整地的办法，立即召开了现场会议，就地组织辩论，批判了保守思想。于是一个大规模的整地和积肥送粪运动的高潮又掀起来了。

经过深翻、整地、水利、积肥送粪运动，新庄人民公社打退了右倾保守分子的进攻，战

胜了各种困难，提前完成了春耕准备工作。但是，同反对人民公社、抵制农业“八字宪法”的右倾保守分子和富裕中农的斗争，又在增产措施方面继续进行着。

新庄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粮食包产指标是四千一百零四万斤，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是二百六十斤，其中，大豆播种面积六万七千五百亩，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一以上。当时，有些干部认为大豆产量低，对能否完成包产指标缺乏足够信心。他们主张多种些土豆、高粱等高产作物，少种大豆。公社党委和广大社员，坚决执行了国家农作物的播种计划，决心把提高粮食和大豆的商品率，建立大豆商品粮基地，当作全公社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公社发动群众，坚决给大豆摘掉“低产”的帽子，力争粮食、大豆同时大跃进。

为了夺取粮食和大豆全面丰收，公社党委发动全体社员开展了红旗竞赛，把农业“八字宪法”在各个时期的重点，作为竞赛评比的标准，在各个管理区和生产队插红旗，树标兵，表扬“五好”社员、“五好”干部，不断鼓舞群众的革命干劲。因此，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比往年进度快，质量好，高粱、谷子和大豆都做到了适时播种，改变了晚种大豆的习惯，加强了对大豆的田间管理，及时耨耩、及时追肥。结果，一九五九年的大豆同高粱、谷子一样，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长得好，每亩产量由二百来斤猛增到二百七十七斤，大大超过了吉林省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每亩二百四十斤的标准。据实产调查，一九五九年各种作物平均亩产量达到二百九十八斤。全公社七十八个生产队中有四十八个生产队，共一万六千三百多亩大豆，亩产量达到三百斤以上；有十九个队的大豆高额丰产田，亩产量达到四百斤到五百斤左右。腰新管理区第九队，在公社化后第一年就摘掉了大豆“低产”帽子，大豆的产量比谷子还高，全队大豆每公顷平均产量也比往年增产一千六百三十斤。那些右倾保守分子和一贯认为大豆是低产作物的人，都认输了。

一九五九年由于全面丰收的结果，新庄人民公社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往年，国家从这里征购大量大豆以后，象全国其他经济作物地区一样，还需要调剂一部分粗粮，来解决农民口粮的需要。一九五九年，全公社粮食大豆总产量超过包产指标，达到四千七百二十万斤（其中大豆一千九百八十五万多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大豆的增长尤为显著，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全公社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大豆一千八百四十多斤，除留够种子、饲料和社员口粮（共一千八百多万斤）以外，全社尚余粮二千九百二十万斤，商品粮为二千三百零一万四千斤，商品率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七，比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三百二十万斤增长百分之七十四点五，等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两年的商品粮总和，而出售那么多的商品粮之后，尚有社会贮备粮几百万斤，这是过去新庄地区的小农经济不可设想的，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很难办到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新庄人民公社以农业为中心带动了社办工业和林、牧、副、渔各业的大发展，全公社农副业的总收入达到六百一十多万元，除去各项生产费用、公共积累及农业税，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二十五元（其中有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二十五元），集体分配部分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多。在人民银行有存款的户数，在秋收分配以前即已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以上。据公社供销部统计，一九五九年的社会购买力，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多。

经过一年来严峻斗争的考验，新庄人民公社无论在生产水平和社员生活水平上，都超过了富裕中农。广大社员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革命干劲更加高涨。他们坚决拥护人民公社，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尽管目前还有一部分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自由”单干的生活，但是，这些动摇分子眼看着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蒸蒸日上，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新庄管理区的富裕中农说：“我们过去发家是靠白天苦

千累个‘賊死’，夜里还得躺在炕上算小賬，琢磨搞投机买卖，整天‘提心吊胆’，日子过得并不舒坦。”这部分富裕中农感到参加人民公社对自己有利，他們的賬是这么算的：如今人民公社实行按劳分配，一个劳动力可以分得三百一十三元，一家平均可以收入七、八百元，同时各种集体福利事业大家都有一份，一九五九年的集体收入比自己單干还强得多。另外还有少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留恋过去“人强馬壯土地好，投机搗把到处跑”的日子，造謠攻击人民公社，妄想恢复“自由”單干的生活，他們还未死心。因此，公社內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在繼續进行，但是他們活动的市場已經逐步縮小了。

提前实现农业技术改造 向大豆商品粮基地迈进

新庄人民公社建立第一年，就取得了高速度發展农业生产、成倍地增加商品粮的成就，这一事实无可辯駁地証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今后，随着公社集体經濟的大發展，有充分条件逐步完成农业技术改造，把新庄公社建成一个大豆商品粮基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大豆商品粮。

首先，新庄地区历年来是榆树的“粮倉”，土質肥沃、水源充足，可以穩定增产。在国家的支援下，公社已經拥有五台拖拉机和大批新农具以及各种动力排灌机械。在实行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方面已有一定的物質技术基础。一九五九年公社已經积累了六十六万元資金，加上上年度結余的資金二十万元，共达到八十多万元。公社經營的企业，总产值达到三十多万元。它积累的資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和社办工业的基本建設。今后随着人民公社經濟的全面大發展，公社所有制部分的資金将会迅速增多，这就給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准备了足够的經濟力量。其次，一九五八年公社建立了农业中学，現在已經培养出三十七名拖拉机手，还有一百多名在校学习。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多，他們就可以在这片肥沃的漫崗大平原上大显身手。按照榆树县的规划，这里原来已有使用新农具、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基础，一九五九年又积累了雄厚的資金，只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可以在两、三年內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了。新庄一带的农村面貌，眼看着在發生根本的变化，农民盼望多年的“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为了提前完成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光荣任务，新庄人民公社正在重新规划土地，修筑道路，着手建立农业机械管理站，扩建鉄木加工厂为农业机械修配厂，抽調干部，加速培养拖拉机手以及动力排灌机械的技术人員。

在实现了机械化以后，这里将进一步解决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以便騰出大批劳动力支援国家工业建設和从事大規模的农田水利建設。最近，公社已經調給新庄和直立两个缺少水源的管理区四台拖拉机，到有水源的地方去开垦水田。各个管理区正在大兴水利，扩大稻田，增加旱田水澆地的面积，以保証多种大豆，提高粮食的單位面积产量。人們正满怀信心地把这里建成为一个大豆商品粮基地。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松花江畔四季青

——吉林市郊区白山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吉林省委
中共吉林市委 工作組
中共吉林市郊委

綠色的松花江水，穿过丰满發電站以后，在吉林市郊形成一段常年不冻的暖流。它的西岸，是以小白山为中心的包括七百公頃土地的蔬菜基地。这块地方盛产蔬菜，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解放以来，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蔬菜产量逐年上升。到一九五八年，蔬菜总产量达到五千三百万斤，平均每公頃产量十万零七千斤。

但是，人民公社建立后的一年，却使这个老蔬菜产区迈开了年青的步伐。一九五九年，由白山、紅旗、吉兴、中华、远大和欢喜六个高級社組成的白山人民公社，已經把蔬菜总产量提高到八千四百七十四万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每公頃平均产量达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因此，这个公社生产的商品菜，已跃增到占全市蔬菜銷售总量的二分之一。

人民公社把冬季处在零下三十度严寒地带的蔬菜产区，由三季青变为四季常青；人民公社把比較單一的蔬菜产区，变为綜合性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在过去的一个冬季里，公社的蔬菜生产量，由十九万斤增加到三十三万斤，占全市冬季蔬菜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六。养鷄数量，也从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两只半猛增到每人九只，生猪生产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各种水果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还发展了大量的奶牛、奶羊。同时，粮食生产也获得大丰收，每公頃产量达到七千七百八十三斤，比一九五八年每公頃的六千七百斤提高了百分之十六点二，其中有一百一十八公頃水稻的單位面积产量是一万二千斤到二万斤。

人民公社怎样揭开这个大变化的帷幕呢？公社怎样唤起这个巨大的生产潜力？这是因为它解决了生产大发展和高級社規模狹小的矛盾；它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

为誰种菜，

为城市服务，还是只为个人賺錢种菜？这是高級农业社沒有完全解决的問題。合作化以前，城市郊区的蔬菜生产，一向和城市商业資本紧密結合，具有比較成套的资本主义經營方式。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把个体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一九五七年农村开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辯論，进一步打击了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但是直到一九五八年秋季以前，在农村集体經營的周圍还有若干富裕中农，坚持以个体經濟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試高低。他們往往通过那些一脚社里、一脚社外的社員，散布个体經濟和资本主义經營思想，企图从內部削弱农业社的力量，影响农业社的巩固。这就使农业社在进一步扩大蔬菜生产中，經常碰到不同經營思想和不同經營方法的爭

論。大多數幹部和社員，認為必須堅決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嚴格地執行國家計劃，樹立郊區生產為城市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樣既符合國家的要求，又符合廣大社員的利益。但是，少數富裕中農社員和個別立場動搖的幹部，却打着單純“為農業社增加收入”的旗號，堅持少投資、多賺錢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方法。他們主張哪樣菜利大就多種哪樣，國家計劃只能參考。有的時候，這些少數人的歪風甚至襲擊到農業社的領導思想，使農業社執行國家計劃軟弱無力。但是，經過公社化時期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強大的人民公社一經出現，就立刻扭轉了這種局面。公社既是國家政權組織，又是集體經濟組織，使大批國家幹部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這些幹部能夠從國家的全面建設事業出發，領導公社的各項集體經濟事業，從而使公社的戰鬥力大大加強。另一方面，白山公社“一大二公”的綜合性集體經濟，在一九五八年秋季生產中初試鋒芒，就顯示出巨大的威力和無比的優越性，使那些自持股實堅持單干的富裕中農，也感到老路不通，不得不入公社，從事集體勞動。從此，公社從外部掃蕩了資本主義殘余的基礎。接着就通過有關生產方針的大辯論，把發展生產、滿足城市供應和增加社員收入統一起來，從內部克服了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做到了全面執行國家計劃，按季節均衡地組織生產。

過去辦不到的現在辦到了

這個松花江畔的蔬菜產區，雖然經歷四十個年頭，但是一直到高級社時期，基本上還是旱地種菜，水澆菜田僅占百分之三十。一九五八年春天，在全民大躍進的鼓舞下，鄉黨委根據吉林市委的指示和社員的要求，決定在白山、紅旗、中華三個高級社，修建五處抽水站和倒水站。這項工程，不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資金，而且白山、中華兩個社的送水渠道，還要占用紅旗社的部分土地。這個問題，幾個社都感到處理不了，非組成聯社不行。經過廣大社員辯論，決定先組成聯社，解決興修水利問題。以後，通過互助生產，密切關係，秋後併成大社，徹底解決合理用水及其他問題。于是在鄉黨委統一領導下，由鄉黨委書記、鄉長、黨總支和支部書記以及社主任組成了聯社委員會。全鄉統一抽調三千多名勞動力，大干四十天，完成了水利建設工程；並且隨着人民公社的建成，使一九五九年水澆地面積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四點四。

白山蔬菜區四十年中，只有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初，逐步建成的一萬四千八百平方米溫室，遠遠不能滿足冬季鮮菜的需要。公社建立後，根據市委關於擴大冬鮮蔬菜生產的指示，立刻提出修建七千二百平方米溫室的計劃。當時冰雪寒天，地凍一尺多深。但是絕大多數社員幹勁很高，只有一部分富裕中農社員認為投資大、困難多，當年不能撈回成本，而堅決反對。因此，公社又批判了不以城市居民需要為目的的生產思想，並幫助幾個管理區解決了大批木料、玻璃和統一抽調勞動力的問題，征服了嚴寒，打破了高級社秋季建溫室的常規，以短短的三十天時間，便完成了建溫室的計劃。

為提高溫室生產效率，公社推廣了二層床子生產法，種了黃瓜、西紅柿、芹菜、豆角、青蔥等九種鮮菜，結果增加收入三萬四千多元。社員們高興地說：“蓋溫室真是一舉兩得！”冬季蔬菜一過，公社就緊抓春菜生產問題。過去高級社擴大春菜面積，經常遇到很多抵觸。比如，怕春菜種早了凍死，種晚了倒不下耪來；怕春菜用糞多，活計零星；怕春菜費工多，勞動力不夠等等，所以年年不願多種。公社化後，黨委一邊對社員進行為城市服務的思想教育，一邊設法解決具體問題。一九五九年三月，公社組織各生產隊參觀了南屯生產隊的四公頃長得很好的春白菜，推廣了這個隊防風、防凍、保苗、改革工具、混水澆糞等先進經驗，從而解決了上述困難，使全社共種了春菜二百四十八公頃，總產量達到一千三萬斤，比一

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占全市春菜銷售量的百分之三十六。过去不願种春菜的紅旗管理区，也超額完成了春菜播种計劃。一九五九年六月間，公社又根据國家的要求，在春、夏菜青黃不接的季節里，增种了三十二公頃生长期短、收获量大的小白菜，生产了二百二十四万斤，消灭了蔬菜生产的淡季。

根据城市市場供应的要求，近郊区需要迅速扩大蔬菜面积，增加蔬菜产量。但是，白山、紅旗这些老菜区，在高级社时期已經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种上蔬菜，再不能繼續扩大了。因此虽然想發展細菜，增加产值，但粗菜的种植面积又不能减少，細菜也就不能大量發展。同时，远大、欢喜两个农业社，都有大量适合种菜的土地，却因为缺乏資金和技术，不能地尽其用。公社成立以后，立即統一规划生产，合理利用土地。一九五九年一月，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給远大、欢喜管理区派去了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員，加强了领导，解决了技术問題，并借款两万三千元，作为菜田基本建設的資金，又采取各管理区互相支援协作的办法，供应了大量的菜籽和菜苗，使这两个管理区的菜田，扩大到一百六十五公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三倍。这些新菜区由于土地基础差、技术水平較低，就着重發展大葱、萝卜等粗菜；原来的老菜区，有条件地尽量發展芹菜、茄子、青椒、西红柿等細菜。这样不仅充分地發揮了土地潜力，还解决了多年来蔬菜品种單調的問題，使城市居民吃到了多样的蔬菜。

蔬菜生产技术性很强。原来的白山、紅旗老蔬菜社，各有几个“看家手艺”人。紅旗社有名的“青椒大王”李長訓，經營青椒有十四年历史，他的技术經驗在紅旗社傳播以后，使这个社的青椒年年比其他社的青椒早上市半个月。白山社的“黄瓜大王”陈志英，也能把黄瓜比别的社提前十天上市。但是，这些“大王”的技术，过去仅仅为一个高级社的小單位服务，很少外傳。公社一成立，立即組成以公社党委書記为主任、吸收各管理区的老技术員参加的技术委员会，按季节定期召开技术研究会，交流經驗，提高技术。除推广了合理密植、溫室生产、提高土地利用等七項先进經驗外，还有重点地交流了紅旗管理区“青椒大王”的青椒早熟經驗，推广了白山管理区的茄子、大继白菜等优良品种，从而打破了农业社时期殘存的本位主义保守技术秘密的思想，树立了互相帮助、共同前进的新風气。各項宝贵技术經驗，不仅在公社內公开，而且还經過政府有关部門編印成書，積極向社外傳播，使之变为全民的財產。

更好地为城市人民服务

人民公社不但使蔬菜生产得到空前的發展，而且彻底改善了蔬菜供应的状况。过去，白山、紅旗等高级社，在执行國家的推銷計劃，穩定市場价格方面，作出不少的貢獻。但是由于社外还有一百一十戶單干戶，社內也有少数富裕中农一脚社里一脚社外，因而使蔬菜在銷售上的資本主义殘余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單干戶于尚和、馬珠华等，經常搞蔬菜投机生意，以高出市价一倍的价格，把蔬菜卖给私商。这就不仅使某些富裕中农社員留一部分劳动力在家种菜、养鷄，而且也影响社內一部分推銷人員，在出賣蔬菜时，一味追求高价，不很好考慮城市消費者的利益。人民公社建立后，把全部單干戶都吸收入社，又在生产大發展的前提下，实行了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这样不但使广大貧农、下中农社員大大增加收入，甚至富裕中农以至原来的單干戶，也比过去增加了收入。白山管理区原来的四戶單干戶，入社后都比过去增加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就使原来散布資本主义思想的人們，逐漸安心于社会主义經營方式，另一部分坚持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也在公社經常化的政治思想工作中不断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四月，白山管理区富裕中农較多的南屯生产队，又采取老办法，把即将上市的白菜用水泡上，借以增加分量，想多卖錢。管理区党总支發現后，立即召

开社員大会，展出泡烂了的白菜进行批判，提高了全体社員的觉悟，以后所有上市的菜都保證了質量。紅旗管理区党支部書記楚家声，經常向社員进行保證蔬菜質量的重大意义的教育，全管理区涌现了許多保質保量的模范社員。为了保證蔬菜質量，公社推行了檢查驗收制度，把保證蔬菜質量，列为評分記工的标准之一。現在社員們都能自覺地保證蔬菜的質量，凡是自己认为不能吃的菜就全部摘掉。这种做法不断受到消費者和商店职工的好評。

公社化以后，大集体的利益和公社中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使公社經濟和国营經濟在更大的程度上一致起来，从而在执行包銷合同上，也做到不折不扣。一九五九年，公社不但在蔬菜生产上完全执行了国家計劃，而且在蔬菜的銷售方面，也完全按照国家計劃，做到国营商店随要随送，要多少送多少。端午节前，公社根据国营商店的計劃，把菜送到各門市部，可是到了节日前夕，商店發現菠菜、春白菜和韭菜等供应不足，于是又打电話要求公社再送一些。公社接到电話以后，馬上用有线广播通知各管理区，暫停別的活动，全力收菜。社員們一齐动手，边收边运，苦战了一天，及时滿足了消費者节日的需要。为了徹底扭轉蔬菜銷售方面的缺点，公社还組織各級干部到蔬菜商店种“試驗田”，全面地改进供应工作。

由于公社改进了供应工作，使公社和城市人民的关系空前亲密起来。城市人民普遍反映如今蔬菜供应有三多，即数量多、花样多、新鮮菜多。供应工作的改进，也使公社和商业部門职工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們互相信任，互相支援，互相体貼。

向現代化迈进

白山人民公社，由于加强了为城市人民服务的思想，完全按着国家計劃組織生产和銷售产品，全社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五九年全社农副业总收入达到四百零三万元，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二。对这个收入水平，广大干部和社員并未滿足，他們又提出向現代化迈进的口号，决心在一九六零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

現在全社已有五台拖拉机，一半耕地实行了水澆，每公頃土地已施用二百一十七斤化肥，一部分生产运用了电力，百分之七十的人家安上了电灯。但是，仍然滿足不了社員的要求。生产队长徐庆有說：“拖拉机真解决問題，就是太少，有你使的沒有他使用的。”有的社員說：“我們社明年就要生产出上亿斤的蔬菜，一定要买几辆‘解放牌’大汽車，才能按时运出去，光靠現在这些运输力，說啥也不行。”于是，人們就主动提出要扩大公共积累，增加实现农业生产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公社党委根据社員的要求和蔬菜社收入多的特点，对如何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費的关系問題，进行了反复討論。确定在保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其余社員也不减少收入的前提下，把积累比例，由去年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四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积累金額共达到九十八万五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六倍。其中，公社的公共积累，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增加到六十六万八千多元。公社計劃从这笔公积金中拿出十二万元，发展社办工业；用六万元建立綜合性的畜牧場和发展其他多种經營；一万元帮助穷管理区发展生产。其余的四十七万八千四百元，准备购买十台拖拉机和几辆汽車；新修和扩建三处电力抽水站，五座水庫，打井六十眼，整修渠道五条。加上現有的水利工程，一九六零年全社就可以实现水利化了。在国家帮助下，一九六零年除了新建一座小型化肥厂以外，还要大量制造各种土化肥。这样，每公頃土地将施用四百多斤洋化肥和大量土化肥。并利用各种农药进行种籽消毒和防治病虫害。

居住条件大改善

一九五九年，白山人民公社的总收入，除去一切开支，社員分配达一百九十二万元，平

均每戶收入七百一十元，每人收入一百五十一元，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五十四点九。

社員們吃飯得到了保證，工資收入又大大增加，因此，如何更好地組織社員生活，正確地安排消費，已成為公社領導工作的重要課題。一九五九年秋季，公社黨委針對這種情況，提出錢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交給群眾討論。在討論中，大多數社員都主張：錢多了除了支援國家建設，積極向公社投資以外，還要修建新房子，徹底改善居住條件。

近幾年來，社員的居住條件已有顯著改善，但是，仍不能滿足當前生產發展和社員生活提高的要求，社員居住分散，生產不便。不少房屋質量不好。因此，社員們迫切要求建築新房，改善居住條件。他們說：“現在吃的好，穿的好，就是住的不太好。”公社黨委根據社員的迫切要求和資金、材料、勞動力等情況，通過各種會議，反復討論，確定從一九五九年十月開始到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止，完成一千五百間新房的修建任務。社員們認為，人民公社完全有條件做好這件事情：首先是社員有錢，蓋房所用的十五萬元資金，不用國家和公社幫助，社員自己可全部負擔起來。白山管理區的社員在一次會議上就自報了三萬七千多元。其次是蓋房所用的材料，除一部分木料、玻璃等需要國家供應外，磚、瓦、砂、石等其他原材料，都可以自給。公社的磚廠已經增添了機器，一九六零年就可以由年產八十方塊擴大到四萬方塊，並且增加了瓦的生產。砂、石也有來源，可以滿足需要。再次是勞動力問題，公社為保證不動用生產前綫的基本勞動力，通過大挖勞動力潛力，建立了三百人的建築專業隊。專業隊和大搞群眾運動結合起來，就能使生產和蓋房子攜手躍進。與此同時，還要把一九六零年的生產準備工作盡量提前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做好，以減少一九六零年春季農活，好騰出手來蓋房子。現在，以公社黨委副書記為首的機械化、房屋建築指揮部已經組成，正積極進行新村規劃、房屋設計、扒舊房、打地基、運材料等準備工作，並且已蓋起新房六十間。規劃中的新村，將把大部分社員從現在地勢低洼、環境很差的地區，分別集中到風景綺麗的松花江畔和小白山、歡喜嶺附近。從而騰出大片的好菜地，發展生產。在新村中，社員們居住的將是寬敞明亮、陽光充沛的磚瓦房屋。大部是紅磚鋪地，白灰抹牆，全是一面火炕，全家老少都將在這裡生活得更加舒適愉快。

為了滿足社員對文化福利事業的需要，在新村中還設有俱樂部、圖書館、澡塘、理髮所、廣場等集體福利設施，以便社員勞動之餘，進行文化體育活動。社員孟照之笑逐顏開地說：“我多年要蓋房子的願望，人民公社一年就要實行了，真是越尋思越來勁！”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大跃进“逼”出来的公社

——河北徐水商庄人民公社調查——

康濯执笔

民間流傳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故事，在我們的生活中获得了现实的意义。如今，这不是幻想的傳奇，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里要談的是河北省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这个公社仅仅在几个月当中就实现了水利化，整个面貌也在公社化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变得又新又美。过去这里的工作只能算是平常的，现在已经争得了上游。过去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大跃进以来，一九五八年闹旱，一九五九年闹水，但却没有成灾。一九五九年的洪水水量超过了大水灾的一九五六年，那一年全县是八万人日夜冒雨守堤，商庄一带出动守堤的人数也有一万七；而一九五九年商庄公社只有四十五个人看堤，只准备在必要时打开水库闸门蓄蓄洪水。过去是粮食不足，一九五八年以来却有了余粮。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亩产量就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提前九年跨过了黄河，一九五九年又越过了淮河。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曾先后视察过这个公社的大寺各庄生产大队，这个大队的粮食亩产量更在一九五八年就跃过了长江，一九五九年又达到亩产一千一百一十四斤半。此外，商庄公社还实现了园田化、排灌机械化，部分实现了耕作机械化，工业也从无到有，甚至还造出了小型电动机，开始发电。

走上互助合作路 跃进花开朵朵红

商庄人民公社包括三十九个村庄，四个管理区，三十六个生产队；一万零三百三十户，五万一千七百五十九人。这个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由原来的三个乡、三十六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建立的，全部为平原地区，土地八万八千三百一十一亩，一条瀑河东西贯串。这个地区一九四九年就有碓井三千一百六十三眼，水车一千二百辆，可以浇地三万七千多亩。这里是平原一望无际，稠密的村庄里外树木丛丛。庄稼五谷应有尽有，还出产大白菜。论条件，这里应该比较富裕。事实却是又穷又白，一直缺粮。

缺粮的原因是，这里往往春旱秋涝。整个地区地势低洼，雨水稍大就涝水为害。更严重的是瀑河的源头坡陡流急，下游河身窄小，洪水下来就决口成灾。而天旱不雨，河床却又干涸。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这里领导人民建立了解放区。全国解放以后，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年年修堤、打井，并曾在瀑河岸上打坝，引水浇地。特别是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在一九五五年冬天和一九五六年春天，就出现过水利建设高潮。到一九五七年粮食亩产量由一、二百斤增加到三百四十七斤。合作化的优越性大大显示了出来。不过，高级社终于还是社小、人单、资金薄，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和较高的水平上统一安排根治水旱。这一带水地虽說

历年都有增加，在天旱缺雨的年头灌溉仍然沒有保證，洪水決口和澇災的災害也同樣沒有根除。

一九五七年秋，黨領導當地人民開展了一場社會主義大辯論，社員的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人們要求改變一窮二白的決心更加不可抗拒。當時正是秋天抗旱種麥的日子，商莊一帶的人們就在大辯論取得勝利的同时，破天荒地第一次引瀑河水澆地，並且開始修建小型水庫。縣、鄉黨委也從整風運動和群眾當中得到啓發，批判了怕水思想，執行了黨中央指示“蓄水為主、小型為主、民辦為主”的治水方針。這一正確方針和人民的治水要求結合起來以後，商莊地區就和整個徐水縣一樣，立即掀起了以水利化為中心的大躍進。

上游一浪趕一浪 趕到東方出太陽

大躍進以來，縣委根據全縣人力、物力和技術條件的情況，原只計劃一個冬春之內在全縣修八座水庫，並打算用一兩年的時間全面治水；而當時商莊地區連一座水庫都沒有分配上。可是，群眾不幹。有的一個農業社或幾個農業社聯合起來，跑到縣里要求批准修水庫。縣領導機關認為應該支持社員群眾這種躍進的志願和正確的行動，立即把水庫指標提高到五十座，後來又提高到一百一十座；並決定山區、平原、洼地一齊治，防洪、防澇、抗旱結合起來搞；同時提出了加強第一線、擰成一股繩和全面大協作的措施。各部門和每個幹部都毫無例外地擰成一股繩大搞水利，社員們更是家家無閒人。商莊地區男女一萬九千六百多個勞動力全部上陣。他們一面修水庫，一面修渠、搞坑塘、打機井。在水利建設運動中，社員們實際體驗到，要搞水利化，就必須實行協作和敢想敢幹。他們扔掉了過去搞水利按受益大小出工的常規，自帶工具、干糧和鍋灶，工地吃，工地住，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由於覺悟高，干劲足，人們在嚴寒的冬天就更要求幹得多快好省。挑土太慢就發明各種土車推土，地凍三尺就刨開凍土和挖出下面的新土築堤，後來更出現了許多土水利專家和種種發明創造。比如水庫就是沿着河床上決口沖堤之處修建，河床左彎右拐，水庫也就一個一個連成串串，名子叫“葡萄串水庫”；另外不靠河床而易於積存澇水之處，便選擇低洼地勢圍水成庫，這種水庫直把徐水平原點綴得星羅棋布，就叫“滿天星水庫”。商莊地區就這樣在創造“滿天星”和“葡萄串”的過程中比干劲，比鑽勁，比思想，各個農業社在每一座水庫上包下來的任務，全部是提前三、五天完成；有些計劃兩天完成的小水庫，幹了一天，看看差不多，一口氣再干半宿也就全部結束。三個多月，全縣修成水庫二百零九座，商莊地區三十九個村子也在本地區修小水庫五座，搞坑塘四十八處，把舊有渠道擴建成干、支渠共長一百二十七里；此外還支援其它地區七十九萬八千個工，完成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五百零六立方米土方。

這個成就使人們志氣更高，雄心更大。每個農業社都發誓言，提保證，一定要在一年之內讓糧食畝產躍過黃河。但是，這一帶千年危害的旱災還沒有消滅，而從一九五七年秋後直到一九五八年麥秋，竟又三百天沒下透雨，大躍進的人們已認識了自己的力量，他們剛剛離開水庫和渠道，就轉身抗旱。口號是：“鼓足干劲拉滿弓，一分一秒不放鬆，天無朵雲下透雨，翻天入地服蛟龍。”人們在縣、鄉黨委的領導下，大搞協作，一方面日夜打水澆地，一方面就以鄉為單位組織機井專業隊，掀起了打機井的高潮。人們都了解磚井滅不了旱災，非靠機器抽水的深井不可；於是就一鼓作氣地來了個宏大的計劃，要在幾個月之內連同已有的機井共打出二百八十眼機井。專業隊一個社一個社挨次兒突擊，干劲和鑽勁更在修水庫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起來。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共打成三百二十九眼機井，超額四十九眼，還提前完成了。

在國家的支援下，三個鄉的排灌機械增加到一百七十九台，機井能保澆土地五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畝，渠道能保澆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五畝；再加上串串星星的水庫，已使得瀑河終於

按照人民的願望，變成了緩緩而流的“徐水”，這三個鄉就這樣做到地上水和地下水全面開花，實現了旱澇保丰收，實現了排灌機械化。

新的矛盾接踵而來。大寺各莊農業社機器安到機井上，水泵把水抽上來，但是由於土地高低不平和壟道交叉錯亂，仍然有一百七十四畝土地澆不上水；能澆上水的，也要費一些勁。這時實現園田化的要求馬上提了出來。黨支部書記和社長正感到村小人少，力量不夠而又形勢逼人，縣委和鄉黨委馬上就發動了大協作，組織了附近農業社和縣、鄉幹部、學生一千七百人來支援幹了三天兩夜。這是農田耕作制度上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一畝園，十畝田”，過去一個貧農想要幾分園子，往往幾輩子想不到；現在竟然這樣大搞園田，誰能不干劲沖天？這轉眼之間，起運了四萬立方米土方，消滅了十一條舊道溝和四十塊高台地，新打壟溝十一道，修公路兩條，把除了已經園田化以外的七百九十七畝土地全部平整過來，並且繪畫綉花般地創造了和實現了壟溝如綫、地平如鏡、成方似陣和灌溉自如的園田化。

這一個規模浩大的運動震響了四方，成為附近村莊實現園田化的練兵場和榜樣。

農業生產大躍進高潮還卷起來一個特別引人的翻天大浪，這就是大搞工業的熱潮。過去這兒幾十個農業社的全部工業，只是一村一個木廠，此外共有七盤烘爐，五家焊錫壺的，兩家作點心的鋪子，誰也沒有想到要搞工業。大躍進以來，修渠建庫要工具，抗旱要改進提水工具，糧食產量過黃河更要求新式農具和大量化肥。並且，旱澇要一齊治，天公又不下雨，勞動力很緊張，更需要想法減輕勞動強度和提高勞動效率。特別是有了機器，修理是大問題。排灌機械壞了零件而停車，縣里修配廠修不好，還得去大、中城市修理；去一趟，花錢不說，還影響抗旱。鄉黨委根據工農業並舉、土洋結合和大中小結合的精神，提出了“村村辦工廠，社社辦工業；書記掌帥印，工農雙躍進”的口號。於是，小型土法、多種多樣、邊干邊學邊上馬的大辦工業形成了高潮。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間，這裡三十六個農業社就辦了各種工廠和手工業攤攤近二百個。其中最大的是修配廠，一鄉一個，以商莊的最有“規模”。商莊修配廠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成立的，家底是“一個風箱一個錘，一盤烘爐百斤煤”，一個機器手，一個白鐵匠，一個磨剃頭刀子的，一個幹部，這麼四個人，帶著磨刀担子和搬子，並且還自帶干糧，在門口掛個牌牌就開了張。機器手王增和是全鄉有名的好把式，他首先出去給各個村子修理煤氣機、鍋駝機，給工廠樹立了威信；其它修修打打的活兒慢慢也能鬧出個模樣來。特別是不久以後大搞滾珠軸承，苦學苦鑽苦幹，這個廠子連同其它兩個鄉的廠子，共把鐵輪車、水車和石磨等工具五百一十三件改成了軸承化。至於其他工廠，作了自用的全部機井架，小鐵爐連同修配廠共打造機井架上的輪軸和輪翅一千餘根，顆粒肥、鉀肥等土化肥也生產了二百萬斤左右，並生產了細菌肥料二十五萬三千五百斤，發明創造的各種工具共一百七十八件。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前，的確是處處有工業，人人談創造，學技術成為風氣，許多村莊還成立了各式各樣的學校和學習組。

在這個巨大變化當中，集體福利事業也大大地發展了起來。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間，商莊地區和全縣一樣，曾經兩度出現勞動力十分緊張的情況。這時群眾提出辦公共食堂的要求。到了六、七月間，夏收夏種，春地中耕，抗旱澆水，加上為了高產，夏播規格要求又嚴，需要的勞動力竟超過四、五月間的一倍，商莊一個村每天就缺勞動力二百二十七人。這時候，要求辦公共食堂的人更多，婦女們更要求別再守着碾、磨、鍋台和針綫，別老讓孩子拖累。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商莊一帶辦起了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米面加工廠、縫紉廠，並建立了敬老院。這樣就解放了大批的勞動力，廣大婦女笑逐顏開，保證了生產上的繼續躍進。

一九五八年七月又翻起了一個田間勞動組織軍事化和行動戰鬥化的浪頭。這個浪頭的起

因，是水利化时期大兵团作战的劳动大协作，以及工地集体住宿和野战食堂。后来大协作不仅从没停止，并且由于任务艰巨和劳动力不够，要求大协作的范围越广和标准更高，要求各个农业社的劳动组织适应新的形势。事实上，在水利化以来的打机井、抗旱、抢收、抢种当中，在大寺各庄的园田化当中，各个社部分劳动力的使用一直都是越出了本社的范围，而由乡级甚至是县级来统一安排和调配；同时，许多社为了完成某些专业的或临时的任务，也早就组织了突击连或专业排。七月间，县委在部署“四化、两院”的时候，又一并号召实行军事化和战斗化，各个社的生产组织就和军事组织结成了一体，并且建立了一般民兵和基干民兵。民兵们在生产的间隙练武习文，组织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大大增长。商庄一个乡的五百六十四名男女基干民兵，有一次在两个半小时内就锄地六百四十亩，比一般效率提高两倍。

商庄人民公社的三十九个村庄，从一九五七年大跃进以来直到一九五八年夏季，由于党的领导、支持和广大群众的不可遏止的要求，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一浪赶一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水利化，园田化，办工业，搞“四化”、“两院”，再加上田间劳动组织军事化和行动战斗化，就这样不断革命和不断跃进。一九五八年七月这里各个农业社就开始合并，七月底，大寺各庄等村子开始试验性地挂出了“公社”的牌。紧跟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四日视察了大寺各庄；几天以后，毛主席赞扬“人民公社好”的声音刚刚响遍全国，商庄公社这个初升的太阳就立即冲出晨雾，冒出了地平线。

开天辟地说新闻 太阳初升日夜红

公社诞生以后，农村里每时每刻都流传着开天辟地的新闻。商庄公社许多在公社化以前想办而没法办到或是还没有敢于想办的事，公社化以后一件件地相继办成了。

首先，在大寺各庄实现园田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开了全公社范围的土地园田化。当时正处在大搞钢铁和收秋的紧急情况下，全公社参加冶炼、开矿、办工业和支援外地修水库的壮劳动力达一万二千多人，家里连同辅助劳动力也不过一万三、四千人，而大寺各庄的几百亩园田就用工八千四百四十五个；看来任务是艰巨万分。但是，人们都要搞园田，队队召开警师大会，提出的口号是“苦干巧干，不完成任务不收兵”。人们一面搞园田，一面种麦，高庄大队的党支部書記宋国均，在地里吃、住一个多月。不久，全社便适时地播种小麦四万八千三百亩，其中深翻或三犁套耕的园田三万三千多亩，经过深翻达到地平如镜、埂直如线的丰产方一万四千多亩。随后，在一九五九年春播期间，和最近的秋耕种麦期间，又两次大搞丰产方、丰产带，全社已有八万四千多亩土地实现了园田化，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九十五。由于实现了园田化，既改良了土壤，又扫除了沟壕、地埝、废道和扩大了耕地面积，为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社办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社化以前，人力和资金都很分散，三个乡都想买车床，可哪一个乡都买不起；三个乡的三个修配厂，一个会造农具，一个长于修理机器，另一个修补胶皮车较好，因为不统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公社一建立，三个修配厂马上合并，一面把全社的能工巧匠登记排队，并挑出三十多个技术较高的集中到厂里；一面就添购车床，扩大业务。最先碰到的是许多锅驼机坏了甩子瓦，后来又碰到许多机器的烟管跑气，这都是县里的工厂也没法修理的活。他们苦干深钻，经过多次试验，自制了甩子瓦和烟管，成功地修理了锅驼机。于是信心越大，干劲越高，同时也更加雄心勃勃。一面投入大搞钢铁运动，和厂外社员一道炼铁二百八十七吨；一面又飞跑似地发展业务。到现在，这个农具和机械修配厂已有金属切削机床一台，土机床二台，精钻一台，台钳十三把，并有一台

鍋駝機作為動力。全廠職工四十七名，機工、鉗工、翻砂、烘爐、木工、修配，應有盡有，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半機械化工廠，能夠製造公社所用排灌機械上的許多另件，並製成小電動機三台，鐵木聯合機床二台，製成其它切片機、刨薯機、脫粒機、深翻犁等農具和機器另件五、六千件，辦了這麼多事的這個工廠，一共才投資三萬八千五百元。

加上隊營小修配廠三十個，全公社已作到修配時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隊。

由於大辦工業和大搞鋼鐵，全社培養的男女機器手和輔助機器手就有三百一十三個。象草紙廠等廠子還是農閑大干，農忙不干，工人都作到了亦農亦工。社員們歌頌道：“人民公社辦工廠，咱們農村變了樣。廠子不大作用大，能修能造能改裝，小事不再找公社，大事不再心發慌。”

再次，公社促進了農業機械化。在國家的支援下，建立了一個機器拖拉機站，購置了拖拉機十二台，還購置了聯合收割機、割捆機等。一九五九年前半年，全社機耕的土地就達到了二萬六千畝，脫粒機脫粒一百五十萬斤。

同時，公社已建立了一套機械排灌的系統。它的威力，僅從大寺各莊七百九十七畝園田上就可看出來。過去這些土地用水車、牲口和人力澆兩次水，需用人工二千七百一十二個，畜工一百二十個。機灌以後，澆兩次水卻只用了二百六十六個人工。全公社機灌的土地已近六萬畝，節省了大量勞動力和灌水成本。最近全社已有十個大隊開始實行電力灌溉。在實現園田化的同時，建立了適于耕作要求的公路網。

公社化僅僅一年，就辦成了過去難以辦到的許多大事。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降雨量達到八百七十九毫米，比一九五六年水災時候的雨量還大，但沒有決口和淹地，只不過有七千九百畝洼地受到部分澇。由於大辦“四化”、“兩院”，在一九五九年的前八個月當中，省出了勞動近八千個，畜力近九百個。一九五九年麥季的搶收以及洼地改造和園田化，始終都是大協作和突擊作戰，集體主義思想已深入人心，一年來群眾評選的“五好”民兵就有七百一十八人。

正是公社這種不滅的光芒，使這個公社的糧食產量有了飛躍的發展。一九五八年平均畝產四百五十斤，比公社化以前產量最高的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九年，平均畝產達五百五十斤，又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大寺各莊在一九五八年就達到畝產八百零一斤，一九五九年畝產達一千一百一十四斤半。公社特產的大白菜，一九五九年也從一九五七年的畝產八千二百斤達到一萬五千斤。過去缺糧的面貌也已根本改變。一九五八年賣余糧五百三十萬斤，一九五九年賣余糧一千二百萬斤。人民生活有了較顯著的提高。單干時期每人全年平均純收入最高的一年為三十三元，初級社時期為四十元另五角一分，高級社時期為五十一元另一分；公社化以後，一九五八年為六十一元九角六分，一九五九年為七十五元二角九分。社員整個收入當中，集體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大越穩，絕大部分社員“一心向公社”。他們說：“一步一層天，公社最保險。”這完全是他們切身的體驗。

再看看上中農和困難戶的生活情況：上中農王洛賓，全家八口人，單干時期全年平均每人收入為五十八元，初級社時為三十五元，高級社時為六十元，一九五八年公社時期為八十一元五角。上中農王洛運，一九五八年全家每人純收入平均均達八十八元。至於困難戶，這個公社有八個大隊實行了糧食或伙食供給制，其它都是從純收入中提出百分之二十作為社員生活的供給部分，這項供給約為社員口糧的一半，成為社員的鐵飯碗。此外，托兒所和幼兒園也由大隊包起來了。僅僅這兩項，對困難戶的支持就極大，目前困難戶已經絕迹。窮村北徐城的田鳳明，可以說是本公社最困難的一戶，本人和母親都有病，孩子也多，直到一九五八年春天還貸款十元才維持了生活，但一九五九年夏季分得夠吃的麥子以後，只須拿出現款四元七角，這也

由养的鷄下蛋解决了，一九五九年秋后更有了富余。

公社里开天辟地的新聞实在說不完。也正是这些新聞，鼓舞得社員們共产主义的觉悟和風格越来越高，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越来越足。一九五九年群众評选的红旗手为数近千。再以出工为例，在一九五七年高級社时期，这里三十六个社全年劳动力出工才三百八十一万多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公社化当中却增加到四百九十七万多个，出工率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其中妇女出工人数和出工率增加更大。商庄大队在一九五五年初級社时期，妇女出工人数为一百六十九个，平均每人全年出工一百四十五个；一九五七年高級社时期出工的二百一十五人，全年平均每人出工一百五十六个；一九五八年出工人数連輔助劳力在內共四百八十五人，全年平均每人出工一百九十八个。并且，过去妇女們在家里是守着磨台、鍋台，上地也只是推推水車；一九五八年大部分男劳动力經常外出，妇女却几乎担負了农业上各种主要农活，学会开机器和煉铁的也不少，因而已跃进成为了农业劳动战线上的主力。

公社化以来的一年多，已經給这里带来了繼續跃进的極为充分的条件。現在全社已决定要爭取一九六零年粮食亩产达到六百六十六斤，一九六一年达到亩产七百五十斤，一九六二年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同时要繼續發展工业生产，爭取在一九六二年使工业产值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所欠国家的貸款要爭取很快归还，今后并尽量不再向国家貸款。今后繼續跃进的措施，主要是：大搞丰产方，提高园田化的質量；进一步貫徹农业“八字宪法”，大力增加猪只和增加肥料；繼續發展排灌机械化和耕作机械化，逐步推行电气化；逐步扩大公社修配厂和生产大队修配厂的經營范围，到一九六二年实现农业机械大修不出社；扩大多种經營范围，發展商品生产和商业、运输业；进一步巩固“四化”、“两院”，逐步提高社員供給部分的比例，發展文教衛生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繼續巩固“全民皆兵”的制度。全体社員决心自力更生，繼續苦干实干巧干，一定要讓人民公社这初升的太阳一天比一天热力更大，一天比一天升得更高。

一九五九年九月

太阳升起的地方

——河北秦皇島海濱人民公社的一年——

中共河北秦皇島市委工作組

河北省秦皇島市北戴河区海濱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會議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前两天建立起来的。公社成立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會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这个公社热烈地祝賀。一年来，它像初升的太阳，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輝，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海濱人民公社，在渤海之濱，居山临海，風景宜人，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濱疗养区就在这里。解放以前，这里的农民饱受着地主的剝削，漁民受着漁业主的压榨，常年劳动，不得温飽。有一些貧苦农民，不得不忍辱在風景区为中外資本家、地主、官僚、軍閥們充当奴隶。一九四八年解放，共产党的光輝照亮了辽阔的海面，这里才成为人民避暑的胜地，劳动人民真正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一九四九年，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后，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一九五零年，小薄荷寨村共产党员武連貴带头組織了一个有四戶农民参加的互助組。这个互助組虽然只有一头小驴，又缺乏农具，但是他們靠着集体的力量，获得了丰收，平均每亩产粮达到了一百八十四斤，比解放前增加八十斤左右，比单千戶增加四、五十斤。一九五二年秋天，武連貴又試办了一个二十三戶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三年战胜了水灾，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互助組和单千戶高百分之五十二以上，不但不缺粮了，还卖出一万一千多斤余粮。这个农业社显示的优越性，鼓舞了群众办社的积极性。这年秋季，全区就掀起了办社高潮，三十四个村办起了四十二个初級农业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农戶入了社。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又出現建高級社的高潮，全区最后建成了十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七年夏天，敌視合作化的地、富、反、坏分子对高級社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企图破坏农业社。少数有严重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也起来同合作化道路对抗。他們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企图走資本主义回头路。因此，这里的党組織从七月开始，在上級党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坚决地击退了地、富、反、坏分子的进攻，并領導全体社員开展了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了两条道路的大辯論。社員們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教育了鼓动社員退社的富裕中农。这样，社員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这年冬天，各生产大队普遍掀起了生产高潮，各項生产出現了大跃进的新形势。

随着生产大跃进形势的到来，又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的規模太小的矛盾。蔡各庄农业社計劃将稻田由二百亩扩大到六百五十亩；北戴河农业社也計劃扩大园田面积。这些，都需要把戴河水引进来灌溉。可是，因为水利工程較

大，用工較多，只靠一个社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在漁業上，也要求提高產量，改善捕魚方法，提高捕魚技術，改革落后網具，添置大型船隻，統一規劃和使用作業區。在林業上，各社都要求發展果樹，也需要統一規劃，合理地利用土地。這時，各社之間便自動地聯合起來，打破鄉、社的界限。首先，各社之間實行了大協作，人力、物力互相支援；其次，根據需要，社與社共同搞起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蔡各莊和北戴河兩個社，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經過協商，聯合開出了一條長六里半、寬六丈的河渠，把戴河水引了過來，灌溉稻田和園田。到了七月間，由於農林牧副漁各種經濟和社辦工業的迅速發展，勞動力感到不足，新河、北戴河、海濱三個鄉就開始了并社，並建立了食堂、托兒所、縫紉組、敬老院和助產院。這時，人民日報發表了河南省建立人民公社的消息。社員們看到後，興奮異常，奔走相告，要求成立人民公社。中共北戴河區委根據群眾的要求，決定把三個鄉、十個高級社合并建成一個人民公社。這個振奮人心的決定傳到各村以後，社員們歡欣鼓舞，情緒昂揚。八月二十七日，海濱人民公社就誕生了。

二

公社成立的第三天，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整个海濱公社沸騰了，社員們人人興高彩烈。在公社黨委的統一領導下，迅速投入秋收、深翻種麥、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為了保證各項生產同時躍進，公社黨委書記和社長親自掛帥，劃分戰綫，分頭領兵；各個專業大軍的男女社員，開展了學先進、比干劲的勞動競賽。公社所在地小薄荷寨村水源很少，原有的一些小型水利設施滿足不了生產的需要，特別是每年春季遇到乾旱，要到一、二里路以外取水澆果樹，社員們吃水也有困難。公社決定要在這裡修建一眼機井。但是，這裡地下全是堅硬的岩石，要打下六、七丈深，困難很多。共產黨員李連喜領導的青年突擊隊，接受了這一任務。剛動工不久，就遇到了地下的岩石，十六名青年小伙子苦戰一天，只鑽下三寸深。在困難面前，他們沒有氣餒，沒有畏縮，堅決與岩石搏鬥。經過三個月的苦干，岩石終於被他們征服了，清清的地下水引上來，滾滾流入田間。

過去，因為畜力不足，這裡只有很小一部分土地進行秋耕。人民公社成立後，社員們決心打破舊習慣，提出把全部耕地耕一遍，並且要深翻七千六百多亩地，準備種麥。計劃提出後，各生產隊迅速地行動起來，展開了深翻地大突擊，蓬蓬山的山南、山北，到處紅旗飄飄，歌聲嘹亮，參加深翻地、秋耕地的社員，在田間安營搭灶，勝利地完成了秋耕深翻地的計劃。

這裡在過去種麥也很少，產量很低。人民公社建立後，第一年便種了七千六百多亩，一九五九年夏季獲得了大豐收。過去從來沒有種過小麥的劉莊生產大隊，第一次種的二百四十多亩小麥，平均畝產一百六十二斤。

蔡各莊附近有大大片碱荒地，農業社時期只開墾了四百亩，公社成立後力量大了，決定要擴大稻田面積。蔡各莊生產大隊的男女社員一齊動手，一氣開出二百五十多亩。育苗插秧時，天氣乾旱，又趕上收割小麥，勞動力嚴重不足。公社統一調配了勞動力，一面搶收小麥，一面出動了七百多名社員，經過四天的突擊，挖通了一條七里長、一丈五尺寬的水渠，把戴河水引來，並抽調了一台八十馬力和兩台十馬力的柴油機、二個水泵灌溉稻田，保證了水稻的適時插秧。經過加工管理，六百五十多亩水稻田，平均畝產達到五百八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產二百五十斤，其中一百亩豐產水稻畝產超過了一千斤。

海濱公社社員們就是這樣一直苦干到秋收。全公社三萬七千多亩糧食作物平均畝產達到五百一十七斤，比一九五八年又增長了兩成多。

漁業躍進的步子更大。一九五九年的漁業捕撈計劃是一百七十萬斤，到秋后收海為止，實際完成了一百七十七萬斤。公社化以前，各小社力量不足，只能從事沿海捕撈，不能進行遠海作業。公社化以後，公社和各生產隊統一規劃了勞動力，固定了五百零九名強壯勞動力，組成了十個漁業專業隊，並且投資五萬二千元，添置了一批新式網具。漁業隊的社員們和農業生產隊的社員們一樣幹勁沖天，提早揚帆出海，投入了春汛生產。往年夏季入伏以後，社員們便收海歇伏，霜降後五天便不再出海生產。公社化後，這些常規都被打破了。社員們為了奪取一九五九年漁業生產的大勝利，延長了十五天生產期。公社還投資二十四萬元，用了三萬多個勞動日，興建了一座有兩千畝養殖面積的大型水產養殖場。一九五九年夏秋兩季，雖然養殖場受到了洪水的沖擊，水產品的總產量仍然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一九五九年全年漁業總收入超過一九五八年百分之五十。

這裡也是發展林木、果樹的好地方。公社化以前，因為缺乏統一規劃，林木、果樹種植得比較零亂，不便于管理。從一九五八年秋季辦起公社以後，本着植樹造林和培植果樹緊密結合的發展原則，統一規劃了種植區域和種植種類。一九五九年全社先後種植了一百六十六萬株紫穗槐、垂柳和加拿大楊等樹木。還新栽種了七千九百多株果樹。加上原有的果樹，全社果樹已經達到五萬八千九百多株，其中有六千八百多株成齡果樹。在果樹管理上，也比任何一年都好。一九五九年全社水果的總收穫量達到三十一萬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產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總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

副業生產也有了新的發展。高級社時辦不到的項目，現在辦起來了。例如采石，馬坊生產大隊有石塘，沒有技術人材，不能開采；蔡各莊生產大隊有技術人材，沒有石塘。在公社統一安排下，蔡各莊生產大隊給馬坊生產大隊培養技術人材，共同開采一個石塘，發展副業。據統計，一九五九年一至十月，全社社、隊集體經營的養豬、養蜂、采石、編織等副業收入達八十三萬七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一倍多。

集體所有制的範圍擴大了，公社的公共積累逐漸增加，為發展社辦工業、添置農業機械和進行大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提供了資金。一年來，公社根據現有的技術和資金力量，開辦了農具修配廠、磨米廠、硅石礦等工業，為國家大工業提供了上萬噸的工業原料，為公社各生產單位修配和製造了一萬多件鐵木製農具，解決了全公社二萬二千多人的糧食加工問題。同時，一九五九年全社還新購買了一台四十馬力的拖拉機和一部分機引農具，新添了鍋駝機、柴油機、水泵、電動抽水機、磨面機等動力機械設備三十多套。為了徹底改變蓬蓬山南丘陵山地的自然面貌，草廠、劉莊、丁莊、單莊四個生產大隊，聯合修通了十一條自來水水道，分別建立了供水點，四千多畝丘陵地實現了自來水灌溉。

三

建立起人民公社以後，社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全公社十個生產大隊，正確地貫徹執行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實行了工資制和糧食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一九五九年全社除了極個別的因常年得病影響出工的社員以外，社員們都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收入。草廠大隊社員李殿開，全家七口人，五個孩子。公社化以前，只有他一個人參加勞動，雖然省吃儉用，還是比較緊。公社化以後，他妻子也出來參加了生產。從一九五八年十月開始，全家七口人除去糧食部分由公社供給以外，月月還能領到二十多元的工資。

全社三十四個村莊，村村都有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而且辦得很好。使全社二千二百多名有勞動能力的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參加了農業生產。六個孩子的母親

謝桂兰，一年以前还被家务劳动糾纏得不可开交，如今已經成了生产战綫上的紅旗手。

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文化生活也更加活跃起来。每天緊張劳动之余，各生产大队的文化站成了社員們的活动中心。这里有各种报纸、杂志和图书供社員們閱覽，有各种棋类、扑克牌供社員們娱乐；有綫广播在各个村头上傳送着当天的国内外重要新聞，傳送着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指示。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們，分別組成了业余剧团和籃球队等，使社員們的生活丰富多采。

四

海濱人民公社已經走上巩固的健全的发展道路，它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着。按照公社最近提出的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四年的五年生产建設规划，确定要加速实现水利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农、林、牧、副、漁等各項生产，也将获得高速度的发展。一九六零年亩产量将从一九五九年的五百一十七斤上升到一千斤。到一九六二年，水稻种植面积将从一九五九年的六百多亩扩大到六千亩。林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五年內，果树将发展到五十万株，水果的年产量也将逐年增加，一九六零年的总产量計划是四十五万斤，到一九六四年就要达到三百万斤。到那时，这个避暑胜地将变成一个十分美丽的花果之乡。

漁业将要全面地进行技术改造，使捕捞和养殖同时发展。計划在两年內实现漁业生产机械化。一九六零年的漁产量計划比一九五九年增長一倍以上，一九六零年要继续修建戴河水产养殖场，养殖面积达到两千亩，常年养殖各种魚虾，年产量达到一百万斤。适应农业、林业、漁业多种經济发展的需要，公社工业也将相应地发展起来。一九六零年計划兴建的有漁具修配厂、副食品加工厂等十几个項目。同时，还要扩建現有的农具修配厂，扩大長石、硅石矿的开采范圍，支援国家工业建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項事业，也将有更大的发展，中学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識教育将要更加普及，社員的居住条件也将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漳河畔紅花开

——河北涉县索堡人民公社建設山区的壮举——

武崎溪 王 澤 刘振卿执笔

清清河水上高山，
片片果林遮青天；
牛羊成群滿山叫，
風吹稻谷金浪翻，
今日太行山水好，
清漳河畔賽江南。

到过河北省涉县索堡人民公社的人，都会被这首优美的山歌吸引住。

悲 慘 的 回 忆

原来这地方可不象今天这样。这里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記在旧社会里的悲惨经历。这个公社位于拔海三千米的深山区，全社共有七千五百四十户，两万六千四百三十人，散居在六十多个大小山庄。境内山峰林立，峡谷縱横。山乡的总面积約二十七万亩，竟被荒山占去百分之七十，河谷、道路、村庄又占去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亩，可耕地只不过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二亩，每人平均一亩七分地，并且大部好地解放前都被地主霸占，农民只有少量山坡梯田。“春旱秋涝”是这个地区的自然規律，“十年九旱八不收”是这里的历史特点。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飽受了地主的压迫和剝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勒索，以及日伪的严重蹂躪，生产水平極为低下。通常較好年景，每亩地才产八十斤粮。农民劳动一年的收入，除了交納租稅，不足維持最低的生活，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襲击，这个地方就更加地薄人貧。一九三七年大旱灾，这里五谷不能下播，籽粒未收，造成了餓殍載道、卖兒卖女的凄慘景象。这个地区，六十多个村的人们，出外逃荒、卖兒卖女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过去不但吃不飽，穿不暖，飲水也有極大困难。吃水全靠夏天积雨，冬日积雪，一旦几个月不下雨，必須爬山越岭，到几十里以外去找水泉。弄不到水，人和牲畜就渴得不能动弹。一九三七年大旱时，泉水太少，不够用，人們干渴得奄奄一息。地主水窖里积有大量的水，却不讓用，人們为了生存，聚結起来吃了地主几担水，地主告到县官那里，穷人被罰款賠礼。由于吃水困难，人們平素惜水如油，一水多用：先洗菜，再洗手，然后洗衣、飲牲口。但是，人們有时却又怕水。因为往往秋季一場大雨，山洪暴發，庄田禾苗全部冲沒。群众曾痛心地说：“山是秃光头，下雨洪水流，梯田冲成壕，平地淤石头。”一九四二年六月大旱，七月一場大雨，山洪冲坏八千多亩地。这里的人们回忆那时的生活是：“吃的糠菜飯，住的沒梁店（窑洞），穿的五色衣（补綻多），盖的繩子串（被子烂得

只好用繩子串起来)，春、夏、秋天滿头汗，冬来出門去要飯。”这就是旧社会山区农民生活的写照。

倒提漳水上九天

解放后，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又领导农民向干旱缺水作斗争。开始，人民政府曾数次拨款，为群众修建了不少的水池、水窖，解除群众没有水吃的困难，并且能少量地蓄水抗旱。但是这些小型的水利工程，仍不能摆脱旱灾的威胁，不能适应农业日益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个体农民根本没有力量大兴水利。

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就勇敢地担负起改造大自然的使命。一九五四年，这里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就在这一年，有索堡、辽城、石門等十一个村联合起来，开始兴修两条小型山坡渠道“石索渠”和“漳源渠”，两渠共長五十里，利用漳河天然坡度水源，引水上山。两条渠道的工程虽然不十分大，但当时确实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首先，地权问题成了“拦路虎”。新桥村一个富裕中农，坚决不让渠道从他的地里通过，言明以三年的收成赔偿，也不干。其次是一村多社问题。当时每个初级社不过几十户，互助组更小，家底很薄，力量不足；渠道开开停停，一直开了两年，也没有开通。后来，还是到一九五六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取消了土地分红，单干农民也都入了社，原来一村多社成了一村一社，社的力量壮大了，十八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一年完成的工程量超过前二年的一倍多，这两条渠才算开通了，扩大了水浇地五千五百亩，水浇地比旱地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浪潮中，人民公社诞生了。它象初升的太阳，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就在这一年，这个公社先后开凿了两条巨型高山大渠——漳北和漳西大渠。两条渠犹如两条巨龙蜿蜒太行山腰，横贯公社全境。漳北大渠長一百八十里，有一百零三里在这个公社境内；漳西渠長一百一十里，两条渠渠身寬三米到四米。在全部工程中，需要通过以艰险著称的“断头崖”、“金鷄岭”、“摔猴坡”、“聖佛辿”、“老虎头”、“鳳凰山”等悬崖絕壁，鑽通大小十六个石洞，長达一千四百八十米。开山劈岭引水上山，把清漳河水抬上一百六十多米高的半山腰間，这样宏伟艰险的水利建设工程，没有雄厚的人力和物力，没有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没有人们的雄心大志，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公社建成后，大家一条心，展开了总体战。

首先，对全公社的劳动力作了合理安排，統一調动，統一使用，实行全面大协作。两渠民工在最多时达到一万零一百多人。由于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有机結合，农忙季节同样坚持了四千人施工，長年不下火綫。就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天农村劳动力紧张的时候，依然开渠、煉鉄、秋收种麦三管齐下。尤其是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兒所等組織普遍建立，解放了农村妇女劳动力，先后有六千名妇女上山开渠，与男人并肩作战，大显身手。公社党委書記挂帅，委員分工，划分战綫，分头領兵，全公社到处呈現了轟轟烈烈大跃进的局面。漳北、漳西两条大渠隔河相望，高山上，紅旗飄飄，炮声連天，地动山搖，排开二百里長蛇陣，工程进展如飞；田野上，秋收和深翻大軍并肩苦战，白天遍地人群，夜里一片灯火，煉鉄爐前，机器隆隆，鉄水奔流。漳北大渠上，县委組織全县七个人民公社大协作，并且得到了原肥乡、广平等四县数千民工的支援。就这样，漳北、漳西两条大渠很快就建成了。

其次，公社在物力、财力上，統一筹划，挖掘潜在力量，队队动员，人人动手，全力支持水利建设。全公社共集資金二十三万元。社員們为了早日开通百年大計的“幸福渠”，永远摆脱干旱之苦，踊跃为大渠集資，开展了全民性的儲蓄运动，通过公社的信用社，来支持

水利工程，全公社仅来自群众中的集资就达到五万元。

再次，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展开总体战，备料、运输、修制工程用具，保证大渠一切物资供应。全公社举办了十五处石灰厂，八处火药制造厂，选拔了三百名能工巧匠，烘爐上山，在工地建立了六十个工具修配点，修理和制造鋼、鉄钎等九万三千件。在大渠施工最紧张时，工具不够用，公社鉄木业联合厂全体职工向开渠民工提出保证：要啥有啥，保证供应。他们苦战二十晝夜，赶制出五百个鉄锤，三千个鉄鑿，两千根鋼钎，并修理各种工具七万零六百件。商业、运输业也全力支援，并从外地購来火硝、硫黄配制火藥。縫紉厂提前优先給开渠社員作棉衣。

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与政治挂帅。经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胜利信心。战斗在漳北、漳西两条大渠上的英雄们，发出了“不怕石头硬，不怕工程难，砍断老虎头，搬倒凤凰山”的豪言壮语，立下了根治山河的决心大志，干劲冲天。“将军山”有三十多丈高，新桥村的民工要在它的半山腰里开凿一条一百二十米长的大石洞，这村有个叫师羊先的老汉，根本不相信大渠能从这里开通，他说：“不要說计划三个月，就是三年开通，誰敢作保？”他竟然与带工的干部击掌打賭。老人在旁观看，党支部委员师仁焕领导小伙子们加劲地干着。不是三个月，更不是三年，而是两个半月就把这条石洞凿通了。师羊先老汉激动地掉下了眼泪，也投到开渠战斗中来了。

冬天，山坡上积满三尺多厚的冰雪，英雄们脱掉棉衣，抡锤打炮眼，身上冒着热气，流着汗水，他们说：“天冷心里热，决心似钢铁。”在“聖佛辿”由党员、共青团员和基干民兵组成的突击凿洞队，喊着“人和机器赛，看誰进度快”，他们达到日进十二点五米的高速度，荣获了“金鋼队”称号。“許西方勇上摔猴坡”，就是一个惊险的故事：摔猴坡思其名知其險，这是一个四十多丈高的峭壁，从来无人敢攀登。可是漳北大渠就从它的腰间穿过一条石洞。索堡生产队社員許西方，第一个挺身而出，身背繩索，手抓草根、石縫，脚登崖壁上的小石坎，攀登上崖壁上，在石縫里系住繩索，扯起鉄鏈，以后十五名英雄一个接一个爬了上去，在半空中抡锤打炮眼。从此，“摔猴坡”改为“英雄坡”，这条石洞被命名为“英雄洞”。

英勇的劳动开放了幸福的花朵，当这两条高山大渠开通放水的时候，全公社沸腾起来了，村村悬灯结彩，鸣鑼打鼓放鞭炮，热烈庆贺。渠水流过石家庄——这个千年干旱缺水的小山庄，正是吃中午飯的时候，全村人立刻扔下飯碗，男的、女的、老人、小孩，一齐跑到渠边去迎水。他们把渠水的流通看成是天大的喜事。七十多岁的石福全、石玉明两个老汉，看到嘩嘩流着的渠水，不由自主地跑到渠旁，喃喃地说着：“命根子啊，千年長流吧！人民公社啊，万年長青吧！”臥病在床的老人石如华，也讓兒孙們抬到渠上来了，他看看渠水，又看看兒孙們，顛抖着說：“毛主席呀！有了您老人家的好智謀，有了人民公社，有了渠水，我就是百年之后，对下輩子孙也放心了！”

就在人民公社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内，英雄的人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以排山倒海之势，倒提清漳河水上了高山。全公社漳北、漳西两条大渠繞山轉，扩大永久性澆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五十亩，緩坡梯田水利化，千年旱地長出了好庄稼。連同解放以来历年兴建的水利工程，全公社已有了常年水田二万五千亩。

不鎖住蛟龙不下山

这个公社有七道旱川，又名“七大峪”，貫穿全社。秋天雨量集中，山洪暴發，历年来水土流失極为严重。群众盼雨而又怕雨，他们说：“春雨貴如油，秋雨使人愁。”

解放以来，这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穷山恶水展开了頑强的斗争。截至一九五七年

底，共修抗旱蓄水窖七百零一个，蓄水池五百五十个，谷坊壩七百五十三道，小型水庫三座，壘堰四千五百丈，刨魚鱗坑二百九十万个，綠化造林二万四千二百零九亩。这些水土保持工程，起到了很大的蓄水拦洪作用，初步解决了人畜吃水和抗旱的困难。但随着农、林、牧业各项生产的飞跃發展，原来的一村一社、一川多社的高级农业社，在活动范围和人力、物力等方面，对徹底貫徹“統一规划、綜合治理”的方針，已有諸多不便，往往规划不統一，行动不一致，造成“上治下不治，干治支未治”，同一面山坡上“你造林，我放牧”，不能很好發揮治理工程的效用。唐王蛟沟长达三十里，貫穿高家庄、白泉水两个高级农业社，下游的高家庄一九五七年打了許多塘壩，上游的白泉水却未治理，一場大雨把高家庄十九道塘壩全部冲坏，影响了群众治山的積極性。又如白泉水农业社要在“將軍岭”挖魚鱗坑造林，前后寨农业社却要放牧牛羊，使林业、牧业都受影响。其次，随着生产的發展，农业社感到人力不足，形成农、林爭劳动力。这些問題，人民公社成立后，就順利地解决了。他們首先对全社荒山作了一次普查，并根据“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沟，后干沟，綜合治理”的方針，統一规划了植林山、放牧山、育草山，共规划出十二万亩林地，七万亩牧场，又統一规划了人力、物力，采取統一行动、統一治理、大搞群众运动和專業队經常治理相结合的办法，使治山造林战綫，出現了一个嶄新的局面。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公社党委書記挂帅，全党动员，全民發动，組織大兵团作战，先后組織了“万人大战唐王蛟”、“双万人圍攻符奔山”、“五百人鏖战一个月，徹底綠化馬鞍山”等九次大規模治山造林突击战。广大社員为了綠化荒山，馴服洪水，建設美好的家乡，干劲冲天，在严寒的冬天，尽管朔風怒号，白雪茫茫，山頂上仍搭下无数帳篷，他們發出：“眼看荒山心不甘，不灭荒山不下山”，“天冷冻不坏我們的热心，石硬硬不过我們的决心”的豪言壯語。在这几次大規模的治山运动中，涌現出創造了惊人成績的英雄人物一千五百名。經過一年来的綜合治理，全社挖魚鱗坑六百一十九万个，植树四万五千二百亩，修梯田五千八百亩，整修田五千八百亩，整修田埂二千五百丈，扩大了种植面积；筑谷坊壩九百二十二道，打水窖、水池二千二百零二个，建小型水庫六座。馬鞍山、跑馬岭、西脑尖、符莽山等十几处荒山徹底封禁，总面积达八万亩，并抽出六百二十名林业技术人員，專門培育管理，保證幼林茁壯成長。从此，全社七个大峪，根治了五个，达到“山上綠化魚鱗坑，山腰梯田水轉圈，沟沟打上拦洪壩，水窖水池插中間”，保證了“表土不下山，洪水不出川”。这些工程不但控制了全社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保證一次降雨二百毫米不發生徑流，而且可蓄水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零七立方米，扩大季节性澆地面积五千一百九十八亩，保證了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个人和三千八百八十九头牲畜的吃水供应。象蛟龙一样的山洪被鎖在山上，再不能逞凶施威，只得馴服地为人民造福了。山乡面貌發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社員們欢欣鼓舞，他們高唱山歌：“公社力量大无边，穷山恶水齐改观，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园，千年干旱穷山沟，今日变成米粮川。”

百业俱兴

大搞水利基本建設的結果，使山河煥然一新，清漳河水从漳北、漳西两条大渠引上了太行山，使高山緩坡上的梯田达到了水利化。沿着两条大渠，到处可以利用水力發電来磨面、带动机床。昔日为害的山洪，今日再也不能發狂，过去的荒山秃岭，今日成为青山綠林。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农、林、牧、副、漁业各项生产的高速度發展。

农业“八字宪法”，以水当先。一九五八年秋天，全公社开展了深翻种麦运动，四千亩麦田普遍深翻一尺，每亩施肥万斤。新修渠道、水窖、水池等水利工程大發威力，使所有小麦

澆了冬水和灌漿水，特別在夏旱五十天中，普遍澆水灌溉，保證了晚秋作物的及時下種和禾苗正常生長。同時，實行了耕作區域化、良種密植化、推廣先進技術、除治病蟲害等有力措施，使一九五九年小麥獲得了空前大豐收，比一九五八年小麥畝產量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大秋作物也贏得了巨大豐收。一九五九年，糧食作物平均畝產量四百七十二斤，比解放前畝產量八十斤提高六倍，比一九五八年畝產量三百三十斤提高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七年這裡還缺糧三百零八萬斤，到一九五八年就餘糧二百多萬斤，一九五九年餘糧三百多萬斤。

果樹是山區人民的“搖錢樹”、“活財神”，人民公社成立後，林果業有了巨大發展。公社綜合治理、保持水土，使山上果樹土肥水足，此外還統一治蟲、防病、加工管理，大搞豐產方運動。一九五八年以來，先後訓練了一千二百多名林果技術員，組織專業隊，推廣新技術。冬天培土刷白，抗寒保溫；春天開溝挖坑，蓄水抗旱；樹上剪枝疏果，增大果實；樹下施追肥，增強生長能力。全社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除治病蟲害運動，消滅了十二種危害最嚴重的果樹病蟲害，取得了林果大豐收。一九五九年花椒收穫量達到十二萬五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產百分之七十八點五。核桃正在收打，柿子掛的很稠。預計全年總收入為九十五萬六千四百元，比一九五七年林果收入增加一倍多。另外，還建立了李、桃等十七處水果園，共六百多畝。現在全社平均每人有各種果樹一百零一株。

大渠開通後，水利資源得到廣泛利用，鐵木聯合廠、造紙廠、水磨廠、水電站等，都用水力作動力，從而使公社的工業得到了蓬勃發展。按照國家計劃、社員需要和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原則，社辦的鐵木廠改革製造了深翻鉞、密植耨、切片機等先進工具三十七種、四千七百餘件，有力地支援了農業。還有副食品加工、榨油、釀酒、制糕點、縫紉、化肥、肥皂等小型工廠七十四個，除滿足本社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外，還支援國家經濟建設。交通運輸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全社有馬車二十九輛，排子車二百二十七輛，自行車四百一十九輛。縣社通公路，隊隊通馬車，並有十八個村通了電話，基本上改變了山路崎嶇、交通閉塞的落後局面。

人民公社更有效地貫徹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給發展山區多種經濟开辟了廣闊的道路。一年來，牧、副、漁業得到迅速發展，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總收入即達到十一萬五千元。公社建立了八處配種站，購買了六套人工授精器，受孕母畜占母畜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僅上半年即繁殖了一百零五頭幼畜，其中騾馬占百分之六十。到年底可繁殖幼畜三百二十頭。水利基本建設和荒山統一規劃，解決了牲畜飲水問題和“林牧爭坡”的矛盾，使水足草壯羊兒肥。全公社現有兩萬餘只羊，比一九五八年增多了五千五百多只。山坡上，柳蔭下，牛羊成群，牧羊人愉快地唱着：“上了東腦尖，放羊不用鞭，羊兒肥又壯，社員都喜欢，公社優越唱不完。”全社開展了“四編”（編筐、編席、編簍、編草帽）、“五搞”（搞運輸、割白草、刨藥材、採樹籽、砍柴）、八大養（雞、鴨、鵝、豬、魚、兔、蜂、蚕）運動。現在養豬四千九百三十七頭，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十三倍；養雞兩萬六千七百餘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一倍半。新建魚池三十多處，有魚十二萬九千五百尾。另外，還種藕二十畝。社員們高興地說：“六月荷花撲鼻香，池塘魚兒閃銀光，藕蓮魚蝦吃不完，深山生活賽天堂。”

幸 福 山 村

生產發展了，物質、文化生活就步步上升。一九五九年，全社農、林、牧、副、漁業預計總收入三百六十五萬元，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三十八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比解放前的一九三九年增加四點七倍。收入增加了，人民的購買力迅速提

高，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商品零售額达到六十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人們富裕的另一个表現，是存款戶增加。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全社存款的有四千八百零八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存款金額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五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多。而貸款戶却一戶也沒有了。

六十多个自然村，在解放前只有十几处小学，入学兒童不足三百名。解放后到一九五七年，小学發展到四十六处，高小六所，入学兒童二千五百一十二名；一九五九年上升为初小五十三处，高小十处，达到村村有小学，入学兒童二千三百二十六名，学齡兒童全部入了学，并建立了一所初級中学，学生一百六十三名。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普遍开花，全社六千六百四十四名青壮年文盲，已全部扫清，并有半数以上达到高小水平。黃爐脑，是个十九戶的小山村，住地高，又离大村远，老輩子就沒有一个識字人。成立了合作社，还是聘請外村的人当會計。公社化后，由公社負責在这高山頂上办起了学校，派去了教員，人們第一次踏进了文化大門。社員高兴地說：“毛主席領導好，山沟小村办学校，大人小孩都学习，再不当睜眼瞎子了。”山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非常活跃。公社有文化站，村村有俱乐部，队队有业余剧团。有二十一个村已安装了喇叭，还有八个收音机。每当傍晚，社員坐在明亮的电灯下，收听着国家大事的消息。全公社六处圖書館，訂閱報紙杂志二千五百五十三份。公社还設立了医院，大队設立了診所，村村有保健站。全公社的医务人员有二百一十二人，比解放前增加了一百九十九名。現在人們已經能够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除“四害”講衛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績，人們的健康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了。

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迅速提高，使社員們从内心唱出了对党的无限感激与爱戴的歌兒：

什么开花紅又紅？
什么是农民的幸福路？
牡丹开花紅又紅，
公社是农民的幸福路。

誰是我們的最亲人？
誰的恩情比海深？
毛主席是我們的最亲人，
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

丰产方的诞生

——河北磁县成安人民公社的农作改革——

王勤 史文远

(一)

一九五八年春季，河北省磁县盛产棉花的成安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一项革新——丰产方诞生了。说起丰产方的来历，可真不平凡。在党领导的农业生产运动中，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这里就出现了三种试验田：干部试验田、劳动模范试验田、群众试验田。这些小块试验田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个角落，为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范例和经验。西南庄棉花姑娘王素梅，一九五六年搞了二亩试验田，亩产籽棉五百斤，比当时的农业社平均亩产一百斤籽棉高四倍；一九五七年，她的四亩棉花试验田，每亩产了七百万斤籽棉，并且带动全村群众创造了五百亩棉田大面积丰收。王素梅试验田高额丰产和带动大面积增产的事迹，在成安一带引起了很大震动。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素梅、赶素梅、超素梅运动。当时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巩固提高，生产力不断发展，在一九五七年冬季出现了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广大农民提出了“三千一万”（粮食亩产一千斤、棉花亩产一千斤、油料亩产一千斤、甘薯亩产一万斤）的高速度增产的目标。用什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光靠小块试验田，地块分散，领导不集中，只能少数人去搞，同时，搞好个人试验田与搞好队内农活有若干矛盾，不能适应“三千一万”的增产要求。这时，县委确定要以高额丰产为样板，以大面积丰产为骨干，实现全面增产。道东堡乡党委書記郭云藻、老农乔潘同提出：“素梅搞试验田，咱搞大面积丰产田。”他们还给大面积丰产田起了个名字叫“丰产方”。于是，一九五八年五月间，在西南庄、曲村、道东堡等六个高级社出现了三千亩的棉花“丰产方”。

丰产方一出现，就呈现出一幅崭新的生产图景，吸引着千百万农民，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丰产方的经验很快推广了。道东堡附近各高级社也都搞了这样的丰产方，面积由三千亩发展到二万多亩。

丰产方虽然显示了它在增产上的优越性，但是当时因为高级社范围小，还束缚着大搞丰产方的手脚。公社化以前，成安公社共分作四十六个小型高级社，平均每个社只有三千亩耕地，有的还不到三千亩。如城关中大街社只有一千四百七十八亩地，分成“满天星”，十里以外的三百九十五亩和五里以外的四百亩，被分成大大小小一百四十四块。在这样的条件下，别说搞千亩方，就是道东堡等几个高级社已经把土地联成了丰产方的，也因为不是一个经济单位，领导不统一，影响到把丰产方搞好。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为大搞丰产方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丰产方需要水利化，公社化以后三个月就挖渠一百五十四道，打机井七十六眼，砖井千余眼，扩浇八万亩地，灌溉面积由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丰产方需要机耕。

在高级社时期，張庄、桃园等社要求購買拖拉机，一算帳，一台要花一万多元，买不起，机耕計劃不能实现。公社化以后，公社自己购买的加上县里支援的，全社已有十台拖拉机，成立了拖拉机站，机耕能力已經达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为了便于生产，便利搞丰产方，公社在各生产队之間調整了一万三千多亩边远地和“插花地”，使各生产队的土地联成片，初步实现了粮食、棉花、油料种植区域化，为划方鋪平了道路。公社化后，公社领导上調动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力量支持丰产方，仅在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紧要关头，全社就抽調工、商、学五千多名劳动力支援了丰产方，投工达十万个以上，积肥五十一万斤；工商业部門供应的生产資料，也晝夜不息地运往田間。工具修配也到田間。最根本的問題是，因为公社既是政权組織，又是經濟組織，政社合一，公社党委可以在全社範圍內統一领导，統一安排生产，不但能彻底解决各生产队、各管理区之間对方的领导問題，并且可以解决它們之間的經濟問題。道东堡万亩方，就是在公社党委第一書記郭云藻领导下，由道东堡管理区党总支書記侯汉杰專职負責，并由九个村的党支部書記組成了丰产方的领导机构。人民公社規模大，物質力量雄厚，过去无力进行的基本建設，公社化后能进行了。道东堡丰产方在公社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千八百亩地安了地下水管，平地不見流水道，既扩大了耕地，还做到了美观。

人民公社給大搞丰产方带来了許多有利条件，促使丰产方运动發展到更高的阶段。一九五九年全社棉花丰产方由一九五八年的二万亩增加到四万五千亩，即增加一点二五倍，还出現一个万亩方；方內棉花平均亩产量为一百七十斤皮棉，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方內亩产提高百分之八十，比一九五九年全社棉花平均亩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比方外亩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在丰产方的带动下，全社棉花亩产量提前八年超額百分之五十达到全国农业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标。更可喜的是，道东堡的万亩方，一九五九年在一万零四百亩大面积的土地上，創造了平均亩产二百斤皮棉的新紀錄，比方外增产将近一倍。

道东堡丰产方，是一九五八年丰产方运动的“初生子”，到一九五九年就成了丰产方运动的“老大哥”，它由一九五八年的六个高级社、三千亩地，發展到一九五九年的九个村、六个核算單位、五十三个專業队、一千二百五十名劳动力、一万三千八百亩地的“头号方”了。一九五八年这个方沒有紅專学校和民兵連，劳动力也不固定。一九五九年建立了紅專学校、民兵連，固定了劳动力。全方經過平整土地，清除了障碍物，小农經濟遺留下來的旧痕迹，已經不見了，什么“王家路”、“張家井”等小塊土地的名字，已再找不到，而变成地平如鏡、埂直如綫、渠道成網、机井成行、地下水管遍布、道路笔直的大块丰产业园地了。

(二)

丰产方，是农业生产中的新事物，它受到了党的重視和大多数人的欢迎。但是它的成長，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一九五八年醞釀大搞丰产方时，有的人說：“好些人在一起搞方，人多心不齐，干活不一致。”个别干部認為“搞方麻煩，不好领导”。于是，以“怎样高速度發展农业、要不要丰产方、怎样搞好丰产方”为議題，展开了大鳴大放辯論。道东堡的群众在辯論中算了一笔帳，在丰产方里加半倍工，就能拿到成倍的产量。因此，他們得出了結論：建方既省工，又增产。經過鳴放、辯論、參觀，道理明了，是非清楚了，右傾思想得到了克服，群众建丰产方的積極性大大高漲。

思想問題解决了，怎样划方？第一种形式：道东堡万亩方采取了九个村联合經營，以原核算單位各計盈亏，建立了丰产管理委員會，对各生产队实行领导、指标、措施、行动“四統一”。各生产队将方內提出的指标，包产到生产小队，并根据方內各小队土地多少，从各小队往方內合理抽調劳动力固定到方，实行劳动專業化。大型农具由小队筹集，小型农具社

員個人自帶，粗肥料根據方內統一要求，各生產隊按方內土地多少籌集，細肥和農藥由方內統一購買，各生產隊按地攤錢。第二種形式：西馬頭堤村（單獨核算單位）生產隊經營的千畝方，在生產隊黨支部領導下，方內建立了豐產委員會，負責全方的生產管理，方內土地由三個小隊等量組成的，生產小隊各抽男女青壯年四十名，組成專業隊固定到方。平時勞動專業化，方外任務緊急時，可以隨時抽調方內勞動力搞協作支援。因此，這支隊伍既是專業隊，又是突擊隊，戰鬥力很強。方內肥料由各小隊攤，小隊實行包工包產包投資，超產獎勵。小組實行集體責任制，以人實行定額，生產隊統一核算。第三種形式：林里堡生產隊一百五十畝地的小型豐產方，由生產隊經營，投資、收入都歸生產隊統一分配。社員投工由小隊計算，分紅也在小隊。

豐產方是一個大生產組織形式。它要求有一支又紅又專、有組織、有覺悟、紀律性強、戰鬥性強的隊伍來管理。全社四十個方，根據思想進步、勞動積極、男女比重適當等條件，組織了一批勞動力固定到方，這些勞動力以生產小隊為作戰單位，在生產小隊內又根據中耕、治蟲、施肥、管理等各個時期農活需要和個人特長，分成若干個專業隊（突擊隊）。專業隊內以組為單位實行生產責任制，小組按人實行生產定額。這樣就調動起了包產隊、專業隊、個人三方面的生產積極性，保證搞好豐產方。

豐產方要求用現代技術進行耕作。但是，參加搞豐產方的多數人不懂新技術，有的老農雖然有些經驗，但拿來管理豐產方就遠遠不足了。怎麼辦？社員一致要求“學”。道東堡以豐產方為陣地，建立紅專學校，隊隊建立技術組，組組有技術員，使技術進了“方”。在學習技術當中，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有不少的社員不識字。有的說：“斗大的字認不了兩口袋，憑啥學技術？”他們迫切要求掌握科學技術，提高文化水平。這樣，文化也進了“方”。

在方內，社員本着勞武結合的精神，不斷練武。

愛說、愛笑、愛唱，是男女青年的特點，在方內青年的要求下，文化娛樂也進了“方”。

四進“方”滿足了方內社員學政治、學技術、學文化、練武和娛樂的要求，使方內出現了生產緊張、生活愉快的生動活潑的局面。

成安公社的豐產方的特點是：“方”里有點，全“方”是面，對方外說，“方”又是一個大點，是全面增產的樣板。道東堡萬畝方採取了以方帶面，方內外“統一競賽”，或者叫“聯合競賽”，方內外共同制訂評比條件，方內外聯合進行評比檢查。在大搞豐產方運動中，充分發揮了共產主義精神，方內方外大興協作之風。

(三)

豐產方的好處說不完。

一、使高產更加高產，低產改變面貌。一九五八年，成安公社豐產方的棉田占棉田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八點二，收穫的棉花占棉花總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九年豐產方的棉田占棉田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收穫的棉花却占棉花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三。有了豐產方，在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條件下，可以逐漸減少種植面積，騰出一部分土地有計劃地發展林、牧、漁等生產，促進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為什麼方能夠高速度提高產量呢？這是因為豐產方實現了種植區域化、耕作園田化，採用了機耕等較先進的技術。

二、參加搞豐產方的社員實行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便於對社員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經過集體勞動的實踐，使社員逐漸培養了集體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風格。王素梅聽說競賽對手高瑞芹、冀秀英、張秀榮管理的棉田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棉棵落鈴，就主動去幫助她們找出雨大地溫高、風杈多、肥少等三個原因，還幫助她們提出推株并

壟通風透光、澆水降地溫、深中耕松土等三項措施，使當時落鈴株降到百分之四十。

三、技術革命，方內先行。一九五九年道東堡方內機耕面積達到百分之三十八以上，比方外機耕比數大百分之十三；方內機播面積占百分之六點七，方外只占百分之一點五；方內治蟲，飛機普治四遍，拖拉機噴治二百五十畝；方內機器灌溉面積占百分之三十四點六，方外占百分之十五；別的豐產方，也都實行了飛機治蟲和部分機耕，機器灌溉。在一九五九年技術革命的基礎上，一九六零年豐產方耕地、灌溉、治蟲要基本實現機械化和半機械化，還要在重點方試行中耕和摘棉的機器操作。豐產方在生產技術上也有很大改進。一九五九年成安公社在棉花栽培上有兩項比較大的技術革新，這就是溫室陽畦育苗和高壟栽培。這兩項技術革新，都是從道東堡方里開始的。溫室和陽畦育苗，使棉花播種不受季節限制，高壟栽培解決了棉花生產中長期存在的通風透光問題。公社在道東堡方召開兩次千人現場會以後，不到十天，全社就培高壟一萬二千畝，溫室和陽畦育苗六千萬棵。城關、道東堡兩個豐產方，就摘了四十七種棉花品種繁殖，四十二種耕作方法對比。道東堡一個方，已經有二百七十五名學員達到普通技術員的水平。由於管理棉花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道東堡方內有二百七十五畝高產豐產田創造了畝產三千斤籽棉的新紀錄。

四、搞好豐產方，是一條群眾路線的好領導方法。豐產方不僅是個生產單位，而且是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傳播科學技術、進行文化學習和軍事訓練的良好基地。中共邯鄲地委磁縣縣委和公社黨委的領導幹部，都在這個公社的豐產方里摘了試驗田，他們經常深入到方，參加生產，領導生產，指導農業生產。縣、公社、管理區在道東堡豐產方召開了多次現場會議，其中有萬人以上參加的就有六次。通過現場會或組織參觀，把這個方的經驗，及時推廣出去，對推動整個農業生產起了很大作用。

五、大搞豐產方給消滅窮隊與富隊之間的差別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這個公社的豐產方，實行多隊生產管理的聯合和統一，有效地幫助了窮隊發展生產。例如在公社領導下，方方建豬場，窮隊經濟力量薄弱，由公社投資支持；在公社統一領導下，方內隊隊共同興辦基本建設，共同集資購買生產資料，隊與隊互相協作、互相支援、互相傳播生產技術等。城關管理區聯合方北街生產隊，一九五七年沒有搞豐產方的時候，畝產籽棉僅一百三十斤，平均每人收入六十五元，比富隊低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五八年搞了一百五十畝棉花豐產方，方內畝產皮棉一百五十斤，增產七千五百斤皮棉，如果折成款，方內比方外增產部分，就為全隊每人增加收入十六元三角。同時在方的帶動下，全隊棉花畝產達到一百一十斤皮棉，平均每人收入增加到一百零五元，超過了全公社平均每人收入數。一九五九年這個隊又搞了二百畝棉花豐產方，與方外比較，又增產一萬二千八百斤皮棉，折款一萬二千八百元，僅方內增產部分，平均每個社員就能增加二百八十七元的收入，平均每人收入達到了一百一十點七元。現在這個隊已經改變了以前因沙地多、土質不好收入水平低的狀況，變成了富隊。所以，社員們得出結論：“以往增產靠多種地，現在增產靠多搞豐產方。”

一九六零年，成安人民公社將繼續大搞豐產方，爭取實現畝產籽棉過千斤。豐產方要達到三變：

由少變多：一九五九年搞豐產方四萬五千畝，一九六零年擴大到七萬二千畝，即由一九五九年占全部棉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

由小變大：一九六零年搞三萬畝的方一個，五千畝的方兩個，千畝的方十五個，五百畝的方十八個，其餘為五百畝以下的方。

產量變得更高：方內棉花平均畝產由一九五九年一百八十斤皮棉，提高到八百斤皮棉。

洼地 百里 稻花香

——河北靜海团泊洼人民公社調查——

張学新 芮英杰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是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关于人民公社的決議發表的一周年，也是河北省靜海县团泊洼人民公社成立的一周年。这不仅仅是時間的巧合，它明确地表示着党的号召和人民意願的吻合。

团泊洼是天津地区几个較大的洼淀之一，是一个以洼地改造著称的地方。从改造洼地以来，生产虽然年年上升，然而以一九五九年为最好。这一年生产好是不是因为風調雨順？不是。社員們明白因为什么。在稻子快收下来的时候，赵連庄生产队的好些社員說，写封信告訴毛主席，就說“稻子丰收了，人民公社就是好！”

团泊洼原是渤海退水区。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馬厂碱河，独流碱河又从东南两面圍住它，擋住排水的去路。过去多少年来，每当秋雨到来，高地的瀝水和泛濫的洪水一齐往洼里集中，一天半天之間，全洼就变成淀泊，村庄变成孤島，田禾一洗而光。当年的庄稼淹了还不算，因为排水无路，常常連着两三年种不上地，群众只好靠着“一根扁担 两条繩”，打草、治魚、卖短工、熬小盐来維持生活；甚至离乡背井，卖兒卖女。五百多年以前，明朝有个叫做陈耀的进士，在路过团泊洼时曾經十分感伤地写过一首“貧农嘆”，描繪洼里“破屋茸蓬茅，麻衫髮鬢焦”，“到門唯有水，顧地絕无苗”。

引导人們認識自然、起来向自然斗争的是共产党。一九五五年，中共天津地委进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变水害为水利”的洼地改造方針，全洼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征服自然的偉大斗争，决心要把这块荒碱草洼变为魚米之乡。

改造洼地、改种稻田的根本办法就是要降服水，要兴修工程，把甜水引到洼里去，把洼里的咸水排出来。这是一家一户根本办不到的。就在一九五五年这一年春天，人們为了适应改造洼地的需要，組織起了二百零五个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統一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开挖渠道，兴修閘涵，改种了两万多亩水稻。这年稻子丰收了，每亩平均产了三百八十一斤，比起一般旱田的产量提高了两倍还多。社員們当年就“扔下黄蓆团，吃上了大米飯”。全洼的人們都看清了：要拔掉穷根吃大米飯，就要改造洼地种稻，要改造洼地，就要参加合作社。就这样，合作化高潮在全洼迅速出現。到年底，全洼百分之九十三的农户，組織起了八十三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化推动了全面的洼地改造工程。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全洼协作开挖了大小

渠道四万一千多条，做了土方工程一千四百一十多万立方米，兴修了三百五十多座閘、涵等引水、排水建筑物（一九五六年，在国家帮助下还修建起一个二十个流量的电力抽水站）。龐大的灌排系統形成了。有了这些工程，全洼改种水稻的面积和产量逐年迅速上升。一九五六年，全洼种稻五万六千三百九十五亩，产稻谷二千四百三十一万斤；一九五七年，改种九万零八百多亩，产稻谷四千一百万斤；一九五八年，稻田扩大到十万零五千亩，稻谷总产量跃到六千二百万斤。早在一九五六年，全洼年年缺粮的历史面貌就一举改变了。到了一九五七年，就卖给国家一千多万斤余粮。

二

团泊洼的人們迫切要求进一步征服自然，更多、更快地發展生产。土河农业社連着干了两年，把稻田从一百几十亩扩大到近千亩。到了一九五八年，社員們要求来个生产大跃进，要把村周圍的两三千亩旱田改成稻田。这就要在馬厂碱河北堤上修建进水閘，把甜水从十五里以外通过渠道引进来。这么大的工程，一个村怎么会办成呢？社長毛之江从春天起就跑到相連的刘祥庄、湾头、楊家場这几个社，和他們商量共同建閘开渠。大家同意了，于是，一九五八年冬天就共同集資、湊料，先在馬厂碱河堤上修了个“四合跃进”进水閘。大閘修成，該挖渠道了，正是整地、育秧的季节，受益比較小的楊家場社一看工程太大，怕影响本社生产，首先宣布退出去了；刘祥庄社因为当年受益不大，先是不大坚决，以后也干脆把挖渠道的人抽回去了。結果，一个能灌几万亩地的大閘，只是从一条沒挖成的小沟里引水。土河农业社沒能完成扩种稻田的計劃，别的社扩种的稻田更少，当年縮小了改种面积一万四千亩。事过之后，毛之江找到区委書記說：“乍一成立起全村的合作社，觉着力量不小啦，好像沒有办不了的事，可实际上还是不行啊！我看非办大社不可。”他要求秋后把这四个社合并起来。他說：“要是归在一堆，明年保險可以扩大一万多亩稻田。”

其实，区委書記早就考虑到了这个事，在区委会上也曾几次研究过这个問題。区委認為，洼地改造虽然有了一些成績，可是还差的远哪！就按三角大洼的三十几万亩地說吧！这几年改种过来的不过十万亩，群众的要求是要把几十万亩荒洼都开发出来种上稻子，同时大力發展魚、葦、蒲、藕，充分利用起洼地的資源。是沒有做过这样的努力嗎？不是。这几年，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初，区委几次提出全面开发洼地扩种稻田的計劃，并且进行了一連串的組織工作，結果，不是这个問題擋住，就是那个問題擋住。現在全洼共有十万亩稻田，平均每个劳动力要担負四亩稻田和九亩旱田的耕作，加上要兴修水利，許多社感到人力、畜力、排灌机械不足，也常常是顧了生产，顧不了工程；顧了工程，顧不了洼地資源的全面开发。团泊洼本来到处是蘆葦、蒲草，只要伸手打来就能增加收入，可就是沒工夫去打；荒地裡葦根一尺多深，耕地时，五个大牛还拉不动一張犁，人們早就盼望着使用拖拉机，可是單憑一个小社，半个也买不起；人們也早就知道使用电滾子澆地比柴油机、煤气机又省錢又省力，可是架設高压綫、購買电动机，一乡一社怎能办到？再加上連个小厂子都沒有，各社的机器能用不能修，机器一出毛病，就拉到小站或天津市修理，一来一去，往往一月两月修不出来。工程上的問題就更多。本来，要扩种水稻就要有大量的水利工程和較大的工程，农业社力量小，干不成，除了土河社之外，徐庄子乡的几个社，几年来一直想把大港的水引来种稻，可是却无力修建橫跨排水干渠的大渡槽，改造計劃始終实现不了；还有，因为稻田一年比一年多，引水、排水工程赶不上需要，几年中一遇缺水，上下游就为用水發生爭吵。区委三番五次地研究过这些問題，觉得根子就是全洼性的大生产和一村一社的單独經營有了矛盾。出路何在呢？当时，区委認為应当走王文庄大社的路。

一九五六年，独流碱河以北的十五个小社自願合并成了一个大社，叫王文庄富民社。这个社包括十五个村，二千六百五十户，一万三千七百多人，十二万亩土地。这是全区最大的一个社。他們整个洼淀一体，統一规划，全面安排，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当中，迅速修成了四条干渠、三十六条支渠和几千条毛渠，建起了十二个节制閘，三座桥和四十七个大小涵洞。同时，全社集資購置了煤气机四十九台、柴油机六十八台、鍋駝机两台，总計动力达一千一百多馬力。許多原来小社难以办到的事，都很容易地办到了。这样，他們迅速地把全社改种稻田的面积从一九五五年的一万三千九百亩扩大到一九五八年的三万四千五百多亩，三年内使全社粮食总产量由小社时的六百二十一万斤提高到一九五八年的四千四百万斤。看来，这是一个方向，要积极地引导群众走这条道路。

区委想的和群众想的一样。因此，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办大社的序幕在全洼拉开了。从一乡一社到联乡社，从两个乡到三个乡，各社各乡紛紛申請并社。赵連庄、蔡公庄、管鋪头三个乡的党委書記商量好了，要合在一起办个大社。中旺、徐庄子、大庄子等三个乡也在醞釀合并，他們甚至已經选出骨干，搭好社架子，找出办社地点，并且集体挑渠、修閘。他們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还把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也建立起来了。不久，毛主席說的“还是人民公社好”这句话傳到这里，人們欢欣鼓舞，成立起了团泊洼人民公社。这个社包括原来的三个区、八个乡、一百四十八个村、八十三个高級社、十一万人、一百一十万亩地，南北一百三十里長，东西七十多里寬，整整包括了馬厂、独流两条碱河的流域面积。

三

团泊洼人民公社誕生一年，就使全洼面貌一新，解决了农业社不能解决的矛盾，举办了农业社无力举办的事业，組織广大社員向自然界进军。

小社时沒有办成的水利工程，公社化以后全部办成了。公社建成不久，声势浩大的冬季水利建設高潮就开始了，全社組織起一万人的水利建設大軍，在一个月內，开挖、修整了四百一十七万立方米土方的三百七十五条渠道，修建起七十八座閘、涵等建筑物。土河、楊家場、海头、刘祥庄挖了半截沒成的渠道，公社化以后，全社組織了三千五百人的协作队伍，半个月就完成了，当年就扩种了一万多亩稻田。全社各生产队集資集料，支援徐庄子队，开挖了一条十几里長的干渠，并且在排水河上修起一个三十米長、三米寬的渡河大木槽，将坏地变成了好稻田。原来最大的王文庄富民社，几年来想在独流碱河上修个自流灌溉进水閘，始終因为缺錢、缺料，沒有修成；公社成立后，把它列为重点工程之一，用公社窑厂燒出的二十一万块磚，修配厂自制的鉄制啓閉机和全社集中起来的水泥、鉄筋等物資，一个月就建成了。因为建成了这个大閘，使王文庄大队一九五九年扩大种稻一万亩，并且实现了自流灌溉。一九五九年，光是在灌溉方面就节省了三万九千五百五十多个人工、六千七百五十七个畜工和七万多元的燃料費用。另外，还修了大量的蓄水工程，将独流碱河和魚葦区变成了两个大水庫，一共可蓄水一亿四千万立方米。一九五九年就是用这些工程灌溉了近十万亩稻田，使全社稻田面积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

公社化以后，集中领导，全面规划，相互支援，穷队的面貌迅速改变了。团泊洼在洼改以前是清一色的穷村。各村生产条件大体相同，洼改以后，却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地势稍高、处在上游、灌排水条件好的村庄，改种的稻田多，生产面貌改变的快；地势低洼、处于下游、灌排水条件不好的村，洼改的工一点沒少出，却一时不能受益，水少时摸不着用，水多时又容易瀝澇成灾。团泊村生产队的社員們說：“改造了团泊洼，沒改团泊家。”公社成立以后，对全社各項生产和人力、物力、机器、土地統一經營管理，不仅消除了工程与生产的矛

盾，也使各生产队之間养成一种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共同协作的新風气。一九五八年秋收种麦时，稻田区派人到旱田区支援，旱田区秋收种麦結束，馬上又派人帮助稻田区收割、打場。一九五九年插秧时，王文庄、馬圈等二十五个生产队共同訂立了互相換工的合同，哪里的秧早先插哪里。一队有困难，多队来支援。团泊队因为地处洼心，生产条件不好，其他队就处处帮助他们，几次义务工和协作工都不叫他們去，为的叫他們集中精力搞好本队的生产。公社还从物力上帮助穷队。徐庄子是个穷队，公社帮助他们修起了引水大渠，还調給他們稻种几十万斤，使他們一九五九年增加种稻面积一万多亩，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两倍。全社的五十五个穷队，都改变了生产面貌。

在水利管理上，公社统一管理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成立公社时，灌排管理处与公社合并起来，灌排水由公社直接管理，管、用统一，計劃容易合理，也便于执行。一九五九年，从插上秧到八月二十三日降雨量达五百零二毫米，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多一百零四毫米。由于公社执行了全面规划，分期治理，节节控制，先排洼地，后排高地的排涝方案，并集中了大量的抽水工具帮助洼地排水，使得全洼积水迅速排出，受淹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十分之九。

社办工业的發展，有力地支援了洼地改造和农业建設。团泊洼有一句俗語：“磚头打死人不偿命。”解放前全洼找不到一塊磚，当然談不到什么工业了。人民公社根据工农业并举的方針，大办工业，現在全社已經有了日产五万塊磚的大窑厂，年产七百万斤盐的盐場，拥有十三部車床、一百多工人的机械厂。此外，还有白灰厂、米面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和七个修配站，固定工人有七百六十七人。

办这些工厂，花錢少，作用大，总投资不到三十六万元，总产值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已达到九十三万三千七百多元。这些工业，不仅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扩大了公社积累，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支持了洼地建設，促进了农业生产大步跃进。

机械化、电气化的程度提高了，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了。公社在国家帮助下建立起一支拥有十三台拖拉机的机耕队。一九五八年秋和一九五九年春，公社使用拖拉机犁地十五万九千三百亩，机耕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公社成立后，增加了一百二十台灌排机器。拖拉机耕地和机器的增加，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保证了耕作及时。一九五九年由于土地提早耕完，灌、排力量充足，二十万亩稻田实现了早秧化，稻田面积虽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一倍，插秧完成时间却普遍提早半月。一九五九年春天，公社投资三十万元，架設起了四十里长的高压輸电綫，修建了两座小型抽水站，使七个村有了电源。赵連庄群众高兴地議論着他們村已經实现了“六电”：电灯、电话、电磨、电喇叭、电搥子、电滾子（脫稻用）。机械化、电气化的發展，使人們看到无限幸福的前景，增强了人們徹底改造自然的信心。

魚、葦、蒲、草、藕，也获得了全面大發展、大丰收。全社积水面积（包括渠道、河流）共达三十五万亩，过去的农业社力量單薄，分散管理，不能有效地綜合利用。比如魚葦区过去由管鋪头、双窑、团泊等六个村分管，每年只能收打少量的葦子。公社化后，統一經營管理全社水面，筑埝、蓄水，大面积养殖了葦子、蒲草，栽植了一千七万亩藕。魚葦区一九五九年春季还放养了九十万尾魚苗，全年可产魚三百万斤，各生产队也利用坑塘一千一百九十六亩养魚，全年漁业收入可达到八十万零八千元。一九五九年水产总收入可达到二百五十三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将近一倍。由于公社合理安排劳动力，畜牧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發展，公社現在有牲畜一万零五百三十七头，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猪現有一万零五百多头，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八。鷄、鴨也大大增加了。

多种經濟的發展，支持了农业生产，解决了青黃不接时期社員生活上的困难。从公社成

立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公社多种經濟收入二百五十八万元，除解决各队的生产、生活开支外，还增添了大量的机器、农具。过去各农业社年年要向国家貸款，一九五九年整个公社一无貸款，二无欠賬，各生产队还归还国家貸款五十一万二千六百多元。

一九五九年全社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二千一百五十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三。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达二千一百八十万零五千五百一十五元，除去各項开支、公共积累，平均每人实收入达到一百八十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公社与生产队的公共积累，一九五九年达到二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多。

四

現在，团泊洼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正在满怀信心地规划一九六零年的生产。根据规划，一九六零年全社的稻田要扩种到二十八万亩，麦田达到十三万八千亩，連同其他作物，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八千万斤，比一九五九年提高百分之八十左右。棉花、油料、麻类的种植以及水产、牲畜、猪、羊、鷄、鴨的养殖，都要有相应的发展。

团泊洼公社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已經成长壮大起来。为了进一步征服自然，巨大的水利工程从秋后已經开始，全社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零年春季将要做五百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其中百分之八十要在冻前完成；部分中小型的抽水站、进水閘以及渡河木槽、过河涵管工程，也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全部完成。

繼續大跃进的序幕已經在团泊洼公社揭开了。

太行山上引巨龙

——記河北石家庄井陘区綿右渠的修建——

安耀光、李書增执笔

由石家庄乘火車西行，將到娘子关的时候，就会听到列車广播員介紹万里長城第九关的風光，其中之一，就是葦澤关下的“桥上走水，桥下走人”。水从桥上走，人从桥下过，确实是奇妙的景致。但是，这比起纏繞在太行山上蜿蜒井陘全境一直延伸到平山、获鹿的“巨龙”——綿右渠的工程来，就显得十分平常了。

綿右渠是紧扼娘子关的一条引綿河上山的盘山大渠，整个渠道是在拔海三百四十三米的丛山峻岭間修建的。全長五百二十里，渠底寬十米，深二点五米。修建这个渠道，要劈开百座大山，穿凿五十四个山洞，跨过数百条沟壑，还要跨过石太铁路。共需作八百三十七万公方土石方工程。全部工程完成以后，能够澆地二十七万亩，可以供六十二个无地下水源的村庄人畜飲水，可以修建十三处發电站，發电装机容量二千一百四十二瓩，可以开辟一百二十里航道，可以促进山区畜牧、林业、水产的發展。因此人們称它为改变貧穷面貌的命脉渠。

渠道工程十分奇險，在已經完成的娘子关到狼窩五十一里的第一期工程中，有高达二十二米的史家沟大渡槽，有高五十七米、长四百七十米、穿过铁路和綿河底的倒虹吸，有水流越过石太铁路上空的凌虹桥，有深凿四十米的百花山山峽，有五百零二米長的鷄架山隧洞，有在五十四米高的悬崖絕壁上和铁路并行的航道。

瓦水之爭

葦澤关得天独厚，村中群泉匯流，澆地、安水磨，人畜用水，非常方便。离这里五里的地都村，則非常干旱。过去，地都村的群众想从葦澤关引一股泉水来澆地，葦澤关上的地主怀着“不杀穷人不富”的狠心，把持着不放。清朝雍正三年，两村在平定州打起了官司，地主財大势大，地都村农民屢次打輸。后来，地都村的农民差不多都傾家蕩产了，最后他們抬着几十口棺材到平定，表示就是把人都打死，官司也要打到底。到雍正七年，终于争到了两片瓦合攏起来那样粗細的一小股水。

人們这样争水，是因为水是这里人們的命根子。石家压市井陘区处于深山之中，全区四十四万亩耕地，百分之九十几是干旱梯田，沟壑縱橫，石厚土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因此十年九旱，連年歉收。解放前，勤劳的人民，歷經千辛万苦，終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遇到較大的旱灾，就得背井离乡，四处逃命，甚至卖兒鬻女。最苦的还是“旱庄”。井陘三百二十六个村，就有一百十八个“旱庄”，既无地上水，又无地下水，完全靠旱井蓄水用。好年头，夏、秋两季雨水較多，蓄的水勉强够用。春、冬两季蓄水用完，就不得不积水、扫雪和爬山越岭到离村五、六里、十几里以至二、三十里路的甘陶河或綿河去担水、馱水。每年各村因缺水、担水消耗的人力、畜力，一般都占全部人力、畜力的三分之一以上。一到旱年

头，雨水少，蓄不上，人們又怕河干了底，就拚命搶水，几乎天天發生搶水的糾紛。

井陘人民渴望着改变缺水的状况。但是历来的封建統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只顧搜刮民財，不管人民疾苦，群众的理想一直不能实现。其实，井陘并不是沒有水源的。娘子关下，群泉匯集，关上的“黑老婆泉”的瀑布直泻山澗，發源在这里的綿河橫穿井陘全境，流經平山、获鹿，匯入滹沱河。只因地在高山，河在沟底，不能灌溉。

大跃进的号角响了

解放后，井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兴修水利，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但是直到办起农业社，还是因为組織規模小、力量小，仍然无法兴办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綿河水不能被利用，不能迅速地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人們渴望着山沟里流过的綿河水，心想，只要在娘子关下开渠接水，引水上山，就是栽上了“搖錢树”，埋下了“聚宝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号角响了。中共井陘区委决心領導群众，实现多年来的願望——劈开太行山，馴服綿河水。区委知道这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斗争，但是相信有党的領導，有群众的力量，一切困难都将被战胜。

决定修渠之后，头一項任务就是测量和选綫。建筑这样大的渠道，应当有精密的地形圖、能干的工程师和精通业务的測量員。这些，井陘区都沒有，有的只是两名粗通水利技术的水利科員和十三名过去参加过开凿石太路的老农，还有三十五名新畢業的中、小学生。这支技术力量和巨大的工程比較起来，显得十分單薄。但困难沒有阻碍住他們。正月初二，家家户户都在过春节的时候，中共石家庄地委書記梁双壁和中共井陘区委書記傅积意等負責干部就到娘子关考查渠綫，定了綫路。此后，由区委领导干部率領測量队出發了。他們白天爬山越岭，跨沟越河，从这一个山头跑到那一个山头，晚上集体討論研究，學習技术。沒有地形圖，就請熟悉地形的老农作向导或召开老农座談会，研究渠道通过的路綫。他們走到那里，群众都象欢迎久別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他們。群众的殷切盼望，热情关怀，深深地感动了他們，鼓舞了他們的干劲和勇气。在大官山，他們碰到七、八十米高的悬崖断壁，渠道要从这里通过，人爬不上去，連十几个善于爬山的能手也难坏了。他們轉呀、攀呀，三、四天的時間，始終无法定下綫来。这时有人提議，試用六百五十米远距离的隔河三点定量測量法，在官山的中腰利用荆苯、怪石作標記，划出了一条似水平的虛綫来。这样，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粗測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三月，边細測，边發动受益社的两千多名民工在桃花棧等險要工地施工。桃花棧，上有悬崖断壁，下有万丈深淵。渠道要从这里通过，确是十分困难的。民工們不畏艰险，腰系繩索，悬空倒挂在高空，和頑石搏斗，經過二十多天，凿好了一些只能站脚的石蹬。大干了九十天，劈开一条底寬十米的渠床。

桃花棧等險要工地之战，使人們深深地感覺到，虽然民工們干劲冲天，可是工程太艰巨，工程进度太慢了。两千多人奋战了两月，才完成了十六万土石方，仅占第一期工程的十五分之一。根据計算，第一期工程，就需要一万五千人，可是第一期工程受益社的全部劳动力只有八千八百九十个，需要成百輛的运输大車，把受益社的全部大車集中起来才二十九輛。另外，需要投資五百零九万元的巨款，也远不是受益社能出得起的。

偉大的协作

党中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鼓舞和坚定了井陘区委修建綿右渠的决心，作出了“突破高級社的圈子，动員全区力量展开修渠大突击”

的決定。這是一個具有革命氣魄的決定，一個符合廣大群眾迅速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要求的決定，因此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可是非受益社也有的人說：“修了渠澆的是受益村的地，為什麼叫俺村出人？”區委認為，要革自然的命，必須首先革人們思想的命，便領導着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社隊隊都圍繞着“為什麼要修綿右渠，應不應該參加修渠”的問題展開了大鳴、大放、大爭、大辯，使大家都懂得了修綿右渠對全區人民都有好處。正在這個時候，又傳來了兩個好消息：一個是地都村為了支援修渠，提出讓渠道在他們村通過。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消息。讀了前邊“瓦水之爭”的故事，你會知道地都村的水來的多麼不易，他們爭得那一瓦水之後，多年來費盡千辛萬苦，才開出一百六十畝水地。而現在，綿右渠要從他們村里通過，一下子就要占去六十畝水地，他們確實有點心疼，可是他們算大帳，顧大體，他們說：“咱村舍六十畝水地，可使這一片新增二十多萬畝水地，應該舍小顧大。”還提出：“開渠需要什么，我們就支援什么。”另一個好消息是平原上的藁城、衡水等十六個縣，抽調了五千名勞動大軍，自帶糧食、工具，來井陘支援修渠。這兩件事教育了井陘人民，原來思想不通的通了，原來思想通的勁頭更足了，全區迅速掀起了一个報名參加修綿右渠的熱潮，一支二萬五千人的修渠大軍迅速組成。方嶺村七十一歲的武發祥，帶着兒子、孫子報名參加修渠。幹部苦心勸阻，他堅決要去。他說：“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我要親手逼水上山。”

這支大軍一到工地，就立刻改變了原來工地上冷冷清清的面貌。從娘子關到狼窩五十一里長的工地上，全綫展開了開山、劈嶺、鑽洞、架橋大戰。這是一場惊心动魄的戰勝無數困難的大戰。在渠道入口處，恰好碰到皇姑石，這種石頭色黃質軟鋼鎚不能挖，石性多孔，打眼裝藥不爆炸。民工們連續搏鬥了幾天，只划破了幾塊山皮，凿下的無數炮眼，一個一個冒了白煙。困難擋不住英雄漢，民工們在黨委提出的“智勇並進，千鑽合一”口號的鼓舞下，細心鑽研，大膽創造。桃林坪村民工連長、共產黨員陳福瑞，創造了布封黃藥炮，緊接着民工們又創造了爆破力強的“竹筒裝藥炮”，征服了軟硬不吃的皇姑石峽。

在黃姑石峽不遠的地方是冷棧。冷棧的石性堅硬如鋼，人稱“火鋼岩”。打眼時，錘子打下去，只見冒火星，不見釘子下。打一米深要磨禿四、五根鋼釘，干一天只能打一米五。在這種情況下，有的人灰心了。區委這時作出了決定，所有機關人員輪流到工地參加一周勞動，幫助民工克服困難。區委第一書記傅積意，率領首批參加勞動的三百名幹部趕到冷棧，和民工一起，在“火鋼岩”上掄錘打釘，手磨破了不休息，臂震腫了繼續干，大大鼓舞了民工戰勝困難的信心。民工們說：“區委書記、區長還真殺實砍哩！咱們更應該加油干。”全綫的民工，都把冷棧的困難看成是自己的困難，紛紛要求前往支援。工地黨委從各民兵連精選了八十多名打釘能手在冷棧會戰。英雄們提出：“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比英雄”、“抓晴天，搶陰天，爭取一天頂兩天”，白天干，晚上還要干，整個工地掀起了比干劲、爭上游、比鑽勁、奪紅旗的競賽高潮。“火鋼岩”被戰勝了，民工們興奮地說：“有黨的領導，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公社的巨大威力

進入六月，小麥熟了要收割，大秋作物要播種，還要中耕，許多社在勞動力上顧了東丟了西，特別是鐵路沿綫，更感到勞動力不夠用。統一調動勞動力的問題越來越迫切了。

干了四個月，才完成第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六十。有些民工的情緒開始波動起來，特別是受益社的人們波動較大，這樣就影響了工程的進度。這時，許多人議論：“村里成立起食堂、幼兒園多麼好。”

渠道上，十四條大溝要架橋，九座大山要鑽洞。架橋需要木架、橋板，鑽洞需要木柱、擋台，推土車壞了需要換，鎬柄斷了要重新安，這些共需要七百立方米木料。這麼多木料從那裏來？起初，確定完全由受益社負擔，但三十七個受益社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二棵能用的樹，只合一百七十立方米，全部砍掉也不夠。

更大的問題，是工地上的資金越來越困難。這個工程需二千二百二十三萬元，主要依靠農業社自己解決，如何籌措？最好的辦法是發展多種經濟，但一村一社資金有限，那有力量大規模地經營多種經濟呢？

這時，人們體驗到，一村一社的高級社，無法應付規模巨大的水利建設事業了。就在這時，黨中央公布了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廣大群眾在生產實踐和修綿右渠的實踐中，感到建立人民公社完全符合自己的願望。不到半個月，全區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綿右渠上的民工們歡喜若狂，寫決心書，貼大字報，敲鑼打鼓，歡呼人民公社的誕生。他們說：“毛主席摸透了咱們的心。”“這下修通綿右渠沒問題了。”

九月以後，工程在緊張地施工，同全民大煉鋼鐵、採煤和秋收、種麥等擠在一起，人們十分關心能不能既搞好修渠，又不誤大煉鋼鐵、採煤和秋收、種麥，這也是對公社的一次考驗。各公社根據參加修渠勞動力的多少和種麥任務的大小，統一調配了勞動力，除繼續修渠外，組織了農業、鋼鐵、挖煤等三個專業隊。城關公社在秋收、種麥最緊張的時候，各隊都組織了大協作，全社共出動了二千六百多個勞動力，幫助修渠出工多的二十五個隊種上了三千多畝麥子。這樣，保證了秋收、種麥、鋼鐵、採煤任務的完成，實現了農業生產、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的全面躍進。

人民公社建立了食堂、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使許多婦女勞動力擺脫了繁重的家務負擔，參加了農業生產和水利建設。工地上的民工們沒有了“後顧之憂”，干劲更大。

各社積極地發展社辦工業，大力發展多種經濟。城關公社共建立起鋼磚廠、修配廠、小煤窯等十個工廠，還從各隊抽調了三千二百多人，組成刨干子、挖紅沙、搞運輸等專業隊，基本上達到了隊隊有副業，人人有收入。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總收入三十五萬多元，除供應民工十二萬八千三百元伙食費外，還給全社社員發了三次工資，共十八萬元。各社還精選了一批技術人員，在工地上建立起石灰窯、木廠、低標號水泥廠、火藥廠等二十個工廠，初步作到了工具壞了自己修，石灰缺了自己燒，水泥不夠自己制，火藥短了自己造。

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集體主義思想有了更大的提高。水窖凹過去砍一棵樹都不讓，現在自動砍了一百多棵送到工地。廣大社員爭先恐後地投資獻料，到一九五九年一月，投資獻料折款已達一百五十萬元。

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大大鼓舞了人們的干劲，工程象跨上千里馬一樣飛躍前進。數九寒天，戰鬥在單家溝水庫（綿右渠必經之地，渠道在水庫大壩上通過）的五千名英雄，為了保證綿右渠如期放水，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比干劲、爭上游、奪紅旗的競賽。競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工作效率直線上升，長一百八十三米、寬三百一十三米、高三十七米、共二十五萬土方的大壩，經過二百一十天的奮戰就完成了。

英雄們就是這樣奮戰了二百多天，在山嶺起伏、溝澗縱橫、到處是懸崖陡壁的第一期工程中，用自己的雙手逢山開道，遇溝搭橋，劈開了九座大山，齒穿了九個山洞，還從溝間架起了十四座大渡槽。這段工程共開挖土方一百一十四萬立方米，土方一百三十九萬立方米，僅炸藥就用了二百七十六噸。

水到渠成万民欢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全区二十六万人民殷切盼望的绵右渠通水了。

因为第一期工程大部分在城关公社境内，所以城关公社各生产队的社员们特别高兴。这一天，天还没亮，许多人就忙起来，换上新衣服，打扮得干干净净，扶老携幼去迎接渠水。吴家庄队的社员看水心切，有三百多人顺着渠道走出五里多路。看到水后，又跟着水头返回自己的村边。水流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敲锣打鼓，鸣放爆竹。潭洞队七十三岁的刘汉章说：“毛主席说过，前人办不到的事，咱们能办到，说修渠，渠就通了。”人们兴奋地唱道：

绵右渠来象条龙，弯弯曲曲盘山中；
清清渠水到处流，万顷梯田五谷丰；
山区面貌大改变，人民生活向上升；
幸福全靠共产党，吃水不忘毛泽东。

绵右渠虽然通水才仅仅半年多，深刻的变化已经在各方面显现出来。在城关公社这一带，粮食作物产量历来很低，大部分用粮依赖外地供应。一九五七年，全社地区粮食总产量达一千二百四十万四千九百七十一斤，平均亩产一百四十六斤，全社六万三千一百七十八人，实际消费粮食一千八百八十九万七千多斤，有六百四十九万二千多斤粮食是由国家调入的。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较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六，但仍缺粮二百五十四万五千多斤。一九五九年通水后，粮食总产量较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三，除全社需要消费粮食二千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多斤外，还向国家交售余粮四百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多斤。

在这一带，虽然有很多荒山可以放牧牲畜，但过去畜牧业一直发展得很慢。一九五九年，牲畜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十月底，猪由一九五八年的四千五百口增加到八千八百七十多口；羊由七千五百六十只增加到一万另二百二十只；牛、驴等大家畜由五千二百六十多头增加到五千八百六十多头；兔由一万二千只增加到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多只；鸡鸭由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只增加到三万五千六百八十只。真是牛羊成群，六畜兴旺。

这一带荒山很多，过去由于缺水，植树造林进展也很慢，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再加上绵右渠的通水，有许多生产队很快地完成了荒山造林的任务。

群众吃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城关公社的单家、狼窝、吴家庄等十个“旱庄”的群众从此不再上山下坡跑几里以至几十里路去担水和驮水了。只这一项，每年就可节省成万个劳动力。

现在，井陘区有四万多民工正在加紧建设绵右渠第二期工程——绵左渠。有了第一期工程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有了人民公社这个靠山，工程进展很快，预计绵右渠全部工程将提前一年于一九六零年年底全面完成，到那时，绵右渠将成为发电、灌溉、航运和发展农、林、牧、副、渔综合利用的一条大干渠。在农业上，井陘区灌溉面积将从现在的五万多亩增加到二十多万亩，四十多万亩荒山坡将实现林果园田化。在工业上，可利用渠水发电，发电装机容量为二千一百四十二瓩。另外，沿渠两岸还将种植各种果树六十多万株，载重五吨的船只将往返渠内，一向生长在江湖海河里的鱼类，也将在山区的中小型水库中繁殖生长。

窟窿山变成万宝山

——河北迁安上营人民公社一年間——

中共河北迁安县委工作组

河北省迁安县上营人民公社建社一年来，在發展多种經濟中比高級农业社显示了更大的优越性。社員們兴奋地反映：“窟窿山变成万宝山啦！”

这个公社位于長城脚下的深山地帶。过去，因为山多地少，土質瘠薄，粮食产量很低，山上虽有丰富的自然資源，但无力开发，人民收入很少，生活十分貧困。合作化运动中，这里就注意了發展多种經濟。公社化以后，进一步發展了多种經濟。一九五八年全社大搞多种經營，副业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五九年是多种經濟繼續跃进的一年，全社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三百八十七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三点四，由年年缺粮一跃而有余粮。羊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栗子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八十四，采伐、养猪等副业收入达八十一万七千五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农业以外的各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公社化前的百分之三十六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

多种經濟的發展，使公社的資金充裕了。各生产队由多种經濟收入中拿出二十五万元，購買牲畜、农具、化肥等生产資料。这里山近水足牧场多，綠草茂密，最适合發展牧业。可是公社化前，因为手头紧，羊刚長大一点就卖掉，大大影响了繁殖。十八盘生产队，在互助組时有一百二十只羊，到公社化前發展到四百八十只。公社化后一年就增加到一千七百只，相当于公社化以前五年發展总和的四倍。羊群發展了，肥料也多起来。原来这里土薄石厚，不大長庄稼，更不敢种高产作物，一九五九年有了較多的新农具，有了充足的肥料，地种好了，小麦亩产达到一百四十斤。社員們兴奋地說：“公社人多力量大，鬼子不拉粪的地也長出好庄稼来啦！”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增加了，使公社有力量支持穷队，促进了穷队、富队經濟的共同高漲。公社化以后，公共积累达到九万二千多元，一九五九年用六万元扶助穷队，使十八个穷队基本上赶上了富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随着多种經濟的發展，社和社員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社員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一九五九年公社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七十，按公社总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收入一百零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在高級社时期，还有不少的戶向国家貸款，一九五九年却变为百分之八十九的戶存了款。

过去，社員們恨山；現在，社員們爱山，对建設美好山区有了无比信心。社員們說：“窟窿山变成了万宝山，山上的珍宝采不完，今后一定加油干。”

不甘心再貧困下去

过去这里是有名的穷山区，历年靠国家救济。經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生产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因为人少力弱，无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設和充分地开发山林資源。公社化前，这里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二百零五斤，每年还需由国家供应一百二十四万斤，

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仅三十四元。因为买粮买衣等用钱不足，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户还向国家贷款。公社化后，人们纷纷议论：“人家都在跃进，咱们不能再向国家伸手了。”在这种形势下，公社党委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发展山区生产的办法。会上，大家认为，全社百分之九十的面积是山，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三分土质瘠薄的梯田，产量很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单靠经营农业不能改变贫困状况，必须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养山吃山，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同时，人们还回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五七年冬，瓦房庄高级社混囤峪小队，靠与邻村协作到山上砍伐，干了一季增加收入七千元，平均每户一百元，顶上了二年的农业收入，别村向国家贷款，他们却归还了国家贷款。这个事实，对大家有很大启示。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发动社员大搞多种经济，提出“大干冬三月，一月顶一秋”的口号。会后向各队干部、社员作了传达，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社员热烈拥护公社党委关于大搞多种经济生产的决议，但也有少数干部、社员强调山高雪厚，天冷地冻，道滑难走，主张冬天打点猎，过春再搞采伐。公社党委向社员们宣传了遵化建明社深入迁西县境打柴的事迹。建明公社社员英勇坚强不怕困难的英雄气概，对全体干部、社员有极大的鼓舞。在讨论时，社员们说：“建明社三条驴腿起家，我们比他们条件好，他们能办到，我们也能办到。”有的说：“人家外出百里到咱社门口打柴，咱们资源在眼前，为什么还不动手？”经过辩论，批判了少数社员的畏难情绪，鼓起了革命干劲，不到两天时间，全社有五千多名社员抢着报名，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开发山地资源的队伍登上高山，征服窟窿山的战斗开始了。

合 理 利 用 资 源

开始，除公社组织三千五百名劳动力开发窟窿山以外，对全社的劳动力和资源还没有作出统一规划，由于资源利用得不够合理，影响多种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公社化以前就存在。例如尤湾一带劳动力较多，资源较少；青山口一带资源丰富，劳动力又较少。尤湾想去青山口打柴，因为当时不是一个社，这些资源就利用不起来；青山口因无力上山采伐，大批黄米草白白烂掉。公社党委及时研究了这种情况，对劳动力和资源作出了全盘规划和安排，组织劳动力多、资源比较少的三个生产队派出三百名劳动力，到资源丰富的青山口打柴、割条子、砍工具把；又组织长河两岸村庄的辅助劳动力采铁砂。由于劳动力和资源得到合理使用，公社和社员的收入大大增加。一年来，光采伐业的收入就占到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同时，也解决了育林和发展畜牧的矛盾，全社有荒山六万多亩，除留了六处荒山共五千三百二十亩作牧场外，其余全部封山育林。在进行全面规划时，公社向各队干部、社员讲清了这样作对于开发山区经济增加全社收入的意义，使人们自觉地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公社化前，青山口不让尤湾越社界去打柴，公社化以后，他们说：打柴对公社有利，为什么不干？他们主动地给尤湾、下营、崔家堡子队的社员腾房、烧水、作饭，上山打柴时还给领路。尤湾的社员们感动地说：“实现公社化，人都变了样子，何愁穷山不富？”

劳 动 力 由 不 足 变 有 余

多种经济的迅速发展，同大炼钢铁、大兴水利、改良土壤等工作挤在一起了，任务十分繁重，劳动力不够用。为了实现农、林、牧、付、渔全面跃进，公社除了大力进行工具改革外，还建立了八十九个食堂，一百三十一一个托儿组，发动了百分之五十的辅助劳动力参加付业生产。全公社划分了钢铁、农业、付业三条战线，冬季集中六千五百名劳动力投入多种经济生产，突击一个月，收入二十一万元，占全年采伐付业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同时，大炼钢铁，农田基本建设、备耕工作也获得了全胜。

公社还统一规划了劳动力，组织了各种专业队，实行生产责任制，一包到底。这样，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在人力较少的情况下，果树专业队对果树进行了系统管理，剪了枝，还进行了刮皮、涂白、打药、壅树平、浇水、施肥，逐步改变了小年的旧规。这里栗树最多，栗子收入在全社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过去因为没有专业队，经营的不好，只是剪剪枝就等着收栗子，影响了栗子的产量。尤湾因为经营得不好，有些苹果树到结果年龄却不结果，建立专业队实行系统管理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按过去的规律，一九五九年产五十万斤栗子就不算少了，结果产了一百二十万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大年还增产百分之八十四。对牛羊的管理，作到了割鬃及时，还推行了人工授精的先进经验，新盖了羊圈，大大地提高了繁殖率。多数母羊过去一次只下一个羔，现在有百分之三十的母羊下双羔。林业管理也有较大的改善。同时，培养了社员的专长，一九五九年全社涌现了九十二名技术能手。

为了节省劳动力，公社统一规划了土地，消灭了插花地。过去，有的社要翻过摩天岭，涉两道河，走二十里路去种地。社员们说：“走半天道，干不上半天活。”经过调整，最远的地离村只有三、五里。这样，就节省了一千多个劳动日，保证了多种经济的发展。混园峪小队把农业上腾出的劳动力，集中起来进行采伐，一九五九年春在二十天内就收入两万六千元，平均每个劳动力收入五十元。

产 销 两 旺

销路问题一向是这里发展多种经济生产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所以说：“窟窿山是穷山”，就是因为山上的东西没人要，不值钱。高级社时期，多种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销路也较前开阔，但是一个基层供销社的供销范围包括很多农业社，环节多，手续麻烦，特别是由于体制的关系，往往产销脱节。当时的供销社因为按照上级业务部门的分配任务进行收购，常跟农业社的生产计划不吻合，因而有时生产的东西没人收，听说要收了，马上生产又来不及。销路没打通，富饶的窟窿山一直没有开发。社员们说：“窟窿山大又宽，一天跑不到边，物产取不尽，挖不完，就是不值钱。”这山的野生草木极为丰富，光药材就有一百二十多种，葛条长的有树粗，因没销路，葛条没人砍，柴草也只好自长自枯。在公社化初期，这种情况还存在。公社在发现这个矛盾以后，在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安排生产，大力组织多种商品推销。公社供销部的干部下乡，不仅订合同、催交售，还指导生产，传授技术，检查质量，保证完成合同计划，生产多了也收购，列入下次计划，生产少了继续组织生产，这实际上是既按计划生产，又按生产结果收购。这样，社员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生产，使多种经济特别是采伐等副业生产突飞猛进。瓦房庄大队一九五八年冬光采伐副业一项，就收入了九万九千八百九十元，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年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销路问题解决了，生产范围迅速扩大，产量成倍增加，但交通不便，生产了的东西运不出去，签订了合同，也难按期交货。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全公社积压物资达一千万斤，光瓦房庄生产队就存三十万斤荆条。大批物资运不出去，影响了工业和基本建设必需物资的供应，也不能及时买进生产资料，满足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公社组织一千名社员鏖战两天，修通刘屯寨到董家口四十里长的汽车路，保证了唐董公路汽车、大车畅通无阻，同时修通了上营到瓦房庄的马车路。道路修通后，县和公社组织八辆汽车、一百辆胶车突击两个月，把冬季生产的七千万斤物资运往唐山等地。

交通情况改变了，保证了收购多少，运走多少，使产销密切结合。过去这里因为山高路险，岭北一带村与村之间连驴驮都不能通行，运输主要靠挑扛，没出过远门的人，连大车都没见过。因为运输困难，有些鲜果不能及时运出，糟烂在山里，木柴等大宗产品也运不出

去，不能出售。瓦房庄供銷点因为运输困难，只收鷄蛋。有一次，營業員刘跃宗挑着八十斤鷄蛋往上营中心商店送，过崖时一不小心全打碎了。混國峪村附近的橫崖，后边是高山險崖，前边是深坑大河，崖跟是水，别处过不去，只好攀崖从水上通过，一不小心就摔下去。公社化前，当地党委曾几次提出修路計劃，但是，都因为当时社的規模小，力量单薄，生产和交通建設用工的矛盾解决不了，所以一直没修成。公社化以后，經過公社統一筹划，每队出部分工，很快就修好了，大大促进了多种經濟的發展。过去因交通不便，这里沒有卖过柴禾，一九五九年卖出达四百万斤，过去收鷄蛋运不出去，現在可以就地装箱直接运走。大战窟窿山时，供銷部还采取就地收購直接运走的办法，例如尤灣等队三百名社員远征青山口打柴五十万斤，这些柴如用人挑到上营，需八百多个工日，供銷部把大車赶到青山口下，就地收購，直接运走，这一項就节省了八百个劳动日，也減輕了社員的劳动强度。社員們說：“过去过岭挑挑扛扛，現在汽車大車来来往往，多少年来的理想，公社化后实现了。”

革 命 精 神 大 發 揚

公社化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的解放，社員干劲冲天，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表现出无比坚强的英雄气概。一九五八年春节前，窟窿山上雪深二尺，冷風逼人。在困难面前，董家口、瓦房庄生产队的社員們說：“建明社（即王国藩领导的农业社）三条驴腿起家，人家能咱們就不能？”他們提出“不怕高山挡道，不怕路滑难走，不完成任务不下山”的口号，两队出动九百一十三名社員猛攻窟窿山。由二十名青壯年組成的突击队，冒寒風、踏深雪迅速地登上了山峰。他們提出看誰砍的快、背的多，相互开展起友誼竞赛。混國峪大队的社員高奉中小組，一連向山峰發动了三次冲锋，道太滑，他們就脫鞋穿袜子在山雪上走，热汗湿透棉袄，冷風一吹冻成冰，也沒人叫苦。全大队奋战五天，砍各种木把四万八千根。

多种經濟的大發展，在这山沟地区引起了巨大变化。但是，这里的人們并不满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他們提出在一九六零年粮食亩产要达到四百九十六斤，实现一亩地一头半猪，二亩地一只羊，果树由現在的十九万棵發展到三十六万棵，再造林两万五千亩。到一九六一年，副业总产值要由一九五九年的八十一万多元增到一百六十五万元。加上农业收入，平均每人收入一百六十三元。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向公社工业化迈进

——河北靜海楊柳青人民公社社办工业一举数得——

中共河北靜海县委工作组

楊柳青是个拥有一万四千戶、七万八千二百二十口人的鎮子，位于子牙河、碱河、南运河的下游。在一百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蓮花淀、郭家洼、閻家洼、桥口洼、北大洼等五个人洼淀，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碱荒地多，地势低洼，解放前，十年有九年受灾。农业合作化后，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生活逐步改善。但是，每年仍然缺粮三分之一左右，要靠国家供应。工业基础就更薄弱了。在一九五七年，只有木业、鉄业、捞紙、米面加工等十个小手工业社，鉄、木业社既不能制造大一些的农具，也不能修配农业机械，只能干些打鉄、补鍋的活計。

一九五八年秋办起人民公社，全体社員在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鼓舞下，决心大干一場，改变貧困面貌。在一年多的時間中，已經建起了电器厂、鉄木联合修配厂、建筑器材厂、造紙厂、棉麻厂、磚窑厂、粮食加工厂、服装厂、制鞋厂、造酒厂等十个工厂。一九五九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一千一百多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三，工业产品也由五十多种增加到八十多种。这些工厂能制造一般的农业、水利机械，还能制造电动机、变压器和各种鑄件，开始迈进了公社工业化的大門，給实现农业现代化創造了物质条件。

現在，在广闊的田野上，已經架起了六十二里长的高、低压輸电綫，建立了三十六座大、小型电力排灌揚水站，灌溉排澇面积由一九五七年的一万多亩增加到八万五千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基本上实现了水利排灌电气化。农业机械多了，电力揚水站多了，不怕旱也不怕澇，还可騰出劳动力精耕細作，使粮食平均亩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零九斤增加到二百七十八斤，基本上改变了常年粮食不足的面貌。社員歌唱这种好光景时说：“人民公社力量大，工业、农业齐开花，不愁吃来不愁用，男女老少笑哈哈。”

白手起家办工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剛一誕生，就有一些社員議論：“这回人多力量大了，咱这‘穷帽子’可該摘掉啦！”公社党委认为人們看到了公社的巨大力量，是思想上的跃进；开展大規模的生产建設运动，改变过去“一穷二白”的状况，是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願望。于是就組織人們找貧困的原因。在与社員們座談时，老社員們反映：“咱这里地势洼，蛤蟆尿泡尿就得澇，旱了有水也沒办法澆，哪能有好收成呢？”找来找去，还是得大搞水利建設。可是，这里河岸高，地势洼，需要七米揚程才能把水从河里引上来，向外排水也得四米揚程才能排出去，这就得修建一定数量的排灌揚水站。修建排灌揚水站需要电动机、变压器、水泵等設備，这些設備从哪里来呢？当时有两种想法，一种是赶快造計

划，向上級申請調撥；另一种是认为全国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設，你也要設備，他也要設備，国家那有那么多設備？应当自己动手搞。人們說：“咱們办起公社力量大了，不能什么都伸手向国家要，沒有設備要自己搞，沒有工厂要自己建，办好农业，也要办好工业。”楊柳青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就从此开始了。

公社怎样办工业？办那些工业？在开始办工厂时，党委就注意到了这个問題。他們确定了农业生产建設需要啥就办啥，需要多少，能办多少，就办多少。大办工业的方針、方向有了，怎么办？人們說得好，“头三脚难踢”。第一个困难是：建工厂的錢从哪里来，是向銀行貸款呢，还是自己想办法？經過和大家商量，人們认为国家正在搞大建設，到处要用錢，向銀行貸款不是办法。有的人提議，暂时可少办点福利事业，先从公益金里拿出部分錢来建工厂。社員們說：福利費要不够，每人再拿点錢也得办工厂。社党委根据大家的意見，提出“白手起家，穷干苦干，自力更生”的口号，抽出了党委书记和二十多名干部，投入了工业战綫。大搞水利建設首先需要磚、瓦、水泥等，就本着投資少、見效快、先小后大的精神，决定先建一座磚窑厂。因为資金少，如果用錢买磚盘窑，就沒有錢购置設備，建厂的干部就跑到国营窑厂借了一百二十万块磚，聘請窑厂的干部作临时技术指导，只用了四十八天，用了一万五千元，就建起一座日产十五万块磚的大磚窑。窑建成了，各生产队选拔出三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窑上打坯子。磚窑厂冬季需要稻草，生产队就成車成車地送到工地。社員們一看磚窑出磚了，有說不出的高兴。接着又建起了一座水泥厂，每天能生产半吨多水泥。有了磚，有了水泥，沒有电动机、水泵、变压器，还是不能实现修建揚水站的願望。要建电器厂，可不像建座磚窑那么容易，得有更多的資金和設備。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对公社办工业发生了动摇。他們說：“公社就是搞农业的，既沒錢，又沒設備，不应该办工业。”公社党委认为发展工业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为人民公社发展所需要，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就无法实现群众多年来要求丰衣足食的願望。因此决定繼續发动群众，坚持办下去。經過和社員商量，社員們說：“母鸡还能下蛋呢！我們有了磚瓦厂、水泥厂，还愁沒有电器厂？”公社党委从这种意見中，找出了一条“以厂养厂”克服資金困难的办法。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用出卖磚瓦、白灰、水泥的錢，开始建立电器厂。不到五个月，就把电器厂建成了。

建起工厂以后，設備不足。这时，又有个别右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敲起退堂鼓。他們說：“算了吧！要啥沒啥，还能搞出电动机来？”职工們却提出：“沒有車床，用牙啃也要把电动机搞成！”全厂只有一台四尺車床，还是从运输站借来的，加工出外皮，沒有磨床磨光，工人們就用鏗鏘；沒有冲床，工人就用大剪子代替冲床。經過二十多天的苦干，終於制成第一台二点八瓩的电动机。經過全体职工几个月的奋斗，現在这个厂已发展到拥有各种机床十台，有职工二百一十人。每天可生产十六台四点五瓩的电动机。在产品型号上，也由生产二点八瓩电动机，发展到生产七瓩、十五瓩和五十五瓩的电动机，而且还能生产五百六十伏安的变压器。

自力更生，勤儉办厂这条紅綫，紧紧地貫穿在领导和广大职工的行动中。他們始終坚持了边建厂、边生产，先搞生产建設、后搞生活建設的精神。沒有宿舍、办公室，职工們就碼几块磚，用葦席棚上頂，連睡覺带办公。車間既是會議室又是飯厅。各种办公用具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节省了大量的非生产开支，保証工业建設的飞速发展。

在大办工业过程中，楊柳青公社認真貫徹执行了土法上馬、先土后洋、由小到大的方針。公社党委向全体社員提出“群策群力，土法上馬，土洋結合，办好工业”的口号，激发了广大社員从土法入手的积极性。在水泥厂剛建立起来的时候，沒有粉碎机和球磨机，社員們就用碾米的碾子軋石灰石，軋碎了再用銅絲籬籬細。鉄木修配厂里沒有热風炉，就用小土炉代

替。社員們說：“有土的不愁沒洋的。”为了逐步达到由土到洋，工人們展开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他們提出：“人人钻研破难关，个个献計搞高产。”几天的時間，就提出革新建議二百二十六条。經過請師訪賢，召开諸葛亮会，實現了二百一十条，改进工具二百五十二种，提高生产效率一至十七倍，为公社創造了三十七万元的財富。經過采用这些办法，迅速改变了公社工业的生产面貌。現在大部分工厂已經實現了半机械化，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电动机、变压器、八尺車床、牛头刨床等七十七种。

在公社工业为谁服务的問題上，开始有些人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有的人主張多搞电器厂，少办农具修配。理由是：电器厂利潤大，可增加社員收入。在工人中有的願意操纵机器，不願下乡为农民修理农具。公社党委为了彻底解决社办工业为谁服务的問題，曾在干部和职工中組織过討論，并用“农业出題目、工业做文章”的事实来教育大家。党委指出：公社工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产物，大搞水利化，修建揚水站需要磚、石灰、水泥和电动机，所以办起了水泥厂、磚窑厂和电器厂；农业生产需要机械和半机械农具，就得办农具修配厂；生产上需要化肥，就得办化肥厂。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大大发展了，又为工业大发展創造条件。所以公社工业为农业服务，不仅是农业的要求，也是工业本身的要求。在不断地批判錯誤思想的基础上，使公社工业获得了不断的发展。鉄木修配厂过去生产的农具质量低、品种少，修理一件农具要很長時間，群众很不滿意。职工們提高了認識以后，生产的农具多了，质量也提高了。方向越明确，干劲越足。工人們经过苦干深鑽，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先后創制出打稻机、密植耩、水泵、合砂机等二十多种新式农具和生产工具，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公社工业好处多

公社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楊柳青人民的生产、生活面貌，在庆祝人民公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社員們总结了公社办工业的几处好处。

(一)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楊柳青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全社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七百四十万斤，改变了历史上粮食不足的面貌。这个天翻地复的变化，是与公社工业的支援分不开的。过去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磚、瓦、水泥和电动机机械設備等，都要依靠国家支援。一九五八年修建北大洼揚水站时，为一台电动机曾跑过几个城市才解决了問題。公社办起了电器厂、建筑器材厂、磚窑厂，自己能生产水泥、白灰、磚瓦和电动机，修建水利工程所需要的物資，絕大部分也都能自己生产了。公社先后用这些物資修建了大、小型揚水站，还从工业生产积累中，拿出了三十二万元投入了水利建設，使八万九千亩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五做到了电力机械排灌，旱涝保收。历史上十年九不收的“蓮花淀”洼地，一九五九年有一万四千多亩水稻丰收，每亩平均产五百二十斤。公社兴办的鉄木修配厂生产出大批的小型机械农具和半机械农具，像打稻机、插秧机、密植耩以及其他农具等，供应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便利社員生产，还在厂外設立了服务門市部和流动服务組，基本上达到了农具“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

(二) 支援和促进了多种經營的发展。楊柳青靠近天津市，应当多生产蔬菜供应城市需要。但是过去人們仅仅依靠人力掏和畜力車水澆园，限制了蔬菜生产的发展。公社办起了工业以后，先后給园田安装了十七处揚水站，使蔬菜生产得到了发展。一九五八年全社只有八千六百亩园田，一九五九年就扩大到一万七千亩，增加了一倍，生产了各种蔬菜三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楊柳青人民公社河流多、洼淀多，漁业生产很发达，但是設備很差，治魚大队还是使用木船捕撈。公社办起工业以后，公社党委提出治魚向机械化发展，現在已試制了六只机帆船，預計一九六零年漁业生产可以全部实现机械化。

(三) 促进生产大发展, 增加了收入, 为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提供了物质条件。一九五九年社員平均每人收入达到一百零四元, 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七, 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七十一。公社自己办起了服装厂、制鞋厂、造纸厂、造酒厂以及磨面、制糖等, 满足了群众生活的需要, 补充了大工业的不足。服装厂給社員做了十二万四千件服装, 平均每人三件多。公社办工业也为群众的文化福利事业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现在全社队队有电话, 建立了二十一处有线广播台, 基本上达到了村村有广播喇叭, 社員們能及时听到国家大事和全国各地生产大跃进的消息。公社有了电影队, 还設立了卫生院、诊疗所等保健設施。社員們歌頌公社办工业的好处时說: “公社工业办得强, 支援农业多打粮, 工农并举力量大, 社員生活也向上。”

(四) 工业的发展, 使部分体力劳动为机器所代替, 节省了劳动力, 減輕了社員的劳动强度。全社四十三个生产队, 已有二十七队实现了机械磨面。面粉厂的工人們, 在宣家院管理区利用廢鋼輓和木料經過苦心钻研試制, 安装了一台电力鋼輓磨, 解决了全管理区七千多社員的吃面問題, 每天可节省二百个劳动力、一百多头牲口, 从而可以把这些人力、畜力投入农业生产。园田生产过去都是依靠畜力車水和人力掬水澆菜, 一輛水車每天頂多能澆二十多亩, 要是沒有机械灌溉, 全社一万七千亩园田, 在农忙季节光澆地每天就要占用八十头牲口, 一百多个劳动力。实现了机械灌溉以后, 十七处揚水站, 就是全部开动, 也只要十七个人掌握就可以了。公社有服装厂、制鞋厂, 縫紉全部机械化, 也节省了大批妇女劳动力, 投入农业生产。打稻谷时, 电器厂拿出了二十二台电动机, 支援了脫谷, 提高了生产效率。一九五八年一万多亩稻子, 打稻谷一直到春节才打完, 一九五九年二万三千多亩稻子, 不到一个月就收打完了。由于部分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一九五九年在农业生产上节省劳动力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二个, 节省畜力一万六千一百四十八个。

(五) 支援了国家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設, 对加速国家工业化做出了贡献。楊柳青社办工业在满足了农业生产需要的同时, 为大工业生产加工了一些产品。电器厂支援国家工业部門电动机一千台, 变压器一百二十台, 电石一百四十六吨, 鉄木修配厂生产球磨机鋼球五百五十一吨, 麻紡厂加工輪帶綫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七斤, 綫包帶子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五斤。在支援国家基本建設上, 供应了磚瓦一千二百万块, 白灰一万四千多吨, 水泥二千吨。这些物资在过去都是依靠国家供应, 而现在却由公社生产出来支援了国家, 对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建設很有意义。

(六) 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 进一步密切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系。农村工业发展了, 还可以逐步縮小农村与城市、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創造条件。同时, 公社工业发展了, 工人增多了, 也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材。楊柳青公社工业仅仅一年的时间, 就培养出电器、鉄木、磚瓦、造纸、建筑、紡織等不同的技术人員一千四百多名。电器厂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投入生产时, 只有四名技术人員, 几个月的时间, 全厂二百一十名职工, 一般地都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水平。由于公社有了工厂, 也訓練了一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电力、机械、修理农具等技术人材, 为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提供了技术条件。

为进一步满足生产生活上的要求, 公社党委根据本社的具体条件, 提出了一九六零年发展工业生产的规划。一九六零年工业总产值要比一九五九年提高百分之四十八。这个計劃实现以后, 将为楊柳青人民生产、生活上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力量, 并扩大公共积累, 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机械化 电气化的好处說不完

——河北藁城城关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河北藁城县委员会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鼓舞下，河北省藁城县的八十万人民，一九五八年立下了“赶江南、跨長江”的雄心大志。在大地尚未解冻的时候，就有三十多万劳动力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大搞水利、积肥、深翻土地的战斗。城关一带有着光荣革命傳統的人民，一馬当先，走在各项运动的最前面。当时的毛庄、城关、北馬村等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曾經創造过鏖战七天，每亩积肥一万斤的新纪录；在深翻地运动中，掘地进度每人每天达到一分以上；在春耕播种运动中，人推水車一天澆地五亩。这时，人們感到了高級社和大跃进的形势不尽适应，也感到劳动强度的提高总有一定限度。

矛盾出現了，怎样解决呢？

中共藁城县委及时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实现园田化、机械化、电气化、高产化”的战斗口号，打动了全县每一个人的心。人多力量大的毛庄联村社，这时已經买了拖拉机，安装上电动机。其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員眼看着这种美好的现实，羡慕的不得了，他們認識到“还是社大力量大”。表灵乡的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实现机井化，把工具、技术人才組織在一起突击打机井。东刘村、孟村等五个社为了实现电气化灌溉，确定集中力量統一架設电綫。紧接着，沿石津大渠两岸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組織起来开渠，遍地开放协作之花。但是，协作的范围越广，越感到統一领导和統一經營管理的必要，于是，并大社就成为当时人們普遍的要求。当人們听到毛主席說“人民公社好”时，心里象点上了一盞明灯，个个欢喜若狂，城关一带有两万多人写申請書表决心。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一片鑼鼓声中，由三个乡、二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拥有八千一百三十戶、三万九千二百四十九人的城关人民公社就誕生了。

惊人的变化

凡是到过藁城城关人民公社的人，如果最近有时间能再去那里一趟，就会感到在人民公社化后的头一年，这里發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首先是，一九五九年庄稼長的格外好，样样出色，塊塊突出，几种主要作物和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相比較：

谷子 五千二百九十三亩，亩产四百七十三斤，增長百分之五十七；
玉米 一万零一百一十三亩，亩产四百一十二斤，增長百分之三十一；
甘薯 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五亩，亩产九百六十四斤（折粮），增長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高粱 八百一十七亩，亩产二百七十八斤，增長百分之五十六；
小杂粮，三千九百二十八亩，亩产二百二十四斤，增長百分之二十；
棉花 三万零八百八十四亩，亩产一百零五斤（皮棉），增長百分之三十一；

花生 一千六百四十九亩，亩产二百六十八斤，增长百分之三十四。

一九五九年在种植计划上，虽然有所调整，减少了甘薯面积一万零四十八亩，耕地亩产仍然达到了七百四十八斤，同时还出现了十三个千斤队。城关公社是老棉区，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以上，平均每人九分多粮田，但一九五九年一年卖给国家的粮食就有七百七十六万斤。群众普遍反映，初级社、高级社都没长过这么强的庄稼，他们说：“一九五八年是农业生产大跃进，一九五九年是‘特号’大跃进。”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使这里大大变了样。一九五八年仅有四部拖拉机，只能有重点地耕一部分土地。从合作化以来，六年內共买了四十三部抽水机。公社化的第一年，就又购买了十部拖拉机，六十五部抽水机。公社的拖拉机站里，现在已经拥有十四部拖拉机，一部联合收割机，二十辆拖车，以及播种、中耕、施肥、割捆、脱粒等许多机引农具。拖拉机整天奔驰在田野上，河滩地、碱地都可以机耕了。在石（家庄）德（州）铁路两侧的天空中，架起了高压线，组成了输电网。现在全社有五十九部电动机，四十九部柴油机、汽油机，除渠浇地外，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排灌机械化、电气化。在二十六个生产队中，有十九个生产队安上了电磨，进行米面加工和制粉。在节约用电的情况下，还有九百八十八户安上了电灯。在这里，人推水车、人推碾磨的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述了。

一望无际的大面积丰产方，使这里的土地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这一带是有精耕细作的习惯的，可是小农经济的一套耕作制度，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地为零星杂乱的小地块所组成，所有的地形，不仅有东西畛、南北畛，还有三尖胡芦头的斜子地。这里一片土丘，那里一个坑洼，道路弯弯曲曲，遍地是大小障碍，不仅占着大量土地，耕作也非常不便。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还感觉不到耕作有多大困难，但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尤其在采用机械化、电气化耕作时，就感到在土地耕作制度上，非彻底改变这种情况不可。经过公社的统一规划，在滹沱河南岸，一九五九年栽种了二十华里长的防风林带，几年以后将成为公社北部的屏障。在滹沱河以南，石滄公路两侧，规划出一百一十三个大小不同的丰产方，一共有三万三千九百一十亩。立在毛庄村北石滄公路上，往北看是一望无际的棉花方，整齐的棉田，笔直的道路，象一块地一样；顺着晋冀灌溉渠往南看，是一个又一个小麦千亩方。真是畦埂如线，壟直似笔，一种作物一大片，社员们高兴地说：“这才有个社会主义的气魄。”

富村在变化，穷村的变化更大。陈家庄、常家庄、郭庄等几个多年的穷村，一九五九年都变得富裕起来了。拿常家庄来说，因为有一千四百亩老碱窝，年年拿不住苗，产量低，收入少，一九五七年每人平均才收入四十四元，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收入五十九元，因此，就不得不依靠国家供给粮食和贷款来维持生活。一九五九年公社重点帮助他们用拖拉机深翻了一千多亩，修了三条五里长的渠道，“年年毁种两三遍，种一葫蘆打一瓢”的地区，一九五九年样样作物长的好，玉米的产量提高了两倍，谷子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多，第一次卖给国家八万斤粮食。虽然为了实现电气化，一九五九年扣留比较多，但平均每人收入仍达到七十六元。北营生产队过去产量也低，一九五九年夏季因为增了产，在全社第一个完成了粮食交售任务。郭庄队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收入达到八十多元，已经完全赶上富队的水平了。

公社已经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工业，有机械修配农具制造厂、土化肥厂、综合加工厂，各生产队还有铁木厂、米面加工厂、砖窑、造纸厂等大小一百三十二个工厂和作坊。一九五九年公社所有部分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七万元，占工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由于社队积累的增多，收入的增加，社员生活也日益提高。现在全社队队有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公社有医院，管理区有保健站，队队有保健组，全社还有四处农业中学，三十二所

小学，有六千多人常年学文化，有三千九百六十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有一千六百七十七人达到了高小水平，村村有收音机、俱乐部，每个小队有广播喇叭、讀报組。同时还有八百多名青年社員經常参加籃球、投彈、射击等体育活动。全社八千一百三十戶社員，現在基本上达到了人人有雨鞋，个个有絨衣，家家有蚊帳，戶戶有暖水瓶，每四戶平均有一輛自行車。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發展

公社化以前組成的毛庄联村社，社大，人多，公共积累多，土地面积大，当年就用上了拖拉机和柴油机。这一带的农民看到鉄牛耕地又深又快，用抽水机澆地，水头流的很旺，比十架水車流的还快，又是喜欢，又是羡慕。但是由百八十戶或二、三百戶組織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少地少，資金不足，力量薄弱，怎能办到呢？尤其比較貧苦的社，困难就更大了。即便是比較富裕的社有了机器，因为当地沒有机械修配厂，只要出了毛病，也得往返一百多里路到石家庄市去修理，修了两三个月，真是“想机器、盼机器，出了毛病干着急”。实现农业机械化，小社办不到，实现电气化就更困难了。表灵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比較富裕的社，变电所就在这村的地里，引电是再方便不过了。一九五七年作电力排灌规划，仅購買电动机、高压綫、变压器等就需要六万二千元，这一下就把社員吓住了。当时县里已經建立了拖拉机站，虽然可以給社里代耕土地，不过由于社小、地塊小、障碍多，还有許多插花地、飞地，也沒法充分發揮机器的效能。因此，人們虽然紧靠着县里的拖拉机站、变电所，但都把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看成是遙远的未来的事情。

人民公社一成立，情况大大不同了。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围广，积累多，人材多，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在高级社时无法解决的矛盾，現在都迎刃而解了。为了实现社員們多年的梦想和要求，在公社党委的統一领导下，从上到下組織了一条机械化和电气化战綫，制定了机械化、电气化的规划，公社确定了一条原則，叫做“依靠自力更生，依靠群众”，步骤是“边规划边行动”，一面訓練技术員，一面購買机器，架电綫，一面打机井，各項建設工程一齐动手。当时虽然說主要矛盾解决了，但在人民公社剛剛建立初期，具体困难还是不少的。首先遇到的是資金問題，这一年机械化、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就需要一百零四万元，怎样办呢？公社确定了一条方針：依靠公社积累，依靠广大群众，大机器由公社負責，小机器由生产队購買。当时公社的公共积累有五十一万一千一百九十元，就解决了資金的一半，各个生产队的公共积累有二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七元，这样还不够，就發动社員来想办法，很快得到了广大社員的热烈拥护。北馬村的社員表示，少分紅、不分紅，也要实现电气化。毛庄生产队的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張老富說：“搞电气化，省吃儉用也要投資。”他一个人就投現款二百元。在很短时期內全社投資就达到了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三十九元。这样，只从国家貸了五万九千八百五十四元，就湊足了購置机器、电力器材的全部資金。

有了資金，技术人員和修理設備問題又来了，这时公社提出“沒有技术自己練，沒有工厂自己办”。公社要建立拖拉机站，但县拖拉机站只轉来三名机务員，八个农具手，現有的机車也开不起来，就以原机务人員为骨干，訓練了三十五名駕駛員。这些青年人的学习精神强，热情高，小心謹慎。申風珠、張銀存等，經過二十多天的訓練，就开始駕駛机車耕地，不仅沒發生过事故，而且現在已經能熟練地掌握机車性能和各种操作技术了。各村都要架設电綫，安装电动机，从那里能找到这么多的电工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請电业管理所給开办一个訓練班，为各个生产队培訓了二十六名电工，队队有了技术員，許多青年都懂得了机械、电力的常識，成为能安裝修理变压器、电动机的优秀电工了。有了这么多的机器，沒有自己的修配厂是不行的，在大煉鋼鐵的基础上，本着因陋就簡、土洋結合、就地取

材、勤儉办厂的精神，搜集了有关机械方面的原材料，利用旧鉄軌和旧水車的小五輪，制成了一部旋床和一部鑽床，發動工人修建了七台烘爐，机械修配厂就开工生产了；后来又購置了三部电动机、两部机床，一般机器的小修理，大体上可以解决了。一九五九年，全厂在九个月的时间內，共帮助各队修理排灌机器一百二十九台，水泵二十八个。毛庄队坏了电动机，送到修配厂，不到五天就修理好了。公社党委又提出了“工农商学兵，拧成一股繩；一齐上战场”的号召，把十四个生产队的二十六套打井机具和二百零八个打井技术人員集中起来，組成了二十六个打井班，只一个多月时间，就突击打成了五十四眼机井。三十五名电工，白天突击架綫，晚上給电杆横档打眼，修配厂工人連夜赶制螺釘、鉄板，日产量比过去提高两倍，各个木业小組連夜赶制电杆、横档等，保証不誤架綫需要，拉送物料、栽杆子的社員更是干劲十足，完不成任务不休息。磚瓦石灰厂及时供应了三十一万塊磚和十四万斤石灰，給田間机器盖房子。商业部門及时購来大批的鉄絲、竹干、鉄紗和电料器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給二十三个村架設了六十五里長的高压綫、低压綫，安装了二十台变压器、二十部电动机、十盘电磨，按时完成了任务，保証了及时送电。

有了机器还得給机器耕作創造良好的条件，公社干部學習了外地經驗后，大力推行了划方經營的办法，普遍要求实现园田化。在土壤普查的基础上，調整了一千零七十亩插花地。根据土質地形，一共搞了两个双千亩丰产方，六个千亩丰产方，其他多在五百亩左右。为了平整土地，先后动員了一万余名社員，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开展了平整大突击，共修整了十七条支渠，一百三十八条毛渠，九十条田間道路，清除了大小障碍五千四百多个，共計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公方。毛庄队的棉花丰产方原来是七十塊大小不同零星杂乱的地塊，地里有四条斜道，规划成为一个南北長八百四十米、东西長二千七百二十米、整整齐齐的一大整塊土地。以前因为地头短，来回拐弯多，用拖拉机耕地，每天只能耕到八十亩，丰产方建成后，每天耕到一百三十亩，原来每亩耗油量为一斤，現在只要六两就够了。一九五九年全社所有丰产方，都修建了机井、渠道、道路，合理布置了高产田、試驗田、种子田，一律改成了南北行，全部作到了土地深翻，合理密植，采用优种，耕作园田化。所有丰产方的庄稼，一般都比方外增产三四成，甚至六七成。北馬村生产队的春玉米平均亩产五百四十斤，比方外增产三成。焦庄队的小麦方平均亩产五百九十八斤，比方外增产七成多。丰产方到处受到人們的称贊。社干部說：“丰产方的种植計劃、产量可以完全落实，工作好檢查，站在地里，一目了然。”看来，为了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耕作，必須划方經營，在耕作制度上来一次大革命，以徹底扫清小农經濟在耕作制度上的殘余。同时丰产方也是充分运用农业八字宪法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設的一項重大措施。

駿馬生翼 飞跃前进

人民公社有了机械化、电气化，犹如駿馬生翼。全社一共有六千四百七十二个整劳动力，一九五九年支援崗南、黄壁庄、横山岭水庫以及工业建設的劳动力就有二千四百多个；往年劳动力不外調，农活还作不过来，如果要調出两千多劳动力，不知要受多大影响哩！但这一年各項农活都赶在前头，而且又多又快又好。过去用人力、畜力翻地，两个人、三头牲口、两张犁套耕，一天只能耕二亩；現在一台拖拉机开动起来，按深翻八寸的規格，一晝夜就是八十亩。一九五九年全社七万余亩土地，机耕面积达到五万余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由于机械、电力的發展，不仅能抽出两千多劳动力参加国家建設，各項作物还作到了精耕細作，每亩地都比一九五八年多用了五个工。一九五九年从一月到五月，降雨量只有二十九毫米，是一个异常干旱的季节；要是在过去，不知要給播种澆麦增加多大困难；一九五七

年的旱象比一九五九年还轻，陈家庄、系井等高级社，只有力量浇近地好苗，把远地次苗都放弃了；一九五九年全社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六亩小麦都适时浇了返青、拔节、抽穗、扬花、灌浆水，一亩小麦也没有放弃，获得了亩产二百八十二斤的大丰收。在麦收以后，春玉米、春谷正在需水量大的时候，天气炎热异常，旱象突然严重，下部的叶子有的旱了，在往年至少要有三四百辆水车，两三千人进行抗旱，半个月才能浇一遍水。一九五九年各个生产队开动了九十一台抽水机，总共还不到一百名机手，晝夜不停地浇了三天，就把八千多亩春玉米、春谷普浇了一遍水，庄稼马上变了样。在一九五九年麦收期间，又赶上三天两头下雨，一个月就下了十二次，共一百三十三公厘，种麦多的生产队就更着了急，这时公社将六部脱粒机派到夏种夏收任务大的五个生产队，晝夜帮助脱粒，不仅避免了雨淋发霉的损失，而且使这些队的各项生产都赶在前头。在夏季栽晚薯的时候，陈家庄生产队有八十亩甘薯，因为地远水头小，社员整天推水车，一天只能栽五亩，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完成；公社派去了一部拖拉机，带着一个六寸水泵，不足两天就把地浇完栽上了。再拿碾米磨面来说，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家务劳动，过去全社三万九千二百四十九口人吃米面，每天至少要占用五百头牲畜，相当全社牲畜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为了争牲口、占磨，社员和社员、社员和饲养员常常发生争吵。现在全社二十六个生产队中，已经有十九个生产队安装上二十三盘电磨，根据麦收后三个月统计，就给社员磨面三百七十一万斤，以往磨这么多面，每天至少要占用四百头牲口和四百个劳动力，而现在只有四十六个人就把事办了。机械化、电气化的好处是说不完的。但是只有人民公社才大大加快了机械化、电气化的速度，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又更加巩固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许多社员反映：“公社的机械化、电气化把人们拧在一起，真是‘风吹不散’，‘雷打不垮’，铁底铜帮的江山了。”

一年是多么短暂的时间，但是从襄城县城关人民公社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无限生命力。现在城关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劲头更大了，干劲更足了。系井等生产队的社员提出情愿少分红，也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党委已经决定一九六零年再买九部拖拉机，一百部电动机，在主要耕作上实现机械化，在排灌和米面加工上实现电气化，全社七万多亩土地，全部实现划方经营，统一制定标准和规格，自留地完全调整在圈村附近，根据耕作方便、交通方便的原则，重新规划道路，测量土地，清除障碍，大搞平整土地。

不要多久，这里的大地和村庄将换上一幅新貌。

公社办电的丰花硕果

——河北定县韩家洼人民公社基本实现水利灌溉电气化——

中共河北定县委员会

大跃进以来，河北省定县韩家洼人民公社集中力量进行了水利灌溉电气化的建设。全社已架线一百四十六里，安装电动机一百七十七台，灌溉面积达到了四万二千多亩，基本上实现了水利灌溉电气化。到一九六零年，将在水利灌溉、米面加工和工业动力方面，全部实现电气化，并将供给一部分社员家庭的照明用电。

韩家洼公社在京广路东侧，是一九五八年秋初由五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起来的。共有九十六个自然村，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九户，六万四千多人，十三万六千多亩土地，大部分是沙、碱、荒地，土质瘠薄。解放前，人畜力缺乏，水肥不足，加上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旱、涝、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忍饥挨饿，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党领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一九五七年，经过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农民更加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响彻整个农村。许多社员问干部：“咱们实现了水利化，还老是拉水车吗？”人们提出了水利灌溉电气化的要求。

人民公社为电气化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道路。公社化后，公社党委在分析经济形势时，认为地下水源很好，发展生产主要是解决提水工具问题，而解决提水工具问题的基本方向，又是实现水利灌溉机械化与电气化。公社虽然已有六十四台煤气机、锅驼机等，但远不能满足灌溉的需要。根据算账，用电力灌溉，每亩每浇一次水只花二角四分，用锅驼机灌溉却要三角五分，用畜力水车灌溉就得要四角二分。当时全社已有两台发电机，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材。同时，距城里最远的地方只有四十多里，只要有设备，城内的电完全可以输送到公社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以前人们想了很多。只是因为社小力量小，办不到。公社化后，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了可能。公社党委在研究分析了以上几种情况后，认为实现电气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决定在全社范围内多快好省地进行电气化建设。在电气化的过程中，公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资金不足，就本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压缩其他可以缓办的项目，集中使用资金；技术力量不足，就集中全社的技术人员统一使用，并选拔骨干到外地学习；对于实现电力灌溉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土地耕作的统一规划和操作规程的技术改革，公社也都作了通盘安排。这样，就使电气化建设迅速展开了。

一场辩论照亮了社员的心

电气化问题提出以后，全社干部和社员热烈拥护，情绪高涨，积极筹措资金物料。但是，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却反对。他们看到有些社员对电气化半信半疑，就散布失

敢情緒，潑冷水。有的說：“搞电气化是吹大炮，快把牛肚子吹崩了。”有的諷刺幹部說：“你們比姜子牙還能呀！”这一股冷風，也影响到党内。生产隊長何九虎（黨員）說：“沒学爬，就学走，迟早落个摔死。”“办电不是說笑話，遇上早年头，机器坏了，別說三百六（指吃粮指标），再少点也吃不上。”有的人只看到一时的困难，对电气化有无窮的顧慮。他們說什么“电气化太危險，搞不成賠了錢，鬧个鷄飞蛋打两手空”。公社党委針對这种情况，先在党委会議上进行了細致的研究。認為必須坚决批判少数富裕中农吹的冷風，反掉右傾思想，千方百計克服困难，依靠群众办电，并坚决办下去。接着，在党内进行了传达討論，統一了全体黨員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又組織全体社員开展大鳴大放辯論，在要不要办电、如何办电等問題上，弄清了大是大非，統一了思想。在辯論的过程中，已实现了灌溉电气化的生产队，用回忆、算帳等对比的办法，說明了实现电气化的好处：用电力灌溉比水車澆水一亩地能够增产粮食六十多斤，就按平均每亩增产六十斤計算，全社一年可以增产六百三十八万斤，折款五十一万元，一年就能賺回办电投資的百分之七十。經過算帳对比，干部、社員認清了电力灌溉是多快好省地發展农业生产的道路，批判了少数富裕中农的思想，克服了一部分人的右傾保守情緒，原来热心办电的社員，更加積極。張老起說：“以前只算开支大，沒算收入多。”有的說：“不算不看，糊里糊涂，一算一看，清清楚楚。”这样，大家心里亮堂了，迅速掀起全民办电的热潮。

— 資金物料怎么办 —

办电遇到的第一个問題是資金和物料不足。当时公社党委算了一笔帳，在一九五九年完成四万二千多亩耕地的电力灌溉任务，共需資金三十七万元。另外，还需要电綫杆一千四百四十七根，橫木一千四百多根，怎么办呢？是伸手向国家要呢？还是發揮公社的优越性，發揮群众的潜力来解决呢？在这个問題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辯論。多数干部和社員主張依靠群众办电，勤儉办电，自力更生。他們表示，要省吃儉用，積極投資献料。但是，也有的人主張向国家要錢。他們說：“社員身上可有几根毛，全拔下来也頂不了个屁。”經過摆事实講道理，批判了單純依靠国家的錯誤思想，說服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电气化建設，集中使用資金，公社从各个方面筹措了十六万元，压缩了公社的开支，把一些可办可不办、可以緩办的事情停下来，更主要的是發动广大社員大量投資献料。几年来連着丰收，社員普遍富裕起来，他們看到了电气化的好处，向往电气化，把一时用不着的錢和物料踊跃地投到公社。公社把社員的投資和物資进行了登記，决定分期偿还。全社社員在勤儉办社方針的指导下，共集資三十三万七千元，保證了第一期工程的順利实现。社員們还積極投献物料。一千四百四十七根电綫杆，都是由社員們投献的。曹庄生产队六十多岁的社員高老更，白天作活，夜間还帮助电工伐电綫杆。他向电工們說：“缺什么尽管說話，只要我們有，就能办到。”一天，他看到电工們安装的电綫杆不够了，就把自己門前的三棵楊树鋸倒送到工地。电工王玉林問他那来的这么好的电綫杆，高老更說：“自己的唄！看見你們沒料了，我就把它鋸倒送来了。”电工問他怎么划价錢？他回答說：“自己的树，为了电气化，送来几根电綫杆算了什么？”这个公社南部树多，北部树少，需要用南半部的树作电綫杆，但是南部又不能馬上用电。这个問題，經過社員討論，認為必須树立共产主义風格，那里最需要就支援那里。因此，当工地需要电綫杆和橫木时，南半部的生产队就用大車拉、小車推，往北半部送。北子荆生产队見下了雨，用牲口不能拉車，就把壮劳动力編成組，用人駕駛、牲口拉長套的办法，趟着水往北部工地送电綫杆。社員們这股冲天的干劲，保證了电气化建設迅速前进。

土洋并举 边学边用

在开始办电时，請来了保定、石家庄等地的电工安装队，公社也配备了一定人員进行學習，請来的电工队要回去执行新的任务。这时候，有右傾思想的人又說話了：“电工安装队一走，非垮了不可。”他們想等着看笑話。公社党委坚决批判了这种錯誤論調，坚持办下去，决定組織公社的电工队。接着，以跟着电工队學習的技术人員和二十四名有技术的复員軍人为骨干，办起了一所技术革命夜校，边学边用。社長馬保山、各村的支部書記等主要干部，以及青年積極分子共五百多人参加了技术學習。他們在政治与技术相結合、理論与实践相結合、學習与生产相結合的原則指导下，掀起了學習高潮。晚上到課堂听講，白天跟着师傅搞設計，安装机器，栽电杆，架綫路。不到几个月，都学会了几套技术。三十多个青年小伙子，成了技术队伍里的骨干力量。現在已經培养出一般电工和电动机手二百四十多人。他們發揮了敢想敢說敢作的新風格，破除迷信，克服保守，不單学会了設計、安装，还学会了修理技术和制造一些較為复杂的零件。頂門角鉄买不到，不能架綫，他們便自制了三千二百多个；地綫成本太高，也不好买，他們利用破大車的鉄瓦加工代替。这样，不仅保證了安装工作的进行，还節約資金一万三千一百元。

在學習掌握技术过程中，許多电工表現了英勇頑强战胜困难的精神。他們早起晚归，中午不休息，一个勁地干，一切困难都被征服了。女电工張領素在泥水中栽电綫杆，把鞋弄丢了，还愉快地說：“丢一只鞋算不了什么，以后不拉水車了，不知要省多少鞋呢！”电工宮喜兒，左手中电受了伤，仍然坚持工作。另外，缺了零件自己造，沒有原料找代用品，不断地改进与提高技术，在电杆横木上安磁瓶鉛眼，原先用手工一人一天只能鑽三、四十个，后来改用电鑽，一天一人能鑽两千个，提高工作效率近五十倍。

全面安排

随着水利灌溉电气化的实现，原高級社的耕作技术和耕作区域或规划，和新的情况不相适应了。针对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对农业基本建設也作了全面规划，推行了“六化”“两制”。“六化”是：电气化、机械化、水利化、方田化、路網化、綠化；两制是：輪作制、田長制。

目前全社已实现方田化，把全社耕地划成了一百五十八个方田，每一方田中間設有三眼电动机井，全面推行了田長制（即由管理区以上干部分工包干管理方田）。方田化的实现，使各生产队的土地連成了大片，消灭了插花地，把原来小农經濟耕作方法的殘余彻底去掉了。这不仅節約了人力和畜力，便于机耕和加强技术管理，而且便于推行包工包产和开展竞赛評比。社員們反映：“划方以后，种地方便，干活多，人們比着勁干，庄稼長的好。”

与方田化相适应的田長制，是由社、区干部包方田（即田長）、生产小队的干部包地塊的集体經營分級負責的制度。这个制度和超产奖励的办法結合起来，使广大干部和社員更加关心自己的生产成果。孔会同生产队第二小队，过去在生产上較為落后，实行了这个制度以后，比一九五八年的出勤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在作物管理上赶上了先进队。这个队一九五九年种的棉花方亩产皮棉七十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一倍以上。李張蒙和张蒙屯两个生产队合种了一方多穗高粱，从种到收比着勁干，都超了产。社員們为保証完成和超額完成产量指标，在田間搭起窩棚，提出“白天助苗長，夜晚伴苗眠”的口号。

半方輪作制（即在一塊方田内种两种作物）有效地解决了农活过于集中，因而管理不过来的矛盾，克服了忙閑不均的現象。在澆水方面，因在一塊方田种两种不同作物，也解决了

水过于集中的問題。輪种还可以使各生产队在种植上合理換茬，提高單位面积产量。]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水利灌溉电气化的初步实现，节省了人力，节约了資金，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大發展。皮庄子生产队是个穷队，过去由于劳动力和畜力缺乏，水肥不足，一九五七年粮食亩产二百斤，需要向国家購買粮食三万多斤；一九五九年实现了水利灌溉、米面加工、食堂吹風电气化，节约劳动力六十多个投入积肥和精耕細作，結果粮食亩产六百八十斤，卖给国家十五万多斤余粮。加上副业收入，平均每人收入一百四十七元，很快由穷队变成富队。

电气化的發展还促进了社办工业的發展。公社建立了机器修配厂、皮革、木业、制酒等工厂还有管理区和队办的工厂，作到了大型机器自己修配，小型农具自己制造，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一九五九年春季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生产和修配大、小农具一万五千多件，質量完全合乎規格。同时，解决了工业生产的动力問題，減輕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社办修配厂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二百七十二名职工手工操作机器，生产总值为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一元，平均每人产值七十一元八角；一九五九年二月至五月改用电量作动力后，七十五名职工，生产总值为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元，平均每人产值一百五十八元五角，产值提高二点六倍。一九五九年全年生产总值預計达到六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元，較一九五八年增加二点一倍，占全社工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其他陶磁业、木业等，也将改用电量作动力。水利灌溉电气化的發展，有效地节省了人力，加强了水利、深翻、造林等战线，多种經濟也有了更迅速的發展。从公社化以来，全社完成深翻地五万多亩，实现高級园田化的方田六万多亩，改造洼地四千多亩，改造沙荒地二千多亩，修公路十八条，長一百八十里，开渠三条，長五十多里，植树十五万多棵。

公社实现了电气化，电气化又巩固了人民公社，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很大变化。蔡庄子生产队七十二岁的老社員梁双全（女），亲眼看到一搬电閘就能出水澆地时說：“人能胜天，原来神是人造的。”她回到家里，把供奉了一輩子的神象撞了个粉碎。一些不安心农业生产的青年，看到电气化的美景，也安心生产了。原来盘算外出的青年陈文力說：“看了电气化，混身有了劲，我要在农村干一輩子。”总之，电气化进一步巩固了公社制度，进一步坚定了广大社員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在全民办电过程中，广大社員热情高涨。当第一座發电站建成，第一台电动机澆水的时候，十来里地远的社員都跑来看新鮮。社員張老国乐的合不上嘴。他說：“过去早了敲鑼打鼓請龙王，落个滿头大汗嗓子渴，有了这玩艺，再不上当了。”广大社員歌頌电气化說：“發电站，真是好，电鈕一动浪濤濤，声音不大劲不小，水柱冒出尺半高，一天澆地三十亩，庄稼穗大、粒滿、秸杆高。要不是公社化，怎么也办不到。”

一九五九年八月

漁村新貌

——河北黃驊岐口人民公社調查——

林青 胡玉泉 王秀峰 刘庆芳

从天津塘沽往南到山东边界，在全長一百五十华里的海岸綫上，排列着二十四个村莊，这就是以漁业生产为主的河北省天津市黃驊县岐口人民公社。它的前身是二十四個高級合作社（其中二十一個是漁业社，三个是农业社）。成立人民公社后，划分为六個管理区，下分二十四個生产队，五千九百六十九戶，两万八千六百七十五人。其中漁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里紧靠渤海湾，盛产魚、虾、蟹等，可以大大發展海洋捕捞；沿岸有大大小小的淺海滩涂和坑塘洼地，可以大大發展养殖事业。北部的几个村，地势較低洼，土地盐碱，經過几年来的改造，已經能够种植水稻、蔬菜和其他作物，适宜發展农业。

解放以来，这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旧社会，由于剝削階級和国民党的殘酷压榨，整个地区生产水平很低，漁业年产量不过一千多万斤。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漁民們陸續得到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反封建的斗争，以后又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水平逐年提高，漁民的生活也逐步改善。过去那种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在高級合作社时期，这里的生产和生活面貌發生了更大的变化。但是，漁民們絲毫沒有滿足已有的成就，他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一九五八年春天，漁民們就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大跃进洪流。可是，他們一大踏步前进，就发现了这样的問題：廣闊的大漁場被二十四個高級社分割开来，难以在必要的时候集中力量圍捕大魚群；由于高級社人力、物力都比較單薄，难以到沿海其他地区去作业，也难以利用大淺滩發展养殖事业和兴办大型的建設（如大漁港、工厂等）。至于要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就有着更多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漁民們要求突破高級社的組織規模，使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更大規模上联合起来，并要求实行乡、社合一，統籌整个地区的生产，兴办較大的基本建設和集体事业。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公社好”，正合这里群众的心願。于是岐口人民公社便在一九五八年的九月十三日，在人們的欢呼声中应运而生了。

在严重的灾害面前

岐口人民公社剛剛誕生，就遇到了严重的灾害。

本来，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这里就已經發生了严重的風灾，下半年，又發生了更为严重的“赤潮”灾害，一直持續了一个多月，占去了整个秋汛期将近一半的时间。这时距离“結冰拉場”、船只回岸只有两个来月了。但是，剛剛成立的人民公社，立即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公社对全社的生产和一万多劳动力作了統一筹划和全面安排，将海上的六百多只船和三千多个劳动力組織成两路大軍，家中留下二百多只船和一千个劳动力，在近海繼續捕捞，其

余四百多只船和两千多个劳动力，由党委書記和社主任帶領，远征到五百里外的“小海”地区去挖运蛤皮。

經過統一安排，各条战綫都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績。在近海捕撈的战綫上，因为当时沒有大的魚群，实行了晝夜輪流作业（平时只在白天作业），和一艘兼多种作业（由平时一种船只带一种網具，改为带两三种網具），使生产量大大增加。进入十月份以后，南部几个村發現虾群增多，現有的人力不足，公社就迅速从“小海”地区調回一百五十只大船和七百多社員，全部配备上四套網具前往圍捕，收获很大。因此，在魚群很少的情况下，下半年竟捕撈了一千五百多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多捕了百分之二十多。在大战“小海”的战綫上，两千多名社員参加了“大兵团作战”，找貨源的找貨源，挖的挖，装的装，运的运，統一分工，全面协作，不到两个月，就挖回了六千多万斤蛤皮。加上一直持續到冬季的二十多种副业生产的收入，总计增加收入达八十多万元。

一九五八年最后三个月，对于这里的漁民說来，是一个極不平凡的季节。社員們每談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都称贊“人民公社好”。关家堡生产队的隊長賈兆秀說：“这样的事，要是高級社来办，三个五个社也有困难，一九五八年有这样大的成績，确实是公社开的道，架的桥。”

一九五九年，又連續获得了大跃进，漁业总产量达到六千八百六十五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平均每人的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元，比高級社时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

征 远 海 添 养 殖

岐口漁民过去的习惯是：“惊蟄出海，九九挂網”。一九五九年却与往年不同，夏历正月初十，担負海洋捕撈任务的全体社員，就駕着大小船只揚帆出海了。下海的时间比往年提前半个多月。这主要因为人民公社解放了劳动力，組織了大协作，因此虽然全社有将近一半壮劳动力参加建設大漁港，但是修船补網的任务仍然提前完成，保证了所有的船都能够提前下海。

全社的六百多只船下海后，整个漁場上面貌一新。平时，各生产队都是在自己的漁場捕撈，發現了大魚群的时候，就在公社的統一調动下，打破漁場的界限，立即把必要数量的船只、網具集中使用，因此大大提高了产量。

人力物力集中使用后，公社就能派出一些船只扩大捕鱼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間，已經进入“結冰拉塢”时，南方的漁場还在漁汛期，公社就从各队抽調了十一只船和一百零八名社員，組成了一个精干的船队，由党委書記和社主任帶領，跋涉三千多里，到舟山群島去捕撈。他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胜利归来，不仅帶回了捕撈魚虾所得的收入，也学来了很多先进經驗。八、九月間，他們又組織了更大的船队，先后南行到山东，北行到七百多里以外的秦皇島去捕撈，也有很大的收获。

“有水皆利用，处处无閑坑”，这是公社化以后漁民們提出来的口号。在过去，这里的漁业生产只是單純从事海洋捕撈。陆地上可以利用發展养殖事业的淺滩和池塘水面，在合作社时期，因为社小力量單薄，养殖事业一直沒有發展起来。公社成立后，立即派出了專人，到广东的湛江、台山等地参观和学习养殖經驗。随后，在县委的领导下，公社作出规划，并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就开始施工，除兴建了一个由县投資办起来的养殖场外，公社自己把中部張巨河村的一万四千亩大淺滩首先利用起来，建成了一个大型綜合养殖场。

这个大淺滩东临渤海，西靠水庫南大港，在这里建設漁港，水源、魚种都很丰富，关键就

是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岐口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结束了抗灾斗争之后，马上把全社将近一半的壮劳动力抽调出来，投入了这个渔港的建设工程。在当时，虽然天寒地冻，但是社员们忘我地劳动，终于使原计划三年建成的大渔港，在半年之内就初具规模。现在，这里已经放养了各种鱼苗、虾苗六千三百多万尾。渔港里还有三十八个占地一、两亩不等的多品种试验池，里边分别培养着各种不同的鱼苗。一九五九年九月份，一次就出虾四万八千多斤。

在建设大渔港的同时，因为公社的统一筹划和具体指导，群众性的养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个生产队自办和合办的小型养殖场，已经发展到十三处，共占地三千多亩。全社已经利用起来的大小池塘里，共放养了数以亿斤计算的各种鱼虾苗种。此外，一九五九年九月间，公社还以自己生产的新品种——鲜海带四十万斤，卖给了国家。

机械化的起点

渔民们长久以来就向往着的船只机帆化、生产指挥电讯化，今天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在公社成立以前，这里的生产工具（船只、网具）已经有了几乎是成倍数的增加，但主要是风帆船和比较落后的定置渔具。那时候，机帆船只有十个高级社有，总共不过十二只，而在定置渔具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张网，这种渔具只能在近海五十华里以内作业。所以在一块狭长的渔场上，就设置了三层张网具，层层迭迭，密密麻麻。虽然也有一些可以进入深水的流动渔具，但因为没有机器，一遇有风的天气，就不敢到深水的地方去。

人民公社的诞生，使渔业生产向船只机帆化迈进了一大步。公社在一九五八年末，就有了四十六万七千元的公积金，一九五九年又增加公积金六十一万元。过去一个高级社一年积累的公积金不过两、三万元左右，购买一只机帆船就需要四、五万元，因此，不可能大量购买。公社因为有雄厚的公积金，一年多以来，除购置了很多大帆船外，同时又购买了十二只机帆船和九部机帆船的机器，用这些机帆船首先装备了那些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较少的穷队。

公社添置了机帆船，就好象小鸟长了翅膀，飞得快，跑的远。它在海上顺风就扯帆，顶风就开机器，遇到大风也不怕，就是到离岸一百多里的远海去捕鱼，也能及时把鱼虾运回来，这样，就提高了鱼虾的鲜度，并且一只机帆船的运输能力可以顶三、四只帆船，这就可以腾出许多劳动力和船只投入捕捞生产。例如前唐堡生产队，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共捕捞鱼虾八十多万斤，半数就是由机帆船运回来的，使得另外八只张网船，能够在海上连续作业二十多天。

生产指挥的电讯化，在公社成立后才迈开了第一步。公社成立不久，就以一部分公积金购买了六部无线电报话机。总机设在公社，其余五部分别设在以渔业生产为主的五个管理区。全社的每组作业船也都有了收音机。通过这些电讯设备，就把整个渔场联成一个整体。天气有了突然变化，或是在海上要召开什么会议，都能很快发出通知，再也不用象过去那样，干部驾着小船满处跑了。

公社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一年多来，共投资八万多元，建起了为渔业生产服务的五座工厂。从机械修配到水产加工，从造船到织网，都有了公社自己的工厂。在高级社时期，贾家堡因为机帆船上缺了一个螺丝钉，不得不跑一趟天津，一个螺丝钉只花八角钱，来往路费却要花五元多，而且三天不能下海生产。现在，公社有了自己的机械修配厂，一般的机修工作都可以就地进行了。

公社还办起了水产加工厂，使水产品加工向工厂化、机械化跨进了一步。过去，渔民们只是作一些晒干腌咸等极简单的加工；现在已经能生产一些比较高级的加工产品，如鱼松、熏鱼、五香对虾、鱼灌肠等，而且还能承担一些出口产品的加工任务。水产品的综合利用，也

已經有了初步的成績，开始能出產一些魚鱗膠、甲壳素等化工原料。另外，他們還興建了一個較大的冷倉庫。

公社已經作出計劃，要爭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內，基本上實現船只的機帆化和生產指揮的電訊化，并使工業具有一定的規模。

生活面貌迅速改觀

一九五九年的收入分配，全社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二十多元，比高級社時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

短短的一年，人們的生活能有如此巨大的變化，根本原因是人民公社促進了生產的高速度發展。人民公社實行的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歧口公社在實行按勞分配工資制的同時，各個生產隊普遍實行了帶有按需分配萌芽性質的糧食供給制，供給部分大約占社員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這樣，就在保證大多數社員能夠增加收入的情況下，使那些多子女的社員和其他負擔較多的社員的生活也得到了保證。全社辦起了八十七處公共食堂，參加食堂的人數占全社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四。托兒組織已發展到二百四十一處。

社員們的文化生活同樣日新月異，在全公社範圍內，初級小學教育已經基本普及。二十四個村莊的入學兒童，已經占到適齡兒童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公社還新辦起了兩所初級中學和一所水產專科學校。在衛生事業方面，除了原有的七處診療所外，又辦起了一所衛生院和八處婦產院。

社員們每天勞動之余，既可以到文化館、俱樂部去參加娛樂活動，也可以到圖書館、展覽室去看書看報，還可以收聽有線廣播。各種文化娛樂場所一年來增加了將近一倍。公社在一九五九年還新買了一部電影放映機，到各村巡迴放映電影。社員們說：“從成立了公社，眼睛更亮了，耳朵更靈了，知識也更豐富了。”人們的心情越來越舒暢，生產也越干越有勁。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道路

——河南灵宝县虢镇人民公社北崮山大队反对包产到户的斗争——

張 全 中

中共河南省灵宝县虢镇人民公社北崮山大队支部，一九五九年夏季在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道路，还是倒退到早已被广大农民所抛弃了的单干的老路问题上，同一些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尖锐的斗争。在这场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党支部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紧紧依靠和团结广大贫农与下中农，取得了政治上和生产上的巨大胜利，保卫了社会主义，保卫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到六月期间，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郭文正（虢镇公社党委常委兼镇长）等人，借整顿人民公社和实行包工包产的机会，打着“巩固人民公社”、“发挥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加强田间管理，保证农业丰收”的旗号，大肆宣扬“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的“好处”，强制各生产队贯彻执行。在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积极支持下，全社三十七个大队中，就有二十二个大队的八十二个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包产到户，十四个大队的个别队也实行了包工包产到组，把三万五千五百二十八亩土地重新分给三千零六十四户，并且在地头插起了牌子，埋下了界石，出榜定案。随着包工包产到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提出“为了适应新形势”，牲口要分喂、分户喂养，食堂要缩小到“用毛毛柴可以做饭”。这样，把二十二个大队的一百二十八个食堂，分散为二百八十四个，许多人回家吃饭；一千六百三十五头牲畜和一千零二十五头猪也分散到户；两个敬老院、十四个幼儿园也被解散了。这期间一部分有反动思想的富裕中农，乘机嚣张起来，要回了自己的土地、牲口、农具。这分明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欺骗群众说：“这并不牵涉所有制”、“能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等等。他们没有想到，背着党推销的资本主义“黑货”，很快就被党所觉察，而且就在当时，也遭到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社员的坚决反对。

四月间，富裕中农的代表人物郭文正（家底成份是富裕中农），就开始在南营大队搞“包工包产到户”，紧接着又在澗口、尹庄、北崮山等二十多个大队推广。“包工包产到户”，对于正在发挥集体力量，大搞耕作园田化，全力抗旱、防涝，争取秋季丰收的北崮山大队，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党支部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这样会打乱整个生产计划，影响超产运动，不同意这样做。支部书记王长祿向奉行“包工包产到户”主张的张坤（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汇报了他们大队耕作园田化的计划和以生产队为包工包产单位的好处，并且详细阐述了不能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理由。但是张坤却不考虑这些正确意见，反而给王长祿戴上了一顶“思想保守，不想搞好生产”的帽子。

王长祿怎么也想不通，便召开党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副大队长薛顺烈说：“咱们不是不想单干才入合作社的吗？现在已经公社化了，又要把土地都分到各户，各人在各人地里

做活，这和單干有啥两样？”一句話提醒了大家。貧农出身的四个党员，思想一下子又回到十年以前的情景。那时候，王長祿从七岁起就給地主放牛，被痛打，險些丧命；薛順銀十二岁就給地主扛長工，挨打受罵，連頓飽飯也吃不上，面黃肌瘦。現在呢？他們翻了身，生活过得都很好。全大队一百四十三戶、六百二十三口人，每人平均可以收入七十四元，不用說和解放前比了，就是比一九五七年高級社时期，每人收入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这都是大集体生产带来的好处，都是历年来同資本主义自發势力作斗争的結果。他們还認真考虑了如果实行包工包产到戶，牲口农具怎么处理？劳动力怎样調动？怎样發展多种經營？遇到自然灾害怎么办？一大堆矛盾都沒法解决。討論的結果，一致認為不能走那条路。

“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經過斗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不肯轉变他們的階級立場和放弃錯誤路綫的。到六月間，積極执行这个錯誤路綫的中共灵宝县委第一書記郭中立，在电话会上發出了“四个坚决”的命令：坚决包工包产到戶，坚决实行牲口分欄喂养，坚决把食堂分小，坚决下放猪場。張坤更是要求各大队立馬蹬脚，連夜貫徹执行，并在大会上点了北嶽山大队的名，說北嶽山大队是“下游”，要他們那个队里的党、团员“带头”，連夜貫徹。还当面警告王長祿：“不搞也可以，但是秋后要算两笔賬：一个是政治賬，考虑你的党籍問題；一个是經濟賬，要拿出东西来！”

情况越来越紧急。“包工包产到戶”象一个千斤石一样，压在王長祿和北嶽山大队其他党员头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頂不住了。大队长薛順銀（預备党员）主張“明搞暗不搞”，用假匯报来敷衍。大队团支書李振荣打算自己喂一头猪应付一下。支部拒絕了这种錯誤的意見。支部为了使大家明确党的路綫和方針，三次組織全体党员学习討論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決議。付支書楊和民說：“要是包工包产到戶，哪里还是什么‘三級所有制’，不成数不清的‘一家一戶所有制’了？也不是‘队为基础’，成为‘戶为基础’了！”王長祿說：

“党的文件上明明說是逐步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要按現在这种做法，不是向組向戶倒退了嗎？”經過学习，明确了党的方針，腰杆硬了，为了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認識，取得群众的支持，支部又先后召开了扩大干部会和社員大会，展开討論。

扩大干部會議是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党员、生产队长、保管員、會計等共三十八人。会上爭論的非常激烈。以第三队保管員（富裕中农）亢四有为代表的几个人，拥护“包工包产到戶”。亢四有說：“还是包工包产到戶好，我过去一个人种十几亩地，还經常赶会、看戏，現在人多手杂，做不出活，庄稼也長不好。”而以第三队副队长、貧农李發旺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李發旺理直气壯地說：“要叫包工包产到戶，我这队长不能干，領着大家走了几年社会主义，現在又叫往回走，那我不会領。”在絕大多數人的主張下，會議作出了“三不动”的決議：包工包产到队不动，一队一个食堂不动，牲口集体喂养不动。紧接着，各生产队分別召开了社員大会进行討論。大队党支部書記王長祿根据全体社員討論結果，亲自給公社党委写了一个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十多、十好、三滿意”的总结报告，还把这份报告特意分送給哪些被資本主义迷了心窍的人。

就这样，北嶽山大队党支部团结广大社員，頂住了这股資本主义的逆流。

当有些生产队丈量土地、插标、埋界石、分食堂、分牲口的时候，北嶽山大队的社員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根据党所指示的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和按劳分配、等价交換的原則，組織五个生产队之間相互协作，进行大兵团作战，頑強地向干旱作斗争，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因此，当他們的包谷已經鋤过两遍，而那些搞“包工包产”到戶的大队，头遍地还没有鋤完。北嶽山大队的庄稼已長到半腿高了，有些搞“包工包产到戶”的队的庄稼还在草里埋着呢。当时，北嶽山大队的社員們編了一个快板，諷刺“包工包产到戶”的做法說：“鬼主意，

鬼主意，一人一塊真着急。有的半晌不下地，有的半晌想回去。姓張的庄稼半腿深，姓王的庄稼紅地皮。社員心情不一样，有愁、有哭、有的看戏。”这对“包工包产到戶”的荒謬主張和惡果，真是一針見血的揭露。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發表以后，北巖山大队的社員們真是高兴極了，他們敲鑼打鼓，到处宣傳。党支部組織黨員和干部，認真學習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并且根据決議精神，總結了这次斗争的經驗，批判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大大鼓舞了广大社員的干劲，掀起了加强秋田后期管理高潮，获得了秋季大丰收。全队水稻平均亩产六百七十三斤，棉花平均亩产一百一十斤（皮棉），谷子平均亩产四百五十五斤，苞谷平均亩产四百八十六斤，都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二至三成以上。而和北巖山大队条件相同的东車大队，由于实行了“包工包产到戶”，却比一九五八年减产了，棉花减产百分之四十，水稻减产百分之八，与北巖山大队亩产比較，水稻低百分之四十一·六，苞谷低百分之四·一二，谷子低百分之二十·八七，棉花低百分之三十六·三六。

历史是无情的，事实給做出了“政治賬”“經濟賬”的結論。北巖山大队党支部坚持党的正确路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偉大的胜利，而坚持資本主义立場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則彻底破产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大兵团大协作威力无边

——河南商丘各人民公社組織大兵团作战的成就和經驗——

中共河南商丘县委会

河南省商丘县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大搞群众运动，广泛地运用了大兵团作战、大集体协作生产的方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合理地使用了劳动力，建立了新的先进的生产秩序，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农业产业军，在一年多来的生产实践中已经日臻完善起来，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广大群众亲身体会到大兵团作战的好处，从心里爱上了大兵团作战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欢乐的集体生活。请听听群众的议论吧：“公社化路子宽，大协作大兵团，能填海能移山，不求神不靠天；工农业大发展，日子越过越香甜；感谢党的好领导，雷公閃将打不散！”

促使人民联合起来组织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的，首先是兴修水利运动。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的水利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挖两条横贯全县、长达一百五十华里的大干渠，以引来黄河水，灌溉九个乡的八十多万亩土地。可是这项工程需要破土二百多万立方米，又牵连六个乡几十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单靠一个乡一个高级社的力量是修不成的。当时绝大部分群众主张把干渠流经的乡、社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少数上中农提出：“官河官办”，让政府出钱修干渠；还有人說：“不能贪多求大，光打井、挖塘就够干的了，那还有力量修干渠？”三种意见，针锋相对。县委及时组织了一场群众性的大辩论，驳倒了后两种意见。开头，由城郊乡发起，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十二个乡的五万名劳动力，实行大兵团作战，工程进度非常迅速，原计划半月完成的工程只八天就竣工了。这个“漂亮仗”是个很好的教材。广大群众看到一个社、一个乡办不到的事情，实行大兵团作战就能办到了，因此大协作之风很快遍及全县。乡乡组织了水利建设兵团，采取巡回突击的办法，修好一个工程再修一个工程，一个乡办不到的就联乡作战，这样就把社界、乡界一齐给冲破了。

但是，随着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这就是，高级社规模小，不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政社没有合一，领导没有统一，指挥不方便；没有大量的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福利组织；妇女还没有摆脱繁琐的家务，也不便于参加大兵团作战；当时的分配制度是以高级社为单位的“按劳分红”，组织大兵团作战中的报酬问题不好解决，使大兵团大协作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人民公社一建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更有可能运用大兵团作战这种大规模的大集体生产方法。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全社劳动力统一使用，统一领导，能更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办起了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福利组织，使全县十三万名妇女劳动力摆脱了家

务，可以无牵无挂的参加大兵团作战；实行了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协作中的报酬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群众说：“有了人民公社，大兵团作战更能施展开劲了。”

公社化后，也更需要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诞生的，刚一建立就面临着紧张的繁忙的生产建设任务。当时，全县八十多万亩晚秋等着收割，腾出来的垄子要深翻一尺，种麦任务要在半月时间里完成，炼钢铁、运棉花的任务也迫不及待。为了彻底改变全县面貌，还要开挖一个蓄水能力达三点三亿公方、面积为五万九千五百多亩的潘口水库。这些任务都很紧迫，收不及时，就不能做到颗粒还家，丰产丰收；种不及时，不能为来年小麦丰收打下基础；地不深翻，不能保证播种质量；而潘口水库建成后，可供全县耕地浇五遍水，发电二千九百五十瓩，还可以担负着调节周（口）商（丘）永（城）大运河水位的任务。因此，以上各项任务，那一样任务也不能耽误。况且，又以公社为单位，规划了作物种植区，各种农活的质量要求更高，分工要求更细；林场、牧场、渔场和社办工业也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原有的劳动组织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了。因而，各公社范围内的大兵团作战，就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了。但是，像潘口水库那样大的工程，光靠一个潘口公社是办不成的。在各公社的迫切要求下，县委抽调了十七个公社的四万五千名精壮劳动力，大战潘口水库，各公社也整编了队伍，分为秋收、种麦、炼钢、运输等战线，并建立了林、牧、付、渔等专业队。结果全县翻地九十万亩，深度一尺以上，适时地完成了秋收、种麦、炼钢、运输等任务，并且完成潘口水库土方任务的百分之四十，付业产值也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九，猪、羊也有很大的发展。社员们说：“要不是大兵团作战，累断筋也不能同时完成这些任务。”当然，因为初期这样做没有经验，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一点问题。而少数保守分子，固守着旧的分散的生产秩序，不看大兵团作战的威力，却到处搜罗大兵团作战的“罪状”，说什么“农活质量不高”、“秋收粗糙”等等。少数富裕中农也叫喊“大兵团作战太紧张，快把人累死了”，企图动摇军心，搞垮大兵团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击败保守派，克服前进中的问题，更好地组织大兵团作战，县委第一书记刘学勤和农工部长孟继伦等领导干部从公社化后的实践中，在新华人民公社系统地总结了大兵团作战的优越性、形式、规模以及如何与专业队劳动相结合的经验，并且根据新华公社的经验，在全县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总结运动。一方面总结大兵团作战的优越性，一方面发动社员提合理化的建议，先后贴出大字报八十万张，提意见一百多万条。广大群众和保守派说的相反，一致认为大兵团作战好得很，公社化后更需要大兵团作战。在无数事实面前，“紧张论”者和给大兵团作战搜罗“罪状”的人，不得不俯首认输了。而广大群众的意见又丰富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但是，不久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少数富队、劳畜力强的队喊叫“吃亏”，强调要报酬。又有少数单位说：“既然是协作，就一点报酬不能要。”咋办呢？县委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当时对公社的性质认识不透彻，一直没有解决好。直到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之后，县委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通过典型调查研究，确定了既要充分发挥共产主义精神，又要注意等价互利原则的方针，提出了四种办法：一、根据受益面积确定出工人数，以县、社为单位组织大兵团作战，一般是根据各个社、队受益面积的多少来确定出工人数，尽量照顾任务负担的平衡，但任务紧急或单靠受益面积摊派劳力不足时，便根据任务需要确定出工人数。二、以工抵工：以公社或协作片（几个大队）为单位组织大协作大兵团作战时，按劳动定额记工，互相抵销后的差额部分通过协商，适当付给报酬。三、以工换工：在经济作物区与粮食作物区、沙地与淤地、劳动力与畜力、有技术和没技术之间开展协作时，采取以工换工的方法。四、扣工补工：一个核算单位内组织的大兵团作战，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

采取按工記分，互相抵銷，差額部分以在包工总数內增补或扣除的办法解决。

这样，通过对实践的总结，再实践再总结，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使大协作大兵团作战这种新的組織大规模的大集体生产的方法日臻完善，充分地运用起来。

二

組織大兵团作战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發展生产、巩固提高人民公社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作用。

巩固人民公社的重要办法是高速地發展生产力，而大兵团作战則突出地做到了这一点，办出很多小集体所不能办的事情来。潘口公社裴武庄、新郑各两个大队位于高出地面三丈多的黄河木堤上，水利条件很差，在一九五九年的三秋生产中为了抗旱种麦，开挖一条长达二十五里的大干沟，共有二十万土方任务。如果光靠这两个大队的力量，需要六十天才能完成，就要耽誤种麦。公社党委組織两千多个劳动力帮助他們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十天時間就完成了，扩大灌溉面积一万一千多亩，保证了小麦适时播种。謝集公社堤南有三万八千二百亩淤沙地，雨后太粘，干时又太硬，都不宜耕作。降一次雨只有两三天的时间适宜耕作，而这里小麦播种期又喜旱，过去常常因耕作困难，只能种騰茬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堤北是沙地，耕作比較容易，播种期比淤地晚些，劳动力、畜力也强。一九五九年麦播时，公社党委根据两地播种時間不同和劳动力畜力不均的特点，打破了队与队的界限，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十天十夜就完成了八万三千八百亩麦播任务，淤沙地全部适时播种，并超额播种了三千四百多亩，質量也很好。由于大兵团作战增强了社、队間的互助协作关系，从而使一部分“穷队”和“后进社”变成了富队，赶上了先进。一年多来，全县八十一个穷队中，已經有四十六个变成了富队，改变了穷困的面貌。

大兵团作战领导統一，劳动力集中，生产一致，劳动地点接近，便于开展劳动竞赛，促进技术革新运动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农活質量。在潘口水庫工地上，开始运土日进度是每人两立方米，自从开展竞赛后，高辛公社苦战三天，实现了車子化，消灭了挑担現象，日进度提高到四立方米。“双八”公社为了超过高辛，大力赶制了土火車，实现了运土軌道化，每个人日进度提高到十方以上。高辛公社也馬上迎头赶了上去，双方又都試制成功了动力木軌运土机，每次可运土一万多斤，比一般車輛运土效率提高了五十多倍。同时，大兵团作战是互相配合、流水作业，一个生产环节突破之后，其他生产环节也就很快被带动起来。城关公社第二战斗营在开挖干沟时，第二連負責土方工程，第三連負責砌方工程。开始时，每人日进度都是三点二立方，进度平衡。后来第二連創造了用跃进車推土的办法，使日进度提高到五立方，第三連在形势的逼迫下，也立即跃了上去，超过了第二連。第二連又連續改进，結果双方都提高到八立方多。

在大兵团作战中，合理的分工，为發展人們的才干，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知識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在平时的生产中，根据节气的不同和每个劳动力的特長，分別組成了各种專業队，在进行大兵团作战时，也充分發揮了每个人的特長，这样人們就有机会鑽研一門生产知識，全县已培养各种技术員二万多人，“土專家”五千多人。社員們愉快地唱道：“人民公社力量大，誰会干啥誰干啥，技术本領提高的快，农民变成土專家。”

大兵团作战还培养和鍛煉了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广大群众在劳动中、在处理各种問題时表现了空前高涨的自我牺牲精神，爭干重活、髒活，把困难留給自己，方便让給別人。在一九五九年的抗旱斗争中，有一段干沟是沿洼葦草地，难挖費工，十七个公社爭挖这一段，最后确定“双八”公社挖，而当夜間休息时，李口公社帮助挖了三次，使这段工程提前半天

竣工。至于在大兵团作战中提高了干部的領導水平，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英雄模范，那就无法用数字和典型事例来表达了。

三

公社化后，大协作大兵团作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建立了井井有条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秩序。具体組織工作是怎样搞的呢？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为了适应生产的全面大发展，劳动組織有了相应的改变，在原有劳动組織的基础上，建立了团、营、連、排，实现了組織軍事化。以团为綜合性的領導單位，以营、連为战斗單位，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划分战綫。如在一九五九年秋季，各公社划分了秋收、种麦、水利等战綫，分別組成了大兵团。各个兵团又分若干專業营、連。水利兵团中有土方营、积方营、工程建筑营、后勤运输营等；种麦兵团中又分翻地、施肥、整地、打畦等專業营。这样，农业生产和工厂生产一样有了比較細致的分工，便于全面完成各种生产任务。与此相适应的是实行了生产战斗化，統一吃飯，統一上工，統一休息，有明确的任务和要求。生活的集体化，給大兵团作战提供了極为有利的条件，在比較大的生产任务和緊張的农事季节里，实行吃飯到田、住宿到田、娱乐到田、學習到田、办公到田，这样每天可以挤出劳动時間两个多小时而又不使社員感到緊張。在实行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同时，坚持了管理民主化，把組織性、紀律性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在領導大規模的生产中，經常通过大字报、意見箱、干部参加劳动、社員参加管理、定期召开社員代表会、干部和社員交知心朋友等办法，广泛采納群众的意見，大大促进了生产的發展。

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多种多样，組織規模有大有小。根据生产任务和所需時間，一般采取了集中突击、巡迴突击和临时突击相結合的办法。对于大中型水庫、桥梁和發电站等規模大、時間長、任务集中的基本建設工程，采取了集中突击的办法，調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專职專業安营扎寨，吃住在工地，一直到任务完成。对于开挖干沟、翻地、收割等比較緊迫，而又不需要在一个地点占用过長時間的工作，采取巡迴突击的办法，集中較多的劳动力，在統一領導之下，分別輕、重、緩、急，完成这一样，再干另一样。对于必須突击完成而又比較分散的农活，如播种、小宗收割等运用小股武装，速战速决，迅速轉移。在組織規模上是根据任务大小确定的，有全县范围的，有几个公社联合的，有一个公社范围的，也有几个大队联合的或一个大队統一的等多种形式。

各人民公社在广泛組織大兵团作战的同时，坚持了与專業队劳动相結合。專業队有两种，一是常年專業队，在一般情况下，固定劳动力，常年不变，如飼养、林业、蔬菜、积肥和服务人員等；二是季节性專業队，根据农事季节的变化而組織的水稻、棉花、麦田管理等專業队。在組織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劳动力是从季节性專業队抽的，而又同时照顧了各个專業队的生产，因此在組織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某項有决定性战役的时候，同时兼顧其他生产，保证既有重点，又全面跃进。

为了保证大兵团作战中的农活質量，除了加强对社員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紅旗竞赛外，各人民公社还建立了生产責任制和檢查验收制度。一般都建立了“四包”（团包营、营包連、連包排、排包班）、“七定”（固定領導人員、劳动力、任务、地点、時間、質量、工分）的責任制，推行了長計劃、短安排的小段包工制，制定了各种农活的操作規程和具体的時間安排。同时，每个兵团、各个战綫都建立了檢查验收委员会，每个專業营、連和專業队都建立了两人到五人的檢查验收小組。对時間長、用工多的大宗农活，采取一天一檢查、

三天一鉴定、完工总验收的办法；对于时间短、用工少的小宗农活，采取了随检查、随鉴定、随验收的办法；对不合乎质量的随时翻工整修；对于临时不易验收的农活（如播种密度），建立了地块登记责任制，从而保证了农活质量。

大兵团作战规模大、范围广、分工细，需要加强兵团与兵团、战线与战线以及各个专业营、连和工、交、财、商等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如在“三秋”（秋收、秋种、秋翻）生产中，水利战线保证了麦播战线抗旱种麦的用水；秋收战线把腾出来的茬子移交给麦播战线送粪、翻地；同时送粪和运秋又往返运输，做到了车不空行，密切配合。公社的工业部门保证了各种农具和水利建设工具的修配和制造；商业部门也满足了工地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交通部门组织专门车辆，及时转运了水库工地的物资。为了保证各战线、各部门密切配合好，各人民公社又建立了协作会、联席会和互派联络员等交接联系制度，保证了步调一致，加快了工作进度。

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加强了对大兵团作战的领导，大兵团作战，少者数百人，多者数万人，领导的好，劳动效率就能显著地提高。反之，一天半天指挥不开，就会造成很大浪费。为此，县委提出了“书记挂帅，领导上前线”的口号，加强了对大兵团作战的具体领导。全县范围的大兵团作战，都有县委书记亲自领导；几个公社联合作战的，由县委委员领导；公社或大队范围内的大兵团作战，有公社党委书记或大队总支部书记领导。每个战线都有委员分工包干，营、连、排、班都有得力干部具体领导，切实做到了路路有帅、战线有将、队队有领导、处处有人管。领导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想办法，妥善安排了社员生活，大大鼓舞了士气，经常保持着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

四

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而公社化后发展起来并日臻完善的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一年多来在水利建设上，全县完成了三点二亿土方的任务，相当于解放以来兴修水利工程土方总和的两倍，使灌溉面积由公社化前四十九万亩扩大到一百四十四万亩，并且使占易涝地区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消除了涝灾。水利建设又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五九年的干旱发生在“五黄六月”，群众称为“塌脖子旱”。旱情比一九四二年要严重。一九四二年六十多天没下雨，赤地千里，全县逃荒饿死在外地的农民有三万多人；而一九五九年百日无雨，全县十七个公社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二十万人的抗旱兵团，半月就新兴了一千多万土方的水利工程，保证了各种作物的适时灌溉，终于从龙口里夺来了特大丰收。全县秋季粮食产量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百分之三十左右，棉花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油料、烟叶产量也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八年。每个公社都建立了工业基础，畜牧业的发展也异常迅速，特别是生猪三月翻两番，林业、副业、交通运输事业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实现公社化和采取大兵团作战的结果。

人民公社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培养了人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业产业军。这支农业产业军必将在今后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全县组织一支十四万人的水利建设兵团，七万人大战潘口水库，七万人大建水闸、涵洞、沟渠和发电站，劳动效率和工程质量比一九五八年更高。麦田管理大军细如绣花地管理麦田，已普追两遍肥，决心为亩产五百斤而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誰說澎河水不能倒流

——看河南魯山馬樓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

李廷鈞 趙勤印 王進文

人民公社力量強，鎖住千年老龍王；
澎河倒流水利化，穿川變成魚米鄉；
從此害河變利河，人民幸福樂無疆。

這是河南省魯山縣馬樓人民公社社員對治理澎河的贊歌。

站在澎山，遠遠望去，雄偉的澎河大壩矗立在澎山腳下，原來陰沉沉的“龍王潭”，已經變成了環繞青山的人工湖。蜿蜒在澎山下的澎河大渠，象一條巨龍一樣由東向西伸展，灌溉着馬樓、張良、楊村、張官營四個公社二十萬畝良田。三座水電站，已於一九五九年國慶節前夕發電。七部拖拉機正在日夜進行冬耕，機耕面積占到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一。農民所盼望的“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的理想，開始變成了現實。

這幅美麗的圖畫，是勞動人民在大躍進中用自己的雙手繪製成的。

提起現在，就想起了過去。馬樓人民公社雖然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好地方，但是，在解放前歷代反動統治時期，人民卻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地主階級殘酷地壓榨和剝削人民，水旱災害極度頻繁，人民生活貧困不堪。一到雨季，暴雨降落，澎河泛濫，沖溝毀地，不計其數。過去在這裡流傳着這樣一段歌謠：“澎河水，灣又長，洪水泛濫遭災殃，房屋倒塌千萬間，肥沃土地變汪洋。”一遇旱災，群眾更是束手無策，不是求神祈雨，就是讓“十二寡婦掃坑”。

（祈雨無效時，就讓十二個寡婦到水坑裡打掃，是一種迷信舉動）。一九四二年秋季大旱三十天，就造成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慘境地。五百多人被餓死，三千多人去逃荒，賣兒賣女的就有三百多戶。那時在群眾中流傳着這樣一首歌謠：“天高人心涼，毒蛇纏身上，草根當飯吃，淚水養親娘。”

一九四九年，馬樓人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積極要求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一九五零年全國農業勞動模範蘇殿選，帶動群眾成立了互助組。在互助組的第一年，農業生產就超過了單干戶。一九五二年，蘇殿選帶頭建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建立的第二年打了三眼井，小麥單產達到三百零六斤，比單干戶增產一倍多。在生產過程中，人們感到六百餘戶的小社，地塊小，插花地多，耕作不方便，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於是在一九五六年春，由五十二個初級社合併建成了一個擁有五千多戶的大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年春季開挖了五里長的沙河渠，打井三百二十一眼，擴大澆地面積一千一百五十八畝。一九五七年糧食畝產達到三百五十斤，比一九五六年增長百分之十六點九。高級社建立起來的兩年中，一直與水旱災害作鬥爭，使一部分土地初步實現了水利化。可是，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然面貌，一遇大旱，渠塘水干，井水降落。一九五七年秋季抗旱種麥時，社員日夜到澎河沙河拉水、担水點種，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麥子種上。在這種情況

下，战胜水旱灾害，就仍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关系到农业生产收成好坏的命脉。

一九五八年，全国响起了大跃进的号角，馬楼乡人民群众鼓起了革命干劲，繼續向自然开战。中共馬楼乡党委，在党所提出的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的指导下，决心根治澎河，引水由东往西倒流，灌溉馬楼整个土地。但是，当时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出来反对这个方针，说什么“人活九十九，没有见过水倒流，如果能办到，除非西边出日头”；不法地主和富农分子，大肆造谣攻击，說修水庫是“吹牛”，是“長精（逞能的意思）”，企圖阻撓澎河治理工程的开展。乡党委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群众坚决地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粉碎了地、富分子的无耻谰言，批判了各种右倾思想，从而保证了澎河水利工程的开展。在大搞水利运动中，劳动人民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表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出现了许多可歌可颂的事迹。乡党委副書記陈福有，亲自带领全乡五百名“钢铁”青年，在零下十二度的寒冷的天气里，展开了治理澎河的大战。他們的口号是：“截去龟头，堵住澎河流，讓高山低头，讓河水倒流。”数九寒天，河水成冰，冰块如刀，他們双腿由紅变紫，由紫变青，但是誰也没有叫过一声痛，充滿着革命的乐观主义，边劳动，边唱歌：“我們是十冬腊月鬧龙宮，我們是钢铁青年降蛟龙。”他們的脚冻裂了，撕下衣服包起来再干；狂風把工棚吹塌了，又重新盖起来；没有水平仪器，用土办法代替；没有技术人员，自己苦心鑽研，边学边做；劳动力不足，他們自己想办法創造和改良了十几种工具。就这样一直战斗到春暖花开，终于筑起了一座長十五米、寬七米的截水牆。截水牆工程的完成，使人們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偉大力量，也初步学会了修水庫的技术。所以乡党委就下決心领导修建澎河水庫，預計蓄水五千九百万立方米，灌溉二十万亩土地，彻底根治澎河。这个宏偉的工程方案一提出来，立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群众充滿了馴服澎河的决心和信心。全乡又抽出四千名劳动力，投入了澎河治理工程。各个管理区都組織了后勤部，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二岁的少年，有的也参加了“支前队”。

大規模的水利建設运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大發展。这个五千多戶的高級社，虽然在水利建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也暴露出了若干难以解决的問題。例如，修澎河水庫，要淹沒王皮沟、鵝凹、大坡等九个村的一千五百多亩土地和二百五十多戶的房屋，这些村不是一个乡，又不是一个社，問題沒法解决；举办这样大的工程，需要二百五十万个劳动日，开渠、挖塘、治山和农业生产等需用三百一十六万五千个劳动日，全社一万多个劳动力天天出勤，需要两年半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水庫工程需要投資二百一十万元，全社积累仅三十一万多元，資金和物資也有很大困难；技术力量很缺乏；本社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間，因用水受益大小不同，投資也發生了爭执，工分、伙食等問題，因不是一个分紅單位，也沒法解决；特别是当时农业生产繁忙季节迫近，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設發生了尖銳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三种情緒：一是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主張停工“下馬”，说什么“搞的太大了”，“影响了农业生产”，“应该收縮”。有的富裕中农也出来諷刺：“算了吧，还是讓澎河水从西往东流吧！”二是少数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單純依賴国家的思想，伸手向国家要人、要錢、要机器。三是絕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積極主張坚决干下去，依靠自己力量，一定把水庫修好，讓澎河水割头換項，讓澎河水倒流。乡党委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了大鳴大放、大辯論，通过大会、小会、大字报等形式的深入辯論，批判了“下馬論”、“困难論”和“伸手派”。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在大規模的生产建設运动面前，單純經營以农业为主的高級社，已經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發展需要了，大家都有办更大社的要求。幸福一社党支部書記陈玉祥，曾几次找乡党委要求：“还是合大社好，大社力量大，問題好解决。”同时，

由于水利建設和大規模的生产运动的需要，由于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各农业社已举办了一些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等集体福利事业，开始实行了社会主义大协作，打破了乡界、社界举办水利建設。在这一基础上，經過群众反复討論和干部互相串連，一致要求成立人民公社。当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傳出后，广大群众風起云涌，热烈拥护，在七天內，写出大字报、申請書两万五千多張。随之，就由周圍的山盆口、董村、鉄寨园、宋庄等二十七個高級社組成了一個人民公社。这样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就应运而生了。

人民公社一建立，就立即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比高級社有更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便于統一领导，全面安排，实行“大兵团”作战，而且更主要的是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冲天干劲，大家認為修水庫是給自己干活，情緒更加高漲，精神煥發，少数人犹豫、沉寂、埋怨的空气一扫而光，所發生的矛盾迎刃而解。广大社員为了庆賀人民公社的誕生，为了多快好省地把水庫修好，掀起了高速度、高工效运动，主动地成立了战斗营、战斗連，出現以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繼光等英雄的名字命名的突击队，点将台、比武台、英雄榜、光荣榜、紅旗升降台等竞赛形式相繼出現，开展了轟轟烈烈的劳动竞赛运动。劳动組織更加合理了，計劃性更强了。全体民工分为三班，輪流突击，崩山开路的炮声，响徹了云霄，震撼了山峦。在大壩合龙时，正是处于汛期，山洪暴發，洪水与壩爭長，最危急时分，水距壩頂只有两分米左右，大壩随时有被冲毀的危險。在这样千鈞一髮之际，公社党委在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全县的支援下，迅速向洪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万二千名指战員，七天七夜，沒有下壩。群众提出“向洪水大战，与龙王搏斗”等豪迈的口号，全体黨員和共青团員向党宣誓：“战不胜洪水，决不下壩，宁願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讓造成灾害。”日夜奋战，将大壩加高到一百四十五米安全高程，征服了洪水，完成了汛期拦洪任务。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千多名英雄模范人物，創造了許多惊人的奇迹。例如共产党员陈玉祥，率領五十名“鋼鉄”青年，奋不顧身，破冰下水，連續几次不下工地，一直坚持工作。共产党员叶同立，一連六次下到三尺多深的冰水里，打撈河底石块。老英雄王多三和他的三个兒子，干得格外起勁，一气打夯七百二十多回，一直干到庫成渠通；当別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說：“幸福是共产党給的，命也是毛主席救活的，只有苦干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和毛主席。”

由于公社兴办了工业，工具改革也有很大發展。公社集中了大批人材，提出了“工地工厂化”、“人人当木匠，个个是老师”的口号，在工地上成立了四个机械修配厂，創造了二十几种先进工具，連同社办工厂，共制各种工具七千余件。有木軌平斗車、空中运土机、打夯机，还有一千七百米長的鉄軌鉄斗車等等，做到了小修不出工地，大修不出公社。这对提高工效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起土运土的極端困难的情况下，由原来每人平均不到半立方米土，提高到三立方米多，最高时达到四立方米。据不完全统计，共节省劳动日六十六万余个。以集体智慧創造的四部“羊脚碾”（用拖拉机帶动），比原来石滾压土，提高工效五倍多，一天可少用一千个人工。群众高兴地說：“公社力量就是大，任何困难都不怕，苦干加上改工具，能把龟山搬了家。”人民公社成立，可以更大范围地調动劳力，各生产大队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大协作，山区大队人力、牲口支援平原大队。周圍張良、楊村、張官营、宗庄、辛集等十几个兄弟公社和平頂山市、襄县、叶县等地，發揚了共产主义精神，在人力物力方面，大力支持了治理澎河的工程。因而能够在办鋼鉄的同时，保證了农业的大丰收，完成了秋收、秋耕、秋种，而且坚持完成了水庫建設工程。全部工程所用的二百一十万元的投資，只由国家帮助了三十八万元，百分之八十二是靠馬樓、張良、楊村、張官营四个公社自己提供的。經過一年多的英勇奋战，雄偉的澎河治理工程，于一九五九年七月胜利地完成了。水庫大壩高达二十八点五米，長五百二十八米，底寬一百四十五米，頂寬五米，共挖土石方六十万立方米，

可蓄水五千九百五十万立方米。紧接着全面开展了渠道工程建设，完成了一条长达三十一里的澎河大渠。在大干渠的两旁，开挖了一百一十三条支渠，六千余条斗、农、毛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网，引澎河水由东往西倒流，使广大平原的良田得到自流灌溉。当澎河水由东往西流时，广大社员热烈欢呼：“澎河水倒流了！”“观潮派失败了！”群众普遍反映说：“只有共产党，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让澎河水倒流！”在治理澎河开始的时候，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曾经断言过：“如果能讓澎河水倒流，除非西边出日头。”可是，现在澎河水居然倒流了，而日头还是从东方出来。铁的事实证明，敢想敢做的人们胜利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彻底失败了。

馬楼人民公社经过几年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水利建设，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自然面貌，实现了水利化。灌溉面积由解放前的三千亩，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一万八千亩，一跃而发展为六万五千九百亩，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其中自流灌溉面积达到五万五千亩。一九五九年秋季在抗旱保丰收的斗争中，澎河水利工程，发挥了巨大威力，保证了六万九千八百三十三亩秋季作物普遍浇水四次，有五万八千余亩浇水五次以上。因而，在百日无透雨的严重的干旱情况下，全社农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正如社员们所说的：“今年干旱是馬楼历史上第一次，农业大丰收也是馬楼历史上第一次。”秋季单产达到五百二十九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比高级农业社的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全社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千二百一十零二千七百零八斤，亩产达到六百九十八斤。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其它经济作物产量也有很大增长。油料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四，烟叶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二，棉花亩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九五九年种植的三千多亩水稻平均单产一千斤，公社社长苏殿选种植的五亩试验田，单产达到一千六百二十斤。社员们兴高采烈地说：“澎河水，遍地流，庄稼长的绿油油，百日无透雨，还是大丰收。”虎营生产大队的土地过去被群众称为“浅水湖”、“荒草湖”、“响沙滩”，一九五九年秋季也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单产达到四百斤，花生亩产达到五百斤。群众感动地说：“人民公社象太阳，照的虎营变了样，澎河倒流水利化，荒草湖长出了好庄稼！”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新生的社会组织，没有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没有水利建设的胜利，要想抗御一九五九年这样严重的干旱，并且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那是不能想象的。

一九五九年秋季的特大丰收，更加鼓舞了广大社员的干劲，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特别是宣传贯彻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之后，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很快形成了“三秋”生产的新高潮。全社五万一千余亩小麦，四天就种完了；有四万八千亩实行了园田化，地面平整，埂直如线，畦宽相等，能灌能排，为一九六零年小麦大丰收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以水利建设和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馬楼、燕楼两个生产大队，已经实现了一亩地一头猪，公社正在建立万头猪场，生产大队建立千头猪场，生产队建立百头猪场，一九六零年春天全社可以达到一亩地一头猪。公社初步计划，一九六零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一倍左右，工业总产值可以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他，林、牧、副、渔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将有更大的跃进。在基本上实现水利化和园田化的基础上，公社全体社员正在信心百倍地向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迈进。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紅光万丈照白河

——河南嵩县白河人民公社徹底改变貧困落后面貌——

中共河南洛阳地委調查組

从洛阳市出發，沿着洛(阳)欒(川)公路西南行，經過伊川进入嵩县境，再走約四百余里起伏曲折的山路，就到了这个县的白河人民公社。这里是深山区，是伏牛山的腹心地区。

这里虽处深山，但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据已經知道的地上地下有利于国計民生的各种资源，不下一千余种，但是，人口稀少，在方圆一百多里的地面上，只有一千九百八十九户、九千一百七十二口人，男女全半劳动力总共只有四千二百五十五个。解放前，人民生活極端困苦，終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飽腹的生活。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連年进行救济，并積極领导群众組織起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自然束縛的力量，因此，还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面貌，还不能够全面地开发山区經濟，迅速提高山区的生产力，特别是建設山区公路，白河人民从解放以后就一直希望着、醞釀着，但年复一年，这个迫切的愿望仍然沒有实现。

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大兴水利和一九五八年大办鋼鉄过程中，白河人民就在合大社、办大社。人民要求进一步組織起来，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面貌。

人民公社随着生产的發展和人民的要求产生了。群众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說：“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广大人民心花怒放，積極要求参加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白河人民公社成立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長，人民生活有着显著的提高，山区的面貌在迅速地改变着。广大人民热烈地拥护人民公社，拥护实行基本社有制。群众說：“社有制，好得很，大集体，小全民。资源綜合用，人多轉乾坤，收入大增加，光景日日新。今昔比一比，真是大不同。”这是白河人民从心底發出的真挚的声音。

二

毛主席說：“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圖。”白河人民正是这样，而其又穷又白的程度，較之一般地区則更甚。白河人民的絕大部分，有的是一九二九年和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荒时跑来的，有的是平时逃避国民党反动派抓兵派款跑来的。过去这里的人有“九州八府十三县”之称。五馬寺大队，过去本地人只有二十五户，而人口最盛时达到二百二十户，現在还有一百二十三户；上庄坪大队是本地户最多的地方，在現有二百二十户中，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外来户。許多户是光身汉一个，他們終年給地主种地，劳动一年不得温飽。这里普遍存在的封建剝削形式叫“打对脚”。“打对脚”有两种，一种是“門里对

脚”，一种是“門外对脚”。“門里对脚”除了要給地主出租以外，还負担着給地主白白种一部分土地的“义务”；“門外对脚”，沒有給地主白种地的义务，但是租粮很重，要和地主对半分粮。一个好劳动力，白天黑夜在地里忙死忙活，一年也不过弄四石粮食，給地主一半，再留下一些种子，做上一身衣裳，买一把鍬头，也就完了。那时粮食不值錢，土特产也不值錢，一斤盐要值八、九十斤甚至一百多斤粮食，一尺布也要值二、三十斤粮食。加上高利貸剝削，春天吃一斗粮食，秋天要还三斗；春天花地主三角錢，秋天就要交給人家值一塊錢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冬天盖不上被子，只能日夜烤火取暖。同时，这里解放較晚，嵩县是一九四七年八月解放，而白河为匪霸盘据，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算完全解放，反动地主、恶霸、土匪都集中到这里，人民受压迫剝削最重，時間也最長。所以，群众的革命性也特別强，要求改变山区貧困落后的历史面貌的願望也特別迫切。

人民从切身的历史的經驗中体会到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改变山区貧困落后面貌。在解放前，貧苦农民就有組織“唐将班子”的習慣。一个人在山上作活不行，要十个八个进行換工。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就普遍組織了临时互助組，一九五二年常年互助組就大量出現。一九五三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宣傳貫徹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实施，这里就出現了第一个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全县最早的三个初級社之一；一九五四年秋天参加初級社的农户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公布以后，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就全部实现了高級合作化。当时共建立了十三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大的是大青社三百二十四戶，最小的是火庙社六十九戶，其余的社一般都在一百五十戶到二百戶之間。在合作化的过程中，生产有迅速的增長，群众深切体会到互助合作的好处。五馬寺过去是最貧困的地方，过去群众称为“五多五少”：男人多，妇女少；山地多，平地少；拍子（草鞋）多，布鞋少；破衣多，新衣少；啃葛条（指冬天用葛条擋風取暖）多，盖被子少。但是組織起来以后，一九五四年就卖余粮八万斤，一九五七年卖余粮十三万斤，每人平均有粮食二千多斤。这里有个有名的“光棍組”，解放前都是穷的連老婆也找不到的人，解放后成立了互助組，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統購統銷时，平均每戶就卖余粮一千多斤，每家都存七、八十元，被群众称为小銀行。現在这些“光棍”一个一个都結婚了。同时，群众不仅从生产的發展中体会到互助合作的好处，而且从合作化的波折中認識到大集体比小集体更优越。一九五八年七月为了进一步解决發展生产上的矛盾，十三个高級社又并为三个大社，八月，又由三个大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群众自己認識到这是一条真正光明燦烂的道路。

在成立人民公社以前，各个队的經濟基础虽有差別，但是各有特点。在农业上，西河、下寺、庙街、大青、栗树街、油路沟等六个队盛产小麦、玉米和紅薯，上河、瓦房、五馬寺、上庄坪等四个队山高气凉，小麦和紅薯的收成沒有把握，但是，玉米和馬鈴薯的收成很好。在林业、牧业、副业方面，上庄坪队的木材既多又好，五馬寺的生漆、白果很多，大青队的山萸肉是大宗，庙街队的柞蚕也不少。据調查，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基础不同的队平均每人收入的情况是：較富的五馬寺队为六十九元二角二分，一般的大青队为五十五元一角，較穷的西河队为四十三元一角四分。富队和穷队之間社員的收入相差二十六元零八分。但是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林业、牧业、副业和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的收入多少，又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少和交通条件如何。就拿上庄坪队來說，如果公路修不通，很好的木材根本銷不出去，就是在公路修通以后，只憑一个队的劳动力，大量采伐也是不可能的。

人民公社一經成立，就立刻在發展生产、消灭穷队富队的差別方面显示了巨大作用。由公社直接經營的工业和木材采伐，一九五九年的收入就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使

公社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各项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原来的穷队显著地增加了收入，达到了和富队差不多的水平，原来的富队的收入也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不少。还以五马寺、大青、西河三个队来说，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纯收入是：五马寺队一百二十九元（包括社员家庭收入在内，下同），大青队一百二十一元，西河队一百一十九元。不管是原来的穷队还是富队，收入都大大增加，而富队和穷队之间每人不过相差十元。

三

人民公社给白河人民带来的是穷困的最后结束，是富裕的真正开始。

让我们先看看几个数字：第一，一九五八年这个社全年总收入是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八十七元，而一九五九年就达到了二百零七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元，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六；第二，一九五九年这个社全年每人平均收入是一百零九元，比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收入七十三元四角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第三，一九五八年这个社的公共积累是九万二千七百元，而一九五九年的公共积累是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七十三元，增长了三点七四倍。这就是一年来白河人民公社最集中、最本质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决分以后（分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六），全社一千九百八十九户，存款的有一千九百四十户，存款一百元以下的有一千零三十八户，存款一百元到二百元的有七百四十六户，存款二百元到三百元的有九十五户，存款三百元以上的有六十一户（这是在本社信用部的存款，不包括原来在银行的存款数）。

在白河，人们还可以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历史岁月，如今他们感到面前是无限广阔灿烂的前途，他们以全身心热爱着人民公社。西河大队张占富就是这样的人。张占富，一个贫农，今年六十二岁了，到解放前，只穿过一双鞋，盖过一床被。那是十八岁结婚时穿的一双“磕头鞋”，盖的一床“结婚被”。这床被整整盖了十五年，盖烂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制起行李，每到冬天都要煨火铺。为了挡风，三年盖烂了一个簸箕。解放以后，政府连年救济，是老救济户。到成立人民公社以前，政府共救济一百八十多元，衣裳二十多件，布十四、五丈，袜子七、八双，被子两床。一家五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缺乏劳动力，在经济上一直翻不过身来。年年的“免腾点”总没法完全买回去，一九五七年一千八百斤“免腾点”只买回去一千三百斤。一九五七年还欠款四十六元，而一九五九年却一变而为存款八十二元七角了。他感动地说：“过去成年没啥吃，没啥穿。解放后，有毛主席领导，年年救济。转公社以后，又存了八十多块钱，真没想到。要不是转公社，我这户咋也不会翻身这样快。成立公共食堂真解决我的问题。有人说食堂不好，我根本不相信。现在这号样，真不错。我快不中用了，咋报答毛主席的恩呢？”他身体不好，但是精神不错，每天一清早就起来，人家没到地他就到地了。

这是个飞跃，一个历史的飞跃。人民公社究竟有多大力量，白河的许许多多张占富，是历史的见证人。

四

人民公社打开了全面发展白河山区的大门，打开了白河山区长期闭塞的状况，开始突破了自然界对于山区生产迅速发展的严重束缚。

山萸肉历年就是白河人民的重要收入，而大青大队的山萸肉产量占全公社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大青大队（当时是一个高级社）的山萸肉丰收了，但是却造成一九五七年的缺粮。这是因为劳动力少，忙于收山萸肉，耽误了农业生产。一九五八年大青大队的山萸

肉又是一个大丰收，但是，由于成立了人民公社，由各个大队抽调了八百多人，不过四天时间，就全部收完了。农业生产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栓皮（一种软木原料）也是白河人民的一项重要财富。主要出产栓皮的地区是上庄坪大队，打栓皮正是割麦和锄头遍地的紧张季节。公社化以前，由于不能够统一规划、全面发展，有的队有栓皮缺少劳动力，打不出来，有的队有劳动力没栓皮，没处去打。所以栓皮的生产一直提不高，一九五七年只生产了六万五千斤，一九五八年生产了七万斤（因为人民公社成立后，打栓皮的时间已过），而一九五九年由于统一组织了力量，就打了二十八万斤。

这不过是两个例子。实际上，在整个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上，在社办工业上，都显示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更适合于全面发展山区的需要，更适合于迅速提高山区生产力的需要。

在山区，交通事业的发展，对于生产的发展，更是迫切的要求。过去，白河只有一条挑担路，和一条牲口驮路，而且至少要走五十到七十里路，才能出大山口。所以，成立初级社的时候，群众就要求修公路。一九五七年，高级合作化时期，领导上提出山区要农、林、牧、副、蚕全面发展，乡党委考虑到群众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就打算修公路，但是一算账，如果国家不投资，根本没有力量修，结果只得又放下来了。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就集中人力物力大办钢铁，修公路暂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大办钢铁一结束，群众就把劲头转移到修公路上来了。群众说：“搞钢铁那样难我们都搞了，只要拿出那股劲，什么都能搞成，啥都不用怕！”群众总结大办钢铁为修公路创造了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有技术基础——有爆破人材；二是有物质基础——有开凿石壁的钢钎；三是有敢想敢干的基础——人们思想解放，干劲冲天。公社党委研究了群众的要求以后，决定坚决修公路。当时正是一九五九年初，将近春节，公社党委决定“破五”修公路，群众说不行，结果“初三”就全面开始了。从英子园修到栗树街，除车村人民公社的一段以外，共二十三里，光石方就有六万七千多立方米，一千人大干了二十天，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总共用工四万一千二百多个，钱六万七千多元。六月一日正式举行通车典礼，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上庄坪大队社员刘明亮七十多岁了，也要去参加大会，他说：“汽车我一辈子没见过，走三天我也得去，这是白河的大喜事！”“公路就是幸福路”，直接促进了白河人民公社财富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木材采伐。一九五七年全部木材采伐量是一百二十立方米，一九五八年由于大办钢铁，上升到五千立方米，而一九五九年则达到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六立方米。白河人民公社正在继续大修公路，他们把修公路当作向自然斗争的一项中心任务。

白河人民公社在短短的时间里，所以能够办这些过去应该办而办不到的事情，中心问题在于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能够充分地解放劳动力，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解决生产中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据统计，公社化前，全部劳动力是三千七百人左右，常出勤的只有三千四百人左右；而公社化后，劳动力出勤率经常保持在四千二百五十人左右，最高时达到五千二百人左右。

五

当然，斗争是存在的。白河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主要是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取得的。

白河人民公社在贯彻中央关于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政策的时候，两条道路的斗争表面化了。一九五九年八月的一天，公社党委副书记吕云杰到下寺队去检查生产，一个叫李景云的富裕中农，公开的对他谈公社的庄稼“长得不好”，公共食堂是“皮薄尖酸”。

呂云杰立即警覺起來，並且在公社黨委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正在這個時候，公社黨委又發現了大青隊小青作業組，以黨員郭金友、作業組長楊文德為首，和部分富裕中農一起，借執行“積極办好，自願參加”的政策為名，提出了“一起做活，回家吃飯，包產到戶，超產歸己”的倒退主張。這時，地主、富農分子，一方面背後拉攏他們，一方面公開進行非法活動。一次，公社黨委宣傳部長李向福領導大青大隊支部檢查生產，到小青作業組一看，小青作業組的生產工作至少比別的地方落後三天。而過去小青作業組的生產工作並不是很落後的。大家一研究，覺得有問題。第二天，黨員李桂蓮、李金哥和民兵隊長王西明就來找黨支部，他們要求公社黨委和支部迅速去處理這個問題。李桂蓮說：“郭金友和楊文德一起商量，說是包產到戶，超產歸己，分散吃飯，不用領導也能增產。他們組織李超杰（老上中農）、張建德（商人）、張天才（新上中農）已經討論幾次了。”當時，李桂蓮也曾經指出這樣做是“開倒車”，但是郭金友、楊文德不接受。郭金友原來也是一個貧農，土地改革以後，上升為新上中農，又加受姓魏的地主拉攏，工作上熱一陣冷一陣。三月份討論實行“三包一獎”制的時候，他就反對過這種作法，認為不合理，認為“獎勵是獎給整個隊，不是獎給組，最好是獎到戶”。當時就受到大家的批駁，但是沒有徹底認識自己的錯誤，在新的情況下，他的資本主義思想又抬頭了。

公社黨委認為必須在全社範圍內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並且決定以小青作業組為重點。在黨委的領導下，通過分析各階層的動向，總結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和大躍進的成績，總結公共食堂的好處，用想過去，看現在，展望將來的辦法，武裝幹部，教育群眾。在提高覺悟的基礎上，展開了大鳴大放大辯論。有的在大字報上這樣寫着：

“郭金友、楊文德二人，你們迷了。是有人給你們出謀定計，還是你們的思想變質了？為什麼要包產到戶，解散食堂，企圖恢復單干呢？私有制、單干禍根你們都忘了嗎？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年成，你們要飯逃荒上山，給地主打對腳，這些痛苦生活忘掉腦後了嗎？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鬥爭幾十年，無數的革命先烈不惜流血犧牲，解放了全國人民，組織了互助合作，達到共同上升，再也不怕天災人禍了；公社化後，一年更比一年增產，實現了生活供給制，使大家不愁吃和穿。這難道你們沒有看見嗎？……

“……就拿咱公社和咱隊的情況來說吧，公社化後，生活集體化；統一領導，勞動力統一調配，實行大兵团作戰，幾個月時間，就作了兩件前人辦不到的大喜事，煉鋼鐵一百多噸，修通栗白公路，還采伐了一千四百多立方米木材，各隊都辦起了綜合廠、縫紉廠。這樣大的成績你們不知道嗎？舊社會、公社化前這些成績為啥不出現呢？這些都是公社化後的大變化，都是集體吃飯、統一調配勞動力的結果。照你們說，解散食堂，包產到戶，想單干，一下倒退八年，連互助組都不剩了。你們這樣做，咱們拴住日頭也說不好！”

在辯論會上，貧農張才娃回憶過去，痛心地说：“我是寶豐人，民國三十一年年成，賣了十對鞋，換了一個月餅，一家七口人吃了一頓分散飯，將我賣給大青姓張的，你們不知道嗎？你們要個體，不要集體，貪圖享受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堅決要反對，我堅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許多貧農在會上都發了言，表示堅決擁護人民公社，擁護公共食堂，要和資本主義思想作堅決鬥爭。同時，並揭露和打擊了地主、富農的破壞活動。貧農飼養員邢金海說：“三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一人一條心，掙斷脊梁筋。不開這幾個會，我們小青作業組就崩了。”有錯誤思想的人也在會上作了檢討。郭金友也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是翻了身忘了本，表示今後要堅決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了秋季超產運動，勞動出勤率大大提高。

公社黨委根據小青作業組的經驗，召開了一百多人的擴大幹部會議，布置了在全社範圍

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击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攻和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

六

现在白河人民公社正在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将来。

公路的修建正在以非常高的速度进展着。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就可以通到公社党委所在地庙街了。十二月底，就可以通到盛产木材的地区上庄坪大队。然后，再逐步通向各个队、各个地区去，给全面开发山区铺平道路。

公社党委已经作出了全面开发山区的三年规划。这里，将要扩建和修建一批小型工厂，机械厂、木材加工厂、木厂、榨油厂、烤胶厂、炸药厂、酒厂等等；铁矿、铅矿，也要逐步查清资源和有计划进行开发。农、林、牧、副、渔各业要合理安排，全面发展。农业要逐步把耕地固定下来，扩大平地面积，保证粮食自给有余；林业是开发的重点，要有计划进行采伐和培育；牧业要大大发展，一九六零年要建立和扩大一个万头猪场，两个万头牛山，一个万只羊山，鸭、兔、蜂、蚕、鱼，也都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三年规划的总产值是：一九六零年四百三十万元，一九六一年六百五十四万元，一九六二年九百七十六万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

公社花开幸福来

——河南民权双塔人民公社改变了沙区面貌——

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調查組
中共民权县双塔人民公社党委

荒沙区的巨变

双塔人民公社，处在豫东沙区古老的黄河故道中。是一个由原来的荒凉穷困的沙区，一跃而变为美丽富饶的地方。全社五十七个自然村，三千二百二十八户，土地面积四百一十六平方公里。现在人们歌颂这个公社的新面貌是：“双塔到处宝，遍地花生枣，红薯人头大，牛羊成群跑。”

解放前，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滩，耕地面积只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六点九，广大群众不仅饱受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且还受着残酷的风沙危害。那时人们沉痛地说：“住在沙荒里，如坐没底船，风来风灾，旱来旱灾，水来水灾，农业不保收，副业没门路。”因此，贫苦农民常年过着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有一年，只有八十四户人家的閻寨村，就有八十一户逃荒要饭，其中有三十户卖儿弃女，妻离子散。不逃荒的人家，也只能勉强过着“早上糠、晌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日子。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年辛苦半年粮，半年含泪去逃荒，卖掉了儿和女，饿死啦爹和娘。”

解放后，那种凄凉的景象，随着地主阶级的灭亡和生产的发展，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更使沙区群众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一望无际的防风林带复盖了光秃秃的沙滩；平地栽起了万亩果园；大小渠道交織成網，“寸草不生”的沙区变成了园田。过去种上一葫蘆收不了两瓢，现在种到那里，那里丰收。一九五九年虽然遇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严重旱灾，但是广大社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仍然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全社总收入比公社化前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三，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社员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公社化后，队队成立了公共食堂，实现了伙食供给制，按月发工资。群众说：“愁吃愁穿几千年，如今有了铁饭碗，过去掺糠咽菜，现在吃到了大米白面，过去衣不遮体，现在有单有棉。”社员刘玉信，解放前逃荒要饭，卖掉了自己亲生的女儿，现在一家五口人，一年当中就新添单衣十八件、夹衣七件、棉衣七件。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户户都有存款，社员实际购买力，较一九五八年同期提高了五点四倍。无子女的老人进了敬老院。天真活潑的孩子們在幼儿园的阿姨教导下，跳舞、唱歌、作着各种有趣的遊戲。解放前，只有一处小学，七十五个小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贫苦农民的子弟根本进不了学校門。解放后，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蓬勃发展，广大贫农、下中农的子弟受到了教育。尤其是公社化后，不仅举办了九所小学，还举办了一所林业技术学校和一所社办公助的初级中学。各类学校学生达二千零七十八人，较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以上，较

解放前一九四八年增加了二十多倍。过去没有一个中学生，现在不仅有了二百八十一名中学生，而且还有七名大学生，其中有三名大学生，都是过去要饭的孩子。社办医院的红瓦房隐显在幽静的林区里，有病的社员可以住院。新辟的人造湖，蓄满了碧波荡漾的湖水，使沙区的景色具有一派江南风光。

連 破 三 关

双塔人民公社在改造沙区的斗争中，每前进一步，都遇到过保守思想和旧习惯的抵抗。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里的广大群众以奋勇直前、百折不回的毅力，战胜了右倾保守思想的阻碍，打破了“荒沙造不成林”、“沙区不能打井”和不能全面规划综合发展的三大关，取得了日新月异的伟大胜利。

早在一九五零年，这里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即根据上级指示提出了“变沙荒为良田”的战斗号召，发动群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但是，一部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富裕农民却说：“沙滩那样大，栽上几棵树苗，象一根针丢到大海里一样，看都看不见，还能挡沙？”还说什么“寸草不生的沙滩，能栽活树才见鬼哩！刮不死，也成不了林！”一句话，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胜天，不相信沙荒面貌能够改变。阶级敌人则乘机破坏，富农崔彦德故意把树苗倒栽，并说：“生在苗圃里，搬到白沙滩，反正栽不活，给它个颠倒颠。”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不粉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克服部分富裕中农右倾保守思想的抵抗，植树造林运动就搞不起来。针对这一情况，党组织便号召全体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下定决心，突破这一关，要象在土改斗争中那样坚定，向沙荒作斗争。”同时，广泛发动群众诉“风沙苦”。在诉“风沙苦”中，贫农赵化民说：“提起‘风沙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活了五十多岁没有吃过自己种的麦子，每年外边收麦子时，我们就得逃荒，到兰考拾点麦子，人们骂我们‘沙狗子’。一九四五年，儿子才十一岁，被大风旋到赵寨村北地沙窝里，险些把孩子刮死……”通过诉“风沙苦”，广大群众更加深切地认识了风沙的危害，并且以大量的事实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想。贫农赵速君在一九四八年种了七亩麦，只有庄前面被荆棘挡风的一小块收了八斤，其余均被风沙打死。他用这个事实说明，荆棘能挡风，树木更能挡风，荆棘能成活，树木就能成林。经过辩论，坚定了广大群众向风沙作斗争的信心，提高了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打破了“沙荒造不成林”的第一关。

但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改造沙荒是不可能的。防风林带不能统一规划，除公荒造林外，在私荒和私有土地上植树造林，虽然当时国家规定“谁栽谁有”，但是，一部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富裕中农，仍然不栽。因而树不成行，林不连片，发展很慢。直到一九五四年底，造林面积才达到三万三千三百余亩，植树五百三十七万株，只对部分农田起到一些防风固沙的作用。个体所有制的存在已成为进一步改造沙区的主要矛盾，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迅速前进。一九五五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解决了这个矛盾，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使沙区改造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历年一季造林，发展为四季造林；由个别零星造林，发展为有组织、有计划地造林。到一九五七年底，造林面积已达到八万七千亩，相当于合作化前五年植树造林总和的二点六倍；植树一千二百万株，相当于合作化以前五年总和的二点二倍；还营造果园一千四百亩，果树一百零八万株。

但是，沙区面貌的改变仅仅依靠植树造林是不够的。随着林业的发展，广大群众愈来愈感到解决沙区缺水问题的重要了。一九五六年春季，党组织又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打井运动。当时少数群众对沙区打井缺乏信心，有右倾保守思想的干部也不相信沙区能够普遍打井。说什么“祖祖辈辈都没有听说过在沙区可以打井浇地，庄头上吃水的井还三天两头干，一刮

大風就填滿了沙，在漫天野地里打井淨瞎胡鬧！”为了克服右傾保守思想，党組織又領導群众展开了一場沙区能不能打井問題的大辯論。小刁樓村在辯論中，貧农王国法說：“造林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說沙区造不成林，現在不是造成了嗎？庄头上能打成井，为什么野地里就打不成井呢？你們不信，我們先干！”会后，他主动扒了自己的兩間房子，拆磚四千塊，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十几戶人家，投資一百二十多元、磚一万塊，很快打成了五眼磚井。原来不相信沙区能够普遍打井的人，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啞口无言了。全乡打井五百三十眼，不仅解决了沙区吃水的困难和部分农田用水問題，而且破除了沙区不能打井的迷信，打破了改造沙区的第二关。

农业生产合作社突破了个体所有制对于植树造林、改造沙荒面貌的限制，促进了“以林为主”全面改造沙区工作的發展。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到来，在更大範圍內，全面规划、綜合發展，就成为进一步改造沙区面貌必須解决的首要关键。但是，当时全乡十六个高級社，各有各的打算，誰也做不到。一九五七年冬季，乡党委根据全面改造沙区的需要和便于将来实行机耕，将全乡需要营造的农田防护林带进行了綜合规划。但由于社与社之間占用土地的好坏、多少不一样，有的社干部、社員思想不通，以致乡党委的計劃貫徹不下去。一九五八年春，乡党委又规划邓寨、牛牧崗、抹坡三个高級社合修一条大渠，共同澆地。可是由于牛牧崗社嫌占他們的地多，也沒有修成。于是，各社为了解决这些新的矛盾，便主动进行联社、并社，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联合起来搞水利，开垦荒地，兴办林場，打破了改造沙区的第三关，并且促成了人民公社的誕生。

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全面地、徹底地改造沙区面貌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了高級社时期社小力薄、不能集中統一使用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矛盾。双塔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根据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在改造沙区方面积累的一条重要經驗，即“以林为綱，大搞水利和土壤改良，促进农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对整个沙区建設进行了全面规划。公社对林带建設在全社範圍內实行了合理布局，把原有分散的小林带，連接成为大林带，变小網眼的农田防护林为适合于机耕的大網眼，变單一树种为落叶和長青、乔木和灌木相結合的混交林带，因地制宜地规划了农业区和园林区。同时，作出了以引黃灌溉和淤灌、深翻为主的水利建設、土壤改良和农作物改制計劃，从而促进了沙区建設的飞跃前进。

一年胜十年

人民公社建立后，在改造沙区面貌上显示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

高速度地發展林业，尽快地从根本上改造沙区面貌，这是双塔人民公社每个社員的迫切要求。公社化的实现，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全面改造沙荒的斗争。合作化前，每年平均植树一百零七万株；合作化以后，每年平均植树达到二百七十万株；公社化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就植树二千九百一十六万株，比公社化以前八年植树造林的总和还多一点四倍。同时营造果林一万亩，栽培果树二百九十八万株，超过了公社化以前八年栽培果树总和的一倍以上。其發展之快，真是一年胜过十年。

公社化后，植树造林所以能够高速度地發展，是公社人多力量大，能够統一使用劳动力、財力、物力的結果。高級社时，由于社小、劳动力少、財力不足，顧了农业，就顧不了林业。当时十六个高級社，只有三个林业專業队、六十五人、苗圃地一百二十七亩。公社化后，公社建立了林場、林业学校，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材和“土專家”。原来一个大字不識的吳学成和粗識一些字的王学文，經過一年多的苦学苦练，不仅文化程度达到了高小水平，而且还熟練地掌握了一般造林技术，創造了三季嫁接、苹果插条、紫穗槐接毛白楊等十多种成功

經驗，成为社里有名的林业技术員。全社九个大队都設置了林业專業队，共七百九十八人，苗圃地扩大到九百二十八亩。同时实行常年准备与季节突击、專業队与大搞群众性运动相结合的造林方法，保证了林业高速度地發展。

兴修水利是改造沙区面貌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双塔人民公社过去不仅受風沙的灾害，而且三年两头受着旱灾和水灾的危害。駝峰似的沙滩，高处怕旱，低处怕淹，經常旱澇交錯，灾难頻繁。这里群众多少年来就有兴修水利、保种保收的强烈願望，單干和互助組时期沒有力量办得到，初級社时也沒有办到，直到高級社时期才开始修水利。几年来，共打了五百三十眼井。但是由于合作社規模小、力量有限，別的水利工程都沒有搞起来。人民公社建立后，高級社时期存在的許多矛盾迎刃而解，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涌现了枚不胜舉的动人事迹。貧农社員周忠臣、宋繼业在挖渠工地上經常早上工、晚下工、夜間背着大家去加工，別人抬土两人一筐，他們一人担两筐，往返二百米的距离，一天每人运土三十二立方米，并且一面挑着土，一面还高兴地唱着：“一担土，一担粮，粮食就在土中藏……”他們的这种英勇奋战、不怕困难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革命气魄，深深感动了群众，都称贊他們是“連軸轉”、“活馬超”。公社党委及时地予以表揚和奖励，掀起了向周忠臣、宋繼业学习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水利建設高潮的持續發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办了多少年来沒有做到的事情。全社先后組織了一千九百多人的水利大軍，新建渠道十九条，打圍堤七道，垫高了六条路基，工程土方共达五十二万四千立方米，使二万零七百亩耕地免除澇灾，原来沒有一亩地是渠水灌溉，現在渠水灌溉的耕地已达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亩。在一九五九年抗旱斗争中，各項水利建設工程發揮了巨大作用。当社員們第一次看到黄河水流入干旱的农田，个个喜笑顏开，他們高兴地唱道：“公社力大胜过天，人多智广賽神仙，无雨引来黄河水，沙窩变成‘小江南’。”

在造林运动中，群众也表現出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和忘我的劳动精神。共青团員、妇女造林模范古緒兰，运用了流水作业法，創造了日栽一千八百棵树的最高記錄。象这样的模范人物，全社就有四百五十七个。这些不怕困难的先进人物和广大群众在一起，用辛勤的劳动，为改造沙区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立下了功勋。

現在全公社已划为豫东引黄灌区，公社除主动組織七百名劳动力帮助上游加宽干渠外，公社範圍內的支、斗、农、毛渠也正在进行全面规划，轟轟烈烈的水利化、园田化高潮已經开展起来。預計一九六零年春季，或者再多一点時間，就会全部实现灌溉自流化和耕作园田化，人們多年的願望就将变成现实。

“变沙荒为良田”这个早已提出的口号，只有在公社化后才真正变为现实。公社化以前，除了造林封沙、固定土壤表土層和增施一些有机肥料外，再也沒有足够力量采取措施改良土壤。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整整四年時間，只是零星地改造碱地三百多亩。而公社化后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公社党委象抓林业一样組織了規模巨大的改良土壤运动。改良土壤的办法也比以前更加多样、更加徹底了。由固定表土層和增施有机肥料为主，进入到以深翻、淤灌为主和大量增施有机肥料的新阶段。如一九五九年八月里，公社在瓦屋营大队組織突击淤灌时，以破竹之势在一小时内就調集了二千余名劳动力，只用三个小时，就挖了一条寬三丈、深四尺、長六里的引水渠，淤地五百余亩。从一九五八年秋季起，一年来，这个公社先后共組織六千余人，深翻土地一万八千余亩，淤灌三千五百余亩，相当于公社化前八年改良土壤总和的七十多倍，每亩施肥量較公社化前增加一倍以上。由于实行綜合改良土壤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土壤的肥力。群众說：“过去是黃沙、白沙，現在土色变暗了。”“比以前耐旱了！”“盐碱、沙荒变成了良田。”

由于植树、造林、防風固沙、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一系列的全面改造工作，使沙区的面

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林业的大發展带动了农业的大發展，耕地面积由解放前的二万五千六百亩，扩大到现在的四万五千六百多亩。耕作制度也实行了改革。过去每年只种一季高粱、谷子等杂粮作物，小麦、花生的播种面积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单位面积产量也很低，最好的年成，一亩地也只能收二、三十斤。现在，普遍实行了以小麦、花生为主的两年三熟轮作制度，小麦、花生的播种面积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单位面积产量也大大提高。一九五九年从六月上旬到十月中旬，虽然四个月没有下过透雨，在七、八月里作物生长最需要水的时候，连续五十二天滴雨未下，但是秋粮每亩平均单产仍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五；花生每亩平均单产增长百分之七十一。

农、林业的迅速发展，又带动了多种经营和社办工业的大发展，一九五九年各项生产收入增长的比例是：农业收入九十九万七千二百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九。林业收入四十九万三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二倍。农、林业以外的多种经营的收入六十五万七千六百三十三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社办工业收入八万九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八倍。

这里的人们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夏季，仅仅四十多天没有下雨，就减产百分之七十。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倾家荡产、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弃女、妻离子散。二十三户的乌崗村，就有十九户逃荒要饭，在外饿死的有五人，贫农刘成一家三口人全部饿死在外。贫农朱景田一家逃到永城，有病没药吃，卖掉了妻子和儿子。更严重的是大刁楼、小刘寨，经过那次旱灾，逃的逃，亡的亡，弄的灭村绝户。一九五九年受灾后的丰收景象和一九四二年受灾后的惨境，成为强烈的对照，用社员的话说：真是“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更 上 一 層 樓

十年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改变沙区面貌的辉煌成就，有力地鼓舞着双塔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的干劲，为了更幸福的明天，他们不以现有成绩为满足。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激发了广大社员的革命干劲，决心把穷沙滩变成幸福园。他们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正在日以继夜地建设林业基地，实现自流灌溉和耕作园田化，大力发展养猪和造肥，积极扩建社办工业，为保证一九六零年继续跃进英勇地劳动着。同时，他们已制订了三年（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根本改变沙区面貌的宏伟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一九六二年底，农、林、牧、副、渔和社办工业的收入，都将成倍或数十倍的增加，社员的收入也将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必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计划实现以后，全社将变成一片绿色的海洋，社内将是：工厂林立，五谷满仓，花果满园，牲畜成群，机器隆隆响，处处读书声，溪水田间流，路旁柳成荫。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人民公社为农业技术改造 开辟了广阔道路

——介绍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

翁少峰 田秀清 陈 锐 王定邦

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人民公社刚一诞生，就受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重视和关怀。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这个公社正式命名的第三天，毛主席来到了这里。毛主席热烈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连声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大有希望，都像这个社就好了！”。毛主席的关怀和鼓舞，给七里营人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成为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一年多来，七里营人民公社没有辜负我们伟大领袖的期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大集体的优越性，并在国家工业的支援下，加速了农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半机械化和部分机械化，从而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在夺得一九五八年大丰收之后，又战胜了特大的虫、旱灾害，获得了一九五九年更大丰收。九万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二十斤，五万三千亩粮田平均亩产六百斤。在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社员们正乘胜前进，为实现一九六零年继续跃进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并正昂首阔步向着农业现代化迈进。

应运而生

七里营人民公社，包括七十三个自然村，有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户、六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人，是由五十六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的。这里有三百多年的种棉历史，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解放前，这里反动势力统治严酷，地主、富农剥削惨重，加上水利条件很差，十年九旱，皮棉最高亩产量平均只有二十五斤。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互助合作的道路，逐年提高生产，皮棉亩产量由互助组时的四十斤增加到初级社时的五十三斤，一九五七年高级合作化后，又增加到七十二斤。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和指引下，干部和群众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民动员，大干一年，皮棉二百，粮食一千”的跃进口号，找措施，增指标，决心夺取更大的丰收。但是，在新的形势下，高级社这个组织形式却遇到许多前进中不易解决的矛盾，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水利化方面，从一九五二年国家在这里修成引黄灌渠以后，按计划，有效灌溉面积可以达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可是由于农业社力量有限，无力建设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且受着乡界、社界的限制，渠道不能统一整修使用，灌渠的实际灌溉面积只有百分之六十。特别是因为社与社之间利害不一致，一遇天旱，上下游争水浇地，防涝中又是你排我堵，常常引起水利纠纷。社员们说：“要合成一个社，问题就解决了。”为了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五四年国家就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拖拉机站。可是，因高级社土地经营分散，作物种植不统一，不易发挥机械的效能，当时每台拖拉机的利用率，一年只有二百个班次（一百

天)，机耕面积仅占百分之二十五。其它如購買較大的新式农具，举办一些小型工厂，也都因为社小人少、力量薄弱、人材缺乏，遇到种种困难。象仅有五十来户的西寺农业社，好不容易买到一輛胶輪馬車，結果因为社里現錢不够，只好退了回去。同时，規模比較大的七里营社和小冀社，显示了比小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以七里营社为例，社里买了三部拖拉机，办了磨面、縫紉、机械修配等八个小工厂，成立了敬老院、妇产院、幼兒園、公共食堂、紅專学校，林、牧、副业也都有較快的發展。这一切有力地吸引着周圍的小社，每逢集会，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七里营邻近的曹村社只有二百来户，社員們深深体会到：“社小范围小，公共积累少，光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就是办不到。”他們積極要求和七里营合在一起。田庄社一共只有一百多个劳动力，單搞农业生产，已是顧此失彼，更談不到其他建設，社員們提出：“要想挖掉穷根，只有合成大社。”七里营农业社虽然条件比較优越，但是要想全面地更进一步地發展生产，也还有許多困难。正象当时社員們所說的：“高級社好是好，就是人力、財力、物力少，为了全面大跃进，还是办起大社好。”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办大社已經成为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呼声。此后，經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宣傳貫徹和全民整風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決心更加坚定。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广大群众打破乡、社界限，組織大兵团作战，大协作成了新的風气。这时候，在高級社母腹中的胎兒——人民公社，已經成熟。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在广大社員热烈欢呼的声浪中，七里营人民公社宣布成立。

向农业現代化迈进

七里营人民公社一經成立，就显示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由于它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集体化程度更高、也更全面，过去許多不能解决的問題就比較容易地解决了。公社根据机耕的需要，統一规划了全社的耕地和排灌系統，組織协作，修整渠道，集中資金大搞农业基本建設和購置农业机械，进一步提高了水利化、机械化的程度；同时，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使大批妇女劳动力获得解放；在分配上实行了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制度，广大群众的劳动積極性更加高漲。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發展，并且为各项事业的全面跃进創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在工、农、商、学、兵全面發展，农、林、牧、副、漁共同跃进的新的形势下，出現了新的問題。突出的是劳动力不足問題。公社党委曾經算了一笔大賬，全社劳动力被工业、交通運輸、多种經營、文化衛生、生活福利事业等方面占用的約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此外，在水利建設和农业生产方面的用工量也大大增加，要实现河網化、园田化，共需劳动日約三十七万多个；要棉、粮增产，必須提高耕作質量，每亩棉田就需要由原来的十八个工增加到四十个工，每亩粮田需要由原来的十个工增加到二十个工；蔬菜、园艺每亩需工三十个。这样，全社九万亩棉田，五万三千亩粮田，七千三百亩蔬菜、园艺，共需投入人工四百八十七万九千余个，較公社化前用工量增加一倍以上。而全社現有全、半劳动力二万八千人，即使全部投入农田加工，离需要还相差很远。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从改善劳动組織等方面挖掘現有劳动潜力，显然是有一定限度的。最根本的出路，是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以新式工具和机械代替現有的手工工具和畜力工具，以机械动力、电力代替現在的人力和畜力，把农业生产由落后技术轉到現代化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就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了。

在当前的条件下，能不能加速农业技术改造？又怎样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公社化初期，在干部和群众中是存在着不同認識的。富裕中农呂印德的說法，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

見，他說：“改的工具不頂事，還是等着買機械是個‘精門’。”這種思想在使用拖拉機最早的七里營大隊一部分社員中尤其突出，他們說，實現農業機械化沒人反對；但對於搞工具改革和半機械化，卻感到“不過癮”，是“白搭工”。所以這個隊里展覽出經過改進的噴霧車、雙頭噴霧器、獨腿施肥耩等先進農具，放了一年多，也沒有普遍推廣。可是，以貧農呂明科為代表的廣大社員，反對他們這種主張，在技術改革的大會上，他們提出：“機械化好是好，但當前還不能一下實現，一來國家機械還不多，二來咱們錢也不足，坐等機械化不是辦法，必須大搞農具改革。”這種兩條路綫、兩種思想的鬥爭也反映到黨內來。一九五九年三月，公社黨委在討論農業技術改造問題的時候，以黨委委員高寬元為首的大部分人提出目前要以改革工具、實現半機械化為主的意見，但是他們的這種正確主張，卻遭到了貪大貪洋、眼睛向上的一些幹部的反對，因此曾經一度出現了向國家貸款、大購大買的風氣。據統計，要買拖拉機一百五十台、汽車六十部，向國家貸款七百多萬元，並派四十多人到北京、上海、武漢、鄭州等地採購機器。

事實是最好的教材。當時，外出買機器的人碰了壁，空手轉回來了；等待機械化而不積極改革工具的生產隊，因治蟲、中耕管理不及時，使生產受了損失。而郝村、劉庄生產大隊依靠自己的鐵木修配小組，把原有的單管噴霧器改為雙管噴霧器，把原來單一中耕耩改為施肥、中耕、培土三用耩，提高工效一至兩倍，因而兩個隊都作到了一天能治蟲、施肥、中耕、培土各一遍，並節約了生產資金。公社黨委抓住這些典型實例，教育廣大幹部、社員，使大家深刻認識到消極等待機械化的壞處和積極進行工具改革的重要性。同時，分析了公社化後加速農業技術改造的有利條件：一是人力、物力、財力比較集中，公共積累不斷增長，這會為農業的技術改造提供必要的資金；二是有些隊在改革工具上已作出了榜樣，改革工具，減輕笨重體力勞動，已是群眾的迫切要求；三是社辦工業的發展，能夠負擔修配製造的任務。這些有利條件再加上國家工業的支援，只要領導重視，加強工作，由工具改革、半機械化到機械化的速度將會是很快的。經過黨委這樣的總結教育，接連又召開了工具改革現場會和先進工具鑑定會，以大搞工具改革、半機械化為主、改良舊有工具與購買新式農具相結合的正確方針，才算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被肯定下來。

在“書記掛帥總動員，認清形勢抓關鍵，全面躍進勞力少，創改工具要大干，人人都把巧計獻，個個都要創一件，大修小修不出社，舊式工具全改完”的口號下，迅速掀起了以大改造為中心的群眾性的工具改革運動。全社共貼出大字報一百五十萬張，提出合理化建議六十五萬條。革新能手、技術標兵層出不窮。李台生產隊一九五九年棉花播種時決定改為實行寬窄行播。這個任務提出後，機械廠老工人李永根就和大家商量着改制播種耩，當時富裕中農戚大海諷刺說：“土木匠能造新農具還要大工廠干啥？你要是能造出來，小鷄就會尿尿啦！”可是工人們都反駁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一人辦不成，人多智謀廣！”在黨支部的積極支持下，李永根和大家一起反復研究，連續苦戰了八天，終於試制成功了帶推土板划行器的寬窄行播種耩，全社仿造、改造六百四十張，保證了播種任務適時完成。播種耩試制成功後，更鼓舞了工人們的積極性，全廠連續試制、改制成功了收割機、打稻機、脫粒機、松土間苗機、手搖水車、洗菜機等二十六種新式農具和炊具，社員們贊揚說：“機械廠里日夜忙，改革工具是榜樣，苦心鑽研動腦筋，由土到洋是方向！”公社黨委連續在這裡召開了四次現場會議，將全社工具改革推向了新高潮。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到年底，全社共創造各種農具五十餘種、五千四百五十件，改良農具一萬二千一百件，仿造農具八千四百三十件，並且購買新式農具四千七百零七件。目前，全社除擁有一批現代化農業機械（拖拉機五十四個標準台、汽車三輛、拖車八輛和康拜因、播種機等三十八台）外，平均三十五畝地有一部耩

鋤，二十五畝地有一部治虫藥械，基本實現了田間作業的半機械化；在田間運輸方面，全部使用膠輪車，消滅了人抬、肩挑的現象。

工具改革和半機械化運動的開展，大大加速了農業技術改造的進程，為更好地貫徹農業“八字憲法”創造了條件。由於進行工具改革，提高了工效，一年來，全社完成水利建設和土地平整的工程共達三百零二萬立方米土方，較修建引黃灌溉以來歷年工程的總和還多百分之四十四。社員們說：“咱這叫‘躍進時代出現了躍進人，躍進工具修成了躍進河’。”在工具改革運動中，各廠職工大搞技術革新，普遍試制和安裝了土式電動碾、電動磨、電動鋸等，尽可能地利用電力為工業生產服務，不僅節約了大批勞動力和畜力，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使農村電氣化向前推進了一步。實現了半機械化，也就有可能抽出大批勞動力投入田間管理，進行精耕細作。過去耨地四至五遍，現在增加到七至十二遍。過去一般中耕五至六次，現在中耕八至十四次。因此，保證了一九五九年棉花獲得大豐收。

同時，林、牧、副、漁和社辦工業也出現全面大躍進。公社化後，全社除抽出一千二百七十名勞動力支援國營工礦企業以外，還抽出二千一百二十五名投入社辦工業，並建立了各種專業隊，投入林、牧、副、漁業方面的勞動力共二千三百三十九人。一九五九年僅多種經營的收入就達九十一萬四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

社辦工業遍地花開

“農業大躍進，工業緊緊跟”，這是七里營公社的社員們從切身體會中得出的結論。隨著農業生產的高速度發展和加速實現農業技術改造任務的提出，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就越來越迫切了。耕作、運輸、水利等方面的工具改革和半機械化、機械化，要求工業擔負起製造和推廣各種先進工具與修配機械的任務；棉、糧增產要求工業提供更多的化肥和農藥；成倍增產的農副業產品需要及時加工處理；各種基本建設需要大量建築材料；生活集體化要求興辦起糧食加工廠、縫紉廠和實現炊具半機械化，等等。顯然，這些事情決不能只依靠國家工業，而主要應由公社自己來解決。實際上，早在公社建立以前，各個高級社也都有了辦工業的共同要求。但是，由於當時社小人少，經濟力量單薄，而幾個社聯合舉辦，又因為社大社小、活多活少等的不同，原料、分配、領導等問題不好解決。因此，那時社辦工業不可能大量舉辦起來。人民公社一成立，公社黨委就充分利用它的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經濟力量雄厚等有利條件，大力貫徹了中央所提出的工農業並舉、全民辦工業的方針，本着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多快好省的原則，在大煉鋼鐵運動的同時，發動群眾向公社工業化進軍。於是，各種小型工廠便迅速興辦起來。

社辦工業的發展，同樣經過了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鬥爭。開始時，黨內對於發展社辦工業的認識並不統一，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大辦工業？辦什麼工業？怎樣辦工業？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人認為“工農業並舉是指縣以上說的，對人民公社不適用”。他們的理由是：“領導外行，沒技術，沒機器，再說農村勞動力量緊張，搞工業會落得兩耽擱。”一句話，他們認為公社根本不能辦工業。另一種人雖然同意辦工業，但是眼睛向上，不從實際情況和需要出發，說“要辦工業就得象個樣，啥賺錢干啥”，因此他們主張興辦紗廠、玻璃廠、罐頭廠，並且一次又一次地向上面要機器，要車床。和上述意見相反的，是以公社黨委書記楊濟田、田秀清為首的絕大多數幹部和貧農、下中農積極分子，他們主張貫徹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方針，工農業並舉，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由小入手，從土到洋，大搞社辦工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幾次討論社辦工業的黨委會議上，堅持後一種意見的人，舉出兩種不同做法的實例作了對

比，李台生产大队本着以小、土为主和从急需出發的原則建立起来的机械修配厂，几个月来共制造与改良馬拉噴霧器、三用耘鋤、打稻机等先进农具二百九十八件，对支持农业生产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七里营大队因为貪大貪洋，用七千多元买了一部車床，由于不会安装和没人操作，一直放着不能使用，同时放松了工具改革，影响了生产。在会上他們还算了一笔大帳：如果按照第二种意見办工业，仅建厂房約需一百五十万元，买机器又需六百万元，而当时社有經濟总收入只不过四十五万元，根本办不起来；即使有錢兴办，最快也要一年后才能生产，不能解决当前急需的問題。通过算賬对比，批判了那些伸手向上、輕土重洋、不根据实际需要和單純赢利等錯誤思想。同时，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宣傳动員，开展了鳴放辯論，大講公社办工业的重大意义、方向、道路和有利条件。在統一思想認識的基础上，党委提出：“公社力量强，白手办工厂，有苗不愁長，由土再到洋”的口号。在这种正确方針指导下，社办工业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

在大办工业中，公社党委充分發动群众，克服了所遇到的缺乏資金、原料、厂房、設備和技术力量等各种困难，使各个工厂由小到大，逐步提高。經過一年多的時間，許多原来几乎一无所有的工厂，已經走上了半土半洋、土洋結合的道路。例如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曾經視察过的机械修配厂，当时仅有二十九人、一盘烘爐，只能制造一些小鍋、鉄鍬和手碾滾珠，而現在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七名工人，建立了鑄、鍛、鉗、車、土、滾珠等七个車間，在設備上有車床五部、刨床一部、电鋸一部、电鑽两台、电焊机一部、电动机十二部等，能够制造解放式水車、面条机、胶輪馬車軸和盘、水泵架等，修配拖拉机、汽車上的一些零件。目前，全社工厂的主要設備已有車床、發电机、柴油机等二百九十九部，并且有十六个較大的工厂利用了电力来生产。七里营公社社办工业的成長过程，指出了公社工业化的正确方向。由于这些工厂大都具有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設備比較簡單、技术容易掌握和直接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服务等鮮明特点，因此，投資少、收效快，对支援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作用，特别是机械制造修配工业的發展，更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半机械化和工具改革运动的开展。一年来，各机械修配厂、鉄木工厂制造的木制脫粒机、推哇机、耘鋤等大小农（工）具約二万二千五百件，改装修配噴霧器、密植耬等各种农具十二万六千余件，为公社節約資金两万四千三百元，工效一般都提高几倍、十几倍或几十倍。化肥厂利用当地的碱土、卤水和一部分磷灰石，共生产氮磷鉀綜合土化肥二百万斤。正因为这些社办工业是以土为主，土洋結合，設備比較簡單，也就便于工农結合，为农业技术改造培养大批的技术力量。全社現有的一千六百二十五名工人，絕大多数原来都是不懂技术的普通农民和中小学畢業生，現在他們都已經在自己的崗位上掌握了半机械、机械的操作技术，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已經成为比較熟練的技术工人。各大队都建立了修配組，共有二百八十九人。目前，农业机械的修配，在一般情況下，已經达到了大修不出社、中修不出队、小修不出村的要求。

社办工业的發展，既然推动了农业生产，扩大了社有經濟，就在一个重要方面巩固与提高了人民公社。原来不相信公社可以办工业的人，現在心服口服地說：“別看厂小，可办了大事。”

农业科学研究的新課題

大規模的农业技术改造运动的开展，要求作物种植統一规划、土地平整、連成大片、改变旧的耕作制度和提高田間管理技术，以适应机械化、水利化發展的新形势。公社党委针对棉花生产的特点，突出地抓住了以下几个帶有关键性的問題：一是充分發揮机械和水利工程的效能，合理灌溉，大搞园田河網化，改良土壤；二是便于机械、半机械田間操作，改良播

种方法和提高田间管理技术；三是發揮藥械治虫的威力，徹底防治虫害。从一九五八年冬耕开始，全社棉田进行了統一調整，發动近二万名社員大搞平整土地。經過规划，棉田由原来的八万二千亩扩大到九万亩，对六十多条弯曲不暢的渠道进行了取直疏通，使机耕方由五百六十二塊減为三百四十五塊，并以七里营为中心連成了五万亩的大面积丰产方，实现了河網园田化，完成了全部排灌渠道的整修任务，修筑了桥梁、节制閘、水門、量水堰等工程，达到“沟渠相通，渠庫相連，雨落田干，确保丰产”和“百日无雨保丰收，一次降雨三百毫米无涝灾”的要求。大搞丰产方、园田化的結果，使大型机器操作暢行无阻，对降低地下水位、改良土壤也發生了显著的作用。七里营大队东地三千亩，实现河網化后降低了地下水位，平均亩产皮棉由五十到七十斤，提高到一百到一百一十斤，一年摘掉了低产帽子。

徹底消灭虫害，是爭取棉花丰收的重要关键。棉虫的特点是种类多、蔓延快、危害大，發生期錯綜复杂。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發展，为消灭虫害創造了条件，并大大促进了群众性的植物保护等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九五九年治虫中，公社首先抓住以公社农业科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技术网，在六十三个大队建立技术委员会和虫情測报站，三百五十五个小队建立了虫情測报小組，还培訓了一千零八十名藥械技术員。每当治虫指揮部根据預报發出命令的时候，这支技术大軍立即全面出动，机械、半机械化密切配合，采卵、捕捉同时进行，土洋結合，掌握主动，虽然一九五九年因大旱棉鈴虫比一九五八年增多十倍，但一举全歼，保证了棉花多結伏桃。

在普及提高农业技术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干部、社員文化科学水平不相适应，这就为文化革命提出了新任务。因此，公社建立之后，相繼建起各种紅專学校、业余中学、农业技术和新式农具手訓練班，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技术革命新高潮。参加学习的干部、社員达一万三千多人。群众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大大推动了农业技术革新运动，促使技术力量迅速成長壮大。省特等农业劳模、省科学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呂書墨，由于刻苦学习，提高了文化科学水平，成为紅專学校的一位出色的教师。他在紅專学校的試驗田里进行各种試驗，把棉花播种由等距改为寬窄行。这个耕作方法的改革，解决了伏前棉行通風透光和便于机械操作等問題，使全社棉鈴脱落普遍由百分之七十降为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現在全社七十名大队技术股長以上的干部，全部达到了高小或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在四千五百九十名技术員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群众性的学习技术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全社約有一万八千名社員能够掌握一般虫情觀測、配藥、新式农具的使用技术。公社已为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培訓了大批技术力量，計培养出六十四名拖拉机駕駛員、一千零八十余名新式农具手、四百余名水利技术員。

持續全面跃进

随着农业技术改造的迅速发展 and 不断提高，在七里营人民公社出現了一个工农业齐头并进，农、林、牧、副、漁业全面发展的局面。

人民公社巩固壮大，最富有說服力的标志是社有經濟的迅速增長。目前，这个社社有經濟的总值已达四百零三万八千元，占全社一九五九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社有經濟的發展壮大，更充分地显示了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加速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在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發展生产上显示了无穷威力。在一九五九年夏季抗旱保丰收的运动中，公社及时地从公共积累中拿出三十二万元，支持生产队購買水泵、电动机、鍋駝机、水車共四百三十五部，保证了抗旱斗争的胜利。社有經濟的增長，对支援穷队改变落后面貌，消灭穷富队之間的差别，使各队在經濟上共同上升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一年来，公社帮

助沟王、田庄、东大阳等六个穷队生产资金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七元、化学肥料八万九千斤、农藥六千八百斤。

由于社有经济力量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生产的提高,在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公共积累也迅速增长。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为一千四百五十六万二千零一十三元,比公社化前增长百分之七十一;公共积累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二百五十六元,比公社化前增长百分之九十。社员分配为六百三十五万元,比公社化前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九;每人平均一百元。一九五九年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执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供给制部分有所增加。全社总计,工资部分为三百六十九万元,占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五十九;供给部分二百六十六万元,占百分之四十一。各个基本核算单位根据自己的生产水平采取了不同的供给标准。这种分配制度实行的结果,使农民进一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存款户较公社化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存款金额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二,全社二千四百多户超支户也全部消灭了。一九五九年收入分配的另一个特点是队与队之间的悬殊大大缩小了,穷队赶上了富队。公社化前,全社有六个最困难的队,每人平均纯收入三十至五十元,一九五九年平均达到七十元以上。

除了分配上的供给制以外,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一年多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公社从公益金里也拿出了部分积累,实行了包老(敬老院里老人的衣、食、住、行、病、葬)、包教(凡在本市范围内上学的学生,一律按社员生活标准供给)、包育(幼儿园、托儿所孩子的生活、保育费)。广大社员对集体福利事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大集体生产的无比优越性大大鼓舞了社员们的生产干劲和坚定了前进的信心,新的思想和风尚在迅速成长。刘庄大队饲养员杜学孟,工作一贯积极,热爱集体,为公忘私。队里的母猪快生小猪了,他就睡在猪圈里,小猪生病了,他就用自己的棉袄包着小猪抱回家去喂养。

一年多来,七里营人民公社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个曾经受过毛主席赞扬的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放射着绚烂的光辉,它越升越高,越来越亮。目前,广大社员正热烈响应党的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号召,为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奋斗。按照他们的规划,到一九六二年,农作物从种到收的主要作业将全部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将进入更高阶段;再新建一座水电站,使生产和生活上的主要劳动大部由电力和机械来代替;年产一千五百万斤化肥、农藥的化工厂将投入生产。到那时候,棉花总产量将比现在增长四倍,粮食增长三倍。全社总收入要达到七千六百七十七万元,比现在提高五倍多。社员每人纯收入达到二百元左右。由于机械化、电气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减轻人们笨重的体力劳动,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科学文化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将腾出约一半的劳动力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兴办各项事业。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价值,将由现在的五百六十四元增加到三千四百元。这个宏伟的规划,鼓舞着广大社员信心百倍地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以猪为首 畜粮双飞

——河南魯山赵村人民公社調查——

赵宗惠 李維青 王立廷

在豫西著名的八百里伏牛山的腹心，有一个赵村人民公社。这个公社虽然只有六千二百一十四户人家、两万七千四百一十八人、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亩耕地，但所占土地面积却达九十七万多亩，境内全是深山峻岭，竖立在西半方的石人山拔海两千三百米。山上，一年四季，雾气腾腾，原始森林顶天盖地；山下，沟河纵横，两万七千余条沟壑、河流密如蛛网似地环绕在山崖石坡的四方；山腰间，缓坡连绵起伏，林木葱郁，青草丛生，泉水潺潺，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

尽管有着这样美好的自然条件，解放前的畜牧业生产却是寥寥无几的。直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经过大搞治山治水、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的畜牧业生产才有了巨大的发展。目前，全社已有猪一万七千八百一十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三，平均每亩地一点四头猪；牛四千四百四十六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平均每亩耕地零头四头；骡马驴四百六十九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羊二万一千零一十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三。此外，还发展鸡鸭六万二千六百五十只，兔八千四百六十只，蜂一千四百二十窝，鱼三十三万尾。

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高速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给山区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好处。由于养猪多，积肥多，再加其它措施，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丰收。夏季小麦平均亩产三百二十斤，秋季亩产七百九十三斤二两，全年平均亩产一千零五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六，比特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大丰收，一下子摘掉了历史上“老缺粮户”的帽子，改变了“地瘠民贫”的面貌。社员们感动地说，“伏牛山上六畜兴旺，大旱之年五谷丰登。”

“人民公社放光芒，伏牛山上养猪忙；走这乡到那乡，乡乡猪儿闹嚷嚷；走这村到那村，村村都是养猪人；走这洼到那洼，洼洼尽是好庄稼；要问庄稼为啥长得好，畜多肥足堆满洼。”

这个公社畜牧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以养猪为纲带动起来的。因此，这里就着重将他们怎样高速度地发展养猪事业的问题介绍一下。

非走养猪积肥道路不可

赵村人民公社不仅耕地面积小（每人平均四分半地），而且土薄石头多，夏天三天不下雨一小旱，五天不下雨一大旱，群众过去称这些土地为“气死龙王爷地”，粮食产量非常低。为了改变山区的自然面貌，解放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生产活动，特别是一九

五七年冬季和一九五八年春季，开展了群众性的治山治水运动，变旱田为水田两千二百亩。由于经过治山治水，初步控制了水旱灾害，再加其它措施，就使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亩产提高到七百五十八斤。但是因为肥料太少，质量差，每亩施肥量只有四千斤左右，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耕地常年不施肥。因此，产量一般不高，也不稳定，有些耕地亩产仍在百斤左右。于是，当大家讨论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时，便提出了肥料问题。怎样解决肥料问题呢？多数人主张养猪积肥，说多养猪可以多积肥，多打粮，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增加集体和个人收入，改善群众生活，是一个利国、利社、利民的好办法。有些人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应该用钱买化肥，用化肥又省劲又快。说什么养猪积肥的办法靠不住，因为养猪多，费劳动力多，用劳动力多就要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养的多了也容易死。南蔭生产大队李崇华说：“多喂猪就要耽误农活，或者种地或者养猪，两头只能得一头。”马公店大队王朝颜说：“喂的多，赔的多，有那些劳动力还不如多种几棵南瓜哩。”为了弄清这个大是大非，公社党委发动全体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先后辩论了“多养猪有什么好处，多养猪和农业生产有没有矛盾，能不能多养猪”等四个问题，在辩论中，许多干部和社员摆出了这些事实：辛庄生产大队（原燎原农业社），一九五六年养猪一百二十头，粮食亩产七百四十斤；一九五七年养猪二百头，粮食亩产增加到八百三十斤；一九五八年养猪二百五十头，粮食亩产增加到九百一十二斤。马公店大队为了说服社员多养猪，于一九五七年专门挑选了三块（每块十亩）同样土质的土地，种上同样的庄稼，管理条件也完全相同，只是一块施的是猪肥（每亩两万斤，下同），一块施的是羊肥，一块施的是牛肥。试验结果，施猪肥的每亩产粮五百二十七斤，施羊肥的每亩产粮三百七十三斤，施牛肥的每亩产粮三百八十六斤。通过试验，他们还察觉到猪肥效用温和，经久不失，适应各种土壤、各种作物，既养苗，又能改良土壤，比其它肥效高得多。这个大队一九五八年共积猪肥八百万斤，每亩耕地平均施猪肥三万五千斤，使粮食亩产提高到九百四十一斤。公社党委还帮助社员具体分析了养猪积肥的好处。根据过去经验和技术的化验，猪肥是有机质肥料，它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一头猪一年大约可积一万斤猪肥，一万斤猪肥所含的氮、磷、钾三要素就相当于一百斤硫酸铵、九十斤硫酸钾、八十斤过磷酸钙。同时，猪肥中有机物，还可以增强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培养地力和改良土壤，变瘦地为肥地。因此，养一头猪就等于办一个小型化肥厂，而且是一个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化肥厂。在鸣放辩论中，大家还摆出了人民公社化后，养猪积肥有着很好的优越条件：因为统一使用劳动力、物力、财力，可以大规模地修建畜舍，发展集体饲养；可以统一计划和使用牧场；粮食增产，五谷丰收，为牲畜准备下了足够的饲料；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奖励政策，可以充分发挥社员发展和管理畜牧业的积极性；广大社员群众有高速发展农业生产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要求。同时，大家还指出，养猪积肥的办法，在过去就已经是公认的好办法。例如：“猪满圈、肥满山”，“地养猪，猪养地”，“种田不养猪，好似秀才不念书”，“学文化要读书，种庄稼要养猪”等谚语，就都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通过讲事实，摆道理，鸣放辩论，广大社员普遍认识到了“田养猪，猪养田”的道理；认识到在六畜中，猪的繁殖不仅快，而且用处广，猪的肥料最多最好。因此，必须把养猪提到发展畜牧业的首位，大养特养其猪，向猪要粮食，向猪要肉食，向猪要人们能够要到的一切；并且认识到单纯依靠购买化肥的办法解决肥料问题，是行不通的，而养猪积肥则是解决肥料问题的根本出路；认识到只要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养猪积肥不仅不会“赔本”，而且还会养的更多更好更有把握；认识到养猪积肥不仅不会影响农业增产，而且是保证农业不断增产的根本关键。很多干部和社员说：“看来，是非走养猪积肥的道路不可了！”此后，公社党委和各大

队党支部，又召开了干部会和社员代表会，制定了养猪积肥规划。大规模的养猪积肥运动，便在全社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坚持以集体饲养为主的方针

当确定了走养猪积肥的道路之后，紧接着碰到的是怎样发展的問題：是集体饲养为主，还是私人饲养为主？有些有严重右倾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反对集体养猪，他们到处散布私人喂养的“优越性”，抓住集体饲养在初办阶段由于缺乏经验而出现的、并且很快就克服了的某些困难和問題，大肆攻击集体饲养。因此，彻底反掉右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在养猪事业中的优越性，坚决贯彻执行以集体饲养为主、私人饲养为辅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成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的根本問題了。上汤大队在讨论怎样养猪的問題时，富裕中农徐惠法发表意見說：“要想大发展，必須讓每户多喂，發揮个人养猪积极性。养猪收入大的很，私人养猪就是影响一点队的生产也合得来。”他这个意見立刻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貧农出身的社员徐惠杰当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你过去单干时，家中喂了一头驴，安了一盘磨，干的私有活，吃饭又在家，私人养头猪当然可以，而现在和过去是换了天地啦，今天是公社化，做活是集体，吃饭是食堂，办一切事情都得从大家的利益考虑，你还是在小圈子里打算盘是不行了。不管集体，只顧自己，不要說养不好，就是能养几条猪，为了个人发财，影响社的集体生产，也不对。你去年养七头猪就死了四头，生产队养几百头沒死一头，这是为什么？因此，我认为要想大发展，必須靠集体，單靠私人饲养，一百年也发展不起来。”他这一番話說得徐惠法啞口无言。社员徐惠兴，在过去是一个有名的好养猪户，他私人养了四头猪，他对队长說：“我們賽賽看，我私人养一定比队里集体养的强。”过了六个月，双方一同把猪称了称，队里集体饲养的每头八十七斤，他私人养的每头只有五十三斤。因此，他服了气，自动把自己喂的四头猪，卖给队里养猪場三头。南蔭大队养猪場，因为防疫设备沒有跟上去，一开始死了几头猪，有些人就說：“看，說集中喂不行吧，就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主張“下馬”，准备把猪分开养。但是，党支部和多数社员，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经过加强饲养管理和防疫工作，死猪的现象立即停止下来了。接着，集体饲养的头数越来越多，全队一年来就养猪一千五百二十头，其中集体饲养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四。社员們高兴地说：“现在看来，我们的路真走对啦。”为了坚持贯彻执行以集体饲养为主的方针，公社除发动群众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外，又在組織上、管理上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一) 充分运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統一规划，大兴土木，修建养猪場。到目前为止，已建成万头猪場五个，千头猪場八个，百头猪場三十个。这些猪場共占面积四百五十五亩，共有房子一千四百間，又都是新式或改良式的，对猪的饲养管理十分方便。(二) 全社选拔一千二百名党、团员和热爱养猪事业、有养猪經驗的积极分子充当了饲养員，建立了一支又紅又專的养猪专业队。(三) 建立与健全了养猪場的領導組織和管理制度，普遍实行了“十定”（定领导、定头数、定积肥、定工分、定飼料、定膘情、定繁殖、定防疫、定开支、定喂养制度）集体負責制。(四) 大力改革工具，逐步实现饲养管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东坪养猪場的干部和饲养員，经过积极鑽研，創造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和饲养办法，使全場的一千多头肉猪，头头膘滿肥壯，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五) 健全防疫设备，加强防疫工作。另外，在大力发展集体养猪事业的同时，公社党委还采取各种办法，鼓励社员私人养猪，例如給他們安排采集飼料的时间，貸給他們仔猪等等。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做法，促进了养猪事业的高速度发展。全社养猪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七头，集体饲养的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四，社员私人饲养的占百分之十三点六。

还是自繁自养的办法靠得住

一九五八年，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公社党委提出了实现一亩地一头猪的要求。新的任务提出后，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党委算了一笔大账：计划年底发展生猪六千二百一十四头，可是母猪只有三百一十四头，以每头到年底生两窝，每窝生七、八头猪计算，共可生小猪四千八百头。尚缺一千四百一十四头。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干部和群众提出了两种意见，一是到外地购买，认为这样又快又省劲。多数人则主张用自己养母猪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说：“今年买，明年买，到啥时候才能解决猪仔的困难呢？外出买仔猪，费钱又费劳动力，又容易生病和死亡，真是不合算。”“现在各地都大量发展养猪，今后自己不养母猪，再买也买不来了。”社员们还找出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自繁自养的好处。马庄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春天到外地买了一千六百七十头小猪，光钱就花了一万多元，结果因为长途运输劳累，不到三个月就全部死光了，给生产造下了很大损失。后来，队干部和社员们看到到外地买猪行不通，便到邻近的张良人民公社买了四十八头母猪喂起来了。喂起母猪后，不到半年时间就生下了六百多只小猪，而且连一头也没死。这个大队的干部李维荣说：“这四十八头母猪就是现在在一千五百多头肉猪的老根，还是自己养母猪可靠。”当全体干部和广大社员认识到自繁自养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的途径后，公社党委便确定了以自繁自养为主的方针，决定大量发展母猪和公猪，提出了“雌猪全留，公猪选留”的口号。

在大力推行以自繁自养为主的方针时，也遇到了新的问题。有一部分老年社员还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一部分社员不愿养公猪，认为喂公猪败家，说什么“喂公猪要绝后代”。党委发现这种思想后，在全体社员中组织讨论了养猪女“状元”杨桂莲克服困难饲养公猪、献身于养猪事业的模范事迹，并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向杨桂莲学习。杨桂莲是南蔭生产大队养猪场的付场长，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她看到队里缺乏仔猪便自报奋勇养公猪，当她把已经买来的一头公猪赶到家时，奶奶一见就发了火：“杨家千朝万代也没喂过公猪，叫你这黄毛丫头给杨家丢了脸！”奶奶一气把桂莲赶出了门。从此她就和奶奶分居了。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还不少，因为没有经验，喂的那头公猪不久就死了，她不灰心，接着又喂了第二头，不久又得病死了。这时，有些思想落后的人就趁机讽刺、打击她。但杨桂莲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下定决心干下去，又喂了第三头。经过几次失败，杨桂莲终于把第三头公猪喂的又肥又大。到现在，在她的带动下，全队的生猪已发展到一千四百八十二头，平均每户六头猪，并有二百三十六头母猪。由于她在养猪事业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绩，曾出席过省和专区养猪模范大会，群众都称她是个养猪女“状元”，受到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赞扬和夸奖。杨桂莲养猪模范事迹的宣传和讨论，冲破了在群众中残存的封建迷信思想，鼓舞了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自繁自养的信心。大庄大队刘金志说：“人家桂莲喂公猪，不光没败家，还发展了仔猪，增加了公社收入，这有什么不好呢？”此后，又发现了铁匠楼大队第四小队创造的母猪两年生八窝（通常是两年生五窝）的多产高产经验。这个小队喂养的母猪，由于在选采母猪上采用了“八要八不要”（要小耳不要大耳；要齐嘴大眼，不要尖嘴肉眼廉；要小头不要大头；要脊背平，不要鱼脊背；要大肚不要小肚；要毛稀不要皮厚；要方屁股，不要蹼蹄；要奶头如穗子，不要奶少马奶头）；在管理上实行了“五分开”（强弱分开，大小分开，公母分开，怀孕和不怀孕的分开，健壮和有病的分开）；在交配上实行了“三配三不配”（情欲经常配，有病不配；晴天配，雨天不配；适龄母猪配，发育不全不配），和热配、双配、复配等先进经验，就在一年的时间内生了四窝，每窝产仔猪都在十头左右。党委在全社范围内推广了这个经验，对全社仔猪的繁殖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坚持贯彻执行自繁自养的方

針，各个养猪場都建立了配种站，队队都建立了繁殖場，作为自繁自养的基地，場場养公猪，队队(小队)养母猪；普遍推广双配复配的先經經驗，开展全生全活和“一母十子百孙”运动；机关、学校、团体和公共食堂也都飼养母猪；改进飼养管理，建立与健全責任制；用派出去、請进来和參觀評比的办法，傳授技术，培养有一定技术知識的技术員和飼养員，从而使母猪繁殖率由过去每窩平均产五、六头，提高到七、八头，部分母猪每窩生产十五头到二十五头。全社一九五八年年底只有母猪六百二十五头，一九五九年已达到三千二百一十头，公猪一百一十五头。一年来，共产小猪七千八百九十头。从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一日起到二十日止，仅仅二十天時間就增加猪四千五百一十四头。社員們普遍說：“买仔猪少慢差費，养母猪多快好省，不是养母猪多，今年养猪咋也不会發展这样快。”

猪吃百样草 上山找飼料

随着大規模的养猪事业的高速度發展，認真地解决飼料問題，就成为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問題。依靠什么办法解决飼料問題，是以粗飼料为主，还是以精飼料为主；是靠發动群众自己想办法解决，还是依靠国家来解决？这个問題也是經過思想斗争才逐步解决的。赵村人民公社虽然地处深山峻岭，水草丰美，飼料充足，但人們在历史上一向是依靠粮食和粮糠喂猪的，沒有从山上打过解决飼料問題的“算盘”。因此，当高速度發展养猪事业一开始，有些人就張慌失措，說什么“猪是張嘴貨，發展那么多的猪，叫它吃風屙沫哩？”“沒有粮食，發展的多了，淨叫猪受罪。”“既然国家号召大量养猪，就应该供应飼料。”鉴于上述反映，党委分头召开了老农、兽医、飼养員座談会，讓大家为这个問題想办法、出主意。在座談会上，許多人提出了依靠自己、上山采青飼料的办法。大庄大队支書王振廷說：“滿山是飼料，看你找不找，如果你願意找，別說养几千头猪，养几万头也用不完。”另一些人當場又提出了洋桃叶、榆叶、爬山虎叶等可以做飼料的野生植物一百多种，其中以洋桃叶等四十多种为最好。这些野生飼料，經過制造，猪不仅爱吃，而且营养丰富。从这里，大家得出了一个結論：解决飼料問題的大門只有一个，就是靠山吃山，到山上去找，从山里想办法。于是便組織社員上山大集大采野生飼料，二十个社員用五天時間，就采集了四万五千余斤。大庄大队从山上找着了飼料，其他大队的干部和社員也感到好办了。这时，公社党委还發現了馬公店大队完全依靠采集野生飼料养好猪的經驗。这个大队从一九五八年冬天开始到一九五九年的五月止，共养猪二百八十头，在飼养管理中沒有用一斤粮食，所用飼料全部是从山上采下来的，用野生飼料养猪不但沒有發生瘦弱現象，而且头头膘大肥壮，連猪毛都是油光光的。他們加工飼料的办法是：青貯、干貯、碱貯、糖貯、蒸留、炒制、碾制、發酵和配制五香料面等十余种。因此，猪肯吃，增膘快。通过宣傳和推广馬公店大队的这项先进經驗，使全社的干部和社員更加相信以粗飼料为主方針的正确，解除了养猪多了沒飼料和沒有精飼料不能养猪的顧慮，鼓起了养猪的干劲，开展了群众性的上山采集和制造飼料运动。各养猪場都建立了采集制造飼料專業队，設立了飼料庫，飼料加工室。結合社办工业和副业生产，大搞紅薯綜合利用、玉米皮制淀粉。大量收采农作物副产品，如棉花壳、花生秧、豆秧、玉米杆、紅薯秧等等。入秋以来，党委又提出了“山区飼料多又广，每猪儲备千斤糠”的口号，發动群众，开展了“三搶”（搶在霜前、搶在冻前、搶在大雪前）、“六采”（采角、采叶、采根、采壳、采心、采杆）运动。有些地方还实行了“上工带籃，下工带糠”和治山治水結合采、牧牛結合采的相互結合的办法。到十一月底的統計，全社已采集各种飼料二千五百六十万斤，不仅現有生猪有了足够的飼料，而且为一九六零年春季生猪大發展做好了飼料准备。

猪病是可以制止的

过去，这里养猪，常常發生猪瘟。猪瘟一来，猪就要成批成批的死掉。有些群众害怕遇到猪瘟，就不敢养猪。公社化后，公社党委号召大量养猪，并要集体喂养，社員群众就更耽心了。他們害怕猪得“窩子病”，說什么現在跟过去可不同了，过去是分散喂养，养的又少，生了病損失也不大；現在是集体喂养，一个猪場就养几百头、几千头，要是猪瘟一来，可没法办。有些群众說：“治不住猪瘟，就不要發展，發展起来也保不住險。”有些反对集体养猪的人，也在一边冷言冷語地說：“看他們养的多，死的多。”上述反映說明做好防疫工作，坚决制止猪病發生，是保証生猪高速度發展，特别是集体养猪事业健康發展的重要关键。因此，大量养猪一开始，公社党委就把作好防疫工作当做养猪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环节来抓，并把防疫列为养猪的“五主”方針之一。公社、生产大队的猪場都建立了防疫机构，在东坪大队建立了畜牧学校，各大队派干部或飼养員、防疫員輪流学习，一年来，共培养訓練了防疫技术員一百五十名。这个畜牧学校，不仅培养防疫員，而且还有一套簡易设备，給全社的猪場作防疫治病工作。国背石大队飼养員崔發亮喂了十八头猪，一九五九年春季就有十头得了病，他着了急，一气就把畜牧学校的医生拉到了猪場，經過医生的治疗，十头病猪都好了。他高兴地說：“这次猪生病，如果不是畜牧学校，才真要坏大事哩。有了这一手，請看今后全社能發展多少头猪吧。”为了从根本上防止猪疫發生，在飼养中推广了“平、热、凉”三性飼料的搭配喂养方法。公社的商业部門也大力支持养猪，为各大队購置回肥猪藥一千二百多斤。公社的衛生院，也不断深入到各猪場，給猪看病，宣傳防疫的意义，傳授防疫知識。在飼养員中，还經常开展比防疫、比畜舍清潔等竞赛运动。选举模范时，也把防疫工作做的好，作为模范飼养員的条件之一。

通过代表会領導养猪运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事事依靠群众，根据运动發展的規律，通过召开生猪生产代表会的方法，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推动运动持續发展，是赵村人民公社党委領導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的基本做法。为了加强党对畜牧业生产的領導，公社大队都建立了畜牧生产基地，由党委書記和党委委員挂帅，經常深入这些重点調查了解运动發展的情况，总结和傳播先进經驗，制訂工作规划和具体要求，指导全面运动的正确發展。当养猪工作全面开始的时候，为了解决仔猪严重缺乏問題，公社在南蔭生产大队召开了第一次生猪生产代表會議。会上学习了养猪女“状元”楊桂蓮飼养公猪的模范事迹和这个队的“一猪十仔百孙”的繁殖經驗，初步确定了以自繁自养为主的方針，提出了“有雌必留，全力發展母猪”的口号。后来，为了保証所有生猪安全过冬，又在小尔城大队召开了第二次生猪生产代表会，会上推广了这个队配制“五香”飼料的方法和进行生猪催肥、粗飼料細喂、生飼料熟喂的經驗，安排了生猪过冬的具体工作。一九五九年七月，發現部分养猪場發生了猪瘟，公社就在东坪大队召开了第三次生猪生产代表会，参加的主要成員是飼养員、防疫員，會議研究了东坪猪場一年无病猪的原因，推广了这个場割耳根、割尾巴梢、割猪蹄甲能治猪瘟的經驗。这次会上还組織了一百五十名防疫技术員，分头到各場傳授經驗。十月間，为了适应生猪生产高速度發展的需要，为生猪过冬和一九六零年生猪的更大發展准备下足够的飼料，党委又在南蔭大队召开了第四次生猪生产代表会，推广了这个大队的“三挖”、“五采”的采貯飼料的經驗和分戶保管飼料的办法。会后便在全社範圍內掀起了群众性的采集飼料高潮。社員称这种会为“取經会”。公社党委还十分注意插紅旗，树标兵；抓两头，带中間，不断地开展学先进、

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推动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六畜兴旺”带来了“五谷丰登”

一年多来，赵村人民公社不仅在养猪事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由于在大抓特抓养猪事业的同时，加强了全面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领导，针对本社自然情况的特点和国家、社员的要求，制订了以养猪为纲全面发展畜牧业的规划，采取了具体有效的措施。因此，牛、马、骡、马、羊、鸭、鸡、蜂、兔等家畜、家禽也都有很大的发展，从而更多地积造了肥料，支援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公社和社员的收入。

赵村人民公社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地瘠民贫的山区，解放前，好年景，每亩地一年只能收一百多斤粮食，群众每年都要从外地购买大批粮食度生。解放后，虽然生产年年增加，但增产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九五六年国家统销给三百另九万斤粮食，一九五八年大丰收了，还吃国家统销粮一百八十五万斤。为解决吃的问题，这里各农业社每天都得拿五百名劳动力和大批牲口到外地运统销粮，为运统销粮，也不知浪费了多少个劳动力，耽误了多少农活。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吃粮的问题呢？这成为每个干部和社员成天考虑的一个问题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建立人民公社后，通过开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运动，积造大批肥料（一年来全社共积猪肥二亿二千八十万斤，平均每亩一万八千五百斤；羊肥六千另六十万斤，平均每亩五千四百一十斤；牛、马、骡、马肥五千三百三十五万二千斤，每亩平均四千八百二十斤）和大兴水利建设、深翻土地，一九五九年虽然遇到了百日无雨的特大旱灾，但仍然获得了大丰收。小麦、玉米、水稻、红薯、豆类、油料样样丰收，三十个生产大队，队队增产。尤其是水稻，全社播种三千一百六十七亩，亩产达到一千零六十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九点四，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七十七点六。一九五九年除粮食自给自足外，还交国家公粮十六万斤，出售余粮二十七万斤。社员们说：“如今一人四分半地，打的粮食也吃不完。”

养猪积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马公店大队一九五八年养猪三百零三头，每亩施肥六千斤，其中猪肥占百分之四十，粮食平均亩产六百七十四斤；一九五九年养猪五百九十二头，每亩施肥一万六千斤，猪肥占百分之七十五，每亩产粮一千零五十斤。小尔城生产队，一九五六年平均每户养一头猪，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斤；一九五八年平均每户养两头猪，平均亩产一千八百斤；一九五九年平均每户养两头半，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一百斤。这个队一九五九年在村子附近种了二亩水稻，因为有几个社员怕往远地运肥（费劳动力、费力气、费时间），趁队长不在家，偷偷地把六万斤猪肥全部担到这两亩水稻地里，为了不讓队长知道，又接连进行中耕，把肥料全部翻到泥土的下边。后来，这块水稻越长越好，亩产达到了二千九百斤。向这块田偷施猪肥的几个社员，直到大队干部去总结这块水稻丰产经验时，才把真情说了出来。七月间，上汤大队一百三十亩水稻生了虫，大队当时因为缺乏资金，便出售了八头猪，卖了二百一十二元，随即到商店买六六六药粉一千一百斤，将一百多亩水稻全部打了一遍，消灭了虫害，保证了水稻的健壮生长，社员们说：“不是养猪多，今年的水稻非减产不可。”

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的大发展，还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运输力，对开发山区的“财宝”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全社有一千六百头耕牛，四百六十九头骡、马、驴，有马车四十八辆，公社还有一个运输大队。因为交通事业的发展 and 运输力的增加，开采的土特产品由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七十种，发展到五百四十六种。一九五九年运出各种土特产品价值二百九十八万零七百三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九。

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的結果，也支援了国家建设，增加了公社和社员的收

入，提高了社員群众的物質文化生活。一九五九年光賣給國家的豬、牛、羊和蛋類收入即達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一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八十八點六。由於公社收入的增加，一九五九年社員分配部分平均每人八十五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七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社員們歡喜地說：“養了豬，連人的生活也越過越好了。”

向更高的目標奔去

趙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沒有滿足已經取得的成績，而以養豬為中心的畜牧業高速度發展的事實，又極大地鼓舞了他們進一步發展畜牧業的熱情。目前，他們在勝利的基础上，正高舉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紅旗，繼續熱火朝天地開展以養豬為中心的畜牧業生產運動。全社抽調了三千名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百分之二十五），大興土木，修建萬頭豬場、千頭豬場、百頭豬場。到一九五九年年底，他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一人一头豬的指標。牛、羊、驢、馬、騾、蜂、魚等也都又有了新的發展。

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徹底改變山區的落后面貌，趙村公社的社員們又給自己提出了更宏偉、更光榮的任務。他們計劃到一九六二年，除糧食畝產平均要達到兩千斤，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全部土地灌溉自流化外，在畜牧事業上，要繼續貫徹執行“以豬為綱，六畜興旺”和養豬以積肥為主、以集體飼養為主、以自繁自養為主、以粗飼料為主、以防疫為主的發展養豬事業的“五主”方針，達到：豬十萬頭，牛、驢、騾、馬二萬頭，羊十萬只，雞、鴨、鵝、兔八十一萬只，蜂一萬窩，蝎子一千籠，魚一百万尾。平均每人達到三頭半豬，零點七頭牛、驢、騾、馬，三只半羊，三十只雞、鴨、鵝、兔；平均每畝耕地達到九頭豬，一點六頭牛、驢、騾、馬和九只羊，六十三只雞、鴨、鵝、兔。從而為農業生產提供更多的優質肥料，為人民群眾的生活提供更多的肉食，促進農業生產的連續躍進，更好地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把山區建設成為一個富饒美麗的社會主義的樂園。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在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上前进

——河南郑州古蔡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河南郑州市委工作組

郑州市郊区古蔡人民公社已經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在全社十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亩耕地上，机械耕地面积已占百分之七十四；田间管理、抽水灌溉、深犁、細耙、播种、收打以及短途运输、挖渠修路、农产品加工等体力劳动量較大的生产、建設工作，已逐步使用机器代替着手工操作，以电力代替着人力。现在全社有拖拉机二十台、播种机五部、联合收割机二部、汽車三辆。另外还有鋼駝机、煤气机、柴油机、脫粒机、粉碎机、电动机等一百二十八部，大、中型农机具四百九十七件。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到一九五九年秋，共架設高压、低压电綫二十万零四千二百零一米，一年中，共用电六十五万六千一百九十六度。全公社一半以上工厂的动力使用了电力。在农业生产上，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实现了电力提水灌溉，并开始在溫室里利用电能培植蔬菜。一年中，生活和照明用电二十二万度，部分公共食堂、牲畜飼养室和学校都安上了照明設備；还建立了五个有綫广播站，有八百六十四个喇叭。社員群众歌頌說：“公社强、公社大，公社带来了机电化；自从实现机电化，它的威力真正大，促进生产大跃进，誰能不把公社夸！”

社小力薄 宏图难展

古蔡人民公社位于郑州市郊区西北部黄河南岸的邙山脚下，南靠隴海铁路，东至黄河东风渠，全社方圆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盛产棉花和粮食。这个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由二十七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組織起来的。在高級社期間，农业生产已有很大提高，粮食产量每亩平均单产三百五十四斤，比初級社时增长百分之六十，比一九四九年解放初期增长三倍多；棉花产量每亩平均产皮棉四十一斤，比初級社时增长百分之三十，比解放初期增长百分之六十。

这一带地势复杂，半丘陵，半平原，有低洼，有坡田，既怕旱，又怕涝。过去人們形容这地方是：“有雨到处淹，无雨遍地旱，連下三天雨，洪水就泛滥，五天不下雨，吃水都困难。”解放前这是个十种九不收的地方，农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农民为了彻底摆脱剝削和貧困，經過互助組、初級社，到一九五六年所有农户全部参加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生产，不仅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并已开始向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方向迈进。截至一九五八年八月，即人民公社誕生前夕，原二十七个高級社已有拖拉机一台、汽車一辆、煤气机十八部、柴油机六部、电动机三十三部（包括电动水車）、切片机五十四部、噴霧器和噴粉器五百四十部、大中型农业机具一百多件。国营拖拉机站每年有五部拖拉机給这里部分产棉区代耕。原沟赵高級社在一九五八年已开始架綫用电。但是，随着各項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飞跃发展，为了更好地貫徹执行郊区

为城市建設服务的方針，蔬菜播种面积逐年扩大，副食品生产需要大力发展，耕作也要求更高更細，这就必须有足够的水、肥和劳动力。这都是高級社很难彻底解决的問題。如一九五八年春，沟赵高級社为战胜干旱灾害，組織一千名强壮劳动力（占全社男女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計劃用一个月的時間修建一座三万土方工程的抽水站，由于各方面劳动力扯配不开，只得将一千人减少为八百人、五百人，最后剩下的二百人，还因农忙被迫停了工，使修建計劃拖長了三个月，抽水站还未建起。人民公社一建立，組織了七百个劳动力，在短短的半个月內，全部修建竣工，安装了机器，把河水从十四丈深的低处引上田間。七百五十一口人的东史馬村，在高級社时种的三十亩菜地，常因缺水受旱照顾不了，一九五九年他們安上了电动抽水机，蔬菜面积又扩大为一百三十亩，并取得了空前大丰收。

在高級社时，农民也很想在更大範圍內使用机器和电力来解决生产中人力、畜力不足的問題。不过这种想法，在高級社时很难实现。如原古榮高級社計劃在一九五七年从积累中抽十三万元，购置小型拖拉机五部、汽車五辆、抽水机十部，但年終結算，只能抽出三千五百元，結果只买了一部十匹馬力的柴油机。原沟赵高級社是一个經濟基础較好的富社，但是也由于受着社的活动範圍和經濟条件的限制，举办較大的生产建設項目也很不容易。如架設电綫、使用电力，就是在国家大力扶植下，两次給予貸款二十万元、預付棉花預购訂金十余万元才办起来的。这个高級社在两年期間，仅仅积累了两万多元，加上社員投資也不足十万元，当时也因經濟条件不足，只好买了一个小型动力机，結果架起了电綫，却沒能發揮应有的作用。經濟基础差一些的高級社，对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更是无能为力。

在公社建立之前，各高級社广大社員深深感到由于高級农业社組織規模小，活动範圍窄，仅能經營单一的农业，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能集中使用，已經不能适应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正如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赵黑孩同志所說：“在高級社初期还感到順勁，而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感到社小力薄，劳动力畜力不足，勁也施展不开了。”广大社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动地打破社界、乡界，联合起来組織大协作，要求小社并为大社。

旭日东升 百业兴旺

毛主席的“还是人民公社好”这句话一傳到这里，广大农民群众就沸騰起来了。当时，在古榮公社的社員中流傳着这样一段歌謠：“毛主席真英明，把俺們的心思看得清，我們正感社小力薄没办法，他雪里透炭到古榮。”

古榮人民公社一建立，立即發揮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大发展，为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开辟了广闊道路。

人民公社的成立，大大促进了百业兴旺，农业、社办工业以及农业中的林、牧、副、漁各业都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古榮公社一誕生，就正赶上爭取一九五八年秋季更大丰收的运动和深翻土地运动。人民公社在这些运动中充分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使一九五八年秋季粮食混合单产获得三百零八斤，比一九五七年秋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棉花亩产皮棉五十七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其中有三百零二亩棉花試驗田亩产皮棉三百斤，最高的二亩达一千二百多斤。一九五九年各項生产又获得了大丰收，在大旱百日的情况下，粮食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一，棉花增产百分之五。

林、牧、副、漁也同样出现了高速度发展的新局面。公社化以来，共植树四百三十万株以上，其中果树十二万株，比公社化以前九年植树的总和增长近四倍；另外，还育苗一千四百二十亩。一九五九年繁殖幼畜八百九十二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并且从无到有发展奶牛十九头，还建立了羊場，养羊六千多只，比公社化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在副业生

产上，有剥棉籽皮、編筐、編席、造紙、采集中药等十九种。养猪已达一万头以上，已建较大猪場二十六个，猪舍万余間，双万头猪場目前正在兴建。养鷄場两个，万鷄山一座，养鸡七万多只。已挖魚池两千二百亩，养魚六百七十万尾。蔬菜播种面积也由公社化前的九千亩扩大到二万七千亩，并建溫室二十三間，阳畦三百个。鵝、鴨、兔、蜂也比公社化前增长一至五倍以上。社办工业的发展也象雨后春笋一般，先后建立了綜合机械修配厂、鉄木加工厂、肥料厂、火硝厂、磚瓦厂、酿酒厂、副食品加工厂等三十七个，仅公社直接经营的五个工厂，一九五九年总产值就达一百二十一万七千六百三十五元，全年上交公社的利潤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二十一元。

公社化后，由于农、林、牧、副、漁多种經濟全面发展，这就大大增大了公社的收入，扩大了公共积累，迅速发展了社营經濟，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公社成立后一年的時間計算，公社积累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四，与原二十七個高級社的积累总数相比，超过五倍多。单以一九五九年計算，全社总收入九百一十零三千四百三十二元。公社和生产大队提取公积金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四十四元，提取公益金十八万七千三百零二元。全公社除了一九五八年购置的拖拉机、收割机、电动机、煤气机以及大小农业机械工具以外，一九五九年新增添拖拉机十三部、汽車一辆，还有煤气机、电动机、鍋駝机及大、中型农业机具一百一十四部（件）。社員們說：“高級社时要是添件大型农具，就感到很吃力，現在一年添这么多大机器也沒感到咋着。”社員群众歌頌道：“人民公社放光芒，促进百业齐兴旺，滿地出現‘东方紅’（指东方紅牌拖拉机），田間电綫密如网。”

如虎添翼 展翅高飞

由于公社化以后农、林、牧、副、漁的全面发展，社办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和畜力都比較緊張。从現有的劳动力、畜力的分布使用情况来看，随着公社的各项生产建設事业的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如沟赵大队在高級社时，共有五千个男女整半劳动力經營农业，耕地三万五千亩，現在种两万亩棉花，一万五千亩粮食作物，男女整半劳动力仅剩两千多个，另有一半以上劳动力参与水利建設、养猪和参加社办工业生产等。因此，广大社員对彻底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也比在高級社时更加迫切了。

随着农业机械设备的不断增加，使用机械、电力的范围逐步扩大，公社相应地調配、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并充分发挥了机械效能。在高級社期間，部分社虽已有少量的机械設備，但由于受着社的活动范围小和經濟力量薄的限制，使用机械、电力的范围和時間也是有限的，因此，不利于固定专门力量掌握技术。如沟赵大队在高級社时，有三部柴油机，仅用于抽水澆地，棉花加工，全年使用時間总共不足四个月，而且又不是連續使用，在无地可澆或新棉未摘时，机器就休閑了，掌握、使用机器的人只得另外干其它活，技术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因此，机器常出故障，而且机器一出毛病又修理不好，当时机器使用率一般只达百分之六十。公社化后，由于人力、物力、財力統一，公社先后抽調、培訓了九百七十多名技术工人，建立一个拥有二百五十多人的綜合机械修配厂，技术較熟练或已能独立操作的电工、車工、鉗工、木工等共有二百人。公社建立了拖拉机站，仅拖拉机手就有一百六十名，而且在各生产队也专门固定了一批技术力量，他們精心掌握、学习技术，使机器四季不停。現已基本上作到了机器小修不出队，大修、中修不出社，确实做到了修理有厂，操作有人。

另一方面，高級社长期不能解决的插花地問題，公社化后也得到了解决。高級社时，往往因地块小，壟短，各社插花地作物种植又不統一，影响着机器耕作。如在岳崗高級社三、四百亩

大的机耕区内，有沙河社的八十亩非机耕地，相互插花，如果沙河社这八十亩地划归岳崙社，地身就可以由原来不足一公里伸长为四千多米，仅减少往返空轉的时间，即可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十。类似上述問題，直到公社化以后才得到了解决。現在公社土地上出现了万亩以上的大块生产方，普遍实现了园田化，这样，既便利了机耕和管理，又便利了机器综合利用，不論是田间作业或非田间作业，都能使用机器，使机器效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群众对“一机多用”非常贊揚，說：“拖拉机，真正好，不吃料，不吃草，忙了去耕地，地旱抽水澆。”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实现，使生产力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現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已在耕地、耙地、下种、收打等主要作业中成为主力，动力灌溉已占灌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騰出了大批劳动力和畜力用于发展其他方面的生产事业。沙河生产队算了一笔賬，用拖拉机耕地一百二十亩，深度十二寸，只需用人工四个；用土犁耕地一百二十亩，就需六十个人工，一百二十头牲畜，深度也只达六寸。用播种机播种八百亩棉花，需人工六个，用土耩播种八百亩棉花，需用一百三十五个人工，六十头牲畜。一年多来，由于公社化促进了机械化、电气化的基本实现，大約全社可省出六十多万个劳动日，等于两千个强劳动力，还能騰出牲畜一千多头。过去，沟赵大队每天要用一百九十三头牲畜磨面，自安上二十盘小电磨后，每月即可节省三千多个人工，五千多个畜工（一畜一天）。全社用节省出来的劳动力，投入加强农作物的精耕細作和公社各項建設事业。

携手并肩 共同前进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队与队之間的經濟平衡。公社內保合寨、崗李、牛庄、太平村、桥北李等五个生产大队，原来都是穷队，这五个队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每年共缺粮六十万斤，国家每年平均发放救济款八千四百元。公社成立后，利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良好条件，优先对这些穷队进行帮助，同时，在其他生产大队的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援下，这五个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加速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在一年半的时间內，已基本上赶上了富队，一九五九年不仅作到了粮食自給，还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五万斤。以牛庄生产大队为例，全大队七百二十口人，耕地两千六百二十四亩，因地势低洼，常年受淹，并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盐碱地。这里在解放前，就是風調雨順的年份，每亩年产也不足百斤。解放几年来，他們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和在党与政府的大力领导、扶植下，开始治理了河道，改良了土壤，受灾情况大为减少，生产逐年提高。但由于自然条件不好，生产基础薄弱和劳动力、畜力不足，迅速改变“穷白”面貌仍有困难。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由于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为改造自然，彻底改变落后面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情况就大变了。一九五九年牛庄生产大队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土地，由公社派拖拉机給优先代耕，仅此一项就节省了四千八百个劳动日。他們把这批劳动力又适时用于搞运输、副业等生产，全年增加收入一千二百余元。在农业生产上，每亩平均年产四百四十二斤，比高級社时提高百分之十九点四。此外，通过公社的统一組織和安排，全大队挖魚池一千亩，現已养魚八万尾，还挖藕池一百亩和大搞以副食品生产为主的多种經營等。

乘风破浪 奋勇前进

从古榮公社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来看，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內发展速度这样快，規模这样大，好象是一帆風順，其实并非如此。古榮人民公社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在进行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綫的斗争。他們是在斗争胜利中走过来的。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綫的斗争中，突出解决了以下几个問題：

第一、当公社党委提出要全面地、大规模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时，在社员和干部中存在一种对机械、电气化的神秘观点和迷信、守旧思想，有的说：“搞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是工程师的事，咱这粗手粗脚的，文化水平又很低，咋能干得了？”公社党委为了彻底破除迷信思想，专门召集社、队干部进行了学习，使干部首先从思想上认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方向。同时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参观，在社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讨论机械化、电气化的规划。由于广大社员对实现“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渴望已久，对实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生产的优越性，已有一定的了解，一旦破除了迷信，对掌握技术信心很足，钻劲、干劲很大。

第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是没人公开反对的。可是，一说要集中公社的资金统一使用，购买机器，有些富裕中农和一些中农出身的干部就撇着嗓子喊：“那不中，哪有那么多钱办机械化、电气化？还是等着国家给办吧！”还有的说：“要是光由公社买机器，别打算分红（发工资）啦！”甚至有些人坚决不主张多快好省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而提出一个“慢慢来”的方针。原古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福生就是这些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公社的公共积累越少越好。他的借口是“多搞分配可以刺激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他其实是要把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时间拖得遥遥无期。以陈福生为代表的一伙人，竭力主张把积累的公积金先用于生活上，盖大礼堂、办公楼、娱乐场所等，办电先安装电灯，解决照明问题。在陈福生的思想影响下，石佛等生产大队把应交公社的公积金存到银行里，拒不上交公社。他们这种主张遭到了广大社员、干部的对立和反驳。在公社党委和总支、支部的领导下，对违背党的总路线、违犯社员群众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和主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石佛管理区党总支，并组织全体党员、生产队干部深入开展了“彻底清除陈福生思想影响”的运动。通过辩论和斗争，不仅解决了公积金的积累和正确使用的问题，而且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社员中又进行了一次生动、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东史马村党支部书记任坤乾同志说：“这一来眼睛亮堂多了，如果都不向公社交公积金，没有公共积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永远也实现不了。”

第三、如何正确地处理小集体和大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古荣公社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如，有了农业机械和电气化设备，就需要及时地抽调、配备技术力量。可是，当公社要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培养技术人员时，一些生产队的干部又迟迟不愿选送，只怕耽误本队的生产；而不顾及整个公社的生产计划受到损失。古荣公社党委和各总支、支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非常及时。他们通过典型事例深入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了“一盘棋”的思想。有的说：“大河无水小河干，有了本位主义，就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经过教育，广大社员站的更高，看的更远了，一心向往着更大的集体。在实际生产中，广大社员也深深感觉到，只有大集体，大协作，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更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

日子过得甜 同心建乐园

这个人民公社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促进了各项事业的更大跃进，而且广大社员要求学习文化、科学技术更为迫切了。为适应社员群众这种迫切要求和生产、技术管理上的需要，公社不仅培养了一批掌握机器的技术人员，还在古荣、沟赵、孙庄、欢河等生产大队，都建立了棉花、小麦、红薯、蔬菜试验场，研究生产技术和改革各种作物的培育方法。这就为更全面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逐步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创造了条件。

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全体社員的物质生活显著上升。公社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一九五九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七元五角，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十六，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五，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两倍。根据对古榮大队九个生产队的五百二十三戶、二千八百一十五口人的調查，公社化后一年內，共添毛衣二百四十九件，球鞋、胶鞋八百一十三双，热水瓶五百八十九个，灯芯絨、华达呢、卡嘰、綢子等衣料一千多件。社員儲蓄也有很大增加。按公社化后一年的時間統計，全社社員存款額达四十四万九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存款額增長百分之五十。原来經濟基础較差的惠济桥、崗李等九个生产大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八月份存款达八万四千多元，存款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每戶儲蓄額少者二十元，多者二百元以上，平均四十五元左右。

从古榮人民公社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建立，給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打开了广闊的道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巩固与提高。

現在，古榮公社的全体社員們，正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完成与超額完成各項生产計劃，以增加收入，扩大公共积累，更多更快地发展社营經濟，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力爭在尽短的时间內，使农业生产上全部实现机械化、高級河网化、园林化，村村队队普遍建立化学肥料厂，公社建立水力发电站。使人一眼望去：“南有蔬菜四季青，北有公园花果山，猪羊六畜皆兴旺，鸡鴨家禽結成群，河渠、电綫都成网，四旁綠化尽成林，西有广闊棉花方，东有麦海丰产田，粮棉菜果堆成山。”这就是古榮公社社員們的雄心大志，他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紅旗，大踏步地向着幸福美滿的共产主义迈进。

一九六零年一月

滿天星斗落人間

——河南鄭縣渣園人民公社全民辦電的經過和經驗——

李彬凱 孫德聚 謝水旺 郭 朗

渣園公社好風光，	庫塘成群渠成網，
綠禾漫地花果林，	風吹稻谷十里香，
牛羊滿坡豬滿圈，	鷄鴨滿欄魚滿塘，
水力發電耀眼明，	工廠林立機器响，
美好生活那里來，	人民公社放光芒。

河南鄭縣渣園人民公社，建立不過一年多時間，就在發展農村電氣化事業方面顯示了巨大威力。

如今，登上鄭縣城西的風光嶺，眺望渣園公社，可以看到那里矗立着三十二座串珠式的小型水電站，從這些發電站伸展出去的电綫，通往每個村莊。白天黑烟繚繞，機器轟鳴；入夜，一片燈光，好似滿天星斗墜落人間。

悲慘的過去

渣園人民公社位於伏牛山東麓，屬淮河流域。全社七十個自然村，五千八百六十一戶，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口人，耕地六萬三千四百畝。這裡有着發展水利灌溉和興建水力電站的良好自然條件。南臨汝河，北靠火龍山，青龍河和冀河自北而南貫穿全境，三條河流盤繞六十六個村莊，水源充足，地勢北高南低，坡降較大。然而，在反動階級統治的年代里，這些優越的自然條件，不但沒有發揮效益，相反，給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三條河流年年泛濫，逢雨，洪水決堤，漫溢全鄉；雨後，河身干枯，滴水不留。日積月累，年復一年，幾萬畝良田，被沖刷成奇形怪狀。

水患使渣園人民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加上反動階級的剝削壓榨，使這裡的老百姓終年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九四二年大旱災，五穀不能下種，子粒未收，造成了餓殍載道，賣兒賣女的淒慘景象。那時這七十個村莊的人們，出外逃荒或賣兒賣女的共有二千七百六十戶，餓死的四百一十口人。旱災剛過，人們還在奄奄一息的時候，一九四三年秋季又來了一次洪水洗劫，三條河水一齊上岸，沖毀莊稼四萬多畝，泡塌房子二千多間。直到解放前夕，這裡的群眾窮得只能勉強維持糠菜半年糧，一家一件破棉衣，有三千多戶連燈油也買不起。社員們說，那時候是：“拿住月亮當燈光，點根麻杆來鋪床，小孩屙尿用手摸，出門走路靠牆腳，缺吃少穿實在苦，沒燈沒亮更難過。”

小合作已經不行了

解放後，渣園鄉迅速地改變了面貌，生產逐年提高，生活日益富裕。特別是人民公社成

立后，百业俱兴，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建起了三十二座小型水力发电站，给实现电气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九五二年，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渣园乡人民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征服自然、变水患为水利的斗争。由于合作社比单干时人力、物力、财力都大多了，他们就依靠集体力量，修渠拦洪蓄水。经过几年的奋战，到一九五七年全乡完成了两座水库，蓄水五十四万立方米，开挖了一条长达十五里的大渠，打井一千五百眼，使水浇地面积达到了四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因而农业产量逐年上升，一九五六年平均亩产量达到三百二十一斤多，比解放前提高四倍多，比一九五五年平均每亩增产二十二斤多。

但是，不论初级社或高级社，由于规模小，人力、物力不集中，土地不能统一规划，经济力量还不是那么雄厚，不但许多大中型的水利工程不能兴办，就是已经修起来的，也多是各村顾各村，一社顾一社，不能很好利用，牵涉到两个社或几个社时，互相争水、争地，矛盾始终不能解决。

一九五八年春天，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大兴农田水利的伟大号召。渣园乡掀起了空前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与此同时，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寺街高级社和刘庄高级社提出了利用自然水落差，修建小型水力发电站的计划。但是两个社仍然限于资金少、劳动力不足和水利上下游的矛盾，而没有建成。原来寺街社计划建一座十五匹马力的发电站，全部建站工程，加上整修渠道，需一万二千个劳动日，还需要有购买电机和电料的费用二千一百元，而满打满算，全社只有一百四十五个劳动力和一千三百元的公积金，建水电站的计划还是不易实现。刘庄高级社虽然是全乡比较大的社，人力、物力、财力都比寺街社充足，但因修电站尾水渠道要经过林村高级社，林村社的社员们说：“你们建电站，毁俺的地，那可不行！”结果只挖了一个坑就停工了。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感到小合作已经不行了，于是纷纷向乡党委提出要并小社为大社。根据群众的一致要求和大跃进的新形势，乡党委经请示县委同意，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将全乡四十个高级社合并为人民公社。

旭日东升万民歌

人民公社成立后，人力集中，物资雄厚，上游与下游的矛盾没有了。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迅速兴建起来。在挖库开渠工程中，全体社员在党委的领导下，提出了“闹起青龙河，打开水帘洞，越过万丈沟，渠道翻山岭”，“削岗填沟变平川，秃岗变成花果山”的豪言壮语。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在全社范围内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使用资金”的办法，抽调八千四百名劳动力，分成四路从山丘到平原，向大自然展开了总进攻。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大干，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全社修起了大小水库五十座，蓄水四百零八万立方米，水塘一百八十二个，蓄水九十一万公方，整理河道三条，挖引河渠五条，共完成大小水利工程三千八百四十项，挖土石方二百八十七万立方米。

这些水利工程的竣工，不仅驯服了千百年来祸害人民的三条恶龙，使全社六万三千四百亩耕地实现了灌溉自流化，改变低产面貌，而且也为发展农村电气化事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谁说农村不能办电

一九五八年五月公社一成立，就开始了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的工程。由于办电在农村是一项新的事业，公社党委决定先搞两个试点。站址一个选在原刘庄高级社勘查的旧址，一个

选在二十里鋪引汝灌溉渠上。这一消息宣布后，广大社員欢欣鼓舞，热切地盼望电站早日建成。但是，有少数思想保守的人和观潮派，却不相信庄稼汉能办电，说什么“办电根本不是农村的事”。一部分原来热心参加建站的人，听到这种流言蜚语，又看到负责設計电站的，除了两个中学生，两个高小生，其它是几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并且这些人中只有木匠王長治，曾去四川岳池县学习过做水輪机，参观过水力發电站，其他人連电站是什么样子也沒见过，思想就动摇了。有的人甚至提出：建不成，不如回队干农业活。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在参加办电的人員中，提出农村能不能办电？实现农村电气化依靠誰？开展了大鳴大放大辯論。辯論中，許多人根据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所作出的許許多多前所未有的奇迹，一致認為：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够建成。政治挂了帅，干劲鼓起来。参加建站的人們表示：非干出个名堂来，讓那些說風凉話的人看看不行。

施工开始了。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公社党委首先集中了一千人的整修渠道大軍，并准备了一万塊磚和二万片瓦，搜集了足够的木料，撥款一万元作为建站經費。

为了加强对試点工程的领导，公社党委第一書記林福坤住到二十里鋪，直接参加設計和勘测，并且确定副社長張春迎具体負責领导这一工作。經過五天五夜的苦战，前后画出設計圖样四十多个，终于成功地設計了一个小型水力發电站的圖样。

电站建成后，为了早日发电，建电站的人們不怕一切困难，敢想敢干。在进行按装时，沒有水泥做电机座，他們改用木架代替；沒有落機机，就用架子車輪改制；沒有配电盘，用破面櫃改修；架綫沒有脚扒，他們干脆赤脚往杆子上爬。他們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只花費六千五百元，用了二十天時間，建成了两座發電能力达三十二瓩的小型水力發电站。同时，經過試点，也摸索出一套經驗：自建自用，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用复杂的工艺过程；設備簡單，易于安装，迅速投入生产。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刘庄發电站要发电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社員們听说后，从四面八方跑来参观。但是因为水輪机的皮帶輪有毛病，轉动緩慢，沒有送出电来。这时候，富裕中农王失明搶上去，一下把水輪机抱住了，就象抓住什么把柄似地，當場向群众說：“看！这能有几十匹馬力？”社員們失望地散去了。原来反对办电的人，更加猖狂，乘机煽动群众。但是，建站的人并不灰心。党委書記林福坤鼓励大家說：“有志者事竟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有决心，黄土也能变成金。”大家又根据从四川省学来的經驗，連夜进行改制。第二天夜晚，电灯亮了，群众扶老携幼从周圍村庄涌向电站。电灯亮了，观潮派就輸了。

电，不仅照亮了农村，也照亮了农民的心。发电那天晚上，許多人兴奋得睡不着觉。二十里鋪生产队老社員張学順，看到閃光發亮的电灯，回想起解放前逃荒要飯，一年四季不点灯的日子，兴奋地唱道：

我老汉今年七十三， 沒见过夜間象白天；
要不是共产党来领导， 我活到二百也难見。

“五主”方針創奇迹

刘庄、二十里鋪两个水电站发电以后，粉碎了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办电的神秘观点，給广大社員和干部带来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各村各队紛紛要求在本村建立电站。

为了加强对建設發电站的领导，公社党委成立了水电指揮部，由党委書記孙德聚挂帅。根据“全面规划、綜合利用”的精神，在选择每一个水电站地址时，对防洪、灌溉和交通等，都进行了全面规划和統一安排。在运动中坚决貫徹了“以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生产为

主、水利为主、土法为主”的方针，公社统一筹划了建设电站的资金和劳动力，并抽调了七百个劳动力和一百二十个泥水匠，组成了建站专业队，集中了七十个木工，成立了水轮机制造厂。由于建电站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广大社员也提出了“大家的事大家办，有力出力，有计献计，有钱投资”的口号，献资兑料，一时形成了热潮。全社仅建站初期的一个月当中，社员就投资二万三千元，和大量原材料。有了资金和建筑材料，建站工作如同一夜春雨，遍地开花。全社三十个小型水力发电站全面动工。转业军人谢东友、马善义、杨喜堂，带领民兵基干连的三十多人，在杨庄建立了一座二十一瓩的“八一”水力发电站；中学的学生在后渣园建立一座四点二瓩的“红领巾”水电站；以副乡长林水叶（女）为首的十七个姑娘，在曾参加过试点建站的社员周法娃帮助下，自己测量，自己设计，自己绘图，自己修建，用十天的时间，在杜庄建立一座五点六瓩的“八姐九妹”水电站。其它还有“幸福”水电站、“共青”水电站、“超英”水电站、“黄忠”水电站等等。

随着水电站的全面施工，首先碰到了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公社党委根据这一情况，及时召开了“三匠”（铁、木、泥）会议，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以参加过刘庄、二十里铺试点建站工作的十几个人为主，进行了现场训练。采取了以师带徒，全面开花的办法，以工地为课堂，以工程为教材，理论结合实际，指物教学，阵地练兵，讲什么作什么，边做、边教、边学，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很快普及了技术经验和知识。为使社员的建站技术不断提高，公社党委又成立了一所红专学校，分设水利、水电系，定期讲课，传授技术。同时还组织了技术辅导团，进行具体帮助和指导。通过辅导，及时发现問題，及时加以解决，保证了建站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施工中，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缺少石灰、水泥。按照规划，仅修建电站和水闸，就需要水泥一百多吨、石灰三千六百吨、青砖一百九十万块。而当时全社只有四个砖瓦窑和两个白灰窑。怎么办呢？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出外采购；一条是自力更生。而第一条既不符合勤俭办电的精神，到外地购买也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全部解决。因此，公社党委决定走第二条道路。提出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自制自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从全社抽出二百八十人，建立了一座水泥厂，扩建了青砖窑十个和白灰窑两个，保证了建站和修水闸的需要。

原材料不足的困难解决后，建站速度一跃再跃，出现了许多“一日设计，五日施工，七日发电”的惊人速度。全部电站落成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一个是发电机少，有些电站不能及时安装发电；一个是按书本规定，农村水电站用八号铁丝输电，最长距离不能超过五百米，而大部分站离周围村庄又都在八百到一千五百米左右，没有变压器显然不能送电。有没有办法呢？党委书记孙德聚对大家说：“三个臭皮匠，顶上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敢想敢干，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各电站迅速展开了发明创造的竞赛高潮。原来参加过刘庄和二十里铺修建电站试点的人，打破常规，大胆改制，用旧马达，加装上电容器，试制成功了异步发电机，比买一部同步发电机的费用节约百分之五十五，而效果都是一样。接着，他们又用八号铁丝并排架两根，按照架电话线的原理，加上地线，试制成功了“一线一地制”的输电价，代替了变压器。

到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夕，三十二座水力水电站全部建成了。共负荷八百五十匹马力，发电能力达二百八十二瓩，这些发电站除供应王农业生产作动力外，还有四十八个村庄的四千五百户社员安上了电灯，使全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家有了电力照明。

在这次办电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的技术力量，为进一步实现全社电气化打下了基础。过去许多扛锄头的农民，现在成了“电专家”。他们既会种庄稼，又能开机器，既是工人，又是农民。青年农民王北海，原来在家当生产队长，连什么是电都没听说过，现在已经能够

掌握发电机的操作技术了。全社经过一年多的建站工作，已经培养出四十五名水电技术员。

“夜明珠”大显神通

小型发电站——农村的夜明珠，大显神通，充分显示了它在提高生产效率、加速农业机械化和改善社员生活方面的威力和优越性。

有了电，为大部分农村产品加工带来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牲口拉磨、脚踏轧花和棒槌砸玉米等笨重的体力劳动，已被水力和电力所代替，基本上克服了农村劳动力和畜力不足的困难。过去全社的人吃面，经常要用三百五十个人和相同数量的畜力来磨，现在只需要二十个技术员看管机器就行了。旧社会妇女推磨是家常便饭，一年四季鑽到磨房里，累得头晕眼花，腰痛腿酸。现在她们高兴地说：“公社化跑出了厨房，电气化跑出了磨房，俺妇女算彻底解放了。”一九五八年秋季，正是大搞水利、大办钢铁和秋收秋种的紧张季节，既需要劳动力，时间又紧。在这紧要的关头，水电站大显威风，除供应夜间生产照明外，还带动钢磨、轧花机、弹花机、脱粒机等等进行生产，大大节约了劳动力。这一年九月到十二月，全社只抽出五十个劳动力轧花和磨面，除保证吃面自足外，四个月还为国家加工粮食三百六十万斤，轧花十二万斤，弹花四万斤，收入加工费五万七千六百元。

有了电，社办工业获得了动力，发展十分迅速。各项生产指标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日日向上。过去因动力不足而没有使用的“死机器”，都变成了活机器，许多以前不能生产的机件现在可以生产了。以社办机械厂的生产为例，翻砂车间，过去用牲口拉鼓风机，风小、温度低，一次熔化铁汁不过一百多斤，而且质量不高，很多较大的机件不能铸造。使用电力鼓风机后，第一炉就为县办的景家洼煤矿铸造了一个重达一千五百斤的蒸汽机皮带轮，使景家洼煤矿停用了三个月的一部三百匹马力的蒸汽机重新投入了生产。有了电力做动力，腾出了劳动力，使社办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已经办起了炼铁、机械、煤矿、水泥、耐火材料等大小厂矿二十五项、一百一十六处，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八十四万元，较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七点六。

农村有了电，为农业生产大跃进也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农业“八字宪法”得到了更深入、更具体的贯彻，农活越做越细，耕、种、犁、耙、施肥、浇水等各项任务都能保质保量地适时完成。由于农副产品加工和工业生产大部分使用了电力，腾出来的劳动力，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这就保证了农业生产任务的提前完成。拿种麦来说，一九五九年播麦五万亩，仅用六天时间就完成了，还超额二千亩。而一九五七年麦播任务只有四万二千亩，却用了半个月。同时，在耕作上也更加细致了。一九五九年麦播深翻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四十九。

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渣园公社社员，永远不会满足现状。为了尽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他们决心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红旗，奔向更新的前程。他们计划到一九六零年夏季，全社水电站扩大到六十座，装机容量增加到一千五百瓩。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人民公社力能回天

——河南長葛坡胡人民公社制服了旱魔——

新华社河南分社
中国人民大学 調查組
中共長葛县委

一九五九年，麦收刚过，刚刚诞生了十个多月的河南省長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遭受了一场持续一百二十多天的严重干旱，旱象直到秋季种完小麦才解除。如果在旧社会，在反动统治时期，这样严重的干旱，就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但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不仅战胜了大旱，并且夺得了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秋季大丰收。

坡胡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間由八十一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共有七十三个大队，一万六千二百零一户，七万八千零三十六人，拥有耕地十三万六千多亩。它北靠廩山，有丰富的地下水源，但是，在解放前，这里只有一千多眼水井，能够浇灌的土地还不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因此經常遭受旱灾的襲击。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連年打井修渠，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实现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开展了群众性的打井运动，到一九五七年已共有水井四千多眼。那年秋天种麦的时候，發生了秋旱，有四十多天沒有下雨，各农业社苦战了二十五天，全力以赴，把干旱最严重的七万八千亩土地浇了一遍，保证了小麦适时播种。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后，由于公社組織規模大，劳动力、物力充足，推动全社水利建設进入了大挖坑塘、水庫、自流泉、發展自流灌溉的新阶段。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先后兴建水庫十四个，挖坑塘三百二十三个，共蓄水六百三十万立方米，又挖了七个自流泉，开渠一百三十二条，長达二百十三里，还普遍平整了土地，使八万八千多亩耕地做到了有埂有畦，灌溉便利，基本上实现了耕作园田化。再加上原有的水井、水渠，全社能够灌溉的土地，已經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其中，有三万一千六百多亩土地能够自流灌溉。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水利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本改变了这个地区的自然面貌，为一九五九年战胜严重的旱灾創造了極为有利的条件。

一九四二年，坡胡这个地区，曾經遭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旱灾。那年夏天，正当晚秋作物播种时，有四十多天沒有下雨，結果晚秋作物沒有种上，早秋作物收成很少。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殘酷压榨，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因旱灾被餓死的就有四千一百九十六人，死絕了五百二十一戶，逃荒出外的一万一千多人，卖掉的兒女有一千零八人。一九五九年，坡胡人民公社遭受的干旱，程度之重，時間之久，都大大超过了一九四二年。全社从六月中旬，晚秋作物的禾苗刚刚出土，直到十月二十日种麦結束，前后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天，只下雨一百四十毫米，特别是从六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日，六十多天的酷暑季节里，只下了十点八毫米雨，連地皮都沒有湿透。但是，由于有了人民公社，却出現了大旱之年看不到灾

情的奇迹。秋收前夕，田野里一片丰收景色。高粱长的遮太阳，玉米丛丛像竹园，红薯秧子盖大地，大豆棵高难进人……。秋收以后，全社抗旱播种的十一万二千亩小麦，又生长得一片葱绿，展示着一九六零年麦季的大丰收。全社秋季庄稼样样丰收，九万亩秋季粮食作物，平均混合单产七百三十八斤（包括红薯折粮在内），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九十二。其中，二万九千多亩红薯平均亩产量达到五千斤以上，玉米平均亩产六百十五斤。在干旱缺水的紫金山上，还出现了十亩玉米平均亩产量达一千零二十五斤的高额丰产纪录。全社有十四个穷队和落后队经过抗旱保丰收，粮食平均亩产量也达到了七百九十三斤，改变了历年来产量很低的面貌。八个水源缺乏的山区生产队，一九五九年的产量也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五。全社一九五九年收获的粮食，除吃、用和交售公粮、购粮外，还有储备粮三千三百多万斤，全社七万多社员，平均每人储备粮食四百零四斤，足够全社人口吃一年。

二

“和天争雨水，向干旱夺丰收”，坡胡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这个钢铁的意志，是在和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熔炉中锤炼出来的。当旱象刚发生的时候，一部分干部和社员认为“麦旱老，秋旱小”，眼前并不影响作物生长，还有的“靠天等雨”。针对这些思想，公社党委提出了“旱一块，浇一块”和“旱多少，浇多少”的口号，开展抗旱保苗运动。后来，随着旱象的严重发展，全社坑塘、水库和水井的水位普遍下降，其中并且有百分之二十的水井和三百多个坑塘、五个自流泉旱干了，土壤的含水量普遍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许多作物都被旱卷了叶，有些玉米的顶穗刚刚抽出就干枯了。这时，少数富裕中农又乘机到处散布悲观情绪，说什么“天叫人吃多少是多少”；少数思想不够坚定的干部也犹豫动摇，对公社党委提出的全面抗旱保丰收缺乏信心。他们公开宣扬要“丢掉山区、丘陵区和需水量多的作物，集中力量抢救水源充足的平原和耐旱作物”。公社党委又针对上述思想，一面向广大社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教育，引导社员具体分析人民公社在抗旱中的有利条件，回忆一九四二年旱灾的痛苦和一九五七年抗旱的胜利，坚定群众的斗志，一面自上而下展开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由党内到党外普遍展开了以抗旱保丰收为中心的大辩论，彻底驳倒了悲观论和怀疑论者，驳倒了抗旱运动中“少、慢、差、费”的主张，坚持贯彻了公社党委提出的“全面抗，连续抗，抗不到丰收不收兵”的正确方针，使抗旱保丰收运动规模壮阔地迅速开展起来了。到了八月下旬，经过一段激烈的抗旱斗争，绝大部分秋作物生长旺盛。这时，在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差不多了”、“歇一歇”的思想，公社党委及时批判了这种右倾麻痹情绪，提出了不但要抗旱保丰收，而且要抗旱争超产，号召大浇超产水，大施超产肥，把抗旱保丰收运动推向了更高阶段，巩固了抗旱运动的成果。到了秋收前夕，为及早做好抗旱种麦准备，又批判了“人困马乏”论和新的侥幸心理，树立了长期抗旱思想，再接再厉地开展了“百日无雨种好麦”的运动。

经过认真反复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持续一百二十多天的抗旱斗争中，坡胡人民公社的社员表现了惊人的顽强斗争意志。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全社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夺水大战。当七月底八月初，干旱最严重的时候，尽管当时白天最高温度在摄氏四十度以上，南风吹过，热得像火一样，刚浇过的地只四、五天便又旱了。但是抗旱大军却斗志昂扬，在平原，人们提出：“车干井里水，挖尽地下泉，井干挖井，塘干挖塘，边浇水，边找水源”的口号，三百多个改造浅井突击组，奋战三昼夜，把二千多眼已经眼看就要干涸的浅井，普遍挖深五尺以上，使井水平均上涨了二米。在一些原来井少的地方，或者原来是自流灌溉的地

区，因水位下降不能自流灌溉了，也都日夜赶打新井，边打井边抗旱，全社是在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一日的七天里，就打新井二千二百七十眼，超过了一九五三年前全社原有水井数的总和。在干旱缺水的山区，人们寻找水源的斗争更是惊心动魄。英雄的社员们凿石开渠，隔沟架桥，要水爬云梯，井水上高山，全社共兴建引水上山工程三十七处，把水引上了十多丈高的山岗，保证了一千七百多亩高地都及时得到了灌溉。走马岭是这个社有名的“靠天收”，过去当地曾经流传着“累死不浇走马岭”的民谣，但是，在这次抗旱斗争中，处在走马岭下的山孔、榆林两个大队却提出了“寸土不干、滴水归田”和“担水浇透走马岭，盆盆罐罐齐上阵”的豪迈口号，向走马岭大进军，车拉人担，由相距几里外的岭下坑塘里，运水到岭上一棵棵、一亩亩地点浇，单是山孔大队就组织了七百五十名劳动力和二十四辆大车，最多的一天浇三百五十亩。使岭上上千亩地，都普遍浇了二、三遍，“靠天收”再也不靠天了。在夺水大战中出现了无数生动感人的英雄事迹。在持续一百二十多天里，全社人人气饱满，个个干劲冲天。公社的各级干部，在抗旱斗争中，更是发挥了和群众同甘共苦，以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优良作风。公社党委的五个书记，二十八个委员和一百八十五个脱产干部，二千二百个生产小队以上的干部，都层层分片包干，做到了“路路有书记，方方有委员，片片有骨干，块块有人管”。他们都既是生产上的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哪里有困难，干部便深入到那里去。当干旱最严重的时候，公社党委的三个书记和八个委员都深入山区带头担水上山抗旱，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公社党委、总支和支部，还由上而下贯彻了深入群众、拜师傅、交朋友，请参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抗旱运动中，通过和群众一道并肩劳动，拜了一百七十五位劳动模范为师傅，聘请了三百五十个农民当参谋，还先后召开了“求师学艺会”、“参谋研究会”等共四百三十多次，集中群众智慧，促使抗旱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

坡胡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展开了这样一场和旱魔的战斗，旱象愈严重，他们的斗志愈坚强。当旱象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全社平均每天浇地进度仍然毫不减少，并且由抗旱初期的日浇六、七千亩，激增到一万八千亩，最高的一天浇二万四千亩，全社累计浇地六十多万亩次，等于全社耕地面积的五倍，一般秋田都浇了五、六遍，最多的浇了七、八遍。

三

疾风知劲草，熔炉识真金，越是在重重的困难面前，越是强烈地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无比坚强和巨大的优越性。为什么在解放前一九四二年，仅仅四十多天的干旱，就给人们带来了那样大的灾难，而一九五九年干旱时间持续一百二十多天，却获得了秋季农业大丰收？归根结底，是公社化以后，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办到了许多过去不能办也办不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的建立，不仅能够从多方面挖掘劳动力潜力，而且能够更大地发扬广大社员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坡胡人民公社战胜干旱的决定性因素。在抗旱运动中，由于大大发扬了广大社员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加强了“人定胜天”的信念，全社出勤的劳动力达四万八千多人，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的最高出勤率，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这些劳动力是从那里来的呢？这个社共二万一千多名妇女劳动力，公社化前，经常参加农业劳动的只三千多人，公社化后，全社建立了四百五十五个公共食堂，三百个托儿所和幼儿园，二百五十九个缝纫厂，还有使用水力磨和电力磨的面粉加工厂等，把全社一万六千多户社员的生活组织了起

来，使广大妇女彻底解脱了繁琐的家务劳动重担，使全部妇女劳动力都参加了农业生产的行列。在抗旱斗争中，她们都成为抗旱战线上的主力。公社还因材使用，合理分工，使六千多个过去已经很少做农业活的老年人和许多十几岁的小孩子，也都在抗旱中尽了一份力量。人民公社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民主管理，把经常参加抗旱的劳动力，组成了九个抗旱战斗团，七十二个抗旱战斗营，一百个连和一千七百二十一个排，普遍实行了定领导，定劳动力，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具，定工分和超额奖励的“七定一奖”责任制，并且不断地进行总结检查评比，插红旗，树标兵，大大鼓舞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全社在抗旱运动中，共涌现出模范社员、干部七千三百七十多人，二十一个模范大队，七十五个模范生产队和二百七十七个模范小组。坡胡管理区开展了以提高浇地的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满堂红”竞赛后，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专业队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水车，达到了“满堂红”的标准，浇地效率一般都提高了一倍到一倍半。孟排大队第六生产队的一百二十个劳动力，不仅全部参加了抗旱，出勤率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且而平均每人每月做的劳动日比公社化提前高了百分之四十六。劳动力潜力的充分发挥，不仅保证了抗旱斗争的需要，并且使全社的秋田管理工作，也做得比往年又细又好。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但是在解放前千百年来，人们却不知为水花费多少心血，闹过了多少纠纷。坡胡人民公社西部的幸福湖（原名温泉灌），相传自晋朝以来就开始用来灌溉，解放前一遇旱年，沿湖的村庄，就要因为争水、抢水而吵嘴打架，甚至发生械斗。解放后，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公开打架吵嘴的没有了，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一九五八年春天，湖周围的农业社联合挖湖，把湖面从过去的几亩扩大到一百亩，灌溉能力也从几百亩提高到一万一千亩。但是每次放水灌溉，因为上下游的农业社用水步调不一致，浇地效率很低，平均每天只浇地三百五十亩。一九五九年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湖水下降很多，但是由于公社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安排，浇地秩序井然，每天平均浇地一千二百亩，比公社化前提高了两倍多，灌区以内的一万二千亩地，十天就能轮流一遍。在持续一百二十多天的抗旱斗争中，全社不仅没有发生过一次水利纠纷，而且出现了许多让水、送水的典范。芝房大队有一个水库，当旱象最严重的时候，库里的水平平均每天下降一尺五寸，眼看都快干了，他们听到邻近的张司马大队水井全干了，庄稼就要旱坏，毫不犹豫地主动派人去张司马大队，让他们在水库上架起重型水车，挖了八个透河井和一道三里长的渠道，引水灌田，保证了丰收。人民公社规模大，人力、物力充足，不仅能在正常的情况下大搞水利建设，大大加快水利建设的速度，而且能打破过去水利建设上的“农忙小干，农闲大干”的陈规，在紧张的抗旱斗争中，充分发挥公社人多力量大的有利因素，边建设边使用，掀起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三十多天內，全社就打新井二千四百六十眼，修老井四千八百多眼，挖塘一百四十个，渠一百零六条，扩大自流灌溉面积四万一千亩。在异常干旱的情况下，开挖出了大量的水源，保证了灌溉需要。人民公社土地统一调整，统一规划，克服了过去高级社时规模小、插花地多，特别是社小，人力单薄，不能大面积平整土地困难，实现了耕作园田化，就能更好地发挥各项灌溉工程的效益。例如在井塘灌溉区，过去因为土地不平整，很多离水源较近的土地都不能够灌溉，在一九五九年抗旱中，由于土地进行了平整，实现了耕作园田化，大搞水车、轱辘群，使多井汇渠，全社共人工造河二百七十条，最长的二、三里，短的也在半里以外，使三万亩离水源较远，过去不能灌溉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

在抗旱初期，有少部分有右倾情绪的人，曾经下过悲观的结论，认为全面抗旱根本不可能，只有保着一片，丢掉一片才是办法。这个荒谬的主张，却被人民公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行动顶回去了。一九五九年，坡胡人民公社十三万多亩

秋季作物全部丰收，不論是平原、山区，水源条件好的地区，或水源条件差的地区，都战胜了干旱。这个公社方圆共三十里，有山区，有平原，有自流灌溉区，提水灌溉区，也有只能靠人力担水点浇的地方。但是在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下，貫徹等价交換政策，开展了大协作，却使各个地区的抗旱运动得到平衡發展。例如山区水源缺，多半用人力担水抗旱，畜力有余，人力不足；平原地区則是畜力不足，人力有余，公社就組織山区的牲畜下平原，平原的劳动力上山区；抗旱条件好的大队也自动支援水源困难的大队。抗旱斗争中，全社七十三个大队，就有四十六个大队互相支援劳动力一万一千多人，牲畜二千二百多头，資金二万八千多元。在开展大协作中，公社对穷队、落后队还特別給予优厚的支援，提高他們的抗旱能力。公社还先后撥給十四个穷队、落后队和八个山区队輔助金九万多元，用来抽水的五部拖拉机和十六部新买的动力排灌机械，絕大部分也都支援了水源条件最困难的地区。

在抗旱斗争中，坡胡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源源不断地供給了抗旱大軍鋒利的武器。抗旱运动刚开始时，全社有一千四百多部水車和五千六百部轆轤都殘缺不全，需要修理，打井的工具也很不足，随着旱象的發展，工具需要添置和修补的越来越多。“抗旱保苗如救火”，这样浩繁而又急如星火的修理与制造任务，要是只靠外力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在公社化以前，在高级社时期，这里只有分散的鉄木小组，沒有进一步組織起来，更不能完成这样繁重紧急的任务。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社办工业大大地發展了，公社不仅举办了水泥、采石、磚瓦等各种工厂，并且还經營了一个有一百多名职工的机械厂，能够自制小型發电机、水車等中小型农具，各大队也都办起了鉄、木业修配厂，全社組成了一个强大的农具修配制造網。在抗旱中，这些厂的工人不但深入地头、井台，及时檢修在抗旱中损坏的各种工具，做到随用随修，小修不下井台，大修不出队，保證了澆地队伍不停工，并且做到了抗旱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供应什么，充分滿足需要。社、队农具修配厂在抗旱中，先后共赶制了各种提水工具零件十二万件，水車七百八十五部。这些工厂的职工还苦心鑽研，積極地改革提水工具，他們創造的木制手搖水車，成本低，价錢只有解放式水車的一半，提水效率却比解放式水車提高了一倍。

四

偉大的抗旱斗争的胜利，不仅給坡胡人民公社带来了秋季的农业大丰收，而且改变了人們的精神面貌。在人民公社面前，再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人，已經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主人！正当秋粮作物登場的时候，晴空万里无云，經過严重的夏旱以后，秋旱又威胁着种麦。如果在往年，人們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下雨了，但是在今天，人們都沒有把这个放在眼里，社員們說：“天不下雨，咱下！”“公社威力大，神鬼都不怕，別說旱三月，一年也沒啥。”这支豪迈的歌謠到处流行着。公社党委提出的“百日无雨种好麦”的号召，立即变成了全社社員們的行动，四方八千多名抗旱大軍衣不解甲，馬不卸鞍，在短短的十多天里，就超額完成了十一万亩小麦的播种計劃，播种時間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偉大的抗旱斗争，使人民公社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广大社員心里扎下了根，广大群众和干部对走公社化道路更加坚定不移了。社員普遍說：只要依靠人民公社，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芝房村貧农社員張新六說：“过去天掌握着人的命，現在是人掌握了老天的权。”那些过去对人民公社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也心悅誠服了。一九五三年种麦时發生了秋旱，芝房大队一个叫呂金滾的富裕中农，那时还是單干，他倚恃着自己的人强馬壯，全家五个劳动力全出动，还雇了十七个帮工，从山下提水，澆了两天，累得精疲力尽，才种下了一亩七分小麦。但是从此，这却变成了呂金滾夸口的資本，逢人便

炫耀地說只有他才敢和天較量。在互助組、农业社，直到这次抗旱运动以前，他对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一直是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九年抗旱运动中，就在一九五三年呂金滾抗旱种麦的地方，芝房大队組織了八十四个劳动力、六部水車提水，水流成河，把一百多亩玉米連澆几遍，大旱一百多天，玉米長得頂底青，連一个干枯的叶子也沒有。呂金滾心服了，有人問他：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三年他單干的时候抗旱种麦相比，那个力量大？他說：“那怎能比啊！今年水流起来象河一样，單干时澆水象綫一样，要是遇到今年的旱天，上面太阳晒着，水流不到地也就干了。”

英雄的坡胡人民公社社員們，現在正高举着胜利的紅旗，向着更高的目标 奋勇前进。为了徹底根除旱灾威胁，保証一九六零年更大丰收，公社党委提出了大干一冬苦干一春，大力开挖自流泉，建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統，使全社十三万多亩土地全部都能自流灌溉，实现自流灌溉和机械灌溉双保險，全社十一万多亩麦田已普遍实现了园田化。現在一个以大閘“三湖”（幸福湖、胜天湖、青年英雄湖）为骨干工程的水利建設高潮和更大規模的群众性养猪积肥运动，已在全社蓬勃展开。全社参加水利建設的已經有两万多人，生猪的数量已經比上半年增加了一倍多。在大搞水利和养猪积肥的同时，全社还要兴建二十二个水力发电站，每个平均发电能力十至十五瓩，最大的一个一百瓩，为更进一步实现农村电气化打下基础。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春風宜人百花开

——河南灵宝大王人民公社物質文化生活高漲的調查——

中共河南洛陽地委工作組

“灵宝县三大宝，棉花、苹果、枣。”大王人民公社是河南省灵宝县大枣和棉花的主要产区，全社十萬八千多亩地中，有五萬五千多亩棉花，九千零九十一亩枣园。这里是一个“北临黄河，南靠山，大风一吹沙漫天，晚上下雨早晨干，不怕涝来就怕旱”的地方。人們形容这里是“下雨好走路，刮风难出門”的“气死龙王地”。生活在这里的七千一百七十六戶、三萬五千多人，吃水也很困难。北营村的水井有十七丈深，南阳村的水井也有十四丈深，群众中流傳着：“有女不嫁南阳原，南阳吃水比油难，宁叫吃馍不舍水，唾沫洗脸都不嫌。”这样的处境，人們怎么能不想“水”呢！尤其是遇到旱天，眼看着庄稼苗奄奄一息，而黄河水却在深崖下滚滚东流，人們只好望着黄河長吁短嘆，无能为力。

解放前，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阶级的統治压榨，天灾加入禍，棉花每亩平均只产二十五斤皮棉，粮食全年每亩平均只产一百四十三斤。那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弄得傾家蕩产，卖兒鬻女，背井离乡，流落他方。仅在北营大队的一百零一戶中，椽沒一根、地沒一分的就有三十一戶，有八十一戶整年靠出卖劳动力糊口，有十三戶卖掉了十五个兒女，馬定娃卖掉了自己的妻子。生活逼得人們走头无路，在三九严冬趁着天黑夜深，爬进刺骨的河水，冒着国民党匪軍的封鎖，偷渡黄河經商謀生，李企显等七人就因此而丧命。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經過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生产發展了。一九五七年，棉花亩产量提高到六十斤十四两皮棉，粮食亩产量提高到二百六十七斤。人們早就意識到要繼續增产，必須兴修水利。然而，即使兴修一个小水庫也不是一个高級社所能办到的。例如西王高級社要修水庫，必須到上游去占用神窩社土地，經過几番周折才协商好了，但是，西王社人力、財力又都不足。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春天，人們碰到好多矛盾，虽然不太明确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徑，但是想并大社的要求已經明确提出来了，大家都吵着要成立联社，而且在事实上已經在人力、物力方面通过大协作的形式，統一使用了。正当大家醞釀着“大协作不如彻底并成大社好”，但又不知道該并該不該并的时候，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提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喜訊迅速傳遍了大王乡的每一个村落，人們街談巷議，都說：“毛主席真看透了咱們的心！”于是，二十六个高級社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一致決議并成一个人民公社。

公社建立后，集体化程度提高了，土地就能在更大的範圍內統一规划，平原地带种棉花，沿好阳河一带种水稻和蔬菜，坡地种粮食作物；在劳动力方面，根据社員的特長进行了分工，能喂牲口的喂牲口，会做飯的做飯，会赶車的組成运输队，适于搞工业的搞工业，适于搞副业的搞副业，有些劳动力在全社範圍內統一調配。这样，就充分地發揮了生产潛力。

在工业方面，在以前仅有的十二个單干的鉄匠的基础上，在大煉鋼鐵的同时，公社兴办

了机械厂等五个工厂，各大队也办了三十八个小厂（場）。这些厂購置了这里从来没有过的車床、电动机等机械，創制成功了农业上急需的棉花播种机、耘鋤等工具七十八种，改革工具三万四千多件。在农具修配方面，工厂及时修配了胶輪車、架子車、水車等工具，做到了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直接扶持了农业生产。

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在劳动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繼續修建了过去未修成的水庫八个，修通了縱貫全社的三条大渠。在一九五九年雨水不多、庫水不滿的情况下，澆地三万余亩。在靠黄河的馮佐村、北营村等地方，建立了三处电力机械抽水站，从一百零七米深的崖下，抽上了黄河水。

在农作物管理上，由于分工細致了，組織了各种专业队，充分發揮了人的特長，劳动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操作質量和規格也大大提高，以前深翻地只套两头牛，現在一般套四头牛，有的甚至套六头牛；过去每亩地至多施五、六千斤粪，現在都在一万五千斤以上；棉花整枝打杈、耘地、治虫的次数都比过去多了，也細致多了。这样的精耕細作，产量怎么能不提高呢？讓我們看看在生产發展的基础上，社員的物質文化生活提高的情况吧！

日益富裕的生活

大王公社建立的第一年，工农业产值就直綫上升，較公社化前一年（本文計算時間的方法是从一九五七年八月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为公社化前一年，一九五八年八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为公社化后一年）增長一倍。其中棉花产量，公社化前一年为每亩平均产皮棉六十斤十四两，公社化后一跃而为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三十斤，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一；粮食亩产量增長了百分之七十四。全社总收入由公社化前五年的五百九十万元，跃为一千零七十六万元，每一个社員可平均三百元零九角，扣除积累等以后，每人純收入一百四十元零四角。目前棉花尚未摘完，一九五九年度尚未进行決算，預計棉花将亩产皮棉一百五十一斤，按照各项扣除百分之五十二、分配百分之四十八計算，社員生活将比一九五八年度有更大的提高。

在一九五八年度中，公社購買汽車、胶輪車、动力設備、农藥、化肥等生产資料投資，比公社化前一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六，科学研究、教育事业、福利事业費用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五。在支援国家建設方面，售給国家皮棉七百六十九万斤，比公社化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六，出售粮食比公社化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

头一年的分配，百分之百的社員比往年增加了收入。全社按戶統計，收入在一千元以上的有一千一百一十八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十五。收入最多的是南朝村張鎖再，他全家做了一千九百四十六个劳动日，淨分現金一千九百六十五元，加上伙食供給部分，共計收入二千七百三十元。就連过去的超支戶現在也“一步登天”变为存款戶了。社員分到的錢大部都存到信用部投資生产了。不算在国家銀行的存款，仅据大王信用部的統計，一九五八年七月底社員存款五万一千多元，存款戶仅占总戶数的百分之三十八；而一九五九年七月底，社員存款达四十七万多元，存款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九十五。明星大队的二百五十六戶社員戶戶存款，存款五千元以上的二戶，三千元以上的有二十一戶，一千元以上的有七十二戶，五百元左右的有一百三十戶，三百元以下的只有三十一戶。

随着生产的發展，社員生活已經大大提高。商业門市部是这方面最好的見証人。根据他們不完全的統計，一九五九年头八个月的生活資料營業總額，較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二点二倍，过去銷售量較少的高档商品，如自行車、毛衣、太平洋單子、毛毯子、灯芯絨布、热水瓶等，比一九五八年分別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百。公社化后社員的自行車从四百多輛增加到目前的两千輛左右，因此，抗旱时竟会形成“自行車运水队”，运粪时有“自行

車運糞隊”。公社召開幹部擴大會議，或者演戲時，自行車擺的一溜兩行，滿場都是。婦女自己騎着車子帶着孩子走娘家，或者是丈夫騎着車子帶着妻子去瞧老丈人的情景，到處都可以碰見。

請看看過去的“超支戶”的變化吧：馮佐隊的焦桂明，解放前給人家當長工，母親給地主當傭人。焦桂明常說：“過去是鋪的地，蓋的天，枕頭就是半截磚。地沒一分，椽沒一根，要不是共產黨，永遠難翻身。”公社化前，他因家裏勞動力少，年年超支，可是到公社化後，不僅還了二百七十元的欠款，還買了自行車和狐皮領小大衣，銀行還存款一百八十元。大王隊李守道，九口人，雙親都六十多歲，還有病，以前妻子要在家照顧小孩，只他一人勞動，每年靠貸款補助維持生活；公社化後，兩個小孩入了托兒所，三個大孩子入了小學，妻子全力參加勞動，結算時分到六百九十元現金，除歸還了公私債務二百四十元外，還拿出五十多元為老父親治好了病，添置了一百多元的衣物，在銀行存現款二百元。南朝隊的郭定法，解放前全家五口人蓋一條被子，他多少年以來總是拾別人的破舊鞋子穿；農業社的時候，因為害病年年欠款，公社化後公家幫助他治好了病，他的父親也第一次穿上了皮襪和洋襪子，郭定法自己也置上了飛鴿牌自行車和七十元錢的手表，家裏的人新置上膠鞋、球鞋，還有雨衣、毛毯和鋼筆，歸還了欠款後，還存了一千零一十元現款。他全家人圍在炕頭上聽公社廣播站的有線廣播，當廣播里講到共產主義是天堂時，郭定法的妻子說：“叫咱們說，現在就是一步登天了，可是天外還有天啊！往後，可得更使勁干！”

打不爛的鉄飯碗

大王公社的老太太們，提起年輕的媳婦來，一開口就愛說：“這一輩年輕人真有福，當媳婦不用做飯，孩子有人看，衣裳有機器做，生孩子有婦產院。”是的，過去被束縛在“三台”邊上不被重視的婦女，合作化後初露头面，開始下地勞動，但總是去的晚，回的早，人在地，心在家，只能干個“天心活”。公社一成立，辦了一百九十四個食堂、二百零三個幼兒園和托兒所，設立了五個婦產院，購置了一百七十五部縫紉機。從此，改變了婦女只能料理繁瑣家務的傳統習慣，結束了婦女祖祖輩輩圍着鍋台轉的生活，七千七百多名婦女象男子一樣成了工農業生產戰綫上的生力軍。

群眾對舉辦公共食堂最為高興。過去辦農忙食堂時，有些人就曾提出“干脆長期辦下去多好”。公社成立食堂時，馮佐村焦福林在食堂還沒壘好灶、磨好面的時候，就着急先把自己蒸好的饅頭交上，他在食堂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着：“我是下地回來得做飯，一半女來一半男，晝夜忙的不得了，一年不分忙和閑，如今實現公社化，我福林才算把身翻。”大王村李來制，家裏只有小兩口，沒有老人，高級社時，兩口子下地回來飯還沒做好，人家又吹哨下地了，出勤率總是不高，成立食堂時，他們到處幫助弄家具，格外積極。一般社員也都感到成立食堂再方便也沒有了，下地回來就吃飯，啥心事也不用操了。大王生產隊史狗項說：“現在群眾嘗到食堂的好處了，你想往外攆也攆不出去了！”

全社一百零七位過去無依無靠的老人，被分別安置在五個敬老院中，歡度着幸福的晚年。公社在現有條件下對老人的生活盡量地做了一些特殊照顧。每個敬老院的食堂牆上，都排列着全體老人的生辰表，按時給老人慶祝壽辰。老人陳來財雙目失明，解放後政府每月發救濟費，但無人替他籌辦米面，也沒人幫助做飯。入敬老院後，他見人就興致勃勃地說：“我解放後是由死變生，公社化後是由老返童，蒙毛主席的福，蒙公社的福，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真沒想到現在享了洪福。”五帝大隊的孤寡老人杜九寅，一條腿殘廢，常常走着走着就跌倒溝裏去了，入了敬老院後，他總覺着這是作夢，說：“万万沒想到能到這一步，老的不中

用了，又找到了吃飯的地方！”

在农业社的时候，由于生产水平的局限，全社有一千四百零七户超支户，他们因为人口多，劳动力弱或者害病而经常欠款，公社化后，实行了伙食供给制，他们再也不用负担全家老小生活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人的一项开支——吃的問題了，因此他们都全部由超支变为结余，成为群众所说的“一步登天户”。全体社员再也不用担心遇到意外灾害而缺吃少穿、东卖西借了。新店大队南寨队的焦兴奎，过去五代人有十一个扛长工的，合起来达二百一十多年，祖祖辈辈因为找糊口的地方，走南闯北，跑了好多地方，不管怎么卖力气，地主总要鸡蛋里面找骨头——没事找事，干着干着就打了饭碗，没有地方吃饭了，最后只好讨饭。解放后分了点地，兴奎的爷爷临死时说：“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饭碗，共产党给咱分了地，你们算是有饭碗了，可要好好捧住。”兴奎弟兄们勤儉劳动，都结了婚，可日子总不宽綽，五弟媳高鳳英一九五零年去赶庙会，只拿了一角钱，丈夫还嘱咐：“你到那里可不要花。”她真的又把一角钱拿回来了。公社化后他们才真正富裕起来，高鳳英说：“公社化后我这个以前的童养媳手里才有了三百多元，还骑上了自行车。”焦兴奎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后分了地虽然是有了饭碗，那还是纸饭碗，经不起风吹雨打，农业社进了一步，是用的瓷饭碗，可还不牢靠，只有人民公社是打不烂的铁饭碗！你问问男女老少，大家、小户，哪还有一个发愁吃不上？”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大王公社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制度是最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的制度。公社使社员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使女社员摆脱了家务的牵累，参加业余学习的人一下子增加到一万三千四百多人，比公社化前实际参加学习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不到一年时间，全社就基本扫除了文盲，公社接着举办了二十六所业余红专学校，九所业余中学，五十八班业余小学，青壮年都参加了业余学习。

“工农群众有文化，好似哑巴会说话。”社员们一提起笔，就想一下子把内心中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全部倾吐出来，把喜悦的心情全都表达出来，而诗歌、快板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形式。所以在一九五九年一年中，群众就写诗歌十一万多篇。现在的沟水坡好阳水库工地上，到处是诗歌，有的人还把自己的诗歌，配上旧曲编成歌兜唱。现在常唱的自编歌曲有“好阳战歌”、“沟水坡”等十三个。当你听到“谁说天上没有路，梯田修到白云头，谁说天旱要减产，没雨一样大丰收”的歌声时，还会以为不知是那一位知名音乐家的大作呢！而我们这些现实主义的工农作者，编出来的歌曲却更富有诗意：“……一沟河水一沟银，白流千年没人问，一沟歌声一沟人，要叫河水服人民，一沟工具叮当响，一库青水变黄金……。”

为满足社员的文化生活要求，公社举办了七十五个小型图书室，藏书近十万册，社员私人订阅报章杂志五千七百多份，平均每户将近一份。每逢“爱社日”休假的时候，白天，有的挤到图书室借书，有的聚在赛诗台前当场吟诗比赛，或集体做诗，一人一句往一起凑，有些人成群结队地骑着车子去相距十多里的灵宝城里买东西；晚上，各大队都有业余剧团演些自编自唱的梆子戏。全公社共三十三个球场，到“爱社日”，差不多每个球场都是满人。因为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搞得好，公社曾数次获得全县体育冠军，专区也在这里召开过体育现场会议。现在全社社员达到劳卫制一级的有一千零三十四人，达到二级的有十五人，达到等级运动员的有十人。甚至在水库工地这种临时性的场合，也少不了文化体育活动。他们成立了十四个运动队，七十二个文娱演唱宣传组，一百零四个学习班，只要休息的号声一响，青年们就不知疲倦地打起篮球来，或作广播体操。有些女篮球队员虽然技术不熟练，也总爱争着打球。

四十岁左右的人不会打球，又不愿意作广播操，就去“竞走”，或去“拔河”。文化生活活跃了，劳动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人民公社奠定了普及教育的基础。过去，社员收入不多，还要叫大一点的孩子割草喂牛、担水、看小孩子，帮大人做些零活，所以约有百分之九十的户就因为耽误不起工夫，不叫孩子上学。有的孩子虽然入了学，家庭事务的牵累也使他们经常迟到、早退或者旷课。据大王、重王两个学校了解，过去报了名而不能经常到校学习的学生，经常在百分之三十二左右。请假、缺课现象则更为严重。因为学生各回各家吃饭，放了学以后这家的饭熟了，而那家的大人到地里还没有回来，学生每吃一顿饭就得一个半小时，上课铃响了，总是到不齐，公社化后，这些问题统统解决了。因为对学生同样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家庭也用不着学生作零活了，所以好多不准备叫孩子继续上学的家长，又叫孩子继续升学了。这样，小学学生由公社化前的一百四十五班、六千零九十八人，激增到二百十三班、八千七百零四人，适龄儿童几乎百分之百地都入了学。公社还新办了一所普通中学、五所农业中学，基本上普及了中等教育。

在广大社员群众逐步提高了文化水平的情况下，公社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在北宋村设立了一个适应生产需要的科学研究所，各大队成立了研究室。科学研究所本着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外地经验与本地情况相结合、青年知识分子与老农相结合的原则，展开了完全适应生产需要的小型科学研究活动。由一些不脱产的农民组织了气象组、化验组、园艺组、植保组和栽培组。他们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做着有趣的试验，在大面积技术操作示范田内做着典型示范。最惹人注意的是，施肥不同的棉花，长的各不一样：有的缺磷，有的缺氮；有的枝株矮小，有的叶子瘦黄；有的枝叶茂盛，棉桃却不大。这真是一处农业科学普及的最好场所，社员一看就彻底弄清了氮、磷、钾的作用。现在全社已培养了棉花土专家三百五十人，技术员五千五百一十二人。冯佐村一个普通农民焦可思几夜不睡，在棉地里观察棉铃虫的生活习性；全体社员在播种棉花时，能够一听到地温降到了摄氏十一度就立即全面停播，许多农民都能摆弄精密的土壤分析仪……。当人们看到这一切活生生的事实时，怎么会想不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即将变成具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人了！

新的社会风气

经济基础的改革，带来了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初看起来这些变化似乎很平常，但是仔细一分析，却意义深远。

热爱集体、忘我劳动的风气，已经成为群众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过去每逢下雨，社员从外往家跑；现在碰到下雨，社员从家往外跑——到场上或到地里收拾庄稼和农具。过去社干部不分配的活没人做；现在发现急需做的事都能主动去做。北宋村王知义去城里时带着铁锹，在路上发现了粪，不管路边是哪个队的土地，就把粪拾到地里。沟旁地边掉的棉花，他见了就拾，是哪个队的就送到哪个队去。晚上他怕饲养员喂牲口喂的不勤，就自动起来到各饲养室巡逻，发现那个槽里没有草，就轻手轻脚地给牲口添了草，总怕惊醒了饲养员。象王知义这样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多着呢！在最近兴修水利中，公社号召社员把家中的现金储蓄起来支援水利建设，梨园社员尚可真说：“今年投资多，明年收的多，只要修好水库，有了水，还愁明年分不下钱？”他把所有的现款都投资了。魏曾良把准备买自行车的钱也投了资。苏保荣说：“吃的有了，穿的有了，剩下的钱也没有用处了，就是等着给孩子结婚用，孩子年龄还不够，全部投资水利吧！”只一夜的工夫，全村五百三十六户，报款的就有五百十二户，共报了三万一千多元。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有多么殷切啊！五帝大队队长关景义说：“现在不仅农民群众觉悟提高了，知识分子也有很大变化。现在小学教师对学生又接又

送，碰到下雨，还一个一个地背着孩子过好阳河。各診所的医生，要是在以前，牵着牲口去請，还得路途远近，天气冷热，才决定是不是去看病；現在不管白天黑天，打一个电话，医生就来了，有的医生还巡迴医疗，上門来治病。現在送到門上的事很多，門市部送貨上門，信用部办儲蓄到門，紅專学校教师到門。各种人都为集体着想，为群众着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由于消灭了生产資料的私有制，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發生了变化，到处都是团結一致，搞大协作进行生产的景象。因为水利問題鬧糾紛的事情，解放前最厉害，解放后有所减少，但未彻底解决，当时只因为爭水一項，五帝与西王村、王和与賀村、偏沟与李家村、吉家灣与焦家岭、沙坡和梨园、上北村与下北村、重王与大王村，多少都有些爭执。公社化后完全解决了。过去因为是个体經濟，常为經濟上的一些利害冲突，戶与戶之間發生糾紛，甚至因为你踩了我的庄稼，我的鷄吃了他的菜，这个的孩子打了那个的孩子，而引起了邻居吵架。死了老人因为爭财产，或爭过繼吵架；家口大的戶往往要輪流做飯，結果“三家依靠，倒了鍋灶”，都不做飯了，只好“媳婦多了，婆婆做飯”。因此，妯娌婆媳之間，也常指桑罵槐地互相吵架。公社化后，实行了集体生产，真正实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私有观念已經大大减少，吵咀的也沒有了。馮佐村以前就有三十七戶常因为这些私事爭吵，互不說話，現在都和睦团結了。一位前几年当过調解委員的同志說：“前几年当个調解委員，天天叫群众纏得离不开身，不是这家找，就是那家寻，真是断不清的家务事。后来，政府也沒明文宣布取消我的职务，可我慢慢地沒事干了，这两年甚至連个离婚的也沒有了，都是自願結婚，哪会离婚？”公社社長焦長胜說得好，現在是村与村团結，姓与姓之間团結，妯娌之間团結，婆媳之間团結，兄弟之間团結，真是全公社大团結。

随着社員生活水平的提高，講衛生的風气盛行了。村里都設置了刷着白粉牆的廁所，街旁挂着划分衛生責任区的牌子，打扫街道和积肥运动紧密結合起来，社員們就扫得特別勤了。在家庭里面，除四害講衛生运动已經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的行动，虱子、臭虫已經彻底絕迹，老鼠已很少見。有一部分青年社員已經有刷牙的習慣了。当炊事員的張夫才过去說城市里卖牛肉的人穿白衣服是“給牛带孝”，現在自己也講衛生穿上白衣服、戴上白帽子了，在給社員拿飯时还戴上口罩。

公社建立了两所医院、四个衛生所，連預防加治疗，一九五九年十月份前就消灭了这里長期流行的性病、甲状腺腫大和大骨节病。青年妇女中有不少的人用新月經帶了。公社还規定了对妇女孕期和产期的优待条例，除优待糖果和白面、肉类外，在产期补助四十个劳动日的工資，住产院不收費，出院时大队派車去接。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全社五个妇产院共接生六百二十个小孩，都很健康。由于衛生知識普及了，妇女病已大大减少。

公社化后，各領个人的工資，妇女已經真正从政治上、經濟上翻身了。有些妇女自己有單独的存折，又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所以在家里說話也頂用了。封建思想对年輕的姑娘影响已經不大了，她們在談恋爱期間都能直接跑到公婆家里去探望。在結婚时，这里流行的公認為最时兴的方式，是男的騎着自行車到女方家里去迎接，然后女的也騎上一輛自行車双双归来，到了男人家，食堂为他們准备一桌酒席，既節約又簡便。焦何詩說：“以前結个婚都得积蓄几年，有一件紅白大事好長時間翻不过身来。一九五九年我孙子結婚，我正在地里干活，回来一看已經娶来了，共产党行的这一条真合我的心意。”現在有很多未婚姑娘，到妇产医院当接生員，到牲畜配种站当配种員，家里的人也不阻拦，本人也不怕別人笑話，因为已經沒有人認為这是不光彩的事，也沒有人笑話了。人的思想在变，風俗習慣在变，社会道德在变，一切在变，一切在前进。

充沛的干劲

社員們在已有胜利和光明远景的鼓舞下，生产干劲更高了。一九五九年的特大干旱証明，現有的小水庫蓄的水不够，也不能按原計劃灌溉。为了徹底战胜干旱的威胁，实现水利化，公社已于八月五日动工在好阳河上游沟水坡村旁，修建一个中型水庫，建成后可蓄水一千零一十方，一九六零年二月底竣工，可灌溉六万八千亩地，加上原有水利工程，全公社百分之九十三的土地可以变成水田。現在四千二百多名水利大軍正在“一人頂十人，十人頂百人”的口号下忘我地劳动。天飄着雪花，共產黨員衛茂卯領導的一百零七名社員下到二尺深的冷水內挖截水牆。女社員唱着自己編的歌子打夯，虽然都穿着薄薄的衣服，却滿身冒热气，看見那挽腿露胳膊的样子，簡直会使人忘了現在正是严寒的冬天。在高工效竞赛中老人也不示弱，本来規定四十五岁以上的不准去工地，南五帝生产队孟伸旺夫妻老俩口偷偷来到工地，怎么也动員不走，老俩口还展开竞赛，結果在一天中竟比一般人多运了五車土。

全公社中最富裕的是梨园大队，而在这次修水庫中，干劲最大的也是梨园大队。他們工具改革搞得好，連續几次得到紅旗，在評比大会上各队送“賀喜报”时，总是表示下次要夺掉他們的紅旗，而下一次梨园队又出現了新的纪录。最不服气的是五帝大队，他們絞尽了腦汁，改革了工具，改善了組織，參觀了梨园大队的工作方法，日进度由一百八十方提高到四百四十方，比原来提高了三倍，才夺得了一次紅旗，可是下一次又被梨园队夺走了。人們深信“水”是这里增产的关键，有了水，一九六零年才能繼續更大的跃进，自覺的友誼的竞赛，正在火热地进行着。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各队普遍进行了棉田冬耕和麦田管理。“深翻加一寸，强过多施一層糞。”为了深翻，有些队采取了“一犁三改多套”的方法，把犁的旧鏟改为新鏟，有导輪改为无导輪，犁轅低就垫上木片，經過这样三改，再多套牲口，可以使翻地加深三寸以上。全大队冬闲面积五万七千亩，到十二月十日已深翻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在积肥方面，突出抓住了生豬繁殖。除公社举办了万头猪場外，各大队的生豬数量从九月到十一月底，百日内翻了一番，最近又抽調了二十六名黨員骨干到养猪战线上加强領導，同时訓練了猪医生五十八名，建立了五个防疫站，加强了防猪瘟的工作。

中共洛陽地委已經决定大王公社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点，公社于十一月上旬在原来拖拉机站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二百多人的农业机械化訓練班，正在培养拖拉机手和一般技术人員。

一九五九年冬，公社将从总收入中扣除百分之五十二，除完成上交任务、購買生产資料等外，准备积极迅速地扩大社有經濟。計劃抽出一部分資金来新建和扩建工厂，包括扩建彈花厂、水泥厂、皮麻厂、磚瓦厂等。此外，还准备按照就地取材的原则，新建化肥厂、棉皮加工厂、面粉厂、釀酒厂等等。

可以預期，在党的领导和全体社員的努力下，大王公社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将創造出更为輝煌燦爛的成績。它将提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用鉄的事实来进一步証明人民公社是最优越的社会組織形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幸福的鑰匙 天堂的門

——青海烏兰茶卡人民公社在飞跃前进——

中共青海省委农村工作部
青海省畜牧厅 工作组

青海省烏兰县茶卡人民公社一年来的飞跃發展，生动地說明：人民公社在加速牧区經濟的全面發展和牧民生活的提高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各族广大牧民說人民公社是“幸福的鑰匙，天堂的門”。

“瓜熟蒂落”迎公社

茶卡人民公社是在原来茶卡蒙古族乡的七个牧业社、一个农业社和一个公私合营牧場的基礎上建立起来的。全社現有社員一百五十二戶（蒙族一百三十九戶、藏族一戶、汉族九戶、回族兩戶、土族一戶），七百四十三人（男三百七十八人、女三百六十五人），勞動力三百七十个（男勞動力一百四十三個、女勞動力二百二十七個）。公社在建社當時共有牲畜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九頭，其中包括羊四萬三千一百五十一只，牛一千八百零一頭，馬六百九十九匹，駱駝五百四十八峰。全社的土地總面積約為兩千八百六十多萬畝，其中，可利用的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約為兩千一百四十五萬畝。公社不僅有發展畜牧業的良好條件，而且大量的可墾荒地，適合於發展農業和多種經營。

但是，在解放以前，馬步芳匪幫和封建王公制度的長期野蠻的統治和殘酷的剝削、壓榨，使茶卡地區的生計遭受極大的破壞。一九四九年，全鄉一百零九戶，僅有牲畜一萬零七十三頭，其中百分之六十為五戶牧主和三戶富牧所占有；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二點六七的牧民，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牲畜，多數人不得不靠長期為牧主當牧工度日，甚至被迫流落他鄉。勞動牧民終年不得溫飽，過着十分悲慘的生活。解放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大力幫助下，牧區的生計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到一九五二年，牲畜已發展到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頭，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二點八。一九五三年，在黨的“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號召下，這個鄉開始成立了互助組，使生產有了較快的發展。到一九五七年，牲畜達到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四頭，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三倍多。一九五七年冬季出現了合作化的高潮，要求入社的牧民風起雲湧，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就建立了七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一個公私合營牧場，實現了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以後，合作社開始有計劃地使用勞動力，初步實現了分工分業，組織了專業生產隊；在生產上顯示了比互助組有更大的優越性。但是，由於合作社的規模較小，平均只有十九戶，牧民要想更合理地使用草原，大規模興修水利，實行農牧結合、定居放牧，開展大型副業生產，就受很多限制。為了解決這些新的矛盾，在一九五八年五月間，全鄉八個合作社又自願組成了一個聯社，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的大躍進，並且在組織上、經營管理上為成立人民公社創造了條件。因此，當

毛主席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和中共中央發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以后，茶卡蒙古族乡的牧民群众欢欣若狂，奔走相告，在鑼鼓喧天、鞭炮齐鳴的欢乐声中，紛紛貼出大字报，把印着指模和盖着圖章的決心書、申請書，送到乡党委的办公室，要求建立人民公社。茶卡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誕生了。

畜牧业生产飞跃發展

茶卡人民公社誕生以后，立刻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它在更大的范围内統一安排和使用劳动力。公社根据生产需要，固定了百分之六十的劳动力經常从事畜牧业生产；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六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另外指定四名有經驗的猎手組成打猎專業組；其余的人作为机动劳动力，在牧业忙季搞牧业，农业忙季搞农业，平时大搞副业生产。这就作到了合理分工、合理使用劳动力，提高了社員的劳动效率和生产技术，挖掘了劳动潜力，从而貫徹了“以牧为主，农牧結合，發展多种經營”的方針，使各项生产得到密切的結合和迅速的發展。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公社做到了以下几件事：

一、更加合理地利用和改良了草原。人民公社統一规划了草原，根据各生产队的牲畜多少和各种牲畜的不同需要，把草原划分給七个牧业生产队固定使用，实行四季分片輪牧。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全社还留了一百七十多万亩草原，作为放牧病畜和調剂余缺的机动草場。經過这样合理地规划和使用以后，就根絕了过去存在的搶牧、乱牧和踐踏、浪費牧草的現象，保證了現有牲畜都有足够的草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开始有计划地改良和更新草原，組織了二十个人、三輛大車的水利專業队，在倉吉沟修筑水壩三座。一九五九年春天，全社又抽調一百二十人大搞水利，共灌溉草原四十三万亩，比合作社时期的灌溉面积二十五万亩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灌溉过的草原，产草量一般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公社还封滩育草二百多万亩，使封育过的草原的牧草密度增加了，野苜蓿、牛毛草、垂穗蕨草等优良牧草生長茂盛，大大提高了草原利用率。

二、改善了牲畜的飼放管理。公社統一规划了劳动力，合理划分了畜群，每群的头数是：母綿羊和母山羊一百七十到三百只，羯羊三百五十到六百只，馬三十到八十匹，牛五十到六十五头，駱駝三十到五十峰。公社还选择思想好、有放牧經驗的劳动牧民，長期固定担任放牧員，建立了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的生产責任制，并且总结和推广了群众中的先进放牧經驗，采取了一系列的先进放牧方法，夏初放油滩（經常积水的低洼草地）、平川，天气热了搬上高山，晴天放油滩，阴天放平川；秋季从高山先到平川，再轉油滩，抓好秋膘；冬季和春季，風大寒冷，就选择避風而向阳的山弯、平川放牧，靠近河泉扎圈；并且做到先阴坡后阳坡，晴天无風放平川，刮風下雪放山弯；阴放近，晴放远，狂風大雪不外赶；空腹不飲水，放出不抓羊，平路要赶慢，上下山坡要走緩，避免母畜流产；春季青草發芽后，又做到先吃黄，后吃青，减少畜牲臃脹病。一九五九年，公社提前二十天搬进了夏季牧場，并且实行了十天一搬圈的制度，放牧時間一般延長到十二小时以上。对瘦弱病畜，实行分別隔群，專人飼放；对缺奶幼羔，成立了“托羔所”，抽出七十二头奶牛給八百九十五只羊羔供奶，并且进行人工哺乳。由于采取了以上办法，牲畜死亡率减少，幼畜成活率提高。全社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共产各类幼畜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只，成活一万零一百四十二只，成活率为百分之七十八点六八。一九五九年夏季以来，畜膘上升很快，到九月中旬統計，各类牲畜一类膘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这样的膘情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三、大大增强了抗灾保畜能力。茶卡地区冬季和春季天气寒冷，風沙很大，以往由于飼草缺乏，加上疫病危害，往往造成牲畜大量死亡。互助組和合作社时期，开始具备了一些同各种灾害作有效斗争的条件，但是，由于規模小、力量單薄，大規模向灾害作斗争还受到限制。建立公社以来，公社新打和修补畜圈三十六个、羔羊棚三十七个。现在，全社共有畜圈一百六十一个，做到成年牲畜有圈，計劃到年底再修棚三十六个，做到幼畜有棚。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公社給一万多只母羊、山羊和一部分老弱幼畜，补喂青干草和庄稼草一百多万斤，青稞、燕麦两万五千斤，青盐五百多斤，奶渣一千一百多斤，野牲肉一万八千斤。一九五九年原計劃打草三百零五万斤，到九月底已打草三百一十二万多斤，还准备了九十八万多斤庄稼草，十二万五千多斤精料，全社百分之五十的牲畜平均每头可补喂飼草一百六十多斤，精料五斤，这样就可以保証使弱、孕、幼、种畜过好冬季春季。这些，在公社化以前是根本办不到的。为了及时預防風雪、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各生产队由有經驗的老牧民組織成天气观察小組，預測气候变化情况，对防灾保畜起了很大作用。在善疫防治方面，一年来全社培养了民間兽医十二人，連同原有的兽医，一共三十六人，建立了善疫防治網。全年防治各种疫病畜十七万头（次），为一九五八年的五点九倍，綿、山羊普遍进行了盐水浴、清水浴、藥浴，消灭了羊虱和羊、駝疥癬等外寄生虫病，控制了炭疽、羊痘，保証了牲畜体質健康。

四、开展了綿羊改良工作。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到实现公社化时，共产杂交种羔一千五百多只，而一九五九年受配母羊已經产杂交种羔两千五百只。第一代杂交种羊平均产毛五斤，比上种羊产毛量提高一倍以上。公社现有新疆种公羊四十三只，人工授精器四套，計劃在一九六零年把适龄母綿羊全部杂交改良。

五、推广了新式生产工具。长期以来，这里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例如沒有鐮刀，用手拔草，不用剪刀，手拔牛毛，沒有石滾子，赶牛踏場等等，生产效率很低。合作化以后，合作社共买了两套双輪双铧犁，十四部七寸步犁，但是，一个合作社一年的公共积累才一千多元，无力購置更多的生产工具。公社化后第一年，公社的公共积累就达到六万五千元，已經購置四十五匹馬力的拖拉机一台，馬拉割草机一架，收割机二台，播种机三部，鋤草机一台，丁齿耙二部，圓齿耙二部，选种机一台，步犁三十一部，双輪双铧犁六部，木輪大車二十一輛，胶輪車一輛，并且培养了操作这些机具的技术人員，这就大大減輕了社員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由于进行了上述在生产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工作，畜牧业生产已經結出了丰硕的果实。各类牲畜淨增加百分之十点三四，加上出售的四千九百二十一头，实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五九年，公社已經出卖了价值十万一千二百八十三元的畜产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将近一倍。

农、工、副业放光芒

在畜牧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九五九年春耕期間，在公社統一领导下，除农业生产专业队原有的劳动力、畜力以外，又从牧业生产队抽調了五十多人、二百头牛、二百五十峰駝，共播种土地二千三百三十五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一二，其中粮食作物一千零七十四点九亩，油料作物一百一十六亩，飼草、飼料作物一千零四十四点一亩，蔬菜一百亩。在耕作方法上，也有了很大改进，大部分耕地亩施肥二万五千斤左右，普遍进行了澆水、拔草，根据收割試打結果，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可达四百零五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点一八。初步估算，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四十三

万五千三百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以上，除去口粮、饲料、种籽、农业税和已出卖给国家的七万斤余粮食外，还可储备五万余斤，加上一九五八年储备未用完的二万斤，平均每人可储粮一百余斤。

在多种经营方面，一九五九年全社仅运输、打猎等副业生产收入就达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半。单拿打猎一项来看，一九五七年共猎取野牲肉一千二百一十斤，两架鹿茸；一九五八年一至九月底共猎取野牲肉一万零五百斤；公社化以后至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已猎取了野牲肉二十二万多斤，五架鹿茸，不仅满足了社员的肉食需要，减少了宰杀牲畜，而且还供应了市场十多万斤。过去茶卡地区没有一点工业，为了适应生产全面跃进的需要，公社化后已建立起奶品加工、木工、缝纫等三个小型工厂。

建社一年来，由于各项生产的综合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的收入，已经占到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三八，较公社化前的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零九，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茶卡地区的经济面貌。

生活面貌大改观

解放前，茶卡地区的群众，生活十分贫困，不少人经常吃野果和骨头汤过活。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普遍有了很大改善。一九五八年合作社时期，每户平均收入四百一十二元二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公社化后，由于生产的飞跃发展，一九五九年总收入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二元，比一九五八年合作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每户平均收入为八百七十元五角，比一九五八年合作社时期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三。

随着收入的迅速增加，现在全公社已经没有贷款户了，银行和信用部的存款户增加了。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存款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存款达到一万零二十二元，为一九五八年的七倍多。同时，社员的购买力大大提高。茶卡地区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与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比较，百货销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六百零三点六。第一生产队社员巴巴，解放前，全家五口人，没有一头牲口，夫妻两人轮穿一件可以遮体的皮袄，住着一顶挡不住风雨的破烂蒙古包，主要靠当牧工过活。现在全家七口人，新制十二件皮袄，八件大褂，两项礼帽，五顶便帽，六双球鞋，七双棉皮鞋，五双袜子，十四件衬衣，十四条裤子，全家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还在银行存款二百元。这是全体社员中的普通一例。

公社化，进一步促进了定居放牧的实现。现在，全社共修建了一百四十三间房屋，已经有一百二十二户社员，由祖祖辈辈住的夏不遮雨、冬不挡风的帐房，搬进了装有玻璃窗户、明亮而温暖的房子，从此结束了游牧生活，开始实现了定居放牧。这样，老人、小孩、孕妇、病人就可以住在定居点上，不再随着牲畜经常流动，这对牧民的身体健康和人口兴旺是非常有利的。实现定居以后，牧民的生活习惯起了很大变化，饮食花样多了，普遍吃上了蔬菜，常洗衣、洗手脸、刷牙漱口。定居后生活安定，社员们开始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家务，根据需要添置了自己心爱的生活用品，如热水瓶、盆罐、桌柜、皮箱、木箱等等，生活变得日益丰富多彩。同时，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开始兴办起来，定居点上办了两个公共食堂，队队建立了托儿所。公社建立了一处诊疗所，有医生一人，护士一人，并培养了六名保健员、八名接生员，产妇已经实行了新法接生，减少了婴儿的死亡。在成年人中，普遍实行疾病预防注射，社员们的健康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随着社员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公社化前，这里只有一处小学，十九名学生。现在，公社除在定居点上办有一所固定的小学外，在牧业队还办了 two 所帐房流动小学，入学儿童共达一百一十二名，占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同

时，在青壮年中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了扫盲工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壮年已经脱离了文盲状态。现在队队设有业余夜校，订有蒙文报纸。此外还组织了青年业余舞蹈队，劳动闲暇时，大家聚在一起欢乐歌舞。傍晚，人们围拢在扩音器前，收听时事新闻和歌舞戏曲。

各民族空前团结

公社建立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草原纠纷，已经从根本上绝迹。由于公社对草原作了统一规划，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足够的牧场，抢占牧场的問題，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一年来，不仅茶卡公社内部未发生过草原纠纷，同时，由于各族人民共产主义风格的日益增长，邻社、邻县交界地区，也出现了相互支援、紧密协作的关系。如天峻县下环仓的藏族人民，一向草场不足，茶卡公社便主动将乌兰哈达以西的牧场借给他们，这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事。解放前，茶卡地区有十几户外来的汉、回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当时由于受蒙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这十几户农民无法生活，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已先后全部迁走。解放后，又逐年迁来十一户汉、回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合作化后，各个牧业社都开始种地，蒙古族社员有充足的耕畜和肥料，耕地平坦，接近水源，但缺乏农业技术；汉、回族农民组织的农业社，虽有种地特长，但土地不好，耕畜、肥料不足，距水源也远，不但双方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彼此之间，也还有矛盾发生。各族人民联合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情况就完全变样了，全社统一规划了农业耕作区，各民族社员在一起开荒种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蒙古族社员帮助汉、回族社员解决了耕畜、奶牛和肉食的困难，汉、回族社员教给蒙古族社员农业生产技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族社员，大多数人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所有蒙古族女社员，都学会了除草，不少妇女还学会了缝制衣服、鞋子、蒸馍、炒菜、包饺子等。蒙古族社员教会了汉、回族社员挤奶、打酥油、揉皮子等技术。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为了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彼此学习语言的热情都很高。大家在一起生产、生活和学学习，互相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在草原上出现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大团结、大协作、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气象，而这种大团结、大协作又是全面发展公社经济的重要因素。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公社化以后，公社对社员加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使牧民群众的思想大大解放，扫除了许多迷信禁忌和陈规陋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长期以来，由于封建迷信的思想束缚，许多人有病不请医生，而求佛念经，结果人财两空；洗手洗脸，怕把“福气”洗掉，而不讲究卫生；每逢初一、十五、红白喜事，普遍“煨桑”（牧民过去敬神的仪式），烧掉大批粮食，家家户户放“神牛”、“神羊”，不使役、不宰杀；挖渠、挖泉被认为是“斩龙腰”和“挖龙眼”；消灭害虫、害兽，也被认为是杀生害命等等。这些现象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群众有了病就吃药打针，经常洗手洗脸，讲卫生已成风气；人们再不“煨桑”了，并且改变了放“神牛”、“神羊”的习惯，积极消灭害虫、害兽，大兴水利，灌溉草原和农田。牧民群众的劳动情绪空前高涨，干劲冲天，他们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向自然宣战，决心使生产事业更大地跃进。他们唱道：

总路线的万道金光，赶走了神鬼的魔王，
大跃进是金蹄子的骏马，向共产主义的极乐世界奔腾，
人民公社是聚宝盆，扎下了子孙万代的幸福根！

胜利的源泉

茶卡人民公社成立一年以来，所以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就是因为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公社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公社党委始终站在生产的最前线，领导深入，工作踏实，善于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一年来，公社党委召开了七次老牧民和放牧员座谈会，总结群众中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区贯彻执行了党在牧业生产上的“水”（兴修草原水利）、“草”（培育和改良草原）、“管”（牲畜饲养管理）、“繁”（繁殖）、“种”（改良性畜品种）、“农”（定居和农牧结合）、“防”（防治兽疫和消灭草原虫害）、“工”（工具改革）八项增产措施，效果很好。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先选择重点，取得经验，然后立即召开现场会议，全面推广，并且及时组织参观评比，开展红旗竞赛，党委的全体干部经常深入帐房，跟随畜群办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随时随地作思想工作。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三茂，在接羔季节，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白天和社员一起放牧，夜晚和社员一起轮流守圈，一九五九年春天羔羊痢疾流行时，他亲自和老牧民、兽医在一起解剖病羊，推广了注射麝香溶液的治疗方法，治好了全部的病羊，从而鼓舞了社员，推动了接羔育幼工作的开展。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公社党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认真进行了整社工作，贯彻执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样，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来了。

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正在茶卡草原的上空飘扬，它引导着各族牧民群众沿着这一光荣和胜利的道路，勇往直前。茶卡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欢欣鼓舞地歌唱道：

最香的木头是檀香木，
最清的水是泉水；
亲不过伟人的毛主席，
好不过公社松柏万年青！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万綠丛中紅花开

——青海西宁后子河人民公社社办工业調查——

中共青海省委宣傳部
中共青海 西寧市委
青 海 日 报 調查組
新華社青海分社

西寧市郊区的后子河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后子河、新城、莫家泉灣等七個乡、四十六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全社共有七千六百五十六戶（其中回族七百六十一戶），四万五千二百七十人，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七个劳动力。公社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农业大發展的基础上，社办工业更是健步如飞。一年来，后子河公社扩建和新建了一百八十五个工厂，工厂的固定資金十四万五千七百元，流动資金十五万二千八百元，共有职工两千三百人。其中屬於公社所有的农具、木工、被服、石灰、磚瓦等七個較大的工厂，有固定資金十一万零五百元，流动資金十三万四千八百元；农具、木工、被服厂的职工二百零七人，生产已达到半机械化水平；屬生产队所有的肥料、木工、鉄工、縫紉、制鞋、陶瓷、石膏、造纸、食品加工等一百七十八个厂，有固定資金三万五千二百元，流动資金一万八千元，工人一千五百一十三人。除了这些固定工人以外，还有一部分亦农亦工的社員，农忙时全力以赴搞农业，农闲时参加工业生产。

社办工业首先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全社共有八十九个农具、鉄工、木工厂，已經形成了农具制造修配網。一九五九年已生产各种农具四万多件，除满足了社内小型农具的需要以外，还供应外地一万八千件。这些厂創造和仿制了三用播种机（播种、施肥、澆水）、鎮压器、撒粪机、打埂器、深翻犁等四十四种新式农具。使用这些新式农具，比使用旧式农具可以提高工效三倍到十倍。公社还有五十八个肥料厂，一九五九年制造了顆粒肥料和土化肥一千一百万斤，細菌肥料一百二十万斤。这些都进一步保证了公社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大丰收。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四百六十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十一点四，这与社办工业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社办工业除了为农业生产服务以外，还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基本建設。全社七個石灰、磚瓦、石膏厂，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十月，出售了石膏六百万斤、石灰五百八十万斤、青磚七百万塊。公社的木工厂一九五九年已供应城市桌椅、板凳等木器共一万九千二百一十件。全社还有縫紉厂、制鞋厂二十八個，全年已生产五千二百套衣服、八千一百双鞋，不但便利了社員的生活，还进一步使广大妇女从瑣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加了劳动生产。

后子河公社的社办工业發展很快，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后，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的鼓舞下，全体职工为提前完成年度計劃而掀起了轟轟烈烈、扎扎实实的竞赛运动。到十月

底，他們已經超額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完成了原訂計劃（一百八十萬元）。他們計劃在年底
前，產量再翻一番，總產值也再翻一番，總共達到四百萬元，占全社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點
九，這個總產值數字比一九五八年高級社時增長了五點七倍，比解放前夕馬步芳匪幫統治時
期全省工業全年總產值一百零七萬元（不包括民間手工業產值）還多二點七倍。

社辦工業的發展使落后的農村正在迅速地改變着面貌，公社工業化的美麗前景鼓舞着社
員們奮勇前進，他們唱道：

東升的太陽撒金綫，	照紅了才開的牡丹；
社辦工業數萬千，	要跟銀河比燦爛；
今日汗灑機器邊，	幸福生活萬萬年。

二

后子河區的工業，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可以說是一張白紙。那時，這裡僅有九個鐵
工、木工小組，只能作點極簡單的鐵、木工活，生產上必需的農具，往往要從外地買進來。

在一九五八年春天開始的大躍進中，農業生產建設發展和農村沒有工業的矛盾更顯得突
出。在興修水利、積肥、送肥等大生產運動中，普遍感到勞動力不足，工具缺乏，需要增添
和改進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人們算了一筆賬，單是實現車子化，把背斗改成手推車或毛驢
拉車，就可以提高工效三倍到五倍。製造這樣多車輛，沒有鐵、木工廠怎麼能行呢？但是，
要辦工廠，農業社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二十里鋪農業社的社員計算了一下：辦一個農具廠
需要資金七千多元，社里的公共積累才三千五百元，還要支付其他方面的開支；而且，辦工
業又需要一定數量的幹部、工人和技術力量，農業社也抽不出來。在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
法的時候，開始人們找到了協作的形式。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各鄉的鄉政府把本鄉各農業社
的鐵、木工小組聯合起來，成立了一批工廠，揭開了農村辦工業的序幕。這些小廠的建立，
對大躍進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及時供應了一些農具、工具。特別是在以農具改革為中心的
技術革新中，它們起了骨幹作用，先後製造滾珠軸承一萬多套、推土車七千二百二十輛，駕
設運輸高綫七千二百米，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農業大躍進要求農村辦起規模更大、數量更多的工廠，為農業生產和農業基本建
設服務。而農業社由於規模比較小，力量比較薄弱，抽不出那麼多的勞動力和資金，在各
個農業社之間，勞動力和資金又不能全面規劃，統一安排，所以工業不能得到很快的發展。
如原新鄉六個農業社聯合舉行的農具廠，只有十五個工人和三千元的固定資金，流動資金全
靠銀行零星貸款維持，根據當時生產發展的要求，需要增加工人，補充資金，添置設備，但
農業社都無力解決，使這個廠的發展受到限制。

三

人民公社為農村大辦工業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
合，政社合一的社會組織，具有“一大二公”的特點，可以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勞動力
和資金，貫徹執行工農業並舉的方針，使工業更好地為農業生產和社員生活服務。公社建
立以後，中共后子河公社黨委，立即領導社員着手大辦工業，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但
是也遇到一些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的阻難。他們說：“農村是種田打糧食的嘛！怎麼能辦工
業呢？”“農民既沒文化，又沒技術，看看你們怎樣辦起工廠來？”“要辦，就得由國家拿出
資金、設備和技術力量來！”等等。

然而，這些謬論被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所粉碎了。后子河公社在一夜之間，就組成了一萬

四千人的煉鐵大軍，開上了鋼鐵戰場，一千三百個煉鐵爐像雨後春筍似地豎立起來，熊熊的火焰燃遍了整個北川的山野，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社員們驕傲地唱道：

北川河畔高爐多， 千座萬座象花朵；
一朵花兒一個果， 社員齊唱鋼鐵歌。
唱的高爐一座座， 唱的鋼鐵英雄多；
唱的鐵水流成河， 唱的鋼花滿天落。

僅僅半個月的時間，社員們就煉出了一百三十噸鐵，五百二十公斤鋼。不僅出售給國家四十八噸鐵，而且還用自產的鋼鐵鑄造了鎮壓器、犁鏵等大小農具和爐條、車串等產品，共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件。社員們喜顏悅色地說：“青海世世代代沒有出過鋼鐵，我們這一輩人把它煉出來了！”“黨領導我們辦起了人民公社，就是路也能鋪上天。”

“煉鋼又煉人”。廣大幹部和群眾在煉鋼中，受到一次深刻的考驗和鍛煉。一百四十四名積極分子光榮地參加了黨。一千八百人學會了煉鐵，其中還有四百七十個婦女。有個在烘爐上掄大錘的學徒叫馬生德，就是在大煉鋼鐵中學會了設計製造鼓風機、開電動機、架設電綫等技術的。

四

大煉鋼鐵使廣大幹部和群眾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更加堅信人民公社有偉大的力量，能夠大辦工業。公社黨委進一步運用了人民公社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和大煉鋼鐵的經驗，更好地貫徹執行了工農業並舉的方針。

首先，公社黨委根據全黨全民辦工業的精神，確定從一九五八年的公共積累中提取二十九萬元，抽調一千六百個勞動力，擴建和新建了十個工廠（經過整頓，現在合併成九個，其中下放給生產隊的有兩個）。這些工廠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開始建廠，僅僅經過二十五天的時間，在一九五九年的元旦就普遍投入生產了。接着，各生產隊辦工業的群眾運動，也如風起雲湧，共辦了二百四十個工廠（經過整頓合併，現有一百七十八個），真是遍地盛開工業之花。在大辦工業的浪潮中，社員們先後騰出廠房一千二百三十間，投資十一萬三千元，自帶工具七千八百九十餘件。公社黨委為了及時加強領導，除了有一個書記分工管工業以外，還專門配備了管工業的幹部，並抽調二十九個較強的幹部，擔任了工廠的黨支部書記、廠長和會計，生產隊的黨支部也都有專人管工業。

其次，公社黨委本着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勤儉辦廠的原則，發展社辦工廠。例如公社在開辦石灰廠時，幹部領着群眾，帶上自己的鐵銼、鐮頭，向蘊藏石灰石的荒山進軍。他們自帶干糧，住着窑洞，把廠子建立起來，現在這個廠已經可以月產二十八萬斤石灰了。公社木工廠的工人為了節約開支，提出“能不買的不買，能改的就改”的口號，一年來，他們使四十多把不能用的工具，經過翻新，而成了有用的工具。農具廠一九五九年新添的十三間廠房，除花二十四元買了一根大梁外，全部都是工人利用業餘時間自己動手蓋的，他們為了降低成本，上半年所用的十噸鐵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回收的廢鐵。

第三，土法上馬，土洋結合，由土到洋，大鬧技術革新。如農具廠原來的設備非常簡陋，只有烘爐、大錘、鉗子等，甚至連起螺絲釘的工具都沒有。由於工人積極提合理化建議，開展技術革新運動，僅僅在半年的時間內，這個廠就用電動鼓風機代替了人拉風箱，用電焊代替了錫焊，用電鑽代替了手搖鑽，達到了半機械化水平。馬步芳匪幫在青海經營的所謂“八大工廠”之一的機械廠，直到解放前夕，它還沒有這樣的電動設備，達不到半機械化的水平呢！再如後子河生產隊的細菌肥料廠，開始只能用土法生產顆粒肥料，後來在北京農業大學

参加劳动锻炼的同学的帮助下，采用了土洋结合的方法，制造出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抗生素等肥料。经过化验，每一克肥料含细菌都在两亿五千万个以上，最高的达到五亿二千万个，虽然它只相当于洋法生产肥料含菌量的百分之五十，但成本价格却只有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肥料厂还试制成功了胡敏酸、硝酸铵、土霉素等新产品。

第四，貫徹执行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的原则。后子河公社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石膏等工业原料，当地土质也适合于烧砖瓦和陶瓷，而且公社距离市区很近，便于就地供应。因而公社就办起了石灰、砖瓦、陶瓷厂。本着同一原则，一九五九年全社为国家加工面粉四百四十二万斤。朝阳蔬菜专业队办起了蔬菜加工厂，已加工蔬菜三十七万斤。土鲍堡生产队造纸厂，还利用马莲草、麦草等原料造纸十九万六千张。

五

社办工业迅速改变着农村的落后面貌，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由于社办工厂的建立，使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工业总产值由公社化前一九五八年占全部总收入的百分之九点八，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九。后子河公社建立以来，虽然已经向国家购买了八台拖拉机、一百一十二件大型新式农具，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对于农具的需要。公社正积极利用现有条件举办小型工厂，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新式农具，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在农具、家具、石灰、砖瓦等工业产品方面，不但作到了自给自足，还供应了城市。

随着社办工业的发展，农民群众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集体主义思想更加迅速地增长着。他们认识到一个螺丝钉坏了，就影响一部机器的运转，一个工人完不成计划，就会影响到全厂和国家计划，因而千方百计地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一九五九年秋收前，西宁市商业局向农具厂订购八千把镰刀，农具厂的工人们接到任务以后说：“收割是龙口夺食，少一把镰刀，一天就少割上百个捆子。”于是，他们连夜鏖战，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每人每天从生产三把镰刀提高到生产八把，全厂在两个月时间内，就超额三百把完成了任务。后子河农具厂大闹技术革新，创造了撒粪机、大豆播种机，改进了深翻犁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社员们都赞美不已。老汉陆生林说：“社里办了工厂以后，你们木匠、铁匠也变能了！”

农民进了工厂以后，都渴望掌握机器，因而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全社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已经扫除了文盲，有三百五十四人经过刻苦钻研而成为技术工人。农具厂有个刚学会识字不久的工人叫陈生祿，一年来孜孜不倦地自修了农业中学一年级的语文、算术课本，还订了“时事手册”、“学科学”等杂志，每一期杂志来了以后，他总要一口气把它读完。由于他积极学习文化，努力钻研技术，月月超额完成计划，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社办工厂还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工人。过去回族群众很少有铁、木匠，进工厂当工人的就更少了。公社化以后，有一百六十七个回族社员当了工人。汉、回族工人在一起劳动和生活，亲如骨肉，融洽无间。莫家泉湾砖瓦厂有二十六名回族工人，是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先后进厂的，开始对技术一窍不通，后来在汉族工人的无私帮助下，现在都达到了三、四级工的水平。后子河细菌肥料厂回族女工人王小兰，学会了细菌配种的技术，从一个普通女社员变成了出色的工人。王小兰说：“要不是有了人民公社，我们只能围着锅台转，连工厂的边也挨不上。”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大协作的丰功伟绩

——記青海乐都碾伯人民公社的协作跃进——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紅与專”杂志社
青海省农林厅
中共青海乐都县委
工作組

巨大的变化

碾伯人民公社，在青海省乐都县城周圍，北面靠山，南濒湟水，面积大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是由原来的碾伯、引胜、寿乐等三个乡的四十八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全社共有四千零二十四戶，二万四千九百二十人（其中农业人口二万一千三百零三人），八千二百八十二个男、女劳动力；現有耕地五万二千多亩，其中百分之六十一是山地，百分之三十九是川地。

碾伯原是青海省东部乐都县的本名，其名称由来已难查考，只有“西宁府新志”載詩，頌揚这里是“松下有人家”、“深山見杏花”，可見是一个好地方。正因为依山傍水，宜林、宜耕、宜牧，历代反动統治阶级，对这里劳动人民的盘剝很是惨重。据水磨营生产队的老年社員記忆，“乐都四十八营府，差事重不过水磨堡。”再加上天灾人禍，碾伯人民的生活是極为悲惨的。一九四九年青海省解放了，碾伯也發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經過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生产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一九五六年，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比解放当时一般都增加了八十到一百斤，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小集体要和大自然作战，要进一步發展生产，力量仍然有限。一九五八年秋天，这里成立了人民公社，情况就大大不同于过去了。碾伯公社的社員，依靠大集体的力量，充分發揮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广泛組織了共产主义大协作，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办了許多过去不可能办到或难以办到的事情，基本上改变了川地人多地少，粮菜爭地；山区人少地多，耕作粗放的情况，从而也改变山川生产發展不平衡、經济生活悬殊等状况。

一九五八年秋天，公社刚一成立，就接連掀起了煉鉄、深翻土地、积肥造肥等生产高潮。一九五九年，这里虽然遭受了数十年来未有的雹灾，受灾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九，減产百分之十以上，可是粮食的总产量仍然达到一千一百七十万零四千多斤，平均亩产三百四十八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六，亩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二，比解放那年的亩产量一百零四斤，增長了两倍多。并且出現了亩产五百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田六千多亩，千斤以上的高額丰产田一百多亩。全社二十五个生产队中，有十三个队，亩产量已經提前跨过了“黄河”。在粮食获得增产的同时，公社工业和其他各种經济的發展也很迅速。一九五九年公社工业收入已經占到工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产值等

于一九五八年的七倍多；經濟作物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全年將供應城鎮各種蔬菜一千二百多萬斤。公社還建立了兩個畜牧場，飼養了各類牲畜六千多頭，其他林業、副業收入，也都有了顯著增長。

生產急劇發展，集體經濟力量增強了。一九五九年全社總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三十還多。全社的公共積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倍多。社員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五九年分配給社員的收入共有一百七十八萬五千元，加上社員家庭副業收入，每個勞動力平均收入達二百四十元，每戶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每人平均收入九十八元八角，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社員的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現在全社存款戶已經占到總戶數的百分之九十二，共存三十四萬一千六百多元，等于一九五八年年底時存款額的百分之一百三十。社員的購買力不斷提高，一九五九年前八個月公社各商店的營業總額就達到二十七萬一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八點二。上下寨生產隊一百六十戶人家，添置了棉被三百二十八床，雨鞋一百六十四雙，熱水瓶九十八個，自行車十二輛。

公社集體福利事業發展也很快。現在已經辦了六十四個公共食堂，隊隊有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和保健站；公社辦了普通中學和農業技術中學，有三十三所小學，全社三千五百多適齡兒童全部入學，各生產隊都有民校、閱覽室和俱樂部；隊隊通了電話，村村安上了廣播喇叭。

公社實行了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部分占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三十。各生產隊都實行了糧食和蔬菜的半供給制或部分供給制，敬老院和托兒所都有食堂，對失去勞動能力的社員實行了全部包下來的辦法，這樣社員就得到了可靠的社會保險。

全 面 開 展 大 協 作

碾伯公社一年來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公社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大搞群眾運動，組織大協作，充分發揮了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大、活動範圍廣的優越性。

碾伯公社的自然條件較好，社員幹勁足，但是以往在發展生產上仍然遇到不少困難。一個是勞動力分布不平衡，山區每個勞動力平均負擔十多畝土地，川地每個勞動力只負擔三、四畝，因而山區勞動力不足，川地不能做到人盡其才，充分發揮勞動力的潛力。另一個是山區缺乏水，川地山洪為害，收割前後經常落冰雹，因而莊稼常受乾旱、洪水和雹災的威脅，產量沒有保證。人們早就想解決這些問題，曾提出要在山上修水渠、水庫、引水上山。但是由于工程大，需用的人多一直沒有辦到。公社化後，統一安排了勞動力，各生產隊之間的勞動力作了調整；舉行了公共食堂，婦女勞動力得到了解放；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公社通過大搞群眾運動，廣泛組織了勞動力的大小協作，挖掘了勞動潛力，發揮了集體勞動的威力。這樣，全社勞動力增加了將近一半，勞動效率提高了約一倍。

勞動力的大協作，可以興辦較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工程，按時、按質量要求完成農活，保證農業生產的豐收。一九五八年公社剛成立時，一方面要煉鐵、修鐵路，另一方面又要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工作量比往年大一倍多。根據這些情況，公社統一安排勞動力，組織了勞動大軍，在田間、工地安營下寨，實行大兵團作戰。就這樣，經過大戰一秋冬，不但煉出了鐵，修起了鐵路路基，而且深翻了川地的全部土地，每畝平均上了兩萬斤肥料，百分之二十的耕地實行了園田化耕作。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又提前半月完成了春耕播種計劃。這樣大的工作量，在過去是無法同時完成的。一九五九年夏天，正當川地麥類作物開鐮收割，蔬菜等經濟作物生長旺盛的時候，遇到了數十年來未有的大雹災，一個月連遭七次冰雹猛襲。

在这期间，庄稼已熟的要抢收，颗粒落地的要抢扫，蔬菜打了的要补种，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真是“龙口夺食”，时间既紧迫，任务又艰巨。公社立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支援灾区，抢收了成熟的庄稼二万多亩，并在五千亩地上扫回被打落的粮食十四万五千多斤。上官口生产队第一次受灾后，五百多亩小麦、青稞尚未收割，公社立即组织了六百多个劳动力，投入战斗，两天之内抢收完毕，使成熟的庄稼避免了损失。社员们说：“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大协作，粮食收不回来，只有等着政府救济了。”

一年来，全社还通过大协作修起大小水渠五十二条，浇地两千多亩，小水库三座，可容水七万五千公方，植树四万二千三百多亩，加上原来水土保持工程，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七十多平方公里，修了许多防洪坝，基本上控制了山洪的为害。从前的杨家山，由于缺乏水，不但产量没有保证，山下的人还说：“有女不嫁杨家山。”自从一九五八年修了水渠、水库，杨家山的青年人特别高兴，他们再也不愁娶不上山下的姑娘了。

人民公社还按国家计划安排生产，统一规划和使用土地，做到因地制宜、地尽其用。碾伯大队的水磨营、杨家门等生产队靠近城镇，气候温和，宜于发展经济作物，历来也有种植习惯，所产蔬菜、瓜果，品种多、质量好，每亩可产五千斤，收入比粮食作物多一倍多。但是，过去为了保证本地群众对粮食的需要，不得不少种经济作物。公社成立后，在安排生产上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一九五九年，在全社范围内，对各种作物的种植布局作了调整，首先保证了粮食的增产，同时也扩大了川地的经济作物。碾伯大队原来五百亩盐碱地，种小麦每亩只产二百斤，现在种蚕豆，每亩可产六百斤。一九五九年公社还把川地原来的百分之七十五的洋芋和部分蔬菜移植到山上，实行“粗菜上山，细菜坐川”。在山地种洋芋每亩可产两、三千斤，种萝卜、蔓青等蔬菜，每亩可产五、六千斤，有些山地种甜菜，产量比川地还高。这样，过去一直依靠川地吃菜的山区，一九五九年除了自己吃用之外，还向城市出售了很多蔬菜，而川地又利用腾出的土地种植了大量粮食和细菜，进一步解决了川地粮菜争地的矛盾，使山地、川地在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上有了合理分工，种植品种的安排也更加适当。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川地还普遍实行粮食与蔬菜的间作、套作与复种。一九五九年套作和复种面积，占蔬菜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部分收获到四次，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利用土地发展蔬菜生产取得了新的经验。

除了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耕地以外，公社还组织人力开荒和利用零星隙地扩大耕地面积，一九五九年开荒一万三千多亩，比解放后九年来开荒面积的总和还多三倍多。

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促进了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品性生产，一九五九年商品性生产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五。

工农业的相互支援，相互促进，是人民公社巩固和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农业对工业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高级社时，这里曾有一些零星分散的铁工、磨粉、修鞋等手工业，生产规模小，经营项目少，生产时断时续，只能解决一些生活需要，至于农业生产上的新式农具、运输工具的制造修理，化肥的制造，就无法进行了。当时有些高级社也想办一些规模较大的作坊，但是生产资金缺乏，原料供应不足，仅有的一些有技术的社员居住也很分散。公社成立后，资金扩大了，并集中使用了分散的技术工人，解决了劳动力和技术力量问题，又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统一安排产品分配，解决了产品销路问题，于是在大炼钢铁的基础上迅速办起了农具、铁工、木工、翻砂、修配、肥料、发电、砖瓦、石灰、皮革、缝纫、奶粉、副食品加工等大大小小四十八个工厂，生产项目有一百多项，产品达数百种。

公社兴办工业，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一年来，全社的六十五个土化肥和細菌肥料厂，已經生产了細菌肥料、土化肥和混合肥料一亿五千多万斤；公社的农具修配厂和各队的鉄木工厂，新制和修配了三万八千多件大小农具和三百五十輛畜力車及大量的手推車，基本上滿足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保證了全社近十亿斤肥料及时运到地里；各农具厂試制、改装的深耕犁和密植耩，保證完成了全社一九五八年秋天百分之六十耕地的深翻任务，和一九五九年春耕时的麦类作物的密植条播。同时公社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則，还兴办了农牧产品加工、副食品加工和建筑材料等工厂，对于滿足社員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为国家建設与市場服务，也起了很大作用。

公社工业現在正沿着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的道路向前發展，仅公社办的六个工厂，已建成一百三十二間簡易厂房，添置了各种机械設備十六部，还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和技术員，他們将成为农业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一年来，全社工业迅速發展，总产值已達到一百零八万元，为公社积累了四十四万元的資金，使公社的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猛增了五倍多，这样就为农业的进一步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由于自然条件、經濟条件不同，社員們在經濟生活上也展开了相互协作。一九五九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山区支援川地三百余万斤洋芋和四万斤粮食；川地夏收早，又支援山区生产队蔬菜。公社还依靠集体的力量对山区經濟基础比較薄弱的生产队給以特别的扶持，一九五九年單公社就給山区各生产队投資三万多元，帮助山区兴修水利，修筑道路。

大协作在斗争中發展

碾伯公社的大协作是在不断斗争中开展起来的。对于大协作，不同的阶層有着不同的态度。大多数社員和干部是积极拥护人民公社和大协作的；一部分社員怀疑顧慮，怕协作“吃亏”，怕別人作活“質量不高、工效低”，怕“苦大受累”，所以对协作不甚积极；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大协作，胡說什么“协作劳民伤財”，等等。开始搞协作，党内外有的干部也認為“协作会影响自己队的生产，任务完不成要受批評”，或者認為“自己的条件好，和別人协作划不来”，因而表現不积极，或者勉强派几个弱的劳动力应付差事。这些情况，反映了人民公社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而那些不願意搞大协作的思想，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的反映，这种反对大协作的思想和活动如果不肃清，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和發展。

共产党员、积极分子、貧农和下中农坚决拥护大协作。公社党委在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召开党委会、支部会，注意研究群众对于协作的反映，领导这些拥护大协作的社員，运用大鳴、大放、大辯論，摆事实、講道理，及时地揭發了少数富裕中农企圖破坏大协作和人民公社的言行，同他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用算协作賬的方法开展了群众的自我教育。通过算賬、对比，証明了每一次协作，任务都多快好省地完成了，因而使多数社員更加明确了大协作的好处。例如水磨营生产队干部李国文，原来以为他們队“土地好、劳动力强、資金多”，不願协作，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夏收中，由于别的队帮助，他們提前十天完成了夏收任务，及时播种了八十亩秋菜。等到秋菜收获时，他把按时下种的秋菜和迟几天下种的产量作了对比：按时下种的每亩可产八千斤，迟下种的每亩只产五千斤。于是他才真正認識到和别的队协作可以互补長短，对大家都有利，于是便积极主动地支援别的队了。又如曹岑沟生产队，过去每年总要受洪水侵襲，晚上下了雨，睡覺也担心，他們早就想修个防洪壩，一直沒有办到。一九五八年，在上官口生产队的帮助下，他們修起了一座防洪壩，社員們高兴極了，都說：“这一下把几千年的禍根子除掉了。”此后他們在协作中自动出工帮助别的队。

在大协作中，干部的模范行为，教育和带动了群众，一九五八年碾伯大队的干渠冲垮了，公社调了一批劳动力帮助这个队堵水和抢修一座渡槽。当时水冰流急，群众迟疑不下水，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祁善祿，首先跳下水去，带头干起来，群众说：“书记都不怕，我们豁出命来也要干！”于是大家一齐动手，当天就堵住了洪水，三天三夜就修起了渡槽。这件事对大家的教育很大。

大协作的实践，提高了社员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有国有社才有家，社富国强，水涨船高，自己的生活才能越过越好”。苍家峡生产队小队队长苏胜祿，在一次协作中，派了一些弱劳动力和不好的牲口，这个小队的保管员金守忠看见了，立即把这事报告给生产队长。苏胜祿由于受到了这次教育，以后协作派工，再也不搪塞了。就为这事，大家都夸金守忠大公无私。

在大协作中，公社一面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一面又贯彻执行了等价交换、互助互利的原则。每次协作，各生产队都计工还工，一九五九年还把过去的旧账作了一次清理；公社在统一抽调劳动力时，也照顾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闲时多抽人，忙时少抽或不抽，这样，社员对于大协作就一次比一次更自觉了。

“协作力量大，只有人民公社才能办到。”这就是碾伯人民公社社员的结论。一年来，这个公社的大协作，已经形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协作的形式丰富多彩，协作的范围广泛全面，集体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将使碾伯公社更快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美好的前景

碾伯公社党委根据社员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迫切要求，和公社的具体情况，在首先保证粮食生产继续大跃进、全面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指导下，拟定了今后几年发展的全面规划。到一九六二年，公社将购置十部拖拉机、五部载重汽车，建立七处水电站，实现耕作机械化和电气化。为适应日益繁重的运输任务，修筑道路，变现在的小道为大道，使公路四通八达。在这个期间，全社将基本上实现绿化、园田化和水利化，山区种植三万亩果树，扩大耕地面积一倍，粮食每亩产量将达到七百斤，每亩地一口猪。在为农业生产服务、就地取材的原则下，公社工业的规模将不断由小到大，工厂数目翻一番，机器设备由土到洋，产品由少到多，销路由狭到广；机器的动力除不能使用电力的以外，其余全部用电力带动；除了发展满足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工业外，为城市建设、城市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也将得到发展。在生产大发展的前提下，预计每个社员平均增加收入一倍多，即达到二百五十元左右，百分之二十五的社员改变居住条件。同时，不断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并提高社员的文化水平，使社员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高小以上。

这是一幅宏伟的跃进图画，广大社员群众有雄心壮志把它变为现实。他们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有党在前头引路，有人民公社这个上天梯，有我们的冲天干劲，啥事都难不住我们！”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在光輝大道上飛奔前進

——青海貴南過馬營人民公社直核大隊的發展——

中共青海省委工作組

過馬營人民公社直核大隊位於青海省貴南縣東部，地勢處於海拔三千至三千五百米，面積約一百二十萬畝。其中可以放牧牲畜的草原有八十一萬二千畝。直核大隊原來是一個公社，一九五九年春天才和霞石鐸公社合併為過馬營公社。全大隊包括角色、阿拉阿米、羅加三個生產隊，共有三百九十七戶、一千五百零九人、一千零二十個勞動力（全勞動力八百四十九個，半勞動力一百七十一個），全大隊除三戶漢族外，其餘均系藏族。過去，他們一直經營畜牧業生產，常年過着游牧生活。

解放十年來，在黨的領導和扶持下，勞動牧民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不斷提高，畜牧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成立以後，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大大加快了。全大隊現有各類牲畜六萬二千一百九十五頭，比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點零六，比解放時增加二點四五倍。他們在一九五八年開始開荒種地，當年就實現了糧食自給，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積擴大到一萬零三百二十畝，糧食總產量達到一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斤，每人平均占有糧食七百五十五斤。公社成立後這裡建立小型加工廠十個，年產值為四千五百元；副業生產也有很大發展。因此群眾收入大大增加，生活顯著提高，從根本上擺脫了貧困和落後。勞動牧民衷心感謝黨和毛主席。

組織起來 發展生產

直核地區廣闊，水草豐美，林木繁茂，宜農宜牧，還宜於發展多種經營。但是，解放以前，這裡的勞動牧民由於長期遭受反動政權和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剝削，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生活極端貧困。廣大勞動牧民掙扎在死亡線上，飢寒交迫，生活十分悲慘，經常是“吃一碗，找一碗”；“吃了上頓沒下頓，過了今天愁明天”；“一年四季穿皮祆，一件皮祆十幾年”。

解放以後，黨和人民政府在這個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推行了民族區域自治，不斷加強了民族團結，領導和大力幫助勞動牧民發展生產，提高了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一九五六年牲畜總頭數達到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一頭，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九點九五。赤貧戶基本沒有了，群眾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但是由於牧業區沒有進行徹底的民主改革，牧主階級的封建占有制度和封建特權也沒有徹底廢除，牧主仍然霸占草山，排擠牧民；壓榨牧工、克扣工資。而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或者幾戶組織在一起的互助組，發展生產也存在很多困難。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時，在農業區合作化運動的影響下，經過區委的宣傳教育，也由於部分牧民參加互助組的親身體驗，廣大勞動牧民，特別是貧苦戶，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要發展生產，不能走個體經濟的老路，必須組織起來。一九五

六年四月初，他們在区委的领导下試办了两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五星一社和五星二社。但是牧主階級、头人和宗教上層中的反动分子趁着合作社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大肆造謠破坏，煽惑群众，拉攏动摇分子，打击积极分子，反对合作化；加之部分中等牧民害怕和貧苦牧民一起办社会吃亏，害怕牲畜“归公”，又嫌自留畜少，因而紛紛退社，使成立仅仅一个多月的两个牧业社一哄而散。

两个社被牧主階級搞垮以后，县委、区委紧接着就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經驗，进一步宣傳了合作化的政策，揭露和打击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破坏活动，决定立即重新建社。但是，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層中的反动分子，仍百般阻撓，利用落后分子，公开反对办社，采取散布謠言和施以小恩小惠等办法，迷惑和拉攏处于中間状态的群众；辱罵和打击积极分子，威胁牧民；又指使坏分子在黑夜向办社干部的帳房投石头，企圖暗害干部。但是，区委派去的建社干部和貧苦牧民中的积极分子，并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他們进一步向剝削階級展开了斗争。經過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間把五星一社、二社重新建立起来。一社十三戶，二社九戶，全部是貧苦牧民。

两个牧业社重建之初，連同用政府貸款購買的一百多头牲畜在內，統共只有四百多头牲畜，牧主階級分子譏笑他們人少牲畜少，断定这两个社沒有前途。但是，社員們穷而有志，决心把社办好。他們合理安排了劳动力，除加强牧业生产外，抽出节省出来的劳动力积极經營副业，解决当时生活上的困难。一九五七年，牧业社的生产有了很大發展，五星二社羔羊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一，比周圍單干戶平均高出百分之二十；两个牧业社在政府的帮助下，还种地二百二十亩，秋收后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給，五星一社还出卖余粮三千斤。

两个既穷又小的牧业社，显示了組織起来的优越性。一九五七年冬季，貧苦牧民紛紛要求入社；中等牧民看到加入合作社有利，也要求入社；牧主、富牧在劳动牧民的政治优势下，看到合作化是大势所趋，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八年春天，直核地区实现了合作化，建立了二十五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两个公私合营牧场，实现了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这里就掀起了牧业生产和开荒种地的热潮。

人民公社在跃进中誕生

由于群众政治覺悟的提高和牧业合作化的实现，封建統治階級就再不能压迫剝削劳动牧民了，但是反动分子并不甘心。一九五八年夏天，当广大牧民群众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牧业生产和开荒种地高潮的时候，封建統治階級中的死硬派却变本加厉地破坏合作社，破坏生产，企圖顛复人民政权，維持其封建統治。但是，在合作化运动中受到階級斗争鍛煉的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貧苦牧民群众，認清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真面目，向他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展开了翻天覆地的訴苦运动，徹底揭露了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層中的反动分子的丑恶面目和滔天罪行，树立了劳动牧民的绝对政治优势；徹底推翻了封建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的統治，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广大群众在階級覺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回顧了合作化后生产大跃进所走过的道路，都深深体会到：高速度發展生产，統一规划和使用草原，徹底扑灭牲畜疫病，大規模开荒种地和兴修水利等等，这些都不是十几戶的小型牧业社所能办到的。事实上，一九五八年开垦荒地的高潮一出現，原有的牧业社就已經和生产大跃进很不适应了。于是，直核地区組織了牧业生产合作社的联合社，組織了大协作、大互助，在統一安排劳动力、統一使用畜力和农具等方面远远突破了原有合作社的界限。但是，由于牧业社的联合社不是一級核算單位，仍然有很大局限性。这时，毛主席發出“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偉大号召，广大牧民群众热烈响应，直核人民公社誕生了。人民公社

这一新生事物一經出現，就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无比优越性，这集中表现在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把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推进到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公社大大加快了畜牧业的发展

解放初期，由于封建制度还没有彻底摧毁，直核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速度是很慢的。一九五四年牲畜净增殖率只是百分之五点八，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牲畜净增殖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四以上，但仍然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公社成立以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一九五八年牲畜净增殖率达到百分之二十点四，一九五九年牲畜总头数又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二头，净增殖率猛增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四。直核大队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为什么能够这样快呢？

首先是统一规划和安排了放牧草场，改进了轮牧制度。草原封建占有制度的废除和人民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统治阶级制造部落纠纷的根源，有计划地合理使用草原就完全成为可能。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根据不同季节对各类牲畜的放牧草场作了通盘而细致的安排，充分利用了夏季和秋季牧场，比往年推迟一个多月进入冬、春牧场，使牲畜在冬、春两季有足够的好草吃，避免了瘦弱和死亡。

其次是有效地改进了饲养管理。公社成立后，挑选了思想觉悟高，最有放牧经验的人担任放牧员。特别是由于生产大发展，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牧民群众解脱了千百年来生活上的沉重负担，从而能够一心一意地劳动生产。社员们说：“公社成立后，我们第一次不为生活担心了，只要好好劳动，吃的、穿的、用的就都有了。”他们整天跟群放牧，适当延长放牧时间，经常走圈放牧，大量修棚打圈，现在已经作到全部成畜有圈、幼畜有棚，使牲畜免于风雪侵袭和禽兽伤害。公社和大队还组织牧民普遍交流和推广先进的放牧经验，改进饲养管理。因而，全大队的牲畜膘肥体壮，往年头类膘牲畜只占百分之七十左右，二类膘牲畜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三类膘牲畜占百分之十左右；而一九五九年头类膘牲畜则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已经消灭了三类膘。

再次是开展了群众性的兽疫防治。公社化后全大队先后训练兽医四十二名，组成了兽疫防治网。兽医经常在畜群巡回检查，平时预防，发现疫病就及时治疗。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共防治各类牲畜疫病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一十一头（次），修建羊药浴池三个，羊全部都进行了药浴。全大队范围内基本扑灭了羊痘、羊快疫、链球菌、绵羊疥癣、羔羊痢、炭疽等主要疫病。过去羔羊痢的发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公社成立后，放牧员自制小茴香酊，普遍给初生羔羊灌服，一九五九年春天发病率只有百分之一。因此，牲畜死亡率大大减少。这里的牲畜因疫病的死亡率往年最低是百分之七，而一九五九年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一。

人民公社为科学试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直核大队试验成功的绵羊热胎配种，一年两产，就是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九五八年九月，省的畜牧业生产会议提出试验绵羊一年两产的倡议后，社员热烈响应。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韩积才亲自挂帅，书记日郎加（藏族）等具体负责，首先在牧民中挑选四十三名积极分子，举办了一个为期七天的催情配种员训练班，大家一边学习，一边操作，初步掌握了制造孕牛冷藏血、孕马血清和给母羊注射催情等技术。

他们不顾少数人的反对，在公社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挑选了一千五百零五只适合健壮母羊，组成了七个试验群，划出了最好的草场，挑选了最好的放牧员。一九五八年十月间，在母羊产第一胎羊羔后十五天至二十天，即按规定的剂量，给母羊注射孕马血清或孕牛冷

藏血等催情素，母羊發情后就和种公羊自然交配。开始几天，全部是使用自制催情素，以后又用化学催情素注射了一部分母羊。由于母羊体質不同，往往注射一次催情素不能奏效，但他們有頑强的科学試驗精神，不怕失敗。这种催情素不成，就用另用一种；注射一次不發情，再来第二次。同时，放牧員特別关心母羊体質，精心放牧，积极打草补飼，因而牲畜普遍膘肥体壯，这是热配能否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間，一千五百零五只試驗母羊中，有五百一十二只产了第二次羊羔，連同一九五八年冬所产羊羔一千四百九十二只在內，繁殖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一六。放牧員格日負責的羊群，共有母羊一百一十只，一九五八年产冬羔一百一十一只，一九五九年产夏羔九十六只，都全部成活，繁殖成活率为百分之一百八十八点一八。放牧員拉欠加管理的羊群，共有母羊一百一十七只，一九五八年产冬羔一百一十七只，一九五九年产夏羔九十二只，也全部成活，繁殖成活率为百分之一百七十八点六三。試驗中証明，由于飼放管理好，母羊健壯，热配受胎后并未断奶，冬羔不受影响，一年双产的母羊，一九五九年夏天又怀胎了。

綿羊热配，一年双产，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聞，是改变牲畜自然繁殖的一个重大創举，对發展畜牧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現在，过馬营人民公社正在大力推广綿羊热配的措施，已經組織了綿羊高額丰产群四十四个，“大面积”丰产群一百三十七个，一般群六十七个，計劃使适龄母羊的繁殖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加上其他措施，一九六零年各类牲畜除去出卖、宰杀以外，淨增六万三千一百四十七头，淨增率可由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四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这个計劃实现之后，过馬营公社的畜牧业生产就进入了一个更加迅速發展的新阶段。

一年实现粮食自給

直核地区不仅有辽阔的草原，丰美的水草，可以大量地發展畜牧业生产，而且具备發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有充足的畜力，有广阔的肥源，有大量的可垦荒地。一九五八年春实现合作化以后，由于牲畜合理編群放牧，节省出了大批劳动力。于是，直核区委根据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新形势，提出大規模开荒种地、争取粮食自給的响亮号召。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大多数社員群众的热烈拥护。

但是，在直核地区大規模地开荒种地，是一件新事情，在少数干部和群众中存在許多顧慮。少数干部思想放不开，有畏难情緒，願意小搞而不想大搞；部分群众觉得以往沒有种庄稼的習慣和技术，怕出力大，收获少。有些富裕中牧嫌經營农业劳动强度大，存在抵触情緒，說什么“为了人的肚子，何必那么辛苦”。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層中的反动分子則乘机进行破坏，他們利用部分群众的迷信思想，到处散布开荒修渠“动了神仙、龙脉，对人畜不利”，并且以“开荒就占用了草場，牲畜无处放牧”为借口，極力反对开荒。鉴于这种情况，区委首先在干部和党团员、积极分子中进行了动員，說明了开荒种地对發展生产、改变广大社員物質、文化生活的作用，說明了开荒种地和發展畜牧业生产的关系，批判了少数干部中的右傾思想。在此基础上，依靠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展开了自我教育的大辯論，使广大社員群众进一步認識到大量开荒种地，不但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可以建立可靠的飼草、飼料基地，改变过去完全依靠自然牧場的落后状况。經過辯論，揭露和打击了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層中的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大大提高了社員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人民政府又給牧业生产合作社發放了一些农业貸款，購買了种子、农具。各牧业社統一安排了劳动力，在不影响畜牧业生产的前提下，共抽出七百多个全、半劳动力投入了开荒种地的运动。

开荒种地一开始，新的困难又出现了。牧民不会扶犁，不会播种，有些人又产生畏难情绪。区委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组织牧民到附近农业乡、国营牧场学习技术。农民出身的干部，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过程中，教给牧民扶犁播种的技术；当地的毛牛不习惯拉犁，他们就牵着毛牛走，一头乏了再换一头。就这样，他们边开荒、边积肥、边修渠、边播种，大干了一个春天，开荒三千二百亩，连同贵德县拨给的耕地，共播种了各种农作物五千一百三十三亩；修干渠七条，全长四十七里。辛勤劳动收到了丰硕的果实。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十九万八千斤，一举实现了粮食自给，结束了千百年来依靠外地供应粮食的历史。

一九五八年九月实现公社化以后，他们在加强畜牧业生产的同时，继续开荒，继续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二月，在整顿和提高人民公社的基础上，直核公社和霞石滩公社合并为过马营人民公社，广大社员怀着丰收的喜悦，迎接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天。全大队一九五九年播种面积达到一万零三百二十亩，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又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除饲料、油料作物外，粮食作物七千四百六十二亩，总产量达到一百一十三万九千六百斤，除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外，还卖给国家余粮四十三万斤。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不但没有出现所谓农牧矛盾，而且给牲畜建立了可靠的饲料、饲草基地，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用庄稼草补饲瘦弱牲畜一千八百多头，使这些牲畜安全地度过了冬春。更明显的是粮食自给后自宰自食的牲畜大大减少，往年直核地区每年宰食牛羊七千九百只左右，而一九五八年秋后至一九五九年秋初的一年中，全大队只宰杀牲畜七百三十余只，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可见，粮食自给后不但有利于牧业生产发展，而且可以在畜产品和肉食方面更有力地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直核大队除积极发展农牧业生产外，还大大开展了副业生产，同时又办起水磨、皮革、缝纫、农具修理等十个小型加工工厂，副业收入和小型加工工业年产值共达到三万九千五百元。

社员物质文化生活大大提高

公社成立以后，在牧业、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基础上，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提高。一九五八年，角色、阿拉阿米两个生产队新建房屋七十七间，连同原有房屋，社员们已实现了土房定居，罗加生产队社员实现了帐房定居。他们在定居点上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这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增进牧民身体健康，开展文教卫生事业，都具有很大意义。

随着畜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连续丰收，广大社员的收入显著增加，公共积累也有很大增长。一九五七年劳动牧民每户收入平均在一百五十元左右，一九五八年全大队分配结果，有百分之九十四点四五的牧户增加收入，每户平均二百三十九元八角一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七。如角色生产队的多吉太，全家四口人，两个劳动力，一九五七年共收入一百四十三元，一九五八年共收入三百五十八元，增加了一倍半还多。一九五九年各项生产有了更大跃进，全大队总收入可达到三十三万五千六百元，又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三倍以上。他们计划将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分给社员，每户平均四百零五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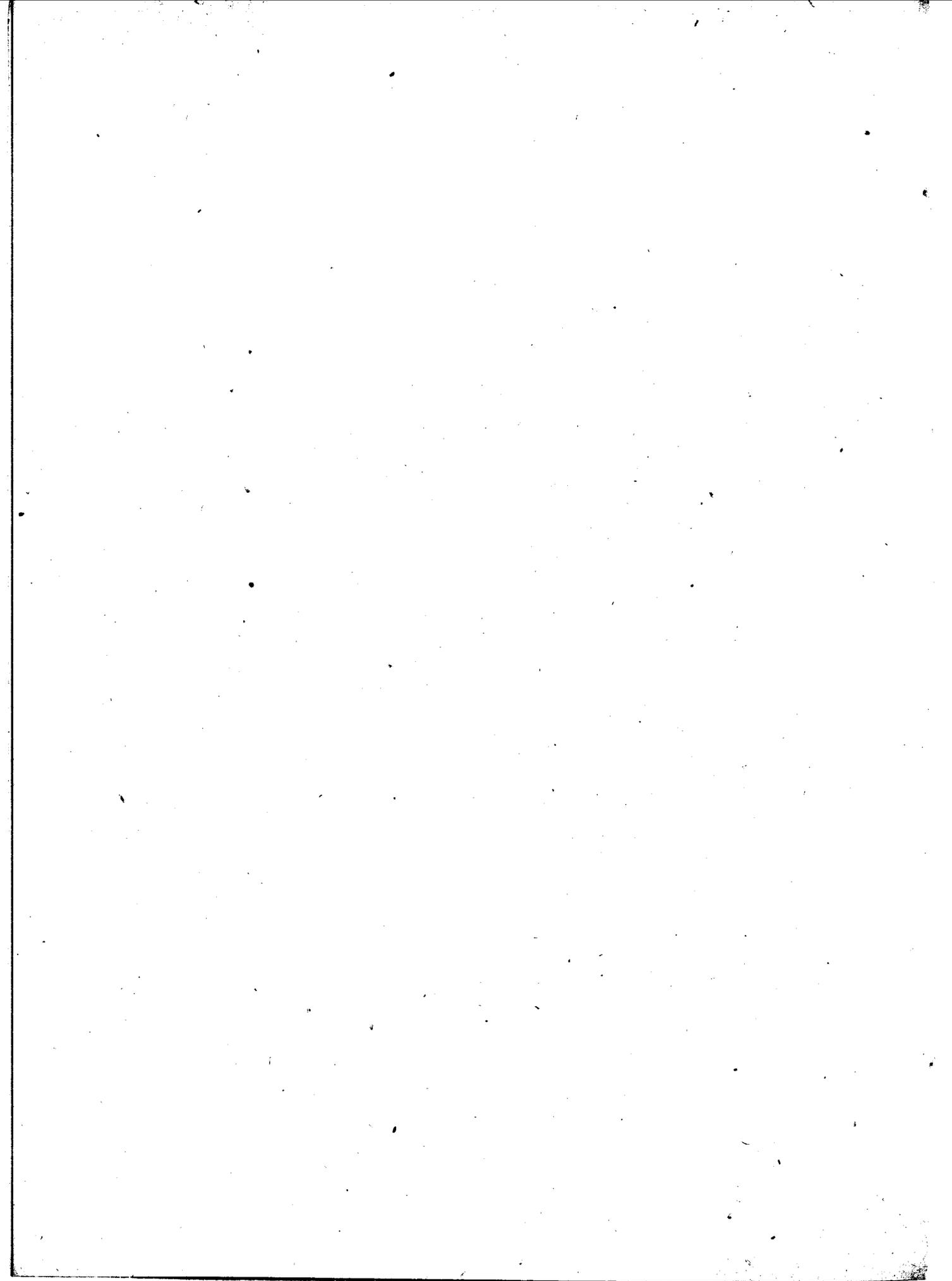
社员普遍增加收入的同时，公共积累也有了很大增加。这个队的总收入，除去社员分配、扣除生产费和管理费、缴纳国家税收和留下公益金以外，还可提取公积金六万四千五百多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九；他们计划上缴公社四万多元。

在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中，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他們在定居点上办起了小学。劳动人民的子弟第一次得到了求学的机会。全大队青壮年都已参加扫盲学习，現在已經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壮年摘掉了文盲帽子，他們决心要作有文化科学知識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感谢救星共产党

公社成立以后，群众歌唱：“人民公社实在好，互相支援生产强，牛羊肥壮粮满仓，幸福前途赛天堂，感谢恩人毛主席，感谢救星共产党。”是的，党不但无微不至地关怀藏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給他們指出了前进方向，引导他們奔往“人間天堂”。党很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經過几年的工作，直核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生長起来了；藏族党团员干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牧业合作化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在各项生产建设中，他們一直站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最前线。阿拉阿米生产队的党支部書記班巴，曾领导群众，揭露了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党员格日和拉欠加，由于他們放牧的羊群获得高额丰产，已經成为貴南县各公社所有放牧員学习的榜样。劳动牧民出身的日郎加，由于認真貫徹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担任了区委書記，公社成立后，他担任公社党委書記。

外来的汉族干部在党的教导下，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朝气蓬勃，积极工作，还都学会了藏族語言。有些原来是农民出身的干部，还給牧业区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在大規模开荒种地的运动中，在試驗綿羊一年两产的工作中，从公社党委第一書記到一般干部，都是深入群众，深入畜群，深入田間，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解决问题。



公社鮮花艷西湖

——浙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現景——

伊心恬 龔家駢

杭州的西湖，人們都知道，風景優美，聞名於世界；從一九五八年九月，西湖畔成立了西湖人民公社以後，西湖就更加顯出了她的無限美好的圖景，使湖山生色，景象更為鮮艷。

西湖美 西湖公社更美

西湖的西部，山巒起伏，有山有水，茶蓬漫山遍野，糧食長滿沙洲，豬羊成群，果樹連片……。這裡居住着一千八百多戶農民。一年以前，他們是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如今，他們都是西湖人民公社的社員了。

西湖公社成立以後，就訂出了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規劃，根據各生產隊的自然條件不同的特點，分別確定重點生產內容。龍井、十月和翁家山等生產隊，是著名的龍井茶區；錢塘江邊一片水田，是公社的水稻區；玉皇山麓的南山生產隊原來是全國養豬先進單位，現在是公社的畜牧業基地。

一九五九年，西湖公社各生產隊在公社統一領導和安排下，充分發揮了各自的特點，因而四季增產，樣樣豐收。全社二千八百多亩茶園平均畝產干茶兩百四十一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多；糧食單位產量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增產百分之四十三；全社僅生豬就養了一萬多头，平均一畝耕地有豬一點九頭，每人養豬也超過一頭；每戶社員平均養雞、鴨、鵝十只以上，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一倍多；鮮魚、水果、香料、蔬菜……也都大豐收。全社多種經營收入達二十七萬六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倍多。社辦工業產值達十四萬多元。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全社總收入已經達到一百七十五萬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全年的總收入還要多四十萬元。

西湖公社雖然誕生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時間，但是，她一出生就大放異彩，光輝四射，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們不斷前來參觀訪問。“西湖美，西湖公社更美”，這是許多人遊覽了西湖和訪問了西湖公社以後的新感想。

公社給龍井茶帶來了四季青

龍井茶聞名國內外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在舊社會的反動統治階級壓榨下，茶農遭受殘酷的剝削，茶葉生產被嚴重摧殘。在漫長的年代里，一畝茶地只產幾十斤茶葉，茶農流血流汗辛勤勞動一年，收穫的茶葉大多落到封建地主和奸商手中。“人窮地瘦產量低，辛苦一年餓肚皮；茶葉經過奸商手，價錢一半還不齊，高利貸，還不起，利上加利丟茶地。”解放前在茶農中流傳著的這首歌謠，就是當時茶農悲慘生活的寫照。

解放以後，龍井茶產量一步高一步。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茶區十個高級社的茶葉平

均每亩产量提高到一百七十八斤，比解放初期增产两倍多。茶叶收入占各农业社全部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可是一九五九年，茶叶产量更是特大的跃进，春夏秋三茶平均每亩已产茶二百四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五。而且茶叶的质量也飞快地提高，精制的高级茶产量比过去增加好几倍。

西湖公社办起来只有一年多些时间，为什么茶叶增产速度超过了过去几十年呢？这个原因要从茶叶生产的特点——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增产关键这方面去找。

茶树每年冬天开花，春天吐芽长叶，一年中主要的采茶季节到了，“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满山满园的茶叶，必需集中在几天内全部采摘下来，并且要立即制成干茶，因此劳动力就十分紧张。过去茶区又是稻区，春茶旺摘季节，也是插秧大忙时节，采茶和插秧互争劳动力。合作化以前，在个体经济经营下，劳动力奇缺，采茶和插秧争劳动力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得茶来秧又老，插得秧来茶变草”，茶叶不能及时采摘，产量就低。土地改革后，茶农生产情绪空前高涨，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由于收入不断增加，每逢采茶季节，就从外地雇大批临时采茶工，整个茶区一年雇入的茶工多达十余万个劳动日。农业合作化以后，茶叶生产走上集体经营，外雇的茶工就大大减少了，但是由于茶叶生产发展快，劳动力需要量也相应地增加，茶叶产量越高，劳动力也需要越多，组织规模小、活动范围不广的农业社，在劳动力方面也不能满足生产迅速发展要求。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龙井茶区十一个高级社由于茶叶产量成倍增长，除了大批干部、工人、学生支援采茶以外，还聘请了临时采茶工八万多个。公社化后的一九五九年，龙井茶区茶叶总产量增加了十六万多斤，不论茶园的培育管理和茶叶的采摘炒制，劳动力的需要量都大大增加了，而且这一年来，还新辟茶园四百八十四亩，改造旧茶园三百四十九亩，不用说，劳动力紧张程度是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但是，这一年由于人民公社显示了巨大威力，充分地动员和合理安排劳动力、增添大量农业机械、提高劳动效率的结果，使全社相对地增加了四十多万个劳动日，因而顺利地解决了茶区长期没有解决的劳动力问题。

首先，公社成立以后，兴办了二十九个公共食堂、二十一个托儿所和十二个幼儿班，使一千六百多个妇女劳动力，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生产。龙井生产队一百四十七个妇女，公社化以前，每人全年出勤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天，每天劳动五个到六个小时；公社化以后，每人全年可以出勤三百二十天左右，每天可以多劳动二到三小时。以此推算，全社一千六百个妇女劳动力，一年等于增加二十六万个劳动日。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由于没有家务牵挂，能够积极钻研操作技术。在技术革新中，百分之八十的妇女学会了双手采茶，过去每人每天八小时采茶三十斤，现在能采六十斤，最快的能采三百斤，如果以提高效率一倍计算，在两个月的实际采茶时间内，等于增加了十万个劳动日。这两项合计，一年内共增加三十六万个劳动日。

其次，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由于资金雄厚，有力量购买近代化的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在农业机械方面，茶叶揉捻机增加到五十六架，新买了电动马达三十七台，用电动操作来代替原来的手工操作，这样，原来四个人摇一部，现在一个人管四部；此外还增加了茶叶杀青机十一架、整形机二架。在运输工具方面，公社拿出五万八千多元钱，买了四辆汽车的机件，已经装配好一辆六轮载重卡车，其余三辆正在修配，钢丝车也增加到一百三十三辆，此外，山区的道路进一步修整，各个生产队之间基本上通了公路，运输基本实现了车子化。这些近代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增加，不仅成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效地降低了劳动强度，给公社节约了约三万个劳动日，而且展示了今后农村逐步实现机械化的灿烂前景，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干劲。

再次，由于公社經營范围广，生产项目多，可以根据每个劳动力的特長进行合理的分工。炒茶能手專炒茶，采茶能手專采茶，养猪有經驗的去畜牧場，土木匠和铁匠去机械厂，培育果木有經驗的組成果木生产專業队，等等，既搞好了生产，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做到了人尽其才。在农业生产特別繁忙的时候，公社还可以根据各队生产内容不同、劳动力忙闲不均等情况，统一安排劳动力，經常組織大协作，各生产队之間相互支援，如茶区采摘青茶大忙季节，其它生产队就有大批劳动力支援采制茶叶；稻区插秧和秋收季节，也有劳动力前去支援。

社員們說：公社給龙井茶叶带来了四季春，万年青。

畜牧业飞跃發展

西湖公社的几十个村庄中，散布着許多集体飼养的畜牧場，有公社办的，生产队办的，也有生产小队办的，猪牛羊成群結队，越来越多。現在，西湖公社生猪飼养量已經超过万头，平均每戶养猪五头多，全社五千多亩耕地平均每亩有猪一头多。一九五九年以來公社卖给国家五千头肥猪，头头都重在百斤以上。公社畜牧場还新养了两百多头奶牛、奶羊。家禽也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多。

西湖公社的养猪生产不仅在浙江省是一面紅旗，在全国也是一个突出的先进單位。他們已經超額地实现了一亩地一头猪、一人一头猪的要求。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參觀这里的畜牧場，学习养猪經驗。

玉皇山麓的南山生产队，又是全公社畜牧业的先进單位。这个生产队一百零八戶，目前平均每戶养猪十七头，而且培育了大量母猪，繁育猪仔供应全社飼养。我們到南山队訪問时，正值队里大兴土木，修建和扩建畜牧場，公社撥下了大批資金，建造了电气化、半机械化的畜牧場，这里的飼养員已經用飼料粉碎机、割草机等机械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了。这里的肉猪又肥又壮，母猪头头满怀。

学南山、赶南山、超南山的养猪竞赛，在西湖公社热烈开展起来了，南山的养猪經驗，首先在全社全面推广，养猪量天天增加。

西湖公社大量發展养猪生产，不仅支援了国家建設和城市人民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在龙井茶区，由于茶山茶园散布着畜牧場，一方面山上有水有飼料，便于养小猪；另一方面养猪場就是造肥場，猪肥可以随时施到茶园里，不需要再从十多里外挑肥壅茶了。这样，不仅减少过去飼料下山、肥料上山的运输劳动力，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全社由于猪肥增多，少購商品肥料，就节约了四万多元。茶园、稻田由于施肥量成倍增加，促进了产量迅速提高。

沙洲变良田 粮食翻一番

西湖公社在一九五九年种植的一千五百多亩水稻，不論是江边沙田，或者茶山脚的烂田，都空前大丰收，都是特大的跃进。小春粮食作物單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早稻产量增長百分之二十五，晚稻又超过早稻，比一九五八年增产三成以上。

在風景秀丽的錢塘江畔，鋪着一片片的稻田，这里有近一千亩水稻一九五九年的亩产量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我們来到了錢塘江心的珊瑚沙，这里是江中的一片綠沙洲，到处是在金黄色的稻田里忙碌着收获的人群，牛羊放牧在草地上，鴨鵝嬉游在池塘中，笑声、歌声弥漫着田野，誰会想到，这片美丽富饒的綠洲，也有过辛酸悲惨的历史呢？在解放前几十年中，这里是貧瘠荒涼的沙洲，洪水經常泛濫，干旱每年肆虐，水稻十年九不收，頂

多每亩也收不到百斤。解放以后，这个沙洲的貧瘠面貌就一天天起了变化，到一九五八年产量翻了几番，但是水患还没有根除，产量仍比其它稻田低得多。

公社化后，这个孤洲和西湖畔的广大社員連在一起了，公社投資两万六千元，調集了劳动力，出工一万多个劳动日，筑起了一条又高又寬的大堤，和一里外的江畔陆地連接起来了。在堤上建造了一座坚固的水閘，安装了一部电动抽水机，既能抗洪排澇，又能抗旱灌溉，江水被控制在閘外，馴服地流回大江了。沙洲上的八百多亩稻田从此揚眉吐气，一九五九年早稻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一下跳了三倍。社員們眼看着沙洲变良田，都有着无限的感慨，人們把保証丰收的長堤称为“幸福堤”，把水閘命名为“跃进閘”。

百果千花艳西湖

在环绕西湖的高山低山上，一片片果林，一排排香花，映得西湖万紫千紅，五彩繽紛。西湖公社成立以后，就根据既增加公社收入，又綠化、美化、香化西湖的方針，全面规划，大力发展果木和香料生产，公社投資四万多元，开辟了五百亩果园，培育了六十多万株各种树苗；同时种植各种香料作物二百多亩。

在西湖西南的翁家山一带，柑橘、栗子、雪梨、楊梅、水蜜桃、小胡桃……一年四季，交替結果，累累滿树，更多的幼苗正在茁壯生長。每当这些水果成熟的季节，社員們唱着愉快的歌曲，摘下碩大鮮紅或者橙黃的橘子、楊梅、雪梨、水蜜桃……滿筐滿籃地运送出去。

无数的花圃更是逗人喜爱，一万多株的桂花、玫瑰、留兰香、天竺香……竞相爭艳，千里飘香。我們前去訪問的时候，正是秋高气爽、桂花盛开的时节，千千万万游客来到了滿觉隴生产队的桂花厅，坐在桂花树下泡上一杯龙井茶，真是芳香扑鼻。这里長着的三千多株金桂、銀桂、結子桂，金花簇簇，枝叶茂旺，桂花除了供游客的欣賞外，加工精制后，是市場上暢銷的香料，一九五九年桂花收入就有几万元。

西湖今天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

西湖，在历史上曾被詩人們称为“天堂”，但是在漫长的旧社会的岁月里，对于西湖周圍的劳动农民來說，却不是什么“天堂”，同样是人間地獄。“辛辛苦苦种茶树，眼泪汪汪过生活；春茶叶落家中空，秋茶落鍋債滿身；树皮糠菜熬过冬，青黄不接难度春。”茶农們就这样終年劳累不得飽，那有心情去逛西湖？如今，西湖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每逢公社休假日，打扮起来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三三两两漫步湖畔，泛舟湖中，尽情欢乐。

公社根据經濟收入水平和社員的觉悟水平，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除了实行粮食供給制以外，工資部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一九五九年根据公社的分配預算，每戶社員平均純收入将达到六百元左右（不包括家庭副业的收入）。其中供給制部分占百分之三十，工資部分占百分之七十，平均每戶四百二十元左右。实行这个分配制度以后，約占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戶不再超支了，而其他社員也都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一九五九年一到八月份，社員在公社信用部的存款，由一九五八年的二万二千多元，增加到三万四千多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社員在市区的存款。

公社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有一百多个炊事員，替七千来个社員做飯，有一百四十五个保育員和教養員为一千多个母亲帶領一千三百十六个孩子，使他們能够安心地輕松愉快地和男人一样参加劳动。妇女参加劳动不仅使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提高了，而且也促使家庭更加和睦、更加幸福。

为了改善社員的居住条件，公社从集体福利基金中撥出八万元錢，在灵隱等五个队新建

了面积达五千多平方公尺的居民区。目前灵隐生产队已经有二百多户社员从破旧的茅舍中搬进了明亮、宽敞、水电俱全的新居。

在卫生事业方面，公社拨出二千八百元钱，办了一个医院，有两个医生和六个护士，平时流动到各队给社员看病，一般的疾病，不要再上杭州城里就可得到医疗。

在文化生活方面，公社化前，有六所社办小学，有学生九百七十四人，现在增加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人，适龄儿童全部入了学，还增添了一个初中班。现在全社有初中学生二百零八人，高中学生二十四人，大学生十七人。而解放前十五个大中学生中，除了两个是富裕中农的子弟外，其余都是地主和富农的子弟。对于世代不識字的茶农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此外，各个生产队都有有线广播、俱乐部、图书室，有的还有业余剧团和运动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西湖风景区，过去是统治阶级的天堂，现在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大花园。龙井生产队贫农社员戚帮彦就是千百个茶农的代表，他现年四十七岁，过去一家三口人，现在五口人，解放前有五分茶地，生活困难，向地主戚元浦借了十块钱，利上加利，几年以后，土地被地主占去，于是二十多年的长工生涯从此开始，做牛做马，不得温饱，吃的是六谷糊，十年不添一寸布；一顶破帐子换了十斤六谷粉，夏天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一件布棉袄从二十八岁那年穿起，破了补，补了穿，一直穿了二十九年；一条单布裤，穿了七年，破了一百多个洞，比棉的还厚，秤一秤有十二斤。解放后戚帮彦参加互助组、合作社，收入年年增加。公社化后，戚帮彦自己在食堂里当了炊事员，妻子在托儿所领孩子，弟弟在蔬菜组种菜，两个孩子入了学，一九五九年收入达一千元，几年来的陈债全部还清，还月月存款，一家五口，一身上下，春夏秋冬都添做了新衣服，最近两年共买三顶新帐子，两条新棉被，四双套鞋，和大量的日用工业品。过去晚上摸黑不点灯，现在点了两盏十五支光的电灯，一切都是那样的舒适。他说：“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公社，我那有这样的日子过？共产党的恩情我一生一世忘不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

錦上添紅花 粮桔比翼飞

——浙江黄岩澄江人民公社粮桔双丰收——

中共浙江温州地委工作组

浙江省黄岩县澄江人民公社，有一条直通东海的澄江貫穿其間，两岸是連綿数十里的桔林。这里盛产聞名的黄岩蜜橘，产量占全县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橘园的周圍有八万多亩水稻田，土肥水足。来过澄江的人，都热烈地称赞它的美丽和富饒。

但是，澄江这个地方，解放前粮食和橘子的产量很低。由于投机奸商压价收購，有的年头，橘价贱到不如番薯、白菜，甚至根本卖不出去，成堆烂掉。有些种橘的农民气愤得砍掉橘树。一首民謠說：“爷种橘树五年大，娘鋤橘地夜連夜，望得橘树青轉綠，卖掉橘树难还債。”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合作化以后的几年中，这里發生了显著的变化。公社化一年来，澄江的面貌更是煥然一新。

公社一年 面貌大变

公社化后的第一年，粮食作物就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的單位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成三，由于小春作物面积扩大，总产量增加一倍一。早稻产量創造了澄江历史上最高纪录，平均亩产六百一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近二成，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八成七。一九五九年柑桔也将获得史无前例的丰收，預計总产量将达到七十万担，比一九五八年的特大丰收还要增产一成六。

澄江公社發展多种經營的条件很好，平原、半山区、沿海各地，都有許多經營項目。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妇女，編麻帽，綉花边，产品大批远銷国外。草席、翻簧也是远近聞名的。由于公社在更大範圍內統一使用了资金和安排劳动力，許多过去无力开展的副业，現在也得到發展，并且能統籌兼顧和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种經營。靠近椒江的一千多亩咸性沙土田，适宜种植棉花，一九五九年全部种上了棉花。全社还統一规划發展楊梅、杏梅、枇杷、板栗、水蜜桃等果园。这里原来極少养蚕，現在集体飼养了七十張。中藥材的种植面积也由原来的十亩發展到二百亩。其他如絡麻增長九倍，蜂蜜增長二倍。全社多种經營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公社化前）增長百分之九十四点四。

畜牧业也得到迅速發展。集体飼养的毛猪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公社化前）增長二倍六，私养的毛猪增長九成一。家禽增加了三倍。

社办工业从无到有，現有农具修配、林产化工、磚瓦、花边等工厂九十九个，有工人六千多人，工业总产值达七百七十六万元。这些工厂已經开始向洋、向大的方向發展。如化工厂初办的时候，用竹管代替冷却器，用倒的办法代替油水分离器，現在都有了現代化設備。公社机械五金厂初办的时候只有一些老虎鉗、小榔头、錘和手搖鑽等，現在拥有車床四台、电动机七台、电动鑽二台、鼓風机六只、脚踏冲床五台等。办起工厂以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

自然资源。如拱东大队有大量的泥炭土，公社就在那里办了一个煤球厂；鸣下大队出产毛竹，公社就在那里办了一个较大的竹器厂。此外，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化工厂，利用桔叶炼芳香油，使废物变成宝。社办工业还直接支援了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公社的铁、竹、木、农具等九个工厂，共生产了竹籬、竹器、镰刀、稻剪三万多件，滚珠轴承六千多套，插秧机四百三十台，还有喷雾器、深耕犁、园滚耙等；修理了各式大小农具二万件，做到修理小农具不出队。

澄江公社全面地发展生产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人民公社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更多的优越性，高级社不能办到的事情，它也办到了。

柑桔小年变大年

黄岩蜜桔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向来是大年产量比较高，小年产量比较低；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看作是不可改变的“规律”了。过去不少种桔农民认为小年是“天”造成的，因此这里流行着一种“打山”的迷信活动，碰到小年，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就由两个人拿着桃树根，一个人边打桔树边叫道：“桔子你生不生？”另一个人应道：“生，生，生……”当然，就是把桔树打烂，人的喉咙喊破，也不会多生一个桔子出来。其实，造成大、小年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天，而在于小农经济时代各种条件的限制。过去个体种桔农民力量单薄，轮到小年不加培育管理，这就使小年更加歉收。碰到旱、涝、风、冻、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小农经济也往往无法抗拒。就是高级社的时候，消灭大、小年的差别也受各种条件限制。在一九五八年敲起大跃进的战鼓以后，社员们彻底批驳了“唯条件论”、“习惯论”，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一年虽然是小年，结果许多高级社的桔园产量反而超过大年，但是有一些高级社的柑桔产量仍有大、小年的差别。

人民公社为了彻底消灭大、小年的差别，推行了许多新技术与新措施。一九五九年公社组织了妇女治虫专业队，全面喷射了烈性农药“一扫光”，杀死了所有的害虫，破天荒地第一次免除了病虫害带来的损失。全社投放了八万多工，进行桔园水利建设，桔园开深沟，地块有围沟，片片有总沟，小沟连大沟，大沟通江河，做到霉雨时节，桔树不烂根、不黄叶，天旱少雨，桔树也不缺水。全社桔树一九五九年普遍施肥三次到四次，增施保花肥、保果肥，施肥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五九年修剪整枝工作也由过去一年一次增加到一年两次。全社还调整了六千多亩插花园，改造了五千五百多亩土薄、草多、水利条件差的落后桔园，等等。像一九五九年这样全面采用增产措施，在小农经济时代，人们是想也不敢想的，在高级社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办到，而人民公社，由于它具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才能进行这样巨大的工作。

劳动力大解放 粮桔比翼飞

澄江公社在消灭柑桔生产大、小年差别的同时，粮食生产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个公社是产桔区，水田面积少，有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只有三分多田，一般平均五、六分。因此，历年是个缺粮的地区。最近几年来，粮食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五八年全社有五十个生产队已经能够自给了；一九五九年有四十六个生产队，不仅不再缺粮，而且粮食已经自给有余了。如黄西生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田，一九五七年缺粮七万八千斤，一九五八年缺粮五万一千斤，但是一九五九年除了留足口粮和完成国家任务以外，还有五万多斤储备粮。一九五九年全社一千一百万斤的早稻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了一千二百二十五万斤。

一九五九年出现粮桔共同跃进的局面，在澄江公社来说，这个变化是有深刻意义的，它的

意义不下于消灭柑桔生产大、小年的差别。长期以来，桔粮生产就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桔粮生产互争劳动力上，特别是在农忙时期，矛盾更为突出。比如在春耕插秧的时候，桔园又要清园、施肥、松土；夏收夏种的时候，水稻生产很紧张，但是，又是柑桔除虫、施肥的时候，因此，往往顾了水稻就顾不了桔子；到了秋收冬种的时候，社员们说，那是“三面锣鼓一起敲”，收割晚稻、冬种工作、采摘桔子，都要同时进行。但是，历年的情况往往只能敲响二面锣鼓，一手收割晚稻，一手采摘桔子，冬种就腾不出手来了，因此，每年冬种要推迟十天到半个月。就是光抓晚稻和桔子，有时也会忙不过来，不是桔子迟摘了几天，就是晚稻在田里发芽了。七、八月间容易发生旱情，社员顾了水稻抗旱，就顾不了桔园的管理。这些一年四季都发生的劳动力的矛盾，过去长期解决不了。于是社员们便重桔轻粮，把劳动力多用到桔园里，粮食作物耕作粗放，结果桔子虽然增产，粮食产量却不高。要是重粮轻桔，就出现相反的情况。一九五一年匯江生产队的桔农分到了田地，迫切要求多吃粮食，当时桔子价格又不高，因此普遍产生重粮轻桔的现象，这一年水稻产值比前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而柑桔产值却比前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九五二年，柑桔价格高（一亩桔子能抵五亩水稻），因此，又普遍重视柑桔，忽视水稻，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柑桔产值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一，而水稻产值只增加百分之三十点九。合作化以后，强调了粮食生产和柑桔生产必须同时发展，但是由于劳动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柑桔生产和粮食生产始终无法同时发展。

公社化以后，对于柑桔和粮食生产的要求更高了。比如，一九五九年为了消灭柑桔生产的大、小年差别，推行许多新技术、新措施，必须投放大量的劳动力；一九五九年水稻生产要求更好更全面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也需要投放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多种经营、社办工业等各项生产也需要劳动力。照常理，桔粮生产互争劳动力的矛盾要更加突出，实际不然，桔粮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柑桔和粮食都取得了空前大丰收。很明显，如果没有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桔粮增产措施根本不能实现。

公社为什么能够解决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桔粮生产互争劳力的矛盾呢？

一、过去大多数妇女没有参加生产，男劳动力既要管水稻，又要管柑桔，自然要顾此失彼。公社化后，农村中普遍举办了集体福利事业，全社办了三百八十个食堂，一百二十二个幼儿园，三百四十个托儿所，使全社二万五千多个妇女从锅灶旁走出来，成为一支农业战线上的生力军。如一九五八年公社办起不久，男劳动力投入秋收冬种，全部妇女担负了采摘桔子的任务。一九五九年早稻插秧的时候，妇女负责清园、剪枝、车水、拔秧等。夏收夏种的时候，女的割稻，男的打稻，女的拔秧，男的插秧，有数千个妇女还学会了插秧。自从公社成立以来，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为公社增加了三百七十三万个劳动日。现在是男劳动力管水稻，妇女管柑桔。公社化以前，妇女完成的工作量只占全部农活的百分之十左右，公社化以后，妇女完成的工作量就占全部农活的百分之四十五。

二、公社化以后，全社劳动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统一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各生产队都按照男女整半劳力的特长，在各条战线上合理地分工分业，组成柑桔、多种经营、畜牧等专业队。儿童放牛，老年妇女看小孩，年纪大的男社员分管体力较轻、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如柑桔技术指导、看田水、烧灰肥等。同时公社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大大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全社劳动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左右，等于给公社增加了一半的劳动力。

三、由于公社人多力量大，资金雄厚，有力量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购置各种农业机械。全社共修水库、开河、开塘三百六十六处，增加灌溉面积四万三千多亩，估计一年

可以节省十九万多个劳动日。购买打稻机五百四十七部，插秧机三百九十五部，抽水机七十九台，共可节省二十九万个劳动日，也为农业机械化开辟了光辉的前景。

四、全社有一万二千亩插花田，六千亩插花桔园，近的三、四里，远至十多里，走路来回一趟要花几个小时，劳动力浪费很大，经过调整以后，约可节省十五万个劳动日。

上述四个方面，共可增加劳动日八百万个左右。以一个整劳动力全年做四百个劳动日计算，全社等于增加了二万个整劳动力。

桔粮争肥的矛盾解决了

保证一九五九年桔粮双丰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解决了桔粮争肥的矛盾。公社化以前，肥料不足，桔粮争肥矛盾很大。最近几年柑桔收入多，一般桔农总是把肥料先用到了桔园里，因之水稻缺肥现象更为严重。比如，春耕前桔子施“花前肥”，需要栏肥，早稻也要用栏肥作基肥，桔粮争栏肥的结果，满足了桔子的需要，水稻就顾不到了。一九五八年拱东大队就有二千五百多亩早稻没施肥，约占水稻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六、七月间桔子要施人粪，施化肥，这个时候晚稻也需要追肥，结果是“一碗饭两个人吃”，大家都吃不饱。柑桔采摘以后，要马上进行冬季施肥，这样冬种肥料就没有着落了。

公社化以后，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公社认真贯彻执行了桔粮畜并重的方针，大力发展畜牧业，增积猪栏肥。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都办了畜牧场。公养也带动了私养的大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全社年产猪栏肥约有二百二十五万担，平均每亩水稻田可以有二十八担。同时，公社化以后可以抽出更多的人组成积肥专业队，大积土杂肥，大搞土化肥。公社化以来，全社共积了各种土杂肥二千二百九十二万担，制造了土化肥四千二百担，加上公社化后资金雄厚，商品肥也大大增加。肥料多了，桔粮争肥的矛盾也就基本解决了，而且施肥水平比过去有很大提高。据调查，全社水稻施肥量增加一倍二左右，柑桔施肥量增加一半。

粮区由穷变富 桔区富上加富

粮桔生产和其他生产飞跃发展的结果，社员收入普遍增加，生活大大改善。这个公社多数是产桔区，桔子收入大，桔区经济富裕，因此产粮区的经济收入大大低于产桔区。在过去，产粮区的社员总认为，要想在经济收入方面赶上产桔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公社化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情况就起了根本变化，产粮区由穷变富了，有的生产队甚至赶上了桔区。产桔区则更加富裕了。究竟实际变化如何呢？我们从下面两个生产队的变化中，可以略见一般。

黄土岭生产队是个半山区，只种水稻，没有桔树。过去由于粮食产量不高，一九五七年还要国家供应粮食二万斤。一九五九年早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六，除了留足口粮以外，还卖给国家十二万二千斤，供给兄弟生产队粮食五千一百斤、洋芋一万六千八百斤。晚稻生产更好，预计将比早稻有更大增产。多种经济收入增加更大。一九五九年一到八月份，多种经营的收入达二万二千八百零一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三点六倍以上。这个队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总收入达到四万四千三百三十九元，接近一九五八年全年总收入的水平（一九五八年总收入四万五千一百八十九元）。目前，除了还清银行贷款等二千三百元、用于基本建设三千多元、借给兄弟生产队一千五百多元以外，每户社员全年平均收入可以赶上产桔区富队的水平。

另一个是产桔区的雁江生产队，过去就比较富裕，公社化以后变得更加富裕了。这个生产队，在保证桔子增产的同时，大抓粮食生产、畜牧业和多种经营，因此收入大大增加。一

九五九年与一九五八年相比，預計农业收入将增加一点二倍，柑桔收入将增加百分之零点五六，畜牧收入将增加五点七倍，副业收入将增加三点九倍，全年总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九左右。現在，这个队的社員家家有余粮，戶戶在銀行有存款，有十个农民兒女在大学讀書，四十五人在中学讀書，全部学齡兒童都进了小学。

随着社員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文教衛生事业也發展起来了。現在全社有小学一百十二所，学生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人，还有一所普通中学，五所农业中学。公社建立了文化館、广播站、电影放映队和四十个业余文工团（队）、五十二个俱乐部。此外，还建立了医疗保健網，公社有医院，大队設分院，生产队都有保健室。

澄江公社建立一年来的巨大变化，充分証明了人民公社有无比的优越性。它已經在人們的心里扎下了根，刀砍不破，棒打不散，正象社員們歌唱的那样：人民公社比太阳，幸福日子万万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

三喜临门 五业兴旺

——浙江慈溪五洞闢人民公社誕生一周年——

張秉海 陈家范 桂兰心

五洞闢，在浙江省慈溪县东部，离海只有五里路，原来是一个十分偏僻穷苦的村庄，三十年前，是一个荒凉的海滩。后来，吃尽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苦头的贫苦农民，陆续搬到这里，才建立了村庄。一九五二年春天，这里的十四户贫农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产量年年提高，收入不断增加，社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到一九五八年初，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二十八户的大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广大群众深深感到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迫切要求把社并大，使工农商学兵合成一体，以促进农林牧副业全面大发展。一九五八年九月，以原来的五洞闢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核心，和观城、鸣鹤两个区的一百二十七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现在全社有三万零八百零九户，十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二人，十七万多亩耕地（棉田近十一万亩，稻田六万多亩），八万亩山林，三万五千多亩内河水面积。因此，这里是以产棉为主的综合性的经济作物地区。

(一)

五洞闢人民公社建社一年，锦上添花，万事兴旺，百作丰收，全社在各个方面都呈现了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更大跃进的崭新面貌，展示出无限光明灿烂的锦绣前程。

一九五九年在农业生产上，首先是五万多亩的小春作物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大豆的單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产量最高的田，一亩产七百二十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九倍；大麦平均增产百分之六，绿肥增产一倍以上；特别是油菜，种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了七点七三倍，單位面积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六，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九点一五倍。

小春作物大丰收之后，早稻也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三万九千亩早稻，平均亩产五百六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五，比原訂的三包指标增产百分之二十。全社除了留足口粮和完成国家統購任务外，还有余粮，基本上做到了队队都有儲备粮。

春、夏两季的空前丰收，使社員对党和政府有說不尽的感谢，无限热爱人民公社，紛紛以卖余粮的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設。因而一九五九年卖余粮的速度比任何一年都快，十天中基本完成了全社統購任务。

最使人兴奋的还是棉花大丰收。一九五九年棉花生長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大面积的平

衡，根本消灭了历年来百分之三十面积三类苗。另一个特点是桃大蕾多，后期势盛。块块棉株高达三、五尺，最高的有七、八尺，枝粗档紧，棉桃犹似鸡蛋。根据初次收摘的结果，平均九四个棉桃有一斤籽棉，大大突破了历年来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棉桃才有一斤籽棉的常规。一九五九年全社十一万亩棉花每亩究竟能产多少？对于这个问题，社员心中早已有了底。他们说：“以最低限度计算，每亩七千株，每株七个成桃，一百四十个桃蒂为一斤，亩产可以达到三百五十斤。”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就已经超过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三。当然社员们的要求不仅这一些，更大的雄心是要求蕾蕾开花，花花成桃，桃桃成蒂，蒂蒂进仓，保证每亩实现四百五十斤，力争超过五百斤的指标。

此外，根据人民公社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在保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前提下，五洞闸人民公社充分发挥了“靠近近山有大潮，一片平原交通便”的优越条件，使多种经营象春天的百花一样处处盛开。社办工业、商业和运输业都有很大发展。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经营的各种杂粮、蔬菜生产也搞得很出色。

总之，五洞闸人民公社这一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正象社员们所说的：“办了人民公社，三喜（粮、棉、油）临门，百作丰收，五业兴旺，收入增加。”

(二)

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出现全面跃进的局面呢？用这里社员们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公社比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着更大的优越性，这个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新的社会组织，既能够发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巨大的优越性，又克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某种局限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规划，合理使用，可以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因此，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不能够办到的事情，现在人民公社都能够办到了。

土地连成片 好处讲不完

“土地连成片，生产顶方便。”这是人民公社化后，社员们最感到称心如意的一件大好事，也是全面发展生产的前提。而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能办到的。人民公社化以前，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相互交错，异常分散。象原来的五洞闸高级社（现在是岐山生产大队），就有一万多亩土地，分散在七千六百多个地方，方圆有四、五十里。社员下地干活，一天来回要跑二、三十里，多的四、五十里，每天有三分之一的生产时间浪费在跑“空头路”上。这种土地分散的状况，给社员的生产带来极大的不便，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因而不能合理和有效地发挥土地潜力，影响着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这个问题早在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就暴露出来了，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社员对调整土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当时的区、乡领导上也反复研究过，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是由于牵涉面广，问题复杂，许多问题一时难以处理，所以只好把这个问题作为悬案。

五洞闸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把这个久悬未决的矛盾圆满地解决了。公社党委根据高速度发展生产的要求，为了更合理、更有效地发挥土地潜力，统一规划了耕作区，逐步地调整了插花地，把分散零碎的小块土地并成了整齐平坦的大块田。从此，这里的农民不再吃土地分散的苦头了，土地也得到合理的利用，便于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据统计，人民公社化后，全社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插花地作了合理调整，这样每年光节省社员跑“空头路”的时间，就等于增加十四万个工日。过去由于土地分散，即使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也是无用武之

地。現在土地連成片，上述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在农业生产中，全社十四台拖拉机、四十七台抽水机显示出巨大威力，使大面积土地能够用机械耕种和灌溉，而且抽水机的效率也提高了百分之十以上。土地連片以后，更有利于改良土壤，便于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去全社有六千五百亩低产畝无法抗拒旱涝灾害，现在由于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经赶上高产田了。

人民公社力量大 耕作开始机械化

“人民公社力量大，耕作开始机械化。”这是建立人民公社一年来，社员们感到最兴奋的又一件大事。而这件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不能办到的。

五洞關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购买了大批近代化的农业机械；同时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规划了耕作区，为机械耕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以拖拉机为例，买一台要一万多元，不用说，这在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难以办到，就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难以办到。拿社员的话来说，过去是“连一只拖拉机的轮胎也买不起”；可是，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全社就买了十四台拖拉机，并且成立了公社拖拉机站。还有四十七台抽水机和各型犁、各型耙、棉花播种机、中耕机、人工降雨机等近代化的农业机械。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公社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现在全社已有三百五十七名拖拉机手（其中有九名是妇女）和一百零三名抽水机手。他们在一年前大都是未摸过机器边的普通农民，现在他们已经成为熟练的拖拉机手或抽水机手了。

目前，这里大面积的棉田和稻田不仅用机械翻耕，而且有许多农活，如播种、耙地、中耕除草、治虫、开沟、割草等，也机械化了。在稻区，随着土地連片和灌溉系统的调整，已基本实现了机械灌溉和自流灌溉化；在棉区，也在开始发展机械灌溉。这就逐步使农民从几千年来用手摇车抗旱排涝的笨重劳动中解放出来。据公社拖拉机站统计，一九五九年春、夏两季就节省人工一万一千七百零二个，牛力一千二百五十个。抽水机对于解放劳动力的作用也很大，群众称它是“救命机”。据公社抽水机站调查，灌溉六百亩田地，如果用人工以每天工作八小时计算，需要六十多个人工；而一台八匹马力的抽水机，只需开动八个小时，三个人看管就行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社员的劳动强度，保证完成各个时期的耕作任务，而且使农民看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伟大前景。

在这里，每当和社员们谈起耕作机械化好处的时候，他们兴奋而自豪地说：“耕田不用牛的好日子，现在开始看到了。这多亏办了人民公社啊！”

资源合理利用 五业大大兴旺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可以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促进“五业”——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这又是人民公社显示出来的威力。这件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样是不能办到的。

这个公社有平原、有山区、有水田、有旱地，还有大面积的湖滩和海滩，东北面更有一望无际的海洋，可作近海捕捞，这就为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但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前，由于受到劳动力、资金等条件的限制，这些资源有的没有利用起来，有的虽然利用了，也不够充分、合理，往往是抓了棉、粮生产，放松了多种经营，或者是搞了多种经营，又放松了棉、粮生产。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公社领导上在保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大搞多种经营，先后抽调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劳动力投入林、渔、牧、副业的生产，并根据各人的专长和地区特点成立了三百四十二个专业队，

使多种經營更有計劃地、更迅速地發展起来。

先說漁业,在人民公社化以前,大多是分散經營的,而且只重捕撈,有計劃的养殖很少。人民公社化以后,建立了漁业大队,除了从事近海、淡水捕撈以外,还有計劃地在杜湖、白洋湖和几条主要河道、大型水庫、池塘里發展淡水养殖,在大約八平方公里的水面上飼养了青魚、草魚、花鰱、白鰱等四大家魚,共計五十多万尾。由于捕撈和养殖并重,淡水魚的产量显著增加,在一九五九年春节就有十萬斤鮮魚供应外地,到年底还可再捕撈五十萬斤供应城市人民。同时,淡水养殖技术也有提高,漁业队已經学会人工孵魚苗的技术,孵出各种魚苗一百万尾,九月底即可放养;稻田养魚也已經試驗成功,为在一九六零年全面推广提供了經驗。在这个公社的东北面,有一条五十华里長、三华里闊的海岸綫,是七个生产大队的漁业区。大海真象宝庫一样,春天漁汛旺,夏秋虾蟹多,冬天拾蛤蜊,一年四季都有大量的新鮮水产上市。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添置了大型的漁船、漁網、漁具,有领导地組織出海捕撈,漁汛显得特別旺盛,每次出海都是滿載而归。据不完全统计,全社每天能产水产万斤以上,不仅使全社各个集鎮鮮貨滿街,而且还供应宁波、上海等城市。

再看林业,全社共有山林八万亩,主要分布在公社南部的明湖生产大队杜岙、洪家、解家三个生产队。在过去,这片山林地絕大部分是荒山,直到人民公社化前,被利用的仅有八千五百一十八点七九亩。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社員們就从加强現有山林的培育管理和有計劃地开垦荒山两个方面大力發展林业生产。过去因为劳动力不足,山林一般是不加工培育的;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了林业生产專業队,就改变了这种情况。公社对現有山林普遍进行了鋤草、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因而取得了春季毛笋、夏季水果的大丰收。特别是楊梅、水蜜桃增产更为显著。按原来規律,一九五九年楊梅是“小年”,頂多能收十萬斤,但事实却一反往常,“小年”变成“大年”,除了供应当地二千戶社員食用以外,还外銷七十萬斤。岐山生产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水蜜桃也是如此,全队七千五百株桃树,平均每株产桃百斤,总产量共达七十五萬斤以上,大大超过了往年。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季开垦了荒山五百亩,都种上了馬尾松、杉、櫟、香樟和油茶、楊梅、桃、梨、金橘、苹果、枇杷等树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零年春季,将再开垦两万亩,进一步發展林业生产。社員們对于未来描繪了一幅美好的圖画,他們說:“現在还是小意思,再过三、五年,栽下的树木、果林成了蔭,那时的山貨、水果就都要用成队的汽車运输了。”

这个地区过去的畜牧业基础較差,但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猪、羊、鷄、鴨、鵝、兔等家畜家禽都有显著增加。猪、羊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个公社的副业門路也很多,山区主要有林产加工(砍柴、燒炭)、采集藥材和土农藥,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农閑进行近海捕撈,平原地区可以种植蔬菜、打金絲草帽等。这些副业生产在人民公社化以后,都空前兴旺起来。

总之,公社建立一年来,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同时,漁业、畜牧、山林、水果、手工业等五大类的生产都有了巨大的發展。据不完全统计,四十七个多种經營項目的收入共达到二百六十多万元,占全社总产值的百分之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倍。

工农并举 大办工业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办工业象雨后春笋般地發展起来。

五洞關人民公社原来的工业基础比較薄弱,除观城、掌起、师桥、鳴鶴四个集鎮有一些加工厂和手工业社、組以外,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点。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公社根据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則,采取了领导分工、劳动分业的办法,开展

了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许多在过去受到资金、劳动力、资源等条件限制而不能兴办的工业，在人民公社化以后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全社已经拥有社办工业三十四各单位，职工三千零二十六人。这些工厂绝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象农药厂、铁工厂、木器农具厂、造船厂等；还有少数是为社员日常生活服务和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市场服务的。此外，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根据自己队的生产需要和资源条件办起了一批工业，如农具修配厂、加工厂、土化肥厂和各种作坊。

公社工业的大量兴办，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社东北面靠海，大量的海水资源可以制作化肥；但是需要用十万个工，把三百多亩沙滩平整为场地。过去不要说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无法办到这件事，就是一个乡的力量也难办到。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就有力量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迅速地建立了化肥厂。农药，无论在棉区、稻区，都是迫切需要的，当地也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可以利用；但是过去由于资金、人力、技术等困难不能解决，这些资源就没有得到利用。建立人民公社以后，白手起家，迅速办起了土农药厂。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大面积棉田发生了虫害，恰巧这时市场上又买不到农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土农药供应及时，杀虫效率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就制止了虫害蔓延，保证了棉花大丰收。一九五九年棉区做营养钵的时候，公社铁工厂突击了七天，赶制出“制钵器”，就保证了棉花生产的需要。其他为农业服务的工厂也是这样和农业拧成一股绳，农业生产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在农忙期间，竹、木、铁、五金等厂的职工，把新式农具送到田头，实地试验，进行技术指导，并在田头修理农具，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的积累、设备和技术力量也有了显著增加。据统计，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一百一十三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积累资金七万一千五百一十九元。社办工业的设备也有增加，象铁工厂购进了新的车床，木器厂买进了柴油机，实现了操作半机械化。此外，公社还从青年社员中选出了一百二十余人当学徒，采用派出学习、师傅带徒弟、学徒互教互学等办法培养技术人员，不到一年时间，大部分学徒就已经能独立操作了。

兴办集体福利事业 全面安排社员生活

人民公社化以后，普遍兴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受到了全体社员的热烈欢迎。据最近统计，全社有常年公共食堂二百四十一个，农忙公共食堂五十八个；托儿所三百零三个，受托孩子五千二百零八人；幼儿园四十四个，在园儿童九百七十人；敬老院一所，供养着一百八十九位老人。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大大发展，公社有十八所医院和十六所妇幼保健站和妇产院。各个生产队都有了理发室、缝纫组、俱乐部。有些生产队还开始改造现有的旧式房屋、草舍，有计划地和分期分批地建设新型的园林化的居民点。

集体福利事业的兴办，首先使全社三万多名妇女摆脱了繁琐的家务劳动，投入了农业和工业等生产。据统计，人民公社化以后，全社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从过去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以烧饭来讲，全社三万多户人家，按每户每天节约一个小时计算，一天就可以节约三万个工，等于节约三千个工，全年就有一百零八万个工可以投入生产。淹浦生产大队第八生产队女社员沈玉娣，有三个孩子，过去一天到晚忙于家务，很少下田劳动，人民公社化以后，队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了。因此心情舒畅，生产劲头很高。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她已经做了一千二百三十九个劳动工分，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被评为优秀社员。

談到公共食堂，人們更是熱烈贊揚。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以人定量、節約全部歸己等辦法，受到廣大社員的歡迎。他們說舉辦食堂有十大好處，例如飯菜新鮮，味道好，對身體也有利；可以樹立集體主義思想；出飯率高，節約糧食，節約柴草；節約勞動力，不再為買米、油、鹽、醬、醋跑路；婦女可以參加生產，增加收入；夫妻和睦，婆媳團結；可以搞好家庭衛生，便於消滅四害；單身漢不再愁着燒飯；外地來的人吃飯方便；對領導生產有利等等。

集體福利事業的興辦，也為孩子和老人帶來了幸福。那些天真活潑的孩子進入幼兒班、托兒所以後，受到了良好的教養，身心得到了更全面的發育、成長。那些無依無靠和身體殘廢的老人，進了敬老院以後，吃的、穿的、用的都由人民公社供給，還有專人侍奉，歡度着幸福的晚年。敬老院里有位老人叫潘東海，已經七十三歲了，在二十年前，他也曾經有過自己的家庭。可是，在舊社會里，勞動人民的家庭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反動統治者和自然災害接二連三地向他襲擊，終於摧毀了他的家，兒子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當兵，一去無音訊，老婆和女兒都在大荒年里活活餓死了。從此，只留下他孤苦伶仃的一個人，給地主當牛當馬、討飯。解放以後，他才結束了這種悲慘的命運，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照顧下，受到了“五保”待遇，人民公社成立以後，他就第一批進入了敬老院，過着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老人們對比自己在新、舊兩個社會的經歷，從心坎里感謝黨和毛主席，無限熱愛人民公社。

(三)

隨着生產的發展，社員的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根據公社黨委的統計，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點八，早稻預分配社員平均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全年總收入預計比一九五八年總收入增加百分之四十一點五，社員全年平均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公共積累也將比一九五八年大有增長。一九五九年——人民公社化第一年，社員的收入不僅普遍有了增加，而且增長的幅度很大。在農業生產合作社時，社員平均收入增長的幅度，一般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一九五九年卻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

社員們更為高興的是，在農業巨大豐收的基礎上，公社實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有百分之七十的生產隊實行了糧食供給制，使廣大農民得到了最可靠的社會保險。據岐山生產大隊的社員們座談，證明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是目前廣大社員群眾的迫切要求，他們興奮地說：實行了糧食供給制以後，出現了“八多”新氣象。這就是：社員勞動出勤多，優秀社員多，家庭和和睦幸福多，信用社存款多，貧雇農的子女上學多，添置農具、蓋新房的多，做新衣服的多，精打細算、勤儉持家的多。特別是那些貧苦農民更深深地感到糧食供給制給他們帶來了無限的溫暖。象貧農傅紀堂，全家七口，兩個兒子，四個女兒，大兒子才十五歲，妻子在托兒所當保育員，全家只有他一人參加田間勞動。不料，一九五八年夏天傅紀堂患了癱瘓病，一直不能起床，連吃飯也要別人送到咀里。象這樣的人家，如果在過去小農經濟時代，他們的生活就不堪設想，可是現在有了人民公社，實行了糧食供給制，不僅吃飽吃好，而且在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預分時，還分到二十元的現金作零用錢，全家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每當回憶起這一切，傅紀堂和他的妻子都非常感動地對人們說：“沒有共產黨領導，沒有人民公社，那有我們今天這樣的幸福生活！”

人民公社化以後，貧農的收入普遍增加了，富裕的農民的收入也有增加。據岐山生產大隊第一生產隊調查，無論土地改革前的上中農或是土地改革后的上中農，在人民公社大家庭里，實際收入都有了增加。這個生產隊的十戶富裕農民中，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預分配的收

入与一九五八年相比，增長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八的有三戶，增長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二的有四戶，增長百分之四十一到百分之七十四的有三戶；如果以一九五九年的全年收入預計数和一九五八年对比，收入增加的比例更为显著，增加較少的一戶也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增加較多的戶則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到百分之七十五，最高的兩戶增長百分之八十以上。

事实說明，人民公社化以后，富队不但沒有絲毫吃虧，而且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象岐山生产大队的最富裕的第一生产队，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三，預計全年收入将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穷队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在“立雄心，壮大志，穷队赶富队”的口号鼓舞下，生产象千里馬，一直向前飞奔，社員收入跟着直綫上升。岐山生产大队的穷队——第十四生产队，一九五九年小春作物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全年預計收入将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二。随着生产的發展和收入的增加，社員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他們不但吃飽穿暖，并且兴建了新型的园林化的居民点，到現在，已造起新瓦房四、五十間。社員們兴奋地說：“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才真正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挖掉了穷根。”

社員收入的增長，也在社会購買力方面反映出来。据一九五九年一月份到六月份的統計，五洞關人民公社各商业部門的营业总額达到四百六十二万零三百零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四。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向来农村銷售量較少的某些高档商品如呢料、絨綫衣、皮鞋、手表、时鐘、自行車等，現在銷售量也大大增加了。在提高社員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时，公社还建立了文化站、俱乐部、广播站、业余文工团、电影放映队，使社員們的文化生活也更丰富多采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普 通 · 一 社

——介紹浙江安吉青山人民公社——

中共浙江嘉兴地委工作組

从宁杭公路上的彭公車站，折向西行，走三十九公里，就到了白水灣。这里就是浙江安吉县青山人民公社的所在地。这个坐落在天目山脉北部的人民公社，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办社以来，沿着巩固和健全的发展道路向前迈进，得到了社員們的无限热爱，人們把人民公社看作是自己的生命綫。

水 到 渠 成

青山是个好地方，稻田肥又壮，山上多宝藏。全社有三十二万多亩山林，三万五千多亩耕地。全社二十五个生产队，都具备着发展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但是在过去，人們缺乏战胜自然的力量，因此肥田产量低，山富人不富。从一九五六年起，办了二年到三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虽然生产有所发展，收入逐渐增加，但是因为高级社的力量还不够大，那些丰富的物产资源还远沒有充分地利用起来，“一穷二白”的面貌仍然沒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跃进，人們要求尽快地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于是，生产建設的計劃一再修改，措施一再加碼，規模一再扩大，发展速度也就跟着大大加快了。例如双季稻的种植面积，一九五七年为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二亩，一九五八年就扩大到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四亩，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为着适应整个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支援国家建設，毛竹、木材等山林特产的采伐計劃也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許多新的矛盾。最突出的便是社小力薄，劳动力不足，不能适应大跃进的需要。例如原水口乡的五个农业社，是以生产水稻为主的，大跃进以后，稻田肥料增加，密植程度提高，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的用工量，就要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多。靠各社本身的力量，显然无法完成。同时，农业社同农村手工业社、供銷社、信用社、运输社各自分立的情况，也与大跃进形势不相适应。往往在农业社需要大批农具的时候，手工业社不能生产，供銷社不能供应。农业社的农、林业产品，也不能及时运出。

形势逼人。是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改变組織形式，以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呢？还是固守不前，原地踏步，拖住大跃进的后腿呢？这里的党組織和广大群众毅然地选择了不断革命的道路。还在春季积肥造肥运动和夏季搶收搶种运动中，就陆續突破了高级社的界限，开展了社与社、乡与乡之間的大协作。在搶收搶种期間，山区的三个乡支援平原的水口乡一千六百多个劳动力。搶收搶种結束以后，平原的水口乡又分别支援港口、山河、施善等山区乡砍伐毛竹、木材，为打开山区宝庫而战。从六月开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等組織如雨后春笋般地

办了起来，逐步解放了一大批妇女劳动力。七月份开始实行“五合一”，把农业、手工业、供销、信用和运输业等五种合作社合而为一，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密切配合。八月份，施善、水口、山河、港口等四个乡并为一个乡；同时有些小的农业社开始相互合并，变为较大的社。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以便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初步实践，已经证明采取这些措施，确实能对大跃进运动起巨大的作用。当毛主席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以后，青山地区的广大群众更加沸腾起来了。半年来人们所探索和追求的，正是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组织形式。

一年巨变

青山公社成立以后的第一桩大事，便是实现了工农业生产同时并举。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冬两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办钢铁，大办工业，抢收抢种，以及扩大基本建设的运动。除保证秋季抢收抢种运动和冬季采伐造林运动的胜利完成以外，公社曾抽出二千零三十八个劳动力上山挖煤开矿，炼铁炼钢。还有二千六百九十一人参加修水库，筑公路。全社共炼出生铁五十三吨，土钢三点六五吨。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锻炼出了一支有一千八百多人的亦工亦农的队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大发展。现在常年生产的工厂，有农具机械、建筑、土纸、副食品、竹器、缝纫等十一个，小型水电站四个。由生产队管理的小型季节性的石灰、砖瓦等厂和场，有四十七个。全社修筑了十三公里公路，浚通和新开五十九公里水道，对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巨大作用。

一九五九年春季以来，劳动力经过适当调整和重新安排，工业、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获得了全面发展。

工业：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八倍。

农业：一九五九年春季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九点二；早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七；油菜籽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林业：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公社成立起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止，木材采伐量比公社化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左右。

牧业：猪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牛增加百分之十，羊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鸡、鸭、鹅增加一点九倍。

副业：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点八。

渔业：一九五八年是空白，一九五九年新放养了四万六千二百条鱼。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在生产发展中，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提出，一个是商品性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青山公社提供的商品粮，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四。油菜籽的收购量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林业和副业产品的收购量增长百分之十二。猪的上市量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另一个是穷队由于得到公社经济的帮助和兄弟队的支援，生产发展很快，收入增加得特别显著。全社社员一九五九上半年的收入，平均每人为三十四点八七元，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二。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高级社时期的“超支户”，一九五九年经过两次预分，就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超支金额减少百分之三十八点五，预计再经过一九五九年的秋收分配，超支户就可能没有了。这就是说，人民公社在保证广大社员的共同富裕方面，又比高级社前进了一大步。

标志着社員生活水平的社会购买力，一九五九年有了很大提高。公社供銷部一年来生活資料的商品零售总额，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同时，社員的儲蓄額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点三八倍。

楼 上 楼

青山公社成立以后，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并且加以充分合理的組織和运用。这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的情况下，对保証生产建設的加速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公社普遍兴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組織，使五千六百六十个妇女劳动力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走上生产建設战綫，她們的人数占全社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是一支强大的生力軍。公社能够在七千七百三十九戶的范圍內統一調配和安排劳动力，使得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間，更好地开展协作和互相支援。公社在增强劳动队伍和統一合理地安排劳动力的基础上，組織了二百五十个专业队，直接保証了各項生产的全面发展。公社依靠集体的力量，发展和扩大了基本建設。公社有高級社所不可能有的公社一級所有制，例如公社的农具机械厂，一年来保証了各生产队修添农具的需要；公社运用公共积累从各方面支援較困难的穷队，帮助他們加速发展生产，光資金就支援过九万多元。

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各个生产队，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下，充分运用公社的优越性，克服各种不同的困难，努力发展生产。施善管理区的三个生产队，地处富饒的山区，以林业为主。每年可以出产毛竹九千五百帖，木材一千立方米左右，其它林付产品无数。但是因为山高路陡，交通不便，在过去，人們无法把这些“山宝”如数挖掘出来。公社化以后，修筑了从罗村到施善的长达二点五公里的公路，打通了从过路滩到刘家塘的长达十二公里的水道，山区的宝庫终于打开了。一年来运出毛竹八千五百帖，木材五百三十五立方米，木炭三千五百担，土紙七千多件。施善生产队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收入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加近一倍，已經超过一九五八年全年的总收入。罗村、西坑两个生产队的收入也分別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和百分之十点七。象这样的生产队，全社有十二个。

有七个生产队，地处平原，以农业为主。土地比較多，劳动力不足，合作社时期，往往不能适时耕种，因此产量不高。农业搞不过来，其他多种經濟也顾不上。有好几个穷队，如白水灣、刘家塘等。办公社后，由于充分利用和合理安排劳动力，得到了公社經濟的帮助和兄弟队的支援，不但搞好了农业，而且发展了多种經濟，收入直綫上升，开始改变了穷队的面貌。以刘家塘生产队为例，过去，这个生产队虽然土地多，但是收入不多。一九五八年生产收入平均每人五十六点五元，社員分得的收入平均每人二十六点九元。办公社后，有二百多个妇女参加了生产，搶收搶种期間又得到大溪等生产队的支援，因而做到了适时耕种和精耕細作，改造了落后田九百多亩。一九五九年的大麦、小麦总产量就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早稻总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五，油菜籽的总产量翻了一番。多种經濟方面，新举办了土紙碓、磚瓦窑、石灰窑和制蚕种、养蜂、集体养猪、养禽等。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这个队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六，社員分得的收入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点七。

还有六个生产队，农林业兼有，交通方便，本来比較富裕，办公社后，抽調一百二十多人組成林副业专业队，彻底解决了农业同林副业的矛盾，使农、林、牧、副各业同时并进。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收入就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三四，使这些富队更加富了。

社員的新生活

公社成立后，社員們在生产上表現生气勃勃，生活上感到很溫暖，因此人人心情舒暢，干劲足。

积极劳动，这是公社社員生活中头等重要的事，現在全公社基本上沒有偷懶的人。社員們把劳动看做乐事。

人民公社非常重視劳逸的安排。除了大忙季节外，在普通情况下，每天只做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农活。由于农时季节的限制，人民公社暂时还不可能象大工厂那样，有定期的休假日。但是每当一个农事活动告一段落的时候，都要放假半天、一天或两天，使社員得到充分的休息。

一天三餐飯，已經不用社員个人操心了。早上一起身，就可以跑进公共食堂，那里已經准备好必需的早餐。中午和晚上，社員們从田間劳动回来的时候，也不必再去背柴挑水作飯，公共食堂同样准备了又热又好的飯菜。单身汉吃冷飯的日子永远过去了。据統計，目前全社有二百二十二个公共食堂，經常在食堂用膳的达六千七百八十二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六。

公社社員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了。每当吃飯的时候，装置在公共食堂里的有线广播喇叭，就会傳出音乐，或国内外新聞。公社还自办了一个有线广播站，新装了一百十九只广播喇叭，加上以前原有的，現在共有二百八十九只广播喇叭，遍布全社各个角落。社員們每隔半个月，可以看到一次电影。每个管理区都有社員自己組織起来的业余剧团，每逢节日或休假日，演出自己編导的节目。在生产队和生产小队里，都有书报。

公社的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全社小学校从公社成立前的二十九所增加到三十九所，小学生从二千四百四十九人增加到四千一百八十一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学生从公社前的一百十五人增加到二百七十八人。每个管理区都有一个社办医院，有十六个生产队有保健站，小队里还有一百二十九个保健員。

全社有十六个幼儿园，入园儿童一千三百七十一人，約占全社学前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有一百十九个托儿所，收托二千一百七十九个婴儿。

公社有一个敬老院，十七位老人在那里欢度晚年。过去他們无亲无眷，現在公社就是他們最好的依靠，全社社員都是他們的亲眷。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因为他們不願意在敬老院坐享清福，要求多少能对公社作一点事。現在他們被生产队安排在养鸡、养鴨，或者撫养儿童。公社对他們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燒、保养、保葬。他們同样可以毫无忧虑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

光輝燦爛的一年

——記浙江吳興菱湖人民公社——

中共浙江嘉興地委工作組

水鄉的變化

浙江省吳興縣菱湖人民公社，是杭嘉湖平原地區一個美麗的水鄉。這裡，水田、旱地和水面的面積，幾乎是相等的。密如蛛網的河道、繁如星群的魚蕩和肥美豐腴的良田，掩映在碧綠的桑林之中。人們慣於自豪地稱道這裡是一個“金（即水稻）滿田，銀（即魚）滿蕩，珍珠（即蠶繭）掛在桑樹上”的魚米之鄉。

“魚米之鄉”，這是個多么漂亮的名稱啊！但是，解放前，這裡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魚米之鄉”呢？那個時候，百分之七十的田地和魚蕩掌握在地主、富農手里，貧苦農民不是長工，就是佃農。因為成本不足，土地只有“粗耕白種”（不施基肥）；許多河道、池塘年久失修，旱年見底，澇年泛濫；肥沃的良田，水土年年沖失，變成為“小旱年成大抗旱，小水年成大排澇，中水中旱無收成，大水大旱啃草根”的既怕澇、又怕旱的低產田。魚蕩放養尾數少，飼料不足，更無力防治魚病，魚病蔓延，魚蕩荒廢。糧食和魚蕩里魚的畝產量平均都只在二百斤左右。即使是這樣少的收穫，也要被地主掠奪去一半多。勞動人民辛苦一年，到頭來還是無米下鍋。許多農民長年累月地就靠起五更、摸半夜到地主、富農的魚蕩里撈死魚度日；一些窮苦的養魚人家，經常只能拿幾條魚到市場上賣掉，再用高價買點米，用草帽兜着拿回來。人們說：“過去的生活就象天上的飛鳥一樣，現尋現吃，吃了上頓愁下頓。”

解放後，勞動人民成了土地和魚蕩的主人，黨又及時地指明了互助合作發展生產的道路。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農民們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大興水利，疏浚河道，加固圩坎，填高田土，大大改善了灌溉條件，減輕了水澇干旱的威脅。在大興農田水利的同時，一萬多亩荒廢了的內蕩（養大魚的蕩）得到了整修，加高加固了蕩坎，挖深了蕩底，加強了魚病防治。在蠶桑生產方面，被日本鬼子砍掉的龍溪港兩岸二十多里長的桑園，很快得到了恢復，七零八落的“癩痢頭”桑園，逐步補充了新苗。農、漁和蠶桑等生產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復與發展。到一九五七年為止，魚的總產量達到五萬四千九百三十九担，比一九五五年高級合作化前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三點一。糧食生產雖遇到水災，每畝平均產量仍達到四百一十五斤，比高級合作化前遭受水災的一九五四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二十七。桑園每畝產葉七百多斤，比解放初期增長百分之四十左右。在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上，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顯示了它巨大的優越性。

前進道路上的新問題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雖好，但是，它的範圍和力量都還比較小。一九五七年冬天，大躍

进的号角吹响以后，人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把家乡迅速地建成为魚多粮足真正的魚米之乡。但是，在挖潜力、搞规划的时候，人們发现，要更快地进一步发展粮食和漁业生产，有許多矛盾是高級社所不能彻底解决的。

当时的下昂乡跃进农业社在规划粮食生产时，首先就遇到一个插花田問題。全社一千七百亩田，分成了一百多个圩头，这許多圩头里，有外社的田，也有外乡的田。最大的高田圩，有九十七亩水田，其中有四十多亩为这个社的七个小队所有，其他属于云巢乡的两个社。过去，遇到旱涝年景，通知各社各小队架水車就要三、四天。要解决这些插花田的增产問題，首先就必须調整插花田。他們多方协商，但因社与社之間领导不統一、利害关系不同、田的土质和灌溉条件也不同，費很大力量也解决不了。

解放前千百年的封建割据和小农經濟，給所有的社都遗留下同样的插花田問題：田、地、蕩弄得象老和尚的“百衲衣”，在这个地区，这种插花田就有九千多亩，插花蕩六千多亩，管理十分不便，不少插花田“粗耕白收”，插花蕩“稀养白收”，产量很低。

在大兴水利方面，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原来的东林、錦山、泉溪等三个乡，在百丈港周圍有低产圩六千多亩，三年两头不是旱就是涝。由于田地分別属于各个农业社，不能統一灌溉、排涝，一般年份，用于灌溉和排水的劳动力，就要多花一、两万个工，而且产量也提不高。一九五五年，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生产，曾派了技术人員和干部在百丈港勘测，計劃将百丈港筑断，作为蓄水池，再在周圍的圩头里大开渠道，在港口放一台强大的抽水机，統一解决旱涝問題。經過一个多月的測量研究，制訂了詳尽的施工計劃，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因两个农业社积极性虽高，可是經濟条件差，人工、費用負担不起；一个社經濟条件虽好，可是他們的田土較高，又有机器灌溉，旱、涝的影响不很大，对于打壩并圩开渠道要求不迫切；其他一些农业社田地少，抱无所谓的态度。思想始終沒有統一，施工計劃就擱了下来。更多的社，在为插花田里不能开渠道，不能統一灌溉而发愁。当时，这些农业社共有一千一百匹馬力抽水机，但由于田地分散和互相插花，不能統一开渠道，从而使抽水机无法充分利用。

在漁业生产方面，最重要的是魚病問題。解放前，这里魚病的发生和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完全沒有魚病的魚蕩是找不到的。魚病严重的年代和地区，死亡率往往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甚至一尾不剩。解放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漁业生产的领导，采取了許多措施，研究和傳授防治魚病的技术經驗，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高級社时期，有許多措施还不能貫徹。

“隔冬放养”，是預防魚病和加速魚的生长发育的重要方法，因为魚类在冬天最呆笨，皮肤收縮，在捕撈、运输和放养时，可以避免魚体受伤，病菌不易侵入。但由于领导不統一，不可能統一調配魚种。因此每年仍旧要拖到清明前后才放养完毕。有些社資金不足，劳动力緊張，清蕩消毒也不彻底。在高級社时期，因为劳动力不够，沒有漁业专业队，不可能抽出专人搞飼料，主要靠向外购买。經濟情况較富裕的社可以买得多一些，魚儿吃得飽、长得快，也可以养得密一些；經濟情况較困难的社，商品飼料买得少，魚蕩放养的尾数也很少。一九五八年春天放养时，較富裕的勤劳社和东方紅社每亩平均放养达一千尾以上；較困难的下昂社、保国社，每亩只放养二百尾左右。

这个地区还有四万多亩外蕩，可以利用养魚的达二万五千多亩。但是，外蕩的范围大，公社化以前都是几个农业社甚至几个乡所共有，个别的农业社和乡，無論是劳动力、資金都有限，根本无力利用。一九五七年以前，全部外蕩都是荒廢的。这些大好的外蕩，如果全部利用起来，以每亩产魚一千斤計算，每年就可以收捕二千五百万斤，社員至少可以增加收入六

百二十五萬元。一九五七年冬天，人們在考慮生產規劃的時候，普遍注意了這個問題，許多合作社都聯合了一些鄰近社，發展外蕩養魚事業。一九五八年開天辟地第一次利用了一萬二千畝外蕩養魚。但是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外蕩養魚搞得並不好。例如當時的下昂鄉，七個社聯合起來在後庄澆養魚。在進行籌備工作時，就遇到了很大困難，抽調勞動力時，誰也不願意多抽。基建和生產費用，只有兩個社拿出了五千多元，其他社拿不出現金，只好投些魚種及其他實物。投現金的社有意見，主張分紅時按現金分，投實物的社不同意。結果，在一千畝澆里放養了二十一萬尾，每畝平均只有二百多尾，“白養白收”不投飼料，到年底，這個澆里一共才收捕了六百四十担魚，每畝平均產量不到六十五斤。

在前進道路上遇到的這些新問題，使群眾已經愈來愈感到不改變組織形式，就不能更快地更大規模地發展生產。

初升太陽 光芒万丈

這些前進道路上的新問題，只有辦規模更大、人力更多，物力更加雄厚的人民公社，才能够解決。

一九五八年九月份，建立了人民公社。人們的願望實現了。人民公社成立一年來，就顯示了它比高級社更大得多的優越性。各項生產得到了迅速發展。過去產量很低的漁蕩，迅速地走向了大面積的高產。全社八千八百九十畝內澆，一九五九年平均畝產可達千斤以上，將比一九五八年平均畝產量增長百分之四十五點六；預計全社一九五九年內澆、外澆合計總產量可達十三萬三千多担，將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五十八點三。這樣，為國家市場提供的商品魚，也將由一九五八年的五萬四千多担增加到八萬三千多担。一九五九年國慶前夕，全社就為市場提供了一萬九千担鮮魚，為一九五八年同期的五倍。糧食生產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公社化以前，全年糧食總產量為三千七百八十七萬多斤，每一農村人口平均留糧六百零五點九斤，公社化以後，全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五千一百二十九萬多斤，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五點四四，農村人口每人平均留糧增加到八百零四點六斤，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全社余糧數由公社化前的七百六十九萬斤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三萬斤，增長百分之三十三。原來九個缺糧生產隊中，已經有四個變成了余糧隊。蠶桑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每畝產葉量達到三千斤以上。公社化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還新建了四十八個工廠，其中有農具修配廠、機械製造修配廠和各項農產品加工廠等。他們還用各種舊、廢料，蓋起了擁有七十多間房的蠶種場，一九五九年可制種七萬多張。

解放前這個有名無實的“魚米之鄉”，經過解放後十年的發展，特別是公社化一年來的大發展，一躍而成為真正的魚米之鄉了。

公社一建立，全社就迅速地組織起三百零四個托兒所，一百五十六個幼兒班，由一千多名保母和教養員代替了五千多個婦女，教養九千多個兒童；全社還辦起了三百八十三個食堂。這就把大批的婦女勞動力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了出來。在一九五八年秋收冬種的緊張季節里，每天投入生產的婦女達一萬五千多人，其中有一千七百多人很快成為各種生產上的能手。廣大社員以旺盛的情緒和沖天的干劲歡慶人民公社的建立。在抽調五千四百人支援大辦鋼鐵和一千六百人上山燒煤的情況下，完成了比一九五七年繁重得多的秋收冬種任務。例如溪東管理區，一九五八年抽調了五百五十個整勞動力去支援鋼鐵和其他工業生產，留下的社員以沖天干劲，比一九五七年提早十天完成了秋收冬種任務，冬種面積還比一九五七年擴大了百分之六十。

勞動潛力得到了發揮，公社領導機關行政人員減少了，公社黨委根據地區特點，實行了

領導分工、勞動力分業，建立了漁業生產技術指導站，組織了八十九個養魚專業隊，有勞動力二千二百三十二個（其中婦女一百九十六人），從而解決了多少年來解決不了的“農漁爭勞動力”的矛盾，保證了農、漁業增產各項措施的全面貫徹。

公社黨委抓緊各種和養魚的季節，首先統一調整了隊與隊（過去的社與社）之間的插花蕩、插花田。全社共調整了插花田八千九百畝，插花蕩三千畝，還和其他公社及鄰縣調整了一部分，大大地便利了經營管理。過去荒廢的插花內蕩，全部養了魚；“粗耕白收”的低產田和“稀放白養”的低產蕩，也都變成為“精耕細作”的高產田和“競養勤飼”的高產蕩了。

插花問題解決以後，不僅便利了經營管理，還創造了大搞基本建設的良好條件。整個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就開辟了大批渠道，并圩二十九處，修壩八十四條，使許多低產田免除了旱澇威脅。人們盼望多年的全社最大的百丈港水利工程，也在公社的支援下（公社從公積金中抽了三千元資金支援），由東華和錦泉兩個管理區施工了。這樣，不僅六千多畝田地可以保證豐收，而且每年還可以節約大批勞動力從事其他生產。

修壩并圩開渠道以後，抽水機的威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為了徹底消滅旱澇災害，公社又統一新添置了抽水機五台，共一百四十四匹馬力，實現了灌溉機械化。一九五九年是個大旱年，這裡卻沒有用過舊木車水。老人們眉開眼笑地說：“象這種大旱年，不用木車，又不旱一畝田，真是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事！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辦到。”

公社撥出了大批資金支援無力購買藥械的“窮隊”，使全社的魚蕩都徹底進行了“清蕩消毒”。為了保證實現“隔冬放養”，以預防“桑剪瘟”和其他魚病，公社臨時組織了有二千五百多個勞動力參加的專業隊突擊放養，並且在全社範圍內統一調配了魚種。全社共從比較富裕的生產隊調出了七十多萬尾魚種支援了“窮隊”，保證全社都作到了“隔冬放養”，比一九五八年放養時間提早了兩三個月。公社化一年，魚病就被消滅了。

勞動力大解放，勞動效率普遍提高和公社範圍的擴大，使大面積地擴大外蕩養魚有了可能。一九五九年以管理區為單位在外蕩養了二萬畝，比一九五八年利用面積擴大了百分之六十六。在範圍更大、管理區無力經營的地方，由公社直接經營。公社統一從各生產隊抽調了一百三十個勞動力，投資三十六萬九千多元，在後庄漾大蕩投放了四百一十九萬多尾小魚，平均每畝養四千多尾，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十餘倍；同時改變了“白養白收”，投放了大批飼料，總產量可達一萬五千担，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二十多倍。這樣大的規模、這樣高的產量和這樣高的增產幅度，是任何一個高級農業社和一個鄉所不能辦到的。一九五九年建國十周年前夕，第一次捕撈就捕了四百多担，幾乎等於一九五八年全年的總產量。

專業隊組成以後，經常有大批勞動力採集養魚飼料，社里添置了四隻小輪船遠到太湖去撈水草，每隻小輪船每次可以撈回水草三萬五千多斤。一九五八年，全社用於購買魚飼料的資金達七十四萬五千多元，每畝魚蕩平均九十三元多。現在，青飼料大大增加，就減少了商品飼料，許多隊還自搞螺絲，達到自給，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社員收入。

人民公社在漁業生產上，由於實行了專業化，進一步發揮了勞動人民的偉大智慧和創造性，試驗成功了花鰱魚的人工產卵孵化。

資產階級的淡水魚“專家”曾經斷言：在人工創造的條件下，要使花鰱、白鰱產卵，是絕對不可能的。過去，菱湖公社養殖花鰱、白鰱都是依靠從長江流域買進天然魚苗，不僅運費大，勞動力花得多，而且，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使生產大大地發展了，各地需要的魚苗數量愈來愈多，天然魚苗愈來愈滿足不了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養魚的“土專家”和漁業技術人員相結合，發揮了敢想敢作的高尚風格，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份，繼廣東南海第一次試驗

花鱸的人工产卵孵化以后，再次試驗成功了花鱸的人工产卵孵化，效果比南海好，为养魚业揭开了新的一頁。

美好的生活 冲天的干劲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社員的生活水平步步高升。就拿一个过去較穷的队——先鋒生产队为例。一九五八年夏收預分时，实际分給社員的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元（其中包括劳动报酬一万零八百一十六元，桑叶折价报酬五千九百四十九元）；一九五九年夏收后，社員們分得了二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元（其中劳动报酬一万四千八百零四元，桑叶报酬五千九百五十九元，粮食供給七千三百八十四元，菜金一千一百零七元），光劳动报酬就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每户平均增加收入三十二点五元。

社員收入增加了，购买力也随着提高。一九五九年商品零售額比一九五八年增长近一倍。和平生产队滿山圩小队三十八戶人家，一九五九年夏收預分以后，就新买了五十多頂蚊帳；先鋒队一九五九年春一次从上海就买回套鞋三百多双。人民群众增产不忘节约，他們踊跃地把余錢存入銀行，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公社化前，全社存款数为八万零十五元；公社化以后，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份为止，已經增加到二十万零六百零九元（其中个人存款九万六千九百四十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倍以上），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除了加强和充实了原有的二十一所医疗机构以外，还新办了一所。現在，每个管理区都有了保健站，生产队都有自己不脫产的保健員（共八十名），脫产的医务人員比一九五八年的一百七十九人增加了三十四人。一九五九年蛔虫、蛔虫、絲虫等三种病已經基本消灭了。

全社中、小学已达到八十七所，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七所，学生九千八百零四名，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工、农子弟入学人数愈来愈多，一九五九年在九千八百零四名学生中，就有八千名工农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一·六，而一九四九年在二千零三十三名学生中，工农子弟只有二百四十四人，仅占百分之十二。还有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九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了身。

社員們“飲水思源”，更加坚定了“听毛主席的話，走共产党的路”的坚定信念，生产劲头更加高涨。东华管理区一九五九年八月份突击两天三夜，积肥十五万担，平均每户积肥九十多担；夏收夏种的时候，东明生产队的社員們每天都是起早摸夜，早上干部敲鑼下田时，社員們早已在田里了，六天就完成了夏收夏种任务，而一九五八年却花了二十三天，外地还支援了一百多个工。

各种公共福利事业經過整頓、合并和提高，办得更好了。現在全社有食堂六百九十七个，托儿所有一百七十一个，幼儿班一百九十七个。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劳动更加积极和安心了。保国生产队的二百二十五个妇女劳动力，解放前无人下过田，解放以后，参加生产的逐年增加，九五七年平均每人出工数为二十一个工，公社化以后，提高到一百五十个工以上。她們的經濟、政治地位提高了，家庭也更加和睦、富裕和幸福。

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

看吧！还要向前轉的

——記陝西安康嵐皋人民公社成立一周年——

張光等六人調查

換了人間

嵐皋人民公社的大好名聲流傳巴山。無論誰去看看，都會承認名不虛傳。高山上下的小梯田一層接着一層。傾瀉而下的河水推動着水電站的渦輪發出巨響。糧食加工廠的鋼磨、水磨日夜隆隆地旋轉。農具廠、肥皂廠的煙囪冒着青煙。汽車、馬車、架子車盤旋往來，滿載山貨的船隻順嵐河飛奔而下。

公社集市——陝西省安康縣的嵐皋鎮，逢集的時候，土特產和日用百貨堆滿了每一家店鋪。運輸站特別忙碌，堆起來的桐油、生漆、栓皮、棕皮……剛剛運走，另一堆又象山頭一樣地壘了起來。一天到晚車水馬龍。文化館不斷播送出悅耳的歌曲，有時公社業餘劇團還在街頭演出人們喜愛的漢劇。入夜，電燈光一片輝煌，新修的电影院經常坐滿了觀眾。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令人多么嚮往。這一切都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帶來的，難怪人們說：“互助合作不愁吃和穿，人民公社送咱上青天。”

這個公社在大巴山的北麓，居民大都住在嵐河峽谷兩岸，從西安去公社，坐火車、汽車走四天才能到達。一路山越走越大，溝越進越深。到了公社境內，天小地窄，但是山清水秀，別有一番景致。解放前，這裡的農民種的大部分是“挂牌地”（象牌子一樣掛在山上的陡坡地）和“雷公田”（靠天下雨插秧的稻田），收成不好。一年到頭連包谷稀飯也是三天兩頭吃不飽；大部分人穿的是用棕樹皮做的衣裳，上百人站在一起，就象一片“棕樹林”；二斗糧換不到一斤鹽，害腫脖子病的人就有一半。貪官污吏和地主的盤剝已經很可怕了，還要加上“山大王”的搶劫。一句話，暴政、盜匪、窮困、疾病、愚昧象惡魔一樣侵襲和殘害着每一個窮苦的人。貧農出身的女勞動模範張啓蓮說：“閉着眼睛一想起過去，就會發一身冷汗。”

解放後，打倒了惡勢力。一九五一年開始成立互助組，一九五四年參加的戶數達到百分之七十一。一九五五年成立了九十六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的戶數達到百分之八十六。一九五七年成立了五十四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的戶數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九。在這六、七年中，隨着互助合作運動的不斷發展，農業生產和人民生計起了很大變化。水田增加了五百畝。糧食畝產量由解放初期的四、五十斤提高到一百五十六斤。在十五、六歲的小孩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有腫脖子病的了。家家戶戶人財兩旺。

向 前 轉

這裡的群眾把合作化不斷向高級程度發展叫“向前轉”。一九五七年底群眾就議論開了，

“看吧，还要向前轉的。”

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的号角到处吹响了，“向前轉”的呼声也象風暴一样响了起来。

这年三月的一个晚上，蓮花农业社召开社員大会，討論生产跃进計划，社長邓輝元提出粮食产量翻一番，使这个生产蔬菜的社，不但粮食自足，还要有余。一提起这，社員就說要大修水利。但是本社能修的水利差不多都修尽了。要修就得修大的，就得和外社合起来干。社員异口同声地要求“合社”。

女劳动模范張啓蓮就是这个社的。她当时对一位原来办初級社不大积极的社員說：“你是‘老牛筋’，先前扯都扯不动，这会你可願意合社吧！”那社員說：“我的思想現在可不‘拉系’（落后）了。”还有一位王天和老汉，思想守旧，有人叫他“王老固”，这次他怕人說他不积极，向大家說：“合社我可沒意見，組織起来这几年，別的不說，年年能多打粮食，我就沒說的。”張啓蓮又說：“合到一起还要多打粮食，这不說，将来咱們这里还要有电灯，通汽車……”。王老汉一听又不信了，开口就說：“咱們这摸上摸下的地方，还能来那些个，要是来了，我叫你看着我喝干嵐河的水。”这一說逗得大家都笑了，他却正經地說：“真的变成那样，我就相信了。”

蓮花社和西窰社、寨子社在一条山梁上，寨子社在高山，西窰社在半山，蓮花社在山底。寨子社的后沟有一条水，如果引下来就可以澆三个社的地，还能增加水田一千多亩。合作化以后大家也想干，因为工程太大，加上都忙着修本社的小水利，沒有干起来。这回大家說：“机会可来了。”蓮花社社員一致要求派干部和寨子社、西窰社联系“合社”。誰知蓮花社的干部一碰上西窰社的干部，他們倒先开腔了：“咱們合社吧！”“这还有什么說的？”这两个社的干部又去找寨子社的干部，大家坐在一起說：“妙極了，都是一个心思。”三个社的干部一商量，决定合到一起修水利，对生产也作了初步规划。在寨子社發展經濟林木，西窰社主要抓粮食生产，蓮花社多搞蔬菜和其他副业，三个社的資金也准备統一使用。这样每年收入就可以比过去提高一倍。但是因为要向上級請示，有几天“合社”沒动静，一些社員不耐烦地說：“請示个啥，子？毛主席一准贊成。”

就在这时，平溪河上下的十二个社也醞釀着“合社”。他們計划合作修一条能澆三千亩地的水渠。新春、前家、紙亞三个社，为了修磚瓦厂和水磨，也串联着合社。紙亞社有一个过去私人經營过的旧磚瓦厂，也有燒瓦匠，想办起来。但是他們住在山下，燒柴远，缺劳动力，想和山上的新春社、前家社合办，串連了以后，大家都同意。可是有些社員想得还大，主張和周圍的三个社的磚瓦厂都合并起来，他們說：“合起来力量更大，也省得各厂之間發生矛盾。”这个想法大家都同意，但是要合这么大，誰也觉得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

其实这时县、乡领导机关也正在研究着合社問題。当蓮花社提出合社以后，县、乡领导机关就馬上派干部去帮助他們合社，热情地支持，并且說：“你們又走到我們前边了。”同时县领导机关决定，凡是群众要求合社的地方，条件成熟的，就批准合。这时方圆五十四个高級社就都合了起来，随即成立了二十一个联社。“西窰联社”、“新华联社”……連續出現了。

这些联社一成立起来，一、两个月就修了四百多亩水田。但是，要修一些工程大的水渠，联社的力量还显得小，缺少錢买釘子、火藥，也缺少劳动力和技术人員。例如由蓮花社和西窰社、寨子社合起来的“西窰联社”，他們要修的那条渠，土石方就有两万八千多立方米，工程費一下也拿不出来，工程进度不快。八月間，毛主席說：“还是人民公社好”，这个消息一傳开来，整个山谷四面都响起回声，社員們說：“看，怎么着？毛主席和咱們想的一个样吧，他想得比咱們想得还周到。联社力量还是小，还得合大，今年不合明年也得合，迟不如早，越

早越好。”九月三日，在全体社員的欢呼声中，这里的二十一个联社合并成立了嵐泉人民公社。

“轉公社了，这下人多势众，事情更好办了。”到处都是这样的議論。过去这里是五十四个高級社，一个社平均七十几戶，有些小社才二十几戶，就是成立了联社也不过一百多戶。現在全社四千零九十二戶，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五万二千多亩土地，方圓一百二十多平方公里。社員說：“誰能想到咱們有这么大的一個家，这么多的人扭成一股勁，还怕什么千难万难？”

一年頂过几千年

公社一成立，就在大兴水利上显出了无比的威力。解放前多少年，这里只修了两千五百亩水田，占不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合作化以后修了五百亩，使水田增加到三千亩。但是一九五八年一年就修了三千七百零四亩，使水田猛增到六千七百零四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二点八。这里把能插秧的田叫“水田”，把能澆上水不能插秧的叫“水澆田”，这一年他們还修了二百四十七条小水渠，五十九个水塘，使一万九千八百零四亩旱地变成了“水澆田”，这又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水田和水澆田共达到了二万六千五百零八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向水利化大大前进了一步。社員們說：“公社一年頂得上过去几千年。”

修水田工程中，有六十三里長的三条大渠，要穿山过沟，土石方工程十多万立方米。按联社的計劃，这些工程大約需要两年才能完成。但是公社两次各集中了五千多劳动力，用了一个多月的時間就基本上修成了。在修四季河这条高出地面一百二十多米的大渠的时候，社員們干劲冲天，白天滿山是人，晚上遍地是灯，有些老汉也悄悄鑽到工地来了。有个叫陈武明的老汉，因为年岁太大，大家請他回去，他却說：“干这样大的好事不叫我干，还不叫我来看看？”許多社員不但学会了打眼放炮，还創造了“單人冲眼法”，节省了劳动力。社員王新建在火藥里掺上头髮、猪毛、牛糞，使炸力大了一倍。土專家們創造出了土火車、土起重机和打夯机等等，可以节省劳动力一半。

原来的蓮花社，一九五八年遭了水灾，把近百亩水田冲的石头都露出来了，要叫蓮花社的七十多个劳动力修好这些田，至少也得三年工夫。可是公社一次就抽了两千名劳动力，搶修搶补，不到三天就完工了，而且一九五九年麦子平均亩产四百斤，玉米平均亩产九百斤。社員都說：“象这样的事只有公社能办，高級社和联社那里有这样大的力量？”

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使这个山沟的面貌發生了很大变化，这里过去有一个諺語：“收了和坪，餓死茅坪；收了茅坪，餓死和坪。”茅坪是低山地区，和坪是高山地区，雨水好了高山有收成，低山就要遭水灾；雨水不好，低山可以收一些，高山就要遭旱灾。現在許多高山修了梯田，一来不怕干旱，二来又进行了植树造林，保持了水土，因此高山不怕旱，低山也不怕澆了，年年都可以保丰收。过去这里每年都發生用水糾紛，合作化以后，几个社为了用水有时还鬧紛爭。鄢溪的一条水渠，几个社为了平分水，專門修了“平分閘”。現在大家是一个社了，又有了大水渠，从前的那些使人不舒暢的事情，現在就变成了笑話。有了水，就有了丰收。特别是能够“麦稻两收”，在水田收了稻再种麦，加上公社認真貫徹了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粮食的單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大大提高。一九五六年，这个大丰收年全社粮食的总产量是八百多万斤，一九五八年就达到九百七十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尽管减少了一些播种面积，而产量却达到一千零九万斤，其中四千五百八十亩小麦亩产达到三百一十八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亩产量提高四倍多；五千二百二十六亩稻子亩产达到了五百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的亩产量还提高了百分之十一。

社会主义太阳照进了山

水利的發展和农业的丰收，促进了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嵐泉公社的集市上，现在到处机器响。有县和公社合办的一座水电站、一座农具厂，公社自己又办了小农具厂、肥皂厂、粮食加工厂等。一九五九年年初引四季河水的大渠工程完成了，这个山上水渠除了浇地以外，它的落差又被利用起来，建立了水电站。当人们欢度一九五九年新年的时候，万家灯火齐明。夏收时，水电站周围的生产队都架起电灯打场，又利用这条水渠的水建立了有四个钢磨、三个土磨的粮食加工厂，供应着社里一千多户吃面粉。现在水电站的电力正被用来开动工厂的机器。公社农具厂一年来已经生产了大小农具、車輛、晒席、背籠等四万三千多件，修理了铁木农具和車輛一万多件，制造和仿制插秧机、条播机、圆耙、深耕犁、脱粒机等四百多件；今年又附設了造船場，三个月来造新船七只，修理旧船三只。

这个厂創造的适合山地的圆盘滚耙，比旧耙提高工效五倍；試制了竹帘式送土机，只要十四个人操作，就能顶六十个人干活。公社一成立，就把紙亞等地的四个磚瓦厂合并起来，厂址設在交通方便燒柴方便的东兴生产队，现在生产能力比过去四个厂的还大。

由于国家疏通了嵐河航道，新修了安（康）嵐（泉）公路，使这个山区公社有了现代化的交通，給公社带来了大搞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有利条件。这里过去全靠肩挑背負，现在社里建立了一支水陆运输队，有十一只船，两輛大車，載运量二十七吨半，运输一次就可以节省五百五十个劳动日。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八月共运出漆、棕、茶和木板等山貨特产三千零三十八吨；运进布、盐、肥料、百貨五百一十八吨。共节省了七万多个劳动日。公社还修了架子車路一百二十多里，造小車子六百多輛，东兴、四坪、蓮花等生产队基本上实现了田间車子运输化。

結合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公社大力发展多种經營。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春天組織了大兵团突击植树，新植用材林一千七百五十亩，經濟林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七亩。现在全社共有用材林四千九百五十一亩，經濟林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六亩，平均每户有一亩多用材林、三亩多經濟林。經濟林多是桐树、漆树、杜仲树、花椒，三、五年就能有收入。公社建立了二百三十个养猪場，有二千三百一十四头猪，許多队开始养魚、养鴨、养蜂、种菜、种甘蔗……。人们看到了这种百业俱兴、一片兴旺的景象，都说：“社会主义的太阳照进了山。”“王老固”如今再不說“喝干嵐河水”的事了，只說：“真想不到，沒見到的事情都見到了。”

还要向前轉的

嵐泉人民公社成立才一年，但是，它已經使这个深山地区發生了巨大变化。全公社的社員，每人有了两套新衣，每户有了几床新被褥，生了病有医院治，經常还有戏和电影看。群众的購買力成倍地增長。如布匹，一九五七年只銷售了七万三千一百尺，一九五九年到八月底就銷售了十万零四千三百二十九尺；一九五七年日用百貨銷售量总值是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六元，一九五九年的八个月就达到了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九元。在旧社会，联坪生产队的七十戶居民，就有二十四戶吃不起盐，衣不蔽体，现在这二十四戶不但都有了新衣新被褥，几乎每家都有了热水瓶和搪瓷用具。六口山的高山頂上，孤老头譚有才得了重病，生产队便立即从山下請医生去診治，生产队长还給譚老汉送了油、肉等食品，老汉感动得流了泪，說“公社是救命恩人”。过去妇女要是上山做活，不得不用繩子把孩子捆在背上，有的把孩子象小牛一样拴在家里，往往被燒伤、跌伤。一九五八年九月以后，公社各生产队先后成立了五个

較大的幼兒園和托兒所。小孩進了幼兒園和托兒所以後，一個個都長得白白胖胖的，也變得聰明了，父母很高興。社里還辦了五個簡易產院，新華生產隊的產院從一九五八年九月成立以來，先後接待了二十多個產婦，母子都很安全。

解放初期，這裡只有兩處小學，學生只有二百餘人，到一九五八年學生增加到兩千多人，但還是滿足不了需要。社里的一所中學也不能滿足需要，縣上在社里又辦了一所農業中學，設有農業、會計、醫藥等課程。現在第一期學生已經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

也許這些變化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看來，還不算很大，但是對於深山地區的人來說，就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可是，這裡的人並不因此就滿足了，他們還要“向前轉”，用他們的話說：“過了銀橋走金橋，人民公社真正好，從此鋪下通天道，朝着共產主義跑。”

嵐皋人民公社的社員知道，公社的成立為發展各項生產創造了更好的條件，今后的任務是鞏固公社、發展公社，大力發展生產。按照規劃，全社水田要再擴大一倍，一九六零年每人平均達到千斤糧，經濟林木翻兩番。今後再興建面粉廠、榨油廠、車輛廠、造船廠、造紙廠和桐油、茶葉等加工廠，延長社內的公路和航路，圍繞嵐皋鎮建立新的居民點，使這裡遠山一片森林，近山一片果園，居住樓上樓下，來往乘車坐船，家家電燈照明，處處鳥語花香，把這個山區變成人間天堂。

嵐皋公社的社員們正邁着巨大的步伐向大自然開戰，要象星球一樣，一日千里、萬里地向前提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沙漠中的革命

——陕西榆林牛家梁人民公社是怎样战胜沙漠的——

杜鹏程等六人調查

沙漠地区人民群众的經驗証明，憑着人民公社的威力，沙漠不仅可以防治，而且可以很快征服。

古長城外的陕西省榆林县牛家梁人民公社，位于我国著名的毛烏素大沙漠南部。这个公社共有十三个生产队，二千一百四十一戶，一万一千零八十六人，其中有五千四百七十八个劳动力。現有耕地四万零六百一十亩，內有稻田和水澆田一万零八百二十一亩。

現在，这个公社的土地上，树木成林，水渠縱橫，稻田相連，草地上放牧着羊群，新近出現在沙漠中的葡萄串似的大小湖泊里，飼养着大量的魚苗。社員們唱道：“牛羊滿灘跑，沙海把魚养，塞上小江南，八月稻谷香。”

但是，过去多少年来，这一带的村庄都被沙漠包圍着，荒蕪而又悲惨！为了創造幸福的生活，劳动人民进行了長期而頑强的斗争。牛家梁公社的群众說，这一場斗争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逃、防、攻”。这种說法非常中肯。

逃 跑

历代的反动剝削階級，对沙漠的为害，不仅不防治反而使沙漠灾禍日益扩大。“榆林府志記載”：陕北長城沿綫的風沙区，过去本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草原。清康熙三十五年（一七一七年）在官府主持下，焚燒草原，砍伐森林，乱开荒地，到光緒年間，已将森林大部分破坏，年复一年，这一带就出現了流沙，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沙漠随着大風象狂濤巨浪似地滾滾而来，剝削者不仅不防治，反而抱头鼠竄。他們自己逃跑，把整个城市也搬着跑。榆林城在沙漠的威逼下，曾經南迁三次。至于沙漠地区劳动人民的死活，統治階級不只不管，还对他們进行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

过去，劳动人民被統治階級和沙漠夹攻，在飢餓死亡的边沿上苦苦掙扎。“風动滿咀沙，打得眼难睜，行人迷方向，鳥兽沒处藏，富人家中坐，穷人地里忙，光种不收粮，挨餓逃四方！”这就是广大人民憤怒的控訴。

原牛家梁乡的总面积为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七十五亩，沙漠就占了一百零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亩，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八。每遇大風，黃沙四起，遮天盖地，不知道淹沒了多少农田、牧地、村庄和城鎮。这个乡的白泥界地区，一九二零年前后曾有三百七十多亩良田，到一九四九年就被風沙压得剩下十七亩了。由于沙漠作怪，气候也变化无常，風沙、干旱、冰雹、雨涝等自然灾害，經常威胁着农作物的生長。一般的風力是五級到七級，最大的風力可以达到九級。一場大風过后，种籽、禾苗、肥料，不是被吹走，就是被沙掩埋；往往要

下种两三次才能捉住苗；一亩地的产量，一般的是二、三十斤，有的还不到十斤。那时光，沙漠成为不可抗拒的灾祸。不晓得有多少人被迫流浪异乡，别谋生路；不晓得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卖儿卖女。海流滩生产大队的群众说，在旧社会这里的人是“只种不指吃”，种上田地之后，就到伊克昭盟地区去揽工，家里的土地让妇女和孩子们去照料，能收一点算一点，收不到也就算了。这个生产大队一百二十八户人家，除了地主、富农，每一家都有人逃过荒。遇到荒年，逃不动的老年人，就更悲惨。薛家庙滩，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叫馮四，他在十冬腊月的夜里，将沙子烧热当毡铺，盖上柴草当被子；种了点沙地，打不下粮食，最后活活饿死。死后，乡亲们用柳条缠着尸体，埋葬了他。如今，农民们讲起这些往事来，还伤心落泪！

防 御

榆林地区的人民在一九四九年获得解放之后，便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向沙漠宣战。但是，个体农民要和大自然作战，毕竟力量单薄；只是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造林、种草等治沙工作，才一年接着一年地发展起来了。治沙是人们面对自然界的全面作战。面对着漠漠黄沙，人们特别感到集体力量的重要，感到生产关系需要不断的变革和发展。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渐适应这种需要的过程，就是治沙规模越来越大的过程，就是人们信心和力量越来越强的过程。以植树固沙为例，原牛家梁乡一九五零年植树四百七十亩，一九五三年（互助组时期）为七千二百七十一亩，一九五四年（初级社时期）为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亩，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期）为三万八千七百二十一亩。

牛家梁地区从互助组到高级社这个期间，治沙工作虽然进了一步，但是，对沙漠作战还是处于防御阶段。更确切一点说，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是“小防”，在高级社时期是“大防”。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人们只是在田边栽“护田林”，在渠岸栽“护岸林”，在路边栽“护路林”，在村庄周围栽“护村林”。高级社时期，便可以在沙漠边沿上营造规模较大的“防沙林带”，兴修较大的渠道，由“小防”走向“大防”。

合作化时期，这个地区的群众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在沙漠边沿上修了一条三十多里长的黑海则渠道。对当地群众来说，修成这条渠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一则，把五千亩荒沙变成良田；二则，每年得到灌溉的田地还能增产粮食六十万斤。

这条渠，有过一页辛酸的历史。一九二二年农民刘岐等五十人，挖了一条四里多长的渠道，因为没有经验，引水浇不上地，又加上地主从中阻挠，只好半途而废。一九二九年，陕北遭了大旱灾，地主李五想修渠引水，牟取大利，结果失败了。地主受的损失，要群众按每亩地出十块银洋来负担。为这事，有的农民坐班房，有的倾家荡产。解放后，群众要求修渠，但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没有力量办。合作化以后，“三十年的愿望”实现了。修渠的农民，对黑海则渠道失败的痛苦记忆犹新，可是现在还是这些人，竟然第一次在沙漠边沿上修了一条大渠，这使他们认识了合作化的力量，认识了自己的力量，鼓起了向沙漠斗争的勇气，同时取得了沙地修渠的经验，培养了許多“土专家”。这一切都是非常宝贵的。如果说，它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在一九五八年和公社化前后，它便成为燎原大火。

即使如此，那时候修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浇地，而不是为了征服沙漠。同时，兴修这样大规模的渠道，已经强烈地显出农业合作社力不胜任。三十里长的渠道就修了三年多，修好之后，四个受益的农业合作社又为了维护这条渠而发生了矛盾。维护渠道，需要相当多的劳动力和材料，受益少的社出的少，受益多的社又出不起，最后还是由国家投资，才维持了这个渠。

进 攻

大跃进以来，在合作化时期提高了治沙能力和信心的劳动人民，为了更快地摆脱贫困，就需要用空前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大搞造林，大搞水利，根本改变沙漠地区的面貌，结束向沙漠斗争中的“防御”阶段。于是，他们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向沙漠发动了全面进攻。这时候，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和彻底改变自然面貌这种战略任务之间的矛盾，便非常尖锐了。比如，公社化前夕，原牛家梁乡的各个高级社，有的想造林没有地方，有的有地方造林而没有劳动力，于是为造林越出社界，而发生纠纷，为种草治沙、联合修渠出劳动力和材料的多少等等问题，经常吵吵嚷嚷。这一切矛盾自然妨碍人们向沙漠的进攻。

一九五八年初，大跃进的号召春雷似地震动了祖国各个角落，原牛家梁乡的人民群众，以前无古人的独创精神，决定从红花梁起水，通过大沙漠到达海流滩，修一条四十里长的大渠道。由十二个高级社抽出五百个社员参加修渠。根据多受益多出劳动力的原则，受益多的社——海流滩高级社，极需用水，但是出不起那么多的劳动力，农民们非常焦急。而海流滩下边的几个高级社，因为地缺，很需要用水拉沙开田（注一），他们也有劳动力，但这个社不是受益区，有劲使不上。毛乌素大沙漠还在向前推进，它不管你什么社的界限。从这个地区整个治沙任务和人民利益说，渠是非修不可。但是为了出劳动力问题整天闹纠纷，至于材料、劳动组织、统一规划和统一指挥方面，问题就更多。这时候，农民们深感种种矛盾妨碍修渠工程的进展。只是凭着协作精神与旺盛的斗志，群众才终于把渠修到了海流滩。有了水，海流滩的群众就欢天喜地地种上了稻子。附近地区的农民看到沙漠中水流滚滚，冲出大片沙地，造成许多鱼池，于是大伙儿的眼光便越出社界、乡界，很希望把这一带的黄沙和大小河流都变成财富。人们纷纷要求延长渠道，扩大兴修计划，使百余里沙区的高级社都能受益。为了实现这种要求，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突破原有的生产关系，把十二个高级社合并为两个大社。“一穷二白”逼着人勇往直前，发展生产的强烈需要象潮水一样冲来，撞也撞不住。这时候群众只知道“并大社”，还不知道“人民公社”的名称，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听到毛主席讲“还是人民公社好”，欢呼声立即响彻沙漠上空。敲锣打鼓要求成立公社的人，把当地党政机关拥挤的水泄不通；要求成立公社的请求书雪片似地飞来。党积极支持了广大群众的热切要求，于是，人民公社就应运而生了。

光芒万丈的人民公社一经成立，高级社时期存在的许多矛盾便迎刃而解，向沙漠作战的形势立刻为之大变。广大人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奔走相告：“有了人民公社，才真正是腰粗气壮了。”

公社社员们已经不满足于多弄点水地，多开些沙田，他们高举人民公社的大旗，喊出了“征服毛乌素大沙漠”的口号。他们决定把榆东渠先延长一百里，连同已修的四十里，共修一百四十里，把渠道引入沙漠腹地。整个公社修这一条大渠，就可以统一规划，统一指挥，集中而有效地组织各个生产大队的人力和物力。从而就显出这样的差别来：由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开始修榆东渠，到牛家梁公社成立前夕，将近七个月，四百人修了四十里；而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不仅动员了本公社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有六个兄弟公社组织了一千四百名社员，前来助战，两个月时间，便修了一百里渠道和两个大水库。

那正是天寒地冻、风沙漫天的季节，农民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日夜，轮流大战沙漠。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篝火相连。四月初，修渠英雄们碰到了一段二里长的冰冻胶泥地，它象一个坚硬的“铁门槛”，死死地把住渠水的进口处。“地冻似铁，人心似钢！”数百名雄兵努力向前，一把镢头三个人，一张铁锹两个人，轮流大战。他们使出了平生气力，一镢头下去一个

白点子，八把鍬头掏坏了，四把洋鎬折断了，三十几件家具卷刃了，最后终于把三尺厚的冰盖揭开了。然而冰盖下，又是那湿漉漉的胶泥团、石灰蛋、蘆草根，这些东西并不比冻土好对付，大家索性脱掉鞋袜，跳进冰冷的烂泥坑里继续干，整整苦战了两天两夜，方才攻下了“铁门槛”！四月十四日，渠水刚刚前进十多里，一座五丈多高、四十丈宽的大沙丘挡住了去路。沙丘下面有三十多家人的一个村庄，引水攻沙还得保住村庄安全。战斗开始后，每人拿一捆树枝，人靠着人在村子上边的水渠两岸筑起了“人堤”。许多火堆，把沙漠照得通红。经过四晝夜奋战，在沙丘中心，冲开了十多丈宽的大渠。在大沙漠中修渠，常常是人一边挖，流沙一边埋。埋掉，挖开，又埋掉，又挖开，有时在一个地点挖十多天还搞不出一眼井。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人民，他们在现场进行了研究，从实际斗争中找到了“边开渠边引水”和“用水开渠”的窍门，终于将水引进大沙漠的腹地（注二）。

经过千辛万苦，经过日日夜夜的奋战，榆东渠，象长龙一样弯弯曲曲地盘伏着，水驯服地流进了大沙漠。几十里以外的群众听到渠成水来的时候，欢喜若狂。有的老大爷在害病，急于看水，叫人把他背到渠旁。劳动创造了奇迹，沙漠里修成了运河，通过浩瀚的大沙漠，长达一百四十里的大渠道的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成了。农民们说：“工人农民坐天下，天大的困难也不怕。”这项巨大的工程是人民公社的力量和群众智慧的产物，国家只投资二十五万元。（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没有介绍和榆东渠同时动工，提早完成的百余里的榆西渠和沙漠中的其他巨大的水利工程。）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修的这条“沙漠运河”，一共只用了十个月，而合作化时期在沙漠边沿修建的黑海则渠，仅三十里，却整整修了三年多。公社化前后，兴修水利当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明显对照，有力地表明了人民公社的威力无穷。

沙漠中的革命

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们说：“兴修榆东渠——沙漠运河，在沙漠中燃起了一场革命。”

以往治沙，主要是“植治”，即植树种草，绿化沙漠，固定沙丘。合作化时期，原牛家梁乡海流滩的群众，创造了“风治”（以风治沙）的办法，即利用风力和植树种草结合起来，削平沙丘。但是在榆林地区，光靠这些办法还不能迅速而彻底地征服沙漠。在和沙漠作战中，人们最感困难的是：大沙漠腹地过去寸草不生，解放后的几年当中也曾进去植树种草，但因沙地过分干旱，成活率很小。如果能把水引到沙漠腹地，对制服沙漠就有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在这里，自古以来，谁也不敢这样想。现在呢，不要多少投资，很快地在沙漠中开出“运河”，把水引进大沙漠，这是治沙工作中的根本性的大变化。原来只是“植治”、“风治”，现在又有了“水治”；原来只是防治沙漠，现在变成了防治和利用相结合；原来万恶的沙漠是人民群众的无穷祸害，现在沙漠变成人们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理想的基地了。

榆东渠的水进入沙漠以来，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沙漠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渠道周围的沙漠里，出现了近千个池塘，象葡萄串一样，一个接一个，直伸到远方。一个个沙丘象孤岛似的被圈困在池塘的中心。有的沙丘已经完全瘫痪，没落在湖里了。一向和沙子狼狈为奸的风，在有水的地方也不再逞凶了，不论刮什么风，都是沙丘倒霉，原来几丈高的沙丘，现在只剩下半了，或者快和周围的沙漠拉平了。过去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也长起了各种绿草和自生林。大沙漠里有了水，便可以大量养鱼（已有二十多个池塘，养鱼四十多万尾，将来可以达到一千万尾）。鱼鹰、黄雁在湖泊上空飞翔，天鹅也到这里来栖居了。

沙漠怕水，人们现在更懂得这个规律了。人们充分利用榆东渠的水在广阔的沙漠中“引

水拉沙”（注三），开辟田地。公社化以前，原牛家梁乡的群众虽然也曾“引水拉沙”，但因缺乏水，只能小规模地进行。现在有了沙漠运河和许多大渠道，有了一个又一个池塘和大水庫，这就能大规模地把沙漠变成良田。一九五九年春，牛家梁公社已经用“引水拉沙”的办法，把三千三百亩沙漠变为平坦的田地。现在正值秋季，这个公社又展开大规模的变沙漠为良田的工作。九月初，当我们到这个社海流滩生产大队调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引水拉沙”的动人情景。百多个农民把渠水引到沙漠中，从容地指挥着大水，把一个一个象小山一样的沙丘转眼之间就拉平了，从九月初开工到十月初，已经拉出近千亩地，到上冻前即可拉出一万余亩水地；一九六零年还可以再开四万亩。三年之后，牛家梁公社要在这一带的沙漠中拉出十三万亩水地。那时候，这一带起伏的沙漠，便会变成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沙漠变成的田地，头一年种上庄稼，就长得很好，三年左右便会变成极为肥沃的土壤。牛家梁公社所属的榆泊澗过去是一片流沙。公社化以后，用榆东渠的水“引水拉沙”，把四百多亩流沙变了良田。这里谷子、糜子长了半人多高，有一片八亩的玉米丰产田，长得非常好，平均每亩打三百二十斤，最好的一亩打八百二十斤。另外还有大片大片的菜蔬和瓜类，看了使人十分兴奋。土地给劳动者带来多么丰厚的报酬啊！

在兴修榆东渠的过程中，广大群众更加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更多的远近闻名的“土专家”。人们不仅更加自信，而且又有了一套经验，于是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二十多天——十月十五日，牛家梁公社协同另一个公社的社员们，又动手干第二件轰动沙漠地区的大事——兴建白河水庫。

轰动沙区的大事

白河水庫的兴修，是榆东渠战斗的扩大，是榆东渠经验的发挥，也是人民公社威力的又一次表现。

白河水庫位于榆林城西北一百一十里处。白河是榆溪河的主要支流之一。这条河“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常常泛滥，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一九五四年九月初，正当庄稼成熟的季节，白河发了洪水，淹没了庄稼二万一千多亩，其中有九千多亩土地变成了河道，其他的土地变成了沙梁；还冲毁了二百五十间房子。而且这股洪水投入榆溪河之后，使榆溪河两岸的百余里地区全部受害，水一直冲进榆林城关。当时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仅粮食一项损失就有五百万斤。白河一带受灾群众，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一直由国家供应粮食，一九五五年春就供应粮食四十多万斤。

一九五四年洪水过后，群众纷纷要求修筑水壩，挡住白河的水，进行蓄洪灌溉。榆林县曾派人实地勘察，因为工程浩大，技术和资金力量不足，未能修建。一九五八年五月县人民代表会上，排子灣等四个高级社的代表又要求修水壩或水庫。当时，一则，其他五个高级社因为水庫与切身利益无关，不主张修；二则，派人勘察后认为，这个水庫很大，做这样大的水庫，需要大量水泥、柴草、劳动力、工具、帐篷和灶具，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大量投资又从哪里来呢？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沙底子上筑拦水的大壩，行不行呢？即使行，从设计到施工，至少需要几年。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于是修水庫的事就搁了下来。

公社化以后，思想解放了，力量也大了，特别是榆东渠“以沙筑壩”的经验证明，水渗积后的沙壩比夯过的土壩还结实。这个革命的技术措施，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的顾虑。接着，人民公社统一指挥，统一筹划，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大批劳动力上来了。群众同心协力，情绪异常高涨，在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他们带上工具、灶具到了工地。没有帐篷，便用柳条在沙漠里搭起了很多草棚。开始施工了，但施工现场窄狭，摆不下许多人，群众一商量，实行

白天一班夜里一班，白天黑夜連軸轉。在狂風吼叫、滴水成冰的日子里，群众有时借着月亮的光亮，有时点燃起篝火，奋勇劳动。要在壩下边做“反滤層”，需要四百方石头。当地沒有石头，誰也想不出法子，可是“土專家”和群众一商量，把沙子刨开，挖出沙炭（注四），說：“这能代替石头。”果然，沙炭作“反滤層”很好。这样，八百人做了六十多天，大堤壩就做起来了。

修这个水庫，投資之少，速度之快，群众情緒之高，都是空前的。这个壩底寬九十米多，頂寬八米，高十一点五米，頂長四百六十米，異常雄偉。現在已蓄水四千多万立方。这样大的水利工程，主要是依靠公社的力量修筑的，国家只帮助了三万多元。这座水庫修成后，不仅保證了下游二万一千亩良田免受灾害，还能利用所蓄之水灌溉十五万亩农田和沙地。同时可以發電、养魚、养鴨，供給群众使用和食用。沙道修成后，男女老幼欢騰若狂，把水庫称为“聚宝盆”，說这是“人民公社的又一个功劳”。一九五九年，这一带的大洪水比一九五四年那次还大，但水庫把洪水全部拦住了。如果一九五九年沒有这个水庫，白河一带、榆林城以北地区，至少有一万五千亩庄稼被毁灭，連榆林城也可能受害。一九五九年在空前未有的洪水之下，白河一带群众的收入还增加一半。群众莫不同声欢庆。

这个胜利，带来經驗，更带来信心，从而牛家梁公社的許多水庫将要开工兴修了。

誰怕誰，依靠誰

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艰巨的思想斗争过程。

在和沙漠作战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总是圍繞着这样两个問題：第一，沙漠怕人呢，还是人怕沙漠？第二，要战胜沙漠必須依靠誰？

解放初期，当党把征服沙漠这一历史任务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时候，抱怀疑态度的人很不少。有些人認為，多少年来，流沙象洪水猛兽一样吞沒农田、牧地、村庄、城鎮，人們无可奈何；今天，又哪里能够征服沙漠呢？这些人把自然界加于人們的灾难，看成是不可抗拒的，甘心作自然的奴隶。

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渴望着摆脱沙漠的威胁，但是，第一，当时还没有互助合作的組織，个体的小生产者，在大自然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另外，在以往的生活里，群众有不少惨痛的記憶，有很多失败的記錄，以致使不少人对征服沙漠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有人說：“这样一眼望不尽的明沙梁，八輩子也綠化不了。”加上开始造林，缺乏經驗，树苗的成活率很低。有人就說：“在沙漠里造林，如同瞎子点灯，白費蠟哩！”党为了教育群众，克服悲观自卑情緒，便大力宣傳“活愚公”——馬德寬父子和其他人与沙漠作斗争的英雄事迹。

在旧社会，沙漠地区的群众无法生活，便逃奔外乡。但是在外乡等待他們的也是貧穷、飢餓和死亡。于是劳动人民当中便有人挺起胸膛同沙漠作决死的斗争。数十年前，謝家洼村的农民謝牛圈，便采用“引水拉沙”的办法，向沙漠要出一小块又一小块的土地。特別动人的是，三十年前金鷄滩就出現了与風沙作頑强斗争的“活愚公”——馬德寬父子。佃农馬德寬，租种地主土地，不能养活五个孩子，于是就向沙漠夺取了一小块土地。他用心血經營的这块沙湾地，常常被風沙打得顆粒无收。馬德寬想用造林的办法，来固定附近那道光秃秃的大沙梁。附近沒有树苗，他就帶領兒子跑到四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去找。栽上树苗以后，一場大風，又被吹得七零八落了。为了保住幼苗，每当風沙吹起，別人关門閉戶的时候，馬德寬便率領几个兒子急忙跑到沙梁上压树苗，开始还是用柴草、树枝堆在树苗根部，后来干脆下了狠心，父子們忍飢挨餓到几里路以外去背石头来压。就这样植起一片压一片，父亲老了，兒子們繼續坚持下去，一代又一代，前后四十多年，终于把那長三百多米、寬八十多米的沙梁

固定住了。一行行的沙柳，一排排的沙蒿，一層層的樺条，形成一条“風沙帳”，保护了三十多亩田地。如今，馬德寬的四兒成了牛家梁公社金鷄灘生产大队副隊長，率領群众改造沙漠；而馬德寬老汉，因为几十年来的过度劳累以致全身瘫痪。这次我們拜訪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时，他表示希望兒孙用簸籬抬上他，去看看人民公社怎样很快地把沙漠綠化，怎样用“引水拉沙”的办法，把成千上百亩沙丘变成大片平坦寬闊的良田。

党积极宣揚这种精神，反复教育群众相信自己能够解放自己，能够战胜沙漠，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并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向人們指明：第一，象馬德寬那样的人，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即使在反动統治者百般压榨之下，也敢于和“命运”抗爭，敢于与沙漠为敌。虽然在旧社会这样的英雄只是少数，但是，他們給人們指出了方向，这就是：要在沙漠地上生活下去，生活的好，就要从斗争中求生存，找幸福。第二，要制服沙漠，必須組織起来，必須摆脱以一家一戶为單位的小农經濟。因为只有依靠集体力量，人們才能清除自卑感，發揚自豪感，逐步战胜沙漠。不論馬德寬父子或别的农民的經歷都証明：在反动統治的时代，农民們以一家一戶的力量，向无边的沙漠作斗争，即使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也不会有多大成就的。而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沙漠不仅不可怕，而且一定可以征服。

但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前的八九年当中，治沙究竟依靠誰这个問題，依然沒有彻底解决。有些人單純依靠国家投資，依靠死板的技术条文，而看不见当地人民世代和沙漠作斗争的可貴經驗，看不见合作化以后，人民治沙的願望和力量。他們不是“土”“洋”結合，而是重“洋”輕“土”，不去認真总结和运用群众的寶貴經驗。这些人一提起造林，首先想到的就是举办多少国营林場，雇多少民工，国家拿出多少錢买树苗。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党提出：要坚决依靠群众来治沙。依靠群众就会出现奇迹。牛家梁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一个季度，就造林十四万多亩，比一九五七年年末以前造林总和还多三万六千多亩，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四。过去，海流滩生产大队在造林方面就是沙漠地区的旗帜，既有成績，又有丰富的經驗。他們在和風沙战斗中，屡次失败，屡次摸索，創造了“前擋后拉”、“包圍消灭”、“以風治沙”（注五）等等办法，把沙丘团团圍住，迫使大沙梁低下头来，成为平地，向沙漠要回了二千三百亩土地。一九五九年春，他們在公社的統一规划和統一指揮下，大兴协作之風。当海流滩大队因为要整理田地，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別的生产大队便派了三百多人来到海流滩造林。仅仅二十天工夫，这个生产大队便造林一万零五百六十一亩，平均每个劳动力造二十八亩多，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年造林还多。不依靠人民公社，不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哪里会出现这种奇迹呢？現在海流滩共有林地三万二千四百三十二亩，綠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綠化了沙漠，保护了农田，增加了副业收入。正象这里的群众所說：“如今是人民公社的天下，沙漠出现在哪里，人就有本事把它消灭在哪里。”

在兴修“沙漠运河”——榆东渠当中，又有一場爭論：大沙漠中能不能修渠？靠誰来修？有一种人認為，流沙流动性大，变幻无常，在沙漠里开渠，流沙一拥便完了。即使硬要修渠，也需要三年两載的研究和設計，需要大批鋼筋、水泥和其他材料，需要先拿出数百万元投資。但是，解放了思想的人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們認為只要依靠群众，發揮群众智慧，沙漠中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修渠。党坚决支持这种看法。可是，一开始修渠，就碰到“比降”問題，看起来这是技术問題，實質上是：害怕沙漠因而躲开它修渠呢，还是一直向沙漠冲去？按黄土地区开渠的常規，渠道比降一般为二千到三千分之一（即水流两千到三千米，水位就要降低一米）。有些人說，在大沙漠里修渠，还應該大于两千分之一，否則，水流太緩，滲漏得厉害，又冲不动渠里淤积的沙子。比降大了就会克服这些缺点。可是，按照

这种意見，渠道根本爬不上沙漠里去。究竟应该是多大的比降呢？党提出：“讓渠水米作鉴定。”于是請“水师傅”們(土專家)在一段十里長的渠道上，分段修成二千分之一到七千五百分之一的各种不同的比降来作試驗。渠水鉴定的結果証明：把水的比降縮小到四千到五千分之一最好。沙地走水，緩了才不冲刷，也不淤积。是的，科学書籍上，也許找不出这样的道理，劳动人民却把水引到大沙漠中去了。可是，当人們剛把水引到新渠道中的时候，滲漏得很厉害。有些人發慌了，說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可是“土專家”和修渠的群众，根据合作化时期在沙漠边沿修渠的經驗断定：三四个月之后，沙子的空隙被沉淀下来的細沙堵塞，就会停止滲漏，开渠引水，澆灌田地，一定有保証。后来，事实証明，群众的看法是对的。但是連他們也不完全理解这条“运河”对征服沙漠有怎样决定性的作用。榆林地区党的負責同志看到“沙漠运河”渠道里滲漏出的水，在两岸大面积的沙灘里聚集成很多池塘。“运河”的滔滔大水和許多池塘，在干旱的大沙漠里引起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于是党就告訴人們，兴修“沙漠运河”将在治沙工作中引起一場革命，它的意义远比人們想象的更为巨大。这一指示，使人們眼光放远了，劲头也更大了。

榆东渠能修到大沙漠中去而且也不怕滲漏，但是渠道能不能修得很長，水量够不够呢？能不能又快又省地修渠呢？有人又提出了怀疑。这种怀疑也是根据旧的科学原理提出来的。按照一般水利工程要求，渠道越直越好；另外，为了渠道巩固，最好躲着河道走，也就是說，遇到河道的时候，或者修“涉槽”，或者修涵洞。因而，当榆东渠道伸展到四道河子的时候，按照老規程确定的方案是：做一个大渡槽，两边垫三丈高，三丈寬，九十丈長的大垫方。这样作，要鋼筋、水泥，要花十几万元，要用九个月時間，要用十几万个工日。群众不滿意这个少慢差費的計劃。于是中共榆林地委指出：依靠“土專家”和“水师傅”，努力研究，大胆創造。結果，憑着党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打破了渠道躲着河走的陈規，提出了“以水养水”的办法。他們在渠道通过的河床上筑起了沙壩，中間做个大閘門，把向西流的河水，改为进入渠道往南流。为了讓沙壩能够抵御洪水，又把閘門放低，使它略高于常水位，以便从閘門上边排洪，这样就可以保証堤的安全，另外在渠道进水口略高于水面的地方，横插一塊木板，名曰“自动控洪閘”，以控制渠水流量。如遇洪水，由于木板阻擋，洪水即从沙壩閘門上方排出。防洪、护堤、引水等問題統統解决了。不用九个月，仅仅九天功夫，不用十几万个工日，只用四千个工日；不用十多万元，只用了两千元，就叫渠水与四道河子的水会师了，增加了水量，解决了渠水不足問題。这是多么簡單而又多么偉大的創造啊！榆东渠穿过大小九道河，有八道河都是用这种办法解决問題的。这就使人們有信心把渠道大大延長，并且更加縮短時間，减少投資，多快好省地完成这项工程。

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增長了才干，增長了智慧，越来越坚定地鼓起了征服沙漠的信心和勇气。干劲越来越大了，办法越来越多了。在和沙漠斗争中，他們时时遵照党的指示：精心地研究沙的脾气，摸索水的特性，观察風的动向，逐步把感性知識，总结、上升为理性知識。人們說，沙漠有“三怕”：怕水、怕树、怕草。事实上，沙漠最怕人，最怕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看，沙漠喜欢風，而風是沙区人民的禍害，可是海流滩的群众敢“以風治沙”；洪水也是禍害，可是群众把洪水納入“沙漠运河”之中，使沙漠起了根本的变化；沙子更是禍害，但是，有了水之后，沙子最易变成一馬平川的良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劳动人民，能把坏事变好事。

光輝的远景

牛家梁人民公社，只是榆林專区許多先进公社当中的一个。看看整个榆林專区的情况，

就更加鼓舞人心。沙漠占榆林專区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一。經過十年奋战，全專区綠化了的沙漠，占沙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基本上固定了大沙漠边沿上的流沙，保护了沙区的房屋、农田和牧地。但是，向沙漠开展全面进攻，这还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公社化以后的事。一九五八年造林面积达到五百二十四万亩，等于解放以来造林面积总和的三倍。一九五九年，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季，全專区造林二百四十余万亩，比一九五八年同时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九年，許多远征队深入大沙漠腹地，在人迹罕到的地方，第一次播下草种，栽下树苗。解放前全專区共有水地十二万七千多亩，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共修水地四十万七千多亩，而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大跃进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便修出水地六十九万七千多亩，比过去八年来兴修水地的总和还多二十九万亩。沙漠地区的人民公社在国家帮助下，組織了龐大的兴修水利的专业队伍，已在沙漠地区修成許多水庫和八条大渠，可使百万亩沙漠变成良田。

一百五十年来，長城沿綫的沙漠，象洪水似的向南流动了一百四十华里，任意吞沒一切，但是，沒有机械，沒有多少投資，榆林專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劳动和人民公社的力量，开始控制它，馴服它，改造它。他們正在把多少年来和荒凉、干旱及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漠漠黄沙，締造为一个美丽如画的幸福世界。

很多沙区的干部和群众說：“被人認為最落后的沙漠地带，将来很可能变为最先进的地区。”这种豪語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国沙漠面积有十六亿三千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十一，几乎和全国耕地面积相等。征服沙漠是我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說，牛家梁公社和整个榆林專区在沙漠地区进行的艰巨工作，虽然还只是开始，但这偉大的开始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注一) (注二) (注三) 引水拉沙，以沙补沙：群众根据“沙見水比紙輕”和“跌差大，水力猛”的道理，高大沙丘必伴有深凹沙湾的地势，創造了利用水力削平沙丘、补平沙湾的办法。具体作法是，先挖开渠口，随即引水入渠，遇到大沙丘，就在沙丘中間或旁边挖一窄壕，然后将水引入旁边的大沙湾，形成大跌差。这时，水力猛了，就用柳梢把子逼水冲刷沙丘的底部，沙丘随即片片坍塌，随水流入沙湾，沙湾被填平之后，就变成平坦的土地，可作农田或牧地。还可以用这种方法在沙丘中开水渠，或者筑水庫的沙壩。(将冲刷下的泥沙用小堤束住，使之逐步淤积，增高壩身，这种沙壩，十分坚实。)

(注四) 沙炭：沙炭系早年沼澤地的草木，被多年風沙积压而形成的黑色塊状，可作肥料、燃料。

(注五) 以風治沙(也叫“風治”)：这是群众根据風向及沙漠流动的規律，利用風力与植树种草相結合来削平沙丘的办法。当地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做“前挡后拉、削平沙丘”。具体作法是：在沙丘北面的迎風坡上，大量种植沙蒿与沙柳，把迎風面的流动沙区固定住；但沙丘頂部的沙仍会被風吹到南面的另一个沙丘上去，根据風沙倒卷前进的規律，就在原沙丘的南面的背風坡上，距沙脚一丈到二丈的地方先种一排沙柳，再隔开一定的距离栽柳杆和水桐作为第二道防綫，柳杆以南再种沙蒿作为第三道防綫，使沙丘頂上吹下的沙子困在这三道防綫之中，不能向南移动。这样，沙丘的迎風坡被固定(前挡)，頂部又一年一年削平，填平在背部的沙湾草木之中(后拉)，最后，四面即可拉平，使沙丘化为平坦的草地和良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

巴 山 紅 浪

——記陝西鎮巴簡池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運動——

丁濟滄等八人調查

紅色的大巴山沸騰了！你看，一溜一串背礦、運炭的人，踏着當年老紅軍走過的山間征途高歌前進；一座座土高爐上滾滾的煙霧，沖過險峻的山峰，在碧空中飄蕩；熔爐里的鐵水映紅了爐前工興奮的面孔，爐旁鐵塊堆成了小山……。這，就是陝西省鎮巴縣簡池人民公社在大煉鋼鐵中一幅動人的場面。簡池公社的英雄社員們，從一九五八年秋天起，大戰九個來月煉出的生鐵，就等於當地解放前三十年煉鐵量的總和。鋼鐵，武裝了人民公社，社員們高舉嶄新的鋒利武器，向大巴山發動了全面進軍，奪得工農業生產大豐收。鐵，投入西安鋼廠鋼花燦爛的轉爐中，吐出的鋼水又鑄成優質的鋼錠。事實雄辯地證明：有了公社，就有了更多的糧食和鋼鐵，有了糧食和鋼鐵，就什么都好辦了。人民公社給生產力的飛躍發展開拓了一條多么寬闊的道路！

簡池地區山高坡陡，林深水急，土少石多，共有耕地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二畝，大半都在陡削的山崖間或山坡上。在山坡上種地，只聞挖鋤撞擊石頭的叮當聲，對農具磨損特別嚴重，一般薅鋤和挖鋤每年總得加鋼加鐵兩三次。連同家用的各種鐵鍋、鐵罐等用具，每戶至少需鐵百斤左右。解放前，廣大貧苦農民無力修制農具，挖鋤磨成“狗舌頭”，薅鋤變成“挖耳子”，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一顆顆糧食都是“好不容易從石頭窩里刨出來的”。當地農諺有“存鐵如存糧”的說法。鋼鐵，在山區人民的心目中，是“寶中寶”。這裡蘊藏着極為豐富的赤鐵礦、褐鐵礦和菱鐵礦，含鐵量一般達百分之五十左右。同時，地面有廣闊的林場，地下有富饒的煤礦，可作煉鐵燃料。對鋼鐵的迫切需要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使簡池人民世代、無時無刻不在渴望着煉鐵。

可是，在舊社會，豐富的煉鐵資源，卻被少數剝削者霸占了，人民享受到的，只是“一嘍二罵三棒打”。因此，農民把地主的鐵廠叫做“棒棒廠”。

勞動人民開廠煉鐵的新歷史開始了。一九四九年，大巴山區人民日夜盼望的“紅軍”回來了。分到土地山場的農民，對生產的迅速發展，充滿了殷切的期望。一九五二年，三十五戶曾經在地主鐵廠干過活、懂得一些簡單技術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開礦煉鐵有了興趣。他們分別在自己的山場採礦、燒炭，以親鄰相互換工或雇工搬運的辦法，把自己的礦、炭運到爐邊，然後，集資修補爐子，租賃工具，聯合點火，輪流煉鐵，各負盈虧。他們苦干了六十天，煉出生鐵四十五噸，平均每天出鐵一千五百斤，大大超過了地主鐵廠的產量。但是由於個體所有制的限制，各戶的礦山、炭山距離土爐遠近相差很大，花費的運輸勞動力和工資就

有多有少，加之，各戶矿石含鉄量不一，出鉄也有多有少，結果，只有八戶条件好的賺了錢，有十二戶不賠不賺，条件差的十五戶都賠了錢。事后，賺了錢的暗自庆幸，但看到賠錢戶的窘境，也不免胆寒。从这以后，这些力單財薄的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都不敢和煉鉄爐打交道了。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經濟，就像无数根“拌馬索”，束縛着鋼鉄駿馬无法奔騰跃进。

一連几年沒人煉鉄了。一九五六年实现高級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漲，迫切要求联合煉鉄，自造农具，改善劳动条件，發展生产。他們曾經多次托付自己的代表，向县人民代表會議提出煉鉄的議案。特別是一九五七年冬天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設高潮，需要大量鋼釘和鉄錘，更激起了群众大煉鋼鉄的迫切願望。为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迫切要求，一九五八年三月，由手工业者組織起来的魏家河农具修配合作社，經過一年多的筹备，在国家貸款扶助下，在区委和农业社的支持下，在魏家河点起了一个土高爐，开始煉鉄。当时，附近的千秋等高級社出动二百名左右的劳动力背矿运炭，支援煉鉄；加上农具修配社里技术工人集中，因此生鉄产量又高又稳，平均日产二点三吨，前后两个月就煉出生鉄一百四十吨以上，远远超过了地主和个体农民經營时的生产水平，人民的煉鉄事业跃进了一步。

但是，农具修配社和农业社不是統一的經濟組織，无法統一利用資源；同时，又受着組織規模小、經營單一化的局限，因之在煉鉄当中也發生了不少問題。如靠近鉄厂只有二里远的白楊高級社有較好的炭山，采运方便，但白楊社准备以后自己煉鉄用，不願意賣給农具修配社。因此农具修配社只好到二十五里以外的大包宅去砍柴燒炭，不光加大了運費，还降低了生产效率。后来，农业生产一忙，农具修配社又无法得到农业社的劳动力支援，矿和炭供应不上，只得停火。

二

前进的方向在那里呢？人們从农具修配社煉鉄的过程中，得到了啓示：只有各个农业社联合起来，工农业互相支援，才能大破鋼鉄关。一九五八年五月，永乐乡的十一个高級社，在农具修配社鉄厂停办以后，就商定了联合煉鉄、按股分紅的办法，并派人上山挖矿。到七月間，原簡池区的七个乡除大池、池洋两乡因为矿藏缺乏外，其他各乡的許多高級社，都提出了并社并乡、联合煉鉄的要求。看来，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鉄运动，象一对孿生子一样，将要在簡池地区誕生了。党和毛主席最能摸透人民的心，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党中央向全民發出了完成一零七零万吨鋼的生产任务的偉大号召，并發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全区人民欢欣若狂，并乡升社一气呵成。全区七个乡，五十七个高級农业社，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立即分別組成六个以乡为單位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以排山倒海之势投入夺鋼大战。

摆脱了旧的生产关系的人們，一旦举起了人民公社的胜利紅旗，便迫不及待地爭先上山煉鉄。成百成千奔上山崗，找矿、挖矿；鑽进青崗林，砍柴、燒炭；集中在小坪上，筑堆建爐……。沉睡的大巴山沸騰了！

六个公社猛攻鋼鉄堡壘，兵多将广，士气高昂。但是，由于以乡为單位的公社，劳动力和資源有限，仍然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煉鉄事业的需要。池洋和大池两个公社缺乏矿、炭資源，有力使不上。庙坪公社矿、炭資源極为丰富，但劳动力不足。虽然各个小公社之間，在資源和劳动力上互相协作支援，但畢竟还不是一个統一的經濟組織，相互之間有时还鬧糾紛。如缺乏資源的池洋、大池两个公社在庙坪公社建爐煉鉄，而庙坪公社却把好矿井留给自己开采，只把两个比較差的矿井和一座陡險的柴山讓給池洋公社。資源丰富的庙坪公社很快筑起六个爐子，准备点火。但是，这六个爐子頂少也需要一千多个劳动力才能維持正常煉

鉄，他們全社总共只有一千零二十三个劳动力，点不起火来。这时，池洋、大池等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們，普遍要求打破小社界限，很快成立全区范围的、政社合一的大公社，以便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使用资源和调度劳动力。紧接着，按照县委的指示和人民的愿望，全区六个公社就并为今天的简池人民公社了。

简池人民公社一成立，铁矿、林场等炼铁资源统归全公社大集体所有。公社充分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合理规划了各个土炉采矿、砍柴的山场范围。从此，夺铁大战便全线打响了。

当时，钢铁战线需要劳动力很多，光建炉二十六座，就需要两万多个工，还没算挖矿、冶炼、运输等项需要的劳动力。全公社总共只有七千八百九十多个劳动力，很难应付。农业战线又逢紧张的秋收秋播。人们看到满山一片金黄，庄稼急待抢收，大批劳动力又出外炼铁，就有些动摇了。于是，工农业争劳动力的矛盾就成为摆在面前的第二道闸门了。搞工业的说：钢铁任务繁重，半斤不能少！搞农业的说：秋收正紧急，颗粒不能丢！公社党委发动全体干部和社員，从上而下地开展了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矛盾解决了。原来不想到工业战线去的一千四百多人争先恐后地奔上山去。很快，工业战线的兵力就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人，占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留下百分之五十五的劳动力来搞农业。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充分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实现工农业两条战线的全面跃进。公社很快实现了食堂化，普遍建立了托儿组织，一下子就腾出两千六百多名妇女劳动力，大大加强了两条战线的力量。工、农两军在公社党委的指挥下，携手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钢铁战士上山背矿、砍柴时，就背粪上山，一有空闲便帮助附近农民收秋种麦。农业战士每突击六天，便腾出一天时间给炼铁炉背矿运炭。同时，工、农两军内部的各单位也开展了大协作。高山区的九个生产队，七百多名社員下山来，帮助低山区播种小麦。在这些活动中，战士们拂晓出征，点名上阵，天黑回营；民主选举连、排、班长，听从连、排、班长的指挥。有时，任务一紧，只待公社一声号令，大伙就来个“大战上甘岭”或“强攻顽固堡垒”，限期攻破。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管理民主化，大大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工作效率。除了主力军以外，三十多个商店的职工也送货工地，到田间，代替了三个小市场，保证了物资供应，又节约了大批劳动力。一千二百多名学校师生实行了半工半读，支援了炼铁，又提高了觉悟，学到了活的知識。

炉子建起来了，矿石挖出来了，木炭烧成了。接着，能不能攻破技术关，搪炉点火，流出铁水，是对钢铁大军的又一个考验。当时，公社决定建炉二十多座，而三千四百多名钢铁大军当中，只有三十三人懂得部分炼铁技术，按照一个炉子需要二十四名炉膛技术工人来计算，还点不起两个炉子。特别是对出铁起决定作用的、搪炉点火的“发炉师”，一个也没有（从前炼铁都是从四川请“发炉师”）。看到这种情形，不少人说：“旧社会地主炼铁时，请‘发炉师’搪好炉子，还要披红挂绿，宰猪杀鸡，祭山王，敬老君，有的点了火还不出铁。现在不讲迷信可以，没有‘发炉师’，干劲再大也不行。”永乐管理区白杨队妇女王再珍就赌咒说：“你们要是真的把铁炼出来，我老婆子在手掌上打个灶，给你们做饭吃。”其实，在心里怀疑炼铁的，何止王再珍一个人！

面对着这种困难，简池人民公社党委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十天突破技术关！他们以原来技术力量比较集中的魏家河铁厂为基点，建立了技术学校，提出“一师教百徒，百徒变百师”的口号，抽调各管理区党总支部书记和钢铁战士七十多人前来学习。学员们在技术工人刘三怀等亲自带领下，突击三天三夜建成一个小土炉，并在九月二十四日夜里流出了铁水，粉碎了由来已久的“半年筑炉”的迷信。共产党员刘三怀是一个铁匠，没有搪过炉子，经过摸

索、試驗，終于發爐点火，煉出了鐵，大大鼓舞了士氣，并培养了十六名普通技術工人。接着，公社就把这十六个人撒开，到各个爐子上去發爐点火。全社已經建成的十二个爐子，按山勢地形分成三条路綫，由三个技術工人分綫巡迴进行技術指導，并負責發爐工作。这样，在全公社範圍里，便形成了以魏家河为中心的“三綫連一点”的技術指導網。当地农民都夸人民公社是根“串珠綫”，把珍珠瑪瑙都串在一起。有了这根“串珠綫”，在技術上更便于集中研究，分綫傳播，互相交流，你追我赶，为突破技術关鋪平了道路。

但是，这些技術力量，还是不能适应需要。針對这一情况，公社党委發动了“千人千方、万人万計”的群众运动，并向大家指出：“最早的發爐师也是在煉鉄中煉出来的”，号召全軍战士破除迷信，大胆地想，坚决地干，从实践中創造經驗。中共鎮巴县县委書記杜力田滿腔热情地支持大家說：“不戳坏几个爐子，就出不了鉄。”更給大家壯了胆子。于是，全軍战士向技術堡壘發动了頑强的进攻，沒有一個人因为一时的失敗而退縮。石壩子鉄厂爐前工符先楣等苦战三晝夜筑好了一个小土爐，守在爐前眼巴巴地看着出鉄，可是一連几次流出来的都是渣鉄不分的“渣尿”，他想：不能讓公社多少人的汗白流呀！他想起哥哥符先凱在長征中牺牲的壯烈事迹，心里涌起一股热勁，立即和大伙商量，重新安正了“宝兒石”（出鉄口的耐火石）的位置，結果，还是渣鉄不分。随即，他們又改进了加柴和加矿方法，不到两小时鉄水奔泻出来了。他含着眼泪兴奋地說：“見了鉄，我心里亮堂了。”从前，在煉鉄中小小的失敗和挫折，也会使單干农民破产，給农业社带来困难，誰也不敢大胆試驗。現在呢，人多智广，財多势众，人民公社給鋼鉄大軍壯了胆，人們就敢下定狠心大干特干了。在猛攻技術关的日日夜夜里，每个土爐旁边的战士都是这样：一次沒出鉄，大伙就圍上来研究，看看爐膛大啦小啦，和風力大小相称不相称？气管陡啦平啦，風力能不能吹到“向”上？矿、炭加的薄啦厚啦，前啦后啦？……从失敗中取得教訓，再試驗。十天过后，到十月中旬，建爐二十一个，投入生产的七座土爐，都流出了鉄水，有两座爐子还能保持正常生产。至此，大煉鋼鉄的第三道關門——技術关，又被人民公社打开了。

全社基本突破技術关以后，公社党委及时把那十六个技術工人召回魏家河，集中試驗土爐高产，并發动土爐高产紅旗竞赛。这些技術工人一上手，就用集体的智慧創造了土爐日产四吨多生鉄的新紀錄，首夺土爐高产紅旗。接着，公社党委就在这里召开現場會議，向全社各爐介紹了高产經驗。会后，又把那十六个工人撒了出去，高产紅旗竞赛和“万斤爐”运动，便在全社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这时，大自然好象有意与人为敌，高山区風雪交加，低山区秋雨連綿，山沟里洪水暴發，道路被隔絕，爐溫又降低，操作很艰难……。但是，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人民公社更加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它把千万群众的積極性發揮到惊人的高度。公社統率工农两支大軍，指揮若定。那里有頑固堡壘，先鋒队就冲到哪里，那里缺少物質資源，运输大軍就源源供应。公社在爐边和田間，办起了食堂，又用煉鉄的收入發放了現金工資。人們看到从大爐膛里流出的鉄水，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国家大工业的蓬勃發展，想到了大巴山区光輝燦爛的前景，更加激励着公社社員为開發大自然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青年妇女馮三才，联合十四名妇女，和十四名男工展开了背矿竞赛，第一次，她們背了七千斤，男工只背了六千八百斤；第二次、第三次，妇女全部得胜。石壩子土爐子垮了，爐前工符有智为了搶救爐子，冒着濃烟烈火搶撈掉在爐里的石头、泥塊，被火燒掉了眉毛、头髮，暈过去了，当他被救醒来时对人說：“宁死陣前，不死陣后。”簡池河水暴漲，把背炭工人隔在两岸，搬运队长符定貴跳进齐胸的河水，来往于大浪之中，接着，两岸运输大軍連成了一条龙。共产党员刘三怀，为了土爐高产，两下四川，投师学艺，为了搶時間走捷路，途中攀緣二十多丈高的悬崖絕壁，終于

很快地学回了一手精明技术。他亲自开爐点火的三个土高爐，曾七次突破日产万斤关。本来不会作風箱的普通木工王高元，到四川参观了一次，憑着自己的記憶和創造，就給李塘壩土高爐造成了水力風箱，可以节省二十六个鼓風工人，还能做到風强、火大、出鉄高。他們編制竹筐，装上石头，做成沉箱，填到河里，架上大树，变成跨越洪水的大桥。他們还用木料做成方形的大筒，装上矿石，順着洪水急流，象放木筏一样放下去，成为很好的运输工具。这一切給人們一个强烈的印象：有了人民公社，山区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山区取之不尽的水、木、竹、石，都能各尽其用。社員們說得好：“不是現在的石头稀松了，是咱們的力量强大了。”

人民公社社員自觉地創造性地进行着緊張的劳动，人人精神奋发。在簡池公社八百多方方的山岭間，隨着一陣陣的秋風，飄来了愉快的山歌声，人們唱着歌頌紅軍的“十把扇”：“十把扇兒連連，天气寒么溜溜，紅軍打胜仗哎嗨哟，在川陝哎边咯来。”浙瀝瀝的雨声，伴奏着爐火的吼声，震撼天地的山洪奔泻声，夹杂着人們喜庆土爐大破万斤关的欢呼声，匯成一支雄壮的、愉快的劳动交响曲。現在，人民公社社員們，一談起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又置身在大煉鋼鉄的战斗中，被这幅壮丽的圖景激动得跳跃了起来。人們就是这样，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奋战二十七天，使五个正常出鉄的土爐，先后十次突破日产万斤关。其中，还出現了“四星高照”（四爐同日突破万斤关）的喜事。此后，这五个土爐，变成了五个煉鉄基地，在总结先进經驗的基础上，土爐煉鉄便进入了“高产优質低成本”的更高的阶段。

三

人民公社煉出了鋼鉄，鋼鉄又武装了人民公社。大煉鋼鉄的結果，簡池人民公社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直綫上升。一九五九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八。光是煉鉄就給公社增加了将近七万元的公共积累，相当于一九五八年农业积累七千多元的八倍多。原来的社办农具厂，增加了紅爐，新添了两座煉鋼爐和一个翻砂鑄造車間。在川陝交界的老苏区簡池河边，建立起了一座小鋼鉄联合企业。随着农具厂的扩建，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份，共生产各种农具和鍋、罐等日用品四万二千多件，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三倍多。从一九五八年冬开始大鬧农田水利建設以后，鋼钎、大錘、十字鎬……，得到源源供应，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加快了工程进度。短短的一冬一春，比高級社时期扩大水田面积两倍多。在大煉鋼鉄中整修了簡池到三原、簡池到西乡的二百多里人行道，在鉄厂与矿山間开辟了五十里拉拉車路，在簡池地区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拉拉車。

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簡池公社从一九五八年秋天起，先后九个来月煉出的一千三百八十点四三吨生鉄和十五吨土鋼，共值人民幣三十三万一千八百元，除生产費用、公共积累等外，純屬社員收入的共十九万七千二百四十七元，平均每戶社員可收入五十六元三角多。光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全社就給社員發出工資四万多元。明洋队有名的“五包組窩窩”——張家河小队十戶貧苦农民，在大煉鋼鉄中收入五百多元，新制了棉衣、棉被，老人和小孩全都換上了新衣，还买回弯刀、拐子镰、新鋤头。如今庄稼务得很好，再沒有一家人要公社补助了，“五保戶窩窩”的帽子也卸掉了。社員們把自己的幸福和人民公社联在一起。当西乐大队貧农張济新的老婆給四个孩子穿上花哩噠衣服时，无限感慨涌上她的心头，她說：“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你爸爸煉鋼鉄，你哥哥搞农业，才給你們縫了花衣服，你們可要爱惜着穿。”这些話說出了人們对公社的无比深情。一提起煉鉄的收获，社員們都

喜欢扯扯身上穿的斜紋布衣服、厚实的棉衣褲，按照各自的願望，兴奋地談論起人民公社将会帶給他們的更加幸福的生活。社員們“愛社如家”、“愛廠如家”，在各項生产和工作中，只要公社一声号令，他們就象当年紅軍一样，英勇頑強地全力以赴。一九五九年全体社員以冲天的干劲，战胜几十年来沒有过的旱灾，夺得大丰收，全社在大丰收后不到十天就把三十万斤公、購粮送入倉庫。

在大煉鋼鐵中鍛煉出来的公社各級干部，深刻地認識了群众的偉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从前不敢放手發动群众的人，現在都学会大鬧群众运动了。每当他們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就很自然地想到大煉鋼鐵的战斗：“天大的困难，还能难过大煉鋼鐵？”正如小营队支部書記刘学义所說的那样：“只要方向对头，就發动群众猛冲、猛干。”一九五九年簡池公社虽然受到六十年来未見的大旱灾和大雪灾，秋收时部分地区又遭雹灾，用社員的話來說：“老天爷要和人民公社斗法了。”但是，公社干部和社員都說：“我們能把矿石煉成鐵，还怕种不出好庄稼？”全体社員在公社各級干部率領下，互相支援，日夜苦战，搶种，补苗，搶修水利，远征种地，在特大的灾情下夺得了大丰收。全社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一千一百三十万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了百分之三十三。从此摘掉了“缺粮区”帽子，还有粮食儲备。簡池公社在摆脱“一穷二白”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大步。

大煉鋼鐵后，簡池人民公社社員更懂得，要多快好省地建設山区，就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工农业同时并举。他們不分男女，在工农业战綫上都是能手，种地、犁田、修水利，挖矿、燒炭、煉鐵，干起来都有一股鑽勁，他們把学得一身亦工亦农的技术，看成是平生最大的愉快。全社現有各工种技术工人二百四十七人。这些工人，都是在大煉鋼鐵运动中造就出来的。他們很少保守思想，敢想敢說敢干。无疑，在建設美好山区的道路上，人們还会碰到曲折和困难，但是，他們会告訴你一条深切的体会：“第一个發爐师就是在煉鐵中煉出来的”。建設山区的重重困难是阻挡不了他們的。例如，这里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交通不便，煉出鐵后，还得用人背上走一百多里的山崖小道，才能运出去。尽管如此困难，簡池公社社員自豪地說：“暂时交通不便，我們也要煉鐵。那怕用我們的鐵板一塊一塊地鋪成通到县上的二百多里公路，也要煉鐵哩！”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社員的气魄，是多么雄偉，他們的意志，是多么堅強。

—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 跃 跨 九 年

——湖北石首团山人民公社粮食增产调查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
中共荆州地委 工作组
中共石首县委

湖北省石首县团山人民公社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的建立，为粮食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这个位于著名的江汉平原上的公社，座落在石首县的西南角上。它是由五十个高级农业社合并组成的，有一万三千多户居民，将近十四万亩耕地，全部耕地中，粮食作物的面积约占百分之八十。这个人民公社正式建立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现在为止，只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可是，就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全社的粮食生产却以惊人的高速度向前发展了：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九千八百八十四万斤，比所属地区历史上产粮最多的一九五八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平均每户七千多斤，每人有一千六百多斤，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三倍。这一年增产的粮食，比所属地区从解放到一九五八年九年間粮食增产总数还多百分之一百八十八。人们形容说这是粮食增产“一跃跨九年”。全社粮食的平均亩产量已经达到九百八十六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比解放初期提高了两倍半，已提前超额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粮食增产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一九五九年除公粮外，国家分配给这个公社二千二百万斤余粮征购任务，现在，公粮和余粮征购任务都已经超额完成。其中余粮已提前超额百分之六十胜利完成，已经出卖的粮食比过去四年間出卖余粮的总和还多百分之六点八。

团山地区历来就以出产粮食为主。可是，这里的粮食生产却长期处在极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在解放以前，粮食常年亩产量只有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不够自给。解放以后，这里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年年上升的局面。但是，直到一九五八年以前，上升速度仍相当缓慢，总产量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九，平均亩产量只增长百分之五弱。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都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整个团山地区三面为江河环绕，并有团山河横贯其间，境内还有大小湖泊几十个。全部耕地中低于江河水位的洼地占比重较大，但也有一部分地势高且距离江河较远的岗地。因此，这个地区常常不是洪灾，就是渍灾或者是旱灾，常常“三灾并袭”。解放前，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五年間，就有四年是“三灾并袭”，另外一年也曾渍水成灾。那时，人们在这三大灾害面前毫无办法，年年都有大量粮食作物严重减产，不少土地甚至颗粒无收。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五年間，因为“三灾”而使半数以上的粮食作物严重减产和无收的，就有四年之多；最好的一年，保收面积也只占到百分之六十多。在那些年代里，遍地荒蕪，路断人稀。频繁的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每年因抗灾又占去了大量劳动力，再加上土地多劳动力少，平均每个劳动力耕地面积达十一亩，因此耕作技术很落

后。“有雨就淹，无雨就旱，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这是团山地区的民谣，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里在旧社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思想面貌。

一九四九年秋天，团山地区获得了解放。从那时起到一九五八年，这里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灾”中危害最大的洪灾已被消除，从一九五零年起一直没有发生过决堤成灾的情况；同时，渍灾和旱灾同过去相比也减轻了。因此，粮食生产逐年都有增长。但是，由于互助组和农业社的规模小、力量弱，不能根治渍灾和旱灾，粮食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一九五八年是这里受灾最小的一年，而这年因灾减产的粮田面积也有两万五千亩左右，约占全部粮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耕作落后的状况，几年来也还未获得完全的改变。

一九五八年十月间，这个地区的五十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成团山人民公社。公社党委提出了以全面治水为中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坚决改革耕作技术，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各项农业生产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所谓全面治水，就是要做到既不怕渍，又不怕旱。人们决定从三个方面来作到这一点：一是在袁家墙筑拦河坝，把团山河的部分水逼入藕池河，使团山河的水位降低，以便沿河两岸的大量低田渍水时，能够开闸把渍水放到河里去，改变过去因河水水位过高而不得不采用人工排水的状况；二是在黄皮湖和东都湖等几个大湖的湖滨，修建防水堤，以防止这些湖渍水后湖水漫淹附近农田；三是把增修新渠和整理旧沟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灌溉系统。所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改革耕作技术，除水利建设以外，主要是指深翻和平整土地，建立肥料基地，改进施肥方法，以及实行合理密植和改良品种等。人们当时提出的豪迈口号是：“改变自然面貌，战胜自然灾害，夺取粮食大丰收！”

对于长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袭击，年年都因灾而使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的团山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前，开展这样气势磅礴的改变自然面貌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拿在袁家墙修坝来说，本来早在许多年以前，就曾有人打算在袁家墙拦团山河修坝，但由于长达几十里的团山河两岸有大量低田和不少高地，而这两种土地的所有者，对修这个坝的看法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时，当时修这个坝在人力、物力上都存在着许多困难，所以直到实现农业合作化后，这种打算也没有能够变成现实。人民公社化后，小集体变成大集体，大家都能从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一件事情的兴废，经过统筹安排，全面规划，高地的灌溉问题决定另修灌溉工程来解决，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当一九五八年十月间，公社党委提出了包括修建这个坝在内的治水计划后，立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拥护。紧接着，人们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张旗鼓地向大自然进军了。

可是，旧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就能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消除的。当广大群众和干部正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公社党委提出的宏伟计划而奋斗的时候，一小部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根本不相信人民公社能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合兴管理区建设生产队富裕中农田华山，就是这种人的一个代表。当建设生产队根据公社党委的计划，决定和另外三个生产队联合起来，在东都湖滨修建两道防水堤，以保证四队在湖边的二千多亩稻田摆脱湖水威胁的时候，他说：“过去几十年没有搞成的事，人民公社未必就搞得成。不是我说硬话，要是能把堤修起来，就砍我的头。”当时，生产队党支部书记郑启槐曾对他說：“先不要这样打赌吧；旧皇历不能用了，你是输定了的。”他果然输定了。事实上，由于广大群众在党支部的积极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公社优越性，各生产队热烈地展开了大协作、大竞赛，管理区还从其他队组织了数以千计的劳动力来支援，结果使这两道共长三十多里的防渍堤只三天时间就突击修成了。田华山这时还没有完全服输。在大搞深翻地的时候，他又反对。当时，队里提出的要求是：把所有耕地深翻七寸左右，土层厚的翻到一尺。他硬说这作不到。这时，深翻组长、

貧农雷英成对他說：“作得到的，不信我先翻給你看。”于是，雷英成和几个社員一起，用两部甚至三部犁来实行“套犁”，經現場檢驗，証明深度确实达到七寸以上。以后，全队采用了水田区和旱地区相互支援协作的办法，掀起了大搞深翻地运动，使土地面貌大大改观，耕層普遍由过去的三、四寸加深到六、七寸。在鉄的事实面前，田华山才不得不服輸了。这說明，任何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在强大的集体力量面前，都是非輸不可的。

当然，这不是說人民公社化后就什么困难都沒有了。不！困难还不少。人还是那样多，地还是那样多，而要作的事情却大大地增多了，种地的要求也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出現困难是不可想象的事。可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威力，不但不怕那些困难，而且英姿煥發地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公社党委統一领导、全面规划下，人們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胜利前进。第一个战役以治水为中心，各級党組織的書記亲自挂帅，調集了半数以上的劳动力，形成轟轟烈烈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袁家壩壩是重点，由公社党委直接领导，从全社調集了几千人投入战斗，大搞竞赛、协作，使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原計劃一个月完成，結果只六天六夜就完成了。这样一来，群众治水的热情受到極大的鼓舞。全部治水工程，原計劃三个月完成，結果只一个多月就提前完成了。治水工程基本结束后，人們又把主要力量轉入深翻土地、平整土地和大搞积肥。除組織水、旱地区在耕牛、农具方面进行协作外，人們还依靠公社初办的农具厂、木工厂和發动群众投資等办法，把原来农业社时期损坏了的农具、船只等，突击修补起来，并新制了一批犁和船，一面翻土，一面打撈湖草积肥。仅黄梅、合兴两管理区修补和新建的船只就达几百只，使湖草的撈积量較常年成倍地增加。就这样，經過一冬一春，全公社在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和平整土地，以及增积肥料方面，都获得了極輝煌的成就。其中完成的水利工程共增加受益面积达六万四千多亩，大約相当于过去九年間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受益面积的总和。全部冬闲田地普遍进行了深翻和平整，改变了長期存在的淺耕面貌；积肥不仅在数量上比过去增加一倍多，而且質量也有提高。

上述的这些成就，为全公社一九五九年的春播、插秧任务能够空前良好地完成打下了極有利的基础。过去，春播、插秧时，漬水正多。一九五八年是漬水較少的一年，但受漬面积也达四万亩左右；常年則还要多些。为了排除漬水，人們只好放松其他工作，但仍經常赶不上季节，許多本来可种双季稻的田，只好改种單季稻。有的田甚至只能种晚稻和晚秋粮食作物。当大批排漬和防漬工程特别是袁家壩壩修成后，情况大变。人們用不着象过去那样用大量时间去排漬水，团山河两岸許多地方只需把剗口打开，漬水就可以自行流到河里去。因此，双季稻的面积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了百分之七十，比常年扩大一倍多。單季稻也能按时播种插秧。群众写大字报歌唱这种变化：“往年脚板踏成駝，总把漬水沒奈何，今年堵住袁家壩，低田洼地一片禾。”公社化以后，大办公共食堂和托兒所，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排漬、防漬工程修成以后，又节省出了大批劳动力，这样，精耕細作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成問題了，使一九五九年播种、插秧都完成得又快又好。“一早百早，步步主动。”各个时期的田间管理也都及时。这是一九五九年这里实现粮食生产的特大跃进的極重要的关键。

也許有人会以为，一九五九年这里沒有發生漬水成灾的局面，和降雨量减少多少总有些关系吧！不对，这不是事实。据統計資料，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內，全社降雨量达到八百七十九毫米，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多百分之五十二，超过常年同期降雨量百分之三十左右。在五月間，还曾出現过一次連降二百八十毫米的暴雨。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公社却沒有漬水成灾，要不是兴修的大量排漬和防漬工程起了重大作用，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

一九五九年，团山公社粮食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关键。这就是：它战胜了七十多年不迁的、持续达三月之久的特大旱灾。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本来是个既怕渍水、又怕干旱的地方。因此，当这样的特大旱灾袭来后，尽管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但局面仍然很严重。这次大旱是从六月底开始的，到八月中旬，由于许多塘堰和较小的湖泊都已干涸，江河和较大的湖泊，水位也大大下降，全社受旱面积发展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有十个岗地较多的生产队受旱面积接近于百分之百。可是，在这样严重的旱灾面前，人民公社显示出了它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灾害再大也不如公社的力量大”，这就是人们的结论。全公社的粮食作物，在上述严重局面下，仍然作到了块块丰收。

在抗旱斗争中，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它能更好地统筹安排劳动力，在团结互助、等价互利的条件下，组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协作，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为抗旱斗争服务，因而能激起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抗灾热情，使他们在严重的灾害面前始终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在七月中旬，当部分地区出现旱象时，一个在公社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抗旱斗争就迅速地组织起来了。进入八月，当旱象越来越严重以后，公社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地把抗旱作为突出的中心工作，并且响亮地提出了“与旱争粮”的口号，领导和组织群众奋勇抗旱。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徐海艇等深入到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和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夜以继日地并肩作战。全公社投入抗旱斗争的达一万人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除按管理区为单位大力组织协作外，还在全公社范围内，从受旱较轻的管理区和生产队抽调出二千六百多劳动力，自带工具到十个岗地较多、受旱最重的生产队，协助各队大搬江、河、湖水，坚持抗旱斗争，口号是：“要江水进垆，湖水上山！”受旱严重的远景、幸福两生产队在协作大军未去前，曾出现过悲观情绪，但当公社党委书记徐海艇带领群众带车前去支援，并通过和邻队协商把封闭了几十年的宜山壩坝口打开时，群众信心大增，全力以赴，用开坝、堵壩和车水等办法，引江水灌田三千多亩，其中五百亩还实现了自流灌溉。美新生产队在各队抽人去协作后，群众日夜奋战，使江水、湖水翻过九重山，灌溉受旱粮田。连离江湖最远的、历来旱几天就要“打丢”的道士弯上的田，也全部有了足够的水。在整个抗旱期中，全公社突击增修大小水利工程共达一千多处，其中仅拦河壩就有近三百处。这些水利工程增加的灌溉面积达四万多亩。在车江水、湖水灌田方面，许多地方用十几部到几十部水车，车连车地把水翻上山，其中用五十部以上的水车联合车水的地方就有五处。不难设想：没有人民公社，这样大规模的协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为了作到既不削弱抗旱力量，又要保证把中稻收好，还要加强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除从各方面挖掘劳动潜力外，人们还以社办和队办的铁木工厂为核心，发动群众大搞工具改革，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就使牛力水车由原有的八十部增加到一千一百三十七部，风力水车由原来的一台增加到二十四台，基本上实现了提水工具风力、畜力化，从而使大批原来参加抗旱的劳动力，能够抽出来担负中稻抢收和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这样，在空前严重的大旱下，全公社仍保证了粮食作物的丰收。

一年来，团山人民公社粮食生产的大跃进，有力地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大发展。家家都养了猪，塘塘都养了鱼，鸡鸭成群，牛羊成队。加工厂、肥料厂、农具厂……愈来愈多了，各种经济作物和林业生产，也发展的较快。一九五九年底，全社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全社社员的纯收入，按户平均达三百二十五元，按人平均达八十二点五元，即比一九五八年上升近百分之四十。现在，这个曾经是灾多难的地方，正在迅速成为丰衣足食生活幸福的地方。

一九六零年二月

李大貴和水

——記湖北均县習家店人民公社副主任李大貴的事迹——

中共湖北省委
中共襄陽地委 工作組
中共均县县委

这里說的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湖北省均县習家店人民公社副主任兼明星生产队支部書記李大貴引水上山的故事。

旧时代，在均县的山里，每逢旧历二月初二，农民都要敬“龙王爷”。供上猪头，供上“人头”（即当供的人，跪在“龙王爷”面前，划破自己的額头，滴下一滴滴鮮血当“人头”），求“龙王爷”开恩，風調雨順。可是，到头来，不是旱，就是淹，年年如此。

李大貴住在李家灣。灣的前面是大柏河，后面是臥龍崗。大柏河的水，从北往南流，不在李家灣停站。一場大雨，河里起了水，崗地的肥土带走了，留下一道道水沟，河滩的田地冲走了，留下一堆堆石头。夏秋期間，雨后大旱一个多月，河就断流。不要說引水灌田，連人喝的水都得掏坑挖泉。

一九五一年，李家灣成立了互助組，李大明当組長，李大貴当副組長。他們想，要想生产大發展，必須治水，必須多种水田。他們把河滩划成一塊塊的分給組員，誰种誰收。組員互相換工，开了八亩水田。人少力量小，鋪的田土少，土層薄，插的秧站不住，要用石头压秧根。第一年見了收，組員很高兴，第二年又开了十一亩。

浠水县饒兴礼合作社成立的消息傳來，李大貴、李大明到区上要求建社。一九五四年春天，李家灣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一成立，就大开河滩，改良土壤，發展水田。

秧插罢了，李大貴动了心思：怎样才能增产？起初，他从山沟里打主意，想順着山沟开渠，挖一口半亩面积的小塘，讓山水順渠流到塘里。可是，平时山水象猫子尿，小塘也灌不滿；下雨，山水流的急，一下子就把塘冲垮了。这条路行不通。

山水治不住，能不能开渠引河水上山坡呢？大貴順着河滩往上走，一边走，一边想，一边看。走到上边，他看見河床很陡，到了崩土壩那里以后就和李家灣的田平起来了。他想，有办法。第二天就請木匠饒篤清去看。饒篤清說：“是呀！看上去崩土壩和李家灣的田是一样平。”大貴又和李大義商量，大義也說：“看着水是能上来，可是这事不簡單呀！”大貴心里拿不定主意，一直琢磨着怎么办好。

这一年，連阴雨。合作社抗住了五次大水，稻谷丰收了。县委書記陈玉文同志到社里来，大貴陪着他走到河边，順便又趴在河滩上測量崩土壩。陈玉文同志問：“你在看啥？”大貴說：“我想修条渠，从崩土壩引水上山坡，你看行不行？”陈玉文同志看了一眼，說：“只要上得去，为啥不行？你大胆地干，有困难，帮你解决。”这一句話，坚定了大貴引水上山的决心。

大貴召集社委开会，討論修渠的事。这时合作社已經扩大到三十八戶，九个社务委員当中，就有六个人不同意。有的說：“河水上不来，这是旱地拉船，胡毡搞！”有的說：“水上来，黄胶泥地也不能改水田。”有的說：“面积大，劳力少，改不过来。”你一言，我一語，吵个不休。没办法，散了会，大貴干着急，回家倒头便睡。

修渠的事傳开了，社員們議論紛紛。大貴的妻子对大貴說：“全社几十戶人家，就你大貴一个人会操心！瞎馬歪道地瞎弄，你不怕人搗背，我的耳朵可装滿了！”大貴气得和她吵起来。大貴的瞎子爹爹也說：“大貴呀！听我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修渠是好事，要是水引不上来，工花了，錢費了，社員埋怨，政府也不答应你呀！”

咋办呢？罢手嗎？不行！不死心。大貴召开党团员骨干会，算了算改水田的增产賬，要党团员带头修渠。大伙同意修，但是又怕水上不来。大貴自己憑眼看，也拿不很准。白天想，黑夜想，睡在床上想。他忽然想到过去当民兵的时候練習瞄准的事情。“现在能不能用竹筒管瞄准呢？”第二天，他端了一个桌子，来到河滩，捧了一捧砂，堆在桌上，一只盛水的碗，擱在砂上調整水平，找一根竹管筒，一头打一个小眼，另一头穿上一个十字架，放在碗上，从小眼里望过去，水平看得很清楚。“行了，目标找到了，水能上来。”他馬上回到灣里去，把大伙叫来看。有的人看一遍又看一遍。看了上十遍，年青人相信了，說：“大貴真算能！小竹筒有板眼。这条渠能修！”大貴趁热追問了一句：“渠修不修？”大伙一声喊：“修！修！修！”

一九五五年旧历正月十六日，开始測量。大貴看水平，指揮大伙：哪里該高，哪里該低。挖一节土，放一节水。通一节水，再挖一节土。这时，少数年老的社員思想还没有通，故意和大貴作难，不按測量的綫挖。“你說水往高处走嗎？好！就挖高点吧！”土挖了，水不通。大貴心里有数，他調整了一下人，讓思想通的人挖渠，思想不通的人挑石头。四天半的时间，渠修通了，水流过来了。社員們乐坏了。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水。大貴的瞎子爹爹，也摸到河边来，用手摸着渠里的水，說：“这是大柏河的水嗎？这不是在做梦罢？”老人高兴地笑了，大貴的妻子也望着大貴笑了。

这一年，李家灣改了四十亩水田，水田面积扩大到七十亩，全年稻谷总产量比一九五四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每人分到稻谷一百一十斤，到第二年春上还吃白米飯。这吸引了周圍的互助組。冬季，合作化高潮到来，群众紛紛入社。到一九五六年春天，这个社扩大到了百五十六戶。

合作化高潮时期，区里派大貴到朱家营帮助建社。朱家营附近的朱明君几次找大貴商量：“大貴呀！想个办法把水引到吳家河，讓我們也吃碗白米飯哪！”大貴一想：“对，要解决这个問題。”听人說蘆子齿沟有水，大貴抽个空，一溜烟就跑去了。

一到蘆子齿沟，大貴就訪問了年紀最大的老农王四爷，請他帶着去看水。山凹里，有一座龙王庙，庙下一个小壩，拦住一洼清水。壩外还有三股菜碗大的泉水，順山沟往下流。大貴問王四爷：“这水为啥不閘住？”王四爷說：“往年閘过。剛閘好，一水打得精光。再閘好，又一水打得連石头都不見。”大貴詳細地問了水从哪里来，天干多大，天雨多大等等細节以后，心中有了底，这水可以引到吳家河，吳家河用不完，下面还可以用。

合作化以后，县里、区里、乡里、社里，都在訂远景规划。大貴就提出要引蘆子齿沟的水，修臥龙長渠，盘山而下，可以修十几个水庫，改田七千二百亩，两乡九社受益。襄阳地委第一書記赵修同志听說这件事，很重視，很快就派来了水利局的干部，帮助測量。那曉得，好事多磨，大貴又遇到了保守主义者。

一九五六年，大貴两次向乡总支要求动工修長渠，乡長刘炳田总說：“下面不通。”大

貴說：“下面不通，开个乡人民代表大会討論討論看！”刘炳田說：“不开会吧！越开，意見越大。”那时是小社，各顧各。一个乡十个社，十社、六社、一社受益大，願意搞；九社在上头，有水，不很需要；二社、四社、五社在下头，怕水小，流不下来；三社、七社、八社不受益，不想搞。一九五七年插秧完畢，大貴提出要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上討論修渠問題。話音一落，刘炳田就大發脾气：“不沾弦！群众对你主張修水利的意見很大，我說不修是好意。不信，你到六社去問。”大貴說：“人家赵文华（六社主任）对我說，别人不修，我們两社合修哩！”刘炳田說：“我們把赵文华叫来問問，人家口里同意，心里不同意。”結果，刘炳田在会上把大貴批評了一頓，会后叫到屋里又批評了一頓。四平八穩的乡总支書記，在這場爭論里，不說誰对，也不說誰不对。就这样，修長渠的事，一巴掌打到箱子里去了。区委書記听到大貴在嘔气，找大貴談了談，劝他等一等，現在农忙，以后再修。

一九五七年七月，大貴到地委开座談会。赵修同志問他：“臥龙長渠修了沒有？”大貴吞吞吐吐地不好說。赵修同志一笑，說：“有人反对吧！你修，大胆修。要多少錢？”大貴說：“千把元。”赵修同志說：“行，有困难組織上帮你解决。”这一下，大貴可高兴極了。回到县里向陈玉文同志匯报，陈玉文同志說：“好得很！我們去一个县委委員帮你作规划。”过两天，罗縣長来了，开了个全乡的干部大会，專門討論修臥龙長渠的事。成立了指揮部，罗縣長当指揮長，大貴当副指揮長。十月，長渠动工了。

可是，到了約好动工的十月六日，人来得稀稀拉拉。好不容易催来了五、六十人，人来了，心沒有来。有的記挂家里的分配；有的要上山打柴，怕一下雪，屋里沒柴燒；有的想抓点副业，做件衣裳；有的想弄一下自留地，种点瓜瓜菜菜；有的說动工晚了，今年搞个半截子，一下雨淤了，劳而无功，不如明年早动工；有的顧慮水只这么大，有上头放的，沒有下头放的，有下头放的，沒有上头放的。大貴把他了解到的这些思想情况向党支部彙报以后說：“群众看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要带头干，不能光顧自己一社的利益，要顧群众的長远幸福。”支部加强了思想工作，群众的顧慮解除了。心一齐，干劲也大了。

修渠的第一步，是拦水壩清底。底子是一層石头，一層沙，不断往外浸泉水。北风一天紧一天。社員上身空棉袄，下边打赤脚，站在水里掏底，冷得受不住。社員張麻子对大貴說：“群众睜着眼睛看干部，干部干，群众就干，干部不干，群众不願干。”第二天，大貴带头跳下水去，别的干部一看，也都跟着下去了。这样，群众的劲头又起来了。掏呀，掏呀，掏到五、六尺深还是沙，沒見到底，群众有些泄气。有的發牢騷：“不伤几个人，不会散伙。”有的干部也动摇了，跑回社里一說这些情形，社員們連修渠的錢也不願交了。又坚持着掏了一天，掏到一丈多深，忽然土要塌下来了。一个社員喊了一声：“快，土要塌了！”大貴抬头一看，土正在往下坐，社員張华虎还在搶家具。大貴連忙把华虎往身后拉过来。霎時間，石头、浮土一齐塌下来，大貴的腿陷在土里，張华虎的膝头軋得見了骨头。有人对大貴說：“多險啊！喊你，你还在顧别人。”大貴听了，笑一笑說：“人家是社員，我是干部呀！”有的人見到这般情景害起怕来，說：“你看，出事了吧。要搞，下年再搞，死人划不着。”張华虎接上說：“不要害怕，長江大桥多年探不到底，共产党一下子就探到了底，我們这山洼子算个啥？”衛生員給他裹了裹伤，他又跳下坑去干。好多人都說：“唉呀，人家受伤还这样干，我們还能不干？想吃大魚，要放長綫啊！”大伙兒一股勁，就掏見了底。

困难多，办法更多。炸藥，自己做；鉄橇，上山砍花柳树杠子代替；石灰，自己燒；草鞋，潑动社員夜里自己打。这样勤儉治水，預算要用三千五百元，实花一千五百元就把壩修好了。

高头修壩，下头修渠。各社划分地段，包修包通。壩修好后，开一节渠，放一节水。可

是沒放多远，水就漏光了。大貴調了五百人，把渠挖深些，挑黃土墊底。水流了一段，到圓山包，又漏光了。這時，鄉長劉炳田說起風涼話來：“你還服不服？過去我说的话是害你！”大貴急了，跑去向王四爺請教。王四爺說：“你這個大貴，买个水桶，不泡一泡，還要漏水。修這麼大一條渠，地動山搖，曉得多少口子、多少縫，那里會那麼結板！總得二、三年才能不漏。”這一說，大貴的胆子才壯起來。但是，明星五社、紅光四社、紅光五社都不願繼續搞了。

大貴想，費了這麼大周折，下面還是改不成田，怎麼辦？一邊想，一邊順着大柏河走下來。走到崔家溝，上崗一坨，一個思想跳出來：“能不能把大柏河的水引上來，一渠二首，一龍二頭，不是更好嗎？”大貴回家把羅縣長送給他的水平儀拿出來，從崗上的渠道往河邊測，找到了渠首在朱家營。

一九五七年臘月，朱家營渠首動工了。每人每天挖三尺，十天完了工。可是，水放了一夜，過不了段家溝。一看，渠底的洞子有算盤寬，半里多長，一尺多深。大貴決定把洞里的黃漿石土挑出來，把“狗子油土”填進去。兩百多人干了兩天才修好。過了兩天，一夜大雨，垮了九十二處。剛修好，又是一夜雨，高頭又垮了。群眾氣急了，象吵蘭花豆一樣，噓里啪拉，好多意見。最後縣委楊部長說：“你垮我填，非要通水不可！”日日夜夜派人守護、搶修。干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底，渠水通了。嘩嘩的一股大水，流上臥龍崗，流到蘆家溝水庫。現在，禿山變成青山，旱地變成水田，吳家溝的人也吃上大米了。

大貴帶頭治水的事跡，象風一樣很快地傳遍了全專區、全省，好多人到李家灣來訪問。一九五八年六月，陝西省委開四級幹部會，也讓李大貴去作報告。大貴在安康聽到人們傳說人民公社，連忙找到安康地委陳秘書長問：“人民公社是咋回事？”陳秘書長給他講了人民公社的好處。這使大貴想起了許多往事：修長渠人心不齊，勞力不好調，串百家門調來勞力，人到心不到，顧慮這，顧慮那，一不對，撤兵跑了。辦起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都是一個社，心也齊，將來在朱家營修個大水庫，腰斬大柏河，那該多好，還有……他越想越有味，一下跳起來，給陳玉文同志打了個電報：一條要求趕快成立人民公社，一條建議大開深耕，一條希望修朱家營水庫。電報里說：“我們要走在人家前頭，不要走在後頭。”他不知道，在他發電報的時候，家里正在大開人民公社化運動，等他回來，公社已經成立了。

早在一九五六年，縣委就提出綜合用水的口號，“向水要糧食”，“向水要勞力”，“向水要錢”。原來李家灣有水力彈花，水力軋花。一九五六年安了一盤水力磨。一九五七年試驗了“一打十二帶”——由磨面到軋面，都用水力來帶。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大辦食堂，大辦工業，大辦鋼鐵，綜合用水的門路越來越多，水力磨（二磨一籬），水力碾（碾米、碾造紙的原料），水力軋面，自來水，水力鼓風（煉鐵、力爐、翻砂），水力發電，……數也數不完。

一九五八年十月，大貴找公社黨委高書記商量，安一盤水力磨。他和榮軍劉天佑把自己的樓板拆了拿出來做材料。費了很多心思，总算把水力磨做成了。全生產隊安了五盤，一天一盤可磨六、七百斤。不光為食堂加工，還為糧管所加工麥子三萬多斤，增加收入四百多元。

食堂成立以後，百十人吃飯，雖說渠從門前過，挑水還是太麻煩。李家灣的渠低，大貴想辦法把渠升高，安上自來水，渠旁安一個小水鼓帶動軋面機。炊事員更省事了，原來李家灣食堂要五個炊事員，這一來三個就夠用了。

公社成立以後，辦了一個農具廠、一個綜合加工廠。起初，農具廠翻砂，用八個人換班拉風鼓、倒犁鏵，一開爐，木匠、篾匠都要停下來，幫助拉風鼓，人也很累。改用水力風箱後，木匠、篾匠各就各位了，一天還倒二百至二百五十個犁鏵。綜合加工廠造紙，原來用牛拉碾，碾磷樹皮，一天碾一百斤，要一個人一頭牛。現在用水力碾，不用牛了，一人一天碾五

百斤，提高工效四倍。

大办鋼鐵，用水力風鼓煉鐵。風力大，省了人，鐵的質量还好。一个土高爐，一天出一吨多。現在用自己煉的鐵，兌上鍋鐵，倒的犁鏵就有二千多个。

渠上还安了一个一点二瓩的發电机。現在公社机关、張家灣食堂都用上电灯。明星一队队长林文德高兴地說：“現在是隔窗看明灯哪！”

水呀，真是万能！水力切菜、切草、切片、切絲、鋸木、織布，都試驗成功了。每当人們提起利用水的好处，都要称贊大貴是个好样的。

办公社以后，統一用水問題也好解决了。过去一队和六队用水有矛盾。六队水官說：“今年两家調和了，水用的匀淨，一田灌三田。这就保证了大旱大丰收。一队去年大旱八十天，一百三十亩无收；今年大旱一百天，沒有一亩田无收。”

現在李家灣的水田，由解放前的一亩零四厘，發展到了一千二百亩，平均每人一亩半。不怕干，不怕淹，粮食总产量年年上長。十年来，抗住了三次干旱，一次水淹。今年大旱一百天，河不起水，雨不透墒，不用車水，照样增产。李家灣所在的生产队，今年粮食总产量預計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千二百斤。

稻谷产量一年年上升。一九五三年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五，一九五九年預計占百分之五十。在完成的公余粮任务中，一九五三年稻谷占的比例很小，一九五九年也将占到百分之五十。四个月南瓜、八个月紅薯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一九五三年社員分的口粮，稻谷仅占百分之五，一九五九年占到百分之五十。李大明說：“往年分口粮，爭着要稻谷，現在分口粮，爭着要包谷。”解放前，李大富过年，用两斤蜂糖，換两斤大米。現在，一年到头有半年吃大米，可說是隔日过一次年了。

稻谷比旱庄稼产量高，收入多。社員的純收入，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两倍。收入多了，生活也改善了。李家灣二十五間破草房，換成了新草房。李大明一家五口，解放前只有一床盖了三十多年的被子，現在一人一床新被子，还有一床客被。往年一套單衣服穿四年，現在一年两套新衣。往年草鞋都穿不上，現在是拉鎖胶鞋，連小脚妇女都穿买的鞋了。解放前，李大明犁耙繩索耕牛都沒有，要拿人工換牛工，一把拉揪長三寸，一把鋤头象耳挖；現在队里什么家具都齐全。生活好了，住学的人也多了。全队有一百一十多人在县办的小学住学，还有三十五人在队里自办的小学讀書。李大义說：“解放前，我兄弟三个都給人放牛，現在，我的两个兒子都讀書，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从前外出逃荒的人，現在回来了。解放初期，只有十八戶的李家灣，現在有四十戶。人口兴旺了。七十五岁的刘天云老汉，二十八年前住在李家灣，去年从左效回来看一看，到处找不到李家灣。后来遇到大明，对大明說：“大明哪！大变样啦！一来走不到路了！”可不是，李家灣大变样了！

大柏河的水引上了山，臥龙長渠繞在山崗，渠連庫，渠連塘，成为水利自流灌溉網。房前屋后树木成行，家家戶戶有藕池塘。“狗子油地”上稻谷金黄，黄浆石土上苹果噴香。沿路見到电灯亮，进灣听到水磨响。誰走到这里，都禁不住要問，这是山庄、还是水乡？不，这不是山庄，也不是水乡，这是李家灣——山中的水乡。

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李大貴引水上山的經驗，迅速在襄陽全区，在湖北全省得到推广。穷山变富山，水害变水利，李大貴引水上山的故事，为全省人民所熟悉。李大貴，这一位普通农民，能够有这样偉大的創造，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胜利，是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胜利，是党所领导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胜利。

治水治山 由穷变富

——湖北鄖县大堰人民公社建設管理区治水治山的成就——

中共湖北襄陽地委 工作組
中共湖北鄖县县委

“水在山頂流，梯田滿山沟，遍山苹果笑，魚在塘里游，吃不愁，穿不愁，拉磨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高山人家永无憂！”这是人們对于湖北省鄖县大堰公社建設管理区的新面貌的歌頌。

这个管理区是个大山区，从前被称为“穷山恶水”的穷地方。六千多人口只有一万二千多亩耕地，其中有一万一千多亩是在坡度三十度上下的麻骨石山坡上。天旱，庄稼旱死了；下三天雨，就会“坡地冲成光石板，沟地淤成乱石滩”。直到一九四九年，这里收的粮食平均每人还不到三百斤。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社員們治水治山，在山上修了六条干渠和九十六条支渠，在沟里挖了万把口塘堰，做到了山山有渠，沟沟有塘。整架山、整个山坡都改成了梯田，从山脚到山頂，三、四十層，象个大螺絲一样。現在每人平均已經有一亩水梯田和七分旱梯地。經過一九五八年历史上少有的大山洪和一九五九年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的考驗，証明这里已經达到了旱涝无憂。一九四八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五十二万斤，一九五八年上升到六百四十万斤，十年增产十倍多；一九五五年这里还是个“供应戶”，吃了国家三十四万斤的供应粮。一九五九年——特大旱年，社員們的口粮标准赶上了全县最富裕的平原地区，还卖了一百一十三万斤余粮。这就初步解决了这里几千年来所沒有解决的問題——粮食够吃有余！

粮食生产的發展，带动了多种經營的全面發展。現在，山頂公路已經通車。从汽車上順着山梁子看，两边山坡上果树已經成行，有的已經开始結果。山沟里塘堰，都养了魚。梯田岸上栽的龙須草，已經开始收割，先后办起了水力磨、造纸厂、酒厂、野生纖維加工厂……山上、渠边牛羊成群。林业学校的新式楼房聳立在山坡上，已經開課。第一个水力发电站正在兴建。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这里正掀起全面地治水治山的新高潮。

治山先治水

过去，这个地方之所以穷，是因为除了受反动統治階級的压迫和剝削外，还受着自然灾害的压迫。在那些坡度三十度上下的麻骨石山坡上种地，年年要和洪水斗争。“山上水乱流，坡上万条沟”。年年冲刷、水土流失的結果，坡地越种越薄，“犁地盖不住鏟，小麦稀的只能拔，紅薯長的象鐮锤大，粟谷矮的象刷子把”。沟里的坪地一年两季不过收百把斤粮食，坡地好年成才收七十斤。碰到大雨，“坡地冲成光石板，沟地淤成乱石滩”，只好把原来的地丢了再开荒，耕地老是不能固定。这样就形成了“一年不开荒，倉里沒粮装，三年不开荒，大人孩子餓的慌”。荒越开越多，地越种越薄，人越过越穷，沒有办法就上山砍树卖柴。树

越砍山越光，水土流失越厉害，大雨过后，山坡上的土象卷薄饼一样滚下了山。那时候，人们今年盼来年，可是一年不如一年，到解放前夕，这里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只有十七元二角。

一九四七年这个地方解放以后，农民生活才开始步步提高。可是比起平原地区还是差得多。那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叫作“翻山堰”的村子比较好一些。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有人在这个村子的四方山脚下大长沟里，开了两道渠，渠开的很短，总共还不到五里长，只是顺山坡把几片坡地改成了梯田。土地改革时的农会主席高华堂（现在是这个公社的党委委员、管理区总支书记、劳动模范），在这条渠上改了亩把田，一年收了二百斤麦子、四百二十斤稻谷。他总结改梯田有五大好处：第一，摆脱自然灾害的压迫，旱涝无虞。第二，保水，保土，保肥，土越种越厚，田越种越肥。第三，费工少，收粮多，便于实行耕作技术改革。种一亩梯田，连改良的工计算在内，一年才合十五个工，起码收六百斤粮食，一个工合四十斤粮食；种一亩坡地，连开荒的工计算在内，一年合三十个工，收七十到一百斤粮食，一个工不过合三斤粮，相差十倍还多。第四，种梯田省出来很多工，粮食又有保证，给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条件。第五，可以改善生活，一年种小麦和稻谷两季，可以吃大米、白面；加上副业生产收入，生活就改善了。

“能种一窝，不种一面坡。”“哪里引水哪里富，哪里有田，哪里有钱。”高华堂到处宣传这个道理。他找到了大山区由穷变富的道路，找到了山区的发展方向。

两种思想 两条道路

要想治山治水，就要认识水、认识山，弄清楚到底是“穷山恶水穷地方”，还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在办高级社以前，有些人咕咕囔囔说：“在这个穷山沟住一辈子，实在没出息。”“社会主义好倒好，就是上不了我们这大高山。”“社会主义来还是能来，不过，起码得比人家平原晚五年！”有些姑娘不愿在本地结婚，往外村去找对象。社员王新隆到平原去了几回，吵着和儿子分了家，搬下山去住。支部书记高华堂着了急，和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就拿出了山区的发展方向——“翻山堰”这个典型，发动社员扳着指头算：哪家穷，哪家富？为啥？算来算去，凡是生活好的户，都是有个“蛤蟆坑”——水田。这样，零零星星改了些水田，收成确实不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土地改革以后，高华堂就想把他分到的三亩地都改成梯田，可是人力单薄，治不住水。成立互助组以后，他又想到修渠改田，连渠道也看好了，可是开渠要经过单干农民焦步升的地，因此没有开成。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焦步升没有入社，渠还是开不成。高华堂想水想得半夜里做梦也喊：“水到坡上啦，都快回来改田呀！”

高级社刚一办成，支部书记高华堂就到乡总支委员会提出了开渠引水改梯田的意见。支部委员们都说：“这回可有门啦！”只有支部委员张宏兴不同意。他说：“咱们建设乡是个老卖柴的地方，冬天没事干，卖柴弄几个钱才是‘正理’，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刚把高级社办起来，群众啥东西还没分到，就叫去开渠、改田，把社搞垮了怎么办？”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便在支委会上展开了。搞副业呢，还是搞基本建设？这个事在社员中间也引起了争论。有的社员说：“我们这穷山沟嘛，要田没有，要说坡地，一亩难收一百斤粮食，再不去砍柴卖，吃啥？”也有的社员说：“人家平原富，我们穷，穷就穷在没水田上，就是要改田！”党总支批判了张宏兴的思想，又发动和依靠“三种人”开展了群众性的辩论，批判了有些人只想搞私人副业，不愿搞基本建设的思想，明确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为开渠改田打下了思想基础。

开渠头一件事就是测量。高华堂跑到区里请县水利局的一位技术员来帮助测量。这位技术员顺渠路看了一遍，回来就连连摇头说：“这工程可大呀！至少得三、四万工，一万斤石灰，光炸药就得一千斤，可不能盲动！”这时候，支委张宏兴又出来说话啦：“看看！我说修不成，你们硬要修。这个大渠要是国家不给我们修，我们咋能修得成呢？”争论又开始了，一部分社员也赞成张宏兴的意见。高华堂很着急，跑到区委去要主意。区委副书记郭显贵笑了笑说：“这个事就把你难住了？你不会依靠群众去办？”高华堂回来和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在社员中访问出来一个木匠叫涂国斌，单干时测量过一条小渠。干部把他找来一道测量，边测、边挖、边放水。从此，大渠动了工。挖了一段以后，碰上了大石头，需要炸药、铁橇、石灰，干部又在群众中访问出一个叫李正青的人，他会配炸药，而且用的材料都是当地山上出产的东西。石灰，山上有石灰石，有柴，只要烧几窑就用不完。就剩铁橇弄不到，社员们用木杆修尖来代替，磨秃了再削，用断了再砍，反正山上有的是。由于充分依靠了群众，一条十五里长的干渠，八天的时间就全部通了水，用实际行动解决了靠国家修水利、还是依靠群众修水利的争论。

干渠一通水，坡上敲锣打鼓，象办喜事一样。靠渠边的地方，干部和老年社员喊叫着催人去改田：“坡上水流的哗哗响，塘里的水直往外流，再不改田，还等什么时候？”别处的社员也不断地去找乡干部，要求把渠道开到他们那里去。在修头条水渠的过程中，十三个总支委员有八个人学会了测量渠道，小队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学会了测量支渠。这样就为全面开花创造了条件。

全面规划 改变面貌

通过引水上山和改梯田，大家总结在山区治水的两条体会。第一，治水必须和用水（改田、养鱼、水力加工）相结合。以往这里也提过治水，技术干部也强调过保持水土，严防山洪冲刷。可是那时候群众的劲头不是这么大。改坡地为梯田，用水灌田以后，群众对水的看法改变了，恶水成了益水，成了命脉，成了“宝贝”。群众的干劲一来，啥办法都想出来了：社员把每条沟的沟脑都挖上了塘堰，在山坡上开上了人字沟，那怕是一点一滴水，也想办法往塘里引；在两面山坡上，社员们找不漏水的地方挖上蓄水塘，冬春不用水的时候，一个劲往里放水，唯恐渠水白白流跑了；在河里节节筑坝，又通过渠道作到河河相连，互相调剂。办法多得很。第二，没有不能引上山的河。树有根，水有源，河水都是从山上来的。河从高处往低处流，水流越大，越到下游越不好治。治水，就要从河的上游治起，节节拦，节节引，拦它几道几十道之后，水小了，下游也就好治了。所以，治水要扩大眼界，打破生产队、合作社、以至县的界限，远处引水，近处灌田。要看情况办事，就要熟悉地形，哪里可以引水，哪里可以开渠，哪里可以灌田。群众对地形最熟悉，可是，他们眼光看得不远，领导机关看的远，可是地形没有群众熟悉。所以，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作出全面规划。

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郟县县委第一书记崔明全同志到了这个管理区。总支书记高华堂领着他满处看了看初改的梯田。田改的东一块、西一块，零零星星不在少数。崔明全称赞他们开渠改田这件事办得好，但又向高华堂说：“老高，你们这么多的水，能不能把整坡整坡的坡地都改成梯田？”高华堂说：“能，都能搞！”崔明全又说：“对！共产党员眼光要放远大点，把你们这个山区的穷面貌彻底改过来！”县委负责同志的指示，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总支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修水利改梯田已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主要问题是有些人还没有放开眼界。总支决定：以第一条干渠第一条支渠的灌溉区——三里岗为重点，集中干部和群众力量，先改出一架山来，给群众作个样子，以教育群众，解放思想，锻炼干部，积

累經驗。从此，总支开始制定徹底治水治山改变山区面貌的全面规划。

一九五七年冬天，改造三里崗的战役开始了。总支副書記楊明道在群众大会上带头表示决心：“要和大家一道，不改造好三里崗，不回家和妻子兒女見面！”三里崗上搭起了战棚，鑼鼓喧天干起来了。这个生产队三百多个能改田的人，都参加了改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打着火把上工地，下雨披上蓑衣干。大家的口号是：“吃点临时苦，流下幸福汗，苦战两三年，改变大自然！”共青团員焦長荣（女），原定冬月十八日結婚，为改田推迟到腊月十八日，到那天田沒改完，又推后，她說：“不改造好三里崗，我不結婚。”直到腊月二十七日把田改完了，腊月二十八日她才結婚。三百五十个劳动力，一个月零七天，把一百五十亩坡地統統改完，又开了些荒，总共改成了一百八十亩梯田，达到了每户平均十五亩梯田。

改造三里崗之后，乡里得出了經驗：改田就是治山，防止冲刷，保持水土，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梯田。要想把这个事办好，必須大兵团作战，一次改一架山，治了这架山再治那架山。把一架山都改成梯田的具体作法，是从山頂挨着渠道往下改，按地形随弯就弯，就蛋繁蛋，不勉强改大田；边挖、边揀石头、边砌田岸，里挖外垫，等田挖平，田岸也砌完了，松土整平以后，就可以下种；土少石头多的，头一年先种旱庄稼，等淤些土，再揀完石头栽秧，土越种越厚。

三里崗作出样子以后，社員們都象看稀奇事一样，自动跑几十里到那里去看。九里崗的鍾茂才原来不相信治山，跑到三里崗去看，一架山都改成了梯田，象个大螺絲，有三、四十層，他回去以后也改变了口气，逢人就說：“到三里崗看看去吧！人家一架山的麻骨石坡都改成了梯田，我們这好地方为什么不改梯田！”参观以后，全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了，不再零零星星改了，都开始訂出规划，一整面坡、一整架山地改起来了，形成了群众性的治水治山大高潮。以往，是干部作出规划，开会发动群众；这时候是群众自动作出规划，去找乡里干部批准，要干部去领导。全乡三条新干渠同时动工，群众自己规划的支渠还有一百六十多条，而且开渠改田同时行动。乡干部都测量干渠去了。五星生产队第三小队長焦步丁把烟袋竿一横，测量了一下，就領着社員把两条二、三里長的支渠挖成了。治水治山，由点到面开了花。

解放了思想，有了全面规划，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往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其实并不是那么难。从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这个管理区达到了每人一亩梯田和七分梯地的水平，耕地基本上固定下来。“坡上冲成光石板，沟地淤成乱石滩”的时代，从此結束了。治水治山，三年就大大改变了面貌，初步解决了山区几千年来所沒有解决的粮食問題，做到了够吃有余。

以粮食生产为網，带动多种經營全面发展

这里以往也治过山，技术干部也一再强調过水土保持，禁止开荒。可是，当耕地还没有改成梯田固定下来以前，开荒是禁止不住的。“三年不开荒，肚子餓的慌。”如果不开渠道改梯田，如果不先解决粮食問題，就不会有人积极到荒山上去搞水土保持，去办苗圃、栽果树。养魚沒有水，加工沒有原料，劳动力抽不出来，多种經營也發展不起来。

抓住开渠道改梯田，初步解决了粮食問題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多种經營的發展。田多稻草用不完，为了保护田岸，又栽上了龙須草，有了造纸原料，九个造纸厂成立了；粮食多了要加工，十二个水碾水磨架起来了；渠里有了水，堰塘多了，二十四万尾魚养起来了；养魚要有魚苗，魚苗場办起来了。多种經營的發展，又推动了綜合治山治水的工作。山上要栽树，一九五八年冬天，社員們破冰挖了五十万个魚鳞坑，保护果树的引水沟和抗旱的蓄水坑也

挖上了。这个管理区没有脱离生产孤立地去治山，而是开头就抓住了粮食生产，开渠道改梯田，接着又结合多种经营，植树造林。现在，这里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山洪成灾，控制了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耕地基本上达到了旱涝无虞。

初步解决粮食问题以后，节省了大批劳动力投入更大规模的多种经营和根治荒山的工作。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更为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冬以来，这个管理区的多种经营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全管理区植树造林已近一万三千多亩，其中经济林和果木林有八万多株，还培育了桔柑苗二百七十万株。一九五九年秋季，苹果、桔子已开始结果。土特产的生产与解放前比较，油桐由一千八百亩增加到七千多亩，龙鬚草由一千二百亩增加到六千六百六十五亩，柿子由五十万斤发展到一百四十万斤。利用大山草多的条件，生猪由一九五八年的三百七十头发展到一千六百七十六头，平均每户一头多；羊由六百六十头发展到二千二百八十九头；新放养柞蚕三百零二筐；塘内放养了二十万尾鱼，现在每条大约都在一斤以上。工业方面，修建了水碾水磨十二处，野生纤维加工厂四处，造纸厂九处，野果造酒厂六处。一九五九年光多种经营的收入，平均每人达到七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深刻的变化 远大的前程

人们在改造自然面貌的过程中，已改变了自己的思想面貌。嫌穷山沟没有出息搬下山的王新隆，现在已经回来了。很多外乡的姑娘和这里的青年结了婚。人们说话的口气也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往张口就是“我们这穷山沟嘛，怎么能和人家比？”现在，这个历史上从来不敢和平原比粮食生产的“穷山沟”，也提出了“粮食也要超平原”的战斗口号。他们计划：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在大修水利中，做到“河河有坝，山山有渠，坡坡有塘，沟沟有库”，把梯田面积增加到一万二千五百亩，达到每人平均两亩梯田；一九六零年再改些梯田，到一九六一年就可以达到每人平均有三亩水田，三亩旱地。到那时每年每人平均有粮食二千斤左右，连吃带用之外，还可卖出大量商品粮。多种经营也将大大发展，每人平均收入可以比现在增加两三倍甚至更多一些，还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猪肉和水果等商品。

到那时，将根据地形条件和生产需要，建立若干个小型水力发电站，建立加工厂，继续发展社办工业。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随着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这个过去被称为“穷山恶水”的地方，正在迅速地改变面貌。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山区建设的光辉灿烂的前途。

一九六零年二月

公社力量大 穷山变宝山

——湖北麻城云雾人民公社跃进再跃进——

中共湖北黄冈地委
工作组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

云雾人民公社在湖北省麻城县龟峰山西麓，最高处海拔一千二百米，总面积达四百二十多平方里，全社有二千二百二十二户，八千七百二十四人，耕地面积共一万零五百四十三亩。这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资源富饶。

一年来，云雾人民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发挥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实现了农、林、牧、副和土特产的全面的特大跃进。全社一九五九年总收入达到八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其中多种经营的收入四十九万八千三百零七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点八九。和一九五八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九点一三，茶叶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桐子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四点四，木材增长二十三点七倍。他们大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一九五九年提供商品粮一百五十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三五。社员生活也有很大改善。每人平均纯收入六十六点一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五。公共积累达到三万六千零一十四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四一。

云雾人民公社成为富饶美丽的山区，还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公社化以后的事。解放前，群众常说这里是“糠菜当主粮，山高水恶，泡颈气脚，满山财宝强人收”的穷山沟，“山上姑娘争下坂，坂里姑娘不上山”，人们都认为生在这里只怨“命苦”，说是“山上山下人人怨，不知何日苦穿头”。然而解放后，这个苦真的穿了头。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生产有了很大提高，生活也改善了。但是，大家仍然感到劳动力缺乏，山上的财宝还没有更多更快地开发出来。人民公社给了山区劳动人民开山取宝的“钥匙”，显示了比原来的农业社更大更多的优越性。一年来，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他们实现了特大丰收。因此，他们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光明和幸福的靠山。

二

云雾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够高速度发展生产，首先是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农业和多种经营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并举的正确方针。在保证粮食自给有余、确保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了山区经济。提出了“多种经济翻一番，山区经济超平原”的响亮口号，鼓足了广大社员改造山区面貌的革命干劲，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建设山区的生产高潮。在这一年，多种经营的收入就超过了农业收入。一九五八年全社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多种经营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百分之四

十二，多种經營收入占百分之五十八。

云霧人民公社根据林业生产投資要多年才有收益的特点，把以山养山，以短养長，組織收益和培植幼林紧密結合起来，采取了垦复、疏林、去杂及育苗直播等有效措施，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全面發展。茶園由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五十五亩，扩大到一千六百七十亩，桑园由一九五八年的八百八十亩扩大到一千零四十六亩，其他桐、栗等經濟林發展到二千四百亩，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七，松、杉、竹等用材林發展到二万四千方亩。

广大农民許多年来想把荒山变成宝山的願望，虽然在合作化以后已經开始着手实现，但是，有許多矛盾是原来的高級社解决不了的。唯有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山区經濟才有了飞跃的發展，才解决了資源統一规划、使用和發展，劳动力統一組織、調配，專業管理和突击运动相結合等一系列的問題。一年来，这里各項生产的特大跃进，进一步实现了群众的願望，并且展示了美好的将来，因而在开展多种經營生产上，群众干劲冲天，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公社統一领导下，抽調了一千零三十多人，組成各种生产專業队常年从事多种經營生产（从事林业生产的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三，从事畜牧业的占百分之十，从事副业的占百分之七），其中一个一百多人参加的竹木器加工組，就收入十万余元。此外，根据季节要求，抓紧农閑空隙，組織了冬季燒木炭、伐木、制造鎬柄、剝野生纖維、春季采茶等突击运动，先后动員劳动力四千七百人，共收入了十五万六千元。这样作，运动規模大，行动快，收入多，不仅沒有妨碍农业生产，而且扩大了农业資金来源。一九五九年春节前后开展了一次制造鎬柄的运动，由于安排得当，發动深入，几乎所有拿得起斧头、柴刀的人都参加了，这一次就收入了七万元。

三

充分發揮人民公社的巨大力量，战胜近百年来沒有过的特大旱灾，是云霧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实现生产全面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大丰收的决定性原因。从七月初开始，严重的干旱發生了，一直旱到秋收上場，長达八十多天。公社党委及时發动群众，在全社範圍內，开展“大旱保规划，大旱大丰收，千方百計保规划、保丰收”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天越干得狠，群众的抗旱劲头越大。他們除了利用原有的水利設施外，并且筑堰四百五十九处，挖泉眼一千六百三十六个，沿山打澗一千八百七十五丈，积极扩大水源。广大干部和社員日以繼夜，車水翻山，挑水澗田。五十多岁的公社党委書記游書臣到轉家庙领导抗旱，和社員一起車水，累病了，社員們劝他休息，他坚决不休息。晏家灣有七个小孩，大的八岁，小的只有五岁，他們用茶壺提水抗旱。熊家鋪第五生产队隊長廬祥开带着十七个妇女挑水澗谷，肩膀磨破了皮，还是坚持抗旱到底。

一九五九年抗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公社的統一指揮下，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組織了大协作，充分發揮了人民公社大集体战胜灾害的无比威力，克服了劳动力、工具、水源不足的困难。全社範圍內，各管理区、生产队之間，互相支援劳动力六百四十一人，調剂水車九十五部，并且組織工人赶制水車三百部。磨子山管理区第五生产队沒有协作以前，只能車七节車的水；协作以后，車起了十八节車的水，救了水稻三百三十亩。大协作的結果，全社共扩大了水稻保收面积一千三百多亩。

四

帮助穷队赶富队，把落后田变成高产田，实现大面积的平衡增产，是云霧人民公社又一个偉大的胜利。

这个公社是由原来三个区的四个边沿乡、十八个农业社组成的，工作基础较差，生产水平极不平衡，收入较少的穷队就有七个。此外，还有一千多亩边远的插花田地，最远的相距十余里，管理不便，成为土质贫瘠、水源缺乏的低产田，这些田每亩年产量不过二、三百斤，甚至只有几十斤。公社成立后，有计划地调整了基层骨干力量，加强了对落后地区的领导，统一调整了插花田地，组织了有二百四十七个劳动力参加的二十八个改造落后田的突击队。他们由觉悟高、能力强的党团员带领，到落后冲、顶搭棚安营，改造落后田，切实有效地推行了各项技术改革。经过一年来勤劳勇敢的战斗，原来的七个穷队，已有六个摘掉了落后帽子，赶上了富队；一千多亩落后田，一般亩产六百斤左右，有的还一跃成为高产田，亩产量达七百斤以上。

改造落后田的事实，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力量。磨子山管理区的三屋畈是公社有名的落后田，有一百九十七亩瘦田。一九五八年十月，管理区总支书记罗文弟亲自率领由二十个青年组成的突击队，来到这里改造落后田，公社又组织了一百多人和二十头耕牛前来支援，三屋畈的土地第一次翻到八寸至一尺，每亩施下五百六十担土粪，及时种下了小麦。今年四月又修起了两座堰，解决了水源问题，保证了水稻按时插秧。但是个别的富裕中农唱低调说：“千年落后三屋畈，要想改变万万难；莫说是些毛猴子，就是大聖也不沾。”当时突击队员们也给了有力的回答：“劝人莫笑英雄汉，千年落后一年变；人民公社力量大，意志坚强胜过天。”

突击队员向群众宣誓：不改造好三屋畈，决不回家。三屋畈原来没有房屋，他们搭起了茅棚。下雨棚子漏水，地下又潮湿，遇到了困难，但他们没有动摇。社员张茂金婚期到了，家里几次要他回去，他坚决要完成冬播才回家结婚。一九五九年七月，党总支书记罗文弟领导抗旱，整整车了半个月的水。一年来，经过干部和社员同心合力积极斗争，三屋畈的落后面貌改变了。小麦单产三百四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二点八倍多；水稻单产六百七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二点二倍多。赶上了当地一般生产水平。原来对改造落后田抱怀疑态度的人，现在态度转变了，他们不得不承认：“三屋畈上大大变了样”。

五

云雾人民公社生产的大发展，保证了社员收入的提高，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发展了集体福利事业。这是发挥社员生产积极性的物质基础，是保证生产大发展的力量的源泉。

从公社成立以来，各生产队月月都发了工资，实行了口粮的部分供给制。一九五九年尽管受到大旱，仍然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只有百分之二的社员因为种种原因收入有所减少。超支户比公社化以前减少了一半多。原来的超支户都是家大口多、劳动力少的贫农和下中农。有了人民公社，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存款户大大增加，全社现有存款户九百八十五户，存款余额达一万七千六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倍。

云雾人民公社成立一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还只是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开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的云雾公社人民，正在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上，向着幸福的未来，大踏步地跃进。

一九六零年二月

“大”字万岁

——記湖北建始花坪人民公社的生产运动——

中共湖北恩施地委工作组

湖北省建始县花坪人民公社在大山上，平均高度在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全社有一万一千零四十四户，四万五千一百人，耕地九万五千三百多亩，平均一个劳动力负担将近七亩。这里历来是“山高地冷土层薄，人少灾多难做活。苞谷光结鷄脑壳，产量低得沒話說”。解放以后，經過互助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个时期，生产年年發展，山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实现公社化以后，突破了原来的小圈子，發展速度更加快了。一九五九年大旱七十多天，全社粮食总产量仍然相当于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总收入比一九五八年还略有增加。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是不可能的。

花坪公社的偉大成就是怎么来的呢？从领导生产运动来看，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抓住了一个“大”字，即充分發揮人民公社“大”而“公”的优越性和大搞群众运动。

第一、大搞协作。花坪公社高山和低山的高度，相差一千米左右，两处的生产季节也相差很远。低山的苞谷收了，高山的苞谷还是青的；高山已經下雪，低山还在种菜。公社根据这个特点，大搞高山和低山之間的劳动力大协作，在搶时间、搶質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的冬播和一九五九年的春耕、抗旱，公社都組織了高山和低山之間的大协作。因而冬播和春耕工作，都比过去提早半个月完成，还保证了質量。

这个公社不光实行人力大协作，而且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之下，各生产队还在物力和財力上互通有无、互相支援。高級合作社时期，胜利生产队向邻近的前进生产队要石灰改良土壤，前进生产队不給；公社化以后，前进生产队一个月燒二十五万斤石灰，主动支援胜利生产队。景阳管理区历史上水利糾紛最多，世世代代为爭水結仇，到高級社时期，还是明爭暗夺；可是在一九五九年抗旱斗争当中，这个管理区的健康、清江两个生产队千方百计地把水截住，主动讓远处的紅光生产队先灌溉，救了紅光生产队一百亩旱田。

高山和低山之間大协作，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間大协作，在这里已經成为普遍的風气。

第二、大战旱魔。花坪公社的社員們說：“照大办鋼鉄的干法，什么困难也吓不倒我們。”大办鋼鉄的干法就是大兵团作战。“大”字一出馬，凶恶的旱魔也不得不低头。这里一九五九年連續大旱七十多天。为战胜旱灾，公社組織了大規模的抗旱斗争，高山区与低山区、輕灾区与重灾区，在水源、劳动力、工具各方面开展大协作、大支援。一万五千多个农业劳动力和二百四十三名鉄匠、木匠，一齐动員，修渠、修澗、挖塘、筑壩、修水庫，逼水上山，引水灌田，挑水澆地。全社把一百零八口塘、二百四十条大小水壩、十二条水渠、四个水庫、五百六十条飞澗和八百六十二件大型抗旱工具，組成了一个巨大的抗旱水利網，进行了轟轟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旱运动。尽管七十多天不下雨，还是救住了五万多亩受旱的庄稼，粮食总产量相当于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七十多岁的朱正光老汉說，“我种了

六十年的田，風調雨順的年景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好莊稼，以前我信天，現在我信人民公社！”

第三、大辦水利。公社建立以後，修塘一百零一個、大水溝十七條（共長六十多里）、水庫四個。景陽管理區下溫泉水庫修建的經過，是公社大辦水利的一個例子。原來這裡有兩股水，水量很小，過去是“爭水先動手，糾紛天天有”。合作化以後，想修水庫蓄水，但是各個合作社都怕自己吃虧，行動不能統一。一九五七年冬天開了工，各個合作社的出工比例問題、上工遲早問題、工程質量問題，都不好解決，矛盾重重，最後只好停工。公社化以後，在公社的統一領導下，本地的四個生產隊集中了六十個勞動力，加上全社調來的五百六十名協作大軍，展開了大興水利的戰鬥。原來計劃八個月全部完成，結果一個半月就完成了了一半。這個水庫，在一九五九年抗旱鬥爭中，發揮了很大的威力，使六百多亩歷來容易受旱的田免除了旱災。

第四、大改土壤。冷竹管理區在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旱地改水田以後，田里水冷，禾苗長不起來。保守派說：“算了吧，要吃大米，只有下山去！”可是三岔生產隊的隊長黃克宣不聽這一套，他試了又試，到底找到了辦法，就是在每塊田里挖一個壟，加草皮、豆梗、牛糞、石灰，一起漚爛發熱，再把壟里的水灌進田里，禾苗一天一個樣兒。管理區推廣這個經驗，集中了一百多個勞動力，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改造了一百三十亩新開的水田。

在改造冷水田的同時，大搞明溝改暗溝。高山有些地方地勢低，“四水歸池，溝亂如麻”，“天晴一把刀，天陰渣水冒，天雨坐水牢”。這樣的田，冷竹管理區就有四百一十八亩。公社化以後，開山鑿石，修落水洞，改明溝為暗溝。當時保守派又在一邊說“不頂事”。結果他們又輸了。過去的“水牢”，改造以後，做到了有水排水，澆水方便，山水聽人指揮，壞地變成了好地。由於把明溝改暗溝，還擴大了耕地面積。

第五、大搞肥料。一九五八年平均每畝施肥二百五十筐，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三百筐以上。全社找到了幾十種肥源，其中數量最大的是深山吉林的黑土和遍山設置的野外牛圈。深山吉林的黑土，主要是腐爛的枝葉，肥效很好，既可肥田，又能改良土壤。過去有黑土沒有力量搬。公社化後，各管理區都組織了專門運黑土的队伍。大坪管理區在春播前，組織了五百人，用七天時間，挖了六十二萬担黑土，從山上用滑道送下來，全管理區平均每畝地上黑土一百五十担。在肥料的基本建設方面，大搞野外牛圈和田頭壟，不但擴大了肥源，而且大大節省了運肥的人力和時間。

第六、大辦交通。花坪這個地方，自古以來運東西都靠背。送公糧、運貨物，都是人背，去一趟縣城，來回要十天、半個月。現在公社到縣城修了公路，公社到八個管理區也修了大車路，高山上走汽車、馬車，一年節約四十一萬個勞動日。一九五九年一至八月，公社和縣城之間的公路上，外運的糧食、土特產和內運的工業產品，共六百五十三萬多斤。按公社化以前的運輸效率計算，要十年才能運完。社內組織了短途運輸網，全社的血脈暢通了。過去木材運不出去，公社化以後，疏通河道一條，修建滑道十七條，架設滑綫十一條，形成水陸空聯運網，結果一九五九年木材的生產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還多。

第七、大搞工具改革。勞動力緊張，怎麼辦？辦法就是大搞協作，大搞工具改革。過去運木材，一個人一次至多只能背一百斤左右，要走四十五里才到河邊。現在採用滑道、滑綫，木材砍下來只要往滑道一送就行了，一年要節約十三個勞動力。過去不管用什麼東西都要人背，又遲緩、又費力、又危險，現在修了路，推廣了馬拉車、手推車，一年要節省三萬一千個勞動日。過去吃水也靠人背，現在普遍用木澗、竹澗引水，一年要節省二千四百個勞動日。過去用人力推磨，現在全部實現了畜力拉磨，一年要節省七萬五千個勞動日。如果不像

这样大搞工具改革，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要想抗住旱灾，保住丰收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八、大办食堂。要进一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必须大办食堂。群众对办食堂又有迫切的要求。花坪公社根据生产的需要，群众自愿参加，办成了四百六十四个各种不同类型的食堂。这里的群众按山区的特点，创造了中心食堂和流动食堂。中心食堂地方适中，平时都在这里吃饭。流动食堂是在大农忙时，由炊事员带上家具，到工地做饭。这就免得从很远的地方跑回中心食堂吃饭。群众喜爱地把流动食堂称为“战地食堂”。

办食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严重的问题是吃水。过去都是背水吃，远的要背一二十里，山陡路窄，吃一点水，难上加难。办食堂以后，“百口之家”，背水更是个大困难。保守派说：“食堂办得起，水背不起，也是枉然。”有人动摇了，跟着说：“这算叫别人看准了，有食堂，没有水也不行哪！”但是，困难吓不倒党所领导的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是坚决拥护食堂的。“能不能把山水引到食堂里来？”一部分人认为不行：“冬天冻住了，不行！”“天旱的时候没有水，不行！”“过去地主田显龙花了一千多个工都没搞成，我们还行！”有人甚至打赌：“引成了水，砍我的脑壳。”可是多数人认为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冬天可以用稻草把澗包起来。”“天旱可以抗旱，可以挖水。”“人民公社这么大的力量，还不顶个地主田显龙！过去没有办过的事情多得很，怕死的就莫活着！”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群众开动脑筋想办法，筑坝拦水、砍树挖澗、破竹引水，到底把山水引到食堂里来了，有的还引了几里路远。世代背水的人，吃上了“自来水”。食堂开始放水的那天，男女老少都来看，像过节一样热闹。有了“自来水”，食堂更加巩固了。全社四百六十四个食堂，基本上实现了吃“自来水”，接着又实现了畜力拉磨来代替人力推磨。田家管理区六百三十户，过去做饭、背水、推磨，要用三百九十个劳动力，现在只要一百零六个劳动力就够了。实现吃饭有食堂、吃“自来水”和畜力拉磨以后，全社节省的劳动日，等于增加了一百八十九个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投入生产战线，该要创造多少财富！

大搞协作、大战旱魔、大办水利、大改土壤、大搞肥料、大办交通、大搞工具改革、大办食堂……离不开一个“大”字，离不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愈向前发展，“大”字的威力愈惊人。“大”字万岁！

一九六零年二月

峦山的偉大变化

——記湖南攸县峦山人民公社在斗争中成长——

中共湖南省委
中共攸县县委 調查組

一九五九年，湘东老革命根据地的攸县峦山，發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里有个五千二百八十三戶、二万零六百五十人的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紅光閃閃，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人硬不相信公社能够長寿。老中农刘观生在背后冷言冷語地說：“如今社大无边，海深无底，要办好，这是天狗想吃月，根本做不到。真要搞好了，屎堆三尺高我都吃了！”結果，人民公社在头一年就办得很好很好，刘观生服輸了，秋收生产中变得积极起来。过去一直亏賬、家境最困难的貧农社員左广恩，原来打算要等十二年兒子大了，才还得清老賬。結果在公社成立后一年里就“打掉了这一身灰”，夏收預分的时候还进了錢。他非常激动地說：“公社把我从糠籬里搬到谷籬里；毛主席万岁！”左广恩这句出自心坎上的話，代表了峦山两万社員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强烈的热爱。

究竟峦山在一九五九年發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首先要从过去講起。不了解峦山的过去，就不能深刻懂得今天变化的偉大。

两次革命前后

峦山本来是个好地方，八十万亩群山环抱着三万九千六百一十亩冲田盆地。这里有鉄、有煤、有銅、有石灰石，有原始森林，資源遍地。当地民謠說：“黃連寺，四十八条冲，冲冲有宝，一冲无宝，还有黃連和甘草。”尽管宝藏多么丰富，可是，提起解放以前的峦山，却不知道有多少人流过血泪，多少人受过苦难。只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过了几年紅日子。后来紅軍轉移北上，国民党反动派又在这里进行了血腥的鎮压，所謂“三冲两漕，杀絕人毛”。占总戶数不到百分之三的一百一十三戶地主，夺走了二万多亩土地；占总戶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三千一百戶貧雇农，只剩下三千九百亩土地。地主阶级的剝削極端殘酷，农民交租六、七成，一年辛苦到头，只落得終年吃不上飽飯，甚至卖兒卖女，乞食他乡。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群众盼望多年的紅軍回来了，峦山到处欢声雷动，热泪縱橫。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打垮了地主阶级，推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大山，彻底摧毁了严重束縛农村生产力發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土地回老家，峦山沸腾起来，开始向大自然进军。接着，广大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与热情，就被党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九五三年开始大办互助組，一九五四年开始建立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全面实现高級合作化。

从解放、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这就是峦山人民經歷的两次大革命。

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發展。两次革命的結果，峦山的面貌大大改观。一九五七年虽然遭到了大旱灾、大虫灾，由于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力量的强大，仍然得到增产。和一九四九年对比，总收入由八十五万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七万元，粮食总产量由七百八十九万斤增加到一千三百零四万斤，單位面积产量由二百六十三斤增加到三百九十二斤，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由三百八十七斤增加到六百三十三斤。这是向自然进軍的初步战果，是一个大胜利。

新 生 命 在 孕 育 中

一九五七年秋天开展的偉大的全民整風运动，是峦山社会主义革命史上光輝的一頁。以貧农和下中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結在党的旗帜下，粉碎了农村資本主义势力妄想搞垮合作社的猖狂进攻，广大社員的社会主义積極性和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風格，空前高漲起来。这年冬天，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更大規模的向自然大进軍开始了，峦山实行了十四大改革。过去屈服于山区气候寒冷，“冬日不下田，事紧等明年”的習慣被徹底改变了；过去認為山区生产能迟不能早的迷信被冲破了；过去耕作粗放，所謂“一头犁耙一头秧，放下犁耙就插秧”的現象沒有了。这年不仅大搞了破冰犁田，大搞了积肥运动，并且以从来沒有过的規模，大干了一个冬春的基本建設，大修水利六十八处，改良低产田四千多亩，全部基建用工相当于前七年的总和。动人的事迹太多了，就拿石联社的凿石开田來說吧，社員們就是那样頑强地用鋤头、用岩斧、用炸藥，搬掉了田里的頑石。这个社的四百多亩田当中，乱石滿布、下不得犁耙的一百八十九亩低产田，全部被改造过来，并且种上了双季稻。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公布，更加鼓舞了群众的革命干劲，从春耕到秋收，一个战役紧接一个战役，越干越猛，使粮食获得大丰收，同时展开了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就这样，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来了一个飞跃，总收入达到二百六十九万元，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

总路綫、大跃进的偉大胜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群众对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和气魄越来越大了。峦山两万社員滿腔热情、一个心願：不断跃进，不断革命。生产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規模越来越大了，战斗越来越緊張了。一个一、两百戶的高級社，在过去看来威力很大，这时就突然感到有些小了。新的矛盾首先出現在一九五七年冬天的水利运动当中，兰中和愛前两个社，合伙修一条五里長的大水圳，修了三个月，到快插秧的时候，还只完成三分之二；后来劳动力調不上去，弄得功亏一篑，当年不能受益。龙虎、皮水等十八个高級社的七条大水圳，虽然利用率比單干的时候大大提高了，但上游和下游还是有矛盾，本来能灌透四千来亩田，結果只灌透了两千多亩。相互之間的插花田和吊作田很多，高級社調整了两千多亩，还有两千多亩沒有解决，亩产粮食只有一、两百斤。在大規模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当中，特别是在大量開發地下宝藏方面，高級社更显得力量有些單薄了。到了夏季，新的矛盾就更加突出起来，大跃进的形势要求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小規模的高級社却很难一手捉住两条大魚，忙得手脚搞不贏。小社大办鋼鉄，也是缺这短那，要人建爐子，又要人挖矿石、搞燃料，有鉄矿的又沒有煤矿，弄得有一段时间产鉄很少。这样，一方面要办的事情太多了，人手太不够了；一方面合作社之間又有些忙閑不均，大量的妇女劳动力却纏在零碎的家务劳动上騰不出身来，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超支負債的貧困社員，他們为弄錢买周轉粮、解决吃飯的問題，还要耽誤很多工夫，而他們的这些困难，在高級社又一时难以徹底解决。总之，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發揮了偉大优越性和偉大作用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随着它带来的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它自己也感到难以适应了。

这些前进中的困难，当然阻挡不了满腔热情、朝着社会主义奔跑的岱山人民，大家都在勇敢地摸索道路，繼續前进。一九五八年四月，岱山的五十一个高級社就自动合并成三十七个社，随后又自动联成十一个片，进行了一些人力、物力、財力的大协作，农忙食堂和托兒所也大量地办起来了。新的矛盾被部分地解决了，双季晚稻提早季节插下去，生鉄日产量在短期内也上升到二十吨左右。

岱山人民从实践中懂得了一个共同的真理：要大跃进，就要靠集体，集体越大，力量越大。大跃进的客观形势，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变革小型的單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生产关系；当时，人們想：要是办大社該多么好啊！事实說明，从一九五七年秋天开始的全民整風运动和它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就已經在孕育着人民公社这个偉大的新生命了。

人民公社誕生了

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永远是指引群众不断前进的明灯。

正当岱山人民在摸索道路前进的时候，八月十三日的报纸来了，大字登載着毛主席的指示：“还是人民公社好！”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这天的报纸大家都搶着看，社干部左雨林把报纸带在身上，担炭歇肩，也要拿出来讀一讀。紧接着，党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来了，中共攸县县委开始在皇圖岭試办人民公社。这些事情很快就傳遍了岱山，大家奔走相告，往皇圖岭去探亲訪友、參觀学习的人突然多起来。群众議論紛紛，說：“皇圖岭办得公社，我們这里怎么不办呢？”显得又喜又急，催乡党委赶快打报告，爭取早些建公社。紧接着，乡里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在岱山办公社。这个喜訊更是撼动了岱山，群众爭先恐后申請入社。貧农溫維新正在挑矿砂，听到这个訊，把担子丢在路边就跑去找人写申請。那时候，乡政府門前白天黑夜，都是鑼鼓喧天，人挤得水泄不通，申請書如雪片飞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形成了不可阻挡之势。三天之内，岱山乡、漕泊乡、兰村乡和官田乡五千二百多戶高級社社員都送了申請書，申請联合建立一个公社。

貧农和下中农永远走在革命运动的最前面，对办公社也最积极。邓松华家里六口人，全家送了一张申請书，还不放心，每个人又补送了一张，前后到乡政府口头申請还有十来次。队上向乡里送申請书的那天晚上，五十多岁的謝五十娘本来睡了，听到鑼鼓声，急得披上衣爬起来就跑，赶到乡政府，別人笑她，才發覺自己的衣服穿反了。大部分上中农，他們在高級社当中得到了好处，这时同样也高高兴兴地加入到公社来了。只有很少数人，当时是处于内心矛盾的动摇状态，在群众这样热烈加入公社的高潮中，他們看到大家都来了，也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交了申請书，跟了进来。

就这样，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两万人民的狂欢声中岱山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

英雄的公社社員

一年来，岱山人民夺取丰收的战斗，比高級社的規模更大，比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更雄壮。

早在建社的日子里，人民公社偉大的生命力就开始显露出来。建社前后，全体社員奋战三天三夜，对八千亩晚稻普遍追了一次“建社肥”；突击新修了一条十五里長的“土火車”木軌道，和一条十二里長的板車大道；煉鉄爐由二十一座猛增到九十九座；日产七吨生鉄的紅旗高爐，只花了三千元、三十天的時間，就提前一个月在建公社的那天出鉄了。这些就是社員們向公社的第一次献礼。

全国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偉大号召，鼓舞着全社社員为鋼鉄而战。岱山过去懂得煉

鉄的人只有很少几个。开始,有人講怪話:“大地主、資本家刘頂安,三年煉鉄不成,亏掉一个家当,年都过不好,你們这些人吃得这碗飯,別人早吃光了。”大家以行动答复了这些人的怀疑和謬論。全公社实行劳动力、資源大协作、大分工,开矿的、运矿的、煉鉄的、运鉄的,五千人上陣,上云桥公社又支援了三千人,形成一股洪流,日日夜夜,川流不息。土爐子增到一百零三座,到处爐火熊熊,通紅的鉄水奔流出来,日产量經常保持六、七十吨。开始一段,替换爐前工的人数很少,許多人就一直坚持了四、五晝夜,眼皮熬腫了,还是人不离爐,短期内就培养了一千一百四十六个爐前、爐頂的技术工人。群众歌頌說:“紅色瀑布日夜奔,农民也能当工人,錘声鏘声震天地,人民公社显威風。”为了运鉄,一千多名劳动大軍,三十多个爆炸手,冒着冰冻严寒,疏通了十八里河道,修好了六十里大車路,架設了四十里“土火車”木軌道。为了扩大水源,公社党委第一書記曹玉珍带头深入險洞“龙王宮”,拔掉了“龙王舌”。提起龙王宮,这里流傳有一段神秘的故事,据說这个宮里的水洞过去从来沒有人能够进去,有个老道人变只水鴨子进去,結果还是有去无回。但是,曹玉珍和十多个爆炸手还是鼓着勇气鑽进去了,里面伸手不見五指,阴森森的,走了一里多路,终于找到了洞道的咽喉,炸开了險口,征服了“龙王”。

大办鋼鉄的偉大胜利,更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大跃进。支援鋼鉄的大軍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就陸續回来了,馬上动手大抓水利、积肥,千方百计改变山高水冷的面貌。这年冬天,共修水利一百四十多处,在一万多亩傍山的冷水田里,开了几万条水圳,改冷水为溫水。砍掉了所有傍山田的高达数尺以至数丈的茅柴杂树,增加日照,减少虫害。三千多人的积肥大軍,积肥一个月,高山峻岭的污泥鳥粪变成了最好的肥料,每亩有肥三百多担。当时峦山台上一層冰冻,群众說“十冬腊月上峦山,神仙也是难上难”。公社党委書記張冬生走在最前面,大家連摔带爬,还是把紅旗插到了山頂。在破冰犁田当中,干部和積極分子又带头破陣,老漕大队党总支書記文保生首先带头种試驗田,人們战胜了严寒、冰冻,很快就掀起了一个热烈的冬耕运动。全社的田土普遍深耕五、六寸。提早生产季节,是山区更严重的斗争。全社一九五九年在春分前三天就浸完了早稻种,比往年要提早将近一个月。当时又有人講話了,社員王春生說:“我从小就作田,如今手都磨了一节,沒见过这种搞法,公社到底准备了几套种子?”大家搞暖床,搭秧棚,燒火防寒,日夜护守,結果秧苗長得很好,几乎沒烂一根,使早稻提早丰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晚稻在大暑以前插了下去。从早稻到晚稻,全社象这样大規模地来了四次防寒战役,六次治虫战役,結合防冻、治虫和燒灰积肥,田边燒起了万堆烟火,徹夜不熄,到处火光,濃烟罩野,挡住了山風冷露,非常壯觀。最大一次的治虫战斗,有五千人上陣,八百二十六个战斗組分头进兵,六十一个厂子制造土农藥,使虫害受到歼灭性的打击;还出动二百多个打猎手,消灭各种野兽四千六百五十多只。以前講“天养人容易容易,人养人难得难得”的人,这下也認輸了。密植和其他技术措施,是一九五九年丰产的重要一环,比往年都貫徹得好,早稻普遍插的三乘五寸,群众总结稍密了一点,晚稻改为五乘七寸,普遍中耕四次,突击消灭了三类苗,两季都是大丰收。

峦山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丰收就是这样夺到的。正如群众总结所說的:“千家万户成一家,社員干劲比天大,笑向天公夺丰产,山听指揮水听話。”

生产大丰收

经过这样勇敢而辛勤的劳动,峦山一九五九年的大丰收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总收入(不包括当年不能实行分配的部分)可以达到三百八十九万元,每人平均一百八十八元,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四十四点五。

一九五九年是农、林、牧、副、漁全面大跃进。公社是稻谷亩产千斤社，早稻亩产五百一十斤，中稻六百斤，晚稻七百零五斤，一季赛过一季。粮食总产量达到二千九百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作物由一九五八年的二千四百亩发展到四千三百亩。到九月止，生猪的生产总数七千六百头，比一九五八年全年发展总数还多三百头。家禽存籠的有六万五千只，比一九五八年年底存籠数增加五千五百只。造林、伐木和其他副业生产都抓得很出色，都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八年。过去生活最贫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还接受了一笔扶持穷队的投资的咸周大队，通过实行供给制、办食堂，出工人数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多，一九五九年全队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一至八月份副业生产收入现金二十四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多七倍。这个大队的泥湖塘一带，历史上的说法是：“作田莫作泥湖塘，泥湖塘里没指望，年头辛苦到年尾，每亩难收百斤粮。”现在完全变样了；群众改口说道：“作田要作泥湖塘，泥湖塘里有指望，自从实现公社化，每亩收得千斤粮。”

说到工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峦山常年性的工业，只有十七个煤窑和四十六个纸槽，总产值不到九万元。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业发展很快，现在有铁厂两个，煤矿十四个，纸槽七十六个，石灰厂十一个，农具雨具厂十一个，还有一些季节性的厂子。一九五九年的工业总产值达七十五万元，为一九五七年的八倍。土铁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一些，但灰口铁年产量可达二千一百吨，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煤的年产量可达二万四千吨，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八。一月到九月底产纸八千八百六十担，比一九五八年全年的产量增产百分之七十。年产石灰二十一万担，九月底已经制造农具七万二千件、雨具七千件，都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生产大跃进，公社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都大大增加了。一九五九年三百八十九万元的总收入，除去各项开支，计划每人平均分配八十元（不包括每户一、二十元的家庭副业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公社和大队还有一百二十五万元的公共积累。全社百分之九十八的户比一九五八年增加收入，连当地过去最富裕的老上中农黄丙二也不例外。他家两个劳动力，在解放前每人每年纯收入八十九元，一九五六年在初级社收入一百一十四元，一九五八年在高级社收入一百三十三元，一九五九年在人民公社收入一百六十一元。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各个高级社所欠国家的五万元贷款，现在全部还清了；社员个人欠国家和信用社的贷款，也可以全部还清。社员个人存在信用社的钱，一九五七年底只三万元，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万元，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已达三十七万元，百分之八十的户存了款。

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社员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从一九五八年新谷登场到一九五九年接新，每人平均吃到五百七十斤谷，这是峦山历史上没有过的。全体社员都参加了公共食堂，二百一十四个食堂、十二个敬老院、十个妇产院、十个幼儿园、一百九十托儿所（组）都办得不错，群众很满意。公社还办了一所卫生院，队上有二百九十名保健员，基本上消灭了一向在山区流行的疟疾等疾病。学校也比以前增加了，学生人数比公社化以前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公社的电影队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放映了二百六十多场次，社员看戏不要钱，生活日用品新添置得不少，一至八月份公社供销社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了八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天 变 地 变 人 也 变

公社一年，思想也是大丰收。社员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越来越高了，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公社、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新的社会风气已经在峦山普遍成长起来。

貧农和下中农更是无限兴奋。他們說：“以前我們人穷顏色低，鋤打鳥不飞。从解放到土地改革，从合作化到公社，四次大翻身，硬是矮子爬楼梯，步步高升了。”社員左茂松作詩說：“記得那年荒，盘箕晒谷糠，感謝共产党，锈鉄也生光。”社員周新元也作了一首詩說：“过去日子苦，冬天穿夹褲，公社办一年，賬还棉衣褲，集体力量大，心乐日子甜。”七十多岁的老年社員張三娘更是越老越積極，越活越年青。她帮社里养了十一条牛，有条母牛病死了，她一調羹一調羹地用米漿把小牛喂活了。大办鋼鉄中，她还帶領二十二个妇女燒了五万斤木炭。張三娘受到社員愛戴，几次被評为模范，出席了全省妇女建設社会主义積極分子大会。在回来的那天，走了几十里路，到家就出工去了。一九五九年她在看牛当中，又檢了六千斤干柴交給食堂，連工分也不要。別人見她年紀老了，再三劝她休息，她硬是不肯，并且說：“我如今身体很好，四两帮千斤，搞好公社有我一份！”張三娘这种深厚的感情就是貧农和下中农的感情。張三娘式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只講老漕大队，在一九五九年的几次評模当中就有百分之六十多的社員被評为“五好”社員。

多数上中农一年来的表現也是積極愛社的，也有一些人被評为“五好”社員。溫松七就是其中的一个。入合作社以来，他年年增加收入，办公社他很積極，九个月出工三千多分，办食堂他主动借出了全套炊具。地主黃玉兰有意挑撥脫食堂伙食不好，他非常气愤，質問黃玉兰：“过去我在你家做長工，飯是烂的，菜是盐水，你是餐餐魚肉，如今你与我們在一起吃飯，那点对不住你？我們吃得很好，你講不好，你就要改造！”駁得地主低头認錯。

当然，公社一年，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仍然在此起彼伏地繼續着，斗争也是严重的、尖锐的。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們或者是还没有最后丢掉資本主义的老算盘，总認为搞社会主义縱使增加收入，也不如搞資本主义合算；或者是認为办公社、实行供給制，貧农会占他們的便宜；或者还是以老眼光看新事物，总認为人多办不好事，人民公社办不長久。他們对公社不是热心热意，而是冷心冷意，冷言冷語，消極怠工。經過一年来大家的帮助教育，广大社員冲天干劲的感化，特别是丰收和預分增加收入的事实的教育，他們当中有一些人已經由怀疑变为服气，由服气变为積極了。过去他們說：“我們的病甚么藥也診不好”，現在病診好了。新上中农溫祥六有忘本思想，走資本主义道路不成，对合作化不滿。办公社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私自外出几十天，想找“財”發，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空手回来，看到公社生产搞得很好，看到以前与他同做長工的溫松七，現在又增加了收入，又当了模范，他自己却落个两头失塌，回来时老婆病了，社里又对他热情照顧，同时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这才觉悟轉变过来，生产積極了。一九五九年春夏，他五个月做了二百二十个劳动日，还被評为模范。別人說他“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也再三表示：“現在我不再是过去的溫祥六了。”以前愛装肚子痛、有时一个月出不了几天工的老上中农左文生，看到公社的生产确实好，特别是夏收預分按劳分配，他的收入比別人少一大节，这才使他后悔。秋收中全家日夜出工，他也不再鬧“肚子痛了”。当然，也有另一些人还没有轉变过来，他們对合作化堵死了資本主义道路早就意見很大，对人民公社最后消灭了資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更是深为不滿，至今还是怠工不出，还在暗地中伤挑撥，干一些不利于公社的活动，想拆公社的台。严重的如老上中农譚章八，就在不久以前，他代理害病的飼养員养了十一头牛，五天就喂死了三头。这些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一粒老鼠屎可以弄坏一鍋湯，思想影响是坏的。此外，还有階級敌人在造謠、污蔑和破坏，最近就發生有两起地主分子縱火燒山的案件。广大社員們对这些人工憤很大。公社在一九五九年冬天又开展整頓巩固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进行总路綫的再教育，大鳴大放辯論，再一次比較更徹底地解决思想战綫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更好地調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積極性，爭取一九六零年更大的跃进。

公社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力

問起这个問題，社員們能够摆出千条万条事实，大家感受最深的則是这样几个方面的大事情。

社大几倍，人就多几倍，財力、資源就丰富几倍，集体力量就大几倍，优越性就能大几倍。这是办合作社五年以来社員們亲身体驗到的真理。現在沱山的五千二百戶、两万人，由三十七“家”变成了一家，由三十七个高級社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十个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公社的部分所有制。公社統一领导全社的生产生活，使全社的人力、財力、物力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起来，公社的事情，就是全体社員的事情，有力量集中优势的兵力进行重大的建設，一个大队有困难，其他大队就積極支援，要甚么有甚么。这样，時間虽然只一年，公社就办了許多在高級社难以办到的事情。高級社时候的上下游的水利矛盾解决了。两千亩远田、吊作田，現在变成了近田、丰产田。抗拒和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更强大了。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用工相当于前七年的总和，公社一年又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八年。社办工业更是由无到有，从小到大，常年的專業工人由公社化前的六百五十来人，增加到現在的一千四百三十人，其中公社直接举办厂矿企业的工人就有七百人。公社和大队一年的公共积累就可以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元（其中計劃由公社直接掌握八十多万元），为合作社四年积累总和的两倍。

公社的分配制度比高級社更优越。这里在一九五八年秋后，就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一九五九年拿出社員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三十稍多一点，就可以实行伙食供給制，每个劳动日的工資还有四角多錢。一九五七年年底，当时五十一个高級社还有超支戶和欠賬戶二千五百七十六戶，他們或者是过去家底亏空太大，或者是人口太多，或者是遭到病痛，虽然辛勤劳动，还是入不敷出；超支亏賬之外，还要筹錢买周轉粮四十三万斤，誤工很多，收入受到影响，思想負担很重。那一年，貧农彭宗富，五口人吃飯，超支八十五元，还要筹錢到二十里外的粮站去买回八百九十四斤周轉粮，結果全年只在社里出工一百一十个劳动日。如今实行伙食供給制，社員的生活得到了最基本最可靠的社会保險，肩上搬走了一座泰山，心情大为舒暢，他們拿出了全部力量为社会創造財富。只彭宗富这一戶，一九五九年全家到八月底就作了三百五十八个劳动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两倍多。

办公共食堂、办托兒所，解放了妇女，也是群众有口皆碑的大事情、好事情。家务劳动社会化，騰出了大量的妇女劳动力，直接投入生产战斗，对生产大跃进起了極大的作用。以前，三十七个高級社能經常出工的妇女不到一千五百人，每人全年的出工数也不过四、五十天到百把天；現在生活集体化了，除去炊事員、保育員以外，还有三千四百多个妇女全加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一般每人可以做到二百来个或者更多的劳动日，比一家一灶的时候增加四、五倍，妇女成了生产上的一支生力軍。据几个作业組的調查，妇女出工数占到农业用工的百分之三、四十。她們以英雄自居，抱負很大，“刘胡兰組”、“穆桂英組”、“賽男突击队”到处涌現。咸周大队六个妇女組成的“刘胡兰組”包干耕作的四十二亩双季稻，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这样，过去自称为“蓑衣再大也在斗笠之下”的妇女，現在，她們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大大提高了，已經由“灶門神”变成“半边天”、变成“滿天紅”了，家庭生活更加和睦幸福起来。大家都說：“过去妇女忙小家，如今家务社会化，一心生产无挂碍，千家万家笑哈哈。”

这些事情充分証明：沱山由三十七个高級社合成一个人民公社，不是在数量上簡單的联合，而是已經發生了偉大的質的变化。所有优越性集中表現在一点上：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大跃进的向前發展。这就是公社威力的根

本所在。

美好的明天

人民公社这个巨人刚刚迈开它的豪迈的脚步，在一九五九年就创造了这样伟大的奇迹。那么，今后蛮山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九六零年，将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一九六零年大跃进现在已经在开始了。公社党委准备抓住三个主要环节来组织这个更大的战斗。首先是大搞基本建设，大搞工具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准备大修水利，实现灌溉自流化，大搞肥库，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疏通河渠，新建两条公路，增建一座炼铁小高炉，扩大农具机械厂，利用水力发电，扩大短途运输和农副业产品加工的半机械化。其次是很好地运用一百四十万元的公共积累（包括上年积累的节余近二十万元），初步打算以三十万元投资农业基本建设和建立社队直接举办的农场和畜牧场；以四十万元投资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和扩大社办厂矿；以三十万元储备六百来万斤粮食，每人平均三百来斤；其余四十万元作为上缴县联社积累与存入银行作周转之用。使用积累特别注意两点：积极扩大公社直接举办的企业，增加公社所有制的比重；重点支持经济收入比较少的生产大队。再次结合整社在广大社员中，对公社一年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来一次群众性的总结运动，规划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生产，让人家的眼光看得更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更高，更大地鼓足干劲，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争取更美好的前途。计划在一九六零年全社总收入达到五百五十万元（不包括家庭副业），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粮食总产量四千二百万斤，单位面积产量一千二百斤；生猪年产两万来头；炼生铁四千二百吨。这样，每人平均总收入将达到一百六十元，平均每人生产粮食二千斤，猪肉四十斤，生铁四百二十斤。

紧靠蛮山，灌田四十五万亩、发电一万二千瓩的酒埠江大水库，一九六零年就可以竣工。老漕、满江大队一带的大矿藏，省里派了几百人正在用新式机器勘探。初步设想，公社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五千六百万斤，生铁九千吨，总收入七、八百万元。几年以后的蛮山面貌，又非今日可比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魚兒滿船谷滿倉

——湖南沅江萬子湖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湖南省委
中共常德地委 工作組
中共沅江縣委

萬子湖，是一個富饒美麗的地方。它是洞庭湖的一部分，有三十萬畝水面，四季盛產魚蝦，有七萬二千畝大小湖洲，星羅棋布，長滿蘆葦、湖草和楊柳。湖中的保民垸、南竹坳、明朗山擁有二千三百畝肥沃的良田和二千四百五十畝熟土。生活在這裡的一千二百二十七戶（四千六百三十五人）漁民和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用勤勞的雙手改變着這水鄉的面貌。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當人民公社這初升的太陽從東方升起的時候，萬子湖沸騰起來，原來五個漁業生產合作社、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建成了一個以漁業為主，漁、農、牧、副綜合經營的人民公社。僅僅一年的時間，整個萬子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九五九年，全社的總產值達到一百一十二萬五千元，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四點五。魚產量已完成三百一十五萬斤，比一九五八年增產一倍。一九五九年糧食生產雖遭到了一百二十天的大旱，稻穀總產量仍然達到了二百二十萬斤，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四，畜牧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生豬增長一點四倍，菜牛增長百分之六十，鴨子增長一點四二倍。

公社成立後，社員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廣大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成為集體勞動戰線上的一支巨大的生力軍。一九五九年，全社的出工人數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每一個勞動日所創造的價值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生產大發展，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的實行，使社員生活的不斷改善更有了保證。一九五九年每個社員的平均純收入可以達到九十五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點七。據管竹山、保民垸、明朗山三個大隊七百戶的調查，與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比較，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社員都增加了收入，增加的幅度，一般都在百分之二十七點三左右。

又 一 次 解 放

萬子湖的自然條件實在太好啦！就說打魚吧，三十萬畝大的水面，有捕不盡的魚蝦。可是在解放前，舊社會的統治者霸佔着這些富饒的資源，廣大的貧苦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爛船洲”、“荒蕪垸”里，過着淒慘的歲月。解放後情況改變，特別是一九五四年，萬子湖的農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之後，生產獲得了連年不斷的發展，生活也日益改善。到一九五八年，全年魚產量比合作化前一年（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稻穀產量也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三倍多。爛船都換成了好船，荒蕪變成了田園。合作化把人們從個體生產引向了集體生產和共同富裕的道路，生產力大大地向前發展了。

但是，在生产迅速发展同时，新的矛盾又在孕育中，特别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以后，矛盾就更突出了。湖里鱼多得很，没有大船大网捕不到手；湖内修土围子捕鱼（水涨时，鱼群随漫过围子的水潜入，水退后，就再也跑不掉了），是十拿九稳的好办法，但是劳动力严重不足，广大妇女本来是支巨大的力量，但是她们却被小孩和锅灶拖住了。看来，规模较小的生产合作社，又显得不相适应了。万子湖是名贵银鱼的产地，捕鱼，要大的风网船和银鱼网，当时的五个渔业社，没有一个社能够独立添置的。小集体只能添置中小型渔具，只能适于旺季近湖捕鱼，到淡季高水时期，湖里风大浪大，小船小网就无能为力了。尽管是旺季，往往也出现在一个埠头上船碰船、网挨网、人闹纠纷、渔具被损坏、产量不高的现象。如果有大船大网，完全用不着和小船在一处挤，找个宽敞的地方下大网，一网就能捕到几万斤。

渔业生产方面，合作社解决不了大捕大捞中的不少难题，至于全面地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小集体也是不大好办的。例如明朗山农业社有大片肥美的天然牧场，适宜发展牧业生产，却没有资金；而相距不远的莲花红渔业社，资金较足，很想养猪养牛，又没有场地。又如座落在湖中的管竹山渔业社有大量鱼苗，却找不到适合养殖的内湖；附近的保民农业社有适于养殖的内湖，却又缺乏资金和技术，想搞养殖也搞不起来。

万子湖的农民、渔民们对继续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全面地开发资源，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他们积极主张突破高级社的范围，走“大集体”的路。从一九五八年春天起，合大伙的事，就逐渐成为人们酝酿、议论的主题了。六月间，在一次几个社的党支部書記联席会上，本来是研究工具改革的，但是大家感到合大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热烈地讨论了起来，这次会议，根据绝大多数社员合大伙的强烈要求，向上级党委打了报告。七月五日莲花红渔业社和明朗山农业社合伙办的畜牧场，便挂出了牌子；七月十日，四个渔业社与保民农业社合伙利用鸟子湖也办起了养殖场。

当广大社员在积极热情筹办合伙事业的时候，少部分富裕社员却站出来竭力反对。如有人嚷着要退社单干，有人嚷着与穷社合伙会吃亏，甚至有人不惜以损害公众生产的行动来进行阻挠。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广大社员，特别是贫农和新老下中农，以亲身的经历，生产年年增产，生活步步提高的雄辩的事实，驳倒了那些对合大伙抱反对态度的人的錯誤論調，并且群策群力，克服了初办鱼苗养殖场、畜牧场遇到的不少困难，坚决走合大伙的道路；当全国其他地方要办人民公社，毛主席赞扬“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消息传到了万子湖以后，社员们莫不欢欣鼓舞。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万子湖人民公社诞生了，春风吹过百花开，广大社员心花怒放，朝思暮想的大社终于办成了。渔业社员培育了五百万尾鱼种向公社献礼，农业社员提早收完了晚稻，庆祝公社的成立。

人民公社实行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又办起了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首先把全社九百九十七个有劳动能力的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全社常年出工的人数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据嘉禾渔业大队第二和第五两个小队四十个妇女的调查，她们所做工分增加了两倍多。

大 捕 大 捞

在渔业生产上，人们盼望已久的大型架子网，在旺季来到之前，就已经添置起来了。并创造了外湖捕捞，一网捞得二万五千斤的新纪录。大型的风网船一下子添置了十六对。银鱼网也第一次出现在波涛汹涌的万子湖上。由于大型渔具的迅速添增，中小型渔具和湖场，又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得到合理安排，远近捕鱼有计划，大小渔具有分工，真正做到了有组织有

計劃地大規模的捕魚；公社還推行了“一船多業、一人多技”運動，既捕魚，又撈蝦，既撒網，又下鉤，社員形容是：“東方不亮西方亮，丟了南方有北方。”人們戰勝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強了，不論水勢魚情怎樣變化，都有各種適應性的漁具把魚捕上來。一九五九年“淡季”的捕魚產量比一九五八年最旺的第四季度還高，淡季賽過了旺季。

社員們依仗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巨大優越性，駛出了新添置的大船，用起了大網，英雄可有武之地了。萬子湖上，千舟齊發，勞動競賽搞得火熱。貧苦漁民出身的社員張冬喜和徐雨亭，用公社自制的大型架子網，在滴水成冰的寒冬出動到洞庭湖上捕魚，他們以旺盛的勞動熱情，驅開了嚴寒的侵襲，堅持在水中作業，八十三天內打了六十六網。嘉禾大隊的第三小隊在隊長袁良田（黨員）的領導下，發揚了敢想敢做的風格，苦心鑽研，改進捕撈方法，派人露宿湖邊，仔細觀察蝦子的習性和動向，用新辦法捕撈，最多的時候，平均每個人一個晚上就捕到一百二十斤蝦子，比過去增產一倍。

社員們深深体会到了大集體大撈大捕的優越性，他們形容個體經營和辦合作社時小集體捕魚的情景是：“小船怕風浪，網兒小得像籃筐，魚兒難上網”；公社化之後則是：“遠走大湖撒大網，魚兒用船裝”。

內湖養殖

人民公社化，不僅使大撈大捕的漁業生產群眾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而且迅速實現了大規模的內湖養殖。公社化帶來了大批婦女勞動力，大船大網和其他新漁具，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力量，而且適于養殖的內湖可以統一使用。有了這些優越條件，人們立下了宏圖大志，要把大湖變為天然的養殖場。

公社成立後的一年中，擴建了適于養殖的小養殖場，一九五八年冬天結合修堤，建起了八十三畝魚種地，這塊地全年可以分批培育魚種二千四萬尾。

有了大船，可以遠航撈魚苗了。公社在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間，組織了一支由七十人、二十隻船組成的撈苗隊伍，浩浩蕩蕩地開入了五百里以外的長江，三個月就撈回魚苗四千萬尾。

鳥子湖，這個有一千畝水面極適于養殖的內湖，過去在小社時期因為缺乏資金和技術，一度空閑過，現在也被充分使用起來了。湖中投放的二十萬尾魚種，現在都已長到了一斤左右，預計明年可產成魚三十萬斤。在鳥子湖周圍，公社經營的魚種場就有三十多個。

綠洲變了樣

萬子湖公社成立後，不僅大大發展了漁業，而且把漁、農、牧、副以及社辦工業，攆成了一股繩，互相支援全面發展。一九五九年已經做到漁業豐收、糧油自給了，使全社的大小湖洲，都改變了面貌。

在農業生產上，過去是人單力薄，困難不少，現在是統一經營，人多力量大。過去修堤感到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不存在了。一九五七年冬天，保民農業社（現在的保民垸大隊）下了最大的決心要修四萬土方的堤，結果只完成了二萬八千方；公社成立後，一九五八年冬天卻修起了十五萬七千方，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倍多，而且超過了過去四年修堤土方的總和，堤身修得又高又厚，工程質量很好。過去分散經營的各個農業社和漁業社，現在是同一公社的兄弟大隊了。在農活緊張的季節里，各漁業大隊和畜牧場，便來大力支援，一九五九年已經支援了四千八百五十個勞動日，還調來了二十六頭耕牛，運來了二十萬捆肥效很高的湖草和一万一千一百多担人、畜糞。農業豐收了，也給了漁業和畜牧業以很大的支援。一九五九年除全社口糧基本自給外，農業社還供給了漁業餌料用谷一萬二千五百斤，漁

业用麻七千多斤，供給畜牧場作牲畜飼料的谷子二十七万零九百斤。在农业战綫上，六百三十七个男女社員坚持与旱灾斗争到底，終于战胜了連續一百二十天的大干旱。一九五九年全社二千三百多亩田，除八亩失收以外，其余都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

畜牧业也得到大發展。到十二月份全社养猪已达到三千零二十七头，牛四百一十八头（耕牛九十六头在外）。过去是一片荒凉的明朗山，現在猪舍牛栏連成片，山前方圓十里的牧場上，遍地是猪牛；过去的穷山，变成富山了。一九五九年这个大队每个社員創造的价值，可达到二百二十三元，比办高級社时的一九五七年，上升了四倍，超过了全社最富的管竹山大队。

过去，这里連手工业都是極少極少的。建社一年，社办工业也建設起来了。人們斬荆劈棘，在烏子湖畔的一片荒坪上，建起了磚瓦厂和漁农工具厂，机器打米厂也正在兴建。漁农工具厂制造了大批漁具和农具，給了漁、农业生产以巨大的支援。大型的風網船，三个月就造起了两对。漁民們用起了自己公社制造出来的这些好工具，生产积极性格外高涨。

公社一年，变化万千。湖洲上的每件新事，生产上的每个胜利，都深深地教育和鼓舞着万子湖的广大人民。万子湖公社的社員群众用雄偉的歌声唱出：

人民公社胜天堂，
漁滿船来谷滿倉，
鴨兒成群猪兒壯，
湖洲遍野是牛羊，
幸福日子从今起，
子孙万代乐无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多年的願望变成事实

——湖南永興馬田人民公社油茶大丰收——

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組

油茶林的海洋

在天高气爽的深秋时节，当你进入湖南省永興县馬田公社的地界，登上山頂，就会看見連綿不断的山崗，長滿着一望无际的油茶林。这个公社共有二十五万多亩山林，油茶林就有十万八千三百亩，其余十四万多亩林木中間，也掺杂不少油茶树。油茶树的軀干長的不高，却四季常青，每到秋末冬初盛开着雪片一样的花朵，孕育着第二年的果实。現在枝头上都密密地悬着青中透黄、黄里透紅的果实。社員們众口同声說：“今年油茶大丰收，是从来沒有过的，真是幸亏有了人民公社。”不錯，这个地区由于建立人民公社，挖掘了劳动力的潜力，發揮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解决了粮食生产与垦复油茶林并举而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一九五九年垦复和中耕的十万亩油茶林，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所以，凡是到过这里參觀的人，都禁不住贊美这个地方真是油茶林的海洋！

两大丰收全面跃进

这个公社的社員，非常关心油茶生产，因为茶果“渾身是宝”，用途很大，除榨油外，油茶餅还是原油、沼气、杀虫藥剂的原料；茶果壳还可以提煉烤胶，制造活性炭、炭酸鉀和碱。如果把油茶餅和茶果壳制造成这些副产品，它的产值将超过茶油产值四、五倍。即使除去副产品不算，單是茶油一項产值，在当地群众經濟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地区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有名的油茶林区。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摧殘下，却大部分荒蕪了。解放以后，群众迫切要求垦复油茶林。当时由于农民还没有組織起来，收效不大，直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垦复面积才逐年增加，油茶产量也随着增長。一九五八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为油茶生产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就垦复和中耕了十万八千亩油茶林，茶油产量达四百万斤以上，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茶油总产值二百零三万六千三百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五点二，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八。出产的茶油除了供应当地群众需要外，每年都有大量茶油卖给国家，一九五七年卖出九十八万五千三百多斤，一九五八年卖出一百一十一万三千六百斤，一九五九年卖出二百万斤。根据群众历年經驗，油茶生产有“大年”（丰收）、“小年”（少收）的分別。一九五九年适逢“小年”，按常规是要少收，可是却打破了以往的这个規律，出人意外地获得了大丰收。每株油茶树上，密密麻麻地悬挂着許多茶果，有的茶果差不多跟桐子一样大，紅亮光潔，含油欲滴，許多油茶树，給茶果压得伸不起腰来。据枣子大队檢查，很大部分油茶树每株結果八百到一个千个，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公社根据各大队的报告和重点調查，一九五九年全公社茶油平均亩产可达

三十五斤左右，其中丰产山一万二千五百亩，亩产可达五十斤；高产山一千五百亩，亩产可达二百五十斤。为什么一九五九年获得这样大的丰收呢？这是由于公社雄厚的集体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对油茶的培育管理工作（深耕、中耕、追肥、修枝、防治病虫害等），为大丰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使“小年”超过“大年”；同时，这个公社一九五九年新垦复的五万亩油茶山，当年也可以得利。

一九五九年，这个公社不仅油茶获得大丰收，粮食也同样获得了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到五千零一十二万四千多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比正常年景的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其中稻谷总产量为三千三百四十三万二千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二八，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红薯总产量达四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四百多斤，折合稻谷（按四斤红薯折合一斤稻谷计算）一千一百一十五万五千三百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六，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还有小麦、蕎麦、高粱等杂粮作物共計为五百五十三万六千多斤。粮食作物所以取得大丰收的原因：一是扩大了双季稻耕地面积，结合垦复油茶林，实行了粮林间作，扩种了两万多亩杂粮；二是貫徹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加强了对各种作物的培育管理。所以，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五亩早稻，尽管有半数受到山洪冲击；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六亩中稻和二万七千六百九十二亩晚稻，尽管遭遇了干旱，平均亩产量仍达到六百二十九斤，为当地历年来水稻平均亩产的最高产量。

这个公社不仅粮食、茶油大丰收，工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成績也很大。公社的十个小煤矿和許多小工厂，一般都有盈利。生产的大发展，使收入大大增加，預計一九五九年每个社員的平均收入，将由一九五八年的六十四元六角增加到一百一十元。

公社打开了油茶生产跃进的天地

这里的农民多年来就有一个强烈的願望——垦复油茶林。但是，这个願望解放前在殘酷的封建剝削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解放后，尤其是合作化以后，油茶林垦复面积迅速扩大，到一九五七年共垦复了五万四千四百亩，比解放初期增加二点八倍，产油一百四十万六千五百多斤，比解放前产量较高的一九四四年增产三倍。不过，农业合作社的規模沒有公社这样大，劳动力沒有这么多，要同时大力发展粮食、油茶生产，在劳动力安排上，的确是顧得田就顧不得山了。一九五六年夏天，这个地区的复和乡曾經筹划由全乡統一調配劳动力垦荒，可是由于全乡各合作社要用一半時間去做田里活，另一半時間去做其他零活，沒有力量去垦荒。这样只好打消这个計劃。因为这个原因，一九五六年，忠和农业合作社还把三百五十亩茶山送給了别的社。为什么过去实现不了的願望今年实现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馬田人民公社一建立起来，就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第一、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等集体福利事业，因而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全公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妇女劳动力参加了生产，其中有六千多个妇女承担了大部分秋种和秋季作物的培育管理工作，騰出大批男劳动力去垦复油茶山；另有将近八千个妇女劳动力直接参加垦复油茶山。过去，由于家务牵累和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傳統習慣，妇女参加生产是不容易的。全国林业模范李林花組織妇女林业专业队的經過，就是一个例子。李林花从参加初級农业合作社起，就常常想到，妇女难道刨不得山嗎？便到处發动妇女去垦复油茶山，可是經過許多努力，直到一九五八年才有十八个妇女参加。但是人民公社一建立，李林花式的妇女就成千上万地涌現出来了。

第二、实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行基本口粮供給制，解决了社員們經常担心的吃飯問題，实行工資制，妇女和青年們都为領得自己的工資而欢天喜地。这就充分

調动了社員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創造性。当公社党委号召向荒山进军的时候，梓木大队經管油茶林的老行家黃青武自动地去当組長的參謀，提出先挖熟山，再挖子荒山，后挖老荒山，妇女刨熟山，有孩子的刨近山，男子刨荒山，青年刨远山等合理建議，使垦复油茶山的工作順利地开展起来了。在垦复油茶山过程中，男女社員都热情奔放地工作。上灣生产隊長黃秉助响应公社党委提出“垦复和中耕油茶山十万亩，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号召，發动了七十七个社員去挖山，一天完成了两天的工作任务。社員們的生产热情为什么这样高涨呢？請听听他們唱的一首山歌吧：“过去二月三月鬧粮荒，五月六月难过場，今年不愁油盐不愁米，一心努力挖茶山。”

第三、合理安排和調配劳动力，专业分工与社会主义大协作相結合。公社根据生产任务和劳动力情况，建立了各种专业队，又按季节和工作忙閑加以調整，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全社共建立了二十一个林場和一百八十四个专业队，从而不仅加强了油茶林的培育管理，而且普遍开始培育高产山和丰产山，树立了油茶高额丰产紅旗。枣子大队（过去的枣子林业社）一九五七年在五点三亩油茶山上創造了亩产五十六点六斤的高额丰产纪录，被称为“油茶大王”，一九五八年又在高产試驗山上創造了亩产二百九十八斤的更高纪录。一九五九年，公社有計劃地全面地推广了这个队的高产經驗。同时，还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在大队与大队之間組織大規模劳动协作。这个公社由于复种面积增加，农事活动紧张，而在短短的农閑期間，又要完成垦复油茶林的巨大任务，在劳动力使用上，这是一个重大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除了挖掘劳动潜力，發揮社員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外，就是集中力量，抓紧季节。在农事紧张季节，就調集专业队人員协助突击农业，力争按时和提前完成任务；一到农事較閑，又調集从事农业的社員上山垦复油茶林。这样，油茶生产就騎上千里馬，与粮食生产并駕齐驅地前进。馬田公社一九五九年所以能够取得粮食、油茶双双大丰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无比优越的社会基層組織，它为油茶生产大跃进打开了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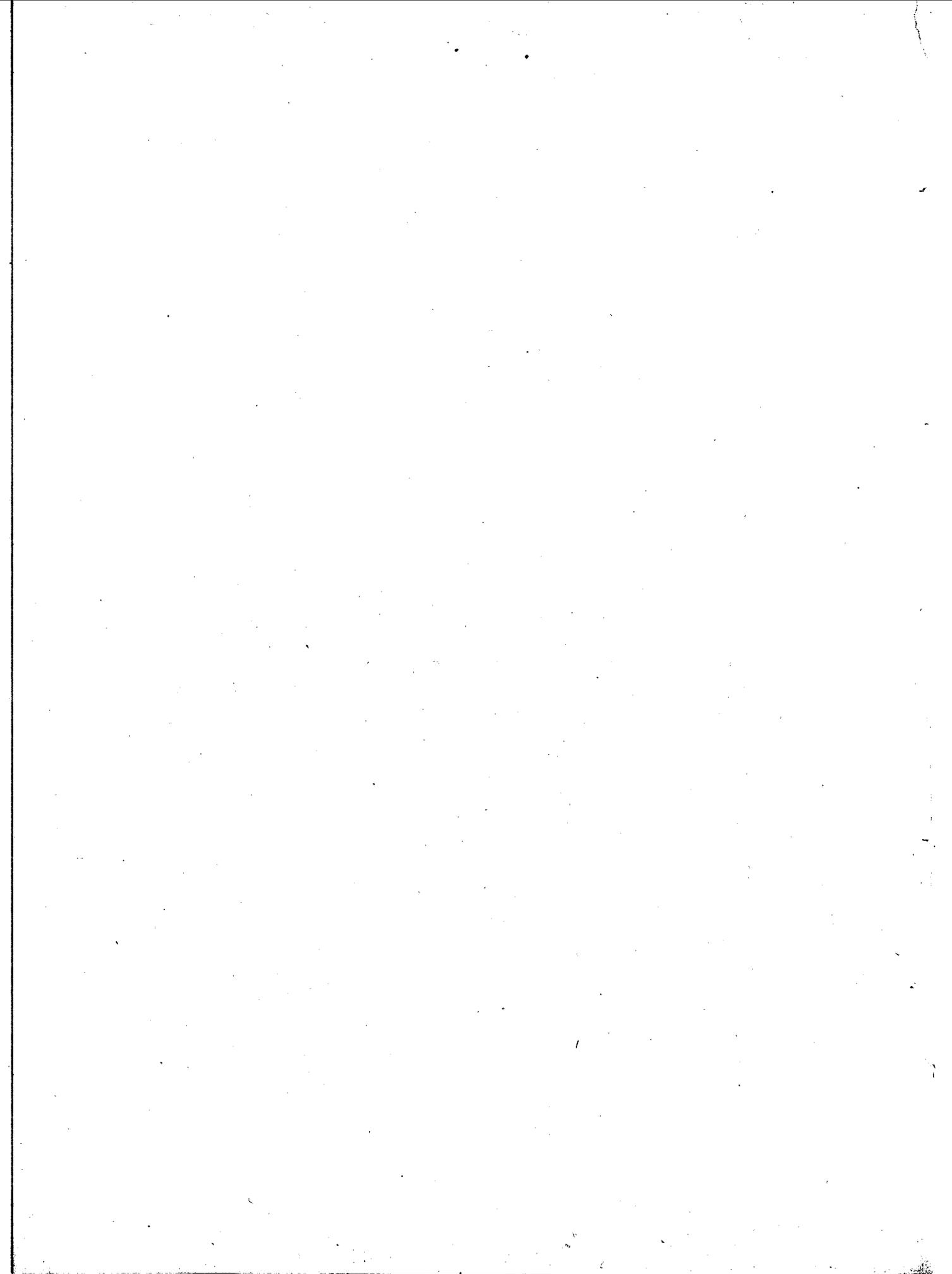
无限美好的前途

馬田公社現在雄心勃勃，初步拟訂了今后的發展规划。在油茶生产方面，他們决定进一步發揮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繼續苦干巧干，充分挖掘油茶增产的潜力，在工农业和其他各項事业不断發展的同时，在今后几年內，爭取油茶生产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以便滿足人民群众对于食油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大地增加人民公社的經濟力量和社員的收入水平。他們规划，一九六零年全公社茶油产量要达到八百万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長一倍；商品油达到七百万斤，每人要为国家提供商品油一百斤以上。

为了实现这个规划，他們打算：一九六零年垦复所有荒蕪的油茶林，每年普遍中耕一次。已經衰退的老林，也要及时地进行更新，过稀的油茶林，适当补植。同时逐步适当地發展新的油茶林，一九六零年垦荒造林两万亩，一九六一年新造林五千亩，一九六二年新造林四万亩。对現有油茶林，加强培育管理，逐步实现园艺化，像培育果园一样，精耕細作，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增加單位面积产量。增修山塘，加强油茶林抗旱能力。加强科学研究，逐步消灭病虫害。改革油茶生产工具，一九五九年使用垦山犁十七部，一九六零年增加到一百八十部，并陸續添置手扶拖拉机、三用除虫机，以及剝壳、榨油等机械。

为了实现这个計劃，社員們正生气勃勃地勇往直前。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公社化加速了电气化

——黑龙江宁安新安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
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委 工作組
中共黑龙江省宁安县委

(一)

黑龙江省宁安县新安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由三十一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組成的。全社現有三十四個管理区，四千三百一十二戶(其中朝鮮族一千七百八十七戶)，一万九千零四口人，耕地十五万九千亩(其中水田五万亩)。

在这个公社庆祝建社一周年的时候，全社已建成二十四座小型水电站和水动力站，連同公社化前原有的六座，总發電能力七百九十八瓩，平均每戶一百八十六瓦。有二十六个管理区实现了非田间机械作业的电气化和水动力化，一千八百五十二戶社員家庭安上了电灯。白天，在脫谷場上，电力、水动力带动的脫谷机不停地噴吐出金黄色的稻谷，公社工厂里傳出来机器运转声和电錘打铁声。夜晚，电灯光与海浪河水互相輝映，远远望去，分不清是城市还是乡村。

公社化加上电气化，給新安人民公社的农业带来了連續两年的大跃进和大丰收，展示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光輝前景和人民公社生命力的无比强大。全社一九五九年粮食和大豆的总产量为五千三百万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粮食和大豆总产量增長百分之三十二，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二千七百八十八斤。公社出售給国家的商品粮二千八百万斤，占粮食和大豆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平均每人出售商品粮一千四百七十三斤。全社一九五九年农副业总收入四百四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每人平均分得一百二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

(二)

刚解放时，这里的农业生产是很落后的。土地多 劳动力少，畜力不足，农民使用着笨重的旧式农具，特别是种水田，他們回忆当时的情景說：“耙地脚踏冰上水，种地拉犁用老牛，除草只好用手薅，打稻依靠脚蹬軸(脚蹬脫谷机)，脫谷只能上冻干，来年三月才到头。”这样，在夏天和冬季不仅不能抽出人力进行副业生产，就連第二年扩大再生产准备工作也常常无力进行。一九四八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实行了土地改革，組織了互助組，人們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劳动状况，一面积极改革旧式农具，一面摸索着創造省工出活的动力。就在这个时候，西安村共产党员李敏順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大胆地进行試驗，建成

一座發電三瓩的小型水電站，用電站發出的電力帶動機械制米，節省了人力、畜力。這一創舉，吸引了周圍的農民，紛紛前來參觀學習。一九四九年西安村建起了第二座小型水電站，到初級合作化的時候，由群眾集資又先後辦了新城、三家子兩處水電站。

一九五六年高級合作化後，生產進一步發展了，勞動力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銳。以和平高級社為例，在初級社時候種植水稻七千七百畝，播種方法主要是撒播、點播；到了高級社時，水稻種植面積增加到八千五百多畝，百分之五十是用最費工的插秧的方法。隨著密植程度的增加，拔草、割稻、脫谷等工作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每畝用工量由初級社時的七個工增加到九個工。多種經營的全年用工量也由二千四百個增加到五千二百個。這樣一來，群眾迫切要求興修水電站和水動力站，先從實現非田間作業機械化、水動力化和電氣化做起，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困難。高級社經過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兩年的建設，連初級社時原有的基礎，共辦起六處水電、水動力站，裝機容量五十三瓩。這在發展生產、創造和積累經驗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高級社規模較小，在利用資源和挖掘潛力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矛盾。有資源能夠辦電站的地方，一個社辦不起；有的有人力建立水電站，但是沒有資源，無處施工；有的地方水利資源豐富，也有力量，但因資源不屬於一個社的範圍，興辦起來仍然有困難。如山嘴子渠道長達二十六里，灌溉着十五個高級社兩萬七千多畝水田，上游修電站，就影響下游用水，一社修電站，就影響多數社的水田灌溉，所以，共濟、密江兩個高級社，只能在不影響別人的條件下，利用渠道的末端建立起兩個不足二十瓩的小型水電站。另一個困難是，高級社資金積累有限，一個社很難湊夠建立水電站所需要的資金。如寧古高級社，四十九戶，打算建一個五瓩的發電站，需要五千元資金，但他們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兩年連續受災，沒有積累，無力建站，群眾說：“發電站好是好，就是一個高級社修不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也很突出，在自然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建一個十瓩的水電站，大体需要二千個人工，建站最好的時機正是農業生產的緊張時期，顧了建水電站，顧不了生產。技術力量也不足，不僅設計、安裝、架綫等技術人材缺乏，就連鐵、木、瓦匠，在一個高級社也很難齊全。人們看到這些實際存在的問題，接受過去的經驗，都要求聯合起來興辦水電站，同時在治理內澇、興修水利方面，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因此，許多高級社就主動互相串連，積極聯名申請要求并大社。這個時候，毛主席指出“還是人民公社好”，這正合人民的心願，於是新安人民公社就在一九五八年九月應運而生了。

(三)

公社建成後規模擴大了，統一集中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使水電和水動力事業就象奔騰的駿馬一樣，得到了高速度的發展。短短的一年時間，全社新建了水電站和水動力站二十四座（水電站七座、水動力站十七座），相當於過去十二年所建立的電站數的四倍。不僅數量增加，而且規模也有顯著的擴大。

新安人民公社剛一建立，公社黨委就根據廣大社員的要求和生產發展的迫切需要，及時地組織了水電、水利資源勘察隊伍，對公社境內海浪、密江兩條河以及二十餘條較大的渠道進行了全面的勘察，根據勘察的資料制訂了全面開發、綜合利用、合理布局的全面規劃，然後又根據規劃提出了興修水利和舉辦水電站的原則：凡工程量較大，受益面廣的，由公社修建；屬於幾個管理區共同受益的，由幾個管理區聯合修建；規模小或不涉及其他管理區的工程，由各管理區自行修建。這樣一來，就解決了河流、渠道、上下游之間和山上山下之間，在利用水利資源方面的矛盾。公社對最大的山嘴子渠道，組織了十個管理區的人協作和全公社的大支援，將原有渠道加寬了二米，加高了一米，使水的流量由原來四點七秒公

方，提高到六秒公方，等于增加灌溉九千亩稻田的水流量。这样，不仅保证了已有的二万七千亩稻田的灌溉，还建成了一座一百零五瓩的跃进水电站和十一处水动力站，解决了九个管理区的非田间作业机械化的动力问题，同时发展了十余里的水上运输。杨林、哈道、张明三个管理区合办了杨林水电站。张明管理区住在山上，有劳动力无水源；哈道管理区住在山下，虽然有水源，因为地势平坦没有“落差”，缺少修水电站的条件；杨林管理区住在山坡下，地形坡度较大，既有水源又有“落差”，修水电站的条件优越，但资金、劳动力不足。可是由于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三个管理区，就根据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互助互利的原则，在公社统一领导和筹划下进行协作，建成了一座五十瓩的水电站，解决了社办工业和非田间作业动力的用电和照明问题。

为了兴修水利、举办小型水电站和水动力站，新安人民公社在充分发挥劳动力作用方面，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公社在劳动力调配上，实行农闲季节集中修建，农忙季节多余多抽、少余少抽、特忙不抽的办法；几个管理区联合兴办的工程，采取了按益出工、量力分担、互助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一个管理区能够自行修建的工程，采取了“自行包干、不足外援”的办法。为了作到办电和生产两不误，公社和管理区都组织了以专业人员为主、一般劳动力随时参加的施工队伍，既有常年干的，也有临时参加的。如杨林管理区通过发动四、五十名妇女参加劳动，腾出了三十个年青力壮的社员组织了水电站施工专业队，田间作业不仅比往年多蹚了一遍地，而且只用四个多月时间就建成了杨林水电站。在联合施工中，为了发挥不同管理区的不同作用，作到因地制宜、量材使用，公社也采取了适当的办法。如修建古城电站时，卜家管理区技术工人少，距离石头产地近，就确定他们除修一部分土方工程外，主要搬运石头；宁古管理区距离石头产地远，又没有铁、木、瓦匠，确定挖土方；古城管理区劳动力缺乏，铁、木、瓦匠多，确定他们修“落差”。这样，从卜家管理区往电站搬运石头，节约了四分之一的用工量；宁古管理区距离电站近，利用下雨两天突击完成了土方任务；古城管理区也按期完成了修“落差”的工程。此外，公社还大量兴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使九百五十多名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办电和生产劳动。并使过去不参加或不经常参加劳动的四百九十多名半劳动力，也都积极地参加了公社集体劳动。

新安人民公社在筹集办电资金上，采取了统一筹划、三级分工（公社负责筹集公社举办的发电站全部资金和对重点管理区建电站的补助资金、管理区筹集自己办电站的资金、社员负责筹集照明部分的资金）的作法。全社兴建的二十四座水电、水动力站，共花费十五万二千元，其中公社投资八万二千元，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九；管理区投资五万元，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九；社员投资二万元，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三点二。这样，公社、管理区和群众的资金潜力都被发挥出来，显示了公社经济力量的强大。在资金的使用上，他们作到了花钱少、办事多、办大事。例如公社举办的跃进水电站，装机容量为一百零五瓩，电站设备共花了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元，平均每瓩只花一百一十六元，如果分散建立同等装机容量的四个电站，电站设备就得花二万四千二百四十元，平均每瓩二百一十七元，要多花一倍资金。古城管理区原有一处十五瓩发电站，一九五九年又扩建为二十四瓩，原有十五瓩旧的水轮机就没有用了，公社根据需要，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调给旧街管理区使用。这样，既加快了旧街管理区建电站的速度，又节省了资金和器材。公社本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向干部和社员进行了勤俭办电、依靠群众办电的教育，坚持了先土后洋、土洋结合的方针。社员自愿拿出了一百五十多立方米木材和五千多斤废铁。杨林管理区二百四十户，在一次建立电站群众动员大会上，社员自愿拿出了四千多元作为电站的信用存款。永乐管理区的社员，从旧木板上起了十五斤钉子，献给公社作为公用。和平管理区的社员

卖了四十口肥猪，作为办电站的资金和购置物料之用。全社新办的二十四处水电、水动力站，其中有十七处用木头做的水轮机，用石头、柳条子做的“落差”的排水墙，根本没有使用钢筋和水泥。经过技术检验，质量合格。

公社在统一使用技术力量和大量培养技术管理人员方面，也显示了优越性。在大规模兴建水电站和水动力站的形势下，为了解决设计、施工、安装、操作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新安人民公社在党委的领导下，通过技术人员大登记，挖掘了群众中的技术人材的潜力，建立了专业技术队伍，并采取一师带百徒，现场参观学艺，边干边学边提高等办法，培养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技术队伍。公社以社办跃进水电站为基地，以常年专业技术队为骨干，包括管理区的技术人员在內，共三百多人，组成了全社性的水电技术网，分片包干，指导水电站和水动力站的建设工作。过去接连两年没有建成水电站的庙山管理区，公社派去了六名设计、施工、电气安装技术员，帮助建成了一处二十四瓩的水电站和两处三十马力的水动力站，庙山管理区的社员们又感动又赞扬，都说：还是公社力量大，文武齐全，你帮我，我帮你，一年就建成了三个站。

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工、农、商、学、兵各部门，拧成一股绳，为实现公社电气化，积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社营铁木综合工厂，工人们昼夜突击加工电站部件，并利用废铁在业余时间加工了一千多斤铁件，支援了跃进水电站的建设。社办农业中学和小学的师生，为支援发电站的建设踊跃参加义务劳动，中学物理老师领导的业余安装队，协助公社架线和安装电机设备。信用部门通过开展电气化信用存款业务，筹集了六万多元资金。人民武装部门组织了两个营、五百一十六人的基干民兵突击队，投入了公社兴修水电站工程，加快了工程进度，保证了工程质量。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援下，广大群众兴办水电站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用行动实现了自己提出的“英雄不怕难，坚决办电站，电灯不放亮，决不下火钱”的豪迈口号，水电站和水动力站，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了。

(四)

新安公社自从水电站和水动力站大批建成以后，技术和劳动条件大为改观。由水电和水动力牵引的农机工具大量增加，原有的脚踏打稻机、臼米器、槌枷，在这个公社已成为过时的工具了，脱谷、碾米、铡草都用电力、水动力带动的机械。一九五九年脱谷季节，有十五个管理区在水电站和水动力站附近，就地建立起若干个大型脱谷场，空中架起电灯网，从脱谷、乱草到扬场，全部采用由水电和水动力带动的机械流水作业。十个制米厂，通过升降机把水稻自动加工成大米。西安管理区二百二十一头牛所需的饲料，全部用电力带动机械铡草，工效比过去提高四十倍。一九五九年夏季插秧的时候，公社把电灯架设在水田地里，供二百多人插秧时照明之用。杨林管理区的马棚、猪圈、兔舍，全部安上了电灯。饲养员张凯说：“过去喂马手提煤油灯，风来吹灭，雨来浇灭，现在有了电灯，夜里通明，风吹不灭，雨浇不灭，喂牲口照看马驹子可真方便啦。”由于非田间作业使用机械代替手工劳动，社员们的劳动效率空前提高了，生产成本也显著下降。用水电或水动力碾米，平均每人每天可碾米一千二百五十斤，比用脚春米提高六十多倍。用机械脱谷，平均每人每天可脱谷一千六百斤，比用脚踏打稻机提高三倍。一九五八年全社用脚踏打稻机脱谷，干了一百二十天，每天占用二千二百四十多名青壮年劳动力；一九五九年用机械脱谷，在稻谷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的情况下，包括妇女在内，只用了一千名劳动力，四十天就完成了脱谷任务。二十二个管理区过去用脚春米，常年占用二百八十名劳动力；一九五九年用电动机械制米，只用三十三名劳动力。从一九五九年春到现在，全社仅脱谷、打乱草、口粮加工、铡草

等四項非田間作業，就節省了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個工作日，相等千七百九十名全勞動力一年的工作量。用機械脫谷，比原來乾淨，每畝地還比腳蹬打稻機多打出十二斤糧食，全社四萬九千多畝水稻，可以增收五十八萬四千斤糧食。用機械碾米比腳舂米，平均提高百分之十的出米率，每斤減少一分四厘成本費，全社一年加工六百九十二萬斤口糧，就多出米六十九萬斤，節省九萬元成本費。這兩筆加在一起，一共增加一百二十七萬四千斤糧食，可供二千人吃一年。群眾說：“自從修了水電站、水動力站，農村真變樣啦，碾米磨面不用牛，鋤草不用人點頭，點燈不用油，省工省錢省時間，干活比以前更順手。”

這個公社由於脫谷、碾米、鋤草、飼料粉碎等作業基本實現了電氣化、水動力化，非田間作業用工量大大減少，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支援城市工業建設一千餘名勞動力，但是仍然能夠多騰出大批勞動力投入田間生產，實行加工細作。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積由一九五八年十五萬六千畝增加到十五萬九千畝，施肥面積由十一萬畝增加到十三萬九千畝，每畝施肥量由一千三百斤增加到二千六百斤，耙地、攔苗、鏟趟都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遍；同時，還抽出五百七十多名勞動力組成專業隊伍，發展多種經營。結果，獲得了糧食和多種經營的全面大丰收。

隨著水電站、水動力站的大批建成和投入生產，社辦工業也象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了。全社現有八十六處中小型工業，其中鐵工、制米、制材、彈棉等二十六處工廠是由於有了水電動力，才興辦起來的。公社經營的綜合鐵木工廠，安裝了三百斤重的電錘，用電錘打車瓦，五個人一天能打十付，比手工操作提高效率九倍。電鋸制材，兩個人一天能破六立方木材，比手工操作提高六倍。電鑽鑿眼，每人每天能鑽兩千個，比手工操作提高六十六倍。公社鐵木工廠，一九五九年一至九月生產了大小農具、大車、水電器材一萬餘件，支援了農業和水電事業的發展，改變了過去農具缺了到外買、壞了到處求人修理的局面，基本上做到了自給自足。由於水電、水動力和社辦工業的發展，迅速地壯大了公社經濟，工業產值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七。

公社電氣化和工業化事業的大發展，促進了農業生產大躍進，公社積累和社員收入大增加，物質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采。電，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方便。社員們在電燈光下看報、讀書、學習文化。社員的家庭里夜間也點起了電燈，青少年學生們在溫習功課，老年人還領着孫兒孫女在路燈下游玩。在農閒或周末和假日，俱樂部里燈火通明，朝鮮族社員和漢族社員一起載歌載舞，盡情歡樂。通過大辦水電站和水動力站，人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大大發揚了敢想敢幹和敢於向大自然進軍的共產主義風格，更加堅定了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信心。

現在，新安公社的全體社員正在上級黨委和公社黨委的領導下，信心百倍地從事新的水電站和水動力站建設工作。一九六零年計劃，在一九五九年三十座水電站和水動力站的基礎上，水電站、火力發電站和水動力站、風動力站共將發展到一百個。這樣，全社性的水電、火電和水動力、風動力網，將進一步全面形成，各種機械和半機械作業，絕大部分將由電力或水、風動力帶動。國家工業支援的電犁已經運到，一九六零年就要在水田里進行深翻。住在山上山下的全體社員家里都將安上電燈。新安公社的人民熱情歌唱着，“過去農民輩輩窮，太陽只有半天紅，今天生活同富裕，日落‘明珠’又騰空，鄉村變成城市樣，多謝領袖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城市人民的副食品倉庫

——黑龙江佳木斯三合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黑龍江省合江地委
中共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委 工作組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三合人民公社，建立仅仅一年多点的時間，就在供应城市人民副食品方面，显示了巨大优越性。这个只有四千多个劳动力的公社，不仅在自給性生产方面，保证了全社一万多人口日益增长的粮食、蔬菜和肉蛋等的需要；在商品性生产方面，一九五九年虽然是副食品生产建设打基础的阶段，但是已经能够源源不断地拿出比过去多得多的东西供应城市。在这里，经常有胶輪馬車和汽車，滿載蔬菜、瓜果、鸡蛋、牛奶、猪、禽等副食品运往城市，又从城市里运回生产资料 and 日用品。

三合人民公社位于我国最东北部的黑龙江、松花江、烏苏里江三江环抱的平原上，在佳木斯市的西郊。全社有三千一百三十二戶，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八口人，四千七百三十二个男女劳动力，耕地面积八万四千一百三十五亩。在公社化前，这里就供应城市以蔬菜为主的副食品。由于大跃进形势的出现，佳木斯市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人口激增，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要求郊区供应更多的副食品。这时高級农业社的規模就显得小了，活动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和高速度发展多种副食品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这样，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三个乡十五个高級社，合并成立了三合人民公社。

在短短的一年中，三合人民公社就在原有基础上建成了副食品生产基地，并且拿出了价值二百八十万零三千元的副食品，供应城市，商品率占副食品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一。其中蔬菜九千七百万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二点九倍，占佳木斯市全年供应量的一半左右。加上其他公社的供应，市内二十七万人口，每人每天吃菜由过去的七两半提高到一斤半，而且在严寒的冬季，也能吃到新鲜蔬菜。从而改变了过去主要靠外援的“南菜北运”的状况，做到了自給有余，一九五九年全市拿出了二千二百四十万斤鮮菜支援外地。由于三合人民公社出售的蔬菜供应了半个城市，这就使佳木斯市只由近郊的两个公社就可以担负以蔬菜为主的副食品生产任务，其它远郊的四个公社，可以用主要力量发展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三合人民公社出售猪六千六百三十五头（包括仔猪三千多头），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二十二倍多；家禽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六只（包括雞十二万多只），比一九五七年提高十九倍多；蛋十八万八千五百三十二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二倍多；乳类七十八万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二倍半。此外，还供应了大量鮮魚、蜂蜜和瓜果。如果分别按农业劳动力計算，在一年中，每个种菜的（包括兼种粮食的）劳动力出售菜三万七千六百四十多斤，每个畜禽飼养員出售猪十二头多，禽二百五十多只，蛋三百四十多斤，乳一千四百多斤。因此，城市人民称

贊說：三合公社是副食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倉庫。人們形容公社副食品生產大發展時，把幾個歷史時期作對比說：單干戶用筐挑，互助組用担挑，初級社用車推，高級社用大車拉，人民公社用汽車裝。

二

三合人民公社剛一建立，社員們在人民公社的領導與組織下，發揮了沖天的干劲，加強後期田間管理，增水、追肥。在公社初建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就贏得了空前大豐收，蔬菜平均畝產四千四百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九點二，糧食平均畝產二百零九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過去那些不大相信蔬菜生產能高速度發展的人，已經信服了，可是有極少數富裕中農出來說：“產量到頂了，公社的優越性到頭了。”然而，人民公社並沒像他們所講的那樣停滯不前，而是昂首闊步，飛躍前進，顯示着旺盛生命力。一九五九年全社春夏秋菜平均畝產六千二百六十斤，比空前大豐收的一九五八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總產量一億六千萬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糧食作物也獲得了豐收，平均畝產三百五十三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一。

一九五九年在城市的支援下，公社大力推行機械化，對農業和畜牧業生產進行技術改造。他們在高級社的基礎上，增添了機器設備，使糧米加工、飼料粉碎、脫谷、磨粉等非田間作業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公社還購買了七台拖拉機，加上原來高級社的一台，共有八台拖拉機。按照需要來講，雖然拖拉機還很不夠，但是在生產中，已經起到了很大作用。公社開辦了駕駛員訓練班，培訓出三十六名拖拉機駕駛員。公社辦起機械修配廠，作到了拖拉機小修理不出社。為便于機械耕作，公社還調整了各管理區之間的插花地。由於農業機械歸公社所有，公社可以統一調劑使用，那里需要就調到那里，這就大大提高了機械利用率。一九五九年用拖拉機深翻的菜地占整個菜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從而大大加快了翻地進度，而且深度都達到一尺，耙的土塊細碎，整的平坦。同時因為土地深翻之後，把小畦改為大畦，減少了池埂，既擴大了土地利用面積，也便于引水灌溉。這一年公社還用拖拉機干了一部分送糞、運輸、播種、脫谷等農活。

三合公社緊靠松花江，有着良好的水利條件。在高級社時期，也興修了些水利工程，打了些井，但是僅僅依靠高級社的力量，還不能興修超過一個高級社條件所能達到的更大的水利工程，有水也不能充分利用。一九五六年起，民勝高級社使很大勁，抽出一百多人，利用農閑季節，花了兩年時間，才修了一個小型攔河壩。當時各高級社也都想引來松花江水灌溉菜田，醞釀了很久，因為人力財力不足，修不起來。而水又是蔬菜增產的重要條件，澆足水與不澆足水一畝地產量就有千斤之差。人民公社的人多力量大，物資雄厚，小社地界打開了，能夠從全社出發，制訂全面治理水和利用水的規劃，對興修水利工程和安裝電力抽水機抽水灌溉作了通盤安排。公社組織了一支一千六百多人的水利建設隊伍，開山劈嶺，進行水利建設。公社還辦了一個火藥廠，生產出一萬多斤炸藥。在天寒地凍的隆冬，水利工程可以用冰上爆破方法進行，仍不停工，鑿創的少就用炸藥炸，每人平均日做土方由零點六立方米提高到十立方米以上，大大加快了水利建設速度，不到三個月的工夫，就在大頭山建成一座能灌溉五萬多畝地的電力抽水站，把高級社時期三年修建的計劃提前二年多實現了。公社還修了一條引水大干渠，長達一萬七千米，橫跨六個管理區，不僅解決了菜地用水問題，而且還能灌溉一半大田。公社在興修水利工程的基礎上，大搞電力抽水灌溉，購買了九千多米電綫，六部電力抽水機，最大的抽水機有五百二十七匹馬力，用從佳木斯市來的電源，在市供電局工人的幫助下，把電動機安裝好。有了大頭山電力抽水站和其他兩處小型電力抽水站，使全社大部分菜地實現

了电力抽水灌溉，什么时候用水什么时候有，要多少有多少。

由于公社实现了非田间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用机械翻了一部分地，用电力抽水灌溉，这就腾出大量劳动力，公社把这些劳动力作了统一安排，合理分工，有了比较充分的力量建立各种专业队。过去在高级社时期，因为劳动力少，调动不开，不能设立常年积肥队，只靠几个积肥员积的肥料有限。现在公社抽出三十五个劳动力，建立了七个小化肥厂，还以一百五十个人，组成了十五个常年积肥队，其中有三十人、三十匹马、十五辆胶轮大车，每天到市内运回城里的粪。特别是公社建立了三十多个畜牧场，每个牲畜就是一个小型造肥厂，每个畜牧场又是一个大肥料厂，这就为蔬菜生产开辟了新肥源，在一年之中，就积了畜粪肥料四亿八千多万斤，占肥料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畜牧场又都分散在田间，随用随取，这就给施肥带来了极大方便。一九五九年菜地平均亩施肥达到一万七千斤，比公社化前增加三倍多，而且能够有计划地合理施肥，什么季节，需要上什么肥料，都有适应的足够的数量。

公社在一九五九年还战胜了蔬菜作物的大敌——病虫害，解决了社员过去最担心的一个大问题。秋季，蔬菜发生了严重的“霜霉病”、“夜盗虫”等“八病十二虫”，这时，对人民公社怀疑的人又说：“看吧！公社能翻地，能治水，看你怎样治病虫害？”但是公社并没有在病虫害面前束手，组织了七千多人的大兵团，向着病虫害展开围歼战。公社制药厂就设到田间去，制造了大量土农药；公社的农具修理制造厂制造出喷雾器，手抓、药喷，齐破病虫害。佳木斯市的工厂、机关和学校听到消息后，也纷纷组成灭虫队，前来和公社社员们并肩向病虫害作战，反复扫荡，终于消灭了病虫害，保证了二万多亩蔬菜的大丰收。社员说：“在这个时候真显出人民公社的力量啦！要不是公社，最少得减产一半。”

三合人民公社在北纬四十八度，一年只有一百二十几天是无霜期。公社化前，历年因自然条件限制，只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种植蔬菜。在一九五七年冬天，有三个高级社建立了四十七栋温室，并且开始冬季窖藏蔬菜。公社化后，资金多了，力量大了，人们的思想更广阔了，眼界更宽了，胆量更大了，要在严寒的冬季大量种植蔬菜，大搞温室生产。秋天，他们在准备建设温室的土地上，种上了蔬菜，等小苗长到二、三寸高，就组织各方面技术力量大协作，公社买来了大量的玻璃和木材，在小苗周围，平地盖起了一百二十二栋温室，面积有二万九千二百八十平方米。十多种蔬菜在温室里茁壮地生长。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温室生产的蔬菜已达九十六万多斤，产量最高的一栋温室二百平方米产菜一万多斤，同时，公社还窖藏了七百二十万斤鲜菜。这就实现了蔬菜四季常青，常年供应，改变了过去冬天很少能吃到青菜的现象，保证了城市人民在严寒的冬季里，也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青菜吃。

三合人民公社，以二千五百七十七人组成了三十四个蔬菜专业队，实行分工分业，建立了集体生产责任制，锻炼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在自力更生、“到群众中找鲁班”、培养“土专家”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开办常年业余技术学校、办短期训练班、定期组织技术经验交流会等方法，普遍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培养出拥有四百八十六名技术人员的技术队伍。群众说：“人民公社是学堂，技术人员成了帮，合理分工务专业，发展生产有力量。”这支队伍，在具体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蔬菜品种由原来的六十五种增加到一百一十五种，并且增加了复种混种的茬次，从一年种四茬增加到七茬，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在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一套种植蔬菜的经验，群众叫“六句真经”，“四十二字法宝”，就是：“水勤粪足土深耕，样多品全普良种，合理密植细管理，土洋结合灭病虫害，混种复种增茬次，均衡足量四季青。”

三

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特点，不仅促进了蔬菜生产的大发展，更有力量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以满足城市人民对多种副食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公社贯彻了公养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畜牧业就以通常人们难以想象的高速度飞跃发展，特别是公有部分，发展之快，更是惊人。目前公有猪已达到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头，占全社所有猪的百分之八十八，加上社员家庭养的猪，全社平均每人达到一点三九头；公有禽达十八万四千只，占全社禽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加上社员家庭养的禽，平均每人达到十四点六只。这就为畜牧业生产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公社诞生不久，就对畜牧业大发展作了统筹安排，以养猪为中心，因地制宜地大建畜牧生产基地。三联管理区，依山傍水，适宜于养鸡，公社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万鸡场；“五一”管理区有块草地，地势平坦，公社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万猪场。全公社现已建成了各种畜牧场三十三处，比公社化前增长五倍多。在建场时，公社本着勤俭原则，从公共积累中拿出了五十九万元，作为畜牧业大发展的资金，还拿出了价值三十七万元的木材，作为建设畜牧场用，公社办的工厂也为兴建畜牧场生产了红砖、洋钉、铁杠等建筑材料，并以一百五十人组织了七个基建队，常年负责修建工作。社员们也都积极热情地支援畜牧场的建设，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余钱借给公社兴建畜牧场，一方面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出动人力，到大草甸子上打回一百二十八万捆草，解决了苦房草问题。这些畜牧场的特点是规模大、条件好、区区别有，宜于畜牧业全面大发展。比如万猪场，有七百多间猪舍，都有围墙、木栅栏、板垫圈底，还有放牧场和运动场。象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好的条件，分布的这样广，在高级社时期很难想象在几个月内办到。

随着畜牧业生产基地的建立，公社合理地组织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战线上抽出五百五十五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六，组成了十七个畜牧业专业队。公社在畜牧场开办短期训练班、红专学校，组织技术表演，开现场会议，并采用老手带新手、边干边学等办法，普遍培训了畜牧饲养员，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其中有一百二十人，经过当地考试，达到技术员水平。佳木斯市还派来了有经验的兽医人员，协助公社建立了兽医院。这支技术力量在解决大规模集体饲养的技术问题中，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在解决大群畜禽饲养中的疫病问题时，这些新成长的技术人员指导各场经常注意了卫生工作，人员出入都要严密消毒，并在春秋两季普遍给畜禽打防疫针，作到了全社一年无疫情，成为无疫社。这个社的红旗姑娘养鸡队，还创造了立体翻槽饲养工具和自动化产卵箱，节省了人工，还能使鸡舍经常清洁。

在畜牧业大发展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仔畜和雏禽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社把万猪场作为仔猪繁殖场，专门担负繁殖任务，一年来繁殖的仔猪达六千多头；公社还建立了一个电气化鸡雏孵卵繁育场，一年来繁殖的鸡雏达十九万八千多只。这也是在高级社时不能想象的。仔猪繁殖场采取了母猪全留、双配、重配等方法，使母猪不空怀，每头母猪一胎平均产仔由过去的八头提高到十点五头；鸡雏繁殖场采取了电气化人工孵卵法，两台电气孵卵器，二十一天就可孵出三万五千只鸡，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三·五，而且都是产卵快、产蛋率高的优良品种。繁殖场繁殖的仔猪和鸡雏，加上各畜牧场自己繁殖的仔猪和鸡雏，保证了猪鸡大发展，而且还支援了佳木斯市机关、企业自给性的养猪养鸡事业，一年来供应了仔猪三千多头、鸡雏十二万多只，成为佳木斯市内的仔猪、鸡雏的供应基地。

公社畜牧业发展得这样快，规模这样大，曾经有人担心饲料问题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在高级社时，确实是个大问题。高级社的土地有限，种了这样种不了那样。但是，在人民

公社里，就不是什么难题了。公社在年初制定生产计划时，就把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作了统一安排，有计划地在离城较远的适宜于种饲料的管理区，如黑通管理区，多种玉米、稗子等精饲料；还在畜牧场附近划给畜牧场一些土地，专种瓜菜饲料；由于蔬菜生产的大发展，还可供牲畜一部分菜帮菜叶作饲料。到秋天，各畜牧场就采取窖藏土埋的办法，大搞青贮饲料，为冬春两季作充分准备，保证了一年四季都有足够的饲料。畜牧场还安装了机械蒸煮器，一天一个人煮熟饲料，可供二千头猪吃，比用大锅煮提高工作效率十倍多。

公社在实践中，摸出了一套大规模集体饲养畜禽的技术经验，这就是：繁（密繁多产）、良（改良品种）、防（防疫除病）、饲（加配饲料）、住（畜舍建筑）、管（精心管理）、技（技术革新）、肥（建场积肥）。这样，生猪普遍长的快，奶牛产的奶多，鸡产的蛋多，例如每只鸡平均由过去一年产一百二十个蛋，提高到一百五十个蛋，每头奶牛平均由过去日出奶四十斤，提高到七十多斤。

一年来，社员家庭饲养的猪、鸡，在公社帮助下，也有了发展。公社供应了社员家庭饲养的仔猪一千五百二十多头，鸡雏七千多只，并向他们传授防疫知识，给畜禽打防疫针，这样，社员家庭养猪就达到二千零九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三，鸡达到二万九千一百多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

四

一九五九年三合人民公社经济全面大跃进，特别是蔬菜和畜牧业生产大跃进，全公社的总产值达到六百六十万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七，比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一百八十。总收入达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二十二元，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三十点八六。其中公社所有部分增长得更快，已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由于公社有了比以前更为雄厚的物资力量，可以帮助三个穷管理区大力发展生产，加上穷管理区本身发奋图强，一九五九年各管理区之间经济已经趋于平衡。为了生产的更大发展，保证在一九六零年获得更大跃进，他们拿出了一百零七万五千多元作为公共积累。一九六零年在城市支援下，基本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继续大搞蔬菜生产，还要兴修二百栋共四万八千平方米的“四化”（取暖暖气化、照明电灯化、浇水喷雾化、作业机械化）的温室群。在畜牧业大跃进方面，还要建立五个万猪场，三个万鸡场，二个万鸭场，一个万兔场；同时要扩建原有的畜牧场，大力提高现有生产能力，为城市人民提供更多的副食品。

随着生产的大跃进，社员的收入也相应提高了，一九五九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一百二十九元二角，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每人平均可得一百五十元，不仅足够改善生活之用，而且还有积蓄，全社平均每户在银行存款一百四十五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环解开环环开

——黑龙江海倫稻香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
中共松花江地委工作組
中共海倫县委

黑龙江省海倫县稻香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一九五九年又获得了更大的跃进，更大丰收。由于生产的迅速上升，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員們都喜气洋洋，干劲也越来越大。

稻香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收了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五万斤粮食，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二，一九五九年收了一亿四千四百八十六万斤粮食，比一九五八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按全社四万八千人計算，每人生产粮食三千零八十二斤。一九五九年他們繳公粮和卖给国家的粮食共七千二百二十八万四千斤，等于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說等于每一个人向国家提供了一千五百五十余斤的商品粮，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数字啊！

在人們的記憶里，这里过去是个穷地方，經常遭受水涝灾害，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这块地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就富裕起来了呢？稻香人民公社的社員回答是：“公社化加上水利化，就是我們由穷变富的道路。”

稻香人民公社的水利工程确实是一个奇迹，他們打破了只有山地才能修水庫的迷信，在通肯河南岸的一片平原上，利用自然泡、洼，修建了十个大水庫。一丈多高、总长三万七千四百米的庫牆，拦蓄着水面总面积达二十七万亩的水，水庫与水庫之間有二十三道长十一万二千三百米的干渠，还有许多象蜘蛛网一样的毛細渠，伸向田間。一向喜怒无常的通肯河水，已經在人們面前馴服了。夏秋之間，雨季到来，通过輸水閘和渠道，庫內装下大量的河水，就是內涝的雨水，也被毛細渠全部吸收起来。天旱时，庫水放出，灌溉田地，此庫不足，彼庫調剂，一时各个水庫的水都不足，还可以引用河水。正是由于实现了水利化，就使粮食产量迅速增加起来。不但如此，水庫的修成还促进了多种經營的发展，为公社工业化准备了条件。

水利化促进了公社化 公社化又加速了水利化

这里的劳动群众很早就感到水利化的重要。解放后，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他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向水害作着坚决的斗争。截至一九五五年底，沿着通肯河岸修了三十多万土方的河堤。一九五六年实现高級农业合作化以后，更为兴修水利創造了有利条件。在高級社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两年，水利工程建設較前大大加快，这两年建設的工程量超过了历史上所修的水利工程总合的三十八倍。因此，水害的威胁大大減輕了。

但是，这些工程都是属于防御性的，而且只能防河水，不能防山水，只能防外水，不能防內

涝。根据水利部門几次勘测规划,要想变水害为水利,必須在过去水利工程基础上,新建和扩建十个水庫、二十三条分洪和排水渠道。这些工程完成后,可以开垦四万五千亩水稻田;将百分之六的已耕地由旱田改为水田。光是计划新开的稻田,按平均产量計算,每亩最低可产四百斤,就可增产一千八百多万斤粮食;十五万亩低洼地如果不受涝灾,也可增加四千万斤粮食。有了这样一个初步规划,经过一九五七年以来两条道路和农业生产如何大跃进的辯論,在“全国农业发展綱要”和“苦战几年,改变面貌”口号的鼓舞下,群众干劲很足,决心要把水利工程修好。

一九五七年冬天水利工程动工了,可是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問題。这就是:第一,这里地广人稀,每年又有六个月的冻土期,劳动力不足是一个突出的問題。水利工程須挖填土方二百四十四万方,直接受益的高级社只有十个,把他們全部劳动力都拿出来,也不过两千人。每人一天按两方土的工效計算,别的活不干,也得修两年才能完成,显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第二,兴修这样大的水利工程,必須各个高级社联合起来,但是修水庫和干渠要占用上游和中游各社的一部分土地,而水利工程修起来以后中游各社又没有上游各社受益多,因此积极性不高。下游的社,又惟恐水庫所在地的社,在水少时候拦,水大时候放,积极性也不高。因此,上、中、下游不能实行有效的联合。第三,修水庫需要近千立方米木料,十个受益社无力购买。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在兴修水利过程中,曾把原来的七个乡,合并成了五个乡,繼而又把五个乡并成了两个乡。这样做,虽然从行政领导角度上解决了一些問題,但是仍然无法彻底調整各高级社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高级社这种生产关系既然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就不能不作相应地改变。就在这个时候,下游的爱正等高级社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自动“串連”“挂勾”、并小社为大社的活动,不久这种活动蔓延到了这个地区大多数的高级社。县乡领导在群众的“建成大社,战胜水害”的迫切要求下,酝酿将原来的三十四个小社并成四个大社。后来又經一段实验,确定建立一个大社。按着这个大社的计划,他們既搞农业,又搞工业;既搞商业,又办教育……总之,内容已經大大超过了以前高级社单纯经营农业的范围。这时,毛主席指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这个英明的指示正切合这里广大群众的心意,所以立即被群众所接受。于是就在一九五八年的九月二日,以海北鎮为中心,五个乡、三十四个高级社,成立了稻香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加快水利建設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一,由于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围广,特别是公社大量兴办了工业和各种集体福利事业,解决了兴修水利劳动力不足的問題。一九五八年秋天,由于大量使用馬拉收割机进行秋收和被服加工工业的发展两项,就节省了近两千名劳动力;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的建立,使三千五百名妇女劳动力得以参加社的集体劳动;由于管理区之間劳动力实行忙閑的調剂,劳动效率一般都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这样,一九五八年秋天,公社在大办工业、大搞秋收和秋翻地的同时,还先后抽出一万多名劳动力,投到水利工程建设上去。

第二,公社统一安排生产,能够合理調整各管理区收益。如修水庫用了上游的耕地,可以在下游补上;上游种水田少,可以多划給些水面养魚;公社建立专人管理蓄水、放水,解决了过去上、下游用水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各管理区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第三,公社化后,群众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把全公社看做是一家人,把公社的富裕,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因而出工踊跃,劳动的积极性也十分高涨。光明管理区以前只能出七十人,后来主动地出了一百八十人。南华管理区規定出一百四十人,他們为了迅速完成水利工程,却自动地多出了三十人。参加水利建設的社員們,在建立人民公社的鼓舞下,劳动得非常出色,劳动定額不断被突破。

第四,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因而能够有效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水利建设。在兴修水利过程中,公社的农具机械厂,制造了斗车、手推车、跃进钻、劈土器等十九种工具,支援了建设工程,并且把小烘炉搬到了水利工地上,修理各种工具。公社的被服厂,也全力制造棉手套、棉衣、皮帽子等等,满足参加水利建设的社员们的需要。公社的商业部门在各个主要工地上建立了分销点,工地需要什么,他们就供应什么。在离家较远的工地上,还成立了三十三个临时性的食堂。文化部门还设立了流动电影放映队、临时广播站,活跃工地的文化生活,传播先进经验,鼓舞社员们的劳动热情。

第五,决定的一环是党的领导。原来的五个乡,三十多个支部,统一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极大地有利于水利建设的开展。在大搞水利过程中,公社第一书记挂帅,全面指挥,其他书记和一般干部分片分段包干。同时,由于各个工地上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党团员在艰苦关头起了带头模范作用。由于有了上述有利条件,所以全部工程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如期完成了。

宏伟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

根据竣工时的统计,这些水利建设的工程量共达二百五十万土石方。

现在,在通肯河南岸出现了一条七十里长的大堤和两条分洪干渠。这两项工程既可以防止通肯河水出槽淹地,又可以利用通肯河水浇地灌田。在平原易涝地区利用天然泡、洼修起了十座连环式的水库。这些水库的总蓄水面积是二十七万亩。它的作用是:可以化零为整,节节拦蓄山水、河水和雨水;可以防止洪水漫流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盐碱化的现象;可以利用库水发展渔业生产;还可以建立水电站。在库与库之间修起了干渠,耕地就可以改成水稻田或水浇地。同时,由于库库相通,渠渠接连,下游缺水可以由上游调补,上游水多疏入下游水库。在十个水库的下梢,还有两条泄洪渠,既防止了特大洪水对水库的威胁,又防止库水放出后淹没下游的农田。

这些工程是人们艰苦劳动的成果,是人们智慧的结晶。稻香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不愧是智勇双全的好汉。他们修水利工程也象打仗一样,详尽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真地总结了经验。他们认为过去的水利工程主要缺点是只注意防,而没有注意蓄;只注意外水,而没有注意内水;只注意点而没有注意面。因而一降大雨,河水一大,山水一来,原来的工程便不能互相照应、彼此承担防洪任务,更谈不到变水害为水利了。他们发现原来爱和高级社(现在的爱和管理区),领导群众利用天然泡的自然地形修了一个小水库,用水库里的水种稻田,连获两年丰收。从这个事例中得到了很大启示。这样,他们才下定决心,采取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纠正了过去单纯防御和有点无面的作法。那么如何综合治理呢?当时有这样两个方案:一是在通肯河旁修一个大水库,拦蓄洪水,涝洼地区,兴修排水工程。显然,在平原上修建大型水库需要既高且长的坝线,用工用料的数量很大,而且也不适用。另一个方案是,就涝洼地区地形修筑连环式水库。他们所采取的就是后一个方案。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平原地区多快好省地变水害为水利的好方案。因为:第一,这样工程不需很多水泥、砂、石,既节省劳动力,又少花了钱。第二,连环式水库,既能分割通肯河洪峰,又能节节拦蓄山水和内水;同时,由于库库相通,渠渠相连,既能循环节约用水,又能互相调剂和控制排水。第三,由于连环式水库水面大,可以大量养鱼、养鸭和养殖其它水生动物植物。第四,技术要求不高,便于广泛进行。

有了正确的方案,还要有正确的办法。究竟如何施工呢?当时也曾有两种主张,一种是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和干部成立专业水利队,实行常年施工,理由是专业队伍越干越熟,能够

避免水利建設和农业生产两下牽連。另一种主張是，同意有专业队伍，但是人数要少些，在农闲時間仍要全民動員，全力以赴。他們最后决定采取了后一种办法。實踐証明，这种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在每个农业生产季节结束后，都有一段空隙，可以全民動員，大搞突击。这样做的好处是人多势众，可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加快工程进度，使水庫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能完全修好。

一环解开环环开

水害，过去一直是这个地区人民增加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严重障碍。经过这次綜合治理，这个障碍消除了。拿群众的話來說，“这就象解九連环一样，一环解开环环开。”

水利工程很快收到了效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大丰收。一九五九年，年轻的稻香人民公社就經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驗。一九五八年冬季雪小，一九五九年春夏六十天缺雨，完全依靠水庫才播上稻子。八、九月份，又阴雨連綿四十多天，降雨量比历年同期降雨量超出一倍以上，但水庫拦蓄了洪水，避免了内涝灾害，只有百分之三的洼地一度进水略受損失。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四千四百六十七万斤，比大跃进、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群众面对着这种特大跃进、特大丰收的景象，兴奋地唱道：“从前漲水不收粮，如今漲水稻花香，要問这是何緣故，人民公社鎮龙王。”

水利工程建成后，五十万亩土地不受洪水漫浸了，减少了水土流失程度，又防止了这些耕地的盐碱化。仅这一項，今后每年就可保证多增产粮食五百万斤。同时，旱田灌溉面积也增加了，就現有工程計算，一九六零年旱田灌溉面积，可以增加四万五千亩左右。

有了水利工程，也促进了多种經營的发展。原来因为洪水漫浸，虽然荒原很多，但是长不出好草。修了水庫以后，有七万五千亩的荒原都生出了鮮美的牧草。这样，就为大量发展畜牧业、編織业和造纸业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由于有了水庫，也为发展水产打下了基础。現在全公社已在水庫中养了十亿尾魚，一九六零年即可捕二十万斤。水庫还可大量养鴨，現在正在水庫附近筹建四处养鴨場。

綜合治水以后，每年可以节省出过去用于防汛的一万多个工日从事其它生产。最明显的，就是公社从各管理区抽調了一批劳动力，大規模地发展了公社工业。現在公社工业，不仅有粮米加工、制酒、制油和縫紉等工业，而且还建立一座能生产各种农具和修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农具机械制造修配厂，一座火力发电厂。一九五九年公社工业总产值預計可达到三百四十万元，占公社总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公社利用庫水和渠道水，正在筹建八处水力发电站和五处水动力站。这些工程全面投入生产后，有四分之一的管理区，可用电照明和实现部分作业电气化。

水涝根除，生产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由于根治水害計劃的初步实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加之公社工业和林、牧、副、漁各业的全面发展，总收入达到了八百三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元，比高級社时期的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七十五点九。全公社社員分配三百四十四万零五百二十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九元一角，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五十四点六。这个提高幅度，比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三年提高幅度的总合还多。一九五九年又是特大丰收，根据分配方案，連同家庭副业在內，每人收入可以达到一百五十元。

現在，一些穷管理区的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在沿通肯河地区有八个穷区，現在已經有四个超过富区，三个赶上富区，一个赶上了一般区。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日

新升的太阳照耀兴安岭

鄂倫春人笑顏开

——記黑龙江逊克新鄂人民公社的成长——

張恒軒 黃 楓 張連俊等九人調查

在小兴安岭山脉的中部，有一条蜿蜒的沾河，河的右岸，有一个村庄，这就是黑龙江省逊克县鄂倫春族的新鄂人民公社。

新鄂人民公社所在地，依山傍河，真是“三面青山一面河，弯弯曲曲繞新鄂”，秀丽極了。四周丛山密林环抱，中間是一块寬闊的盆地，盆地的中心有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村前白亮亮的沾河水潺潺流过，村东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長着茂盛的庄稼，呈现出大丰收的景象。

解放前，这里人烟稀少，一片荒凉。那时鄂倫春人沒有一定居住的地方，整年从事打猎生产，过着游动的生活。“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走到哪住到哪。白天，游猎在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人走家搬；夜晚，全家大小栖居在風吹雨淋的“撮罗子”（鄂倫春人定居前游猎时住的一种簡陋的棚子）里。上边露着天，下边浸着水，里边是篝火燃起的濃烟。他們过去这种生活，真是痛苦極了。

可是，再看看今天，鄂倫春人的生活和过去就根本不相同了。那种原始的落后生活早已終結了。进了村子，迎面看到：三排房屋長長地排列着，每排房子之間有整齐的街道。寬敞的街道两旁，栽着成行的大叶楊，綠叶成蔭；还架設着有綫广播杆子，綫路通向每戶人家。每座房子都有寬闊的庭院，籬笆附近种植各种花草，清香扑鼻。在庭院前面，修有廁所、馬棚、猪圈。整个村庄显得异常整潔。

每戶人家都有一座舒适的住宅，雅致的院落。多数人家的住屋是两間房舍，一間是住屋，一間是厨房；两層窗子，一層是鑲着明淨的大塊玻璃，一層是釘着潔白的防蚊紗布；門上挂着竹帘。牆刷得粉白，中間挂着毛主席的肖象，紧挨着挂一長排鏡框，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照片。天棚是用籃窩紙糊的。桌子上放着暖水瓶、玻璃缸、座钟等生活用具。炕上鋪着凉席。靠牆櫃子上面放着各种顏色的花达呢被和緞子被。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很有次序，很好看。特别是早晨的太阳照射进来的时候，每戶人家都显得那样欢乐美丽，每座房子都是那样五光十彩，一片光明。鄂倫春人臉上都煥發着神彩，幸福地微笑着。

二

人們一到这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从这个民族的生产發展看，在解放后短短的十几年內，已經前进了相当于过去的多少个世紀！現在，他們已經由过去在深山密林里打猎的原始

生活阶段，很快跃进到一个用新式农具实行农业生产和猎业生产并举的新时期。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办起人民公社之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率，使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鄂倫春人以能骑善射著称，积累了丰富的打猎经验。但是获得猎业生产大丰收和发展野生动物饲养业，还是在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特别是在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开始的。一九五四年以前，猎业生产虽然比单干有很大发展，但每年猎业收入最高不过两万来元，而到了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以猎、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又获得了继续大跃进的胜利，使猎、农、牧、副业生产取得更大的丰收。据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的统计，猎业收入已经达到一万八千六百元，预计全年可收入三万一千五百多元，比猎业生产收入最高的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并且，今天的猎业生产已不同往日，已由单纯狩猎发展为狩猎和饲养并举，变野性为家畜，建立了专门捕捉活鹿的鹿窖队，进行了捉鹿的基本建设。在一九五九年末，已捉鹿七只，养活五只，还生了一只小鹿。

过去鄂倫春人不会种庄稼，自实现了定居、走上互助合作道路以后，才打开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大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业生产获得特大的跃进。农业生产队，共有男、女劳动力四十二名，种一千九百八十多亩地，每个劳动力平均四十七亩多。这对几年前还不曾种过庄稼的鄂倫春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国家给了他们很大支持，拨给他们新式农具，派去农业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社员们干劲冲天，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使各种农作物获得大丰收。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十万斤，每人平均一千多斤，达到了粮食自给。从此以后不再由国家供给粮食了。一九五九年又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十一万二千斤以上，蔬菜也获得丰收。粮、菜都能做到够吃够用，尚有盈余。过去他们从不饲养家畜，公社成立以后，建立了畜牧队，已养了一百零九匹马、十七头牛、七十三口猪、三百七十五只鸡。不仅吃到了自养的猪肉，还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第一次卖给国家三头生猪。公社组织了副业生产队，建立了生产木耳的基地。一九五九年副业生产收入两万六千一百八十元。猎、农、牧、副业的大丰收，使全年总收入达到十二万元。一九五九年公共积累两万四千零七十二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三年的公共积累一万三千元增长百分之四十六。一九五九年每个劳动日值二元七角五分（不包括伙食供给部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人民公社的无限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他们不仅在生产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保护祖国大森林的安全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自一九五三年定居以来，在他们居住和狩猎的广阔森林里，从未因不谨慎而发生火灾，并且一旦发现哪里有了火灾，就立刻全体出动，全力以赴，英勇扑打，成为护林防火的模范。

三

我们来到新鄂公社的第二天，看了公社的各种福利事业。全社七十五户，三百零七人，就有供销社、被服加工厂、皮革加工厂、卫生所、产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敬老院等各一所，公共食堂四处。

供销社设在村中心，这是一所中间开门的五间正房。货架上摆着各种日用百货，店员正忙着照应顾客。

和供销社会计老关谈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他说：提高的没法比。我们供应的货是一年比一年多，群众的购买力是一年比一年提高，特别是建立人民公社以后，生产大发展了，购买力提高的更快。每人平均购买力一九五三年是八十四元多，建立人民公社的一九五

八年是一百六十一元，增加将近一倍，一九五九年又达到了一百四十元。

解放前，鄂倫春人一年四季穿袍皮，穿用的东西很少是社会供应的，甚至缝袍皮大衣的线也是用抱筋做的，更不用说其他生活日用品了。整年穿袍皮，髒了没有办法洗。今天却大不相同了，仅从供销社供应的商品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显著的变化。这里有各种布匹、衣服、毛衣、秋衣、雨衣、水鞋、牙刷、牙膏、胭脂、香烟、白酒等等。这些已是鄂倫春人生活的日用品了。

关会计提醒我们：光从供销社供应的商品看，还不能完全看出鄂倫春人生活改善的全貌，因为社员用的许多高级商品，象料子服、呢子大衣、绸子襯衫，都是进城买的。全社三分之二的人家有毛料衣服。在我们访问期间，恰逢中秋佳节，各户人家都穿上节日的服装，欢度佳节。

被服加工厂是成立人民公社后建立起来的，有三名工人，三台机器，专为全社社员加工衣服。为了使加工衣服的样式讲究、好看，有一名工人是从六十多里远的逊河镇请来的。现在社员穿的衣服，大都是新式的制服、襯衣。服装样式也变得丰富多彩了。

皮革加工厂规模较大，有二十二名妇女按季节需要在这里做活，他们是专门加工皮活的，加工的袍皮大衣，不但皮子熟的柔软，而且在衣服四边绣上云子花边；做的袍皮手套，精致美观；做的袍皮靴子，轻快暖和。冬天社员就穿上这些衣服靴鞋，骑上矫健的骏马，奔驰在千里冰雪的大森林里，追猎各种飞禽走兽。

四

我们进了食堂，厨师正为社员准备午饭，面板上堆了一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桌子上放了三样菜：抱肉炒土豆丝，黄瓜炒木耳，咸辣椒，还熬了一大锅西葫芦汤。老远就闻到一股香味。

说起吃的，社员异口同声地称赞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公共食堂好。他们说：“公社成立乐洋洋，吃饭有了大食堂，日子过的无限好，愉快歌声震四方。”

社员这样歌颂食堂好，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解放前，鄂倫春人一年四季吃不到粮食和蔬菜，全靠野生动物肉充饥，吃了这顿没那顿，常常是一天一餐。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打了野兽得全部交给日本人，只得到一点点小米和橡子面吃，饿的肚子整天咕咕直响。解放以后，党为了改变鄂倫春人这种悲惨的状况，花了很大力量，帮助他们解决吃饭问题。国家每年从数百里远的地方，经过水路和山路，往这里运送粮食。现在干部想起过去这段历史，都称自己为“粮食干部”，意思是说当时他们整天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奔走。尽管这样，吃饭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从外地运粮，影响发展生产。如一九五三年运进粮食十五万多斤，花了一万三千多元，占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用人、马工二千二百五十个。另一个问题是有了粮食，家家不会做着吃，有的做面糊糊吃，有的把面合成手指粗的面条用火烧着吃，并且做顿饭都得用好久时间，影响按时出工干活。他们说：“有好东西也没有吃出香味来。”

自从建立人民公社，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农业获得大丰收，做到粮食自给，并且建立起四处公共食堂。公社为了让社员吃得好，吃得饱，特意从逊河镇请来汉族厨师给大家做饭。食堂的主食是白面，经常吃馒头，隔三差五还吃顿切面、烙饼、饺子。每顿饭都有炒菜、咸菜、熬汤。菜很丰富，有肉，经常换样吃。这些饭菜比在家吃的好多了。所以，从建立食堂以来，全社男女老少都愿意在食堂吃饭，逢年过节也是这样。社员们说：“我们这里是棒打不散的食堂。”

五

看了产院、托兒所、幼兒園、小学校，給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孩子多。全社鄂倫春人二百一十七人，孩子就有八十多。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和他們父母的幼年时期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們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孩子們很有礼貌，見了叔叔、伯伯行礼問安。这种景象，表明鄂倫春人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中，过着人兴财旺的日子。

提起孩子，鄂倫春人都有許多沉痛的回忆。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这里的鄂倫春人已由原来的四百多人减少到一百四十人，其中全家死亡的就有二十戶、四十四人。他們說：在那个时代，我們这个民族真有灭种的危險。

在产院，接生員告訴我們：“同志，那时候生个孩子，能活下去，真是难哪！”他們在定居前，不知从什么时候遗留下来这样一种迷信習慣，女人生孩子不能在自己的“撮罗子”里，不分冬夏，必須在百步以外另搭的一个更簡陋的“撮罗子”里生孩子。在滿月以前不准和家人見面，不然的話，据說就要“倒霉”，打不到野兽。临时搭起的“撮罗子”，連風都擋不住，給妇女带来很大的痛苦，孩子的生命也沒有保障。何老大娘过去生了十一个孩子，死了七个。使她最伤心的是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正赶上严寒冬天，風刮的雪花四飞，孩子生下来冻的呱呱乱叫，不到一夜工夫就活活冻死了。

在初級社时期，他們就建立了产院，可以保証妇女平平安安地生孩子了。但是，那时每个产妇都有很多家务事牽連着，他們安不下心休养，生下孩子两三天，就得回去忙家务事。自建立公社以后，有了食堂、幼兒園、托兒所，他們就再不为家务事操心了，可以安心在产院休养了。

产院配备了經過訓練的鄂倫春民族的接生員。接生員除了接生外，在产期还为产妇做飯和照顧孩子。公社为每个产妇准备大米、白面、鷄蛋、肉食，使产妇在产期得到周到的照顧，使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保障。四月間，莫秀珍順利地生了个男孩子。她丈夫高兴極了，抱起孩子来吻了又吻，他說：我們結婚才三年，已經生了一个女兒，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怎么能不高兴啊！

过去生的孩子就是能活下来，要長大成人，那也是很难的。剛剛出生几天，媽媽因随同全家上山打猎，只好把孩子背在身上，整天跟着媽媽騎着馬，登山涉水，顛来顛去。如今的孩子再也尝不到这种滋味了。孩子从产院生下来，随着媽媽过了产期，就可以进托兒所。

在托兒所里，我們看到了这些幸福的嬰兒。在一所阳光充足的房里，梁上挂着三排搖車，天棚的中央吊着一个獅子滚绣球的紙花，有的嬰兒睜着小眼睛向上張望，有的进入了甜蜜的夢乡，有的偎在媽媽怀里吃奶。

到幼兒園，孩子們正在唱歌，个个穿着干淨的掛褲，相互手拉着手，几十只小眼睛注視着阿姨打着拍子的手，齐唱“东方紅”。

烏特坎罕老人感慨地說：“如今的孩子，多么有福气呀！”

鄂倫春人人民公社建立以后，馬上建立了敬老院。已收容了六位老人，年紀都在六十五岁以上，最大的是八十四岁。他們都是无兒无女的人，在旧社会都有一番辛酸的經歷。莫敬堂老人担任敬老院長，不过誰也不叫他的名字，都管他叫“老八路”。他这个綽号的来由是这样的，那还是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国民党糾集反动武装与人民为敌，他老人家痛恨这些土匪，主动給解放軍引路，劝敌人投降。解放軍送給他一套八路軍式的服装。从这以后，人們就叫他“老八路”了。至今，他老人家头上还戴着那頂早已褪了色的八路軍軍帽。

这几位在旧社会被損害、被遺弃的老人，做梦也沒有想到自己会有今天，会在敬老院里

渡过幸福的晚年。这是一座三间宽大的房屋，炕上铺着新絮的棉褥子和花褥单。庭院里的四处都打扫得很干净。门前是一片葱绿的菜园子。老人的吃穿全由公社供应，公社按时给他们送米、送面，被服厂按时给做衣服。公社每月给社员预发工资时，都给老人发几元零花钱。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每一个老人都有说不出的喜悦、激动和感慨。他们说：敬老院太好啦，真没想到能有这个呀！

敬老院虽然给老人们安排了幸福的生活，但是老人们还是不愿意整天闲着。他们经常主动找些活干，喂了十一头猪，上山采野生植物、挖药材、编席子。凡是老人力所能及的活，他们都抢着去做。老人们说：我们如今过着无忧无虑的温暖生活，一切愁云都散了，干点活就更有趣了。

七

鄂伦春人不仅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生活也有了惊人的进步，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和正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孟德寿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解放前，人们记事情，都用原始的结绳记事的方法。有了病，没有医生治，没有药吃，只好求“神”保佑。自然，更谈不到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了。

整年奔波在原始森林里，和外界很少联系，眼界狭窄。那时，在鄂伦春人的眼里，以为全世界都象兴安岭山脉一样，到处是山林、野兽、风雪，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平原、土地、大洋、大海。当然，也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事情了。

终年劳动，但总是摆脱不了苦难的命运。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由神摆布的，相信万物皆有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做什么都求神保佑。久而久之，叫山山不应，求神神不灵，人们就酗酒，一醉解千愁。这样就慢慢养成了酗酒的恶习。

现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小学校，有两名本民族的小学教员，全部适龄儿童入了学，还有五名在县城中学念书，有二名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成年人都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还建立图书室，订阅各种书报杂志，安上了广播喇叭。这下把人们的视野打开了。他们通过这些，了解和关心着全世界和全国发生的大事情。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

社员们有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经常打篮球、排球、乒乓球；建立了业余文艺活动小组，每逢年节演出短小的文艺节目。现在，再没有人用酒消愁解闷了，只是在假日或待客时才喝酒。这时喝酒已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表现，而是为了欢庆幸福的生活。

公社还建立了一座卫生所，有一名本民族出身的医务人员。因为他们在讲卫生、除四害、防止疾病的工作上做的有成绩，在一九五八年获得了全国卫生先进乡的光荣称号。现在，有病再也没有人求神问卜了。

八

鄂伦春人的原始公社末期的落后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已经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了。从一九五三年定居到建立人民公社，仅仅七年的时间，这里就一跃再跃而赶上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发展水平，列入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的行列，过着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鄂伦春人这种幸福生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带来的。早在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对鄂伦春人生活上所遭受的痛苦，就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和关怀。几次组织鄂伦春人到省内和全

國各地參觀，還有人到了北京，見到了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見了他們非常親熱，和他們握手問好，問他們的生活情況。祖國的偉大，毛主席的關懷，開拓了鄂倫春人的眼界，鼓舞了他們要改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那個落后面貌和創造新生活的決心和信心。

黨和政府幫助他們實現定居的同時，就派來了優秀的幹部，在鄂倫春民族中發展了黨員、團員，培養了民族幹部，建立了黨支部、團支部，領導他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發展生產。今天，又領導他們在黨的總路線的照耀下，在人民公社的道路上，更加高速度地發展生產。

如今，鄂倫春人都無限熱愛自己的新生活，衷心地歌頌共產黨和毛主席。在鄂倫春人當中，提起共產黨和毛主席，都說：黨和毛主席是我們救命的恩人，是春天的太陽。讓我們聽他們的歌唱吧。

鄂倫春本是受苦的人，
今天翻呀呖翻了身，
自從來了毛主席，
陽光照進了興安嶺，
寒冷的森林春天到，
鄂倫春人的苦難沒有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工农业并举方針在山区的胜利

——貴州望謨紫松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处在貴州高原南部边境的望謨县紫松人民公社，是一个山区边沿的民族联合社。全社五千七百五十一戶，二万七千七百八十七人，其中苗族、布依族占百分之四十七。全社旱地多、水田少，山势复杂，河流少，暗流多，天晴不見水，下雨滿壩淹，旱、涝灾害長期折磨着这里的人民，生产水平一直比較低下。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成立了，它象一輪初升的紅日，驅散了历年来旱、涝灾害的威胁，迅速地改变着生产落后的局面。全公社社員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着工农业并举的正确方針闊步前进。現在，公社成立才一年，就出現了工业、农业比翼高飞，生产处处“滿堂紅”的繁荣景象。全社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三千四百零四万斤，比丰收的一九五七年增長將近一倍；一九五九年工业产值达到二百三十六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打 响 第 一 炮

一九五八年，这里遭受了几十年来沒有过的特大旱灾，从春天到秋天，連續二百多天沒有下过透雨。当时，几十个高級社投入了四十多万个劳动日进行抗旱，也只搶种了两千多亩水稻，其余两万多亩地只好改种了紅稗。平均計算，这个地方将要缺粮二个月到三个月。

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严重灾害的情况下成立的。但是它剛一成立，就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帶給人們以无限的希望。人民公社充分發揮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采取了几項紧急措施来战胜灾荒。首先，發動社員多种早春作物和蔬菜，以解决眼前的飢荒問題。有种洋芋習慣和經驗的白云管理区，大量种了洋芋和蕎麦；金星大队成立了專業小队种蔬菜；全社利用閑散地戶戶种南瓜。接着，在全社範圍內实行粮食調剂（公社按价購買或暫借），由还能收得一些谷物的管理区支援重灾区。牛場管理区調出八万五千斤谷子，白云管理区調出五万多斤洋芋，支援了青海、松山等四个管理区。各管理区内也組織了队与队之間的調剂，使各生产队在灾荒之下都保証不致挨餓。这时，公社又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不仅組織了人民生活，保証了人人有飯吃，而且实现了有計劃地用粮，掺杂吃粗粮，大大節約了粮食，增强了人民的抗灾力量。特别是公社組織了广泛的副业生产，人人上山取宝，队队办小厂、搞加工，从九月到年底的三、四个月中，連續組織了大購大銷，收購了价值九十七万多元的火硝、藥材、土碱等土特产品，大大增加了社員的收入，并且增加了生产队的活动資金。同时，国家还發放了支持穷队生产的資金六万元。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公社剛成立时所遇到的严重困难被克服了，灾荒被战胜了。广大群众无不額首称庆，贊揚强大的人民公社能够在这严重灾害的年景里，领导他們安安稳稳地

搞好了生产，战胜了灾荒。松山管理区金星大队的徐苟氏说：“去年有人硬是耽心要餓飯，可是成立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莫說餓死人，就硬是連鷄毛都不得落一根！生产还比过去搞得更好。”人民公社在广大群众面前打响了第一炮。

公社化带来“金满斗”

公社不仅战胜了一九五八年的特大灾害，而且带来了一九五九年的空前丰收。一九五九年，公社在农业生产上实现了空前的满栽满插，两万多亩谷子都长得象一堵牆一样高大，籽粒饱满，叫人喜爱。水田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斤，比丰收的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旱地平均亩产量也达到四百斤。眼看着这样的好庄稼，白云管理区八十三岁的老社员罗明山禁不住称赞道：“人说十年难逢‘金满斗’，今年硬是百年难逢的‘金满斗’。”的确，这是一个奇迹。

那么，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紫松公社的自然条件是很差的。原来全社的二万三千亩稻田，仅有四千亩左右有水源可供灌溉，其余都是没有自流水灌溉的干田。白云管理区的白岩田壩（山間的平原稻田），有一千多亩“十年九不收”的干田，一九五八年遇上特大的旱灾，只栽了五分田的水稻，雨水很足的年成，白岩田壩才能栽上大部分，但是在它下面的翁苏三壩却要变成一片汪洋。因此，当地群众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白岩田壩栽封壩（意思是稻秧栽满田），翁苏三壩打光膀（就是要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意思）；白岩田壩栽不起，翁苏三壩吃白米。”由于地处山区，又无水源，因此天晴成旱灾，下雨山洪暴发成涝灾。多数田壩就是这样长期处在“水来水淹，水去水干”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实现过满栽满插。

水，一直是这里农业生产上迫切需要的“宝贝”；可是在没有水利建设的情况下，水（山洪），也是这里为害农业生产的最可怕的敌人！

解放以来，特别是实现合作化以后，兴修了不少小型水利工程，使几千亩田地暂时摆脱了中、小旱灾。但是，一半以上的地仍然不能改变经常遭受旱、涝灾害的处境，就是已经修了小型水利的田地，也难免遭受山洪暴发和较大旱灾的侵袭。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利用有利的山谷地形，兴修较大型的水库。全社急需修建这样大型水库的地方，就有白岩田壩的三岔河、松山田壩的亘且、猫场田壩的落王冲等三处。初级社和高级社时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修建水库的建议，三岔河水库和落王冲水库还曾经在一九五六年测量过。可是，当时的农业社因为社小、劳动力少，始终没有修成。几个社联合修，又牵涉到受益面积的大小、先后、有无等问题，甚至还要淹没一些田壩。由于这些矛盾扯皮，水库就没有修起来。岩脚乡乡长于德海当时感慨地说：“修这样大型的水库，非将来并大社、办集体农庄不可了！”

对！这位乡长说得完全对！他反映了当时千百万农民的迫切要求，看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前进道路。

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公社化，打破了以前的社界、乡界，五十三个高级社组成了一个集体，许多困难都被一扫而光。三岔河和亘且两个水库占用的田土，由管理区在大队中统一调整解决了；落王冲水库的外乡插花田问题也迎刃而解；劳动力的问题也根据等价交换原则，由公社统一调配解决了。就这样，公社从各管理区抽调了一千六百多个劳动力，花工五万一千一百多个，投资六千多元，在短期内就修成了亘且水库，完成了三岔河水库和落王冲水库的第一期工程。山洪暴发时，三个水库就可以分别把四百一十五万立方米的水一口吞下，彻底免除了白岩、松山、猫场、红岩、翁苏等田壩由于山洪而造成的涝灾；天干旱时，打开闸门，细水长流，使六千三百三十亩干田得到自流灌溉；加上一九五九年新修的沟、渠和渡槽等小型水

利工程三百处，就保证一九五九年实现了满栽满插，并且扩大了播种面积。因此，白云管理区的群众把以前的谚语改过来说：“白岩田壩栽封壩，全靠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成立，不仅可以对全公社的土地（包括山岭）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利用，而且可以把公社众多的人力、物力统一利用，充分发挥其作用，并且在全社范围内开展大协作，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这样就可以更有力地推动生产的迅速发展。

公社化以后，公社办起了一百多个集体食堂和托儿组织，使广大妇女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生产。因为实现了生活上一定程度的集体化，使得社员出工整齐，干劲加大，劳动效率一般都提高百分之十四左右。一九五八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天的全民性突击积肥运动，比任何一年都热烈。全公社共积肥和制肥料四亿五千万斤左右，保证了每亩水田施底肥一万斤，每亩旱地施底肥三千斤。在田间管理期间，公社自己办起的工业也有效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土化肥厂生产了二十五万斤颗粒肥料，榨油厂运来了四十万斤油枯（油菜籽榨油以后留下的枯饼），石灰厂生产了一百万斤石灰，加上各生产队共投资一千八百元购买了大批化学肥料，这就保证了所有田地都能得到大量的肥料，做到多追多薅，彻底消灭了三类苗，让二类苗升级。因此，一九五九年紫松公社所有的庄稼才能够长得那么茂密、茁壮、结实多。看见这个情景，就是有些富裕中农也不得不服气地说：“只有公社化才有这个力量。”

一九五八年秋天，公社发挥了全社大协作的作用，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把全社八千多亩丰产壩普遍深耕了一尺到两尺；一九五九年春天，又把其余的一万多亩田壩深翻了八寸到一尺，比往年普遍加深一倍以上。事实证明，这种普遍的深耕，大大增强了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大面积的丰收。

山区农业生产的突出特点是季节性特别强，山区的地势复杂，雨水难以积存，过去这里的农民有句谚语说：“今天一田草，明天一田秧。”这说明到了抢种、抢收的时候，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突击完成，差一天的工夫就可能种不上，或收不到手。所以，一到农活忙起来，真是几根麻绳一齐紧。公社化以后，由于人力、物力的统一调剂，互相协作，就使人们能够有充分的把握掌握生产上的主动，跑在时间的前面。例如在生产最紧张的关头，如果哪里需要抢种、抢收，只要一声号令，社员们即可一拥而上，一扫而光。由于一九五八年大旱，一九五九年春播种时，全社七个管理区（不包括城镇一个工业管理区）有两个管理区缺谷种，公社根据等价原则，从牛场管理区调出了谷种五千斤，保证了全社都能及时播种。打田栽秧时，采取了先边沿后中心、先高塆田后壩子田、先干田后水田的办法，突击抢打、抢栽。另外，山区水田和旱地农事季节不同，田里忙时地里闲，地里紧时田里松。过去往往出现“这里的活没人做，那里闲人等活做”的现象，浪费了劳动力，耽误了生产。如高寒山区的马立光小队，过去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的田地因为劳动力不足而无收成。公社化以后，开展了山上、山下大协作，做到忙闲均匀、紧松有调，使地多田少的马立光小队及时种上了包谷，田多地少的董子、松香两个小队也及时地插完秧，因此，一九五九年的播种时间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并且作到了合理密植。工业和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也同样展开了协作。一九五九年六月，松山管理区东门田壩有三百多亩庄稼发现虫灾，城镇管理区的工人、干部一起出动，只干了一个早上，用了两千斤六六六粉，就把虫灾及时扑灭了。

正因为紫松公社从成立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公社的强大的力量，广大社员团结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旗帜下，干劲冲天，战胜一切困难，所以，生产才能够飞速地向前推进，才能够得到一九五九年大面积的空前的丰收。

煉鋼鐵促成工業遍地紅

紫松公社不僅在農業生產方面獲得了空前的豐收，而且貫徹執行了工農業並舉的方針，大力發展了小型地方工業。紫松公社雖然包括原紫雲縣城，但是在公社化以前，在工業上卻還是一張白紙。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為止，僅有鐵業小組一個，土陶廠三個，總共不過三十二個工人，只能夠生產少得可憐的一點點鏟口和土陶器具。小型竹木農具雖然有少量生產，也多为分散的家庭副業。因此，過去農業生產上所需要的工具和農民絕大部分生活日用品，都依靠外地運來。以農具一項來說，全社每年所需要的鐵質農具大約有二萬二千多件，其中百分之六十靠外地調來，其餘靠從貴陽等地買來生鐵，再從安順一帶請來工匠，加工製造，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如一九五七年，從外地調來的農具只有一千多件，僅達需要量的二十分之一，大大影響了生產。

平地一聲雷！一九五八年十月，轟轟烈烈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開始了。它震醒了多年沉睡的山谷，使廣闊的山區原野開創了工業的歷史。那時，剛剛成立不久的公社立即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掀起了大煉鋼鐵的高潮。全社萬餘群眾投入戰鬥，到處築高爐，採礦石，燒木炭，煉鋼鐵，日以繼夜地戰鬥。從未煉過鋼鐵的農民群眾，不懂就學，邊學邊做。開始的時候，有個爐師徐德明，整天整夜被群眾用馬接來接去，由這個管理區接到那個管理區，忙得不可開交。但是在“人人學技術，個個當爐師”的口號鼓舞下，在少數爐師的帶動下，許多青年日夜苦戰，攻破技術關，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能夠掌握技術、獨立生產了。經過大煉鋼鐵運動，全公社共煉出生鐵一千四百八十多噸，訓練出二百多個具有高度熱情、沖天干劲並且已經掌握初步技術的青年工人。這就給全社今后的工業生產，尤其農具生產，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紫松公社農具廠，就是這個火紅的大煉鋼鐵運動所結下的一顆豐盛的果實。在大煉鋼鐵高潮里，公社黨委為了進一步提高鋼鐵生產的質量，解決當前本地區農具生產的自給問題，決定正式建立農具廠。於是，一百二十多個農村青年（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少數民族）從各個管理區、生產隊的土高爐旁調到農具廠來，這批青年既沒有進過技術學校，也沒有進過工廠，都是土高爐上的積極分子。農具廠一成立，就自辦了五個小土高爐，不僅自己煉鋼鐵，而且開始生產小土高爐用的鐵爐門、鐵鉤子、鐵鏟子、風箱、斧子以及牛馬板車等工具，供給全社煉鋼鐵的需要。為了生產這批產品，這批青年工人進行了翻砂、鍛工、木工、裝配等專門技術的分工，很快掌握了各種專門技術。後來，公社就根據他們各人所長，分配他們到各個車間里去。這批青年在大躍進的鼓舞下，進步的速度是驚人的。在一般情況下，一個鍛工由下手（徒弟）變為上手（師傅），要花一年的時間，可是十八歲的苗族青年李國富被分配到鍛工車間後，在師傅陳雲清幫助下，日夜苦學苦練，只花了三個月就由下手變為上手了。十九歲的布依族姑娘韋正芬也是只到翻砂車間三個月，就學會了鏟口、新式農具配件的翻砂技術。

大煉鋼鐵以後，農具廠的全部任務，轉向生產犁鏵、鋤頭、鐮刀、鐵鍋等鐵質農具、用具，以及新式農具的配件。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底止，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就已經生產出各種農具四萬二千八百多件，除了充分供應本公社的需要以外，還調出了一部分支援外地。這就根本改變了過去歷年來農具靠外地調運的情況，大大支援了農業生產。不僅如此，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為止，他們還超額百分之二十上繳了四萬二千多元的利潤，給公社提供了資金，支援了國家建設。紫松公社農具廠所用的全部生鐵都是大煉鋼鐵運動中煉出來的（足夠農具廠用好幾年），全部人員也是大煉鋼鐵運動中訓練出來的。所以，紫松公社農具廠的情況證明：大煉鋼鐵運動，不僅在物質上給公社、給國家提供了豐富的財富，支援了農業生產和

国家建設，而且为农村的工业發展打下了基础。

事实的确如此。經过大煉鋼鉄运动，全公社的小型地方工业如雨后春笋，相繼而起。一年来，公社投資三万二千多元，先后开办了农具厂、化工厂、榨油厂、土化肥厂、硫磺厂、被服厂、雨伞厂、竹木农具厂等四十个厂。这些厂除了吸收了一批在大煉鋼鉄运动中初步掌握了一些技术的青年積極分子以外，还把过去的手工业生产小組、副业經營者也大部分吸收进来了。除了社办工厂以外，各生产队又因地制宜地办了六十三个属于加工性質和生产原料的小厂。現在，全公社共有大小厂（場）一百零三个，專業职工已經达到八百八十八人（其中少数民族工人有四百一十多人）。一批小型的、直接为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的工业已初步建立起来；一支新生的剛由农业战綫轉向工业战綫上的工人队伍也开始形成了。人民公社真正是工农并举，公社社員真正是亦工亦农。这种蒸蒸日上、展翅高飞的景象，实在令人欢欣鼓舞。

这一批多样的小型社办、队办工厂，对支援当地的农业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需要，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除了上面說的农具厂以外，土化肥厂、榨油厂、石灰厂、竹木农具厂等都直接支援了农业生产，各生产队办的土碱厂，也生产出化工原料支援了国家。再以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棉絮、棉被來說，过去都要把棉花运到安順去加工，一床棉被就要貴三元多錢；一九五九年被服厂生产了三千七百多床棉絮，可为当地人民节省一万一千多元的开支。又如雨伞、雨布、筲笠、烟絲等，都为当地人民生活所必需。因此，这批工厂自开办以来，确实为人民的經濟生活解决了不少問題，大受群众的欢迎。过去許多工业产品靠外地調运，这批工厂办起来以后，改变了这种情况，减少了国家在物資供应、运输等方面的負担，这也就相对地支援了国家建設。

这批小型的社办工业，由于坚持了在国家計劃指导下，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直接为当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服务的方針，并且确实做到了投資少、收效大，所以自开办以来，一直欣欣向荣；不但不賠本，反而向公社提供了不少利潤，增加了公社的积累。

在紫松人民公社的地区內，除了这批社办的小厂以外，还有一个属于县管理的通用机械厂。这个厂現在共有职工一百八十多人、車床六部、發电机一部，主要任务是生产胶輪馬車、玉米脫粒机、各种新式鏟犁等較大型的农具和交通工具，生产能力为月产馬車三十到五十部、农具数百套。这些产品不仅直接供应紫松公社，还供应全县并且外調。現在，在紫松公社的各条公路、乡村驛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奔馳的胶輪馬車在参加运粮、运貨、秋收、运肥等生产活动，在各个生产队里都可以看到这个机械厂生产的新式农具。有了这些东西，对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加速發展生产力，已經起了不小的作用。

人民公社和广大农村开始建立了这样一批新兴的工业，不仅給当地人民带来了很大好处，而且給人們很大鼓舞，他們認識到：有了国家許多强大的工业基地，再加上各地区这些多样的中小型地方工业遍地开花，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時間将会大大縮短。

公社大办工业的成果

——貴州安順华严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貴州省安順市华严人民公社，是由两个区、十一个乡、一百零八個高級社合并建成的。全社有十四個管理区、六十個生产大队，一万五千一百多戶、六万一千五百多人，包括汉、苗、布依、仡佬等四个民族。这个公社位于安順城周圍，境内林立的群山环抱着一片一片的小平原，土地肥沃，有适宜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基本农田八万二千亩，宜牧区十万零三千多亩，宜林区十五万七千多亩；地下有丰富的煤、鉄、磷石、水晶等矿藏可以开发和利用。一年来，公社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發展工农业生产上，發出燦爛的光輝。

勢在必行

一九五八年，在万馬奔騰的大跃进中，华严地区和全国农村一样，出現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农田水利大發展的新形势。随着这一形势的出現，劳动力普遍感到紧张，生产資料也很感缺乏，而当时华严地区仅有五个鉄工組、五个木工組，加上分散生产的鉄、木、竹工具，只能滿足农具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损坏的农具也得不到及时修理；化肥、农藥、农械和新式农具等生产資料，根本不能生产。如果再象过去那样，完全依靠安順城供应，無論在数量上或時間上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發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建立一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以更好地發展农村經濟。其次，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蔬菜需要量的增加，蔬菜播种面积逐年扩大，旺季除了供应城乡需要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加工貯存，因此就需要办一些蔬菜等农产品加工厂。再次，由于农村食堂的建立，托兒所的發展，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原来由妇女担負过重的家务劳动問題，也必须解决。西王山管理区原有一架縫紉机，社員拿去加工的衣料堆了几櫃子，几个月也做不出来。妇女社員为此反映說：“我們下地得帶針綫活，休息时男的能得到休息，我們不是做鞋就是做衣。”所以，也迫切要求兴办一些縫紉、制鞋等服务性的工厂。此外，城市建設和国家大工业的發展，需要更多的磚瓦、石板、石灰、木料等建筑材料和工业原料，要求地处城郊的华严地区分担一部分产品的生产任务，以支援国家建設。仅磚瓦一項，安順市建設局就向华严提出了供应九百万塊的任务，而当时华严地区分散的小磚瓦窑全年生产能力只能达到三百万塊；同时，农村基本建設的發展，也需要建立生产这些建筑材料的厂矿。

所有这些，都說明农村必須大办工业，实行工农业并举。原来的高級社組織規模小、資金少，力量單薄，虽然也办了一些小型工厂，但还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要求。而在大跃进中出現的人民公社，却为实行工农业并举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条件。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围广，能够統一规划、合理地使用資金和劳动力，又有丰富的資源可以开发和利用，所以是在农村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

全 面 規 划

公社党委充分运用了公社的优越条件，又考虑到社内的劳动力和资源等情况，一开始就認真貫徹了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制訂了發展工农业生产的规划。但是，在开始制定规划时，也曾遇到了一些思想抵触。有人認為“办工业与农业无关”，因而对社办工业不够积极；另外有人存在着願意办收益大、賺錢多的厂矿，不願办收益小、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厂矿的單純赢利思想。公社党委首先批判了这些思想，明确了社办工业必須为农业生产服务，統一了認識，对社内工业和农业生产作了統一安排。

在劳动力的安排上，根据公社的基本农田数、每亩农田需工数，計算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劳动力；在保証农业生产需要的前提下，抽出百分之十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在工农业生产的布局上，农业方面，根据土質、水利、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划分了粮食、烤烟、蔬菜等耕作区和林业区，并作出了發展畜牧場和果木場等规划；工业方面，根据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同时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社員生活服务的方針，本着有什么原料办什么工厂的精神，对原有厂矿进行了分类、排队，停办了一些不适宜在本社經營的厂（組），把生产国家迫切需要的重工业原料的磷石矿上交給国家，同时作出了發展新厂矿的规划。确定在集中种植烤烟的高寨管理区建立土农藥厂，利用烟杆制造土农藥；在大片种植蔬菜的西关管理区建立蔬菜加工厂；在盛产野生植物的林哨管理区建立釀酒厂；在土質适宜作磚瓦的蘿卜冲、华严、青山、馬場坡等地扩建和新建磚瓦厂等，以便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制造。在經營管理上，为了充分發揮公社各級組織办工业的积极性，又便于領導和管理，确定技术比較复杂、規模較大、投資較多、收益較大的水泥、磚瓦、石板、石灰、农藥等厂矿，由公社經營；技术比較簡單、投資較少、季节性較强的蔬菜加工、竹木器加工、制糖、榨油、碾米等工厂，由管理区和生产队經營；农具、土化肥、蔬菜加工等厂，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都办。在公社所办的厂矿中，还要为管理区、生产队培养技术人材，負責技术指导。

为了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領導，公社党委指定書記一人和副社長一人，領導全公社的工业生产。公社党委还增設了工业交通部，公社管理委员会設立了工业交通科，并配备了二十九名專职干部。

公社把發展工农业生产的规划，交給了各管理区和广大社員进行討論。經修改补充，又提交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社員代表会議通过。充分貫徹了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使广大社員在生产中能够心中有数，从而就能更好地發揮生产积极性。

白 手 起 家

公社党委所拟定的發展工业的规划，充分反映了广大社員的迫切要求，得到广大社員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迅速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为了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上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公社首先把各管理区在大煉鋼鐵运动中發展起来的鉄、木、竹器小組組織起来，并将一部分扩建为鉄木农具厂，为緊張的“三秋”生产制造农具，接着全社又办起了二百几十个临时突击性的土化肥厂（組），生产了大量的鉄木农具、土化肥和顆粒肥料，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初步显示了社办工业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公社拿出了两万元資金，并根据等价交換的原則，从各方面抽調劳动力和物资，着手扩建农具修配厂、鉄木农具厂、化肥厂、粮食加工厂、石灰厂，兴办蔬菜加工、农藥、縫紉、煤矿等厂矿。广大社員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社办工业。在建厂过程中，缺乏物资設備，就本着自力更生勤儉办厂的原則，“边基建，边生产”，搭个草棚作为临时厂

房，有的只找个旧庙或岩洞，就干起来。青山磚瓦厂的一百多名职工，在荒坡上开辟了厂址，就动手踩泥、打坯、建窑子。在厂长甘伯华亲自参加下，三天三夜建立了一座平时需要十五天才能建成的能烧八万块磚瓦的大窑子。他们苦战了半个月，没有向公社要一文钱，就开始烧窑、出磚瓦。建厂三个月，自己只开支了一千九百元，而上交公社的却有一万零四百元。缺乏工具，工人们就白手起家自己动手制造。开始时，农具厂只有一套小絲攻、絲扳，不能生产较大螺絲釘、螺絲帽，以致使較大型的农具和运输工具不能生产出来。老钳工葛尚明和鍛工赵德贵合作，用双手做成了本来要用机器制造的絲攻、絲扳，生产了大批螺絲，解决了制造大型农具和牛馬車的困难。在生产过程中，各厂矿在公社党委的号召下，实行苦干、巧干相结合，采用“請进来教，派出去学”、“互教互学，边做边学”等办法，攻破技术关，掌握了技术。縫紉厂过去只有四个人能掌握机子，现在已有三十七个較熟練的縫紉手。原来全社只有两个燒磚瓦的掌窑师，现在已经有二十五个。由于他们掌握了技术，还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公社碾米厂的工人伍明周、陈仲超創造了两牛带三盘龙子、一盘碾子、两層風簸的碾米工具，实现了碾米过程土自动化，比人工操作提高工效十七倍，全厂从原来二十六人减少到五人，产量由过去一天打米一千斤增加到三千斤。

由于公社党委在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中，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而胜利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公社工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了。如农具修配厂，原来只有四盘紅爐，十二个铁匠，十四个木匠，现在已經是一个具有钳工、木工、鍛工、翻砂四个車間的工厂，安装了車床、鑽床、馬达、鼓風机、翻砂等设备。过去只能生产鋤头、鐮刀等一般小工具，现在已經能生产插秧机、胶輪馬車、汽車拖斗、改良深耕犁等較大的农具和运输工具了。一年来，全社共办了四十二个厂矿，其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有农具修配、铁木农具、土化肥、农藥等十九个厂；为社員生活服务的，有煤矿、縫紉、蔬菜加工、粮食加工等十三个厂矿；为城市服务的，有水泥、磚瓦、石灰等十个厂。还有五十七个工业和手工业小組，一支有一百三十八部馬車的專業运输队伍和三百多人組成的基本建設队伍。各厂矿从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九月，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六万四千九百余件铁木农具，八百多万块磚瓦，三百万斤石灰，七十三吨水泥，六千五百多万斤土化肥和顆粒肥料以及其它产品。全社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九月份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六百多元，为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三十万元的三点七倍，超过国家全年分配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为公社积累了五十六万七千多元的资金，其中公社所屬的十七个厂矿就积累了二十三万元，壮大了公社部分所有制的经济力量。

双喜临门

一九五九年，华严公社农业获得特大丰收，除了由于公社統一规划了土地，实行因地制宜，全面貫徹农业“八字宪法”，特别是公社党委领导广大社員发挥了冲天干劲以外，公社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起了很大作用。首先，公社工业根据农事季节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精神进行生产，及时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生产資料。在一九五八年秋季大搞深耕和一九五九年春季打田、栽秧时，公社从各个厂矿共抽出六百多人到各生产队分別設点或下到田間，制造和修理农具。他们突击了半个月，就制造和修理犁、耙、鐮口等一万二千五百多件和几百部車子，深受广大社員欢迎。社員們反映：“公社办起了工业，破鋤头旧鐮刀都翻身了。”各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农具修配厂（組），也結合农事季节积极生产农具。华严管理区各生产队的木工，在一九五九年深耕时，就生产了二百部双套犁、一百五十部單套犁。由于公社工业及时向农业生产供应了大批农具，使社員們再也不因为进城購買和修理农具

而耽誤生产了。另外，还根据农业的需要提供了改良深耕犁、插秧机、改良鷄公車等新式农具和工具，对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起到很大作用。当公社提出“万斤肥、千斤粮”的号召以后，几十个土化肥厂，就扩大了生产，为每亩农田提供了一千多斤土化肥和顆粒肥料。土化肥的質量一般較好，施了土化肥的秧苗都生長得青黝黝的。为了及时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公社的土农藥厂还生产了大量的土农藥。有的土农藥杀虫功效超过六六六粉。石灰厂在同一时期还为农业提供了一百五十万斤石灰，用来改良土壤和消灭虫害，对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兴农田水利、战胜旱涝灾害的斗争中，社办工业發揮了巨大作用。华严地区經常受到旱涝灾害的威胁，一九五九年旱象露头时，公社抽調了一百六十个鉄木工和一千多个临时工，分散到各管理区、生产队搶修赶制了一千多部水車和大量的抗旱工具，有力地支援了抗旱斗争。为了根本改变連年遭受旱涝灾害的状况，公社从成立的第二天开始，就掀起了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在水利建設过程中，公社除提供了大批資金和抽調二千多个劳动力投入水庫建設外，还指定社办工业为水庫工程生产各种建筑材料和运输工具。一九五九年共为水庫工程提供了八十万斤石灰，八万斤水泥。为了解决水庫需要大批鷄公車和木軌平車的問題，公社党委立即采取措施：除农具厂專門生产外，还集中一百七十多个木工突击制造，为水庫工地生产了一千二百部車子，实现了运输車子化，提高工效一倍以上。公社运输站也抽出八部馬車專門为水庫工地运输原料、口粮和燃料等。由于公社工业为水庫建設及时地提供了大批的建筑材料和运输工具，就大大加速了公社水利工程的进程。仅一年的時間，除兴修了四百多处小型水利工程外，还修建了五个較大型的水庫，現已完工三个。蓄水量达一千六百万立方米、灌田三万二千亩的婁家坡水庫，在一九五九年秋，虽只完成全部水庫工程量的百分之七十，但却發揮了巨大的防洪、抗旱作用。社員們都为公社能够修建这样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而自豪，提到婁家坡水庫，莫不眉飞色舞地說：“有了公社，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这些水庫在一九五九年冬全部完工以后，加上原有的水利工程，就可以使全公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田实现自流灌溉，根本改变过去年年遭受旱涝灾害的状况，实现华严地区人民多年来的願望。

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公社根据农事的忙閑和各厂矿不同的生产特点，除公社和管理区所屬的四十二个厂矿进行常年固定性生产外，其余的五十七个厂（組）都是在农閑季节抽調一部分劳动力，临时突击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实行“农忙小办，农閑大办，农忙时为农，农閑时为工”。常年进行生产的厂矿，在紧张的农忙季节也抽出部分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这样，不仅对統一安排农村劳动力有好处，而且也完全适应公社工业生产的要求。同时，又由于公社兴办了縫紉、制鞋等服务性工厂，为社員縫衣、做鞋，公社各农具厂为农业提供了大批运输工具和改良农具，节约上百万个工作日。这就使得一九五九年的每亩田土所投放的劳动力比往年大大增加，因而做到了“活路細、功夫深”。

随着公社工业积累的增加，一年来，为解决农业生产临时需要，就提供了六万多元的資金。当华严管理区的丰产壩出现了五百亩三类苗时，公社就用工业积累一千多元买了三万多斤洋化肥积极搶救，使三类苗上升到一类苗。群众看到青黝黝的秧苗，奔走相告：“施了化肥真是‘見風長’，發黃的秧苗長得象‘闊鷄尾’一样，这都是依靠公社工业的支援。”施过化肥的五百亩稻田，每亩产量平均多收三百多斤。夏季抗旱紧张时期，公社又用工业积累购买了抽水机給头鋪管理区使用，挽救了受旱严重的禾苗六百多亩。

社办工业給农业的这些支援，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蔬菜、烤烟等经济作物的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四点五八倍。粮食作物的总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三千

六百七十万斤增加到六千万斤，增長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九百一十斤。水稻亩产突破千斤关，达到一千二百六十六斤，提前超额完成农业發展綱要所規定的指标。公社的畜牧业也得到很大發展。全社一九五九年共建了六十七个畜牧場，猪發展到两万八千多头，增長百分之五十以上；鷄發展到二十一万多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一点八倍；鴨發展到十二万只，增長了十三倍；公社奶牛場的奶牛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二头發展到五十头，所产牛奶，除供应安順市部分机关用奶需要外，还担負对安順市部分居民的供奶任务。此外，公社的林业、漁业也有較大的發展。如果把农、林、牧、副、漁各业的产值加在一起，一九五九年全社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六十一万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加一点八七倍。因此，社員們把一九五九年工业大發展、农业大丰收叫做“双喜临门”。

公 社 的 好 处 說 不 完

由于工业农业的互相促进，共同發展，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九五九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三百八十万元增長二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八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公社工农业生产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公社的公共积累，仅公社一級的公共积累一九五九年就有一百万元以上，如果加上管理区、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則可达到一百五十万元以上。公共积累的增加，就能够抽出部分資金購買农业生产机械。公社現已买到七台拖拉机，成立了拖拉机队。在一九五九年秋耕中已开始發揮作用，全社机耕面积达五千亩。另外，还买了二台电动脱粒机、两部抽水机、三部电动磨面机、一部發电机和一些其他机械。在这个基础上，一九六零年，公社还准备增設六部火力發电机，使全社每戶社員都安上电灯，主要工厂用电力生产；增添三部拖拉机，使百分之三十的田土实现机耕。社員們看到拖拉机耕地和使用上了电灯而欢欣鼓舞。有一个老社員說：“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过去是編成山歌唱，如今公社样样有。”

公社工农业生产的發展，不仅給公社提供了雄厚的資金，而且增加了社員的收入。一九五九年，全社每戶社員平均收入达到二百九十五元，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七十三元，比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收入提高百分之七十。除了公社实行粮食供給制，使社員生活有了可靠的社会保險外，全社每戶社員都增添了四、五套以上的新衣服，其他生活用品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全社現有七千四百六十五戶存了款，沙子村的二十八戶人家，每戶存款都在三百元以上。这个寨子的社員还湊了一千多元从安順市接电綫，戶戶都安上了电灯。公社經濟力量的增强，使公社有能力举办更多的文化福利事业。一九五九年，公社撥出了十八万元資金，动工修建居民点，已修成居民住宅二層楼房三幢。公社安装了带有許多喇叭的广播机。一台三十瓩的發电机，使华严管理区一千八百戶人家都点上了电灯。全社小学已發展到七十二所，学生八千六百二十余人，基本上使学齡兒童都入了学。另外，还新办了四所农业中学，学生三百四十人，圖書館一百零四个，俱乐部一百三十三个，丰富了社員們的文化生活。全社有十四个医院和診療所，二十个保健站、四所妇产院，保证了人民身体的健康。社員們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他們說：“人民公社的好处說不完。”

事实証明，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是發展农村經濟的正确方針，是迅速提高广大社員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徑。它既为高速度發展工农业生产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又将加速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进程，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巨大生命力。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走上了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貴州貴阳市郊区花溪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貴阳市南郊的花溪人民公社，共有六千一百零九戶，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人。是个汉族、布依族、苗族联合的公社，有四万多亩耕地，一万二千个劳动力。風景幽美的花溪公园就在这里。花溪河貫穿公社的中部，两岸狹長地带比較平坦，山坡虽多，但不甚高。境内有几条公路通过，交通比較方便。

一年来，花溪公社在各项生产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克服生产工具落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大力开展了工具改革运动，取得了农业社时期难以达到的成就，添置了許多机械和半机械农具，来代替笨重的手工操作，并且积极創造条件，准备在一九六零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人手不够，出路何在，

一九五八年各项生产全面大跃进中，一个新的矛盾出现了，即发生了劳动力不足的严重现象。农业生产大跃进，精耕细作的程度提高，水稻由每亩用工二十个左右，增加到四十个左右。特别是城市近郊区，改变为以生产蔬菜为主，同时生产其他副食品，需要增加的劳动量更大。一亩田，种粮食，一年两季，共需七十多个工，而改种蔬菜约需工一百二十个以上，比种粮食需要增加劳动量百分之七十以上。再加上园田化、兴修水利、修筑道路、造林以及修建新村等等基本建设，需要增加的劳动量就更多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不是增加，而是相对地减少了。由于工业与农业同时跃进，社办工业，最多的时候，曾经抽去了一千四百多人，现在也仍保持五百多人；国家工业和铁路建设必须支援，最多的时候，曾经调去两千多人，现在还有八百人左右。劳动力不足与生产跃进形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干部和群众都深深感觉到：“要大跃进，除非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十几个人才行。”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争取各项生产大跃进，花溪公社的各族社员，发挥了冲天干劲，日夜奋战；公社组织大兵团协作突击，调整劳动组织和改进劳动管理，提高了劳动效率；并且兴办集体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了四千多个妇女劳动力。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动力紧张的状况，但仍不能满足生产跃进形势的需要，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出路何在呢？党早就明白地指出了：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这也是花溪公社社员们的热烈愿望。

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上

按照党的指示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愿望，花溪公社一诞生，就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千方百计大搞机械化、电气化。

要买大批的机器，必须有大量的资金。在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大家就想要买拖拉机，但是一个农业社，一年的公积金，不过几千、万把块钱，一台拖拉机也买不起。公社成立后，事情就好办了。公社把社办企业上交的利润、各基本核算单位上交的积累，统统集中起来，首先用于购买机器，然后才作其他开支。大的、需钱多的、适于集中经营的，由公社购置；小的、需钱较少的、适于分散使用的，由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购买。这样，一年来，公社陆续购置了十台拖拉机（折合十四个标准台）、十七件拖拉机牵引农具、三辆载重汽车，修起了十二间机房，建立了一个社有社营的农业机械管理站，为生产队代耕，还安装了人工降雨设备四套。购置这些机械和设备，共计花了二十多万元。同时，各生产队也共计花了二十多万元，买了电动、机动抽水机二十三台，播种机十二架，打谷机一百架，玉米脱粒机二十架，喷粉器、喷雾器四百多个，以及各种新式农具千余件。此外，还有马车三百五十五部、牛车三百余部、手板车一百余部。电，由于公社已建立起四十八瓩的火力发电站两座，加之靠近城市，有国家电源供应，也已经较普遍地应用到生产和生活上去了。除了抽水机等机械用电外，基本上做到了队队通电话，寨寨有广播，花溪和中曹两个管理区则已经是大部分村寨有了电灯。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拿出了这样多钱买机器，这是过去农业社所不敢设想的。

为了充分发挥机械工具的效能，公社一年来进行了统一规划和巨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道路建设。首先以河流、公路、山岭、大的沟坎为界，合理划分了各管理区，生产队、小队的耕作区，作到土地连片，消灭了“插花地”。并逐步实行作物种植区域化，便于机械操作。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曾经组织一万二千多人的大兵团作战（包括贵阳市来支援的干部、工人、学生），在一个月内，就把一万多亩田土深耕了一尺以上，并且大量地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平整工作。在大兵团突击作战之后，还留下了一个五百多人的野战营，帮助董家堰和上水生产队，把花溪河两岸一千二百多亩水稻田改为蔬菜园，全部达到了“地平如镜、沟直如线、灌溉自流”。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全公社的商品蔬菜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一万八千亩，比建公社前扩大了十二倍。这些菜地，经过深耕细耙、平整土地、合并丘块、改良土壤和调整灌溉系统，基本上达到了园田化的标准，便利了机械耕作。与大面积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修筑了大量的公路和大车道。全社二十八个生产队，现在已有二十二个队通汽车、二十六个队通马车。一年的苦战，不但便利了当前的机械操作，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实现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在全公社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耕地，都适宜机械耕作。

有了机器，还必须要有会驾驶机器的人。“我们自己能行吗？”“行！事在人为。”公社党委和群众都充满这样的信心。青年们个个都渴望成为掌握机器的人。吉林生产队有个十九岁的青年社员银际明，在说梦话的时候也说要开拖拉机。公社采取了师傅带徒弟、边做边学的办法来训练自己的拖拉机手。现在已经培养十二个熟练的拖拉机手，还有十五个正在训练。他们中间，只有个别的上过高小，绝大多数只念过初小二、三年，个别的只粗识文字。但由于学会开拖拉机是学员们的迫切要求，他们有非常顽强的学习意志，又由于采用的是边做边学的办法，这些拖拉机手，都是只学两个月就能负担一般的操作任务，经过考试都及格。这证明了：一般的技术人材公社是完全可以做到“自力更生”的，技术人员如何跟上机械化的发展的問題基本解决了。

机器必須經常維修，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虽然附近的国营工厂可以帮助做一些，但不能完全滿足需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公社貫徹执行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自己办机械厂。社办机械厂有十三台洋机床，除解决了一般的維修問題外，还創造、仿造了十七种新式农具，和制造馬車、牛車、手板車等。这样，就貫徹执行了机械化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洋的和土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給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快馬加上了一鞭。

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間，机械工具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一九五九年春耕期間，有两台拖拉机投入生产，耕的八百多亩田，稻子長得特别好，比畜力耕的亩产高出百分之二十左右。秋耕期間，八台拖拉机投入生产，共約耕地四万亩。全年用拖拉机耕地、运菜、运肥和运送其他物资，共节约十万个工左右。一九五九年抗旱中，抽水机灌溉菜地、稻田約二万亩，节约五万个工左右。以上几項机械作业即代替了五百多个劳动力。此外，載重汽車載运各种物资来往于贵阳与花溪之間，約节省二千四百多个劳动力。这样，粗略計算的結果，各种农业机械和改良农具共約节省三千三百个劳动力，等于全社的劳动力增加百分之三十，等于为生产大跃进运动增添了一支相当强大的生力軍，使生产战斗无往而不胜。一方面，使公社能以騰出手来大搞基本建設，除了大規模的农田基本建設和道路建設外，还进行了其他許多工程浩大的基本建設。繼續大修水利，农业社时修不起的摆牛水庫修起来了，蓄水一百万立方米，可灌田一千二百亩；社、生产队、小队建立了集体畜牧場二百三十多个，修建了猪圈六百多間；建立了三个果木林場，培育了各种果树苗三十五万三千多株；魚塘扩大到了五百多亩；还进行了新村的建設，已經修起磚木结构的二層楼房五幢。这些基本建設，不但保證了各項生产的大跃进，而且为今后更大的跃进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机械操作节省了人力，使公社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土地加工，普及精耕細作，爭得了大面积的高产多收。到一九五九年底，蔬菜总产量达三千三百七十六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八倍；一千三百亩老菜地，亩产达一万五千斤以上；猪达二万一千三百头，比一九五八年年底增長一倍，供应城市肥猪三千一百头，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倍；粮食，在八十多天不下雨的大旱襲击下，仍然获得了大丰收，总产量达二千二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成。全年总收入可达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二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二。

偉大的成就，在社員心中燃起了更高的热情，大家滿怀着偉大的希望，对偉大的前途充滿了信心。为了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大家宁願少分多积累，“宁願少穿衣，但要拖拉机”。一九五九年各基本核算單位总收入共計三百三十三万元，收入較高的队，留百分之六十，分百分之四十；收入水平較低的队，留百分之四十五，分百分之五十五；平均留（包括生产費、公基金、公益金）百分之五十，社員分配百分之五十。这样，加上社办企业的积累，全年工农业积累共达一百一十七万元。从一九五九年的积累中，准备拿六十五万元来購買机器。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事业的进展，不但促进了各項生产的增長，而且加强了公社大集体的經濟力量，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巩固和發展。一九五九年公社一級的收入有一百二十万元，在全公社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二十三，加上固定资产約五十万元，則要占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人民公社大集体已經有了这样强大的經濟力量，又拥有了强大的农业机械管理站，各小集体和社員依靠大集体的观念愈来愈增强了。同时，通过国家和公社对穷队的支援（一九五九年国家支援本公社穷队的款共有四万元），穷队与富队也正逐渐趋于平衡。全公社以党武管理区的十一个生产队較穷，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总收入只有五十至六十元，一九五九年这十一个队中，已有六个队的每人平均总收入达到八十至一百二十元，赶上了一般队的水平，其余五个穷队的收入也有很大增加。这些，都在为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創

造着条件。偉大的希望正在变成现实，偉大的前途摆在面前。社員們有首山歌唱得好：

朵朵葵花向太阳，
小溪小河归大江；
农民跟着共产党，
經過公社上天堂。

前 程 似 錦

在一九五九年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鼓舞下，花溪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們信心百倍，决定提前在一九六零年实现原計劃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规划。一九六零年，計劃拖拉机將發展到四十个标准台，另外，还买二十部电犁，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七十的可机耕地，將全部用机器耕作。还想購載重汽車二十輛，机引拖車再增加二十个，胶輪牛馬車增加六百部，这样長途运输可以全部由汽車解决，短途运输則由机引拖車和牛馬車解决。水泵增加十五套，人工降雨設備發展到五十套，除一万亩自流灌溉面积外，其余基本上都将用上机械排灌，基本实现水利化。农村产品加工也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將有小型榨油机两台、磨面机七台、碾米机十台、塊根洗滌器二台，以及蔬菜加工机械等。在畜牧业的机械化方面，將有切割机三台、粉碎机十台、飼料蒸煮器十台、挤奶器八套。国家修建的花溪水庫發电站，可供給公社一千瓩电力，自己再修两个发电能力共三百瓩的發电站，每戶平均將有二百多瓦电，这就超过了每戶平均一百至一百五十瓦电的一般电气化标准。这样，在一九六零年，笨重的手工操作將基本上由机器代替，劳动生产率將提高四至五倍，这是生产力發展的一个大飞跃。蔬菜、粮食以及各項生产品的大增产，收入的大增加，是势所必然的了。

購買这样多机器約需三百五十万元，公社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一九五九年以前，各农业社的积累共八十二万多元。一九五九年全公社积累一百一十七万元，超过合作化时期历年积累总和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九年的积累中抽六十五万元作机械化資金。一九六零年，蔬菜种植面积將扩大到一万八千亩，总产可达两亿多斤。粮食总产量計劃为二千万斤（因为面积又縮小了一万八千多亩，所以总产有所降低，但仍可以自給）。猪將增加到六万头，肥猪將达万头以上。其他鷄、鴨、魚、蛋品等商品生产，都要增产几倍。总收入在一九五九年基础上增加一倍以上，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元（包括社員个人收入）。一九六零年的总收入中，公社一級的收入可达四百万元，可积累二百万元。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总收入可达八百二十万元，其中以二百六十万元分給社員，每人平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約一百元，將比一九五九增長百分之六十，除生产开支和上交国家稅款外，約可积累四百万元。这样，全公社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两年的公共积累共有七百多万元，只要以积累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投入农业建設，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所需要的資金就完全解决了。

人民公社加上机械化、电气化，真如猛虎添翼，直上九霄。花溪公社的面貌和各族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發生了和正在發生着天翻地复的变化。繼一九六零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之后，农业生产操作的完全自动化將要逐步实现。

养猪事业在飞跃

——贵州綏阳募阳人民公社生猪生产調查——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一)

跨进貴州省綏阳县募阳人民公社，只見坡上、坡下到处是一群群肥胖的猪，深山綠野里遍地長滿野生飼料。在募阳發电站旁，公社修建的新式的千头养猪場，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綠色的田壠上。在高山頂上，在芙蓉江边，不断傳來飼养員的劳动歌声。

这里是个山区，一向以农业为主。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生产的發展，生猪也逐渐增多，慢慢成了仔猪产地。群众送它个外号，叫作“母猪区”。

这里的七十二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組成了人民公社以后，生猪生产發生了根本的变化。据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統計，全社九个月共养猪七万三千八百三十五头，比历史上养猪最多的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五，其中除支援外地仔猪三万五千头和上調肥猪一千一百五十六头以外，尚有存栏猪三万七千六百七十九头，每戶平均八点九头，每人平均一点七头，比一九五八年年底存栏猪数增加百分之七十八。在公社建立前，公养猪只占存栏猪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六七，收入只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个月中，公养部分占了存栏猪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百分之三十五点七。如果按全年預計，仅公养猪的收入，每戶就可分到二百三十元；而一九五八年全年公养、私养兩項收入合計，平均每戶才分得二百一十元。

随着生猪的發展，农业生产所用的肥料，就有了保証。一九五九年二、三月，其他地区正在忙于积肥，这个社的党委已經领导群众搶季节播种撒秧，因为他們的肥料已有着落了。这样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主动，特别是为抗旱斗争赢得了时间。一九五九年虽然大旱六十多天，但是粮食总产量却比大跃进和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二。公养猪增多以后，公社資金积累和飼料需要也跟着增多起来，这又促进和刺激了其他副业的發展。

由于农民养猪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增加，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社員的購買力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一九五九年，全社不仅沒有一戶再領取国家發放的生活貸款，而且过去的一千二百七十六戶老貸款戶，还还清了历年的拖欠。全社四千二百一十六戶社員，有三千五百戶存款，存款数达到二十多万元。一九五九年社員的吃肉量、吃油量也比往年增加。农民們都高兴地說，“人民公社好，猪兒滿山坳”；“千槽猪，万担粮，吃肉犹如吃米粮”。

募阳人民公社能够这样又快、又好地發展生猪生产，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公社曾經經歷了一些曲折复杂的斗争。

(二)

一九五七年，这个地区的生猪已經發展到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二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了

三点七倍，平均每戶养猪六点六头，有的戶甚至喂到一、二十头。可是，問題却發生了。养猪多的农业社員，整天忙于养猪，很少参加社里的农业生产，出工很少，这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發展其他生产事业，在劳动力上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不但如此，私养猪發展多了，还使农民發生階級分化。象裕明生产队农民黄炳成，土地改革以后年年喂三头大母猪，每年卖六窩猪崽，收入至少四百元，他家里逐渐闊气起来，盖起了一幢四进三間的大厅房，衣服被褥全部換新。他还不到四十岁，就把衣袋棺槨样样置齐，并且积蓄了七百多元的新票子藏在唾席下，幻想买田买地，出工很懶散。也在这个生产队里有个农民叫章福礼，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国家三次貸款帮助他买猪，但是他三次养的猪都死了，共欠賬八十多元。

問題很明白，只有大力發展公养猪才能解决上面两个矛盾。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資金少，人手忙不过来，公养猪不能迅速發展。如一九五六年公养猪占生猪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八，一直到公社建立当时，公养猪也只發展到占生猪总头数的百分之六点六七。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群众迫切要求“大力修盖集体圈，迅速發展公养猪”。紅星生产队貧农老汉李正元，連夜赶着自己喂的猪找生产队长，要求把猪折价公养。第二天，这个队的十四戶貧农便群起效法，也赶着猪来要求折价公养。一个队学一个队，就象星火燎原一样，全公社的大部分农民都照样行动起来了。他們說：“麻里头出綫，發展了公养猪，人人都有一分。”个别干部見来势很猛，心里發慌，怕不合党的“政策”，便从中阻拦。群众批評他們說：“我們心里都急慌了，你們还这样怕稀稀的！”富裕农民陈錫福劝貧农不要忙，慢慢来。貧农陈玉富反駁說：“我們办社会主义的事就是要忙！”公社党委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批評了那些前怕狼后怕虎的干部。不到十天，全公社便盖起了九百多間集体圈，公养猪一下增加到数万头。一些富裕农民先是不願意，但是看到發展公养猪已風起云涌，势在必行，便只好随着大流勉强贊成。

寒冬来了，山上的野生飼料，全部被冰雪盖住。从建立大規模的集体圈以后，群众折价公养的母猪都陸續生下猪崽，存栏猪出人意料地猛烈增加。要外銷又一下銷不了很多，飼料便逐渐缺乏。加上当年气候变化大，病疫也随之而起。那时，公社的主要領導力量和大部分群众，又都投入深翻土地和大煉鋼鉄运动，沒来得及多管集体猪圈。混入飼养員中的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趁机进行破坏。于是，有些集体圈内死了些猪。

富裕农民中的一小部分人，本来就对公社制度、对發展公养猪不满意，老是希望走回头路。过去苦于找不到借口，現在，他們見死了些猪，如获至宝，便利用来渲染夸大，兴風作浪。他們說：“人民公社好，猪也死光了。”“公社里七爷子八条心的，哪能把猪养好？”他們到处揚言，應該解散集体圈，把公养猪全部下放給私人喂养。地主、富农也悄悄地在幕后支持。有些人虽然不完全相信这些鬼話，但是又觉得頗有道理！

貧农、下中农和一些基層干部，对富裕农民的怪話感到憤怒，便警告这些人說：“成功不能敗坏，集体不能拆散；誰要污蔑公社，扯垮公养猪，就等于他挖了我的祖坟！”解放管理区貧农飼养員張安祥，听到富裕农民夏連成說“猪死光了”，就立刻把他拉到猪圈前說：“你睜开眼睛看看，这个圈折价公养时才五十二头，現在翻了一番多，一头也沒有死。公养到底哪点不好？”

私下的論战愈来愈激烈，很多貧农跑来找公社党委說：“这些人都鬧得快飞上天了，为什么还不管一管？”富裕农民也来找党委，要求改公养为私养。针对这种情况，公社党委便对全社的公养猪进行了一次調查。

猪虽然死了一小部分，但是公养猪比初办集体圈时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發展速度超过私养时期。全公社三十八个生产队里有九个队的公养猪喂得膘满肉肥，赛过了私人。

在調查中，他們還發現沙區生產小隊的豬養得特別好。原來，這個生產小隊儲備了大量的干儲飼料，他們不但種了十五畝地的青飼料，還把集體食堂里的包谷芯都儲備起來；在管理上採用了科學的分欄關豬法，在飼養上注意喂熟料、喂細料，保證豬圈溫暖清潔。他們隊里的豬一頭沒死，都是一類膘。

經過調查以後，公社黨委就領導農民開展了一次全民性的大辯論。

辯論中，主張拆散公養豬的富裕農民雖然能說會道，但是，群眾卻運用最充分的事實一一駁倒了他們的歪論。紅星生產隊的富裕農民說：“生豬折價公養搞糟了，公社的路走錯了，應該全部私養。”群眾反駁說：“我們紅星隊折價公養時只有四百多頭豬，後來發展到一千一百多頭，收入二萬七千多元，到底糟在那裡？錯在那裡？”永樂管理區李叫花說：“解放前，我窮得連打老鴉的泥巴都沒有，最後逼得到涇潭縣討飯，住岩洞，穿破衣，褲子爛得遮不住屁股。黨領導我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生活提高了好几番。現在成立了公社，單是公養豬這一項，我家就能分到九十塊錢，誰要拆散它，我就找誰拚命！”富裕農民李德正，在發展公養豬時也隨大流賣了幾頭豬給公社；但是後來他看到豬死了一些，便大講怪話，說他的豬折價公養是被“壓迫”干的，公社搞公養絕不會長久。在辯論中，他的堂哥李樹心質問他說：“豬是你趕到公社的，公社按市價收買，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哪個又壓迫你？”農民雄開珍接着質問李德正說：“解放前，你妹子十二歲還穿不起褲子。你怕國民黨抓兵，一年四季在外，年三十晚，你悄悄地回來，抓把年飯米捧着又跑出去。那時候的壓迫你忘記了。有了共產黨，你才一年年地翻了身。現在你穿著大皮鞋犁地，全家吃細穿新，你不感激黨，還說受‘壓迫’？你想想，你那幾個豬是從哪裡來的？你解放前為啥豬都喂不起？”李德正听后，感動得哭起來，他說：“我對不起黨，對不起公社。”富裕農民吳顏貴說：“人民公社把豬都喂成‘龍骨車’，把豬都養死了”。群眾當場就揭了他的底，指出把豬喂瘦、喂死的就是他自己。原來，吳顏貴才當了十多天的飼養員，就偷了社里的幾十斤飼料，他喂的二十頭公養豬，到交出來時，已經死了十六頭，剩下四頭瘦得皮包骨，不久都死了。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根據群眾的揭發和調查，在已死的公養豬中，大部分都應該由某些擔任飼養員的富裕農民和混入飼養員隊伍中的不法地、富分子負責。如富裕農民張國賓，在地、富分子的挑撥和唆使下，把瘟豬吃過的飼料拿給好豬吃，結果在短期內就死了十七頭豬，損失了五百多元。豬死后，他們反而說是公社把豬餓死的。青坪生產隊共有二十六個飼養員，其中把豬養死最多的有四個人，而這四個人都是富裕農民。紅光生產隊有三十九個飼養員，最不負責的六人，全都是地主和富裕農民。

辯論以後，關心公養豬的新風氣普遍出現了。無數的飼養員冒雪上山，用雙手刨開冰凌，尋找飼料，不顧手脚凍裂，仍然日夜奮戰。遠豐生產隊的六個飼養員，每天打的豬草，由辯論前的一百四十斤提高到四百斤。農民何鵬程看到公社的公養豬生了病，便立即跑回去用自己的油票買了二兩香油，拿了三個雞蛋，調和好以後灌給豬吃，結果，豬的病好了。紅光生產隊六十五歲的秦德芝老太太，自動從坡上抱回了兩只快死的小豬，把自己定量的飯勻點出來煮爛，一瓢瓢地喂給小豬吃。小豬長結實後，她便還給公社，不要社里的任何報酬。洪駱管理區飼養員劉洪昌，怕集體圈的豬崽凍壞，在晚上把六口小豬抱到自己家裡的灶門前，用自己小孩衣服給小豬蓋上，自己也一夜守在灶門前睡。

很多過去不能克服的困難，在群眾的積極支持下也都克服了。大壩管理區種植飼料缺乏種子，群眾知道以後，便自動把家裡積存的洋芋種八千多斤賣給社里，連素稱“老頑固”的李炳安老头，也笑呵呵地拿出了三十六斤種交給公社。公社要付錢給他，他說：“莫忙嘛！養豬場才成家立業，我們先給它墊個底，過兩天再還我也行。”解放管理區大聯台生產隊，位

于这个山区的最高处，冬天雪大凌多，一点野生飼料找不到。过去認為飼料缺乏的困难无法解决。辯論后，群众自动把积存不用的三千多斤干儲飼料卖给生产队，足够猪吃到冰化雪消。在全公社內，群众卖出的干猪草就有八万多斤，飼料不足的困难都解决了。

群众的劲头越来越高，集体养猪事业蓬蓬勃勃地發展着。許多管理区紛紛修盖猪圈，大垭管理区的群众自动出工出料，短期內就盖好了四十八間寬大的集体猪圈。全公社增修的猪圈达到二百五十間。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仅繁殖的小猪就增加了四、五千头。一九五九年六月，由于大量支援外地和出卖一部分猪給私人喂养，公养存栏猪只剩下八千六百二十五头，占公、私养猪存栏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但是到九月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公养猪的存栏数就增加到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六头，比六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二百零五（不包括进出栏数）。在公社建立前，全社总存栏猪由八千多头增加到两万多头，却花了八年时间。

(三)

募阳人民公社生猪大發展，尤其是公养部分發展这样快，是不是只是由于一場大辯論呢？不是的，这里还有很多原因。

一、資金方面，过去合作社規模小，資金少，不能大力投資养猪，要盖猪圈和增加公养猪等，主要靠国家貸款。一九五八年，这里的各个农业社向國家借的生猪貸款就有五万六千一百二十元。現在，人民公社規模大，資金集中，加上农、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公共积累增多，很多事都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一九五九年，在养猪方面，公社自己就投資十二万元，比高級社时期投資数三万元增加三倍，生猪貸款則下降到一千二百元，只有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点一。

二、飼料方面，过去，由于單家独戶做飯，很多可作飼料的粮食副产品，如米糠、豆叶、包谷芯等，都分散在私人手里，公养猪的飼料十分缺乏。現在，公社成立了集体食堂，粮食都归集体掌握，它的副产品就可尽量用来喂猪。一九五九年，仅包谷芯一項，全社就收集了一百多万斤。公社还拥有榨油、碾米、釀酒等副业工厂共二十六个，这些工厂的副产品如油餅、糠壳、酒糟等都是公养猪的好飼料。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建立了生猪的飼料基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因为社小，土地潜力不能充分發揮，飼料地很难安排，到公社建立前夕，这些社的飼料地一共只有二百三十亩。一九五九年，公社划出适宜于种飼料的九百五十二亩地作为公养猪的飼料基地，同时在一万亩小麦油菜地里套种飼料。公社还抽專人經常采集野生飼料，儲备了干儲飼料六百五十八万斤。現在，公、私养猪的过冬飼料都充足了。本来，在高級社时，也計劃过搞这一方面的飼料，但由于劳动力少，發展农业和發展生猪經常發生矛盾，計劃未能实现。一九五九年，由于大办食堂、調整插花地等，騰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全社在保証搞好农、林、牧、副、漁业的同时，抽出了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喂养公养猪和經營飼料。在野生飼料生長和种植飼料的节令到来的时候，全社还集中人馬进行突击采收和突击搶种，一九五九年儲备的六百五十八万斤干儲飼料，就是七、八月間的十多天内突击采收的。

三、經營管理方面，在高級社时期，这里的群众虽然也积累了很多养猪經驗，也采用过一些新技术，但往往不容易推广。象中农潘祝清，几年前就用包谷芯喂肥了很多猪，節約了粮食，乡里、区里都很重視这项經驗，号召大家推广，但很多人家还是照旧把包谷芯用来烤火。公社建立后，党委提倡，飼养員带头实行，全社的包谷芯都用来喂猪了。由于这样不断地推广各种先进經驗，經營管理水平逐步提高。現在全社已經合理地固定了飼养員的报酬，制定了奖惩制度，規定了各項飼养管理的操作規程，飼养員的工作質量越来越高。象模范飼

养員楊玉廷，已由过去一人喂猪十多头，提高到一人喂猪七十二头。一九五八年冬天，大垭管理区共有一百八十个飼养員，喂三千头猪，現在一百五十二人，却喂了五千多头。在技术管理方面，全社撥出四万多元專款来選購优良品种。現在，大部分母猪和种公猪都合乎要求，原有的劣种，百分之九十五都已淘汰。过去，生猪防疫注射只有几千头，一九五九年，公社組織了四十二个兽医和七十二个防疫員进行了两次突击注射，使百分之九十五的公养、私养猪都打了防疫針。另外，全社还成立了二十五个兽医室，配备了較好的医藥器械。近半年來，已消灭了猪瘟、猪丹毒等病疫，死亡率已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三，母猪滿怀率已上升到百分之九十点八五。

四、人民公社还可以科学地、合理地分布和修建集体圈，使生猪生产更好地促进农、副业的发展。过去以私养为主，私人圈都在各家各戶，制肥、施肥不方便。建立公社后，按照农田用肥、飼料远近等条件合理分布猪圈。如公社修盖的一座千头养猪場，就建在紅星队的水田头上，它的肥料通过自流灌溉系統，可以直接流到附近丰产田里，减少了大量的运肥劳动力。猪圈还和發電站、碾米厂、榨油厂很接近，今后可以用这个电站的电力使养猪場更加现代化，而这些加工厂的副产品就可以作为养猪的飼料。又如裕民生产队，过去分为裕民、新田、裕山三个高級社，其中裕山社地处高山，地多田少，飼料充足，但养的猪少，很多飼料如豆叶等都烂在地里。山下的裕民、新田社猪多肥足，但由于飼料缺乏，再发展就有困难。公社成立后，这三个社合成一个核算單位，队里便把集体圈盖在裕山小队，把三百多只公养猪移到那里飼养。結果，山上、山下都有好处。裕山小队由于猪粪增加，一九五九年收粮食三十八万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十九万斤增加整整一倍。公养猪也发展得很快，現在仅存栏猪就有五百头。由于合理分布猪圈，仅大垭管理区就有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的远田、远土得到了充分的肥料，而且减少了長途运肥，一年可节省一万二千个工。

五、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能更好地加强领导，使生猪生产納入国家計劃。这个地区由于党委一向重視生猪生产，曾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經驗。在高级社时期，对飼养生猪的领导有两种做法，一是党的领导骨干兼管养猪，一是抽專职干部負責。公社在成立初期也沿用这个老办法，但是在以公养为主的新条件下却出了問題。因为这两种做法都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第一种办法的好处是能注意政治思想工作，使生猪生产放到恰当的位置，但缺点是，遇到生产紧张或中心工作繁忙时，兼职干部对养猪的领导就会放松，甚至会被挤掉，高級社时以私养为主，这类情况出現影响不大，但在以公养为主的公社里，领导放松或不管，就有可能导致混乱。第二种办法的好处是專职干部能够更好地领导各项具体工作，但多半只重业务，忽视政治，虽然党和行政可以責成他不断匯报或亲自抽空下去檢查，但很多錯誤和缺点往往不能及时发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由于政社合一，干部比过去增多，他們便把这两种做法合而为一。在公社这一級，党委会抽出三个党委委員领导生猪生产，其中一个党委副書記和一个社長是兼职，另一个是專职，另外又抽了一个干部，共同成立了领导生猪生产的办公室。在各个生产队中，除党的领导骨干兼管生猪外，还配备了責任心很强的專职干部負責，这样就加强了对生猪生产的领导。

党的领导加强以后，生猪生产便逐步納入国家計劃。过去，群众受市場价格的影响，只养母猪，不养肥猪，国家上調肥猪的任务經常完不成。如一九五八年，上調肥猪的任务数是八百头，只完成了四百头。現在，全社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統一规划，按比例发展生猪，除按习惯发展母猪，完成仔猪外銷計劃外，还加速了肥猪的发展。一九五九年，上調肥猪的任务数增加到一千六百头，但是到九月底，除上調肥猪一千一百五十六头外，尚有存栏肥猪三千三百二十五头，架子猪（已經長大，但是还要繼續养大并且养肥的猪）一万零六百八十七

头，全年的上调任务可以超额完成。

×

×

×

过去攻击和嘲笑人民公社的人开始服输了。富裕中农张汉舟一九五九年春天曾夸口说：“我敢和公社比赛，半年后，让我的猪和公养猪比一比，看到底谁强？”半年过去了，公社的公养猪增加很快，由占生猪总头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七十，而且个个肥壮。但张汉舟养的一个老母猪，至今还是孤零零一个。张汉舟起先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但是在参观了公社新修的集体圈，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饲料，看到了饲养员的先进管理办法以后，他说：“我张汉舟活三十岁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猪圈。这样的大事，我家几辈人也办不起，人民公社就是太阳！”

在我们调查结束的前夕，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们：全社的九百多间集体猪圈，将划分成三十二个养猪场，大体上每个生产队一个养猪场。另外，公社和管理区两级还将直接经营几个养猪场。每个场都将配备三个场长，一个抓饲料，一个管财务，一个领导饲养管理，场内还要配备党支部书记一人，负责全盘工作。饲料地将扩大为二千五百亩，每个养猪场将有五十亩到一百五十亩饲料地。在每个养猪场内，将成立四个专业队（母猪饲养专业队、饲料采集专业队、饲料种植加工专业队和饲养队），这些队将在分工分业的情况下大搞技术革新，使饲养管理逐步走向现代化。“大抓（饲料）、大建（养猪场）、大发展（公养猪）”的“三大”口号已经变成群众的行动，各地都在搬砖伐木，大建猪场，配备干部，配备饲养员。

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生猪生产的高潮到来了。太阳正在升高，人民公社光芒万丈。

高原林海紅旗飄

——“十八杉”的家乡貴州錦屏三江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貴州省錦屏縣三江人民公社，是清水江畔第一個實現綠化的公社。這個公社由四十二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組成，境內居住着五千二百零四戶侗、苗、漢族人民。這裡河溪縱橫，森林資源豐富，全社擁有七十四萬畝林木和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一畝田土。群眾有豐富的造林經驗，栽培的杉林十八年就可以成材，所以人們把三江地區叫作“十八杉”的家鄉。

解放前，大好的山林、田土都被地主霸占着，農民們長年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如今大同管理區六十二歲的侗族林業模範張光義，解放前栽了兩萬多株杉木，可是沒有一棵樹是自己的。清江管理區的苗族老林農孫再元，解放前造林四萬多株，本人卻從來沒有出賣過一根木材。“窮人開山種田忙，終年少衣又無糧，富人兩手不着地，木材滿山谷滿倉。”這就是當地群眾對地主階級的控訴。那時，由於殘酷的階級剝削，生產很落后，大片的山林，因連年火災或濫砍濫伐，大都變成童山禿嶺；大片的水田多丟荒變成旱地，糧食年產量不足三百斤。

解放後，農民翻了身，作了山林田地的主人。從此，這裡的生產才出現了新的面貌。以糧食、林業為主的各項生產，隨着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逐年一浪高過一浪地向前發展。公社建立後的第一年，糧食年產突破了千斤關，大量的林木得到了採伐，荒山完全實現了綠化，工業和各種副業也得到蓬勃發展。一九五九年總收入四百二十萬元，社員每人平均收入達到一百九十五元多，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十四倍，比一九五七年提高近六倍。

林糧雙促進

三江人民公社從建立互助組開始，以林、糧為主的各項生產，每年都有增長。一九五七年糧食的平均年產量為五百一十一斤，比一九五二年年產三百三十四斤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三。但是就在這一年，還有十六個高級社需要國家供應糧食三百六十多萬斤。由於糧食不能夠自給，林業生產也受到了影響。原平陽高級社田少人多，糧食產量又低，每年都缺糧，區鄉領導上號召他們擴大造林面積，社幹部和群眾都不同意，反而把七十多畝宜林地種上了雜糧。

公社建立前後的一年多時間里，農業生產上的被動局面改變了。許多舊的水利工程修補起來了，並新修了五十一處溝、塘、水庫、堰壩，共灌田八千五百五十四畝。水利建設的發展，戰勝了一九五九年特大的旱災，實現了無雨也確保丰收。特別是在施肥方面，成績比過去任何一年都要顯著。公社黨委提出：把田坎和幼林的雜草割光，把這些綠肥腐植質堆在田里大燒大熏。用這種積肥辦法，供應了五千多畝稻田以速效肥料。全社還把一千四百一十二頭耕牛的牛欄移到山上，就地積肥，這樣不僅大大地加快了積肥速度，還減少了運肥需要的很多勞動力。此外，適時地追了四十多萬斤顆粒肥料和細菌化肥。再加上深翻、密植、擴大復種面積等有效措施，使糧食生產在這兩年內連續獲得大丰收。一九五八年年產達到六百二

十五斤，一九五九年更进一步跨过了千斤大关，达到亩产一千零五十九斤，比高级社时期的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这样，这个历年来的缺粮地区一跃而变成余粮地区。一九五九年出售给国家的余粮有三百七十万斤，而且比过去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

粮食战线上的连续胜利，为公社实行粮食的供给制和半供给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社员们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迅速地促进了林业和其它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而林付业收入的增加，又使公社可以向农业作更大的生产建设投资，更加保证农业生产继续获得大跃进。

空前的绿化高潮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这里带来了林业生产的特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两个春天，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这里组织了五千人的造林大军，大搞协作和大兵团作战，向荒山秃岭发起全面的进攻。在紧张的劳动中，社员们愉快地歌唱：“今年栽下万亩林，将来变成聚宝盆，一年辛苦，万年幸福。”不少积极分子，把荒山变成他们劳动的工地和食宿的场所。党支部书记汪桂枝（女），四十三天没有下山，她带领二百七十多人苦战五十多天，栽上了万亩杉木林。在造林运动中，社员们互相展开了友谊竞赛。他们的口号是：“早出工，晚回营，月亮底下比英雄。你一抡，我一刀，誓叫荒山穿绿袍。”社员们就是以这样冲天的干劲，战胜了寒风雨雪严霜等种种困难，绿化了二十二万多亩荒山秃岭，栽下了几千万株的杉木、油桐、油茶、果树和南竹。这两年造林的面积，相当于解放前原有森林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四以上，比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的造林面积的总和还大百分之一百七十三。

三江公社的造林成绩，不仅是因为面积大而振奋人心，更可喜的是造林的质量大大提高。造林开始，公社按照不同的地区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平坡则实行全面挖土栽树，陡坡则实行等高带状造林。社员们都做到了精栽细植，他们提出栽一株，活一株，造一山，活一山。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在二万五千多亩幼林内实行林、粮间作，既抚育了幼苗，又收获了粮食，使幼苗的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超过了历来的水平。在大规模造林的同时，对原有的幼年杉林、油桐、油茶林以及各种混交林，分别进行了修抚育和大面积的封山育林。这样，人们多少年来想望的绿化，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基本实现了。

三江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在党的领导下，两年来把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多个劳动日用到林业的基本建设上，平均每人五十四天，使三江人民公社披上了一套美丽的绿色的新装，给公社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人们要问：为什么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办不了这样的大事情，而在公社化以后就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首先看看劳动力的情况吧。公社建立后，办了一百二十三个公共食堂和九十多个托儿所、幼儿园，使全社四千八百多个妇女劳动力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参加了生产。这些妇女的劳动热情很高，在各项生产中都干的非常出色，就以造林来说，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妇女种植的。妇女们参加生产，使全社的劳动力增加了一千五百多个，劳动队伍扩大了，公社不仅在农闲时节集中了五千多人的造林大军进行突击，就是在秋收的农忙季节，还抽调了三百多人修抚育幼林。

其次，在高级社时，全社七十四万亩山林，分别属于四十二个高级社所有。有些社山多人少，无力造林；有些社虽然有劳动力，但缺乏大面积的宜林地区，所以造林成绩不大。公社化以后，集体所有制规模扩大了，打破了山林小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公社既可以集中使用

劳动力，在农闲时间大搞造林运动，又能够根据自然条件和国家需要，进行统一规划，合理使用土地，做到因地制宜地栽培不同的林木。他们在山冲土肥和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就多栽杉树，在近山矮坡就培植果木，在黄泥土壤的地区则多种油桐、油茶，在山顶陡坡土薄地方就栽种青杠、麻栗、松树。这样，公社的造林事业就开始向着有计划的方向迈进了。现在公社已拥有用材林五十六万多亩，经济林八万多亩，薪炭林三万多亩，还有果园林和蚕桑林区等。三江人民公社这样有计划地大面积造林和封山育林，便于经营管理，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生产技术，有利于开发山林富源，进行大规模的采伐运输。

木材山货大丰收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这是此地流传的农谚。解放后，这里的各族人民，把植树造林跟种田一样看待，有栽有收，收了再栽。所以，几年以来所出售的木材，在他们全部经济收入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现在，公社拥有十五万亩可以采伐的成材森林，至少可以采伐三百万立方米的木材；至于林区內其他各种资源，更是无法计算。现在人们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号：“满山皆是宝，就怕无人找。”一点不错，这样丰富的资源，过去虽然有了相当的开发，但是，还远远赶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农民的要求。这里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林业本身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而过去人少资金少，要大量采伐林木，有一定困难。因此，这个地方长期存在着“深山积压老杉木，河边多是幼年林”的不合理现象；深山过熟的老林木不能适时地轮伐，或者伐后又无力运出，致使不少优质木材长期堆积山上，眼看着让它腐朽。

公社化以后，充分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上述的矛盾解决了。一年多来，公社在林区內修建了公路、便道共计六十六里，在清水江、小江、亮江等主要河流内，炸了六十里的险滩河道，架设长短厢道五十二里，铺设木轨平车路十六里，这些基本建设工程的兴修，给深山老林区的采伐运输，带来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大同管理区绍洞生产队的木材生产，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这个队共有七千亩面积的森林，其中有二万五千立方米的可伐数量，而且是生长了多年的老杉、松木，本来早就应当砍伐出售的。但是，因为自己的人力太少，一共只有七十一户人家，主要劳动力只有七十五个，要把远离河边十四里的树木运输出来，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所以，这个队自己从来没有出卖过原条木，只零零星星地砍伐一点木材，一部分用来自己建造房子和作烧柴，一部分锯成木板或烧成木炭挑到锦屏城出售。公社化后，在这里开辟了大面积的伐木基地，从一九五八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三百二十个工人共砍伐木材七千二百立方米，其中有三千二百立方米已经运到河边出售给国家，出售木材的总值达六万四千四百多元。这批木材的砍伐运输，共计用了五万零六百多个劳动日，如果单靠绍洞生产队的七十五个人来搞，就需要两年多的时间。因此，绍洞生产队的社员十分感动地说：“人民公社实在好，千年的古树翻身了，运木使用平车道，那怕悬崖和高山！”这个生产队过去是一个贫穷的高级社，公社化后，由于森林资源的被挖掘，现在已经变得富裕了。

公社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组织了八百五十人的专业队伍，实现了合理采伐木材，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提前完成了一万二千五百立方米的国家分配的木材生产任务。

山货采集方面，新建了三十三个采集小组，专门采集五倍子、松香、茶叶、药材、南竹和薪炭等山货。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已经收入了十四万一千多元。在秋收结束以后，与秋耕秋种的同时，公社又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小秋收的群众运动，公社组织五千多人，经过三十多天苦战，踏遍三百多个大小山头，采得桐子、茶子、核桃、青杠子、五倍子、松香

以及其他各种野生药材、油料、纖維、淀粉等共一千二百多万斤，总值达二百三十三万多元，全公社每人平均一百零六元。小秋收的总产值为公社粮食总产值的二点一倍，真是小秋收变成了大秋收。

“八年杉” 振奋人心

人工培植的杉木，十八年可以成材，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最快的速度了。然而就在公社成立的前夕，这个社却发现了大同管理区的十三年杉，原万丰高级社的九年杉，接着又出现了小江管理区以及城关管理区的八年杉。八年杉的出现，是杉木培植上的新的跃进，大大地鼓舞了全社和全县的群众，它为人们指出了绿化后林木快速丰产的方向和道路。

“八年杉”的出现，大大地振奋了人心。在县委领导下，公社党委组织干部和群众到各处参观，学习、总结经验，并进行专门的技术训练，边学习边推广。大同管理区的青年们首先栽培了二千多亩的快速丰产林，接着有八位老林农在杨建望老人的带领下，也造了七十多亩和青年们比赛，茅坪的妇女社员也营造了三千多亩快速丰产林，其他如机关干部、青年学生也纷纷造林，都要争取快速丰产，这就初步形成了推广八年杉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經驗，决定继续大搞“林木快速丰产运动”，彻底完成这一场杉木生产上的不平凡革命。获得全国林木快速丰产红旗的林业模范陆宗吉，又着手培植了一千株杉树，决心争取比“八年杉”还要提前成材，永远保持他的红旗荣誉。大同管理区平阳生产队的十八个青年，协同林校学生培植二亩高产丰产林，深翻土四尺，并施了石灰、油枯、化肥、塘泥等二十多万斤肥料，每亩植苗五百株。这个管理区的大同生产队的社员，与贵州农学院林学系的师生共三十人一起，与平阳生产队展开了革命竞赛，也培植一点五亩高额丰产林，深翻地四尺，用炸药炸掉顽石，每亩施肥十多万斤。为了开展友谊竞赛，双方都请了老林农作他们常年的技术指导，贵州农学院师生回校后，还经常写信来了解杉苗生长情况。现在这些树苗的生长状况都很好，仅仅七个多月的时间，一般高达一点六至两市尺，比同期种的树苗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一九五九年的快速丰产运动，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得更加细致深入，人们以精心培育、细致管理来争取运动的彻底胜利。全社六万多亩快速丰产林内播种了七千六百亩红苕、包谷、小米，并且全面进行了薅修松土、壅兜施肥，使林粮并茂，一劳双丰收，收入粮食一百五十万斤，足够供应公社两万余人的两个月口粮。

“八年杉”的出现，使广大群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引起了他们钻研自然科学、揭发自然秘密的极大兴趣。不少社员积极参加红专学校学习，他们把自己的青年送进公社和县办的两所林业中学，保送基层干部到林业大学学习。“八年杉”的创始人陆宗吉，被聘请为州、县两级的科学普及协会的委员，这样，他可以把技术广泛地传授给广大群众，自己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的机会。

在生产上，公社也扩大了活动范围，并向着综合利用的现代化经营的道路前进。公社在马鞍山上办起了万亩快速丰产林场，在韶洞建立了大型伐木基地，新建了综合林化工厂。为了充分利用采集的山货，各管理区正在着手新建野生果实酿酒厂和造纸厂。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公社带来苗家乐

——貴州劍河柳川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素称生产落后、生活貧困的貴州省柳川苗族山区，在公社化以后迅速地改变了落后貧困的面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柳川人民公社是貴州省劍河县的一个苗族公社，共有四千九百多戶，二万一千多人。境内山峦重迭，梯田、坡土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解放以前，在反动階級的殘酷压迫和剝削下，这里的生产極端落后，大部分地区使用木質农具，实行人拉犁、脚踩田、“刀耕火种”和“赶山吃飯”。人民生活十分貧困，每人每年的收入折合人民幣仅有十一元。文化也异常落后。“苗家辛酸数不清，飢寒交迫苦零仃，終年难逃黃瘟病，家破人亡冷清清。”这正是当时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随着互助合作运动和生产的發展，这里的貧穷落后面貌逐渐得到改变。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太差，以及种种束縛人們思想的陈腐落后的風俗習慣尚未根除，同一般地区比較，直到公社化以前，这里还是相当落后的。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这个苗族山地發生了急剧的变化。公社的生产，一九五九年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飞跃發展，全社总收入达到七百七十二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四倍以上。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五千六百九十六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一倍半以上，單位面积产量达到一千三百零一斤，全社平均每人有粮食二千六百斤以上，不仅完全做到自給，不再需要由国家供应一粒粮食，而且可以調出大量商品粮支援国家建設。随着生产的跃进，社員收入大大增加，文教衛生事业蒸蒸日上，这个两年前还以落后著名的山区，一跃赶上了先进地区。

矛盾迎刃而解

人民公社由于規模大、范围广、集体化程度高，为苗族人民建設山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許多在农业社时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解决不了的問題解决了。

农业社时期，各社的水田和旱地互相插花，远田离住处二、三十里，耕作不便，灌水困难；同时，各社占有田地畸多畸少，多的耕种不及，年年要丢荒一部分，少的又不够种。公社成立以后，立即按照有利于生产的原则，合理地調整了六千多亩田地，解决了田地插花等矛盾，使大量的远田变成近田，使每个劳动力担負耕作的土地基本上趋于平衡。經過田地調整，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土地利用。过去每年都要丢荒的三千多亩田，一九五九年都种上了庄稼，并且彻底消灭了白水栽秧現象。

公社在成立以后还立即組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劳动力，开展大規模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农业社沒有修成的摆尾、柳堡等較大水利工程，只經過一个多月的奋战就先后竣

工。这次修建的摆尾大沟，不仅要修筑高大的水坝，还要挖长达四十三里的盘山渠道，需要十万多个工。一九五八年春天，几个农业社共同修了两个多月，工程只完成四分之一，因为农忙而停工。公社成立后，从三个管理区抽调劳动力协作修建。社员们干劲冲天，在山坡扎营，在工地吃饭，日以继夜地战斗，只一个月就完工了。社员们普遍反映：人民公社力量大如天，使“长长水龙盘山腰，旱灾永去心不焦”。

与此同时，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社员们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改良土壤运动。社员们采用熏土、加放石灰等办法，把九千多亩酸性过重的瘦田和冷浸田，改变成肥沃的良田。经过改良的田，一九五九年一般都增产百分之六十左右。

再不信“秧头”和“鬼师”了

解放以后，柳川一带“刀耕火种”和使用木质农具的现象绝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许多的落后耕作方法，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未根本改变，个别地方甚至在一九五八年还保存着脚踩田的习惯，耕种晚、栽稀秧和浅耕粗作更是相当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地区生产的领导权还掌握在“活路头”、“秧头”和“鬼师”的手中，特别是他们的保守落后的迷信思想，在群众中还有很大影响。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人们从大规模生产的实际行动中受到了教育，解放了思想，旧的迷信思想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样，广大苗族农民就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地摆脱了“活路头”和“鬼师”的影响。农民们到处议论着，不能再相信“活路头”和“鬼师”了；一定要听党的话，听党支部书记的话。于是，他们就在党的领导下，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抛弃了落后的耕作方法，采取了过去所不敢采取的新措施，使落后的生产面貌迅速改变。

公社化以前，苗族村寨都有“活路头”或“秧头”，什么时候下种、插秧，甚至种辣椒，都要由他们决定。“活路头”和“秧头”不是族佬就是寨佬，有的还兼“鬼师”，他们很有权威。在生产上，他们不动手下种，任何人都不能抢先。他们反对采用一切新的耕作方法，也不愿农民采用。例如，他们认为：“苗家祖祖代代从来不种小麦”，“高山不出麦子，种了白费力气”，所以，直到一九五七年，这里的苗族人民仍然不种小麦和油菜。他们主张晚种，要看桐子开花才下种，因此，苗族地区每年都是“栽秧栽到六月末，打谷打到十月半（都是指农历）”，比一般地区晚一个月左右。相当多的苗族人民，特别是老年人，受“活路头”和“秧头”的影响较深，不愿意改革原来的落后耕作方法，总是认为按老规矩办事“稳妥可靠”。当然，过去的经济条件也使得人们不敢大胆地进行改革，千百年来的饥寒交迫的生活，给农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总是担心：“万一改不好，收不来粮食，吃什么？”

人民公社为改变一切落后的耕作方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特别是公社实行了粮食供给制，使广大社员放下了怕挨饿的思想包袱。由于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大加强，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人定胜天”的思想已经逐步树立起来。一九五八年公社大搞深耕后，党组织对苗族社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动员，同时，汉族社员在技术上也给他们帮助，这样，在集中大搞深耕的地区，全社在这一年破天荒地种了小麦和油菜一千七百六十一亩。结果，小麦平均每亩产一百三十四斤，油菜籽平均每亩产七十七斤。苗族社员从这次试种中不仅取得了种植经验，并且破除了迷信，纠正了“高山不出麦子”的错误认识，从而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农业生产开辟了道路。一九五九年秋收以前，社员就纷纷表示要扩大秋种面积，并且做好了秋种的准备。全社种了小麦、油菜二万五千多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十三倍，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强。

通过实践，使广大苗族社員进一步認清了接受先进經驗的好处。一九五九年春播以前，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很多社員都主張提前进行播种、插秧，当各生产队討論这一个问题时，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以“活路头”、“鬼师”为代表的思想保守的人，認为苗家的老習慣“决不能更改”，有的說“早下种，一定要烂秧，不如拿种子来吃頓飽”。为了解除群众的思想顧慮，各队都通过具体事例向社員进行教育。久仰寨一九五四年种得迟，庄稼成熟晚，收获前遭受秋風、秋雨，損失百分之二十；一九五八年播种提早二十天，加上其他措施配合得好，結果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在这场斗争中，早种的思想取得了胜利，使一九五九年春播比一九五八年又提早二十天，比一九五七年提早四十天。动手早，活就做得細致，白水田也不見了。夏季發生严重干旱时，禾苗已打包抽穗，受到的影响比較小。收获时，秋雨連綿期还未到来，保证了丰产丰收。因此，社員們普遍反映：“过去做活看鬼师、秧头，受害不淺，現在做活看支書，丰收增产。”早种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一九五九年“三秋”生产中，各队都实行边收、边犁、边种。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公社只犁田一千多亩；一九五九年同期，已犁田二万二千九百多亩，种下八千一百多亩。

事实最有說服力。“再也不能相信老規矩不可改变的鬼話了，只有積極地进行改革，才能促进生产的發展。”这是广大苗族社員的共同反映。一九五九年春耕中，公社購置的几百部新式犁一齐出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稻田都深耕八寸到一尺，平均比一九五八年加深四寸到五寸，并且全部实行了合理密植，改变了稀植的現象。从前，这里的苗族人民从来不用人粪尿作肥料。原因之一是他們还不了解它的肥效；原因之二是受迷信思想的影响，不敢使用，認为施用人粪会遭“虎吞蛇咬”。一九五八年生产飞跃發展，需要更多的肥料，党組織动员党、团员带头使用人粪尿。久仰寨的党、团员在党支部書記的带动下，在一塊秧田里施用人粪，秧苗長得又綠又壯。久敢生产队的一塊田施用人粪尿后，秧子也同样長得很好。这些試驗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年秋种时，不少丰产壩（山間平原）施用了人粪尿，收效甚大。苗族社員真正認識到施用人粪尿的好处。一九五八年秋耕后，各个村寨普遍积存和施用了人粪尿，連同青草肥，一九五九年每亩平均施肥三万多斤。同时还制造出七万多斤土化肥，使大多数田施上了这种肥料。

过去，每当庄稼受到灾害侵襲时，苗族人民都要請“鬼师”到田間“用鬼”。大跃进以来，他們取得許多抗灾經驗，增强了抗灾的信心。一九五九年發生几十年来所沒有过的大旱灾和其他灾害时，沒有一個人去找“鬼师”，而是立即行动起来，同灾害展开坚决的斗争，从而保证了禾苗的健壮成長，获得空前大丰收。

从种小麦到取消“田間用鬼”，在公社建立以前，都是人們不敢想也不敢干的。那时，做一件什么事情先要考虑老輩是否干过；而現在社員們考虑的則是对生产有无好处。只要有利于生产，他們就敢想、敢說、敢干。許多“活路头”无可奈何地說：“过去，互助組听我的，合作社还跟我协商，現在是干部怎样說，群众就怎样办，根本不听我的了。”

以上各种变化生动地說明，在建立人民公社和广大社員思想觉悟提高以后，“活路头”和“鬼师”的思想影响已被徹底扫除，党对生产的领导权已經牢固地树立起来。

落后風俗习惯一扫而光

公社成立以后，由于生产迅速发展，苗族人民的科学知識不断丰富，逐漸树立起“力能回天”的信心，勇敢地革除了妨碍生产的各种旧習慣，主要是改变“吃牯臟”、“吃卵”等旧習慣。

“吃牯臟”是苗族人民敬鬼神、祭祖先的一种活动，每隔三年或五年举行一次。在黑曆

的旧社会，苗族人民别无出路，只得祈求祖先“在天之灵”来保佑。这种風俗習慣早已被苗族上層分子所掌握，作为他們統治与剝削苗族人民的一种手段。每次“吃牯臟”时，由“牯臟头”等組成的領導集团，不断向农民派牛、派粮、派款，进行剝削。一九五二年那次“牯臟”，摆尾、久仰、久敢等地苗族农民，每戶平均負担竟重达四十多元。苗族农民如果不能按規定時間交出牛、粮食和錢，就要被开除所謂“牯臟籍”。被开除的人，好象被剝夺了“政治权利”，討媳妇沒有人嫁，嫁姑娘沒有人娶，甚至要被驅逐出寨。过去，为了保全“牯臟籍”，貧苦农民不得不卖田卖地，挪賬借款，以至常年出外帮工，弄得傾家蕩产。因此，貧苦农民对“吃牯臟”作了恰如其分的描繪：“一年牯臟，十年背賬。”

按照旧例，一九五八年十月又該大“吃牯臟”。当时正处在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党、团员和積極分子一致提出廢除“吃牯臟”習慣。公社党委热情地支持这一个正当要求，广泛地組織社員进行討論，并且專門召开老年人會議，听取他們的意見。經過具体算賬和辯論，大多数群众認識到“吃牯臟”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是农民的沉重負担。更加重要的是，大家認識到，依靠公社，完全可以爭取幸福生活，而用不着再去祈求祖先和鬼神“保佑”。因此，多数社員一致主張取消“吃牯臟”。“牯臟头”見大勢已去，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会后，广大社員立即取消原訂的“吃牯臟”計劃，使所有的“牯臟牛”变成耕牛。

接着，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社員們又自动取消了“吃卯”的習慣。所謂“吃卯”，就是从栽秧到打谷这一段时间，每逢“卯日”都要斗牛、吃酒，大鬧两、三天，这不論在生产上或生活上都造成很大的浪費。据久仰生产队的統計，过去因为“吃卯”，每个劳动力每年最少有二十七天不搞生产。公社建立以后，生产全面發展，这种習慣和生产的矛盾更加突出，遭到越来越多的社員的反对。在貫徹生产計劃、推行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等办法后，社員們个个忙于生产，誰也不想“吃卯”的事了。他們說：“生产都忙不过来，还吃什么‘卯’？”

經過这些改革，苗族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陈腐風俗習慣，所以能在公社化以后很快得到改变，基本原因是，人民公社發揮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生产上表现出强大的威力，不仅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苗族人民就更深刻地体会到，那些陈腐的風俗習慣阻碍着生产的發展和社会的进步，因而迫切地要求改革；而人民公社又積極地支持了他們的这种要求，并且領導了改革斗争。

从三个“聖人”到普及小学教育

过去，柳川苗族人民文化非常落后。解放初期，久仰一带的一千八百多戶中，找不到一个識字的。后来从外地迁来三个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被群众敬若“聖人”。解放以后，学校虽然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大多数兒童要参加劳动，仍然不能上学，即使入了学，也是“三天打漁，两天晒網”。公社促进了生产的發展，实行了粮食供給制，又办起食堂、托兒所、敬老院，广大群众的生活有了保障，原来在家参加生产，以及照管弟妹、煮飯、侍候老人的兒童，都先后入学。現在，全社共有完全小学和初級小学三十二所，初級中学一所，在校学生三千一百四十七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过去只有三个“聖人”的久仰，不仅普及了小学教育，还办起了一所初級中学。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公社开展了群众性的扫除文盲运动，到現在已基本上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能認一千多个字，可以記賬和写簡單的信。

解放以前，这里大部份地区人畜同居，二十九个苗族聚居的村寨没有一个厕所，人們成

干羣关系新面貌

——貴州銅仁濠头人民公社調查报告——

中共貴州省委調查組

人民公社化以后，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有些什么变化？人民公社的規模这样大，事情这样多，干部能领导得好嗎？这的确是个問題。我們專門就这方面的問題在貴州省銅仁县濠头人民公社作了一个半月的調查。

做好“当家人”

現在的濠头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由五个小公社合并而成的。五个小公社的前身就是五个联合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将近一年的联社历史。在“联大社、办大事”的口号下，五个联合社都办了許多历来高級社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虽然那时还没有叫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但是，从联社、大协作、社办工业和公共食堂的發展来看，人民公社的雛形早已有了。

这里的区、乡、社干部都是貧、雇农出身，都是土生土長，都是在土地改革中受过阶级斗争的考驗，又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經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鍛煉的。他們一向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現在的公社副社長、当时的星光联社主任晏珍喜，可以作为这些干部的代表。銅仁县第一个互助組、第一个初級社、第一个高級社、第一个联社，都是这个貧农出身的老农民带头办起来的。他被群众称为“社会主义的領头人”。公社化运动中，群众把濠头公社的成立和晏珍喜作公社副社長都当成大喜事，用一句双关語說是“得了一喜”。人民公社建成以后，群众的願望是办好公社，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干部們的身上。川洞管理区的群众这样对干部說：“建公社，你們做了我們的好領路人，現在办公社，你們要做我們的好当家人，你們当家当得好，我們幸福就来得快。”現在一年过去了，事实証明，干部們沒有辜負群众的期望，他們把大規模的經濟和几万人的生活組織得很好。

在生产方面，一九五九年初，公社成立了生产规划委员会，根据农、工、商、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方針，规划了全公社的生产，全面合理地安排了劳动力。全公社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九个劳动力，是这样安排的：农业九千五百九十四人，工业八百二十人，商业二百五十八人，牧业一千八百六十四人，副业五百二十三人，漁业十四人，运输八十七人，福利事业一千九百八十一人，其他二千一百四十八人。在农业中，又制定了以粮、油生产为主全面發展各种作物的规划，抓大头带小头，一項不丢。在增产措施上，認真地逐条貫徹执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結果，一九五九年虽然碰上特大的旱灾和虫灾，还是获得了农、工、商、林、牧、副、漁业的全面發展，同一九五八年相比，增長的百分比是：农业百分之六十六，工业百分之四十六，商业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林业百分之五百一十三，牧业百分之五十一，副业百分之三十四，漁业百分之一百。秋季十項农业作物的丰收情况是：水稻平均亩产从一九五八年的六百十六斤提高到一九五九年的八百二十斤，出現了两个水稻千斤大队，十二个千斤小

队，增产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包谷增产百分之十五；高粱增产百分之十；绿豆增产百分之十二；豌豆增产百分之十六；小米增产百分之八；黄豆增产百分之二十；向日葵增产百分之六十；蔬菜增产百分之五十；吴萸增产百分之六十。其他如农业技术革新、财经会计、文教、卫生、统计、档案、水文、气象等工作也都作得很出色。

抓生活也很出色。全公社二百四十六个食堂，一百四十九个托儿所，二十六个幼儿园，三个敬老院，大都办得很好。百分之九十四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百分之九十二的小孩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和教育。为了使社员们吃饱吃好，各级干部千方百计帮助公共食堂多种菜，多养猪和鸡鸭，并搞好粮食的保管和食用，处处注意勤俭节约过日子。社员文化生活也有了改善，全公社办了一百十五个文化站，六十个图书室，九十五个俱乐部，还有一个电影放映队，社员每月可以看一、二次电影。

新关系 新风气

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基层干部不但有能力领导群众把人民公社办好，能够领导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而且证明，人民公社是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联系的良好组织形式，是解决党、国家和群众个人之间关系的好形式。事实是这样，公社化以后，干部可以集中使用，统一安排，领导力量部署更合理了。这个公社的作法是：从公社到管理区、生产大队，对干部的使用，都采取按地区分片包干和按业务分口负责相结合的办法。公社党委书记负责全面，四个副书记和四个常委，按地区划为四个片包干，又按业务分管农业、商业和行政、工业、公安政法、组织监察、青年和妇女各口；党委委员包管理区兼任管理区的党总支书记。公社化以前，区、乡一套干部，农业社一套干部，算起来多，用起来少，因为当时政是政，社是社，需要的干部就多一些。现在从总数上说干部是少了，但由于公社能集中使用，统一安排，反而觉得干部很充足，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分工。干部分工细了，专业化了，也就钻得深了。这对搞好工作有利，对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也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更多地接近生产，接近群众。地区上分片包干，干部要直接组织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更不能不深入生产深入群众。

人们说漾头公社“摊子大，条件差，七娘八老子”；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公社原来基础不平衡，有四个三类乡，七个三类社。公社党委书记满元富对我们说：“所谓三类乡、社，就是生产比较落后，群众觉悟比较低，归根结底，还是领导骨干弱，党、团员少。”这类地区，干部作风、领导方法和干群关系也就有不正常的现象。在高级社时期，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就得上面派干部。公社化以后，这问题好解决了。公社各级党组织安排干部时，特别注意加强三类地区的领导骨干。瓦屋管理区的昭田大队，原来是一个边沿区的老三类社，干群关系不好，年年瞒产，原因就是缺乏坚强的领导骨干。一九五九年，公社党委派了瓦屋管理区总支书记吴先昌，去加强了领导。原来这个管理区只有一个党员，还不大管事。吴先昌去后，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生产上、粮食亩产达千斤。几十岁的老头也说：“不是公社，我们这地方不会大丰收。”大人小孩都说共产党好。现在不但不瞒产，粮食征购任务还提前超额完成。川洞大队共有十八个小队，从骨干较强的六个小队调出六个党员，去担任六个较差的小队的小队长，使工作大有起色。这样，三类地区的面貌迅速改变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

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干部有条件更好地领导和参加生产、联系群众。漾头公社成立后，区、乡干部和脱产社干部节省出来六十多个，除了上调二十一个干部外，其余都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了。过去许多区、乡干部为调解一些群众相互间的纠纷花费很多时间，公社化后，群众觉悟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闹纠纷的大大减少；即使有一些纠纷，小队、大队、管理区都有权解决，闹到公社的更少；就是非公社解决不可的，由政法公安部负责处理也就了

事了。办理粮食、户口、结婚登记一类的事，管理区只要一个秘书兼管就行了，其他干部都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去领导生产。由于这些行政事务大大减少，干部参加生产，深入群众的时间就多了。现在群众说干部是：“白天奔田头，晚上鑽屋头”（到群众家里访问），“白天深入田间，晚上深入小队”。边沿地区的群众说：“过去干部光在中心，少在边沿，现在经常到边沿地区来了。”

干部参加生产的时间也多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公社二十一个党委委员中，除一人因为在党委办公室工作，参加生产较少外，其余的都作了三十个以上的劳动日，其中，党委委员杨光战做了八十二个劳动日。党委书记满元富工作最忙，也参加了三十一天生产。川洞片（包括川洞、白水两个管理区）二十五个脱产干部中，只有两个参加生产少一点。各级干部指挥田、试验田，共有五百零九亩，亩产都在八百斤以上。公社党委委员、白水管理区总支书记唐学文搞的试验田，亩产达到一千八百斤，创全公社最高纪录。群众赞扬道：“试验田，好钻研，办法好，技术全，产量高，指导生产。”

干部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在这里叫做“领导落实”。的确，人民公社化以后，干部是“落实”了。我们和公社党委书记满元富同志走了好些地方，发现他在漾头、瓦屋和馬岩都“安了家”。瓦屋和馬岩相距五十里，漾头在中间。原来漾头是公社管理委员会所在地，瓦屋是公社党委所在地和重点管理区，馬岩是工作比较差的管理区。这是他的三个主要活动点。在瓦屋，他总结了那个管理区的领导经验推广到全公社，提高了干部的领导水平。在馬岩，一九五九年秧子不好，他在那里住了七天，领导群众下肥两百多万斤，使一千四百亩秧子赶了上来。这样深入具体地抓两头带中间，及时地掌握和指导着全面工作，真是“落实”了！

在人民公社里，干部和群众，人是一家，心是一条，血肉相关，体贴入微。

现在的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大部分是原来的区、乡干部。虽然他们还被称为国家干部，还由国家开支，但他们和公社的关系，已经不像原来和农业社的关系了；在农民眼里，他们也不是原来的区、乡干部了。干部把生产看做自己的事，社员把干部看做社里的人。瓦屋大队群众说：“过去有的区、乡干部过路，看到我们的生产都不大管，现在干部不同了，遇到就下田和我们一起干。”在群众心目中，干部从“过路人”变成了“管事人”，群众和干部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难怪贫农社员卢秀文说：“如今干部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事事和群众有商量。”我们在公社期间，常和一些干部同行，途中干部和群众相遇，每每都要磋商一些事情，彼此以“伙计”相称，有说不出的亲密。

由于干部不再象过去那样，把生产看作是农业社的事，自己是领导，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大家都在一个社里，事事有自己一分，所以责任心更强了。满元富同志说：“今年担子重，钱不象过去那样松活，这个大摊子，这盘子工作，不下力不行，思想紧张，脑子用得多。”干部思想紧张，就是时刻在算两笔账：一笔增产账，一笔生活账。有的干部病了也不肯离开工作岗位。负责川洞片的公社党委副书记杨胜祥，病得下不了床，还要坐在床上打电话指挥生产。干部也比过去肯钻研学习，都希望成为自己所分管的专业的内行。

干部和群众白日夜晚做一路，心和心相通，干部的心情，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干部知道。干部和群众互相关心、体贴的事例，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一九五九年六月，满元富在病中，突然接到电话，说瓮慢管理区病倒了一些人。这个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的党委书记，连自己的病也不顾了，带起几个干部和卫生人员，就去解决群众的疾病问题。病人知道后，感动得落下泪来。六十几岁的黄信忠老人说：“我庚申、辛酉年病了一年半，只有一个妹子看过我一回，今天生病，干部这个来了那个又来，满书记还带着病来看我，我病好后，只有努力生产，报答党的恩情。”

工作更好做了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和大搞深耕的偉大成就，使濠頭公社的幹部們看見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大搞群眾運動的威力，也學會了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一九五九年，這個公社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空前高漲的形勢。我們重點調查了在执行農業生產“八字憲法”中大搞群眾運動的情況。公社從總結群眾經驗中，找到了一條因地制宜执行農業生產“八字憲法”的規律，那就是：正月肥掛帥，二月水當先，三月戰土、種，四、五月抓密植，六、七、八月管和保，九月闢深耕，年底再戰水和肥。他們就根據這條規律來組織連續性的群眾運動，一浪趕一浪，勢如破竹。一九五九年，全公社深耕了五千一百畝田土，改良了四千二百畝瘦田薄土，每畝作物施肥都在萬斤以上；改革了六萬五千零六十九件工具，節省了二十萬九千五百個工；抗旱中，統一組織了一萬二千多人的抗旱大軍，使用了六千二百多件抗旱工具，堅持了兩個月的抗旱鬥爭；實現了合理密植。特別值得提到的是，這個素稱“蟲窩”的地方，公社化第一年就把蟲災消滅了，這也是大搞群眾運動的成果。他們根據土農藥專家晏長進的經驗，大辦土農藥廠五百九十个，大造土農藥八百八十四萬斤。搞土農藥的群眾運動加上“十萬盞螟燈”的群眾運動，就一舉把蟲災消滅了。

公社化後群眾運動搞得更大，這種情況的出現不是偶然的。

前面提到的土農藥專家晏長進，他識二百零四種土農藥。過去他都沒有講出來，一九五九年在副社長晏珍喜訪問他以後，他就講出來了。他還懷着雄心，挖了六十四種藥效最高的藥草來栽培，要為公社搞一個土農藥基地。這是什麼道理呢？土農藥專家晏長進自己說：

“過去我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有本領莫說不想使，要使也使不出去。公社化後，叫我不幹別的，專門來搞這個名堂，我有本事還能不貢獻給公社？”的確，在公社化以前，一下子辦幾百個土農藥廠是困難的。濠頭公社一直堅持實行了糧食供給制和伙食供給制，對大搞群眾運動起了很大保證作用。社員們說：“日子越過越寬心，活路越干越有勁。”公社還按特長分工，搞專業隊伍。川洞片還設立了七個“老農經驗研究室”，幫助老農們總結經驗。有熱發熱，有光發光，今天正是時候。這一切，都激發了群眾創造新生活的熱情和主動精神。一九五九年全面躍進，公社的好處處處表現出來；年初又搞了公社四年建設規劃，看看現在，展望將來，誰不歡欣鼓舞？

有了群眾這種熱情和主動精神，幹部對办好公社信心百倍。他們都說：“公社化後，群眾覺悟提高了，工作好做了。”“群眾從來沒有象在公社化後這樣聽話，說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對公社化後工作是好做了還是難做了的問題，幹部中也有兩種反映，瓦屋管理區幹部反映好做了，馬岩管理區幹部反映難做了。經過公社黨委檢查，瓦屋的幹部所以說工作好做，是因為他們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走好群眾路線和幹部參加生產；馬岩的幹部這三條都沒有办好，所以覺得工作有些難做。公社黨委在瓦屋開了一次現場會議，公社、管理區、大隊三級的主要幹部一百二十多人都參加了，由滿元富親自主持，總結了瓦屋的三條主要領導經驗。這次現場會議，教育了幹部，提高了領導水平，使幹部懂得在公社化後應當怎樣做工作。馬岩的幹部豁然開朗，他們說，人民公社不比原來的鄉、社，我們還用老方法，那怎能行呢？

政治掛帥

濠頭公社黨委一貫注重政治思想工作。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大

搞紅旗競賽、樹立標兵運動，是這個公社群眾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方面。

公社化後，公社黨委設立了一個政治鼓動教育委員會，由黨委書記、管理區總支書記，以及共青團、婦聯和學校方面的負責人等二十一人組成，一個月開一次會，研究當前的宣傳教育問題。全公社以四十二個農村團支部為主建立了宣傳隊，一有重大事件，就大張旗鼓地展開宣傳。一九五九年大規模的宣傳教育運動有三次：一次是貫徹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次是貫徹黨中央關於“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指示；一次是貫徹八中全會“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社會主義教育的內容是愛國愛社、勤儉節約、遵守勞動紀律等等，通常是結合當前的工作任務和生產活動進行。紅旗競賽搞得經常持久。從公社到小隊，從集體到個人，從幹部到群眾，都卷入了紅旗競賽運動之中。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評比三百多次，發獎旗和流動紅旗三百多面，紅旗競賽聲勢之大，範圍之廣，可以想見。樹立標兵是結合着紅旗競賽進行的。口號是：行行有標兵，事事有先進，保證各項工作全面躍進。公社化以來樹立的標兵人物有一千二百五十六個。學先進、趕先進、超先進，是全體幹部群眾奮發努力的行動口號。

這個公社政治思想工作的特色是做得深透，用他們的話說，叫做：“政治工作到人，紅旗競賽到人，評比到人。”能夠做到這一步，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在高級社時期的所謂政治思想工作的“死角”，公社化後沒有了。這指的主要是婦女和老人。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不再受煮飯、縫紉、洗滌和孩子拖累，不僅參加了集體生產，而且和男子一樣參加了社會、政治活動。過去開群眾會，一戶只有一人（通常是男主人）作代表，現在不行了，因為一家人中，有的是炊事員，有的是保育員，有的干農業，有的干畜牧，一個人就代表不了。

第二，由於生產和生活的集體化，出工、休息、吃飯時間一致，又有統一的工休日，便於安排政治活動。有些問題，在休息場地、食堂都可以講，從前那有這種條件呢？

第三，公社化後，由於公社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建立了許多生產組織和政治文化組織，如青年農場、青年突擊隊、試種小組、科學技術研究組、夜校、紅專學校、文化站、俱樂部、圖書室，這些既是群眾學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的學校，又是群眾性的新型政治學校，而整個公社就是一所偉大的共產主義的學校。

人民公社的业余学校前程万里

——貴州清鎮流长人民公社业余学校調查——

中共貴州清鎮县委調查組

現在，誰到貴州省清鎮县流长人民公社，都会被一种强烈的文化革命的气氛所吸引。山腰石岩和鏟得淨光的土坎上，到处写有向文化大进军的大字标语；房壁院牆，詩画琳琅滿目；山野田間，紅旗飄揚，歌声嘹亮。人們最爱唱的山歌中有这样一首：“总路綫是灯塔，照亮好多睜眼睛；人民公社力量大，社員要当科学家；以前文化归地主，如今文化还了家。”社員要当科学家，这是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

星 火 燎 原

流长人民公社的广大群众，和其他地方的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在旧社会世代受着沒有文化的痛苦，如今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他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紅岩管理区孟家坡生产小队的馬玉奎、刘順和等九对青壮年夫妇，前几年一直为沒有文化而苦恼着。他們都是生产上的能手，积极劳动，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但总因为沒有文化，使技术得不到迅速提高。因为一不能用科学道理总结自己的經驗，二不能从报刊、书籍上学习外地的先进經驗，所以他們在贯彻执行各项农业生产先进技术措施时，存在着很多困难。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公布后，在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向文化进军的号角吹响了。在党的领导下，流长地区的广大群众，立下雄心大志，坚决要在短期内摘掉文盲帽子。这些生产劳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文化学习的先进分子，他們訂立了評比条件，开展紅旗竞赛：比識字进度；比学习紀律；比生产学习两不误。为了早日脫盲，馬玉奎夫妇，在吃飯时和入睡时，还互相考問生字。紅光生产队苗族青年李从武夫妻二人，夜里讀書有时讀到天亮。他們充分表现了学习文化的顽强精神。

全社一万多青壮年，都要向文化进军，都要同时学习，师資問題如何解决，这的确是个大問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流长区委提出了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識字的教不識字的；文化程度高一点的教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不仅要在家里学，还要在田壩、工地学，有机会就学。广大群众在党的指引下，想出各种办法，解决了师資問題。大院管理区黃家壩生产小队，原有十五戶社員、二十七個青壮年，讀書識字的人一个也沒有。社員馬淑英說：“我們要学文化，連个‘火种’（指教員）也沒有，怎么学？”正在为难时，恰好有个从部队复員回来的青年黃永龙，能識二三百个字，就做了黃家壩文化革命的“火种”。今天的黃家壩，人人都識字了，并且在扫盲的基础上都进入了业余学校，繼續提高。現在，每个人都能写信和讀报，馬淑英还当上了會計。文化革命首先在黃家壩燃起了燎原之火。有些地区沒有“火种”，就采取借“火种”的办法，抽出一部分青年，白天到外地小学去学习，晚上回来当先生，学来一个字教一个字。还有些地区，則采取“小先生”、“送字上門”等办法。就这样，流长地

区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的扫盲高潮。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扫盲运动中，他们创造和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有“识字墙”，“识字卡片”，“识字岗”，“赶文化场”等十多种形式，真是“人人学文化，处处读书声”。最有意思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在馬場管理区赶的那个“文化场”。这天，滿牆滿壁写上标語，三个場口都布上“识字岗”，进场的人都要学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二个字。在場壩中心还展出初脱盲的社員所开的收条，記的生产日記，写的山歌等学习成績。在展覽品前，一边是紅領巾在指指点点，一边是干部在宣傳总路綫。群众都說：“今天赶的是一个政治、經濟、文化三結合的新式場。”

为了克服教材缺乏的困难，他们采取了“边学、边編”，“边編、边提高”的办法。起初的教材就是“見物识字”，“看图认字”。后来編成“类似字課本”、“同音字課本”。最后又由小学教师、干部和老农联合編成正式农民扫盲課本。这个課本內容主要是讲党的方針政策和农业“八字宪法”，貫徹了政治、文化、技术共同提高的精神。随着社員們文化的提高，教材也逐步提高了。

在党的领导下，流长地区經過一九五八年夏季三个月的奋战，占全区青壯年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七千八百三十多个青壯年社員摘掉了文盲帽子，成为基本无盲区。脱盲后的社員，把学来的本領用来記工分、开便条，有的还开始写起山歌，练习創作。这就为广大社員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化革命开始迈出第一步。

解决新的矛盾

在基本扫除文盲后，扫盲的成績如何巩固，如何根据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进一步提高社員們的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的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了。現在的馬場管理区生产队长安金福說：“社里号召我們向外地学习制造滾珠軸承的經驗，我拿着介紹外地經驗的报纸，只是认得一些字，內容还是看不懂，干着急。看来，不繼續提高文化，是要落在生产的后边了。”这个管理区有十三名初脱文盲的社員，当上了生产队的會計和記分員，他們一致反映：“記工分还可以，一看到會計科目就有些糊涂了。”因此，他們都要求繼續学习。尤其是党中央号召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过程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这就更加要求广大社員具有更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要求有大量出色的技术人員和管理干部。广大社員在这种形势下的反映是：“机械化、电气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沒有文化学不了。”社員們有这种心情，当然要对学习文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們用山歌唱出了自己的迫切要求：“生产插紅旗，文化当尖兵；摘掉文盲帽，要做大学生。”正是这种不断提高文化水平的要求，使得公社非办业余学校不可了。而且还有一些妇女，因为家务纏身，不能經常参加学习，还未达到扫盲要求，这个問題也必須求得解决。总之，文化革命的两大問題：一是提高，一是普及，同时摆在面前了。怎么办呢？

要大办业余学校，使社員們繼續深造，又要解决妇女們普遍学文化的問題，农业社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正在这时，流长人民公社成立了，五十七个农业社合成了一个公社。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使生产与教育紧紧結合在一起，統一管理，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根据生产組織和学习組織密切結合的原則，公社設立了总校，党委第一書記任学习委员会指揮长；生产队設立业余学校；生产小队設班。这样，层层有人負責，在安排生产的同时，就安排了学习，并貫徹了“农忙少学、农闲多学”的原則，使业余学习作到“四季常青”。这就为社員們的业余学习提供了組織保証。公社抽出一部分公益金，购买了一万多册課本和大量教具，修建了几百間校舍，自制了大批书桌、黑板等教学用具，再加上群

众自动献出的各种教学设备，很快就克服了办学之初物质不足困难，使业余学校迅速地成长起来。有些社员反映：“没有人民公社的组织保证和这样大的物质力量，业余学校是不容易普遍办起来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她们不但无牵无挂地参加了生产，而且也能专心致意地参加业余学校的学习了。过去扫盲中没有摘掉文盲帽子的，其中妇女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公社建立后，妇女们全部进入了业余学校，他们高兴地唱道：“公社花开满堂香，乐坏好多读书娘；办起食堂托儿所，生产学习全跟上。”公共福利事业的建立，对全社社员的业余学习，也有了时间上的保证。过去单家独户分开吃饭的时候，时间统一不起来，开会、学习都得不到很好的保证；现在，可以按时休息，按时上课。这里的业余学校，在农闲时每天都可以坚持上课两小时；农忙时也能保证隔日上课两小时。

公社大办业余学校的结果，首先使农业社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盲脱了盲。现在，除有特殊原因的人以外，全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青壮年能识一千五百字以上，百分之百的青壮年，即一万二千多人都参加了业余学校的学习。所有业余学校的学员，都学习了不少技术知识。

生产与教育的统一

在业余学校开始建立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提出教学原则为：“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按照这个原则，业余学校根据社员们所从事生产的性质进行编班。有水稻、蔬菜等农作物专业班，也有木工、铁工等技术工人专业班等等。属于农业性质的业余学校有五十七所、二百五十三班，学生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四人；属于工业性质的业余学校有五所、十五个班，学生四百六十九人。这样，既便于学文化，又便于提高生产技术，推动生产。马场管理区水稻专业队的社员，一九五九年春天在业余学校学到的泥水选种、合理密植等五、六种新技术，及时得到应用。社员们兴奋地唱道：“昨夜学了密植学，今天就栽密植秧；密植增产前途大，亏得积极学文化。”红岩管理区的广大社员，在一九五九年夏初，为了及时挽救被洪水淹过的庄稼，他们把业余学校变成了研究所。业余学校把报上登载的“七天快速育秧”的方法，及时地教给了社员，社员们立即进行研究推广。就这样，使受灾严重的庄稼，获得全苗壮苗。接着他们又推广了在业余学校学来的先进施肥方法等多项技术，因而促使一九五九年水稻能够获得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三的成绩。犁倭管理区业余学校学员种的试验田有一百多处，他们从业余学校学来的二十多种先进增产措施，都用在试验田上。往年这个管理区有百分之七十的肥田发生水稻倒伏现象，一九五九年业余学校就把防倒伏作为教学重点。社员们把从业余学校学来的防止水稻倒伏的技术推广了，基本上消灭了水稻倒伏现象，使一九五九年水稻多增产十多万斤。

业余学校的学习，不仅与农业生产配合得很好，而且与公社工业生产配合得也很紧密。由于工厂的业余学校能够经常以传授技术革新经验作为教学重点，大大推动了公社工业的技术革新运动。一九五九年革新技术三十五种，使全年生产总值超过原计划的六倍，达到一百一十多万元。过去被人讥讽为笨木匠的刘顺和，公社化后进入了社办农具厂和社办业余学校，既提高了文化，也提高了生产技术，“笨木匠变成了巧木匠”。一九五九年他试制的插秧机和简易秤等都得到了推广。因为业余学校能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教学，直接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所以深受广大社员欢迎，社员们一致称赞说：“业余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真解决问题；能说能做，文武双全。真是文化、生产双丰收。”

由于业余学校组织能和生产组织统一起来，生产队和厂矿的领导者是业余学校的负责

人、队员和工人就是学员，就可以随着生产组织的变动而灵活地变动学习组织。既便于生产，又便于学习。在大搞道路网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就在工地上及时办起业余学校。马场管理区在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劳动力去修公路的时候，就有计划地配备一套业余学校教师到工地。教师在工地上，边教学、边参加生产。对在工地和留在家里的社员，都采取并班上课的办法，坚持学习。兴隆管理区大炼钢铁的时候，所有的青壮年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业余学校就以高炉为单位编班，炉长担任主任，炉师担任教师，学习内容就是选矿、炼铁。这样，使业余学校作到“遍地开花”，到处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同时更加巩固和提高了社员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的热情，使他们尽快地成为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因此，业余学校成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强有力的支柱。也只有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才能使全民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开放出这样鲜艳的花朵。

文化革命的先行者

在大办业余学校的过程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缺乏师资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公社党委采取了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的办法。一方面，公社党委号召所有有点文化的干部和社员齐奔文化革命的前线，对过去一些能写会算的老社员，加以训练后，也让他们登台讲课；另一方面，从脱盲的青年中，选出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的社员担任业余学校教师。这样做，收到了很大成绩，既解决了临时需要，又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师资力量。但是，由于生产不断发展，社员们学习文化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且不只是学习技术知识，还要求学习小学、中学的基础课程，这就必须在培养师资方面采取新的措施了。为此，公社党委所采取的措施是：对现有的五百三十一名业余学校教师，进行短期轮流集训，主要是通过集体备课的方法进行学习，以适应当前的迫切需要；同时创办了业余师范。现在，已办起业余师范十所、五十七个班。学员都是从各生产队选拔的学习成绩较好的生产能手。这些业余师范就代表着业余学校的远大前途，它是公社文化革命的先行官。

国家办的学校虽然不断提供一些教师，但是，在全民开展学习的情况下，只依靠这一方面，还不能完全解决师资问题。出路就只有用“两条腿走路”。除国家培养师资以外，公社自己也把培养师资的学校办起来，而人民公社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这个公社办的业余师范，既是学习组织，又是生产上的突击组织，它和社办的其他业余学校一样，同样是生产与教育统一的组织。这里的业余师范的学员集体生产，他们只是比其他业余学校的社员每天多学习两小时，一般每天保持四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学习时间虽然不算多，但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却是非常迅速。仅一年的时间就学完全部小学课程，计划三年内把中学的主要课程学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并未耽误生产，相反，因为这些学员都是生产上的能手，再加上他们可以集中研究，及时运用先进生产技术措施，他们的生产成绩比一般生产队作得更加出色。马场管理区业余师范耕种的五十亩包谷，普遍运用了定向密植、人工授粉和包谷插签等先进技术，从而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这个管理区的红光业余师范班的包谷试验田，由于运用多项增产措施，使每亩包谷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五十斤，得到全县的红旗。因此，业余师范的学习和生产成绩都成为各个生产队的学习榜样。业余师范的学员，还经常帮助各个生产队推广新技术，对业余学校的学员进行辅导。公社党委对业余师范早已明确地提出了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就是把这些生产上的能手，集中在一起，研究和提高生产技术，推动全社的生产。业余师范的学员所作的劳动日不比一般社员少；所得的收入也不比一般社员低。社员们都說：“业余师范既是生产的突击队，又是文化的先遣队。”

业余师范将要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把人民公社的业余教育不断推向新的高峰。这里有

的业余师范学员是一年毕业，毕业后馬上可以回队担任业余学校的教师；有一部分学员则要留校继续学习提高，以便出校后，能适应进一步提高社员文化水平的要求，大搞业余中学教育。公社党委还拟訂了十四年普及大学教育的规划，所以业余师范还准备培养业余大学教师。事实证明，业余师范已经成为党在农村中一个培养师资的重要教育阵地。

詩 文 万 卷

人民公社大办业余教育的結果，除了直接对生产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外，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馬場生产队业余学校的大門两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化翻身，鋤头底下詩万首”；下联是“思想解放，文章成河歌滿山”。目前流长人民公社，能記帳、讀报的人再不是“凤毛麟角”了，作詩、写文章的社员也越来越多。只是山歌，全社社员已写出四十多万首。紅岩管理区，还出版了自己的文艺刊物，現在已发表一百二十多个社员写的文章和詩歌二百余篇。他們并出版了山歌选集十五集，刊出两千五百多首山歌。农民文化提高后，开始关心自己的“精神食粮”——书报杂志，他們經常到社办图书馆和俱乐部找书报杂志看。他們形容大家关心书报的情况說：“过去来了报纸人人瞪着眼，現在报纸一来大家搶着看。”他們已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了。业余学校正在使这些有文化的劳动者，逐渐成为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們。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

公共食堂无限好

——貴州赫章媽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調查——

中共貴州赫章县委調查組

“公社食堂无限好”，这是赫章县媽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从一年多来的亲身体驗中得出的結論。

一个突出的問題

媽姑公社处在貴州省赫章县海拔一千九百米的高寒山区，境内山峦重叠，地多田少，主要生产包谷、蕎子、燕麦和洋芋等粮食作物。一九五八年，这里的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同时，这里的国营厂矿进行了扩建，并新建了一些厂矿，工人由原来的四千多名猛增到一万名左右。工业的迅速发展，向媽姑地区的农业社提出了增加供应蔬菜的任务。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出現了一个突出的問題：劳动力越来越紧张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当时鉄矿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以下几項任务要在半个月內完成：二千二百亩蕎子和燕麦等着收割；六百亩包谷地要薅锄；要种植三百亩蔬菜；每人要积肥五千斤；有一百七十八个劳力要去炼鋼鉄或者去修馬路。生产大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量成倍地增长着，而社內的劳动力却还是那末多。当时共有劳动力七百一十人，其中有二百二十八人被調到国营工业方面去了，留下来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妇女。在妇女劳动力中，經常出工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七十人；因做飯和其他家务事牵挂，每天只能出半天工的占百分之五十，即一百七十五人；其余的百分之三十，即一百零五人，則完全被家务事纏住，不能参加生产。按当时的劳动力情况，只是完成收获任务也不够。因此，很难抽出劳动力去搞其他的生产。这时，群众普遍反映：“生产項目多，样样要搞，顧这头顧不了那头，忙死忙活，也搞不赢。”

劳动力紧张的状况，不仅是在鉄矿农业社存在，媽姑区所有的农业社，都发生了劳动力同样紧张的情况。于是解决劳动力紧张的矛盾，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了。

“合起来煮！”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鉄矿农业社党总支書記陈发明和女乡长李順英，亲自到張口洞小队去帮助安排生产。他們和小队的干部、群众在一起，左算右算，劳动力差得很多，一时又想不出解决的好办法，大家都为这件事发愁。

会后，陈发明又同几个干部在一起具体地算劳动力的帳。經過細算摸底，发现这个队因做飯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有三十多人，只能劳动半天的有二十多人，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确实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怎样才能使她們出門上坡搞生产呢？陈发明說：“大伙

把飯合起来煮，一个队合起来，有五、六个人做飯足够了，一下子就可以騰出四十多个劳动力。”当时李順英第一个表示贊成。她說：“对！这样办，不但增加了劳动力，伙食也会搞得好呢！”原来，近几个月来，李順英因为工作忙，来不及做飯，就炒包谷吃，炒一次，吃上七、八天，所以她非常贊成“合起来煮”。經過討論，几个队干部也一致拥护。于是他們就立即分头去找群众商量。

合伙煮飯的办法，受到貧农和下中农热烈拥护，其中又以妇女要求最迫切。因为，用包谷和蕎子做飯，推磨和煮的时间都較长，农活一忙，做飯的时间很仓促，等不及就吃夹生飯。有时为了省事，做一次飯要吃几天，又經常吃冷飯。因为这些，往往发生家庭糾紛。“合起来煮”，使妇女摆脱家务拖累，和男子一样劳动生产，她們怎能不高兴呢！这个队六十八户人家，当晚就有五十六户聚集在一起商議，有二十四户當場报名，說合就合，决定第二天就集体开伙。煮飯需要厨房，共产党员王紹清願意让出房子；刘桂香和黄金芝，报名当炊事員。报名参加食堂的人，将合伙煮飯的一些事商量好以后，就欢欢喜喜地将口粮和鍋、碗、桌橙以及柴炭等送到伙房去。就这样，二十四户人家首先合起伙来。

七月八日，鉄矿高級农业社党总支召开党员大会，介紹張口洞生产队“合起来煮”的經驗，并学习报纸上介紹的外地經驗。这时候，才知道“合起来煮”就是公共食堂。随后，只有几天的时间，其它五个生产小队也跟着办起来了公共食堂。

九月份，鉄矿等三十四个高級农业社，合并建成了媽姑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促进了生产的更大发展，社員要求办公共食堂的愿望更迫切了，条件也更好了，于是全社各生产小队都象鉄矿管理区一样相继办起了食堂，共計办了一百五十七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二以上的社員都加入了食堂。

比 比 看

在食堂剛建立时，多数人热烈拥护，而少数人一方面认为参加食堂能騰出更多的时间去搞生产，另一方面也有顾虑。有的說：“众口难調，两弟兄在一起吃飯还搞不好呢，这么多人在一起，还能办好嗎？”富裕农民赵树成一家，就是抱疑虑态度，經過一段时间的观望，才参加食堂的。

公共食堂剛办时，赵树成本来不願参加，但又怕別人說他落后，曾和家里的人商量，打算先到食堂里吃几天試試看。他老婆說：“小鍋飯还作不好呢！吃大鍋飯，还不尽吃生飯。”連試一試她都不同意。赵树成怕別人議論他，就一个人到食堂去吃飯。他一連在食堂吃了几天飯，飯菜越来越好，花样又多，又合口味，因此他又和老婆商量，动員全家都到食堂吃飯。老婆不听他的，反而振振有詞地說，在家吃菜方便，想吃啥做啥，食堂里的大鍋菜，做不出好味道来。赵树成无奈，又不好退伙，就把自己的飯打回家吃。他老婆几次尝到食堂的飯，觉得真比自己做得好，同意全家人都吃食堂里的飯，自己做菜吃。以后，赵树成又不断到食堂观望，看到每頓都做三、四样菜，还可以买到小菜，他又一个人在食堂吃了几天飯，觉得菜也比家里做得好，又把菜买回去叫家里的人都尝尝。一家人就这样观望了二十多天，直到认定食堂就是比家里吃得好，解除了疑虑，才参加了食堂。

和赵树成一家人一样，一些富裕中农都是經過一段时间观望，才加入食堂的。

公共食堂所以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概括地說来，是因为它吃得飽、吃得好，既方便，又卫生，还节约。

食堂貫徹执行了“凭票吃飯、节余归己”的原則。在节约粮食的前提下，做到把粮食粗細搭配，干稀調剂。如包谷面既蒸干飯，也做稀飯，煮疙瘩，还用包谷面、蕎面、麦面和

洋芋做成“四合一”飯等等，現在已能做十多種飯了。食堂大種蔬菜，每頓飯都做幾個菜，做到既吃得飽，又有豐富的營養。自辦食堂以來，全社已節約糧食一百二十八萬斤。不但飯好，而且菜香，現在全社食堂已能做十六樣菜。每頓既有青菜，還有蔥、蒜、辣椒作調料，小賣部出售二十多種泡菜和咸菜，什麼口味都有。逢到節日還要吃的更好些。有的食堂已經做到半月左右殺一頭豬。群眾反映說：“飯菜花樣實在多，閑稀忙干真不錯，炊事人員心靈巧，我們吃了干勁足。”

食堂還盡量給群眾以方便和照顧。凡是參加食堂的人，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把飯打回家去吃；農忙時可以早吃，也可以晚吃，隨時都能吃到熱飯熱菜。在農活緊張時，炊事員還把飯菜和開水送到工地和田間，免除了社員往返勞累。對於老人、小孩、孕婦、產婦和病人，還有特殊的照顧。一九五九年冬天，全社還增設了九個老人食堂和九個幼兒食堂，專為老人和小孩做飯；有十三個食堂，在食堂附近增設了病人療養室，家人出工後，由炊事員照顧病人服藥和吃飯。

單身漢有了公共食堂，就象有了家。張口洞生產隊副隊長蘇順強，在建立食堂以前，白天在外忙，晚上又常開會，深夜回去，還得推磨做飯，有時睡得太晚，第二天就誤了工。因此，常常做一次飯吃幾天，吃了冷飯和剩飯又時常生病。成立公共食堂後，他不再為吃飯发愁，勞動得更好了，一九五九年被評上了模範。他說：“我這個模範，是食堂給的。”還說：“有了食堂，我就等於有了家。”

公共食堂也很注意衛生。所有食堂，每天至少打掃兩遍。炊事員工作時，都帶口罩、穿工作服。為了減少廚房里的灰塵，很多食堂都建立了隔壁灶。開水、熱水經常不斷，社員收工回來，有熱水洗臉，晚上還有熱水洗腳。從前單家獨戶開火時，做飯都忙不過來，那還顧得燒開水，因而這個地方的群眾長期以來都是喝生水。公共食堂成立後，炊事員把開水送到工地，大家都養成了喝開水的好習慣。過去群眾因常吃生飯、吃冷飯、喝生水，不少人鬧瘧疾和拉肚子；成立公共食堂以來，瘧疾大大減少，拉肚子的現象已基本消失了。社員們贊頌道：“飯菜花樣實在多，忙閑都是很熱火；清潔衛生搞得好，不生病來不吃藥。”

公共食堂還大大節省了油、鹽、柴、米和燃料。據火把寨生產隊統計，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六月份，全隊用煤十五萬多斤，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費四元；從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成立公共食堂，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止的一年期間，共用煤七萬二千斤，一年燒的煤，比原來半年燒的煤還少二分之一，社員的伙食費由原來每月四元降到三元。食堂一九五九年種菜一千七百五十畝，產菜量達到五百二十多萬斤，養豬一千二百五十頭，養雞一千七百隻，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勞動力較強的中農楊德朝，過去不相信在食堂吃飯比家里省，在事實的教育下，他說：“過去我家里三個勞動力雖強，但總有一個婦女經常不出工，一年也不過得到六千八百多個工分；建立食堂以後，三個人都能天天出工，一九五九年得九千多個工分，比原來增加二千四百分，並且免除了許多麻煩。”

“又一次大解放”

媽姑公社不僅建了公共食堂，還舉辦了托兒所一百四十九個，幼兒園九十個，使百分之七十四的幼兒都入托兒所和幼兒園，这样就大大地解放了婦女勞動力，使全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婦女都參加了勞動生產。她們把擺脫家務糾纏稱為“又一次大解放”，說從前是“一家一戶事情多，又帶小孩又摸鍋”，如今是“辦了食堂托兒所，婦女解放笑哈哈”。

婦女們參加勞動生產後，生產情緒空前高漲，生產技能也不斷提高。過去認為只有男人才能做的犁地、打溝、收割和其它技術性較強的農活，現在婦女不僅能做，而且還作得很出

色。她們已成為農業生產上的一支生力軍。一九五九年，僅鐵礦管理區就出現了“生產模範”李順英、“技術革新能手”夏朝英，“雙輪雙鐮犁能手”趙鳳英等十二名縣委命名的女標兵，和公社黨委批准的五十七名女模範。這些標兵和模範，有的是農業技術革新能手，有的是土高爐上的爐師，有的是牲畜的良醫，有的是食堂的好炊事員，有的是孩子們的好保姆。她們遍布各行各業，在各個戰線上都與男子並肩前進。五十多歲的標兵陳小秀，從三十多歲起就在家做飯，食堂建立後，才重新投入勞動生產。她人老志不衰，雖年過半百，却干劲沖天，勞動強度不亞於男社員。她在一九五八年被評為模範，一九五九年又五次被評為模範。人們都稱她為“老英雄”，並把她的事跡編成戲劇來演唱。有人問她年齡大了，為什麼不休息，她說：“我在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飯，白天忙，夜晚忙，辛辛勞勞這些年，還常常受到埋怨。自從參加食堂，我再也不操那分心了，一收工就有熱飯吃，一家人也和氣了，叫我勞動怎麼不展勁呢！我當上模範，這是沾了公共食堂的光。”她還說：“要是沒有公共食堂，象我這老媽媽，還不得老蹲在灰窩窩里轉。”

婦女從家務勞動中擺脫出來後，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前，她們被家務瑣事糾纏，沒有時間和條件參加政治文化學習，她們的眼光只是局限在家庭小圈子裡。現在，她們擺脫了那些束縛，和男人一樣勞動生產，一樣參加政治和文化學習，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這就使她們的眼界打開了，心胸開朗了。每個食堂，都經常利用吃飯時間，給社員讀報紙，講時事；利用飯前飯後時間，展開經常性的掃盲工作；利用晚上時間，組織業餘文化學習，使婦女的 political 文化水平不斷提高。據火把寨生產隊調查，五十八名青壯年婦女，絕大部分已脫離了文盲狀態，其中十九人已達到高小文化程度，三十三人已達到初小文化程度。在這些人中，有五個人是文化學習的小組長，一個是農業中學的教導主任。婦女張守君歌頌食堂說：“集體食堂是明燈，照得婦女睜眼睛；文武雙全都能干，婦女也要搞革新。”

公共食堂建立以後，過去因為煮飯而常發生的婆媳不和、妯娌不睦、夫妻不團結等家庭糾紛，就沒有了。由於男女共同勞動，參加集體生活，因而家庭更加和睦團結了。張口洞生產隊謝小成三妯娌，過去誰也不願在家做飯，鬧不團結，後來各自回娘家去住。公共食堂建立後，她們都回來了，又住在一起，在一塊勞動，和和睦睦的。她們說：“這是公共食堂帶來的團圓。”青杠林生產隊有個社員朱東發，有時因為女人把飯弄遲了，兩個又吵又打。現在食堂解決了他們的糾紛，夫婦倆常對人說：“我們現在不但不吵不打了，而且還在互相幫助哩！”鐵礦管理區的婦女們這樣唱道：“公共食堂象枝花，千年苦處擺脫它；男女平等搞生產，白晝夜晚笑哈哈！”這首山歌，是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後，心情舒暢的真實寫照。

生產結果是最好的証人

公共食堂的建立是生產大發展的結果，它的建立，又促進了生產的更大的發展。

首先，食堂把大批婦女勞動力解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勞動力的緊張狀況。全社五千七百一十戶，在一家一戶做飯的時候，就有二千七百個婦女被家務事纏住出不來。辦公共食堂後，全社只用了六百八十人做飯，節約了二千零二十個婦女勞動力，一年就等於增加了七十二萬多個勞動日。

其次，由於集體吃飯，過去出工人齊馬不齊、你等我望浪費時間的現象沒有了，勞動效率大大提高。正如社員們說的：“勞動力增加效率高，人多好把生產搞。”一九五九年，媽姑人民在總路綫、大躍進的鼓舞下，充分發揮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利用了“人多勢眾”的有利條件，許多過去農業社無力舉办的工業、運輸業相繼開辦起來，全社办了鋅、鉄等工厂四十五个。農業上，粮食总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

这一年，样样农活提前完成。如过去都是到十一月底才能把包谷收完，一九五九年，提前一个月收完了；过去总是跨年度挖完洋芋，一九五九年到十一月份就挖完了。同时，播种面积和深翻的田土都比一九五八年扩大和增加了两倍。这一年种蔬菜三万七千多亩，收菜一亿四千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四倍半，保证了工厂菜蔬的需要。由于劳动力增多，还组织了五十个运输队。整个公社的生产面貌在迅速地改变着。

公共食堂建立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它在促进生产发展和组织群众生活等方面，却立下了汗马奇功。因而，它深受群众的爱戴。虽然个别富裕中农对食堂进行了攻击和破坏，但它依然象泰山一样屹立着，巍然不动，没有倒下一个。一九五九年六月，团结生产队第二小队的食堂，当司务长的富裕中农张才清拉拢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小队长蒋兴才，趁党支部书记到公社开会的时候，强迫解散食堂。群众对此十分气愤。马学昌说：“食堂就是我的家，吃好吃歹，我都不离开食堂，你们用火钳也不能把我夹出去！”党支部书记一回来，在群众的要求下，立即撤换了司务长，批判了蒋兴才的错误思想，解散了六天的食堂又恢复了。疾风知劲草，公共食堂经受了考验，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共产主义的幼芽，必将在促进生产和组织生活方面，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九日

攀上了黃金的梯子

——新疆吐魯番五星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區委員會農村工作部工作組

新疆維吾尔自治區吐魯番縣五星人民公社，位於天山南麓吐魯番盆地的西北部。這個地方，土地寬廣，地勢低洼，水多，日照充足，盛產棉花、瓜果和馳名全國的無核葡萄，是一片富饒美麗的綠洲。全公社共有五千九百五十六戶，三萬二千四百七十九人，絕大多數是維吾尔族，其餘是回族和漢族。

這裡的土地，幾乎全部靠坎兒井水灌溉。坎兒井是一種從幾十米深的地方，引出地下水的渠道。長度從幾公里到十幾公里不等。它象動物的脈管一樣，貫穿著眾多的村落，分布在廣闊的田野上，把這裡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緊密地聯系成爲一個整體。解放以前，封建統治階級通過霸占、出租、買賣坎兒井水，向農民進行慘酷的剝削。他們依靠占有的大量坎兒井水，扼住農民的咽喉，任意地敲詐、勒索，吸吮農民的血汗。所以，這裡歷來就有“水就是命”、“水貴如血”的說法。解放以後，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土地改革時把水分配給勞動農民了。農民迫切希望擴大耕地，治服風沙，迅速發展生產。合作化以後，早在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原來的五星、光榮、自由、紅旗等十二個農業社就提出了并社的要求。一九五八年夏季，經過全民整風，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形勢下，五星、紅旗、光榮、幸福等六個農業社，主動組織在一起開墾荒地。他們行動起來以後，附近幾個鄉的農業社也紛紛地聯合起來開荒、修水利。同時，還辦起了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當時的情況表明，群眾的要求已經不是單純合并幾個農業社所能滿足的了。但是，向什麼方向發展呢？大家都心中無數。一直到八月，毛主席指出“還是人民公社好”以後，群眾興高采烈地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吐魯番鎮和附近六個鄉的四十三個農業社合并起來，建成了現在的五星人民公社。

這個人民公社成立僅僅一年，已經風馳電掣地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奔騰前進，放出了輝煌燦爛的光芒，正如維吾尔族農民所歌唱的：

人民公社是黃金的梯子，
有了它，可以攀登到幸福的天堂；
人民公社是無敵的力士，
有了它，可以翻天覆地。

從風沙趕人到趕風沙

這裡的氣候和土壤，適宜於培植棉花、無核葡萄、瓜果等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但是，以往由於風沙災害，耕地面積難以擴大，糧食單產提高得比較慢，也影響經濟作物不能迅速發展。因為要發展經濟作物，就要擠掉糧食作物的面積，就要從千里以外，調運大批糧食和

飼料。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爭地的矛盾，就一直沒有能够很好地解決。

制服風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戈壁灘上風暴一起，昏天黑地，飛沙走石，所過之處，往往坎兒井淤塞，莊院埋沒，葡萄、果樹和莊稼為之毀壞。三十年前，就在現在的公社的西北部，有一個住着幾十戶人家的村落——雅爾湖店，土地肥沃，樹木成林，泉水淙淙，原是一個繁榮的地方。可是，因為風沙危害，終於為沙土所埋沒，以至居民四處流散。到公社成立以前，只剩下了名叫烏受爾的一家人住在那裡。附近的民主生產隊的棉花，每年都要連着種上三、四次才有收成，產量很低。象這樣受風沙嚴重威脅的生產隊，全公社有半數以上。因此，改造戈壁，治服風沙，是當地農民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事情。但是，這項工作，農民單幹的時候是不敢嘗試的，在農業社時期，也難大規模地進行。

公社成立以後，情況就不同了。統一領導，統籌安排、使用人力、物力，使群眾的願望開始實現了。公社剛一成立，就在大煉鋼鐵和“三秋”任務刻不容緩的情況下，發動了一個如火如荼的開荒造田運動。四千七百多個男女社員投入了這個戰鬥。他們說：“過去是風沙趕人，現在是人趕風沙。”“有了人民公社，戈壁也要變成良田，沙丘也要變成草原。”那個荒蕪了的村莊里剩下來的唯一沒有向風沙屈服的老農民烏受爾，這次成了向風沙進行反擊戰的尖兵。他懷着激動的心情，帶領着人們到戈壁灘上勘測地形，尋找被沙土埋沒了的坎兒井。

我們訪問這裡的時候，五星人民公社已經開出了一萬四千零五十多畝荒地，相當於合作化四年來開荒面積總和的三倍多，加上恢復了被廢棄的熟地，一九五九年的播種面積擴大了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三畝，等於合作化四年來擴大播種面積總和的百分之八十五，植樹造林七百多畝。在風沙最厲害的地方，營造了三條比較大的林帶。現在，更大規模的開荒造田制服風沙的戰鬥還正在進行着。

開荒造田必然要牽涉到水的問題。這裡的人和土地全靠現有的二百四十五條坎兒井和五道泉水過活。過去，由於分散占有和統一調配使用的矛盾沒有徹底解決，灌溉管理和整修坎兒井的工作有很多困難，浪費水的現象也很嚴重。人民公社成立後，由於統一領導，相互協作，在一年的時間里，就挖出了三道新的坎兒井，為十九道坎兒井增挖了七十九個新的豎井，延伸了地下渠道一千六百一十米；全面掏挖了一百一十五道坎兒井和五百五十七個泉眼的淤泥；興修了一座小型水庫和一道二十多公里長的引水渠。同時，充分地發揮了原有水量的潛在力量，大大地克服了浪費水的現象。這樣一來，不但保證了新擴大的一萬八千多畝播種面積的用水，而且也克服了原有某些耕地缺水的現象，使大部分作物的灌水量都比過去有所增加。無怪乎社員們說：“公社真是好，公社讓人吃飽了飯，讓地也喝足了水。”

生產大發展

五星人民公社成立以後，開荒造田，大搞水利運動，和大自然進行了激烈的戰鬥，給全體社員以莫大的鼓舞。人人都感到，有了人民公社，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因而，戰鬥情緒愈來愈高，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現了不斷躍進的新局面。公社成立的第一年，在經濟作物迅速發展的同時，就基本上做到了糧食自給，改變了長期以來人缺糧、畜缺料的狀況。和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相比較，小麥單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總產量翻了一番；高粱單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點二，總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棉花單產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總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葡萄產量也有了增加；新培植葡萄、果樹一千七百四十三畝，面積較前擴大了百分之六十。

在糧食和經濟作物大發展的同時，畜牧業也有了空前的發展。這是因為人民公社成立以

后，立即成立了管理牧业生产的牧区管理委员会，向过去常年游牧的地方——塔尔浪山区派去了六名干部，派牧工二百四十五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对畜牧业的领导，并且统一划分牧场，改进饲养管理工作。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牲畜总头数，由公社化前的四万三千七百零九头，发展到五万九千六百三十二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八。其中羊由三万七千五百七十四只，发展到五万三千零三十五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一五。畜产品的收入达到二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十倍多。

公社成立后，工业生产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公社所属的厂矿有：农具厂、砖厂、榨油厂、面粉厂、莫合烟厂、煤矿等，共有工人三百一十多人。特别是公社化以后，由于技术人材和资金、设备等可以集中使用，社办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农具厂建厂一年来，共生产农具一千八百多件。

现在，全公社共有农具修配、轧花、榨油、磨面、烧砖、烧石灰、煤矿、造肥、酿酒等工业、副业生产单位一百五十多个。公社成立一年来，工业、副业方面的收入已达一百五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四十三万三千二百零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二。这个公社的工业、副业生产，所以能够这样全面迅速地发展，根据我们的考察，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农民所说的，“炼铁使我们解放了思想。”通过炼铁，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认识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不积极办工业是不行的”。人人都把参加炼铁当做自己生活史上光荣的一页。

穷队赶富队

五星人民公社的四十二个生产队里，原有十七个生产队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最穷的沿磨石和黄庄子两个管理区，不少耕地由于风沙的危害产量很低。一九五七年各项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沿磨石管理区小麦是五十三点七斤，高粱一百四十五斤，棉花一百三十一斤（籽棉）；黄庄子管理区，小麦四十六点二斤，高粱二百一十一斤，棉花一百三十点六斤（籽棉）。

公社的成立，给了这些原来经济基础薄弱的穷队以莫大的鼓舞，也给了它们许多物质帮助。一九五九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公社先后借给沿磨石和黄庄子两个管理区工资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一元，伙食费四万零六百五十四元，草料费三万七千零九元，还优先赊销给一部分农具和农药。公社的五台拖拉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帮助他们耕地的。五、六管理区援助他们籽种三万五千多斤；一、二管理区支援他们劳动力二十六个，牲畜二百零六头，犁一百零三台。黄庄子管理区的前进五队，正在春播时发现缺水很多，管理区立即从其他队动员了一百多个劳动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帮助他们修了一个小水库。在公社和兄弟管理区的帮助下，沿磨石和黄庄子两个管理区的社员发挥了更大的干劲，一九五九年开荒四千一百六十九亩，使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了百分之三十四。小麦单产翻了一番，总产增加了一倍半；高粱单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总产翻了一番；棉花单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总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这两个管理区一九五九年的总收入达到二百九十多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每人平均总收入二百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我们调查了黄庄子管理区最穷的生产队——砂梁子的生产队几个有代表性的家庭的收入增长情况：中农尼牙孜托乎提家，一九五九年的工资收入为一千七百八十元，比一九五八年的收入（除去伙食费，下同）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点零七。人口少劳动力多的贫农亚合甫肉孜家，一九五九年的工资收入为一千六百八十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一

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貧农哈勒克巴力甫家，一九五九年的工資收入为一千一百五十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三六。沿磨石管理区，有六个三十岁以上（最大的五十六岁）的貧农，过去因为生活困难沒有結婚，而公社化以后都結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收入显著的提高，更加鼓舞了过去比較貧困的社員的干劲。砂梁子生产队的社員，在获得小麦总产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倍多的大丰收以后，感动地說：“听胡大（維吾尔語“真主”之意），信胡大，胡大原来不頂哈；人民公社真正好，它是农民的幸福花。”

人民公社在使穷队变富的同时，也为富队带来了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一九五九年，由于沿磨石和黄庄子两个管理区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大丰收，支援一、二管理区大量粮食，使一、二管理区可以更多地发展经济作物。这个事实说明，在等价互利原则的指导下，大搞协作，对于一切生产队都是有利的。

生活日益上升

五星人民公社，在生产迅速发展基础上，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从而大大地改善了社員的生活。

现在，全公社共有公共食堂一百五十五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社員都在食堂里吃饭。有托儿所一百三十一一个，幼儿园六十八个，受托的儿童占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七。无依无靠的老年人都入了敬老院。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在农民看来，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中农、貧农或是手工业者，不论人口少劳动力多的或是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收入都迅速地增加了。随着收入的增加，购买力普遍提高了，存款也大大增加。一九五九年，社員对生活日用品的购买力，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九点四。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社員儲蓄額达十四万九千二百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十一多。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公社化以后，这里办了一所农业中学，有学生一百七十人。国家办的小学发展到七十九个班，社办小学发展到四十个班，共有学生六千四百八十二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青壮年中摘掉了文盲帽子的人，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公社有了自己的歌舞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编了三十三个剧本和一万九千多首诗歌。公社建立了一个卫生院，两个医疗所，六个妇产科。有三十六个半脱产的保健员，经常巡回为社員治病。社員有个小病，不用出村就可以治疗了。

人民公社改变了妇女的生活和地位。妇女們說：“土地改革是小解放，合作化是大解放，公社化是彻底解放。”她們說：“人民公社千好万好，对我们妇女还有外加的許多好。”因为人民公社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度，兴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妇产科等集体福利事业，使夫妇之間为柴、米、油、盐和看管孩子等家务事饒舌吵嘴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夫妇之間平等的地位已經建立起来了。

人民公社的家务劳动集体化的制度，为妇女們敞开了从事劳动生产、社会活动和学习文化技术的大门。妇女們在农业社时期，一般地只做选种、撒肥、间苗、定苗等次要的农活，而现在，从赶车、犁地、浇水、播种到收割、打场为止，几乎无活不做了。妇女們的出勤率由过去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左右，每天的劳动时间，普遍地比过去延长了两个小时。过去，妇女們鑽在家务圈子里出不来，而现在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有的还忙着管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妇产科、敬老院等。她們现在除了劳动和工作以外，也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她們的学习情绪空前地高涨。有不少妇女原来連自己的工分都不会计算，

公社化以后已經能够閱讀報紙了。有不少妇女在很短的时间內，掌握了新的生产技术。

工資發給本人的制度，对一向經濟上依附男子的妇女來說，是一件莫大的喜事。有一个叫克来木的富裕中农，过去家規很严，他的四个兒媳，不經家長許可，不能出門，連买些針、綫都不能做主。公社化以后，都自己領到了自己的工資，自由自在地到“巴扎尔”（集鎮）上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了。

妇产院的建立，解除了妇女生育的痛苦。全公社六个妇产院建立以来，一共接生了一百八十八个嬰兒。

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在社会風俗、道德观念等方面也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上殘余的各种歧視妇女的習慣和观点被粉碎了。不准妇女澆地、打場、秤粮食的陋习完全扫除了。按維吾尔族的風俗，男子是决不自己洗衣服、盛飯的。可是，公社化以后，这种陈規也改变了。社員阿不杜热扎克，过去經常毆打自己的妻子，家里的什么活都不做。如今，在公社的教育下，他不但不再打自己的妻子，而且自己也洗起衣服来了，有一次他竟然把妻子的衣服也給洗了。

乘 胜 前 进

五星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正在乘風破浪，奋勇前进，他們的目标是：从現在起，在五年內要把耕地面积由現在的十一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其中园艺作物面积达到三万亩，粮食單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五百斤，棉花單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二百五十斤（皮棉），葡萄干單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四百斤。牲畜总头数由现在的五万余头發展到十万头。要建立起为农、牧业生产和社員生活服务的社办工业網。要在三年至五年內实现工、农、牧业生产的机械化，照明和部分生产过程的电气化。要大力植树造林，开路修渠，治服風沙，美化环境。农、牧、工、付业的总产值，将由現在的八百万元提高到两千万。每个社員的平均总收入，将由現在的二百五十元提高到五百元。

这里的社員們，正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和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信心百倍地高举着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們唱道：

初升的太阳啊！
照紅了我們的綠洲。
人民公社啊！
开辟了走向幸福的大路。
各民族的男女社員們啊！
向那人間的天堂前进。
走一步啊，喊一声：
人民公社啊，祝福您！
走一步啊，喊一声：
謝謝您啊，亲爱的領袖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高 速 度 的 开 始

——新疆尼勒克紅十月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伊犁区委员会 工作组
新华社新疆分社

綿羊山羊的密集繁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紅十月人民公社哈薩克牧民热烈欢呼人民公社的建立，說这是“云雀在綿羊背上生蛋的时代”到来了。云雀飞落到溫馴的綿羊背上生蛋，是哈薩克牧民祖祖輩輩幻想的幸福欢乐的境界。幻想是美丽的，现实的生活却更美丽。公社化以来，好些过去認為很难办到的事情，現在都开始实现了。

紅十月人民公社在天山草原的西部，位于伊犁河支流喀什河和巩乃斯河之間，东西長一百五十多公里，南北寬二、三十公里。全社有哈薩克、蒙古等族牧民一千二百八十戶、五千九百八十四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哈薩克族，聚居在喀拉土拜一带。喀拉土拜早先是牧民的“冬窩子”（冬季牧場）；十年前还是一处只有七十戶牧民的居民点，現在已是东西三条大街、南北九条馬路的草原新兴市鎮。从市鎮沿喀什河上行，地势漸高，气候漸冷，是春夏秋三季牧場。一九五六年这里建立了十个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八年秋季，牲畜头数已經从一九四九年的三万三千多头，增加到七万八千二百三十一头，平均每人有牲畜十三头多。牧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改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齡兒童都入了当地小学念書。公社化以后，畜牧业生产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九五九年全社的一万三千一百只母綿羊，在春季产了一万三千九百只羊羔，成活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实行两年三产的七千七百多只母綿羊和一年两产的一千三百多只母山羊，目前都在产冬羔，綿羊的繁殖成活率（羊群一年所生产并成活的羊羔占有生产能力的全部母羊的比数）将超过以前被認為很难达到的百分之百，許多大队的綿羊繁殖成活率将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部分羊群更将超过百分之二百以上。根据目前發展的速度看来，一九六零年，全社二万八千多只适龄母綿羊的繁殖成活率，将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山羊的繁殖成活率将接近百分之二百，而且今后每年都将保持在这个水平以上。

解放以前，喀拉土拜的哈薩克人过着極端貧困的生活。一九四九年底，一千二百多戶牧民只放牧着三万三千多头牲畜，其中三分之一的牲畜还集中在少数牧主和富裕牧戶手里。解放后，畜牧业生产得到較快的發展，特别是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牧民加入了牧业生产合作社，三年来平均每年綿羊的繁殖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比解放前提高了大約百分之四十，比合作化以前提高了百分之十。但是，由于少数母畜的空怀、流产和幼畜的死亡損失始終不能完全避免，畜牧业的发展似乎达到了一个限度。能不能找出新的途徑，把牲畜的繁殖成活率（其中首先又是繁殖率）大大提高呢？

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按照羊只懷胎產羔的生理特點，只要飼養得好，綿羊兩年當中產羔三次，山羊在一年中產羔兩次，是可能辦到的。過去哈薩克牧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個別母羊在早春產過羔後，又在當年冬天產一只羊羔的現象。但是，公社化以前，由於合作社規模小（最小的只有幾十戶，最大的也只有二百多戶），要大規模地搞羊只密集繁殖工作，有好些條件都不具備。比如，要使母羊在產羔後兩三個月內發情，就必須有充分的草料，才能保證它產後迅速恢復體膘。據調查，一群冬季產羔的羊所需的冬牧場，就等於通常兩群羊過冬的牧場，而當時大部分合作社由於牲畜已經比過去增加很多，冬牧場已感不足，不少羊群不得不在天氣較冷的陰坡牧場過冬，補飼草料也較少，懷胎母羊經過一冬，體膘普遍減輕幾公斤以至十幾公斤，春季產羔後更形瘦弱，要在夏季牧場放牧五個月以後，才能恢復體膘，開始發情。這樣母羊從配種、懷胎、產羔到再次發情，就大大地超過了八個月時間，無法實現兩年三產或一年兩產。又如綿羊實行兩年三產時，有兩產是在天氣嚴寒的冬季和初春，需要較好的棚圈和保暖的接羔圈，過去哈薩克牧民歷來都在春季牧場接羔，幾年來修建的接羔圈都在春季牧場，要在冬季牧場新建大量保暖的接羔圈，和組織大批勞動力參加接羔，並保護羊羔不因受凍或照顧不周而死亡，這些都是力量較小的合作社無法克服的困難。

綿羊和山羊大規模密集繁殖，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後才實現的。在公社黨委統一領導下，把原來屬於十個合作社的冬季牧場集中由公社管理，根據馬、牛和綿羊、山羊的特點，作了合理安排，使全社的綿羊都有了充足的過冬的陽坡牧場。各個大隊共選出三十四群、七千七百多只體膘最好的母羊，進行兩年三產的第一次產早春羔的配種，並給這些羊群劃分了最好的冬季牧場，集中在十月中旬以前配完。同時，公社還組織大批勞動力突擊伐木、採煤、割草和搭蓋棚圈，在從來沒有接羔圈的冬季牧場，新建起四十九處保暖接羔圈，每個圈里都裝了火爐，鋪了干草。全社還集中了七萬多捆飼草和九萬多斤精飼料，優先補飼產早春羔的母羊。產羔時，公社給每群羊都調配了五至六名勞動力，其中有五分之二是過去只作些輔助勞動的婦女。雖然一九五九年春風雪特大，但是，在牧民們精心地接育和喂養下，轉為兩年三產的第一批七千七百七十只母羊，在早春共產羔八千二百三十只，成活八千零五十八只，成活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點九，比往年一年一產晚春羊羔的繁殖成活率還提高約百分之三。緊接着，牧民們又千方百計地改進飼養管理工作，早出晚歸，延長放牧時間，並給體膘較差的母羊補飼草料。這三十四群產過早春羔的母羊的體膘增長很快，到五月中旬就接近秋膘狀況。公社又及時組織原有的十二名畜牧獸醫技術人員，通過帶徒弟的辦法，培養了二十六名新手，把原來的兩個綿羊人工配種站擴建為四個。從五月中旬開始，經過用孕馬血清等藥輔助催情，三十四群已產過早春羔的母綿羊陸續發情，在一個月內配種完畢。此外，還挑選出一千三百多只母山羊實行一年兩產的試驗。許多牧民一九五九年春天還是相信哈薩克牧民中流傳的“五月綿羊不配種，彗星不見不發情”的古老傳說，現在，他們看見兩年三產的母綿羊和一年兩產的母山羊開始產冬羔，才破除了迷信，紛紛反映：“人民公社力量大，綿羊也得聽咱們的話。”

用科學方法整編畜群

喀拉土拜的哈薩克牧民，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已開始引進新疆細毛羊和土種哈薩克羊雜交改良，到一九五六年時，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雜種改良羊和少數純種細毛羊，但是，由於當時合作社的畜群一般還是混雜放牧，公母不分，粗毛羊和細毛羊同群，所以經常發生細毛母羊產了粗毛的羊羔，白母羊產了花羊羔等等混亂現象，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雖然牧民們先後購入的純種新疆細毛羊有五百只，各代雜種改良羊已占到全部綿羊總數的百分之

四十，但六年中培育出的純种新疆細毛羊（四代以上的改良羊）却不过一千只左右，同时，由于新疆羊行动緩慢，站定吃草，而同群的哈薩克羊行动矯健，边走边吃，綿羊的混雜放牧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綿羊的改良，而且使新疆細毛羊經常由于吃不好草，体膘瘦弱，甚至有漸趋退化的迹象。

一九五六年，在喀拉土拜刚刚建成十个初級生产合作社时，有的合作社就把混雜的畜群作了比較粗糙的整頓，但是由于当时牧业社对社員入社牲畜采用了保股保畜的办法，羊只編群使一戶社員的牲畜往往分編在几个群內，冒認、錯領牲畜的糾紛不断發生，引起社員的不滿和帳目的混乱，結果使分群工作遇到阻碍，陷于自流状态。一九五七年以后，各个牧业社虽然都实行了社員牲畜入社只保股保值而不再保畜的办法，但是，規模較小的牧业社由于牲畜不多、劳动力不足和力量單薄等原因，还是不能进行比較科学的畜群整編工作。如紅星合作社六十八戶，共有六百三十头牲畜，只好馬編一群，牛編一群，二百九十二只綿羊和山羊勉强分为两个小群，虽然距离按品种、雌雄、口齿、毛色等分群的要求还很远，却已經多占了好几名劳动力，反而給合作社生产造成了不便。

公社化以后，原来的十个合作社合并組成了四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一万多头到两万多头牲畜，規模大，具备了比較科学地进行整編畜群的基础。为了加快綿羊改良工作，高速度發展畜牧业生产，在一九五九年初夏，全公社除去牧民自留的奶牛、乘馬和不适宜編群的淘汰食用牲畜以及耕畜等外，把六万八千六百多头各类牲畜（其中綿羊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三只），按照品种、公母、口齿、毛色等情况，以大队为基础，把原来分群不够合理或混雜放牧的二百四十二群牲畜，經過鉴定、淘汰和分級后，整編为二百八十六群。綿羊和山羊的生产母畜二百至二百五十只为一群，种公畜和幼畜三百至三百五十只为一群；馬、牛的生产母畜一百五十至二百头为一群，种公畜及幼畜二百至二百五十头为一群。不論馬群、牛群或羊群，不但同类同种，每群牲畜数目相当，而且毛色、体型大小也都相差无几，从而开始根据不同的畜群，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飼养管理制度。一九五九年，公社的細毛羊和杂种改良羊，个个喂得膘肥体壯，母羊一般体重都达到六十公斤左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同时由于分群，一九五九年二万多只适龄母羊，全部用新疆細毛羊改良，消灭了过去哈薩克粗毛种公羊乱配的情况（少部分保留食用的哈薩克土种羊除外）。各个大队还分別建立了各自的育种群，进一步培育和提高新疆細毛羊的品質。公社已作出规划，爭取在五年內，除去留下少数供食用和制毡的哈薩克粗毛羊以外，綿羊要全部改良为新疆純种細毛羊。

用科学方法整編畜群，还为高速度發展大牲畜提供了極好的条件。一九五七年，喀拉土拜的二千八百多匹生产母馬，只产了一千八百多匹馬駒，未配、空怀、流产等占到母馬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以上。經過檢查，主要是混雜放牧和飼养不善所造成的。有些馬群种公馬不够，公馬和母馬的体膘不好，有些母馬在二、三岁时就配，生产机能受到損害，过早地停止了生殖能力。編群以后，这些混乱現象就消失了。一九五九年，全社的三千七百多匹适龄母馬的怀胎率，已經达到百分之九十点六三，徹底扭轉了历年都有不少母馬空怀的严重状况。

草原大解放

喀什河和巩乃斯河两岸，是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最肥美的草原，山上有密密的云杉林，山下有无数道小溪和滾滾的河流。春天，几百里一片綠茵，夏季“五月草原花似錦”，秋天，草高的地方，人騎着馬走进去有时会迷失方向。而且牧草种类多，有野苜蓿、野豌豆、猫尾草、肥羊草、芨芨草等几十种，适宜放牧各种牲畜。紅十月人民公社的牧場約有二百六十万亩，全年总产草量約有十一亿公斤，如果能充分利用，載畜量起碼可以比目前的八万多头增

加一倍以上，但是，公社化以前，由于牧场利用的不合理，浪费大，以及缺乏必要的力量进行草原基本建设，牧场不足，特别是冬季牧场不足的情况，随着牲畜的日益增加，愈来愈成为发展畜牧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红十月人民公社的牧场早先是部落和私人占有，存在着有牲畜缺牧场或牲畜多牧场少等极不合理的情况，合作化以后，部落和私人占有的牧场都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和使用，一般是牲畜入哪个社折股，牧场就归哪个社使用，牧场使用不合理的状态，在合作社范围内得到部分改变。但是，由于合作社的规模小，各个合作社之间还缺乏全面统一的安排，牧场插花交错，一些牵涉范围较大、合作社本身无力解决的困难，还继续存在。如原来的前进、幸福、红星和新光四个合作社，都因冬季牧场不足，每年总有一万多头绵羊不得不在风雪较大的阴坡或大畜牧场过冬，经常遭到损失。喀什河上游的捷尔德牧场是一处风口（“捷尔”是哈萨克语“风”的意思），由于冬季经常刮大风，积雪较薄，掩埋不住牧草，这里只适宜于马、牛等大牲畜过冬，而不适宜于抗寒力弱的绵羊过冬。但是，缺乏较好的绵羊过冬牧场的新光合作社，每年都有部分羊群留在这里和马、牛等大牲畜一起过冬，一九五六年一场风雪，七群绵羊就因冻饿死亡一百多只。而红光、新生活两个合作社由于占有较多的冬季牧场，全社的四千五百多头马、牛等大牲畜，年年都赶到温暖向阳的最适宜绵羊过冬的牧场过冬。此外，由于各个合作社在转移牧场时，都想让自己的牲畜吃到新草，就争先转移，沿途践踏浪费的牧场面积也很大，并时常引起纠纷，特别是为了抢吃新草，争先转移，往往过早地离开了本来可以放牧一百天左右的夏季牧场，使夏季牧场丰美的青草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影响牲畜的夏膘，同时使秋季、冬季牧场受到更大的压力。

一九五六年，喀拉土拜区曾经成立了牧场调剂委员会，负责调剂解决各个合作社之间的牧场，但是当时调剂的牧场都是暂时性的，由于各个合作社的牲畜年年增长，往往使前一年调剂过去的牧场，第二年又调剂过来，秋天借出去的牧场，冬天又收回，年年变动，年年调剂，牧场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在调剂中得到牧场的合作社，因为第二年牧场不知又属谁家，所以也不愿意在牧场上进行基本建设，只管使用，不管保护和培植，甚至连牧民过冬的土房子也不建，住在毡帐篷里过冬。

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千里草原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在公社党委领导下，红十月人民公社对四季牧场进行了全面规划，取消了各个合作社的牧场界线，根据各个大队牲畜类别、数量和距离牧场远近等情况，作了统一安排，把过去感到最紧张的八十万亩冬季牧场分为三类：天气温暖、风小雪薄的阳坡牧场全部放牧绵羊；比较阴寒雪厚的阴坡牧场放牧马、牛等大牲畜；一些陡峻的涧边山顶作为矫捷调皮的山羊的牧场，这样，不但使全社绵羊都有了较好的冬季牧场过冬和产羔，而且也使马、牛、山羊等牲畜各得其所。

牧场实行统一管理后，公社把各大队转移牧场的时间、次序都作了具体安排，提高了牧场的利用率，消除了转移牧场中的混乱和浪费现象，改进了牲畜的放牧条件。一九五九年夏初，各大队的牲畜在六月十五日即已到达夏季牧场，九月二十日才陆续向秋季牧场转移，夏季牧场的利用时间比一九五八年延长了十天左右。在转移中间，根据公社的安排，各大队有条不紊地首先转移了即将配种的适龄母羊和羊羔，使待配母羊和羊羔吃到沿途最新鲜、最肥美的牧草，促进母羊的发情和羊羔的健壮；其次，转移已经配种怀孕的母羊；接着再转移其他各群绵羊和山羊；最后转移马、牛、骆驼等耐寒、口粗的大牲畜。公社对牧场的统一管理，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更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一九五八年冬季，三大队冬季牧场突然降了一尺多厚的雪，掩埋了全部牧草，储备的冬草也吃完了，有七群绵羊开始减膘瘦弱，公社立即决定把这七群绵羊迁移到第一、第二大队的两处冬季牧场去，保护全部羊只无一死亡。

一九五九年，公社充分运用人多力量大的优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牧场基本建设和割储过冬饲草等工作。一年来，全社新修、补修和扩建的各种棚圈就有一百五十一处，其中有九十八处是新修的厚圈墙、有棚顶的牢固宽大的永久性棚圈。在过去空旷的多牧场上，不仅修起了几十处接羔圈，还盖了六座高大的饲料仓库，二十幢牧工住宅，此外还修水渠、挖泉眼，灌溉了一万多亩草场。秋后，全社抽出二百四十名劳动力，割储冬草二千万捆，新修五十八座棚圈和一百多个简易圈。由于大规模地进行了基本建设和饲草准备工作，使三处原先只能在春秋两季放牧的牧场，改变成为可以容纳六千五百头牲畜过冬、产幼畜的冬季牧场，许多原来载畜量较小的冬季牧场，一九五九年都扩大了载畜量。虽然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万一千三百头牲畜，同时还有一万五千多只绵羊要在冬季和一九六零年早春产羔，各大队仍然没有发生过缺冬季牧场的困难。

建立饲料基地

红十月人民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天新修起喀什河大渠，大抓开荒造田，共种了四万六千九百多亩地，收获粮食九百四十多万斤，除留足人吃口粮和向国家缴纳公粮、出售余粮以外，为牲畜留饲料达三百五十多万斤，比历年留饲料最多的一九五八年还多六倍，不仅为公社大批两年三产的绵羊准备了充裕的饲料，还对高速度发展各种牲畜起了保证作用。此外，公社还统一储备了一百多万斤后备饲料，以备在草原上遭受风雪灾害时机动使用。

解放以来，喀拉土拜草原上的牲畜增长很快，到一九五八年秋季，牲畜头数已经比一九四九年秋季增加了将近两倍，从前一只羊吃草的地方，现在有了三只羊吃草。公社成立以后，又大规模地推行了绵羊两年三产和山羊一年两产的密集繁殖。在牲畜不断大量繁殖和需要较多的饲草饲料以保证母畜膘肥体壮，实现密集繁殖计划的新形势下，完全依靠天然牧场，没有足够的饲料基地为牲畜提供大量的饲料，已不能满足畜牧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草原上冬季漫长，常常发生风雪灾害，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就有过三次暴风雪，由于饲草饲料的储备不足，使畜群遭到损失，受灾最重的一九五四年冬季，大雪掩盖了全部牧场，牲畜接连几天吃不上草，几天中死亡牲畜即达四千多头，仅当时的二乡（现在的第二大队）在这次灾害中就损失了四分之一的牲畜，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恢复到受灾以前的水平。因此，无论在加快牲畜繁殖或是保护牲畜免遭灾害方面，建立饲料基地，大力增产饲料，就成为几乎和解决牧场问题同样迫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喀什河波浪滔滔地流过喀拉土拜草原，多少年来，哈萨克牧民河边饮马，岸上放牧，没有触动过这片肥沃的处女地。相传在八十年前，当地一个有钱的蒙古喇嘛看中了这块地方，花了许多钱，雇人挖渠引水，企图把喀什河水引上陡峭的岸上来，挖了一年多，才挖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渠，放下的水“还不够饮马用”，蒙古喇嘛的钱财已经耗尽，河水依旧空流。一九三五年，有十五户牧民在靠近山泉的地方种了几十亩糜子，喀拉土拜草原上才第一次长出庄稼。一直到了一九五五年，二十年間共开垦耕地一万六千亩，其中一半还是靠天吃饭的旱田，产量低微。不但牲畜缺少饲料，牧民的口粮还要依靠外区供应。一九五六年，喀拉土拜实现了合作化。各个合作社都挖泉眼、修小渠，耕地面积有了较快的增长，第一次作到了粮食基本自给。在这个基础上，根据牲畜逐年增多的需要，各个合作社都计划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牲畜饲料。靠近喀什河边的胜利牧业社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就曾派出几十名劳动力，重修八十年前没有修成的那条废渠，并且同时就在渠边开垦荒地，等到荒地已开垦出五百多亩，只待水来就要下种时，挖渠工程因渠首龙口山高石坚，渠道还要通过五公里长的戈壁，工程浩大，依当时胜利社的劳动力计算，需要一天不停地挖两年才能修成，工程

不得不半途而廢，开垦出的五百亩耕地仍然不能播种。由于牧业社无力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建立牲畜飼料基地的工作进展很慢，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两年来，十个合作社扩大播种飼料的面积总共才有两千多亩。

公社化以后，公社党委根据农业、牧业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需要，把建立大面积飼料基地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并且抓住发展飼料的关键问题——修渠引水。原来的胜利社已和紅光社合并成第二大队，计划再修喀什河大渠，但仍然感到力量不足，为了帮助二大队解决人力不足困难，全公社采取了换工协作的办法，其他三个大队都抽出劳动力支援，公社化后解放出的六百多名妇女劳动力，也积极参加了积肥、选种等春耕准备，使各个大队把大部分精壮劳动力都抽出来集中修渠，组成了五百多人的水利兵团，由公社副主任艾勒哈孜率领，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冒着严寒，开山劈石，日夜奋战，只用一个半月，就修成了全长五公里、能灌溉两万亩土地的喀什河大渠。全社一九五九年扩大的一万多亩耕地，全部播种了飼料，单是新开荒地上收获的燕麦、糜子等，就为牲畜增产飼料二百多万斤。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建立巩固的飼料基地，公社一九五九年购置了一台拖拉机、十部双轮双铧犁和播种机，目前正在抢修一条更大的水渠。公社副主任艾勒哈孜满怀信心地说：“一九六零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口粮将自给有余，而且我们的牲畜要吃多少料，就有多少料！”

風馳電掣兩年間

——新疆哈密紅專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新疆哈密地委工作組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哈密县紅專人民公社，是由五堡乡原来的八个农业社組成的，共八百二十三戶，四千二百人，都是維吾尔族。五堡乡距县城一百五十余里，比較偏僻，地势低洼，气候炎热，早熟作物一年可收两次，可耕土地有五万余亩，主要靠天山融雪灌溉，适宜种植高粱、小麦、棉花和瓜果。

解放前，这里的人民受尽了封建地主的殘酷統治和剝削，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种着不足八千亩土地，产量極低。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人們就靠吃桑子、瓜果充飢，有不少人騎着毛驢到外地和别人伙种地，作零工。解放后，經过了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在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指导下，农民坚决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一九五五年冬，实现了初級合作化，一九五七年春，实现了高級合作化。合作化大大促进了农业的發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和改善。但是，农业社畢竟是小集体，力量还不够大，因此它漸漸地和群众加速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不相适应。一九五八年八月，正当这里各农业社的社員醞釀并大社和办食堂、托兒所、縫紉厂的时候，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这正合五堡乡农民的心意，人們紛紛要求成立人民公社，几天內，紅專人民公社誕生了。

人民公社成立后，五堡乡再不以“三多”（打架的多、不劳动的多、离婚的多）和落后出名了，而是以“九好”和先进出名。哪九好？就是：兴修水利好、运输副业好、增产粮食好、文化福利好、全面發展好、社会治安好、民兵工作好、突击干劲好、党組織領導的好。現在，紅專人民公社已經成为哈密地区的一面紅旗。

两年来五堡乡的变化是惊人的。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紅專公社粮食的产量达到四百二十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七强，为解放初一九五零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倍多。在公社化后的第一年——一九五九年，全社粮食总产量达五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又增产了八十万斤。两年来粮食增产数約等于解放八年来增产的总和。一九五七年五堡乡向国家出售余粮約十四万斤，一九五八年就达到八十七万斤，一九五九年出售余粮一百一十七万斤，还計劃再出售十万斤。除去全社口粮、种籽、飼料和公粮外，全社一九五九年尚能有六十万斤的貯备粮。从全社的总收入来看，一九五七年決算为三十七万二千元，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七千元，一九五九年收入則达到九十五万元。一九五七年社員实际分配为二十三万五千元，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二十八万元，一九五九年社員伙食、工資支出三十五万三千元，全年总分后，可以达到四十二万元。

—

爭水冤家變親人， 百年糾紛一朝清；
同心協力修水利， 公社打開增產門。

兩年來，五堡鄉耕地增加了二千五百餘畝，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由二百四十五斤提高到四百斤，主要是因為人民公社大力興修水利和改進水利管理的結果。

人民公社的成立，從根本上消除了五堡鄉世世代代存在的水利糾紛，使水得到了合理使用。

紅專人民公社包括四堡和五堡兩個村子。從三堡白楊溝流下的一道水，幾百年來都是從四堡流向五堡，緊緊巴巴地養活着兩個村子的人。四堡在上游，五堡居下游，水大上游鬧洪水，水小下游鬧旱災，因此兩個村子歷來都在為水鬧事，統治階級還借爭水煽動勞動人民之間打架，挑起彼此仇恨。四堡和五堡人不能結婚，親戚朋友斷了交往。在一九五一年展開減租反霸鬥爭中，為消除爭水糾紛，領導幹部研究了好幾個月，才算初步獲得解決。旧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在農業社時期，這裡的八個農業社都搶水澆自己的地，社員也爭水澆自己的自留地和果園，浪費水的現象十分嚴重。這種情況，直到一九五八年才有了改變，特別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後，因為成立了由公社統一領導的農田灌溉隊，實行了按作物實際需要澆水的制度，才從根上解決了這裡的水利糾紛，因而大大節約了用水，保證了耕地面積的擴大。同樣的水，過去一晝夜只能澆二百一十畝至二百六十畝，現在增澆到五百畝至五百五十畝，過去輪澆一次水要三十天，現在只要十八天到二十天。不僅如此，新的水利管理制度還大大節約了人力，過去全鄉專門澆水的有一百三十餘人，支出十九萬個工分，現在只五十六人，支出九萬個工分。

公社成立後，由小集體轉為大集體，為大規模興修農田水利創造了條件。紅專人民公社成立以後，由公社統一組織了一百零八個人的水利連，用二十部大車，在臘月寒天，開闢了四堡、五堡破天荒第一次共同進行水利建設活動，將四堡、五堡由於水利糾紛而造成的兩條分水渠，合成全長二十一公里的一條干渠，另修支渠一百二十多公里，全部工程挖土、石方近十三萬立方米，共花了四萬六千多個勞動日。紅專公社成立後，半年中興修水利的土、石方量，比原來八個農業社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以前興修水利土、石方量總和還要多。在修這條干渠中，群眾的干劲非常高，冒着風雪，每天挖土方由定額三立方米達到十二立方米。他們說：“過去水不夠用，莊稼受旱，肚子吃不飽，現在肚子吃飽了，修水利再不積極還行嗎？”有些老年人為四堡、五堡人今天能在一起象兄弟般地苦戰修渠而感動得流了淚，他們說：“過去四堡、五堡兩家為水常打架，現在在一起同心協力修大渠，這都是共產黨的好領導，是人民公社給我們帶來的和睦和幸福。”

為了進一步適應今後大力開荒造田的需要，徹底消除上洪下旱的災害，在國家的大力支援下，紅專公社除繼續改建舊渠外，最近又開始修建一個可蓄水九百七十萬立方米的大水庫，修好後可增加灌溉面積二萬二千畝，預計一九六零年五月竣工。

—

采礦運輸生產忙，就地取材辦工廠，
農林牧副齊發展，葡萄瓜果滿園香。

五堡盆地就象個聚寶盆，但過去由於人力物力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這個聚寶盆里的財富

被人們挖掘出來的很少。

公社成立後，社大力量大，活動範圍廣，大大促進了各業的發展。這個公社的工業、副業、園林、牧業等四大類、三十多項，一九五九年的生產收益達四十五萬元，占公社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七倍以上。

公社建立了農具修配廠，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在過去，一部雙鏟犁壞了螺絲，就得跑一百多里到哈密去修理。現在，公社的農具修配廠不但可以修理各種新式農具，還試製成拖拉機拖車、雙輪雙鏟犁、單體犁、煞車鍋、滾珠軸承，並改裝了播種機、拖拉機曳三體犁，適應了深耕密植的需要。公社新買了兩部拖拉機，一個鍋駝機，機器上一般零件這裡也可以配製。一年來，農具修配廠修理了各種大小新舊農具、機具、用具共一萬零八百多件，其中，修理大型農具六百件。紅專公社成立不久就建立了石膏廠，共採石膏一萬多噸，價值八十多萬元，現已出售四千噸，收入三十二萬元。此外，公社還組織了皮毛加工、縫紉、靴鞋、制醋、釀酒、榨油等輕工業和食品加工，充分利用本地資源釀出了哈密瓜酒、桑子酒、杏子酒，供應社員的生活需要。

公社的園藝獲得了數百年來未有過的大發展和豐收。全鄉原有三萬餘株果木，四百餘畝葡萄幾乎都是幾十年前栽種的。公社成立的第一年，就新栽種了七千多株果樹和一百三十畝葡萄，培育了十四畝桃、杏樹苗。哈密瓜田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七十六畝擴大到一千零九十三畝。一九五九年各大隊成立了園藝組，精心培育，大大提高了產量，大量組織外銷。從一九五九年五月起，公社運輸隊的大車、毛驢和駱駝馱着桃、杏、瓜、果、棗等各種水果運往城市，計二十二萬餘斤，並且還晒製了大批桃脯、杏脯、瓜干、葡萄干等供應人民的需要。預計園藝方面一九五九年可收入八萬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

公社化以後，特別是經過一九五九年春整社工作，社員經營副業的積極性大大提高。目前社員經營的副業項目有養羊、喂鷄鴨、摘紅花、挖甘草、養蠶等。社員自己還留有四千株果樹和葡萄，種有三百二十多畝瓜和一百二十多畝菜，平均每戶有一隻多羊，一九五九年供銷部僅鷄蛋就收了一萬多個，紅花兩千九百多斤，價值六千餘元。社員副業收入估計一九五九年每戶可達三十元左右。

三

公社生產發展快，社員收入增加多，
飯香衣新人心暖，男女老小笑呵呵。

解放前，五堡鄉每年缺四個月口糧，青黃不接時，人民只能靠吃桑、杏、桃、瓜充飢。一九四九年每人的收入，全年平均不過三十元左右。解放後，人民生活逐步有了提高，可是還有些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缺口糧。經過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公社化後的繼續大躍進，糧食大大增產，公社實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糧食供給，按月發工資，保證了社員的生活和收入有穩定的增長。一九五七年全鄉每人平均收入為八十八元六角，一九五八年為一百一十八元四角，一九五九年達到二百三十五元七角一分。若按除去公糧、生產費用以外的每人分配部分來計算，一九五七年為五十五元零九角，一九五八年為六十六元零七角，一九五九年達到一百二十多元。

下面附表中是六戶社員收入的比較，其中不包括積累的純收入，也未把個人副業收入計算在內，但已大大超過了解放前富裕中農的收入水平。

六戶社員的收入变化表

單位：元

姓名	人口	成分	1957年 收入	1958年 收入	1959年 收 入		
					上半年 实收入	下半年 估計收入	合 計 全年收入
艾馬提 买买提	8	貧农	178.47	306.13	327.81	360.59	688.4
杜海牙 买买提	9	貧农	573.70	717.28	609.39	670.33	1279.72
庫牙合 尔班甫	4	貧农	180.48	323.47	201.9	318.09	519.99
海的孜 孜汉	11	中农	729.92	596.37	533.19	586.51	1119.7
海木都 拉绕孜	12	中农	723.49	778.67	636.04	699.64	1335.68
烏首尔 加木尼孜	9	中农	471.96	700.56	566.13	622.74	1188.87

社員收入的增加，还表现在人們購買力的增長方面。这里的商品銷售額一九五七年为七万二千元；一九五八年达到了十四万五千余元；一九五九年一至八月的八个月中，商品就銷了十七万七千余元。現在每个年輕妇女都有一件到两件新衣服，男人們穿府綢、紡綢襯衣的十分平常。虽然这是个偏僻的地方，現在却有“鉄馬”（社員对自行車的称呼）到处跑。

公社举办了大量公共福利事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公社办了四十个公共食堂，七个幼兒園，二十多个托兒所。食堂是按留粮标准發票，憑票吃飯，節約归己。每逢休息日或假日，食堂改善伙食，社員也可以把面、油領回去自己作飯。食堂是自願参加，但全公社却沒有人願意自己另起小灶，他們說：“食堂真省心，不愁柴米油盐事，光好好劳动生产就行了。”公社办起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使三百多个妇女完全摆脱了家務的纏繞，踏上劳动战綫，她們贊美公社是“祖祖輩輩也沒有見過的好事情！”

在文化生活和衛生工作上，公社化以后也有很大發展。公社建立了医院，有病房、产室，还有病床十張，医生、护士四人，妇女生孩子可以住医院。公社建立了邮电局，各大队通了电话，架起了有綫广播網，在各个角落安装了二十八个喇叭，使这个遥远偏僻的地区，随时可以听到北京、烏魯木齐和全国各地的声音。文化教育也普及了，适龄兒童全部入学，两所小学的学生已达六百九十九人，公社自办了两班中学。公社还建立了业余文工团、書店，社員每月可以看到一、二次新节目。劳动之余，在这里随时可以看到在田間、树下、溪旁引吭高歌或随着手鼓的节奏翩翩起舞的男女社員。

四

坏習慣一扫而光，新道德正在成長，
思想觉悟提高了，人人愉快精神爽。

人民公社成立后，过去落后的五堡乡出現了一片新气象，社会風气和人們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改变。

第一件，盲目排外情緒消逝了，民族之間更加团结。过去这里的排外情緒非常严重。木合买买提白克里的父亲是吐魯番人，三十年前想在五堡落戶，竟娶不上妻子（最后还是回去娶了亲），也一直未买到一塊地，一間房，或一株果树。土地改革时来到这里的几十戶汉、回族貧民，公社化前只剩了两、三戶。現在这种情况已大有改变，一九五九年七月江苏省支援

边疆建设的青年到了这里，当地社员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还分给了菜地、瓜田和葡萄园，平常也常去串门拜访，就象是亲戚一样。

第二件，妇女下田。过去这里妇女很少下田，一方面是家务缠身，另一方面据说“不吉利”，“女人上了麦场，粮食就打得少了”。成立公社后，首先打破了这个迷信，现在田间管理大部分都靠妇女，妇女打场、修渠、积肥、犁地样样都能干。公社六个拖拉机手，四个是女的。现在公社里，你如果敢说句轻视妇女的话，马上就会遭到反驳。

第三件，家长制废除了。公社发工资给个人，几千年来家长统治全家的老规矩废除了。有一户，丈夫阿合毛拉两个月挣了十四元工资，妻子阿尖汗挣了十七元多，因此现在丈夫对妻子说话也客气多了。

第四件，二流子绝迹。过去这里二流子最多，年纪小小的就抽烟、打架、喝酒。经过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公社化后实行新的分配制度，二流子都改变了原有的坏毛病，参加了劳动，改造成为新人。

第五件，新的夫妻关系的形成。过去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这里形成一种坏风气。结婚、离婚，极其随便。随着经济的发展 and 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轻率结婚、离婚的现象已经逐渐减少了，夫妻之间能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同时，早婚现象正在逐步减少。

第六件，社员的劳动热情一直很高。在人民公社化后，社员上工下工排队唱歌，腊月修水渠，夏天压绿肥，不怕酷热严寒，说干就干。

五

政治挂帅党领导，落后地区变先进；
两年时间变化大，人民公社万年春。

落后的五堡乡为什么在大跃进、公社化的短短两年中，就发生了这样深刻的变化？归根结蒂，是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好。过去，由于这个乡党员少，基础薄弱，政治工作不经常，党的核心作用不明显，因而也影响了这地区工作的开展。公社化后，迅速成立了公社党委，整顿党组织，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条路线的斗争；全党动手抓思想（包括组织工作）、抓生产、抓生活，充分发动群众，并大量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了其中优秀分子入党。公社化后的一年中，由原来的三个党支部发展到八个支部，新吸收党员五十一名，作到大队有党支部、小队有党员。两年来进行了两次整党，正气大大伸张。

党组织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模范骨干作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党员在各个战线上都是以身作则，勇往直前，参加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一九五九年七月，党员库尔班艾山领导着突击队三十个小伙子，两天两夜没休息，压了一百三十来万斤绿肥。他正牙疼，脸都肿了，饭也不能吃，但仍然坚持干，队员牙生等感动地对他说：“你回去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他一直坚持到底，压完了绿肥又去割麦子。女党员帕它木阿不都拉领导十五个妇女到离村十里的恰甫去拾麦子。当时她脖子上出了个疙瘩，她一岁多的儿子也正在生病，社长叫她回去，她不回去，并说：“这么多人都是有孩子的，我不去还行吗？”她和大家一起拾了七天，把麦穗拾净才回，一共拾了五千多斤。七十多岁的老社员下了索巴感动地说：“党员真不简单，哪里有党员，哪里工作就搞得好！”

一九五九年十月

喜看碱滩变良田

——新疆库尔勒县阿瓦提人民公社治服碱害的前后——

霍然 朱貽松

阿瓦提人民公社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县成立最早的一个公社。这个公社一成立，就办了一件过去多少年办不到的大事情——大搞水利建设，降服碱害。这件事情，使那些对人民公社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信服了人民公社的威力，也使维吾尔农民更加热爱人民公社。

阿瓦提人民公社位于天山南麓的绿洲地带，大部分是肥沃的草甸土壤，很适合种庄稼。美中不足的是，地下水位高，土地普遍盐碱化。在十七万多亩土地上，到处都是长着红柳和盐索索的碱滩；在五万多亩可耕的土地上，到处有泛碱的痕迹。这就严重地威胁了庄稼的生长。为了发展生产，维吾尔族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几乎年年挖渠治碱。

维吾尔农民与盐碱夺粮的斗争

提起碱害，这里的人们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一九五五年春天，部队农场曾两次用拖拉机开荒，帮助这里的阿瓦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播种面积。部队转业的一位驻社干部敢想敢干，用草子做标杆测线，动员群众挖了一条灌溉渠，保证新开土地的用水。但是，到要播种的时候，新开的土地上泛起了一层碱。于是群众议论开了，有的说：“没泡碱就开地，简直是白费工夫。”有的说：“怎么是白费工夫？前年开荒种的三十亩小麦不是也丰收了，我看先种上再排碱也可收粮食。”干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不要种，说免得浪费种子；有的说：“还是先种上吧！等腾出手来再挖排碱渠。”乡党支部書記阿皮孜也说：“地里有碱，我們有人，不会治服它嗎？种吧！收不成粮食还拿不到草！”农时不等人，春耕任务又紧，大家不再犹豫，就在四百八十五亩地上种了包谷，在四百九十八亩地上种了红花。种上不久，庄稼出苗了，大家都很高兴。那知道，忽然来了一场大雨，地里马上结了两三厘米厚的一层碱。苗碱死了，别说收粮食，连草也没拿到。农民们不死心，又在种红花的地上种了菜籽，谁知一场雨，地里又泛了碱，菜籽连苗也没有出。

这不过是碱害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据了解，这地方大大小小的碱害每年都有一些。乡党支部总结了历年来碱害的教训，认为要庄稼丰收，必须大力治碱。当时，这个乡有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大的是阿瓦提社，有四百一十二户，按耕地面积计算，每个劳动力（包括男女全、半劳动力）平均要负担十二点七二亩，而且大部分是中耕作物，费工较大，光种地和搞田间管理，劳动力就够紧张的了，那里还有力量来挖渠排碱。但是，接受碱害的教训，他们还是硬抽出二十五、六个人来挖渠，断断续续地挖了一两个月，才挖出深宽一米多、长二千米的一条排碱渠，因为深宽不合乎要求，没有起到排碱作用。一九五七年开春，合作社下了最大决心，抽出一百五十人来挖渠。这时候，备耕工作很紧张，播种也开始了，人力很吃紧，不得已挖了一条排碱渠后就停了工。阿瓦提社是这样，另外两个社——兰干社和卡

拉亞克其社，一个只有一百三十戶，一个有二百二十戶，社小人少，更感到劳动力不足。当时的兰干社主任阿不都吉力說：“我們那个社才可怜呢！劳动力少，庄稼活忙不完，有些人还鬧退社，打場工作往往要拖到下雪以后好久才能做完，那里还顧得上挖渠；一提到挖渠，各生产队就为抽人發愁，每次挖渠都要拖到十二月份才能开始，結果地冻了，用的工不少，挖的質量却很差。”

問題还有呢！那个时候，三个合作社合用一条卡拉苏大干渠的水，上下游的合作社常为用水發生糾紛。阿瓦提社在上游，耕地又多，到水少时就把手口不往下游放水，在中游的兰干社也是这样。这就苦了下游的卡拉亞克其社，这个社經常有地受旱。为了这个問題，他們常到乡上来吵。乡上几次作决定分水，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一九五七年七月間，这个社亞特馬斯村的一百七十五亩包谷旱死了，社員們拿着旱死的包谷，向县委書記李冬至要水。这一年，不但下游的社有許多庄稼受旱，中、上游的社也旱死不少庄稼，据統計，阿瓦提社連旱死帶遭碱害的就有近一千二百亩，其中有七百二十五亩毫无收成。

但是，几年来农民們与碱害和干旱爭粮的斗争还是有不少的成績的。据統計，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共新修和改建灌溉渠两条和較大的排碱渠十一条，对降低地下水位和改善农田灌溉起了一定的作用，因而农作物的产量不断提高。到一九五八年，粮食作物的平均每亩产量已經提高到一百四十八点一五斤，較解放前所謂大丰收的一九四八年，增長了一倍以上。但是，根据一九五八年的勘察，地下水仍然在八十厘米到两米左右，最淺的只有五十多厘米，对庄稼的生長还是有很大威胁。駐社干部夏德山說：一九五六年拖拉机开的荒地，到一九五八年还没有用上，原因还是排碱問題沒有很好地解决，排碱渠虽然挖了，但是沒有排碱干渠，地下水还是排不出去，种了很容易泛碱。

不徹底治碱不行，从一九五七年的干旱中，又感到灌溉問題也要抓紧解决，看来是必須大搞水利建設了。但是，三个合作社耕地很乱，各个社为了避免碱害，都揀高的地方种，这里一塊，那里一塊，七零八落；渠道也很乱，大大小小，这里一条，那里一条。这样，就影响了土地和渠系的全面规划；土地和渠系不全面规划，就不可能进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那时候，別說統一规划，就是合作社之間互相占用一点地都要鬧糾紛。原兰干社主任阿不都吉力說：“一九五八年春天，兰干社在强不拉村子挖排碱渠，卡拉亞克其社說挖了他們的地，不让挖，两边鬧了好長時間的糾紛，后来因为卡拉亞克其社也要在这里挖排碱渠，两边协商互让一点地，共同挖渠，由兰干社挖上面的一段，卡拉亞克其社挖下面的一段，才把渠挖好了”。这一次糾紛，倒使坏事变成了好事，不但两个社协作挖了一条渠，而且通过这一次的协作，使社員們認識到了大协作的好处，有了并社的要求。兰干社的社員有的在挖渠以后曾私下議論：咱們社和卡拉亞克其社都吃社小人少的亏，还总是鬧糾紛，爭水爭地，要是两个社合并該多好呢！两个社的干部也有过这种想法，六、七月間他們就醞釀过并社的問題。

人民公社力量大 盐碱再凶也不怕

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間，內地建立人民公社和毛主席称贊“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傳到了这里，农民們欢喜若狂，紛紛写申請書要求建公社，不到三天的功夫，乡党总支就收到一千七百多份建社申請書。九月九日，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八百零八戶維吾尔族农民在孔雀河畔树起了庫尔勒县第一面人民公社的紅旗。

建社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搞水利建設，徹底解决碱害和农田灌溉的問題。九月十八日，土地和渠系的全面定型规划开始了，根据这个规划，五年內要挖的排碱渠和灌溉渠总長达三百零五公里，要挖土方二百七十九万六千五百多立方米，相当于公社化以前全部水利工

程的十八倍，需要五十五万一千多工日。十月中旬，按照规划第一期水利建设动工了。这时候，大部分劳动力正忙着秋收秋种，还有一部分人要抽去大炼钢铁，于是有些人就议论开了：

“这样忙还修水渠，看吧，渠修不成，庄稼就让牛吃光了。”有的人说：“还不是像过去那样，修不上一半就得停工。”地主艾沙甚至公开煽动说：“人民公社力量大，人去挖渠炼钢铁，庄稼留给牛吃啦！”在群众中制造不满情绪。

在这些流言风语和反动言论面前，公社党委表现得十分坚定。他们对劳动力和各项生产建设作了全盘研究，并用算细账的办法安排了劳动力：全公社一千八百二十五个劳动力，抽百分之二十五大炼钢铁；百分之二十五大兴水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力，足够应付一万五千亩庄稼的秋收、六千亩冬麦的播种（当时已完成大部分）和搞其他生产活动（如副业）。算了细账，心里就有底了。接着，对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动员干部和群众实干苦干加巧干，坚决做到秋收秋种、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三不误。党委委员和公社的干部并具体分工包干，领导这三项工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首先响应党委的号召，干劲冲天投入各个战线。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刚刚解放出来的妇女们，和热切盼望公社化的农民们，都干劲十足，百分之百地参加了生产建设。在水利战线上，饱受碱害的农民们在数九寒天坚持战斗，他们提出了“战胜天寒地冻，向大自然要粮”的英雄口号，住在工地，吃在地里，挖掘表层八十厘米厚的冻土，修起了一条又一条的排碱渠和灌溉渠。经过九十多天的紧张劳动，在其他公社的大力支援下，修起了灌溉干渠两条、灌溉支干渠和斗渠七条、排碱渠二十四条，总长四十九点九公里，取土三十二万零一百九十六立方米，相当于公社化前全部水利建设土方（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立方米）的一倍多。水渠挖成了，大炼钢铁也胜利完成了任务，秋收秋种不但没有耽误，反而超额百分之六点八三完成了冬麦播种任务；而且底肥足，播种质量好。

人民公社在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和秋收秋种三大任务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怀疑人民公社的人在事实面前信服了人民公社的威力。阿瓦提村的上中农阿不都拉买说：“人民公社的确力量大，有了人民公社不但能治服碱害，而且能办好多大事情。”强不拉村的热不都、艾海提等人说：“刚建社的时候，看到男女老少都在食堂吃饭，一天得几百斤面粉，总怕修渠、炼钢铁误了收庄稼，秋后挨饿，谁知道人民公社力量这样大，的确做到了秋收、修渠、炼钢铁三不误。”此后，不但说二话的人没有了，而且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每天天刚亮，一听到皮鼓响，大家就主动上工。有的中午就在地上休息，一直坚持到天黑了才收工回来。他们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还不好好劳动干什么？妇女们在劳动中也议论着：吃饭、带娃娃都不让咱们操心了，再不好好劳动，可真说不过去。

这一期的水利建设，不但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而且为根治碱害打下了初步基础。据库尔勒专区水利局农田组的勘察，新修的哈拉于共干渠，已经可以排出半个秒立方米的水，降低两岸一公里左右的地下水位。新修的一条排碱支干渠，截住了上游的地下水，使公社许多土地的水位不再升高。新修的阿洪渠，使为害农田的旧灌溉渠卡拉苏渠（渠底深又弯弯曲曲，容易增加地下水位）大部分变成了排碱渠。阿洪渠和二十四条排碱渠的修建，并使公社按照长远规划，开辟了三个新的轮作区。走进这些轮作区，就可以看到一块块整齐的条田，在每块条田的旁边，都有一条灌溉渠、一条排碱渠，两个渠的中间夹着林带，看起来既整齐又美观。在新修的哈拉于共大渠上，建起了一座五十二匹马力的水力站，水力站旁边是面粉加工厂和轧花厂。在新修的阿洪渠上，建立了一座二十五匹马力的水力站和一座榨油厂、一座轧花厂。面粉厂和榨油、轧花厂的生产可以完全满足公社的需要。

这些渠道的修建，已经使五千八百多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长出了好庄稼。一九五六年碱

死四百九十八亩紅花的荒地上，一九五九年种上了包谷，亩产达三百斤。由于修建了这些渠道，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加上公社有力量多施肥料和細致地进行田间管理，一九五九年种植的二万九千八百七十四亩庄稼获得了大丰收。粮食的总产量达到三百一十六万零五百五十八点五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点一；棉花总产量达到九十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点二五斤（籽棉），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九点七。按全社人口平均，一九五九年每人占有粮食九百零八斤，做到了自給有余；占有皮棉一百零三斤。这样，这里农民的生活面貌就进一步得到了改善。拿解放前被称为“討飯村”的阿瓦提村來說，一九五九年一百一十七戶社員中，已有八十多戶达到了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其中七十多戶社員已在銀行有七千多元的存款。下中农吾守尔說：今天的阿瓦提（“繁荣”的意思）村是名副其实的繁荣村了。

繼續鼓足干劲 徹底治服碱害

路子走对了，生活越过越有味。但是，人們沒有忘記盐碱对庄稼的危害。公社党委副書記、公社社長艾里札依提說：“一九五八年冬天的挖渠治碱，是我們根治碱害的第一步，要徹底治服碱害，还必須繼續大搞水利建設。”情况的确是这樣，碱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降服的，現在公社里还有許多碱滩，許多耕地也还在泛碱。因此，饱受碱害的阿瓦提人民还得繼續鼓足干劲，大搞水利。根据公社党委的決定，一九五九年要进行第一期結尾的和第二期的水利工程。九月十一日，一支水利大軍已經走上治碱战綫，他們要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零年春季挖通一条排碱的大干渠、三十一条排碱渠和十五条灌溉渠，总長度达四十八点二公里。这些渠道修成后，将可增灌和改灌一万七千多亩土地。在挖渠治碱的同时，緊張地进行了秋收秋种工作。到十月初，拥有三台拖拉机的秋播大軍已經超額完成九千亩播种任务，秋收工作也已全部完成。現在，全公社正結合大搞水利，开展群众性的积肥造肥、檢修农具等备耕活动，为爭取一九六〇年的更大丰收而奋战。整个公社洋溢着一片欣欣向荣、繼續跃进的动人景象。人們唱道：

人民公社道路走得好，
社大人多力量真不小，
挖渠好比紙上划道道，
拖拉机噠噠滿地跑，
万古荒原今天变了样，
一年收成几年吃不了，
要問幸福生活那里来，
欢呼共产党的好领导！

維吾尔族农民找到了幸福的根源。他們在人民公社的光明大道上，高举总路綫、大跃进的紅旗奋勇前进！

亲 如 一 家

——新疆烏苏东風人民公社民族关系調查——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组

在人民公社化以后，我国各民族友爱团结的亲密关系，又發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烏苏县东風人民公社的情况，充分說明了这一点。

东風人民公社在烏苏县城西北部。这片天山脚下的肥沃土地上，居住着汉、哈薩克、維吾尔、回等四个兄弟民族。公社共分五个大队。其中，西湖和馬場湖大队，基本上是汉族，也有少数哈薩克族、維吾尔族和回族；头台和車排子大队，基本上是哈薩克族，也有少数維吾尔族、回族和汉族；甘河子大队則是各民族杂居，不过汉族的人口較多。

烏苏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間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的。解放前，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統治，殘酷地压迫着各族人民，并且在各民族之間挑撥离間，制造隔閡，因此曾發生过各民族互相殘杀的事情。当然，这只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間，却日益發展着团结合作的友好关系。在各次变乱中，各族人民互相掩护的事例，屢見不鮮。不过历史上的民族隔閡，对各族人民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解放以来，特别是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过去各个民族之間相互隔閡的历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由四个兄弟民族組成的东風人民公社，各民族友好团结的亲密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这里民族关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民族社員的友好和融洽。他們共同劳动，共同生产，互相接触往来，沒有一点隔閡。由于各民族長期地互相杂居在一起，經過頻繁的交往和接触，特别是互助合作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各族人民在一起劳动、工作、学习，彼此之間便逐渐地能够互通言語了。例如，各民族杂居的甘河子大队，許多哈薩克族和維吾尔族社員都能通汉语，許多汉族社員也能說簡單的哈薩克語。这种情况，虽然公社化前已經存在，但不如現在普遍。一般地說，哈薩克語是当地的通用語言，不論維吾尔族、回族和少数的汉族，都能說哈薩克語。但在日常交往中，哈薩克語和維吾尔語实际上是在混合使用。有些人在說哈薩克語的时候，可以随便插上几句維吾尔語；在說維吾尔語的时候，也可以随便插上几句哈薩克語。而且，說哈薩克語的不一定是哈薩克人，說維吾尔語的也不一定是維吾尔人。在他們之間，語言的界限正在逐漸地消失着。各民族社員都以多会一种語言为光荣。各少数民族社員，特别是青年和干部，更迫切地要求学习汉语。他們知道，学会了汉语，就更便于吸取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在車排子大队的学校里，除中学班每周都有五至六小时的汉语課程外，在沒有汉族学生的小学里，由于許多回族和維吾尔族、哈薩克族学生的要求，現在正准备成立汉语班。在西湖大队的小学里，有四个哈薩克族和維吾尔族学生自願讀汉语班，也有一个汉族学生自願参加哈薩克語班。問他們为什么这样做，他們說：“学会汉文（哈薩克文），将来工作更方便，回到家里还可以給大人做翻譯。”

東風公社各民族間这种友好團結的关系，还表现在对各民族風俗習慣的互相尊重上。就从吃飯來說吧！在旧社会經常因为养猪或吃猪肉的問題，引起民族之間的糾紛。过去汉人做的飯，少数民族不吃，汉人燒的水，少数民族不喝。可是現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由于相互尊重風俗習慣，東風公社的各大队、小队，許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社員，都在一个食堂吃飯了。在这些民族联合的食堂里，不仅有哈薩克族、維吾尔族和回族的炊事員，也有汉族的炊事員。这些汉族炊事員，都是社員們自己选的，少数民族社員說：“汉族老大哥会做菜。”汉族社員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習慣，只要有少数民族参加的食堂，哪怕是人数很少，都一概不吃猪肉。例如馬場湖大队的二小队，只有八戶哈薩克族社員，他們的食堂也不吃猪肉。在汉族社員的家里，本来是可以随便吃猪肉的，可是有些社員也不吃。汉族社員主动地尊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社員也同样地尊重汉族。例如甘河子大队的三小队（汉族較少），一九五九年中秋，食堂里特別供应汉族社員每家半斤油，叫他們好好过节。又如車排子大队的三小队，只有两戶汉族，一九五九年春节，队上特別給他們打了一头野猪，分給他們两家过节。这种事情，在过去也是沒有过的。过去少数民族反对汉人养猪，現在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要求汉族社員养猪。因为养猪可以积肥，还可以增加收入，發展生产。此外，在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各民族社員都互相拜訪，互相祝賀，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平等、友爱和團結的关系。

東風公社这种友好團結的民族关系，更突出地表现在各民族社員的互相关怀和互相帮助上面。例如，甘河子大队三小队的支部書記哈斯木（哈薩克族），对汉族社員的疾苦特別关心。他看到李福貴和任金貴家里有病人，就把食堂的一头奶牛交給他們飼养，叫他們挤奶給病人吃。又如这个小队的保育員赵英（汉族），对哈薩克族的孩子特別注意照顧，經常丢下自己的孩子不抱，去抱哈薩克族的孩子。哈薩克族孩子的母亲們都很感激她，哈薩克族孩子們也都喜欢她，亲热地叫她“媽媽”。再如敬老院的服务員刘玉兰（汉族），不論对汉族老人或少数民族老人，都同样照顧得很好。哈薩克老人哈利，由于不通汉语，不能与其他老人談心，刘玉兰經常給他送茶送飯，問寒問暖，使他非常感激。在遇有婚丧喜庆的时候，各民族社員都不分彼此，互相祝賀或悼唁，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在各种工作崗位上，各民族社員都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經常地交流經驗，取長补短。例如，哈薩克族社員从事农业的时间較短，生产技术較差，汉族社員便經常注意帮助他們提高技术，哈薩克族社員也能够耐心地学习。在汉族社員的帮助下，哈薩克族社員中許多过去在农业上的門外汉，現在已成为生产的能手。正是这种友好團結的亲密关系，增强了各族人民的互相依靠和互相信賴，居住在一起的各民族社員，再也不願意分开。例如西湖大队的三小队，只有达依尔拜一戶哈薩克族，他因为从建立互助組起就同汉族社員在一起，关系很好，坚决不願意搬到哈薩克族社員較多的队上去。馬場湖大队二小队的哈薩克族青年塔林伯克，因为跟汉族技术員侯玉貴学会了使用收割机的技术，願意長期同汉族社員住在一起，不願搬到哈薩克族社員較多的队上去。

東風公社各民族社員这种互助合作的关系，并非仅限于一家一戶和社員个人之間，在各大队、小队，甚至相距百里之远的西湖和甘河子大队同头台和車排子大队之間，也都發展了在人力、物力上互相支援和互相协作的关系。一九五八年冬天，剛剛建立公社以后，西湖和头台两个大队，就合修了一个水庫，一九五九年共增加灌溉面积三千多亩，到一九六零年水庫完工，还可以再增加一万多亩。一九五八年冬季西湖大队粮食和飼料有困难，头台大队就供应他們二万斤小麦和七万斤玉米。一九五九年春天，当西湖大队忙着种水稻的时候，正值头台和車排子大队春播之后、夏收之前，农活比較松閑，他們便抽出人力和畜力，帮助西湖大队种稻。在夏收的时候，車排子大队麦熟較早，甘河子大队就抽出收割机两架、两个劳

动力和四匹馬，帮助車排子大队十八天，割麦四百零五亩；西湖大队也抽出收割机一架、一个劳动力、两匹馬，帮助車排子大队割麦二百六十亩。車排子大队在冬麦收割完畢以后，又去帮助甘河子和西湖大队收割。到秋季种麦的时候，甘河子大队的水不够用，他們便到車排子大队去种，共播种冬麦四万亩。这种事情，在过去如果有人要这样做，一定会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対。可是現在，車排子大队的社員們，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帮助他們解决了种籽、用水和人吃、馬料等問題。共計帮助甘河子大队优良麦种三万斤，玉米五千斤，苜蓿一千捆，还派了一个人帮助他們看水。各民族間这种互相支援的行动，大大鼓舞和提高了他們的劳动热情。劳动能手热西呼魯，一天割了九亩多麦子，还当众表演，傳播先进經驗。社員們說：“这真是人民公社好，带来了民族大团结，汉族老大哥走这么远的路来帮助我們割麦，我們保証完成搶收的任务。”

上面这些事实，充分說明了东風人民公社各族人民的关系，是多么友好、融洽和团结，真是“亲如一家”。东風公社这样友好团结的民族关系，是怎样得来的呢？

首先，貫徹执行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廢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并且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聚居的少数民族，都能够建立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实現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并且大力帮助各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例如，在烏苏县，哈薩克族仅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可是在县的领导机关中，就有哈薩克族的两位县長和一位县委書記；在县委正副部長和县委正副科（局）長以上的干部中，哈薩克族干部占百分之三十四。人民的生活也連年提高。例如，哈薩克族聚居的車排子大队，一九五八年每戶平均收入六百多元，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甘河子大队五小队的少数民族社員，普遍地称汉族为“老大哥民族”。三小队的哈薩克族老人艾孜木巴依說：“过去我們被人踩在脚底下，現在我們是在天堂了，这些恩惠都是共产党、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就是我們各族人民的父亲。”

其次，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民族压迫本来是阶级压迫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解放前烏苏这个地区，土地大部为汉人所有，地主也大部分是汉族（也有一部分是維吾尔族）。其它少数民族，特别是哈薩克族，由于迁来的時間較晚，自己的土地很少，多半是給地主做長工，放牲口，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各民族之間界限森严，甚至立有界碑，外族的人不准越雷池一步。例如头台大队，解放前有四戶汉族，都是地主，那一帶的土地，都为这四戶地主所占有。哈薩克族人民在那里放牲口要草錢，砍柴燒要柴錢，搭个地窩鋪还要地基錢。在这种殘酷的压迫剝削下，当然就造成了民族間的仇恨。在三区革命时，地主們逃跑了，但是解放以后，他們又悄悄地回来，向哈薩克族人討还土地，引起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到一九五二年，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建立了革命友谊，在分配果实时，互推互讓，互相照顧。从此以后，阶级压迫的烙印才从民族关系上消除了。在土改以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組織了互助組，成立了合作社。在这些生产組織中，各族人民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發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加强了各民族間的友爱和团结。

再次，解放軍的无私援助，树立了民族团结的光輝榜样。东風公社的头台和車排子两个大队，正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設兵团的农場中間。自从农場建立以来，不論在人力、物力和生产技术方面，对这两个地区的帮助都很巨大。以車排子为例，解放前这个地区，本是蓬蒿丛生、野兽成群的一片荒郊，除了几戶流动的哈薩克族牧民以外，人烟很少。一九五零年，解放軍来到这里，首次开发这片肥沃的土地。一九五二年土改以后，以毛旦为首的五戶哈薩克族牧民，在这里定居下来，部队帮助他們組織了互助組，并且帮助他們安排生

产。他們缺乏耕畜，部队借給耕畜；沒有农具、种子，部队帮助解决；不会耕作技术，部队还派人来帮助他們學習。在这种无私的援助下，他們的生产連年發展，互助組也連年扩大，到一九五五年，建立了二十七戶的一个初級社。这时，他們力量大了些，比互助組时好多了；但困难还很多，种籽、农具很缺乏，都依靠部队来帮助解决。到一九五六年，与另外两个初級社联合建立了高級社，社員扩大到二百二十四戶，生产更加發展，这年他們与部队調換了土地，部队給他們修下了新房。世代游蕩的哈薩克族牧民，現在住上新房子，再也不愁吃愁穿了。部队这种无私的援助，深深地感动了哈薩克族人民，無論大人孩子，只要一提起解放軍，沒有不豎起大姆指來說好的。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如果沒有解放軍的帮助，他們就不可能定居下来，更談不上發展农牧业生产。因此，他們要永远同解放軍在一起，再也不願意分开，并且坚决要求部队农場的干部、几年来一直帮助他們工作的王三孝同志，調来他們大队工作，还选举他做党总支書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为一家。旧社会的民族偏見，是在小生产者和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剝削階級不仅制造民族压迫，而且利用小生产者的这种弱点，挑撥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閡，造成民族間的歧視。只有反动統治被推翻，剝削階級被消灭，才能廢除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也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度，改变了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民族偏見的社会根源才会消除。在我們国家，自从全国解放以来，民族压迫制度已經廢除，民族平等已經实现，各族人民的友爱团结已經大大加强，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剝削階級和私有制度已經消灭，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基础。但是，在这时候，合作社的規模比較狭小，各族人民之間互助合作关系的發展，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互助合作的关系，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發展。例如上面談到的头台和車排子大队与西湖和甘河子大队之間的互相支援和互助协作，如果不是建立了人民公社，便是不可能的。在一九五七年，头台和西湖的两个高級社，还發生过水利糾紛，使头台的七百亩水稻受灾严重减产。可是公社化以后，头台和西湖两个大队就合修了一个水庫，扩大了灌溉面积，一九五九年头台种了二千多亩水稻，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人民公社在經濟上扩大了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基础，在政治上提高了各族人民的觉悟，进一步發展了各民族互助合作的关系，因而取得了这样的成績。同时，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組織者，而且是生活的組織者，各族人民在一个公社的大家庭之內，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真正是一家人了。因此，他們的思想意識和心理感情，也就起了相应的变化。他們再不把兄弟民族当做外人，而是当做亲人。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哈薩克族的支部書記特別关心汉族社員的疾苦，为什么汉族的保育員特別注意照顧哈薩克族的兒童，为什么敬老院的照顧員对各民族老人同样关心，为什么哈薩克族的社員不肯搬家同汉族的邻居分开。这种崇高的風格，偉大的友誼，正是人民公社建立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發展，也是人民公社在我国民族关系的發展上的偉大貢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砲火下誕生 战斗中成長

——福建廈門前綫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福建省委
中共廈門市委 調查組

廈門市前綫人民公社，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的，处于福建最前綫。它和蔣軍盘踞的大、小金門島只有一水之隔，相距最近处仅四千多米。这个公社在砲火中誕生，在战斗中成長壮大。一年多来，它經受砲火的严重考驗，創造了支前、生产双丰收的奇迹，高举人民公社的紅旗，屹立在海防前哨，揚威在敌人面前。

前綫人民公社由廈門島上一百十五个村庄組成，有社員七千二百多戶、三万四千多人，耕地三万九千多亩。这里既是前綫，又是廈門市郊区，担负着配合人民解放軍保衛海防，和發展生产、供应城市、供应部队的两个重大任务。这里經常受到蔣軍的瘋狂炮击，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到十一月十五日的三个半月里，就遭到蔣軍数万發砲彈的轟击，十二个自然村被打成廢墟，五十个村遭到严重破坏。砲火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前綫人民不但沒有被吓倒，斗志反而更加昂揚，迅速成立了民兵师，大办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打破乡、社界限，統一調度支前和生产的劳动力，更有力地支援人民解放軍，严惩蔣軍，保衛生产大跃进。就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在万炮震金門的胜利声中，前綫人民公社誕生了。

公社一成立，就發揮了巨大的优越性，克服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难以克服的种种困难。由于公社統一領導，全面规划，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前后沿通力合作，擰成一股繩，因此既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支援解放軍取得了炮击金門、震动中外的輝煌胜利，又战胜了敌人的瘋狂破坏，实现了生产不断大跃进。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百六十一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七点七。一九五九年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获得更大跃进，全年总产值达到六百五十八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全社商品性生产飞速發展，一九五九年供应廈門市和解放軍的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以及建筑材料等，都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一倍以上，有力地支援了解放軍，支援了城市和工业建設。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員个人收入和全社公共积累不断增加。一九五九年全社公共积累达一百六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猛增近六倍。一九五九年每个社員平均分配收入八十七元多，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社員們都兴高彩烈地說：“有了人民公社，祖国的海防更加坚固，敌人胆敢来侵犯，就讓他在銅牆鐵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前綫人民公社究竟怎样战胜困难，取得这样巨大成就的呢？

一手鋤头一手槍 全民皆兵保海防

在前綫公社，战斗和生产是紧密結合在一起的，生产要用战斗米保衛，战斗又必須由生

产来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須有一支組織严密，指揮灵活，行动迅速，进退有序，既能战斗，又会生产的坚强队伍。因此，公社一成立，就决定实行全民皆兵，巩固和发展民兵师，把全社青壮年社員組織成一支劳武結合、一手拿槍、一手拿鋤头的队伍，使之成为支援前线、实现生产大跃进的主力軍。

民兵师是按照自願原則，由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社員和十六岁到三十岁的女社員組成。前綫公社的社員都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对敌斗争的坚强意志。青壮年社員都以能参加民兵为荣。所以自一九五八年九月民兵师成立以来，民兵迅速由一千九百多人扩大到六千四百多人。公社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对民兵的領導。公社对民兵的生产、支前和訓練作了統一安排，采取統一記分的方法，保証民兵不会因支前、訓練而影响收入。凡是在生产時間內去支前的，同样記工分，在生产時間內去訓練的，公社補貼一半工分。这种做法只有在公社經濟大發展和統一領導的条件下才能实行，高級社时是无法做到的。民兵在公社統一安排下，經常利用支前和生产的空隙，进行訓練，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軍事素养和战斗技术。此外，公社还通过大办食堂、托兒所等公共福利事业，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使許多青年妇女实现了参加民兵的願望，这样既使男民兵能更多地担負繁重的支前任务，又壮大了民兵师的力量。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民兵师在战斗和生产中都發揮了突击队的作用。由于实现了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所以能够适应战斗环境，在任何时候，都能迅速地把民兵集中起来，执行任务。他們的口号是：“支前是英雄，生产是模范。”“困难在那里，民兵就开到那里去！”他們总是坚持在最前线进行支前和生产。被被誉为“前埔十八好汉”的前埔村十八个男女青年民兵，冒着敌人熾烈的炮火坚持支前和生产的故事故，就是民兵們發揚这种大无畏精神的事例之一。一九五八年秋季激烈炮战开始后，前埔村十八个年齡由十七岁到二十二岁的年青力壮的男女民兵，就自报奋勇地坚持在前沿支前。虽然他們所在的周圍地区被敌人打了一千多發炮弹，許多房子和防炮洞都被打毀了，但是他們仍毫不畏惧地日夜冒着炮火，和人民解放軍一起搶修工事、搬运彈藥，狠狠打击敌人，并經常在大家休息时，主动帮助部队炊事員到远地采購和挑运菜蔬，做到部队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何时要何时給，因而荣获“支前先鋒”的光荣称号。以他們为主組成的前埔生产队，在全体队员抓紧炮战和支前空隙，日夜突击搶耕搶种的努力下，收入不但沒有减少，反而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九五八年秋季，在遭受敌人炮火破坏最严重的何厝、前埔、五通、高林、后坑等五个生产大队中，坚持生产和支前的一千八百四十七个干部和群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民兵（計一千四百九十五人）。他們在炮战开始后的一百三十多天中，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支前任务，而且發揮了民兵組織性强、行动灵活的特点，掌握敌人的炮击規律，采取“（敌人）大打不干（生产）、小打小干、不打猛干、东边打西边干、白天打晚上干”等办法坚持生产。結果这五个大队虽然留在原地生产的劳动力比过去减少大半（一部分支援工业建設，一部分加强后沿生产），但是仍然創造了丰产丰收的奇迹，总收入分別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点四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一六。

在民兵师的带头下，广大社員的支前和生产的热情不断高漲，信心越来越强。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激烈炮战的三个月中，全社共計支前二十多万个工。人們冒着炮火，夜以繼日地帮助部队搶修工事，搶修公路和桥梁，搬运彈藥、粮食、石料、木材，以及洗补衣服等等，有力地支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炮战的輝煌胜利。民兵們不但在战时是解放軍的得力助手，而且在平时还和解放軍并肩守衛着二十多公里的海岸綫和众多的桥梁、倉庫和交通要道。一年多来，他們单独或配合部队抓到妄圖潜行登陸的美蔣武装特务三名、潜逃反革命分子两名、杀人犯一名，还配合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三十多起。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一天清早，一个受过專門訓

練的美蔣武装特務，借着晨霧掩護，企圖潛行登陸。但是，當這個特務還沒有看清海岸上的景物時，就已被榮獲“前綫十民兵”稱號的黃保護等抓住了。

現在前綫公社民兵師已經成為一支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有豐富的戰鬥經驗，擁有機槍、火炮等輕重武器的保衛海防、保衛生產的強大隊伍。在前綫公社，人們最喜歡唱民兵們自編的“前綫民兵歌”：“一手鋤頭一手槍，是農是兵真榮光；拿起鋤頭勤勞動，握緊槍杆保海防。勞動生產大躍進，建設人間賽天堂；戰鬥支前大勝利，保衛祖國威名揚。”

正如他們在歌曲中所唱的一樣，一年來，前綫公社的民兵和社員在對敵鬥爭、堅持生產中，曾涌現了許多英雄人物和模範事迹，被稱譽是“英雄輩出的地方”。這裡有聞名全國的“前沿十姊妹”、“英雄小八路”、“前埔十八好漢”、“前綫十民兵”、“穆桂英班”、“九秀班”、“花木蘭排”和“母子英雄”，還有被稱為“戰士的好媽媽”的七位五十歲左右的老大娘。總之，這裡不論男、女、老、少全都熱愛公社，熱愛祖國，蔑視敵人，蔑視困難。只要他們能為前綫、為公社做一件事，他們誰也不會吝惜自己的力量。在前綫公社，最激動人的，是公社社員們這種万众一心、奮發戰鬥、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最鼓舞人心的，是人民公社所顯示的無比的優越性和強大的威力。

炮火中大鬧生產 台風下奪取丰收

在前綫，領導生產就象指揮戰鬥一樣，要時時考慮到對敵鬥爭的情況，考慮到支前的需要；既要有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又要有分工協作和機動靈活的指揮。人民公社恰恰就是具有這樣特點的組織形式。所以前綫公社一成立，全社的生產就在統一領導、分工協作之下，在隆隆的炮聲中飛躍發展。

前綫公社在生產上，擔負着供應城市、供應部隊的任務。因此廈門市委規定他們的農業生產方針，是“以菜為綱，全面發展”。雖然在前綫種菜比種糧食作物有更多的困難，但前綫公社堅決貫徹執行了市委這個方針。在炮火中生產，首先要考慮到敵人炮擊的不同情況。公社根據這種情況，把全社十個生產大隊（基本核算單位）劃分為三綫，並將支前和生產兩大任務做了適當的分工。何厝、前埔、后坑、五通和高林五個大隊，處在最前沿，劃為第一綫，炮戰時以支前為主，在保證完成支前和對敵鬥爭任務下堅持生產；靠近第一綫的鐘宅、枋湖、江頭三個大隊劃為第二綫，炮戰時生產和支前任務並重，並隨時準備力量支援第一綫；蓮坂、湖里、高殿三個大隊劃為第三綫，炮戰時除了完成分配的支前任務外，主要任務是生產。同時，公社又根據各綫的不同情況，對各隊的土地進行統一劃片，分工生產，並確定各隊不同的生產任務。例如，處在第一綫的幾個大隊，公社規定他們多種省工耐旱而經濟價值又較高的品種，如蕃茄、蘿卜等；處在第二綫的各個大隊，生產水菜（需多澆水的蔬菜）和旱菜並重；第三綫各大隊則多種水菜，少種旱菜。各大隊又根據這種精神，把自己所屬的生產隊也劃分為三綫，統一安排各隊種植水菜和旱菜的比列。

在勞動力的組織使用上，公社也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作出統一安排。第一綫地區和一部分第二綫地區，因為遭到敵人炮擊的嚴重破壞，要大搞生產有很多困難。同時，在這類地區集中過多的人從事生產也不大安全，而第三綫是當時全社生產的重點，又極需增加勞動力。所以公社就讓第一綫各大隊和第二綫的部分生產隊，留下精悍的、堅持支前和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一般都是青壯年民兵），將其餘勞動力調到第三綫地區大種蔬菜，大煉鋼鐵，大辦工業。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就調出一千零一人。而當第一、二綫各大隊碰到突擊性的支前和生產任務時，第三綫各大隊就抽調力量幫助他們突擊完成。例如一九五八年十月間第一綫地區的幾個大隊需要抓緊時機搶種蔬菜，突擊對晚稻和甘薯等作物加工施肥，各項生產任務擠在一

起，劳动力十分紧张。公社就从第三线地区的几个大队调出全劳动力三百四十人，随带工具去支援第一、二线各大队，帮助他们在三天中抢种各种蔬菜三百亩，并做好了晚稻、甘薯的田间管理工作。处于第一线的何厝大队岭兜村，一九五八年十月间只有六十多个劳动力坚持支前、生产，但却有近三百亩农作物需要利用炮战间隙加强田间管理，有二十多亩花生急需抢收，并且还要抽出一部分劳动力修理被敌人炮击破坏的房屋。如果只靠本身的力量，不但晚稻、蔬菜等作物管理不好，就是马上可以收成的花生也会烂在地里。公社根据这种情况，从第三线的高殿大队抽出二十五个全劳动力到该村突击劳动八天，除了管理好晚稻、甘薯等作物外，还抢种蔬菜八亩，抢收花生十亩，使岭兜生产队的生产没有遭到损失。

种菜是花工较多的农活，种一亩菜比粮食作物要多花十五到二十个工。前线公社又担负着支前和生产双重任务，所以劳动力不足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公社成立后，坚决采取大办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办法来解放妇女劳动力。当时全社五千六百五十九个妇女劳动力中，有五千五百二十三人参加了支前和生产，比高级社时期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六点二。这一批妇女劳动力不论是在生产和支前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公社在全面规划使用劳动力时，还考虑到强、弱、男、女等不同情况，一般是青年民兵支前，中年搞生产，男民兵支前，妇女搞生产；青年的出发担任突击任务，中年的留守原地，妇女搞后勤。这样的安排，使所有劳动力都能在最适当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公社在日常生产领导上，也贯彻了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的精神。公社经常了解和研究各方面的需要，按季按月按旬向各队统一布置蔬菜的种植面积和品种，做到水菜和旱菜结合，生长期长和生长期短的结合，供应日常食用的和加工贮存的结合。这样就克服了高级社时因生产计划不统一而产生的有时蔬菜一齐上市，供过于求；有时上市量少，供不应求等缺点。公社在布置蔬菜种植计划中，还照顾各队种植习惯，发挥他们的经营特长。如钟宅大队的芥菜、五通大队的萝卜、前埔大队的白萝卜、何厝大队的早芹菜等，都有多年种植的历史，品种也好，公社就要他们大量种植这些品种，结合发展其他蔬菜。公社的这些措施，解决了过去高级社时期所不能解决的许多困难，大大提高了社员发展蔬菜生产的积极性。一九五九年全社蔬菜种植面积达四万一千多亩，比一九五七年种植面积猛增三点一倍，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全社一九五九年蔬菜生产收入达到二百三十多万元，占全社农业生产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一，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

前线公社还大力兴建了自己的工业。一年来，新建和扩建了农械厂、综合加工厂、砖瓦厂、壳灰厂等四十五个。社办工业制造了许多新式农具，为各大队节省了大批劳动力，同时还为海防建设和城市工业建设生产了大量产品。

由于有了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统一而全面地安排了支前和生产，所以就是在炮战最激烈的时候，也能既有相应的人力支援前线，又有相应的人力坚持生产，使整个生产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大跃进。这里，仅以遭受敌人炮击破坏最严重的第一线的何厝、前埔、后坑、五通和高林等五个大队为例，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这五个大队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点九五，一九五九又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这个成就是十分惊人的。

前线公社不仅在炮火中获得了生产大跃进，而且还战胜了毁灭性的风灾，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夺得了丰收。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四十多年未有的十二级以上的特大台风夹着暴雨在厦门登陆，全社共有一万三千多间房屋、二万二千多亩作物受到严重破坏，其中九千六百多亩蔬菜就被狂风暴雨摧毁了六千二百多亩。但是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所有受灾的社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并在第三天就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公社组织了九

百七十五个泥水匠突击一个月，把一万三千多间房屋全部修好。公社党委还向群众响亮地提出了“保证市场和部队需要，夺回风灾损失”的口号，领导社员一面抢救剩下的蔬菜，一面采用各种办法，解决种子和技术的困难，抢种补种大量蔬菜，一个月中就种下蔬菜一万二千多亩，提前六天完成了原定在九月底种植蔬菜一万五千亩的大跃进计划。在建国十周年前夕，每天蔬菜上市量即由受灾后的三、五十担增加到一千四百担以上，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市场的需要。

生活越过越美好 斗志愈战愈坚强

一提起战火纷飞的前线，人们总不免感到生活是艰难困苦的。可是，在前线公社却是另一番景象。人民公社促进了生产的蓬勃发展，又保证了社员生活蒸蒸日上。公社关怀每一个社员的生活。一九五八年秋季激烈炮战时，一、二线地区因为经常遭受敌人疯狂炮击，不适合妇孺老弱居住，公社就把那里的六千八百二十二名妇孺老弱迁移到比较安全的第三线地区，使六十二个遭到敌人炮击破坏的村庄的居民，没有一个流离失所。转移出来的群众，在公社统一组织和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关怀下，迅速办起公共食堂，建立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转移出来的一千一百八十三名小学生都能照常上学。何厝、前埔等大队的三十六个孕妇，也都在产院里平平安安地生了孩子。公社还组织转移出来的群众从事各种生产，使他们增加收入，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五个孩子的母亲何玉勤，在一九五八年秋季炮战开始后，公社即用汽车把她母子送到后方，使孩子们都能继续进托儿所和上学读书，她本人也被安排到亚热带作物试验场工作，每月劳动工资收入近二十元。她的丈夫也因无后顾之忧而能更好地坚持在前沿生产，全家收入不但不因炮战而减少，反而比过去增加。

随着生产不断大跃进，一年来全社社员收入水平也不断上升。各大队都出现了社员存款多，买新衣多，买脚踏车多……等繁荣富裕的景象。一九五九年，社员个人存款余额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点一。江头大队祥店生产队社员苏玉卿（贫农）一家八口人，过去因为劳动力弱，收入少，负担重，曾负债三百零一元。到高级社时收入虽有增加，但生活仍比较困难。公社化后，收入迅速增加，生活获得很大改善。一九五九年体力较差的苏玉卿和他的儿子、女儿四人，都由公社安排适当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因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因此全家五个劳动力全年总收入达一千一百四十四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六百三十三元也增加五百一十一元。在夏季预分后，全家除了还清过去所欠的债务，还新做了三条棉被、四条蚊帐、一张木床和八套新衣服外，还有余钱储蓄。苏玉卿激动地说：“只有办了公社，我才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过！”

随着生产和生活的蒸蒸日上，全社的文教卫生事业也飞跃发展。到目前为止，全社共新办了四十所小学（连原有的十五所，共五十五所）、五个防保医院和医疗保健站、三个妇产科，另有文化馆、图书馆、敬老院各一所。此外，公社还成立了两个业余中心剧团，经常到各村演出。各生产队和民兵队也普遍建立了剧团、球队等业余文体体育组织。在紧张的支前或生产劳动之后，到处活跃着打球和吹奏乐器的人群。即使在炮弹呼啸、硝烟弥漫的前沿地区，防炮洞里也时常传出人们自编自唱的歌声：“美帝国主义是个大傻瓜呀，自拉绞索套上脖子啦……”。由各民兵队组成的十六个业余剧团，二十个男女球队，在全社的文体活动中，显得特别活跃。他们除了平日锻炼学习外，每逢假日，还常常举行比赛和演出。由女民兵“前沿十姊妹”和“穆桂英班”演唱的“送地瓜汤”、“小合唱”，在参加厦门市业余剧团会演中，还获得了荣誉奖和一等奖。

在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幸福愉快的集体中，广大社员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全社到处洋溢着团结友爱、互助协作、比干劲、比生产的新的社会风气。在对敌斗争和生产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其中被评选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等全国性会议的，就有前线公社民兵师和民兵营长林有福等六个先进单位和九个积极分子。还有分别受到福建省、厦门市等有关领导机关和前线公社表扬、奖励的八十三个先进单位和八百二十八名积极分子。

前线公社一年来的辉煌成就，显示了人民公社在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它的无比优越性和无穷威力。现在，前线公社广大社员正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继续向前猛进，决心在不久的将来，把全社建设成为一个四时有不谢之花，不落之果的亚热带作物和渔业、蔬菜生产基地，把前线地区变成风景更优美、物产更富饶的幸福乐园。

云 霄 一 巨 龙

——福建云霄东厦人民公社調查——

中共福建省委人民公社調查組

一 年 巨 变

福建省云霄县东厦人民公社成立一年了，社員們在回忆这一年的变化时，形容說：“公社象条龙，力量大无穷，跨上巨龙背，直向九霄冲。”

的确，这个公社一成立，就象巨龙一样，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粮食生产的发展是高速度的，多种经济也朵朵花开。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的当年，全社生产总值就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一一，一九五九年总产值又比一九五八年跃增百分之七十六点六一。这个增长速度，比土地改革后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八的速度，高过九倍。

在粮食生产上，这个公社一九五九年晚稻一季平均亩产就达一千零七十二斤。多种经济生产也样样增产，一九五九年全社商品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其中猪、鸭、水产、蛋品、蔬菜、水果等副食品商品产值，比公社化前增长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这个公社已成为供应城市副食品的一个重要基地。

公社的公共积累迅速扩大，社員收入也显著增加。一九五八年公共积累是二十三万元，一九五九年达到一百一十九万元，增长四倍多。一九五九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二十八元，比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收入八十三元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一，达到户户增收。社員們称頌“人民公社放光芒，家家户户换新装。”过去这个地方妇女一生只穿两次鞋子（嫁时一次，死时一次），现在个个穿鞋。办社一年来，全社著名的六个穷村穷队全部变成了富村富队。最穷的山尾村原来有六十二户困难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二，现在一户也没有了。社員們說：“办了公社是挖绝了穷根，栽深了富根。”

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是突飞猛进的。全社现在共有六十六个食堂，六十四个托儿所，八十一个幼儿班，三所社立医院，队队都有保健站或保健員，社員可以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公社。全社有初级小学三十七所，完全小学十所，中学两所，农业中学、红专大学各一所。百分之九十四的学龄儿童入了学，一九五九年已经全部消灭了青壮年文盲，有不少干部过去一字不识，现在能够学习哲学了。象坑大队支部书记郭妙好成了农民哲学讲师，他的讲稿已经正式出版了。这个公社有几个村子是“文化村”，村里有球场，有俱乐部，有每月一天的“文化日”活动，许多青壮年农民通过了一、二级劳卫制……。公社的娱乐活动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采，把人们的干劲鼓得更高。

根除“三害”夺取丰收

东厦公社在福建南部漳江的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漳江横贯全境，东流入海。全社

由原来的二十四個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共有八千九百多戶，四万多畝田地。这一带有山有水，土地肥沃，农、林、牧、副、漁样样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們常说这里“如果三年不受灾，母猪也能戴金耳环”。可是解放以前，这里却变成了“禍地”。由于長时期水利失修，水土不保，肥山变成了秃山，一下大雨，山洪直泻，便成水灾；几天不雨，山水枯竭，江水落淺，又鬧旱灾；海潮一漲，波濤滾滾，破堤而入；轉瞬間便把万亩良田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山洪、干旱、海潮成了当地人民的“三害”。全社四分之三的土地受到这三灾威胁，人們終年辛勞不得温飽，农民悲痛地形容自己是在“龙王嘴边討飯吃”。他們日夜盼望把“禍地”变为“福地”。解放以后，这个願望才逐步实现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这一带的广大群众和“三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互助組和合作社时期，人們依靠組織起来的力量和国家的支援，在兴修水利、治理山河上，做出了很多成績。沿漳江两岸，整修了原来的殘破不全的海堤，一般的海潮可以抵住了，建立了三个抽水机站，可以使一部分田地抗御八十天到一百天的干旱。可是，“三害”的威胁仍然是严重的。这一带三万八千多亩水稻田当中，仍有一万五千多亩怕旱，七千一百多亩易涝，就是說，还有一半以上的水田受到旱涝的威胁，这是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一个大問題。于是，这个彻底战胜自然灾害的重担，就落在人民公社的肩上。

除治“三害”的根本办法是：海堤标准化（在十級以上台風的情况下，水不漫頂，堤不決口）、水利灌溉自流化和荒山秃岭全部綠化。东厦公社根据上述要求，作出了彻底根治“三害”的全面规划。全社統一规划生产，按照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合理調整了山界、海界、地界。公社把六百多亩可供养殖的海滩，划給靠海的佳洲、洲度、浯田等大队，讓靠山的阳下、东坑等大队去从事山林經營。原来船厂、白塔和竹塔大队的海滩海界交錯，公社根据竹塔大队劳动力多、技术好而农田少的情况，經過协商，把白塔、船厂大队的一百二十亩海滩，划給了竹塔大队經營。高級社时遺留下的各大队之間的二千六百多亩插花地問題，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彻底解决。經過这一調整，原来一些靠山而沒有山权的大队有了山林經營，靠海而沒有海权的大队有了海滩从事养殖事业。在調整山界、海界、地界的同时，对各个生产队的經營重点也作了合适的分工。沿江靠海的船場、佳洲、洲度、浯田等大队，除了粮食生产外，以捕魚和水产养殖为經營重点；靠山的莆美、下坂等大队，除了粮食生产外，就以發展鳳梨、香蕉、柑橘、龙眼、甘蔗及其他亞热带作物为重点。至于养牛、养猪、孵鴨等畜牧业，也根据各大队历来的專長，作了合理安排。同时，公社从公共积累中抽出了十万余元，支持这些極有發展前途的新兴事业。

統一规划，合理調整了山界、海界之后，不仅可以更好地做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且也大大便于兴修大型农田水利。人們为了战胜“三害”，夺取大丰收，展开了改造自然的斗争。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社用了三十一万多个劳动日，把一百五十多里的海堤加高培厚。所用的劳动工日等于办公社以前八年多来修堤所用的劳动工日的百分之四十四，所作土方等于办公社前八年多来修堤所作土方的百分之四十八。如今，在雄偉的海堤上，已修筑了公路，做到了“海堤标准化”、“海堤公路化”。公社在集中力量整修海堤的同时，还發動群众修建了能蓄水一千多万立方米的山塘、水庫，开挖了供抽水机站送水用的灌溉渠道網。全公社用在水利建設上的劳动力，比办公社前八年中在这方面所花的劳动力的总和还多一倍多。依靠这些水利設施，东厦公社在抗旱方面，可以頂住二百天不下雨的旱情，保證全社农作物丰收。在防涝方面，一九五九年九月間，战胜了几十年来罕見的四次强台風和連續不断的暴雨襲击，打退了二次大海潮的冲击。海堤在狂風暴雨中，屹立不动，沒有一处漫頂或決口。在台風暴雨侵襲时，虽有一万多亩土地先后二次被淹，但是由于排灌水利工程搞得

田中积水迅速排去，禾苗迅速恢复生長，使晚季稻出現了平均亩产千斤以上的特大丰收。

在进行水利建設的同时，为了防止水土冲刷，根本改造自然，东厦公社还大力进行綠化荒山秃岭的工作。各大队都建立了耕山远征队、造林专业队，进行多次突击造林。全社共造林四万五千多亩，等于办公社前造林面积的三倍。南方天暖雨多，林木生長極快，原来那些光秃秃的山坡，現在已是幼林葱葱，一片油綠了。

东厦公社經過这一年的奋战，基本上实现了海堤标准化、水利灌溉自流化、荒山秃岭初步綠化。洪水、海潮、干旱三大害，基本上被消灭了。社員們欢天喜地地說：“过去山洪海潮凶頑如虎，現在是馴服如牛了。”

粮食和多种經濟全面跃进

东厦公社在改造大自然，根除三大害，为夺取丰收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之后，就进一步發揮自己的巨大威力，坚定地貫徹了以粮食生产为主，全面發展多种經濟的方針，胜利地实现了农、林、牧、副、漁全面大跃进。“禍地”至此完全改观，变成了遍地黄金的“福地”。

东厦公社的粮食生产是高速增长。公社在领导粮食生产上，除了全面貫徹农业“八字宪法”，战胜灾害之外，一方面是大搞群众性的高額丰产运动，另一方面是大力改造低产田，改变过去高級社生产上的不平衡現象。这样做以后，高額外产田、丰产片的面积迅速扩大。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全社水稻一季亩产八百斤是个别的；一九五八年早稻亩产八百到一千斤的只有八十一亩；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公社成立后，晚稻亩产八百到一千斤的增加到二百四十一亩，有四十二亩亩产千斤以上；一九五九年早稻亩产八百到一千斤的激增到二百九十四亩；可是到了晚季，全社两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亩晚稻一季收成平均亩产干谷一千零七十二斤，比一九五八年晚稻平均亩产增长百分之九十四，使东厦公社能跃居为一季千斤社，把低产田的低产帽子也摘掉了。粮食生产，这样高速度地增长，这是公社化以前沒有过的。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点八，而公社成立的当年（一九五八年），全社粮食总产量就比办公社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五，一九五九年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全社平均亩产量为一千六百二十斤，比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九。由于粮食高速度增产，原来的缺粮队也变成了余粮队。如原来缺粮的高塘大队，一九五九年就向国家出售余粮八万三千斤。东厦公社成了漳江畔名副其实的“谷倉”。

东厦公社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大力發展多种經濟生产，使农、林、牧、副、漁样样都开了紅花。全面發展生产，劳动力不足是一个很大問題，但是办公社后，由于大办食堂和托兒所，把大批女劳动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全社一年就由此增加八十万个人工，从而使劳动力不足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公社还統一安排了数千个可以从事輕微劳动的老弱劳动力，参加养猪、托兒所、食堂或衛生积肥工作，真是人尽其才，各有所为。公社除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問題以外，还能按地区和生产种类实行分工分业，建立和扩大了农、林、漁、牧、副等各种各样的专业队。参加各种专业队的人，多是由各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和社員的技术条件，統一安排的，因此既保证了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有相应的劳动力从事多种經濟的生产，并且能够發揮各人的專長，有利于精耕細作，提高技术。

水果是东厦公社一种重要的生产，多种果树还可以綠化秃山，美化环境，真是一举数得。一九五九年东厦公社在果林生产方面，先后投資一万五千多元，購買果苗，扩种果园，并組成了果林生产专业队，从事果林生产，做到有领导有計劃地發展果林。一九五九年全社扩种的果林面积达一万八千多亩。水果品种也大大增加，真是近山低山都变了“花果山”。由于

專業队的精心管理,水果生产量大大增加了。一九五九年全社共产水果二万五千四百四十担,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为了进一步發展水果生产,公社建立和扩大了各种苗圃,一九五九年全社可以培育出果苗二百二十九万株,可供种植果林三万亩之用。

公社的畜牧生产,由于認真貫徹了以集体飼养为主、社員私养为輔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也获得了迅速的發展。現在公社有二十个規模比較大的畜牧場,有几百人从事发展养猪和养牛事业。公养和私养的毛猪一九五九年已达到四万二千一百头,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八。公社原来有耕牛三千九百四十头,現在已增至四千一百七十头,母牛基本上达到滿怀。牛的增加不但加强了耕作上的动力,还騰出五十八头作乳牛,建成七个牛奶厂。至于鷄、鴨等小家禽則是队队有群,戶戶皆养。全社現有鷄、鴨十一万多只,比一九五七年的七万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九年全社孵出小鴨雛即达八十四万只,除了自养外,还銷到外地。

海洋捕撈和水产养殖事业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一年来投入的資金計有一万六千多元,增加了一百二十二条漁船、一百二十領漁網,还有其他漁具。一九五九年的水产养殖面积比办公社以前扩大了百分之四十;从事水产的專業队也由公社化以前的十四个队(共二百零八人)增加到三十三个队(八百七十多人)。由于开展了一船多具、一人多技的技术革新运动,捕撈作业从十五种扩大到二十种,并且可以进行常年捕撈了。公社化前,魚苗大多依靠从外地运来,現在是自养自繁魚苗,一九五九年魚苗产量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二十倍,除了自給,还可以支援外地。現在全社水产养殖方面已做到了有水皆养魚,海滩都养殖。各类水产品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一九五九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五万五千五百四十担,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

社办工业也有了新的發展。办公社前只有四十六个工厂,現在除了零星小型的不算以外,初具規模的工厂有二十一个农具厂、七十一個肥料厂、三十个农藥厂、七个磚瓦厂、七个牛奶厂。这些社办工业,都是为农业生产和加工服务的,对农业和多种經營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据初步統計,一九五九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十九万元,比办公社前的一年增加了六倍多。

万众一心 黃土变金

成立公社以后,依靠公社巨大的集体力量使生产飞跃發展了,生活显著上升了,人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已大大提高,团結协作的共产主义風格在迅速成長。社員們編了歌称頌人民公社說:“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折不弯,大小事业大家办,公社贏得万众欢!”“社大人多一条心,黃土也要变成金。”事实也确是如此,东厦公社一年来能够大規模調整山界、海界,实行劳动力大协作,大修水利,在生产上取得惊人的成績,就是广大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的有力証明。群众沒有这样的觉悟是不可能創造出这样的丰功偉績的。

过去,这里的人們对山界、海界的紛爭是寸土不讓的。解放前不久,竹塔、白塔等村之間为了爭夺一米海滩,进行了長期械斗。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打架行凶的事沒有了,但地界糾紛有时仍然发生。东厦公社成立以后,根除了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糾紛,全体社員团結一致,互助生产的精神發揚了。一九五九年春,竹塔大队到处买不到染魚網用的紅柴;有很多紅柴的象坑大队知道后,立即派人送了一批紅柴給竹塔大队。竹塔大队不会养殖魚苗,每年要花二千多元到外地采購;办公社以后,荷步大队的养魚苗能手周耀輝到竹塔大队作了具体指导,現在竹塔大队养的魚苗不但能自給自足,而且还有魚苗出賣,一九五九年賣魚苗一項就收益三千三百多元。养魚苗能手周耀輝,过去是花“千金”也請不动的,公社化后,他的生活更加美好起来,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把养魚苗的技术秘密全部公开了。

一九五九年春耕时，东厦公社最主要的产粮区荷步、浯田大队因缺乏劳动力，春耕进展比较慢；劳动力比较充裕的佳洲和洲度两个大队，主动调派了一百多个劳动力去帮助他们深翻，使荷步、浯田两个大队顺利完成了春耕任务。一九五九年全社在防备八月初三的大海潮时，地处漳江之中的洲度与佳洲两个大队的海堤比较险要，莆美大队主动派出四百人参加抢修海堤，使这两个大队安度了八月初三的大海潮。洲度和佳洲的社员非常感动地说：“过去是一家受灾一家当，现在是一家有难万家帮！在共产党领导下，万众变成一条心！”

东厦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正在为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的目标而奋斗。水的综合利用、耕作实行半机械化，不久即可以作到。那时候数以百计的小型工厂和动力站将要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之间。毫无疑问，这样将会促进粮食和多种经济的更大发展，而公社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公社将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力量来开发自然，叫山、水、海、田捧出无穷的富源。生产大发展，生活的根本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大变化，又将产生一股无穷的力量，把整个社会不停地推移向前。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紅日冉冉升 灾島变乐园

——在斗争中成长的福建閩侯琅岐人民公社——

中共福建省委人民公社調查組

福建省閩侯县琅岐人民公社，位于閩江口三面瀕海、一面临江的海島上。全社有八千一百五十七戶，三万五千零三十人。

琅岐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中誕生的。在短短的一年中，它已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办了許許多多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办不到的事情，实现了許許多多过去長时期无法实现的理想。現在，在这个公社的三万五千多亩土地上，已經基本上建成了一個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統：靠海，筑起了象城牆一样的大海堤，威風凜凜地环繞着全島，潮水再也冲不到島上来了；临江，装上了抽水机，把淡水引进了島上；山上，建起了山塘水庫，蓄水拦洪；平地，水閘林立，渠道如網，庫渠相通，塘沟相連，灌溉着万亩良田。几千年来威胁着琅岐人民的海潮、山洪、干旱，终于在人民公社时代，被英雄の琅岐人民征服了。随着改造自然的胜利，生产飞跃發展，生活蒸蒸日上。全社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五九年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增長百分之五十一，社員的收入，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七十八。

痛苦的回憶

解放前，琅岐島的人民，受着封建地主和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殘酷剝削与压迫，受着自然灾害經年累月的侵襲，天灾人禍象沉重的枷鎖一样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琅岐島有山有水，面海背江，一年四季都能耕种。可是，在解放前那种苦难的日子里，山和水却給人們造成了重重的灾难。潮漲，洼地一片汪洋，变成澤国；暴雨，山洪四起，田园被淹，全島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潮漲便淹，无雨便旱。由于山洪冲刷和海潮侵蝕，水土严重流失，土質越来越貧瘠；海边土地盐碱化，不長庄稼；許許多多本来可以种两季庄稼的土地只能种一季，而且产量很低，正常年景的粮食亩产量只有二百斤左右，最好也不过三百多斤，而且是有这季沒那季。群众說过去的年景是：“好年半季收，歉年全部丢，年年盼丰收，十年九不收。”在这种“穷山恶水”的自然条件下，琅岐的劳动人民常年过着“糠菜无飢，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遇着特大灾害，不是餓死，就是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弄得家破人亡。一九二一年的一次大水灾，有一千三百多人被淹死、餓死和灾后病死。單金砂、鳳窩、海屿、云龙四个村的三千多戶人家，外出逃荒的就有一千多人，有五百多戶卖妻卖子。想起解放前的这种悲惨日子，多么叫人寒心！

偉大的起點

一九四九年八月，瓊岐島解放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島農民首先起來向封建地主作鬥爭，實行了土地改革。封建大山被搬掉了；可是，海潮、山洪、干旱仍然嚴重地威脅着島上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特別是凶惡的海潮，往往會在一夜之間把萬畝莊稼變成一片泥沙。因此，修海堤、擋潮水，就成了全島人民最迫切的願望。他們的這個願望，在解放前當然是根本無法實現的。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農村生產力雖然獲得了解放，但是那時個體經濟力量微弱，只能三家五戶聯合起來，在自己田園周圍修築一些矮矮的圍堤，仍然抵擋不了海潮侵襲。結果是年年築圍堤，年年受災，國家每年都要發放大批的救濟糧款，而島上人民仍然無法擺脫貧困。

一九五二年，瓊岐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開始依靠集体的力量跟自然災害作鬥爭。但是，當時有不少人因為長期受着“生死由命，窮富在天”的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縛，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夠戰勝自然。在這種情況下，黨一面耐心地教育群眾，一面選擇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金砂鄉，作為改造自然的試點。當時不僅多數貧農家底單薄，少吃沒喝，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確實存在着許多嚴重困難，而且，這個工作還遭受到地、富、反、壞分子的造謠破壞和一部分富裕中農的反對。這是一場異常艱巨複雜的鬥爭。中共瓊岐區委清楚地意識到，這場鬥爭的勝敗，關係十分重大。因此，區委立即派出得力幹部，深入發動群眾，同地、富、反、壞分子開展了鬥爭，並且很快地把他們的陰謀詭計揭穿了。對於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也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和鬥爭。通過這場鬥爭，廣大群眾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階級覺悟進一步提高了。於是，立即以九個互助組為核心，聯合全鄉人民與海水展開搏鬥。金砂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花了三萬多個工，築成了一條七里長的海堤，使二千多畝土地初步擺脫了潮患，保證了第二年糧食生產獲得豐收。

金砂鄉戰勝自然災害的重大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島人民。人們從實際鬥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黨所指引的光明前途，更加堅定了克服困難、戰勝自然災害的決心，樹立了人定勝天的信念。從此，島上不斷出現由幾個互助組聯合修築成的斷斷續續的小海堤，依靠這些小海堤，使得部分土地有了較好的收成。但是，象“驢脊背”一樣的小圍堤，又窄又低，畢竟經不起凶猛的海潮的襲擊，往往是小潮小垮，大潮大垮。經過黨的不斷教育，群眾進一步認識到：要戰勝自然，依靠互助組的力量還很不够。於是在一九五四年，全島實現了初級農業合作化，到一九五五年冬天，又逐步辦起了二十八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隨着合作化高潮的出現，修建海堤，戰勝潮水的鬥爭也迅速形成了高潮。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島建成了大小三十三條、共長八十二里的海堤，另外還建築了二十一座水閘、十八個水庫和水塘，逐步減弱了海潮和旱澇災害。一九五七年，全島糧食總產量比互助組時期的一九五三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四，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了一點二倍。從一九五四年開始，這裡由缺糧區變為餘糧區了。合作化時期所取得的重大勝利，為進一步全面改造自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有了登天梯

在合作化時期，雖然初步制服了海潮，使生產獲得了發展，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自然災害的威脅，卻沒有根本消除。高級社時期修建起來的海堤，由於堤身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標準，堤段互不連接，仍然擋不住特大的潮患。一九五七年一次大潮，海堤有二十多處潰決，堤內七千多畝土地被淹；接着又是一場連續八十天的大旱。當時黨組織積極領導群眾

开展了抗旱斗争，使大部分庄稼减轻了损失，但是仍然有七千多亩稻苗受旱枯黄。这一年，粮食比预定的计划少收了二百多万斤（仍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五）。再说，自从修建海堤以来，粮食虽然年年增产，但是多种经济的发展并不快，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岛二十八个高级社中，还有十四个穷社，二千七百多个超支户。受灾严重的衙前乡，有一部份农民还得依靠国家救济或者向银行贷款来维持生活。这时有些乡、社干部曾经想过，如果把全岛的海堤连接起来，加宽培厚，并且在每个山沟中建筑水库，开挖水塘，就能解除水旱灾害的威胁。可是各社情况不一，受益有多有少，主张各不相同，没有结果。一九五七年春天，金砂乡四个社曾提出过联合修水库，因为水库要占用光荣社的二十亩土地，而光荣社只有十七亩地受益，不愿意干，结果没有修成。那时候，社与社之间，因为争水、争土地，也经常吵到党支部来要求解决。象閩琅嶼党总支领导的十二个社，就不断发生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嶼的党总支书记董须富也曾想，如果把十二个小社并成一个大社，免得发生争吵，该有多好。可是，他那时还只是从减少麻烦着想，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小乡、小社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所以想过后也就算了。

一九五七年秋季，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琅岐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接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更加鼓舞了琅岐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閩琅嶼党总支在讨论如何贯彻四十条纲要的时候，认为根据当地情况，实现纲要最根本的问题是兴大水利，消除水旱灾害，全面发展生产。这次讨论对董须富有很大的启发，他的办大社思想更加明确而坚定了。当他把并社的建议向总支委员会提出时，立即博得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但是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的理由是：“龙多旱，人多乱”，社并大了不好办，穷富并在一起，富社要吃亏，等等。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着富裕中农说话。党总支通过用算账对比的方法，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

当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小规模的高级社同大规模举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发展生产，以至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有着许多矛盾。如下岐村三个社合伙买了一部抽水机，因为土地不连片，行动不统一，一九五七年夏季劳光社动手早，要抽水灌田，抢插晚秧，劳丰社早种未收，要烤田，两社争吵不休，最后都误了季节。也正因为这样而影响灌溉机械化一直不能发展。各社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不同，又各有各的打算，因而在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劳动力上，往往受着很大的限制。金砂社海边有二百五十亩稗子（鸭饲料）田，其中一半以上属劳团社所有，劳团社户数少，用不了，不少土地荒蕪，而其他社又缺乏饲料，鸭群不能发展。各社之间还有大量的插花地，这些地东零西散，离家很远，有的远达十几里，管理不便，花工又多，因为缺肥，有的田每亩要比近村田少收一百来斤，以至二、三百斤，有的社感到不合算，干脆把地荒掉了。全岛的插花地有四千三百多亩，每年至少要多花一万三千个工，而且还少收许多粮食。农业社和手工业社、运输社之间由于领导和计划的不统一，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如劳丰社与铁器社，过去曾因买镰刀在价格上发生过争吵，后来铁器社不给劳丰社修理农具，劳丰社不得不把五百四十把镰刀拿到几十里外的长乐嶼去修。同时又经常发生农业社不供给手工业社木炭，不派给运输社劳动力等等现象。这些都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并社后富社会不会吃亏的问题，党总支算了上岐社的一笔账。当时上岐社一年内收入可增加百分之十四，如并入大社，一年收入便能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可见并社后富社并不会吃亏。党总支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大家共同富裕；光要自己富，不要别人富，是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的。经过这一场争论，原来怀疑的人心里亮堂了，原来反对的人也认输了。党内思想统一后，党员们就分头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党总支制订了并社后全面建设的初步规划，把它制成模型放在街头展览，模型标明并社后将如何建立水利灌溉系统、绿化荒山，

以及在那里設抽水机站，那里辟牧場、建猪舍，那里建医院、俱乐部等等。这个规划，給了群众極大的鼓舞，使他們看到了美滿的前景和具体的奋斗目标。人們异口同声地說：“小社只能办小事，大社才能办大事，还是办大社好。”那些平时爱說泄气話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插唇鼓舌，群众就敲鑼打鼓，涌到党总支要求并社了。区委支持和滿足了群众这一正当要求。一九五八年春天，全島二十八个高級社，先后并成了六个規模較大的社，并且以农业为主，实行了农业、供銷、信用、手工业、运输业的“五社合一”。那时群众对这种新的組織形式一时起不上个名子，因为它大，就叫做“大社”。在农忙緊張的时候，大社又办起了托兒所、洗衣組、公共食堂。实际上这种“大社”已經是人公社的雛形。

一九五八年汹涌澎湃的大跃进浪潮，更加激發了琅岐人民全面改造自然的雄心。他們决心要修建环島海堤和全島性的水利灌溉網。可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須在全島範圍內，从修堤、建閘、筑庫、开渠，直至平整土地、修建大道，进行全面的规划和治理。这就要求进一步冲破“大社”的限制，在更大的範圍內合理安排和使用劳动力。如閩琅大社海岸綫長，單修海堤就要担負二十万个工，占全島海堤任务的百分之四十三，但是这个社只有三千三百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即使全部投进去，也需要六十多天才能完成，那就得把什么都停下来，而当时正是夏收夏种的緊張季节，农业生产是停不得的。大社与大社的插花地仍然很多，也影响着水利灌溉系統的形成。当时各大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又在劳动力等方面开展了規模更大的协作，在大协作当中他們又醞釀起全島办一个大社来了。这时候，毛主席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接着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閩侯城門人民公社也出現了。各大社立即派人到城門參觀，回来后向群众进行傳达。社員們听了傳达以后，奔走相告，紛紛写申請書表决心，要求办公社的热潮在全島掀起来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孕育多时的琅岐人民公社，在群众兴高采烈、鑼鼓喧天声中誕生了。群众把共产主义比为天堂，把人民公社比为天梯，他們兴奋地說：“过去是沒有天梯上不了天，現在有了天梯何愁上不了天！”

真正的高速度

公社化給琅岐人民带来了力量，带来了高速度，带来了財富。

公社化的实现，使农业社时期阻碍生产發展的矛盾解决了。群众說：“全島成一家，人心連心，地是片連片，海堤也要連成一条綫。”公社一成立，党委就根据全社情况和群众的要求，制定了徹底战胜自然灾害和發展多种經營的全面规划。根据这个规划，要把原来經不起風浪、互不連接的小海堤，加寬培厚，連接成一道环島的标准海堤；山上的每一个山沟，大的修水庫，小的建水塘；堤上、河上再修建水閘，引淡排咸；結合整治排灌系統，开渠挖沟，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田間大道，徹底解除水旱灾害的威胁。这是一項規模浩大、任务艰巨的工程，由于沒有任何近代化工具，而所有工程又要在短短的几个月內完成，特别是当时又正是秋收、冬种和大煉鋼鉄的緊張季节，因此，要完成上述规划，首先就遇到了材料、技术等許多困难，特别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更显得突出。据当时計算，單是兴修水利就要花五十万个工（实际用了一百五十万个工），而全社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一共只有一万三千多个，支援前綫、煉鋼鉄又抽調去三千多人。能不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問題，这是对公社的第一个考驗。公社党委和各个支部在經過了研究和發动群众討論以后，提出了許多解决劳动力問題的办法。如公社化前虽然办起了一些食堂、托兒所，但还很不普遍，如果能普遍举办，就可以把三千三百七十三个仍然受着家务牵累的妇女劳动力（占妇女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解放出来；土地連片以后，再把插花地加以調整，單秋收冬种时期就可以节省八百多个劳动力；一些年老、体弱的人，从事一部分他們力所能及的輕微劳动，可以頂替很大一部

分强劳动力，各队之間組織协作；發動群众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提高工效，节省劳动力，等等。經過这样的計算、安排，他們进一步認識到，在党的领导下，有了人民公社，就沒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們对完成工程任务的信心更强了，于是便按照规划立即行动起来。

但是，正当广大群众信心百倍、干劲十足的时候，那些害有右傾頑症的人和那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們看到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劳动力紧张，就又怀疑、动摇和叫嚷起来了。如上中农陈炳基等說：“工程大，花工多，将来好处看不见，眼前收入先得减少，这是傻子做的事。”“画到紙上容易，做起来可不簡單，我看保險完不成。”富裕中农的这种右傾消極情緒，也同样反映到党内来。有少数党员也在評头品足，說这不行，那不行。針对上述情况，党委又在全社範圍內組織了一次“为谁苦干”的大辯論。經過辯論，不仅駁倒了各种錯誤論調，克服了一部分人的消極悲觀情緒，而且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和干劲，他們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漲了。如貧农朱康成、張有光等說：“海堤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們可不能現在討得一茶杯（指搞副业生产），将来丢掉一大缸。”“过去海堤年年修，年年垮，是因为我們的社小、力量弱，現在有了公社还怕什么？”許多群众更气愤地說：“我們一定要做个样子，讓他們看看！”鳳窩村有一百三十多个干部和群众，咬破手指，写下血書，發誓說：“血可流，骨可碎，海堤一定要修好！”在群众这种奋發圖强、斗志昂揚的气氛中，全公社在几天之內普遍地办起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妇女参加劳动的人数，由一千三百多人，猛增到四千四百多人，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妇女們欢天喜地地說：“土地改革时，我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指土地証写上她們的名字），公社化后我們才算彻底解放了。”她們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提出了“赶男人，超男人”的豪迈口号。那时，男劳动力参加了支援前綫和大煉鋼鐵，她們就肩負起大部分的秋收冬种任务，不仅任务比往年完成得快，还涌现了大量的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妇女們成了生产战綫上一支坚强的生力軍。

海堤动工时，正是秋收大潮快要到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把海堤修好，堤內即將成熟的庄稼就要无法保住收成。这是一个紧要的时刻。公社党委号召群众“与日月爭时，与海水赛跑”。全社男男女女一万多人上陣，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在堤边搭起工棚，办起食堂。他們說：“白天干，黑夜干，一定要海龙王听使喚！”公社党委書記和各支部書記都搬来工地，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食宿。他們就是这样夜以繼日地同海水进行搏斗。特别是要建成这条海堤，需要填堵三十二处大河浦，人要站在深及胸脯的咸水中劳动，搞不好还会被大风、猛浪卷到海里去。但是人們絲毫沒有被这个困难吓倒，却象上火綫一样，愈战愈勇，毫不畏怯。有一次，衙前大队正在修建中的一个河浦，由于浪猛、水急，已填进去的数万担沙石、泥土眼看就要被冲垮了。在这危急的时刻，支部書記陈起湘、陈奋奎，毫不犹豫地跳进激流，用自己的身体堵住缺口。当群众拦阻时，他們說：“就是龙潭虎穴也要跳下去。”在他們的影响下，接連一百多人跳入海中，手挽手、肩并肩，挺起胸膛堵住了缺口。这使全村群众大为振奋起来，他們立即把几百付門板送上工地，經過緊張的搶修，終於把河浦填好了。象这样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每一队、每一村都能找到。在这样的英雄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沒有现代化的测量仪器，他們便用一个装满清水的碗，放在一个普通木尺上来代替；沒有鋼筋水泥，他們就上山打石头来代替；缺乏工具，农具厂、木料厂（办社前的手工业社）就徹夜赶制工具；送上工地；缺乏其他材料，他們就积极寻找廢料。人民公社把大家的心連起来了。解放前，海屿与土岐两个村因为爭水，地主从中挑唆，經常械斗。有一次械斗，两村死伤了一百多人，从此結下不了之冤。解放后，虽然不

再打架了，可是，有时还發生一些小的爭吵。公社化后，两村进了一个社，在修海堤中，上岐村劳动力少，海屿村就主动地派出四百多人前往支援，上岐群众感动得流下热泪說：“共产党，人民公社，把仇人冤家变成了亲人。”

勤劳勇敢的琅岐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把原定的建設计划全部实现了。除了建成长达九十里的环島海堤外，还修起了水閘十三座，水庫、水塘三十个，总蓄水量达到二百万立方米，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一倍多，挖渠道一千多条，安装抽水机六部。公社化后，單兴修水利一項就做了一百零五万土方，超过了公社化前几年內所做土方总和的一倍半。各生产大队对插花地进行了調換，有二万亩土地經過了平整，完全連成了一片，大都圍繞在村前村后；原来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羊腸小道，也修建成象簡易公路一样的大道，島上第一次有了牛拉車、手推車。在完成这些工程的同时，还大規模地改良了土壤，对海边地进行压沙洗碱、引水冲咸，对山田挑土加肥，共改良了一万二千多亩盐碱地和山坡田。采取这些措施后，低产变成了高产，單季变成了双季。全社的双季稻田，由公社化前的一万三千多亩增加到二万多亩。全島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彻底消除了旱灾的威胁，其余的地也能經受起六、七十天的大旱。一九五九年八月，遇到一次十二級强台风和两次几十年来罕有的大潮，全島在十分鐘內就調动了一万人上堤守护，終使海堤屹立无恙，經受住了严重的考驗。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三成二，一九五九年粮食亩产量又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二成多。群众歌頌道：“人民公社力量强，鎮伏山神与龙王，太阳升起越紅亮，琅岐島上变了样。”

琅岐島的变化，不仅表現在征服自然方面，而且表現在其它各个方面。就全面發展經濟来說，过去的琅岐島只有粮食生产，沒有其他經濟作物。公社化后，根据各种土質条件，合理安排使用土地，一九五九年开始种上了花生、甘蔗、黄麻；一九五八年还依靠外地供应蔬菜，現在已能以大量蔬菜支援城市。公社根据各人的技能和專長，分工分业，成立了各种專業队，現在多种經營已多达五十九項。除了利用所有的山塘、水庫、渠道养魚外，一九五九年海洋捕撈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五。鷄、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五成，平均每戶十四只。一九五九年已造林一千五百亩，栽种果树十四万株。社办的造船、农具、白土、編織、磚瓦等大小工厂共有五十三个。社員們再也不用跑到几十里外去修补农具了，需要什么，自己的工厂就給制造什么。海肥場、果木場、奶牛場、孵化場、苗圃等，也都先后建立起来，自己培种，自己育苗，自己用。全島的經濟呈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九五九年工业和多种經營（不包括粮食生产）的总产值，比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倍多。

随着生产的飞跃發展，社員的生活步步上升，并且穩固地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七个穷队，經過一年的努力，已經全部赶上或超过了富队。各大队貧农、下中农的生活水平，已經达到或者大大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超支戶基本消灭了。从公社成立后到一九五九年年終，公共积累将达到四十一万元，等于整个农业社时期积累总和的四点一倍。社員儲蓄存款大大增加，据一九五九年銀行年終結算，社員在信用部的存款比一九五八年年終增加了一倍多。一九五九年公社各商店生活資料的銷售額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尚不包括社員直接向外地購買的部分（約占購買力的百分之二十）。現在不仅衛生衫、毛絨衣、胶鞋、热水瓶成了农民普通的消費品，綢緞、呢帽等高档商品的銷量也越来越大了。以貧农陈再本为例，解放前他一家五口，沒有一条被子，冬天盖稻草，因生活所迫，母亲自杀了，父亲跑到福州，拉洋車，哥哥生病无錢医治而死去，弟弟送給了別人，他自己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解放前夕，陈再本从反动軍队里逃回来。解放后，他分了土地，入了社，結了婚，生了两个兒子。現在，一家又是五口人，可是生活和解放前却完全两样了。一九五二年他修繕了

旧房，一九五七年又置了一座新房，公社化后妻子进托儿所工作，父亲由他和他弟弟供养，欢度着幸福的晚年。一九五八年他的家庭收入是三百零八元，一九五九年约计可以增加到四百元。现在全家共有五床新棉被、五件羊毛衣、三套棉衣、三顶蚊帐，新衣服每人有好几身。白天夫妻俩分别去工作，把儿子送进了托儿所，一同在食堂吃饭，夜间回到家里来，孩子唱着歌，自己学文化。他说：“生活真是越过越香甜。”贫农陈再本生活的大变化，不过是瓊岐八千户农民中的一个普通例子。

公社社员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采了。解放前整个岛上只有三所破烂的初级小学，没有一个大学生，寥寥几个中学生，也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白丁。解放后办起了九所小学。公社化后又办起了初中两所，小学十二所。加上在外地上学的，现在全社有大学生五十人，中学生五百七十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龄儿童上了学。各种学校入学的学生人数比公社化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已经摆脱了文盲状态。在文化娱乐方面，公社化后办起了文化馆、俱乐部、文工团、广播站，队队通电话，村村都有篮球场。卫生保健事业也日益完善。社有医院，队有保健站，共有医务人员一百零一人，平均每三百多人就有一个医务人员。原来在村前村后到处可以看到的粪坑和垃圾堆，公社化后已被新建的公共厕所代替了，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前途无限光明

瓊岐公社一九六零年的积累将达到八十万元，他们将运用这一笔巨大资金的四分之三来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继续扶助穷队赶富队，并相应地发展文化卫生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将保证公社的全面生产建设能够以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规模不断向前跃进。

公社将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自然的工作，并乘胜前进，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技术革新高潮，以逐步向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方向发展。一九五九年秋收后新的规模较大的护岸和堵港围垦工程有五处已动工修建，计划再装六部抽水机，以便向海水再夺万亩田，并实现灌溉自流化；新修田间大道一百里，并大力制造军舰，彻底实现交通运输车、船化；解放肩膀；一九五九年已经购置拖拉机二部，计划一九六零年再购置十部，做到大部分土地机耕化，解放更多劳动力，保证农、林、牧、副、渔业和社办工业的全面发展；扩建海肥场二千亩，向大海索取肥料。一九六零年粮食产量要求比一九五九年增产六成，达到每人平均有粮一千五百斤，家禽、家畜增加三倍，水产品翻三番。此外，还要综合利用海堤，堤外种防风林；堤坡种蓖麻，坡内栽葡萄，堤沟再养鱼一百五十万尾；全面绿化山岗，种植果树十多万株，宅旁、路边、河边遍种玫瑰、白玉兰，香化和美化环境。扩大工业投资，新建社办工厂三座。这样，一九六零年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一倍，一九六二年更将比一九五九年增长近二倍，其中公社一级经济的产值将占到百分之五十。

公社光芒照海洋

——福建福州沙埕人民公社建社一年——

中共福建省委人民公社調查組

沙埕人民公社位于閩、浙交界的台山漁場之濱，港灣曲折，气候溫和，不仅是福建省有名的魚产地，也是各种貝藻类生長的天然場所。这个社以漁业为主，农副业全面發展，全社在一九五八年跃进的基础上，一九五九年又获得漁农业双丰收。漁业总产值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沙埕公社现有四千五百七十五戶，一万九千五百零八人，是由原来七个乡的二十一个漁、农业高級社合并成的，共有十七个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單位），拥有大小漁船五百五十三条，耕地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亩，办有造船厂、磚瓦厂、电厂、漁农具修配厂等十四个工厂。

解放前沙埕地区的广大漁民使用的生产工具，船小網破，百分之七十以上又集中在戶数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资本家手里。漁民失业的常在半数以上，在业的也处于“不捕魚妻叫兒嚎，捕了魚东家拿跑”的悲惨境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漁具年年增添，漁民就业人数年年增加，产量年年上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魚产量由六万六千担上升到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四担，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四；在同一时期，粮食产量也由二万九千二百五十担上升到四万七千三百担，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办起公社的第一年，一九五九年全年魚产量达三十五万担，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長一点四倍。

生产力的不断發展，生产关系需要适时地进行調整。一九五八年漁、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在調配劳动力、合理使用漁場、技术相互支援，以及漁、农、工、副，和产、供、运、銷之間产生了許多新的問題，逐渐显露出几十戶、几百戶的小社已不能适应生产發展的需要，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这里出现了小社并大社和“六社（漁、农、供銷、信用、搬运、手工业社）合一”运动。当时，要繼續兴修水利、办工业、發展养殖，紧接着，要大力迎接秋汛旺盛、煉鉄、秋收。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于是又在“六社合一”的基础上，于九月一日办起了象人民公社。公社一办起来，就表现了它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十二級台風吹不垮

公社建立后的第三天，就遇到十二級台風和暴雨的襲击，初建的公社，面临着“千年古树連根拔，山上飞石地飞沙，狂風暴雨从天降，頃刻无食又无家”的严重威胁。公社领导全社群众，和狂風暴雨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党员、干部冒着狂風暴雨，扶老携幼，帮助房屋不牢固的一千四百零五戶社員脱离了險境，把来不及避風的一百一十五条漁船拖上了避風的沙岸，搶收了漁網二百九十五張。但由于雨大風强，来势凶猛，全社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住

房被刮倒、打漏，一千二百多戶社員一时无处安身，損壞了漁船二百三十條，漁網三百七十六張，五千多亩番薯被打得藤翻葉落，一千二百多亩晚稻全被刮倒。台風暴雨給公社帶來了嚴重的困難，當時刻不容緩的任務是突擊修補房屋，全力組織生產救災。在黨的領導下，沙埕公社迅速展開了重建家園、恢復生產的鬥爭。公社從公積金中抽出五萬元支援受災戶修建房屋，群眾之間也發揚了親幫親、鄰幫鄰的精神，那些受災沒有房子住的社員及時得到了妥善安置。一年來公社新建和修理了房屋一千五百間，遭受台風災害的社員住屋問題全部得到解決。他們在重建家園中，得到了國家十萬元的救濟款。漁民林朝盼開始對公社的抗災能力有懷疑，他說：“民國十六年的一次台風災害，十多年都沒有恢復元氣。”這次台風過後公社補助他八十元，並組織勞動力和泥木工人協助他很快修補好房屋，他感激而信服地說：“共產黨說到做到，人民公社力能回天。”在搶修房屋、安置災民的同时，公社組織了九千八百多人修船補網，培土扶苗。當時奧腰大隊損失最重，網破船傷，半數漁民下不了海。公社及時從沙埕抽調了十五個技術工人幫助奧腰修船補網，奧腰也抽調了二十五個勞動力幫助南鎮養殖海帶。全社苦戰七天，就把被台風損壞的船網，大部份修好了。強台風過後的十多天內，又連續傳來了兩次台風警報，漁民們把定置網剛掛下去，只好再收回來。經過三起三落，英雄的沙埕人民終於戰勝了困難，及時恢復了生產。遭受災害的當年冬季捕撈水產品達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担，糧食產量也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十點二。公社在抗災搶險、恢復生產和重建家園中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生命力，鼓舞了漁民進一步办好公社的信心。

人民公社帶來全面大丰收

公社化后的第一個春汛——目魚大發海，它的特点是魚群集中，發海時間短。因此，在漁汛旺發以前作好準備工作十分重要。公社黨委提出：“全民齊動員，攻下春汛關，既快又要好，叫魚逃不了！”的戰鬥口號。社員們信心百倍，干劲沖天，人們寫詩表示決心：

公社是鎮海神針，
我們要大鬧龍宮，
喝令龍王乖乖聽話，
不交出魚蝦決不收兵！

公社先後組織了三千多人修船補網，增添了漁具四千二百多件，在汛前一個月就完成了工具準備，做到人等魚，取得了主動。漁汛到來時，除漁民全力以赴外，還動員了能夠下海的七百三十六名農業勞動力，駕駛一百二十九條小船出海圍捕，下海漁船由原來的三百八十多條增加到五百多條。公社建立了生產指揮部，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黨委副書記和各大隊的支部書記都到第一線參加生產，領導生產；民兵隊駐守七星島，日夜巡邏，監視馬祖島上的敵人，保衛生產。為了及時掌握漁情，加強各漁場的聯繫，指揮部派出了十二條哨船，來往各個漁場，並在漁場中心的敏灶建立交通聯絡站，及時匯報生產情況，掌握魚群迴游規律。四月二十八日，七星漁場單位日產十多担，而大坪頭漁場單位日產高達三十多担。指揮部立即通知所有漁船集中到大坪頭圍捕，使單位日產平均達到三十多担，船船獲得了豐收。在生產競賽中，對優勝單位，公社黨委書記親自帶領賀喜隊，登船祝賀。漁民生產情緒十分高漲，幹部群眾齊心協力，通宵達旦，奮戰十五天，圍捕目魚七萬一千三百八十二担，比豐收的一九五七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七十四，最高日產量曾達一萬担，一天的產量就接近一九五八年全年的目魚產量。

在目魚發海時期，公社把產、供、運、銷四方面的工作密切結合起來，實行海上收購，送貨到船，生產多少，收購多少，漁民需要什么，供應什么。三千多名後勤人員（主要是婦

女)及时进行魚产加工,保证了随产随銷,一头不烂,也大大节约了漁民回港售貨和采購的資的往返時間,增加了下網次數,提高了生产率。人民公社在第一次目魚汛中大显身手,获得了漁民們的普遍贊揚。他們說:一九五七年發海時間近一个月,才捕到一万五千担,因加工运銷工作赶不上,烂掉近四分之一。一九五九年要不是組織人民公社,休想捕到这么多的目魚,就是能捕到这么多魚,要保证一头不烂也是办不到的。在人民公社的领导下,在以后的發海漁汛中,都获得了丰收。一九五九年全社捕撈水产品三十五万担,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四倍。

全社一九五九年种植在低碱地和山壟田里的八百五十亩早稻,單位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百二十五斤增加到二百五十二斤,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点八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六万二千担,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二十点九。社办工业、畜牧业和文教、衛生、集体福利等事业都有很大發展。

这些成績是怎样获得的呢?

一、更有效地动員使用劳动力。沙堤公社在貫徹以漁为主,农、牧、副全面發展的生产方針中,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矛盾,是高級社沒有解決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南鎮有一千二百亩农地缺人耕种,因季节迫人,只好咬紧牙关动員漁民停海上山,并从其他农区請来二百三十个劳动力帮忙,結果还是少捕了八百担魚,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五百五十担。一九五八年春天,党支部接受这个减产教訓,給漁业劳动力分配一部分种田任务,漁民們說:一手难抓两头鰻,双脚不能踏两船。他們既要捕魚又要种地,結果春夏汛少捕了一千二百担魚。公社化后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就多起来了。全社办了一百零七个食堂,九十七个托兒所、幼兒班,使广大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农业生产和多种經營。全社参加农、漁业生产的妇女由过去的四百八十七人增加到一千九百七十八人。公社根据需要統一調配劳动力,实行分工分业,互相协作。漁业以男劳动力为主,农业以女劳动力为主。漁忙突击漁业,农忙突击农业。目魚汛旺發时,公社动員了七百三十六个农业劳动力利用小船下海圍捕,妇女劳动力全部投入加工;漁汛过后,公社又动員了三千个漁民上山突击捍插蕃薯,使全社九千亩蕃薯赶在“芒种”前就插下去,比往年提早了一个季节。一九五九年春节,敏灶大队作业扩大,临时需增置五百張鰻魚簾,如果没有外力支援,要一百三十五天才能織出来。这时公社动員流江、沙堤、奥腰、白路等大队的五百多个妇女,日夜赶織,只半个月就完成了,比往年提早十天下海,获得了增产增收。由于公社組織規模大,經營項目多,这就为一些有剩余劳动力的生产大队找到了出路,沙堤大队有三百个剩余劳动力被分配在队办的織網厂、加工厂和从事养殖海带以及手工业生产。公社根据社員的体力和特長合理地安排工作,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二、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公社化前,漁場糾紛,特別是定置網漁場的糾紛長期不好解决。南鎮、台山合用的台門漁場,每年打根脚时,都要發生爭吵。一九五七年南鎮海兴社的海桁被台山东台社擋住,原来每天能生产四流的網因为流水被擋只能生产两流,生产受損失,又影响团結。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發揮了它在統一安排漁場組織生产、合理地利用資源的优越性。一九五九年在海上打根脚时,从北到南有次序地一桁一桁打,台山大队的社員还自动讓开一个桁位,使南鎮桁位扩大,流水暢通,从原来一天两流改为四流捕魚,产量可比过去增加一倍多。流动作业在同一漁場上也有矛盾,过去南鎮的拖網和沙堤的中釣,經常碰在一起,双方漁具都受損失。現在漁民們爱社如家,团結生产,釣船看到拖網自动讓开,拖網看到中釣也自动收網。过去水生的釣釣和敏灶、黄岐的鰻魚簾碰在一起时,不是釣坏,就是簾破;一九五九年水生大队的五条釣釣船改为中釣生产,从此,釣釣与鰻魚簾的矛盾也就結束

了。

沙埭漁区有許多港灣、海塗和中潮地帶的岩石，是人工养殖海帶、紫菜、貽貝、蠔、蚶的天然場所。过去由于受地区和劳动力的限制，未能充分利用。一九五八年公社統一抽調劳动力种植的二百八十亩海帶，一九五九年收成海帶干品一千二百四十五担；海塗和貝类苗种統一规划利用，目前种植在黃歧、南鎮、沙埭、吞腰、台山海边的貽貝、蠔等貝藻类，大部分生長良好，可望丰收。

在农业生产上，公社实行因地种植。过去高級社之間插花地很多，因为土壤有好有坏，产量高低不一，社与社之間不願意互相調整，在用水、耕作等方面經常有矛盾。現在互相之間讓远就近，合理地調整了插花地，节省了劳动力，土地潜力充分發揮，生产大大增加。

三、广泛开展技术协作，促进漁业生产大跃进。漁业生产技术性相当强，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公社开展了“一船多具、一人多技、淡季不淡、常年生产”的技术革新运动，改变了过去一船一具、一人一技的状况，捕鱼量大大提高了。

公社化以前，因为高級社的技术人員有多有少，技术水平有高有低，不少生产队仅是單种作业，不能兼作輪作，不能作到常年生产。办起人民公社以后，公社根据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取長补短，調剂有无的原則，統一安排技术力量，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水生大队有一百六十多个技术員，而他們自己只需要五十人，公社便調出一百一十四人帮助南鎮、黃歧、敏灶等大队提高中釣操作技术和發展中釣作业。各大队也派出了一百多人到水生大队“留學”。只有單种作业的水生大队，在南鎮大队技术員的帮助下，發展了九对拖網，改变了每年春季要休海一个月的慣例，做到網釣兼作，船不停，人不閑，光一九五九年春季就多捕鱼一千多担。过去只有小圍網作业的水奥大队，新培养了二十六個技术員，發展了流刺簾、帶魚網、定置網等多种作业。一年来，全社先进作业的漁船由原来的一百一十六条增加到一百九十六条。普遍推行了兼作輪作，进一步發揮了技术力量和漁具的作用。

四、公社在基本上实行工資制的同时也实行了部份供給制。各大队根据自己的生产水平和群众的覺悟程度，分別实行了伙食供給、口粮供給或对“五保戶”、劳动力少、人口多和病灾困难戶实行照顧，这样不仅使許多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戶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提高了劳动积极性，而且，它在漁业生产上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漁业生产有不稳定的特点，由于作业、漁場、漁汛和技术高底不同，往往付出同样劳动代价，創造的产值相差很大，收入悬殊，一些社員生活受到影响。同时，为了迎魚头、追魚尾，漁民們过去在轉移漁場生产时，总是挂念家中生活，生产不安心，实行部份供給制后，漁民們感到有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險，生产情緒更加高漲，轉移漁場生产更加安心。一九五九年夏、冬两汛，轉移到浙江舟山漁場生产的漁民，由于不再牵挂家庭生活，轉場人数增加了四百五十人，生产安心，干劲冲天，夏汛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同期翻了三番。

登上天梯 步步高升

一九五九年全社总收入三百零八万八千八百五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除去公共积累六十八万三千零八十六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生产成本、折旧費一百零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七元(占总收入百分之三十三)以外，分配給社員一百三十三万二千元(包括供給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社員增加了收入，最高的甚至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已普遍成立。社員們个个笑逐顏开，劳动归来后就換上整齐的衣服。他們的球鞋比木屐多，毛衣更比棕衣多，穿綢穿紡已經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一九五九年社員购

买力为一百零三万五千三百二十四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一九五八年社員个人存款有六百四十五戶，存款八千七百六十七元；一九五九年社員个人存款戶有二千四百五十一戶，存款九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元。存款戶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二点八倍，存款額增加了九点六倍。随着物質生活的改变，文化生活也大大發展了，偏僻的漁村，朗朗書声不絕于耳。全社学齡兒童二千八百二十三人，几乎全部入学，在校学生共达二千八百六十三人（包括超齡学生）。一九五九年度入学兒童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千二百五十九人。夜校里灯火通明，社員們在緊張劳动后，又埋头向文化进军。边远的漁村都有俱乐部、广播筒。公社和大队有了医院、保健站、妇产院。公社集資在沙堤鎮兴建了电厂，入夜电灯大放光明。

社員热爱国家、热爱集体已成为風气，公社水产品交售給国家的数量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六。特别是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后，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生产上先进作业主动帮助落后作业，海上捕撈互通漁情、互相支援的生动范例更是屡見不鮮。

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發展，公社将給人們带来更多的的好处与更大的幸福，将更多地滿足国家与人民对水产品日益增長的需要。按照公社的发展规划，新型的造船厂、冰厂、加工厂、織網厂、电厂、修配厂也将陸續新建扩建起来。并将实现飲水自来化，照明电气化，住宅半固美观，水陆交通暢通无阻，文化教育日益繁荣。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向天要水 向水要魚

——福建泰宁朱口人民公社淡水魚养殖事业的成就——

中共福建泰宁县委员会

福建省泰宁县朱口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以粮为主的六十七项生产，全面增产，总产值达到一百八十九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六成七，其中最突出的是淡水魚养殖业，现在已由一个繁殖魚苗的“空白区”，变为闻名的魚苗产区。一九五九年繁殖与培育出鱸、鯪、草、鯉魚苗八千多万尾，魚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万九千多斤，剧增到二十五万多斤，增加了一倍半。

只不过一年时间，淡水魚养殖事业就获得这样惊人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公社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

魚兒得了水

今日盛产淡水魚的朱口人民公社，解放前却是一个童山濯濯，缺水少魚之地，境内虽有一条貫串南北长达六十里的梅林溪，但因河床浅，支流短，随着天气的演变，溪水涨落无常，不但不能养魚，而且给居住在两岸的三千零八十多户人家，带来了重重灾难。在溪两岸虽有些稀稀落落可供养魚的“天水塘”，但绝大部分操縱在地主、富农手里，广大劳动人民是无份的。

解放后，朱口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封建枷鎖，魚塘随同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从此淡水养魚事业才逐年发展，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由于发挥了集体力量，大兴水利，既抗旱，又养魚，使淡水养魚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英雄的朱口人民提出了“向天要水，向水要魚”的豪迈口号，以战斗的姿态，开山破石，挖掉了二十多万土石方，修建了数百处平塘、围塘、山塘、水库，基本上消灭了普通旱灾，不但保证了农业大跃进，而且养魚水面也由解放前的七十六亩，扩大到四百零一亩。

一九五八年九月，朱口人民公社诞生以后，使山区养魚事业起了巨大的变化。原来高级社力所难修的较大型水利工程三百多处，公社化后如数建成，使全社塘、库总数激增到一千零九十多口，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水利网。一九五九年在春耕大忙季节，劳动力比较紧张，但是他们为了更进一步“向天要水”，全社仍投放了三千多个劳动日，对原有的塘、库进行了整修，加高培厚了塘埂，挖深了塘底，堵塞了漏洞，使原有七百六十多口塘、库面貌焕然一新。石网大队经过整修以后的八十多口塘、库，蓄水量都比原来增加一半以上，在经历四十多天干旱的夏秋季节里，处处清水满塘，魚兒肥壮。

田、塘连片，合理用水，这是人民公社带来的又一个新变化。原来高级社时的大量插花田、塘，一遇到天旱，群众互不相让，本来够用的水也变成不够用了。一九五六年夏季四十多天不下雨，在鯉魚石紅星第五高级社与第六高级社有十四口插花塘和六十多亩插花地，由于

互不讓水，結果兩社的魚、糧生產都受了很大的損失。公社成立後，根據有利生產的原則，在全社範圍內進行了合理調整，使大量的遠田、遠塘變成了近田、近塘，節省了大批勞動力，也便於加強管理，合理用水。鯉魚石的田、塘全部調整給赤坑大隊以後，一九五九年夏季在同樣四十多天不下雨的情況下，由於管理得好，用水合理，田塘都不受旱，塘魚比一九五八年增產百分之七十，稻田產量也由一九五八年的三百斤提高到四百一十斤。社員們說：“田塘連片心連心，黃土也要變黃金。”一九五九年春，公社僅在一條三里多長的擎布水圳里就養了鯉魚苗四萬尾，各大隊利用稻田養鯉魚二千三百多亩，養魚水面擴大到三千多亩，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六點七倍。

帶來魚苗千千万

過去，這裡的農民由於不會也不可能繁殖魚苗，不得不到一、二千里以外的長江流域的九江、武漢、安慶等地去採購魚苗。

長途運魚苗困難重重，而且浪費人力、財力。人們渴望在本地自繁魚苗，但自繁魚苗要有良好的場地，足量的魚種，大批的漁具，雄厚的資金，熟練的技術人員等等，缺一不可，這在過去是根本辦不到的事。在高級社期間，不少社曾想自繁魚苗，都因條件限制而未能實現。

人民公社一出現，人們以敢想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排除了萬難，在梅林溪畔建起了一個閩北山區規模最大的魚苗繁殖場，建場後不滿三個月，就繁殖和培育出鱸、鯪、草、鯉魚苗八千多萬尾，不但保證了全社、全縣大量養魚的需要，而且還支援了建寧、邵武、順昌、將樂、沙縣等縣大量魚苗。

這一驚人成就，顯示了人民公社的雄厚力量。高級社時期，各社要單獨建立魚苗繁殖場，技術人員、資金等問題都無力解決。公社一成立，就從梅林等六個大隊選調了二十四個養魚技術人員，雖然他們的技術都很有限，但各有所長，只是在公社化以前，沒能做到“人盡其才”。如養魚能手盧恩松苦心鑽研，積累了兩項獨有技術：一是“雪水鹽蛋”，用以增強魚苗體力，使魚苗在靜止狀態的水中，不致死亡；二是“虱子葉粉”，用以防治魚苗疫病。由於他掌握了這兩項絕技，他每次從外地採購來的魚苗成活率都很高，過去雖有人請教過他，但他始終不肯傳授。解放前，他就憑這兩項絕技，來养活全家十四口人，但因家大人多，縱有本領，也難維持全家生活，仍需借債度日，直到解放後才逐年好轉。公社成立後，全家享受了糧食供給待遇，他本人又負責魚苗繁殖場的工作，每月工資四十元，日子過得頂好，生活再也不用憂慮。他在黨的教育下，思想覺悟不斷提高，想想過去，比比現在，終於帶頭把技術公開了，和其他人的技術綜合起來，就成為一套有效的淡水養魚技術學，保證了公社順利繁殖了大量魚苗。社員們說得好：“書本上找不到的東西，人民公社都找出來了。”技術力量解決後，特地選擇了成片的、最適宜繁殖魚苗的五十畝稻田（現已擴大到一百多亩），作為魚苗繁殖場的場地，挖了十口產卵池、六十四口孵化池、五十二口培育池。魚苗繁殖場要鋪設魚巢，社員們不顧山高路遠、餐風宿露，踏遍了附近一百多里的大山，採回來一百多担“西山草”。同時，公社又從三個大隊調集了兩千多尾親魚和大批漁具。親魚仍然不夠，社員們在天寒地凍的天氣里，下水捕捉野生親魚。公社又撥出二萬元建場資金。這樣，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社辦魚苗繁殖場就建成了。由於魚苗問題的解決，淡水養魚在短短期間就遍及全社。過去養魚受外地供應的限制，只好有多少養多少，現在完全改變了。

公社力勝天 水滿魚又肥

人民公社實現了更合理的分工分業和家務勞動社會化，勞動潛力得到了充分發揮，從

而保证了塘、库基本建设和防灾设备的加强。原来高级社由于人力不足，不少塘、库因过去长期失修而杂草丛生，污泥淤塞，虫兽环居，一下雨就泛溢，雨后就干涸，根本无法养鱼，即使勉强养了一些鱼，不是旱死或被水冲走，就是被虫、兽吃掉，再就是沼气上冲引起翻塘，全部死光。公社成立后，调集了劳动力，整修了塘库，清除塘底污泥烂草达五百多万担。大部分塘、库四周开挖了排洪沟，进水、排水有了涵管，塘底又安装了分层放水卧管。这样，不但有了大量塘泥肥田，促使了粮食更大增产，而且加强了塘、库蓄水抗旱能力。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八年同样受了四十多天干旱，一九五八年鱼塘半干涸，而一九五九年却是水满鱼肥。塘鱼最大的劲敌是翻塘，一翻塘，鱼全部翻白死光；当地群众叫它“翻白病”，往年总有几十口鱼塘要翻塘；一九五九年由于普遍清理了塘底，底净水清，因而基本上消灭了过去无法消灭的“翻白病”。同时，由于清除杂草，使虫害兽害不能寄居，加上管理加强，大大减少了虫、兽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鱼产量成倍地增加。

但是，灾害并不就此告终。五月间，山洪两次侵袭，但由于公社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人力，所以凶猛的洪水也被人们挡住了。原来红星第七高级社的罗坑水库，一九五八年由于社小力薄，救援不及，被山洪冲毁，在公社建立后才修复起来。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七、二十五两日，山洪又一次比一次更大地侵袭了这个水库。在第二次山洪侵袭的时候，水位只离坝顶一寸左右，坝面已裂了缝，而山洪还在气势汹汹的涌进水库，冲击坝面。这时大队支部书记肖来顺和大队长卢恩兰一面和大家一起舍身抢救，一面派人去赤坑村把所有社员调来，人马分成两路，一路驱逐洪水，一路保卫库坝。当战斗开始时，坝身已被洪水冲开缺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显示出人多力量大的好处，人们手牵手、人扶人，联成了一道人墙，堵住缺口。共产党员廖高明不知哪里来的这样大的力气，连续扛回两根重达二百多斤的大树，横堵住坝面的缺口，使众人更好地打桩填土。与此同时，负责驱逐洪水的另一路人马，也已挖成了排洪沟，迫使汹涌的洪水乖乖地从排洪沟里退却。人民公社时代的人们，就这样英勇地击退了洪水，保卫了塘、库，取得了淡水鱼特大丰收。

空前规模的大量养鱼，需要更加妥善与细致的饲养管理。人民公社由于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所以能够更好地安排这项工作。

朱口公社在大量发展淡水鱼养殖业中，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鱼苗繁殖场和大型水面由公社经营，一般塘、库由大队经营，生产队经营稻田养鲤鱼。这样，不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都养鱼，而且调动了各级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把鱼养好。

由于人民公社人多，经营范围广，所以能更合理地分工分业，做到“各尽所能”。全社除有近千个辅助劳动力兼管养鱼以外，还抽调了四百五十个劳动力，组成一支养鱼专业队，做到了“塘塘有人管，天天有人喂”。在合理推行包工包产责任制以后，人们积极性和责任心也更加强了。一九五九年的鱼儿长得更快、更肥、更好。

淡水鱼养殖业的飞跃发展和特大丰收，给农业生产、给国家、社员都带来了很大好处。养鱼收入为发展农业生产积累了资金，塘泥又肥了田，促进农业更大丰收。大量鲜鱼出售给国家，不但活跃了市场，支援了城市，而且大大增加了收入，使社员生活得到显著提高。

但是，朱口人民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们正在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零年养鱼业更大的跃进而英勇地劳动着。

鐵 桶 江 山

——介紹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福建連城北团人民公社——

中共福建省委人民公社調查組

在福建省連城县东北部偏僻的山区里，有一个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生产队部分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叫做北团人民公社。这个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国庆节办起来，到现今仅有一年多时间，可是它却以锐不可当之势，在高速发展生产的道路上飞奔，迅速地改变着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一九五九年全社粮食总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九点九一，平均亩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九点七五。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后，全社除了超额三十七万斤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外，还储备粮食三十五万斤。这个公社还有了新兴的社办工业，一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五十六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点六倍。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也是这个公社的重要经营方面，这些生产都是半倍或成倍地增长。一九五九年工农业总产值共达一百五十七万八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五点八七；公共积累达二十一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二倍半。全体社员享受粮食半供给制的待遇，并按月领到了工资。全年分配中，百分之百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全年平均每人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七八（其中集体分配部分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八）。这里的每一户社员都不愁柴米油盐，家家增养了肥猪鸡鸭。在文化教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等方面，公社化以后都有了很大发展。公社有自办的电影队、广播站、技术中学，电灯、电话遍布山村，蜿蜒如带的简易公路四通八达，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保健院等福利事业越办越好，到处呈现着一片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广大社员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欢呼，都说人民公社是“命根子”、“铁桶江山”。

公社基本所有制——北团人民生产大跃进的金钥匙

北团，过去被称做“白团”（又穷又白的意思），田高水低，十年九旱。解放前人们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说：

有女莫嫁北团乡，	洗衣挑水苦难当，
眼看河水村前过，	十年九旱闹饥荒，
收租迫债走无路，	卖儿讨饭泪汪汪。

解放后，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结束了他们从前的悲惨命运。他们从组织互助组，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举办人民公社，一步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随着互助合作运动向前发展，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互助组时期比农民个体经营时期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零六，初级社时期又比互助组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四四，高级社时期又比初级社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三三。农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生活不断改善。在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农民们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联合自己的力量，兴修农

田水利和进行其他农业基本建设，显示了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一九五六年当地有十八个高级社组成了四千名的劳动大军，打破村界、社界、各方协作，经过两年的奋战，胜利建成了双官陂、石固城陂、凉下陂三条长达四十九华里的大水渠，群众把这三条水渠叫做“三龙吐水”。从此，这些山村里有一万多亩土地消灭了旱灾，百日大旱不在话下，丰收无虞。农民们在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面前，深刻体会到组织起来规模越大，程度越高，生产发展速度就越快，收益也就越多，他们在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为了使农业生产有比高级社时期更快的发展，为了大办工业，于是在原来高级农业社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拥有二千八百零二户、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三人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刚建立，就在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推动了农业和社办工业的高速度发展。

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加速发展农村经济

北团公社拥有两万零三百八十八亩耕地，还有丰富的石灰、煤、竹木等资源。公社化前，由于二十三个高级社组织规模都很小（平均每社只有百户左右），力量有限，一般只限于经营农业，无法大兴山水草木之利。所以在公社化前，这个公社所包括的各个村庄，每年总共只能生产木材二百到三百立方米，石灰六十万斤左右，而且因劳动力不足，石灰只能在农闲生产，这样农忙季节需要的大量石灰肥料，往往供应不上，而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煤更是长期沉睡在深山里。农民们面对着这些不能开发的财富感叹地说：“山区财宝多，看得到，拿不到！”

办了公社，实行统一经营后，由于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便于合理安排劳动力，因此他们能够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又分出相应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办社后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公社办了在过去高级社时期办不到的三件大事：

头一件，公社根据当地资源和兴办农村工业的需要，建立了综合工厂（拥有水电、炼铁、锻工、钳工、木工、碾米等八个车间）、砖瓦厂、煤灰厂、伐木场。石灰、煤在高级社时期只能进行临时性和季节性的生产，现在把劳动力作了合理安排，已都转向常年生产了。由于进行一些技术改革，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高级社时每窑只能烧石灰两、三万斤；公社化后，每窑可烧二十多万斤，最高的一窑烧三十五万斤，一个窑的石灰产量就相当于一九五七年这些村的全年石灰产量的百分之六十。高级社时，挖煤效率慢，产量低；公社投资进行基本建设后，实行平洞开采和坑道车子化，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

第二件，人民公社在成立的当年春节之前，就组织了“千人取宝团”，开发山区资源，一次砍伐为国家建设急需的木材二万五千多立方米，到材（已运到制材厂的木材，下同）九百多立方米，毛竹二万五千根，还造土纸六十担，加上其他多种经营，短短两个月，收入现金十九万八千多元，比原二十三个高级社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和副业收入总和还超过了七万多元。

第三件，公社利用当地的水力资源，建设了一座水电站，实行综合利用，即用作照明和工业动力，为农村的电气化创造了初步条件。

公社在统一经营下显示出的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威力，使社员心花怒放，他们说：公社满足了我們发展生产的心愿！过去看得到拿不到的财宝，公社一下就抓到了。有人还作诗歌唱起来：

人民公社象太阳， 照得大地闪金光，
原来草坪无祀台（地名）， 如今盖了新厂房，
铁水滔滔流不尽， 电灯灿烂映山庄。

因此，广大社员都认为只有公社统一经营，才能加速发展山区经济，给社员们增加更多的收入。人们也认为现在由公社统一经营的那些工业，如果下放到生产队，任何一个生产队

都无力办好。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和干部都坚决主張实现公社基本所有制，社員們說：“全社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河水漲小河滿，还是統一經營好。”

保証社員收入穩定的增長 · 按月預發工資

这个公社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实行統一經營后，由于迅速扩大了生产范围，生产获得了大發展，月月有現金收入。不但扩大了公共积累，而且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份起，就实行按月預付工資的制度。第一次發工資，是在春节之前，为了讓社員欢度春节，公社一次發放一个半月的工資，在發工資的同时，还發給各生产队春耕生产資金三万元。第一次發工資那天，出現了动人的場面。六十岁的社員江發玉激动地說：“哎呀，公社的神通比玉皇大帝都大，过去作梦都不敢想的事，公社一成立就办到了；公社万万岁！”貧农社員說：“办了公社，穷根子都挖光了。”富裕农民說：“过去夏秋两季才分配，現在谷种未落土，月月就見紅，人民公社实在好。”有的妇女社員更乐得跳起来說：“办食堂，劳动力解放，發工資，經濟平等，人民公社真是妇女的天堂。”上江下村生产队（原来經濟基础比較富裕）的干部、群众算了笔賬，如果本队单独核算，按一九五九年全队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計算，全队只能收入二万七千多元，扣除国家稅收、生产費、管理費和公共积累后，分給社員的只有一万五千八百元，和公社分配給社員的部份相比，队要比公社少二千多元，全队工业和副业收入現金一年不过一千多元，用于發工資只能發两个多月。所以这个富队的社員贊成由公社統一經營，說：“一人一条心，沒錢买枚針，大家一条心，有錢买黄金，还是統一核算好。”当时，广大社員从公社按月發工資的事实中，受到了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实惠，看到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因此坚决拥护公社基本所有制。

各队經濟基础差別不大 穷队富队都得到益处

北团公社能够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还由于各队經濟基础差別不大。据原二十三个高級社的調查，由于組織規模小，一般都是以农业为主，兼营一些小型工业、副业生产。一九五八年二十三个高級社全年总收入中，农业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工业、副业只占百分之十四点三。从一九五八年各高級社生产水平来看，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水平为二百零四元，不高于和不高于这一平均生产水平百分之十的有二十个社（高的九个，低的十一个），占总社数的百分之八十八；不高于和不高于这一生产水平百分之十五的各一个社，占百分之八点八；只有一个張地社高于这一生产水平百分之四十六，和最穷的溪上社生产水平比較，相差的幅度达百分之六十七。

为了保証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后，任何一个队和个人在經濟上都得到益处，公社算了一笔賬：如果办社第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較上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留足百分之二十的公共积累以后，就能保証所有队都增加收入；如果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則有二十二个社能够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最富的社还不能增加收入。当时群众根据公社化已經發揮出来的优越性，認為只要大家鼓足干劲，工农业总产值一定能够比上年超过百分之六十五，保証穷、富队都能增加收入；假如工农业总产值增長不到这么多，只要能够增長百分之四十五，也可以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因为对个别富队可以采取个别照顧，如在包产指标上作些适当調整，使其能超产，能得奖，小宗副业仍归队經營，并帮助發展一些适宜于队經營的副业等，这样也能保証所有队和个人增加收入。一年来統一經營的結果，工农业总产值大大超过預定計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八，因此不論穷队富队都能增加收入。据六个队的典型調查，三个富队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为八十八点五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

百分之二十六点九，三个穷队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为七十三点九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富队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实际收入高出穷队十三点六元，高出百分之十八点四，原因是富队队一级副业和家庭副业收入比穷队多。由于穷队、富队都增加了收入，因而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受到全体农民的热烈拥护。

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同时 保持队的部分所有制

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同时，生产队还保持了部分所有制。有人認為既然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就无需再保留生产队部分所有制了。公社党委批判了这种認識，指出在当前情况下，保持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好处：第一、对生产有利，小宗的工业、副业生产集中不起来，由队经营，更能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能使生产队一级把集体生活组织得更好，生产队养猪、种菜、制豆腐等，既可以改善食堂生活，又可以为市场需要服务；第三、能够起着承認差别和逐步消灭差别的辅助作用。公社党委認為，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后，消灭穷、富队的差别仍然需要有个过程，在初期还要承認这种差别。而穷、富队差别除了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多少和好坏而外，经营副业多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张地队是个富队，它的副业收入占这个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八点七三，而山龙队是个穷队，它的副业收入只占队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二八，如果把一些不适宜公社经营的小型副业仍让原队经营，并帮助穷队发展一些小宗副业，就可以使穷队赶上富队，富队也增加收入。

群众自愿 人心所向

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决定关键在于广大群众自愿。由于公社基本所有制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能够更多地增加收入，保证按月发放工资；由于公社成立以后，就认真貫徹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加上这里群众觉悟高，所以广大社员、干部都坚持实行公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中，不论穷队、富队代表，不论干部和社员，不论富裕中农和贫农，都赞成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会上，有九个经济基础较差的生产队代表，当场提出保证，回去后一定出色地搞好生产，决不影响大家，拖累集体。许坊生产队社员连夜写报告，全体社员都在报告上签名盖章，专人送到公社党委来，反复强调公社所有制的好处。当时，公社基本所有制成为人心所向，妇女社员说：“统一经营好，按月发工资，难道只让我们得到两个月工资的好处吗！”贫农社员说：“只要公社能够统一经营，我们就越干越起劲，天大的困难也不怕。”许多队干部说：“千斤重担大家挑，我们一定积极工作。”当时，公社党委根据群众自愿、有利生产、保证增收的原则，就确定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和生产队部分所有制。

自力更生创家业 勤俭办社开红花

北团公社巩固的过程，是勤俭办社、自力更生的过程。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使用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更好地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大多数干部、社员看到了这一有利条件，认为现在只要勤俭办社，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扩大积累，增加收入。但也有人认为公社原来家底薄，只有国家贷款，才能发展生产。有的说：“要办工业，钱字先行，两手空空，一定办不成。”有的人甚至说公社办工业是“跳蚤跳不了三尺高”。公社党委积极支持前一种主张。为了领导群众勤俭办社，县委决定由一名县委常委和一名委员担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党委书记，同时公社也下放九名党委委员和三十九名党员干部到

生产队和社办厂、场，具体加强领导。广大社员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勤俭办社的教育后说：“不能光靠国家，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公社不勤俭，就象过路财神爷用破麻袋装金银，到头来漏个精光！”老营队社员编了顺口溜唱道：“思想问题一澄清，挑土使犁一身轻，搞完秋收又翻土，一層土来一層金！”群众发动起来后，办法就出来了。

白手起家 扩大经营范围

首先，他们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扩大经营范围，建立了综合工厂、煤灰厂、伐木场、砖瓦厂、畜牧场、运输队、捕鱼组，还发展了造土纸、编竹器、制腊烛、制棕衣、打腊、采松脂、果产加工、米粉加工等多种经营。其中大宗的工业、副业是社办的，小宗副业是队办的。

公社办企业，是依靠群众白手起家的。具体办法是：一、因陋就简，先生产后进行基本建设。例如畜牧场，就是利用破庙和一部分破房子稍加修理后，作为“万头”畜牧场的场房。煤灰厂开始生产时，没有工棚和宿舍，就借民房暂住，工人们在露天下面坚持挖煤，烧石灰，经过一段时间，增加了积累之后，他们才拿出了钱买铁钉，发动工人利用业余时间上山砍木头、割茅草，先后建起了可住一百二十人的工人宿舍一座，工棚五座，添置了胶轮手推车三十二辆，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七个月来，这个厂上缴利润二万八千元给公社。二、以短养长。综合伐木场一九五九年二月工人上场后，公社没有拨给生产资金，党员干部跟群众一起想出办法，除以大部分劳动力投入伐木外，抽出小部分劳力用树枝烧木炭，用次竹编竹器，用废木加工柴火，组织现金收入，这样不但解决了工人吃饭和工资问题，而且增加了木轨道、防洪铁链等设备，加速伐木到材，向公社上缴利润十三万多元。三、群策群力，克服困难。综合工厂赶制农具时，山上木头一时运送不下来，缺乏木料，无法开工。许多社员听到消息后，主动地把家里积存的木料送到工厂，综合工厂一次就收购了各种木材六十多立方米，保证了正常生产。四、从发展生产着手，由小到大。社办畜牧场依靠社员投资七百多只鸭子起家，畜牧场党支部书记江桂兰带头带领大家建立孵鸭坊，自繁自养，现在已发展鸭群七千多只。同时发动大家找窍门，把鸭群分成十八群，分散到田里放牧，这样一天一只鸭子能节约一两谷子，一年共可节约二十五万二千斤谷子。畜牧场养猪也在逐步发展。社员们把无法养肥的癞猪投资到场里，经过畜牧场女饲养员们细心喂养后，都变成了大肥猪。现在这个场已成为经济价值达七万元的“万头”畜牧场，每天光鹅鸭蛋便产五千多个。

由于依靠群众，白手起家，社办厂、场生产蒸蒸日上。全年共生产煤一万一千吨，熟铁三十二吨，生铁一百一十九吨半，石灰六百四十多万斤，砖瓦一百二十九万块，木料八千七百五十九立方米，土纸一千四百八十八担，制造各种农具、工具七万一千多件。社办工业增加了公社现金收入二十二万多元，促进了农业丰收。社员说：“谁说社办工业跳不了三尺高？现在我们不但跳过三尺高，还要越跳越高。”

妙法用兵 发挥人的作用

人，是公社最宝贵的财产。要勤俭办社，发展生产，必须充分地合理地使用劳动力。这个社开始执行工农业并举方针时，有人怀疑山区劳动力不足，实行工农业并举，一定会挤掉农业。又有人说搞工业的劳动力过少，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实际上，由于公社对劳动力的安排，采取了相对地固定又机动灵活，和专业固定与突击运动相结合的办法，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在农业方面，不仅在收、种大忙季节，工农商学兵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就是在田间管理中，也抓住消灭三类苗、防火抗灾等急迫的生产任务，集中主力，开展突击运动。在这

个时候，社办工业除留一定数量的工人坚持生产外，其余工人都投入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間全社檢查發現有二千五百亩早稻三类苗，于是書記挂帅，全民出动，煤灰厂赶制石灰肥，运输队送肥下田，苦战十天，消灭了三类苗，因而获得早稻增产百分之二十九点三的特大丰收，并出现了三十三亩五分平均亩产一千零二十四斤的高产田。

在社办工业方面，則采取“农忙小搞、农闲大搞”，专业固定和突击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农闲时，各生产队都抽出劳动力支援工业，有时用于工业的劳动力占到男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十月份为了突击到材任务，全社男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山，女劳动力在家里搞田间管理，用最快的速度，突击到材七千二百立方米。由于在劳动力使用方面，首先保证了农业的需要，然后尽可能地把多余劳动力用于工业方面去，因此，社办工业虽然只有四百七十多个固定工人，占总劳动力百分之十三，但結果全年平均使用于工业的劳动力，达到近百分之三十，使工业总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八。这样做，不但沒有挤掉农业，而且还支援了农业。一九五九年各厂就支援了农业一万五千多个人工，特别是社办工业供应农业肥料、农具等，对节约劳动力的贡献更大。例如往年社員要到外地挑石灰肥，路途太远，挑运不便，每亩只下十斤石灰；一九五九年煤灰厂送货上门，社員只要短途运肥下田，所以每亩下了八十斤。又如煤灰厂供应食堂用煤后，社員再不要上山砍柴火了。两项合計，节省了五、六万个工。事实教育了大家，原来怀疑山区劳力不足、工农并举行不通的人，思想都通了，反映說：“公社有用兵的妙法！”

这个社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开展插红旗、立标兵的高工效运动。例如楊坊队青年妇女罗秀华，夏种中每日插秧三亩，創当时插秧最高纪录。于是全社开展了学习罗秀华运动，你追我赶，各队插秧工效普遍提高了一半左右，保证了夏种提前半月完成。山下队刘胡兰小组的十个女社員，在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中，全部突破劳动定额，被评为模范。全社在夏收以后，受到表扬奖励的生产能手、高工效标兵共二千二百人，占全半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出现了人人鼓干劲、个个争上游的生动活泼局面。

綜合經營 講求經濟效果

为了發揮劳动力、資金、设备的最大效用，增加公社财富，这个社所有社办企业都強調綜合經營，講求經濟效果。全社把初办时期的水电站、煉鉄厂、农具厂等合并扩建組成綜合工厂，煤炭厂和石灰厂合并成煤灰厂以后，得到了四大好处：一、加强领导，节约开支。仅綜合工厂一年就可节约干部工資和行政管理費三千多元。二、劳动力、动力、技术、原料和資金綜合利用，充分發揮了生产潜力。綜合工厂并厂前，煉鉄厂有一台二十匹馬力的木質水輪机，动力用不完，并厂后，同时用于炒鉄、碾米，死动力变成了活动力；資金綜合利用，可以按輕重緩急發揮有限資金的最大作用；劳动力統一使用，有利于培养多面手。三、便于統一规划生产和开展劳动力大协作。如煤炭厂和石灰厂合并后，挖煤工区就直接送煤到石灰工区，既促使石灰大量增产，又解决了粉煤的銷路問題。四、便于生产小厂难以生产的大型工具。一九五九年五月，洪水季节到来，綜合伐木場急需大型防洪鉄鏈，全厂在公社統一安排下，立即集中十四个打鉄爐和十四个鍛工，日夜加班赶制，制出了一条一百六十六米長、四千斤重的防洪鉄鏈，保证了千立方米木材沒有漂走。工人反映說：“如果靠过去小厂，簡直是小猫抓不住大老鼠；办了綜合工厂，人多力大，大江抓大魚。”

社办畜牧場、伐木場也注意了綜合經營。如畜牧場設有“四坊”，即酒坊、豆腐坊、米粉坊、鴨鴨坊，把飼料粮拿来酿酒、做米粉，然后利用米湯、酒糟、豆腐渣养猪，綜合利用，既增加了副食品，又提高了喂养牲畜的效能。綜合伐木場制造竹木用具，一方面支援了

农业，一方面利用了林場的廢品，增加了收入。

健全制度 做好經營管理

为了当好一万多人的大“家”，公社注意了开源节流，精打細算，办法是：

一、建立組織現金收入制度：全社根据統籌兼顧的原則，既抓社、队集体收入，又注意帮助社員个人組織收入，做到大小兼收，两条腿走路。在組織公社集体收入方面，由一个書記挂帅，根据全年工农业生产計劃，認真訂出年度、季度、月度的收入計劃，特别是对公社領導的企业，进行經濟核算，实行“三定”（定劳动力、定任务、定上繳利潤）。同时定期檢查收入計劃执行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份檢查發現各厂、場上繳利潤沒有完成，党委立即帮助解决劳动組織問題，到六月份，上繳利潤就上升到八万元，比五月份增加了半倍。在这同时，还讓各队在保證完成公社計劃的前提下，自行安排队的副业生产，对社員則采取一个月公休三天的办法，讓社員經營自留地和零星家庭副业。

二、建立財務管理制度，做到日清月結。为此，除平时教育會計人員日日清賬之外，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份起，每月都举办“財務管理周”。在这一周中，生产队和厂、矿的會計、出納都到公社清理財務，互相查賬。同时規定生产队按月向社員公布“三賬”，即工分賬、伙食賬、社員来往賬。这样就严密了財務制度，堵塞了贪污浪費的漏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財務和會計人員的工作責任心和业务水平。此外，还注意節約开支，严格审批手續，实行公杂費使用包干，农具和产品实行專人負責制。

三、公共食堂建立了計劃用粮的办法，以人定量，节余归己。全社半年來，每戶一般都有几十斤到百多斤的节余粮食。

这个公社由于坚持勤儉办社、自力更生的方針，充分發揮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沒有国家貸款的支持下，工农业生产象駿馬一样向前飞奔。工农业总产值共达一百五十七万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八，其中农、林、牧、副、漁总产值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二，出現了“五业”滿堂紅。工业总产值增長三点六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从上一年百分之十四点八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八。全社公共积累达二十一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半。此外，月月还有十余万元余款存入銀行。

在工农业生产巨大跃进的基础上，全社商品流通量大大扩大了，公社出售的农副土特产品，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一九五九年又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八十八点一。出售的商品品种也从原有的一百七十八种扩大到二百三十四种。

穷白山区改容顏 人民公社通天堂

北团公社成立的一年，是工农业生产巨大跃进的一年，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設空前大發展的一年，也是广大社員生活大改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大提高的一年，真是朵朵鮮花紅丹丹，人民生活更上一層楼。

丰衣足食的生活

公社化給社員带来了幸福生活。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从公社分得的收入达五十六元，加上队和家庭副业收入部分，每人实际生活水平为七十六点八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社員們除了按月領到工資外，每个社員还享受着粮食半供給制的待遇，食堂三餐吃干飯或两千一稀，現在，再沒有人为“吃飯問題”發愁了。

在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以后，不論原来經濟基础好的或原来經濟基础差的生产队，普遍增

加了收入，但是那些原来經濟基础較差的队收入的增加更显著。最穷的許坊队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也有七十六点七元，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点六，和相邻的富队老营队相比，收入差别已从原来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一縮小到百分之九点九八。因此，这个队社員編了順口溜唱道：“穷許坊，变水坊（即实现水利化），許坊到处庄稼旺，身上穿的好衣料，食堂飯菜噴噴香。”苦竹坑也是一九五九年由穷变富的一个队，这个队干部在全社庆功評模大会上，要求把苦竹坑村改名为幸福坑，表示苦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穷、富队之間的差别日益縮小，共同上升，这显示了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无比优越性。

随着社員收入的增加，农民購買力大大提高了。一九五九年全社購買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共达八十万六千多元，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三点四二，其中購買生产資料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二百三十六，購買生活資料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以往农村妇女穿的衣服最好的是花洋布，現在她們大都要花府綢、花格綫呢、卡其布，全社已經人人有秋衣，人人有棉衣了，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好衣服两套到三套。群众形容自己的生活变化是：“身穿斜紋布，脚穿双錢鞋（双錢牌胶鞋），袋插小鋼笔，夜出带电筒。”用当地农民自己的說法，在公社化后，他們在生活上有了十二“多”，即球鞋多、毛衣多、热水瓶多、鋼笔多、洋瓷面盆多、电筒多、呢帽多、肥皂多、瓷口杯多、雨伞多、花被單多、牙刷多。一句話，人民公社給农村經濟生活带来了令人十分欣喜的变化。

人們生活提高后，發展生产的劲头更大了。这里水力發電水源十分丰富，現在全社已作出了逐步实现电气化的规划，要求用公社自己的积累在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建設水电站七处，發電能力一百三十九瓩，用于脫谷、电耕、和粮食加工，这样一年可节约十二万个工。到一九六二年，計劃建立發電站十处，發電能力七百瓩，全社初步实现电气化。那时，工农业生产必将出現一个更大的飞跃局面。

进步康乐的农村

交通閉塞，文化落后，是山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問題。公社化后，情况大变了。新开了簡易公路六条，共十七里長。大道四条，共二十五里長，和連城至宁化的公路干綫連接起来。这些簡易公路和大道直通各工矿区 and 生产队。新型的运输專業队也組織起来了，五十七輛胶輪手推車在大道上川流行駛。群众說：“运输队跟扁担离婚了。”同时，公社和国营运输、商业部門协作，在生产繁忙季节使用国家的汽車运输煤、石灰和木材。这里电话机也由公社化前的二部增加到十四部。过去和山内生产队联系要步行几十里，現在公社可以用召开电话會議的形式，迅速传达上級的指示和布置工作任务。

农村的文化教育衛生事业發达起来了。公社自办了一个电影队，一个广播站，电影队在各生产队巡迴放映，广播站每天早晚都广播，大大丰富了社員的文化生活。在高山上的文峰队社員們說，过去我們山里人难得看电影，办了公社电影上山了。公社举办了一个保健院和六个保健室以后，全面推行了新法接生，保证了产妇的安全。流行多年的血絲虫病，經過不断的治疗，已經被消灭了。公社办了技术中学、小学、文化班，加上一所公立中学和四所公立小学，全社上学的占学龄兒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强，青壯年基本扫除了文盲，一般都会講普通話，文化上也来了个大翻身。

人民公社集体福利事业的發展也是惊人的。全社共办了一个敬老院、八十五个公共食堂、四十五个托兒所、十三个幼兒班。全社有十四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在敬老院里安度晚年，吃飯、穿衣、零用錢全由公社无偿供給。食堂一般都养了猪，有的还附設豆腐坊、菜园，飯菜做得合乎农民口味。因此全社百分之百的人口都在公共食堂吃飯。托兒所的衛生条件也不

坏，都設置了热水瓶、毛巾、面盆、玩具，公社每月还給托兒所里每个孩子發一角錢的糖果費。妇女們說：“現在不再是人在田里，心在家里，柴米油盐挂在心里了。”公社化后，参加劳动的妇女已激增到三千多人，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二千多人。

幸福和睦的家庭

人民公社还促进了家庭的和睦幸福。現在，这里每个家庭的主要成員都有工作做，都有工資拿，男女老少心情舒暢，家庭生活欢乐融洽。夫妻、父子、婆媳之間，爭模範赶先进已成風气。老营生产队陈九姊不信自己割稻子比丈夫罗胜富慢，一清早，夫妻竞赛开了，太阳下山，勝負不分，干部赶来評判說：“公理公断，你們夫妻都是模範。”这时，这对夫妻都滿意地笑了，兴高采烈地回家。粉干寨队社員李坊子，过去他妻子要帶四个孩子，不能出一个工，光靠他一个人劳动，以致成为經濟超支戶；办了公社以后，孩子进了托兒所，白天夫妇双双下田，收工回来，食堂已替他們做好了飯，一九五九年他們除归还了过去的超支款以外，还有余款六十七元。李坊子对人說：“我这个家庭是托公社的福，越来越象样了。”許坊队許金养、黄碧珍夫妇过去因生活困难，精神也不愉快，时常吵嘴；办了公社后，公社安排脚有毛病的許金养看鴨子，黄碧珍和大孩子都参加劳动，收入增加，家庭和睦，夫妻感情好起来了。这里有些妇女听国内外反动派造謠說“办了公社拆散了家庭”等鬼話，感到又气愤、又好笑。社員們說：“人民公社是鉄桶江山，讓我們喜欢，讓敌人去愁眉吧！”

北团公社誕生一年来，它象太阳一样的光輝照亮了每个社員的心。群众这样唱道：“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互助合作奔头大，办好公社通天堂。”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广东 / 1
 人民公社有十好 / 1
 南海明珠 / 6
 公社一年 变化万千 / 11
 一个最贫困地区的改变 / 20
 抗洪救灾创奇迹 / 26
 一个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公社 / 31
广西 / 39
 三十年前的理想实现了 / 39
 人民公社就是比高级农业社好 / 44
 征服石山 降伏旱魔 / 52
 探索增产的途径 / 57
 一朵盛开的科学试验之花 / 61
 一颗茁壮旺盛的幼芽 / 66
上海 / 71
 谁说公社是“早产儿”？ / 71
 城乡关系更好了 / 76
 物华天宝取不尽 / 81
 一亩地有了一个小化肥厂 / 85
 “并起来烧就是好” / 91
山东 / 99
 千年荒山变绿山 万年恶水变清泉 / 99
 松柏长青 五业兴盛 / 109
 银浪滚滚 红旗飘飘 / 117
 郊区生产发展的道路 / 123
 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大门 / 128
山西 / 133
 塞上高原变水乡 / 133
 公社化促进了机械化 / 138
 山乡牧业展翅飞 / 143
 社办工业 前途无量 / 150
云南 / 155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 155
 “特殊论”彻底破产了 / 160
 作佯山上新火把 / 168
 谁说人多没好汤？ / 174
阴山红日 / 181
内蒙古 / 181
 达赉湖畔的新面貌 / 186
 蒙汉协作的强大威力 / 191
 人民公社命令“风沙住” / 198

英雄锁“黄龙”沙漠变绿洲 / 203
过六关 种蔬菜 / 208
宁夏 / 215
政治挂帅 威力无穷 / 215
工农业比翼高飞 / 222
甘肃 / 233
全面繁荣的道路 / 233
不褪色的红旗 / 238
同舟飞渡 / 243
山川结合 一年变富 / 247
巧绣山河 / 252
羊肥牛壮四季欢 / 256
不落的太阳 / 260
引水上高山 水电大发展 / 264
社办工业一日千里 / 268
一朵花开满城香 / 272
辽宁 / 279
“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 279
路越走越宽 理越辩越明 / 286
沙荒上的米肉鱼之乡 / 294
苹果之乡的奇迹 / 300
疾风知劲草 烈火炼真金 / 307
北京 / 315
一颗光芒万丈的红星 / 315
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 325
玉泉山下红旗飘 / 330
公社力量大无边 山区面貌大改观 / 335
公社花开万年红 / 341
十三陵的巨变 / 347
从“蛤蟆洼”到鱼米之乡 / 354
四川 / 361
工农并举 全面跃进 / 361
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 365
水流千里归大海 / 369
千家万户插红旗 / 375
三百多年来的常规被打破了 / 384
经营管理满堂红 各项生产大跃进 / 387
勤俭办公社 / 393
人民公社送来了“红旗堰” / 397
清溪河畔笑声高 / 401
贫瘠山区的变迁 / 405
创造了棉花大面积高产的奇迹 / 409
公共食堂万年红 / 413
蓬莱仙境在人间 / 418
搬动鄱阳湖 搬来黄金山 / 423
江西 / 423

只因有公社 工业开红花 / 427
江洲变成“万宝洲” / 434
巧煮千家饭 饱暖万人心 / 439
江苏 / 445
大公社能够办大事 / 445
公社更比大社强 / 451
工具改革红花开 / 457
大鹏展翅 一日千里 / 462
千年万年不如一年 / 468
金山一年变江南 / 473
盐碱地上红旗飘 / 478
万紫千红香满湖 / 483
农业科学在公社生根开花 / 489
扬子江心一支花 / 495
安徽 / 501
吃甘蔗节节甜 上楼梯步步高 / 501
富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公社 / 507
十万人的大公社 / 512
大别山的英雄公社 / 517
公社化后湖阳的三大变化 / 522
高山飞出金凤凰 / 526
“三八”公社的三朵花 / 531
自力更生发展机械化 / 535
心雄志壮 猪满田肥 / 540
变沙碱地为良田 / 545
黄泥岗上喜收双季稻 / 549
岗地上长出了好棉花 / 554
沼气之花 / 559
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 / 563
吉林 / 567
根深叶茂历风霜 / 567
辽河湾的巨变 / 572
多种经营遍地开花 / 577
一个商品大豆基地的成长 / 583
松花江畔四季青 / 588
河北 / 593
大跃进“逼”出来的公社 / 593
太阳升起的地方 / 599
清漳河畔红花开 / 603
丰产方的诞生 / 609
洼地百里稻花香 / 613
太行山上引巨龙 / 618
窟窿山变成万宝山 / 623
向公社工业化迈进 / 627
机械化、电气化的好处说不完 / 631
公社办电的丰花硕果 / 637

渔村新貌 / 640
河南 / 645
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道路 / 645
大兵团大协作威力无边 / 648
谁说澎河水不能倒流 / 653
红光万丈照白河 / 657
公社花开幸福来 / 663
人民公社为农业技术改造开辟了广阔道路 / 668
以猪为首 畜粮双飞 / 675
在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上前进 / 683
满天星斗落人间 / 689
人民公社力能回天 / 694
春风宜人百花开 / 700
青海 / 707
幸福的钥匙 天堂的门 / 707
万绿丛中红花开 / 713
大协作的丰功伟绩 / 717
在光辉大道上飞奔前进 / 722
浙江 / 729
公社鲜花艳西湖 / 729
锦上添花 粮橘比翼飞 / 734
三喜临门 五业兴旺 / 739
普通一社 / 746
光辉灿烂的一年 / 750
陕西 / 755
看吧！还要向前转的 / 755
沙漠中的革命 / 760
巴山红浪 / 769
一跃跨九年 / 775
湖北 / 775
李大贵和水 / 779
治水治山 由穷变富 / 784
公社力量大 穷山变宝山 / 789
“大”字万岁 / 792
湖南 / 795
恋山的伟大变化 / 795
鱼儿满船谷满仓 / 803
多年的愿望变成事实 / 807
黑龙江 / 811
公社化加速了电气化 / 811
城市人民的副食品仓库 / 816
一环解开环环开 / 821
新升的太阳照耀兴安岭 鄂伦春人笑颜开 / 825
贵州 / 831
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山区的胜利 / 831
人社大办工业的成果 / 836

走上了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 841
养猪事业在飞跃 / 845
高原林海红旗飘 / 851
公社带来苗家乐 / 855
干群关系新面貌 / 860
人民公社的业余学校前程万里 / 865
公共食堂无限好 / 870
攀上了黄金的梯子 / 875
新疆 / 875
高速度的开始 / 880
风驰电掣两年间 / 886
喜看碱滩变良田 / 891
亲如一家 / 895
福建 / 899
炮火下诞生 战斗中成长 / 899
云霄一巨龙 / 905
红日冉冉升 灾岛变乐园 / 910
公社光芒照海洋 / 917
向天要水 向水要鱼 / 922
铁桶江山 / 925